

001-001附奏东西各洋越窜夷船严行惩办片·林则徐

再臣等察访夷情，因知外国商船来粤贸易者，必先在该国请领牌照。经过夷埠，俱须验明，并于开船之时，颁给禁约条款，谆谕不许在于中华滋生事端，酌限往返程期。如未领牌照，擅自行船，查出即治其罪，船亦充公。是外夷禁令森然，并非纵其所如，漫不加察。而商船载来货物，动值数十万金。彼既爱惜重货，自必慎遵法度。故货船到粤必皆报关候验，纳税投行。虽近年以来，每有夷商夹带鸦片情弊，要亦先向趸船寄顿，始敢驶进黄埔，断无驾驶重船东奔西窜之理。惟因获利太厚，贩运愈多。各国虽闲有之，而以港脚一处为尤甚。港脚地名曰孟雅喇，曰孟买，曰曼哒喇萨，皆为英吉利所属之港口，即华言所谓码头也。距英吉利本国尚有两月路程。而其来至内地，则比英夷为近。奸夷利欲薰心，罔顾厉禁。往往由外洋乘风窜驶，越过广东中路，直趋东路之南澳以达闽浙各洋，来去频仍，便成熟游之地。在天朝弥纶广大，无不遍示怀柔。即其所不应至之处，违禁频来，亦惟自谨修防，其究至于驱逐而止。

奸夷习知其故，相率效尤，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遇有夷船驶至，不过循例催行。如其任催罔应，亦即莫敢谁何。甚有桀骜夷船，胆敢以枪炮相恐吓，而官船因未奉有明文，转不便擅用火器。如道光十四年，闽浙总督臣程祖洛所奏情节，曾奉谕旨飭令督抚等，务当随时体察情形，以靖洋面，等因钦此钦遵在案。以臣等近日访闻，乃知此等奸夷，并未领照经商，而敢偷渡越窜。若被该国查出，在夷法亦必处以重刑。况天朝禁令森严，岂有转以内地各洋为其逋逃藪之理？且如内地奸民，出海潜赴夷洋滋事，揆诸国法，正宜按例治罪。倘在外已被夷人戕害，适足蔽辜，岂尚听其鸣冤，许为报复乎？以此对观互证，度势揆情，愈知越窜之夷船，不必空言驱逐，惟有严行惩办，乃可震慑其心。

总之，有牌照而行中路者，则为经商之船，无牌照而窜东西各路者，即为偷渡之船。经商之船，尚须区分良莠。偷渡之船，明系有莠无良，枪击炮轰，皆其自取，似不为过。且此等越窜船只，小者为三板夷划，大者亦不过双桅夹板，迥非货船趸船，高大坚厚之比。即船内炮械，亦极有限。甚至安假炮于船旁，画炮眼于舱板，只以虚张声势，粉饰观瞻。师船果能奋勇剿除，何患不能相敌。即云夷人乃亡命之徒，官兵不值与之对仗，亦尚有便利之法，可操胜算。只须雇募沿海之善泅者，多驾拖船，满载车薪，备带火器，分为数队，占住上风，漏夜乘流纵放。即或前队未能得手，后队络绎复来。夷船中触处皆引火之物，未有不可以焦烂者。此令一行，不待实有其事，而奸夷先已胆落。似亦慑服之一法也。

001-002拟谕英吉利国王檄·林则徐

谨拟颁发檄谕英吉利国王底稿，恭候钦定。

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

唯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大皇帝闻而震怒。特遣本大臣来至广东，与本总督部堂巡抚部院，会同查办。凡内地民人贩鸦片食鸦片者，皆应处死。若追究夷人历年贩卖之罪，则其贻害深而攫利重，本为法所当诛。惟念众夷尚知悔罪乞诚，将趸船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由领事官义律，稟请缴收，全行毁化。叠经本大臣等据实具奏。幸蒙大皇帝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尚可原，姑宽免罪。再犯者法难屡贷，立定新章。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凛遵也。

查该国距内地六七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为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

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磁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与天下公之也。该国带去内地货物，不特自资食用，且得以分售各国，获利三倍。即不卖鸦片，而其三倍之利自在。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乎？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

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今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之不敢再犯。且闻贵国王所邻之兰顿，及嘶噶兰、暖伦等处，本皆不产鸦片。惟所辖印度地方

，如孟啊啦、曼哒啦萨、孟买、叭哒拏默拏、嘛尔洼数处，连山栽种，开池制造。累月经年，以厚其毒。臭秽上达，天怒神恫。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矣。

至夷商来至内地，饮食居处，无非天朝之恩膏，积聚丰盈，无非天朝之乐利。其在该国之日犹少，而在粤东之日转多。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若无鸦片带来，则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故新例于带鸦片来内地之夷人，定以斩绞之罪。所谓为天下去害者此也。

复查本年二月间，据该国领事义律，以鸦片禁令森严，禀求宽限。凡印度港脚属地，请限五月，英国本地，请限十月。然后即以新例遵行等语。今本大臣等奏蒙大皇帝，格外天恩，倍加体恤。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鸦片，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宽宥。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懍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王其诘奸除慝，以保义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诱延。

001-003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疏·林则徐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上谕，本日据曾望颜奏，夷情反覆，请封关禁海，设法剿办，以清弊源一折。又另片奏澳夷互市货物，亦请定以限制等语。著林则徐、怡良、关天培，郭继昌，并传谕豫堃知之，钦此。臣林则徐臣怡良，谨将钞发原折，细加阅看，并传知臣豫堃，一体领阅。因关各国夷人事务，只宜慎密商办，未便遽事宣扬。复经函约臣关天培臣郭继昌，于查阅营伍之便，过省面商。兹已询谋佥同，谨将察看筹议情形，为我皇上敬陈之。

查原奏以制夷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而禁绝茶叶大黄，有以制伏其命。封关之后，海禁宜严。应飭舟师将海盗剿捕尽绝。又禁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复募善泅之人，使驾火船，乘风纵放，而以舟师继之。能擒夷船，即将货物全数给赏。该夷未有不畏惧求我者。察其果能诚心悔罪，再行奏恳天恩，准其互市。仍将大黄茶叶，毋许逾额多运，以为钳制之法。所论甚切，所筹亦甚周。

臣等查粤东二百年来，准令诸夷互市，原系推恩外服，普示怀柔，并非内地赖其食用之资，更非关榷利其抽分之税。况自上冬断绝英夷贸易以来，叠奉谕旨，区区税银，何足计论。大哉谟训，中外同钦。臣等有所秉承，更可遵循办理，绝无所用其瞻顾。即将各外国在粤贸易，一律停止，亦并不难。惟是细察情形，有尚须从长计议者。

窃以封关禁海之策，一以绝诸夷之生计，一以杜鸦片之来源。虽若确有把握。然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迥不相同。盖鸦片出产之地，皆在英吉利国所辖地方。从前例禁宽时，原不止英夷贩烟来粤，即别国夷船，亦多以此为利。而自上年缴清趸船烟土以后，业经奏奉恩旨，概免治罪。即未便追究前非。此后别国货船，莫不遵具切结，层层查验，并无夹带鸦片。乃准进口开舱。

惟英吉利货船，聚泊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将其驱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将现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设诸夷禀问何辜，臣等即碍难批示。

且查英吉利在外国最称强悍，诸夷中惟咪利坚及佛兰西尚足与之抗衡。然亦忌且惮之。其他若荷兰，大小吕宋，暹国，瑞国，单鹰双鹰堪波立等国，到粤贸易者，多仰英夷鼻息。自英夷贸易断后，他国颇皆欣欣向荣。盖逐利者喜彼绌而此赢，怀忿者谓此荣而彼辱。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若概与之绝，则觖望之后，转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左传》有云：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我天朝之驭诸夷，固非其比，要亦罚不及众。仍宜示以大公。

且封关云者，为断鸦片也。若鸦片果因封关而断，亦何惮而不为。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达，鸦片断与不断，转不在乎关之封与不封。即如上冬以来，已不准英夷贸易，而臣等今春查访外洋信息，知其将货物载回夷埠，转将烟土换至粤洋。并闻奸夷口出狂言，谓关以内法度虽严，关以外汪洋无际。通商则受管束，而不能违禁，不通商则不受管束，而正好卖烟。此种贪狡之心，实堪令人发指。是以臣等近日更不得不于各海口倍加严拿。有一日而船烟并获数起者。可见英夷货去烟来之言，转非虚捏。不然，以外洋风浪之恶，而英夷仍不肯尽行开去，果何所图？

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则又不能。缘广东民人，以海面为生者，尤倍于陆地。故有渔七耕三之说。又有三山六海之谣。若一概不准其出洋，其势即不可以终日。至捕渔者，只许在附近海内，此说虽亦近情。然既许出洋，则风信靡常，远近几难自定，又孰能于洋面而阻之？即使责令水师查禁，而昼伏则夜动，东拿则西逃，亦莫可如何之事。

臣林则徐上年刊立章程，责令口岸澳甲，编列船号，责以五船互保，又令于风帆两面，及船身两旁，悉用大字书写姓名，以及里居牌保。惟船数至于无算，至今尚未编完。继又通行沿海县营，如有夷船窜至该辖，无论内洋外洋，均将附近各船，暂禁出口。必俟夷船远遁，始许口内开船。其平时出入渔舟，逐一验查，只许带一日之粮，不得多携食物。若银两洋钱，尤不许随带出口。庶可少除接济购买之弊。

至大黄茶叶二物，固属外夷要需。惟臣等历查向来大黄出口，多者不过一千担。缘每人所用无几，随身皆可收存，且尚非必不可无之物。不值为之厉禁。惟茶叶历年所销，自三十余万担至五十余万担不等。现在议立公所，酌中定制，不许各夷逾额多运。即为钳制之方。然第一要义，尤在沿海各口，查拿偷漏。若中路封关，操之过蹙，而东西各路，得以偷贩出洋，则正税徒亏，而漏卮依然莫塞。是以制驭之道，惟贵平允不偏，始不至转生他弊。若谓他国买回之后，难保不转卖英夷，此即内地行铺互售尚难家至日见，而况其在域外乎？要知英夷平日广收厚积，本有长袖善舞之名。其分卖他夷，以牟余利，乃该夷之惯技。今断绝贸易之后，即使从他夷转售一二，亦已忍垢蒙耻，多吃暗亏。譬如大贾殷商，一旦仅开子店，寄人篱下，已觉难堪。惟操纵有方，备防无懈，则原奏所谓该夷当畏惧而求我者，将于是乎在矣。

至于备火船，练乡勇，募善泅之人等事，则臣等自上年至今，皆经筹商办理。惟待相机而动。即各山淡水，上年本已派弁守之。始则夷船以布帆兜接雨水，几于不能救渴。继而觅诸山麓，随处汲取不穷，则已守不胜守，似毋庸议。

总之，驭夷宜刚柔互用，不必视之太重，亦未便视之太轻。与其泾渭不分，转致无所忌惮，曷若薰莸有别，俾皆就我范围。而且用诸国以并拒诸夷，则有如蹈鹿。若因英夷而并绝诸国则不啻驱鱼。此际机宜，不敢不慎。况所杜绝者，惟在鸦片。即原奏亦云，凡有夹带鸦片夷船，无论何国，不准通商。则不带鸦片者，仍皆准予通商，亦已明甚。彼各国夷人，原难保其始终不带。若果查出夹带，应即治以新例。不但绝其经商。如其无之，自不在峻拒之列也。

又另片请将澳门西洋贸易，定以限制。查上年臣林则徐先已会同前督臣邓廷桢暨臣豫堃节次商议及之。嗣经核定章程，谕令澳门同知，转饬西洋夷目遵照。即如茶叶一项，每岁连箱，准给五十万斤，仍以三年通融并计，以示酌中之道。其他分条列款，该夷均已遵行。本年正月澳内容留英夷，即暂停西洋贸易。迨其将英夷驱出，仍即准令开关。亦与原奏请议章程，不谋而合。至所请责令澳夷代英夷保结一节，现既不准英夷贸易，自可毋庸置议。

001-004密陈定海夷情片·林则徐

再臣等因粤洋现有英船，自必常通浙信，是以屡经设法密探定海情形。偶有

觅得夷信，译出汉文，知此次领兵攻定海城者，名曰布嘛嘛，其统兵之夷目一人，名曰咖至义律，系东印度水师提督。所坐夷船最大，名曰麦尔威厘，有炮七十四门。该船进定海港口时，碰于大礁之上，底穿一孔，入水甚深，几于沉没。又有带兵夷官职分颇大之呵兰打，被我师打死。现在英逆甚望法海居民，回至该处与之同住。而民人屡招不至。所出章程，亦无人肯信。沿海渔船，悉皆避去。各夷船本系随带鸦片，售作资粮。今已火食无多。转瞬风色将转，均甚愁急等情。是其伎俩之穷，已可概见。

臣等窃思粤省民人患其与夷相习，而此时浙省之民转欲其习于夷而后便于行事。若如夷信所言，火食无多，又恐风色将转，是正有可乘之机。与其交镗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若诱擒于陆地，逆夷更无能为。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惟机缄不可泄露。现闻该逆中有咕吐立一名，伪为定海县官。其人能为华言，更须防其诡计。臣等已具密函，飞致浙江抚臣乌口斟酌办理。第系遥揣情形，未知当否？谨再附片密陈。

001-005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林则徐

再臣渥受厚恩，天良难昧。每念一身之获咎犹小，而国体之攸关甚大。不敢不以见闻所及，敬为圣主陈之。

查此次英逆所憾在粤省，而滋扰乃在浙省。虽变动若出于意外，其穷蹙正在于意中。盖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鸦片获利之重，每岁易换纹银出洋，多至数千两。若在粤得以复兴旧业，何必远赴浙洋。现闻其于定海一带，大张招帖，每鸦片一斤，只卖洋钱一圆。是即在该国孟啊啦等处出产之区，尚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亏折，急于觅销者，或云以给雇资，或云以充食用。并闻其在夷洋各埠，赁船雇兵而来，费用之繁，日以数万金计。即炮子火药，亦不能日久支持。穷蹙之形，已可概见。

又夷人向来过冬，以毡为暖，不着皮衣。盖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势必不能忍受。现有夷信到粤，已言定海阴湿之气，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风戒严，自然舍去舟山，扬帆南甯。而各国夷商之在粤者，自六月以来，贸易为英夷所阻，亦各气愤不平，均欲由该国派来兵船，与之讲理。

是该逆现有进退维谷之势，能不内却于心。惟其虚骄性成，愈穷蹙时愈欲显其桀骜，试其恫喝。甚且别生秘计，冀得阴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贴然俯伏。臣前此屡经体验，颇悉其情。即此时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第固守藩篱，亦足使之坐困也。

夫自古顽苗逆命，初无损于尧舜之朝。我皇上以尧舜之治治中外，知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圣人执法惩奸，实为天

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存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矣。

臣愚以为鸦片之流毒于内地，犹痈疽之流毒于人心也。痈疽生则以渐而成脓，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原属意料中事。若在数十年前查办，其时吸者尚少，禁令易行。犹如未经成脓之痈，内毒或可解散。今则毒流已久譬诸痈疽作痛，不得不亟为拔脓。而逆夷滋扰浙洋，即与溃脓无异。然惟脓溃而后疾去。果其如法医治，托里扶元，待至脓尽之时，自然结痂收口。若因肿痛而别筹消散，万一毒邪内伏，诚恐患在养痈矣。

溯自查办鸦片以来，幸赖乾断严明，天威震叠，趸船二万余箱之缴，系英夷领事义律自行递禀求收。现有汉夷字原禀可查。并有夷纸印封可验。继而在虎门毁化烟土，先期出示，准令夷人观看。维时来观之夷人，有撰为夷文数千言，以纪其事者。大意谓天朝法令，足服人心。今夷书中具载其文。谅外域尽能传诵。迨后各国来船，遵具切结，写明如有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没官，亦以汉夷字合为一纸。自结之后，查验他国夷船，皆已绝无鸦片。

惟英逆不遵法度，且肆鸱张，是以特奉谕旨，断其贸易。然未有浙洋之事，或尚可以仰恳恩施。今既攻占城池，戕害文武，逆情显著，中外咸闻。非惟难许通商，自当以威服叛。第恐议者以为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与其旷日持久，何如设法羁縻。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臣之愚昧，务思上崇国体，下慑夷情。实不敢稍存游移之见也。

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

臣节次伏读谕旨，以税银何足计较，仰见圣主内本外末，不言有无，诚足昭垂奕祀。但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

臣于夷务办理不善，正在奏请治罪，何敢更献刍蕘。然苟有裨国家，虽顶踵捐糜，亦不敢自惜。倘蒙格外天恩，宽其一线，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以赎前愆，臣必当殚竭血诚，以图克复。自粤省各处口隘防堵加严，察看现在情形，逆夷似无可乘之隙。藉堪仰慰宸怀。

001-006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疏·林则徐

窃准部咨，奉上谕，前因户部奏筹备库款一摺，当派宗人府大学士军机大臣

会同妥议具奏。兹据另议章程五条，无非就自然之利，斟酌损益。惟在该督抚等，各就地方情形，熟商妥议，立定章程，具奏等因。钦此。臣等跪诵再三，仰见圣主裕国足民，利用厚生之至意。复查新定章程五条，内如河工漕务，本为滇省所无，盐务则向有定章，并无悬引堕课，自应遵旨，无庸更易。至钱粮年清年款各税，尽收尽解，均无蒂欠。除将应造清册，饬属依限据实造报听候稽查，以昭划一外，计滇省所应办者，首在开采一事。敢不详慎筹维。复思有土有财，货原恶其弃于地，因利而利，富仍使之藏于民。果能经理得宜，自可推行无弊。考之《周礼》冏人，掌金玉锡石之地。注云：冏之言矿也。其曰为之厉禁以守者，为未经开采言之也。曰以时取之，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即明言开采之法，为后世所仿而行焉者也。

以时云者，注疏但释其大意。今以臣等在滇所访问者证之，似指冬春水涸之时而言。盖金为水母，五金所产之硃，皆须辟水而后取矿。故办铜例有水泄之费。银矿亦然。夏秋[石曹]硃多水，宣泄倍难，往往停歇。若水过多而无处可泄，则美矿被淹，亦成废硃。乃悟以时二字，古人固早见及此也。

物其地图云者，亦如今之觅矿，先求山形丰厚，地脉坚结，草皮旺盛，引苗透露，乃可冀其成厂。滇中谚云：一山有矿，千山有引。引之初见者，曰子撮。渐而得有正撮，乃可进山获矿。矿形成片者谓之刷，[石曹]硃宽广者谓之堂。由成刷而成堂，始为旺厂。若土石夹杂，则谓之松[土荒]，旋开旋废，易亏工本。甚至下开上压，滇谚谓之盖被，则非徒无益矣。故认勘必须详细。所谓物其地图者，正以此耳。

巡其禁令云者，诚以开采人多，须有弹治之法。如今之厂内，各设课长、客长、硃长、炉头、攘头、锅头，皆所以约束曹户、尖户、及炉丁，砂丁之类。又须多派书差巡练，以杜偷匿漏课。并禁夺底争尖。此皆巡其禁令之遗意。是开矿之举，不独历代具有成法，而《周礼》早已明著为经。况滇省跬步皆山，本无封禁。而小民趋利若鹜，矿旺则不招自来，矿竭亦不驱自去。断无盘踞废硃，甘心亏本之理。其谓人众难散，非真知矿厂情形者也。

滇人生计维艰，除耕种外，开采是其所习。近年因铜斤产薄，唯恐京运不敷。但有能觅于厂之人，厂员无不亟令试采。若辈行山望气，日以为常。于地力之衰旺盈虚，大都能知梗概。见有可图之利，或以红单而报苗引，或以金呈而请山牌。当其朋集鸠贖，人人有所希冀。要之人事居其半，天事亦居其半。据本地人所言，开而能成，成而能久者，向实不可多得。

然第就目前而论，如其地可聚千人者，必有能活千人之利。聚至数百人者，亦必有能活数百人之利。无利之处，人乃裹足。故凡各属矿厂衰旺兴闭，地方官皆不能隐瞒。惟设法经理之人，能使已闭复兴，转衰为旺者，实难其选耳。

案查嘉庆十六年间，户部议覆：云南银厂十六处，抽收课税，以二万六千五百五十两零，为每年总额。准以此厂之有余，补彼厂之不足。不必分厂核算。务期总额无亏。如收不足数，著落分赔。遇有盈余，尽数报解。迨嘉庆十九年白沙一厂衰竭封闭，奉旨开除。此后定有课额者，共止十五厂。年应抽解课银二万四千一百一十四两零，载在户部则例。

其奏准尽收尽解之厂，则例所载，只有角麟、太和、悉宜、白羊四处。嗣又据续报永北厅之东升厂、东川府之共山厂、新平县之白达母厂，此内惟东升一厂，历年出产较多，所抽课银，尚可以补各厂之缺。若砭山白达母二厂，则皆于铅矿内抽取，殊不济事。其已定课额之十五厂内，如南安州之石羊，土革镇雄州之铜厂，坡会泽县之金牛，永平县之三道沟，实皆历年废歇。因课额早定，不敢短绌。

或以未成之子厂，先行划补，或由经管之有司，自行赔解。检查历年奏销册内，均与开化府鹤庆州永北厅之金厂四处，一同按额解课，总数并无亏短。除课金赢余无多不计外，其报拨课银节年赢余，自一二千两至六七千两不等。此臣等于未奉谕旨之先，因欲整饬厂务，即已分别查明之实在情形也。

兹蒙谕令，于所属境内，确切查勘，广为晓谕，酌量开采，自应先于旧厂之外，加意稽查。当飭藩司，遴择晓事委员，分路访觅，谕以金银皆可采取，不必拘定一格。即或有人互争之地，前因滋事而未准开者，今不妨由官督办。抑或草皮单薄之矿，前恐未成而不敢禀者，今不妨据实报闻。且仰绎训谕谆谆，不准游移不办。如果开采之后，弊多利少，亦准奏明停止等因。圣明俯体下情，如此开诚布公，官民更何所用其疑虑乎？

况查滇省课金，或以床计，或以票计，例定课额甚微。其课银章程，本系一五抽收。民间采得十万两之银，纳课者仅一万五千两。可谓敛从其薄。于民诚有大益。将此明白开导，似民间皆已踊跃倍常。当据委员会同临安、普洱文武禀称，查得他郎通判所辖坤勇箐地方，距城九十里，有土山数重，山顶全系碎砂，不能栽种。故无民居。前因土内产有金沙，遂有外来游民，私挖淘洗，致相争斗。禀经前督臣委员会同他郎元江厅州前往查逐。该游民各即逃散，遂将该山封闭。但金沙仍不时涌现，挖淘较易，难免游民旋复潜来。如蒙奏明开采，虽丰啬难以遽定，究足以裨公课而杜私争。

臣等随复批飭各员亲诣该山勘明实在情形。旋据禀覆，山顶宽平，周围约七八里，掘土尺余，即见细碎金沙，闪烁耀目。官员到山，游民先已躲避。勘有私硎四口。询访附近村人云：挖起金沙，取水屡淘，复以木板为床，竟日摇荡。一人之力，日可得金几厘。多亦不出一分。又离该山数里，有名为三股墙及小凹子二处，勘有草皮银矿，微夹金沙。现亦有人偷挖。但未进山成硎等情。臣

等当即批准，将此三处试行开采。

但先前既因私挖，致酿斗争。此次官为督办，亟应选择殷实良善者，作为头人。责令招募砂丁，逐层约束。前此偷挖滋事驱逐复来者，亦当访拿究办，以示惩儆。且必须先派员弁，多带兵丁，始足以资弹压。容臣等斟酌调遣，一俟布置定局，再行缕析奏闻。

又据镇沅直隶同知，暨文山广通二县，先后禀称：前因奉文广觅铜厂，叠经示谕民人访寻子厂呈报。嗣有镇沅厅民罗梓鹏等，报有距城百余里之兴隆山麓，获银矿引苗。当令招丁试采。该厅时往履勘。其矿砂忽接忽跳，未能定准。如数月内堪以接采，拟即酌定课程。

又文山县民万云陇等，以距城一百八十里之白得牛寨地方，出有矿苗。该民等已各出备油米，呈县开采。经该县报府委勘，山势丰厚，惟四围包栏不甚紧密，所出草皮[土荒]矿，成色较低。兼以时有时无，不免旋作旋辍。请加察看，可否抽收银课，尽收尽解。

又广通县民李集之等，以象山地方，距城九十七里，有矿可采，报经该县，准令试办。嗣采得门矿，所出无多，业经搯炉分计。无如银微色低，唯将所出黑铅，藉作底母之用。尚须再行试准，量请抽课。各据实具禀前来。

臣等查该三厂开采，虽尚未见成效，然总须该地方官激励厂民，奋勉从事，不可任其半途而废。现已札令速将矿砂煎样解验，应抽课银，先许尽收尽解。俟试办一年，察定情形，再将抽解数目，入额清拨。至此外，更令广为觅采，有苗即力求获矿，有矿即务使成堂。如能采办数多，应先遵照朝议，商给优奖，官请议叙，以期率作兴事，感奋争先。

至旧额老厂，虽据逐细查访，实系衰歇者多。然习于厂事者，必能明其消长之机，以筹修复之法。或拉龙扯水，或旁路抄尖，或配石分计。如锤手背夫，及搯炉下罩之人，所见既多，谅亦能知补救。即或需费工本，但能先难后获，亦当设法为之。倘实系硃产全枯，徒劳无益，则名是实非之厂，似应据实开除。即于尽收尽解各厂中，奏明抵补。总须比较原定旧额，无绌有赢，方为核实整顿之道。不得因广采新山，而转置旧厂于不问。

至于官办民办商办及如何统辖弹治稽查之处，仰蒙恩谕，不为遥制。凡在官商士庶，无不感激倍深，自当按地方之情形，筹经久之善策。查办厂先须备齐油米柴炭，资本甚钜，原非一人之力所能独开。官办呼应虽灵，而在任久暂无常，恐交代葛藤滋甚。倘或因之亏空参办，则有所藉口，筹补则益启效尤。况地方官经管事多，安能亲驻厂中，胼胝手足。势必假手于幕丁胥役，弊窦愈多。似仍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则官有督率之权，而无著赔之累，似可常行无弊。

臣等与在省司道及日久在滇之正佐各员，下逮商旅民人，无不虚衷采访。窃以此次认真整顿，令在必行。所宜先定章程者，约有四事。

一曰宽铅禁。查银矿惟炸矿为上，为其块头净洁，出银多而成色高。然厂中似此之矿，百不得一。其习见者，名为大花银矿，细花银矿，其实皆铅矿也。铅矿百斤，煎铅得半，即为好矿。而好铅十斤，入炉架罩其上者，得银六七钱。次者仅二三钱。除抽课工费之外，只敷半本。其裹出铅汁，名为销团。铅浸灰内，名曰底母。皆可溜成黑铅。以此售卖，始获微利。滇省向因黑铅攸关军火，曾有比照私卖硝磺办罪之案。故炉户所余底销，皆为弃物，亏本愈多。臣等查黑铅一项，或锤造锡薄，或炒炼黄丹颜料所用亦广，原非仅为制造铅弹之需。律例内并无黑铅不准通商之文。且贵州之柞子厂，四川之龙头山，黑铅均准售卖。滇省事同一律。如准将底销出售，以补厂民成本之亏，庶不至于退歇。况售卖底销，必有行店。其发运若干，令厂员验明编号，填给照票。俟运至彼处，即将照票赴该地方衙门缴销。既可杜其走私，于军火无所妨碍。藉得沾有利益，于厂民实获补苴。

一曰减浮费。查云南各属，无论五金之厂，皆有厂规。其头人分为七长。每开一厂，则七长商议立规。名目愈多，剥削愈甚。查历办章程，迤东各厂，铜户卖矿，按所得矿价，每百两官抽银十五两，谓之生课。迤西各厂，硃户卖矿，不纳课。惟按煎成银数，每百两抽银十二三两不等，谓之熟课。每批解造报之正款，必不可少。此外有所谓撒散者，则头人书役巡查之工食薪水出焉。有所谓火耗、马脚、硃主、硃分、水分以及西岳庙、功德合厂公费等名目，皆头人所逐渐增添者。虽不能尽裁，亦必须大减。现在出示晓谕，务令痛删无益之规银，以办必须之油米。庶不至因累而散。

一曰严法令。查向来厂上之人，殷实良善者什之一，而犷悍诡谲者什之九。又厂中极兴烧香结盟之习。故滇谚有云：无香不成厂。其分也争相雄长，其合也并力把持。恃众欺民，渐而抗官藐法。是以有矿之地，不独官惧考成，并绅士居民亦皆惶然防范。今兴利必先除害，非严不可。即如所用铁器，除锤鏊锅铲菜刀准带外，一切鸟枪刀械，全应搜净，方许入厂。其驻厂弹压之印委员弁，皆准设立枷杖等刑具。有犯先予枷责，或插耳箭游示，期于小惩大戒。若厂匪胆敢结党仇杀多命，闹成巨案，或恃众强奸盗劫，扰害平民，责令该府州厅县会同营员，立即兜拿务获，申明详定之后，请照现办迤西匪类章程，就地请令正法，俾得触目惊心，庶可惩一儆百。

一曰杜诈伪。查矿厂向系朋开，其股分多寡不一。有领头兼股者，亦有搭股分尖者。自必见有好矿而后合伙。滇省有一种诈伪之徒，惯以哄骗油米为伎俩。于矿砂堆中，择其极好净块，如俗名墨绿及朱砂荞面之类，作为样矿示人

，啖以重利，怱怱出费。承揽既多，身先逃避。愚者以此受累，黠者以此诈财。良民不敢开采，多以此故。又厂上卖矿买矿之时，复有一种积蠹，插身说合，往往私抽厘头，为之装盖底面，颠倒好丑，为贻害厂务之尤。兹先出示谕禁。嗣后访获此等匪徒，皆即加重惩办，庶可除弊棍而示劝惩矣。

臣等在滇未久，于矿厂情形，本不谙习。仰荷圣慈委任，且蒙训谕周详，谨就察访实情，先筹大概。虽成效尚未能豫必，而任事断不敢畏难。此外续查利弊情形，总当据实直陈，以仰副宵旰畴咨于万一。

002-007圣武记叙·魏源

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焉。距生于乾隆征楚苗之前一岁，中更嘉庆征教匪征海寇之岁，迄十八载畿辅靖贼之岁，始贡京师。又迄道光征回疆之岁，始筮仕京师。京师掌故海也，得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于是我生以后数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迄国初数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晚侨江淮，海警飏忽，军问沓至，忼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乃敬叙其端曰：

天地以五行战阴阳，圣人饬五官，则战胜于庙堂。战胜庙堂者如之何？曰圣清尚矣。请言圣清以前之世。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搜器器不羸，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斯之谓折冲于尊俎。尝观周汉唐宋金元明之中叶矣。瞻其阙夫，岂无悬令，询其廷夫，岂无充位。人见其令雷行于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阶闼也。人见其材云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于灌莽也。无一政能申军法，则佚民玩；无一材堪充军吏，则敖民狂。无一事非耗军实，则四民皆荒。佚民玩则画箠不能令一羊，敖民狂则蝥雷不能破一墙。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于堂，明日觞于隍，后日胙去于藏。以节制轻桓文，以富强归管商，以火烈金肃议成汤。奚必更问其胜负于疆场矣。

记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故昔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汗大号之日，必虩然以军令饰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道。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师前圣前王，莫近于我列祖神宗矣。

书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绩，方行天下，至于海表，以覲文王之耿光，以

扬武王之大烈。用敢拜手稽首，作圣武记。

002-008海国图志叙·魏源

《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

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易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谏以敌形，形同几席；谏以敌情，情同寝馈。

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知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

昔准噶尔跳踉于康熙、雍正之两朝，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夷烟流毒，罪万准夷，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痍，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去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

传曰：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叙《海国图志》。

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用夷制夷，畴司厥楫，述筹海篇第一。

纵三千年，圜九万里，经之纬之，左图右史，述各国沿革图第二。

夷教夷烟，毋能入界，嗟我属藩，尚堪敌忾，志东南洋海岸各国第三。

吕宋爪哇，屿埕日本，或噬或駸，前车不远，志东南洋各岛第四。

教阅三更，地割五竺，鹊巢鸠居，为震旦毒，述西南洋五印度第五。

维晰与黔，地辽疆阔，役使前驱，畴谏海客，述小西洋利未亚第六。

大秦海西，诸戎所巢，维利维威，实怀泮鹑，述大西洋欧罗巴各国第七。

尾东首西，北尽冰溟，近交远攻，陆战之邻，述北洋俄罗斯国第八。

劲悍英寇，恪拱中原，远交近攻，水战之援，述外大洋弥利坚第九。

人各本天，教纲于圣，离合纷纭，有条不紊，述西洋各国教门表第十。

万里一朔，莫如中华，不联之联，大食欧巴，述中国西洋纪年表第十一。
中历资西，西历异中，民时所授，我握其宗，述中国西历异同表第十二。
兵先地利，岂间遐荒，聚米画沙，战胜庙堂，述国地总论第十三。
虽有地利，不如人和，奇正正奇，力少谋多，述筹夷章条第十四。
知己知彼，可款可战，匪证奚方，孰医瞑眩。述夷情备采第十五。
水国恃舟，犹陆恃堞，长技不师，风涛谁誓，述战舰条议第十六。
五行相克，金火斯烈，雷奋地中，攻守一辙。述火器火攻条议第十七。
轨文匪同，货币斯同，神奇利用，盍殚明聪。述器艺货币第十八。

002-009拟进呈元史新编序·魏源

臣源言，伏闻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可灭史不可亡。粤稽典谟三五之年，春秋所纪二百余岁之事，自周汉至明二十三史之编，事匪一端，迹多殊轨。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无一童昏暴繆之主。而又内无宫闱奄宦之蛊，外无苛政强臣夷狄之扰，又有四怯薛之子孙，世为良相辅政，与国同休。其肃清宽厚，亦过于汉唐。而末造一朝，偶尔失驭，曾未至幽厉桓灵之甚，遂至鱼烂河溃不可救者，何哉？

《礼运》言：三代之治天下也，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公则胡越一家，不公则肝胆楚越。古圣人以绂冕当天之喜，斧钺当天之怒，命讨威福，一奉天道出之而不敢私焉。

明人承元之后，每论元代之弊，皆由内北国而疏中国，内北人而外汉人南人，事为之制，曲为之坊。以言用人，则台省要官，皆北人据之，汉人南人，百无一二。其破格知遇者，官至集贤翰林院大学士而止，从无入相秉枢之事。乃稽之元史纪传，殊不尽然。太祖龙兴，即以耶律楚材为丞相。太宗则刘秉忠主机要，而汉相数人副之。宪宗世祖，则史天泽、廉希宪、姚枢、许衡、窦默诸理学名儒，皆预机密，朝夕左右。即姚枢后虽以事诛，而史言有元一代纪纲，多其所立。则亦非以汉人为不可用。而末年至中中贺太平，尚以汉相负中外望。

惟是中叶以后，台省官长，多其国人，及其判署不谙文义，弄獐伏猎，不得已始取汉人南人以为之佐。至于末造，中书政以贿成，台宪官皆议价，以得出而分巡，竞渔猎以偿债帅，不复知纪纲廉耻为何物。

至于进士科举，罢自国初，中叶屡举屡辍，动为色目人所掎摭。顺帝末年，始一大举行，而国将亡矣。兼之中原财赋，耗于僧寺佛寺者十之三，耗于藩封勋戚者十之二，是以膏泽之润，罕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界鸿沟于大宅，自以为得亲迓疏逖之道。致韩山童伪檄有贫极江南，富归塞北之斥。天道循

环，物极必反，不及百年，向之畸重于北者，终复尽归于南。乘除胜负，理势固然哉。

且元恃其取天下之易，既定江南，并大理，遂欲包有六合，日本爪哇，皆覆海师于数万里之外。又不思中原形势，外置岭北岭西阿母河诸行省，动辄疆域数千里，马行八九十日方至。内置江浙湖广各行省，举唐宋分道分路之制，尽荡覆之。旁通广辟，务为侈阔。鞭长驾远，控驭不及。于是海都乃颜诸王叛于北，安南缅甸八百诸蛮叛于南，穷年远讨，虚敝中国。如外强中干之人，躯干庞然，一朝痿木，于是河溃于北，漕梗于南，兵起于东。大盗则一招再招，官至极品，空名宣敕，逢人即授。屯膏吝赏于未炽之初，而曲奉骄子于燎原之后。人心愈涣，天命靡常。二三豪杰魁垒忠义之士，亦冥冥中辄自相蚌鹬，潜被颠倒，而莫为之所。若天意，若人事焉。乌乎，孰使然哉？

人知《元史》成于明初诸臣潦草之手，不知其载籍掌故之荒陋疏舛，讳莫如深者，皆元人自取之。兵籍之多寡，非勋戚典枢密之臣一二预知外，无一人能知其数者。拖布赤颜一书，译言《圣武开天记》，纪开国武功，自当宣付史馆。乃中叶修《太祖实录》，请之而不肯出。天历修《经世大典》，再请之而不肯出。故元史国初三朝本纪，颠倒重复，仅据传闻。

国初平定部落数万里，如堕云雾，而《经世大典》，于西北藩封之疆域禄籍兵马，皆仅虚列篇名，以金匱石室进呈乙览之书，而视同阴谋，深闭固拒若是，又何怪文献无征之后人哉？是以疆域虽广，与无疆同，武功虽雄，与无武同。加以明人旧史，不谙翻译，遂至一人重出数传，而元勋反无姓名。顺帝末年事，全钞吏牒，如涂涂附，为从来未有之秽史。

近人如邵远平之《元史类编》，徒袭郑樵《通志》之重台，分天王宰辅侍从庶官忠节文翰杂行等类，甚以廓扩之忠勋，列入杂行，又有纪传，无表志，因摭志入传，又多采制册入纪，多采书序入儒林，又多采元典章吏牒之书以充卷帙，皆不登大雅。甚至本纪直以世祖为始，而太祖、太宗、宪宗三朝，平漠北，平西域，平金平蜀之功，不载一字。更旧史之不如。至近臣钱大昕重修之本，亦仅成氏族志经籍志，余并无稿。

臣源于修《海国图志》之余，得英夷所述五印度俄罗斯元裔之始末，枵触旧史，复废日力于斯。旁搜四库中元代文集数百种，及《元秘史》，芟其芜，整其乱，补其漏，正其诬，辟其幽，文其野，讨论参酌，数年于斯，始有脱稿。乌乎，前事者后事之师。元起塞外，有中原，远非辽金之比。其始终得失，固百代之殷鉴也哉！

002-010筹海篇上·魏源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

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今请先言守。

今议防堵者，莫不曰御诸内河，不若御诸海口；御诸海口，不若御诸外洋。不知此适得其反也。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夷艘所长者，外洋乎？内河乎？吾之所御贼者，不过二端。一曰炮击，一曰火攻。

夷之兵船大者长十丈，阔数丈，联以坚木，浇以厚铅，旁列大炮二层。我炮若仅中其舷旁，则船在大洋，乘水力活，不过退却摇荡，不破不沉。必中其桅与头鼻，方不能行驶。即有火轮舟牵往别港，连夜修治。惟中其火药舱，始轰发翻沉。绝无涸底凿沉之说。其难一。

若以火舟出洋焚之，则底质坚厚，焚不能燃，必以火箭喷筒，焚其帆索，油薪火药，轰其舵尾头鼻。而夷船桅斗上，常有夷兵镜远瞭望。我火舟未至，早已弃碇驶避。其难二。

夷船三五为帮，分泊深洋，四面棋布，并非连樯排列。我火船攻其一船，则各船之炮皆可环击，并分遣杉船小舟救援。纵使晦夜乘潮，能突伤其一二艘，终不能使之大创。而我海岸绵长，处处防其闯突。贼逸我劳，贼合我分。其难三。

海战在乘上风。如使风潮皆顺，则即雇闽广之大梭船，大米艇，外裹糖包，亦可得胜。郑成功之破荷兰，明汪鋐之破佛郎机，皆偶乘风潮，出其不意。若久与交战，则海洋极寥阔，夷船善驾驶，往往转下风为上风。我舟即不能敌。即水勇水雷，亦止能涸攻内河淡水，不能涸伏咸洋。其难四。

观于安南两次创夷，片帆不返，皆诱其深入内河，而后大创之。则知欲奏奇功，断无舍内河而御大洋之理。贼入内河，则止能鱼贯，不能棋错四布。我止御上游一面，先择浅狭要隘，沉舟絙筏，以遏其前，沙垣大炮，以守其侧。再备下游桩筏，以断其后，而后乘风潮，选水勇，或驾火舟，首尾而攻之。或仿粤中所造西洋水雷，黑夜涸送船底，出其不意，一举而轰裂之。夷船尚能如大洋之随意驶避，互相救应乎？倘夷分兵登陆，绕我后路，则预掘暗沟以截其前，层伏地雷，以夺其魄。夷船尚能纵横进退自如乎？两岸兵炮，水陆夹攻，夷炮不能透垣，我炮可以及船。风涛四起，草木皆兵。夷船自救不暇，尚能回炮攻我乎？

即使向下游沉筏之地，豕突冲窜，而稽留片时之间，我火箭喷筒，已烬其帆

，火罐火斗，已伤其人。水勇已登其舱，岸上步兵，又扛炮以攻其后。乘上风，纵毒烟，播沙灰，以眯其目。有不聚而歼旃者乎？是口门以内守急而战缓，守正而战奇，口门以外，则战守俱难为力。一要既操，四难俱释矣。

或曰：门户失守，则民心惊惶，纵贼入庭，则必干罪戾。倘贼方入口，即分夷兵登岸，夹攻我后，或进攻我城，则如之何？曰：所谓诱贼入内河者，谓兵炮地雷，水陆埋伏，如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必能制其死命，而后纵其入险，非开门延盗之谓也。奏明兵机，以纵为擒，何失守之有？贼虽入口，尚未至我所扼守之地，何惊惶之有。

然海口全无一兵，尚恐贼疑，未敢长驱深入。必兼以废炮羸师，佯与相持，而后弃走，引入死地。即如粤之三元里，非内地乎？若非夷兵登岸肆扰，安能成围酋截敌之举。松江府城非内河乎？尤提军于上海失守之后，整兵二千，以待夷船驶入，放炮相持，二日而退。使先备火攻，塞去路，安在不可奏安南殄灭之功？

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夫险者，非徒据口拒守，敌不能入之谓。谓其口内四路，可以设伏，口门要害，可截其走。寇能入而不能出也。自用兵以来，寇入粤东珠江者一，入宁波甬江者一，入黄浦松江者一。皆惟全力拒口外，而堂奥门庭，荡然无备。及门庭一失，而腹地皆溃。使舍守口外之力，以守内河，守口外兵六七千者，守口内。兵不过三千，得以其余为犄角奇伏之用。猾贼知兵，必不肯入。如果深入送死，一处受创，处处戒心，断不敢东闯西突，而长江高枕矣。何至鲸驶石头之矶，霆震金焦之下哉！故曰：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约，守正不若守奇，守阔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

002-011筹海篇下·魏源

或曰：专守内河，诚可制夷艘之横突，而不能制夷炮之猛烈。则我兵犹慑虚声，夺锐气，其若之何？曰：大炮者，水战之用，非陆战之用也。即水战亦我师击沉敌舟之用，非敌舟击伤我兵之用也。且沉舟亦攻海面远舟之用，非内河近岸近舟之用也。西北平原大碛，陆战用炮，必先立战车，以制敌骑，然后驾炮于车以破敌阵。东南江滨海溼，夷若以轮船推炮上岸，则有滩涂沮洳之险，有塘陡岸陡之险，有港汊横纵之险，大船不能近岸，小船不能载大炮。故自用兵以来，夷兵之伤我者，皆以鸟枪火箭，从无携炮岸战之事。惟我兵之扛炮扛铳，则跋涉奔驰，所至可用，且较彼鸟枪火箭，更远更烈。其可无惧者一。

若夷从船上开炮，则无论数千斤之炮，数十斤之弹，遇沙即止。而我兵得于沙垣中炮击其舟。故厦门、定海、宝山屡为我炮击破夷船，而厦门、定海之土城

，宝山之土塘，皆未尝为炮破。即镇海镇江之城墙，亦未尝为炮破。松江夷船开炮两日，我兵列阵城外，伏而避之，炮过后起，毕竟未伤一人。其破城者，皆小舟渡贼登岸，攻我背后。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则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但使近塘近城之地，兼伏地雷，则我炮可伤夷，夷炮不能伤我，其可无惧者二。

夷船在大洋去岸数里，枪箭所不能及。故非数千斤大炮不能遥击。闯入内河，则舟岸相去不过半里数丈，而我之扛炮必可及半里，火箭喷筒可及十数丈。但沿岸先筑土垣，则我之火箭可及夷，夷炮不能及我，其可无惧者三。

或谓内河上游要隘，我可预沉舟筏筑炮城备兵勇，其下游纵敌入隘之处，预设之，则敌疑不前，不备之，则仓卒无及。不知惟大炮笨重难运，至桩木筏材，可伏近村，囊沙涂泥，散乱堆野。敌一望无可疑。俟敌舟已过之后，分遣兵勇，一面运筏下桩，一面垒沙成垣，顷刻可就。而我扛炮之兵，亦顷刻可集。不持大炮而用扛炮，出奇设伏，其利无穷。可无惧者四。

然有一宜防者，则曰飞炮。非谓悬桅上之号炮。而谓仰空堕弹之炸炮也。我之炮台虽坚，而彼以飞炮注攻，炸裂四出，迸射数丈，我将士往往扰乱。虽攻粤城时所放飞炮火箭，非堕空地，则飘池塘，以隔城而不能有准，而厦门则以飞炮而众溃，宝山则又以飞炮而众溃。

惟时内河水势深浅，不能一律。即使夷船冒险驶入，必须时时测量，以防浅搁。断不能数十艘一齐拥进。其飞炮能及垣内者，不过逼近塘岸之数艘。急用大炮扛炮注攻其火药之舱，拉篷索扶头鼻之人，是为急策。更有预备之策，先于土垣内横挖浅田，铺砖贮水。我兵可以往来，飞炮火箭，堕水即熄。或为斜坡，前高后低，使飞炮转落深坑。此须预先历试，不可临时侥幸。

由此观之，夷之长技曰飞炮，我之长技曰扛炮。扛炮又不如扛铳。若能讲求益精，于轻炮中藏用炸弹，则且兼有飞炮之长。诚能出奇设伏，则多造大炮，不如多造扛炮。轻炮铸制易，演练易，运负易，挟攻追剿易，横放直透，可伤数十人，可及百余丈，视笨重不灵之大炮，得力十倍。乃张夷者竟曰：夷炮之利，御夷者亦曰：铸大炮之利。曾不问所施何地。

试问用兵以来，定海总兵以扛炮连战数日，歼夷千计，而大炮则击破一舟之外，无他效也。大宝山以扛铳三十，击死夷兵四百，而招宝山所列大炮，不曾一用。至去冬以来，浙江铸炮益工益巧，光华灵动不下西洋，而效安在也？其后沙角大角之战，陈连升以地雷扛铳击死夷兵三四百，而鹿门左右，皆购列西洋夷炮二百余，未闻足以拒敌，而适以资敌也。不讲求用炮之人，施炮之地，与攻炮守炮之别，陆炮水炮之宜，纷纷惟以畏炮为词，铸炮为事，不过只藉兵而资寇。

故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是器利不如人和也。

003-012防海事宜序·徐金镜

道光壬辰仲冬，红毛英夷船一驶入乍浦，登岸者十余人，求就地贸易。时海口戒严，署统军伊公，授兵登陴，禁之不得入城内。逾数日始去。先君子方抱病讲舍，谓夷情贪狡，虑萌窥伺之谋，宜预为筹备。因命金镜取焦里堂先生所撰《神风荡寇》二记，及壮烈伯李忠毅公行状，附以林敬亭、吴碧崖两提军，《舟师绳墨》、《水师要略》各种，合为一编，以便循览。

本年六月初八日，夷匪二十六艘，袭攻定海县城，踞之。江浙各口岸，处处防守。沿海居民，流离失所，一日数惊。因检是册，重加点阅。未及终卷，而二十四日，复有一夷船乘风突入。统军长公率师御于海岸，自午至酉，各施大炮百余，几破其舟，始转帆遁去。

大江以南，风气柔脆。二百年来，民不知兵，士不习战。猝遇寇氛，则比户惊迁，闻风波靡。今日建旄开阃，如李吴诸公之实心任事，固不乏人。而儒生读书经世，怀投笔请缨之志，以效同仇敌忾之诚者，宜讲求有素，庶不致临事而彷徨失措也。庚子六月二十七日。

004-013洋防辑要序·严如煜

自昔谈海防，以御外洋堵海口为要策。我国家于崇明舟山玉环海坛金门澎湖南澳、[石匐]洲岛屿深阻之处，皆特设镇将。而台湾在澎湖外，距海岸水程千里，鸡笼风山，隶我版图，设官莅长，人物繁昌，屹然为海外巨镇，声威雄壮，杜岛夷之窥伺矣。口岸则直隶之天津，山东之登莱，江南之狼山，浙江之黄岩温州，福建之福宁厦门漳州，广东之潮州碣石虎门高廉琼州，各设专阃，分布重兵。而天津以畿辅要地，旧制已设陆营。近又增以水师。松江当刘河吴淞川沙要口，宁波当杭绍定海象山要口，泉州当金门厦门要口，惠州密迩碣石虎门，特驻军门，就近统领防御，营城泛堡，炮台烟墩，星罗棋布，口岸之绸缪密矣。

至于择将弁，练兵卒，整备船只器械，断接济，严透漏，禁奸徒出入，哨巡岸稽，著为令甲，罔不严密整齐。沿海人民，农桑弦诵，二百年来，晏然无此鬯警。未不知前代之失，无由知国家之所以为得也。

明自嘉靖以降，陵夷不可言矣。当信国公沿海设立卫所之初，弃昌国浯屿澎湖南澳各要不守，论者已有撤我藩篱，貽寇巢窟之憾。迨后纪纲日弛，卫所虚存，内地奸民勾结倭夷，乘间发难。东南滨海数千里，生灵涂炭。一时名臣宿将，群策群力，经营十数年。会倭饱思归，直海受饵，吴越烽烟浸息。而闽广洋患旋扑旋生，蔓延而不已。失要则乱，诘不信与！

嘉靖用兵时，唐顺之、茅坤、谭纶、胡世宁诸名人，身在行间，目击失事之端委，屡条防堵之机宜。其他吴越先哲，就所见闻，存之记载，皆得失之林也。顾宁人景范两先生，当胜国末造，视洋患为切肤灾，蒿目时艰，忧深虑远，而生长吴越文献之邦，野史家集，郡邑志乘，足以供其采择考订。景范之学，长于舆地，宁人之识，兼通方略。其恫叹而发之议论，往往一篇中三致意焉。较之诸家尤精而切。

予往佐那制军筹办广东洋匪于海防形势，略悉一二。守郡无事，乃取缘海山川险要，辑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海疆舆地，并次其兵防军政兵事，他如水战之临机决胜，出洋之风信潮候，船筏帆橹临敌之火器弓弩，皆洋防之要，以次辑焉。元明之卫所，运道盐政，外夷市贡，虽得失参半，亦莫非当年要务。辑之以备参稽。成书二十四卷，名曰《洋防辑要》。览此者，知胜国疏于防制，因以启衅召侮。诸君所太息为未能举行者，至圣朝而措置罔遗也。书曰：鉴于成宪，其罔有愆。有封疆之责者，尚留意哉！

005-014请开海禁疏·慕天颜

查得户部疏，称需用钱粮甚多。今内外诸臣，有将米豆草束等项价值，题请加增者，有称百姓困苦，题请蠲缓者，有称百姓困苦，条奏賑救者。今江南等处，灾荒又见告矣。倘概议不准，恐民生不遂，有负皇上爱养斯民之至意。若竟从所请，则钱粮愈少，军需不足，岂得不预行筹画。在外督抚，身任地方，知之必悉。如何使百姓不致困苦，以足国用，有益兵饷之处，俱行陈奏等因，具题。奉旨，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具奏。钦此。

臣查生财之道，必致其源，而理财之法，当从其大。目前兴师征讨，四出靡宁。虽蜀道渐开，楚江咸顺，而貔貅之众，棋布星陈，资饷甚殷，所在告急。议节省则事款通裁，几于节无可节矣。议捐输则事例多案，几于捐无可捐矣。然而军马之供亿，每患不敷，度支之经营，尚苦莫措者，良由讲求之术，徒循其末而未深探其本也。盖自庸调之制废，而民力之输纳无复本色之供；自两税之法行，而国用之征求惟以金钱为急。上下相寻，惟乏金之是患也久矣。然银两之所由生，其途二焉。一则矿砾之银也，一则番舶之银也。自开采既停，而坑冶不当复问矣。自迁海既严，而片帆不许出洋矣。生银之两途并绝，则今直省之所流转者，止有现在之银两。凡官司所支计，商贾所贸市，人民所恃以变通，总不出此。而且消耗者去其一，堙没者去其一，埋藏制造者又去其一。银日用而日亏，别无补益之路。用既亏而愈急，终无生息之期。如是求财之裕，求用之舒，何异塞水之源而望其流之溢也。岂惟舒裕为难，而匱絀之忧，日甚一日，将有不可胜言者矣。由今天下之势，即使岁岁顺成，在在丰稔，犹苦于谷贱伤农，点金无术，何况流亡迭见，灾歉频仍。

于此思穷变通久之道，不必求之天降地出，惟一破目前之成例，曰开海禁而已矣。盖矿砾之开，事繁而难成，工费不可必。所取有限，所伤必多，其事未可骤论也。惟番舶之往来，以吾岁出之货，而易其岁入之财。岁有所出，则于我毫无所损，而殖产交易，愈足以鼓艺业之勤。岁有所入，则在我日见其赢，而货贿会通，立可以祛贫寡之患。银两既以充溢，课饷赖为转输。数年之间，富强可以坐致。较之株守故局，议节议捐，其得失轻重，有不啻径庭者矣。

然而议此者，必谓海氛未靖，方事剿除。若一通洋，势多扞格。则更请衡今昔事势而言之。按故明海岛诸国，并许朝贡。惟以猥彝犷悍，绝不使通。然而市舶之往来，于彼不废，故有舶商匿货之禁。原以专计泛海之船。行之累朝，深得其利。其后虽有倭患，原非兆于商舶也。

再以本朝而言。闽海之余孽未殄，而荷兰琉球等国之贡仍至也。粤地之风帆接闽，而暹罗红毛等国之贡自若也。贡船本外彝所来，犹且无碍。商舶由内地所出，翻谓可虞，又事理之必不然者矣。

犹记顺治六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见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自一禁海之后，而此等银钱，绝迹不见一文。即此而言，是塞财源之明验也。可知未禁之日，岁进若干之银，既禁之后，岁减若干之利。揆此二十年来，所坐弃之金钱，不可以亿万计，真重可惜也。今则盛京直隶山东之海船，固听其行矣，海洲云台之弃地，亦许复业矣。香山澳门之陆路，再准贸贩矣。凡此庙谟之筹略，岂非见于海利之原可通融，而故弛其禁耶？今所请之开禁，亦即此意扩推之而已。

惟是出海之途，各省有一定之口，税赋之入，各口有一定之规。诚画一其口岸之处，籍算其人船之数，严禁其违禁之货，察惩其犯令之奸，而督率巡防，并资文武，统之以兼辖，责之以专泛，弹压之以道官，总理之以郡佐。一切给票稽查，抽分报纳诸例，皆俟定议之日，可逐一妥酌举行也。

总之，此事诚关重大。今之言者，明知此禁之当开，乃瞻顾而不敢轻言。即言矣，议者亦明知此言之可行，又因循不敢决断。则财终从何裕而用终从何出乎？兹因需饷浩繁，民生困苦，上廛庙堂之忧，更烦院虑之功。再行筹计，展转思维，以为微利轻财，未足以补救。今日必当致财之源，生财之大，舍此开禁一法，更无良图。

抑臣更有请者，江南弃沙，虽已复业过半，尚有界外未复之洲。实则在大江口内而不在外洋，迁民失业，更为可悯。今若开禁，并可勘令复归故土，垦种补课，又系生财之一端。而海舶通商，所资在天下之大，百世之远，宁仅江南一隅足饷一时已哉！

006-015论洋害·程含章

天下之大利在洋，而大害亦在洋。诸番所产之货，皆非中国所必需。若大呢、羽毛哔吱、铜、锡、绵花、苏木、药材等类，每岁约值千万金。犹是以货换货，不必以实银交易。于中国尚无所妨。惟鸦片一物，彼以至毒之药，并不自食，而乃卖与中国，伤吾民命，耗吾财源。约计每岁所卖不下数百万金。皆潜以银交易，有去无来。中国土地，所产岁有几何，一岁破耗数百万，十岁破耗数千万，不过二三十年，中国之白金竭矣。近来白金日渐昂贵，未始不由于此。实堪隐忧。

或曰：严海口，谨天津，但令海关不收其税，便可禁其不来。不知沿海数千万里，处处皆可登岸。虽有十万兵，不能守也。利之所在，不胫而走，不羽而飞，岂必定由天津。海关向无鸦片之税，皆系传闻之讹。至于禁兵役之包蔽，拿烟馆之售卖，有犯者重治其罪，皆系皮毛之治，无益于事。必欲正本清源，惟有绝其人，不与交通贸易而后可。然试思其人之能绝焉否耶？彼诸番之与中国交易，已数百年矣。一旦绝之，则必同心合力，与我为难，兵连祸结，非数十年不定。而沿海奸民，素食其利，且将阴为彼用。海滨僻静，不可胜防。且胜负兵家之常。但令中国小有挫败，则谣诼纷乘，群起而攻之矣。天下事自我发之，须自我收之。岂可以兵为戏而浪开边衅哉！

为今之计，止可严谕各国，不许夹带鸦片。某船有犯者，即封其舱，不许贸易。而于沿海口岸，及城市镇集，严密察访，有屯卖大贩，即置于法。没其财产入官，妻配边。其天津口岸之查禁，自不待言。又广为教戒，使民回心向道。或者其稍止乎？事有明知其害，而不能即去，必姑俟之异日，以待其机之可乘者，此类是也。

007-016地图说·朱云锦

昔晋司空裴秀，尝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其序曰：制国之体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论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后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平险之异也。六者作图之法备矣。惜其不传。后唐贾耽作《华夷图》亦称于世。尝谓地理之学，百闻不如一见。又云十说不如一图。古人之图史并重者以此。

愚意有方面之任者，可饬沿边及腹地，有山险州县，各勘明本境某山周回约几里，高约若干丈，与傍近山或联或断，距州县治若干，某水出某山，流接某县，山内通行之路，凡自某县某堡入境，至某县某地出境，有无兵营分防官司，又有樵路若干条，可为至某处捷径，或古设有某关，今有无基地，再注明四至八到，并为说，挨县呈送，再绘为总图，统为之说。则一省之形势了然矣。汉入关中，萧相国先入丞相府收图书，然后知天下扼塞户口。唐时每州亦造送

图经，皆此。若得数同志者，即所莅之地，各成一图，汇齐可成大观。与古之裴贾，方轨并驾。而守土稽古者，皆得有所考镜矣。尝阅各志，见张应科林县险要图说，甚简核可法。附录之以待有心者之则效云。

008-017贞女说·俞正燮

《列女传》云：丹阳罗静者，广德罗勤女，为同县朱旷所聘，婚礼未成，勤遇病丧没。邻比断绝。旷触冒经营。寻复病亡。静感其义，遂誓不嫁。有杨祚者，多将人众，自往纳币。静乃逃窜。祚劫其弟妹。静惧为祚所害，乃出见之。曰：实感朱旷为妾父而死，是以托身亡者，自誓不贰。辛苦之人，愿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请守之以死。乃舍之。

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其义实有难安。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必若罗静者，可云女士矣。可云贞女矣。

尝见一诗云：

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
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族人欢笑女人死，请旌藉以传姓氏。
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返魂。

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

008-018节妇说·俞正燮

《礼·郊特牲》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云：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按妇无二适之文，固也。男亦无再娶之仪。圣人所以不定此仪者，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谓庶人不行礼，大夫不怀刑也。

自礼意不明，苛求妇人，遂为偏义。古礼夫妇合体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终身不改，身则男女同也。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义无涯涘，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

《魏志·钟繇传》云：子毓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听，君父已没，臣子得为理谤。及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北史·李谐传》云：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北梦琐言》云：士人女郎无改适之礼。然宋濮王允让仁宗时知大宗正事。故事，宗妇少丧夫，虽无子不许更嫁。允让曰：此非人情。乃为请使有归。检《礼志》十八云：治平中，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县以上，即许为婚姻。熙宁十年，诏宗妇非袒免以上亲，与夫听离再嫁者，委宗正司审核。其恩泽已迫夺，而乞与后夫者，降一等。寻诏宗女毋得与尝娶人结婚，再适者不用此法。是女再嫁，与男再娶者等。

《元史·列女传》云：郑州霍尹氏夫死，姑命其更嫁，尹不忍。姑曰：世之妇

皆然，人未尝以为非。汝何独耻之？尹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耳。姑不能强。此则妇人之节，男子所不及。其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

009-019书包倦翁安吴四种后·丁晏

倦翁与余交契三十年。既成《安吴四种》，亟寄一部以示余。余读其文，激昂遒美，其敷陈剴切，皆经世之言，有关国计民生，不为空疏无用之学。近儒之魁士名人也。余独惜其好言利，以贻无穷之害。

倦翁好奇人也，以好奇之过，敢为大言，訾毁成法，变更旧章，务为可惊可喜之论，以炫世骇俗。而不意其害之至此极也。夫漕运官盐，国家之成法也，积久之行，不能无弊。然当其遵行之时国用殷富民生蕃庶，利与弊相乘，未见其害之甚也。倦翁必欲变漕运为海道，变官盐为票商，徇目前之利。驯至海运票引既成，而漕艘盐船水手捆工，数十万之闲民，嗷嗷无食，其势不为盗贼不止。于是揭竿亡命之徒，乘间而起，蹂躏数省，焚掠累年而未已。向之所谓利者，已付无何有之乡，而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矣。

其始言利之计，始于一二书生，久之浸淫幕府。为大僚者，染功利之近习，昧经世之远图，误信而强行之。务隳旧章，破败决裂，已成不可收拾之势。而国用民生，交受其困。及乎贼氛既张，民之伤残至酷，岂非人事使之然哉！

呜呼！读书不过圣贤经传，便成名儒。谓能得海外奇书者，妄也。治世不过古今成法，便为善俗。谓能建当时奇策者，尤妄也。《孟子》首戒言利，率由旧章。今之人好言利而轻改旧章，专与《孟子》相反，何其戾也！忆丙子秋，余在白下，吴门王亮生示余《钞币刍言》，余不以为然。谓轻钱行钞，必无利而有害。

丙申春，余在都中，宜黄黄树斋鸿胪示余《禁洋烟疏》稿，请塞漏卮以培国本。座客皆交口赞之。余独嘿无一言。树斋固问之。余曰：不禁则民日以弱，中国必疲。禁则利在所争，外夷必畔。且禁烟当以民命为重，不当计利。立法当以中国为先，不当扰夷。坐客亦不以余言为然。迄乎钞法行而钱法大坏，洋烟禁而边衅大开，孰非变法者作之俑乎？

余深慨夫变法者之言利，旧章虽存，不能骤复。国用民生，日受其害而靡所底也。故自附于倦翁之诤友，为之书后以正之。

010-020赠孙秋士序·梅曾亮

为名公子贵介弟，而无官于朝，无迹于场屋，斗室中课六七童子十余年，主者不易姓。往来不过一二士。诗一卷，纸墨暗昧，读者卷舌滞口，而不可舍去。敝衣冠独行市中，断烂古书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阳门，不二三里，目不见朝报一字，不知何者为今日时事，达官要人。盖古之山林枯槁之士，无过于孙

先生者。而今于京师中遇之，亦异矣！

韩昌黎言居京师八九年，不知当时何能自处。夫士至京师不可居，困矣。然困有至非京师无居，如先生者，为愈奇耳。吾观东方曼倩及扬子云，皆非嗜禄利者。其居长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舍去。岂古今人之遇或同与？二子在当时，虽其遭遇若此，后之好事者，或传其书，写放其儿，忻慕笑怵而欲从游。则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后人好事者见之，有不欲传其书，写放其儿，而欲从之游者乎？有不忻慕笑怵而忘其为落拓于当世者乎？

太史公班固书，屡言长安诸公贵人，皆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新月异，不胜识也。然则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负于人哉！曾亮交先生十余年。今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为赠。以见寿莫寿于使后世知我为古人也。

010-021户部郎中汤君墓志铭·梅曾亮

君姓汤氏，讳鹏，字海秋，湖南益阳人。父义{山立}，妣某恭人。道光三年，君年甫二十，成进士。所为制艺，列书肆中，士子模拟，相接得科第。而君是时已专力为诗歌。自上古歌谣至《三百篇》《离骚》汉魏六朝唐无不形规而神絜之。未几，成诗集三千首。其始官礼部主事。既兼军机章京。旋补户部主事。转贵州司员外郎，擢山东道监察御史。

年始三十余，意气蹈厉，谓天下事无不可为者。其议论所许可，惟李文饶张太岳辈。徒为词章士无当也，于是勇言事。未逾月，三上章。最后以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非国体，言过当，且在已奉旨处分后，罢御史，回户部员外郎。转四川司郎中。

是时英夷扰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言事，犹条上奏书，转奏夷务善后者三十事。虽报闻而后，美利坚求改关市约，有奏中不可许者数事。人以是服其精，非疏阔大略者也。

君既负才气，久居曹司，以为事无论利钝成败。有所为，当震怒暴人耳目，拘拘焉成易就之功，弗贵也。既不得施事，则将著之言。吾书出而人以为古尝有是言，虽工弗贵也。于是为《浮邱子》一书，立一意为干，一干而分数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则支复为干，支干相演以递于无穷。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寻蹊要眇，一篇数千言者九十余篇，最四十余万言。每遇人辄曰：能过我一阅《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

姚石甫以台湾道创英夷，受诬诉。事白出狱，君大喜，觞客于万柳堂，为石甫贺。余于是始识君，得读《浮邱子》者。君尝为会试同考官，门下士多至九列，誉君者不患无其人。顾欲得余言为可否。于是叹世徒畏君之才而豪，不知其不自足者，乃如是也。呜呼，君今其死矣！士而才，固宜负病如是。迨既死而世无复见其病者，独其才在耳。君之名，其可无虑于后世矣。

君卒以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九日，年四十四。未卒前，过予曰：石甫以同知官四川，为大吏者当何如？既而曰：天下事恐难满人意也。后八日而卒。余过长春寺，记与君揖张亨甫柩而归也。未逾岁，而君复殡于是，黯然伤之。君娶于某，子仁昭、佶昭、佑昭、什昭、启昭、孙惇允，女二人适杜适李。以道光二十年某月日，葬君于某县某乡之原。

其友王少鹤谓予曰：铭以属君。乃为之词曰：

天与以才负之气，神豪与侠士所悸。大力者推幸以遂，容头平进不可意。摧坚犯难北莫掣，厥而改图几后世，四十余万载厥字，魂虽埋幽灵不翳。

010-022游小盘谷记·梅曾亮

江宁府城，其西北包卢龙山而止。余尝求小盘谷者，至其地。土人或曰无有。皆大竹蔽天，多歧路，曲折广狭如一，探之不可穷。闻犬声，乃急赴之，卒不见人。

熟五斗米顷，行抵寺，曰归云堂，土地舒宽，居民以桂为业。寺傍有草径甚微，南出之，乃队大谷。四山皆大桂树，随山陂陀，其状若抑大盂。空响内贮，警咳不得他逸。寂寥无声，而耳听常满。渊水积焉。尽山麓而止。

由寺北行至卢龙山，其中坑谷洼隆，若井灶鬯腭之状。或曰：遗老所避兵者。三十六茅庵，七十二团瓢，皆当其地。

日且暮，乃登山循城而归。暝色下积，月光布其上，俯视万影摩荡，起伏波浪中。诸人皆曰：此万竹蔽天处也。所谓小盘谷，殆近之矣。

同游者，侯振廷舅氏，管君异之，马君蒙湘，欧生岳庵，弟念勤，凡六人。

010-023钵山余霞阁记·梅曾亮

江宁城山得其半，便于人而适于野者，惟西城钵山。吾友陶子静偕群弟读书所也。因山之高下为屋，而阁于其岭曰余霞。因所见而名之也。

俯视花木，皆环拱升降，草径曲折可念。行人若飞鸟度柯叶上。西面城，淮水萦之。江自西而东，青黄分明，界画天地。又若大圆镜平置林表，莫愁湖也。其东南万屋沉沉，炊烟如人立，各有所企。微风绕之，左引右挹，绵绵缙缙，上浮市声，近寂而远闻。

甲戌春，子静觞同人于其上。众景毕见，高言愈张。子静曰：文章之事，如山出云，江河之下水，非凿石而引之，决版而导之者也。故善为者有所待。曾亮曰：文在天地，如云物烟景焉，一俯仰之间，而遁乎万里之外。故善为文者，无失其机。管君异之曰：陶子之论高矣。后说者，如斯阁亦有当焉。遂书为之记。

010-024江亭消夏记·梅曾亮

都中燕客者，曰馆曰堂，皆肆也，观优者集焉。乐闲旷，避烦暑，惟江亭为

宜。地当南城西，故为水会。今则四达皆通车。

甲午五月望，徐廉峰编修黄树斋给谏招客而觞之。天气清佳，地旷人适，以客皆雄于谈而失饮也。

乃射覆以行酒，当令者取樽俎闲物，载经典者，隐一字为鹄，而出其上下字为媒。因媒以中鹄者不饮。然所出字，皆与鹄绵褫判散，不可胶附。又出他字相佐辅。缀其鹄者愈专，而媒愈幻。务以枝人心，使不得寻逐以为快。忽然得之，欢愕相半。每一覆而发，饮者十数人。

酒肴既饜，凭轩周流。下多葭苇，蒙笼坡陀，风草相噬，柯叶\縹，其下有波浪\汨声，渺若大泽无涯江湖之思焉。

主客多江东南人，岁比大水，谈者以为忧。于斯亭，又怅然于不可得水。给谏遂归而图之。图中人皆面山左倚城，指亭下相顾语者，亭西轩也。上元梅曾亮识。

010-025书棚民事·梅曾亮

余为董文恪公作行状，尽览其奏议。其任安徽巡抚，奏准棚民开山事甚力。大旨言与棚民相告讦者，皆溺于龙脉风水之说。至有以数百亩之山保一棺之土，弃典礼，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于崇山峻岭，人迹不可通之地，开种旱谷以佐稻粱，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于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启事端。余览其说而是之。

及余来宣城，问讦乡人，皆言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土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余亦闻其说而是之。嗟夫，利害之不能两全也久矣。由前之说，可以息事。由后之说，可以保利。若无失其利，而又不至于董公之所忧，则吾盖未得其术也。故记之以俟夫习民事者。

011-026禁用洋货议·管同

天下之财统此数。今上不在国，下不在民，此县贫而彼州不闻其富。若是者何与？曰生齿日繁，淫侈愈甚，积于官吏而兼并于大商，此国与民所以并困也。虽然，是固然矣，而犹有未尽。今乡有人焉，其家资累数百万，率其家人妇子，甘食褕衣，经数十年不尽。既而邻又有人焉，作为奇巧之物事以诳耀乎吾。吾子弟爱其物，因日以财易之。迨其久，则吾之家，徒得乎物之奇巧无用者，而吾之财尽入于邻。

今中国之与西洋，固邻居也。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而数十年来，天下靡靡然争言洋货。虽至贫者，亦轔蹶而从时尚。夫洋之货胡为而于吾哉？洋之货十分而入吾者一，则吾之财十分而入洋者三矣。昔者，圣王之世，服饰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诛。夫使中国之人被服纨绮玩弄金玉，其财固流通于中国之中，而圣王必加之厉禁者，为其坏人心而财势偏积也。

今中国之人，弃其土宜，不以为贵，而靡靡然争求洋货。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其在圣王宜何如？天下之物，取其适用而已矣。洋有羽毛之属，而中国未尝无以为衣也。洋有刀镜之属，而中国未尝无以为器也。仪器钟表，彼所制诚精于吾，而为揆日观星者之所必取矣。然而舜有璇玑，周有土圭之法。彼其时安所得是物而用之？然则，吾于洋货何所赖而不可绝焉？

国家之制，贩粟出洋者，官吏之罪，至于大辟。夫粟之与财，其为国与民所资也奚以异。以粟而易洋之财，与以财而易洋之货，其为伤民资而病中华也又奚以异。今也独禁粟而余皆无禁，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昔汉之时，匈奴爱汉缯絮食物。有中行说者，教以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由是匈奴遂大为汉患。

夫欲谋人国，必先取无用之物以匮其有用之财。故表饵交关互市之事，古之人常致意焉。洋之乐与吾货，其深情殆未可知。就令不然，而中国之困穷，固由于此，则安可不为之深虑也哉！宜戒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焚毁不用。违者罪之。如是数年，而中国之财力必纾矣。

011-027抱膝轩记·管同

自明祖都江宁，而杨吴城濠围于城内，其水流日就狭。及其东至竹桥，有水穴城来会。古所谓青溪谷一曲者也。折而南流，至柏川桥，再会钟山之水。又稍南，过大中桥，则淮水入东关，与相灌注。杨吴城濠虽就狭，而会是三水，半里之间，势犹浩瀚。又其地北见鸡笼，东北见钟山。而东岸率果园菜圃，杂植桃杏韭菘之属。山林映带，舟楫往来。虽居城中，殆无异于郊外。

予自归江宁，家凡六徙。近乃僦宅居是水之西。老屋百年，尘埃渗漏。每暑日激射，阴雨连绵，烝炕沾淋，顾视无可逃避。予居之未尝不适也。独其屋仅四间。自奉母处妻孥置厨爨外，了无燕息之所。意尚阙然。

嘉庆十五年归自山东，始即第二室屏后一楹地，葺为小轩，颜曰抱膝。借书满架，置榻一张，偃仰啸歌，始获其所。然其为地前近市廛，后连闺闼，而左则

直接邻家，不壁而板。凡夫行旅之歌唱，妇孺之呼哮，鸡犬之鸣吠，嘈杂喧闾，殆无时不至。而当予神会志得，抗声高诵，家人每笑谓其音聒人。三者之声，盖往往为所掩也。昔诸葛武侯隐处隆中，抱膝而吟梁甫。时人问其志，但笑而不言。

予之名轩，岂敢以武侯自命，盖亦陶公所云容膝易安之意而已。然予既厌薄文辞，又不汲汲然志在科举，斗室之间，讽书不辍。有相问者，予将何以答之耶？轩既葺，居者一年。明年，予为人所招，不恒在家。而其室遂废。然一时之兴，有不能忘。故追而记之。

柏川桥者，与予所居后户对。其前户所临街，称名多异。或曰：其地古属绵乡，名曰绵乡营。或曰：柏川桥北百余步外，其地为明之东厂。至今犹名曰东厂。而此地则明之饷营也。是二说者，今皆不可考云。

011-028 饿乡记·管同

饿乡，天下之穷处也。其去中国不知几何里。其土荡然。自稻粱麦菽牛羊鸡彘鱼龟瓜果，一切生人之物，无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饮。如导引辟谷者然。始极苦不可耐。强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则豁然开朗，如别有天地。省经营，绝思虑，不待奔走干谒，而女子之呼号，妻妾之交谪，人世讥骂笑侮轻薄揶揄之态，无至吾前者。儻然自适而已。

然世以其始至之难也，平居每万方图维，以蕲勿至。不幸而几至，辄自悔为人恟。故非违世乖俗，廉耻礼义之士，不得至是乡。非强忍坚定，守死善道之君子，虽至是乡，辄不幸中道而反。

昔周之初，武王伐纣，伯夷叔齐，耻食其粟。由首阳山以去。至饿乡，饿乡之有人自是始。其后春秋时，晋有灵辄，行三日，几至矣，终为贼臣赵盾所阻。反感盾恩，为所用。而齐有饿民，却黔敖嗟来之食，翩然至是乡。虽曾子叹其微，而论者以为贤辄远矣。孔子之徒，颜曾为大贤，原宪为次。三子者皆几至是乡，而犹未达。及至战国，於陵仲子立意矫俗，希为是乡人。行三日，卒废然而反。孟子讥之。

自战国秦汉后，教化不行，风俗颓败，缙绅先生之属，以是乡为畏涂，相戒不入。而凶年饥馑，祸乱递作，王公贵人，下逮田野士庶，遭变故而误入是乡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赵武灵王，汉赵幽王，藩国王也，条侯周亚夫，将且相也，邓通，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满，无意于是乡。而其终卒误入焉，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然岂与夷齐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

语曰：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汉龚胜，唐司空图、宋谢枋得之伦，立志忠义，先后至是乡。夷齐辈得之，相视而笑，称莫逆交云。呜呼，饿乡何乡也？何其难至也若是！予穷于世久矣，将往游焉，考

始末而为之记。

011-029余霞阁记·管同

府之胜萃于城西，由四望矾迤而稍南，有冈隆然而复起，俗名曰钵山。钵山者，江山环翼之区也。而朱氏始居之。无轩亭可憩息。山之侧有庵曰四松，其后有栋宇，极幽。其前有古木丛篁，极茂翳。憩息之佳所也。而其境止于山椒，又不得登陟而见江山之美。

吾乡陶君叔侄兄弟，率好学，乐山林，厌家宅之喧阗也。购是地而改筑之，以为闲暇读书之所。由庵之后，造曲径以登。径止为平台。

由台而上，建阁三楹，殿以书室。室之后，则仍为平台而加高焉。由之可以登四望。桐城姚郎中为命名余霞之阁。钵山与四松各擅一美，不可兼并。自余霞之阁成，而登陟憩息者，始两得而无遗憾。

凡人多为私谋，今陶君筑室，不于家而置诸僧舍，示其可共诸人而已之不欲专据也。而或者疑其非计。是府也，六代之故都也。专据者安在哉？儒者立志，视天下若吾家。一楼阁也，謏然必专据而无同人之志，彼其读书亦可以睹矣。而岂达陶君之志也哉！

012-030反送穷文·吴鸣锵

蓬蘽子倦游息影，块然独处。叶走如人，虫吟若雨，风来空庭，招秋与语。废卷以兴，徙倚延伫。惝恍有客，排闥直入，偃蹇其人，黎黑其色。次且以行，登堂相揖。

蓬蘽子问曰：“子奚为者？固非余素习也。”客腆然而对曰：“仆即昌黎之所送者也。自有此文，举世共憎。山不倚冰，热羞逐蝇，北邙纵横，白杨鬣。纬繡宇宙，杳无可凭。闻子寡俦，请为子朋。”

蓬蘽子曰：“客固余所知矣。敢问客何以能穷人，而使人之共憎也？”客曰：“仆焉能穷人！穷自人召耳。不见锱铢计较，子母役使，仇讎骨肉，荡涤廉耻，深藏若虚，贪得愈侈，天恶其盈，发篋倒篋，水火盗贼，若壑赴水。其或稍灭，则淫其心。为甘为旨，为色为声，目眯神驰，伺隙交倾。既摇其精，复罄其赢。又不见膻仕才登，要津潜结，虎踞而坐，狼贪以啗，肉雷鼓威，心钩展棘。天恶其盈，悖准出入。罚及厥身，其刑曰墨，或迨厥嗣，其败曰溺。连云之宅，废墟之迹，奚以致穷，乃仆之责？乃天之成人也，必厄以穷。天畀于初，仆承其终。玉成之力，与天同功。疏食饮水，陋巷箪瓢，孔颜之穷也。馨香之报，尸祝庠胶，汨罗溺身，刑腐目盲，屈、左、史迁之穷也。《离骚》之经，记载之文，流传于世，灿烂日星。至如长吉之穷，穷于年也；白玉楼中，赋手若仙。少陵之穷，穷于饿也；饭颗山头，诗圣独坐。穷之益人，厥验自古。”

蓬蘽子曰：“子言是矣。然以余之所以穷诘子，恐无词以对也。言余之行，小廉曲谨，求诸圣贤，观天于井。言余之文，帖括腐烂，方诸作者，潢潦河汉。言余之诗，秋蟀春鹧，期诸古人，谣谚韶讖。然而角张数奇，蓬蒿径断，菽水晨昏，颡泚颜汗。泣有牛衣，粮无鹤券。坐是以穷，岂亦天判。持以问子，一言姑赞。”客乃面頰舌塞，起欲遁焉。

前揽其祛，且终余言。天下之理，穷则必通。改弦更张，卜或余从。虚名遭屯，曷为庸庸。投笔而耒，易儒而农。春耕既深，秋获必丰。篝灯夜织，脱粟宵舂，鸡栖豚栅，圃韭畦菘，以烹以炊，双亲是供，迨及妇子，乐也融融。自食其力，安所得穷。况乎人之穷也，穷于有形耳。苟无其形，穷于何存。鼎鼎百年，转瞬之顷，槿荣而落，蝉蜕而升。子知其归，余返其真。将偕子逍遥于无何有之乡兮，岂犹甘被乎人世之恶名？客闻余言，欢若素昵。子毋余猜，余惟子即，子其止止。吉祥予室。

013-031城南古迹记·赵垣

郡城西南隅，郁然深秀而高出于雉堞者，为云居山。由清波城阴而上，地渐隆起。康熙初，吴庆伯居于此。庆伯名农祥，以博学鸿词征，不遇。藏书万卷，皆手自点勘。其上为莫淑叟先生宅。士之读书考古者多宗焉。

又上为袁谢庭故居。谢庭名彤，以书名。西下为黄泥潭。秋水一泓，丛生芦苇，苍茫清悄，迥异城郭。折而南，为查伊璜别墅。即世所称识大力将军于微时者也。其亭馆花木，皆极一时之胜。后舍宅为庵曰真修。

再上为铁冶岭，一曰铁崖。有圆阜广数亩。登之，则湖山尽入望中。昔人于此发地，得石碣曰杨铁崖读书处。国初吴求履居此。求履名模，有至行。旁为朱鹿田宅。鹿田名樟，以诗名。南为李氏层园，又南为枫岭。折而西，为云居寺。寺为元释中峰道场。手写像及麻鞋麈拂，至今存焉。吾家文敏公，为书《怀净土诗》刻于石。寺巅为超然台遗址。

下为三佛泉。寺门面城而立，危石磊砢，两两相倚者六，曰三台石。其右为眠牛石，牛作昂首状，而折其左角。其西为鹰石，象峰。乾隆间，柳德洋教弟子于此，从游甚众。因作亭以憩行者。榜曰岭上多白云。自清波而上，游者多在湖光山翠中。至此亭则山分路平。下瞰城市，晴江净横，越山隐见，又从反照中别展画图矣。嘉庆十四年九月戊午朔记。

013-032烟霞岭游记·赵垣

烟霞岭，南山之长也。秀气磅礴，苍松蔚然，晨光夕曦，烟浮霞映，彩错斓斑，天成图画。其地多胜迹，而岌[上山下亚]难登，游者罕至。

岁丙午孟春，友人李青湘及其从子映衡，齐志幽探，招余偕往。遂小憩石屋。指烟霞而进影焉。其上石磴陡削，苔华润滑，芒屨不留。彳于达平处，得小

寺曰清修，荒寒特甚。独寺后危石一林，秀垒数仞，竹箭摇风，绿逸有致。左则嘉树青藤，深翳紫密，作帷盖形。遂乃藉草静对，觉襟怀若涤，神悦心清。起绕寺右，潭得龙泉，峰为象鼻，岩曰佛手，井号上方，莫不沁洁奇幻，克肖其名。而古洞中释像列龕，又各示我胜。

相曲折西上，径忽线微。仰睇岭脊，境益幽异。因相与鼓勇而上。云松竦峙，疏阴凉覆，俯瞰陵峦，环青拱翠，岭耸正中，若受展谒然。

他若湖光江影，越山烟渚，远近参差，相为映带。始知山深则景奇，心一则境辟。人不精进，安有得耶？俯仰久之，啸歌而下。时则斜晖欲毕，松色苍茫，烟霞在望矣。

013-033云阳洞北小港记·赵垣

自云阳洞口北行四十步，得小港。港之上芳树丛生，凉樾低荫。港水得树阴，绿净沉深，随风摇漾。沿港而西，竹篱映水，古屋参差。时疏雨乍过，新笋解箨，蔷薇盛开，人语不传。惟闻山鸟唤晴，草蛙鸣动而已。

村之侧有山，山有石峰如覆钟。垒石其上，若棋局然。俗名棋盘山。间尝考之，殆霍山尔。其峰盖庆忌塔之址也。聂心汤《钱塘县志》云：宝稷之支为霍山，有庆忌塔。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云：前有石池，深不可测。今山形与志语印合。昔人洵不余欺也。

峰之阳不数武，下视悬崖百尺，石壁绕池，壁如玦，池如镜，如奩初启然。遂徇崖而下，临水坐。坐甫定，忽有声自壁内出，各肖其人之声。同游人相顾错愕。始知陆士云所记小语小隐，疾语疾应，哗然叫啸，答响满野，惊疑景况，语极真也。随山东折，即港之阳。土阜隆然起者为金祝墓。其庙在港南小溜水桥上。

呜呼，昔年血战之地，今日徒见山高水深，惟留此丛祠，报赛奔走，野老村童，其亦知勤事之酬耶？为诵诗曰：小步笙歌明社火，大招风雨下灵旗。太息而返。

014-034毛乾乾传·江藩

毛乾乾字心易，江西南康人，于学无所不窥。尤精推数，通中西之学。崇禎时为邑诸生。鼎革后，县令捕人科举。乾乾不得已入试。文体奇古，学使不能句读。题其卷末云：生乎今之世，复古之道。乾乾见而笑曰：羽陵书生，但知钱在纸裹中耳。

归隐匡庐山，不复见世人。着古衣冠，筑室于匡庐山，讲学其中。村农负贩，听者圜立。山中老稚妇女，皆称为毛先生也。

中州谢廷逸往访之。以所著《推步全仪》为贄。乾乾见而惊曰：“辨析几微，穷极杪忽，古人无此仪器也。”与之论方圆分体，方圆合义，方圆衍数，不

谋自合。叹曰：“野人肥遁山中，日讲经术，以世人罕知历数，不谈久矣。今见子岂可谓世无人耶？”以女妻之，后与廷逸偕隐阳羨。

宣城梅文鼎造门求见。与文鼎论周径之理，方圆相容相变诸率。先后天八卦位次不合者。文鼎以师事之。乾乾亦尝谓人曰：“文鼎廷逸，老人之畏友也。”乾乾审五音之轻重，六律之短长，著《律学》若干卷，又杂著二卷。子磐，于算数甚有精思，世传其学。

论曰：历学之不明，由算学之不密。虽精如祖冲之、耶律楚材、郭守敬、赵友钦，而犹不密者，算法之不备也。自欧罗巴利玛窦、罗雅谷、阳玛诺诸人入中国，而算法始备，历学治明。考中西之异同，论古今之疏密，徐光启其人也。尽方圆之变，极弧矢之微，先生其人也。

我朝明历算之学者，莫若宣城梅氏，中州谢氏。谢氏之子名身灌，与予交。以是得读先生之遗书，得闻先生之颠末。始知梅谢两家之学，有由来矣。世传先生通占验，善望气。好事者取奇闻怪语附著之。然而先生非唐都之学也。

015-035平均篇·龚自珍

龚子曰：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其邃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与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醪。然三代之极，其犹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则勺者下侵矣，卮者上侵矣。又降则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

故或涸而踏，石而浮，则不平甚。涸而踏，则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为邃初，则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则群然喙之矣。大略计之，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

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王者欲自为计，盍为人心世俗计矣。有如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陆，富者安，质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嗇吝，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

呜呼！此贵乎操其本原，与随其时而剂调之。上有五气，下有五行，民有五丑，物有五才。消焉息焉，停焉决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礼，岁终太师执律而告声，月终太史候望而告气。东无渚水，西无渚财，南无渚粟，北无渚土，南无渚民，北无渚风。王心则平，听平乐，百僚受福。其诗有之曰：秉心塞渊，騋牝三千。王心诚深平，畜产且腾跃众多，而况于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马喷沙，皇人威仪。其次章曰：皇之泽，其马喷玉，皇人受谷

。言物产蕃庶，故人得肆威仪，茹内众善，有善名也。

太史告曰：东有渚水，西有渚财，南有渚粟，北有渚土，南有渚民，北有渚风，王心则不平，听倾乐，乘欹车，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积重轻者而变易之。其诗有之曰：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阳，言营度也。故积财粟之气滞，滞多雾，民声苦，苦伤惠。积民之气淫，淫多雨。民声嚣嚣伤礼义，积土之气耗。耗多日，民声浊。浊伤智。积水积风，皆以其国瘥昏，官所掌也。且夫继丧亡者福祿之主，继福祿者危迫之主。语百姓曰：尔惧兵燹乎？则将起其高曾于九京而问之。惧荒饥乎？则有农夫在。上之继福祿之盛者难矣哉。

龚子曰：可以虑矣。可以更，不可以骤。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其其淳也。民固未知贸迁，未能相有无。然君已惧矣。曰：后世有道吾民于富者，道吾民于贫者，莫如我自富贫之，犹可以收也。其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夫尧固甚虑民之识知以违吾则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前，何底之有。彼富贵至不急之物，贱贫者犹且筋力以成之，岁月以靡之。舍是则贱贫且无所托命。

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玩好妖之肆，若男子咿唔求爵祿之肆，若盗圣贤市仁谊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贾有梟，商有贤桀。其心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其智力虽不逮，其号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更之，则非号令也。

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诗曰：挹彼注兹，可以饘饠。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岁；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而乃试之以至顺之法，齐之以至一之令，统之以至澹之心。龚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几于平矣。

015-036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

自局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亦谓之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

乃若师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诫语焉，则兼综之能也，博闻之资也。上不必陈于其王，中不必采于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于其民。陈于王，采于宰，信于民，则必以诵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为率。

师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书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书焉。各守所闻，各欲措之当世之君民，则政教之末失也。虽然，亦皆出于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后为儒；史官之后为道家老子氏；清庙之官之后为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后为纵横鬼谷子氏；礼官之后为名家邓析子氏，公孙龙氏；理官之后为法家申氏韩氏。

世之盛也，登于其朝，而习其揖让，闻其钟鼓，行于其野，经于其庠序，而肄其豆笾，契其文字，处则为占毕弦诵，而出则为条教号令，在野则熟其祖宗之遗事，在朝则效忠于其子孙。夫是以齐民不敢与师儒齿，而国家甚赖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遗法，而存庠序者，犹得据所肄习以为言，抱残守阙，纂一家之言，犹足以保一邦，善一国。

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曰：吾不复梦见周公。至于夏礼商礼，取识遗忘而已。以孔子之为儒，而不高语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

至于周及前汉，皆取前代之德功艺术，立一官以世之，或为立师，自《易》书大训杂家言，下及造车为陶医卜星祝仓庾之属，使各食其姓之业，业修其旧。此虽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训不在此也。

后之为师儒不然。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生不荷耒耨，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由是士则别有士之渊藪著，儒则别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统，文质之异尚，其惑也，则且援古以刺今，嚣然有声气矣。是故道德不一，风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费，士无报国之日，殆夫殆夫！终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谓夫。

015-037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平平。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阍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狙，藪泽无才盗。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孤根以升，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

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担荷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知度将见戮，则早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早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眈然眈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问矣。向之伦繇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忧不才而庸，如其忧才而悖。忧不才而众怜，如其忧才而众畏。履霜之屨，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漂摇。痹癆之疾，殆于疽痈。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三代神圣，不忍薄才臣智士而厚豢驾羸，探世变也。圣之至也。

015-038农宗·龚自珍

龚子渊渊夜思，思所以撝简经术通古近定民生而未达其目也。曰：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骇者何？古者未有礼乐刑法与礼乐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惧者何？古者君若父若兄同亲者何？君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亲能长久者何？古之为有家与其为天下一以贯之者何？古之为天下恒视为有家者何？

生民之故，上哉远矣。天谷没，地谷茁，始贵智贵力。有能以尺土出谷者，以为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出谷者，以为倍尺什尺伯尺主。号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尽农也，则周之主伯与？古之辅相大臣尽农也。则周之庸次比耦之亚旅与？

土广而谷众，足以芘其子，力能有文质祭享报本之事，力能致其下之称名，名之曰礼曰乐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则曰：先有下而渐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说于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骇？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惧？

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与有宗。吾则曰礼莫初于宗，惟农为初有宗。上古不讳私，百亩之主，必子其子。其没也，百亩之亚旅，必臣其子。余子必尊其兄。兄必养其余子。父不私子则不慈。子不业父则不孝。余子不尊长子则不弟。长子不赡余子则不义。长子与余子不别，则百亩分。数分则不长久，不能以百亩长久则不智。

农之始，仁孝弟义之极，礼之备，智之所自出，宗之为也。百亩之农有男子二。甲为大宗，乙为小宗。小宗者，帝王之上藩，实农之余夫也。有小宗之余夫，有群宗之余夫。小宗有男子二，甲为小宗，乙为群宗。群宗者，帝王之群藩也。余夫之长子为余夫。大宗有子三四人，若五人，丙丁为群宗，戊闲民，小宗余夫有子三人，丙闲民，群宗余夫有子二人，乙闲民，闲民使为佃。

闲民之为佃。帝王宗室群臣也。古者无文，用撝稽而可知也。请定后王法。

百亩之田，不能以独治。役佃五。余夫二十五亩，亦不能以独治。役佃一。大凡大宗一，小宗若群宗四，为田二百亩，则养天下无田者九人。然而天子有田十万亩，则天下无田亦不饥为盗者四千有五百人。大县田四十万，则农为天子养民万八千人。什一之赋尚不与。非以德君也，以德而族；非以德族也，以食有力者。佃非仰食吾宗也，以为天下出谷。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百亩之宗，以什一为宅，以什一出租税奉上。宅不什一，则不足以容鱼菽之祭，不足以容舂揄。税不什一，则不足以为天子养官属及选举之士。以什一食族之佃。佃不食什一，则无以戚期功。以什一奉上，谊亦薄矣。以什一戚期功，恩亦稠矣。

圣者立法，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大宗有十口，实食三十亩。桑苧木棉竹漆果蓏十亩，棗三十亩。以三十亩之棗治家具，家具始于缚帚，缚箨以为帚，治泥以为釜，厥价陶三之，机杼四之，镗五之，祭豆七之，米斗直葛布匹绢三之。木棉之布视绢，皆不得以澹泉货。百家之城，有货百两，十家之市，有泉十绳，裁取流通而已。则衣食之权重，则泉货之权不重，则天下之本不浊。本清而法峻，诛种艺食妖·地膏者，梟其头于陇，没其三族为奴。

宗为余夫请田，则关大吏。佃同姓不足，取诸异姓，为变法。关群吏。丰凶肥磽寡庶易不易，法不尽同。关群吏。国有大事以宗徙，徙政关大吏。余夫家五口，宅五亩，实食十亩。以二亩半税，以二亩半食佃，以二亩半治蔬苧，以二亩半棗。自实食之外，宅税圃棗佃五者，毋或一废。凡农之仕为品官大夫者，则有禄田。

大官之家，父有少疾癯寒暑湿干，不以使其子，山川鬼神则使之。子有少疾癯寒暑湿干，不以诉其父，崇有家也。田一品者四世，二三品三世，四品二世，五品一世，皆勿税，勿予俸。六品以下予之俸，婢妾之养不备，则不世。祠祭弗如式不世，不辨菽粟亦不世。食妖服妖不世。同姓讼亦不世。督有家也。

家受田归田于天子，皆关大吏。稽其世数，关群吏。本百亩者进而仕，谓之贵政之农。本仕者退而守百亩，谓之释政之农。本不百亩者进而仕，谓之亢宗之农。本仕者退而不百亩，谓之复宗之农。仕世绝，本大宗者复为宗，本小宗者复为小宗，本群宗者复为群宗，本闲民复为闲民。贵不夺宗祭，不以朝政乱田政。自大宗以至于闲民四等也。四等之农，与其进扞而国也，姑将退保于宗。与其进保而宗也，姑将退修于宅。

是故筹一农身，身不七尺，人伦五品本末源流具矣。筹一农家，家不十步，古今帝王为天下大纲总目备矣。木无二本，川无二源，贵贱无二人，人无二治，治无二法。请使农之有一田一宅，如天子之有万国天下。姑试之一州。州蓬跣之子，言必称祖宗，学必世谱牒，宗能收族，族能敬宗，农宗与是州长久

，泰厉空虚，野无天札，鬼知恋公上，亦百福之主也。

015-039觐耻·龚自珍

龚自珍曰：史氏之书有之曰：霸天下之孙，中叶之主，其才弱，其志文，其聪明下，其财少，未尝不周求礼义廉耻之士，厚其貌，姬其言，则或求之而应，则或求之而不应。则必示祖之号令以差。史氏之书又有之。

昔者霸天下之民，称祖之庙，其才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崇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而胤孙乃不可长，乃诽乃怨，乃责问其臣，乃辱。荣之亢，辱之始也。辨之亢，诽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责问之始也。

气者耻之外也，耻者气之内也。温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让，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让，王者之所以养人气也。籀其府焉，徘徊其钟簏焉，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亏臣，不亦莫乎！

015-040说京师翠微山·龚自珍

翠微山者，有籍于朝，有闻于朝，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隐者之所居也。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为高矣。不绝高，不敢绝高，以俯临京师也。不居正北居西北，为伞盖不为枕障也。出阜成门三十五里，不敢远京师也。僧寺八九架其上，构其半，庐其趾，不使人无攀跻之阶，无喘息之憩。不孤巉，近人情也。与香山、静宜园相络相互，不触不背，不以不列于三山为怵也。与西山亦离亦合，不欲为主峰，又耻附西山也。

草木有江东之玉兰，有苹婆，有巨松柏，杂华靡靡芬腴，石皆黝润，亦有文采也。名之曰翠微，亦典雅，亦谐于俗，不以僻俭名其平生也。

最高处曰宝珠洞山，趾曰三山庵。三山何有？有三巨石离立也。山之盩有泉曰龙泉，澄澄然淳亭其间。其甃之也中矩。泉之上有四松焉，松之皮白，皆百尺。松之下，泉之上，为僧庐焉。名之曰龙泉寺。名与京师宣武城南之寺同，不避同也。

寺有藏经一分，礼经以礼文佛，不则野矣。寺外有刻石者，其言清和。康熙朝文士之言也。寺八九何以特言龙泉？龙泉迟焉，余皆显露。无龙泉则不得为隐矣。

余极不忘龙泉也。不忘龙泉，尤不忘松。昔者余游苏州之邓尉山，有四松焉，形偃神飞，白昼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十亩。平生至是见八松矣。邓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肃。邓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邓尉之松殆不知天地为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间不可无是松者也。

015-041说居庸关·龚自珍

居庸关者，古之谭守者之言也。龚子曰：疑若可守然。

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东西远相望，俄然而相辘相赴以至相蹙。居庸置其间，如因两山以为之门。故曰疑若可守然。

关凡四重。南口者，下关也，为之城。城南门至北门一里，出北门十五里，曰中关，又为之城。城南门至北门一里，出北门又十五里，曰上关，又为之城。城南门至北门一里，出北门又十五里，曰八达岭，又为之城。城南门至北门一里。盖自南口之南门，至于八达岭之北门，凡四十八里。关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

下关最下，中关高倍之。八达岭之俯南口也，如窥井形然。故曰疑若可然。自入南口，城甃有天竺字，蒙古字。上关之北门，大书曰居庸关，景泰二年修。八达岭之北门，大书曰北门锁钥，景泰三年建。

自入南口，流水啮吾马蹄，涉之·然鸣，弄之则忽涌忽湫而尽态，迹之则至乎八达岭而穷。八达岭者，古隰余水之源也。

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苹婆棠梨，皆怒华。

自入南口，或容十骑，或容两骑，或容一骑。蒙古自北来，鞭橐驼，与余摩臂行，时时橐驼冲余骑颠。余亦挝蒙古帽，堕于橐驼前。蒙古大笑。余乃私叹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关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赵宋世，目尚不得睹燕赵，安得与反毳者相挝戏乎万山间？生我圣清中外一家之世，岂不傲古人哉！

蒙古来者，是岁克西克腾苏尼特，皆入京诣理藩院交马云。自入南口，多雾，若小雨。过中关，见税亭焉。问其吏曰：今法网宽大，税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橐驼小偷羊。余叹曰：信若是，是有间道矣。

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陀之剿，有护边墙数十处。问之民，皆言明时修。微税吏言，吾固知有间道，出没于此护边墙之间。承平之世，漏税而已。设生昔之世，与凡守关以为险之世，有不大骇北兵自天而降者哉！

降自八达岭，地遂平。又五里，曰岔道。

015-042京师乐籍说·龚自珍

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于其京师，及其通都大邑，必有乐籍。论世者多忽而不察。是以龚自珍论之曰：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备，国家不能无私举动，无阴谋霸天下之统，其得天下与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将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齐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论议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

凡帝王所居曰京师，以其人民众多，非一类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余户入乐籍。乐籍既棋布于京师，其中必有资质端丽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揜

阖以为术焉，则可以箝塞天下之游士。

乌在其可以箝塞也？曰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暇日以谈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第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材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奩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则民听一，国事便，而士类之保全者亦众。

曰：如是，则唐宋明岂无豪杰论国是，掣肘国是，而自取戮者乎？曰：有之，人主之术，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015-043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龚自珍

居礼曹，客有过者曰：卿知今日之扬州乎？读鲍照《芜城赋》，则遇之矣。余悲其言。

明年乞假南游。抵扬州。属有告余谋，舍舟而馆。

既宿，循馆之东墙，步游，得小桥俯溪，溪声欢。过桥，遇女墙，啮可登者登之。扬州三十里，首尾屈折高下见。晓雨沐屋，瓦鳞鳞然，无零斲断甃。心已疑礼曹过客言不实矣。

入市求熟肉，市声欢。得肉，馆人以酒一瓶虾一筐馈。醉而歌。歌宋元长短言乐府，俯窗呜呜，惊对岸女夜起。乃止。

客有请吊蜀冈者。舟甚捷。帘幕皆文绣，疑舟窗蠡·也。审视玻璃五色具。舟人时时指两岸曰：某园故址也，某家酒肆故址也。约八九处。其实独倚虹园圯无存。曩所信宿之西园，门在，题榜在，尚可识。其可登临者，尚八九处。阜有桂，水有芙渠菱芡。是居扬州城外西北隅，最高秀，南览江，北览淮，江淮数十州县治，无如此治华也。忆京师言，知有极不然者。

归馆，郡之士皆知余至，则大欢。有以经义请质难者，有发史事见问者，有就询京师近事者，有呈所业，若文、若诗、若笔、若长短言、若杂著、若丛书，乞为叙、为题辞者，有状其先世事行乞为铭者，有求书册子书扇者，填委塞户牖，居然嘉庆中故态，谁得曰今非承平时邪？

惟窗外船过，夜无笙琶声。即有之，声不能彻旦。然而女子有以梳子华发为赘求书者。爰以书画环瑱互通问，凡三人，凄馨哀艳之气，缭绕于桥亭舰舫间。虽澹定，是夕魂摇摇不自持。余既信信，拿流风，捕余韵，乌睹所谓风雨啸鬻穴悲鬼神泣者！嘉庆末，尝于此和友人宋翔凤侧艳诗。闻宋君病，存亡弗可知。又问其所谓赋诗者，不可见。引为恨。

卧而思之。余齿垂五十矣。今昔之慨，自然之运，古之美人名士富贵寿考者

， 凡人哉！此岂关扬州之盛衰，而独置感慨于江介也哉？抑予赋侧艳则老矣。甄综人物，搜辑文献，仍以自任，固未老也。天地有四时，莫病于酷暑，而莫善于初秋。澄汰其繁缛淫蒸，而与之萧疏淡荡，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苍莽寥沉之悲者，初秋也。今扬州其初秋也与？予之身世虽乞余，自信不遽死，其尚犹丁初秋也与？作《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015-044病梅馆记·龚自珍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妖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

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瓮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逝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015-045长短言自叙·龚自珍

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己而反尊之。龚子之为长短言，何为者邪？其殆尊情者邪？情孰为尊？无住为尊，无寄为尊，无境而有境为尊，无指而有指为尊，无哀乐而有哀乐为尊。情孰为畅？畅于声音。声音如何？消替以终之。如之何其消替以终之？曰先小咽之，乃小飞之，又大挫之，乃大飞之，始孤盘之，闷闷以柔之，空阔以纵游之，而极于哀。哀而极于替，则散矣毕矣。

人之闲居也，泊然以和，顽然以无恩仇。闻是声也，忽然而起，非乐非怨，上九天，下九渊，将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畴昔之年，凡予求为声音之渺，盖如是。是非欲尊情者邪？且惟其尊之，是以为宥情之书一通。且惟其宥之，是以十五年锄之而卒不克。请问之，是声音之所引如何？则曰悲哉！余岂不自知。

凡声音之性，引而上者为道，引而下者非道。引而之于旦阳者为道，引而之于莫夜者非道。道则有出离之乐，非道则有沉沦陷溺之患。虽曰无住，予之住也大矣。虽曰无寄，予之寄也将不出矣。然则，昔之年为此《长短言》也何为？今之年叙之又何为？曰爰书而已矣。

015-046袁通长短言叙·龚自珍

钱塘袁通《长短言》六卷。今夫闺房之思，裙裾之言，以阴气为倪，以怨为轨，以恨为旆，以无如何为归墟。吾方知之矣。

若其声音之道，体裁之本。短言之欲其烈，长言之欲其淫裔，庄言之欲其思，谲言之欲其不信，谬言之欲其来无所从，去又无所至也。

怪哉使我曼声吟歔，寿命讫而不知厌，招我魂于上九天，下九渊，旬日而不可返，泊然止寂寥兮，无谥于先王，而岂徒调夔牙之一韵，割骚之一乘也哉！卒无如何，命笔为之叙。

015-047金孺人画山水叙·龚自珍

尝以后世一切之言，皆出于经。独至穷山川之幽灵，嗟叹草木之华实，文人思女，或名其家，或以寄其不齐乎？凡民之心，至一往而不可止，是不知其所出。尝以叩吾客。客曰：是出于老庄耳。老庄以逍遥虚无为宗，以养神气为用，故一变而为山水草木家言。昔者刘勰论魏晋宋三朝之文，亦几几见及是。或者神理然耶？

吾友王县仲瞿有妇曰金，字曰五云，能属文，又能为画。其文皆言好山水也。其所画有曰《山居图》，极命物态。仲瞿实未甘即隐逸，以从鱼鸟之游。五云敛笔研而祝之曰：必得山水如斯画之美而偕隐焉。县曰：诺。吁，曩者同时之士，固尝拟仲瞿以晋宋间民，不闻其有奇妇。

余窥其能事与其用心，虽未知所慕学何等，要真不类乎凡之民矣。抑又闻老庄之言，或歧而为神仙，或歧而为此类。将毋此类之能事与其用心，其亦去去有仙者思与？大夫学宗，尚其思之，庶嫫百媛，尚其慕之。叹息不足，从而缘之辞。

015-048江南生橐笔集叙·龚自珍

江南生有奏议十九卷。国朝法度，大臣不敢以奏议入私集，况士乎？生佐督抚为政，居幕下，历七省，客十九主，此之所为，代十九主。有拟稿未用者，有一事前后数易奏稿并存之者，不得曰奏议以惑来者。予正其名曰《江南生橐笔集》。

集中言天下财赋大指，不当丰于入而当啬于出，有百余事。言天下刑名大指，谓本朝刑太宽，民太不畏，又有杀人不死，伤人盗皆不抵罪者。又本朝纠处士大夫甚密，纠民甚疏。视前代矫枉而过其正。此其平生蓄于中心，时时露于文采者也。

龚自珍曰：江南生之言当否，后世有折衷之者，予不深论。窃闻其为人，取于所主甚介，谈笑精悍，指示曲折，文辞甚辨丽，于属辞轻重繁简，往往因一言争轧往复，必欲达其意而后已。当此时，朝廷诏令琅琅，动数千言，督抚奏

议，亦皆虎虎有生气。朝野不病君狂也。

015-049陈硕甫所著书序·龚自珍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故记曰：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告仲由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子夏曰：有始有卒者，惟圣人乎？古者八岁入小学，教之数与方名，与其洒扫进退之节，保氏掌国子之教，有书有数，六书九数，皆谓之小学。

由是十五入大学，乃与之言正心诚意，以推极于家国天下。壮而为卿大夫公侯。天下国家名实本末皆治。后世小学废，专有大学。童子入塾，所受即治天下之道。不则穷理尽性幽远之言。六书九数，白首未之闻。其言曰：学当务精者钜者。凡小学家言不足治，治之为细儒。

于是君子有忧之。忧上达之无本，忧逃其难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终不得究物之命。于是黜空谈之聪明，守钝朴之迂回，物物而名名，不使有遁。其所陈说艰难，算师畴人，则积数十年之功，始立一术。书师则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求之五经三传、子史之文而毕合，乃宣于楮帛。而且一户牖必求其异向也，一脯醢必求其异器与时也，一衣裳必求其异尺寸也，有高语大言者，拱手避谢，极言非所当。于是二千载将坠之法，虽不尽复，什存三四。愚瘁之士，寻之有门径，绎之有端绪，盖整齐而比之之力，至苦劳矣。

陈硕甫曰：是苦且劳者，有所甚企待于后。后孰当之？则乃所称闻性道与治天下者也。乃言曰：使黄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孔子之正名，而终不能以兴礼而齐刑，则六艺为无用，而古之儒之见诟与诟古之儒者齐类。彼陟颠而弃本，此循本而忘颠，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齐之之后。既省吾力而重负企待者，于是始以六书九数之术，及条礼家曲节碎文如干事，推之欲遂以通于治天下。大凡某书如千篇，如千卷，某书如千卷，都如千卷，如目录。

兵部主事姚先生曰：今天下得十数陈硕甫，分置各行省，授行省学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国家进士，必于是乎取则。至教不躐等，且性与天道之要，或基之闻矣。

中书胡先生曰：使硕甫自信所推毕无阙，请从姚先生之言。所推犹有阙，则姑舍是言，整齐益整齐，企待益企待。总之，必不为虚待，无歧谬。是二言者，龚自珍皆闻之。因最录书指意皆识之。

015-050答人求墓铭书·龚自珍

藏幽之有文，又从而谐其词，炎汉以来，未有改也。顾礼何心哉？吾遇人求请藏幽之文，辄心动，不悄戚其容与区别其状之词而来者，弗许也。悄戚而来者亦戚而应之。怊怅铺叙，既成，意向未能和。何哉？古之始为是制者何心哉？虽巨富贵，重以贤圣，至于殷汤，犹不能以争天下古今之势。

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仁人者姑尽吾爱以附不欲速朽之义。谓夫功德文章行谊之迹，与其有令闻之子孙，具于辞，冀哀而掩之。掩之者谁与？至于冀夫掩之也，而尚忍问与？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计至于是，抑又忍弗计至是与？是求请者与为文者所皆艰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从夫乞为传为诔之义同与？甚者辞曰或锡之诔，或锡之传，或锡之志铭，词体如是，固若是其易而无择与？

君家有世德，法宜为文章，又辱吾子诔责不可辞，而辄不忍为志铭。谨撰上墓表。

015-051记王隐君·龚自珍

于外王父段先生废簏中，见一诗，不能忘。于西湖僧经箱中，见书心经蠹且半，如遇簏中诗也。益不能忘。春日出螺蛳门，与轿夫戚猫语。猫指荒冢外曰：此中有人家。段翁来杭州，必出城访其处。归不向人言。段不能步，我舁往。独我与吴轿夫知之。循冢得木桥，遇九十许人，短褐褊日中。问路焉，告聋。予心动，揖而徐言：先生真隐者。答曰：我无印章。盖隐者与印章声相近。日晡矣，猫促之。怅然归。

明年冬，何布衣来谈古刻。言吾有宋拓李斯郎邪石。吾得心疾，医不救。城外一翁至，言能活之。两剂而愈。曰：为此拓本来也。入室径携去。他日见马太常，述布衣言。太常俯而思，邛而掀髯曰：是矣是矣！吾甥锁成尝失步，入一人家，从灶后·户出。忽有院宇，满地皆松化石。循读书声，速入室。四壁古锦囊，囊中贮金石文字。案有《谢朓集》，借之不可。曰写一本赠汝。越月，往视其书，类虞世南。曰蓄书生乎？曰无之。指墙下锄地者，是为我书。出门遇梅一株，方作华。窃负松化石一由归。若两人所遇，其皆是与？

予不识锁君，太常布衣皆不言其姓。吴轿夫言仿佛姓王也。西湖僧之徒取《心经》来，言是王老者写。参互求之，姓王何疑焉。惜不得锄地能书者姓。桥外大小两树倚依立，一杏，一乌柏。

015-052书叶机·龚自珍

鄞人叶机者，可谓异材者也。嘉庆六年，举行辛酉科乡试。机以廩贡生治试具。凡竹篮泥炉油纸之属悉备。忽得巡抚檄曰：贡生某毋与试。机大诧。初蔡牵朱瀆两盗，为海巨痛，所至劫掠户口以百数，岁必再三至。海滨诸将怵息。俟其去，或扬帆施枪炮空中送之。寇反追，衄不以闻。故为患且十年。

巡抚者，仪征阮公也。素闻机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机，又知海寇畏乡勇胜畏官兵，又知乡勇非机不能将。八月，寇定海，将犯鄞。机得檄号于众曰：“我一贫贡生，吮墨执三寸管，将试于有司，售则试京师，不售则归耳。今中丞过听，檄我将乡里与海寇战，毋乃哈乎？虽然，不可已。愿诸君助我。”

”众曰：“吾请银于文官不可，或借炮于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叶君乃揜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库中一枚钱，借官营中一秤火药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飞书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万金，假县中豪士万金。遂浓墨署一纸曰：“少年失乡曲欢致冻饿者，有拳力绝人者，渔于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于寇者，与无此数端而愿从我者，皆画诺。”夜半赉纸者反，城中村中画诺者三千人。天明，簿旗帜若干，火器若干，粮若干。机曰：“乌用众？以九舟出，余听命。”

是日也，潮大至，神风发于海上。一枪之发抵巨炮，一橹之势抵舳舻。杀贼四百余人。九月，又败之于岸。十月，又逐之于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于岛。浙半壁平。出军时，檣中有红心蓝边旗，机之旗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瀆舰中，或争轧诅神，必曰遇代山旗。阮公闻于朝。奉旨以知县用。今为江南知县。为龚自珍道其事。

015-053书金伶·龚自珍

金伶德辉，以字行，逸其名矣。吴人。乾隆中，吴中叶先生以善为声老海内。海内多新声。叶刳而律之，纳于吭。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曰剧曲。清曲为雅燕，剧为狎游，至严不相犯。叶之艺能知雅乐俗乐之关键，分别铢忽而通于本。自称宋后一人而已。

叶之死，吾友洞庭钮非石传其秘，为第一弟子。德辉故剧弟子也，隶某部，部最无名。顾解书，以书质钮而不以歌。一夕歌，钮刳而律之，纳于吭，则大不服。钮曰：“毋曰吾不知剧。若吾所知，殆非汝所知也。即欲论剧。则歌某声，当中腰支某尺寸，手容当中某寸，足容当中某步。”金始骇，就求其术。钮曰：“若不为剧，寒饿，必我从，三年艺成矣。”曰：“诺。”江左言歌，自叶先生之死，必曰钮生。而德辉以伶工厕其间，奋志孤进，不三年，名几与钮亢。

乾隆甲辰，上六旬，江南尚衣鹺使争聘名班。班之某色人艺绝矣，而某色人颇绌。或某某色皆艺矣，而笛师鼓员琵琶员不具。或皆具而有声无容，不合。驾且至，颇窘，客荐金德辉。德辉上策曰：小人请以重金号召各部，而总进退其所短长，合苏杭扬三郡数百部，必得一部矣。鹺使喜，以属金。

金部署定其目，录琵琶员曰：苏州某，笛师曰昆山某，鼓员曰江都某，各色曰杭州某，曰江都某，而德辉自署，则曰正且色吴县某。队既成，比乐作，天颜大喜。内府传温旨，灯火中下珍馐玉器宫囊不绝。又有旨询班名。鹺使表江南本无此班，此集腋成裘也。驾既行，部不复析。而宠其名曰集成班。后更曰集秀班。

德辉既以称旨重江左，遂傲睨不业。钮生屏人戒之曰：汝成名矣，艺未也。当

授汝哀秘之声。明日来，授以某曲。每度一字，德辉以为神。曲终，满座烛尽灭。德辉窃谱其声而不能肖。

其年秋，大商延客，召集秀。乾隆时，贵僚贤公子喜结欢名布衣，当佳晨治夕，笙箫四座，被服靓耀，姚冶跌盪时，则必有一人敝衣冠，面目不可意，而清丑入图画者，视之如古铜古玉，娑娑然权奇杂厕于其间以为常。其人未必天下奇士也。要之能上识贵人长者大官走声誉，下能[瓜见]名僧羽士、名倡怪优、剑侠奇巧善工之伦。以故非非石不能致德辉。而德辉试技之日，主人以德辉所自荐也，非石为上座。

既就夕，主客哗，惟恐金之不先奏声。既引吭，则触感其往夕所得于钮者，试之忽肖。脱吭而哀，坐客茫然不省。始犹俗者省，雅者善，稍稍引去。俄而德辉如醉如呖，如倦如倚，如眩瞀，声细而譊，如天空之晴丝，缠绵惨暗，一字作数十折，愈孤引不自己，忽放吭，作云际老鸮叫声，曲遂破，而座客散已尽矣。

明日，钮视之而病。钮悔曰：技之上者，不可习也。吾误子。子幸韬之而习其中。德辉亦悔。徐扶起，烧其谱。故其谱竟不传。而德辉获以富，且美誉终。德辉卒时，年约八十余。无子，有弟子曰双鸾，非高弟也。能约略传其声。贫甚，走东南，至托予。嘉庆己卯冬，非石在于座上。予谓之曰：双鸾早出世十年，走公卿矣。

龚自珍曰：非石今僂累然在酒间，谓予道苏扬此类事甚伙。金德辉事自甲辰起，大约迄癸丑甲寅间。噫，江东才墨之藪，楼池船楫之观，灯酒之娱，春晨秋夕之游，美人公子，怜才好色，姚冶跌盪之乐，当我生之初，颇有存焉者矣。

015-054王仲瞿墓表铭·龚自珍

乾隆末，左都御史某公与大学士和珅有连。然非暗于机者。窥和珅且亟，不能决然舍去。不得已乃托于骏慎。川楚匪起，疏军事则荐其门生王昙，能作掌中雷，落万夫胆。目珅之诛也，新政肃然。比珅者皆诏狱缘坐。某公既先以言事駮避官。保躬林泉，而王君从此不齿于士列。掌中雷者，神宝君说洞神下乘法，所谓役令之事，即以道家书论，亦其支流之不足诘者。王君少从大刺麻章佳湖图克图者游，习其游戏法，时时演之，不意卒以此败。

君既以此获不白名，中朝士大夫颇致毒君。礼部试，同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荐。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中式。大挑虽二等，不获上。君亦自问已矣。乃益放纵。每会谈大声叫呼，如百十鬼神，奇禽怪兽，挟风雨水火雷电而上下。座客逡巡引去。其一二留者伪隐几。君犹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河之北，南至闽粤，北至山海关、热河，贩夫驺卒，皆知王举人。言王举

人，或齿相击，如谭龙蛇，说虎豹。

矮道人者，居京师之李铁拐斜街，或曰年三百有余岁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钧。王君走访之。道人无言，君不敢坐。踞良久，再请。道人乃言曰：“京师有奇士，非汝所谓奇也。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绕之，青霞之下，当为奇士庐。盍求之。”王君知非真。笑曰：“如师言哉！”

己巳春，见龚自珍于门楼胡同西首寓斋。是日也，大风漠漠多尘沙。时自珍年十有八矣。君忽叹息起自语曰：师乎师乎？殆以我托若人乎？遂与自珍订忘年交。初君以稚年往来诸老辈间，狂名犹未起。老辈皆礼之。至是老者尽死，同列者尽绝。君无僇甚。故频频与少年往来。微道人亦得君也。

越八年，走访龚自珍东海上，留海上一月。明年遂死。则为丁丑岁。自珍于是助其葬，又为之掇其大要而志其墓曰：

君姓王氏，名晷，又名良士，字仲瞿，浙之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举人也。其为人也中身，沉沉芳逸，怀思恻悱。其为文也，一往三复，情繁而声长。其为学也，溺于史，人所不经意，累累心口间。其为文也，喜牖史。其为人也，幽如闭，如寒夜屏人语，絮絮如老姬，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可迹之状，皆贫病怨恨，不得已诈而遁焉者也。卒年五十有八，有集如干卷。祖某，父某，妻金，能画与诗。先卒。子一，善才，墓在苏州虎邱山南。铭曰：

生晷者天也，宥晷者帝也。仇晷者海内士，识晷者四百岁之道人，十八龄之童子。晷未晷来，魂芳魄香，思幽名长，山青而土黄，瘞汝于是，噫！

016-055四十自序·张声玠

人生居闲则得岁月多，浪游则得岁月少。同此岁月，岂有多少之异哉！劳瘁奔走，消磨于车麈马迹中，回首而若失也。

余生于故乡，二岁，从先大父之安徽。三岁余，从先君子之闽之松溪。六岁，至福州，十岁之建宁，十二岁，又至福州。童也嬉戏不珍日，游与闲皆无所系于心。

十四岁之福清，知识初启，以习举子业成，思藉科第为建白。髫龄有四方志。于是极以奔走为乐。偏于此者背乎彼。不得古人所谓闲趣。适以事阻于行。十六岁，仍至福州，乃肄力于诗。与闽之学士大夫文人墨士，觥酒淋漓，骚坛树旗鼓。其或离群索居，则经史花月相应接。如是者四年。其为时也静而永。然非素志，不重也。

年二十，先君子权泉州蚶江通判。二十一，之蚶江。二十二，先君子权兴化通判，之兴化。二十三，乃输资为监生，北应京兆。行五千一百里。而长安之游，从此始矣。既落第，留京师一年。年二十五，归于闽。是年从先君子之永安。

二十六，先君子见背，扶父丧，复归福州。服阕，就婚于外父李澜恬公建阳官舍，年二十九矣。以游故娶妻甚迟，而其心固未以游悔者，则其势有所必出，而时则方有可为也。婿未两月，复从建阳赴京师。秋捷，两罢礼部试。

三十一，仍归于闽。止四月，遂旋湖南。年又三十二。维时家既贫甚，而慈亲在堂，朝夕望子贵，实逼处此，乃更不能已于游。故冬仍北行。三十三归里。妻李氏卒。聘同邑辰山周氏。又北行。三十四，归赘辰山。三十五，春游于衡州，冬北行。三十六归。三十七，春游于浏阳。冬北行。三十八，留京师。三十九归。

自三十四至三十九，每归里，由辰山省亲于星沙，岁辄五六次。计生平六游京师，乡试一落第，会试七落第。合京师往返之游，共得五万数千余里。参以闽皖江南湖湘之游，亦共得五万余里。

盖三十九年来，共行十万数千余里。悬车束马者，中不得数年焉。年华如水流，等闲抛掷，风驰电掣，一转瞬间，几不知老之将至。

而今年二月朔日，遂以四十。设使向之所遇不以游而以闲，平居闭户，左图右史，以自珍于分寸之间，其所得似有足多者。然余始也乐于游而不自疲，继也苦于游而不获止。不获止，则余之不能以闲而自实其岁月也，殆有天焉，非人之所能强也。

悲夫！余长余妻十三岁，妻兄汝充小余十岁，汝光小余十一岁，而二君不为远游，居家闲甚。所得岁月，余转觉幼之。因其置酒为寿，书此以代一酌。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为闲为游，余又恶能自主！

017-056与邵位西拟言时事书·徐子苓

接覆书，读竟，喜极而悲。仆虽愚，与足下相知颇悉。惟方在京师时，闻人言足下近复好为诗，心窃不然。以为足下起布衣，骤擢要地，当早淬厉，以求备天下之用，何自喜于诗为？而是时诸君子争言事事多梗，又窃怪足下居京师久，所识贤公卿甚众，苟利国家，造膝而谋，诡辞而退，功不必自我出，名不必自我居也。

归附数言相质，复辱教益，知贤者之用心，迥出于恒情之外，而天下事之积弊难挽者，其用力殊难。微足下深虑，夫奚及此！客冬贩盐扬州，归次拟为一书。既自忖草茅之士，不识体要，恐蹈不测，重贻老亲忧。久祛去其草，都渐不复省记。

今天下之患，自朝廷百执事以至闾巷小夫，皆能言之。曰财匮矣，兵弱矣，海氛之难以力弭，烟禁之不可以骤申，人材之不足以为用也。尝深思其弊之所由生，与其祸之所终极，窃以为有不可缓者二，有必宜振刷者六。谨陈其略，惟详察之。

夫今日之最不可缓者，烟禁是矣。或曰：烟果可以复禁乎？禁之而骤，昔年海上之师，其前鉴也。是大不然。夫海上之役，岂禁烟之过哉！今有鬻糖于肆者，群小儿日嗜而甘之。其家长怒群小儿之耗，而重扃之。有干仆焉，还其怒于糖主人，毁其什物，忿而巷于市。其家长惧而褫其仆。有庸仆焉，与糖主人媾，倒戈而揖之。海上之役，禁烟以启衅，干仆之激而迁怒者也。倒戈而揖之，庸奴之与为媾者也。

或曰：禁之必重扰，且其患在民不在国。民间每年漏出之数，与国之正供无涉焉。是又不然。财者，上与下交相济焉者也。烟之患，蠹财且钝兵。又重坏天下之人才。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夫蠹财之弊，愚者亦且知之。其钝兵又坏天下之人才焉，何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今日之兵与士，揆以古先王之法，皆不教而无恒心之民。

今第以一邑论，农之食烟者十之二，工之食烟者十之三，贾之食烟者十之六，兵之食烟者十之八，士之食烟者十之五。上至督抚仆隶之私，下及县门与台之贱，其食烟者又十之八九。且夫今之所谓兵与士，平居教养之术，固已疏矣，而又毒之以烟。故其居尝靡事而不为。十余年之间，狱讼繁兴，盗贼蜂起，苞苴盛而请托公行，廉耻衰而风俗大坏，职是故也。

夫以数十年之沉痾，而谓其禁之之易焉，何也？盖昔者尝举烟禁矣。方禁下，未期月而戒者半。其久食之老疾不能猝戒者，节缩焉而减其半。去年十月间，外间传言当事将复申烟禁。其少年动色而相戒，其久食之老疾者，又节缩焉而预减其半。盖人心即天心也。

烟之为祸中国久矣。破人之家，灭人之祀，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其父兄则流涕痛哭而无如何，其子弟则蹙额呼天而无所控告。夫洪水猛兽，天以开禹周公。烟之为祸，外洋所以毒中国。禁之而戎衅开，其祸小。不禁而殫天下之财，钝天下之兵，驱天下之人，以堕异族之术中，其祸较迟，而其发也尤烈。然则，禁之将奈何？曰法宜简。简则可久。罚必行，必行则民之从之也捷。

虽然，不可以不虑也。今夫异族之蟠踞于海边诸郡，其势日炽，而内地盗贼之滋，又久而益蔓。今粤西又骚然动矣。为今之计，莫急于练兵。兵不在多而在精。通天下兵额计之，盖近百万。弁卒之俸饷，准以岁入之数，盖五分而去其二。平日以有用待匮之财，养无用之兵。有事又远调他省，或召募乡勇以益之。故其费益耗。是两失之也。

夫举天下百万骄惰不教之兵，骤下一令曰：省之便。其变诚未易言。今第朝而练焉，汰其一二人，暮而练焉，汰其一二人，而因以其暇，简较其器械，去扣剥之陋规，清虚伍之滥额，时出重赏，以激励之意，寓选锋之法，天下之兵，方欢欣鼓舞，以为朝廷日增饷恤兵之不暇。不期年间，可省十余万人。而其

存者数十万人之兵。皆天下之劲卒矣。有练兵之益，无省兵之患，是一举而两得之也。

议者必曰：国朝疆域，远过前代。方增防置守之不给，恶在其能省之也？盖蓄方所以攻病，养兵所以制敌。故良医用方，不责多品。强国诘戎，不烦增卒。昔之养兵以自弱者，宋其前事矣。太祖之世，兵不过二十万。康定庆历而后，增至百万，卒无救于靖康之祸。明之季世，兵号四百万，卒亡于张李。国初兵额亦不过二十万。

今试举目前大势，较之国初，其强弱虚实之形，不待智者而决矣。往者海上之役，有戍兵自戍所来，鬻烟土于市中。或问之。曰：炮药所易也。嗟乎，有兵如此，虽数千万夫，究安所用之哉！且夫练兵之说行，又不第省兵已也。战守之具修，外患慑矣。斥堠之制谨，内盗弭矣。虚额糜饷之费裁，国家之经费裕如矣。

夫禁烟练兵，诚今日之急务，而知之者必不肯言，言之者必不能行。则以今日之人才之不足为用焉故也。禁烟诚易，夫安所得十数贤督抚而任之？练兵诚易，夫安所得十数知兵之将而属之？然则，财匱兵乏，举不足忧，惟人才之不足用，乃可忧之尤甚者。

且夫今天下亦岂乏才哉！群天下之士大夫，以其专攻词章声韵之精神，进求于当世之务，其才皆可以有为。以其揣摩荣宠利钝之心思，易而为自靖之忱，其忠皆可以许国。然则，由今之势，以救今之弊，请少振刷焉其可乎？

一曰广直言之路。国家旧制，外而督抚监司，皆有言事之责。然督抚弥缝细故，监司言事，从未闻焉。内而政本归之军机，言责归之风宪。军机条议之是非，风宪不得预闻。风宪推劾之可否，军机得而掣肘。况今日之壅蔽甚矣！下情阻于上闻，上泽滞于下流。

易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又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震乘于坎。故曰难生。有险之义焉。陷于坎，则云上而雷下，坎之所以为屯也。动于震，则雷上而雨下，屯之所以为解也。故圣王鉴屯之义，常于贵而下贱。舜明四目，禹拜昌言，壅蔽绝，上下之气所由通焉。

谨案唐贞观元年，制中书门下三品以上入阁奏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奏。宋太祖建隆二年，诏每月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转对，并指陈时政得失。哲宗即位，首诏司马光于洛。既至，即疏请广开言路。为今之计，窃以军机处宜增谏官数员，随事检驳，以防偏重之忧。每岁酌增直言敢谏一科。无论官民，许以封状言事。

凡民间水旱盗贼，许以上闻。有务为新奇迂阔而不通者，报闻焉而已。其实要可采者，时旌异以激劝之。决壅蔽之失，通上下之情，事诚莫要于此。

一曰酌武举之式。练兵必先于择将，兵之勇怯视乎将。苏轼论武举方略，以为天下实才，不可求之语言，较之武力，独见之于战。战不可得而试，见之于治兵。然在今日，亦无新募之兵之可以尝试也。窃以每大比时，于畿辅屯卒，每伍抽派数人，额以三四千人为准，有中式者，假以一日之军令，即以约束之能否，定其高下。且今之武举，非独不知兵，并其语言文字，亦漫不相涉矣。自其试于州郡，默写七书，皆倩于人。甚有目不自识其姓名者。

择将固不求之于虚文。然古之名将，无不好读书，通古今成败者。窃以武举之式，骑射而外，杂以古今成败，以考其言，试之治兵，以观其能。夫其人既通于古今之方略，又能治新集之兵，是亦足以为将矣。如第曰骑射焉已也，则夫齐之孙臧，汉之韩信，诸葛武侯，晋之羊佑，此数子者，试进而厕之于今日所谓武举之中，其不见摈于有司者几何哉！

一曰革馆学之陋。书者，六艺之一，汉人谓之小学以试童子之为吏者。今日馆职，实储养辅相之地，内而九卿庶尹，外而方岳监司，于此焉取之。夫考疑似于点画，程工拙于豪厘，此一能书吏事也。而老师巨公，转相授受，上以是倡，下以是应。天下士靡然从之，玩日废时，方具侈颂美之谀词，修嗷嗷之恒态。民生之休戚，漠然不以关其心。朝纲之得失，懵然不能举其数。故吏治日坏，相业日卑。天下之人才，坐是以不振。晋人清谈病国，殆又甚之，然则为今之计，所以黜浮警惰，以振作天下之士气，其变通损益，请自馆职始。

一曰明赏罚之用。孙子曰：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盖循乎例以为赏罚，将不能以御一军，况天下乎？窃以今日之弊，赏滥而罚轻，而于督抚尤甚。古之圣王，神乎赏罚之用，赏始于至贱，故赏一人而天下劝，罚始于至贵，故罚一人而天下劝。夫水旱之流亡，盗贼之滋长，凡郡县之不力，皆督抚之罪也。

今第观其缄默拱手，动循成例，亦似无穷凶极恶之可指名。而科道之纠弹，又难得其赃罪之确据。故其贤者以谦谨寡过为称职，其愚不肖者遂以威福肆行，广积货贿。迨乎形迹败露，议轻则降阶，议重仅褫职。彼其心盖曰：吾仕宦而至督抚，富贵之势极矣。即不幸奉严谴，然犹保首领，拥艳妻，睥然以资雄一方，夫亦何惮而不为者。

且夫督抚者，郡县之表率也。得一督抚，数十郡县之愚者怯者贪而酷者，咸化为良吏矣。失一督抚，数十郡县之仁者勇者廉而介者，悉化为庸吏矣。于此之时，不有明赏峻罚，其奚以济！峻罚之谓何？诛殛之已矣。不必有赃罪之确据也。诛殛其因循废坠焉已矣。

科道之纠弹，亦不必得其赃罪之确据也。纠弹其因循废坠焉已矣。盖因循废坠，其祸被于天下国家，而罪浮于赃。舜之诛四凶也，史未尝明著其得罪之由。

其见于书者，共工之罪止于静言庸违。鲧有治水之才，其罪止于方命圯族。王氏曰：方命者，犹今之废格诏书也。然而圣人必诛殛之，何也？则以彼四凶者，位之也尊，禄之也厚，故其罚之也弥严。

一曰筹敌。外洋本非中国敌也，然其势方炽，中国之锐方挫。以方挫之势，当甚炽之敌，筹之将奈何？或曰：购洋炮，市洋舟，弛汉奸之禁，用间出奇，敌来则战，敌去则守。有旨哉，其筹之也。夫购炮省于造炮，市舟省于造舟，弛汉奸之禁，则以散其党，用间出奇，则以乘其衅而击其敝。

然吾窃以为今日之忧，不在海强而在内地，不在异族之猖獗，而在朝廷百执事之玩愒畏懦，无肯为国家任事之人。食淫寒湿之疾，始于腠理，中于藏府，迨久而发于四支。四支者，病形，非本病也。不求其本，日案形以造方，虽日进一剂，其方不讎，病本加厉。今即使当事者，日汲汲焉购洋炮，市洋舟，弛汉奸之禁，设重赏以用闲矣。吾窃知其无能为也。何则？因循浮冒之弊不除，虽日购炮市舟，只具文耳。

况乎海关陋规，文武官弁以及齐民，均藉分润，而外洋之得汉奸之用，又尝费数十年之精神，以绸缪而固结之。弛与禁均具文也。《孙子》十三篇，始于计，终于间。未有计不定而能用间者。往者台湾之役，姚启圣开修来馆以间郑氏矣。

间诚可用，顾在今日，夫又安所得能用间之人，而间之哉？然则筹之将奈何？曰：忧在外者，战与守焉而已。今日之忧，其始则由内以溃于外，其继则挫于外。而又以牵制乎其内。方乾嘉间，海内富庶久，外洋得以其奇技淫巧愚中国人。中国人之无业者，饵其利，而左右之当事者，又但利其关榷之所入，调停护惜，如养骄子。嘉庆道光之间，两至天津，一至山东洋面，叛形见矣。所谓由内以溃于外也。乃所谓挫于外又以牵制乎其内。则今日之事是矣。

昔之货烟者，挈囊胠篋，行辟人而授之。今且公然交易于日中矣。昔之奸民劫于乡，今且劫于近郊矣。其大者蠢蠢然乘间而起者，粤西又以警告矣。昔之外洋贪中国之财货，犹震其名。今则深悉乎中国之虚实，而并笑其窳矣。而一二大臣，其愚者方侥幸于无事，其贤者则又藉口于省事矣。故曰：今日之忧，不在海疆而在内地，不在异族之猖獗，而在百执事之不肯任事也。然则，筹之将奈何？曰禁烟练兵择将，皆吾之所以筹敌，而求言储相明赏峻罚，乃以治其本病耳。

一曰节财。财者，国家之精神命脉，其以有无为不足计者诚过，而一切迁就于目前，是又必困之道也。谨案国家岁入之数，四千四百余万，用出之数，大约十分而去其八。民间每岁之积欠，宗禄之繁衍，兴河工诸役，又重耗之。当事恃为筹财大计，无过于捐输一途。夫弭盗莫先于择吏，足用无过于节财。从

古以来，奸民倡乱，多由于吏者之不良。今者捐例旋止旋开，无乃非计乎？且夫捐输一事，病民又病国，援纳所入，揆以今日情势，诚有不足恃者。夫官以赏得，斯政以贿成。民间货钱本归息止。捐输之人，输本于公，阴责其偿于民，所获既倍其本，而禄俸所入，又岁享其息。是上与下俱受其病矣。窃闻近年清查，两淮运库旧欠四千三百余万，山东库亏一百四十余万。一省如此，他省可知。是凡盐商平日之捐输，见任官之捐升捐级，为其子弟捐缺捐选，无一非正供之所侵入也。奸商贪吏，阳幸于捐输之美名，而使国家每阴受每年积欠之实累，计无舛于此者。窃以今日事势，别无生财之法，惟节之即以生之耳。

烟诚禁，民无废业，斯无逋贼；兵诚练，军无滥伍，斯无糜食。汰间散之冗官，清公私之积欠，一反手而财可以足，兵可以振，吏治日新，风俗益厚。计之尤便者也。

昔传说之告高宗曰：“惟治乱在庶官。”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节南山》之诗刺尹氏曰：“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盖任相者，天子之事，佐天子以进退百官，而不避天下之怨劳者，宰相之事也。今者时相逐矣，边事亟，捐例又开矣。

足下居要枢，犹未阶，簿领官牒之是程，朝闻一事，临食不乐，暮闻一说，仰屋长叹。虽愿效忠，如卑官何？乃仆之愚，所愿于足下者，官无大小，并力则济。人无贤愚，推诚易通。盖枢要之地，近于宰相，委蛇以处之，遇事反复而善道之，无避嫌，无近名。燕雀处堂，堂焚巢覆，人孰不爱其身家。

四海者，天下之大家也。天下安，士大夫之家始安。则试告之曰：毋幸全而畏事。作舍道边，三年不成。居稷契之位，能忧天下之忧者，是亦稷契焉矣。则试告之曰：无自狭而牵制于浮言。虽有磁基，不如待时。失时不为，后益难支。则试告之曰：无养祸以贻忧于后人。

仆尝读《易》至于同人，反复其义，窃叹天下之故，非一人之所能持。否之所以有待于同人。而古之君子，所以获同于上下之交者，其用力诚难。同人之德曰中正。九三位尊而不中，绌于五。其类犹众，有伏戎之象焉。高陵于法为绝地，至三岁，其党乃枯。小人之难去也如此。四近于五，欲同未决，曰乘其墉者，有前却之象焉。二与五相应而分卑，由宗而野，同之始大。

孔子曰：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同于宗者，以其文明中正之德，致力于三与四之间，而上应于五，有艰贞之义焉。

足下质厚而气沉，抱欲为之略，矢奋不顾身之义，虽卑官，枢要之职，与宰相近。谨附陈区区职见。傥辱教以所未及，则又幸甚！

三代之下，道义功利，离而为二。而犹幸道义得附功利而存。何也？自孔子雅言《诗》、《书》、《礼》，翼赞《周易》，因鲁史成《春秋》，其后群弟子相与撰次其言辞行迹，为《论语》，而又各以意推衍为《大学》、《中庸》，《七篇》之书。

经火于秦，《论语》伏于屋壁，《大学》、《中庸》汨于《戴记》，而七篇夷于诸子。岂经书之藏显固有时乎？何尊慕而信用之者少也？汉武帝始以英杰之才，崇尚儒术。用孔子六经，收召当世贤良俊茂之士。其俊遂为成格。而史迁读功令，乃至废书而叹。班固继讥之，以谓儒道所由广，禄利之途然耳。

明太祖既一海内，与其佐刘基，以四子书章义试士。行之五百年不改，以至于今。议者又谓以排偶之文，汨传疏之体，束发小生，哆口执笔，代圣人立言，为侮圣伤道之大者。夫二君诚不能以道义躬先天下，不得已而为此制，盖亦厄于世变，而其为效，亦有以阴福天下后世，而人不知。

且使秦汉迄元明至今二千余年之久，田不井，学不兴，圣君贤宰不间出。苟无孔子之六经，与夫有宋程朱所考定四子之书在天壤之间，如饮食衣服常留而不敝，则夫乾坤几何而不毁坏，人类几何而不绝灭耶？徒以功令之所在，爵赏之所趋，故虽遐陬僻壤，妇人小子皆能知孔子之为圣，程朱子之为贤。言于其口，而出于其心，猝不知其纳于义理之域。是其为效固已奢，而泽天下后世固已博矣。

二君者，以功倡天下，而道赖以尊；以利诱天下，而义赖以著。盖于此非甚失者。向使汉不以经术取人，明不以制义试士。虽圣贤精神与天地相凭依，必不至归于泯灭无有。然亦安能家喻户晓，焯然如今之盛邪？不察是而尤之，亦徒好为高论而未达事实之过也。

余友苏君厚子，为正谊明道之学，而弃科举，十年于兹矣。名其堂曰仪宋。属余为之记。盖既以志其趋向，而亦以病夫世之穿凿新异名为汉学者。夫汉学长于考订，宋学长于义理。固不可疇为轻重。

然自明至今，所承皆宋学也。士大夫必用四书义进其身。程朱之传注，童而习之，既长而畔焉，何异虫生于苗而还食其叶。其为蠹学也大矣。余于兹未暇与辨。而且论古今学术之通乎世变者若此，俾夫学者知循今之法，犹可恃以安，而无为哗世取名，骤变经常之制也。是为记。

☆杨秀清○奉天讨胡檄

嗟尔有众，明听予！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衣食为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子女人民为上帝之子女人民，非胡虏之子女人民。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恬不为怪，中国尚为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四海，妖氛惨五湖

，而中国反低首下心，甘为婢仆，甚矣中国之无人也！

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名中国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人也，天地山海，是所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目胡虏为妖人者何？蛇魔，邪鬼也，惟鞑鞑妖胡实敬拜之，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也！

罄南山之竹筒，写不尽满地之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之罪孽。予谨略言其彰著者：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削发为禽兽；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别顶戴猴冠，而坏我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使鞑子一人管理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使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痛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污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之条律，使我中国之人不能脱其网罗，手足无所措：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之音；是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凡有水旱，毫不怜恤，坐视饿莩流离，暴露有如草芥：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于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英雄代天报仇；动辄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志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哉！

昔姚弋仲，胡种也，犹戒其子襄使归义中国；苻融，胡种也，每劝其兄坚勿攻中国。今满洲乃忘其根源之丑贱，乘吴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国，极恶穷凶。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白狐与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之风化。乘中国无人，盗据中夏。妖坐之设，野狐升据；蛇窝之内，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犁其窟而锄其穴，反中其诡谋，受其凌辱，听其吓诈；甚至贪图蝇头，拜跪于狐群狗党之中。今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羊而使之拜，则艴然怒。今胡虏犹犬羊也，何公等读书知古，毫不知羞也！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胡，此皆诸公所熟闻也。予总计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十万，亦孔之丑矣！

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永兴之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征。三七之妖运告终，九五之贵人已出。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示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安中国，恭行天罚。言远言迩，孰无左袒之心！为官为民，应急扬徽之志。甲冑干戈，载义声以生色；夫妇男女搃公愤以前驱，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召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执守绪于蔡州，擒妥欢于应昌

，兴创久沦之境土，振起上帝之纲常。有擒狗鞑子之咸丰来献者，或能斩其首级来报者，又或能擒斩一切满洲胡人之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盖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开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岂胡虏之所得久乱乎！

公等世居中国，孰非上帝之子女！倘能奉天诛妖，执螯弧以先登，戒防风之后至，在世则英雄无比，在天则荣耀无疆。若或执迷不悟，从伪拒真，将生为胡人，死作胡鬼矣。顺逆有大体，夏夷有定名，各宜顺天应人。公等苦满洲之祸久矣，至今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何以对上帝也？

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讎，下为天国解下首之苦，务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福，逆天有显戮，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洪秀全○原道觉世训

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何也？自人肉身论，各有父母姓氏，似有此疆彼界之分；而万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其原亦未始不同。若自人灵魂论，其各灵魂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孔曰：天命之谓性。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昭昭简编，洵不爽也。此圣人所以天下一家，时廛民吾同胞之怀而不忍一日忘天下。而近代则有阎罗妖注生死邪说。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而世人偏伸颈于他，何其自失天堂之乐，而自求地狱之苦哉！

论道有真谛，大凡可通于今不可通于古，可通于近不可通于远者，伪道也，邪道也，小道也。据怪人妄说，阎罗妖注生死。且问中国经史论及此乎？曰：“无有。番国《圣经》载及此乎？”曰：无有。无有，则何以起！怪人佛老之徒出，自陷迷途，贪图射利，诳人以不可知之事，以售己诈，诱人作福建醮，以肥己囊。兼之魔鬼入心，遂造出无数怪诞邪说，迷惑害累世人。如秦政时，诳言东海有三神山，秦政遂遣入海求之。此后代神仙邪说所由起也。究其始不过一秦政受其惑。所谓差之毫厘而后代则叠效尤于后，至于固结不可解。所谓失之千里者也。又如汉武时怪人诳言祠灶丹砂可化黄金，汉武遂信而祠之。于是燕齐怪诞怪人，多来言神仙怪事矣。又如近代有怪人诳言东海龙妖发雨。东海龙妖即是阎罗妖变身，雨从天降。众目所视者也。孟轲曰：“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周诗云：“天上同云，雨雪，益之以，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又考番国旧遗诏书：当挪亚时，皇上帝因世人背逆罪大，连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横流，沉没世人。此皆凿凿可据。且众目所视，实降于天者也。而世人亦多信怪诞不经之怪说。即一雨论，而世人既多良心死尽，大瞒天恩矣。又遑论其他哉。又如近代有怪和尚诳言阎罗妖怪

事，且有《玉历记》怪书，讹传于世。而世之读死书者，亦多惑其说。独不思注生死一事，岂是等闲。既不是等闲，宜为中国番国各前圣所论及，且笔于书，以传后世。而于今历考中国番国各前圣所论及，且笔于书以传后世者，只说天生天降皇上帝，生养保佑人，未尝说及阎罗妖也。只说死生有命，亦是命于皇上帝已耳。毫无关于阎罗妖。只说皇上帝审判世人阴鹭下民，临下有赫，又毫无关于阎罗妖也。而世人之读死书者，不信古今远近通行各经典，而信怪人无端突起之怪书，不亦惑哉！此无他，好生恶死，慕福惧祸，恒情也。以恒情而中人心，则其入之也必易。是以邪说一倡，而天下多靡然信之，从之。信从久则见闻熟，见闻熟则胶固深，胶固深则难寻其罅漏，难寻其罅漏，则难出其范围。皇上帝纵历生聪明圣智于其间，亦莫不随风而靡矣。此近代所以多惘然不识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尽中蛇魔阎罗妖诡计，陷入地狱沉沦而不自知者也。

噫！后之人虽欲谳天地人之道，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予想夫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仰观夫天，一切日月星辰雷雨风云莫非皇上帝之灵妙，俯察夫地，一切山原川泽飞潜动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昭然可见，灼然易知。如是乃谓真神如是。乃为天下凡间所当朝朝夕拜。

有执拗者说曰：“皇上帝当拜矣。必然有帮皇上帝保佑人者。譬如君王主治国中，岂无官府辅治也？不知君王之官府，是其亲手设立调用，故能辅君王以治事也。”至若凡人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且问尔是皇上帝旨意设立否乎？非也。类皆凡人被魔鬼迷蒙灵心，据愚意悉见，人手造出各等奇奇怪怪也。况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已设有其神，使千千万万在天上，任其差遣，何用得凡人所造各等奇奇怪怪者乎？且叛逆皇上帝实甚。考旧《遗诏书》：皇上帝当初下降西奈山，亲手缮写十款天条在石碑上，付畀摩西。皇上帝亲口吩咐摩西曰：“我乃上主皇上帝，尔凡人切不好设立天上地下各偶像来跪拜也。今尔凡人设立各偶像来跪拜，正是违逆皇上帝旨意。”尔凡人反说各偶像是帮皇上帝保佑人，何其被魔鬼迷蒙灵心蒙懂之极乎？尔不想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尚不要人帮助，岂今日保佑人，又要谁帮助？且问尔：设使皇上帝当初造天不造地，尔足犹有所企立，且犹有田亩开垦否乎？曰：“无也。”且又问尔：“今荷皇上帝之恩，既造天地矣。”设使皇上帝不造成地上桑麻禾麦菽豆及草木水火金铁等物，又不造成水中鱼虾，空中飞鸟，山中野兽，家中畜牲等物，尔等身犹有所穿，口犹有所食，饗飧犹有所炊爨

，器械犹有所运用否乎？曰：“无也。”且又问尔：“今荷皇上帝之恩，万物备足矣。”设使皇上帝一年不出日照耀尔凡人，一年不降雨滋润尔凡人，一年不发雷替尔凡人收妖，一年不吹风散尔凡人郁气，尔凡人犹有收成平安否乎？曰：“无也。”且又问尔：“今荷皇上帝之恩，既有收成平安矣。”设使皇上帝一旦怒尔，断绝尔灵气生命，尔口犹能讲，目犹能视，耳犹能听，手犹能持，足犹能行，心犹能谋画否乎？曰：“断断不能也。”且又问尔：“天下凡间欲一时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得乎？”曰：“断断不得也。由是观之，天下凡间欲一时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亦不得。”此便是皇上帝明明白白保佑人矣。既是皇上帝明明白白保佑人，尔凡人却另立各偶像，另求保佑。有得食，有得穿，曰：“我菩萨灵。明明皇上帝恩典，却误认为邪魔恩典。其邪魔敢冒天恩者，该诛，该灭无论矣！尔凡人良心死尽，大瞒天恩，究与妖魔同犯反天之罪，何其愚哉！嗟乎，明明有至尊至贵之尊神真神，天下凡间大共之天父，所当朝朝夕拜而不拜，而拜专迷惑缠捉人灵魂之妖鬼，愚矣！明明有至灵至显之真神，天下凡间大共之天父，求则得之，寻则遇着，扣门则开，所当朝朝夕拜而不拜，而拜无知无识之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抑又愚矣！”

虽然，流之浊，由源之不清。后之差，由前之不慎。天下凡间，无人一时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何至于今竟罕有知谢皇上帝恩典者？其祸本何自始哉？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也。坏自少昊时，九黎初信妖魔，祸延三苗效尤。三代时颇杂有邪神，与有用人为尸之错。然其时君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仍如故也。至秦政出，遂开神仙怪事之厉阶，祀虞舜，祭大禹，遣人入海求神仙，狂悖莫甚焉。皇上帝独一无二也。汉文以为有王，其亦暴悖之甚矣。汉武帝临老，虽有悔悟之言，曰：“始吾以为有神仙，今乃知皆虚妄也。然其始祠灶，祝泰乙，遣方士求神仙，其亦秦政之流亚也。”他若汉宣祠后土，遣求金马碧鸡，汉明崇沙门，遣求天竺佛法，汉桓祠老聃，梁武三舍身，唐宪迎佛骨，至宋徽出，又改称皇上帝为昊天金阙玉皇大帝。夫称昊天金阙，犹可说也，乃改玉皇大帝，则诚褻渎皇上帝之甚者也。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其尊号岂人所得更改哉？宜乎宋徽身被金虏，同其子宋钦俱死漠北焉。总而论之，九黎秦政作罪魁于前，历汉文武宣明桓梁武唐宪接迹效尤于后。至宋徽又更改皇上帝尊号。自宋徽至今已历六七百年，则天下多惘然不识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又何怪焉！

呜呼，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人何贵？人何灵？皇上帝子女也。贵乎不贵？灵乎不灵？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物也。人贵于物，灵于物者也。何不自贵而贵于物乎？何不自灵而灵于物乎？近千百年间，能不惑神仙怪事者

，非无其人。究之，知其一莫知其他，明于此转暗于彼。卒无有高出眼孔，彻始彻终而洞悉乎魑魅魍魉之诡秘也。北朝周武废佛道，毁淫祠，唐狄仁杰奏焚淫祠一千七百余所，韩愈谏迎佛骨，宋胡迪焚毁无数淫祠，明海瑞谏建醮。之数人者不可谓无特识矣。第其所毁所焚所谏仅曰淫祠，曰佛，曰建醮，则其所不毁不焚不谏者仍在。不知彼所毁所焚所谏者，固当毁当焚当谏，即彼所不毁不焚不谏者，又何独非当毁当焚当谏乎？何也？皇上帝之外，无神也。世间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皆后起也，人为也，被魔鬼迷蒙灵心颠颠倒倒自惹蛇魔阎罗妖缠捉者也。

故今沥胆披肝，实情谕尔等。尔凡人何能识得神乎？皇上帝乃是真神也。尔凡人跪拜各偶像，正是惹鬼。何也？尔凡人所立各偶像，其或有道德者，既升天堂久矣，何曾在人间受享。其一切无名肿毒者，类皆四方头红眼睛蛇魔阎罗妖之妖徒鬼卒。自秦汉至今一二千年，几多凡人灵魂，被这阎罗妖缠捉磨害。俗语云：豆腐是水，阎罗是鬼。尔等还不醒哉！及今不醒，恐怕迟矣。

实情谕尔等，尔凡人何能识得帝乎？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救世主耶稣，皇上帝太子也，亦只称主已耳。天上地下人间，有谁大过耶稣者乎？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然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噫吁，敬拜皇上帝，则为皇上帝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何等快活威风。溺信各邪神，则变成妖徒鬼卒，生前惹鬼缠，死后被鬼捉，永远在地狱受苦，何等羞辱愁烦！孰得孰失，请自思之。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可不醒哉！若终不醒，则真生贱矣，真鬼迷矣，真有福不知享矣。明明千年万万载在天上永远快活威风，如此大福，都不愿享，情愿大犯天条，与魔鬼同犯反天之罪，致惹皇上帝义怒，罚落十八重地狱受永苦，深可悯哉，良足慨已！

○讨满清诏

朕祖洪武扫荡群夷，克复中原，开三百年之丕基，造亿万姓之厚福。此诚三代以来之盛主也。不幸至我怀宗，闯贼猖獗，奸党开门，致有甲申之变。尔祖乘我之乱，包藏祸心，篡我之朝，窃夺神器，弘光被弑忠臣死者千余，宗室遭残，亲族亡者万余。当此时也，地裂天崩，山枯海涸。尔胡逆贼，我世不共戴天之仇也，况夏为夷变，二百年不见日月之光，汉受满欺，六七世常闻腥膻之气。弑兄弑叔，迹类豺狼，纳妹纳姑，行同狗彘。卖官鬻爵，士子之诵读何用？如赋劝捐，庶民之脂膏已竭。犯人不发，是欺汉人为囚。状元不招亲，是视汉人为寇。不封王，不爵位，是忌汉人有柄。不将兵，不树帅，是畏汉人有权。名虽君臣，实则陌路。盐分南北，法失重轻。贪官污吏满寰区，处处是杀人利刃。善士良民遭荼毒，人人怀切齿深仇。以致旱虐连年，水灾屡降，民不聊

生，人皆思乱。尔忝居大位，尚不侧身修身，而犹纵淫贪欲，置民瘼于罔闻，谓天威不足畏。此诚昏庸无道之极！所谓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者此也。

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后裔，弘光皇帝七世孙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一为祖宗复仇，二为苍黎伐暴。谋臣如雨，战将如云，大兴汤武之师，用慰云霓之望。锄其酷虐，救民于水火之中，修我戈矛，取残若鹰之逐。旌旗蔽日，船筏弥江。士卒争先，水陆并进。天堑无难飞渡，投鞭亦可断流。将军所至，迅如扫叶之风。兵帅所临，震如当空之霹。军威整肃，号令森严。耕市不惊，秋毫无犯。簞食壶浆迎之者，喜其先至；翘首引领望之者，恨不速来。至有摧枯之威，破竹之势。趁首夏之清和，分兵西往。据高秋之逸爽，遣将北征。传檄江南，连兵河朔。分兵进讨，问罪燕京。共梟逆胡之头，以泄戴天之恨。凡属满营，生擒者割其股而吸其髓；但系旗下，死亡者食其肉而寝其皮。灭尽胡儿，克复中原之土。安全黎庶，重睹□世之天。凡我士民，无诈无虞，永登仁寿域，长享太平春。钦此！

○示东王诏

照得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皆由人君之不德，远君子而亲小人，卖官鬻爵，压抑贤才，以致世风日下，上下交征。富贵者谗恶不究，贫贱者衔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发指。即以钱粮一事而论，近加数倍。三十年前之粮，免而复征。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我等仁人义士，触目伤心。故将各府州县之贼官狼吏，尽行除灭，以救民于水火之中。刻下大兵云集广西，已定湘鄂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带，不得不先行晓谕。凡我百姓兄弟，不必惊慌。农工商贾，各安生业。富贵者须备办粮食助我兵饷，多寡数目，亲自报明，各给回借券，以凭日后清偿。尔等如有勇力者，智谋者，宜同心协力共襄义举。俟太平之日，各予荣封。各府州县官员，逆吾者斩，顺吾者生。惧事之员，着先赴还原籍，听候他日起用。其余豺狼差役，概行剿除，悬首示众。恐有流贼土匪，藉端滋事。准尔等指名投禀，俾加惩治。倘有乡民敢助清官为虐，以敌吾之士卒者，无论各府州县村镇，天兵所到，必予诛夷。凛之，慎之，毋违，特示！

○誓师檄文

照得宅中图大，万古严夷夏之防；伐暴救民，三王创征诛之局。是以南巢放主，十一征望慰云霓；东渡誓师，三千人威扬貔虎。帝子逐函关之鹿，五年而诛项灭秦，真人非白水之龙；四载而剪新复汉。其所以旌旗甫建，豪杰归心，旄钺一麾，黔黎稽首者，要惟子民憔悴，时雨降而涸辙立苏，戎马经而秋毫无犯也。某也生逢末世，念切时艰。俯仰五千年帝王兴废之机，纵横四万里民物悲歌之数，今来古往，功名实为气运所关，乱极治生，元位常与英雄相属。

识时称俊杰，可见事在人为。得位属兴王，居然命由天受。况朱氏之统绪已绝，白山之胡虏代兴。等刘渊、石勒之梟雄，攘夺神器，本耶律、完颜之种类，流毒中原。幽厉之残暴相形，六七传如故，汉唐之衣冠已渺，二百载于兹。律以蛮夷猾夏之常刑，诘惜涿鹿、版泉之义举。而且上下交征利，黄白通宦海之要津。左右皆曰贤，标榜开名场之捷径。既富何忧不贵，佐贰可捐，守命可捐，府道亦可捐。得财诘计妨民，田亩有税，关市有税，山林亦有税。以故貂冠蟒玉，本出市井牙侩之徒，虎噬狼贪，靡顾老稚颠连之苦。二月丝而八月粟，以剥尽民脂民膏，朝食四而暮食三，徒苦着愚夫愚妇。囹圄本平民苦海，贪官视若铜关。献斟岂修士良规，污吏藉为金穴。外引土豪为心腹，覆雨翻云。内联权贵为爪牙，捕风捉日。腰囊既满，命盗之案亦冰销。藜藿难充，乾糶之愆皆决案。一事动倾中人之产，万石难填巨海之冤。妇叹童呼，悲声载道，酷刑厚敛，怨气冲天。蝗虫与水火荐臻，原为昏君示警，疫病继干戈而起，益增黎庶受殃。阳托赈饥团练之名，阴图猾吏升官之便。帑藏既竭，藉可苛敛民财。军政不修，徒示募招乡勇。驱农工以冒锋镝，只见暴骨疆场。勒土绅以助军糈，谁怜委身沟壑！水益深而火益热，虽秦隋之虐政何以加之！剥之极即复之机。知戎狄之末祚已将斩矣。

某也下顾人事，上观天时，慨想前徽，自雄身世。谨五夜馨香之祝，未知天意！何心悯四海陷溺之人，殊觉袖难束手。用是征兵粤海，振旅湖湘。鹅鹳军临，势如破竹，貔貅队肃，胜可探囊。若念万骑追风，山鸣谷应，千旗耀日，波委云移。倘非涣汗鱼颁，难免闾阎震慑。为此戒我军士，谕尔居民。顺天而兴仁义之师，原非以暴易暴。指日而奏承平之绩，愿其各田尔田。毋望烽燧而惊移，毋蠹室家而迁徙。毋听谣言而惶恐，毋恃强悍而抗违。妖官必诛，衙必诛，余外皆为赤子，奸淫者斩，掳掠者斩。惟期不负苍生。虽或箪食壶浆，本出尔民之困苦。若夫子女玉帛，诘羁我辈之雄心。誓将迅扫妖氛，为亿万姓生灵吐气。伫见澄清区宇，复千百年中夏丕基。共仰闻之，毋违，此檄！

☆石达开○檄告招贤文

为招集贤才，兴汉灭满，以伸大义事。照得胡虏腥膻，岂容长污汉家之土，人民敌忾，何勿尽洗夷尘之羞。慨自朱家之大纲不振，白山之小丑无良。三桂求援以揖外盗，八旗乘衅以入中邦。遂尔窃据我土地，毁乱我冠裳，改易我制服，败坏我伦常，削发须，污我尧舜禹汤之貌，卖官鬻爵，屈我伊周孔孟之徒。逼堂堂大国之英雄豪杰，俯首而拜夷人为君。合赫赫中原之子女玉帛，腆颜而惟胡虏是贡。为耻已甚，流祸无穷！有人气者，理应切齿，怀公愤者，益当痛心。兹幸我真主代天除暴，翼王伐罪救民。求贤若渴，待士如宾。凡多才多艺之俦，乃文乃武之侣，断不吝惜爵赏，从未埋没贤才。倘使兵卒尽力，何

惧鞑子难诛！江南腾有王气，浙东岂无名贤。我国适当戊午之年，光复浙省。尔庶士夙抱未伸之志，曷出茅庐。

为此特行晓谕，仰尔士民一体共知。拱手事夷，是吾耻也。甘心忘汉，于心安乎？文天祥决不降虏，岳武穆誓必诛金。前哲堪羨，后辈当兴。从此龙起南阳，共挽红羊之劫，定教鹿逐北虏，惊散赤狗之群。绥我士子，驱彼旗丁。胡妖既洗夫闽浙，义师再捣夫幽燕。又况尔省素称胜地，代产名流。三江毓秀，八川佑灵。我愧无能，未兴雕龙于八斗。人当有待，盍庆司马之三升。请抒宏愿，援救苍生。天下事苟可为，个中人又何疑焉。若复甘心自弃，裹足不前。试思臣事胡种，何以对我汉人？倘其恢复旧业，大丈夫共快鼎革之心。勉建新猷，小将军敢歼咸丰之首。吴越王尚有生气，钱塘江涤尽胡尘。勋业壮河山之色，岂不休哉！姓名争史册之光，何其盛也！特此布告，咸使闻知。

☆林彩虹○谕青岩檄文

天朝九门御林开朝勋臣殿前忠诚一百六十二天将林，为劝谕四民，急散团练，速即投诚，以保身家事。照得乱极思治，顺抚逆诛，理固然也。缘尔浙省，经我侍王雄千岁，自去年克取。尔民均皆向化倾心，共立版图。各郡邑已委大员镇守，招徕安抚，民皆耕读如恒共乐尧天。到处秋毫无犯。尔东邑小县，何得误听谣言，信妖蛊惑，甘心去正归邪，胆敢扶老携幼，躲避珊琳。各都团练壮丁，纠众拒敌。以七尺身躯，抗数十万之王师。竟不思父母乳哺之恩未报，儿女教养之事未了。一旦持戈而秉幡，顿作刀头之鬼，岂非误信妖言，招败家丧命之祸哉！

本天将恭承旨命，领兵出京，原欲扫荡四方之丑类，安抚淳良之百姓。于今春师抵尔省，蒙我侍王雄千岁，派令进征，欲复台温而通处仙，取宁波以靖浙地。岂知云缙小邑，妖心不足，胆敢结连匪众，强抗王师。本天将一鼓诛灭净尽，谅尔民共见共闻。今欲直取台温，与尔民共跻仁寿。国恩浩大，王师若霖。尔青岩区区小寨，焉能抗拒天兵乎？本天将怀念尔民，久向天朝，蓄发二载，不肯重加荼毒。闻尔民略有漏网残妖，故令本部士卒前来扫荡，以分民忧。与尔民无干无涉。王师临境之日，但愿乡员士庶，壶浆以迎。倘有纠众聚党，潜藏青岩穴内。壮者持幡抗敌，斩一丈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老弱奋力嘶喊，诛一处而室家罄空，鸡犬受戮。独不思团练可以保家，团练即所以败家。贪图六七品之军功，拗弃亿万人之性命。可怜父子离散，劬劳之恩难以报。尤甚夫妻抛弃，鱼水之情即时休。本天将体天父好生之德，天兄救世之心，天王爱民之念，侍王抚恤之情，有不忍不教而诛者。为此特行劝谕，仰尔各乡员士庶人等一体知悉，务宜急散团练，痛改前非。勿以当妖为荣，勿以团练为事。照依旧规，请令设局投诚，捐粮纳贡输饷，安业如常，贸易相依。有智勇过人

之辈，投营立功，共图大业，封妻荫子，可谓弃暗投明之豪杰。其余百姓，归家乐业，各安本分。春祈秋报，以保身家，永享升平之真福。倘仍执迷不悟，甘心从妖，本天将再兴大师，将尔等尽行剿洗，玉石俱焚。那时悔何及矣！

自谕之后，投诚之日，倘不法官兵，下乡奸淫掳掠，无端焚烧者，准尔民捆送卡员，按依天法，轻则枷号杖责，重则梟首游营。本天将言出法随，决不宽恕。尔四民各宜凛遵，咸使知闻，切切此谕！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十一月。

☆钱江○上天王策

伏维天王首事之初，筭发易服，欲变中国二百年胡虏之制，筹谋远大，创业非常，知不以武昌为止足之地也明矣。今日之举。有进无退。区区武昌，守亦亡，不守亦亡。与其坐而待亡，孰若进而犹冀其不亡。不乘此时长驱北上，徒苟安目前，懈怠军心，诚无谓也。清初吴三桂起兵之时，不数月而南六省皆陷。地广人众，自谓称雄。然遣将四出，不出湖南一步。扰攘十余年，终底灭亡。前车其可鉴也。或谓武昌襟带长江，控汴梁而引湘鄂，握险自固。然后间道出奇，以一军出秦川，定长安，扰彼关外；以一军驱夔庆取成都，定四川，以为基业。不知秦陇四塞，地错边鄙，人悍物嗇，粮食艰难。且重关叠险，纵我攻必克亦必大费兵力，劳而无功，固贻后悔，得不偿失，亦弃前功。况削其肢爪，究不若动腹心之为愈也。以江愚昧，不如舍西而东。金陵、建业，皆帝王建都之所。淮泗汴梁，实真人龙起之方。宜先取金陵以为基本，次取开封以为犄角，终出济南以图进取。握齐鲁之运河，可以坐困通仓之食，截南北之邮传，可以牵制异族勤王之师。然后约我老万，以攻梁厦，檄我丹山，以攻温处。所过则秋毫无犯，所至则结纳贤良。而民有不完发易服，箪食壶浆以迎者，江未之信也。南京陷，则江东得渡，丰沛陷，则青兗得进，山东定则燕京戒严。粮漕困于内，汉心离于外，孟子所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正此时也。

今日之事，势成骑虎。万一颓惰，转致蹉跎。成败之机，间不容发。我军远离乡井，志切从龙。闻进则同心同力，踊跃争先，闻退则畏首畏尾，存亡莫保。渡河而后，无复作南还之望者，皆欲立功名，复汉祚，誓九死以垂勋，不愿一生而伏莽也。诚因时而励之，群策群力，一可当百，万战何敢辞！时不可失，席前之箸，江愿借而筹之。马上之策，江愿指而先之也。俟南京底定之后，招集流亡，秣厉兵马，扼要南堵，挥军北上，左出则趋江北以进战，急则可调淮扬之军以继之；右出则掘河海以拒敌，急则可调开归之，军以应之。发一军以突其西，乘胜入晋，别以一军冲其东，相机定浙。兵不止于一路，计必出于万全。先固江南之根本，徐定新造之人心。修我政治，宏我规模。外和诸戎，内抚百姓，则西而秦蜀，东而豫粤，可传檄而定。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也。

自汉迄明，天下之变故多矣。分合代兴，原无定局。晋乱于胡，宋亡于元，类皆恃彼强横，赚盟中夏。然种族虽异，好恶相同。亦不数十年奔还旧部。从未有毁灭礼义之冠裳，削弃父母之毛血，仪制甚匪，官人类畜，中土何辜，久遭涂辱至如是之甚者也！帝王自有真，天意果谁属？大任奋兴，能不勳诸！更有期者，旌旗所指，与民无逆，提剑号召，是汉即从。使知今日之举，并非无名之师。仍知中国之为华，不肯终变于戎狄。王者发轫，彰明较著，阵堂旗正，不必秘诈。军行令肃，所至则归。彼纵有满洲、蒙古殫精竭虑之臣，吉林、索伦精骑善射之将，虽欲不望风投顺，我百姓其许之乎？方今天下以利为治，上下交征，风俗之坏，斯已极矣。亡国为奴，惨受桎梏人心之愤，亦已久矣。纳贿遗民，腆然民上。缙绅之途，亦已污矣。磅礴郁积之气，久而必伸，有王者起，孰不夫其旧染之污，拭目而观其新命之鼎哉？

布置条度，此其大略也。欲成基业，愿勿他图。夫草茅崛起，缔造艰难，必先有包括之心，寓乎宇宙，而后有旋乾转坤之力。知民之为贵，得民则兴，知贤之为宝，求贤则治。如汉高祖之恢宏大度，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一旦天人应合，顺时而动，事机之来，莫可言喻。否则分兵而西，武昌固不能久守，且我之势力一涣，即彼之势力复充。久而久之，大势一去，不能复振，噬脐之悔，诚非吾属所忍言者矣。兹透观大势，力审机宜，谨就管见所及，拟定兴王策十有二条，伏乞采择施行。

一、方今中国大势，燕京如首，江浙如心腹，川陕闽粤如手足。断其手足，则人尚可活。若取江南而随椎其腹心，一由江淮进山东，会取北京，以断其首。待北京既定，何忧川陕不服。

二、我国新造，患在财政不充，而关税未能遽设。当于已定之初，在商场略议加抽，任其保护。于商业每两征抽一厘，名曰厘金。取之甚微，商民又得其保护，何乐不从。而我积少成多，即成巨款。但宜节制，不宜勒滥苛民。

三、自满清道光以来，各国交通，商务大进。商务盛，即为富国之本。能富即能强。宜与各国更始立约通商，互派使臣，保护其本国商场。以中国地大物博。如能逐渐推广，三十年内可以富甲天下矣。

四、我军既以财政为患，当于圜法讲求。今我国尚未与各国通商，可以限制各国银元入口。即所定之地，不准清国银元通用。如此，商民必以为不便。然后我可铸银与商民易之。易彼银而铸我银，我可权宜以五六成银色鼓铸。凡银不论高低，只求上下流通，一律准用。富户以我不用清银，必来交换。即可由一千万铸至二千万，夹佩纸币，则三千万可立就矣。

五、百官制度，宜分等级。官位自官位，爵典自爵典。天王既加封各王，已不能更改。当于官位分开权限以重军政。使王公以下之谋臣勇将，免抑制而能

施展。诚以凡事论才不论贵，即各国亲王亦不能尽居高位掌大权也。

六、将来天下大势，必趋重海权。今后若中国大定，仍当建都江南，据江河之险，盛备舟师，即可呼吸各行省，四面接应，自不至有格之虞。

七、我国起事以来，战争未已，不暇修理制度。今宜开科取士，增选文才，使各献所长，因事制宜，以定国制而待采行。

八、满清连战皆败，将来恐借外力以戕害汉人，为自保大位之计。前既与各国更始立约通商，则自当优待旅华外人，以示天下一家，以杜彼奸谋。

九、我军连战虽胜，恐亦不免惫疲。今雄兵近二百万，宜加以训练，分为五班。待定江南之后，以两班北伐，以一班下闽浙，留两班驻守三江，轮流替换，免疲兵力，以为久战之计。

十、中国膏腴土地，荒弃自多。宜垦荒地公产。仿上古寓兵于农，或为屯田之法，按时训练。则兵力固充，即饷源亦不绝矣。

十一、中国人数虽多，而女子全然无用。宜增开女学，或设为女科女官，以示鼓励。尽去缠足之风，而进以须眉之气。男女一律有用，则国欲不强不得也。

十二、矿源出于地利，惟中国最盛焉。满洲除川滇铜矿之外，未有开采。我宜颁谕国中，一律采掘，以收地利。国课既增，民财日进。然欲兴矿务，当仿各国创行铁路，以便转运，且为兴商计，利莫大焉。

以上管见，只其大略。余外相机而定。满清以残酷，我以仁慈。满清专用宗室私人，我以大同平等，力反其弊。兴王之道，尽于是矣。愿大王留意焉。

☆黄畹○上逢天义刘大人禀

苏福省儒士黄畹谨禀，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总理苏福省民务逢天义刘大人阁下：敬禀者，畹抱病匝月，疏于趋谒，眷怀负疚，罪何可言！窃以畹承大人推毂以来，无日不以兢惕持躬，以期尚副厚望，下济穷黎为念。伏枕筹思，急于报效。迺闻天兵克杭，额手欢庆，以为自此襟苏带浙，力争中原，划江之势成矣。然两省自遭兵燹之后，民力凋敝，元气已伤，尤赖十年休养，十年生息，殷勤抚字，惟为尚者加之意耳。今畹之老母山妻，弱息稚胤，尽已迁徙至里。从兹托庇宇下，实望栽培而嘘噢之。

沪中风景虽未甚决裂，而民情惶惧，有刻无可安之势。菁兵驻守在城者，仅有八千，皆系仓猝招募，素未习练行陈。所恃者洋人耳。洋人以天兵之至，阻碍通商大局，有必战之志，无议和之说。今议法邦守城，英邦御野，各行洋商，各出一人，藉以保卫身家，如中国之团练。西北各城外，皆掘濠沟，筑土城，洋泾浜一带，皆树木栅。夷场设有会防总局。海舶所到，洋糶不下数百万石。英法兵士，比日从香港至者，约有四千余。闻又复络绎而至。兵饷可谓精足

，防御可谓周密。英法公使巴学礼，水军提督巴克，从输舶前诣天京，请诸大臣转奏天王，无加兵于沪。而天王睿衷未可，诸大臣谓：无论前日百里之约，不能从命，即今日加沪之兵，亦必速至，取天下岂能顾通商大局。况中外肯和，则通商之局亦无所窒碍。巴公使不悦而去，因此欲战之意以决。畹密察洋人之意，无侵其疆，即可按卒不动，非真欲与我为难也。则我何不可以舍之？

说者谓洋人所恃者枪炮耳。然炮仅能及远，枪队整则能胜。苟有敢死之士，突入其间，令掣其肘，则队伍忽乱，而枪不及发伙，器虽精亦何所用。不知兵危道也，能百胜而不可一败。英法欧洲之雄邦也，宁万死以洗一耻。夫用兵之道，当舍坚而攻瑕，避锋而挫弊。与我争天下者菁也，而非英法也。于今天下未宁，方将经略中原。中原之疆土，十仅克复二三。所欲资兵力者甚多。则我之待夷，宁和而毋战，不宜轻失外援，以启边衅。虽王者之政，攘斥四夷，而洋人通商于此，自澳门粤东至今，已三百余年。尚海尤为其根本重地。恐未易一旦徙其足迹，谚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高祖之于项羽，知其轻用其锋也，故忍而不发，养其荃锋，以待其毙。今者洋人调兵筹饷，悉力壹心。其气方张其锋甚锐。若我兵侵伐其界，岂肯即成和约，而骤然罢兵。若夷人战而败，必思报复。或幸而胜，则我与洋人前日之惠，委诸草莽。

然则，尚海必不可取乎？曰：“非也。”畹请谨献其策曰：“明告而严讨之，阳舍而阴攻之，徐以图之，缓以困之。天朝恢复旧物，尺土弹丸，莫非我有，岂有尚海片隅，独外生成。无他，以洋人在，故缓之耳。乃洋人犹不感激天恩，罔知报称。今忽为困兽之门，狗之噬，是诚何心？则莫若忠王移文于英法二邦领事，谓尚海一隅，为贵邦通商重地，是以自去年至今，未尝侵及。非度外置之也。诚欲中外和好，无失怀柔之至意。而漏网残妖，募兵敛饷，恒与我为难。是则，彼如狡兔，以桂邦为一窟也。桂邦凡遇两国相争，例不相助。兹者何以袒？菁岂菁则可以兴入寇之师，而我则不能整进征之旅耶？苟桂邦肯驱而远之，荃为通商境界，则我可以不烦一兵，不折一矢，相安如故。但遣一介行人，通问好足矣。黎庶无相扰之虞，商贾有如归之乐。是桂邦之大有造于士民也。否则，两国相争，势必焚戮。在贵邦固无伤，而子民之受害罹苦者必不少。夫我之至沪，于贵邦通商大局，实无所关。所欲问罪致讨者，惟此残妖余孽，釜底游魂耳。在贵邦亦何重乎此，而必欲助之？此敝国所未解也。书至，宜有以覆我。如此明白晓谕，洋人必有变通之法在其间矣。即或不然，我亦有辞于彼矣。彼气已衰，我怒甚烈，畹所谓明告而严讨之者此也。

洋人之兵，皆从各处调集，其势能暂而不能久。其兵一人，月给三十金，费过我兵十倍，则饷必久而难继。今其气壮志盛之时，惟知前进，皆念不及此。我亦勿复骤犯，而转用兵于他所，或其邻邑，缓以时日。有若舍而去之之意。

则洋人必以为我慑其威而退，其守必怠，其备必撤。然后令我兵佯作居民，若为事平而仍迁至沪者。得至洋泾浜赁屋潜住，密约日期，同时合举。我之大众，夤夜疾趋，刻期大集，内应之人，四面纵伙，声东击西。此谓欲擒先纵，欲急姑缓。待其懈而击之，无不胜者。曩所谓阳舍而阴攻者此也。

江苏荃省所当急欲用兵者，非独海隅一隅也。近在肘腋，与我共有长江者，镇江也。镇江与江北诸州王壤毗连，形势相为联络。我今用兵，当由刘河口以攻崇明，递次及海门如皋通泰四处。彼地兵寡土瘠，备御必虚。我取之易如反掌耳。则镇江自危，其势必孤。镇江既取，而长江独为我有。自天京以至苏福，水道大通。各处舟舶，驶行无阻。其要隘所在，可设小北大关，以纳夷税，藉足国用，其利必巨。然后乘锐大举，溯流而上，专萃曾兵。闻翼王雄师累万，已由川界而抵两湖，虎视汉湘一带。菁之曾国藩近患疮痍甚剧，年衰血虚，势难骤痊。其调度必无人。此进攻之时不可失也。能复安庆，克取黄州，然后控九江，争汉口，与翼王通问，合并兵力，长驱大进，黄河以南，非复菁有矣。汉口亦洋人通商之所。我约翼王刻日同取，洋人势必首尾难以兼顾。而尚海之和局必藉以定矣。有不属我者弗信也。曩所谓徐以图之者此也。欲取上海，必先绝其手足，断其门户。奉贤、南汇、川沙、金珊其手足也。松江宝珊吴淞，其门户也。此数处者，声气所由通，货物所由接济，帆樯所由出入。今若悉兵以力争，尽取其地，亦甚易。所难者，吴淞一口，洋人势必以死守，恐其为我先筑炮台，置重兵，而我不能骤得，则当叠出以争，使各处货舶不敢入口。而上海百物可立匮。上海素不产米，远则苏乡，近则泗泾、闵港，载运以往。今各乡皆闭余，而民食必不支，乡民皆散，其鸡豚诸物必无售处。洋人亦必艰于食物。但相持数月之久，内奸必生。闽粤之民，必乘机起事。强者乱而弱者死，洋人必势不能禁。环马场旁葺栋相接者，必付一炬。洋人虽曰能守，亦必舍之去矣。曩所谓缓以困之者此也。是则上海非真不可取也。

而曩终以和之之说进者，诚有见于天下大局所关也。请更申其说，幸勿以为罪而加诛焉，则敢毕其所言矣。曩仰观乾象，见天市垣中，其气尚旺，洋人通商中土，或尚有二三十年之久。然天道远而难信，不若人事近而可凭。洋人自入中土，用兵未尝少挫。始索五口通商，后求内地贸易。江汉腹地，尽设埠头。险隘之区，已与我共。是已易客而为主，变劳而为逸。退步则有香港印度。苟其一旦失利于上海，则必以为大辱，必当厉兵束甲，驾帆驶舶，由长江而抵天京。一则自汉口而通讯妖党，势必与曾兵合攻互战，直趋芜湖。何则？洋人与清缔结已久。故津门之役，尚欲议和。而我国与彼恩威未布，不足以结其心。一败之后，称兵反噬。势所必然。是我虽得志于上海，而于力争尚游之大局，反有所阻。此曩所不取也。说者谓：“如是言之，洋人之在宁波与在上海无

以异也，何以宁波则拱手而让，上海则举兵而争？”盖以宁波货物少，而贸易稀，上海则荃局皆在，所系甚重。然洋人自守夷场，亦已足矣，何必保城？不知彼与我性情未相浹，恩信未相孚。倘听我兵入城，而居高临下，开炮俯轰，则势可立。唇亡齿寒，深足为虑。此所以必力争也。况宁波因筹饷之艰，遂以罢兵，非真欲让也。

说者又谓：如是言之，凡有洋人通商之处，我兵必不可取乎？何以见王师攻必克，战必胜之威？矧洋人自通商中土而来，欺凌我民人，藐视我儒士，其性外刚狠而内阴鸷，桀骜难驯，隔阂不仁。今藉我锐气，聚而歼旃，庶可以泄众愤而张国威。不知事固有先其所急而后其所缓者。昔曹操先并袁绍而后取刘表，以成鼎足之势。明太祖先攻陈友谅而后克张士诚，遂以混一宇内。方其时，表与操势固相远，而士诚地处逼近，似宜先除。而明祖以为士诚自守庸材不足为虑，友谅雄姿跋扈，诚恐伐张而陈蹶其后也。今洋人特知自守，决不远出一步。曾国藩之踞安庆，乃真心腹大患耳。夷人之性，尚势而重利，趋盛而避衰。我苟姑置不问，用兵上游，一二年间，荡涤腥秽，奠安区宇，削平僭伪，则洋人必稽首称臣，愿世为屏藩而罔敢贰心。夫王政隆而四夷宾，大道昌而异学息。洋人之来，亦中国之衰气有以召之。今真圣主驭世，阳光普照，群阴潜消，即其教士睹我王度，亦真知天王为上帝第二子，奉天伐暴，无有异说。盖大者远者既得，而小者近者自克举矣。此用兵先后之道也。

至于围攻上海，当先为筹及者，亦有三：一曰结援，一曰散众，一曰储货。上海游民，不知凡几，而粤东宁波之人尤多，游手好闲，喜于滋事。城外合围，势必无处奔避，而生机将绝，杀机必起。得一人以纠结之，可作内应之资。洋行中粤东人食力者不少。其心未尝甘于为役。可以遍布谣言，谓粤东人必尽起而应我，食物中已预蓄毒矣。使洋人疑而自防，粤人危而不安。则变必内生。黄浦中花民海艘，不下千余，皆有枪炮。势急情蹙，亦足与我亡命死抗。不若令其齐出吴淞，藉以解散其势。我苏所资者尚海货物为多。一旦困阻，则沈辽闽粤之商舶，必至失业。今出示令其暂至白茆、刘河两处，轻税招徕，不必查验。口之以信，结之以惠，则来者必盛。店铺不至空虚，而上海市面必然涣散。洋人所得者亦微矣。

畹尝欲以此意尚达忠王，特以陈之而未有路。今恭闻忠王瑞驾在苏，思欲晋谒。以发尚短，未敢轻入。故于大人之前，略尽区区，幸垂鉴察。如蒙许可，可以尚呈者，请以为言。特此恭请咏安，伏维雅鉴不宣。畹谨禀。

惟恐混冒影射，故暂刻图记，以杜弊端。未识可用否？伏乞训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吴容宽○诏书盖玺颁行论

今天中国之良民，皆我天父之子女也。乃自狗鞑霸占中国，而中国之良民，多变而为妖，多助妖为虐者何也？盖狗鞑以妖言胡语，迷惑中国之男女既久，而中国之男女又被其迷惑而不悟耳。噫嘻此二百年中，我中国之良民，不且投其罗网而不知，受其胁制而不觉乎？是苟无开之使明，疏之使通者，乌乎可！兹我天王口为天口，言为天言，诏书颁发，天下咸知。继自今九州万郭，莫不知今是而昨非，悉洗心而革面，共同赞美天父天兄之权能，而皆真心悔罪，修好练真，以为天父子女矣。且金玺书颁，妖魔路绝，而天下万郭万代，永远同行上帝真道矣。于是元首明，股肱长，贡葵献雉，航海梯珊，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黄从善○诏书盖玺颁行论

一人首出，首从修文，万郭来朝，尤须通字。恭逢真主御世，奠定天京，革故鼎新，莫不来王来享；斩邪留正，莫不同德同心。当此之时，固常立成简册，垂文字于千秋，造就编章，仰规模于万世。所以左史记言，右史记动，日用常行，皆为斯民法则，铺张扬厉，转成兆姓范围。况乎革面洗心，日新月异，妖言不得出，真道自大行，则天王诏书，盖玺颁行天下也，岂不亟哉！

☆鲁一同○檄凤颍淮徐滁泗宿海八府属文（代作）

狂寇稽天讨之日久矣！自正月以来，两省不戒，蔓延江北，维扬士庶，怵于邪说，开门揖盗，坐受残辱。皇上赫然震怒，大军徂征，毁其土壕，烧肋其船只，从而来归者，日以千计。贼势穷蹙，婴城自守。节镇大臣，方为百全之谋，环攻而待其毙。乃三月中旬，有贼数千，豕突江浦，蜂拥六合。六合义民，操白梃而踏之，杀贼千余，烧船数百。贼负残创，掠滁徐，走凤宿。此皆惊丧之余孽，迸散之丑徒，非有器械之坚利旗队之整肃也。然而清流之险不守，临淮之关不闭，俾贼游魂假息，荡漾中土。夫徐方古多英杰，凤颍风气劲快，岂今昔之势殊，而勇怯之情异与？备预不素，而久安之民易摇，联络不坚，而自孤之心多危也。

棠泗产也，官于淮楚。南当广陵之冲，西承洪泽之委，地散民庞，众情岌岌。待罪三月，幸不辱命。每当简众誓师，听江介之悲风，望淮西之烽火，何尝不按剑冲冠，抚膺流涕。嗟夫！豕制犬狂噬，久而自毙，天厚其毒，于斯极矣！淮右吾桑梓，缘河尽股肱，绵地千里，二渎如带，形势都要，遮蔽中原。齐乃心力，何寇不殄。守乃险隘，何锋不遏。至于贼情，可得而言。夫贼无征调之繁，无文法之密，行无纪律，居无部次，千里不赍粮，发掘虏掠，去则委弃，走如飘风，聚如虻蚁，此其所长也。至于两阵相敌，炮火齐发，则贼之藤牌布障不可当也。平原善地，戈矛进退，则贼之短刀竹竿不能支也。马步并进，更番休息，贼之芒履赤足，不能敌也。村堡自守，野无所掠，贼之饥困不能

给也。连城犄角，远近相救，贼之徒众不能应也。由是言之，贼之长在剽疾，遇坚则退。贼之情在恫喝，能忍则全。岂有八属义众，不及六合一隅之民，千里维城，竟无六合一战之效！窃为士大夫羞之！敬陈约言，各勉忠义。

一、约心。有惟恐见贼之心，贼斯至矣。有惟恐不见贼之心，贼斯去矣。譬如十人同居密室，忽疑鬼至，则左右皆鬼矣。使十人操戈而逐鬼，则无鬼矣。奉约八属官绅军民，各自磨砺，时存恐不见贼之心，胆气自倍。贼有不来，来则殄旃。

一、约耳。闻急报而不惊恐，以惊我众也。闻捷音而不喜，恐以懈吾志也。其言自贼中来者，安知非妄语，其言不自贼中来者，安知非妄传，奉约八属官绅军民，塞耳不闻，以止煽惑。

一、约足。足用之立，奈何乎徒行！足用之进，奈何乎徒退！能行而不能立，终无立足之地矣；能退而不能进，终无可退之地矣。奉约八属官绅军民，思进有不死，而退无十全，何必纷纷迁徙，自陷危亡为？

一、约力。人各用其力，则勇生，一人倡而众人从，则勇生，知众进之不能俱死，则勇生。奉约八属官绅军民，齐心同奋，如左右手，则前无强寇矣。

一、约财。窖金藏币，为盗守也；裹囊负橐，为盗丑也。盗不有之，人得而有之矣。下智守财，散十之一。中智守财，散三之一。上智守财，全散之。十之一者，可以守；三之一者，可以战；全散者，百战而百胜。奉约八属殷富之家，散财养士，以卫厚资。

一、约官民。官非民何卫，民非官何与卫。弃其民而思苟免者，是匹夫也。出城一步，童子制其命矣。弃其官而思逃亡者，是鸟散也。出乡一步，豺狼食其肉矣。奉约八属官民，相爱相结，如父兄子弟。虽有黠寇，不敢正视。

一、约城镇。城镇之民，主客各半，其情必贰。贰者，盗之乘也。客财多浮，思卷而趋。主人弗恤，与客齟齬。虽有秦越之人，不亲于盗贼乎？虽有仇隙之家，不恩于盗贼乎？奉约八属城镇之人，破除彼此之怀，庶得同舟之济。

一、约乡野。小村并大村，塹而守之，小堡并大堡，塹而守之，五里一小聚，十里一大聚。聚少百家，多及千户，画获于野，暮藏于室，丁壮处外，妇子处内。警至鸣鼓，连聚毕集。不集者罚。聚必有长，苦乐必均，饥寒必恤，出入必察，恩分相得。贼之散而之乡，必非大众也。四面而攻之，无噍类矣。

以上八约备矣。尤有请者，国家休养二百年，朝廷旰食近三载，自粤贼踞桂管，破湖湘，走九江，下皖桐，陷金陵，虏维扬，前后兴师十万，屡经创艾，而其烽未者，节镇有追剿之师，郡县无堵截之力。逐西则走东，攻南则窜北。犄角之势未备，而守令之权散也。计贼大众，不过数千，并其裹胁，不过数万。总其数不能敌一大县。江宁分其一，镇江分其一，扬州分其一，临淮又分

其一。其势已散，力已孤。今向大臣围金陵，战江南，琦大臣围广陵，战江北，漏而出者，仅数千人。诚使郡县各守其疆，连城相应，则立时散破。迁延日久，滋蔓可忧。棠不自揆，敬与守土八属僚友，遥申歃血之约，共指天日之誓。贼至一县，四县应之。贼至一府，府属诸县应之。其或不应，鬼诛神殛。既上不以忧貽君父，而下以安其民业，流福子孙，不亦美乎！麦熟急刈麦，禾熟急刈禾。杀贼所获，恣取。从我者生，背我者死。吴棠谨约。

028-070求阙斋记·曾国藩

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侵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鏤衡，不足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由是八音繁会，不足于耳，庶羞珍膳，不足于味。穷巷瓮牖之夫，骤膺金紫，物以移其体，习以荡其志。向所谓搢腕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訾议。故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彼为象箸，必为玉杯。”积渐之势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贵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

夫名者，先王所以驱一世于轨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实，于是爵禄以显驭之，名以阴驱之。”使之践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哗然惊之，不亦悲乎！

国藩不肖，备员东宫之末，世之所谓清秩。家承余荫，自王父母以下，并康强安顺。孟子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抑又过之。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不协于极，不罹于咎，女则锡之福。”若国藩者，无为无猷而多罹于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缺陷。

礼主减而乐主盈，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闻广誉，尤造物所靳予者。实至而归之，所取已贪矣。况以无实者攘之乎？行非圣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亦将守吾阙者焉。”

○讨粤匪檄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舌可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而示众妇。船户而阴谋

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帅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舒天子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原才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言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

心向义，则众人随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随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其风民皆以义；故道一而风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言不讎，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028-073圣哲画像记·曾国藩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窥窃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弩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如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饮尽也！要在慎择焉而已。

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驰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为画像，感发兴起，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意。心诚求之，仁远乎哉！

尧、舜、禹、汤，史臣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囚，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著，斯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图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制。而好称引奇诞，文字灿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

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十之六七。班氏闾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流，幽明之情状；灿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妹妹而自说者哉？

诸葛公当扰攘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驭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甚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余观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今以类图之。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闾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断断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义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隳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纳之于薄物细故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于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抄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啖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同吾之所嗜，是大愚也。

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千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故并图焉。

先王之道，所为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焚书籍

，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

我朝学者，以顾亭林氏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

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指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宏通，国藩之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

姚先生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

此三十三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而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入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侥幸于后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歿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

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锱铢，或百钱逋负，怨及子孙。若通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地，而或赢或绌；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

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

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为祈，无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怀不遇，怨悱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若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三子也远甚。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亦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

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复李眉生书

接初三日手书，藉审台候绥愉，醇修日密，公余读书，日有常课，欣慰无已。承询虚实譬喻异诂等门，属以破格相告。若鄙人有所秘惜也者。仆虽无状，亦何敢稍怀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学问之事，一无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

昔在京师，读王怀祖，段懋堂诸书，亦尝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来函所询三门，虚实者，实字而虚用，虚字而实用也。何以谓之实字虚用？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上风雨，实字也，下风雨，则当作养字解，是虚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实字也，下衣食则当作惠字解。是虚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实字也，下朝夕，则当作祭字解。是虚用矣，入其门无人门焉者，入其闺无人闺焉者。上门闺实字也，下门闺，则当作守字解。是虚用矣。后人或以实者作本音读，虚者破作他音读。若风读如讽，雨读如吁，衣读如裔，食读如嗣之类。古人曾无是也。何以谓之虚字实用？如步行也，虚字也。然《管子》之六尺为步，韩文之步有新船，輿地之瓜步，邀笛步，《诗经》之国步，天步，则实用矣。薄迫也，虚字也。然因其从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帘曰帷薄，以及《尔雅》之屋上薄，《庄子》之高门悬薄，则实用矣。覆败也，虚字也。然《左传》设伏以败人之兵，其伏兵即名曰覆。如郑突为三覆以待之，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是虚字而实用矣。从顺也，虚字也。然《左传》于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即名曰从。如荀伯不复从，竖牛乱大从，是虚字而实用矣。然此犹就虚字之本义而引伸之也。亦有与本义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敛也，虚字也，而车之轮名曰收。贤，长也，虚字也，而车毂之大穿名曰贤。畏，惧也，虚字也，而弓之渊名曰畏。峻，高也，虚字也，而弓之拄弦处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虚字实用之别为一类也。

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后世须数句而喻意始明。古人只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骏，良马也；因其良而美之。故《尔雅》骏训为大。马行必疾，故骏又训为速。《商颂》之下国骏庞，《周颂》之骏发尔私，是取大之义为喻也。《武成》之候卫骏奔，《管子》之弟子骏作，是取速之义为喻也。牛百叶也，或作比

，或作毗，音义并同。牛百叶重叠而体厚，故《尔雅》、《毛传》皆训为厚。《节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菽》之福禄之，是取厚之义为喻也。宿，夜止也，止则有留义。又有久义。子路之无宿诺，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义为喻也。《史记》之宿将宿儒，是取久之义为喻也。渴，欲饮也，欲之则有切望之义。又有急就之义。《郑笺云汉诗》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吴书曰：渴赏之士，是取切望之义为喻也。《公羊传》曰渴葬，是取急就之义为喻也。至于《异诂云》者，则无论何书，处处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则为常语，人所罕闻，则为异诂。昔郭景纯注《尔雅》，近世王伯申著《经传释词》，于众所易晓者，皆指为常语，而不甚置论。惟难晓者，则深究而详辨之。如淫训为淫乱，此常语人所共知也。然如诗之既有淫威，则淫训为大。《左传》之淫刑以逞，则淫训为滥。《书》之淫舍梏牛马，《左》之淫刍菹者，则淫当训为纵。庄子之淫文章，淫于性，则淫字又当训为赘。皆异诂也。党，训乡党，此常语，人所共知也。然《说文》云：党，不鲜也。党字从黑，则色不鲜，乃是本义。《方言》又云：“党，智也。”郭注以为解寤之貌。《乡射礼》侯党，郑注以为党，旁也。《左传》“何党之乎？”杜注以为党，所也。皆异诂也。展，训为舒展，此常语也。即《说文》训展为转。《尔雅》训展为诚，亦常语，人所共知也。然《仪礼》有“司展群币，”则展训为陈。《周礼》展其功绪，则展训为录。《旅獒》“时庸展亲，”则展当训为存省。《周礼》之展牺牲，展钟，展乐器，则展又当训为察验。皆异诂也。此国藩讲求故训，分立三门之微意也。

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无定例。要之各有精意运乎其闲。且如高平曰阜，大道曰路，土之高者曰冢，曰坟，皆实字也。然以其有高广之意，故《尔雅》《毛传》于此四字，均训为大。四牡孔阜、尔湑既阜、火烈具阜、阜成兆民，其用阜字俱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门曰路门，寝曰路寝，车曰路车，马曰路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长子曰冢子，长妇曰冢妇，天官曰冢宰，友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羊坟首，司匕之共坟烛，其用坟字具有肥大这意。至三坟五典，则高大矣。凡此等类谓之实字虚用也可，谓之譬喻也可，即谓之异诂也亦同。阁下现读《通鉴》司马公本精于小学，胡身之亦博极群书。即就《通鉴》异诂之字，偶一抄记，或他人视为常语，而已心以为异，则且抄之。或明日视为常语，而今日以为异，亦姑抄之久之，多识雅训。不特譬喻虚实二门可通，即其他各门亦可触类而贯彻矣。

○与朱仲我书

来函具悉所论转注，谓戴氏专以训诂解转注，义有未尽。诚为确论。至谓会意之老，形声之考，焯然已知，而疑许氏合此二字为转注者，为失之赘，则窃以为不可。许君固非绝无可议者。惟指考老为转注，则在不可议之列。尊意履

本训践，其所为践之具者为转注，是以虚用者为本训，实用者为转注。凡古今文字，何字不可虚实两用。如屨字以实用者为本训，而《羽猎赋》之屨般首，则虚用矣。写字以实用者为本训，而《鲁颂》之松栢有写，则虚用矣。推之衣巾冠带皆实字也，而《孟子》之衣褐，《周礼》之中车，《史记》之冠玉，《月令》之带弓，则虚用矣。宫室门户皆实字也。而《尔雅》之大山宫，小山，《左传》之复室其子，《公羊》之无人门焉者，《汉书》之王嘉户殿门，则虚用矣。将循履字之例，概以虚者为本义，实者为转注乎？抑有时以虚者命为转注乎？曩常讥戴段二家，以一部《尔雅》全目为转注，以五百四十部首，全目为转注，以为何必六书，只此一书足矣。今来函所述庭训，其病殆亦近之，

不佞窃不自揆，谬立一说。笃守许氏考老之旨，以谓老者会意字也，考者转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数者，如部，爨部，工部，盐部，弦部，酉部，皆转注之部也。凡形声之字，大抵以左体为母，以右体之得声者为子，而母字从无省画者。凡转注之字，大抵以会意之字为母，亦以得声者为子，而母字从无不省画者。省画则母字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来？惟好学深思，精心研究，则形虽不全，意可相受。如老字虽省七字，而可知考耄等字之意从老而来。履字虽省去舟文，而可知屨屨等字之意从屨而来。{豪木}字虽省去豕字，而可知囊橐等字之意从{豪木}而来。梦字虽省去艹字，而可知寤寐等字之意从梦而来。推之爨画眉等部，莫不皆然。其曰建类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尚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画省而意存也。抑又有进者，转注之字。其部首固多会意者矣。亦有不尽然者。如盐从鹵，监声，形声字也。而所属盐碱等字，仍不害其为转注之字。工从欠，工声，形声字也，而所属之工，仍不害其为转注之字。至于酉者，象形字也，本不得目为转注之部，特以酉字之材不足以统所属之字，似应别立酒部，而于酝酿醋醇尤等字，增曰从酒，省，{皿}声，从酒省襄，从酒省寿，声昔声享声离声云云，乃与全书义例相合。盖此等字本不仅胚胎于酉字，实由酒字贯注而来。斯又许君所未指为转注，而不害其为转注者也。此说蓄诸鄙心，历有岁年。闲语朋辈，疑信参半，以生平于小学致力甚浅，不敢有所造述。因来函陈义颇坚，辄复贡其肤末以相质证。

○欧阳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魁，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箸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

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擅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契非，宜兴吴德旋仲伦。契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之序，皆承契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

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趣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沦为异域，既克而复失。戴钧衡全家殉难，身亦呕血死矣。余来建昌，问新城南丰兵燹之余，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士，转徙无所。而广西用兵九载，群盗犹汹汹，骤不可爬梳。龙君翰臣又物故。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而舒焘前卒，欧阳生亦以瘵死。老者牵于人事，或遭乱不得竟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殁。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跻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耶？

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歿于咸丰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几，其文若诗，清缜喜往复，亦时有乱离之慨。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蹵然而喜。而况昆弟亲戚之警其侧者乎？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警也久矣。观生之为，则岂直足音而已！故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俾后之人得以考览焉。

○湖南文征序

吾友湘潭罗君研生，以所编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属为序其端。国藩陋甚，齿又益衰，奚足以语文事。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易》《

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玉与卉木之不同类。是乌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

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俚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阳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熙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乾隆以来，鸿生硕彦，稍厌旧闻，别启涂轨，远搜汉儒之学，因有所谓考据之文。一字之音训，一物之制度，辩论动至数千言。曩所称义理之文，淡远简朴者，或屏弃之以为空疏不足道。此又习俗趋向之一变已。

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离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复生于斯，作《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两贤者皆前无师承，创立高文，上与《诗经》《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而况湖湘后进，沾被流风者乎？兹编所录，精于理者盖十之六，善言情者约十之四。而骈体亦颇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据之文，搜集极少。前哲之倡异不宏，后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学，稽《说文》以究达诂，笺《禹贡》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据家之说。而论文但崇体要，不尚繁称博引，取其长而不溺其偏，其犹君子慎于择术之道欤？

028-078书归震川文集后·曾国藩

近世缀文之士，颇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自我观之，不同日而语矣。或又与方苞氏并举，抑非其论也。盖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毁誉于人。非特好直也，内之无以立诚，外之不足以信后世，君子耻焉。

自周诗有崧高丞民诸篇，汉有河梁之咏，沿及六朝，饯别之诗，动累卷帙，于是有为之序者。昌黎韩氏为此体特繁。至或无诗而徒有序。骈拇枝指，于义为已侈矣。熙甫则未必饯别而赠人以序。有所谓贺序者，谢序者，寿序者，此何

说也？又彼所为抑扬吞吐情韵不匮者，苟裁之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于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神乎味乎，徒词费耳。

然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不可谓不智已。人能宏道，无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志阔，得师友以辅翼，所诣固不竟此哉！

○湘乡昭忠祠记

咸丰二年十月，粤贼围攻湖南省城。既解严，巡抚张公亮基檄调湘乡团丁千人至长沙，备防守。罗忠节公泽南、王壮武公鑫等，以诸生率千人者以往。维时国藩方以母忧归里，奉命治团练于长沙。因奏言团练保卫乡里，法当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诸公家，请就见调之千人，略仿戚无敬氏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由是吾邑团卒，号曰湘勇。三年春，平土寇于衡山，破逆党于桂东。其夏，粤贼围江西省城，国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罗忠节公率之东援。初战失利，营官谢邦翰、易良干等殉难。湘勇之越境剿贼，将领之力战捐躯，实始于此。余闻而悼之。议立忠义祠于县城，祀湘人与于南昌之难者。

其冬，余奉命筹备舟师，乃募湘勇水陆万人。明年，率之东讨。岳州之役，陆兵败挫。虽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士中。既而整军再出，罗公暨李忠武公续宾率湘勇以从。于是大雋于岳州，克武汉，下蕲黄，破田家镇，复江西弋阳信州宁州，又以其间由江还鄂，扫荡枝县，再克武昌省会。咸丰五六年间，罗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壮武公与刘武烈公腾鸿，萧壮果公启江，暨巡抚蒋公益澧，皆提湘勇征战湖北、江西、广西，广东等省，所在有声。然罗公王公刘公，遂以六七年间，先后徂谢，而将士伤亡者滋益多。前所议建之忠义祠，规制隘Φ，不足以严典祀。咸丰八年秋，国藩乃与李公具疏会奏，请立昭忠祠于湘乡，令有司春秋致祭。天子许之。吾邑军士，歿有余荣已。未几而舒城三河之难作，李公殉节。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国藩私忧，以谓湘中士气恐不复振。其后李公之弟勇毅公续宜，重辑部曲，转战皖北，张忠毅公运兰及唐总戎义训辈之师，转战皖南，而吾弟国荃，遂以湘士克复安庆金陵两省。蒋公暨杨公昌浚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张忠毅公亦战歿于闽。东南数省，莫不有湘军之旌旗，中外皆叹异焉。其西北诸道，则提督刘君松山追逐捻匪于河南山东直隶，征叛回于陕西甘肃。而按察使陈君防守山西。其西南诸道，则萧壮果公率师入蜀，而巡抚刘公蓉屡平蜀寇，总督刘公岳昭暨诸湘军，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

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行省，近古未尝有也。当其负羽远征，乖离骨肉

，或苦战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残骸暴于荒原，凶问迟而不审，老母寡妇，望祭宵哭，可谓极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后者继往，蹈百死而不辞，困厄无所遇而不悔者，何哉？岂皆迫于生事，逐风尘而不返与？亦由前此死义数君子为之倡，忠诚所感，气机鼓动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亦岂始事时所及料哉！今海宇粗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壮士效命疆场者，尚不乏人。能常葆此拙且诚者，出而济世，入而表里，群材之兴也，不可量矣！又岂仅以武节彪炳寰区也乎！

○轮船工竣并陈机器局情形疏

窃中国试造轮船之议，臣于咸丰十一年七月，覆奏购买船炮才内，即有此说。同治元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二年冬间，派令候补同知容闳出洋购买机器，渐有扩充之意。湖广督臣李鸿章，自初任苏抚，即留心外洋军械。维时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内，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四年五月，在沪购买机器一座，派委知府冯光沈保靖等，开设铁厂。适容闳所购之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支绌，难兴船工。至六年四月，臣奏请拨留洋税二成，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仰蒙圣慈允准。于是拨款渐裕，购料渐多。苏松太道应宝时及冯光沈保靖等，朝夕讨论，期于必成。查制造轮船，以汽炉机器船壳三项为大宗。从前上海洋厂，自制轮船，其汽炉机器，均系购自外洋，带至内地装配船壳，从未有自构式样，造成重大机器汽炉全具者。此次创办之始，考究图说，自出机杼。本年闰四月间，臣赴上海察看，已有端绪。七月初旬，第一号工竣。臣命名曰恬吉轮船，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也。其汽炉船壳两项，均系厂中自造。机器则购买旧者，修整参用。船身長十八丈五尺，阔二丈七尺二寸。先在吴淞口外试行。由铜沙直出大洋，至浙江舟山而旋。复于八月十三日，驶至金陵。臣亲自登舟试行，至采石矶。每一时上水行七十里，下水行一百二十余里。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原议拟造四号。今第一号系属明轮。此后即续造暗轮。将来渐推渐广。即二十余丈之大船，可伸可缩之烟筒，可高可低之轮轴，亦可苦思而得之。上年试办以来，臣深恐日久无成，未敢率尔具奏。仰赖朝廷不惜巨款，不责速效，得以从容集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各委员苦心经营其劳勋亦不可没也。

溯自上海初立铁厂，迄今已逾三年。先后筹办情形，请略为皇上陈其梗概。开局之初，军事孔亟，李鸿章飭令先造枪炮两项，以应急需。惟制造枪炮，必先有制造枪炮之器，乃能举办。查原购铁厂，修船之器居多，造炮之器甚少。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即用此器以铸炮，炉高三丈，围逾一丈，以风轮煽炽火力，去渣存液，一气铸成。先铸实心，再用机器车刮镟挖，使炮之外光如镜，内滑如脂。制造开花田鸡等炮，配备炮车炸弹药引木心等物，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至洋枪一项，需用机器尤多。如碾卷枪筒，车剖外光，钻挖内膛，镟造斜棱等事，各有精器，巧式百出。枪成之后，亦与购自外洋者无异。此四五年间，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之情形也。

该局向在上海虹口，暂租洋厂。中外错处，诸多不便。且机器日增，厂地狭窄，不能安置。六年夏间，乃于上海城南兴建新厂，购地七十余亩，修造公所。其已成者曰汽炉厂，曰机器厂，曰熟铁厂，曰洋枪楼，曰木工厂，曰铸铜铁厂，曰火箭厂，曰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中外工匠住居之室。房屋颇多，规矩亦肃。其未成者，尚须速开船坞，以整破舟，酌建瓦棚，以储木料。另立学馆，以习翻译。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员，于翻译甚为究心。先后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玛高温三名，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现已译成《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另勒成书。此又择地迁厂及添建翻译馆之情形也。兹因输船初成之际，理合一并附奏。

○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

窃臣国藩上年在天津办理洋务，经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津会办，屡与臣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且谓携带幼童前赴外国者，加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皆可胜任等语。臣国藩深韪其言。曾于上年九月本年正月两次附奏在案。臣鸿章复往返函商。窃谓自斌椿及志刚孙家谷两次奉命游历各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则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

查美国新立和约第七条内载，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又美国可以在中国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等语。本年春间，美国公使过天津时，臣鸿章面与商及。允俟知照到日，即转致本国妥为照料。三月间，英国公使来津接见，亦以此事有无相询。臣鸿章当以实告，意颇欣许。亦谓先赴美国学习，英国大书院极多，将来亦可随便派往。此固外国人所深愿。似于和好大局，有益无损。臣等伏思外国所长，既肯听人共习。志刚、孙家谷又已导之先路。计由太平洋乘轮船迳达美国，月余可至，当非甚难之事。

或谓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已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不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苟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此物此志也。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

惟是试办之难有二。一曰选材，一曰筹费。盖聪颖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名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入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则选材难。国家帑项，岁有常额，增此派人出洋肄习之款，更须措办。则筹费又难。凡此二者，臣等亦深知其难。第以成山始于一篲，蓄艾期以三年。及今以图，庶他日继长增高，稍易为力。爰饬陈兰彬、容闳等悉心酌议，加以覆核。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华。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

闻前此闽粤宁波子弟，亦时有赴洋学习者。但止图识粗浅洋文洋话，以便与洋人交易为衣食计。此则入选之初，慎之又慎。至带赴外国，悉归委员管束。分门别类，务求学术精到。又有翻译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虽未必皆为伟器，而人材既众，当有瑰异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说也。

至于通计费用，首尾二十年，需银百二十万两，诚属巨款。然此款不必一时凑拨，分析计之，每年接济六万，尚不觉其过难。除初年盘川，发给委员携带外，其余指有定款，按年预拨，交与银号，陆续汇寄。事亦易办。总之，图事之始，固不能予之甚吝，而遽望之甚赊。况远适异国，储才备用，更不可以经

费偶乏，浅尝中辍。

近年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凡西人擅长之技，中国颇知究心。所需经费，均蒙谕旨准拨。亦以志在必成，虽难不惮，虽费不惜。日积月累，成效渐有可观。兹拟选带聪颖子弟赴外国肄业，事虽稍异，意实相同。谨将章程十二条，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飭下江海关，于洋税项下按年指拨，勿使缺乏。恭候命下，臣等即飭设局挑选聪颖子弟，妥慎办理。如有章程中未尽事宜，并请教下总理衙门酌核更改。臣等亦可随时奏请更正。

☆胡林翼○请起复曾国藩督师疏

窃以本年贼匪大股，上犯楚边，节次痛剿，幸获肃清。小池口伪城既已克复，湖口县、城并两岸夹守之伪城及贼船数百号，又已焚夺一空，片帆不返。查九江之贼，恃小池口、湖口为犄角者也。兹于一月之内，夺其所恃，浔城岌岌孤立，粮草有余，逃窜无路。克复之机，似有把握。从此大军建瓴东下，直抵金陵，擒渠扫穴，此天下军民所日夜企望之机会矣。惟是水军万余人，江面千余里，若无总统大员，节制调度，则号令不一，心力不齐。譬如舟行有樯风，而转舵不得人，陆行有良马，而辔策不在手，终必危殆而不安矣。水师一军，建议于江忠源，创造于曾国藩，而整理扩充，至近年而始大。战舰辎重八九百号，大小炮位二千尊，江汉之师，如雷如霆，军声不为不盛。惟是出楚入吴，风利不泊，即瓜步金陵，均可随机剿办。其应与吴皖统兵将帅互相策应之处，既非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所能咨商。而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之严厉刚烈，落落寡合，亦非他省将帅所能调遣。且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唐代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其时名将如郭子仪、李光弼亦不能免。盖谋议可资于众人，而决断须归于一将。此又军事之大较矣。杨载福、彭玉麟经曾国藩拔识于风尘之中，自湘潭出师，以至今日，久已分为两部。即不能统为一军。在该员本无不和，在两营弁勇，即有才力不相上下之势。是该镇道势又不能互为统辖。

查丁忧兵部侍郎曾国藩持躬谨慎，早邀圣鉴。水师将弁，皆其旧部。吴会形势厄塞之要，尤所留心。前请终制，蒙恩暂准曾国藩读礼家居，曷尝须臾忘天下哉！滋幸机势可乘，东南大局，时不可失，移孝作忠，出而任事，天下后世，将益信其忠而必不能责其不孝。事必见其大而时必乘其先。应请飭下曾国藩，迅速起程，由鄂抵浔，即日督同杨载福、彭玉麟、李续宾等水陆各军，会同将军都兴阿，长驱东下。都兴阿忠勤素著，马队勇敢冠军，素与南勇将士，一力一心，必可直捣金陵，预操胜算。

抑臣更有请者。自军兴以来，凡官军所到之处，贼必严为之备。我军锐意仰攻，炮石所及，徒损精锐，积日累月，壮气潜销。悍贼乘之，转致于败。又贼

之诡计，以坚守缀我兵力，转于无兵及兵弱之处，狡焉思逞。是我军之胶滞一隅，而贼乃得以出没无定。循是不变，则兵日见其少，而贼日见其多。固非贼之果多于官军，亦非贼之果强于官军也。即如四年，臣同塔齐布、罗泽南等力攻九江及湖口西岸梅家洲贼城。旬日之间，伤亡至多。五年，罗泽南、李元度等专攻湖口县城，城不可拔。六年、七年彭玉麟、杨载福约会夹攻，迭次血战。因无陆师相依，遂无成效。其不得手之故，无他，兵出以正，不以奇，贼得以先为之备也。此次李续宾、杨载福先期密商，以陆师五千人，从浔城渡江而北，扬言进剿宿太，而即夜潜入舟师，绕出湖口之下十里。天甫黎明，舍舟登陆，踞城后山巅，监其脑而拊其背。其时内湖外江水师血战方酣，贼亦尽力抗拒。陆军大呼突入。水陆之贼，均骇愕失措。不知此军从何而来也。是役也，臣愚以为深合于出不意而攻不备之兵机，固非臣之智虑所及。窃计以陆师精兵六千人，另筹每月船价银二万两，雇民船四百号，从水师之后，仍带长夫锅帐，并二月米粮军火，遇皖南皖北江南等处有贼之处，随机雕剿，则我兵所至，皆贼计之所不及防。迨其闻警调援，我军即可迎战。抑或坚守不出，我兵亦可改图。兵到之后，贼必设备。设备之后，兵可遄归。兵归之日，贼必弛备。弛备之日，兵可再出。计不出数月，而贼技已穷，贼势必蹙矣。惟是以奇兵雕剿，在乎审机观变。无论南岸北岸，江界皖界，应请饬带兵大员，覘贼所在，不拘守成法，不顿兵坚城，不为邻省所节制，不为贼情所牵缀，动静之机，默存于心，倏往倏来，如出九天而入九渊。不仅贼匪不能窥其机，即他省将帅督抚亦莫能测其用。若使稍有沾滞，兵机必钝矣。又兵勇之敢战者，伤亡必多。即如九月初八初九湖口之役，水陆中伤共九百余员名。血战之奇，固近年所罕觐。然伤亡过多，即宜调回武汉，加意休养，以慰军情而养壮气。仍以精兵调赴下游，弥缝其阙。更番迭战，如环无端。则往来进退，神变不穷。庶不致拘滞一隅，转误大局。应请以九江为老营根本，仍以武昌为换防并粮台根本。则饷糈不匮而士气常新。必宜于讨贼机宜，大有裨益。

○致两司书

宜昌以陈守洪钟委署，为是安常处顺，循分供职，必可不负也。佐杂必不能不循资格。不循资格，则司中吏胥高下其手，而撞骗万端。司中于循资序补挨委之余，只须访拔其声名之尤美，参劾其贪鄙之太甚者，便可整饬。惟州县有民社之寄，断不可仅守资格。要缺必须遴员，差委例得酌量。如谓林翼等有私，林翼愿执其咎而不敢辞。林翼昔年从政，见天下之督抚藩臬，一差一缺，无一不照例而行即无一不挟私以徇。且瘠苦烦难，人之所弃者，则尚有轮补轮委之人。而肥美滑甘，则皆捷足者所得。悬一例而预谋于例先。更变一说以圆通于例外。例实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一切之弊也。处轮补酌补轮委酌委，本

有两端之可趋可避，而颠倒之心，上下之手，则仍在督抚藩臬耳。昔在黔湘，见藩臬某某，开口便言例。如某公在湖南，无一事不照例。实则无一事真照例。凡京官有所嘱托，或吏有所贿求，如鼓答桴，其应如响。京信朝至，司牌夕悬。苞苴夜行，委札晨发。甚有不出省门，而获盗十名，或数十名，专意请托，而记功十次，且数十次者矣。故曰：循例乃适足以快其私。故林翼愿破格而以一人执其咎也。

○复张石卿中丞启

一坚壁清野，非用士用民不能集事。士民中岂无欺我之人，亦岂无僨事之人。然兵将之猾者，十之九，士民之朴者，十之六。近年宦途颇杂，牧令既少真才，佐杂尤多庸妄。其心术见识，不堪设想。不如士民之真性未漓，可激以忠义。楚官与民仇，楚民与官仇。此孟子所谓疾视其长上而不救也。惟有勤接见，决壅蔽，视民如官，视官如民，无众寡大小，推诚相与。咨之以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而观其勇。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近日人心逆亿万端亦难穷究其所往。惟诚信之至，可以救欺诈之穷。欺一事不能欺之事事，欺一时不能欺之后时。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所办之事，所谓贞固足以干事也。况赏罚具在，董劝因时。以大权临之，何患不济。未有注意于保甲团练，坚壁清野，而无成效者也。昔卢忠烈公之督兵大名、郟阳，其得力在坚壁清野，其制胜在亲兵之能杀敌致果也。傅重庵以碉堡制苗，而练丁千五百人，因闲雕剿，兵威乃振。钧示招练，如何可信？为日已迫，训练岂一蹴可能。诚为深虑。窃谓襄毅治粤，陶鲁参军，所领三百人，皆即时应募，而所向克捷，且战且练且守。练一日得一日之力，练一人得一人之力。百金之士，千金之士，诚为难得。然三年之艾，亦在蓄之而已。至练勇之不可恃，则在驭之之法如何，领之之人如何耳。国威久不振矣。人心思乱，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日练兵，人人讲武，别无补救之方。此说与专言守御者，实可互为其用，而相与有成也。

一谍为行军之要，而此事最难。其弊由于安乐日久，无耐劳苦，壮胆智之人，甘蹈白刃者，更不可得矣。来谕言我处之一举一动，贼必知之。则是保甲不实，稽查不力之故。贼之举动，我不能知。则是未得间谍之故。物色此人，谈何容易。陈平恶草具，付之以金而不疑，野利枣龟，杖至垂毙而不悔。其用人之妙，用智之巧，良可味矣。窃谓谋野则获，积诚可通。虽非一二月所能猝办，然未有求而不得者。一江岷樵昔年在京乡试，负其死友之槩而归。二次行邯鄲道上，送一不曾谋面浙江举子之槩。此其行谊，即汉代《独行传》中亦不多得。昨已致函岷樵。彼风节优于天下，当有感奋不能自己之诚。左公高隐，尚不知雄才大略，是文忠公一流人物，设其真知，必翻然应命。今已函致矣。林

翼才力至劣，伏维河海不择，刍菑不遗，故敢即其所知上陈座右。一代伟人，必能宏济时艰。吾楚幸甚，天下幸甚！

再者，所陈各条，其要仍以用人为先。即一技一能，亦不可弃。不龟之药，勾践藉以破吴，善穿地洞，李光弼因以陷敌。信陵得侯生，石勒得张宾，符坚得王景略，皆以一二智谋之士，战胜攻取。然必不拘资格，然后丹书中之裴豹，得献其能，亦必宽其文法，然后怒攻主将之邓羌，立摧敌。伐曹一役，晋文诛颠颉而舍魏。自古英雄作用，不拘一例。良以奇才难得，不容不加委曲于其耳。

☆江忠源○条陈军务疏

粤自逆贼滋事以来，用兵数年，糜饷至二千余万，人无固志，地罕坚城，巨寇披猖，久稽天讨。非贼众而我寡，贼强而我弱，贼智而我愚也。法之不肃，谋之不臧，贻误至今，宜思变计。微臣效力军前，出入矢石锋镝之余，于今三载，兵勇强怯之情形，事功迟速之机，苟有所见，何忍不毕献其愚。谨将兵事大略，有关得失者，撮举八条，为我皇上敬陈之。

一曰严军法。法者，将之所以驭众，使之出入生死而无敢违者也。将不行法，是谓无将。兵不畏法，是谓无兵。军兴以来，法玩极矣。全州以失援陷，而赴救不力者相仍。道州以弃城陷，而望风先逃者接踵。驯至岳州预设防师，不能为旦夕之守，九江厚积兵力，不能遏水陆之冲。文武以避贼为固然，士卒以逃亡为长策。皆由畏贼之念重，畏法之念轻也。夫人情孰不畏死而贪生，而军令必责其舍生而就死者，诚以百人决死，万众莫当，一夫倡逃，千军自废。诚使将士知国典之不可幸逃，自不得不并心一力以致死于贼。将有致死于贼之心，而谋自生；士有致死于贼之心，而勇自倍。是所诛戮者不过一二人，而所保全者常千万人也。宋仁宗当承平之余，依智高反，官军屡失利，攻陷名城无数。最后狄青至军，斩逃溃将校二十余人，而军威始振。嘉庆初年，三省教匪之变，经略额勒登保平之。其言贼遇官兵，条条死路，惟向前接仗，是一生路。官兵遇贼，条条生路，惟向前接仗，是一死路。故贼常致死于我，而我兵转畏迎其锋。利钝之机，已决于此。即如粤逆与官兵接战，每驱新附之贼在前，而以死党监督其后，名曰排刀手。遇有却顾，辄行击杀。以故匪党不得不为之尽力。贼之胁众也以严，而我之驭众也以宽。贼之退也必死，而进犹可生。我之退也可生，而进辄易死。其谁不望风先靡而预办一走也。诚欲反怯而为强，则莫如易宽而以猛。皇上执法以驭将帅，将帅奉法以令偏裨，偏裨行法以督士卒。遇贼溃走，藉词巧避者，有诛；临阵不互相救援者，有诛；不奉令而遽先撤队者有诛；堵御不力致贼窜逸者有诛。军令既严，士气自奋。讨贼之效，庶可计日而待也。

一曰撤提镇。提镇而下，为副参游，副参游而下为都守，都守而下为千把，以次递相节制，而提镇之位为最尊。承平日久，兵革不用，宿将之以功名着者，多就凋谢。今之提镇，类多积资较俸，存至高位，非尽论功阙劳绩而得之者也。朝廷以虚名使之，未遑择其才略。其中老于戎事，深悉战守机宜者，虽尚有之，而茸充位，无足短长者，正复不少。权尊则意为趋避，而偏裨不敢与争。位重则法难骤加，而大帅不敢擅决。夫人情当齿壮官卑之日，每每奋发有为，致身通显。及至身居高位，则顾恤之念重，而进取之念衰。责其忘躯冒险，踔厉迅发，以赴事机难矣。且军营体制，副参以下，俱听命于所辖之提镇。其临阵也，必提镇先退，而后副参随之。副参退，而后都守随之。都守退，而后千把随之。千把退而后士卒随之。提镇不得其人，即所属之副参以下，均难期得力。是以姑容一二庸妄之提镇，致可用之将弁兵丁同归无用也。又军兴既久，筹饷滋艰。提镇薪水夫价之需，及役使护卫之人，均较参游数倍。计裁一提镇之费，养精兵二百而有余。亦奚取以有限饷糈，奉此无益之提镇为哉！副参以下，任重敢战者，未尝无人。其资位较轻，则奉檄不敢迁延，其擢拔方始，则临事易为感奋。诚择提镇之久历戎行，胆略尚优者，以资统御。其余概行撤遣。副参以下，量才委用，务尽其长，斯军政严而军食亦裕。此时幸有殄寇之资，异日仍获赧桓之用矣。

一曰汰弁兵。选兵之道，胆气第一。朴实耐苦次之。技艺娴熟次之。巧猾懦怯为下。有武艺而无胆气，则临阵忙乱。并其平常演习之技，而亦忘之。故常有力敌百夫，艺高群卒，而临阵一挥即仆，与未习技艺之人等者，战阵之事，与搏斗异。两军相持，旗帜戒目，金鼓震耳，胆怯则心易动，心动则耳目手足举失其常也。质实耐苦之人，军令易于服习，性情易于调驯。令进则进，令退则退。陟山渡水，不知其劳。历夏经冬，不知其瘁。故众可得而用。至于巧猾怯懦之流，无事则应对趋跄，务为观美。临阵则赳赳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耀。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将弁如此，不足以整军，兵士如此，不足以御徒。敌糜金粟，无补丝毫。此兵弁之应汰者一也。军兴既久，征调频频，有从军数年，渐形委顿者，有老羸充数，不堪驱使者。是谓疲乏之兵。又如曾经战败，部曲溃散，或遇急卸装而得生，或事后潜逃而就伍，惊魂甫定，转战何堪。苟取充兵，难期再振。是谓残败之兵。当兹饷运不继之时，岂容若辈更滋虚耗。此兵弁之应汰者又一也。诚饬各营，于此数者，严为淘汰，选其胆气充壮者为一等，以备攻剿之用。其次备守营围堵之用。药品既备，攻达乃神。爪牙既强，声威自畅。斯亦当今之急务矣。

一日明赏罚。胜有赏，败有罚，夫人知之矣。虽然，胜有赏而所赏者非真胜也，则不如无赏。败有罚，而所罚者非真败也，则不如无罚。无赏无罚，人犹

冀有赏罚之时。赏非其功，而罚非其罪，则人知其赏为主帅私昵之人，其罚为主帅倾陷之人，怨劝之用乖，怨之声起，而军心不可问矣。军兴以来，得一胜仗，有功者固赏叙随之，而左右随侍之人，先叨奖录。逆匪蔓延四年，糜烂六省，未尝行一失律之诛，按一纵寇之罪。胜败本兵家之常，主兵者每言胜而不言败。功过本不妨互见之事，主兵者不录过而专录功。有赏而无罚，何以昭怨劝而令三军乎？夫军中赏罚，未可一概论也。战而胜，固当赏矣。然或杂然旅进，割取他人之首级以冒功，或当迫击至要之时，不思乘势掩杀，只顾夺取财物器械马匹。以致大胜变为小胜者，又当罚。战而败固当罚矣。然或奋勇前驱，后援不继，或大众却走，而一军独前者，又当赏。且同一赏，而厚薄攸分。同一罚而轻重迥别。当视其功罪为等差。大帅惟据营主之禀报，营主又付诸左右之品评。功罪之实，既非采访所能知，又因毁誉而多误。求其权衡至当，犁然合乎人心，难矣。自非亲历行阵，开诚心，布公道，何以慰士卒之怀，而振积疲之习乎？

一曰戒浪战。用兵之道，能守而后能战，能制人而后不制于人，能避贼之长而后可用吾之短。粤逆狡悍凶顽，颇有盗贼之智。臣随诸军自粤西至湖南，与贼大小百数十战，亦尝备观其结营置阵之详，疾行徐止之状矣。贼之结营也，因地筑垒，环以深濠，墙厚数尺，层开炮眼，濠阔数丈，密钉竹签。其置阵也，或分三路，或分两路，正兵应敌，奇兵或分钞阵后，或直捣中坚。其止也，遍购匪党，四出窥探，伺吾虚实，以广其谋。其行也，遥张虚声，飘忽倏至。乘吾仓皇，以逞其毒。我兵并力攻其坚垒，每至损伤精锐。其新兵未曾与贼战者，不谙营垒濠墙之式，将卒无所恃以为固，往往为贼所乘。陕西征兵之在湖南以及湖北江西安徽江南诸军之失利，皆由于贼知结营之利，而我不知也。贼分数路，我每以一路当之。即或数道并发，而临阵彼此不相顾。或左进而右退，或后却而前行。贼得以施其奇正钞伏之术。广西湖南诸战之失利，皆由于贼知布阵之诀，而我不知也。贼之止也，宜扼要以断其接济，严兵以堵其逃窜。贼之行也，宜预择精兵宿将，拦头迎击，以遏其锋。沿途设伏，以挠其势。乃我之围贼也，不务扼要严防，专以扑营逐利为事。其追贼也，不务拦头迎击，专以跟踪尾击为能。小有挫失，将卒之气先馁。又须养之经旬，始堪一战。逆贼得以长其凶锋，我军终莫操乎胜算。此兵谋不可不豫，而浪战所以宜戒也。

一曰察地势。兵志曰：不知地利，不可行师。地利云者，非仅仅图史所载山川一定之险也。视贼出入之踪，而先为之防。察贼分合之势，而遥为之制。虽渐车之浚，数仞之冈，苟形势在所必争，即机会不可偶失。请以近事明之，全州蓑衣渡之战，贼锋已挫，宜连营河东，断贼右臂。道州之役，贼势本孤，宜

分屯七里桥，扼贼东窜。长沙之围，贼路俱穷，宜驻龙回潭土墙头堵贼西溃之路。他如道州双牌莲涛湾六十里之奇险，贼入死地，而纵之使生。湘阴之临资口，岳州之城陵矶，皆水陆必争之隘，而放之使遁。利害昭然，犹堪覆验。事前未及虚心体访，预为绸缪，一溃难收，悔之无及。计自逆匪滋事以来，要地之疏防，机宜之坐失，似此者实已指不胜屈。祸基咫尺，流毒千里，人谋未臧，酿成巨患，此正宜引为前车之鉴者也。

一曰严约束。杀贼所以安民，安民乃可以杀贼。将出令而兵不敢哗，兵奉令而民不知扰，则有制之师也。粤逆所过之处，横刀跃马，市肆一空。人民遭其屠戮，子女遭其掳胁，财物遭其搜括，室庐遭其焚毁，惨酷之状，固已触目心伤，被害遗黎，群焉饮憾。然市井愚民，罔识大义，亦容有谓盗贼之害，犹愈于兵者，何也？粤逆志在择肥而噬，下户穷檐，搜求不暇，且或以时诈示仁义，愚弄吾民，买饭求浆，多给市直。至于不法兵勇，罔知号令。方其攫取奸污，则虽穷苦之家，亦鲜得免。于是民不怨贼而反怨官兵矣。夫以盗贼而诡施小惠，民于盗贼宜有恕词。以官军而行同盗贼，民于官兵能无隐憾。若不随时严按军法以服民心，恐草野怨咨郁勃之言，将有难于尽诘者。军中兵勇而外，有长夫，有余丁，有随营贸易之人。兵丁旧服营规，管辖甚密。果令严为约束，无难一律肃然，乡勇多系四方无藉之民，较兵丁殊为难管。然犹名隶籍伍，有犯自可按籍而稽。至于长夫及随营买卖之人，则均游荡性成，不安乡里。名虽贸易营生，实则不堪问其所自。倏来倏往，踪迹靡常。甚或伪造兵勇腰牌，假其装束，时赴近营各乡村，掠取各物，转卖营中，肆行无忌。乡民误为兵勇，不敢格杀。且畏其势横人众，莫敢谁何。此辈久处营中，熟睹战斗之事，轻生嗜利，习为固然。将来事竣撤遣，散处民，必多不靖。从前三省教匪之役，大局已经戡定，而搜诛余匪，及不法夫勇之啸聚者，又至两年。其明证矣。应饬各营于所管辖兵丁长夫及买卖人等，严明约束。遇有干犯，除兵勇分别治罪外，长夫及买卖人等，尤宜从重惩处。其有逃匿他方者，所在地方官一体严密察缉，随时惩办。重即处死。斯亦结民心而弭后患之一端也。

一曰宽胁从。粤逆起事，死党存者实不过数千。其余则新附之匪与裹胁之众也。会匪盗贼，与凶恶痞棍，粤楚州县，所在有之。平时作奸犯科，扰害乡曲。官司每苦文法之烦，曲从宽贷，一旦有警，遂尔率其丑类，从乱如归。又在配军流及被贼劫放监禁各犯，乘乱得脱，为贼驰驱。此皆甘心从逆，执死不回，宽之而无可宽者也。至若村市浪民，被贼驱胁，本无从逆之情。但因贼中禁制甚严，末由自拔。又或以全家被掳，势难两全。依违其间，遂历岁月。比发已加长，便与老贼无殊。欲留则违其归顺之心，欲去则恐膺不测之戮。低徊无计，进退维艰。此等苦衷，殊堪軫念。贼匪自武昌窜去时，党众发潜逃者，亦

已无数。即其中长发之贼，为居民沥诉被裹之由，往往悲感无端，声泪俱下。可见小民具有天良，终非左道所能煽惑也。官饬各营，多写简明示谕，射入贼中。临阵于旁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令其乘官军与贼接仗时，弃械奔赴旗下，并设一发公局，发给免死执照，资遣回家。倘如官兵连获大胜，非独不甘从逆者以免死而得生，即心持两端者亦将去逆而效顺。既可用谍以探贼之情，复可用闲以携贼之党。党羽既已披离，渠魁何难殄灭！其于剿贼机宜，或亦不为无补也。

○答曾侍郎师书

九月二十四日奉八月二十三日衡州一书，并寄示与王朴山兄往来各函，具言兵之不可用，欲再招勇六千，以为灭贼之具，初七日从吴甄甫先生处，寄到一书，又以南昌楚勇求赏一事，虑勇亦不可用。

忠源窃谓兵勇皆未尝不可用，患将兵将勇者不得其人也。夫兵之不可用者，勇于扰民，狠于仇勇，敢于犯上，而独怯于杀贼。既尽于吾师前书所云矣。然使得一廉明之将统之，视兵民为一体，则兵不敢扰民。联兵勇为一气，则兵不敢仇勇。将之爱兵如父兄之爱子弟，则兵之卫将亦将如手足之卫头目，而无把持挟制之患。将有敢死之心，则训练必勤，兵有可以杀贼之具，则胆气自壮，而无畏避迁延之祸。今之为将者一切反是，而谓兵不可用。兵亦任咎也。若夫勇之难用，则更有甚于兵者。潮勇捷勇，无论矣。吾乡严云舫之辰勇，樊川之胜勇，劳氏子之彪勇，在长沙皆能杀贼。其后归邓绍良统带，驻镇江府城外，淫掠杀戮，至激吾民控诉于贼，甘心为贼向导。顷刻之间，全军溃散。赖和镇军接统之，整齐训练，稍稍成军。然闻其欲惩治一二人，竟以不密，逃去为贼。窃意兵之为害，尚不至此。诸勇之中，惟楚勇较驯，无从前数者之弊。然南昌求赏一事，亦大不成事体。吾师所闻，不为无因。筠仙既归里，问之可得其颠末。虽由小人教之，忠源未能先事预防。然其顽梗亦可概见。湘勇较楚勇尤驯。然斗山所统，八月二十六日为索赏项，几于喧哗。宝峰所统，在德安一哄而散。勇之难带，其略如此。然而罗山之勇无是，朴山之勇无是，即忠源前此之楚勇亦不闻有是。不独此也，广勇最称跋扈，大营散之，张石卿制军收之，以援江西。忠源甚非所愿。念既如此，不收恐去从贼。姑令扎营城外，而留心驾驭之。卒乃大得其用。楚勇相亲已久，置之不经意，至有求赏之事。可见患常发于所忽，不可不同警也。

由此观之，勇之不可用，其故仍不在勇而在带勇之人。夫兵之弊，由国家承平日久，市井游猾之徒，无所得食，攒入营伍，求肥其身，养其妻子。不知打仗杀贼为何事。有游猾之尤者，工于语言趋踰以媚其上。为之上者，喜其媚己也，而子之官。彼以是术而得官，则必操是术以进退众兵。存至高位，则又

操是术所黜陟众官。相沿已久，积重难返。营务安得不坏，军政安得不弛。一旦有事，惟相率而逃耳。若勇则募于有事之时，皆山野椎鲁之夫，其强悍之性，尚为可用。然从征日久，得钱易则习于奢华，杀人多则果于残忍。事平之后，散处田间，则貽异日无穷之祸。故论目前搏击之用，则兵不如勇。而论异日遣散之难，则勇不如兵。然忠源终不欲以兵易勇者，兵之患本源，仓卒而难拔。勇之患在流弊，先事而可防。且急则治标。今日之时势，宁取其勇悍搏击之用，而后日遣散之难尚可求其人求其法以治之也。故忠源甚韪吾师前书之论，而顾不以后书所难自阻。但多求罗山朴山其人者以为上将，则收勇之利，并可弭勇之害，而贼不难平矣。

方今贼据有长江之险，非多造船筏，广制炮位，训练水勇，先务肃清江面，窃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无安枕之日。然窃计海内人才，能办此者，惟吾师一人。能管驾船勇与狂贼相持于波涛险隘之中而不惧者，惟不肖与荫渠、罗山、朴山数人。贼在武昌时，接吾师前书，欣幸庆幸。次日，适发报，而附片陈明，请吾师选派船勇，从洞庭驶下。并请杨熙管带船勇，从荆州西来，以剿为堵。昨奉谕旨，区区愚计，实已上协天心。而窃虑吾师或以后书所难自阻。且鄂省已戒严。若遂寝前议，则天下巨祸，其谁弭之！敢请吾师即日缮摺，与忠源联衔具奏，并致书海内豪杰，广集经费，号召吾乡忠义之士，迅建义旗，蔽江而下。忠源亦当收集淮南奇杰，以为应援。若再旷日持久，天下大局，非臣子所忍言矣。

忠源以八月二十九日自江西起程，九月十二日抵田家镇，十三日到防。二十一抵黄陂县，二十六筠仙告归。其迁延之致，艰难辛苦之状，筠弟自能言之。二十六日巳刻，则详各奏牒中。谨抄录寄呈。惟月之三日，拜巡抚安徽之命。自分识浅才拘，不足以胜天下之重。而安徽又当万难措手之时，深惧陨越，貽知己羞。其到彼措置之方，具详致周敬翁信中。钞稿寄览，求一一教之。彼中绅士，除吕鹤田、吴竹如二公外，尚有可求之人否？官吏中除陈岱云外，尚有知其底蕴者否？邹叔绩宏博渊懿，人所共知，而才识之远大，胆气之充裕，尤为今世所希睹。见与忠源同往，获益良多。惟不知季高、霞仙诸君子，尚有肯来相助为理者否？求为我问之。叔绩之兄子伯韩，见在南省铸炮。忠源欲请赴淮南。恳吾师代为劝驾。忠源匆匆，未能致书。并恳请其带铁匠数十人。吾师为筹画盘川资送来庐，至祷！至祷！朴山天下奇男子，得吾师回信后，即当奏调。匆匆不及致书。吾师久驻衡州，似非所宜。末流之世，凡事当委曲求济。昨得霞兄书，深以此意相规。忠源深感佩之。只悔在江西时，未能推诚相待。窃愿与吾师共勉之！

☆彭洋中○湘勇原流记

湘乡踞湘江上游，地广而沃。中岁委积鳞比。民间正供之赋，向由书吏携串票赴乡征。日久弊滋，需索重沓，民不能堪，激为抗欠之计。其俗又剽悍。敛钱拜会，岁以为常。道光末年，纠众积六七万。为首匪类，踞山依箐，遍立巢窟，焚掠掳杀，无处无之。被害之家，骈词上诉。丝棼苦不能治。

三十年，粤西金田衅作。上命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经略之。道卒。又以命前任两江总督李星沅。亦遽卒于军。粤贼势日炽。湘乡会匪通焉。将藉口钱漕，以发大难。都人士罔知所措。或为徙避计。不能徙者，则约数百人赴告各大吏，谓寇贼之患，百万甲兵制之于后而不足者，一二循吏弭之于先而有余。请以贤能县令往。巡抚骆秉章署布政使春熙皆颔之。然遍计群吏，罕胜其任者。择尤遣之。则又胥视为畏途。相顾茧足。曰：吾官可劾罢，躯命殊未遽捐也。用是拟委十数辈，咸固辞。事势迫不可复待。时清江朱孙诒，卸署长沙县事甫月余，又已奉部咨允补酃县令。按省例，皆不得遽委他缺。湘人知其贤且能也，相率遮大吏舆，乞借寇。秉章语属僚曰：诚知非朱令不可。第违省例，而强以人人所不欲。乖护惜吏才之意耳。春熙曰：是可以忠义动也。因促召朱令至。则长揖以顾全局。孙诒受命无难色。其捧檄往，则是年十月初二日也。

孙诒未莅任之先，乡民麇集数千人城中，环县令署，诘钱漕事。闻孙诒至，喙顿息。孙诒下令曰：胥吏滥索，诚病民。然新漕伊始，骤改章，恐弗及。其各归，来年当为若尽剔削弊。敢胥动浮言者，罪不赦。会匪扰闾里，尔切近灾也。亟缚献，毋少延。众唯唯，遂散。是月半，有以盗魁陈胜祥、刘福田、彭明新来献者。讯得实，并诸法。自是繁贼之索，日相属于道。邑中狐门嗥啸，为之稍戢。访绅士之贤者，知廩饩生罗泽南，诸生王鑫，文士刘蓉，康景晖其人。明年，咸丰改元，诏举孝廉方正。以罗泽南应。二月，县试士，拔刘蓉冠其曹。旋集诸绅议改钱漕法。悉去浮勒，务便民。严治舞弊黠吏。湘人大愉。湘乡书吏最狡恶，令或稍闲以法，辄多方诬去之。王鑫悉其状，密举以闻。清预防。四月初八日，孙诒巡乡，至三坊万贯亭。绅民迎谒，王鑫预焉。与语移时。属诣署襄公务。随抵三十五都洪山殿，康景晖诣焉。谈竟夕，乃返署。当是时，大学士赛尚阿、都统巴德清、达洪阿奉命剿粤西贼。孙诒召诸绅谓之曰：防患未然，古之善教。今粤贼洪秀全等势张甚，未易遽殄。若北窜由恭城灌阳而全州，则永郡之东安界，由阳朔临桂而灵川，则宝郡之新宁界，皆毗连邵阳。湘乡固邵阳接壤也。计程不数日，贼可及吾境。人以为患在隔省，吾视之犹肘腋耳。官军布守冲要不能遍，团练乡兵，差足卫闾阎。及今不理端绪，恐仓卒措置难也。王鑫曰：请自隗始。爰创具规约，遍晓谕于三坊倡之。余四十七都亦次第行。

时洪逆困守永安，官军十余万，绕之四市，不惟楚省无风鹤警，即粤西诸郡

邑，亦犹晏然太平。是以示谕团规，概不及旗帜队伍刀矛枪炮字，恐骇观听也。未几，湖广总督程𠄎采得旨防湖南边，将督师次衡州。孙诒欲于其过境也，缕陈团练策，请饬通行。而总督方谓贼焰易扑，勿庸为此迂远谋，劳民伤财，无益至计。孙诒之说不得入。七月，邑之二十五六七都，三十五暨四十都，会匪同时骤起，群出抄抢。四十都职员李耕亭家，被祸尤烈。孙诒遣刘蓉、康景晖号召团练，亲往捕治之。会匪拒捕，铕弹伤孙诒准及手足。与夫丁役负创者数人。诒旦孙诒裹创大集团丁，围攻贼渠熊聪一于湖洞，火其庐。擒贼目王祥二及其伙数人。熊聪一弃湖洞奔八十里，潜伏杨家滩，谋遁出境。团长萧积惠购获之。王鑫亦会团于三十五都助捕。获贼头目百余人。槛送总督行营究治。计前后就捕者七百有奇。孙诒以内匪不靖，则外患无自防。益与王鑫、康景晖诸人，讲求团练缉捕法，网山搜谷，梟鸯为空。

二年二月，洪逆挈其党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突永安围，走临桂，攻省城，锐首北向。孙诒谋诸王鑫、康景晖曰：衡永驻重兵，宝庆有副将领兵协郡伯守，贼必不敢往。由东安捣虚而来，吾湘乡正当其冲。团丁未习战，不值一，非可遂恃无恐也。吾欲选劲卒分布要隘，当前锋，以团丁缀其后，助声势，两君以为何如？皆对曰：此万全策也。遂募敢死士，日训练。四月，全州陷，戒益严。贼睨湘乡有备，绕窜陷道州，陷江华、永明、桂阳、郴州。七月，王鑫等偕文士易良干各集团数百人，造县听调。命分三营。易良干领中营，王鑫领左营，武生杨虎臣，团长王开化张运阑隶焉。康景晖领右营，以诸生罗信南综理三营粮糈。谢邦翰待兵械。县学两司教官，并廩饩生魏万杰等，分投劝捐助以济军食。事当创始，惊世骇俗。前此团练甫倡，举邑绅耆，庭诤已屡。迨是益哗然。有怨詈者，有揶揄者，有谓寇贼可冀其不来，练卒必不能不生事者。孙诒亲若友进谏曰：众口嚣嚣，姑已之以息谤，若何？寇将至而敛民怨，非计也。答曰：愚民偷旦夕安，忘巨祸，犹赤子有疾，苦药饵号啼耳。苟且徇之，安用父母！为遂不听。有挺身向康景晖吧呀忿争，斥以首祸者。孙诒召其父责之曰：尔子敢复尔，将重典！为沮挠公事戒！复饬缉妄议者数人，薄惩之。事乃定。是月罗泽南来，命易良干奉以中营事，而已副之。

时洪杨诸逆犯长沙，警报日数至。二十九日夜，讹言贼至江车，距邑城七十里。商民惊扰鼎沸，练卒亡去者十之八九。厥明，侦知其非，稍稍复集。或以为言。孙诒曰：始事固如此，无足为怪。乃皆召而语之曰：古来良将，功名赫赫于后者，其初皆未尝不畏怯。惟一经畏怯，胆即渐以老练。故名卒成。今尔辈虚惊，宜自笑，且自惩也。越数日，又谓之曰：凡临战阵，避死反死，舍死杀贼则必生。尔辈当念人无寿夭，咸有死期。死于牖下，何如马革裹尸耀来世。以此熟自计，遇贼自勇气百倍矣。练卒环听，若顿悟。孙诒驭凶暴尚严，而

拊循士民，则厚奖其能，徐勉以所不逮，不求备，不务速成，告谕勤恳，善开发人志意，类如此。人所以乐为用而造就多。八月，长沙贼围仍未解。孙诒令王鑫将其众出驻马托铺，康景晖驻辰前铺，举人赵焕联领团丁驻道林，相犄角。伺贼至迎击。罗泽南易良干防卫县城。先是孙诒以临敌制胜，首在士卒一心，次则布队森肃。因推古人阵法用意所在，制为起伏分合周去猎逐之式。于王鑫之行授焉。王鑫到防，日日按式操演不稍间。两营踵之，湘军纪律自此始。既而又令附郭三坊三都，比户选练，为城保障。令城内立八团，团总各一人。每团选壮丁二百，共一千六百人，分为八班。孙诒每日凌晨起，率其一，更迭赴各都坊会操。凡步伐止齐之法，刀矛枪炮之用，皆躬示其状，俾模式焉。操毕，辄引一队至前，面语以忠义之教，勋赏之荣，勇怯死生之理，口指手画，无异授徒。虽舌焦吻燥，不惮劳也。当其创设三营也，营仅三百六十人。至是增至八百人。合诸城内八团，附郭六都坊，暨其余四十二都团练，习技击嫻队伍者，综计约十数万。九月，刘蓉来，立连坐法。一人怯退，同伍罪均。令各团自具状为恁执。人皆指天日誓。孙诒乃谕吉椎牛飨士，率诸绅县庭同嚼饮，万众欢腾，始俨然有亲上死长之意矣。邑之十八都，地名壶天者，聚众应洪逆。孙诒率易良干罗信南驰往掩捕，一鼓荡平。王鑫请曰：练卒可用矣。愿以一旅援长沙，殄兹寇。孙诒壮之，令率所部往。十月十九日达行省，贼已他窜。怏怏而回。

洪逆旋破岳州，围武昌，大兵咸逐贼上。诸郡县土寇蜂起。邑之赛田杨家滩匪类漏网者亦蠢动。孙诒率罗泽南、刘蓉往平之。至是署事期满，将瓜代。泽南与诸绅诣大府留。其时张亮基抚湖南，湘阴左宗棠襄事其幕。谓泽南曰：湘潭避兵侨居邑者，皆谓邑团军近数十万。能调省资保卫否乎？泽南曰：“可。”十一月，张亮基寓书孙诒，属选千人往。不以檄而以书，重礼孙诒也。孙诒将亲行，谋与偕者。罗信南请往。泽南以亲老辞。王鑫亦辞。孙诒谓泽南曰：君孝廉方正也，事亲诚先务。然境土若不靖，将负父母逃之荒外乎？抑听其引颈膏贼刃乎？泽南无辞。又谓王鑫曰：湘乡团练成，君实其勋首。今大府调练卒，咸属望君。奈何反却顾辜众望乎？世变方亟，志士有为之时。守此不去，以待科举，毛锥子将笑人也。皆应曰：愿如命。于是王鑫以三百六十人先发。十二月三十日报至，孙诒督同泽南、信南以七百二十人继之。刘蓉随。明年正月初八日亦报至。至之日，张亮基已擢湖广总督去。潘铎嗣为巡抚，命长沙守仓景愉点验焉。郡丞桩龄代之行。事毕，言于景愉曰：乃今见亚夫细柳军矣。曩昔霸上棘门，儿戏者尔。月抄，孙诒归自长沙。二月，衡山县草市贼起。王鑫奉大府檄，以所部往击，悉就歼。四月，安化县蓝田贼起。孙诒奉大府檄，以罗信南、谢邦翰，随麾盖往击，若伐槁薪焉。五月孙诒解湘乡县事。

洪逆之攻武昌也，陷之。由是闯汉阳，躡蕲黄，狂奔而东。九江池州安庆太平诸郡，相继不守。遂入江宁，据为伪都。分其党亾扰江西行省，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帮办军务之命，将趋鄂中。闻南昌警告，顺道驰剿。兵寡贼众，书抵曾国藩请援。国藩方驻长沙帮办团防。商诸复任巡抚骆秉章曰：营兵疲，不如乡勇健，能战斗。令朱牧提湘勇赴援，其可乎？孙诒是时已擢任郴州也。秉章然之。遂以孙诒统援军奏。孙诒令罗泽南领中营，廪饩生李杏春团长李续宜佐之。易良干领前营，团长罗信东佐之。谢邦翰领右营，团长李续宾佐之。康景晖独领左营，杨虎臣独领后营。罗信南领亲兵，王鑫留剿郴桂土寇，六月进发。候补道夏廷樾，庶常郭嵩焘偕行。七月十九日，师次南昌。二十四日，与贼交绥永和门外，大败之。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穷迫至江湄，夺贼舟，被戕。孙诒哭之恸。以李续宾代领右营，罗信南兼领前营。吉安故多盗，闻南昌被围，竖旗反。忠源暨巡抚张芾在籍尚书陈孚恩，虑其与粤逆合，奏令孙诒扼樟树镇，断贼勾结。遣候选教谕刘长佑隶指麾。孙诒到镇，以长佑与罗泽南、李续宾等，偏师捣吉安，扫灭土寇。八月二十三日，南昌遂解严。江西全省以次戡定。湘勇凯旋。

忠源本国藩门下士，喜湘勇精锐，疏言国藩有湘勇六千余。上信之。始命国藩帅以援鄂。国藩既得旨，大募湘勇，尽调孙诒所部将士，为东征计。忠源抚皖，又驰疏调孙诒，以秉章奏留，乃止。四年二月，粤匪上窜，国藩命罗泽南、李续宾防剿衡永郴桂，以固后路。自将王鑫等水陆军万余人东下。三月，至岳州，遇贼，军尽覆。归咎王鑫，将罪焉。左宗棠言于秉章，力保全之。使屯郴桂。召罗泽南、李续宾还长沙，规进取。国藩曰：湘勇恐不足以战也。宗棠曰：劲旅也，杀贼多矣。奚不足！四月，孙诒署理宝庆府事。国藩于七月整旅复东下，罗泽南、李续宾等，所向摧靡。迭克岳州、武昌汉阳、蕲黄各城。六月，粤逆复犯江西。巡抚陈启迈疏乞命孙诒率罗泽南往援。秉章以孙诒方专郡，泽南业东下，奏覆。十二月，国藩督师湖口，又败绩，武汉两郡重陷。国藩收拾溃卒，退屯九江。罗泽南、李续宾以其间入江西，剿广信饶州踞贼。五年，战于弋阳，大捷。战于信州，亦大捷。广饶一路告廓清。俄以国藩命回军武昌。逆贼复狼奔豕突。江西全局糜烂。

六年四月，廷旨命孙诒带湘勇应援。秉章以部曲已散于湖北江西各营，一时难以复集之言奏覆。孙诒诚明强毅，知治体，习勤劳，又深得士民心。楚省倚以为重。金不欲其远违。两年前南昌之役，楚中稍有警报，即共引领望孙诒归。故他省奏调，大府体士民意，辄弗遣。然其所练湘勇，旌旗遍天下，将才之被陶铸成者，王鑫、罗泽南、李续宾其最著也。泽南旋中炮死武昌城下。李续宾挈其弟续直接统全军。于是年十一月、再收武昌汉阳。八年四月克九江，提

兵皖疆，连下潜太桐舒四城。十月初十日战没。王鑫之于役郴桂也，恢复东安、郴州共十余城。军麾直指粤东西界。驱虺蝮而毙诸其穴。六年九月，转战岳州划除崇阳通城各剧贼。七年，徇江西吉临诸郡，禽草。八月，弃诸军长徂。王开化、张运兰、赵焕联、杨虎臣继之，战功并卓卓著。又有团长萧启江、蒋益澧、刘岳昭者。启江先隶罗泽南营，益澧隶王鑫营，岳昭又隶启江营。厥后均别将遏巨敌，为朝廷分一面忧。自咸丰三年迄今，文则督抚而下，武则提镇而下，自湘勇中来者，更仆未易悉数矣。骆秉章疏荐孙诒云：湘军朴勇敢战，由该员办团而起，岂虚语哉！然孙诒以湘勇故，几覆其宗。咸丰五年，逆首石达开寇江西。甫至瑞州，榜曰：三百里内外有匿清江朱氏族属一人者家骈诛。导使逃及知其逃匿所在不报者亦然。既抵清江，又勒邑人缚送孙诒亲属。否则尽城屠。盖以其练劲旅，支柱东南，俾不得逞为憾也。幸贼中有感孙诒忠义者，辄转为缓颊，乃免于难。然生产则以是荡然矣。

☆冯桂芬○校庐抗议自序

三代圣人之法，后人多疑为疏阔，疑为繁重，相率芟夷屏弃如弁髦敝屣，而就其所谓近功小利者，世更代改。积今二千余年，而荡焉泯焉矣。一二儒者欲挟空言以争之，而势恒不胜。迨乎经历世变，始知三代圣人之法，未尝有此弊。夫而后恍然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试略举数事言之。

以亿万人自养则有余，以一人养千百人则不足。观于今日，奉军国则民力竭，养兵勇则国力又竭。而始知圣人兵农合一，车徒马牛甲兵出自民间之法之善也。取士何以始泽宫，射御何以登六艺？观于今日文臣不知兵，武士不晓事，而始知圣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什而取不及一，视古为少，倍蓰而当一，视古转多，观于今日倍征无艺，而始知圣人百亩而彻之法之善也。土宜出于地而无穷，远物限于地而难致。观于今日运道阻，天空，而始知圣人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之法之善也。食为民天，有食斯有民。水为谷母，治田先治水。观于今日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饥，而始知圣人尽力沟洫之法之善也。世之盛衰在吏治，治之隆污在人才。观于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圣人乡举里选之法之善也。郅治必先亲睦，百行莫先孝弟。观于今日期功陌路，富贵贫贱不相恤，而始知圣人宗以族得民之法之善也。廉远堂高，笺疏有体，九重万里，呼吁谁闻。观于今日谏诤设专官，民隐不上达，而始知圣人悬韶建铎庶人传语之法之善也。权所属，则末秩亦将逞志，用不胆，则中材不能无求。观于今日俸薄官贪，而始知圣人分田制禄之法之善也。天下有亿万不齐之事端，古今无范围不过之法律。观于今日则例猥琐，案牒繁多，而始知圣人不铸刑书之法之善也。开边拓土，石田不耕，长驾远馭，鞭长莫及。观于今日夷患不已，而始知圣人守在四夷之法之善也。术业以不专而疏，心思以不用而辍。观于今日器用苦

窳，借资夷裔，而始知圣人梓匠名官仓世氏之法之善也。此类尚多，更仆难数。

然则，为治者将旷然大变，一切复古乎？曰：不可！古今异时，亦异势。《论语》称损益礼，称不相沿袭，又戒生今反古。古法有易复，有难复；有复之而善，有复之而不善。复之不善者，不必论；复之善而难复，即不得以其难而不复。况复之善而又易，复更无解于不复。去其不当复者，用其当复者，所有望于先圣后圣之若合符节矣。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羸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志此者有年。一官无言责，怀欲陈之而未有路。乃者乡居，偶一好事，创大小户均赋之议，辄中金壬所忌，固宜绝口不挂时政。重以衰病，逡巡无用世之望，惧遂泯没，爰以避地暇日，笔之于书。凡为篇四十，旧作附者又二。用后汉《赵壹传》语，名之曰《抗议》。即位卑言高之意。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则非言者之过。而千虑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无一可行！存之以质同志云尔。咸丰十一年冬十月吴县冯桂芬自序

○公黜陟议

今试泛论取人者，将重文字乎？将重才德乎？则必曰：才德重矣。将重一二入之私见乎？将重千百人之公论乎？则必曰：公论重矣。然而自汉以来，取人之法，荐剡策试百其途，要不外试之以文字，举之以数大臣。岂不以才德虚而无据，公论又散而无纪，不得不舍之而凭文字，凭私见哉！而不知其断不足以得人也。人第知刘十下第江东，不知为文字之不足凭。夫岂知通籍后之黜陟，乃并不足凭之文字而无之。自枚卜以下，无非取人于容貌语言奔走之间。例举之而例用之。虽公论皆知为斗筲无足算者，年迁岁擢，无何而参鼎铉，无何而拥节旄，比比皆是。士大夫平居论说，从不闻曰：某德可大贵，某才可大贵。但闻曰：某命某相可大贵。夫至言命言相，而其效可睹矣。呜乎！奚怪其不能得人哉！

欲求变计，非虚者实之，散者一之不可。《尧典》曰：师锡。师者众也。礼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民者，亦众词也。

《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三代上，固自有善取众论之法。经传文简，不可考。而《孟子》之言独彰明较著，则其事可意会也。《新唐书·赵憬》传：憬曰宜采士誉，以誉多先用。即此意。道在以明会推之法广而用之。又以今保举之法反而用之。会推必重臣之贵，今广之于庶僚。保举为长吏之权，今移之于下位。责成京官，自中书以上，皆岁举六部九卿一人，翰詹科道一人，外省知府以上一人，吏部籍之，以得举多少为先后。遇应升缺，列上。其无举者，不得列。又令岁举部院司官一人，吏部交各堂官。

有请升缺，用其举多者。若用举少者，则必言其故。候钦定。外官则令在籍在京在外各绅及诸生各乡正副董耆老，岁举同知以下巡检以上一人上之郡。郡核其得举最多者，上之大吏。大吏博采舆论折衷之，许删不许增。造册奏闻。有缺以次保升。一不与上司以权。而参劾之权则与之。夫乡人皆好恶之，未可，就平人言之也。至于官，则未有乡人皆好官非好官者，即未有乡人皆恶而非劣员者。故此法至当不易。至各官考绩，宜首以所举得人与否为功罪，以重其事。所谓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论者，如此。另议，通籍后不得再试。又议考官学政皆由公举即无庸考试差。他如诗文传播脍炙人口者，宜词苑；风裁峻整胆识兼优者，宜谏垣；文笔敏捷记识无遗者宜枢廷；通达治化机警绝人者，宜外任；皆可随事分举。公论所在，岂不胜于一日之试哉！

○罢关征议

谚云：关无善政。今验之而信。过而不留，散而无纪，主关者不能一一临视之也。即能之，而丈量之不谙，货值之不别，隐匿转换之不可知，虽视犹不视也。于是乎寄耳目于一切之人，自兼从而吏胥，而差役，而拉纤人等。千百辈之身家妻子，攒食于一关矣。闻粤海故事司閤二人，月支薪水各八百两，签押四人半之。余执事及各小口长随，以千数有差。此固非他关所有。然浮费之多，莫甚于关，亦可想见。至完税之法，试以所闻浒墅关一端言之。运米百石者，关吏教之报三十石。验过则云实米四十石，应倍罚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实报百石，所费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大抵田赋之数，民之所出者二三，而国之所入者一。关税之数，民之所出者十，而国之所入者一。然而州县浮收，往往滋事，而关税则否者，农心齐，商心不齐也。农不可他适，不可徙业，商可他适，可徙业也。农不能增其获以偿赋，商能增其价以偿税也。农之所谓二者，多加乎一之外，商之所谓十者，不甚加乎一之外也。故关之弊不甚病商，而转以蠹国。

承平既久，生齿益繁，需用益多，通商益广。以理言之，关税宜倍增。乃数十年来，征数日绌，亏空日多，转不及曩时所定户工二部四百六十万之额。其咎安在？尝阅英国财赋志略，咸丰二年，岁入四千八百余万，内关税一千八百余万。又云：六年岁入七千余万，不言关税若干。一通事云：七千余万中，关税之增最多。夫彼国通商增广，固不止中华，而中华实大宗。彼增而我无增，不惟无增，而且益减，何哉？不实征，不实解也。夫彼之能实征实解者，吾见之江海关矣。货物进口，彼鬼役持帐来易我单，即凭单令我役运岸。不闻运单中所无之一物，亦不闻自运一物。夫以今日之夷焰，若以吾吏吾商处之，必十漏七八，我亦无如何，而彼不为也。于我关如此，即于他关可知。往尝谓洋钱重七钱三分，实纹六钱五分，余铅八分。中国行用，辄当银八钱以上。其中

国仿造者，虽无铅，亦不行。何则？识其为夷制，即可信其有实银六钱五分。若彼杂以铜铅，亦非我所能识别。而彼决不为。是以通行。候官林文忠公造银饼，初亦使用。未几，即质杂。市中析之为零银，银饼遂废。又今夷市我购彼货，先银后货。彼役购我货，先货后银。甚有寄贩名目。与货后，辄扬帆西去。一年为期，赢缩惟彼所命者。要之，彼不能信我，断不敢与之交易。而通商之局散矣。

夫子曰：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不谓蛮貊能信，我乃为蛮貊所行，可为大息！今视于关务而益慨然于彼之能信，我之不能信也。夫我之不能信，为隐微深痼之疾，非一朝一夕之故。骤欲其洗心革面，断有所不能。莫若举各关而尽撤之。京门则复讥而不征之法，以税额入诸厘捐，以代各关。责成地方官会同绅董治之。厘捐立法尚新，依为蠹夷者宜少。即亦散而无纪，尚非过而不留。脱有弊窦，有踪迹可寻，有人证可指。比之关政，彼善于此。特不得多设卡栅，招引关夷，无关之名，有关之实而已。且厘捐者，市征也。王制，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孟子言：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而《周礼》有关市之征。是其法必始于殷之衰。文王去之，周公又行之。春秋战国无改。孟子欲复文王之治，以复古。虽以周公之法而不谓然也。即今制固亦有关征，无市征也。增厘捐，而关市并征矣。厘捐之弊，恐将如宋陈遵之经制钱，翁彦国之总制钱，久而不革。择一而废之，又曷可缓哉！

○筹国用议

古不以银为币。唐时用银，不过蛮市。明初用钞用钱，禁用银。中叶后，银始通行。顾氏炎武著论，用钱费银，意在复古，余往时见银价日贵，农田出谷，而国课征银，准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尝不以顾氏之论为善。

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从此以银为币之势已定，虽五帝三王复起，不能改也已。盖今以合地球九万里为一大天下，中国仅十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银，而其一不用银，犹之十有七省用银，而一省不用银，行乎不行乎？曩尝谓市易之事，贵征贱，贱征贵，势之所趋，有莫适为主，而一成不可变者。即如钞币一法，虽以天子之命，不行斯不行耳。严刑峻法曾不足动其毫末。征诸古而皆然，验之今而益信。且夫钞亦幸而不可行耳。若其可行，则银且尽为诸夷所有。一旦有事，钞币无从支银，百万资财，俄顷片楮。而银之重于人心，权势遂尽移于有银之诸夷。几何不为闽省前年之事！

然则，居今日而言裕国，宜何从？曰：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西北水利，已具前议。又不独西北也。大江以南之农，恒勤，大江以北之民，多惰。山左舒君梦龄，宰皖北，以地多旷土，募江苏人教民耕之。民辄曰：必尔始得食，宁饿死耳。噫，何论东豫哉！是宜劝之，董之，务有以变

之，俾无旷上而后已。且也，东南诸省兵燹之后，流离死亡，所在皆是。子遗余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绌。必有受其饥者。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或曰：我中华向来地窄民稠，一用此器，佣趁者无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论之，颇非地窄民稠之旧。则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暂用也。又中国积岁兵荒，丝市减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购，数倍往时。故蚕桑之利，近年更普。往尝谓古无棉布，以麻葛为布，故老者非帛不暖，而桑与农并重。至拔茶树桑，传为善政。更由当时以绢为币之故。自木棉入中国，似蚕桑非贫民急务矣。然由今日观之，则茶桑又并为富国之大原也。上海一口，贸易岁四五千万，而丝茶为大宗。彼以鸦片洋货相抵犹不足，必以银补之。设使彼有鸦片，我无丝茶，中国早不支矣。劝桑亦具前议。至茶宜于山石起不能生他木之处。若推广种茶，其利不可胜计。开矿一事，或疑矿税病民，矿徒扰民，且碍风水。不知风水渺茫之说，非经国者所宜言。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矿徒非贼比，在驾驭得人而已。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且夷书有云：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又夷书动言鸦片害人，宜禁。将来和议既固，理晓诸夷，彼禁贩运，我禁吸食。即仍修吸食者，斩之。旧令亦未尝不可徐议之也。裕国之道，不外乎此。

○重酒酤议

酒禁由来已古。禹疏仪狄，《酒诰》惩群饮，《周官》司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汉初群饮者罚金。武帝时，桑宏羊始榷酒酤，而酒禁废。惟武侯治蜀，禁酒严，道无醉人。余不闻焉。王应麟谓榷酤之害，甚于鲁之初税亩。无他，食为民天，酒为食蠹。统五谷约之，以升粟成酒一升有半为率，统万民约之，以十人而一饮，饮亦一斤有半为率，是十人而糜十一人之食也。亿万众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饥者。

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大凡民间日用饮食起居贸易一切细故，相沿已久，习为故常者，一旦欲反之，虽临之以天子之尊，威之以大辟之重，必终于不行。不考古事，不采近闻，不达人情物理，或任性，或恃才，皆不知其不可禁。不知其不可禁而禁之，适所以扰之而迄无以禁之。雍正间，尝禁铜。先定三品以上准用铜器，嗣又改为一品。乾隆初，尚书海望疏，以禁铜不效，请弛禁。亦尝严酒禁。乾隆初，孙公嘉淦奏罢之。疏中言直隶省一年中被系者千数百人，不胜其株累，而酿酤如故。世宗朝当盛鼎之时，整齐严肃，中外咸若，宜可以令行禁止。然而不能禁。斯不能禁矣。皆前事之师也。又何论近年烟禁乎？

愚窃以为如酒者，止宜重酤以困之，厘捐本抽百分之一独酒可令顿酤十之

，零酤二十之，舞弊倍其罚。经三四厘捐，而酒值倍矣。使贫者不能不节饮，尤贫者不能不止饮。但得减酿一分，即多若干米，亦即多活若干人，有利无弊者也。至收捐有效，宜量减五谷棉布之捐，尤宜广戒饮之谕，加酗酒之律。宴飨之事，为之节制，沉湎之人，勿登荐剡。使天下晓然知上意之所在，庶其有瘳乎？至孙疏有云：不酿酒则梁粟弃地，转以病民。犹之言赌场妓馆，贫民转移执事，赖以得食，成何议论邪？是无足辨。

○改科举议

昔年侍饮先师林文忠公署。客或曰：时文取士，所取非所用。坐有龙岩饶孝廉廷襄，夙有狂名，公故人也。已被酒，谩曰：君为明祖所给矣！明祖以梟雄阴鸷猜忌驭天下，惧天下瑰伟绝时之士，起而与为难，以为经义诗赋，皆将借径于读书稽古，不啻傅虎以翼，终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羨。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而其人己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君为此论，明祖得毋胡卢地下乎？于是文忠举杯相属曰：奇论！宜浮一大白！君狂态果如昔。一笑而罢。余小冠未坐，不敢置一词。退而思之，洪武中，尝停科目十年。继又与吏员荐举并用。如典史擢都御史，秀才擢尚书，监生擢布政使，登进之优，殆过之。其专用科目，在隆庆以后。固知孝廉非正论也。且有明国初之时文，未尝不根柢经史，胎息唐宗。古文程墨有程，中式有式，非可鹵莽为之。嘉道以降，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来，遂若探筹。

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缪种流传，非一朝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穷变变通，此其时矣。旷览前古取士之法，屡变而得人辈出，莫能轩轻。论者谓孟圆则水圆，孟方则水方，任以何法取之，所得不外此若而人。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诗序，曰：惟其所尚，又举移而从之。可谓通论。何以言之？盖以考试取士，不过别其聪明智巧之高下而已。所试者经义，聪明智巧即用之经义。所试者词赋，聪明智巧即用之词赋。故法异而所得仍同。然所试之事太易，则聪明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攻八股，始于王安石，令吕惠卿、王所撰《熙宁大义式》。元祐间，中书省即言工拙不相远，难以考试。盖言太易也。至今日之时文，而易更极矣。顾氏炎武谓：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诚哉是言！盖难则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难而退，而覬幸之人少矣。难则工拙可以众著，中材以上有实至名归之效，益愿其困难见巧，而奋勉之人多矣。且也，多一攻苦之时，即少一荒嬉游冶之时，多一键户

之人，即少一营求奔竞之人，文风振而士习亦端焉。而司衡校者，优劣易以识别，不致朱碧之迷离，高下难以任心，无敢黑白之颠倒，亦难之效也。

至于所谓难者，要不外功令中之经解、古学、策问三者而已。宜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学算学附焉。经学宜先汉而后宋。无他，宋空而汉实，宋易而汉难也。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下者，皆是。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三场各一主考，而分校之。盖合校则有所偏重，其弊必至以一艺之优劣为去取，不如分校之善。宜令科甲出身，七品以上之京官，每场各举堪任考官同考官者三人，交军机进呈，发部，汇为一册，以得保之多少为先后。届期，部拟前列而异籍者十人，听简。多拟以备简，以绝流弊。不拟者勿简，以示大公。扃试事宜，一如旧制。惟体制既多，怀挟无益，搜检可视旧加严。搜出者焚之，逐之，而不与罚。三场各编各号分送。三考官各视原额倍中，送监临官核其三优者，作为举人，两优者作为副贡，一优者从其廩增附之。旧而作为廩贡增贡附贡，次科副贡，得一优廩，增附贡，得两优，皆准递升。不论经策古学，一体并计。盖专精与兼长，亦足相抵也。会试一切如乡试法。而以三优者为贡士，两优一优为副榜。如中正榜誊录之法。下科准并计。殿试亦分三场，而删复试。朝考仍得相准，惟减其篇数，令穷力之日足辨。钦派读卷官三人，各分去取。部臣汇核，首列三优，次列两优，一优，皆以经策古三者间列。周而复始，即为长榜。分三甲进呈，钦定胪传授职如旧仪。

至学政，令大小京官举三事兼长者为之。亦不论省分官职之大小。童生县府试三场，不复试以归简易。学政试三场，皆分取倍原额。提调汇校，以三优者为附生，两优一优为佾生。仍籍之，与下届并计。生员则于新章初试后，即序三优两优一优，造册，以后历试，皆并计优之多少，随试而变。又与山长保优册参互，定册学政主之。惟山长不保优者，不与贡遇，有拔优恩岁贡及廩增阙，皆按册序补。拔优恩岁贡考试，皆省之。经岁科十试，各从其廩增附之。旧而作为廩监增监附监，准出学。其捐贡捐监一概停止。生童游京师者，令寄大宛应试，一如原籍。以人数定额。生员许并计原资。咨回原籍者，亦如之。凡国学，天下学校书院，皆用三事并试。通籍后不得再试。

国家进贤，将以治国安民。而求之文字中，只以俦人无从识别，为此不得已之法。登诸朝矣，试以事矣，方将磨厉以经世之具，而犹令其留恋占毕，何为者！夫侍宴赋诗，赏花钓鱼，从容文雅，犹是虞廷赓歌之意。至京朝官而命题扃试，古之所无。二三品之官，五六十之年，系眼镜，习楷书，甚无谓也。自散馆大考试差御史军机中书学政等试，可一切停罢矣。

○采西学议

传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孔安国曰：九州之志，谓之九邱。诗列十五国之风。康成谱序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以观之。孔子作《春秋》，有取于百二十国宝书。伊古儒者未有不博古而兼通今，综上下纵横以为学者也。

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周髀《算经》有四极四和，与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等说。后人不得其解。《周礼》职方疏，神农以上有大九州。后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东南一州也。驺衍谈天，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当时疑为荒唐之言。顾氏炎武不知西海。夫西洋，即西海。彼时已习于人口。《职方外纪》等书，已入中国。顾氏或未见，或见而不信，皆未可知。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礼疏》、驺衍所称，一一实其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此百国中，经译之书，惟明末意大利及今英吉利两国书，凡数十种。其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昔郑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子产能举晋国实沈台骀之故。列国犹其有人，可以中华大一统之邦而无之乎？亦学士之羞也。

今之习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过略通夷语，间识夷字，仅知货目数名，与俚浅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学问乎？惟彼亦不足于若辈。特设义学，招贫苦童稚兼习中外文字。不知村童沽竖，颖悟者绝少，而又渐染于夷场习气，故所得仍与若辈等。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闻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进书千余种，存方略馆，宜发院择其有理者译之。由是而禾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如历法从古无数十年不变之理。今时宪以乾隆甲子为元，承用已逾百年，渐多差忒。甲辰修改，墨守西人旧法，进退其数，不足依据。必求所以正之。闻西人见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又如河工，前造百龙搜沙之器，以无效而辍。闻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与焉。三年之后，诸文童于诸国书，应口成诵者，借补本学诸生。如有神明变化，能实见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请赏给举人如前议。

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诚今日论学一要务矣。夫学问者

，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且也，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于是乎不得不寄耳目蠢愚谬妄之通事，词气轻重缓急，转辗传述，失其本指。几何不以小嫌酿大衅。夫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乃以枢纽付之若辈，无怪彼己之不知，情伪之不识，议和议战，汔不得其要领。此国家之隐忧也。此议行，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多则必有正人君子通达治体者出其中。然后得其要领而驭之。绥靖边陲，道又在是。如谓六合之内，论而不议，封故见而限咫闻，恐古博物君子必不尔也。

○制洋器议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以地球三百六十度，每度二百五十里，如圆周积计之，大海三分去一，实为方一里者十三亿五千万。我大清国北自兴安岭，南自崖州，距四十三度，计万七百余里，东自库页岛，西至噶什喀尔，距七十七度，计万九十余里，截盈补缩，约南北八千里，东西万一千里，为方一里者八千八百万。是一国而居地球十有五分之一也。余百许国，俄、英、法、米为大。据英人《地理全志》稽之，我中华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地之大如是，五国之内，日用百须，无求于他国而自足者，独有一中华。地之善又如是。虽彼中舆地书，必以中华首列。非畏我，非尊我，直以国最大，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而已。

而今顾然屈于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彼人非瞳首重瞳之奇，我人非僬侥三尺之弱，人奚不如？且中华扶舆灵秀，磅礴而郁积，巢燧羲轩数神圣，前民利用所创始，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人又奚不如！则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向时中国积习长技，俱无所施。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

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人材健壮，未必不如夷。是夷得其三，我得其一。故难胜。此兵亦能有进无

退，是我得其二。故间胜。粤人军械，半购诸夷，而不备，并能有进无退，是我得其二有半，故半胜。然即良将劲兵，因械于敌，如天之福，十战十胜，而彼能来，我不能往，犁庭扫闾，固无其事。后患正无已时。而况乎胜负未可知也。得三与得二有半，究有间也。何如全乎其为得三之相当也。果全乎其为得三，不特主客异形，劳逸异势，且我有可以穷追之道，彼有惧我报复之心，殆不啻相当焉。斯百战百胜之术矣。夫得二之效，亦道在反求，而无待于夷。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

魏氏源论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无论语言文字之不通，往来聘问之不习，忽欲以疏亲，万不可行。且是欲以战国视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魏氏所见夷书新闻纸不少，不宜为此说。盖其生平学术，喜自居于纵横家者流，故有此蔽。愚则以为不能自强，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夫九州之大，亿万众之心思材力，殫精竭虑于一器，而谓竟无能之者，吾谁欺！惟是输仁垂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圩幔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道在重其事，导其选，特设一科，以待能者。

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廩其匠倍蓰，勿令他适。夫国家重科目，中于人心久矣。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优则得，劣则失，划然一定，而仍可以得时文试帖楷书之赏，夫谁不乐闻！且其人有过人之禀，何不可以余力治文学，讲吏治。较之捐输所得，不犹愈乎？即较之时之试帖楷书所得，不犹愈乎？即如另议改定科举，而是科却可并行不悖。

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昔吴受乘车战阵之法于晋，而争长于晋。赵武灵为胡服，而胜胡。近事俄夷有比达王者，微服佣于英局，三年尽得其巧，国遂勃兴。安南暹罗等国，近来皆能仿造西洋船炮。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又以敌国外患，同于法家拂士。尹铎曰：委土可以为师保。今者诸夷互市，聚于中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间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也。不于此急起乘之，只逆天休命，后悔晚矣。

或曰：管仲攘夷狄，夫子仁之。邾用夷礼《春秋》贬之。今之所议，毋乃非

圣人之道耶？是不然。夫所谓攘者，必实有以攘之，非虚骄之气也。居今日而言攘夷，试问其何以攘之？所谓不用者，亦实见其不足用，非迂阔之论也。夫世变代擅，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时宪之历，钟表枪炮之器，皆西法也。居今日而据六秣以颁朔，修刻漏以稽时，挟弩矢以临戎，曰吾不用夷礼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以经费言之，军械之价，常十倍。然利钝所分，胜败系之。固当别论。轮船亦然。然彼船一年而一运，此船一年而一二十运。移往时盐船粮船费用，改造轮船，即百船已不止千船之用。无事可以运盐转粟，有事可以调兵赴援。呼应奔走，无不捷。岂特十倍之利哉！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一日可令我覆溺。仓卒有隙，幡然倒戈。舟中敌国，遂为实事。而购值不资，岁修不资，赏犒不资，使令之不便，驾驭之不易，其小焉者也。是尚不如借兵雇船之为愈也。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也。目前固无隙，故可暂也。日后岂能必无隙，故不可常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夫而后内可以荡乎区宇，夫而后外可以雄长瀛寰，夫而后可以复本有之强，夫而后可以雪从前之耻，夫而后完然为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正本清源之治，久安长治之规，可从容议也。

夫穷兵黩武，非圣人之道，原不必尤而效之。但使我有隐然之威，战可必克也，不战亦可屈人也。而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不然者，有可自强之道，暴弃之而不知惜；有可雪耻之道，隐忍之而不知所为计，亦不独俄英法米之为患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者也。

○善驭夷议

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何也？贼可灭，夷不可灭也。一夷灭，百夷不具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务仍自若。然则，驭夷之道，可不讲乎？驭夷之道不讲，宜战反和，宜和反战，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今既议和，宜一于和，坦然以至诚待之，猜嫌疑忌之迹，一切无所用。耳属于垣，钟闻于外，无益事机，适启瑕衅。子贡曰：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见《史记·孔子弟子传》、《战国策·燕策》苏代语，略同。盖本子贡。）以今日行之，直所谓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者也。

然则，将一切曲从乎？曰：非也。愚正以为曲从其外，猜嫌疑忌其中之非计

也。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国群起而攻之，箝制之，使不得不信也。吉勇烈之事，即能为理屈之明证。

然则，和可久恃乎？曰：难言也。盖尝博采旁咨，而知诸夷不能无异志。而目前数年中，则未也。中华为地球第一大国，原隰衍沃，民物蕃阜，固宜百国所垂涎。年来遍绘地图，辄迹及乎滇黔川陕，其意何居！然而目前必无事者，则以俄英法美四国，地丑德齐，外睦内猜，互相箝制，而莫敢先发也。俄与英法讲和未久，美尝大困于英，英法亦世构兵。其于他国，亦无岁无战争。要其终，讲和多而兼并少。故诸夷多千年数百年旧国。不特兼并难，即臣属亦不易。何则？诸夷意中各有一彼国独强，即我国将弱之心。故一国有急难，无论远近，辄助之。盖不仅辅车唇齿之说，其识见远出乎秦时六国之上。如土耳其欲并希腊，俄英法救之。俄欲并土耳其，西班牙欲并摩洛哥，皆英法救之。迄归于和。彼于小国犹尔，况敢觊觎一大国哉！津门戊午之事，发端于英，辄牵率三国而来者，无他，不敢专其利也。惧三国之议其后也。庚申之事，得当即己者，亦惧俄美之议其后也。可取而忽舍，可进而忽退。夫安有兴师动众，间关跋涉八万里之远，无端而去，无端而复来哉！不待智者而知其不然矣。

故曰：目前必无事也。可以坦然无疑也。将来四国之交既固，协以谋我，或四国自相斗，一国胜而三国为所制，而后及于我。然四国之相讎，胜于讎我，交必不能固。而自斗，则为日必不远，可虑也。又西藏之南及新疆天山南路，皆与英属部孟加拉本若等境接壤，可虑也。俄境东自兴安岭，西至科布多毗连者数千里。近闻俄夷踪迹已及绥芬河一带，距长白、吉林不甚远，更可虑也。然则，前议自强之道，诚不可须臾缓矣！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矧可猜嫌疑忌者速之使有事也。自强而有事，则我有以待之。矧一自强而即可弭之使无事也。自强而无事，则我不为祸始，即中外生灵之福，又何所用其猜嫌疑忌为哉！

○上海设立同文馆议

今通商为时政之一。既不能不与洋人交，则必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情伪，而后能收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类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国政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无其人。宋聋郑昭，固已相形见绌。且一有交涉，不得不寄耳目于所谓通事者。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

上海通事，人数甚多，获利甚厚。遂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广州宁波人居多。其人不外两种。一为无业商贾。凡市井中游闲斥弛，不齿乡里，无复转移执事之路者，以学习通事为逋逃藪。一为义学生徒。英法两国，设立义学

，广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督之。市儿村竖，流品甚杂。不特易于湔染洋泾习气，且多传习天主教，更出无业商贾之下。此两种人者，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惟藉洋人势力，狐假虎威，欺压平民，蔑视官长，以求其所欲。即如会办防堵一举，间与能作汉语之大酋议论，未尝远于事理。而局中米盐琐屑，势不能与大酋言，往往需索之无厌，挑斥之无理，开销之无艺。无非通事勾结洋兵，为分肥之计。欺我聋瞶，逞其簧鼓，颠倒欺弄，惟所欲为。实法所必诛，而不胜诛，且不能诛。又其人质性中下，识见浅陋。叩其所能，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银数，与俚浅文理。不特于彼中致治张弛之故，懵焉无知。即间有小事交涉，一言一字，轻重缓亟，辗转传述，往往影响附会，失其本指。几何不以小嫌酿大衅！

洋务为国家招携怀远一大政，乃以枢纽付之若辈。遇致彼己之不知，真伪之莫辨。宜与宜拒，汔不得其要领。其关系非浅鲜也。夫通习西语西文，例所不能禁，亦势所不可少。与其使市井无赖独能之，不若使读书明理之人共能之。前见总理衙门文，新设同文馆，招八旗学生，聘西人教习诸国语言文字，与汉教习相辅而行。此举最为善法。行之既久，能之者必多。必有端人正士，奇尤异敏之资出于其中。然后得西人之要领而驭之，绥靖边陲之原本，实在于是。惟是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州二口为最。种类较多，书籍较富，见闻较广。凡语言文字之浅者，一教习已足。其深者务在博采周咨，集思广益，则非上海、广州二口不可。行之他处，犹是一齐人传之之说也。行之上海、广东，则置诸庄岳之间之说也。况通商纲领，虽在总理衙门，而中外交涉事件，则二海口尤多。势不能以八旗学习之人，兼顾海口。惟有多途以招之，因地以求之。取资既广，人才斯出。

愚以为莫如推广同文馆之法，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各为一馆。募近郡年十五岁以下之颖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仍兼聘品学兼优之举贡生监，兼课经史文艺，不碍其上进之路。三年为期，学习有成，调京考试，量予录用。遇中外交涉事件，有此一种读书明理之人，可以咨访，可以介绍，即从前通事无所施其伎俩，而洋务之大害去矣。至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如能探赜索隐，由粗迹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于水、青出于蓝。轮船火器等制，尽羿之道，似亦无难于洋务。岂曰小补之哉！

○五十自讼文

岁在著雍敦胖，余年五十。客曰：子学者也。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子亦知其非乎？余曰：子言诚是也。虽然有非，有未必非，不可以无

辨。客曰：子何言之悞也？伯玉三代上贤者，大圣人之友，犹知非若彼。子何言之悞也？余曰：是有说焉。传记所载伯玉事，年岁先后，不尽可考。据左氏传，初纪从近关出，在襄公十四年，孔子《世家》再纪主蘧伯玉家，在哀公三年。相距六十有八年。当是弱冠登朝，历事献殇襄灵出五公。其年五十，在襄灵之际。传所记君制其国，谁敢奸之！侃侃正论，不与时相孙林父、宁喜为党者。其事在五十以前无疑。从可知所谓知非者，盖学问中精微之语，于生平大节无与。不然，以不党时相为非，将以党为是乎？且以伯玉之贤，亦何至四十九年之全非，而待五十之改弦更张也。知人论世，宜体此意矣。

余何人斯，庸敢与伯玉比！顾亦有不肯妄自菲薄者，愿为子一一陈之。生平居官，未尝于长吏求一差使，居家未尝于当事进一关说。未尝受一瞒人之钱，未尝为一负人之事。天地鬼神，实鉴临之。前者被谤之举，为民为国，开罪于权门势族而不悔，亦庶几不党孙宁之遗意。以此为非，将随波逐流为是乎？其不然明矣。承先人遗业，薄田十顷，衣食仅给，米盐靡密，辄亲为之。人或以善治生为非，顾将不衣食乎？抑不求诸此转求诸彼，如世之铸横财者为是乎？其不然又明矣。惟是妄念有未尽耶？机心有未忘耶？嗜欲或由强制，大廷是而有衾影之非耶？出入难免持筹，廉俭是而有吝嗇之非耶？好名太过而矫矜之非耶？忧世太过而怨尤之非耶？是固不足言学问精微，而必宜知其非者也。虽然，未已也。余好读书，未尝一日废业。性迂，未尝与一曲燕。自谓无足奇，人辄交口称之。余滋慙焉。

至生平所自信者有二：操守第一，万钟千驷不能易吾节。吏事次之。少贱通知民情，留意掌故。二者窃自谓不居人下。乃人辄目为文学之士，不以吏事相许。至以非义之取尝试者，斥甲而乙至，斥乙而丙至。盖自通籍二十年，虽渐久渐稀，而终不能绝。以汙于今，何与生平所自信者适相反也！柳下惠曰：伐国不问仁人。吾岂有遗德耶？然则，身之不修，行之不立，闻望之不足孚于人，可知也。此尤无形之非也。勉之哉！自此以往，若辈绝迹，此心昭然大白于同人，则吾学之进矣。若前者被谤之举，则虽身修行立，闻望孚于人，滋之不免也。必欲免之，则必入于非而可。吾所谓有非有未必非者如此。客悦曰：然则，子真知非者也。客退，录为《自讼文》置之座右。

○副将华尔小传

华尔，美利坚高要人，初仕本国为将，以罪废。来上海，国人欲杀之。会贼陷苏州，上海将治兵，候补道杨君坊爱其勇，匿之家。介上海道吴君煦言于美领事，获免。以是德吴君，愿效死。

咸丰十年夏五月，贼陷松江。吴君令华尔募西勇数十人为前行。我数百人半夷服半常装继之。华尔诫曰：有进无止，止者斩。贼迎战，枪炮雨下，令皆伏

，无一伤者。顷之，突起，手加额为号。百二十枪齐发。凡三发，毙贼数百。追之。遂与败贼偕入城。置一棹中衢登之。黄衣贼五辈，乘马来接战，毙其四。最后伤其一。贼呼曰：走！城遂复。初吴君与华尔约克城，尽贼所有畀之。比华尔至，贼馆空矣。盖我勇入城，覩华尔方酣战，先攫之。吴君更与华尔五千金，西勇不与，多怒跳去。或转从贼。华尔移师青浦，如前法。华尔登城，枪中其股，坠复登。回视我勇已退。乃还。华尔既病创，西勇亦遣去。久之，松江再陷再复。华尔病瘥，吴君乃令守松江，练洋枪勇五百名，衣服器械步伐皆夷也。同治元年正月，贼犯松江广富林，众数万。华尔率五百人御之。贼围之数十重。华尔乃分其众为数圆阵，阵分五重，人四向。最内者平立，其外递俯。至最外者，几踞地矣。皆以枪外指，望之者如馒首刺以针然。将居中，吹角为号，一动无不动。数十枪齐举。始徐行，渐疾行。所至贼披靡，围自解。且争退去。华尔乃撤阵起追之。至辰山，飞弹断一指，不为止。贼大败。遂平辰山，及天马山贼营。事闻，赏四品翎领，命其军曰常胜。

是时贼自浙东联络金山萧塘南桥，以达于浦东之高桥，皆有悍贼守之。会西人愿助顺，新设会防局。于是华尔会英提督何伯，法提督卜罗德攻之。高桥平。是役也，贼凡三万。华尔与英法三军各五百人，卜罗德死之。二月朔，进平萧塘。诏以副将补用。夏四月，复合西兵克嘉定、青浦。五月，克浙江之宁波。以常胜军四百人守之。华尔往来策应以为常。贼之围松江也，调宁波军回援。大败贼于豆腐浜，围乃解。嘉定既复，贼复围之。洎西兵至，则突围入城，挟中西守兵偕走。城复陷。青浦亦如之。至是巡抚李公鸿章议复青浦。七月，檄程学启由北竿山进兵，而令华尔薄南城，并驶小轮船逼城濠，以大炮裂城，麾军冒烟上，遂克上。先是华尔所分兵守宁波者进克余姚。贼至益众，告亟，复令华尔驰援。未至，贼再陷慈溪。翌日，华尔至，立复慈溪。登城时，中枪丸，洞胸达背而出。乃归宁波治创。八月戊寅卒。李公令以中国服葬松江。诏立祠祀之。丧归，吴君检其篋，得金陵城图。凡贼酋所居百十处，距城垣丈尺方位，纤悉皆具。亦不知何时何人所绘。可谓有心人也已。

旧史氏曰：余在李公幕府，见常胜军支应之籍，西将薪水月百金以上者，百数十人，视他军数倍。口粮军械称是。主者吴君煦，立意以为我将我勇率无赖，城旦暮不保，而府库充实。与其豢无赖，终且貽贼，不如与此军。一时权宜，不为无见。始仅五百人，后增至四五千人。功不细，费亦不费。李公从容指挥，次第减撤，中外无一言。盖于此几费纤筹矣。先后置将四，白齐文背畔不必论。奥伦之冗，戈登之骄蹇，不能不以华尔为最驯。余尝见其练兵，居中吹角有声，卒皆鱼贯至。又有陈，或左或右，或横或纵，或直或斜，或八字，或十字，或环或圭，或或钩，或梅花，或蝴蝶，随角声而变。其行也，雁行进

，举足如一，两跨间射以矢，十发十穿，无所滞。斯尤长技。盖泰西旧法如是。颇得古人不愆步伐之意焉。

☆邓显鹤○船山遗书目录序

《船山遗书》刻既成，乃僭书其后曰：自孔子没而大道微，七十子之徒，遗言坠绪，不绝如缕。遭秦燔灭，荡然无存。汉兴，收拾余烬，始立专门。各抱一经，私相授受。孔郑诸儒，始贯穿群籍，钻研训诂。迄其蔽也，杂于讖纬，堕于支离破碎。魏晋以后，崇尚虚无，流为佛老，学术纷歧，世运榛塞。圣人之道晦矣！唐代，义疏之作，具有端绪。而是非得失，未有折衷。宋世真儒出，群经乃有定论。至于近代学者，疾陋儒空谈心性，逸于考古，遂至厌薄程朱，专考求古人制度名物以为博。甚则刺取先儒删落舛驳谬悠之论以为异。而一二天资高旷之士，又往往误于良知之说。先生忧之。生平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而原本源渊，尤在《正蒙》一书。其推本阴阳法象之状，往来原反之故，反复辩论，累千百言。所以归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或疑其言太过。要其议论粹然，一一轨于正，固无以易也。

先生生当鼎革，自以先世为明世臣，存亡与共。甲申后，崎岖岭表。既知事之不可为，乃退而著书，窜伏祁永涟邵山中，流离困苦，一岁数徙其处。最后乃定居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筑观生居以终。席棘饴荼，声影不出林莽。没后四十年，遗书散佚。其子吾，始为之收辑推阐，上之督学。宜兴潘先生因缘得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湮灭不传。后生小子，致不能举其名姓，可哀也已！

当代经师，后先生而起者，无虑百十家。然诸家所著，有据为新义，辄为先生所已言者。《四库总目》于《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见，尤非一事。盖未见其书也。近时仪征相国袁辑《国朝经解》，刻于广南。所收甚广，独不及先生。其他更何论已。先生出处本末，略见潘宜兴、储六雅、全谢山、余存吾诸文集中不具述。独详述先生学业之大者，著于篇。使世之读先生书者有所考焉。

☆方东树○汉学商兑重序

三代以上无经之名。经始于周公孔子。乐正崇四术，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及至春秋，旧法已亡，旧俗已熄。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孔子惧，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义法，而作《春秋》。《春秋》亦经也。孔子虽未尝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于人者，莫非《春秋》之义也。卫君待子为政。子曰：必也正名乎！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季氏伐颛臾，旅泰山，则使欲止之。此皆《春秋》之义也。至于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论语》卒篇，载尧曰一章。柳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常讽道之辞，云尔。子曰：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又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故庄周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之为道不同，而所以致用则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

及秦兼天下，席狙诈之俗，肆暴虐之威，遂乃荡灭先生之典法，焚烧诗书。于时不特经之用不兴，并其文字而殄灭之矣。汉兴，购求遗经，于是群经始稍稍复出。或得之屋壁，或得之淹中，或得之宿儒之口授，而固已残阙失次，断烂不全。赖其时一二老师大儒，辛勤补缀，修明而葺治之。于是易有四家，书与诗三家，礼春秋两家，号为十四博士。则章句所由兴，家法所由异。汉儒之功，万世不可没矣。自是而至东京、魏晋以逮于南北朝，累代诸儒，递相衍说，辨益以详，义益以明。而其为说亦益以多矣。及至唐人，乃为之定本定注，作为释文。举八代数百年之纷纭，一朝而大定焉。天下学者，耳目心志，斩然一新。兼综条贯，垂范百代，庶乎天下为公，而可谓之大同也。然其于周公孔子之用，犹未有以明之也。及至宋代，程朱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圣人心，而有以得于其精微之际。语之无疵，行之无弊。然后周公孔子之真体大用，如拨云雾而睹日月。由今而论汉儒宋儒之功，并为先圣所攸赖。有精粗而无轩轻。盖时代使然也。道隐于小成，辨生于末学，惑中于狂疾，诞起于妄庸。自南宋庆元以来，朱子既没之后，微言未绝，复有钜子数辈，蜂起于世，奋其私智，尚其边见，逞其驳杂，新慧小辨，各私意见，务反朱子。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蹇不免于非。其于道，概乎未尝有闻焉者也。

逮于近世，为汉学者，其蔽益甚，其识益陋。其所挟惟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扬其波而汨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要之，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惊名而已。吾尝譬之：经者，良苗也。汉儒者，农夫之勤畚者也。耕而耘之，以植其禾稼。宋儒者，获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资其性命，养其躯体，益其精神也。非汉儒耕之，则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则禾稼蔽亩，弃于无用，而群生无以资其性命。今之为汉学者，则取其遗秉滞穗，而复殖之，因以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将以助农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饭。先生不得饱，弟子长饥。以此教人，导之为愚。以此自力，固不获益。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虽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离于周公、孔子。其去经也远矣。尝观庄周之陈道术，若世无孔子，天下将安所止。观汉唐儒者之治经，若无程朱，天下亦安所止。

或曰：天下之治方术多矣，百家往而不反，小大精粗，六通四解，一曲之士，各有所明。虽不能无失。然大而典章制度，小而训诂名物，往往亦有补前儒所未及者。何子罪之深也！曰：昔者周尝封建诸侯矣。诸侯而下为卿大夫，卿大夫而下为士，士之下为庶人。周固天下之共主也。及至末孙王赧，不幸贫弱，负责无以归之，逃之洛阳南宫，移台。当是时，庶士人有十金之产者，因自豪，遂欲以问周京之鼎。十金之产，非不有挟也，其罪在于问鼎。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纪，古今之大。赖程朱出而明之。乃复以其谏闻驳辨，出死力以诋而毁訾之。是何异匹夫负十金之产，而欲问周鼎者也。是恶知此天下诸侯所莫敢犯也哉！故余既明汉儒之有功若彼，而复辨诸妄者之失若此。后有作者，亦足以明余非乐为是讠尧々也。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也！

☆龙启瑞○致曾涤生侍郎书

月初六日，专人还，接奉手书，知前件远蒙关注。某此事实出于万不获己，寸心可以对天地，质鬼神。若世之所谓谨默畏慎者，难免不以为非，要亦不足听荧也。数十年来，士大夫以含容为忠厚，以宽大为美名。如有持正不为苟同者，即以刻薄之名加之。立见其僨事，而不肯得罪于同官；即使其殃民，而不肯曲从夫清议。夫不忍于一人而忍于百姓，不忍于同僚而忍于吾君，其为害讵有极耶！天下事，所以流失败坏而莫可挽回者，孰非若辈有以酿成之也。某平生实不肯以苛论绳人。即今日作乡绅，亦不肯不为地方官设想。如使我当之，而力不足举其事者，断不肯责望当局。今日吾乡之事，实为此一二人所败。如使尽其心力，及为早之，虽庸才亦必有以自见。受人之牛羊，而不为之求牧与刍，且驱而致之虎狼而莫之省忧，徒束手号于众曰吾无才，则当受牛羊之时，何不皇然自谢其不敏也？且今日之事，又不止于无才而已。而又幸其主人之多难也，而忍从而欺之。颠倒是非有无，直以为旁若无人者。彼其心之无君，亦已甚矣。

某虽不才，盖亦厕身士林，略知大义。目击其欺君害民之事，实觉于心不甘。如律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义，则为春秋时分土分民者言之。不才以王人而与公事，乌可以此为例！又有谓所言虽是，但惜其晚，而于无益。某则谓不至今日言之，亦不见效。如谓晚而无济，则他日言之，更属无益。不如早一日言之，更有一日之效。生平赋性愚戆，惟正直二字，自谓可以矢诸神明。尝谓好恶如有悖于大公者，则生不可立于大清之朝，死不可以入先人之庙。执事所谓邦之司直者，庶其闻而谅我乎？

北事承于续函示悉，感荷。以后如有所闻，更望寄示。天下大局，固已不堪设想。吾辈为一日臣子，便当尽一日职分。主德仁明，民心未去，拨乱反正，安知不在今日。旌麾驻临匪遥，邻封受庇，瞻望风采，企羨无穷。

○上梅伯言先生书

伯言先生阁下，忆前岁春间，蒙赐先人陷幽之文，当即肃复，敬申哀谢。道远未知何时得达。比逆贼逾岭出，息耗益梗不通。闻先生陷危城中。曾作二诗感怀，末由奉寄。嗣于新之方伯处，知先生已脱贼自归，移家黄墅，为之欣忭者弥日。会粤西土匪益炽。牵于第乡兵，议团费，终日卒卒，唇吻枯燥，逮晚不得休息。又地方官相与违难，噫气填胸肺间。因自戒执笔，恐发摠太过，以益时忌，故不能以一函询近况、道款曲。然依企之诚，则未尝一日而置诸怀也。伏维遁迹休间，兴居安善。金陵异族逼处，闻数十里外村落尚可安居，未审近复何如？忧患播迁之余，以道自胜，亲近图史，神明不衰，固当为先生祝之耳。

近年变端殊大，非前时意料所及。然先生文集中《上汪尚书书》已言之，良佩深识远见。抑某窃有进者，奸民固非重州县之权不办。今州县虽无权，然察一结盟聚党之奸民，固力有余也。特上之督抚，不肯担代处分，又乐以容忍欺饰为事。有一二能办之员，多方驳饬之，使逆知吾意而不敢为。然督抚亦非真以为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宠，视疆场若无与。苟及吾身幸无事，他日自有执其咎者。又上之则有宰相，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毫发细故，辄请动用。由前之说，其所以防冒滥，非不善也。然疆吏因此而不敢办盗。逮其溃决，则所费者愈多。为督抚者，类皆儒生寒素，夙昔援引迁擢，不能不借助于宰相。如不谘而后行，则事必不成而有碍。是以受戒莫敢复言。盖以某所闻皆如是也。

金田会匪，萌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巡抚某公，方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之者犹不肯办盗。又继之者，则所谓窥时相意旨者是也。当其时，冯云山、韦振、胡以等，盖无人不为本地绅民指控，拘于囹圄者数月。府县以为无是事也，而故纵之。逮起其起事，始以八百人聚于桂平之紫金山。绅民知必为巨患，集乡兵千余，自备口粮器械，欲往剿捕，具公揭于道府，但请委员督视，使知非私斗而杀人，得免于抵偿。盖其时粤西初有团练，而民之畏法如此。道府顾置之不问。绅民再三催促，始委一候补知县萨某应之。而夫马又不时给。委员因逡巡不去。贼聚党瞬至巨万。团练弱，且兼官兵之莫为助，遂群撒手，而贼势滔天矣。盖某所闻于官中者如此。此不能不为之太息痛恨也！

今天下州县多矣，即一省不下数十百余，安得尽贤者为之。惟督抚得人，则州县不期而自治。督抚不肯欺蒙皇上，则州县亦必不敢欺蒙督抚。此其势然也。窃谓如先生之论，使州县得入为御史，固足以激励人材，而建白不至为空言。然列荐牍而上之者督抚也。如使他人荐之，恐非时政所宜，亦未必遂公且明

于督抚。州县虽贤安能违其意而自致于高明哉？惟宰相实有抑扬督抚之权。督抚皆得其一言，以为事势之轻重。故从古天下之治乱，未有不由乎宰相者。今粤西之始祸可睹已。此盖先生文之所未及者。故某引伸其说，以为世鉴。先生其然之否耶？数年里居，因团练事，时与官吏交涉。窃见今之所患，有甚于昔。殆亲见前人覆辙而躬自蹈之者。如使一误再误，则为忧更大。去冬曾据实沥情，入告庙堂。初意极为慎重，浸淫为持魁柄者所遏。彼人不能扼我而能忌我。又贼势滋蔓，凡乡团之良如唐子实辈，皆败不肯出。某于是不得不奉母引去。忌我者亦不能留也。盖某之所以出处进退者如此。其委折非言可尽。

自十月十一日，自家起程，今日始抵衡阳，将取道襄樊以达秦中，谒见座师王雁汀中丞，择便地安置老弱，再图北上。今之时势，谈何容易！况以空疏无据者为之。其能有万一之济耶？倘容隐居奉母，偷得一宽闲寂寞之区，则私愿已足。先生其必有以教我！涤笙侍郎一军，居然近今豪杰。观其起事之始，其气足以吞川渚、撼山岳。而幕下人才，亦皆一往无前，陵厉盖世。宜其有以摄凶顽而吐气也。然自九江而下，贼愈悍，我愈孤。江北之蜂屯蚁聚者，其志量尤不可窥测。则恃苍生之福命为之。涤笙到此，则更为其难矣。

前岁《感怀》二律，并今《岁立春日寄怀》近作，附录呈正。先生文集，曾否刻成？便丐以一帙见寄。今年在粤与伯韩子实哀集师友文刻之，而以子实居其名，命曰《涵通楼师友文钞》。先生文从伯韩钞本录出。近作则先人墓志《黄个园传》皆与焉。颇有集隘不能尽登之憾。此外月沧先生子穆伯韩、少鹤及某六人，为书九卷。先生及伯韩、少鹤皆二卷，而少鹤及同乡苏虚谷之词，合鄙作共为一卷。凡十卷。今已装订印行。诗钞拟俟续刻。盖费与日皆不能给。而先生诗集，从前未经录出，不知能以副本见寄否？兵戈扰扰，劳生仆仆，无补时艰，独平日文章之好，结习未忘，常自笑且自怜也。独以识一时师友渊源之绪，则先生或亦有取焉。道远，书何能悉。

☆罗泽南○答高旭堂书

前辱手书，具悉爱我厚意。且以仆前日所论，可备采择，更询刍蕘以药旧习。是可见旭堂之虚怀，益可见旭堂之进境也。

吾人用功，以治心为要。心也者，帅也。耳目口体，卒徒也。帅强则士卒用命，指挥无不如意。帅弱则士卒骄悍，肆出而不可制。是故人不能正其心，则耳目口体，无不足为心害。虽然，心立矣，耳目口体，皆欲其退而听命矣，养之不得其道，则亦无以祛其欲而全其天。何哉？大道之蕴，至深至微，得其粗必穷其精，得其表必穷其里。偶然涉猎，遂谓会其旨要，此中之奥妙，不复为之详察，是虽日取数十卷读之，亦无所得于其心。及见之行事，未有能缜密者。此其心粗也。

圣域贤关，非一蹴所能几及。必持之恒久，需之以时日，寸累尺积，从容涵泳，而后可底于成。以远大之工程，遽期效于旦夕，不复循序渐进，以次臻于高明之域，则行远不能自迓，登高不能自卑，躐等之弊生，助长之病起矣。此其心躁也。

一心之微，天下之理无不具，必扩其度量，广集众善；如大海然，纳之以百川，而莫见其盈也；如深谷然，投之以众物，而莫见其满也。参考众说，以求至善之所在，始足以尽吾心而知吾性。故谦则受益，满必招损。使执一说而众说遂有不能入，偏立一见，而他人之见，遂有所不能受，必至师心自用，滞于一隅，而莫能汇大道之全矣。此其心隘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为圣为贤，只尽一己分内事。惟学成德立，出吾言以发斯世之聋聩。古圣人著书立说，以明道也，非以争名也。才窥宫墙，即思垂著述于后世，是皆外面起见。用功虽超乎流俗，立心实中于功利矣。且立言必先知言。格致未深，遽思編集众说，针灸庸流，何异乳儿舌涩，思论天下大事哉！此其心杂也。

粗则不能精其心以穷一己之理，躁则不能永其心以竟一己之功，隘则不能宏其心以集一己之善，杂则不能一其心以复己之性。况乎其进锐者，其退必速。始恃其壮往之气，思欲成功于一时，久无所获，则必厌弃而不肯进。而耳目口体，无不投闲抵隙，以为一心之害。是粗心躁心隘心杂心不去，而怠心又因是而生矣。如军令严肃，士卒畏威，而大将暴虐，终不足以服其心。必至于离德解体，军令有所不能行者。旭堂以颖悟之资，兼果敢之力，实吾辈所深畏。特观理或粗，求效或躁，取善或隘，用心或杂，如吾前所云云者。

今自知其为痼疾，广搜药石以医之，则有不难起沉痾于一朝者。旭堂勉乎哉！格致者，所以穷此心之理。诚意正心，乃工夫下手处也。修齐治平，根于心而次第以施之者也。精其心，而于事物之理，无不欲其穷；永其心，而于道德之功，无不欲其竟；宏其心，而于天下之益，无不欲其集；一其心，而于天命之性，无不欲其复。发愤以修其业，从容以俟其成。夫如是，吾之心日扩，吾之力日固，怠心不生，道心弥存，斯可以祛吾欲而全吾天，以造圣贤之阃域矣。旭堂勉乎哉！夫知病不难也，知病而能求药为难。余受病最深，何能医君之病。然先圣先贤之书具在，无不可案证以求方也。古人谓人主用兵，不难于将兵，而难于将将。吾人进德，不难于应事，而难于养心。心得其养，又何疾之不可除，何病之不可医乎！旭堂勉乎哉！令叔云亭先生江右之行，果否？想家政日多，此际亦难骤往。以令叔天怀之沉静，识见之高明，立品之清洁，深足为旭堂药石。使得日侍其侧，亲聆训诲，吾知旭堂之受益，必有无穷者。别情缱绻，言不尽意。

○粪叟传

粪叟者，不记其姓氏。其先世仕于周为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周公采其术，著于《周礼》。其后有为上农夫者。战国时诸侯去其籍，遂不显。子孙皆能世其业。叟素黠慧能含忍。少时即自食其力，讲求治粪之术日益精。其具有箕，有帚，有杓，有瓮。其地有厕，有池，有沟，有窖。有砖房，土室，茅厂。粪有人洩，禽洩，兽洩。出自人者曰大。兽之类不一，若牛，若羊，若豕犬，若麋鹿，狐，有所别。若者宜于禾，若者宜于麦，若者宜于麻，若者宜于园瓜果。又煮其骨汁浸种，以投合地气。瘠者使之肥，恶者可使之美。杂腐草败叶，用泥蕴酿之，经数月以成。有火粪，掘土合薪以燎之，贮其灰。凡收拾积聚，罔不有法。

叟性不事修饰，屋数椽，仅以蔽风雨。堂屋厨阶皆粪器，饮食与之俱。往来交际其家者习为常。鲜洁已进者。习勤苦，朝夕拮据不惮劳瘁。有所利，虽数百里求之不辞。弗获，则百计经营，卑躬屈节，必欲其得而后已。当长夏盛暑时，热气蒸郁，臊臭不可耐。其虫曰卢曰蛄蜣，终日飞缘牖户间。且多蚊，啮人辄红肿。至有为所伤而死者。叟坐立其间，观望周章，色嘻嘻以为乐。家人呼之食，不遽往。或讽之，曰：吾固所利于此也。舍是，终身贫且贱矣。人其得粪以施于田园无不利，争售之。巨室日闻其名，家以是致富。得复草人职。丞相某议兴水利于西北，将试用。因其议中阻，不果行。子孙在官者，禄皆有差。人有求其术者，秘勿宣。惟侈谈其事以夸人。人称为粪叟云。德馨子曰：百亩之粪，固农夫所利赖者。叟以此致富贵，而不自计其秽，苦矣哉！

○罗山记

余之居在湘乡县百里外之罗山。群峰钩连，四面罗列，故名曰罗山。山之势自西来。最大者曰黄龙山，横亘数十里，曲屈变化，矫若游龙，能兴雨。山脊盘绕北下。双髻挺峙，突兀云端，日光射之，紫色夺目者，荆紫峰也。上有寺，最幽邃。其西北一峰独秀者，曰颜子岭。横列若屏者，曰龙破石。皆雄伟特立，无柔媚态。桃林一山，峙其山之麓，罗山诸溪之水汇之。夹岸多桃树。此西北诸峰之美者也。由黄龙逆折而南，冈峦伏起，翘峙于西南者，曰石屋岭。上有洞，洞中有床有灶，下有泉，相传为昔人修炼之所。南为芭蕉岭，又折为天使岭，视石屋、芭蕉尤高，缥缈云端，如天使下降。其下多奇石异岩不可纪。

循是而镗鼓岭，而槁车岭，而仙峨山，连亘东南隅。悉种竹。烟云缭绕，翠色参天。忽而奇峰迭起，高与天使埒，而大过之，与荆紫峰对峙于东南表者，为九峰山。黄龙南折至此，皆衡山干脉也。自此一支东趋祝融，一支东北趋历城涧为双峰。屹立水滨，与桃林山会，为罗山门户，周约百余里，中径五六

十里。居其中望之，如城如垣如藩篱，如旌旗绕侍，如臣僚笏立，无一处有稍缺者。其耸立于山之中者，曰笔山，曰观音山，曰古牛峰。三山并立，端凝庄重。余之居在其下。其余诸小山，纵横交错，如相揖拜于宫殿之内。其间多良田，宜稻，园宜菽，宜瓜，宜麻。山之材宜松，宜杉，宜桐，宜梓，宜竹箭。鸟多黄鹏慈乌。人多淳朴。水最清，汇而成川，潏洄奔赴，由双峰下而出。

夫山川之流峙，天地自然之结构也。人于修业之暇，时相与眺览之，最足以涤尘垢，宣堙郁，以条达其广大高明之气。是山据湘之上游，旁礴郁积，其巍然于外也，万仞壁立，高不可逾，其闳然于中也，宽平舒泰，无一物凝滞，投之不能得其间，窥之不能尽其藏。其殆有类于有道者与？衡岳在山之东不百里。七十二峰，苍苍郁郁。山之西有龙山，其高亦不让于岳。尝登高处望之，又若重翼于外，成为一家者然也。

☆吴敏树○记钞本震川文后

余既别钞震川之文而序之。后三年甲辰，携之京师。同年友武陵杨彝珍性农从余借去。阅数日，瑞安项孝廉傅霖来访余。盖从性农所见此书，袖以来。而乞钞其序目云。因为余言京师名能古文者，有江南梅郎中曾亮其人也。又数日，余往答项君，而梅先生适来。因相见于其座。余自是始识梅先生。梅先生既见余此书，因以语朱御史琦，邵舍人懿辰，王户部拯，皆京师治古文学者。诸君皆来识余，皆以此书故。

盖观古人之文章，而录出其尤可喜者，时手而读之，此学者恒事也。余之别钞归氏之文者亦犹是。而京师之人，争相传语以为奇异，何哉？岂不以举子在京者，皆相高以场屋之文，而言古文者，固宜性情嗜好特殊，不肯以俗学自蔽者与？而今世言古文，又皆相尚以归氏。余特未之知也。梅先生为余言归氏之学自桐城方灵皋氏后，姚姬传氏得之。梅先生盖亲受学于姚氏，而其为文之道亦各异。又言王户部自广西来京师，过洞庭，坐船头，哦所钞归氏书，失手落水中。尝记忆其处而惜之。岂知夫洞庭之旁，固亦有私喜归氏之文，别钞为书，如吾子其人者耶？

嗟乎！归氏之在当时，其轻重于世人何如也？而至为今，其名既盛以尊，学者既皆知师仰其文矣。虽心非诚好者，犹阳事之。而有私喜其文别钞为书如余者，诸君子视之，若林鸟之鸣而呼其类也。盖世常习于已成，风趋于众慕。而当其人之时，未有不忽且笑者也。余是以尤叹之。道光乙巳正月二日，吴敏树记。

○程日新先生家传

余幼时闻诸父兄言，里中程日新先生先辈，读书诚长者。而未及请问其行事。近以讯从甥程礼明。礼明曰：我高祖也，以老儒终乡里。以笃行高年，乡党

宗敬之。其言行之详，远矣，莫能多道之也。仅一二事，识于家人代传之，相训厉不敢忘者，非曰奇节异行也。然固常人之所难者。祖公少读书而家极贫。年十六，即为人课童子师。里胡氏请之，以岁奉八金。公诺之矣。他家闻而争请。三胡氏之奉。或劝公迁就之。公曰：吾贫，金多固善。顾吾已诺胡氏。且吾始出而诱于利，利可尽乎？竟馆胡氏。主人高其义，岁增其奉，学徒益进。卒以教读致有薄产，遗之子孙。今百余年矣。公应试于府，列名首县士。闻父病，不待竟后场而归。父尤之，命复往，则已毕试矣。太守嗟异之。明岁更新守，公又试得首，以入学焉。此二事者，虽微见问，礼明固愿有谒。倘蒙赐为之文，推扬其先世以美，以永诏其后嗣，其可乎？余闻而称曰：吾里中昔时读书长者之行，有如是哉！而何今者之不见乎？夫不以利伤信，而师者利之所便居也。不以名忘亲，而亲又甚乐其子之有名也。世之人苟名利之所在，不必其有辞。有辞焉藉之，无问矣。若先生之行，微独吾里中不复见之，凡吾所见于今之人，皆不然也。礼明之称其先世，约而知要。书而论之，不惟程氏之传，亦使学者习闻旧儒之风，而信于得失之命也。

先生讳煌，日新其字，年九十一乃卒。妻贺氏，年八十七。夫妇偕及见元孙。子孙繁盛，多能继儒业者。○黄特轩传

黄森字特轩，居湘阴东北乡长乐里。长乐为岳州走长沙古驿道。地宽平，四面倚山。罗江流其间，下入湘水。咸丰四年，湖南起勇军，将东下剿贼。贼复自安庆上犯，陷武昌岳州，急趋长沙。时贼由水路掠船至罗江。新市长乐人惊走。而其里人有先在贼中者，至是以长发归，胁里中率钱粮输贼。黄君为里富室，挈家去。已而钱米大集。胁者皆自取之。众怒曰：此伪耳！相与执而杀之。已杀，则又大恐。乃请豪长者谋之。皆尤众人，莫为计。黄君至，曰：杀此贼诚善！今惟有团练耳。尔等但能一心致死，何患！所须钱物无多少，从我办之。众大喜。即日户阅壮丁，具器械，立帜于门。别捡勇力数百人，分营要隘。

是时巨贼已率众南上。而巴陵土贼大起，皆先在贼者。一人辄倡数百众，劫夺村聚，无敢抗者。而杨某陈某为之渠。以千余人入平江北界之岑川。闻长乐独执杀其党，首倡团练。欲乘其未定破之。岑川西去长乐五十里。一日以四百人，天未明而往。长乐人不意其猝至。黄君方与诸团首会食，贼已近里许矣。即呼召其营勇，独与五十人先往，御之山下小村。地有长沟，杨柳蔽翳，各不相望见。突相遇小桥间。即刺毙贼大旗一人。连刺红衣骑马贼杀之，即其渠陈某也。因大呼，远近皆应。群贼遽失魄，痴立不能动。勇益集，直推刃仆之，杀百数十人。又追杀走者。贼逃还岑川，不能半，即皆走归巴陵。黄君旋又逐之巴陵新墙市。土贼即时皆散。于是黄君名赫然闻数县间。省府盛奖其功。

其年五月，提督塔公已破贼湘潭，将收岳州，营于长乐。黄君与其团人常为军导。军进退皆依倚之。明年六月，贼帅何某，自通城以数千众出巴陵，杀数百人，将由长乐犯长沙。黄君大集其勇。他乡团皆争赴之，几二万人。贼至巴陵关王桥，距二十里，闻炮声大起。即退去。是时粤贼方与楚军相持于湖北、江西。常以一股踞崇阳、通城，窥湖南，为冲我心腹计。我军屡入击破之。旋复合聚，黄军尝以团勇随官军剿贼。通城贼先遁。长乐人自是颇轻贼。而团事既久，赏绌不给，练营亦遂停罢。但以探候约相警集而已。又明年五月，何贼自通城乘夜入巴陵，将复犯长沙。即卷旗轻行走长乐，缘山岭以入。杀牧牛儿。山中始觉之遽。出勇以斗，而四山皆有贼出，遂惊溃。挟妻子渡水入南山。贼亦不敢逼。其明日，贼将渡水，由古驿以上。长乐水南，地属平江，与长乐合团。其人复相聚御之水上。贼竟日望之不敢渡。抵暮，遂纵火焚市屋，下走三十里，始渡水，至新市，夜杀千余人。而长沙已闻贼，城备完。贼乃掠东境。由醴陵、萍乡去。盖长乐团为省城北蔽者且数年，至是始不振。黄君郁郁以为恨。年余，遂病疽以卒。

余因避兵，早识黄君，备知其团事始末。其人意气洒落，异于寻常富人。仓卒立事，有非偶然者。然余有以见团练之不易为，而今官吏一闻贼警，辄以此责望于民者，未察其实也。当贼初起，常以谎言鼓动一世之贫民。彼贫民忌恨富民，而欲坏之久矣。皆谓害不及我，而甚有利，则孰肯出其死力，以为富民卫。虽出钱财，莫之应也。应者亦阴挟两端。贼至，即迎之耳。故凡为团兵者，必其乡之人，适然与贼角，有衅讎而后可用也。而其地必深阻易守，人必简练习部分战斗，气力精专，而又财用饶给。然以居贼所必经地，以与贼连岁持久，则未有能也。若黄君之为团可谓能用其人。其功效卓著，非仅保全其乡，虽及其坏散之时，贼终忌之不能逞残于其人，而省城犹得其一二日阻遏之力。至其所恨，亦非人之所宜加过于君者也。故余尝谓乡团御贼之事，独宜听民之所为，商官无多预焉。何则？彼其身家，诚知自急。其形势苟可合而有恃，固宜有能因便而用之。若将以为法令，而驱之使集，则民苟以其名相应，而黠猾之徒，妄为侈张，以取媚于官，而渔猎闾伍之利，因为武断者，皆是也。此适足以饵贼而殃人，奚团练之有乎？余故记黄君而备论之如此。

黄君早岁读书，尝以例贡生应举场。既弃去，以其才治家，益兴其产，而甚能施。故里人尤乐从之。其为团练也，官以军功保奏加五品衔，赏戴蓝翎。卒时五十一。

○先考行状

先考研田府君既歿之二十年，不肖中子敏树，欲有表于其墓。既以请于户部郎中上元梅先生伯言，而许为之文矣。谨具列里居世次，先人之性行事迹，大

略如状。我吴氏上世明初曰伏一公者，始自南昌徙来巴陵之南乡。十有四传而至府君。我高大父府君讳书泰，曾大父府君讳宅揆，大父府君讳传经。是生先考研田府君兄弟三人。府君次居张。始吾家故贫。先大父之世，起有贖产，为里中富家。府君始读书，即笃信宋儒之学，期必行之于身。尝扁于其塾曰学四字，而为之序以自励。取朱子淳熙入对时答人语也。为文章理致深厚，朴而不华。试有司辄不利。年三十，尚困童子试中。时昆明钱公澧为湖南学使，待士严。府君当入场，人拥失屐，觅屐乃复入。钱公怒其迟，退之不令入。既而召之。府君叹曰：所以就试者，为进其身也，岂可受辱如此哉！而先大父年且老，家务多，府君遂弃举子业，佐大父治家，家益起。

初府君年九岁，而先大母胥太孺人卒。继大母孙太孺人，又继大母李太孺人，府君事之皆尽诚孝。而大父昆弟三人，仲季两大父皆早卒。府君待诸孤弟，尤有恩礼。然自敏树生时，府君年已五十有一。其前者皆不得见而尽知之矣。顾自其微有知识之日，日趋侍府君家，而仰其容貌，则见其温然以和，又俨然以庄也。其于兄弟也，与吾仲父异母以生，同居以及老，未尝有一言之相责望也。吾季父早世，季母守节嫠居，其于府君，未尝有一事之不然于其意者也。其于子孙也，爱而教之，加意以抚之，然未敢有不敬恭于其侧者也。其日接于乡之人也，虽妄少年，未有不肃然于其坐者也。

呜呼，此其外之大略可见者也。抑其行事犹有能道者焉。吾乡家有赢谷者，多积头谷。头谷者，人质贷其谷，加息以偿。至来岁春夏间，除其息，仍以本谷贷。而吾家所积头谷，盖盈万石矣。嘉庆癸酉之秋，府君与仲父谋曰：吾田产足可业也。而积谷又多。遂积而不已，以多财遗子孙，吾惧其为不义也。今岁颇不登，贷者艰偿，不如放之。此两利也。仲父以为然。而所贷出谷万石，尽放出不复收。然府君平时治家纤啬，不忍妄费一钱，人或疑其吝。及是放谷万石，一乡尽惊。有称颂于府君前者，则徐应之曰：吾年老力衰，计自逸耳。然自后府君果益少事。唯观览书史自娱。尤喜钞书，积巨册，首尾端楷若一，无违误者。素善饮酒，乃益召诸昆弟劝饮，未尝至甚醉。酒后滋益恭。时时自锄菜畦，树瓜果，及课佣人。治田必尽其法。子孙读书，训课甚勤，不多望以进取。敏树年十七时，补县学生。训之曰：汝今为学校中士人矣。士者，行义必可观也。可不勉乎！临终戒子孙曰：愿后世不失为读书善人，富贵非所望也。

自府君之歿二十年间，乡之人往往有叹而言者曰：厚矣夫先生之教我也！我奉其教，以有今日之安也。又有言者曰：某某婚丧不举，往贷于先生，必得所求焉。不以其贫故疑难之也。某与某讼，以厚质请贷，则不得焉。又力劝谕而已之。凡先生之行，皆此类也。又有言者曰：昔先生之存，乡之长者，常有所

听闻善言，以教戒其子弟。少年之为非者不敢肆。今不然矣。呜呼，此皆府君之实也。

府君讳达德，字怀新，别自号曰研田，太学生，按察司照磨职衔。以子敏树候补教谕，得赠修职郎。生于乾隆乙亥八月二十二日，歿于道光乙酉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一。即以其年十一月初五日，葬横板桥之新阡，直家南十里。府君元配吾前母罗太孺人，生吾伯兄友树，附贡生。继配吾母徐太孺人，生吾姊适刘氏，次即敏树。道光壬辰举人，大挑二等候补教谕。次吾弟庭树，县学生。孙男八人，昌烈、昌煜、昌耀、昌、貽孙、庆孙、似孙、雨孙，曾孙男十二人，坦、坚、均、圭、墉、垣、堂、城、坤、域、堪。今吾伯兄与吾弟，皆已早世。敏树幸侍老母，无能进取以图显扬。惟思托贤人之文章，垂先型于不朽。谨状其实以俟文焉。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不肖中子敏树谨状。

○君山月夜泛舟记

秋月泛湖，游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游者之上也。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而余平生以为胜期。尝以著之诗歌。今丁卯七月望夜，始得一为之。

初发棹自龙口，向香炉。月升树端，舟入金碧。偕者二僧一客及费甥坡孙也。南崖下渔火数十星，相接续而西。次第过之，小船捞虾者也。开上人指危崖一树曰：此古樟，无虑十数围根抱一巨石，方丈余。自郡城望山，见树影独出者，此是也。然月下舟中仰视之，殊不甚高大。余初识之。客黎君曰：苏子瞻赤壁之游，七月既望，今差一夕耳。余顾语坡孙：汝观月不在斗牛间乎？因举诵苏赋十数句。

又西出香炉峡中少北。初发时，风东南来。至是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见湾思可小泊。然且行过观音泉口响山前也。相与论地道通吴中。或说有神人金堂数百间，当在此下耶？夜来月下，山水寂然。湘灵洞庭君，恍惚如可问者。

又北入后湖，旋而东。水面对出镫火光，岳州城也。云起船侧，水上翁々然。平视之，已作横长状。稍上，乃不见。坡孙言：一日晚，自沙觜见后湖云出水，白团团若车轮巨瓮状者十余积，即此处也。然则，此下近山根，当有云孔穴耶？山后无居人，有棚于坳者数家，洲人避水来者也。数客舟泊之，皆无人声。转南出沙觜，穿水柳中，则老庙门矣。志称山周七里有奇。以余舟行缓，似不翅也。

既泊，乃命酒肴。以子鸡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风起浪作，剧饮当之，各逾本量。超上人守荤戒，裁少饮，啖梨数片。复入庙，具茶来。夜分登岸，别超及黎。余四人寻山以归。明日记。

○游大云山记

立吾村而东望，仿佛乎翼然有山起于云中者，大云山也。山祀真武神甚灵。远近走祷者众。常从之问云：此去可百里，仙灵之所居也。于是有游志。盖前此十七八年矣。而友人郭建林喜山水，约同游。将行矣，以风雨，或以事不果者，盖三四焉。今月初十日，建林自郡城来告余曰：新霜天幸晴。行不汗，请与子践大云之约矣。

明日，余与建林及从弟伯乔三人者，步而即路。一人担行李以从。其日至于潼溪，行四十里。明日行四十里，至于白羊之田。山益高，水益急，望大云益近。明日过八百市。有路缘飞岭以上。居人曰：山自此登矣。三人者以勇劝，犹数息乃上。已上，路缘岭侧，俯深溪，过之可怖畏。稍下有村落山田。已复上如前岭。盖上者八而二下。此以往，路皆然。过鹏湾，望悬泉自四山下，伫观之。过案山，山绝高，峭立似城堵。是大云之曲尾。形家言谓之案山。路缘案山人，行深洞中，四五里无人家。山半岩缺处，望有七八家烟火。路益险狭。水走绝涧下，声怒号。建林、伯乔甚怖，余差勇。循涧行，路渐高，涧渐平，亦有村聚。晚投宿于罗氏，则至峰下矣。是日计行二十五里。然路难，四十不啻焉。

明晨饱饭，往登。石崖下闻泉淙淙然。坐听之，其声如松风之走万壑也。是曰响泉之崖。涧侧大石如缩龟，响泉自其下出。是曰息龟之涧。遂缘万松磴。磴石级，级数十。足疲甚，一休。如是休者又数十，至乎道士之宫，憩焉。遂陟乎大云之峰。下视万山，如走马，如驱羊，如滚波涛，如千万人军，旌旗鼓戈，鱼丽鹅鹳，升坛而指麾。自巴陵、临湘、通城、平江西四县之山，咸在肘下。而西望洞庭，烟洲草渚，隐约可辨。沙川油川，左右绕若双带焉。其峰之胜者，卓笔如笔，青笠如笠，攒剑如剑，围屏如屏。三人相顾以嘻，谓不臻于兹，安知兹山之上若有若是者耶？而今之游不徒劳也已。峰下有井，名圣泉。道士之宫，背峰而列。宫凡六。余所宿宫名永乐。是日进香可百许人。道士云：八月之望，会者凡四五百人，盖神之盛也。余等亦礼而无祈焉。

明晨下山。下行易，惟不可望。恐欲坠。亦顿撼，苦足肚痛。至鹏湾。湾有小潭自山来，二十里之泉，咸走石溪来会。石斗削若。小邱临潭上可亭。前往时，略未究，今始得之。余所得大云之盛具此矣。其日仍宿白羊彭氏。白羊地属临湘，而大云巴陵地犬牙人也。明日至蒿坪，回望大云，指前宵宿处，乃在天半。小雨，因过宿友人李皋门孝廉家。李氏多藏书。出书录观之。明日至新墙，宿苏州吴氏寄东书屋。又明日，与建林别，余及伯乔归。

是行也，凡八日，得诗十有一首。凡所称峰崖泉石云者，向未有名，名之自余。以大云之居境盖远矣。近县鲜好事者，四方之人莫至，游者自余三人始。

○说钓

余村居无事，喜钓游。钓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当初夏中秋之月，蚤食后，出门而望。见村中塘水，晴碧泛然。疾理竿丝，持篮而往，至乎塘岸，择水草空处，投食其中，饵钩而下之。蹲而视其浮子，思其动而掣之，则得大鱼焉。无何浮子寂然，则徐牵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于岸，游目而观之，其寂然者如故。盖逾时始得一动。动而掣之，则无有。余曰：是小鱼之窃食者也，鱼将至矣。又逾时，动者稍异，掣之得鲫，长可四五寸许。余曰：鱼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闲乃一得。率如前之鱼，无有大者。日方午，腹饥思食甚。余忍而不归以钓。是村人之田者，皆毕食以出。乃收竿持鱼以归。归而妻子劳问有鱼乎？余示以篮而一相笑也。及饭后仍出，更诣别塘求钓处，逮暮乃归。其得鱼与午前比。或一日得鱼稍大者，某所必数数往焉。卒未尝多得，且或无一得者。余疑钓之不善。问之常钓家，率如是。嘻，此可以观矣。吾尝试求科第官禄于时矣，与吾之此钓，有以异乎哉？其始之就试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视焉者也。其数试而不遇也，是久未得鱼者也。其幸而获于学官乡举也，是得鱼小小者也。若其进于礼部，吏于天官，是得鱼之大。吾方数数钓，而又未能有之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后有得焉。劳神侥幸之门，忍苦风尘之路。终身无满意时，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归来，而博妻孥之一笑，岂可得耶？夫钓，适事也，隐者之所游也，其趣或类于求得；终焉少系于人之心中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将惟鱼之求，而无他钓焉，其可哉！

○梅伯言先生谏辞

为古文词之学于今日，或曰当有所授受。盖近代数明昆山归太仆，我朝桐城方侍郎，于诸家为得文体之正。侍郎之后，有刘教谕姚郎中，皆传侍郎之学，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称得法于姚氏。予曩在京师，见时学治古文者，克趋梅先生以求归方之所传。而予颇亦好事。顾心窃隘薄时贤，以为文必古于词，则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时宗派之云。果若是，是文之大厄也。而予闲从梅先生语，独有以发予意。又读其文数十篇，知先生于文，自得于古人，而寻声相逐者，或未之识也。予自是益求之古书。自道光甲辰，又九年咸丰壬子，予复入都，则梅先生已去官归金陵。而粤寇之乱大作。明年，金陵陷，闻先生得出。丁巳，予寓长沙，孙侍读子余告予曰：梅先生以前二岁卒矣。予于先生才数面，而与先生游京师者，称先生语未尝不及予。予穷老于世，今且避徙无所，而先生亦可谓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伟明达，固非但文人，而趣寄尤高。以进士不欲为县令，更求为赞郎。及补官，老矣。而归又逢世之乱，可伤也！乃为之谏曰：

才何以兮不施？名何为兮大驰？独为文章之人兮，世安赖而有斯？呜呼哀哉

，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耶？其又以逢天之忌，而卒于颠倒者耶？

☆左宗棠○饮和池记

轮挹河流上西城，傍堞迤行，东入节园。园西北阜，叠石峻テ，高逾仞，疑积石也。阜下搏泥沙，煅石为灰，剂为三池款之。静极明生，黄变为碧，如湘波然，绕澄清阁，供烹饪汲饮灌溉。暇游其上，谋目谋耳者应接靡暇。树石其发肤，风其态度，月其色。或作响如球钟，或涓涓如笙磬，则其声也。禱曰：河伯丐我多矣，其有以溉吾人民！池溢北出，少东，迤而南，绕瑞谷亭，如经三受降城，曲折银夏间也。又南趋隆阜下，如出壶口，过龙门，而面二华。渠中石起，上立数石，则底柱然。遵射堂东而南，清流汨汨，注大池中，命曰饮和。与古之大陆何以异也。用工万九千余，皆亲军力，未役一民也。用钱五百余缗，使者之俸余也。弥月毕工。役之征缮之暇，未废事也。呼民取饮，则瓶瓢勺罍盎之属早具。乏者或以织柳之器来，或手掬而饮。老者弱者盲者跛者，群熙熙然知惠之逮我。记此落之。凡有事于此者，条其衔名碑阴。岁在元黑戈滩月纪屠维作噩。

○请拓增船炮大厂疏

窃惟防海以船炮为先，船厂以自制为便。此一定不易之理。臣于同治五年奏设船政局于福建，仿造外国兵船。甫蒙俞允，即拜西征之命。一切制造，经历任船政大臣斟酌办理。所制各船，多仿半兵半商旧式。近年虽造铁肋快船，较旧式为稍利。然方之外洋铁甲，仍觉强弱悬殊。船中枪炮概系购配，较外洋兵船所用，又有多寡利钝之分。所以夷衅一开，皆谓水战不足恃也。夫中国之地，东南滨海，外有台澎金厦琼州定海崇明各岛屿之散布，内有长江津沪闽粤各港口之洪通。敌船一来，处处皆为危地。战固为难，守亦非易。现今守口之炮，率购自外洋。子弹火药，形式杂出。各炮各弹，南北洋虽能配补，而炮身枪管，久必损缺。各国既守公法，一概停卖。将来由杂而少，由少而无，诚有不堪设想者。臣去冬布置闽海防务，亲历长门金牌，察看炮台。饬将马江被敌击沉之炮起出安配，粗足自固。然炮位少而海口多，陆师仍不能省。兵多饷巨，司库难支。不得已而有商借洋款之举。夫借款必还，且耗巨息。幸而军务顺手，尚不失为权宜。倘夷焰日张，海防日棘，而徒剜肉医疮，勉强支持，何以抑强寇而靖海疆？

臣愚以为攘夷之策，断宜先战后和。修战之备，不可因陋就简。彼挟所长以凌我，我必谋所以制之。因于船政局旧班出洋学生内，询考制炮大略。据称泰西炮厂不一，当以法华士厂，克虏伯厂，安蒙士唐厂，好雨莺厂四处为最。法克两厂，炮身炮筒炮箍皆炼成全钢。安蒙士唐厂，筒用精钢，身用熟铁。好雨莺厂筒箍用精钢，身用铸铁。皆擅专长。然半钢半铁，制费虽减，惟有用久裂

缝之虞。不如钝用全钢，价虽贵而无弊。参观比较，仍以德国克虏伯、英国法华士作法为妙。故中外各国用该局厂之炮为最多。中国欲兴炮政，必于此两厂择一取法。雇其上等工匠，定购制炮机器。就船政造船旧厂，开拓加增，克日兴工铸造。虽经始之费，需银五六十万两。而从此不向外洋买炮。即以买炮经费，津贴炮厂，当亦有赢无绌。惟制炮之铁，与常用铁器炼法不同。必须另开大矿，添机冶炼，始免向外洋购铁。查福州穆源矿苗极佳。闽中官民屡议开采。以销路不旺而止，若用以制炮，取之甚便。如能筹得二三百万金，矿炮并举。不惟炮可自制，推之铁甲兵船与夫火车铁路，一切大政皆可次第开办。较向外洋购买，终岁以银易铁，得失显然。泰西各强国，于此等工程，断不贪购买之便，而自省烦劳，良有以也。各等语，禀由船政局提调道员周懋琦，转禀前来。

臣查西洋各国二十年前，尚无铁舰。所有兵船，与中国船政局现制相符。即炮位药弹，亦多前膛笨重之物。论其昔年兵力物力，本非能与我为难。孰料该夷逐渐讲求，日新月异，兵船铁甲，厚至一尺有余，更以一二尺厚之阴丁鲁泊，如橡皮胶者，贴衬其里。以故刚柔摩荡，坚实异常。其后膛巨炮，全重能力，突过从前。上海制造局所译《克虏伯炮准心法》，及《兵船海岸炮位架图说》，言之甚详。《申报》所载英国新造巨炮，可受药弹一千余磅之重，能洞穿五尺余厚之铁甲，闻者莫不咋舌。而自泰西各国视之，亦寻常工作耳。该夷修明武备，不惜财力，至于如此。此次法夷犯顺，游弈重洋，不过恃其船坚炮利。而我以船炮悬殊之故，匪独不能海上交绥，即台湾数百里水程，亦苦难于渡涉。及待开厂制办，补牢顾犬，已觉其迟。若更畏难惜费，不思振作，何以谋自强而息外患耶？

穆源铁矿，臣接见闽省官绅，均谓便于开采。似应委员试办，并拓马江船厂，兴工铸炮。臣又闻江南徐州铁矿，矿苗之旺，甲五大州。若能筹款开办，即于楚吴交界之处，择要设立船政炮厂，专造铁甲兵船，后膛巨炮，实国家武备第一要义。臣老矣，无深谋至计，可分圣主忧劳。目睹时艰，不胜愧愤！惟念开铁矿、制船炮各节，事虽重大，实系刻不容缓。理合请旨敕下内外臣工，迅速妥议具奏，仍乞宸衷独断，期于必行！天下幸甚！

☆李元度○答友人论异教书

来书以泰西人行异教于中国，愚氓多为所惑，虑夺吾尧舜孔孟之席。谓此开辟以来未有之变。其言深痛若此，有心哉，有心哉！然某之隅见，窃谓不足虑。抑且深足为喜。不惟不虑彼教夺吾孔孟之席，且喜吾孔孟之教将盛行于彼都，而大变其陋俗。请毕吾说以广足下之志焉。

盖尧舜孔孟之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乃乾坤所繇以不敝者也。天地

之生，人为贵，人之道，以伦常为本。彼际天并海之夷以千百国计，皆人也。有血气即有心，知皆可以人道治之者也。特自古不通中国，又相去七万里。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故未繇近圣人之居，而闻其教耳。天诱其衷，以互市故，朋游于中土，而渐近吾礼义之俗。彼自知前者之蔑弃伦纪，不复可以为人，有不幡然大变其故俗者邪？天主耶稣教，仅法兰西一国耳。然且诸国皆摈之不使阑入其境，盖亦共知其陋矣。恶能加毫末于尧舜孔孟之教哉！且子未读《中庸》乎？惟天下至诚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物之性且当尽，况彼固人也，同在并生并育中，听其自外伦纪，而终失其性，其何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乎？天心仁爱，圣人有教无类，必不忍出此也。圣人之道，譬如天地之无不覆帔，无不持载。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此正尧舜孔孟之实录也。其曰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则以大地九万余里，尚有舟车人力所不及者。今此通商诸国，天假其智慧，创火轮舟车，以速其至。此圣教将行于泰西之大机括也。继诸国而来者，后将不知其纪。尧舜孔孟之教，当遍行于天地所覆载之区，特自今日为始。造物岂无意哉！

且夫尧舜孔孟之教，在中国亦以渐而及也。尧舜都冀州，其时惟今山西、山东、直隶、河南、陕西数行省为中原，余皆要荒服也。孔孟时，吴越荆楚尚以蛮夷摈之。宋以来，三江两湖，闽浙黔滇川粤始大盛，声明文物，视邹鲁不少让。谓非圣教之自近而远，自狭而广欤？至若唐虞之苗，三代之豸严狁、獯鬻、犬戎，汉之匈奴，晋之氏羌，唐之吐番、回纥，宋之契丹，其故俗类皆尔彝伦，娶同姓，兄收弟妇，弟室兄妻，习然不为怪。自元魏辽金分主中国，其俗即已大变。元大一统，称尤盛。今之西北蒙古部，皆元裔也。世为国家臣仆，贤哲代生，非复当年之旧矣。向使其闭关绝迹，不与中国通，不至今犹睚眦豸丕榛之故俗邪？不但此也，我朝雍正中，滇黔川楚两粤诸蛮夷，改土归流，亦自开辟以来，始沐王化。至乾隆中，新疆拓土二万里，则真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矣。尧舜孔孟之教，盖渐推渐远，初无一息之停也。今泰西诸国，适以互市来，其必将用夏变夷，而不至变于夷也决矣！

抑考元会运世之说，尧时在午，距今不过四千年，正中天之运也。天地之气，日趋于文明，故西人之繁富靡丽，乘时以达中土，殆有气机以感召之。其舟车器械天文算学，亦未尝无补于中国。天殆使之竭智慧以助中国之文明，而即以亲炙中邦者，渐使染于尧舜孔孟之教，岂偶然哉！王者无外，圣人无外，天地之心更无外。当此中天景运，圣教被绝域，必自今日始矣。孟子曰：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抑何必视之若雠，去之若浼乎？吾故曰：不虑彼教夺

吾孔孟之席，而喜吾孔孟之教将盛行于彼都也。若夫自强之术，有国者所当务。岂必因远人之狎至，而始为之所哉！偶书所见，伸纸不觉累幅。惟垂察不宣。

☆宗稷辰○怀新篇

旧信可思耶？旧之善者可思，其不善者不足思。古于旧之文有二焉。其一似以萑覆白，为能守其陈资以养人也。其一文为鸱，义为鸱，或同留离。盖之老老，不可留而留，是当除者也。故《易》象于革，去故鼎新焉。尝观晦蒙屯塞之境，草木蕃庑，洞壑郁淫，上不见日月，下不见人迹。虽中藏太古之瑞，亦复沉霾幽隐，宝气潜伏。于此有人焉，操斧斤入林莽，砉然开其幽而通其蔽，遂使晖光忽新，俯仰为之大宽，登陟为之欣畅，岂非人心所久而深望哉！是以已治之新可乐也，未治之新可怀也。夫为山泽启草昧，此寻常耳目所共喜也。若乃生广居之中，坐堂皇之士，万事丛杂，投于其胸，群瞻众听，八面环伺，而其人方且耽庸习故，嗜腐迎臭，锢闭灵智，以受尘墨，破窳坏径之是寻，而光明反以为羞，于是无规不遂，无迹不因，老谋深算，昏昏其德，言宣令出，讹谬踵袭，闻者倦闻，见者沮色，日复一日，交相蹙额。噫，德之不新，流及于政，不尤为天下之大惑欤？今试为之扫官府之尘，濯鼎彝之垢，更琴瑟之徽，磨戈刃之钝，相与振颓纲，扶倾维，荡以清风，照以初旭，老物息而土鼓震，文明复而庆云升，而《汤铭》、《周诰》之上新其君，下新其民，皆于其时煌煌改观焉。然后知舍其旧而新是图。诚整齐一世之人所不得缓也。然而新其开物之务，尤贵新其取人之明，欲使疆场之地，旌旗一新，而不先简将帅，勤训练，虽新弗新也。欲使礼乐之场，节和一新，而不先慎起居，择辅导，虽新弗新也。欲使中外之间，鼓舞一新，而不先肃法纪，明政教，虽新弗新也。是故新其心矣，斯能新其人。新其人，斯能新其物。而天下一是无不新矣。《大学》首自新以新庶民。知本之君子，曷不鉴而怀诸！

☆郑珍○巢经巢记

非居盛文之邦，或游迹遍名会，或膺朝省硕官，其人自负学，好事而雄于财，又亲戚僚友子弟，力为罗，贵鬻转钞，无不如志，不能名藏书家也。余幼喜泛窥。见人家稍异者，必尽首末。稍长，读《四库总目》，念虽不得本，犹必尽见之。裹鞬丛山之中，家赤贫不给粥，名闻不到令尉，相过从不出闾里书师，齐秦吴越晋楚之都，又无葭莩之因，可藉摠蓄念也。冻馁迫逐，时有所去。去即家人待以食。归而顾担负，色喜也。解包乃皆所购陈烂，相视爽然。而余常衣不完，食不饱，对妻孥求槁寒栗象，亦每默焉自悔。然性终不可改易。迄今二十余年矣。计得书万余卷。汉魏后金石文字，暨宋元来名人真迹，又近千卷。虽不能名藏家，亦多矣。其得之之难为何如哉！玉川子欲拾遗经，巢

之空虚，诚贵之也。以余得之之难，其视玉川之贵之，又当何如？僦寓夷牢水上，若羈禽无定栖。因以巢经巢名所寄之室。

嗟乎，书犹财也。当其无，百方期有之。有而仅摄緘固，不为己用，则反不若不有不为累。或用而仅罄之居服饮博，淫荡无益，亦未见为能用也。聚书而不读，与读之而不善者，何以异是！夫聚而不读，犹不失为守财之俗子。至读之不善，斯败家辱宗之尤矣。致足于外，而不求足于内，则是外物者，又安见其可贵哉！昔陆务观为书巢，入其中，不辨奥灶。而卒以浮文诞词名。至记南园，为世诟病。下民侮子，或亦其不善读书之招也。可无惧乎！

○梅亥记

亥，即所谓侧掌而裆脐者也。南于墓，径可百步，高与脐等，而掌末适直墓门。山盖得此，乃环合而雄深，其中始圆，可田可池。无则枯短直露，举不足观也。初土人铲腰为田。庚子秋，余得之，始复旧。相其势若植巨木，则婉秀为所夺。且前山之云委而波属者皆蔽矣。乃种梅焉。至今四年。于是垓之上乃无非梅者。

梅之初也，府君蓄盆梅一，修逾尺，大如指，千叶而白花。一日先孺人抚而言曰：凡物皆有全量。使夭阏不尽其性者，皆人为害之也。因出植篱间。越年，其条大发。又越年，行树下而冠已无碍。余因雨水前削枝之近土者。半夹以石，深拥之。调年发，拥其根者三而得一或二焉。乃斫而树之。树者又如是分之。因是尧湾寓宅多有梅，其祖树当丁酉六月，花一枝。是秋余举于乡。及庚子，先孺人弃养，遂不花。明日乃枯以死。木之可感也如是。今此亥之或乔或稚者，皆其子孙也。

忆余在十年前，结草亭于寓东大枣下，左右植梅五六株。割前之田为方池，中菰莲而上萱柳。每春夏叶茂，枝撑相交，一亭皆绿。先孺人或坐梅下，纺绵绩麻，或行梅边，摘花弄孙子。及秋霁冬晴，则又架竹搓牙间，曝衣襦，干旨蓄，徐徐然来往其际。亭之外皆圃，中植者患防菜，则以余酷护也。时余出稍芟之，家人间举以为笑。至今皆移来此。其某株为所倚而抚者，某枝为所芟者，某搓牙为所架竹者，宛宛皆能记识。而据亥北望，累然一邱，音容莫复。徒使兹亥为瑶林，为雪海，过焉者啧啧中道山之胜，能无悲乎！详述之，以见诸梅之能尽其性者，皆出自先孺人手也。

亥者，寓陟瞻之意。屺亥同字义，盖依《毛诗》云。○送黎菴斋表弟之武昌序

人之制于天权于人者，不可必，惟在己者为可恃。格致诚正以终其身，是不听命于天人者也。功名事会之倘至，起而行之，吾乐焉；否则胼胝于畎亩，歌啸于山林，亦乐焉。此所谓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兴者也。非是，则必待上之

有以劝之，而后士有所恃，得专志于学，而后成其为身。士各成其为身，而后天下治乱乃有所赖。国家养士二百余年矣，读书者自束发受五经四子书，学八股文应选举，由府州县学生试省闱礼部，以成举人进士，遂授官而食禄。次则由廩生副贡优行选拔贡于京，就别头试，亦得停年循资而授官焉。是为入仕正途。外此则以资进。顾或不足之。宁长年眵目伏脑，以从事于学，以应三载岁科乡会之选。诚恃有劝之之道也。

自盗贼起粤西，蹂躏吴越秦楚，边省亦寇攘骚然。在上修文不暇给，为士者乃始失所恃。吾贵州已两科废省试，府州县岁考，至有停十年者。生童望考途，无去处。力不能提刀杀贼，建军功，致尊显，复不能钻营长官，借奏书尸名保举，又不能因缘勾当公事，稽团务，庀厘局，中间乾没，以苟且养妻儿。城乡富家子弟，倘佯忧岁月，莫就师。贫者舍策而易业，则欲倚舌耕求束修之奉，又贱且难也。

吾意此时当有权宜之法，以收士心而振士气。如宋因军兴诏川陕类试，未尝必至京师也。宋元明乡试，皆即台秩选聘属官，及家居士大夫，或儒士主考，亦未尝必遣京朝官也。或可仿其意行之。而无一二府为足蔽事地。然则，士生此邦，值此时，如之何其不怨！吾又意士诚志圣人之道，听命于天人者，诚无如何矣。自修其可恃，而亦无如何哉！是固难为一概道也。

表弟黎莼斋行谨而能文。自弱冠补廩膳生，久屈于不试。将适武昌，省其从兄。拟足资遂北，附顺天乡试。过我言别。此其计良苦。然计此行至鬻市登舟，出涪陵鱼复，下三峡秭归夷陵，顺流趋荆州，经洞庭之口，及大别而拜汝兄。若复前去，更过雪堂，观庐岳，北历徐兖，瞻光日下，水陆不止万里。风樯轮辙之间，辶然想望孔孟之所为教，程朱之所为学，以及屈宋李杜欧苏之所发为文章，必有相遇于心目间者。则意斯行也诚快。彼听命于天人者，虽不可知，而在己者所得多矣。况以子之才，又在必售之数乎？行矣。吾虽衰，犹能待他日归而观子之所得也。

☆曾国荃○统筹闽粤浙三省防务片

海防区分南北洋，而山东之烟台，归北洋兼辖，闽浙粤三口，归南洋兼辖。烟台只有一口，尚易兼顾。闽粤则有台澎金厦雷琼之散布。浙江则有定海镇海之要隘。道远则经营匪易，隔省则呼应欠灵。今津沽吴淞等处既拟增雷快铁甲等船，福建广东浙江三省，亦须速筹巨款，及时制备，庶无事则各为操练，有事则立调应援，以期声势联络，巩固海疆。各省督抚臣，皆具深谋远识。何省应增何项船只若干，或由厂自造，或由外国订购，亦宜趁此决计自强，通力合作。相应请旨敕下各该省，赶速筹商，奏明办理。至近日西人陆战，皆用炮队当先，而以后膛洋枪继之。臣处有由滇粤台北前敌观战来者，言之甚详。是陆

兵从前专练洋枪，以后更宜加练炮队。所需后膛枪炮，尤为最要之军械。一经海口封禁，购办无从。似须先事购备。并添购机器，推广仿造，庶免缺乏之虞。除飭上海金陵两机器局遵照妥办外，一并请旨敕下闽粤等省，预行筹备。洵于防务有裨。

☆李鸿章○派员携带幼童出洋并应办事宜疏

窃臣等拟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培人材，业于十年七月初三日专摺会奏在案。旋准总理衙门覆奏，不分满汉子弟，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一律送往。每年所需薪水膏火，准于江海关洋税项下借拨等因，知照前来。

伏查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所有携带幼童委员，联络中外，事体重大，拟之古人出使绝域，虽时地不同，而以数万里之遥，需之二十年之久，非坚忍耐劳，志趣卓越者，不足以膺是选。查有奏调来江之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夙抱伟志，以用世自命。挹其容貌，则粥粥若无能，绝不矜才使气。与之讨论时事，皆洞烛几微。盖有远略而具内心者。又运同衔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前在花旗等处最久，而志趣深远，不为习俗所囿。同治二年，曾派令出洋购买机器。该员练习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之地。足以联外交而窥秘钥。以上二员，上次摺内业经奏明，均堪胜任。相应请旨飭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此时不敢遽请奖叙。将来办有成效，再由臣等从优酌保。

至挑选幼童，应在上海先行设局。头批出洋后，即挑选次年之第二批，又挑选第三年第四年各批。与出洋之员，呼吸相通。查有盐运使衔候补知府刘翰清渊雅纯笃，熟悉洋务。业经檄令总理沪局事宜。所有驻洋及在两局中外大小事件，由陈兰彬等互相商办，各专责成。兹将臣等前奏所未及者，酌拟应办事宜，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仰恳天恩飭下总理衙门，核覆施行。

附出洋应办事宜六条：

一挑选幼童，不分满汉子弟，年十二岁至二十岁为率。收录入局，由沪局委员，查考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一幼童选定后，取具年貌籍贯，暨亲属甘结，收局注册。在沪局肄习，以六个月为率。察看可以造就，方准资送出洋。仍由沪局送册报明通商大臣，转咨总理衙门查考。至洋局课程，以四个月考验一次。年终分别等第报查。其成功则以十五年为率。中间艺成后，游历两年，以验所学。然后回至内地，听候总

理衙门酌量器使，奏明委用。此系选定官生，不准半途而废，亦不准入籍外洋。学成后，不准在华洋自谋别业。

一出洋委员及驻沪办事所有内外往来文件，应刊给关防。洋局之文曰：奏派选带幼童出洋肄业事宜关防。沪局之文曰：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事宜关防。均经臣刊刻饬发，以资信守。

一每年八月颁发时宪书，由江海关转交税务司，递至洋局。恭逢三大节以及朔望等日，由驻洋员之率同在事各员，以及诸幼童，望阙行礼，俾娴仪节而昭诚敬。

一出洋办事，除正副二委员外，拟用翻译一员，教习一员。查有五品衔监生曾恒忠，究心算学，兼晓沿海各省土音，堪充翻译事宜。光禄寺典簿附监生叶源浚，文笔畅达，留心事务，堪充出洋教习事宜。业由臣檄饬遵照，届时同正副委员一并前往。

一每年需用经费，查照奏定章程，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洋局用款，下年应用之项，于上年六月前，由上海道筹拨银两，眼同税务洋司汇寄外，交驻洋之员验收。其沪局用款，即交沪局总办支销。惟原奏系二十年内共用一百二十万金，约计每年须六万两。而细加推算，分年应用之款，参差不齐，不能适符六万之数。如首数年沪上设局，幼童齐往，用款较钜。第四年竟至八万九千六百两。末数年幼童已归，用款较减。第十九年仅需二万三千四百两。此外各年递推，亦皆多寡悬殊。兹有陈兰彬等核开清单，某年应用银若干，交江海关道署存照，按年寄洋，仍由该道分析造报，以昭核实。

○选派闽厂生徒出洋习艺并酌议章程疏

窃臣葆楨前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奏陈船工善后事宜摺内，请于闽厂前后学堂，选派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速则三年，迟则五年。拟令船厂监督日意格详议章程，经总理衙门，议请敕下南北洋大臣会商熟筹等因。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旋因台湾有事，倥偬未及定义。

上年臣等筹议海防摺内，于出洋学习一事，焉不谋同辞。及臣日昌、臣赞诚先后接办船政，察看前后堂学生内秀杰之士，于西人造驶诸法，多能悉心研究。亟应遣令出洋学习，以期精益求精。臣等往返函商，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肋，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行驶愈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至如驾驶之法，近日华员亦能自行管驾，涉历风涛。惟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事，仍未得其深际。其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陈应敌，离合变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自非目接身亲，断难窥其秘钥。

查制造各厂，法为最盛，而水师操练，英为最精。闽厂前堂学生，本习法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法国官厂学习制造。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方为成效。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驶铁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如此分途学习，期以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至学生中有天资杰出，能习矿学化学及交涉公法等事。均可随宜肄业。

惟人数既多，道里辽远，非遴选贤员，派充监督，不足以资统驭而重责成。查有三品衔候选道李凤苞，学识闳通，志虑远大，于西洋舆图算术，及各国兴衰源流，均能默讨潜搜。中外交涉要务，尤为练达。实属不可多得之才。以之充派华监督，必能胜任。至访问各国官厂官学，安插学生，延请洋师，仍应有情形熟悉之员，联络维持，主客方无隔阂。臣葆楨原奏所称正一品衔闽厂监督日意格，前已回国。经臣等催调来华，商办一切。该员久襄船政，条理熟谙。于船厂学生，情谊亦能融洽。以之派充洋监督，必可胜任。

六月间，李凤苞、日意格二员来津，禀商臣鸿章。适有烟台之役，即携该员等同往，飭令筹议章程。滇案结后，曾将该员等所议各节，抄送总理衙门核夺。兹经臣等再四讨论，复与李凤苞、日意格切实核减学生员数，以三十名为度。肄习年限，以三年为度，责以成效，严定赏罚。出洋经费，分年汇解，约共需银二十万两。此项经费，必应筹定有著之款。臣鸿章前议由闽省额拨南北洋海防项下酌提动用，先尽厘金拨解。厘金不敷，即在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就近凑拨。旋准福州将军臣文煜咨称，闽关四成洋税，无存款。俟第六十五届届满，再行核数拨解等因。新授闽浙督臣何过保定时，臣与面商一切，亦深以为然。兹由臣日昌函致臣鸿章，议定由闽省厘金项下筹银十万两，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筹银五万两，船政经费项下，匀拨银五万两。是此项二十万之数，均已议有著落。查照分年汇解章程，第一年七万三千两有奇，第二年六万有奇，第三年五万八千两有奇，并游历及应支教习修金等费，随时核计拨汇。闽力虽甚拮据，必能酌量缓急，以符定义。应请于海防额饷内，作正开销。

查西洋各国，均以中国遣人赴彼学习为和好证验。前派幼童赴美国，英使即有该国大书院极多，将来亦可随时派往之语。秋间，滇案议结时，臣鸿章面告威妥玛，以拟遣学生赴英学习。该使允俟总理衙门知照到日，转致本国外部。九月间，威妥玛回国过晤，臣复与商明照办。惟该国兵船，定例稍严。闻日本近时已有七人在英兵船学习。臣在烟台阅视洋操，即见有日本武弁在英国铁甲船，随同操演。今议学生分班送往，又有郭嵩焘等驻英商办，当无碍难之处。至法使白来尼屡以日意格办船有效为言。此举亦该使所深愿。现拟令该监督等率同学生，于明年正月启行。应请敕下总理衙门，迅速分别知照英法驻京公使

，令其转达本国，妥为照料。臣鸿章于本年三月间，因洋员李劭协回国之便，派令武弁卞长胜等七人，同赴德国军营学习兵技。当时未派监督，心甚悬念。此次李凤苞出洋，飭令该员按三月一次，由轮车驰赴德国兼查卞长胜等功课。并请总理衙门酌量照会德国驻京公使，一体知照办理，

近自同治十二年筹遣幼童赴美学习之后，上年日意格回国，臣葆楨遣学生数名，随往游学。本年臣鸿章又遣卞长胜等赴德国学习。此次又派李凤苞等率领学生分赴英法两国。从此中国端绪渐引，风气渐开。虽未必人人能成，亦可拔十得五。实于海防自强之基，不无裨益。谨将臣等筹议船政学生出洋章程及经费数目，分缮清单，恭呈御览。仰恳飭下总理衙门核准施行。

○续选派闽厂生徒出洋疏

窃臣鸿章于光绪二年十一月，会同前南洋大臣沈葆楨等，奏明选派闽厂前后学堂制造学生十四名，艺徒四名，驾驶学生十二名，分赴法国官厂及英国水师学堂铁甲兵船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所需经费，由闽省额拨南北洋防经费内酌提动用。旋议定闽省厘金项下筹银四分之一，闽海关四成洋税及船政经费项下各筹拨银四分之一。按照章程，分年汇解。该学生等出洋后，均能悉心考究，窥见门径。虽所造深浅不同，尚不为故步所域。多已学成期满，陆续回华。其驾驶学生出色者，则有刘步蟾、林泰曾等，制造学生出色者，则有魏瀚、陈兆翱等。经臣等量材器使，或派管驾蚊船快船，或在船政差遣，及派往外洋为铁甲船监工。其余亦分任要务，各效所长。

惟现值整顿水师，研精船械，规模日扩，事事需才，尤觉不敷分布。臣鸿章于光绪五年九月，会同沈葆楨奏明闽局出洋生徒，应予蝉联就学，以储后起之秀，而备不竭之需。奉旨允行在案。查船政前后学堂生徒，初次选择三十人出洋，已拔其尤。其续入学堂者，年资稍浅，遴选较难。然育才之要，宜使迭出而不穷，日新之功，不可一得而自画。臣鸿章与臣兆棠往返咨商，拟定续选前学堂学生八名，后学堂学生六名，出洋肄业，并拟分拨经费银十万两，陆续汇解出使大臣兼肄业监督李凤苞收支。并请由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会同督率照料。惟查后学堂学生内有许兆箕等四名，先经臣鸿章调赴天津派充水师学堂教习，及威远练船教练水手，皆有要差，碍难遽令出洋。现计后学堂学生仅有二名。合之前学堂学生八名，共有十名，先行尽数派员送至香港登舟出洋。余俟选择得人，续派前往。所需经费，仍应由福州将军及福建督抚臣与臣兆棠查照成案，分年匀拨接济。

○津沪电线办有成效请招商接办推广疏

窃臣于光绪六年八月，奏请由天津陆路，循运河至镇江上海，设立陆路电报，筹款垫办。俟办成后，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费接办，并设电报学堂，教习生

徒，自行经理。是年八月十四日，奉上谕，现在筹办防务，南北洋必须消息灵通，以期无误事机。该大臣请于陆路由天津至镇江达上海，安置电线，系为因时制宜起见。即著妥为筹办，并江苏山东各督抚，飭令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任损坏。余著照所议办理可也。钦此。仰见朝廷主持要政，裨益军谋之至意，钦服莫名。当经督飭前津海关道郑藻如，候补道盛宣怀刘含芳等，妥议章程，与丹国大北电报公司商立合同，代为购料，雇人查勘设线道路，以资熟手指导。自七年五月初兴工，至十月底工竣。中外消息，瞬息可通。仍照奏案，招集商股。自八年三月初，归商接办，由官督查。臣仍筹贴每年沿涂弁兵巡费一万一千两，以示体恤。五年后，如电资有余，再行截止。夏间朝鲜内变，急调南北水陆各军，实赖电报灵捷。其赴机之速，为从来所未有。即总理衙门与臣密商出洋各使臣，及南省要务，莫不旋至立应，成效已灼然共见。

臣与总理衙门往返函商，惟有劝集华商，先行接办由沪至粤沿海各口陆线以保中国自主之权。京外筹商军国要事，调兵催饷，亦得一气灵通，于洋务防务，实有裨益。而商民之转输贸易者，亦藉电报速达，利益更广。因飭津沪电报局委员盛宣怀等，传集众商，妥晰会议。据盛宣怀会同各员董等联衔驰禀，拟请自苏州浙江福建通商各海口，以达广东。与现在粤商所办陆线相接，计将六千里。照津沪陆线成本工费核算，约须银四十余万两。而沿途分设局栈，筹办实属不易。惟欲收我中国自主之权利，必当竭力筹维，劝集巨资，次第开办，以图报效之忱。公议章程十条，呈请察核，并请援案奏明，请旨敕下苏浙闽粤各督抚，转行经过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等情前来。

臣查核所议章程，尚属周妥，谨照抄恭呈御览。当此中外交涉之际，必须激励众商，群策群力，共图其成。虽浙闽粤各省，道里较远，民情不一，而同治十三年沈葆楨奏请在闽境兴办电线，速达军报，业蒙旨准。因循未就。署两广督臣曾国荃，现飭粤商兴造陆线，业有成局。可知风气渐开，南中官民，皆知电报为有益军国商旅之事。况自津达沪二千数百里，陆线成后，沿途毫无扰累，各省必有风闻。拟请飭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督抚臣，转飭经过各地方官，妥为劝谕，随事照料保护，勿使稍有阻挠损坏，以期事在必成，有裨大局。

☆沈葆楨○察看福州海口船坞大概情形疏

窃臣于六月十七日，驰赴马尾莅事，业经奏明在案。随接见在事员绅，咨询一切，并驾轮船，周览上下形势，知马尾一区，上抵省垣南台水程四十里，下抵五虎门海口水程八十里有奇。自五虎门而上，黄埔壶江、双龟、金牌、馆头、亭头、闽安，皆形势之区，而金牌为最要。自闽安而上，洋屿、罗星塔、乌龙江、林浦皆形势之区，而罗星塔为最要。马尾地隶闽县，踞罗星塔之上流，三江交汇。中间港汊，旁通长乐、幅清、连江等县，重山环抱，层层锁钥

。当候潮盛涨，海门以上岛屿，皆浮潮归，而后州渚礁沙，萦回毕露。所以数十年来，外国轮船夹板船，常泊海口。非土人及久住口岸之洋人引港，不能自达省城。道光末年，地方大吏，筹备海防，但载石凿舟，以塞林浦上流，竟割重重天险而弃之。臣询之海滨土人，至今犹共以为非策也。船坞在马尾山麓，地曰中岐。但就其一方地势而言，大江在前，迤南而下，群峰西拱，状若匡床。中间坦处，旧本村田。去年购买归官，始圈为船坞。计地周围四百五十丈有奇。客冬以来，招集民夫，洼者平之，低者垒之。虑田土之积弱难胜也，沿坞密钉木桩以固之，虑海潮溪泛之不时骤至也，沿坞各增五尺以防之。坞外三面，环以深濠。既藉通运载之船，亦可泻积淤之水。坞内滨江者为船槽，若铁厂，轮厂，机器之厂，斫木之厂，架木之栈房，皆参列其后。余尚有从前未经商定之件，宜俟洋将到闽，续行分别筹商措置。坞外之东迤北，为臣及办事各员绅公所。外列外国匠房三十间，周以砖垣，如鳞之次。外国匠房之左，为法国学堂后缀生徒下处三十间，其制略如匠房之式。又左为英国学堂，其生徒下处同之。下近江浒，则煤厂在焉。上倚山麓，则中国匠房在焉。循麓再上，山之左肋，可以眺远。臣饬前驻楚军五百人，因地筑垒。不特可揽船厂全局。沿江上下数十里风帆沙鸟，如在几前。稍下，则督监日意格所居也。在臣公所之右者，有外国医生寓楼，匠首寓楼。其与日意格山楼对峙者，则副监督德克碑之屋。下为官道。将抵江岸，划为官街，以便民间贸易。一切土木，或已经完工，或已有三四分至八九分不等。辰下畚鍤雨集，斤斧云从，计日课功，屈指可数。此船坞内外之大概情形也。

臣又惟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因于六月十九日，就马尾甄别法学艺童随及英学艺童。既因其勤惰，分别升降，复定章程，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论策，以明义理。其续招入局者，先扃门考校，择其文理明通，尤择其资质纯厚者，以待叙补。盖欲习技艺，不能不藉聪明之士。而天下往往愚鲁者，尚循规矩，聪明之士，非范以中正，必易入奇袤。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且浮浇险薄之子，必无持久之功。他日于天文算法等事，安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谨始慎微之方，所以不能不讲也。

采办一节，似易实难。不患美材之难求，而患人心之苟且。向来官场气习，以浮冒搪塞为能。船政之兴，尤视为利藪。去年以来，承办铜铁木料煤炭者，非无其人。然用商贾有时扰累之弊甚于官司，用官司有时侵渔之端甚于商贾。训至劣幕奸胥，交通市侩，鬼蜮丛生。是以民间置货，尚有精良。一属公家，便多贗鼎。明知国帑之当重，竟敢于糜国帑。明知要工之不可误，竟敢于误要工。言之实堪痛恨！臣迩又闻向来外国船材煤炭，多运自缅甸、暹罗。现虽

遣员先于近处采干搜岩，他日恐仍不免取材荒裔。重洋辽迥，更防不胜防。任非其人，糜费虽多，仍归无用。拟乘此发令之初，明罚敕法，以警其余。人心畏法而后弊窳可除，良材毕至也。

至船厂之兴，固须收罗工匠。轮船下水，则舵工水勇，缺一不可。非徒习惯风涛，尤须熟精枪炮。盖国家之创造轮船，譬诸千金买骏。倘冲锋陷阵，不持寸铁，虽有千里之马，安足成功！现在洋匠尚未至闽，船成尚需时日。拟先调闽中旧撤炮船十只，添练水勇二三百名。未成船以前，藉以巡缉近洋，成船以后，即可擐甲登舟，驾轻就熟。此臣近日考校学堂，分饬采办，及招募水勇之情形也。

至制造工程，俟日意格等分载工匠轮机到厂后，再行具奏。除绘图咨呈军机处总理衙门外，理合先将大概情形，谨会同一等恪靖伯陕甘总督臣左宗棠、福州将军臣英桂、闽浙总督臣吴棠、福建巡抚臣李福泰，恭摺由驿，具奏以闻。

○机器到工已齐并船厂现在情形疏

窃臣于本年正月初五日，业将洋将日意格等所购第一起机器到工奏明在案。四月十六日，复由外国马梨阿勒各川丁船运到第二起机器。其中最钜者为铁厂水筒三口，每口各广数十围，高近一寻，轮船之水缸次之，余为铁厂一半器具，殊形诡状，非安顿如法，关捩咸张，无从称名指类。当时分派员绅，督率人夫，移顿二十余日之久，始获竣事。五月十九日，第三起机器，复由外国夹船运到。船名曰法彼尔士，较第一二起之船大倍之。据日意格称：中所载除铁条七千四百二十九条，铁片铁钉大炮洋灰等项数百件不计外，凡为机器者五百六十有三。最重者二万余斤，余或万余斤，七八千斤，三四千斤不等。自五月末旬之初，勇丁数百人，挥汗炎风烈日之中，并力搬运。及今一月，尚未蒇事。六月十七日，第四起机器复到。船名曰汪德乃木。所载皆轮船机器，计重百有二万四千八百斤，计件三万五千有奇。当令抛泊江中，先将稍轻者，用兵船剥载入厂。其余重大者，俟第三起搬竣，再行部署。而当时罗列岸旁，分头起运者，则有曰安迷喇，系运花旗木板之船，有曰悦诺花思得，系运食叻长短杂木之船，有曰西洞，系运船槽木料之船。外尚有台湾运木运煤之船，厦门运砖之船，附近运沙运石运土之民船，分载竹梢插护江岸之小船，搬移杉木储盖各厂之排船，而木小船不与焉。沿江埠头，星罗棋布，无隙可容。故日役千夫，难以克期告毕。论闽省夏秋之间，台飓常作，机器重船，皆涉数万里而来。倘因风浪疏虞，停工待器，势必迁延时日。今各起陆续到齐，但费安置之力。大厂一成，便可专心制造。故中外员匠，咸鼓舞赴功，以为钜工之成，愈有把握也。

船坞地基旧坍之处，臣恐其复有横决，自闰月末旬之初，即派弁入山采伐竹

箭数万，分插沿江浅流处所。从前潮汐为西南风所激，汹涌陷前者，现十减其四五。上流冲口，前拟巨舰载石沉之水中。无如旋涡屈注，万马奔驰，千石之舟，无从下碇。现于水中树木为栅，垒石为坝，力遏怒流。因江底向多烂泥，泥弱石强，须渐实渐加，一时未能遽就。环坞长濠，当一律尽填。惟左近一带，工作繁兴，需土匪易，而小沟未开。倘遇阴雨，无从疏泄。因于左侧濠口当冲之处，先封塞以杜近患，再行施工。现在急流渐缓，果经秋台，安堵如故。潮头尽折而西。以后水落霜寒，石塘方可兴役。此船坞地基之情形也。

船厂以内，已成者曰转锯厂，安十五匹马力水缸于中。中为锯轮者三，一曰大直锯，一曰小直锯，一曰圆锯。外力砺轮者一，为钻机者一，为车林者二，为钳床者三十有五。缸中汤气既升，大小铁轮，互相索引。各机一时并发，雷动飙驰。除零星钳凿炉削不计外，尚有重机未曾排比妥帖者，难以枚举。四起机器既齐，从前房屋不足容之，复搭瓦房三十余间，曰大机器之所。轮船水缸，凹凸累，高若重楼，关窍相通，盈千累百，其已成者，自外洋转运，皆拆解而来。入厂后，必费数月钉钤组合之工，方可适用。因于制作之处，建瓦亭一区，名曰水缸之厂。外国铸器，皆先有铁模，始必刻木为范，不溢累黍。后乃捣炭和沙与土，即其空隙填之，脱胎而出，再灌铁汁。其闲铁模乃就。刻模者以迟而成功，铸模者以速而见效。迟速既殊，不得淆杂。于是分建二区：一曰木模之厂，一曰铸铁之厂。风雨针，寒暑表，皆轮船必需。其制法则钩心斗角，其器具或牛毛茧丝。当其游思无闲，炫于日光，则目神散，有所隔蔽，则目力穷。其造作之所，塞向辟牖，阴阳向背，调度必有洋人。辰下业已完工，可以董率匠徒，排列缕刻。因名之曰钟表之厂。西人锤铁，小者需人力，大者赖悬机。悬机之器，或隆然而高，或呀然而深，重皆数千斤，森挺槎牙。目前大厂未成，已须工作。非夏屋不能容。于是复有暂搭之锤铁厂。其与铁厂邻者曰铜厂。地稍狭，制亦如之。铁铜水缸等厂，熔炼火炉甚伙，扇鞴为烦。西法取风地中，不劳人力。先周各厂，瓷砖为隧，斜引旁通，盘石盖之，铺土与地平，而翕张之，铁机系于锯厂之方窖，气轮一动，弹指闲数百步外炉火并炽，力倍风箱。若是者名曰风洞。铜铁重器，自彼移此，皆需百十人。因创拽车以便挪动。然恐涇土埋轮。因处处削木为道，凸其两旁，中平如砥，俾易推行。若是者名曰木辙。从前画馆之设，寄于栈房。现在堆积充刃，不能不另盖一区。于是复有绘事之厂，采办铜铁煤炭木料石灰绳缆等件。分道而来，连舂累舸，量移上岸，非分储之不可。而收积材木之地，非潮水可通，不但出运为难，亦虑久而枯朽。于是坞外南侧，既建一区曰广储之厂。又于坞北里许滨江浅港，圈数百丈，以鳞叠巨材，上接山拗，驻兵守之，曰储材之厂。厂内除转移执事外，随同洋人学习者，若锯木之匠，造船之匠，冷铁之匠，铸铁之匠

，刻模之匠，铸铜之匠，水缸之匠，翻沙之匠，车床之匠，钳床之匠。其因营造各厂而招者，若斫木之匠，版筑之匠，锤石之匠，攻皮之匠，共二三千人。五方杂处，漫无统纪，易滋事端。栖息无从，亦难号召。于是坞外复建二所居之。在左者曰东考工所，在右者曰西考工所。皆以员绅统之，早出暮归，乃无紊乱。据日意格前称华匠与洋匠，器用不同，言语不通，事事隔阂。况素谙绳墨者，类皆中年以往，心气耗散，往往不能探赜通微。请各厂分招十五以上十八以下有膂力悟性者，或十余人，或数十人，俾易教导，名曰艺徒。现所招已及百余。又不能无以钤束之。于是复有艺圃之设。各厂事务猥烦，委派员绅，近增至百余。晓钟出坞，躬率工作，指挥奔走，见星始归。馈盂盍在道，每遇暴风骤雨，借盖无从，不能不小筑数间，以资憩息。于是复有坞内官厅之设。佣工杂作，各有健丁，每日八九百人，非以兵法部勒，则散而难稽，呼而不应。于是每十人以什长一人束之，每五什长以队长一人束之。特派勤能之武弁统焉。然必寢息有所，灶厕有所，稽查有所。因傍山结垒，略如营房，是为健丁营之设。凡此者，数月以来，已皆赶办，计可先后告竣。其余若炼铁炉，砖片之窑，烧煤骨之窑，锻蜃灰之窑，以及浸木砖槽等处，或才兴工，或才择地。经营之后，当更陆续奏闻。此船坞内外之情形也。

铁厂地基，去冬以来，开土钉桩，以及嵌填石屑石灰，皆已就绪。应行补苴者，亦属无几。惟所需坚砖方石，厥数甚钜。合计五厂，需砖数百万方，需石则自长二丈三尺六寸至一尺二寸五分者，计十万有奇。砖以海船运于下游，数目既多，非数百起不能尽之。石质粗重，运载更难。即源源到工，但移一石，非数人不可。况元司方琢平，势难用骤。际此盛夏酷暑，石上如沃热汤。凡椎凿者，下蒸上曝，鼓火生光，肤焦肉泡。故虽监工日号，迄今墙基未就。厂内横梁，需坚木一百五六十根，每根长须七丈二尺有奇，围圆八尺以上。近地搜采，无此巨材。现飭员往暹罗三马丹叻劳呷等处觅购。穷海总樯往来，第凭风汛，更非刻日可期。所幸机器已齐，并有现成轮轴。倘船材该备，年底船身可就，尚易图成。惟斫轮之方，总俟营构齐全，方有眉目。此大铁厂之情形也。

洋将德克碑自到工以来，睹坞内运载之艰，愿往南洋访购载货夹板船，已附搭轮船前往安南各国。两月以后，方得回闽。理合附陈。○第一号轮船下水并续办各情形疏

窃臣于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业将船政一切工程，奏明在案。年本正月起，广召念钻各匠，粘灰穿孔，塞罅馑钉，铁匠打镶铁梁铁肋铁条等件。两月之久，始行葺事。三月初旬，船匠始得元司雕梁座，斗拢机器，车治舵桅。铁匠拆移轮机水缸等件，上船配合，遍嵌泡钉螺饼；兼制铜管气筒，尾轮铁辊等事

。如是者复一月有奇。四月以后，船内之匠，则造艏堵战枰桅架碇车皮板等件，船外之匠，则赶包龙骨铜皮，分造重辘凹槽，下水托辘等件。内外完备，乃加歪洋油，联铃铜板。如是者复二十日有奇。四月之杪，日意格稟称船上大小工程一切告竣，请期下水。臣飭监工员绅复验无异。因諏五月初一日乘午潮涨满，纵船入江。先期一日，用巨镬煮牛膏豕脂胰皂油等物数十斛，灌入船底凹槽凝厚寸许，将船台初叠之木，节节掇下，另垫木楔，使船身低倚两旁托架，附萼相衔，留船旁撑柱数十根以支之。届期，臣躬率提调周开锡及各员绅，致祭天后江神土神船神。向午潮平，日意格督匠作人等，尽拔撑杆，将船头所衔木楔，众斧齐敲，使船势全力趋下，再将船头托辘锯断。锯甫过半，船砉然自行。一瞬之间，离岸数十丈。船上人乘势下碇，抛泊江心。万吨艨艟，自陆入水，微波不溅，江岸无声。中外欢呼，诧为神助。辰下方升桅竿，系帆缆，安床爨，添旗帜，制号衣，整炮械，以备出港。适提调道员胡光墉同管驾官副将衔游击贝锦泉，续募通晓轮机之中国舵工水手八十余人到工。伏念新船如生马，非衔轡均调，恐不相习。且一律用中国人驾驶，初试风涛尤当慎益加慎。因飭该管驾等就船上加紧练习，由近渐远。七月间，当可迳出大洋，驶赴津门，请旨简派大臣勘验。此第一号下水之情形也。

第二号之船，自开工以来，匠作等驾轻就熟，工程较速。现边板已封三分之一。再有两三月，亦可下水。第三号船台底桩，俱如法钉齐。全架一成，便可兴造。

木料一节，日意格所购者，年内已到五起，业经臣等奏明在案。本年二月初十日，第六起报到。二月二十八日，第七起报到。三月初十日，第八起报到。三月二十九日，第九起报到。四月十二日，第十起报到。凡五起，计统装曲直木及酋板六万六千六百四十六幅地。去年委员刘国泰往南洋所办者，于二月十七日报到。船名曰法苏甲里，凡载酋木、铁抄、打马、枷辘武结梨啣合蚋等木一千八百四十余节，石来板二千七百八十余片。其中可供铁厂横梁之用者不少。目下良材麇至，船工自易图成。

惟机器之出，专由铁厂。闽省春夏阴雨连绵，版筑不易。监工员绅，披蓑荷笠，号召泥滓之中。数月以来，瓦垣石槛石檐，一律完竣。观秋{亡木}楠，亦皆裁量如式。而铸匠方赶造各种船上器具，未遑兼铸铁柱。是以栋宇未得观成。现首船下水，铸工稍松。当飭刻期赶办。铁厂告竣，便可讲求轮机关窍。轮机之巧，能应手得心，船事乃中边俱彻也。

前派总监工道员叶文澜赴暹罗采办酋木。据报于三月初一日安抵食叻。派游击吴世忠、举人蒋锡等先赴暹罗。叶文澜先将食叻所办木料，雇船起运。亦于四月初六日前赴暹罗矣。

第一号船拟名曰万年清。第二号船拟名曰湄云，暂资号召。应俟抵津勘验，再恳恩旨，宠锡嘉名，以光海宇。其万年清谨委游击贝锦泉管驾，湄云谨委游击吴世忠管驾，贝锦泉原驾之华福宝，委都司衔贝珊泉管驾，以专责成。

○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疏

窃惟船政之设，原约造百五十匹马力轮船十一只，八十匹马力轮船五只。嗣督臣英桂，议改第七号为二百五十匹马力。据该监督估计，工料繁钜，较百五十匹马力增一倍有零。请以一号抵作两号。经臣文煜等奏明在案。共应大小成船一十五只。除第十号以上，业经迭次奏明出洋外。本年八月初六日，第十一号之济安试洋。八月二十八日，第十二号之永保试洋。均一时以七十里为率。轮机之灵捷，船身之坚固，与安澜等船大略相同。九月十九日，第十三号之海镜下水。计年内可以出洋。第十四号轮船，年内亦可下水。惟第十五号须待明春。然中国匠徒能放手自造，与遣散洋匠，两无妨碍。此船工将竣之实在情形也。

此后如为节省经费起见，则停止造船。除修船养船而外，一切皆可节省。惟既绝难续，不免尽弃前功。而鹊巢鸠居，异族之垂涎尤为可虑。若岁仍造船两号，则已成之绪，不致中乖，而洋人辛工，岁可省十余万。然中国员匠能就已成之绪而熟之，断不能拓未竟之绪而精之。虽则岁告成船，究竟毫无进境。与我皇上力图自强之旨，迥不侔矣。

臣窃以为欲日起而有功，在循序而渐进。将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前学堂习法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必事半功倍。盖以升堂者求其入室，异于不得其门者矣。其学生中有学问优良，而身体荏弱，不胜入厂上船之任者，应令在学堂接充教习，俾指授后进天文地輿算学等书。三年五年后，有由外国学成而归者，则以学堂后进之可造者补之。斯人才源源而来，朝廷不乏于用。惟合之递年成船二只，所费甚钜。本年所加月款二万可省，而原定月款五万，必不能省也。限期瞬届，应如何办理之处，敢恳皇上飭下各衙门，速议具奏。倘以前赴外国学习为可行，则数万里长途，骤试者不无疑惧。臣奉旨后，尚须与日意格及生童人等坚明约束，详议章程。必事事得理之所安，而后人人于心有所恃。臣不揣冒昧，谨会同一等恪靖伯陕甘总督臣左宗棠、福州将军臣文煜、闽浙总督臣李鹤年、福建巡抚臣王凯泰，恭摺附驿驰陈。

○复奏洋务事宜疏

窃臣于本年十月十七日，承军机大臣密寄九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奏，海防急宜切筹一摺，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著详细筹议切实办法。此外别有要计，一并奏陈，不得以空言塞责，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宵旰焦劳，昭然若揭。伏读再四，感激涕零。臣咕哔迂儒，洋务非所谙习。年来待罪船政，不过因人成事，绝未窥见要领。然不敢不以采访所及，参以管见蠡测，为我皇上敬陈之。

原奏称御外患较办发捻为更难，兵亦较办发捻宜更精，诚确论也。夫兵何以精？练斯精耳。以西洋枪炮之猛烈，贲育无所用其力，养潘无所施其巧。及观其练兵也，枪队则步伐止齐之节，纵横徐疾之序，炮队则旋转进退，前却修整之法，测量弹炸远近迟速之方，讲求，若忘其利器之可恃也。者盖不以一人之力为力，而以千万人之力为力，不以一人之巧为巧，而以千万人之巧为巧也。然而练义勇之兵易，练经制之兵难。发捻事起，各省无不舍兵而募勇。明知兵无用也。而大难甫平，转撤制胜之勇，而复用无用之兵。臣窃以为过矣。数年来，封疆大吏，思矫兵之积弱，优之饷糈，使与勇等，束之营垒，使与勇偕。而海上军兴，复纷纷募勇，未闻以兵为可恃者。文法繁而积弊深故也。抚议一定，饷款不支，将又议汰勇留兵。用其所不养，养其所不用。明知之而故违之。自强其何术乎？若以西法练兵，不得不先以西法练将。将所不知，而兵欺之；将所不屑，而兵效之。今之名将，皆剿发捻立功者也。习故蹈常，则无从精进。而中年以外，百战之余，使舍其所长，折节于西学，非其所愿，亦非其所长。然不能尽晓其文，不可不深明其义。应请每省选知兵大将，能耐劳苦者一二人，练勇二万，少则万人，分为两军。一驻省会，一驻冲要。屯扎大营，勿零星散布，专练洋枪洋炮。一时临敌，奉调即可遄征。选西洋知兵者为之教习。我之大将，待以宾友，朝夕与之讲明，切穷其中要法。数年而后，陆营庶几可恃矣。水师则以熟狎风涛者为本。枪炮按日操演，尚可月冀有成。若夫水师与陆师异。外海水师与内江水师异。近日外海水师，与向日之外海水师又异。缘营原额，不乏精壮。然城市熟而风涛疏。即曾制胜之洋枪队，陆路用之，犹患不足，岂能拨入水师！且迁地不良，若病眩晕，虽至精之技，无所用之。沿海渔户，实繁有徒。招募非难，练习亦易。所独难者，管驾官耳。且浅言之，商船舵工，各口之引水，其天资颖异，于西洋轮船中，历练多年者，能充驾驭。然仅百中之一二耳。深言之，则必通晓华洋文理，明于算学兵法者，乃胜其任。非剽窃所能为功。上海出洋局十五年限满，及闽厂学生，再令出洋学习二三年，必有堪膺斯选者。至迎剿截击尾追诸法，合数船操演，则其法备寓于中。应请将现有之兵轮船延英国水师官一人教练，以二人副之。除奉差驰出外，余当按日合操。数年之后，水师亦庶几可恃矣。经费不足，宜将水陆冗兵之无用者，酌量裁汰。固不当立意纷更，亦不当意存迁就。总之，化无用为有用

，是在督抚之因地制宜耳。

原奏称各国枪炮日出日精，明知效彼之长，己居于后。然使并无此器，更何所恃！因而思购最精之品，与自行铸造之方。夫枪炮非购之难，而知之难，用之尤难。新旧既判，优劣悬殊。贸然购之，虽得以贱价，要弃物耳。非能测量炮力之远近，弹子开花之迟速。莫能演试，何能较其优劣？演后膛枪一出，费银数分，演螺丝大炮一出，费银数十两。磨擦有费，修理有费，得斯器者，往往什袭藏之。日久锈生，一用不可再用。其惜之也，不啻弃之。前膛枪一出，后膛枪可以四出。故临阵必用后膛枪。法之萨司博，俄之白尔单，布之莫司尔，皆后膛枪也。而以美之林明敦为最。近则英之{廿麻}抵尼享厘，驾乎其上。今闻布之新出者，又胜之矣。各国洋枪外，均有小炮队，而以美之格林为最。其大炮先尚铜，继为铁。今则非钢不珍。前后膛互相短长，而皆以螺丝为贵。前膛者下药装子之人，须身出炮外，所以避敌人之炮。然开放鲜炸裂之虞。前膛者，以英国为最。闻有新制口径四十二寸重八十吨开花弹千二百磅者，其燃放则用电线火然，而人要避之。否则，声震耳裂。此恐非中国所宜。后膛炮各国皆有之，而布国练钢之法，非他国所能。其弹子以开花为贵。然攻铁甲船，则非实心之钢弹不入也。窃以为洋枪宜随时访其最精者购之。大炮以十余吨者为宜。既购之后，须逐日付操。则兵练而器亦练。磨擦洋油砂布棉纱之费，修理工匠之费，必不容省。其不至减费以肥私囊者，是在将之得人。铸造得津沪两局，已有端绪。应稍加广，自当日起有功。臣窃以为操术宜专，专而后精，精而后可以益求其精。应请飭总理衙门，将沿海各局，通盘打算。孰宜子药，孰宜枪炮，孰宜铜铁，孰宜船只，各专其任。以此所有，易彼所无。诚以洋人每造一器，必开无数厂所。若爱博不专，则厂先不能容工，焉得不苟！须以此局之赢，济彼局之绌。如千人之食，炊以一灶，明似费巨，中省实多。若一人一灶，费必倍矣。今年臣在台湾，李鸿章以津局所成洋药，金陵所成洋炮火龙，陆续见济。若由闽厂购器自制，费当如何？臣购洋枪，独取林明敦者，亦以沪局亦在学制，子药可以挹注，修理不患无人故也。至铸造枪炮，似宜仿出洋局之例，选巧匠颖童，赴布国学习。取法于上，冀得渊源。取径似迂，收效为速。

原奏：称创立外海水师，应如何添选兵船及铁甲船，并自行制造扩充之处，均宜切实备筹。查中国海江，年来盗氛欠靖，倭番构畔，通递文报，装运援兵，未曾棘手。此则有船之利之明征也。然淮军分装三次，累月而后完。合操仅派六船，便无船以供差遣。此又船少之病之明征也。第购船原属万不得已之急需。自通商以来，从未见外国肯以全美之船售诸中国者。欲求其精，非制造不可。官厂所造，未必其精。然创始有基，则进阶有渐。外国苦煤炭之费，因

为新式省煤轮机。苦船肋湾木之难，因为新式铁肋。应请购新式卧机一副，仿之以制兵船；新式立机一副，仿之以制商船。铁船肋全副，仿之以济湾木之匮。勿惜目前之费，冀收后日之功。惟驾驶乏才，则船多亦不足恃。臣曩者向赫德借凌凡官兵，教各船合操。据称老辈管驾官，多由商船出身。熟驶驾而不精兵法。其自学习出身者，驾驶兵法，皆有根柢。加以阅历，便成全才。则出洋学习一端，不容缓也。

欲获铁甲船之利，当先知铁甲船之难。其制始于美法，各国踵而行之，而英最精。然新制试洋，全船覆没者再。一则务求铁甲之厚，忘其上重下轻，一侧而不能挽也。一则务求水面避炮，忘其船不胜而沉也。臣前拟拓厂试造，费既繁重，成复需时。且上等匠师，未必肯远涉吾地。因复有赴西洋定制，兼资生童学习之议。费虽多而效较捷。而取大取小，中无定见。踌躇再四，罔所折衷。其为因地制宜之说者，谓造船须为修船计，吃水只宜丈七八尺，使可进福州口。虽建石坞广厂，增添机器，所费亦属不贲，然海口关锁重叠，去洋面尚有数十里，猝外遇警，得炮台数座，精勇数千守之，厂中仍可制造修理，以应急需。且驾驶有信任之华人，不致掣肘。但行驶快捷如常，亦仅能避敌而从无胜敌者。英国入华之铁甲船损坏，香港船坞亦不能容，转向东洋修理。夫东洋目前尚无大船，何以有此大坞？其意可知。况宜仿者更不止此。既未雨而绸缪焉，仍存因陋就简之见，如悔予何。果尔，则必定制最大之铁甲船，又必择沿海最深之地，为最大之船坞。盖最大之船厂，所有一切机器洋师匠徒咸备，重兵设险以护之，诚煌煌壮观也。而仅此一端，已非千余万金不办。且极深之水，内江无之，必在外海。我之全力所萃，敌人亦必以全力攻之，外警一来，本厂仍须停止，而待济于他厂。况华人骤得大船，无敢承领驾驶者。雇募洋匠，临警必万分周章。臣虽生长海滨，向未出洋。自任船政，始知福州海口。奉命赴台，始见台湾海口。其何处宜此船坞，无从悬揣。而又深虑积费之难，创工之难。所以日夜徨，寝食俱废者半月有余，而无能臆断也。谨将候选知州张思桂所议，及洋将日意格所陈，函达总理衙门，以便采择。

原奏称非有大宗巨款，不能开办，非有不竭饷源，不能持久。以四成洋税，存款无多，更求开源节流之计。查四成洋税，各关岁入若干，何处借拨若干，户部现存若干，非臣所预知。惟念天下洋务，纲领在总理衙门，天下财赋，纲领在户部。必总理衙门周知户部实存之款，而后洋务可通盘筹划，必户部周知各关实存之款，而后随时可应总理衙门之急需。计四成洋税，各关必无敢侵挪者。或者指拨六成，浮于所入之款，因而暂挪四成，以待后日弥补。第必须将六成不敷指拨之处，立即切实奏咨，而后户部得以权衡调济。若秘而不宣，则六成既不敷拨，安得弥补之期，各关以为出款，户部尚以为存款。日拨日

深，始和盘托出，贻误必多。论开源者曰：借洋款。夫今日所借之数，即后日所偿之数。非源也。且厚息输于外洋，非甚然眉，谁甘挖肉。曰：大开捐。民力竭矣，减成徒滥名器，未必踊跃输将。即以抑勒，所得亦复无多。且可一不可再。曰：增洋税。无论外人以利为命，势必不行。即竭泽而渔，亦非招徕之术。现在洋税尚无弊窦，尤不当使藉口，以启偷漏之端。曰：清田赋。夫发捻之乱，相寻十数年，而元气尚能渐复者，则以国家虽急，从来不肯加赋，农民稍得以自存故也。按户搜索，民不聊生。州县抑勒之难堪，略加粮额以应之，所得几何，贻累匪浅。曰：收盐利。盐归官办，如得刘晏之才，未尝不可骤见起也。然而接轴连樯，完厘课而享其奇赢者，吾之商也。肩挑背负，逃厘课而窃其微利者，吾之民也。得才如刘晏，不过巧取商民之利，而归之官。万一不如刘晏，则弊有不可胜言者。勿扰狱市，古人深意存焉。似不如仍旧贯之为愈也。

欲言开源，或者其煤铁乎？福建古田等处，产铁甚旺。洋人用之，皆以为铁质胜于西洋。第地不产煤，以松木之。近山松尽，铁矿亦废。且不通水路，运致殊艰。煤价每担仅千余文，而运费加倍。虽稍加价值，亦不能源源而来。台湾产煤，闻兼产铁。然不谙以煤铁之法，故向来无试采者。臣曾函商总理衙门，令赫德延一看山洋人来台。果能苗旺质佳，再行约议试办。近闻李鸿章已于磁州举行。将来或可仿照办理。盖煤炭充刃，则财不耗于西洋，而作苦小民，兼得资以食力。台地樟脑石油，虽其利不及煤炭，亦地不爱宝之一端也。硫磺例禁綦严。第禁之而不免漏卮。不若收之以广储军用。然此皆取效于数年之后。目前经始，尚苦于费未易筹。至节流，亦节其无用而已矣。臣以为折冲资行阵，则武科宜裁；南粮归海运，则漕标宜裁。事权贵一，责成贵专。专则与总督同城之巡抚宜裁。减一分虚糜，即可增一分实用。我皇上躬行节俭，费惜露台。凡在臣工，孰不当仰体斯意哉。

原奏称以上各事，一不得人，均归虚费。请简派知兵重望，实心办事，熟谙洋情之大员为之统兵。各大臣公议会推，奏请钦定。臣赋性疏昧，何足以言知人。第就见闻所及，兼此数长者，无逾李鸿章、左宗棠者矣。李坐镇畿辅，中外洋务本赖其主持。左宗棠一时能否舍陕甘而莅海疆，非臣所敢妄参末议。臣窃窥兵部侍郎彭玉麟，忠肝义胆，迥出流辈，必能为国家肩大事。虽居官任职，非其所愿，而御灾捍患，当所不辞。或疑海疆统帅，时与洋人交接。若性情激烈，恐嫌隙易生。抑知天下惟忠义之人最能坚忍，即远人亦未尝不考其素行而生爱敬之心。至于后进人才，既关培养，尤资历练，而后取多用宏，其源不竭。

近日人才之弊有二。一则误于空谈，谓公愤可以却敌。言及外事，则斥为汉

奸，及身居局中，又茫然不知所措。一则狃于习见，谓我曾以此法破发捻。战以气胜，宜勿慑于彼族欺人之言。迨临事而悟其弗如，则已晚矣。近惩二者之弊，又取柔和软熟一路。但通洋语，略识洋文，能调停交涉事件者，便为出类拔萃之才。抑知片长末技，以备顾问，以供驱策，未尝不可，实学非所知也。行阵部伍，中国以为角力之士也，而西洋无不知书之武臣。规矩准绳，中国以为食力之民也，而西洋无不知书之匠首。我以为粗，彼以为精，则彼得其精，我得其粗，固其所也。臣前者特请设算学一科。诚以外国权舆万事之方，胥根乎算学。而中国鼓励人才之用，莫捷于制艺科。今同文馆之设有年矣。其中当有学业勤敏，心术明粹者，可否仿照满之笔帖式，汉之小京官，拨入总理衙门，使习外事，徐察其所成就，而进退之。其尤异者，升之于司官，与正途出身等。夫教之于同文馆，所以培养之也。试之于总理衙门，所以历练之也。非培养，则才无自始；非历练，则才无自伸。其出洋有成效而归者，更当优予拔擢。名之所在，众所争趋。日推日广，而才不可胜用矣。臣就所见洋师，咸谓中国聪明，实胜于西洋。循序求之，不患其不精进。但风气创始，苦于督率之无人。即如船政一事，如得通晓制造渊源者领袖其间，所成就者必不止此。今则督艺徒者匠首也，而匠首之智不如艺徒。督匠首者绅员也，而绅员之智不如匠首。督绅员者臣也；绅员能知其大意，臣则一无所知而已矣。一切造船驶船，不能躬审其是非，只能访问忧劣。心力交瘁，聋聩何补。此培养历练后进之人才所以不得不亟亟也。

原奏议定开办后，应如何一心一力，历久坚持，尤宜同尽公忠，永维大局。臣以为欲收持久之效，当究其所以不能持久之原，而预杜之。诚使度支无缺，日就月将，谁则欲居不韪之名，以更垂成之绪。所虑者，作无益，害有益。其始也并非与自强之意有所齟齬。迨踵事增华，潜滋赔累，耗费之门，日辟日广，府库之积，日日深。水旱盗贼之忧，相寻而起。司农仰屋，物议横生。斯时欲为苟且之谋，不可得矣。人情愤则奋，乐则颓。但使朝野内外，以庚申之耻常悬于目前，何能以自强之思，皆置于度外。至于办理不善，当咎其人之失当，不容废于半途。时势互殊，苟与其人以便宜，不容苛之以文法。有以不变为持久者。自强之方，闻善能徙。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然以练兵简器，造船为自强之目，筹饷为自强之纲，而贯乎纲目之中者，则持久之精神，与持久之作用。士大夫知格致为入圣之门径，即报国之经纶，读有用之书，试诸有用之地，以成其为有用之才。局中者受局外之攻错，集思广益，不视之为浮言。局外者谅局中之苦心，露胆披肝，各资其所独见。人人咸有以自尽，惟不苟同者，然后能为和同。因循之弊，庶乎免矣。

☆张佩纶○请创设外海兵轮水师疏

臣维泰西各国所以纵横海上难与争锋者，船坚炮利而已。二十年来，中外既通商定约矣。而各国钢船钢炮，制作日新月异。其鹰寺狼贪，注目垂涎于亚洲之心，固路人所共知也。国家即令大治水师，犹惧不敌。若复徨审顾，不为自强根本之计，诚恐海上之警，殆无已时。

查中国海岸，东暨奉锦，南讫琼廉，延袤万有余里。各省海口，多者数十处。本属防不胜防。而俄据海{廿侵}崑，以睨混同，倭袭琉球，以伺台澎。英取香港，法取越南，葡萄牙取澳门，以逼粤三路。此为大海之险，与彼共之矣。西洋各国，复辟红海以趋捷径，设海线以达军书。一旦有事，彼航海三万里，而征调应期，馈输不绝，排重溟之险，可以直叩门扉。我惟自扼海口，集陆路以御之。进则有利，退亦无害。客之势转逸，主之势转劳。此固论兵者所深忌，而筹海者所宜知者也。

自粤捻既平，中国稍稍治船厂，购机器，以立兵轮水师权輿。饷力之不充，人才之不出，水旱灾之不时，内外议论之不一，至今外海师船，未改旧章，各省轮船，未垂定制。无警则南北洋之经费，关关欠解。有警则南北洋之经费，省省截留。仍此不变，而欲沿海水师，足备攻援，足资战守，亦已难矣。同治年间，丁日昌请设三洋水师提督。左宗棠谓洋防一水，可通轮船，闻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各驻师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击蛇之势。若兼分三洋，转生畛域。李鸿章亦谓沿海口岸林立，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意在以全力扼要害，而尤戒散漫分防。其后沈葆楨乃有轮船聚操上海之奏。臣考之西洋兵制，水师均专设海部，兵柄极重。英人赫德曾在译署献议，亦以请设总海防司为言。深惟二三老成之筹谋，参以五六海国之新制，水师之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利弊亦略可睹矣。

然则，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轮水师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水师政要，约有四端：曰审形势，曰练将才，曰治师船，曰考工用。海防之事，督抚不能不问。而各省既分疆域，即不能尽化町畦。若责成重臣，举沿海口岸，分别要冲次冲，何处可屯铁船，何处可建炮台，何处可修船坞，何处可伏水雷，将帅一家，水陆一气，始能血脉贯注，骨节灵通。虽海口之狭，潮汐之往来，泥质之韧软，礁沙之厚薄，断非一耳目所能周，一手足所能举。而备多用分之弊除，斯集思广益之效著，则相地之任宜专也。陆军宿将，强令巡海，固恐迁地勿良，即向带内江长龙舳板之楚将，不习风涛海迳；向带红单艇船之粤将，不习机器测量理法，亦未敢轻于相委。南北洋轮船，近多募用洋员，延以重资，临敌请退，终难收客卿蕃将之益。欲求水师将材，惟出洋学徒，庶几中选。然非师船时时游戈，时时聚操，则技艺日就荒嬉，心志亦终归骄惰。无能者或以奔竞而猎迁，多艺者或以朴拙而淹滞。陶鼓舞，胥赖帅

臣，则驭将之任宜专也。

海上战守，莫要于师船。粤省之船，河海两绌，闽厂之船，兵船两绌。即赫德订购之[B177]船，机露炮重，底平行迟，长于守港，难于涉海，亦非水师利用。今定远、济远、镇远等铁舰，既未来华，惟北洋超勇两艘，南洋开济五艘，号称新式耳。然而中外条议，或谓艇船仍不可裁，或谓帆船亦不可去，或谓中国安置铁船之口岸甚多，或谓南洋水性过热，海虫水草足为铁船之害，非有深谙军事，熟悉洋情者，详为考核，购船既受其欺，驻船未得其地，皆足启侮损威。至于罗经海线，考查宜精，鱼尾雁行，阵法宜讲，尤非专心一志，不能日起有功，则治船之任宜专也。购外洋军火有年，惟南洋北洋有克虏伯炮及各种精枪，而滇粤各军，求云者士得士乃得之枪，尚为奇货可居，则各省之风气未开也。置外洋机器有年，而因陋就简，与规矩不能与巧，至今造船之材料，造枪炮之钢铁，均须购自外洋，则机器之大原未立也。诚得专员，经理南北，采木之法，别其性质，以代洋木。炼铁炼钢之法，宜先探其本，然后轮机配定何式，枪炮择定何种，用不杂而兵精，工不杂而艺精。

其他水雷鱼雷，行军需用之器，择地择人，通筹兼顾，军火既免于缺乏，饷需亦免于虚糜，则简器之任宜专也。惟是七省水师，特派重臣经画，创办之始，必须持款千余万，办成之后，必须有经费数百万。统筹国用，亦知财力难胜。然以水师一军，应七省之防，即以七省筹水师一军之用。各督抚通力合作，挹彼注兹，当不致束手坐视。而水军以渐扩充，远或七年，近或五年，积蓄经营，殚精竭虑，或可有成。夫以中国之大，圣诏之宏，畏天恤民，讲信修睦。苟彼族渐濡德礼，岂不宜诈虞悉泯，怀我好音。乃十年之中，丰大业之案甫定，而日本构兵，马嘉利之案甫弭，而俄人要约。东失中山，而南又挫于交海，何哉？彼以水师火器为长技，挟兵以卫商，挟战以要和，而我犹狃于旧船旧炮，不知改弦更张。徒欲将士以血肉相薄，文臣以口舌相穷，亦常不及之势矣。

反复思维，自今遴选将帅，经画水师，在法事为后事，在海防为先著。应请专派大臣，将沿海七省水师，改为兵轮，垂为经制。俾各省船厂机局，均归调度，以专责成。内政作而外御纾，庶几收惩病蓄艾、尝胆卧薪之效乎？应如何筹定饷项，建立衙门，请派大员之处，伏恳敕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户部妥议具奏。

☆郭嵩焘○罪言存略小引

嵩焘年二十而烟禁兴。天下纷然议海防。明天定海失守，又明年，和议成，又五年而有金陵条约，又十二年而有天津条约，又二年，定约于京师，又十七年，而有烟台条约。凡三十七八年，事变繁矣！当庚子辛丑间，亲见浙江海

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癸卯馆辰州，见张晓峰太守语禁烟事本末，恍然悟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无可易者。嗣是读书观史，乃稍能窥知其节要，而辨正其得失。久之，益见南宋以后之议论，与北宋以前，判然为二。然自是成败利钝之迹，亦略可睹矣。间语洋务，则往往摘发于事前，而其后皆验。于是有谓嵩焘能知洋务者。其时于泰西政教风俗，所以致富强，茫无所知，所持独理而已。

癸亥秋，权抚粤东，就所知与处断事理之当否，则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拒，又皆可以礼通之。乃稍以自信。退而语诸人，一皆格而不能入。矜张傲睨，而不能深求。盖南宋以来诸儒之议论，锢蔽于人心七八百年，未易骤化也。衰病颓唐，出使海外，群怀世人欲杀之心，两湖人士指斥尤力。亦竟不知所持何义，所据以为罪者何事。至摘取其一二言，深文周内，傅会以申其说，取快流俗。窃论洋人之入中国，为患已深，夫岂虚十之议论，嚣张之意气，所能攘而斥之者。但幸多得一二人通知其情伪，谙习其利病，即多一应变之术，端拱而坐收其效，以使奔走效顺有余，非徒以保全国体利安生民而已。

奉使两年，处置事理盖繁。要皆一时一事之利，无当安危大计。稍检奏议书说，详论洋务机宜数通，刊而存之。为夫乡里士大夫，群据以为罪言，命曰《罪言存略》。质诸一二至好，以通其蔽而广其益，亦不敢望诸人人能喻知此理也。时己卯夏六月。

○拟陈洋务疏

窃臣因病两次乞假回籍，渥荷天恩优赏假期。于时滇案办理已有端倪，而臣病久未痊，分当求退。五月二十四日，英使威妥玛贸然出京，滇案未能议结。臣岂遽能置身事外。自应勉强支持，暂请销假。而现在办理洋务机宜，有可一言其略者。

伏思夷狄为患中国，自古皆然。所以控御之方，战守和三者而已。彼其侵扰有常所，其盛衰有定势，因时制变，应之有余。洋人以通商为义，环列各海口，深入长江数千里，藉衅生端，以求便利。名为外忧，而负实在内地，名为敌国，而构祸不出邦交。故臣以为今日之洋务，战和守三者俱无可言。何以言之？凡战有二：曰攻剿之师，曰应敌之师，西洋各国，远隔数万里，中国不能往攻明矣。而如洋人练兵制造之精，其君臣相与讲求，日新月异，未尝稍息，而独不肯轻易用兵。其视通商各口，皆其利藪，意尤护惜之。彼不言战，何为迫使战乎？凡和有三：曰定岁币之等差，曰议聘使之礼节，曰辨称号之崇卑。洋人通商二十余年，从未较论及此。咸丰七年，广东用兵，而上海、宁波通商如故。次年，天津用兵，即广东通商亦复如故。其苛索兵费，但以为因此用兵

，兵费即取偿于此，始终通商而已。每一滋事，增加口岸，遍据要害，所争莫大于是。更不得以和论。至于守之为义，由皇古至于今日，由天下至于一家莫能废也。中国沿海九千余里，大小百数十口，虎门、大沽并称天险。道光二十五年，三口通商以后，洋务办理，已有成局。增修虎门炮台，为善后之计，费至数百万。咸丰七年，洋人直入，一毁无余。咸丰九年，天津防堵，良将劲兵，高垒巨炮之用，终亦不能持久。至于广东展转贻误，而有宁波之失，金陵展转贻误，而有镇江之失。延及咸丰七年，广东省城为洋人袭入，扰及天津。洋务遂至穷于办理。此其成迹亦略可睹矣。今且遍及内地，设立公使，驻扎京师，曾无藩篱之隔。故臣以为守者，经国之常略，而非目前防海之胜算也。

窃谓办理洋务，一言以蔽之，曰讲求应付之方而已矣。应付之方，不越理势二者。势者，人与我共之者也。有彼所必争之势，有所必争之势。权其轻重，时其缓急，先使事理了然于心。彼之所必争，不能不应者也。彼所必争，而亦我之所必争，又所万不能应者也。宜应者，许之更无迟疑。不宜应者，拒之亦更无屈挠。斯之谓势。理者，所以自处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势足而理固，不能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之。伏见列朝平定准噶尔、布鲁特方略，以至仁诛暴逆，而坦然一示以诚，招携怀柔，委曲深至。乾隆二十九年，西疆乌什之叛，办事大臣某某，已戕于贼，追咎肇衅之由，谴及其子孙。嘉庆二十五年，回疆之变，参赞大臣某某，经回民控诉，逮问治罪。道光二十九年甘肃诱杀撒拉番民，亦经控诉，逮问督臣某某。所属回番各部，拊循处理，务使持平，惟恐一夫称屈。允为列圣控制中外之成规，深求古今得失之故，熟察彼此因应之宜。斯之谓理。

臣惟洋人之强，与其逼处中国，为害之深，远过于前代。而其借端陵藉，乘衅要求，中国与之相处，其情事亦绝异于前代。处之得其法，其于各口税务，及学馆教习，及练兵制器诸大端，洋人相与经营赞画，未尝稍有猜忌。处之不得其法，则议论繁多，变故滋生，往往小事酿成大事，易事变成难事，以致贻累无穷。窃见办理洋务三十年，中外诸臣，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积成数百年习气。其自北宋以前，上推至汉唐，绥边应敌，深谋远略，载在史册，未尝省览。洋人情势，尤所茫然，无能推测其底蕴，而窥知其究竟。朝廷设立总理衙门，专办洋务，亦不能不内恤人言，周章顾盼，无敢直截办理。臣以庸愚，为众论所诟讪，何敢再有陈奏。然窃计今时关系天下利病，无过于洋务。直隶督臣李鸿章，两江督臣沈葆楨，福建巡抚丁日昌，练习洋务，至精至博，用能力筹富强之术。而于交涉洋务亦皆深得要领，维持保全。如臣才识短乏，而自道光二十二年办理洋务，据所见闻，证以前代事迹，深有悟于中外交接之义，沛然不疑于其心。疾病昏愚，无能自效，而其理固有可

言者。谨就今日办理洋务机宜，略具四条，可以见之施行。伏候圣明采择。

一、国家设立军机处，为出政之所，中外事机，悉归裁定。咸丰十一年，总理衙门之设，一仿军机处章程。遂与军机处并立。其时恭亲王实司总理，可以专制。兼因交涉洋务，多持正议，不愿与闻。今已办理十余年矣。察看西洋大势，总理衙门，当遂为国家定制。颁发上谕，及一切处置事宜，不能不归军机处。军机大臣未经奉派总理衙门行走，茫然莫知其原委，是非得失，无从推求。臣愚以为军机大臣，皆应兼总理衙门衔名，庶几讨论情势，通筹熟计，以期有所裨益。

一、西洋通商，向止广东一口。嗣是沿海开口，以及奉天，内达江西、湖北。法兰西分踞安南，与广西接壤；俄罗斯出入西北各口，遍及陕甘及山西。英吉利又议云南通商。其四川、贵州、河南交涉教案，层见叠出。目前无洋务交涉，独湖南一省耳。必能谙悉洋情，办理始能裕如。于此稍有惶惑，一视若荆棘之在其身。其始过持正论，其后展转翻异，迷误必多。故今日人才，以通知洋务为尤要。自与洋人通商以来，事变数出，多因华洋交涉案件，争辨纷纭，而办理归结处，总在讹索赔款，广开口岸。此其命意之所在，无知预防者。动辄积嫌生衅，激成事端，展转以资其挟制，而使遂其欲。推原其故，由地方官不知洋情。既以构衅为能，而多加之粉饰，又以了案为屈，而更益以推延。似此情形，施之民间讼案，含忍受冤，即亦无辞。施之洋人，必至多生事故。故臣以为考求洋务，亦无他义，通知事理而已矣。汉诏出使绝国，与将相并重。当时所急者，不过折冲樽俎一日之间，实不逮西洋关系紧要之万一。伏愿皇上考揽人才，勤求方略，期使中外诸臣，勿存薄视远人之心。以洞知其得失利病之原，忍辱负重，刻自砥砺，以激励士大夫之心，而奖成士民奋发有为之气。外筹应接之术，内立富强之基。在朝廷一念之斡旋而已。

一、驻扎西洋公使，万非今日急务。其间惟美利坚之金山，中国流寓数万人，左近必噜及西班牙所属之古巴，兼有招工事宜，足资办理。此外各国，全无凭藉，而恃数万里外之使臣，因事与之辨争，事理稍有虚饰，困辱立见。即有能者，亦徒以有用之才，虚弃之无用之地。将来海道开通，中国商人能赴各国设立行栈，有可经理之事，渐次选派大员充当公使驻扎，自不可少。此时出使通好，委无关系。而既经奉派出使英国，各国相援为例。正虑此后出使岁必加多。臣以为考求洋务，中外诸臣，必宜留意，而出使则尽人可以差遣。窃计各部寺院二三品以下堂官，类能谙悉体制，讲求应对。朝廷以息事安人为心，奉命出使，谁敢不尽力。应请以后选派使臣，依照常例，由礼部开列二三品以下堂官，年岁不满五十者，听候钦派。亦与寻常出使同等。务使廷臣相习为故常，不至意存轻重。而于洋情事势，亦不能不加研究，以求备国家缓急之用。其

为裨益必多矣。

一、西洋公法，通商各国，悉依本国法度。中国刑例，有万非西洋所能行者。当时议定条约，未能仿照刑例案酌添通商事例，以致会审公所，一依西洋法度，以资听断。中国一切无可据之势。惟当廓然示以大公。凡租界滋事，依洋法办理，州县地方滋事，依中法办理。其视洋民，犹中国之民。视办理洋案，亦犹办理中国之案。先期化除畛域之见，以存中国一视同仁之体。其间交涉洋务，上谕奏摺，应发抄者，概行发抄，使天下晓然知事理之平。其有委曲周旋，亦能窥见朝廷之用心，以知事理之得失，非独以释士民之疑，亦足以折服洋人之气矣。以上四条，于办理洋务要略，未能详及。而先务通知古今之宜，以求应变之术，熟鉴中外之势，以息人言之器，自可渐次讲求控御之方，推行富强之计。要求其归，理势二者，深筹远揽，无以逾焉者也。有宋大儒程颐论事，必折衷一是。其言当时朝廷有五不可及，一曰：至诚待敌国。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方今时势艰难，财力支绌，洋案多一反覆，即国家多伤一分元气。维持国体，全在先事防维。事端一出，补救无从。此后更难与处。臣久病衰颓，委无材用，足应国家之急。断不敢希图以语言效用，供人指摘。审量洋情事势，则实有确不可易者。冒昧上陈，言辞拙直，不胜战栗陨越之至。

○奏请禁烟第二疏

窃臣于光绪三年二月初八日，具奏设法禁止鸦片烟一摺，至今未奉批谕。窃惟国家兴利除弊，关系重大，未易轻议整顿。鸦片烟为害中国，共五十年。通计各省士民，陷溺其中，率十之四五。其害日广，其毒亦日深。道光十九年，特诏严禁，至激成海疆之祸。而吸食者愈多。至咸丰九年，例禁已开，更无顾忌。臣于此时，复为禁止鸦片烟之议。人皆知其难行。而臣揆之事理，验之人心，顾独以为至易。盖使国家严立科条，责成地方官禁之，徒以扰累百姓，其终必至愈禁而愈开。使人民自为禁制，以奖励其廉耻，而激发其天良，则动于诏旨一二言，而人心自振，积弊亦将自除。此臣熟筹深计，而决知其必然者也。谨就愚见所及，略具数条，敬为皇上陈之。

一曰权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臣前摺议禁鸦片烟，以清理学校为先。所有文武职官及举贡士绅，一例示限三年。自属一定不移之章程。而其中情节，实各不同。有因治病吸食者，有年逾五十，精力已衰，不能骤戒者。惟当责成各地方官，清厘整饬。万不可搜剔窥伺，及开揭告之风。其绅民五十以上，已至垂暮之年，亦可无庸示禁。盖此次议禁之意，在严绝其将来，不在追咎其既往。庶几人心不至惊惶。即督抚大吏，因病吸食，亦可无忧反噬。朝廷但有觉察，无难处办。至于学校出身之阶，正本清源，端在于是。自府县试互结，即须

以鸦片烟为首禁。应纂入《学政全书》，万不宜丝毫宽假。此权衡人情之大端也。

二曰严禁栽种，以除蔓延之害。臣前摺叙述陕甘云贵山西四川等省，栽种莺粟情形。沿西数千里之地，日肆蔓延。内而江南之滁州，浙江之台州，亦皆种植莺粟。有淤土台土之名，向皆销行内地。是各省多种一亩莺粟，即民间多增一亩之害端，国家亦多废一亩之生产。臣在京师，闻山西抚臣鲍源深请禁栽种莺粟。出省阅兵，各州县先期拔去驿路两旁莺粟一二亩，改种禾麦。相传为笑。近年吏治废弛日甚，欺诬粉饰，莫知为非。非得督抚臣深体朝廷之用心，切实推求，断绝根株，万不能有裨益。此严禁栽种之大端也。

三曰严防讹诈，以除胥吏之扰。朝廷明示例禁，督抚下其令于州县，即授其权于书差，乘势苛扰，得贿包庇，其害且有不胜言者。自咸丰时开鸦片烟之禁，旋禁旋开，又旋加禁，亦复无此政体。臣之愚见，以为当时开禁，仅及民商，官绅仍照旧禁止。是今日之设禁，与咸丰之开禁，用意正属相同。而一以劝戒为义，则差役之骚扰不能不先示严禁。但有因事生风，借禁烟为名，稍事讹诈，应听民人呈控。交涉书差者，立行拿惩，交涉地方官者，亦立与严参。总期使民间实受禁烟之利，而不至虚贻禁烟之害。此严防胥吏之大端也。

四曰选派绅员，以重稽查之责。近年广东设立劝禁鸦片烟会，臣常嘉其用心之善。然出自民间私议，有劝导之功，而无董率之责，其势不足以振发人心。应饬各省督抚臣，举派在籍公正知事体绅员一二人，使专司示禁鸦片烟之责。以次责成各府州县及学官，各举派总办一人，帮办二三人，仍由府绅总其成，以达于省绅，而稽考其成效。亦不必设立公局，开支经费。但由地方官及各绅民，捐资广制戒烟方药，分散四乡，责成各族族长，稽查一族，各乡乡长，稽查一乡。督抚即因以推知州县之奉行与否，及各府县绅员之得力与否。一除粉饰之心，而坦然示以大公，惻然推以至诚，绅民未有不感动踊跃，自为禁制者。此举派稽查之大端也。

五曰明定章程，以示劝惩之义。窃查鸦片烟之盛行，在道光中叶以后，风俗人心，因之日趋于浇漓，水旱盗贼，相承以起，贻患至今。是鸦片烟之为害，不独耗竭财力，戕贼民命实为国家治乱之机一大关键。是以道光中设为厉禁严刑，原属惩奸之要义，立法并无稍过。惟当纪纲废弛，风俗颓败之余，法令愈严，推行愈多梗塞，不能不以整齐之令，寓诸从容劝导之中。而人心法已甚，其骤难禁革之积弊，尤应明定章程，以使知利病之切身，而自求变计。其法即取贩卖鸦片烟之利，以为禁烟之资。凡贩运鸦片烟土者，无论城村市镇，概准厘税加征五倍，永不停免。亦责成绅员，互相稽查。一由厘局征收，而酌提为制造方药之费。其各省栽种莺粟者，亦皆示限严禁。各视土地所宜，责令改

种五谷。其田土有多寡，又有承佃及自耕之田。逾期不改，种二十亩以上，酌提一半充公。佃者出自业户之意，全数充公；出自佃民之意，责成更佃。不遵办者，亦全数充公。二十亩以下，勒限惩责。其充公之田，各就其乡添设小学及各善举，由地方官督饬辨理。有侵蚀者，亦听呈控惩办。此明定章程之大端也。

六曰禁革烟馆，以绝传染之害。鸦片烟为害之烈，尤莫甚于烟馆。无艺平民及子弟之无管束者，无不从烟馆吸食，以至积而成瘾，其害亦人所共知而不能禁革者。在官之耳目，不能敌书差之包庇也。闻两江督臣沈葆楨，严禁烟馆，皆相率移至城外。以沈葆楨切实认真，其力亦不过周及城内而已。非责成各处士绅自相稽查，万不能有实际，而无非督抚及地方官有实求整饬之心，亦万不能责绅士之奉行。是以自古兴利除弊，尤以察吏为先。在京各城司坊等官，在外各州县巡检典史，能不以收受陋规为事，禁革烟馆，即亦非难。此严禁传染之大端也。伏查国家兴利除弊，大抵交涉部务，应由部臣制其准驳之权。其有违犯禁令，亦应由部臣添议科条，编入则例。

惟此次禁止鸦片烟，先及官绅士子，本属从前未开之禁，无庸另立专条。其禁止栽种莺粟，及开设烟馆，尤屡见之奏案，明示例禁。至于州县差役之讹诈，按律处办，已自有余，并无庸酌增条例。各海口征收洋土税则，照旧办理，或另立章程，税厘并征，酌量增加，均可及时开办，听从贩运。此次议禁，大旨全无妨碍。俟奉有禁办明文，臣即照会英国外部渐次禁止栽种贩运。此时开办之始，惟当从容涵泳，宽以二十年之期。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一以渐摩劝戒为义，明示以朝廷爱民之苦心，力拯陷溺，力除苛扰，与天下相感以诚。而其大要尤在责成各省士绅，自立章程，切实劝导，求实效而不务虚文，求真有益百姓，而不专假官势以责近功。人心具有天良，无不可感动禁革者。伏乞天恩明下臣章，饬各督抚臣虚心核议，实力举行。天下臣民，蒙被圣恩，永无涯际！

○上合肥伯相书

二月初八日，寄上第三信，想尘钧鉴。此间政教风俗，气象日新。推求其立国本末，其始君臣争政，交相屠戮，大乱数十百年。至若尔日而后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积之久也。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自其君行之，蒸蒸日上。至今君主以贤明称，人心风俗，进而益善。

计其富强之业，实始乾隆以后。火轮船创始乾隆，初未甚以为利也。至嘉庆六年，始用以行海。又因法创为火轮车，起自嘉庆十八年。其后益讲求电气之学，由吸铁机器，传递书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设电报于其国都，渐推而远。同治四年，乃达印度。自道光二十二年与中国构兵，火轮船遂至粤东。咸丰十

年再构兵，而电报径由印度至上海矣。其开创才数十年。乘中国之衰敝，七万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见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中国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机，未有能胜者也。

来此数月，实见火轮之便利，三四百里，往返仅及半日。其地士绅，力以中国宜修造火轮车相就劝勉。且谓英国富强，实基于此。其始亦相与疑阻。即以初抵伦敦苏士阿摩登海口言之。往来车运，用马三万余匹。虑防其生计也。迨车路开通，用马乃至六七万匹。盖以道途便利，贸易日繁，火轮车止出一道。相距数十里以下，来就火车者，用马逾多也。去冬，道上海，见格致书院藏一火轮车道图，由印度直通云南，一出临安以东趋广州，一出楚雄以北趋四川，以达汉口，又由广州循岭以出湖南，而会于汉口。乃由南京至镇江，东出上海，又东出宁波，北出天津，以达京师。见之怪咋，谓云南甫通商，即筹及火轮车路也。及来伦敦，得此图，知己出自十余年前。凡其蓄意之所至，无不至也。印度火轮车才及阿萨密。其通中国，分山南北两道。北道由阿萨密直抵依拉祜底河。南道绕出缅甸，折而东北，以会于依拉祜底河，而达蛮允。大率云南通商一二年后，两处铁路，所必兴修者。日本公使见语云：天地自然之利，西人能发出之。彼为其难，吾为其易。岂宜更自坐废！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各国所心羨也。闻至今一无振作，极为可惜。嵩焘赧然无以为答。

前岁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异同得失。自隋唐之世，与西洋通商，已历千数百年。因鸦片烟之禁，而构难以次增加。各海口内达长江，其势日逼，其患日深。宜究明其本末，条具其所以致富之实，而发明其用心，而后中国所以自处，与其所以处人者，皆可以知其节要。谋勒为一书，上之总署，颁行天下学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远人之心，固自有其远者大者。当使臣民喻知之。以为此义明，即国家忆世之长基可操券而定也。道天津，亦曾为中堂陈之。及至京师，折于喧嚣之议论，噤不得发。

窃谓中国之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方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民生，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避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一刚以家玮，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亦因而奖饰之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张无识之气，鼓动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从而导引

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张无识者为之也。

嵩焘，楚人也。生长愚顽之乡，又未一习商贾，与洋人相近。盖尝读书观理，历考古今事变，而得之于举世哗笑之中。求所以为保邦制国之经，以自立于不敝，沛然言之，略无顾忌，而始终一不相谅，甯身七万里之外，未及两月，一参再参，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复为陈论。而见闻所及，有必应陈之中堂者。

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九十人。嵩焘所见二十人，皆能英语。有名长岗良芝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律法。其户部尚书恩娄叶欧摹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效行之。所立电报信局，亦在伦敦学习有成，即设局办理。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专意考求兵法。愚见所及，各省营制，万无可整顿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西洋此数十年中，无忧构兵，直可以理势决者。考求伦敦募兵之法，皆先使读书通知兵法，而后入选。遣医士相其血脉胆气，筋骨坚强，而后教之跳跃，次第尽枪炮技艺之能事，乃编入伍。其根柢厚矣。此岂中国所能行者！一身之技，无能及远，正虑殫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嵩焘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煤铁冶炼诸法，及兴修铁路与电学，以求实用。仍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各机器局亦当添设教师二三人，以待来者。但须一引其端，庶冀人心之知所趋向也。此间有斯谛文森者，亦曾言各国铁路，多所创造，尤勤勤焉劝中国之急为之。谨将所拟节略上呈。抑嵩焘之意，以为事事须洋人为之，必不可常也。当先使中国之人通晓其法。埃及国隶阿非利加，及修造铁路，先遣人赴英国练习而后敢仿行之。此最可法。伏乞钧示，以凭与李丹崖会商办理。

窃以为方今治国之要，其应行者多端，而莫切于急图内治，以立富强之基。如此二者，可以立国千年而不敝。其为利之远且大者，不具论也。其浅而易见者有二利。中国幅员逾万里，邮传远者，数十日乃达。声气常若隔绝。二者行万里，犹庭户也。骤有水旱盗贼，朝发夕闻，则无虑有奸民窃发称乱者。此一利也。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又益相与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气常郁结不得上达。二者行，富民皆得自效以供国家之用，即群怀踊跃之心。而道路所经，如人身血脉，自然流通，政治美恶，无能自掩。则无虑有贪吏遏抑民气为奸利者。此又一利也。三代盛时，不过曰吏效其职，民输其情而已。其道固无以加此也。论者徒谓洋人机器所至，有害地方风水。其说大谬。修造铁路电报，必于驿道皆平地面为之，无所凿毁。至于机器开煤吸水以求深也。

煤质愈深愈佳。中国开煤务旁通，洋人开煤务深入。同一开采，浅深一也，有何妨碍。即以湖南地产言之。铁矿多在宝庆，煤矿多在衡州。而科名人物，以此二郡为独盛。湘潭石潭产煤，世家巨族多出其地。湘乡煤产无处无之。功名爵禄，尤称极盛。世人一哄之议论，无与发其蒙者。何不近据事实证之。中国百姓自为之，而自利之，无故群起而相阻难。数十年后，洋人所至，逐渐兴修，其势足以相制，其利又足以啖奸豪滋事者，役使之以为用。则使权利一归于洋人，而中国无以自立。传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先知先觉之任，必朝廷大臣任之。是以政教明，则士大夫之议论自息。亦在朝廷断行之而已。至于国家根本大计，度今之时，量今之力，有难以一二举行者。而切要者数端。无关根本大计，而要为诸政之所从出。不先务此，虽有良法美意，日起以图功，亦终归无方。一曰禁止鸦片烟。原鸦片烟之禁，实自雍正时。其始供药品而已。赖政教修明，官吏奉法，民间无敢吸食者。至道光中，其风始炽。嵩焘少时，尚未闻此。于时物利丰阜，家给人足，百姓守法惟谨。迨后鸦片烟之害兴，而世风日变，水旱盗贼，相承以起。即今日洋祸之烈，实始自禁鸦片烟。而金田贼首，亦因海防散勇，啸聚山谷，驯至大乱。是此鸦片烟不独戕贼民生，耗竭财力，实亦为导乱之原。洋人至今引为大咎。中国反习而安之。窃以为鸦片烟之害不除，诸事一无可为。而求其禁止之方，有至简而易行者。其法在先官而后民，先士之而后及于百姓。一用劝导之术，而以刑罚济其穷。其用罚亦惟动其廉耻之心，而激使自立。宽返二十年之期，必可保其不然。其通商专务富民，所税茶酒及烟，数者而已。余皆无税。岁计商贾赢余，而估其所获之利，约八十分取一。住房器物，计租取税，略如中国之户税。岁入三百磅以下者，不税。其所得宝星及他表记，泐之用器，有税。畜犬以上，有税，并出常税之外。国家经制所入，一取之地税。其勤地力至矣。往见陈文恭公巡抚陕西、河南，专意农事。兴水利，溉田。在湖南教民耕种，诸法悉备。可为知本计者。江浙经乱后，距今十二三年，荒芜之田，未垦者仍多。百姓惮于疏辟之勤，而自惜其力。州县苦于地奏销之累，而并没其名。荒者听其芜莱，垦者亦相为隐匿。亦宜户部所应经营，督抚所应劝导者。此又一事也。

一曰喀什噶尔之地宜割与雅谷刊。氏羌数叛酒泉，光武仍其君长，赐以印绶。吐谷浑徒浩河，郭元振请即其所置之边要密迩。义取羁縻，无所顾惜。至于汉建校尉，唐置都护，远或万里，近或数千，降胡杂虏，因叛袭封，以为故事，无足比论。惟喀什噶尔之地，逼近安集延其势不能筑葱岭为长城，以遮遏之。浩罕诸部，并于俄罗斯，回部余民，乘喀什噶尔之乱，袭据其地，犹慑中国之威，而思托为附庸。去岁，威妥玛代为之请。嵩焘谓当俯顺其心，与为约誓

，令缴还各城。但得一镇守乌鲁木齐之大臣，信义威望，足以相服，可保百年无事。若徒恃兵力攻取，旷日持久，耗费无已。幸而克捷，而回部余民，必走投俄罗斯，以相比附。构兵纵掠，终岁骚动，徒使俄人乘间坐享其利，而中国承其敝。未知所以善其后也。夫经国者务筹久远。主兵者惟取进攻。是以弃地之议，不能出之将帅也。惟恃朝廷权衡缓急轻重，秉成算以宣示机宜，而后将帅之威伸，而朝廷之恩乃深入远人之心，使之俯首而听约束。故以为威妥玛之代请，实机会之不可失者，此又一事也。

一曰伊犁一城，宜与俄人定约，以垂久远。英俄两国，势足相敌，而英人务拓地以兴利，俄人务袭土以开疆。无端乘乱袭据伊犁，此其志在掠地而已。窃度新疆事定，令俄人交付伊犁一城，必尚多烦议论。西洋公法，无乘乱据人土地之例。势且要求兵费，责以收赎。而非有巨款，足厌其心，知其必不能允也。故莫如反其道而行之。不责其减价而赎之我，而责其准所赎价交易而鬻之彼。如日本库页一荒岛，犹欲全据之，必不肯轻易退还伊犁明矣。与其含糊悬宕，以生戎心，莫如明与定约，画疆分界，可保数十年之安。必不得已，收回黑龙江以西地，与之互易，亦尚有名可据。此又一事也。

一曰停止各省厘捐。嵩焘于厘捐筹饷，知之甚明，行之甚力。湖南开办厘捐，实一力赞成之。在粤东陈覆厘捐情形，援古证今，自谓能得其要领。然凡为厘捐，以筹饷也。原非国家经制。军务告竣十余年，迄今不议停止。则非体矣。且法久则弊生。各省本无急需，相与视为闲款，不甚措意。是以办理日久，收数日微。骤有军务，筹画饷糈，踵事循章，习为故常，将更无可施力。尤两敝之道也。前岁因滇案议停租界厘捐，是专为洋人免厘，何异驱鱼而致之渊，驱雀而纳之丛。不独有失民商之心，其伤国体实甚。意谓宜及时停免各省厘捐。租界免厘一节，自应删除。并与立约，因事筹饷，不在此例。而如福建之茶，浙江之丝，及凡物产之在其地者，应收土税，以备地方之用，不与厘捐同免。此皆可据理以求胜者。旧时茶税，每箱八两。五口通商，骤减至二两五钱。曾与赫总税司言之。渠意亦谓：如此各省自有之利，尚可设法另议，无并土税不准完纳之理。中国自有之利，操纵宜出之朝廷。蒙于此事极有不安于心者。此又一事也。

嵩焘本奉使海外，凡中外交涉事件，稍有所见，例得上闻。怀欲陈之久矣。徒念京师蒙被口语，侧身天地，至无所容。朝廷亦不能不采纳人言，加之贱简。又甫出洋，屡见参案，更不敢有所陈论，自取愆尤。独念中堂为国重臣，中外得失，利病所关，宜廛盛虑。区区所陈，准时度势，略举其切要者，措之而得，行之又至简而易。非徒为高远难行之言，以自快其议论者。往与宝相论今时洋务，中堂能致其大，丁雨生能致其精，沈幼丹能尽其实。其余在位诸公

，竟无知者。宝相笑谓嵩焘既精且大。嵩焘答言：岂惟不敢望精且大，生平学问皆在虚处，无致实之功。其距幼丹尚远。虽然，考古证今，知其大要。由汉唐推之三代，经国怀远之略，与今日所以异同两益之宜，独有以知其深。窃以为南宋以来，此义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此则区区所独自信，而无敢多让者也。惟中堂采择上陈，推而行之。所以裨益国家必多矣。

☆刘铭传○请开铁路以图自强疏

臣以菲材，渥承恩遇。自解兵柄，养痾田园，每念中外大局，往往中夜起立，眦裂泣下，恨不能竭犬马以图报于万一。近者被命，力疾来京。仰蒙召见，训诲周详，莫名钦感。窃念人臣事君之道，知无不言。况事变至迫，利害甚巨，敢不竭其缕缕，为我皇太后皇上敬陈之。中国自与外国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也。彼族遇事风生，欺凌挟制。一国有事，各国圜窥。而俄地横亘东西北，与我壤界交错，扼吭拊背，尤为心腹之忧。我以积弱不振，不能不忍辱含垢，遇事迁就。不惜玉帛，以解兵戎。然而和难久恃，财有尽期。守此不变，何以自立！

今论者动曰用兵矣。窃谓用兵之道，贵审敌情。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威开铁路，以达瑛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我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将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其君臣师西洋之长技，恃有铁路，动逞螳螂之臂，藐视中华，亦遇事与我为难。臣每私忧窃叹，以为失今不图自强，后虽欲图，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殫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无征调仓皇之过，无转输艰阻之虞。且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各省兵饷，主于各省督抚。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调饷兵，无力承应。虽诏书切责，无济缓急。盖一国分为十八疆界也。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将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方今国计，绌于防边，民生困于厘卡。各国通商，争夺利权，财赋日竭，后患方殷。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并无洋票通行之病。裕国便民之道，无逾于此。且俄人所以挟我，日本所以轻我者，皆以中国守一隅之见，畏难苟安，不能兴奋耳。若一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气势立振，彼族闻之，必先震惊。不独俄约易成，即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

本年李鸿章奏请沿海安设电线，此亦军务之急需。但电线须与铁路相辅而行。省费既多，看守亦易。或者以铁路经费难筹，无力举办为疑。窃谓议集商股，犹恐散漫难成。今欲乘时立办，莫如议借洋债。洋债以济国用，断断不可。若以之开利源，则款归有著，洋商乐于称贷。国家有所取偿，息可从轻，期可从缓。且彼国惯修铁路之匠，亦自愿效能于天朝。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查中国要道，南路宜开二条；一条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宜由京师东通盛京，西通甘肃。惟工费浩繁，急切未能并举。拟请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议修之电线相表里。此路经山东直隶，地界最多。或谓于民间坟墓庐舍有碍，必多阻挠。不知官道宽广，铁路所经，只估丈余之地，于坟墓庐舍，当不相妨。即偶有牙错，亦不难纾折以避。臣昔年剿捻中原，屡经各该省，其地势民情，固所稔知，非敢为臆断也。事关军国安危大计，如蒙俞允，请旨敕下总理衙门，迅速议复。若辗转迁延，视为缓图，将来俄局定后，筑室道谋，诚恐卧薪尝胆，徒托空言，则永无自强之日矣。

☆李凤苞○巴黎答友人书

窃尝谓西国富强，不尽由于制器治兵，诚如来谕。谨就见闻所及，为知己陈之。

西国制治之要，约有五大端。一曰通民气。民居甚散，分位悬殊，通之匪易。乃由乡举里选，以设上下议院，遇事昌言无忌。凡纤悉不便于民者，必本至诚，以设法妥贴之。又设卿大夫里正等官，以安闾阎，以审狱讼。用民治民，自无纷扰。而复实查户版，生死婚嫁，靡弗详记，俾一夫无不得所。则君公之分愈尊，而上下之情愈通矣。

二曰保民生。人情莫不欲安富寿考。使以横逆待之，诛求困之，盗贼冤狱以折挫之，惠未必吉，逆未必凶，人人无自立之权，遂人人无自坚之志矣。西国则上以诚心保民，下亦咸知自保。凡身家性命器用财贿，绝无意外之虞。且予告官员，半俸贍之，老病弃兵，终身养之，老幼废疾，阵亡子息，皆设局教育之。使居官无落职之虑，则不至贪墨。临阵无内顾之忧，则无所畏缩。有不共勉厥职，上下一心，固结不解者乎？

三曰牖民衷。凡智慧材力，日浚则日灵，日枯则日窒。西国孩提，教以认识实字。稍长，教以贯串文义。量其材质，分习算绘气化各学。而月杪年终，总其所习而试之。必令心领神会，手舞足蹈。不令读未解之书，不妄试未习之事。及其成人，或专一事或名一艺，而终身无一废学者，何也？有新报之流传，有社会之宣讲也。新报自朝政至技艺，何止千百，皆通人载笔，至理名言。自君公以至婢媪牧圉，与妇孺之在舟车，无不人手一编。某国得某地，某人创某器，咸能洞悉其源委也。社会亦每国数百处。系老师宿儒，分讲治制律例制

造格致等学。环听者男妇数百人。口讲指画，必使听者领悟而后快。故通国男妇，无不各勤所学。而智慧材力，如萌蘖之易生，枝叶之易茂矣。

四曰养民耻。西国无残忍之刑，惟故杀者罪止远戍苦工。其余不过监禁及罚鍰而已。监禁之服用精洁，与官家埽。又教以诵读，课以工艺，济以医药，无拘挛亦无鞭撻。而人犹畏刑自守，视犯罪为不齿。即寻常偶爽一约，若负重疾。偶拾一遗，若挞市朝。是以牛羊昼夜遍野，货物堆聚通衢，衣物之遗忘于舟车者，每出新报招认。从未闻有宵小之覬覦者。虽由民有生计，亦民知廉耻故也。父母不怒责其子，家主不呵叱其仆。虽犬马亦不加捶楚。而雍然秩然，自无违忤乖张。男女杂坐谈天，而不及淫乱，皆养耻之效也。

五曰阜民财。古人言：有国者宜藏富于民。愚谓民之富有三要：一尽地力。谓讲水利种植气化之学，而使尺寸无弃地也。二尽人力。通工易事，而可各擅专门，由熟生巧也。同力合作，而可任用致远，裒多益寡也。又济之以机器，可令时省而工倍也。三尽财力。有公司及银号，而锱铢之积，均得入股生息，汇成大工大贾，庶蓄财者不致浪费矣。有钞票及金银钱，而便于轻资，利于转运，一钱可抵百钱之用矣。

凡此五端之所以上下相学，永久不渝者，尤本于四道。则孔孟之忠恕，官礼之精详，黄老之坚定，佛氏之彻悟也。其治国齐家，持躬接物，动与尽己推己之旨相符，直合王霸为一，而三代大同之治矣。此孔孟之道也。其政治规制，既合《周官》八法八柄九两九职，以至邦交之合行人，制器之合考工，无不缕晰条分，整齐画一。制法者既公而无私，奉法者即久而无弊。此官礼之道也。本百折不回之志，以立坚强不拔之操，无嚣竞，无浮躁，遇事则以静制动，行权则欲取故与，实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之概，迥非补苴张皇之治，所得希其万一。此黄老之道也。至于穷事物之理，则无论格致等学，必抉其疑。即政治律例，公法理财治狱之书，莫不元箸超超，辩才无碍，绝无影响附会、臆度总揣等病。有内典之精深，而无内典之隐晦。皆其深造自得，贯通了悟之证。此佛氏之道也。夫然而可制船械，可兴工商，可固边防，可勤远略。凡有所为，莫不纲举目张，而举重若轻也。

此皆见闻所得，非敢好事铺张。暇时当再逐条指实以发明之。所识西国博雅之士，论及创制，每推中国。如新报之仿邸抄，化学之本丹家，信局则采孛罗之记，印书则为冯道之法，煤灯之本于四川火井，考试之本于岁科取士，至于南针火药，算学天文之开于中国，更无论矣。唯西国日求其精，中国日失其传耳。穷则变，变则通，诚吾国今日急务矣。漏残灯烬，率笔直书。尚求知己，不吝垂教。

☆裴荫森○请拨款制船疏

窃查同治十三年，倭兵扰台，前总理船政臣沈葆楨叠次商办铁甲兵船。在事官绅，有婉辞讽止者，有直言驳辩者。而沈葆楨与洋将之言曰：有铁甲而兵轮乃得用其长，无铁甲而兵轮终恐失所恃。议者谓其虑患之深，不遽信其谋兵之善也。迨上年法人犯顺，各处新报开列法国兵船，综计不足三十号，而差遣转运各船，亦充其数。至上等炮船，不过与福胜、建胜等船争猛，上等兵船，不过与南琛、南瑞等船争快，徒以二三铁甲，纵横闽浙洋面。马江之役，七船同沉，石浦之役，五船俱退。虽管船者不得其人，而虚声所播，士胆先靡，要皆无铁甲而兵轮失所恃之明证也。然则，惩前毖后之计，整顿海军，必须造办铁甲，时势所趋，无庸再决者矣。

查有船政出洋学生同知衔魏瀚，参将衔游击陈兆翱，都司郑清濂等，在洋肄业，时逾七年。曾经委令监造德国铁甲兵船，阅历颇深。据称法国于光绪十一年创造双机钢甲兵船，名柯袭德士、迪克士、飞礼则唐等三船，计船身长中尺十七丈三尺九寸，船腰阔四丈，船旁钢甲厚八寸，舱面钢厚二寸，每时可行中国海道八十里，配用新式康邦卧机，计算实马力一千七百匹。较北洋德国订造之定远铁甲船身较小，与济远铁甲马力稍轻，而驾驶较易，费用较减。除炮位鱼雷电灯另购外，每船工料估银须四十万两。两船并造，须二十八个月可成，三船同造，三十六个月即竣。闽省若得有此等兵甲船三数号，炮船快船，得所护卫，胆壮则气扬，法船断不敢轻率启衅。兹禀由提调道员周懋琦绘图转禀请示，并据试造双机钢甲。以魏瀚、郑清濂、吴德章监造船身，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监造船机，确有把握。如果虚糜工费，甘与该学生等一同科罪等语。臣等复查疆臣议办铁甲，十有余年。或因吃水动逾二丈三四尺，中国海口较浅，出入不能自如。所可虑者一。闽粤等省船坞过小，修理不能胜载，所可虑得二。船身滞重，转掉未灵，管驾不能如法，所可虑者三。该道员周懋琦等所呈总分船图，据开全船墩载一千八百墩，吃水止深一丈二尺二寸，沿海各口均可驶行，则出入不难矣。船政前为南洋承办开济等项快船，实马力二千四百匹，本勘定附厂红山山麓，另造砌石大坞，预备修理南北洋快兵船铁甲船之用。核估工料，需银一十万两，三四月可以工竣。现将次第造办。则修理不难矣。三届出洋学生，另请案加展年限。每年在外国兵船阅历，须扣足六个月为期。船政又另购夹板，复设练船，为出洋训练学生水手之用。则管驾亦不难矣。自来兵家有恃乃可无恐，先声足以夺人。南北洋筹办水师，颇费财力。援闽之师，久而不出。出则迟回观望，畏葸不前。法人得窥其微，遂乃截商阻漕，以欺中国铁甲未成，兵船无进，不敢轻于尝试，得以大肆要求。幸而谅山复为我克，台澎不能安踞，孤拔又伏冥诛，饷绌民哗，暂时就范。然而法人岂能一日忘台澎耶？该道员久官闽台，该学生等籍地福省，均无希图名利之心。只以马江

死事诸人，非其亲故，即为乡邻。以报仇雪愤之心，寄于监作考工之事。其成效必有可观。至所需制船经费一百三十余万两，或在洋关酌拨，抑或另筹协济，现虽经费异常支绌，然必需之款，臣等不敢稍有畏难。应俟奉旨后，臣昌浚等随时妥筹办理。所有船政试造双机铁甲兵船缘由，理合会同驰奏。

抑臣等更有请者。欧洲大局已成连横之势，中国若再拘于成见，情形岌岌可危。除制炮造船，教将练兵，别无自强之道。然不开矿炼铁，购机造炉，事事购自外洋，财源溢出，军火之费，较之洋药漏卮，尤为繁巨。臣宗棠日前拓增船炮大厂一疏。仍求宸衷独断，天下幸甚！此摺系臣荫森主稿，臣宗棠、臣图善、臣昌浚、臣兆栋会商，意见相同。谨恭摺附轮船到沪，交上海县由驿五百里驰陈。

○购置练船疏

窃查泰西水师章程：凡习驾驶者，先由学堂肄业数年，于天文罗经测量算法粗具根抵，大约年十八九岁以后，派入练船，周涉海洋，阅历风沙，演试炮弹，严定年限，按时考试，按等升调。盖海上交绥，非衽席风涛者不能确有把握耳。练船以夹板为多。轮船用火，帆船用风。汪洋大海之中，偶遇机器损伤，抑或煤炭缺乏，非帆缆无以继轮机之穷。故学御帆船，较轮船为尤要，亦较轮船为尤难也。

同治九年，原任大学士英桂，于闽浙总督任内，曾以万金购日耳曼国夹板一号，从新修改，名曰建威练船，另延英国水师官逊顺等为教习，颇著成效。嗣建威损坏，经费支绌，改派扬武为练船。有名无实，练务废弛。马江、石浦诸役，死事获咎各学生内，有叠经英国水师兵船总统书院教习甚为褒奖，出具切考，给凭回工者。乃临事仓惶，不能出奇制胜。固由船小力单，形见势绌，亦各船士卒，疏于训练所致。盖练船不但练水手炮勇，即管驾大二副，无不因练成熟，临机决胜。此泰西海军尤必多设练船者也。

臣等以为诸费可省，练船之费必不能省。创深痛巨之余，惩前毖后，万难再事因循。前任船政臣何如璋奏请由厂新造夹板，估费须二万余两，又恐耽误别船工程因未造办。适有英商美那二枝半桅夹板一号，去冬守风泊住罗星塔江次。该船主遂先回沪。其船托英商天裕洋行拍卖，洋平番银四千元。委员勘估该船，身長英尺一百四十尺，腰阔英尺三十一尺三寸，舱深英尺十七尺七寸，商吨可载重四百五十七吨。船身系硬木，枋面系金山松木，均无腐烂。舱底底拴，铜铁各半，船底全镶铜片，桅身系铁木，船上铁索锚练舳板抽水机器起锚车件一切器具俱全。查阅验船公司凭照，系同治十年在法厂制成，光绪八年至十年保险公司照一等夹船保险。即饬知县魏瀚买定，并由英领事缮立契据。惟去冬今春，久泊江滩，舱板应须修理，帆缆亦须更换，商船改练，所有帆舱索舱

火药舱弹子舱及炮门战秤官厅住房等处，又须添备。核估修费，减于建威，而船身较为坚结。

查船政前届出洋章程，习驾驶者每年在船仅两个月。现拟咨商北洋大臣大学士臣李鸿章，请改为每年在船必扣足六个月。冀增功课。惟核计每人每届三年匀算，需银一万元之多，势难多派学生。而学生根柢未深，出洋亦属无益。整顿海军，惟有多设帆船训练，庶有实效。现在所购夹板，拟名曰平远。已饬厂员赶修。于船政驾驶学堂各生，取其年逾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六以下，材貌魁梧，胆气壮定者，另选精壮水手多人，赴船肄业，严定课程，稽核日记，由近及远。东则日本、高丽各洋，南则新加坡、槟榔岛各埠；北则旅顺、大连环、海参崴；西则印度洋、红海、地中海，每年春出秋归，冬出夏归。学堂所习天文海图，证之于礁沙实境，是否测算合符，所习枪炮阵法，验之于风水疑难，是否施放定准。三年为期，与学堂轮番更换。学业愈熟，人才愈练愈多。同是出洋同习驾驶，用费较减，收效较易。果有胆略非常，人才出众，再赴各国兵船，涉历一年半载，便能得其体用。据提调道员周懋琦稟请前来。

臣查驾驶与制造不同。外洋厂多器备，习制造者非亲至厂中不能深窥窍。习驾驶者，则无论何国水师，不外严密二字。严则一律整齐，密则不留疏懈。而要在乎熟而已。至临阵对敌，运用在乎一心。但须出洋久练，不必定至外国兵船，始识兵机也。惟管驾练船，不同管驾轮船。管驾轮船，固须熟习船学，管驾练轮，即为各轮船管驾执事水手之教习，必须曾历各国洋面，通晓水师章程，为洋员所素知者，始能胜任。未便轻率派委。船政向延西员，又颇烦费。现拟会商李鸿章，于北兵船管驾内，或于水师学堂教习内，拣派管驾，以资得力。

☆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

一曰设商会。窃见中国经商之道，心思未尝不敏，营运未尝不勤，而获利终不逮西商者，良以彼则官为护持，此则官多抑勒耳。查西洋政治，事事必顺人情。惟商务则一切操以垄断。彼国家非特不禁，反从而庇之，俾其获利。此无他，西国以商税为岁入之大宗，故视工商为国家之命脉。各埠均设商会，京都且设总会，而延爵绅为之领袖。其权足与议院相抗。每有屈抑，许经诉诸巴力门衙门。故商人得恃无恐，贸易盛而国势日强。中国则不然。目商贾为市侩，薄工艺为细民。平日抑勒百端，有事视为鱼肉。故其势涣散，而不能自立，更何能与洋商颉颃。即如关税，洋人仅完厘半，而华人则勒索数成。盘查则洋船不敢谁何，华船则百恫般喝。以致华商人人短气，而有不能自保之势矣。诚能仿外领事之法，许各业推举绅董，优以体制，假以事权，遇有商务，许其直达有司。凡有益于中国商业，听其设法保护，而不以成法挠之。如粤中百工

聚，商贩肩摩，地窄人稠，生计困苦。苟为振兴，内以裕小民衣食之源，外以杜洋人侵牟之害，大足开天下风气之先，斯亦转移之妙术也。窃慨粤东缙绅巨族，每与长吏抗衡。若礼貌之加，舍彼就此，其亦古人式怒蛙之见乎？

二曰合公司。尝观西洋军饷，全出于商税。商人经商万里，涉历重洋，牟境外之利，以养其本国之民，故国日富而兵亦日强。华商则仅鬻贩于本国，楚弓楚得，利害维均。此岂材力聪明有不逮哉！由于华商势分。分则力薄本微，不能经营远略。西人势合。合则本大力厚，而无往不前。所谓独力难成，众擎易举，则公司是已。乃中国近年开矿争设公司。去岁沪市倾倒银号多家，十室九空，均受其累。至今视为厉阶。再欲纠股集费，虑无不掩耳而走。此其故由于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不知西国每立公司，必稟请国家，由商部派员查勘，事实可凭，利亦操券，始准开办。每一公司，由各股东公保董事十二人，由众董事再推总办正副各一，而每人亦必有多股于中。总办受成于各董，各董受成于各股东。上下箝制，耳目昭著，自然弊无由生。乃中国适与之相反。纠股者只须稟请大宪，给示招徕，刊一章程，绘一图说，海市蜃楼，全凭臆造。各股东亦不究其矿在何处，矿质若何，本无置产业贻子孙之心，不过以股票低昂为居奇之计，卖买空盘，宛同赌博，宜其一败涂地也。今若概废其良法美意，则未免因咽废食。而后来重大工程，断难开办矣。为今计，宜查照西洋成法，凡立公司，必经商会派人查考，酌定其章程，务使总办不能独操其权，而悉以各股东公论为断。则凡铁路电报开矿制船诸务，胥可藉众力以成矣。外国设公司律法，本有成书。苟斟酌折衷，垂为令甲，庶中国公司，足与洋人相埒，而能驰域外之观矣。

三曰借国债。查国债之法，创自欧洲，实开千古未有之局。不敢谓永无弊端，而终觉其有大利而无大弊。何则？古来国用不足，无非加派于民。或算缗钱，或榷酒酤，或税间架，头会箕敛，无非取济一时，甚或搜括富民，鬻卖官爵，极矣。然倘岁比不登，内讧外寇，则此苟且不终日之计，亦终有时而穷。观胜国末造，加派练饷，民不聊生，至斥宫中器用以抵饷，而哗溃时闻，明社卒屋。此无他，强括民之脂膏，而不予民以应得之利，则小民安肯毁家纾难，以济国用哉！乃观西洋，每有大工大役，必告贷民财，而复予以操券之息，按期应付，晷刻不爽。倘有兵事，不必强民捐输，而百万之饷咄嗟立办，而从未有延诿抵赖者。若一经爽约，则将来虽有急需，民皆袖手，而自蹈骊山举烽之覆辙，故不敢也。今中国自与洋人交接，海防军费，百倍从前，断非内地赋税所能供。全恃征收洋税，为一线来源。一有兵争，海口全封，洋税告绝，断非枵腹所能久持。势必出重利以借洋债。渴饮鸩酒，所弗计矣。倘适与其国构衅，则并告贷无门。此坐毙之道也。即此一端，其后患奚堪设想。不若早开国债

之例，俾闾阎惯用，深信不疑，留后日告急之途，亦未雨绸缪之说也。今之洋债，其息为百分之九，与其本国几为加倍。而我中国未尝无财，何必受其盘剥，而岁输重息于外洋？若自借本国之国债，每年偿利若干，由各海关经理，刊给饷票，以抵现银，而即由海关付息。庶商民取信，尽出其藏镪以牟什一之利。则市面流通，经商易于获利。万一有闭关绝市之时，而民皆肯倾囊以献。不啻取之宫中。当安危呼吸之际，而始收其效。故曰有大利而无大弊也。

四曰铸银币。人情莫不喜简而恶繁，趋轻而避重。顺人情而行之，则下令如流水之源，而公私交受其益。今之钱法，亦窳滥极矣。京都行当十大钱，一出国门，乃不能易一醉。外省私铸充斥。康雍朝大钱，已千不获一。而人情乃相率而喜用外国银钱。初用西班牙老板，继用墨西哥新板。近且英法美德均铸银钱，流入中国。而日本起而效尤，岁铸小银钱，麇入市肆。每年不下数十万计，价亦日昂，论其银质，不值所准之钱，而取信于其国家之官铸，所谓银币也。乃中国不自鼓铸，坐使外人得操圜法之轻重，而利遂为其所独擅。欲设法禁之，而入情所趋，卒亦无如何也。论其行驶之便，一曰成色定，二曰分两准，三曰交易便，四曰取携轻，五曰价值不易低昂，六曰花纹不易假造。较之元宝纹银，倾销之耗蚀，兑换之侵欺，扣短平而搀伪银者，不可同年而语矣。欲收其利权，莫如中国奏明设局，购用机器，自行鼓铸三品之钱。每副机器，小者不过五万元。吉林机局，曾购一具。凡铸金银之钱，均须稍搀杂质，方能坚结，而击之有声。核其赢余，足敷炉火人工鼓铸之费。即使无余，而商务已大受其益矣。但须国家颁定律法，定各等之价，并相准之数。每数至若干，即须用何种之钱。如英制铜钱满十二，即须用小银钱一元。银钱满二十，即须用金钱一元。而金银铜既有搭用之例，价值相准，则凡钱粮关税厘金之科，则悉依此而定。使征者解者收者发者，莫不皆准此数。无平色之高低，无兑换之扣勒，自无浮收侵蚀之弊矣。市肆之价，不能因时为轩轻，捉搦刁难，则卖买空盘之弊，不禁而自绝矣。

五曰广轮船。日本之与西洋立约也，许其在海口通商，而不准其驶入内地，侵其本国自有之利。故日人自造轮船，驶行内海江河，以与洋人争利。中国与各国立约，乃许其轮船驶入长江，又听其沿海置船往来。如天津、上海、宁波、福州、香港、汕头等埠，向有怡和、禅臣、旗昌三家，按期轮船往来，夺我华人分内之利。是以李爵相创开招商局，思与之并驾争衡。而其势常苦不逮。乃主持局务者，复误以重价买并旗昌一家，仍不能独收垄断之利，而财力反为之疲。欲谋挽救中国之商务，莫如广造小轮船，通行内地。彼洋船只能抵通商口岸，而小轮船驶入内河，据其上游，争揽载货。如近日茶市盛于汉口。倘小轮船驶入湘汉二江，直至襄阳、长沙一带，贸易揽载，则茶商争思捷足先售

，自无不乐载小轮。倘欲径赴上海，亦可省换船过驳之繁。即可由该轮船一手交卸，则洋轮船之生意大减矣。推而于天津由运河以抵通州，烟台由黄河以抵济南，九江，由鄱阳以抵南昌，安庆由巢湖以抵庐州，镇江由运河则南可抵苏常，北可抵济宁，上海则可由黄浦以抵苏松杭嘉湖数府。至于粤东西江水深溜缓，上可驶至广西之梧州。如此力据上游，争其揽载，则洋人瞠视而为之夺气，而我商务必大有起色矣。且轮船愈多，则司机驾驶之人材愈出。推而行驶大洋，直一转移间，而不必借才异域。英国兵船管驾，例必由商船遴拔，而中国水师生徒，乃欲一蹴而几，其误不可以道里计矣。间尝私论，以为中国必先设商船学堂，练习驾船管机之舵工水手，方可为练习水师之基。盖未有不娴驾驶商船，而能驾驶兵船者也。

六曰设民厂。国家设科取士，若不劝民家弦户诵，而徒恃庠序学校，以培养人才，断无文教如斯之盛。观此，而知国家崇尚机器，而但设官厂者，其取径迂而收效远矣。西洋制造船炮枪械子药，皆取办于民厂为多。即有一二官厂，亦悉用包工之法，与民厂无异。所以无冗工，无滥食。计工授食，而工作以精。今中国各省设立船政机器子药等局矣。每年动用正款以数百万计，而所成之物，若经由外洋购买，或由洋匠承包，费可减半。然欲为华人开风气，不计也。但官厂之弊，工匠浮滥，且皆执业以嬉，而赏罚不行，勤惰无别，亦谁肯舍逸就劳，以干众嫉？每制成一器，价比外洋尤昂，而复草率不精，形模徒具，往往取笑洋人，旋生狎侮。如此虽百年，终无生色。惟有仿照洋厂之法，一切包工承办，责令匠目，逐件分包。或准其携归私制。则工匠有一分之本领，即食一分之薪费，奏一分之工程，即给一分之价值。循名责实，务使费国币一钱，即须造成一钱之物，而器皆精实，价不虚浮，则工匠无不争奋矣。今福州、天津、江宁、杭州、山东各厂局，皆由官办，未免积习相沿。诚不敢矫举其弊。惟粤东军火机器等局，包工之法，能以泰西之工艺，开民厂之规模。且修理轮船机括，无不估工包价。如仿其法，令民间多开私厂，或即以官厂租给商人，每年收取租息，以抵制造之费。如国家需用器具，责成该厂尽先赶办。以其余力听其为民制造机器轮船，及救火水龙，并一切开矿挖河抽水磨麦纺纱织布各机器，以收其利。如此，则风气大开，人才日出，工艺日益精进，不烦国家之提倡矣。

七曰颁牙帖。泰西工艺之精，甲于天下，而考其致此，全由国家鼓舞而成。犹中国诱之科举利禄之途也。其道何由？则在于颁给牙帖，即西语所谓丕登也。丕登者，如士人考得新理新法，工商创成一技一艺，即献诸国家，由商部考验，上者锡以爵禄，中者酬以宝星，下次亦准其擅为专门之艺，或传为世业，或专利数年，国家给以文凭，以杜通国工商剿袭仿造。即国家欲仿其新法者

，亦与本人商购，偿以重费。如创造汽机轮车纺织机器诸人，各国无不颁赐爵秩，廪以终身，至今荣名永世。是以西人无论仕宦缙绅农工商贾，无不梦寐思得新法，为取富贵，贻子孙，名利两全之计。寝食俱忘，不惜国家试验。西人因此享大名，获巨富者，不胜俚指。每年美国发给牙帖数万张。其通商工艺之精，根柢全由于此。彼其言曰：所贵乎士者，非徒高尚其志而已也，必须创立新法，有益于国，有利于民，斯不愧为四民之首。故西国之儒者，不徒抱诗书谈仁义而已也。有商中之士，有工中之士，有农中之士，皆著书立说，自成一派，日出其新法。中国诚能采用其意，不必驱天下儒者，而尽出于一途，各听其天资所近，不论农工商贾，考求新理新法，以利国利民。每省由督抚考验，给以牙帖，以能自出心裁者受上赏，变通西制者受中赏，步趋成法者受下赏。准其一家，专擅其利以酬劳，不准他人仿造以夺其利。甚或破格奏奖，荣以功名。但得一省督抚倡之，即他省推行自易矣。重赏之下而无勇夫，斯未之信也。

八曰保海险。外国经营商务，不外两端。有公司而力量始厚，有保险而意外无虞，而商务乃有恃而无恐。保险之法，非真能保危险也。特遇险而失事，则照数赔偿耳。其法维何？则假如有海舶出洋，报明其船货费本值银百万，则保险行不必查其果值此价与否，但即抽其百分之一以为费，而给以保单。万一遭风遇礁，意外失事，即照百万之本如数偿之。不居功，无吝色也。一岁之中，所保千艘，而船之沉溺货之漂失者，恒不过千中遇一。除赔偿百万外，尚有九百万悉饱己囊。是保险家不费一钱，徒手而得九百万之赢余也。斯亦可谓天壤间第一贸易矣。在船商重洋涉险，仅费万金，即可高枕无忧，永无折阅之虑，何乐不为。若华商之为海舶生理者，每遇风涛，终夜徨，虽拥资千万，一夕可以赤贫。由于独力为之，而无保险之法也。自有此法，而洋人放胆经营，无远勿届。而华商则畏风畏礁，局促一隅，不能牟他国之利。而中外商务，遂天渊之判矣。且外洋保险，不但保海险已也。凡房屋则保其火险，轮车则保其碰险，甚至人身则保其病险。如限内人死，则家属得领赔款，而寡妇孤儿，藉有以养，不致流离失所矣。惟斗杀服毒之人，例不赔偿。则人皆惜命，而无自戕之妄作矣。此盖以白鸽票射标之法，用之以济困扶危。真卫商便民之善术也。诚能令华商纠设公司，仿行保险，一切变通其法，则每年各海口保险之费，不致流入外洋矣。

九曰设信局。西人颇能留心中国政务，每谓中国度支有出入两大款，可省而不知省，当取而不知取，殊为司国计者一憾。可省者，即各省每年开支驿站经费，几耗天下钱粮十分之一。可取者即设立公信局，而征收其税。以西法言之，公私信函，合为一局。国家特设信部官，为经理之。量路之远近，秤函之重

轻，征收信费。每封黏以印花，随处可投，无远弗届。通国遍设支局，若网在纲，有条不紊。递送境内之函，一日而达。若递出境外，就欧罗巴一洲，从无淹滞至三日者。每年除去车轮牲马人夫房屋薪工杂费，尚有赢余为入款一大宗。即如英国，于光绪九年信部经费用银三百四十万磅，而征取信费至七百万磅，几抵中国银一千万两。而日本仿行信局，亦大获其利。现已刊出华字清单，人尽知之。既无中国驿站提塘，马号铺递各项经费，而凡出使述职，计偕按部之员，需索夫马供应牲马行馆之供张，酒馔之馈遗，举地方州县赔累不堪者，一洗而空，每年节省度支，不知凡几，而并可为国家开一绝大利源。今北省议开铁路，将来附轮而行，自可操券。惟官为经理，头绪太繁，不如开设信局，招商承办。大商包一省，小商包一县。推之各口各埠，皆设支局。如身使臂，一气呵成。水通轮舟，陆通快马。偏僻处则用专差。一切走卒脚夫，皆受饷于官，以自食其力。凡摺奏公牍，仍派委员司之，以专责成。无论公私信函，一律秤封给值。不必骤裁驿站钱粮，以恤其私。仅就私信一项言之，已足出入相抵。而递送迅速，商人莫不便之。信费且大可减。此亦有益于国帑商务一大政也。今上海天津已设文报局矣。若粤东援案仿设，俾摺差航海赴京，其亦公信局之嚆矢乎？

十曰赛工艺。天下事有粗观类游戏，而实隐寓富强之意者，其西人之赛珍会乎？赛珍会者，聚五州之物产，罗各国之珍奇，而品评其优劣高下，以行其赏赉，或得金牌，或得宝星。于焉增识见，广见闻，作商贾之南车，为工艺之龟鉴。亦犹文士角艺于名场也。一经品题，声价十倍。而论者病其劳费不赀，笑为过举。而自西人观之，则固用意深而取效远，为欧洲振兴商务之一大关键也。乃华商未明其益，而每遇西国设会，亦乐以珍物辇致其中。西人笑为如盲人观剧，听旁观抚掌，而亦叹赏不置，其妙处初未尝领略也。每赛一次，中国亦必费数十万金。诚不如自行赛会，以导华人之先路，而开富国之基。诚能就南方之赛会迎神，北方之庙集赶墟，变通其法，令百工商贾，各行各业，自赛其物产，下至家用什物，亦罗列于会场，兼行交易，举绅董为之经理，而不必托诸神道设教，效僧尼之簧鼓，堕巫覡之荒唐。一转移间，举闾阎所欲烧香供佛演剧放灯之费，悉用诸通商惠工之实际，仍不失岁晚务闲，万民行乐之意。则游戏也而至理存焉矣。县邑则准其按年一赛，府州准其三年一赛，省会海口准其五年一赛。每越十年，则集通国之菁英物产古玩奇珍千蹄万轮八方辇致，而品鹭其高下，以分殿最焉。如某处物产是高，某处制造极细，某物为洋人所喜，而贸易可兴，某匠为本国之冠，而工艺最妙，一一登记于簿，奖以金牌，为之延誉。彼工商得一奖帖，荣于泥金，斯益留心于制造矣。

☆徐○务本论自叙

辛丑之夏，英夷犯广州，御史某请开矿助饷。议者或惜其说之不行。以为国用之不足，非银少也，恃银以为用之弊也。拟上谏开矿封事。其略曰：今之筹国用者，在于重农桑而已矣。重农桑必先贵粟帛。贵粟帛必先禁淫侈。淫侈禁而后商贾之利微，商贾之利微而后耕织之人众。耕织之人众而后粟帛之所出多。粟帛之所出多而后银价贱。银价贱而后泉货之源通。议者迂之。惟邱甲刑书，规于叔响，井田世禄，非诸兰陵。夫束修之往来，莫亲侨，洙泗之绍述，莫过孟荀。而犹分茅而说也如是。况童土下士，而欲奋一人之舌，信天下之心，其亦仁真矣。顾以人之不信吾说，而吾遂无以自信，则是暖姝濡需之学，重以突梯挈榼之情。《易传》曰：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窃恐焉。因就前说，罄其辨，条其法，为《务本论》上下篇。盖以守弈者举棋之戒，且以备道人木铎之徇焉。

☆郑观应○学校

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

此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而又教以弦诵，舒其性情。故其时博学者多，成材者众也。比及后世，学校之制废，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目不识丁，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穷。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

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其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国尤为明备。学之大小，各有次第。乡塾散置民间，由贫家子弟而设，由地方官集费经理。无论贵贱男女，自五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即下至聋瞽喑哑残疾之人，亦莫不有学。使习一艺以自养其天刑之躯。立学之法，可谓无微不至矣。初训以幼学，间附数学入门，本国地理等书。生徒百数以内者，一师训之；百数以外至千数，则分数班。每班必有一师。此班学满，乃迁彼班。依次递升，不容躐等。察其贫者，免出修脯。稍贍者半之。郡院学者之修脯，亦不过一钱至半元而止。院中生徒，亦分数班。班有专师。有专教算学之师，有专教格物之师，有专修重学理学史鉴舆地绘画各国语言文字之师。期满，考列上等，则各就其艺能，或入实学院，或入技艺院。其实学分上下两院，皆以实学为主。约分十三班。初入院，在末班。每班留一年。阅十三年，遍历诸班，方能出院。上院考出，入太学院，免三年军籍。下院虽列首班，仍充军籍。三年可入技艺等院。太学之掌教，必名望出众，才识兼优者，方膺此任。院中书籍图画仪器，无一不备。一经学，二法学，三智学，四医学。经学者，教中之学，即耶稣天主之类。法学者，考古今政事利弊，异同，及奉使外国修辞通商有关国例之

事。智学者，格物性理文字语言之类。医学者，统核全身内外诸部位经络表里功用病源制配药品胎产接生诸法。技艺院者，汽机电报采矿陶冶制炼织造等事。格物院与技艺院略同。大抵多原于数学。数学则以《几何原本》为宗。其次力学。（力学者考究各物之力量）化学，考核金石植物胎卵湿化各物化生之理。其次为天学，测步五星七政之交会伏留。其次为航海之学，必娴于地理测量驾驶者，方能知船行何度，水性何宜，台飓沙礁若何趋避。武学院课与实学院同。但多武艺兵法御马诸务。通商院则以数学银学文字三者为宗。其于各国方言土产水路陆程税则和约以及钱币银单条规则例公司保险各事，无不传习。农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师道院、宣道院、女学院、训瞽院、训聋院、训孤子院、训罪童院、养废疾院，更有文会、夜学、印书会、新闻馆。别有大书院九处，书籍甚富，听人观览借钞。但不能携之出院。每岁发国帑以贍生徒。其教法之详，教思之广如此。

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馆。而学校又有三等。一初学，以七岁至十五岁为度，求粗通文算浅略地球史志为准。聪颖者可兼学他国语言文字。中学以十五岁至二十一岁为度，穷究各学，分门别类，无一不赅。上学以二十一岁至二十六岁上下为度。至此则精益求精。每有由故得新，自创一事，为绝无仅有者。

夫欲制胜于人，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而后能克敌。彼萃数十国人材，穷数百年智力，掷亿万兆资财，而后得之，勒为成书，公诸人而不私诸己，广其学而不秘其传者，何也？彼实窃我中国古圣之绪余，精益求精，以还之中国。虽欲自私自秘焉而天有所不许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彼泥古不化，诋为异学，甘守固陋，以受制于人者，皆未之思耳。

今中国既设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各堂，历有年所，而诸学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器者。技艺未专，而授受之道未得也。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宰分缕晰，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

○西学

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噫！今日之缅甸、越南，其高人亦岂少哉！其贤者蹈海而沉湘，不贤者颜而苟活耳。沟渎之谅，于天时人事何裨乎？且今日之洋务，如君父之有危疾也。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然则，西学之当讲不当讲，亦可不烦言而解矣。

古曰：通天地人之谓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今彼之所谓天学者

，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舟车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其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皆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此外有剽窃皮毛，好名嗜利者，则震惊他人之强盛，而推崇过当。但供谈剧，亦实不能知其强盛之所以然。此则无本之学，不足登大雅之林也。

夫所贵乎通儒者，博古通今，审时度势，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骇他人，不务匿己长，亦不敢回护己短，而后能建非常之业，为非常之人。中外通商已数十载，事机迭出，肆应乏才。不于今日急求忠智之士，使之练达西国制造文字，朝章政令风化，将何以维大局，制强邻乎？且天下之事业文章学问术艺，未有不积小以成高大，由浅近而臻深远者。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也。（西人谓华人所学西法，皆浅尝辄止，有名无实。盖总其事者，不精其学。未识师授优劣，课艺高下，往往为人朦昧。所以学生，每况愈下不如人。）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以操御水御火御风御电之权衡。故能凿混沌之窍，而夺造化之功。方其授学伊始，易知易能，不以粗浅为羞，反以躐等为戒。迨年日长，学日深，层累而上，渐沉浸于史记算法格致化学诸家。此力学者之所以多，而成名者亦弥众也。今人自居学者，而目不睹诸子之书，耳不闻列朝之史，以为西法创自西人，或诧为巧不可阶，或斥为卑无足道，噫，异矣！

昔大挠定甲子，神农造耒耜，史皇创文字，轩辕制衣冠，蚩尤作五兵，汤作飞车，挥作弓，夷牟作矢。当其创造之始，亦何尝不惊人耳目，各树神奇。况夫星气之占，始于舆区，勾股之学，始于隶首，地图之学，始于髀盖，九章之术，始于《周礼》。不仅此也，浑天之制，于玑衡，则测量有自来矣；公输子削木人为御，墨翟刻木鸢而飞，武侯作木牛流马，则机器有自来矣。秋官象胥，郑注译官，则翻译有自来矣。阳燧取明火于日，方诸取明水于月，则格物有自来矣。一则化学；古所载炼金腐水离木同重体合类异二体不合不类，此化学之出于我也。一则重学；古所谓均发均悬，轻重而发绝，其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此重学之出于我也。一则光学；古云：临鉴立影，二光夹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于上首被上光，故成影于下，近中，所鉴大，影亦大，远中，所鉴小，影亦小。此光学之出于我也。一则气学；亢仓子蜕地之谓水，蜕水之谓气，此气学之出于我也。一则电学；关尹子石击石生光，雷电缘气以生，亦可为之。《淮南子》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此电学之出为我也。

古神圣兴物以备民用，曰形、曰象、曰数、曰器、曰物，皆实征诸事，非虚

测其理也。童子就学，教以书数，穷理精艺，实基于此。自学者鹜虚而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汨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而中学日见其荒，西学遂莫窥其蕴矣。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此其时也。近人江慎修融贯中西测算，兼能制造奇器。尝制木牛以耕，造木驴代步，应声筒之制，亦先生创之。谁谓中人巧思，独逊西人哉！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尚鳃鳃焉谓西人之学，中国所未有，乃必归美于西人。西人能读中国书者，不将揶揄之乎？

尤有进焉者，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盛衰兴废，各有所以致此之由。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今之学其学者，不过粗通文字语言，为一己谋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处，何尝稍涉藩篱。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

○议院

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至有公不公，法不法，环起交攻之势。故欲藉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

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错，询谋佥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此所以交际邻封，有我薄人，无人薄我。人第见其士马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冲御侮，合众志以成城，制治固有本也。考议政院各国微有不同。大约不离乎分上下院者近是。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耄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取其近于民也。选举之法，惟从公众。遇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君，以决从违。如意见参差，则两院重议。务臻妥协而后从之。凡军国大政，君秉其权；转饷度支，民肩其任。无论筹费若干，议院定之，庶民从之。纵征赋过重，民无怨咨。以为当共仔肩，襄办军务。设无议院，民志能如是乎？

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习气使然。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国议院之制。英之上

议院，人无定额，多寡之数，因时损益。盖官不必备，惟其贤也。人其员皆以王公侯伯子男及大教师与苏格兰世爵为之。每七年逐渐更易。世爵则任之终身。下议院议员，则皆由民间公举。举员之数，视地之大小，民之多寡。举而不公，亦可废其例，停其举，以示薄罚。下议院为政令之所出。其事最繁，员亦较多。大约以四五百人为率。惟礼拜日得告休沐，余日悉开院议事。大暑前后，则散院避暑于乡间。立冬或立春，则再开院。议员无论早暮，皆得见君主。上议院人员独见。下议院人员旅见。议院坐次，宰相大臣等同心者，居院长之右，不同心者居左，中立者则居前横坐。各国公使入听者，皆坐楼上。德之规制，大概亦同。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中国历代帝王继统，分有常尊。然而明良喜起，吁弗赓歌，往往略分言情，各抒所见。所以洪范稽疑，谋及庶人，盘庚迁都，咨于有众。盖上下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伊古以来，盛衰治乱之机，总此矣。况今日中原大局，列国通商，势难拒绝，则不得不律之以公法。欲公法之足恃，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孙子曰：道者，使民与上同欲，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即英国而论，蕞尔三岛，地不足常中国数省之大，民不足当中国数省之繁，而土宇日辟，威行四海，卓然为欧西首国者，岂有他哉！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耳。

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齟齬，动辄称戈，显违公法哉！故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者也。

夫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且选举虽曰从众，而举主非入本籍至十年以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其杜弊之严又如此。考泰西定例，议员之论，刊布无隐，朝议一事，夕登日报，俾众咸知。论是则交誉之，论非则群毁之。本斯民直道之公，为一国取贤之准。人才辈出，国之兴也勃焉。诚能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匭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则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诚，伸其抱负。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至偏居于逸。君民相洽，情谊交孚。天下有公是非，亦即

有公赏罚。而四海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若理一人，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

或曰：汉之议郎，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非即今西国之议员乎？不知爵禄锡诸君上，则不能不顾私恩，品第出于高门，则不能悉通民隐。而籍贯不可分，素行不可考，智愚贤否不能一律，则营私植党沽名罔利之弊生焉。何若议院官绅均匀普遍，举自民间，则草茅之疾苦周知，彼此之偏私悉泯，其情通而不郁，其意公而无私，诸利皆兴，而诸弊皆去乎？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或谓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识大局，不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余尝阅万国史监，考究各国得失盛衰，而深思其故。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由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试观英国弹丸之地，女主当国，用人行政，皆恃上下院议员经理。比年得人土地，已二十倍其本国。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者。所以君民共主之国，普天下之十居其六，君主之国，十居一二，民主之国，十居二三耳。今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陵侮中朝。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噫，慎矣！

○日报

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陆沈之祸。唐宋代有贤者，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

泰西各国，上议院下议院，各省各府各县议政局，商务局，各衙门大小案件，及分驻各国通使领事岁报新艺商务情形，凡献替之谏，兴革之事，其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辩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听报馆照录登报。主笔者触类引伸，撰为论说，使知议员之优劣，政事之从违。故日报盛行，不胫而走。其名目有日报月报七日报半月报之别。其体裁有新政异闻近事告白之分。或一季一出，一年一出，迟速不一，种类攸分。如律家有律报，医家有医报，士农工商亦各有报，官绅士庶军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编，以广见闻，而资考证

。甚至小儿亦有报纸，文义粗浅，取其易知。近年英国报馆二千一百八十余家，法国报馆一千二百三十余家，德国报馆二千三百五十余家，美国报馆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余家，俄国报馆四百三十余家。总各国计之，每一国有三四千种，每种一次，少者数百本，多则数十万本。出报既多，阅报者亦广。官家以其有益于民，助其成者，厥有三事。一免纸税。二助送报。三出本以资之。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其销路之广尤在闻见多，而议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论政者之有所刺讥，与柄政者之有所申辩，是非众著，隐暗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矣。

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近通商日久，华人主笔，议论持平。广州复有《广报》、《中西日报》之属，大抵皆西人为主，而华人之主笔者，亦几几乎摈诸四夷矣。（日本无郡不有日报馆。我各省当道，亦宜妥订章程，设法保护。札飭有体面之绅士倡办，以开风气。如英国泰吾士日报馆主笔者，皆归田宰相名臣，自然无勒索人财，亦名驰中外矣。）

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华人秉笔。而西人报馆，止准用西字报章，无事之时官吏设法保护，俾于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以及人才之盛衰，风俗之纯疵，制作之良窳，泰西各国政事，有何更改，兵制有何变迁，商务制造，有何新法，足以有益于人者，精心考核，列之报章。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如有无端诋毁，勒索财贿者，祇准其禀明上司，委员公断，以存三代之分。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倘有徇私受贿，颠倒是非，逞坚白异同之辩，乱斯民之视听者，则援例告官惩治。如谓当道挟恨，审断不公，准其登报以告天下。庶公论不稍宽假。有事之际，官吏立法稽查，于本国之兵机，不宜轻泄，于敌人之虚实，不厌详明。则当变经权，操纵在我。较今日之禁止华人而听西人开设者，其是非得失损益为何如也！

夫报馆之设，其益甚多。约而举之，厥有数事。各省水旱灾区远隔，不免置之膜视，无动于中。自报纸风传，而灾民流离困苦情形，宛然心目。于是施衣捐赈，源源挹注，得保孑遗。此有功于救荒也。作奸犯科者，明正典刑，报纸中历历详述，见之者胆落气沮，不敢恣意横行，而反侧渐平，闾阎安枕。此有功于除暴也。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卓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无把握。此有功于学业也。其余有益于国计民情，边防商务者，更仆数之，未易终也。而奈何掩聪塞明，箝口结舌，坐使敌国怀觊觎之志，外人操笔削之权，泰然自安，庞然自大

，施施然甘受他人之陵侮也？

○医道

医之道通于神明。自神农黄帝以来，讲明切究，以导一世于和平，登斯民于仁寿者也。今之医道，类多读书不就，商贾无货，稍猎方书，藉谋衣食。偶然奏效，便负神奇。逞其聪明，高其声价，以谬传谬，以盲引盲，古法徒存，无能变通。此所以谚有不药为中医之说也。夫人当疾痛，惨怛萃于其身。凡有血气之伦，孰不求生而恶死。乃世无和缓，竟以性命死生之重，付托于轻率庸妄之夫。一方试病，妙翎青囊，三指杀人，怨深白刃。言念及此，忍以医术一门列为方技而小道视之欤？考《周官》冢宰，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又有食医疾医疡医。疾医掌医万民之病，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以九藏之动。凡民有疾病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是考医之法，古制綦严。所以重民命也。

西国医理医法，虽与中国不同，得失亦或互见。然实事求是，推念病源，慎重人命之心，胜于中国之漫无稽考。亦关心民瘼者所不可不知己。各国医学，皆设专科。立法有七；曰穷理，曰化学，曰解剖，曰生理，曰病理，曰药性，曰治疗。其治病之法，二十有四。大要有六；曰漏泄，曰分解，曰清凉，曰收酸，曰强壮，曰缓挛。皆考名师教诲，各尽其长。迨至学成，官为考验。必须确有心得，给予文凭，方能以医师自命。其难其贵，如中国之科第然。故学问阅历，精益求精。中国之医能如是乎？中国之官吏能如是之认真考验乎？此不若西医者一也。

西医论人身脏腑络骨节腠理，如钟表轮机，非开拆细验，无以知其功用，及致坏之由。是以西国老人院癲狂聋哑等院，遇有死者，许医局剖析肢体，穷究病症，及生生化化之原，以教俗学。故西医皆明脏腑血脉之奥。（考中国神农以至华、扁，实为西医剖割之祖。如论脏腑之部位，即可知有割腹验看之事。特其学失传耳。）今中国习医绝无此事。虽数世老医，不知脏腑何形。遇奇险不治之症，终亦不明病源何在。此不若西医者二也。

西医谓人之思虑智慧知觉运动，皆脑为之主。而脑有气筋无数，散布于五官百骸。何处脑气筋坏，即何处有病。衰迈之人，脑气不足，遂有麻木昏之病。幼小之童，脑气过盛，多有角弓反张之症。而心之为明，专司乎血。心脉一跃，血行一度。验心脉之迟疾，知病体之轻重。中医以切脉为治病之要。西医则谓人之一身，皆有脉络。血犹水也，脉络犹百川也。潮血来回，无不震动，即无不有脉。夫血发源于心，运行百体，嘘吸生气，由肺复返于心，日夜周流，运行不息。若按脉推求，决无是理。盖周身脉管，皆由心系总管而出，散布

于百体四肢，岂可以两手寸许之管，强分寸关尺，谓五脏六腑，皆系于此？且剖验两手脉位，其管大如鸡翎之管，循臂而上，渐上渐大，上至颈项，即于颈中脉管，通连直达，至心而止，并不与他脏相属。何以知各脏之脉，必现于此耶？且直通一脉，何以知三指分部界限毫不相紊耶？故谓一脉可验周身之病则可，谓某脉独主某经之病则不可。西医事事征实日日讲求，又有显微镜能测目力难见之物。故能察隐洞微。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贵空言而罕实效。此不若西医者三也。

治病之法，中医则曰木克土，治脾胃者先平肝，火克金，治肺者先泻心，水克火，治心者先降肾。或曰三焦皆空虚之处，或曰六经有起止之方。西医则何处之病，即用何处之药，而尤以保脑筋，养肠胃为主。用药之法，中国多用草木，性有变迁。西国多用金石，质有一定。且无论汤丸膏散，皆属医生自配。较之买自药铺，品味搀杂，炮制不精，自行煎熬，不谙火候者，功用固殊矣。此不若西医者四也。

西医论略病症纷繁，内外诸症，不下二千种。审察疗治，医者之职。大要不外体质功用二端。盖人之皮肉筋骨，合而成形。实之以脏腑，贯之以血脉，所课体质也。一物有一物之用，无虚设，无假借，所谓功用也。有体质之病，有功用之病。有体质功用相兼之病。必先细心体认，方能施治。其外症，有刺割也，扎绑也，敷治也，洗涤也，事必躬亲，非心灵敏而器具又极精良，不能尝试。如自开钳，血管钳，曲较剪，刀则曰钩，曰割，针则曰探，曰坑，以及手钳，银丹筒，皆精巧利用。故于外症尤著奇功。其内症更持机器于腕中以辨声音之虚实，置寒暑表于口内以察脏腑之寒温。一切药性病源无不本化学研究而出。故考求有素，识见自真。且有医家报章，何人何病，何法医痊，必登诸报以告后世。若遇疑难大症，亦皆登报以告高明。或七日一纸，或期月一纸。业此者购归观玩，互相质证，以尽所长。日本素学中医，今亦参用西法，活人无算。其明证已。此不及西医者五也。

窃谓中西医学，各有短长。中医失于虚，西医泥于实。中医程其效，西医贵其功。其外治诸方，伊扁鹊、华陀之遗意，有中国失传而逸于西域者。有日久考验，弥近弥精者。要其制药精良，用器灵妙，事有考核，医无妄人，实暗合中国古意，而远胜于时医，亦不必曲为讳饰矣。谓宜考诸周书，参西法，自太医院始，一律详加考核。内证主以中法，外证参以西医；各省各府，各州县镇市之间，令殷户集资建立医院，考选名医，充当院长，肄业诸生，由院中主教，考其文理通顺者，方准入院学习，悉心教授，无玩无欺。先将《灵枢》、《素问》、《肉经》、《难经》熟读博览，仲景、思邈及唐宋四家之成法，参以西国之图器，剖割之奇方，精益求精，不分中外。学习数载，考验有成，酌予

虚衔，给以执照方能出而济世。无照而私自悬壶，草菅人命者，重惩不贷。有能治疑难大证，卓著神效者，报明医院，颁发银牌扁额，递加虚衔顶带，以施其功。并将治法病由，登之医学日报。年终汇集，刊刻成书。庶庸妄者不致滥竽，高明者有以自立。医之一道，可与良相同功矣。

○女教

中古女学诸书，失传已久。自片语单文，散见六经诸子外，以班昭《女诫》为最先，刘向《列女传》、郑氏《女孝经》、《女训》、《閩范》、《女范》各有发明。近世蓝鹿洲采辑经史子集中为妇人法式者，谓之《女学》，颇称详赡。所惜者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工亦无专师。其贤者稍讲求女红中馈之间而已。于古人所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者，有其名无其实。礼教之不讲，政化之所由日衰也。

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事。塾规与男塾略同。有学实学者，有学师道者。学成，（准在女塾教授女徒。）有学仕学者，有入太学院肄业，以广其闻见者。虽平民妇女，不必如男子之博雅淹通，亦必能通书文，明道理，守规矩，达事情。参以书数绘画纺织烹调之事，而女工中馈附之，乃能佐子相夫，为贤内助矣。瑞士国有大书院，准女子入内习医，如果精通，亦可给凭行道。而收生一端，关系尤重。俄国特设教女收生院。凡胎前产后一切要症，必须明白透澈，体恤入微。既讲求妇科，即内外各科，亦可兼习也。

中国之人，生齿繁昌，心思灵巧，女范虽肃，女学多疏。诚能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华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富者出贖，贫者就学。由地方官吏命妇，岁月稽查，奖其勤而惩其惰。美而贤者，官吏妥为择配，以示嘉。至于女塾章程，必须参仿泰西，整齐严肃，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纺绣精妙，书算通明，复能相子佐夫，不致虚糜坐食。愚贱皆知礼义，教化具有本原。此文武之所以化行俗美也。

至妇女裹足，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仅有中国而已。国朝功令，已加禁革，而相沿既久，俗尚未移。夫父母之爱子也，无所不至，而钟爱女子尤甚于男儿。独此事酷虐残忍，殆无人理。或四五岁，或七八岁，严词厉色，陵逼百端，必使骨断筋摧，其心乃快。以为如此而后他日适人，可矜可贵。苟肤圆六寸，则戚里咸以为羞。此种浇风，城市倍于乡曲。世家巨室，尤而效之。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之女子，戕贼肢体，迫束筋骸，血肉淋漓，如膺大戮，如负重疾，如覩沉灾，稚年罹剥肤之凶，毕世婴刖足之罪。气质虚弱者，因以伤生。虽父母爱怜，而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矣。即幸全

性命，而终日需人扶掖，并曰安克操持。偶有水火盗贼之灾，则步履艰难，坐以待毙，戕伐生质，以为美观，作无益以为有益，是为诲淫之尤。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岂果出男子下哉！所望有转移风化之责者，重申禁令，立限一年。已裹者姑仍其旧，而书裹足二字表其额，悬其门楣。嗣后一律禁止。故违者罪其家长。富贵者停给诰封。通飭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其美而才者，地方官吏赠物赠匾，以奖荣之。各塾女师，如能教化贤才，卓有成效，咨请旌奖，以劝将来。一办移间，而道一风同，利兴弊去。成周之雅化，《关雎》、《麟趾》之休风，无难复见于今日矣。

○藏书

我朝稽古右文，尊贤礼士。车书一统，文轨大同。海内藏书之家，指不胜数。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观。或鼠齿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乾隆时，特开四库，建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准海内稽古之士，就近观览，淹通博洽，蔚为有用之才，作人养士之心，至为优厚。而所在官吏，奉行不善。宫墙美富，深秘藏度。寒士末由窥见。迨及寇乱，存经，付之一炬。中兴将经，每克服一省一郡，汲汲然设书局，复书院，建书楼。官价无多，尽人可购。故海内之士，多有枕经菲史，博览群书，堪为世用者。通商日久，西学流传，南北洋亦复广译西书，以资考证。惟是穷乡僻邑，闻见无多，疆吏亦漠不关心，置之度外。则傲僻孤陋，故我依然。然后知藏书之为益多，而广置藏书，以资诵读者之为功大也。

泰西各国，均有藏书院，博物院，而英国之书籍尤多。自汉唐以来，无书不备。本国书肆，新刊一书，例以二分送院收贮。咸丰四年间，于院中筑大厦名曰读书堂，可容三百人。中设几案笔墨。有志读书者，先向本地绅士，领有凭单，开列姓名住址，持送院中董事，换给执照，准其入院观书。限六个月更换一次。如欲看某书某册，则以片纸注明书目，交值堂者检出付阅。（就长案上静看，不许朗诵。阅毕，签名书后，何日何处，何人阅过，缴还经手。该值堂年终查核，知何书最行。另有赁书楼，有股分者，每年出书银四元，可常往查看。各处新报俱全。只准借书两本，限两礼拜归还。如无股分者赁阅，每日计，银两先付。）阅毕缴还，不许携带出门，及损坏涂抹。倘有损失，责令赔偿。特设总管一员，司理其事。执事数百人，每年经费三十万金。通国书楼共二百所，藏书凡二百八十七万二千册。此外如法兰西书楼共五百所，藏书凡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俄罗斯书楼共一百四十五所，藏书凡九十五万三千册。德意志书楼共三百九十八所，藏书凡二百二十四万册。意大利书楼共四百九十三所，藏书凡四百三十五万册。奥地利书楼共五百七十七所，藏书凡五百四十七万

六千册。法京巴黎另有一书楼，异常宏敞。独藏书二百七万九千册。德京伯灵之书楼亦藏七十万册。罗马大书院，除刻本外，更有钞本三万五千册，细若蝇头，珍如鸿宝。洵数典之巨观，博学之津梁也。

我中国自都中四库外，镇、扬、杭三阁，早付劫灰。其家藏最富者，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鄞县范氏之天一阁，杭州汪氏之振绮堂，钱塘吴氏之瓶花斋，吴门黄氏之滂熹园，石家严氏之芳莱堂，鄞镇鲍氏之知不足斋，昭文张氏之爱日精庐，南浔刘氏之暝琴山馆，所藏古籍，宏富异常。兵燹以来，半归散佚。近日吴兴陆氏之百宋楼，首屈一指，另建守先阁，请于大府，奏于朝廷，供一郡人士观览。其大公无我之心，方之古人，亦何多让！独是中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而藏书仅此数处，何以遍惠士林？宜飭各直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凡外国未译之书，宜令精通西文者译出收贮。）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至于经费，或由官办，或出绅捐，或由各省外销款项，科场经费，将无益无名之用度，稍为撙节，即可移购书籍而有余。仍常年储备专款，分派员役，管理稽查。所有新书，随时添购。果能认真经理，数十年后，贤哲挺生，兼文武之资，备将相之略，或钩元摘秘，著古今未有之奇书，或达化穷神，造中外所无之利器。于以范围天地，笼罩华夷，开一统之宏规，复三王之旧制。极巍焕，信景铄，皆于读书稽古二事基之矣。

今天下兢言洋学矣。其实彼之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法诸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第中国渐失其传，而西域转存其旧。穷原竟委，未足深奇。若合天下之才智聪明，以穷中外古今之变故，标新领异，日就月将，我中国四万万之华民，必有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苟强分畛域，墨守规为，固陋昏蒙，甘受人制，则印度、琉球、越南、缅甸之续耳。前车已覆，来轸方遒。有识之君子，将何择焉？

○铁路

夫水行资舟，陆行资车，古之制也。民生自然之利也。至今日而地球九万里，风气大通。以日行百里计之，环球一周，累年不能达，文轨何由一，声问何由通乎？天乃假手西人，以大显利用宜民之神力。于是而轮船火车出焉。以利往来，而捷转运。风驰电掣，迅速无伦。诚亘古未有之奇制也。中国版图广大，轮船之利，亦既小试其端矣。独火车铁路，屡议无成。聚讼盈庭，莫衷一是。窃未见其可也。

美国西北之余山郡，濒海旷远。自设铁路，近通东部，遥接金山，于是百货流通，商贾辐辏，户口陡增百万有奇。此铁路之便于通商也。德法构兵时，德提督谓法使曰：如战，则我国可于十四日中在边境集军十万，粮械俱备。后果

践其言，克获全胜。此铁路之便于用兵也。俄国所筑西卑里亚之铁路，不日可成。其道里所经，与俄之圣比德罗保京及莫斯科城，一气衔接。所属大西洋之地，与珲春扼要之境，亦节节相通。考欧洲至上海，若取道苏彝士河，历程四十四日。若取道美洲干拿打，历程三十四日。有此铁路，不过二十日可到。就通商而论，其地贯欧亚之北境。将来各国行旅，多出其途。俄人即可坐收其利。若偶有边衅，则由俄京至中国边境，仅半月程。而我调饷征兵，动需岁月，急递甫行，敌已压境矣。今英法俄三国争造铁路以通中国，包中国之三面。合之海疆，已成四面受敌之势矣。英由印度造一路，逾克什弥尔北抵廓尔喀，分支至西藏之大吉岭，与藏地为邻。一路由缅甸之仰江以达阿瓦迳距滇边。法由南越造铁路以通云南，广西。俄自东北彼得罗堡至西北西伯里亚一带之地，凡造铁路万余里，循黑龙江而南。告成而后，商贾往来便捷。愚民无知，惟利是从。我能保护之，则百姓我之百姓也。我不能保护而人能保护之，则百姓即为人之百姓。缅甸之属英，越南之属法，琉球之属日本，吉林东北各部之属俄，其明证矣。

且口外荒地甚多，开垦甚便。一有铁路，内地无业之民，相率而至。膏腴日辟，边备日充，商旅日集。大利所在，人争趋之。荒远辽阔之区，一变而为商贾辐辏之地，而我之境内，未有铁路，则荒凉如故，贫瘠者如故也。彼此相较，贫富相形，而欲边境之民，尽甘槁饿而不为敌人用也，其可得哉！若彼以一旅之师，长驱直入，则边陲千里，阒其无人，蹙地丧师，可以立待。故敌无铁路，我固不必喜新好异，为天下先。若人皆有铁路，而我独无，则必败之道，必不能支之势也。外国有行车铁路，宽径尺余或二尺，地面不必铺平，下置木桩，架以铁楞，用则搭，不用则卸。仿而行之，运兵载粮，尤为简易。（火车以美国之式为最善。工价则中国较廉。故旧金山车路皆雇中国人兴造。至铁轨需费尤巨，必须自造。若购之西国，则失利多矣。）

自河运改行海运以来，轮船往还，费省而效捷。议者或虞海道不靖，敌兵邀截，欲复河运旧制，而劳费不遑恤焉。何如以议复河运之费，移开铁路之为愈也。盖尝访诸西人，其利有十。所得运费，除支销各项及酌提造费外，余皆可助国用，其利一。偶有边警，征兵筹饷，朝发夕至，则粮台可省，兵额亦可酌裁，其利二。各处矿产，均可开采，运费省而销路速，其利三。商贾便于贩运，贸易日旺，税饷日增，其利四。文报便捷，驿站经费，亦可量裁，其利五。中国幅员辽阔，控制较难，铁路速则巡察易周，官吏不敢逾法，其利六。二十三行省可以联成一气，信息便捷，脉络贯通，而国势为之一振，其利七。中国以清议维持大局，拘挛束缚，颇难挽回。有铁路则风气大开，土习民风，顿然丕变，而士大夫之鄙夷洋务者，亦可渐有转机，其利八。岁漕数百万石，河运

海运，皆糜费无等。一有铁路，则分期装载，瞬抵仓场，巨款可以撙节，其利九。各省所解京饷，道路迢远，鞘段累重，中途每致疏虞。铁路既通，则断无失事之患，其利十。有十利而无一害，复何惮而不行哉！

而尼之者则曰：造路之后，夺铺驿夫役之利，一害也。修路之时，庐舍坟墓当其冲者，必遭拆毁，二害也。他日猝为敌乘，祸发倍速，三害也。不知铁路之旁，其左右歧路，人马皆能行走，火车所运货物，应于某处卸载者，仍须车马接运。且物产之流通益广，则人夫之生计益增，何害之有！铁路遇山巔水曲，均须绕越，架空凿洞，亦可驶行。庐舍坟墓，亦犹是也。何害之有！中国所购兵轮商船，苟有器无人，皆可资敌，何独于铁路而疑之。独不可宿兵以守之乎？且地当敌冲，临时折断铁轨数截，十丈五丈之间，彼即无能为力。而我腹地仍得往来自如，何害之有！

往者议造轮船电报，群疑众谤，几费半途。既而毅然举行，至今日而天下之人异口同声，共知其利。矧铁路之利，倍于轮船。而中国陆路之多，倍于沿海。何可迟疑顾虑，坐误机宜，致他日受制敌人，悔之已晚耶？（查西商承办铁路，如有军务，先为国家运兵运粮，缴费脚力照算。不使商人吃亏。有余暇方准装运客货。）往年晋省^注存饥，费数十金不能运米一石。一石之米，须分小半以饷运夫。得达内地，济饥民者寥寥无几。饿殍之惨，言之痛心。设有火车，当不至是。况当日运费数百万金。苟移造火车，亦可成铁轨八九百里。今虽事后之言，而得失之数，必有能辨之者。夫中国大势，西北土满，而东南人满。若有铁路以流通之，则东南之闲民，可以谋生于西北，西北之弃地，可以开垦如东南。政在养民之谓何，而忍听其贫瘠流离竟不一为之所哉？

○传教

嗟乎，中西和局之不能长保者，其必阶于入内地传教乎？何则？西人之要求中国者，通商传教两端而已。通商虽夺吾民之利，苟能发愤为雄，如日本重订税则，振兴商务，仿西法只准各国在外埠通商，不准入内地夺吾民之利，何虑人心不服。惟传教之牧师，必入内地。内地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往往因此滋事。且动以兵力相胁。民之受屈愈甚，则衔恨愈深，而教堂之案迭起矣。

泰西基督一教，流派分而为三。一曰耶稣教、日耳曼国之所演也。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坚、丹麦、荷兰、瑞典顿瑙威、瑞士等国从之。一曰天主教，传自犹太，盛行于罗马，意大利、奥斯玛加、比非利亚、法兰西、日斯巴尼亚、葡萄牙、比利时等国从之。一曰希腊教。希腊为西洋文字之祖，亦缘饰基督教之说，别树一帜。小亚细亚、欧罗巴之东俄罗斯、希腊等国从之。其教或分或合，有盛有衰，名目不同，源流则一。略本摩西十诫。耶稣基督自命为上帝之子，创立新约，以罪福之说，劝人为善。其初意未必遽非。而千百年来，党同

伐异，仇敌相寻，人民苦锋镝，原野厌膏血，别分门户，遂酿干戈，变本加厉，实非教主始念所及。俄土之战，其尤著者也。

西字日报，论教士之擅权教，因之梗化，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意大利尊之而国库匱，西班牙尊之而内乱生，法兰西尊之而党祸起。西人之有识者，虑其为变，思有以裁制之。故意乘法人兵败，教王失援，遂据罗马都城，收教堂产业，而吞并之机动矣。布鲁斯绳以新法，废其教堂。奥斯玛加定教士不得干预国事，停其公费，而排斥之令严矣。荷兰则更改书院章程，不受教士约束，不读教书。德意志则致书教王，以监督为煽惑人心，违背国法。其国儒士鲁所及浮特勤耳皆著书数万言，痛诋教士。特以积习相沿，无术以善其后。将来英之于意，意之于法，法之于德，德之于俄，俄之于奥必有因此而失欢者。（尝阅《瀛海论》云：同治时，普法之战，教人实启其端。拿破仑第三为教所误，国破身俘为天下笑。奥相安得拉议法，人甘为教奴。西班牙谓法独居恶名，受其灾祸。美国论法国三次大乱，死亡数百万，职此之由。是教又法国之蠹贼也。他如印度拒额力士教，德国逐耶稣会，葡萄牙、西班牙皆藉教党财产入官。意大利封教堂七十余间，簿录其产。罗马王遣教人驻瑞士，国人殴之，法国无如何也。录之以备参考。）

自此教蔓延中土，各国立约，首载盟书，准其周游，加以保护。我中国圣人之道，广大精微，既无畛域之分，亦无教门名目。其劝善成化，如回佛诸家，亦在包容之列。而独至西教一兴，美与法合举国之权力以袒庇之。（美多耶稣教，法多天主教）莠民以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钱粮，包揽官事，击毙平民，种种妄为，擢发难数。是故传教者若存心公正，自不容其所为。间有刚愎之徒，私心徧袒，紊我王章，差提则匿之堂中，罪定则纵之海外。地方官虑开大衅，先存畏惧之心。又不知外国律例，无辞以折服之。则往往迁就定讞。平民受屈，申理无从，众怒滋深，群思报复。遂至拆教堂，辱教士，民教斗殴之案，层见叠出。平心而论，彼教士亦当自愧。岂止非上帝之心，亦大悖交邻之道矣。然犹不自悔祸，文过饰非，每遇大臣查办，或以相距太远，未悉案情，或以律例不同，各执一是。定讞偶致稽延，彼即借端要挟。有司既经革职，复请惋惜之国书。首犯既已伏辜，更索赔偿之恤款。朝廷大度优容，小忿必忍。百姓天良尚在，尝胆知仇。溯自顺治年间，始许荷兰通市，洋船遂辐辏粤东。垂二百年，初无设领事兵船保护者。亦未闻华洋仇杀之端。推原中西齟齬之由，实出于贩烟传教。此二事开自英法。英法恃其火器兵船，挟官吏以制商民，积怨愈深，禁令愈烈。致中国儿童妇女，不及辨其种类，闻声相恶，职此之由。两国稍有违言，均虑变生不测。是非从中国殷忧，抑将碍西国通商之大局矣。

诚欲民教相安，必须妥辨良法。夫入教之民，固中国食毛践土之民也。劝民为善，固圣朝宽大之政所允行也。若纵教民为奸恶，倚教士为护符，动辄挟制地方官，枉法左袒，以屈抑良民，是非劝人为善，直助人为恶。既大失其传教劝善之本心，抑亦条约所必不能从者也。（耶稣教与天主教不同，可以娶妻，可以为书院掌教。近有久于中国者，不忍视其困，多将中外利病，著书救世。如林乐知、李提摩太、傅兰雅、艾约瑟、花之安等辈是也。）是宜与之剴切辨明，改修条约。载明华民入教，开列姓名籍贯，报明地方官。查无过犯之人，方准注册，照约保护。遇有事故，仍依华例惩办。既系中国人民，不得因入教遂分轻重。飭令地方官公平处断。亦不得因恶其入教，颠倒是非。总之，民教一律，务持其平。此本中国自有之权，教士何劳过问。至教士所至之处，亦应归华官约束。有干预公事，挟诈侵权者，立即咨请该国公使，飭遣回国，以儆效尤。如此，则民虽入教，于利害无关。国家无所不容，良民何至仇视哉。

夫彼洋人之入中国者，亦多习华语，读华书，讲伦常，明礼义。其国中书院，且广储中国书籍，聘请华儒教习国中子弟。无异归吾儒教矣。较之奉彼教者，动辄作威怙势，欺压平民，其贤不肖何如也？如改约而彼不肯从，则别习教之民，编为教籍，子孙世世，永为庶人，不许娶妾，不许应试，不许捐纳，不许充兵。此本教堂原有之规例也。以其矛刺其盾，庶亦别分泾渭之一法矣。夫贬异端即所以崇政体，泯嫌疑即所以重邦交。秉国钧者，其熟思而审处之。

○贩奴

粤东澳门香港汕头等处，向有拐贩华人出洋之事，名其馆曰招工，称其人为猪仔。猪仔一名，载至西洋，身价五六十元，税银一元。澳门议事番官，收费二元。其党与洋人勾通，散走四方，投人所好。或诱以货财，或诱以游博。一吞其饵，即入牢笼。被拘出洋，不能自主。或于滨海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为负欠，逼迫登舟。官既置若罔闻，民亦何由申诉。初则省城外黄浦等处，皆已蔓延。嗣被大员访惩，甫能封闭。而澳港外埠之根株独未绝也。盖美阿两洲，及南洋各岛，日汲汲然开矿垦荒，土著寥寥，不能集事。故不得不招工。但工货过微，人谁乐往。于是招之不来，出之以诱。诱之不能，出之以掠。计每年被掠卖者，累万盈千。其中途病亡自经者，不知凡几。幸而抵埠，即充极苦之工。倦即加以鞭捶，病亦不许告假。日出而作，牵以铁练。日入而息，横受拘囚。逃走则有连坐之严法，处死则有水火之毒刑。求死不能，逃生无路。其中不乏右族各门，单丁爱子，误罹陷阱，望断家乡，一线宗祧，于焉中绝。言之酸鼻，闻者伤心。

英人华利言：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即光绪十七年，华人被拐经新加坡分往各埠者，多至十六万余人。其中有少壮者，有中年者，俱由中国口岸引诱出

洋。其至新加坡、庇能等埠者，尚不至过于困苦。若至秘鲁、渣华、般乌昆、士兰岑忽、他刺租阿或东海各小埠，则备受酷虐，呼吁无门。谁非人子，能不为之流涕而太息哉！或谓猪仔登舟，皆经番官讯问。不愿者遣回。其飘然长往，绝无顾虑者，皆自愿出洋者耳。不知拐匪奸谋百出，上下交通。当番官审讯时，皆拐匪冒名，自称情愿，并非本人。即一二号呼哀求释遣者，亦系有意装点，欺饰庸愚。鬼域心肠，险幻至此，华官番官，纵公正明察，亦安能不堕其术中。

夫贩人为奴，本干例禁。今则名为招工，实与贩奴无异。西律所不容。昔有贩阿洲黑人为奴者，英国上下议院集商禁止，出费千百万，赎还遣释，严申条约。诸国至今称之。美国南北之战，其始亦以贩奴而起，后乃设法禁绝，一视同仁。今中外辑睦有年，无分畛域，而竟任彼勾串奸商，为此违例害人之举，出入各口，漫不稽查。其玩视中国也甚矣。美国之旧金山，向属荒野，招中国工人开垦，遂成富庶之邦。徒以华工佣价廉而效职勤。土人以为夺其大利，焚劫驱逐，无毒不施。土人倡之，议院和之，苛待之条，闻者发指。其薄视吾民又如此。澳门虽有严禁拐贩之议，而积久弊生，奸民诡计多端，有防不胜防之虑。勾通洋舶，诡称某岛某埠，有地待辟，有事可图。及至中途，易船他适。愚氓入其网罗，永堕地狱。西士之明理者，亦闻而嫉之。

今巴西又欲招工，难免不蹈故辙。似宜查照公法，与各国明订章程。如某地需工若干，必先报知中国公使领事，查核所需人数，转报总理衙门，行知地方官，照章招致。中国派员驻香港澳门及各要口。华工出洋，先由船主开单具报，请华官登舟查验盖印，申报本省大吏，知照出使大臣。俟船到彼国之时，船主呈请华官照单覆验。然后发与工主具领雇用。毋许虐待欺凌。或其地未驻华官，向有中国殷商为甲必丹者，或各会馆董事主之。覆验后报明存案。本省大吏，亦给发谕帖，予以经理之权。最要者，宜由政府照会招工之国，事前不许苛虐，事后尤宜善待。华工之久历辛勤者，倘自愿旅于其地，准其入籍，与土著同。不得如美国之无端逐客。庶乎民命可保，而国体亦稍尊矣。

至华商贸易出洋，与华工稍有区别。亦应先期报明，给凭查验，以免奸民假托，仍成拐贩影射之端，免彼族轻藐华民，有失中朝大体。惟主其事者，须知此举为保护华民而设，亦非禁阻华人出洋。不得婪索费财，徒贻讪笑。是又在当局之慎选其人耳。泰西事例，领事之权，本属有限，降而至于董事，更无论矣。南洋各岛，栴比星罗，势难处处设官经理。必须知照各国，准由华商董事，综其事权。庶华人所到之区，皆我保护之所及之处矣。东南数省，生齿日繁。既不能概禁贫民之出洋，又不能坐视华工之受害。如此因势利导，立法维持。救之于已然，不如保之于未然也。争之于事后，不如察之于事先也。斯古帝

王民胞物与之本怀，亦今日正本清源之要策也。

○国债

泰西各国，无不有国债。凡由议除公议准借者，其国虽为别人所得，仍须照还。故各国兴大役，出大军，国用不敷，即向民间告贷，动辄数千百万。或每年给息，或按年拔本。君民上下，缓急相济，有无相通。隐寓藏富于民之义。而实不欲授利权于别国也。当法越有事之时，粤东筹办海防，需饷孔亟。余曾条陈当道，请仿西人之法，筹借民款，准由各海关银号出票，按年清利。其票据可抵关税钱粮捐纳之需。数目无折扣，成色无高低。借款至百万之家，有司宜优加礼待，善为保护，不得借端勒捐，以示体恤。则民间必踊跃乐从。昔英国政府因库帑充溢，欲将国债全数归清，而英之富民，咸谓存之于家，不若存之于国，不乐收领。再三稟请，愿将利息减轻而后已。

夫财犹水也，惟患其壅塞，不患其流通。上下交征，则败国亡家之券也。上下相济，则亲上死长之心也。苟能示以大公，持以大信，试借民债，以给度支。成一济变之良规，即以保万世无疆之盛业。较前日开捐例以鬻爵，借洋债以捐国，设厘卡以病民，其利弊得失之相去，有不可以道里计者。万一贷之己民而缺，仍有不足，始可酌以微息，转贷邻封。考英法德美诸国借贷，行息三厘，多不过四五厘而止。若土耳其、波斯等国，则因欠债过重，行息过多，致利权授于他人，国势寝形微弱。中国幅员之广，矿产之饶，远胜泰西，人所共悉。入款甚多，而借款甚少。无须重息，可贷多金。前此洋债行息至七八厘以上者，非经手侵渔，即洋行扣折耳。

闻中国借券之股份，中外人争购之。每股九十五磅，有涨至一百零四五磅者。（外国之债股，分单时有涨跌，即俄国之钞票，亦有涨跌也。）由是观之，中国虽少出子金，仍能应手。闻我驻英某大臣曰：嗣后筹借洋款，应向英国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筹商。此两行专与各国挪借银钱，素有名望，人皆信服。常能以微息借巨费。五处银行，万不能及。洋人尝言：刻中国借银百万，必到汇丰、丽如等银行，说明所借之数，所给之息。指明某某口关税备偿，本利分作若干结，按结支付，限年还清。银行应允借款，收存文契，即将银如数兑交。此向来筹借洋款之情形也。该银行如果自有巨款，此法尚属可行。无如仅能担承，实非殷实。中国既与该行议定，该行即出具百两券票一万张，从一至万。买股者或买一张，或买百张，多寡不等。迨头结还款到期，何人之银先收，何人之银后付，不可预知。其故何也？盖券票之涨跌无定。券票跌则本钱恐缺，人思速还。券票涨则利息依期，人思久借。爰创拈阄之法，定还债之期，免疑该行有偏袒之弊。此等办法，虽极公平。然股多之人，本钱必有亏损。盖收回全数，或收回半数，非到拈阄之日，无从预知。断不能料理于先

。收回本钱，复入股分，大为不便。倘将来再筹借款，须设法补救此失，始易通融。必将放债诸人不便之事，代为通盘筹画。若稍有妨碍，势必增长利息，益受其亏。欲策万全，厥有二法。一曰立法。借银限定年月，一次全还。一日按结归款。先于券内载明第一结归还若干。第二结第三结归还若干。俾得早为料理。彼放债者亦乐闻某国借债建造铁路电线开矿治河一切富国之政，利息大而券票强，甚不愿出贷借人，妄作耗财无益之事。尤恶借债用兵，将银钱变作火药弹丸。万一亡国破家，则借款将成画饼。不但失去利息而已。驻英大臣之言如此。可深思其故矣。

我国家量入为出，本有常经。前时借债外洋，权应一时之用。金磅高下，既受巨亏。嗣后洋债一端，自应永行停止。况目前所借，并非外洋真正殷实商家。仍由银行担承后，每股百金，听中外商民购买。该行董事，转得上下其手，坐收利权。中国二十一行省殷实商民，为数不少。但使由户部及各藩库仿西法出给股票，每股百金，定期归还，按年行息，收放出入，诚信无欺，安见中外商民之信户部者，必不如其信银行，信中国者必不如其信外国乎？即万不得已再而借洋债，亦须统筹全局，审慎周详。不必再托在中国诸银行经手，以免辗转扣折，亏累无穷。但饬驻英使臣，迳向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熟商，行息不过四五厘。中国屡借巨费，素守信义，欧西各国，共见共闻，大可与其本国国债之息银低昂相等。苟还本之期，定以一二十载，则彼民之有费出借者，亦可作为产业，踊跃集费。盖贪利之心，中西无异。利可图矣，虑其不可恃，以致失利。利可恃矣，又虑忽借忽还，不能久享其利。亦中外具有同情也。

今中国息借洋款，以海关作抵，其诚其信，为天下万国所无。乃以此绝大利权，不授于己民，而授之于外国。且不授于外国殷实之富户，而甘授于外国奸狡之牙商。此所以洋款一事，遂为通商以来一绝大漏卮。而泰西各国有关之士，且然窃笑于其后也。则不知彼己之情者，决不足筹交涉，取利权也。

☆李东沅○论传教

窃谓外国传教之士，实中国召衅之由也。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阳托修和，阴怀叵测。而教民交涉之案，遂迭起矣。

夫泰西本基督一教，分而为三，一曰耶稣教，一曰天主教，一曰希腊教。其教或分或合，有盛有衰。而教士则必周游各地，劝导人民，使之尊奉其教，亦以行道为言。中国既许洋人传教，自必按照条约为之保护。而各教士所到之处，理亦应归地方官约束，不得干预公事。无如中国莠民每倚进教为护符，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

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缴公庭，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借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

传教者又往往不知底细，受其瞒耸，存心袒护，出面扛帮，常有被控在官，匿不到案，甚至犯法既经议罪，竟公然纵之出洋，致令无处缉凶，案悬莫结。而地方官恐启衅端，先存戒慎。又不知外国律例，办理茫然，迁就定讞。以至平民受屈，伸理无从，积怨日深，群思报复。于是拆教堂、辱教士，及民教互斗之案，层见叠出。虽迭经大臣查办，或以相距太远，未悉隐情，或以律例不同，各执一是。讯断殊形周折，定案每致稽延。彼乃恃强，多方要挟。首犯既已抵罪，毁物复索赔偿。有司既已谪官，藉口添开口岸。蔑理悖情，殊乖和约。

倘欲顾全大局，必须善筹良法，彼此遵守，永远相安。夫华民各具天良，稍明义理之人，从不为彼教所惑。凡进教者，或为财利所诱，不克自持，或以狂病未瘳，失其本性，或奸民倚为声势，或犯罪求为系援。必先有藐官玩法之心，乃敢作逆理拂情之事。夫教士虽属西人，而入教者固中国之黎民也。以中国之黎民，准彼传教，已觉曲全和谊，大度涵容。而又抑此伸彼，岂真欲驱通国之人，尽为教民而后快耶？其患尚忍言哉！

自后宜令入教之人，开列姓名，报明地方官，与该国外使，注入册内，并另编门牌，书教民二字，衣帽亦稍示区别。遇有事故，仍依华例办理。其与领事会审，不许教士回护。倘系现在案犯，及先未报明注册者，概不作教民论。径由地方官自办，教士更不得过问焉。至各教士有干预公事，挟诈多端者，应该重罚，立即咨请该国分使，饬遣回国，以儆效尤。

○论考试

三代以来，风俗敦庞，取士之途，乡举里选，惟重实学至行。宽其途以求士，故野无遗贤，严其制以用人，故朝无幸进。降而唐宋，严于取而宽于用。始当考试，斤斤然拘于一格。至今因之。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其取士也隘，则豪杰每有沉沦。其用士也宽，则庸佞不无忝窃。故举世奋志功名者，悉从事于此，老而不悔。竟有髫龄就学，皓首无成。尚何暇他顾哉！

闻西国设有数科，量材取士。虽王子国戚，欲当水师将帅者，无不兼习天舆地球格致测量诸学。初编行伍，以资练习。文案则自理，枪炮则自燃，即至贱至粗之事，皆不惮辛勤而毕试之。及功成名遂，致仕闲居，亦不废立说著书，以期传于当时，垂诸后世。至炮师医士，无不精于格物，通于化学。讼师亦须深明律例，考有文凭，方准行世。无论何学，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可起而行焉。

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刑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以致言行不逮也。然则，文科可废乎？曰：非也。千古纲常名教经济学问，皆从经史而出，悉由文义所生。惟须分列四科，拔尤表荐。一曰考证经史，以覘实学。二曰策论时事，以观卓识。三曰兼试诗赋，以验其才华。四曰博询政事，以考其吏治。拔真材以资实用，不愈于空言无补之帖括乎？

至武科设于武后之时，专以骑射技勇见长，与文科并重。而世之习武者，只求入彀，博取科名，即默写《武经》，亦仅如小考文童之恭钞“圣谕”而已。试以兵法，开卷尚属茫然。迨夫仕途既入，举凡训练弁卒，与夫水陆攻守之策，阴符壬遁之书，冥然罔觉。即使射穿七札，力举百钧，要亦匹夫之勇耳。一旦临敌将，何恃而不恐哉？是不教而驱之战也。迩来荡平小丑，建立大勋，皆非武科中人，则其所习非所用也明矣。然则，武科可废乎？曰否。今战守所资，藉以出奇制胜者，不外乎水师火器。今中国既已举行。惟机器尚制造未精，轮船尚驾驶未熟，枪炮尚施放未巧，行阵尚步伐未齐。即有谙练之人，亦苦不足于用。诚能分门别类，取精用宏，当于武科中，亦列三等以取将才。一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观其韬略。二问算学格致机器制造，以穷其造诣。三考测量枪炮高低命中及远以尽其能事。其能集众长者，不次超迁，以示奖励。专工一艺者，量材授事以广旁求。不愈于仅娴技勇骑射者乎？

然而欲作人才，先覘教养。今之学校书院，专事举业，而外邦之风俗政事，一概不知，且深以西学为可鄙。欲求一洞识时事，兼习中西者，实难其人。况当今海禁大开，藩篱尽撤，欧洲各国，无不肩摩毂击，互市通商。各恃富强，相为要挟。更宜练兵修政，选将筹边，断非醉草可以吓蛮，围棋自堪破敌时也。鄙见宜仿司马光十科之法，添设一科，颁天下省会。除小学堂外，各设书院，敦请精通泰西之天球地輿格致农政船政化学理学医学及各国言语政事文字律例者数人，或以出洋之官学生，业已精通返国者为之教习。所选学生，自十余岁至二十岁为限。须先通中西文字，就其性之所近，肄业四年，升至京都大书院，力学四五年。如果期满，造诣有成，考取上等者，即奖以职衔，派赴总理衙门海疆督抚，或船政制造等局当差。或充出使各国随员。如举博学鸿词之例。凡入院诸生，每年纳束修百元。如书院膏火不敷，由该地方官筹款补足。以冀渐开风气，实力研求。倘有别出新裁，造成一器，于国计民生有益者，视其利之轻重，准其独造数年。并给顶戴，以资鼓励。如此，则闻风兴起，人材众多。又何须朝廷遴选幼童，肄业泰西，致糜巨款乎？夫幼童万里从师，学业自卜其精进。惟少染外洋习气，情性或因而变迁，亦似非养正之道也。诚能变

通旧制，教育英才，为国家宣劳，为海疆保障，大用大效，小用小效，又岂特文章华国，咸夸凤之才，武艺超群，即列鹰扬之选也哉。

○论招工

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故先王行仁政以济贫乏，严法令以禁惰游，所以保我黎民，不致流离异域者，意良厚也。频年粤东、澳门，有拐诱华人，贩出外洋为人奴仆，名其馆曰招工，核其实为图利。粤人称之为买猪仔。夫曰猪，则等人于畜类，仔者微贱之称。豢其身而货之，惟利是视，予取予携。复闻猪仔一名，载至西洋，税银一圆。澳门议事亭番官收费银二圆，而又恐华官烛发其奸。于是上下贿蒙，诡计百出。且粤省拐匪，先与洋人串通，散诸四方，投人所好。或炫以货财，或诱以嫖赌。一吞其饵，即入牢笼。遂被拘出外洋，不能自主。又或于滨海埔头，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为负欠，牵扯落船。官既置若罔闻，绅亦不敢申诉。每年被拐，累万盈千。其中途病亡及自寻短见者，不知凡几。即使抵埠，悉充极劳极苦之工。少惰则鞭挞立加，偶病亦告假不许。置诸死地，难望生还。或谓猪仔落船，皆经番官讯问。不愿者立遣回籍。其飘然长往，绝无顾虑者，皆属情甘。似非刑驱势迫。不知拐匪奸计百出，贿通上下。即使番官审讯，悉属拐党替冒。并非本人一一过堂。释遣回籍之文，适以欺世。心狠手辣，踪秘术工。且其中不乏富贵之家，单传之子，误罹陷阱，望断家乡，一线宗祧，于焉中绝。言之酸鼻，闻者伤心。

夫贩人出洋，本干例禁，亦为西律所不容。昔年有贩阿洲黑人为奴者。经英国上下议院集商禁止，出费数十万，悉赎之还尽行遣释。而严申禁约，弊绝风清，诸国无不称颂其德政。美国南北之战，其始以禁止贩奴而起。后卒设法禁绝，一视同仁。今汕头等处，诡秘难知，而澳门一隅，彰明较著。夫澳门本香山县属，即归洋人管辖。我朝宜申明条约，遣一介往责西人曰：贩人出洋为奴，实干例禁。各国共知，公法具在。查历年运往外洋之人，皆我赤子。不少富家宦族，墨客寒儒。据生还之华佣，述其苦况，几同地狱。然细核所由半皆受骗于匪人，非真立有合同，甘心远适。试为平心而论，易地以观。倘以此待贵国之人，其果能乐受否乎？贵国嗣后，当饬地方官留心查察，并禁船主不得私行运往。如敢故违，一经访察，或被告发船立充公，人即定罪。如此，则理直气壮，洋人自当折服矣。

☆李钟珏○索逃犯议

泰西公法，最重匿藏他邦逃人之罚。而待中国不然。中国罪犯逃至他国地界者，务为蔽护。官府百索不得。如去年粤东一犯，逃在香港，又犯西律，监禁狱中。委员往索，多方阻勒。犹曰于彼亦有案件也。其他之罪大恶极，必不可恕者，一至其地，若无事之人，毫无忌惮。如昔年奉旨严拿之某犯，逃在新加

坡，公然戴已革之顶，插身官场，干预公事。此尤无忌惮之至者矣。

所以然者，当中英前届换约之日，未将此条切实更定，至今得以藉口。夫中西文法不同，往往同一语言，轻重互异。立约之时，苟不悉心细绎，一字含浑，他日即受牵制。即如中英和约第二十一条载：中国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住英国船中者，中国官照会英国官，访查严拿，查明实系罪犯，交出等语。细绎和约原文曰：逃在香港，则出港一切，如南洋各埠，皆不在此约矣。曰：潜住英国船中，其洋文亦专指在港之英船而言。则出港一步，其他英船亦不在此约矣。当立约之日，以交涉只有香港一地，故如此立言。今也租界日辟，南洋各岛，尤为逋逃渊藪。亟宜重定约章，务照泰西公法，一例办理。现届下次换约之期不远。窃以为此事实为换约时第一要务。盖邦有常刑，斯有纲纪。使罪犯皆可巧避，则纲纪不振，而天下从此乱矣。

余常询诸西士之达时务者曰：公法既重逃人之例，何以独收中国犯人，岂非显悖公法耶？抑真外中国于公法耶？曰：非也。泰西重公法，尤重教。吾教以仁慈为主。彼犯人者，求生而未。若捕而送之，是速其死矣。为教主所不忍。曰：然则，西国犯人何以互交乎？曰：中西律例，轻重不同，刑法各异。西国人命重案，只有监禁。而牢狱亦洁净。中国一入狱中，备受苦楚。无论绞斩极刑，即审案时每至血肉交飞，哀惨难状，皆为吾教不忍。昔年香港曾交一犯至粤，后有教士某在法场，亲睹凌迟之惨，上告教王。教王恻然。爰登新闻纸，引为深戒。不然，西国何爱于罪犯而甘受逋逃藪之恶名哉？观教士所言，未始无故。我中国断不能枉法以就彼教。然他日换约时，亦当揭明此意，稍示变通矣。

○禁猪仔议

南方以物之稚者曰仔。猪仔者犹言小猪也。闽广两省生齿繁盛。当海禁未开，南洋群岛如苏门答腊、加拉巴、小吕宋等处，中国人民商贩出洋，家于其地者，不可胜数。海外获利数倍。内地愚民艳之，日趋日众。然皆因其戚友，安然无害。未尝有拐骗贩卖，驱良民而置之死地者也。

同治初年，泰西英荷诸国，开辟荒岛，乏人垦治。以重赏诱往作工。遂有贩卖猪仔之事。当时闽之厦门，粤之香港，澳门，公然设馆。被拐者驱入舟中，繫其手足，如载群豕，其苦难言。及至外洋，更遭惨酷，十必死五。而奸民则坐获重利。后经地方绅士，据情禀报，上达总署，通行沿海各省，严密查禁，又照会英国，定以三十余款，可谓详备。而英国不允，其法未行。特猪仔之馆，不复公然开设。比年以来，较之同治间，风亦少息。然厦门、香港、汕头，每一轮船开行，凡下舱搭客，往往数百人，多至千余人。其中自愿出洋者固多，而被拐之猪仔，何船无之。中国虽不设馆，新加坡仍有客馆，专收猪仔。

前年中国驻坡领事官，设法议禁。英员不允。后经移请潮惠嘉道出示查禁，以为清源之策。而示悬旬日，卒为驻粤英领事断于大府，檄令收回。于是拐贩之徒，知中国禁令不行，益复肆行无忌。上年粤东火船，查出被拐良民至六十人之多。则其他之未经破案者，可知矣。

为今之计，欲与西官商禁，则总署之照会，且不允行矣。地方之告示，且不准凭矣。即执公法舆论，亦必强词夺理，徒费口舌。惟有责成就地绅士，购线查缉。其法在闽粤沿海各州府，选择公正绅士，论以缉匪之事。每一轮船开行，于埠头密查下船之客，必一一过目。如遇形迹可疑，详细盘究。平日又访查拐匪，不使入境。绅士不同委员，气谊联而耳目近，访查较易而确。此犹古者守望相助之法。彼外人不能阻我者也。况闽粤人好仗义。凡有益地方之举，皆肯为官府将伯之助。近年粤东清理匪乡一事，亦经绅士帮办。以之助禁猪仔，焉有不乐从哉。此诚简便易行之策也。

☆张树声○戒粤民出洋谋生示

照得粤省贫民，多有搭船出洋，自谋生业。如果本人情愿出外，并无别情，原可听其自便。但定章民人出洋，必须自备川资者，其中用意，民间未必深知。今特为尔等一详言之。查民人由粤出洋，道途远，盘川在所必需。现在每有华商洋船，搭客至檀香山埠。凡华商租船之费用，即出自搭客之川资。若尔等果能将应给川资备足交清，然后上船出外，则抵埠后，我朝设有领事官，一切下情，不难赴诉。即佣趁营生均可自由己便，不致受制于人。倘不能自备川资，因向租船之华商立单借贷，约期以偿。在尔等以为到埠后设法图维，即可清还借项。不思尔等在中国梓桑之地，尚无力自备川资，岂远涉外洋数万里之遥，人地生疏，转能筹偿欠项？势必受人挟制，逼令当工，订立合同，分年还欠。又将人作押，转揭银两，扣还所借川资。尔等远适异邦，身难自主。或听其转卖他处，或被其勒当苦工。虽有中国领事官，无从查悉。必将异地稽留，痛室家之远隔。甚且终身沦落，归乡国以无期。去就死生，皆难逆料矣。是以定章，民人出洋，川资必须自备者，职是故也。近日省城有等奸商，租赁外国船只，搭客出洋。往往借与川资，议立期单，于到埠后当工偿欠。又虑稽查委员查询，究出弊端。则诱令搭客，混认川资系由自备。愚民无识，往往堕其术中。该奸商等张狡谲，各搭客因为所欺，即外国洋船之船主人等，亦只知其租船搭客，不知其以搭客影射招工。此等奸商设陷愚民，实属罪无可逭。本部堂院已札饬地方官严拿究办，以警将来。至华民出洋，向章应由各铺户出具保结，声明各搭客均系自备川资，并无被人拐骗情事，并不许滥保匪人。各该铺户人等如果访查明确，各搭客委系自备川资，情愿前往，并非被人招诱拐骗，平日亦属安分之人，自可仍照向章出俱保结，不致无端波累，枉受株连。倘

该铺户等并未查明，辄将借贷川资之搭客，及不安分之匪人，率行滥保。一经告发，或被查出，定即一并查究，决不姑宽。

☆王旒○钞币议

三代以上，君民相通，但有足民之事，更无足君之事。必百姓足而后君足，犹子孙富而父母未有贫者也。三代以下，君民相隔，既有足君之事，又有足民之事，且必君足而后百姓足，犹父母富，而子孙亦未有贫者也。夫欲足民，莫如重农务穡，欲足君莫如操钱币之权。然而往往不能操其权者，何也？盖自毁钱为器，起于工匠，而利权一失矣。铅钱私铸，窃于奸民，而利权再失矣。外洋钱币，行于中国，而利权三失矣。银价低昂，操于商贾，而利权四失矣。钱票仓券，出于富户，而利权五失矣。今欲操钱币之权，莫如禁银而行钞而又尽去其弊，则国用常足，而民财同阜矣。请综钱币之源流论之。

后魏团谦之曰：尧遭大水，以历山之金铸钱，汤遭大旱，以庄山之金铸钱。夫古者分国而治资于粟帛者重，而资于钱币者轻，故非水旱，要可不铸。后人或以珠玉龟贝刀布为币，未尝专以银与钱也。郑司农释诗，抱布贸丝云：周人以布广二寸，长二尺，凭官司印书其上，以为民间贸易之币。此即行钞所。汉武帝造白鹿币，唐宪宗用飞钱，又为行钱之渐。至宋张咏始行交子。宋孝宗以内帑金帛，易楮币藏于内库，一时楮币重于黄金。沿及金元皆用纸钞。明初亦行宝钞。至英宗有米麦折银之令，弛用银之禁，由是有出无入，而钞遂不行。迨崇祯十六年，生员蒋臣奏行铜钞，帝意欲用纸钞，因流贼渡河，其事遂止。夫自宋迄明凡行钞四五百年，本朝顺治中，亦尝兼行钞币，苟其有害无利，安能行之如其久哉？按明户部侍郎倪元璐，尝欲行钞，其时省臣条陈十便，一曰造之本省，二曰行之途广，三曰赍之也轻，四曰藏之也简，五曰无成色之好丑，六曰无称兑之轻重，七曰革银匠之奸偷，八曰杜盗贼之窥伺，九曰钱不用而用钞，其铜尽铸军器，十曰钞行而银不行，其银尽实内帑。此十者，惟末二条立法尚未尽善，盖钞可用，而钱不可废也。银虽可废，宜仍散之民间为器饰，而不宜尽实内帑也。其余皆至论名言，无可疑者。而蒙细推行钞之利，其实不止此。如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则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之财源，其大利一也。万物之利权收之于上，布之于下，则尊国家之体统，其大利二也。外欲不得以其币行中国，则动远夷之畏服，其大利三也。奸民谋逆，类皆以财利要结人心。国家财用不竭，则消奸民之逆志，其大利四也。用银有白纹元丝洋钱之不同，行钞归于画一，则齐天下之风俗，其大利五也。钞法既行，收铜以供鼓铸，则极钱法之精好，其大利六也。钞值既有一定，商贾不得低昂之，则绝民心之诈伪，其大利七也。富家或以土窖藏银，历久不用，银益见少，今举而变之，悉出易钞，则去壅滞之恶习，其大利八也。

钞式宜变从前，分为七等，大钞书《孝经》，其次书印先正格言，俾民识字，则寓教民之深意，其大利九也。凡漕务河务盐务皆有积弊，当厘人不敢议者，恐经费不足故也，若行钞无难更定章程矣，则除万事之积弊，其大利十也。国计大裕，捐例永停，即捐衔亦可无庸，则重朝廷之名器，其大利十一也。一切取民者从薄，予民者从厚，则行千载之仁政，其大利十二也。

夫天下无不弊之法，而常恃有救法之人，而欲图天下之大功，必先破众人之论。人徒见宋金元明行钞不能无弊，遂以为不可行，不知皆立法未周之故耳。今试言其弊之大略。一则单纸易坏，而不知装潢糊表也。二则式印苟简，而不知宜镂版精工也。三则钞文但书刑律，无可观玩也。四则印章不多，难于辨别也。五则中统钞自二贯至十文，分为十一等，太琐屑也。六则中统钞止于二贯，民犹不便也。七则钞值二贯者，止费钱三四文，资本太轻，纸幅狭隘，程式不精也。八则有司以出钞为利，入钞为讳也。九则民以旧钞换新钞，必增工墨费，每贯三分也。十则旧钞行用，每至简阅也。十一则钞法屡更，使民疑也。十二则不铸钱，而钱日少也。十三则仍杂用银也。十四则专利于上，而不能行惠于民也。十五则虽设严刑，而未尽防伪之道也。

今诚能一一悉去其弊，则行钞者，宋金元明之法也，而所以行钞者，固非宋金元明之法也，岂非理财之善策哉！嘉庆年间翰林学士蔡之定曾奏请行钞。然徒言行钞，而不知去弊之方，则无以全收其利而不受其害，宜其议之不行也。夫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然苟有治人必有治法，而立法之善，不过即弊法而去其弊，所谓胜者，所用败者之谋也。蒙尝博观载籍，遍访通人，有言行钞之利者，必与之深心商榷，而究其理。有言行钞之害者，必与之反复辩论，而穷其故，实见钞法之行，利及百姓，而非止国家也，利及万世，而非止一时也。故为考证八条，目四十，问答二十，以破众人之论。乌菟之愚，俟有言责者择焉。

○原钞之始

元何异孙曰：郑司农释《诗》：“抱布贸丝”云：周人以布长二尺，凭官司印书其上，以为民间贸易之币，此用钞之始。

按司农此条，见《周礼》注，余初得之，谓可以证钞法。后检旧本《十一经问对》，则知何异孙已先我言之矣。今《通志堂经解》所刊《十一经问对》删去此条。

汉武帝时禁苑有白鹿，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绩为皮币，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按一皮而值四十万，其值太重，窥此意止欲取王侯宗室之利，与民间无预也。

唐宪宗行飞钱，令商贾至京师委钱给，券轻装趋四方，合券取之。按飞钱合

券取钱，即交子之权舆。宋太祖置便钱务，许商人投牒输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

按此亦飞钱之意。

宋仁宗元年，置益州交子务。初张咏知益州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后富民稍衰，争讼不息，转运使薛山张若谷请置交子务，以权其出入，禁私造者。帝从其议，立务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缗为额。

按商贾惮于重赍，交子之设，正以便民。今民间自行会票则交子之用，隐操于富户矣。○造钞之法

宋史云：景定四年，以收买逾限之田，复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咸淳四年以近颁见钱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公私擅减者，官以赃论，吏则配籍。五年复申严关子减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

宋高宗二十四年，金使置交钞库，金以铜少造钞引，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用。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诸路置官库受之，每贯取工墨钱十五，公私便焉。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古行交钞法。王文统立十路宣抚司，示以条格，欲差发办，而民不扰，盐课不失常额，交钞无致阻滞，遂行中书省，造中统元宝文钞，立互市于颍州漣水，光化军交钞法，自十文至二贯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诸路通行，赋税并听收受，仍申严私盐酒钞糶货等禁。

按金元用钞之初，皆见其便。迨行之久，而其弊渐生。于是议更造，愈更造，而弊愈生，其故有由也。金之钞初止十贯，而其后乃有二百贯至千贯者。元之钞始止二贯，迨桑哥造至元钞自一贯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贯视中统钞五贯文，是方尺之纸，值钱五千文也。武宗造至大钞凡十三等，每一贯准至元钞五贯，是方尺之纸，值钱五万文也。先后轻重不伦，无怪乎视为虚券，而不可行也。斯固由更法之弊，而亦创制之初，未能斟酌至精也。然则欲行钞者，必立法之始，详审精密，先求尽善一定之后，更不改造，而后钞可永行矣。

金史云：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又曰：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横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转其钞，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或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若到库支钱，或倒换新钞

，每贯量克工墨钱若干文。库掏攒司库副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钱处合同用印依常例。

按金之制，钞法亦备矣，惜其尚未知装潢精工，使不至易坏也。至于命善书者，书先正格言其上，富民而兼寓教民，不尤善乎。

《元史》云：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值，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钞印用木为板，十三年铸铜易之。元至大四年罢行至大银钞铜钱。杨朵法曰：法有便，不当视立法之人，为废置。铜钱与楮币相权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废耶！言虽不用，时论是之。

按以钞为不可废，以钱钞为宜兼行，自是确论。

元顺帝十年，欲更钞法，吏部尚书契哲笃迎合宰相脱脱意，请以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国子祭酒吕思诚曰：中统至元自有母子，岂有以故纸为母，而立铜为子者乎？又曰：钱钞用法，见为一致，以虚换实也。今历代钱与至正钱，中统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虑下民藏其实，而业其虚，恐不为国家利。契哲笃曰：至元钞多伪，故更之。思诚曰：至元钞非伪，人为伪耳。至元钞人犹识之，交钞人未之识，伪将滋多。契哲笃曰：钱钞兼行何如？思诚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乎？

按以钞为母，以钱为子，钞数多而钱数少，钞以便总统之用，钱以便零析之用，此法未尝不善。第当于立法之初，先定其规，而慎守之。元世先废钱不用，至顺帝时钞法极弊之世，承仁宗罢行银钞铜钱之后，而欲更法，宜其不可行也。契哲笃诚未达时务，而吕思诚之言，亦岂极至之论耶？

陆世仪曰：古有三币。今亦有三币，古之三币，珠玉、黄金、刀布，今之三币，白金、钱、钞。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皆粟与器械耳。粟与器械，持移量算，有所不便，于是乎代之以金，是金者，所以通粟与器械之穷也。所谓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厘毫市易，则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钱。钱者所以通金之穷也。所谓顿不如零也。千里赍持，盗贼险阻，则金与钱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飞钱，今之会票，又所以通金与钱之穷也。所谓重不如轻也。识三币之情，则知所以用三币之法矣。

按此论三币甚确，知重不如轻，则知钞之不当废矣。

高珩云：钞法亦可救急。若大粮商税，非钞不收，则钞法立行，上操利权，出无尽而用不竭，又安用朱提为乎！唐法为租为调，元明开国之初，皆以宝

钞济用，不专重金银也。

○究钞之法

宋史宝佑四年台臣奏：川引银会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无收。今当拘其印造之权，归之朝廷，仿十八界会之造，四川会子，视淳之令，作七百七十陌于四川，州县公私行使，两料川引并毁，见在银会姑存。旧引既清，新会有限，则楮价不损，物价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从之。

宋沈括曰：钞法数易，富家不蓄钞而蓄钱。

宋徽宗改四川交子为钱引，新交子一千，当旧交子四千，交子法大坏。

金赵秉文曰：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而已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

金赵伯成曰：更造之法，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之。

按前朝行钞，皆在开国之初，而行钞无弊，尤在一朝极盛之时。元始祖明太祖皆开基之主也，宋仁宗金世宗皆一朝极盛之时也，宋孝宗亦南渡后之盛时，成祖亦当明之盛时，故钞法通行无弊。明庄烈帝当末年危殆之时，方思行钞，尚何及哉！所以虽有倪元璐之才，终于不可行也。

本朝顺治八年，行钞贯之制，是年始造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有奇。自后岁以为额，至十八年即行停止。

按前朝于铜钱之外，皆兼以钞为币，本朝始专以银为币钞，惟顺治年间曾暂行之。后以国用充余，遂行停罢。论者谓国初制钞甚少，故暂行无弊。然苟敛散有术，制度精工，虽多造常行，亦可以有利的无弊也。

○防钞之伪

宋史赵开兼宣抚处置使司，疏通钱引，民以为便。宣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张俊欲从有司议，当以死。开白浚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矣，鲸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浚称善，悉如开言。

按此亦权时善处之法，然伪引加印为真，则当时立法之疏可见矣。固不若多为印特造佳纸，尤使之难于作伪也。

宋孙甫监交子务，或以伪造多犯法，欲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铁钱可以私铸。但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

按甫之言，可谓通达国体。若因有作伪而废之，是因噎而废食也。

宋史高宗三十二年，立伪造会子法，犯人处斩，告者赏钱十串，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

宋史淳熙二年，宗正丞韩祥奏：坏楮币者，只缘变更，救楮币者，无如收减

。自去年至今，楮价粗定，不至折阅者，不变更之力也。今已罢诸造纸局，及诸州科买楮皮，更多方收减，则楮价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数虽损，而伪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言之，其所入之数，宜减于所出之数。今收换之际，原额既溢，举者未已，若非伪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迨十七界之会子，印以杂用川杜之纸，至十八界，则全用杜纸矣。纸既可以自造，价且五倍于前。故昔之为伪者难，今之为伪者易，人心循利甚于畏法，况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臣愚以为抄撩之增添纸料，宽假工程，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者上也，禁捕之法，厚为之劝，厉为之防，使人不敢为伪者，次也。

按此论防伪之法，极精切。

《金史》曰：高汝励言钞法，务在必行，府州县镇各籍辨钞人给以条印，听与人辨验，随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钱即止。每朝官出使，则令体究通滞以通闻。

按欲防伪，则必为民间立辨伪之人，此法决不可废。

《元史》：林兴祖至治中知沿山州，沿山素多伪造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友文奸黠悍鸷，因伪造致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兴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张榜禁伪造者，且立赏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实斥去，又有告伪造二人并赃者，乃鞫之。款成，友文自至官，为之营救。兴祖命并执之狱，具逮捕其党，悉置之法。

按钞之利厚，民必思伪造，虽立严刑以禁之，而伪造者，犹冀其事之不败露也。若非立赏募告，则人以为首告者，损人而不利己，非素有仇怨，又谁肯为之乎？兴祖之治沿山善矣。窃以为伪造者，既重其罪，凡亲族邻里，知而不举者，皆当缘坐，而首告者，必予重赏。凡官长能发觉逮治者，必立予迁擢。如是则人皆畏法悦赏，而伪造之弊自绝矣。

○重钞之术

宋孝宗以内帑金帛易楮，藏于内库者四百万，行于民间者仅二百万，一时楮币重于黄金。龚茂良奏：闻得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一为免税，二为省脚乘，三为不复折阅。以此观之，大段流通。叶衡奏：今诸处会子甚难得，宜量行支降行使。上曰：未可，向来止缘所出数多，致有今日之弊。今须少待，徐议施行。上又曰：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按孝宗谓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是诚然矣。然亦不患其出之多，而第患其入之少。苟收敛有术，则钞亦流转于上下而无穷，奚至于多而轻哉。

《宋史》云：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方得无弊。淳熙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十一年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

金明昌三年，敕尚书省曰：民间交钞流转，当限其数，勿令多于见钱也。按此亦同宋孝宗之意。

明昌中宰臣奏：民间所以难得钱者，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在唐元和间，尝限富家过二千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以五之一赏告者。上令参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三万贯。

按唐制过五千者死，其法太重，富家多蓄钱，罚之足矣。钞法行恐民蓄钱而不蓄钞，斟酌此法行之可也。

金承安二年，宰臣奏：旧立交钞法，凡以旧易新者，每贯取墨工钱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贯例，每张收八文。既无益于官，亦妨钞法，宜从旧制便。若以钞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墨工钱贯可收十二文，买盐引者每贯可权作一贯一百文。

按工墨费钱愈少，则民愈便。宰臣以为有妨钞者法谬也。若一贯之钞，而权作一贯一百文，使民乐于用钞则可行。

金高汝励曰：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子，钞虽弊不伪，亦可收纳。去都邑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之，皆可相易。更虑无合同之地，难以易者。令官库凡纳缗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新钞。如此，则缗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金泰和时，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用交钞，不得用钱。

又孙铎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正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钞渐重，可以流通。

按此三说，皆所以使钞之必行。或问行钞可决信民之乐从否？曰：可。但当图之以渐，而用之有术尔。盖钞之利厚，必分散于官与民，使各享其利，然后行钞可常久不废，此能使钞必行之术也。

《日知录》云：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货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按既禁用金银所以重钞也，而未几即许民易金银以进，是自坏其法也。顾亭林先生钱粮论，谓不收钱而收银，则河北之响马必多矣。此可知用银之弊，易

长盗贼。盖钱货重实，盗贼所取无多，则因而止者多矣。若用钞则又轻而易藏，盗贼既不能知觉，又可多为标识，则窃之必易于败露，亦弭盗之善术也。夫以钞之虚为之母，以钱之质为之子，子母相权，民已甚便，又何为而必用银乎？明初觊于用银之利，故自弛其禁。而不知其长盗贼之风，启谋财害命之端，卒至开矿殃民，而国用益以不足，此计之失也。

○钞论之用

《金史》曰：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惮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

《金史》曰濮王守纯以下，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间，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唯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令不能信，且恐新券之复同旧券也。

按量其所支，复敛于民，自是善术，第患奉行之不力耳。金宣宗问：钞法如何而通？刘炳对：以敛散相权，则钞法通。

元世祖尝问太保刘秉忠钱币之法。秉忠对曰：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沙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不合于宜。于是绝不用钱。

按用钞自有便处，然何必废钱。刘秉忠不以正对，而为此穿凿之谈，何也？

○钞弊条目四十

一、钞分为七等，曰五千贯，曰千贯，曰五百贯，为大钞。曰百贯，曰五十贯，为中钞。曰十贯，曰二贯，为小钞。大中钞当今会票之用，小钞当今钱票之用。

一、二贯以下无钞，更铸当百当十大钱，以便民用，钱为三等。

一、纸类甚多，造钞务选佳纸，洁白光厚耐久者，既用造钞，即禁民间不得买卖此纸，以防作伪。窃拟高丽纸佳者，即可造，其劣者听民间行用。

一、五千贯钞，用纸三丈，阔尺二寸，千贯用纸二丈五尺，五百贯用纸二丈，百贯用纸一丈五尺，五十贯用纸一丈，十贯用纸五尺，二贯用纸三尺。大钞命善书者书《孝经》其上，真草篆隶俱可。中钞半书半印，用先正文，如《原道西铭》之类。小钞用桐板印文其上，如程子四箴，朱子家训之类，务极精工。

。

一、大钞中钞，装潢成卷，小钞亦糊裱行用，以防易坏。一、大钞中钞行用时，或以金石木革为函，小钞以绡素为函。

一、以金玉水晶银铜倩好手雕为五印，各有官掌之，又分三等，大钞用大印五，中钞用中印五，小钞用小印五，以朱砂好印色印其上，违者罪之。

一、造二贯之钞，尤贵精工，必费本二百余文。铸大钱必极工巧，以防伪铸。

一、行钞先从京师起，以次渐及于各省，约数期年，然后遍及天下。

一、造钞发于各省布政司为印记，发于各府又为印记，发于各县又为印记，发于钱庄，钱庄又为印记，然后行之民间，则易于辨伪。

一、以大钞中钞，发与各银号，即禁其不得私出会票。如领一万贯钞者，半年之后，核其换银若干。如已用完，则收其银，如钞十千贯之数，以一分之利与银号。

一、以小钞及当百当十大钱，发与钱庄，即禁其私出钱票。民以银易钱，即以小钞与之。如银数不满二贯有零者，则以大钱与之。半年之后，核其所入银数，而收其十之九，以一分之利与钱庄。

一、民以银易钞，在下令半年之内，准加一分之利，与之一年之内加五厘之利，与之一年之后，照时价不加。一、民以钱易钞，以钞易钱，钱庄准取百分之一，不许多取。

一、钞之出入，经吏胥之手，亦准取百分之一，但取之官，不取于民。如有勒索，严治其罪。一、随在设立办钞之人，官给以禄。

一、钞既各分省分，易于稽察，又令通衢大邑，设立官局，民以他省钞至者，验明准其换本省钞行用。一、民以钞纳钱粮及关税者，二贯之钞，准作二贯二百文用。

一、小钞行用既繁，虽糊裱尚不免易于霉烂。但辨其非伪，许将霉烂之钞，纳钱粮关税，惟止作二贯用，更不加二百文。既纳之后，解部焚毁，以免倒换之弊。

一、下令，二年之后，钞法通行，禁民间不得以银为币，惟为器皿不禁。私以银交易者，没入其银与物，以其半赏告者。

一、禁银之后，募商人领银开设官局，拏造银器，以减半之价，售于民间，使银价益贱。民以银易钞者，亦作半价。

一、设立收银之局。民间有卖铜器者，官为重价收之，以供鼓铸，禁绝拏造铜器之铺。惟锁钮乐器，不禁。其余铜器不准民间买卖，胥吏不得向民间搜括旧藏铜器，以致骚扰。

一、钞贯文有一定，私减钞价者有罪。一、造钞之后，必二十年，然后添造新钞。一、监造官钞时，不得刻减工费，以致不如程式，违者罪之。

一、伪造者斩决梟示，出首者赏钞百贯，更籍犯人之产予之。胥役能捕获者

，亦如之。官长能发觉，立予迁秩。邻族知情不举首者同坐。如始系同谋，而能自部者，免罪受赏。

一、各处官库俱令积钱如民间钞多，即发钱收买，不令民间壅滞。一、小民误用伪钞，更不加罪，惟更究其伪造之人。

一、民间藏钱，非典当钱庄字号，不得过一千贯，如违禁没入其钱十之五，即以五之半赏告者。

一、行钞之初，内外官俸各加一倍。本俸暂与以银，加俸悉给以钞。俟钞法通行后，官俸各加数倍，悉给以钞。

一、书钞之人，予以重禄，如有官爵者，纪功迁秩。造钞出力者，立予议叙。

一、行钞之初，必加惠于民，蠲免逋欠，优恤耆老，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地方官能奉行钞法无弊者，必予加级纪录。一、令学中稽察贫士，给钞周恤。

一、民有鳏寡孤独，及遇水火凶荒之灾，皆发钞赈给。一、地方有水利当兴，及荒土可耕者，皆发钞修治。一、行钞之后，关税田赋盐课皆议减。

一、商人与外洋交易，准以钞向沿海地方官局易银去。及还，准以银易钞，出入之价如一，银器不准载入外洋。

一、外蕃贡使入朝，欲市中国之货者，准以银易钞行用，则外蕃亦重中国之钞矣。

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钱币当问商贾。予乡里多富商大贾，故与精于会计者，参酌事情，思其兴利防弊之法，略备于此。非敢据史册陈言，徒侈书生之论也。

○附钞币问答三十

或曰：国家之成法，不可改。答曰：世祖章皇帝八年尝造钞，每岁十二万，至十八年因国用充裕停止，则用钞正所以复祖制，何嫌于改法？且语云：利不百不变法。今行钞视用银，岂止百倍之利乎！

或曰：天下方处全盛之时，若行钞则示民以贫矣。答曰：苟财匱已极之世，虽欲行钞，而民不信。正惟当全盛之势，而生齿日繁，经费浩大，王制所谓积三十年之通者，不可不豫为之计耳。此乃所以开富足之源，安得谓示民以贫哉！

或曰：钞乃末世之所用，恐不可行之。答曰：宋太祖始立便钱务。至仁宗时立交子务，正宋极盛之时。金元两朝，皆开国时用钞。金世宗有小尧舜之称，其时亦盛行钞。明太祖开基之主，亦造宝钞。至崇祯时欲行钞而不及行，非钞之有害于国也。而论者以为末世之政，岂不冤哉！

或曰：恐伪造者多。答曰：既特造佳纸，多为印信，钞直重者，又令善书者

书之，则作伪者，必先造伪纸，又刻印信，再摹字迹，有一不肖，其奸立破，较之私铸钱，伪造银，其难数倍。而又随处皆立辨钞之人，重法以诛作伪之人，重赏以奖告伪之人，则伪造自可息矣。

或曰：恐民不乐行钞。答曰：今京师民间贸易，皆用钱票，远方商贾，皆用会票，已不异于用钞矣。间有钱庄歇闭，而票不能取钱，则民受其害，而民终肯用钱票者，以便易故耳。况国家所用之钞，有散有收，永保无虞，钱可易钞，钞可易钱，便易之极，而民翻不乐从乎？

或曰：今钱漕一经胥吏之手，即有浮收，若行钞则弊更不可测。答曰：钱漕所以能浮收者，以每县各分疆界也，故胥吏得以持权。若换钞则所设官局钱庄甚多，随地可以换易，胥吏安得持权？且钱漕不许包完，故胥吏得以勒制小民。苟以钞纳税，尽可托绅士代纳，胥吏又安敢勒制之乎？又按钱漕之浮收也，彼亦有所借口也，曰米色之丑也，解费之重也。若行钞，彼又无所借以为名矣。吾正恐胥吏之无可作弊，而奉行不力，故加百分之一以予之，岂惧其侵渔乎？

或曰：银与铜乃坚刚不坏之物，而钞不可久。答曰：昔之造钞，制度苟简，故易于毁坏。今之造钞，程式精工，纸料坚厚，大者装潢成卷，藏之于函，可数百年不坏，小者裱糊行用，二贯以下，仍用钱，则不至于甚繁，虽小钞亦可十数年。即有霉坏，仍准其纳粮充税，解部焚毁，可以免倒换之累，于民无损。若虑水火之虞，则以皮木为函，可以入水不濡，以金石为函，可以入火不，何易坏之有？

或曰：以楮为币，是以无用为有用，近于欺民之术。答曰：铜之为物，寒不可衣，饥不可食，圣人制为钱，以奔走天下，是亦以无用为有用也。设令三代上有纸，安知圣人以之造币乎？若必以有用为币，则有用莫如帛，然固不可以为币明也。

或曰：恐物价腾踊。答曰：物价之所以贵者，以物少而钱多也。今以钞易银，钱不为之多，而物不为之少，物价何以腾踊乎？

或曰：恐犯罪者多。答曰：伪造既难，则犯者自少。至于民之换钞，既获一分之利，彼自愿从，朝廷未尝强之使换也。盖立法但禁伪银，不禁藏银，何犯罪之有？且从此而铅钱伪银之弊绝，盗贼劫银之风亦绝，则狱讼可省，而论者反虑犯罪者多，谬矣！

或曰：用钞但利国耳，于民何预？答曰：国用既足，则加官俸，吏增禄，田赋可减，关税可轻，鳏寡孤独皆养之，由是兴水利，垦荒田，积义仓，修学校，使将天下无一夫之不获，岂止利国已哉！

或曰：何不银钞兼用？答曰：苟欲两利而俱存之，则银与钞，必互相低昂

，而其价不能画一也，明之已事可征矣。明初禁银不用而钞行。其后，自弛其禁，而钞渐不行。故必废银不用，而后钞重也。

或曰：何不并钱废之？答曰：既用钞，则用钱之处自少，若必并钱废之则钞必琐屑而不可行也。

或曰：天下之银，尽收于上，民间不虑其空乎？答曰：银既收于上，上亦无所用之，则当减价，仍散之于下，使民间得为器皿，但当严禁其为弊耳。如是则银价必甚贱，而钞益宝贵。此本齐高帝金土同价之意，而善用之者。

或曰：宋孝宗言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今准天下银，而制钞无乃太多？答曰：以天下论银之行用，本虑其少，则以银易钞，适如其数，虽倍加之，尚未至于多而轻也。且必二十年后添造，自不患其日多也？

或曰：宋富公弼言交子之法，必积钱为本，今行钞而不以积银为本，安在可行？答曰：此又古今时势之不同。古人以钞代钱，相辅而行，故必积钱为本。今则以钞易银，废银不用，安用积银为本哉？百姓有万亿之银，国家造万亿之钞以易之，民间所有之银，即国家用钞之本，与宋之时势异矣。

或曰：马端临言用钞则下无犯铜之禁，今何以用钞而复禁铜？答曰：必禁铜为器，方可绝私铸私毁之两弊，又不遽禁铜，而以钞买之，则民亦乐从矣。较之贾谊七福之说，刘秩五利之议，更为便易。

或曰：银可分用，而钞难零折。答曰：钞既分为七等，又有钱三等以佐之，亦何事其分折乎？

或曰：恐事涉烦扰，未免骇民。答曰：今天下簿书出纳，律例科条，其事甚琐，不闻厌其烦扰。岂以操天下钱币之大权，而可虑其烦扰乎？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又何骇？

或曰：中国既不以银为币，银必入于外洋。答曰：外洋欲市中国之货，必先以银易钞。彼之银有尽，而吾之钞无穷，则外洋之银，且入于中国，而中国之钞，且行之外洋矣。岂虑银之入外洋哉！

或曰：万一国家复用银，而不用钞，岂不害民？答曰：天下既安于行钞之利，后世必无废钞之事，正不必过虑也。

或曰：国家何不径自行钞，而必易民间之银乎？答曰：以易钞银，非贪天下之银也，盖径自用钞，则银归无用，而富家之藏银者，受其害矣。惟以银易钞，则民之贫富，适如其故，富者自不怨矣。

或曰：民以钞虚银实，终藏银而不易钞则何如？答曰：民之欲藏银者，恐钞有时不用耳。今若明示以历久不改，彼百姓安肯舍目前现用之钞，而藏不准为币之银乎？

或曰：恐富家藏钱而钱少，则如何？答曰：宋金元钞法屡更，故富家不蓄钞

而蓄钱。若一定不移，则藏钱繁而藏钞简，民又何乐为此乎？且国家可仿唐时设立限制，使藏钱不得过多，自不至于钱荒矣。

或曰：设民以数万之钞，尽欲易钱，则钱庄何以给之？答曰：大钞惟准易小钞，小钞方准易钱，且民间藏钱不准过一千贯，又岂虑其难给乎？

或曰：顾氏《日知录》尝极言钞法不可行，通人之论，似不可违。答曰：顾氏见钞之废，以为帝王之权有所不行，而不知特由于钱粮不收钞之故也。且顾氏所恶者宋金元明之钞耳。今能尽举其弊而去之，虽亭林先生复生，亦必以为可行矣。

或曰：钞行而财用足，则风俗奢侈，亦一弊也。答曰：沃土之民不材，理固有之，然加之以教，既富方谷，亦易为善，岂反虑其足耶？

或曰：如此不几于聚敛乎？答曰：所恶于聚敛者，为其剥民以利国也。若钞法则并未取民分毫之利，而民反受其益，岂可与桑弘羊之平准，王安石之青苗同日语哉！

或曰：恐奉行者不皆得人，虽良法岂能无弊。答曰：天下之法，皆可以生弊。然立法之初，必先求其尽善而后行，至其小小利害，又当随时变通之，而大体卒不可改。但得贤者一二人操其权，则其下奉行之人，又谁敢舞弊乎？

或曰：此外岂别无足财之策，何事行钞？答曰：天下之财，止有此数，损上则益下，损下则益上，故计臣言富国之道，未有不病民者。司马公所以言不加赋而国用足，必无之理也。惟行钞则取之不尽，而非取于民也，实为法之良者。第前人行之，尚未能尽其妙耳。

金史云：有司乞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浸轻之。

按出多入少，最是行钞大病，钞之所以轻也，况更有出而无入耶！至于钞轻而议更造，则民病，而钞益轻矣。

金宣宗贞佑三年，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由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值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宜权禁见钱。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变交钞，屡弊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

按钱与钞，当相需为用，欲重钞而禁富家之多藏钱可也，竟欲禁钱不用，过矣。

《金史》曰：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得小钞，而小钞入多，国亦无补。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行。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

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数年，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造，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讫无定制，而金诈讫矣。

按金之末造，疲于用兵，虽使货财山积，亦必不足于用矣，而急急屡更其钞法，有何益哉？若以金之亡而归咎于钞法之不可行。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之论也。按在官利于用大钞，在民利于用小钞，此亦金之时势使然。若天下承平，中外一家，商贾流通，则民亦甚便于用大钞也。今之会票，或万或千，何不便之有乎？

元史刘宣言：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采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

明史云：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亦兼支钱钞，是时钞一贯不能值钱一文，而计钞征之民，则每贯征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按宋金元用钞，皆与一代相终始，虽其间不能无弊，然未有废钞而不用者。独明至中叶，钞竟不行何也？以银币盛用故耳。而银币所以盛，一坏于太祖立法之初。既禁用金银，而九年复许以银代输租税，所以两浙、江西、闽、广之民，重钱轻钞，至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而物价翔贵也。再坏于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由是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用钱，而钞壅不行也。邱浚云：钞法不可行，以用之者无权也，信哉。

《明史》：钞法自弘正间废，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复请造行。崇祯末有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

按崇祯时，国势方殆，即欲行钞，民安肯信之哉？所以当时识者，皆追咎弘正间之废钞法也。使钞法行，而不以银为重，即万历时矿税之害，亦何自而兴哉！

韩文公策问曰：今天下谷愈多而帛愈贱，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谷有余，蚕者不多而帛有余，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

按此乃钱荒之弊。唐人用钱其弊如此！今天下用银，能无银荒之弊乎？欲救其弊，固莫如用钞也。

《日知录》曰：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不为币。

孝武所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然考之《通典》谓：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以外，亦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用水银朱朱彩绘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纪》，景佑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值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十五，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

按银之用，始盛于金末，至明中叶而益盛。物莫能两大，此钞法之所以坏也。唐以前无钞，尚不用银，则既用钞用钱，又何为必用银哉？

《日知录》云：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考之实录，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按此一条，可知明初立法之未善。盖金银可禁，铜钱则岂可禁乎？亭林先生所以深恶钞法者，不过以其昏烂倒换，出入之弊耳。今若以佳纸制造大钞，选天下善书者书之，装潢糊裱，行用时以函藏之，又何有昏烂倒换之虞乎！小钞必自二贯起，则程式亦可精工，行用者必加慎重，而昏烂亦少。唐宋人字画传至今者有矣，岂以纸虞其易坏哉？又钞之昏暗者，准其纳钱粮，则阴用倒换之法，而无其害矣。惜乎前人造钞，见未及此，恨不起亭林先生一质斯论也。

《日知录》云：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米折钞，以银折米，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此不善用钞之弊，后人所宜鉴也。

《文献通考》云：历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亦以钱之置日轻，其用日广，不容不多置监以供用。中兴以来，始转而为楮币。夫钱重而值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值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直会子

之初意，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所直者重，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給，无往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当现钱矣。又况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

按此见前人行钞分地之弊。○行钞之功

宋张恣字伯诚，高宗为兵马大元帅，募诸道兵勤王。恣飞挽踵道，建议即元帅府印给票钞，以便商旅。不阅旬得缗钱五十万以佐军。高宗器重之。恣善理财，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河间府志》）

按此见行军时用钞之便。

宋陕西河东颗盐，旧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售钞，请任其私卖盐，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费。（《衍义补》）

按此见行盐用钞之便。

宋高宗时，钱端礼知临安府，建言，楮币已行累月，合支官钱，造会子。诏入都茶场置会子务，钱端礼为六务出纳制用皆有法。按钞法亦在奉行之得其人，端礼亦善于立法者。

宋史：嘉定五年，制臣刘光祖乃会总所，以第六第新会五万缗，令军民以旧楮二而易其一，继又令军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请于朝，添给新楮十万，军民赖之。

元刘肃洛水人擢正定宣抚使。中统新钞行罢，银钞不用。正定以银钞交通于外者，凡八千余贯，公私嚣然，莫知所措。肃建三策，一曰仍旧钞，二曰新旧兼用，三曰官以新钞，如数易旧。中书从其第三策，遂降钞五十万贯。

按此良吏之能惠其民者。行钞先以利民为主，其次则不累民可也。○广钞之利

《金史》云：大定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十二年，上曰：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今国家财用丰盈，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

按《文献通考》云：上无搜铜之劳，下无犯禁之苦，亦一便也。以此为行钞之利。然行钞亦岂能全不用钱乎？既用钱，则必防私铸私毁之弊，是铜禁仍未可弛也。要之用钞之利，岂止于此！

李绂请严禁铜疏云：钱文入铜铺之炉，即化为铜。而未化之前，原系制钱，不可得而捕也。既化之后，已成废铜，又不可得而捕也。惟禁断挾造铜器之铺，则销毁亦无所用，而销毁之弊，不禁而自除矣。今现在功令，止禁黄铜

，未禁白铜与红铜也。议者以白铜非制钱所用。不知今之所谓白铜皆黄铜也。议者以红铜非制钱所化。不知今之红铜，皆黄铜也。铜为錠镮，煮以药水，可为假银，岂不能为白铜？嘉兴洪炉以药水染之，作古铜色，岂不可充红铜？故臣谓今所行红白铜，皆黄铜也。臣请自铸镜及乐器而外，一切挾造黄铜白铜红铜之铺，尽行禁绝，犯者发充边远，则国实流通矣。

户部尚书海望奏：言钱文为民间日用所需，近年以来，鼓铸无缺，价值昂贵，建议者莫不多求禁铜之法，而奉行不善，易滋弊窦。夫铜器久布民间，一旦禁之勿用，则其情不便。胥吏借此需索，刁民借此讹传，得贿则卖官法，不得则人人罪，搜括难尽，用法不均其弊一也。民隐既难上闻，有司未必皆贤，民间交纳铜器，或有侵蚀扣克，仅得半价者，或有除去使费，空手而归者，名为收铜实为勒取，其弊二也。此等铜质，本极粗杂，加之销坏，一经钱局化，折耗甚多，所得不偿所失，其弊三也。又况黄铜，乃系红铜白铜配搭而成，是以百万斤之黄铜器皿，其中即有红铜五十六万斤。今禁黄铜而不禁红铜，是较之未禁之先，铜又多费，而适以昂其价，直速其私毁，故既禁黄铜之后，白铜甚多，皆奸匠销毁制钱，搀药煮白，以成器皿，其弊四也。

按禁铜之令，自古行之。汉贾谊以为七福可致，唐刘秩有五利之说，考之前史，并申禁令。若我朝铜产丰饶，矿冶之利，自足以流转而不穷，原无藉民间所有之铜，以充鼓铸。然欲绝私铸私毁之源，不得不严铜器之禁。雍正四年，严禁造用黄铜器皿。是时每铜器百斤，官给价银十一两九钱，而赢铸钱除工料外，以每串为银一两计之，实止得八两四钱有奇。故同一禁铜也，古者专欲为利于上，而我朝之暂行于一时者，专欲止弊于民。海望请罢铜禁，恐其扰累于民，然苟能严饬官吏，何至累民？且行之数年，铜器收毕，胥吏亦无可骚扰矣。至于黄铜，能变而为白铜，自当并红铜白铜而禁之，不当因此而并黄铜罢之，海望李绂二疏，论者终以李疏为是。

邱家穗铜钞议曰：钱法之所以壅滞不行者，非患其太简，而失之重，即患其过繁，而失之轻也。要存权为母子之制，而简以统繁，繁以分简，俾其轻重兼行，以相为流通而已矣。今天下之钱，大率准于汉之五铢，唐之开元。而无前代甚轻甚重之患。然犹虑其势日趋于轻，而不足以为重者，以其一文仅当一厘之用，繁而不简，分而无统，而子母之制不立故也。窃见自汉武令诸王侯制白鹿皮为币，而后人易以楮，至宋元明三朝始有交子、会子、宝钞之法，皆自一贯至百千贯，以代现钱之用，究其为制，不过方尺之纸，印文其上，而可以易数十百钱之物，其费省于钱十倍，而利用无疆，又不啻过之。顾楮之为弊也，用劳而易毁，质薄而难全，而其上刊有定式，专视区区之印文，以为照验，即使制造者极其工致，而传染未几，已归于断烂而不可以复辨，上之人，始

不得已屡取而更造之，而新旧出入之间，动多诈伪抑勒，不可禁止。如前明行宝钞法，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曾未及中叶，而已渐轻渐减，其最后一贯之钞，不足抵一二文之用，竟以字迹漫灭，滥恶不堪而罢。盖以累朝数十百年之永利，而终莫之能守者，由此故也。窃谓钞法之废久矣，苟欲神明变通，而为可久之计，固不必袭纸币之虚名，亦不当用虚薄易烂之纸，莫若取白铜之精好者，销铸为钞，如今之钱式，而稍加重大，鏤以文字面曰康熙宝钞，背曰准五准十之类，以至准百为止，而其孔中则别之以圆，取其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意。要使内局自铸，定为一式，轻重纤毫；不容增减，以杜伪造之弊，用是杂行于散钱之中，有钞为母，以统钱之繁。有钱为子，以分钞之简，既不若前明宝钞之易烂，而又可收宋元交子会子之用。其亦庶几古人作轻作重之意，而足以救古人钱法之靡也欤！

按铜钞与古人之铸大钱无异，此法非严禁铜立造伪之赏，殆不可行也。且至于当百而止，则民犹未便，岂若纸钞之无穷乎？

彼特患霉烂耳。不知易于霉烂者，因其制作苟简，而行用多也。若钞值既重，则行用较少，尽可装潢成卷，藏之以函，又岂患其易弊哉！且既行纸钞，又可兼铸当百大钱也。

陆世仪曰：今朝廷用钱，每便于发，不便于收，此由纯用小钱，无子母相权之法故也。愚谓今后官民交易，势当用钱者，小钱难于个数，竟用当十大钱，出入了然，无耗损兑折之弊，亦一法也。又曰：宜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州处，设立银特司，朝廷发官本造号券，令客商如来者，纳券取银，出入之间，量取路费微息，则客商无道路之虞，朝廷有岁收之息，似亦甚便。

高珩曰：铸当十当百之钱，则可以轻资而远行矣。

按铸大钱设银券，皆与钞法相辅者也。若既行钞，而复铸当百之钱，则钞可自二贯起，而二贯以下，悉用大钱，百钱以下，悉用小钱，不患于零折之难矣。又造百贯以上之钞，即可当银券之用，而得古人飞钱之遗意。以钞收买民间之铜，而铸钱极其工巧，则私铸者无利而自息，铸大钱者尤必选最佳白铜，鏤为龙凤文，费本与价值略相当，则私铸无利，禁民间行用铜器：则私毁者无所售，而亦自息，此诚利国足民之要务也。财用既足，则仁政可以次第举行矣。旒尝拟时务策十数篇，观者颇不以为非，后阅诸书，则前人多有先我而言者，特所论有详略耳。因不欲存。惟钞法一事，疑者十人而九，前人亦罕有论及此者，陆中丞《切问斋文钞》，贺方伯《经世文编》仅载铜钞之说，而为纸钞之利，则未之及，故详考诸书，反覆思维，求其有利无害之方，著为此编，以就正四方有道焉。

五箴（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泊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也！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才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援。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俨恪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主静箴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侮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迁。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钞朱子小学书后

右《小学》三卷，世传朱子辑。观朱小癸卯与刘子澄书，则是编子澄所詮次也。其义例不无可訾，然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差具于是。

盖先王之治人，尤重于品节。其自能言以后，凡夫洒扫、应对、饮食、衣服，无不示以仪则。因其本而利道，节其性而不使纵，规矩方圆之至也。既已固

其筋骸，剂其血气，则礼乐之器盖由之矣，特末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学，乃进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习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扩焉，故达也。

班固《艺文志》所载小学类，皆训诂文字之书。后代史氏，率仍其义。幼仪之繁，阙焉不讲。三代以下，舍占毕之外，乃别无所谓学，则训诂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则训诂文字者，亦犹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绘事后素。”不其然哉？余故录此编于进德门之首，使昆弟子姓知幼仪之为重。而所谓训诂文字，别录之居业门中。童子知识未桡，言有刑，动有法，而蹈非彝者鲜矣。

是编旧分内外，内篇尚有《稽古》一卷，外编《嘉言》、《善行》二卷，采掇颇浅近，亦不录云。

书归震川文集后

近世缀文之士，颇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之。自我观之，不同日而语矣。或又与方苞氏并举，抑非其伦也。盖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毁誉于人，非特好直也。内之无以立诚，外之不足以信，后世君子耻焉。

自周《诗》有《崧高》、《烝民》诸篇，汉有“河梁”之咏。沿及六朝，饁别之诗，动累卷帙。于是有为之序者。昌黎韩氏为此体特繁，至或无诗而独有序；骈拇枝指，于义为已侈矣。熙甫则不必饁别而赠人以序；有所谓贺序者，谢序者，寿序者。此何说也？又彼所为，抑扬吞吐，情韵不匮者，苟裁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子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神乎？味乎？徒词费耳。

然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不可谓不智已。人能宏道，无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志阔，得师友以辅翼，所诣固不竟此哉！

祭汤海秋文

赫赫汤君，倏焉已陈。一呷之药，椽我天民。
岂不有命！药则何罪？死而死耳，知君不悔。
道光初载，君贡京朝。狂名一鼓，万口嚣嚣。
春官名揭，如纛斯标。奇文骤布，句警字梟。
群儿苦诵，自暝达朝。上公好士，维汪与曹。
大风嘘口，吹女羽毛。舐笔枢府，有铍如刀。
侪辈力逐，一虎众獠。曹司一终，稍迁御史。
一鸣惊天，堕落泥滓。坎坎郎官，复归其始。
群雀款门，昨[上四下龟]之市。穷鬼喷沫，婢叹奴耻。

维君不羞，复乃不求。天脱桎梏，放此诗囚。
伐肝荡肺，与命为仇。披发四顾，有棘在喉。
匪屈匪阮，畴可与投？忽焉狂走，东下江南。
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时淮海，战鼓殷酣。
狄夷所躡，肉阜血潭。出入贼中，百忧内慙。
寅岁还朝，左抱娇娥。示我百篇，儿女兵戈。
三更大叫，君洒余哦。忽瞠两眸，曰余乃颇。
沥胆相要，斧门掙锁。嗟余不媚！动与时左。
非君谬寻，谁云逮我？王城海大，尘雾滔滔。
惟余谐子，有隙辄遭。联车酒肆，袒肩载号。
煮鱼大噉，宇内两饕。授我《浮邱》，九十其训。
韩焊庄夸，孙卿之酝。麤义斗文，百合逾奋。
俯视符充，其言犹粪。我时讥评，君曾不愠。
我行西川，来归君迓。一语不能，君乃狂骂。
我实无辜，讵敢相下？骨肉寇仇，朋游所讶。
见豕负途，或张之弧。群疑之积，众瘡生肤。
君不能释，我不肯输。一日参商，万古长诀。
吾实负心，其又何说？凡今之人，善调其舌；
君则不然，喙刚如铁。锋棱所值，人谁女容？
直者弃好，巧者兴戎。昔余痛谏，君嘉我忠。
曾是不察，而丁我躬。伤心往事，泪堕如糜。
以君毅魄，岂日无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
酌子一滴，庶摅我悲！

召悔

贤与不肖之等奚判乎？视乎改过之勇怯以为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离次。其在于人，言有尤，行有悔，虽圣者不免。改过什于人者，贤亦什于人；改过伯于人者，贤亦伯于人。尤贤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终焉而已。

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习而之善，即君子矣。其有过，则其友直谏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挞，进有旌，其相率而上达也，奚御焉？习而之不善，即小人矣。其有过，则多方文之。为之友者，疏之则心非而面谀，戚之则依阿苟同，惮于以正伤恩。其相率而下达也，奚御焉？兹贤者所以愈贤，而不肖者愈不肖也。

吾之友有某君者，毖余曰：“子与某相好不终，是子之失德。子盍慎诸？”又有某君毖余曰：“闻子之试于有司，则尝以私于人，是大不可。”二子

者之言，卒闻之，若不逊于吾志。徐而绎之，彼无求而进逆耳之言，诚敬我也。既又自省：吾之过，其大者视此或倍蓰，而其多或不可枚数。二子者，盖举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

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与为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于大戾，而僚友无出片言相质确者。而其人自视恬然，可幸无过。且以仲尼之贤，犹待学《易》以寡过，而今日无过，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过而因护一时之失，展转盖藏，至蹈滔天之奸而不悔，斯则小人之不可近者已！为人友而隐忍和同，长人之恶，是又谐臣媚子之亚也。《书》曰：“有言逆子女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女志，必求诸非道。”余故笔之于册以备现省，且示吾友能为逆心之言者。

求阙斋记

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侵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鏊衡不足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由是八音繁会不足于耳，庶羞珍膳不足于味。穷巷瓮牖之夫，骤膺金紫，物以移其体，习以荡其志，向所搯腕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訾议。故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彼为象箸，必为玉杯。”积渐之势然也。

而好奇之士，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贵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

夫名者，先王所以驱一世于轨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实，于是爵禄以显驭之，名以阴驱之，使之践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哗然骛之，不亦悲乎！

国藩不肖，备员东宫之末，世之所谓清秩。家承馀荫，自王父母以下，并康强安顺。孟子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抑又过之。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不协于极，不罹于咎，女则锡之福。”若国藩老，无为无猷，而多罹于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耆，皆使留其缺陷。

礼主减而乐主盈。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问广誉，尤造物所靳予者，实至而归之。所取已贪矣，况以无实者攘之乎？行非圣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亦将守吾阙者焉。

送郭筠仙南归序

凡物之骤为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览而易尽者，其中无有也。郭君筠仙与余友九年矣，即之也温，挹之常不尽。道光甲辰、乙巳两试于礼部

，留京师，主于余。促膝而语者四百馀日，乃得尽窥其藏。甚哉人不易知也。将别，于是为道其深，坳于回路赠言之义，而以吾之忠效焉，

盖天生之材，或相千万，要于成器以适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视尤小者则优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于用，则君子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视尤大者则绌矣。苟尤大者不利于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则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赋大始，人作成物。传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不极扩充追琢之能，虽有周公之材，终弃而已矣。

余所友天下贤士，或以德称，或以艺显，类有以自成者。而若筠仙躬绝异之姿，退然深贬，语其德若无可名；学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犹若鉏耜而不安其无所成者与？匠石斫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径尺之材以为榱桷，不阅日而成矣。及至伐连抱之梗枿，为天子营总章太室之梁栋，经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愈大，就之愈艰。浅者欲以一概律之，难矣。

且所号为贤者，谓其绝拘挛之见，旷观于广大之区，而不以尺寸绳人者也。若夫逢世之技，智足以与时物相发，力足以与机势相会，此则众人之所共睹者矣。君子则不然，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勤错迕，迟久而后进。铖而积，寸而累。既其纯熟，则圣人之徒；其力造焉而无扞格，则亦不失于令名。造之不力，歧出无范，虽有瑰质。终亦无用。

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萑稗。”诚哉斯言也！筠仙勗哉！去其所谓扞格者，以蘄至于纯熟，则几矣。人亦病不为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达于时轨，是则非余之所敢知也。

送谢吉人之官江左序

吾湖乡当乾隆时，人才殷盛。邓笔山为云南布政使，罗九峰为礼部侍郎，而谢芑泉先生为御史。三人者，背起家翰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时和坤柄国，声张势厉，家奴乘高车横行都市无所惮，御史君巡域遇焉，押之出而鞭之，火其车于行，世所称“烧车御史”者也。

其后二十诗年，御史君之子果堂，以河南县令卓荐召见。上从容问曰：“汝即‘烧车御史’之子乎？”不数月，迁四川知府。又十馀年，而谢吉人邦鉴复以进士出为江南县令。吉人，御史君之孙，而知府君之弟之子也。将之官，其常所酬酢者，或为诗送之。吉人乃索予为序，而乞言以纠其不逮。于是拜手告曰：

于今长人矣。四封之内，尊无与二。堂上颐指，堂下趋者百人。所识穷乏，仰而待命。设馆以延宾友，貌敬而情离。即有不善，彼所谓趋者，待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谏，或谏焉而不力。吾以其身巍然处于众人之上，而聪明

识量又诚越而倍之。前有唯，后有诺，于是予圣自雄之习，嚣然起矣。而左右之人，又多其术以(个舌)我。内之傲者日胜，外之欺者日众，兹其所以舛也。昔者宓子贱治单父，孔子曰：“子何施而众悦？”对曰：“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齐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叹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鲁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好善优于天下。”东汉庞参为汉阳太守，先候隐居任棠。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抱儿孙伏户下。参会其意，曰：“冰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故古人之学，莫大乎求贤以自辅。小智之夫，矜己而贬物，以为众人卑卑，无足益我。夫不及求造己，而一切掩他人之长而蔑视之，何其易与？《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月无)，或哲或谋，或肃或(一撇一捺)。”谓求贤而终不能得者，非笃论也。今震泽宰左君青峙，吾湘乡之贤者也。任侠而不矜，谄事而不计利害。子往试求之，必有所以益于者。友仁以顾德，利器以善事。既以上绳祖武，又以绍诸乡先辈之徽。“无弃尔辅，员于尔福”。青峙，子之辅也。抑吾闻江南为仕宦鳞萃之邦，或因青峙而得尽交其贤士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书学案小识后

唐先生撰辑《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字付梓。既毕役，乃谨书其后，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岂以自淑而已，将使有民淑世而弥缝天地之缺憾。其于天下之物，无所不当究。二仪之奠，日月星辰之纪，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状，草木鸟兽之成若，洒扫应对进退之琐，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绘之。以舜之睿哲，犹且好问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则夜以继日。孔子，圣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颜渊、孟子之贤，亦曰“博文”，曰“集义”。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

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知如彼，而犹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自是以后，沿其流者百辈。间有豪杰之士思有以救其偏，变一说则生一蔽。高景逸、顾径阳氏之学，以静坐为主，所重仍在知觉。此变而蔽者也。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

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低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别有颜习斋、李恕谷氏之学，忍暗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来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矫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矣；由后之二蔽，矫王氏而过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

我朝崇德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i 皮)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唐先生于是辑为此编，大率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三者交修。采择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辙，与变王氏而邻于前三者之蔽，则皆厘而剔之。岂好辩哉？去古日远，百家务以其意自鸣。是丹非素，无术相胜。虽其尤近理者，亦不能展人人之心而无异辞。道不同不相为谋，则变已矣。若其有嗜于此而取途焉，则且多其识，去其矜，无以闻道目标，无以方隅自圆。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则君子者已。是唐先生与人为善之志也。

进唐先生南归序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与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师以教之。于乡有州长、党正之格，于国有师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师之任，其所择，大抵皆道艺两优，教尊而礼严。弟子扼在趋隅，进退必慎。内以有所惮而生其敬，外缉业以兴其材。故曰：“师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谓也。

周衰，教泽不下流。仲尼于诸侯不见用，退而讲学于谦泗之间，从之游者如市。师门之盛，振古无传。然自是人伦之中，别有所谓先生、徒众者，非长民者所得与闻矣。仲尼既没，徒人分布四方，转相流衍。吾家宗圣公传之子思、孟子，号为正宗。其他或离道而专趋于艺，商瞿授《易》于臂子弓，五传而为汉之田何。子夏之《诗》，五传而到孙卿，其后为鲁申培。左氏受《春秋》，人传而至张苍。是以两汉经生，各有渊源。源远流歧，所得渐纤，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绍孔氏之绝学，门徒之繁拟于邹鲁。反之躬行实践，以究群经要旨，博求万物之理，以尊闻而行知，数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来师为大，其说允已。元明及我朝之初，流风未坠。每一先生出，则有徒党景附，虽不必束修自上，亦循循隅坐，应唯敬对。若金、许、薛、胡、陆稼书、张念艺之俦，论乎其德则暗然，讽乎其言则犁然而当理，考乎其从游之徒，则践规蹈矩，仪型乡国。盖先王之教泽得以仅仅不斩，顽夫有所忌而发其廉耻者，未始非诸先生讲学与群从附和之力也。《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诚珍之也。今之世，自乡试、礼部试举主而外，无复所谓师者。间有一二高才之士，钩稽故训，动称汉京，闻老成倡为义理

之学者，则骂讥唾梅。后生欲从事于此，进无师友之援，退犯万众之嘲，亦遂却焉。

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而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薰蒸，而确然知大闲之不可逾。未知于古之求益者何如，然以视夫世之貌敬举主与厌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

丙午二月，先生致仕得请，将归老于湖湘之间。故作师说一首，以识年来向道之由，且以告吾乡之人：苟有志于强立，未有不严于事长之礼，而可以成德者也。

郭璧斋先生六十寿序

庄子曰：“木以不材自全，雁以材自保，我其处材不材之间乎？”旨哉斯言！可以寿世矣。虽然，抑有未尽也。此其中有天焉。魁岸之材，有深自韬匿者，去健羨，识止足，天乃使之驰驱后先殫精竭力而不能自怡；有锐意进取者，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后而永其年。迹似厄之，实则厚之。材，钧也，或显而吝，或晦而光，非人所能自处也，天也。

我年伯璧斋先生，天之处之殆厚矣哉！先生少读书，有大志。既冠，补博士弟子员，旋以优等食饩。屡蹶场屋，贡人成均。试京兆，仍绌。权当阳校官数月，儒术济济，翕然景从。其居乡也，外和而中直，不恶而人畏之。优伶杂剧，至不敢入境。谚曰：“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直其表而影曲者，吾未之闻也。先生孝友可以施于政，尊行可以加入。课徒而得，与校而上慕附，处于乡而不肖知劝，此天予以有用之材也。使得所藉手，舞长袖而回旋，其展布当何如？顾乃蹭蹬棘闱，连不得志。前岁己未，恭遇栗恩，臣僚得荣其亲。维时先生之家嗣观亭前辈，既由翰林官西曹，两世封赠如例。而先生犹以有事秋试，迁延不得请。于是先生橐笔乡闱，十馀役矣。从游之士得其口讲指画，或皆扶摇直上。而现亭前辈昆仲皆得庭训，而翔步词林，后先辉映。独先生黜抑良久，曾不一骋骐驎不足，固可解乎？夫以先生之德之能，于科名何与轻重？其达观内外，何尝不明青紫如糠粃？然终不自画，诚欲有所白于时，而又恶夫庸庸者，一蹶而不复振，乃借恬退之名，以文陋而售其巧。故思有以厉之耳。以志则如彼，以遇则如此，此岂尽有司之咎哉？盖所谓天也。天者，可知而不可知，无可据而自有权衡。昆山之玉，邓林之大木，生非不材也。贡之廊庙，非不贵也。凿之、琢之，寻斧纵之，剖其璞，伤其本，向之润泽而轮(外口内禾)者，荡然无馀。天欲厚之，则不如韞于石而光愈远；丛之丰草之中而荫愈广，而枝愈蕃。向使先生假鸿渐之羽，激昂云路，扬厉中外，拒不快于志而裨益于时？而所发既宏，所积渐薄，天与于前，或断于后。精神有时而竭，福荫有

时而单，是亦琢玉研木之说也。谓能优游林泉，颐神弥性，如今日也乎？谓能泽流似续，光大门阀，如今日也乎？

本年某月，先生六十寿辰。次嗣君雨山，与余为同年发，谬相知爱。将称觞介寿，嘱余以言侑爵。吾闻君子之事亲也，可以无所不至。独称其亲之善，则不敢溢词以邻于诬。君子之于友也，四人，季者早殇，二长者并穷约不得怡。独朱氏妹所处稍裕，而少遭痼疾，又离婉厄以死，何命之不淑也！妹卒以八月晦日，不逾月而吾祖母弃养。国藩窃禄京朝，发一家书而两遭期功之丧，又何痛也！于是泣识其略，使咏春追埋清幽，且叙其内外家之系而声以铭诗，以宣吾悲。铭曰：

有女曾姓圣为宗，父班泮水祖辟雍。两世大夫帝褒封，母江夫人劬且恭。鞠兹惠质艰厥从，嫔朱其先国比莒。纳夫方轨轡如组，君舅镇湘乡所举。铭者母兄涤生父，滥麀朝官无寸补。

满妹碑志

满妹，吾父之第四女子也。吾父生子男女凡九人，妹班在末，家中人称之为满妹，取盈数也。生而善谑，旁出捷警，诸昆弟姊妹并坐，虽黠者不能相胜。然归于端静，笑罕至矧。道光十九年正月晦日，以痘殇。明日，吾儿子祜第相继亡。妹生于世十岁，儿三岁也。即日瘞诸居室之背，高嵎山之麓。吾母伤弱女与家孙，哭之绝痛。间命诸子曰：“二殇之葬也，无碑以识之，即坟夷级隆，谁复省顾者？”国藩敬诺。亡何，系官于朝。公有执，私有濡，久不得卒事。越八年，而适朱氏妹徂逝。以其新悲，触其夙疾。怆然不自知何以为人也。于是粗述一二，遗家人植石墓北，且缀之辞，使有垂焉。铭曰：

去家不能三百武，二殇相依宅兹土，狐兔安敢侮！

君子慎独论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慎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谦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晰乎公私；心之丽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直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越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推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慎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必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原才

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随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随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告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雝，所从来久矣。

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

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晋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槐阴书屋图记

吾师江阴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阴补读之室”，而属人为之图。图成于道光癸卯之夏，时先生方官内阁学士，职思简易。曰“补读”云者，以为统学不夙，仕优而后补之，谦退之词也。是年冬，先生视学安徽。三年还朝，则已掌吏部，或摄户部。又督游于潞河，厘盐于天津，荡涤田赋积亏于两浙。庶政倥偬，刻无暇晷，间遂有巡抚山西之命。于是先生手图而告国藩曰：“吾昔名吾居室而图之也，将以读吾书也。今五六年间，腐精于案牍，敝形神于车尘马足。曩之不逮，竟不克补。则今之悔，又果可补于后日乎？子为我记之，志晋疾焉。”

国藩尝览古音多闻之君子，其从事文学，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远州之时。虽苏武、黄庭坚之于诗，论者谓其注京之作少逊，不敌其在外者之珠绝。盖屏居外郡，罕与接对，则其志专，而其神能孤往根绝于无人之域。若处京师浩穰

之中，视听旁午，甚嚣而已矣，尚何精诣之有哉？我朝大儒林兴，号为迈古。然如睢州汤公、仪封张公、江阴杨公、高安朱公、临桂陈公、合河孙公数贤人者，大抵为外吏之日多，宦京朝之日少。即在京朝，其任职也专，其守法也简，亦常日有馀光，人有馀力。今六部科条之繁，既三倍于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历，或一身而兼数职，一岁而更数役。每夕丑初趋离宫，待漏尽午而后返。曹官白事、判牒，莫夜不休。又以其间宾接生徒，宴会寮友，伺隙以求终一卷焉而不可得。视数贤人者之处京朝时，势固不悖矣。此先生所用为恍然也。今者先生持节山西，政成而神暇，尽发遗编以补素愿。盖将与数贤人者角其实而争其光。而国藩忝窃高位，乃适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可偿，来者不可必。故略述时事，令异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书王雁汀前辈勃海图说后

《书》孔氏疏云：“尧时青州，当越海而有辽东。”杜氏《通典》云：“青州之界，越海分辽东、乐浪、三韩之地，西抵辽水。”而胡氏谓曰：“汉武所开乐浪、元菟二郡，乃古(山禺)夷之地。(山禺)夷，羲和所宅，朝鲜箕子所封。皆应在青州域内，不仅辽东而已。”据此数说，则禹时青州，逾海而兼营州之地。理若可信。齐召南氏所谓“势固自然”者也。前明辽东郡指挥使，隶于山东布政司。明初，辽东土子尚附山东乡试。厥后，以渡海之艰，改附顺天。而辽东各州卫隶于山东，则终明之世不改。盖亦犹上古之青州，兼辖曹州云尔。

我朝定宅燕京，与明代同。而辽左为陪都重地，则与前明之二州二十五卫，视同羁縻者，轻重迥别。故勃海之襟带，旅顺之门户，视前世犹加慎焉。雁汀先生之意，欲于隍城、石岛之间，驻水师将领一员，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内以防盗匪之狙伏，外以慑夷人之闯入，可谓谋虑老成，操之有要者已。道光二十九年，御史赵东昕，建登州设立水师之议。宣宗成皇帝下其事，令兵部军机处会议。当事者以迹近更张，格而不行。国藩时承乏兵部，颇知旅顺要隘，宜别置严镇。而不知康熙年间有嵩祝请登州水师。巡哨金州、铁山之说。亦选附和，未退他议。今观先生《图说》所载实录各条，知国家机务尤大者，列圣庙谟，皆已筹及之。苟能推行而变通，则收功不可纪极也。故述前说以互证，亦以志余不学之耻焉。

养晦堂记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与人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平驷，曾不得与首阳饿孳挈论短长矣。余尝即其

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湮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

昔周之本世，庄生闹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泥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称董梧、宜僚、壶子之伦，三致意焉。‘而场雄亦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手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火亘)赫之途，一旦势尽意索，求如寻常穷约之人而不可得，乌睹所谓(火昆)耀者哉？余为备陈所以，盖坚盘容之志，后之君子，亦现省焉。

朱慎甫遗书序

浏阳朱君文休所为书，曰《易图正旨》者一卷，曰《五子见心录》者二卷，曰《从学杂记》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折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已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有来诸儒周、程、张、来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唾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

朱君自弱冠志学，则已弃举子业，而谁有来五子之求。断绝众源，归命于一。自《六经》之奥，百氏杂家有用之言，无不究素其终，折衷于五子。家贫，负助渡湖，招徒授学，取其入以为养。养则独腆，身有饥色，或劝以稍易其途，从事于时世所谓辨物流文林字之学者。足以倾(马戒)耳目，植朋广誉。君笑曰：“吾于科目且弃而背之矣，其又屑覬彼耶？”卒以不顾。日抱遗训，以自镌留其躬，绳过无小，克敬以裕，暗然至死而不悔。

呜呼！君之于学，其可谓笃志而不牵于众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粹言》、《春秋本义》、《三传备说》诸篇，今都不可见。其仅存者，又或阙残，难令完整。其《易图正旨》推阐九图之义，与德清胡谓、宝应王懋guong氏之论不合。山居僻左，不及尽睹当世通人成说，小有歧异，末为(左上米左下系

右页)也。予既受谈终篇，因颇为论定，以治乡人知观感焉。

书周忠介公手札后

往余读《史忠正公集》，见其乙酉四月十九日遗书五通，又什一回绝笔一纸，其言至深痛，不可终读。盖视杨忠愍公狱中家书，刘腾鸿峙衡、吴坤修竹庄、普承尧钦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抚朝公奏请以温甫统领军事，出入贼地。盛暑鏖兵，凡攻克咸宁、蒲圻、崇阳、通城、新昌、上高六县。以六月三十日锐师翔于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问。而温甫亦积劳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异疾至南昌。兄弟相见，深夜(卞音)(卞音)，喜极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寝剧，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复还瑞州营次。

瑞州故有南北两城，蜀水贯其中。刘腾鸿军其南，温甫与普承尧军其西北。贼于东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吴坤修之师，自奉新至东路，始合长围。掘堑周三十里，温甫则大喜：“吾攻此城，久不举。今兹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丧。入里门，宗族乡党争来相吊，亦颇相庆慰。国藩得拔其不肖之躯，复有生还之一日，温甫力也。温甫既出嗣叔父，以咸丰八年二月降服期满，复出抵李君续宾迪庵军中。李君与温甫为婚姻，益相与讲求戎政，晨夕咨议。是时九江新破，强悍深根之寇一扫刮绝，李君威名闻天下。又克麻城，蹴黄安，喋血皖中，连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四县。席全盛之势，人人自以无前。师锐甚。温甫独以为常胜之家，气将竭矣，难可深恃。时时与李君深语惊切，以警其下；亦以书告予时上。竟以十月十日军败，从李君殉难庐江之三河镇。呜呼！痛哉。

曩吾弟以新集之师，千里赴援，摧江西十万之贼而无所顿；今以皖北百胜之军，萃良将劲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适丁其厄，岂所谓命耶？常胜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有退师以图全。营垒以十三夜被陷，而吾弟与李君，以初十之夕并命同殉，又不肯少待，以图脱免。岂所谓知命者耶？遂缀词哭之。词曰：

(角黄)(角黄)我祖，山立绝伦。有蓄不施，笃生哲人。
我君为长，鲁国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
恭惟先德，稼穡诗书。小子无状，席此庆徐。
粲粲诸弟，雁行以随。吾诗有云：“午君最奇”。
挟艺干人，百不一售。彼粗秽者，乃居吾右。
抑塞不伸，发狂大叫；杂以嘲谈，万花齐笑。
世不喜与，吾不世许。自谓吾虎，世弃如鼠。
相外相背，逝将去女。一朝奋发，仗剑东行；
提师五千，往从阿兄。何坚不破？何劲不摧？

跃入章门，无害无灾。坝簏鼓角，号令风雷；
昊天不吊，鲜民衔哀。见星西奔，三子归来。
弟后李父，降服以礼。匝岁告阙，靡念苞杞。
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浚阳，雄师北迈。
划潜剡桐，群舒是嘷。岂谓一厥，震惊两戒！
李既山颓，弟乃梁坏。覆我湘入，君子六千。
命耶数耶？何辜于天！我奉简书，驰驱岭峽。
江北江南，梦魂环绕。卯恸抵昏，酉悲达晓。
莽莽舒庐，群四所窟。积骸成岳，孰辨弟骨。
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
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

予于道光甲辰寄诸弟诗有云：“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谓弟澄候，生庚辰岁。午君谓温甫，生壬午岁。老沅谓沅甫也。

欧阳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木魁)，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

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老，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衤+颤之左)之后进，义无所让世。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挈非、宜兴曼德旅仲论。挈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博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于序，皆承索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

什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椅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

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深、淑浦舒素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趋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

桐城姚氏者也。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沦为异域，既克而复失。戴钧衡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矣！

余来建昌，问新城、南丰，兵整之余，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士转徙无所。两广西用兵几载，群盗犹汹汹，骤不可爬梳。龙君翰臣又物故。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而舒涛前卒，欧阳生亦以瘵死。老者牵于人事，或遭乱不得竟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殁。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济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耶？

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没于咸丰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几。其文若诗，清缜喜往复，亦时有乱离之慨。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蹶然而喜。”而况昆弟亲戚之（上声及下言）咳其例者乎？余不之（上声及下言）咳也久矣！现生之为，则岂直足音而已！故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俾后之人得以考览焉。

圣哲画像记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普贤魁儒长者之绪。弩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来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欤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

尧舜禹汤，史巨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

，六经炳著，师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来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能哉！

诸葛公当扰攘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駑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现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换有来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号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齿斤)(齿斤)焉而未有已。吾现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请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明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贖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济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摆，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现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瑞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

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社、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也。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议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镇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意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阔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信之大成，重乎不可见已。故以殿焉。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份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土方其占毕啣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泊酒市脯，暄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培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激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利析辘铁，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外门内上四下袁）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结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日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细；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古之

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

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干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排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被自借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阻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

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论著，曰词赋，曰序跋，曰诏令，曰奏议，曰书读，曰哀祭，曰传志，曰杂记，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曰赠序，姚氏所有而余无焉者也。曰叙记，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曰颂赞，曰箴铭，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词赋之下编。口碑志，姚氏所有，余以附入传志之下编。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后之君子，以参观焉。

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骊之文而退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学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钞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世。

姚姬传氏撰次古文，不载史传，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也。然吾观其奏议类中，录《庄子》至三十八首，诏令类中，录《庄子》三十四首，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余今所论次，采辑史传稍多，命之曰《经史百家杂钞》云。

经史百家简编序

自六籍播于秦火，汉世掇拾残遗，征诸儒能通其读者，支分节解，于是有章句之学。刘向父子勘书秘阁，刊正脱误，稽合同异，于是有校讎之学。梁世刘勰、钟嵘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书经艺取士，我朝因之。科场有勾股点句之例，盖犹古者章句之遗意。试官评定甲乙，用朱墨族别其劳，名曰圈点。后人不察，辄仿其法以涂抹古书，大圈密点，狼藉行间。故章句者，古人治经之盛业也，而今专以施之时文圈点者，科场时文之陋习也，而今反以施之古书，末流之迁变，何可胜道！惟校讎之学，我朝独为卓绝。乾嘉间巨儒辈出，讲求音声故训校勘，疑误冰解的破，度超前世矣。

咸丰十年，余选经史百家之文，都为一集，又择其尤者四十八首，录为简本，以诒余弟沅甫。沅甫重写一册，请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别节次，句绝而章已之，间亦厘正其谬误，评鹭其精华，雅与郑并奏，而得与失参见，将使一家昆弟子侄，启发证明，不复要途人而强同也。

王船山遗书序

王船山先生遗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者，民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馀事。军中鲜暇，不克细细全编，乃为序曰：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推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以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十大夫又驰鹜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代仇，颓俗日蔽。故其书中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

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李二曲辈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外门内必）固藏，追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長邀，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六，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访、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嵩伯山等，分任校讎。庀局于安庆，藏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后之学者，有能秉心敬恕，综贯本末，将亦不释乎此也。

新宁刘君墓碑铭

君讳时华，字廷材，号宝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宁。曾祖有义。祖儒禹，府学增生。父世贵，太学生。家贫，为商贾，化居以自给。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劳市廛，乃跪请曰：“大人直少休。兄学且有成，弟弱，儿愿代父劳而服贾矣。”遂游资于江汉之间，量物度时，广取而节用；后人而往，先人而归；家用阜康，亲以大悦。父病，在视终宵。医者言痰咸可生，淡则死。君辄以手承痰尝之，味淡，因大哭。父没，母亦前卒，则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继母。归自武昌，继母不泽，长跪自陈迟归之咎。继母病，服劳达旦，营治药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继母没，则推其所以事亲者以事长兄，而蓄季弟。兄病，调护年除。兄卒，弟后卒，则又推恩以恤其嫠，以鞠其孤子。厥后两家孤儿皆成立，两嫠皆旌表于朝，寿皆七十、八十，涕泣颂君之德不敢忘云。

新宁，山邑也。僻在楚南、黔、粤之交，巨岭层峦，穹窿杂袭，郁饶而不得少舒。自古未闻伟人杰士出于其间，亦乏甲乙科第。居民治生纤啬，有唐魏之风。独君与江太公一峰，轻财好义，不屑屑于自殖。江君之子溢忠烈者，仕至安徽巡抚；而君之子前渠，今为直隶总督；并有勋伐，为时名臣。盖褊陋之俗一变，而山川之气昌矣。当君初贾异县，颇求饶益以娱亲心。既而经纪有方，智足以扩其业，利足以仁其三族。所得资财，随手散去。一以济物为功，息耗都不普省。乡里除道成梁，捐金钱惟恐不贍；施药疗疾，惟恐不周。尝遇益阳大水，买小舟拯百人，蒿葬数百人。新宁大饥，饷邻里亲旧粟，日半升，全活无算。又尝修育婴堂，建忠义节孝打，皆县中前此所无，自君创之。城东北有义冢，岁岁常以冬春培其(阝也)茔，而植其仆碑。城南有义塾，器物缺乏，常于君家取给焉。人或谓君：“岁入几何？施诸人者什七，而自谋不及什三，后将难继。何不颇买田宅，为子孙稍立基业产？”君笑谓：“家有薄田，自足供疏食，焉用多为？吾以人情为田，以培养上类为种。耕不计年，获不计世。庸讵知留路子孙者，不更大乎？”逮君没而门内鼎兴。

君子四人：长名长佑，即荫渠也，以拔贡生历官广西巡抚，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次长佐，某官；次长伸、长健，某官。孙某某。曾孙永柞、永棋。天子褒长佑功，赠君暨君之祖父皆为光禄大夫。君配郑氏，暨祖妣荣氏，妣李氏、曾氏，皆为一品夫人。盖君言于是果验。为善之报，抑何捷也！郑太夫人恭俭宽仁，悉秉夫教，孀妇娣妇寡居，敬之，终身有思纪。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寿六十有一。太夫人先三日卒，寿五十有九。是岁十二月某甲子，合葬新宁西乡杨溪村之驾岭。昔道光丁未、戊申间，江忠烈公尝为余称道荫渠之贤，兼述其世德。及荫渠入京，闻亲之讣，求余文铭其墓。展转兵间，久疏文字，越今十有七年，始得表而铭之。铭曰：

举世奔利，独行抱义。庸德庸言，感格天地。

外救饥溺；内抚诸孤。仁心难谦，百忧一愉。
孰云不显，在幽弥馨；孰云无报，如影随形。
神覲在室，奇福在庭。郎君崛起，为国干城。
削平寇乱，鼎祭钟铭。自无锡宠，褒荣先陇。
夫彝之南，万山环拱。我表其吁，来者钦竦。

国朝先正事略序

余尝以大清达人杰士超越古初，而记述阙如，用为叹憾。道光之末，闻嘉兴钱衍石结事仪吉，仿明焦越《献征录》，为国朝《征献录》，因属给事从子应符写其目录，得将相、大臣、循良、忠节、儒林、文苑等凡八百余人，积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传，存名人之事迹。自别京师，久从征役，而此目录册者不可复睹。同治初，又得鄢陵苏源生文集，具述其师钱给事于《征献录》之外，复节录名臣，为《先正事略》。于是知钱氏颇有造述，不仅钞撰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乡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适与钱氏相合。前此二百余年，未有成书。近三十年中，钱氏编摩于汴水，次青成业于湖湘，斯足征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达人杰主，其灵爽不可终阅也。

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火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火昆)耀简编。然考其流风所被，率不过数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圣祖仁皇帝，乃阅数百载而风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于文王。而成康以洎东周，多士济济，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雍乾以后，英贤辈出，皆若沐圣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虽大智莫能名也。圣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老是而手不释卷。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馀；写寺庙扁榜，多至千馀。盖虽寒酸，不能方其专。北征度漠，南巡治河，虽卒役不能逾其劳。祈雨祷疾，步行天坛，并酸酱亩盐而不御。年逾六十，犹扶病而力行之。凡前圣所称至德纳行，范无一而不备。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王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且无一不创立新法，别启律途。后来高才绝艺，终莫能出其范围。然则雍、乾、嘉、道，累叶之才，虽谓皆圣祖教育而成，谁曰不然？

今上皇帝嗣位，大统中兴，虽去康熙益远矣，而将帅之乘运会立勋名者，多出一时章句之儒，则亦未站非圣祖馀泽陶冶于无穷也。如次青者，盖亦章句之儒从事戎行。咸丰甲寅、乙卯之际，与国藩患难相依，备尝艰险，厥后自领一队，转战数年。军每失利，辄以公义纠劾罢职。论者或咎国藩执法过当，亦颇咎次青在军偏好文学，夺治兵之日力，有如庆生所讥挟策而亡羊者。久之，中

外大臣数荐次青缓急可倚，国藩亦草疏密陈：“李元度下笔千言，兼人之才，臣音弹劾太严，至今内疚，惟朝廷量予褒省。”当时虽为吏议所格，天子终右之，起家，复任黔南军事。师比有功，超拜云南按察使。而是书亦于黔中告成。

圣祖有言曰：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屡蹶仍振，所谓贞固者非耶？发愤著书，鸿篇立就，亦云勇猛矣。愿益以贞固之道持之，寻访钱氏遗书，参计修补，矜练岁年，慎褒贬于锱铢，酌群言而取衷，终成圣清巨典，上济周家雅颂誓诺之林，不允足壮矣哉！

重刻茗柯文编序

武进张大令式曾，将重刻其曾祖王父皋闻先生《落柯文集》，而以写本示余，属为之序。

盖文章之变多矣。高才者好异不已，往往造为瑰球奇丽之辞，仿效汉人赋颂，繁声僻字，号为复古。曾无才力气势以驱使之，有若附赘悬疣，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叙述朋旧，状其事迹，动称卓绝。若合古来名德至行备于一身，譬之画师写真，众美毕具，伟则伟矣，而于其所图之人固不肖也。吾尝执此以衡近世之文，能免于二者之讥实鲜，蹈之者多矣。

皋闻先生编次七十家赋，评量殿最，不失铢黍。自为赋亦恢闳绝丽，至其他文，则空明澄彻，不复以博奥自高。平生师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笔称述，适如其量。若帝天神鬼之监临，褒讥不敢少溢，何其慎欤！

自考据家之道既昌，说经者专宗汉儒，厌薄宋世义理、心性等语，甚者低毁洛闽，披索疵假。枝之上(廿下鬼)而忘其本，流之逐而遗其源。临文刚繁征博引，考一字，辨一物，累数千万言不能休，名曰汉学。前者自矜创获，后者附和偏(讠皮)而不知返，君子病之。先生求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前圣制作于《礼》郑氏，辨《说文》之谐声，剖晰毫芒，固亦循汉学之轨辙。而虚衷研究，绝无陵驾先贤之意萌于至隐；文辞温润，亦无考证辨驳之风。尽取古人之长，而退然若无一长可恃。意其蕴蓄者厚，遏而蔽之，能焉而不伐，敛焉而欲光。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谓大雅者欤！

张氏之先，两世贤母抚孤课读。一日不能再食，举家习为故常。孝友艰苦，远近叹慕。自粤贼纵横，东南糜烂，常润等郡，室庐荡然。张氏之穷约，殆有甚于畴告。书籍刻板，皆摧烧不复可诘矣。余昔读张氏诸书，既钦其笃行；兹重览《茗柯文编》，乐其复显于世也。乃忘其陋而序之。

君，穷年磨厉，期于有成。王考气象尊严，凜然难犯。其责府君也允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河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曰(口高)(口高

)，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府君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足叔)(足昔)徐进，愉色如初。王考暮年大病，痿痹(疒音)哑，起居造次，必依府君，暂离则不怡，有请则如响。然后知夙昔之备资府君，盖望之厚而爱之笃，特非众人所能喻耳。

咸丰二年，粤贼窜湘，攻围长沙，府君率乡人修治团练，戒子弟，讲阵法，习技击。未几，国藩养母丧回籍，奉命督办湖南团练。明年，又奉命治舟师，援剿湖北。府君僻在穷乡，志存军国。初令季子国葆募勇讨贼，既又令三子国华、四子国荃，募勇北征鄂，东征豫章，粗有成效。而府君遽以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弃养。阅一年，而国华殉难于三河。又四年而国葆病没于金陵。朝廷褒恤，并予美溢。而国藩与国荃遂克复安庆、金陵两省。虽事有天幸，然亦赖先人之教，尽驱诸子执戈赴敌之所致也。

初，国藩以道光间官京师，恭遇覃恩，封正考暨府君皆为中宪大夫，祖妣暨先母皆为恭人。逮咸丰间，四遇覃恩，又得封赠，三代皆为光禄大夫，妣皆一品夫人。今上嗣位，四遇覃恩，又以战绩，兄弟廖膺封爵。于是曾祖腐君儒胜，王考府君玉屏，暨府君皆封为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爵；曾祖姚氏彭，祖姚氏王，先妣氏江，仍封一品夫人。呜呼！叨荣至矣！

江太夫人为湘乡处上沛霖公女，来嫔曾门，事舅姑四十馀年，僖曩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或以人众家贫为虑，大夫人曰：“某业读，某业耕，茶业工贸。吾劳于内，请地劳于外，岂忧贫哉？”每好作自强之言，亦或谐语以解劬苦。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疾卒，九日二十日葬于下腰里宅后。府君以七年闰五月初三日葬于周壁冲，至九年八月某日并改葬于台洲之猫面脑。府君有弟二人，仲曰上台，年二十有四而没。府君视病年馀，营治医药，旁皇达旦。季曰骥云，推甘让善，老而弥恭。无子，以国华为之嗣。后府君王年而没。女四人，其二先卒，其二继逝。诸于今存者，惟国藩与国潢、国荃三人。诸孙七人，曾孙七人。于是略述梗概，以著先人纪德，垂荫无穷。而小子才薄能鲜，忝窃高位，兢兢焉谁不克负荷是俱云。

湖南文征序

吾友湘潭罗君研生，以所编撰《湖南文征》百九十卷示余，而属为序其端。国藩陋甚，齿又益衰，奚足以语文事？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玉与卉木之不同类，是乌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

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请书而传请世，称吾爱恶悲份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排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非缚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俚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来兴既久，欧、苏、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熙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

乾隆以来，鸿生硕彦，稍厌旧闻，别启途轨，远搜汉儒之学，因有所谓考据之文。一字之音训，一物之制度，辩论动至数千言。曩所称义理之文，淡远简朴者，或屏弃之，以为空疏不足道。此又习俗趋向之一变已。

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革，盖亦山国荒僻之亚。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离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逮乎来世，周子复生于斯，作《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两贤者，皆前无师承，创立高文。上与《诗经》、《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而况湖湘后进，沾被流风者乎？兹编所录，精于理者盖十之六，善言情者，约十之四；而骈体亦颇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据之文搜集极少。前哲之倡导不定，后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学，稽《说文》以究达诂，笺《禹贡》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据家之说。而论文但崇体要，不尚繁称博引，取其长而不溺其偏，其犹君子棋于择术之道欤！

江宁府学记

同治四年，今相国合肥李公鸿章改建江宁府学，作孔子庙于冶城山，正殿门店，規制粗备。六年，国藩重至金陵。明年，菏泽马公新貽继督两江，赆续成之。凿泮池，建崇圣祠、尊经阁及学宫之廊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为候补道桂嵩庆，暨知县廖纶。参将叶圻，既敕既周，初终不懈。

冶城山颠，杨、吴、宋、元皆为道观，明曰朝天宫。盖道士把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尚清静无为；其后乃称上通天帝。自汉初不能革秦时诸畴，而渭阳五帝之庙，甘泉泰一之坛，帝皆亲往郊见。由是圣王祀天之大典，不掌于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夺而领之。道家称天，侵乱礼经，实始于此。其他炼丹烧汞，采药飞升，符(上竹下录)禁咒，征召百神，捕使鬼物诸异水，大率依托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宫，名曰“朝天”。亦犹称“上清”、“紫极”之类也

嘉庆道光中，宫观犹盛，黄冠数百人。连房栢比，鼓舞(田亡)庶。咸丰三年，粤贼洪秀全等盗据金陵，窃泰西诸国诸馀，燔烧话庙，群祀在典与不在典，一切毁弃，独有事于其所谓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并见摧灭。金陵文物之邦，沦为豺豕窟宅。三纲九法，扫地尽矣。原夫方士称天以侵礼官，乃老子所不及料。造粤贼称天以们群神而毒四海，则又道士辈所不及料也。圣皇震怒，分遣将帅，诛殛凶渠，削平诸路。而金陵亦以时勘定，乃得就道家旧区，廓起宏规，崇祀至圣暨先贤先儒。将欲黜邪(匿心)而反经，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礼而已矣。

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自其弱齿，已立制防，洒扫沃盥有常仪，羹食肴藏有定位，(乡委)纓绅佩有恒度。既长则教之冠礼，以责成人之道；教之昏礼，以明厚别之义；教之丧祭，以笃终而报本。其出而应世，则有士相见以讲让，朝覲以劝忠；其在职，则有三物以兴贤，八政以防淫。其深远者，则教之乐舞，以养和顺之气，备文武之容；教之《大学》，以达于本末终始之序，治国平天下之术；教之《中庸》，以尽性而达天。故其材之成，则足以辅世长民；其次，亦循循绳矩。三代之士，无或敢遁于奇邪者。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

老子之初，固亦精于礼经。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礼之说至矣。其后恶末世之苛细，逐华而背本，所自然之和；于是矫枉过正，至讥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盖亦有所激而云然耳。圣人非不知浮文末节，无当于精义，特以礼之本于太一，起于微妙者，不能尽人而语之。则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为之制，修焉而为教，习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则圣人虽没，而鲁中诸儒，犹肆乡饮大射礼于豕旁，至数百年不绝。又乌有窃冥诞妄之说，淆乱民听者乎？

吾现江宁全大夫，材智虽有短长，而皆不屑诡随以徇物。其于清静无为之旨，帝天禘祀之事，固已峻担而不惑。孟子言：“无礼天学，贼民斯兴。”今兵革已息，学校新立，更相与讲明此义，上以佐圣朝匡直之教，下以辟异端而迪吉士。盖廩廩乎企向圣贤之域，岂仅人文彬蔚，鸣盛东南已哉！

遵义黎君墓志铭

君讳恺，字雨耕，晚自号石头山人，遵义黎氏。曾祖国柄。祖正训，禀贡生。考安理，举人，山东长山县知县。长山君二子，长曰恂，字雪楼，云南大姚县知县；君其次也。雪楼厚重寡言，气盖一世；君则倜傥通易，周览群书。兄弟间自为师友。长山君少遭不造，备历艰险，既见二号之成，乃大欢慰。二号翼翼趋承，食必佐(个+俊之右)，(而贵)必奉(上般下木)，应唯婴儿也。

嘉庆十八年，逆贼林清等倡乱，内煽京师，外起滑县，河南北、山东、直隶

震动。时长山君仕山东，雪楼侍于官所，讹言四起。或告于贵州曰：“长山破矣，县令殉城死矣，雪楼殉父矣。亲属都无存者，仅存两孺子，漂转吴楚间去矣。”君于时奉母杨太宜人在家，闻则北望号痛，请于母，刻回戒途，赴山东之难。至长山，则阖门故无恙，传者妄也。由是远近以孝归之。君曰：“父兄得全，幸也。庸有称乎？”

雪楼之自桐乡以忧归也，家居十五六年，君晨夕造请，进止雍雍，语或不合，亦敬应之，而徐理之，终无所讲。雪楼尝病喉痹，绝言与食。君午夜祷于宗祢古，泣曰：“我不及兄，兄不可死。必死者，请以我代。”喉亦旋愈。其敬嫂也如严其兄，其训群从如教其子，盖历久而不改，至其终身，亦卒不少懈。

居京师，有友曾某之丧，新尸狞厉，虽其死亦畏恶不敢近。君就举而敛之；必格必躬，见者感叹。

君少而善病，长山君雅不欲强之学，而博涉多通，窥见百家要指，以县学生中式道光乙酉科举人，十五年己未大挑二等，补贵阳府开州训导。二十二年十二月李卯，以疾卒官，春秋五十有五。卒之曰，囊无十金之蓄。上无识不识，莫不惜君之位，不称其德，又不获吾寿以昌其教泽也，（口兼）焉若有憾于天地。至其孝友笃行，饜于人人之心者，则诚服而更无遗憾。然则君之自省与后之论世者，亦可以无憾已。君配张氏。妾吴氏、刘氏。子四人：庶焘，咸丰辛亥科举人；庶蕃，壬子科举人，候选知州；庶昌，以诸生献策阙廷，天子褒嘉，特授知县，候补直隶州知州；庶J(讠咸)。女五人，皆适士族。孙四人。孙女五人。咸丰七年四月，葬君于河西小青（左木右惘之右）林。其后阅十五年，庶昌乞余追为之铭。铭曰：

贤圣盛业，岂贵高名？其道甚迹，事亲从兄。
穆穆硕儒，黔南之特。韬敛英奇，以修内则。
闻变趋庭，万里戴星；祷疾身代，感彻百灵。
胡诚不格？何施不普？化彼泉狼，泽以甘雨。
生徒济济，饬尔五常。白华孔絮，馨我胶痒。
亦有贤嗣，文行并卓；理石兹邱，永贞乔岳。

《晚清文选》卷中

☆薛福成○敌情

联泰西各邦，以谋中国，其势可虞，分附近邻邦，以合西人，其势更可虞。日本之依附西人，妄有覬觐，天下共知之矣。然东西皆有约之国，按之公法，一国不协，各国可以从中调停。而今日之中国断不能得之于西人者，何也

？彼西人之始至中国也，中国未谙外交之道，因应不尽合宜。彼疑中国之猜防之，蔑视之也，又知中国之可以势迫也。于是动辄要求。予之以利而不知感，商之以情而不即应，绳之以约而不尽遵。今中国虽渐知情伪，而彼尚狃于故智，辄思伺中国有事，以图利也。中国以琉球之故，与日本稍有违言，英德使臣虽未干预，若使与闻此事，彼必虚张日本之声势，以胁持中国，彼必代日本护其短，而故评中国为非，彼必稍损中国以益日本，因以市恩于日本。彼必反谓损中国者，为助中国，因以责报于中国。夫西人于条约公法，研之甚熟。岂真无是非者哉！彼欲善自为谋，势固必出于此也。往者日本将废琉球之时，昌言不愿各国公使与闻。彼素恃西人为党援，尚且如此，中国亦宜用此例，或逆拒于无形，或昌言而布告，勿使西人参与其间，则进止自由，可免制肘之虞矣。

或曰：然则中国有事，各国调停之说，终不可恃乎？曰：此其机仍在中国而已。中国能自强，即邻邦启衅，各国出而调停，未尝无小益。中国未能自强，而狡寇争雄，各国因之玩侮，必致有大损。况今驻华各使，惟利是视，又值修约之际，蹈瑕伺间，诡谋百出，不豫为之防，是倒持太阿以授之也。至若美前总统，位望较崇，宅心敦厚，未染虚诈之习，不妨倚为排解。法、美、荷兰三国旧与琉球有约，其驻倭公使，不妨联为指臂。但恐倭人性情坚韧，未必肯听耳。若幸而转圜，固有裨补，即终不见纳，亦无后患也。

或曰：天下强邦，皆有独亲独厚之国，然后缓急足倚。中国孤立久矣，今诚于修约时，稍让以利，其可使之亲厚我乎？曰：相亲厚之道，在布置于平日，非一朝一夕之故。今中国让之以利，彼且谓恫喝而得之也，必有得步进步之心，是让之仍无益也。若夫英法相亲以拒俄，俄德相亲以制法，德奥相亲以主欧东之政，彼其先未始非仇敌也，一旦释怨修好则一国顺，而全局为之转移。中国与美有相助之约，则美可亲，与俄为最旧之交，则俄可亲。其他若英若德若法，苟可结纳，均宜因势而导之，迎机而赴之，而此中得失，则以识彼性情为枢纽。

盖尝考西人之俗矣，西人以交际与交涉，判为两途。中国使臣之在外洋，彼皆礼貌隆洽，及谈公事，则截然不稍通融。中国之于各使，亦宜以此法治之，是让以虚，而不让以实也。西人于练兵造船制器及一切技艺，喜自耀其所长，未尝秘为独得。中国诚能切实讲求，彼谓我有自强之道，先已敬慕悦服，又知我不相鄙薄，不难罄中藏以相示。或时以微利啖之，是得其技而兼得其心也。西人颇尚豪爽，而又好为不情之请，以给中国。中国宜择其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不妨直指利弊，告以必不能行之故。彼亦词穷而气沮，是折其非，乃能折其心也，得此数者，以与西人从事，复由驻洋公使，察其隐情，随宜措注

，但能于诸国中得其一国，而诸国无不相助矣。近闻日本与美议立新约，美许归复日本内治之权利，日本许增两口通商，以酬答之。夫此有所赠，彼有所答。是名为相让，而实无所失也。而有事时可得合从连横之助，又何惮而不为哉？且中国地博物阜，西人通商，所获之利十倍于日本。彼于日本何所爱，必厚彼而薄此哉！亦在得其道而已。夫诚得西人以为外援，彼日本区区之国，将从风听命之不暇，尚何桀骜之有。

○变法

窃尝以谓自生民之初，以迄于今，大都不过万年而已。何以明之？以世变之亟明之也。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上古有巢氏有巢氏包羲氏神农氏黄帝氏相继御世，教之火化，教之宫室，教之网罟耒耨，教之舟楫弧矢衣裳书契，积群圣人之经营，以启唐虞，无虑数千年，于是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自唐虞迄夏商周最称治平。洎乎秦始皇帝吞灭六国，废诸侯，坏井田，大泯先王之法，其去尧舜也，盖二千年，以是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嬴秦以降，虽盛衰分合不常，然汉唐宋明之外患，不过曰匈奴，曰突厥，曰回纥，吐蕃，曰契丹，蒙古，总之不离西北塞外诸部而已。降及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履垓埏若户庭，御风霆如指臂，环大地九万里之内，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而今之去秦汉也亦二千年，于是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夫自群圣人经营数千年，以至唐虞，自唐虞积二千年以至秦始皇，自始皇积二千年以至于今，故曰不过万年也，而世变已若是矣！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夏之尚忠始于禹，殷之尚质始于汤，周之尚文始于文武周公，阅数百年则弊极而变。或近至数十年间，治法不能无异同。故有以圣人继圣人而形迹不能不变者，有以一圣人临天下，而先后不能不变者。是故惟圣人能法圣人，亦惟圣人能变圣人之法。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

今天下之变亟矣，窃谓不变之道，宜变今以复古，迭变之法，宜变古以就今。呜呼！不审于古今之势，斟酌之宜，何以救其弊？我国家集百王之成法，其行之而无弊者，虽万世不变可也。至如官俸之俭也，部例之繁也，绿营之窳也，取士之未尽得实学也，此皆积数百年末流之弊，而久失立法之初意。稍变则弊去而法存，不变则弊存而法亡。是数者，虽无敌国之环伺，犹宜汲汲焉早为之所；苟不知变，则粉饰多而实政少，拘挛甚而百务弛矣。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

我脆。昔者蚩尤造兵器侵暴诸侯，黄帝始作弓矢及指南车以胜之。太公封齐，劝其女红极技巧，通鱼盐，海岱之间，敛袂往朝。夫黄帝太公皆圣人也，其治天下国家，岂仅事富强者？而既厕于邻敌之间，则富强之术，有所不能废。

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而谓西人独擅之乎？又安知百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至若赵武灵王之习骑射，汉武帝之习楼船，唐太宗驾驭蕃将，与内臣一体，皆有微指，存乎其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

或又曰：变法务其相胜，不务其相追。今西法胜，而吾学之敝，敝焉以随人后，如制胜无术何？是又不然。夫欲胜人，必尽知其法，而后能变，变而后能胜，非兀然端坐，而可以胜人者也。今见他人之我先，猥曰不屑随人后，将跬步不能移矣。且彼萃数百万人之才力，掷数千万亿之金钱，穷年累世，而后得之，今我欲一朝而胜之，能乎？不能乎？夫江河始于滥觞，穹山基于覆篲，佛法来自天竺，而盛于东方，算学肇自中华，而精于西土。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在操其鼓舞之具耳。

噫！世变无穷，则圣人御变之道，亦与之无穷。生今之世，泥古之法，是犹居神农氏之世，而茹毛饮血，居黄帝之世，御蚩尤之暴而徒手搏之，曰守我上古圣人法也，其不惫且蹶者几何也！且今日所宜变通之法，何尝不参古圣人立法之精意也。

○枪炮说（上）

自枪炮兴，而弓矢戈矛之术废，战阵胜负之数，与前迥殊，即所以论将才者亦异。古之将才杰出者，如项羽之拔山扛鼎，其气固盖一世矣。至若汉之黥彭，蜀之关张，唐之褒鄂，明之常遇春，傅友德等，皆以武勇显名于时，奋建奇绩。即岳武穆将才天挺，百战百胜，而其武艺绝伦，亦实非一时诸将所及。夫战勇气也，故自古恃勇而胜者十常七八。今之决战则不然。设以虬猛绝伦之将，而遇快枪精炮，不能不殒于飞铅之下，虽拔山扛鼎之雄，亦奚益哉！往者粤寇之乱，将才辈出，塔罗杨彭多鲍诸公，出百死入一生，撤去捍蔽，立群子最密之处而不避，用能累战累捷。语人曰：炮固有眼，不吾伤也。此亦倡勇敢之一法。然究当听命于天，不尽以人事为胜负。且当时粤寇之用，不过中国旧式枪炮耳，否则西人所废弃之枪炮耳，若有今日至精之枪炮，恐应之之法，又稍不同。居今日而论将才，不外筹款之裕。鸠工之良，取法之精，操练之勤，四者备矣。善用之则胜，不善用之则败。智勇固不可阙，所以用厥勇者不同矣。

若夫恩威兼济，赏罚必信，法令简肃，实用兵机要所最先。此又古今不变，中外不变者也。

○枪炮说（下）

泰西诸国枪炮之精不越四端，曰力之猛也，发之速也，击之准也，至之远也。诸国竭其才物力，苦心经营者数十年，遂于猛力速准远大端，各有极至之处。今其隼士巧工，覃精研思者，当未已也。或谓果若此，则西国四端之精进，将终无已时，恐复再阅数十年，今日所谓精枪利炮，又成废物矣。余不然。凡物生长各有止境，人之长七八尺而止，象犀马驼之巨逾丈而止，千年谓古木高数百寻而止。西国枪炮殆已止于极至之境，末由再精之时也。何以言之？今日至精至利之枪炮，如欲再加其猛，必有转移重滞之病，有不能多开之病，如欲再加其速，必有子药骤竭之病，有不暇命中之病，如欲再加其准，必有运掉不灵之病，有应机迟钝之病。如欲再加其远，必有目力不及之病，有子力坠下之病。是故欲加一端之胜，或反为三端之累。且过一端之胜，亦必势有所穷，利不胜害。此余所以决今日之猛远准还，为不能不止之境也。若夫随宜而变通之，相机而损益之，盖造者用者，无时可已之事，乃其范围，固莫能轶矣。或问百世以下，事久而术迁，机熟而智生，倘能别创新法，以制枪炮，则枪炮可终废乎？答之曰：理固有之，然此究在百世下，非余所能悬揣也。

○条议一则

自中外交涉以来，中国士大夫拘于成见，往往高谈气节，鄙弃洋务而不屑道，一临事变，无所适从，其处为熟习洋务者，则又唯通事之流，与市井之雄，声色货利之外，不知有他，此异才所以难得也。今欲人才之奋起，必使聪明才杰之士，研求时务而后可。昔汉武帝诏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似宜略仿此意，另设一科，飭令内外大臣，各举所知，亦不必设有定额。其新科进士，大挑举人，优拔贡，如有洞达洋务者，亦许大臣保荐，仿学习河工之例，别为录用。其用之之道，如胆识兼优，辩论横生者，宜出使；熟诸条约操守廉洁者，宜税务；才猷练达，风骨峻整者，宜海疆州县。求之既早，斯用之不穷。彼士大夫见闻既熟，亦可转移风气，不务空谈矣。

○海关征税叙略

总税务司赫德属驻英税务司金登干送来光绪十八年海关贸易总册。余受而阅之，条分件系，经纬分明，是年征税之数，凡进口正税银四百五十九万余两，出口正税银八百二十五万余两，复进口半税银八十二万余两，洋药税银二百二十八万余两，船钞银三十八万余两，内地半税十四万余两，江汉关征银一百八十九万余两，闽海关征银一百六十八万两余，潮海关征银一百四十八万余两，浙海关征银一百二十五万余两，九江关征银一百零四万余两，厦门关征银九

十七万余两，芜湖关征银七十余万两，津海关征银六十九万余两，淡水关征银六十三万五千余两，镇江关征银六十三万一千余两，山海关征银五十四万余两，九龙关征银四十七万余两，台南关征银四十四万余两，拱北关征银三十八万余两，东海关征银三十三万余两，北海关征银二十五万余两，重庆关征银二十万余两，宜昌关征银十一万余两，琼海关征银九万八千余两，蒙古关征银七万三千余两，瓯海关征银三万六千余两，龙州关征银一千七百余两。以上二十四关，征收之总数，即前七项征收之总数。

近年沪粤等关，收税所以益旺者，以洋药厘金归并之故，闽汉等关，收数所以渐衰者，以茶叶销路日衰之故。综计是年进口洋货，价银一万三千五百十余两，进口正税，并洋药税，得银六百八十八万余两。覆诸值百抽五之数，无大悬殊。然洋药厘金，固尚不在内也。出口土货，价银一万零二百五十八万余两，出口正税得银八百二十五万余两，已逾值百抽八之数，所谓值百抽五者不符，则以土货之价，已大减于初定税则之时之价。盖丝茶二者为之也。

尝考夫财用盈虚之故矣。大凡土脉膏腴，物产充羨，壤博民殷，商货所趋，如水归壑，则税可赢。又或众力勤劬，工艺精良，流日广，为遐方日用所必需，则税可赢。又或地虽硗瘠，专产一物，如丝如茶，居民持恒业，远人闻而欣羨，则税可赢。又或缩谷通衢，因利而乘便，官山府海，发天地自然之藏，都泉布输写之会，则税赢。此数者，贵审其地形，开其风气，尤视大水之经纬脉络，以定群商之辐辏与否。夫上海扼长江之要，故税最多，广州扼粤江之要，故次之，汉口扼汉江之要，福州扼闽江之要，故又次之。北方之水溜急沙淤，不便行舟，故虽以黄河之大且长，独无榷税极盛之关。夫殖财之源，因地势亦随人事天时而变者也。至若核其所征之税，而地之冲僻，民之贫富，物之衰旺，岁之丰歉，俱可借以考镜焉。余故摘记其大略如此。

○海关出入货税叙略

光绪十八年，进口洋药价银二千七百四十一万余两，洋布羽绫棉纱棉线价银五千二百七十余万两，泥羽哗叽毡绒价银四百七十九万余两，钢铁铜铅锡价银七百十三万余两，米价银五百八十二万余两，煤油价银五百零四万余两，海货价银五百二十万余两，煤价银二百万余两，自来火价银一百四十二万余两，其余杂货价银各数十百万两不等。都洋货价银一万三千五百十余两，而纱布呢羽等几居进口货价之半，洋药亦几居四分之一。为中国宜设方略，计渐杜洋药来源，而劝导商民，仿洋法织布纺纱为第一要义。其次开矿，其次炼铁，其次仿织呢羽毡绒，其次仿造自来火及制炼煤油。夫风气既开，而致富之能事尽此矣。出口丝茧价银三千零三十四万余两，绸缎价银七百九十六万余两，茶价银二千五百九十八万余两，棉花价银五百零八万余两，草帽缬价银二百零五万余

两，糖价银二百零七万余两，纸价银一百五十七万余两，席价银一百二十九万余两，豆价爆竹价银各一百十八万余两，瓷器窑货价银一百零八万余两，其余杂货价银各数十百万两不等。都土货价银一万零二百五十八万余两，丝茶两项为大宗，几占土货价十分之六。如欲整顿土货，仍须注力丝茶，庶能握其纲领。其余如棉、糖、纸、席、草帽缬等物，苟能随事讲求，随时整理，亦有大益。此外土货俟铁路开通，必有于无意中畅销。如草帽缬之类者矣。

窃查光绪元二年间之约价，出入口货，略足以相抵，今以出货与入货相比较，中国馈银至三千二百五十余万两之多，何哉？近两年中洋货洋纱进口之价，逾于元二年间之价约三千四百万两，则中国亏银皆纱布畅销为之也。从此中国织妇机女，束手饥寒者，不下数千万人，岂细故哉！而谓道民纺纱织布尚可缓乎哉！抑余又闻纺纱之效，逾于织布。今日本通国经营，已获厚利，即华民自织之布，亦乐购用洋纱，以其价廉质良而易售。故华商偶设一二纺织之厂，亦无不获利者。然则有提倡之责者，盍劝商民购机器设局，先仿洋法纺纱，以蕲渐及织布乎？

○海关出入货价叙略

是年货由英国运到者，值银二千八百四十七万余两，香港运到者，值银六千九百八十万两，印度运到者，值银一千三百八十六万余两，新加坡运到者，值银一百九十一万余两，澳大利亚大浪山，加那大运到者，值银一百零一万余两，以上英国及英属地来货，都值银一万一千五百四十八万余两。由中国运之英国，之香港，之印度，之新加坡，之澳大利亚，大浪山，加那大者，都值银五千五百六十万余两。出入相较，中国亏银五千九百七十万两。货由美国运到者，值银六百零六万余两。由中国运之美国者，值银一千零七十八万余两。出入相较，中国赢银四百七十二万余两，货由欧洲诸国运到者，值银五百二十万余两，由中国运之欧洲诸国者，值银一千七百十六万余两。出入相较，中国赢一千二百零四万余两。银货由俄国运到者，值银五十五万余两。由中国运之俄国者，值银七百零四万余两。出入相较，中国赢银六百四十九万余两。货由日本运到者，值银六百七十万余两。由中国运之日本者，值银八百五万余两。出入相较，中国赢银一百三十五万余两。货由澳门运到者，值银三百十七万余两。由中国运之澳门者，值银一百六十八万两。出入相较，中国亏银一百五十万余两。货由小吕宋、越南、暹罗、爪哇、埃及五国运到者，值银三十一万余两。由中国运之五国者，值银一百八十六万余两。出入相较，中国赢银一百五十五万余两。总而观之，中国之银，耗于英国及英属地者甚巨，而销取赢于通商诸国。然绌者多，而赢者少，势尚不足相补。故一岁中亏银至三千二百五十余万之多。华茶销于英国者，年少一年，销于俄国者年多一年。俄之用茶，虽

未能逮昔日之英，然华茶不至壅滞者，以俄人为之运用也。中国之货销畅于日本，则以日本纺纱骤盛，不能不用中国之棉花。盖中国与日本互分其利云。

今之论时务者，动曰英人耗蠹中国，颇欲联俄以摈英，此与儿童之见无异。夫民所以乐购此货者，皆为日用所必需，而又质良价美之故。当其不用，虽君父不得而劝之，于远人乎何爱？当其必用，虽君父不得而禁之，于远人乎何？尤即如日本二十年来专精奋力，研求工商之利，遂能仿造洋货及华商货，质良价廉，几掩其上，英人非但不悬挠之，且极口称道之。中国乐用其货者，比比然矣。中国地博物广，人工甚廉，数倍日本，诚知病英人耗蠹乎何？有日本之成法在。又何必出不能行之下策哉。

或谓中国虽亏银三千二百五十万两，然各关所收税厘既得二千二百六十余万两，加以洋商自募牙侩，凡进口七厘，出口八厘，用费共有一千数百万两，皆入华人之手。以彼此，中国尚赢数十万两，是中国之银未尝锱铢漏入外洋也。斯又不然。考光绪元年，出入货相准，华货尚赢百余万两，以关税用费合计之，是中国且多银二千余万金矣，当时岁赢二千万金，中国且日见贫耗，况如今日之势乎？是不能不亟为之计者。牧民之政也，保邦之本也，为上之责也。

○通筹南洋各岛请设领事官保护华民

奏为英国属埠，拟添设领事官保护华民，并通筹南洋各岛派员先后次第，恭摺仰祈圣鉴事；窃臣查光绪十二年南广督臣张之洞派遣委员副将王营和、知府余瑾，访查南洋各岛华民商务奏称：该委员等周历二十余埠，约计英荷日三国属岛，应设总领事者三处，设正副领事者各数处，经总理衙门议复在案。臣于光绪十六年七月，准总理衙门咨称：据海军提督丁汝昌文称：此次巡洋，如附近新嘉坡各岛曰槟榔屿，曰麻六甲，曰柔佛，曰英，曰石兰莪，曰白蜡，皆未设领事。华商因受欺陵剥削之苦，无不环诉哀求。拟请各设副领事一员，即以随地公正殷商摄之，统辖于新嘉坡领事。因先与该外部商定核给凭照，如能办到，实于华民有裨等因。到臣当经办文照会英国外部，援照公法及各国常例，声明中国可派领事官，分驻英国属境。俟商有端倪，拟再咨明总理衙门详筹妥办。臣窃思领事一官，关系紧要，而南洋各岛华民繁庶，若不统论全局，则一事之利弊无以明；若不兼筹各国，则一隅之情势无由显。臣谨综其始终本末，为圣主敬陈之。

大抵外洋各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凡在他国通商之口，必设领事，以保护商人，遇有苛例，随时驳阻。所以旅居乐业，商务日旺。即游历之员，工艺之人，亦皆所至如归。而西洋各国领事之在中国权力尤大。良由立约之初，中国未谙洋情，允令管辖本国寓华商民与地方官无异。洋人每有人命债讼等案，均由领事官自理，往往掣我地方官之肘。从前中国各国之枝节横生，亦实

由于此。然即在他国不理政务之领事，仅以保护商务为名者，各国亦视之甚重，稍有交涉，即筹建设。盖枝叶繁则根本固，耳目广则声息灵，民气乐则国势张，自然之理也。

中国领事之驻外洋者，在英则有新嘉坡领事，在美则有旧金山总领事，有纽约领事。在西班牙则有古巴总领事，有马丹萨领事，在秘鲁则有嘉里约领事，在日本则有长崎、横滨、神户三处领事，有箱馆副理事。盖南北美洲与日本各口，迭经总理衙门与出使大臣，筹画经营，建置较密。惟南洋各岛，星罗棋布，形势尤为切近，华民往来居住，或通商，或佣工，或种植，或开矿，不下三百余万人，即委员王荣和等所到之处，亦已报有百余万人。臣窃据平日所见闻，参以张之洞原奏，计华民萃居之地，荷兰、西班牙两国所属，应专设领事者约四处，曰苏门答腊之日里埠曰噶罗巴，曰三宾陇等埠，曰小吕宋。英法两国所属应专设领事者约五处，曰香港，曰新金山，曰缅甸之仰江，曰越南之北圻与西贡。他如槟榔屿等处，已可相机设法，或以就近领事兼摄，或选殷商为绅董，畀以副领事之名，略给经费，而以就近领事辖之。斟酌盈虚，随宜措注，要亦所费无多。就南洋各岛而论，只须设领事十数员，大势已觉周妥，加以略有添派，综计岁费当不过十万金。窃查各关洋税项下，每岁提拨一成半作为出使经费，约银一百数十万两。而近年出使各馆所需，暨游历人员所用，统计当不过六十万两。

总理衙门原议，以其赢数预备添派各国使臣之用。臣愚以为西洋头等强国，均已派有使臣，即二三等之国，亦由各使就近兼摄，似暂无须多派。惟逐渐添此十数领事者，则商政日兴，民财日阜，息息有与内政相通之故，且慰輿情于绝远，不启华人觊望之端，收权利于无形，不开外人姗笑之渐，所获裨益，较之所费奚啻十倍。臣尝阅各国贸易总册，以洋货土货出入相准，每岁中国之银流入外洋者，约一二千万两。又考数年前美国旧金山银行汇票总数，每岁华民汇入中国之银，约合八百万两内外。虽该处工资较丰，而人数尚非最多，则推之古巴秘鲁可知，推之南洋各岛又可知。夫中国贸易与各国相衡，亏短甚巨，然尚有可周转者，以华民出洋所获之利，足资补苴也。倘此源再塞，则内地之银，必更立形匮乏，民穷已甚，窃恐事变丛生。即就新加坡一埠而论，设立领事已十三年，支销经费未及十万金，然各省赈捐海防捐所获之款，实已倍之。而商佣十四五万人，其前后携寄回华者，当亦不下一二千万。盖领事一官，在彼外洋，虽无管辖华民之权，实有保护华民之责。纵令妥订条约章程，必得领事随所见闻，与彼地方官商办，则洋官亦得藉以稽查，而土人不敢任意苛虐。即驻洋使臣，欲与外部辩论，亦必以领事所报为凭，方能使洋官有所顾忌。此领事一官所以不能不设之由，而已设领事之处，未尝无显著之效也。

今华民出洋之利，已稍不如前矣，诚能于南洋各岛酌添领事，尚可挽回补救，而收固有之利源。

然所以议之稍久，迄少就绪者，盖亦因立约之初，中国未悉洋情，并不知华民出洋之众，于是但给彼在中国设领事之柄，而无我在外洋设领事之文。又各国开荒岛为巨埠，专赖招致华民，而洋人实属寥寥，一经我设立领事，彼不免喧宾夺主之嫌，又碍其暴敛横征之举，所以始必坚拒，继则宕延。外部以咨商藩部为辞，藩部以官民不便为说，虽管秃唇焦，而终无如彼何。此惟在局中者深知其难。而局外之视事太易者，又或称就地可集巨资，无需另筹经费，或狃于洋官驻华之例，几谓一设领事，华民即为所辖，竟无异管理地方者。此皆阅历未深，实多隔阂。当局者知其断难办到，不论矫枉过正之议，几谓徒多耗费，无甚裨益，斯殆有激而然。

臣窃以为望之过奢，转滋流弊。领事所收之身格费船照费，原可略资津贴，正不必敛巨费以招物议。今已设领事之处，验民船，稽民数，原可稍分彼权，正不必揽政柄以启猜疑。但如臣以上所陈，则不求近效，而其效最大，惟须认定主见，中外一意，合力坚持，得寸得尺，相机筹办，必可循序就范。即如新嘉坡初设领事，英之外部示尽力阻挠，当时颇费周折，至今仍无异议。窃查英、法、荷、日四国属境，其苛待华民不愿我设领事者，以荷日二国为最，而法次之，英又次之。荷日国势皆昔盛今衰，其立国命脉乃在南洋诸岛。岛中垦田开矿，招商征税各事，又恃华民为根柢，惟其政令不甚明肃，呼应不甚灵通，洋官往往征取无艺，侨寓之西人又侵侮华民，或迫之入籍，或拘之为奴，或禁其往来，或其生计，若有华官在旁理论，究可补救一二。虽商设领事之始，彼必枝梧推宕，然我苟据理执言，因势利导，始终坚持，谅彼亦无辞以难我。及早图之，则难者或渐化为易，失今不图，则易者亦渐觉其难。想总理衙门，必仍知照出使美日秘臣崔国因催商日国外部，先在小吕宋设立领事，俾便次第推广，以符原议。至英国待我华民，较为公允，臣观各国在英属地设一领事，视为泛常之举，向无搁阻。又知英国君臣用意，颇欲与中国互敦睦谊，或不于此等事件，稍露歧视中国之形。近与该外部商议，请照各国之例，在英地随宜派设领事，即彼未肯速允，臣拟坚持初议，至再至三，与之磋磨。先就香港、仰江、新金山等埠，酌设一二员，而槟榔屿等六处，亦当审其地势人数，从长筹画。由此推之，法荷各属，亦或较易为力。臣非不知洋人性情坚韧，每商一事，必多波折。然苟不惮笔舌之繁，不参游移之见，不紊缓急之序，或稍有效可图。盖庇荫周则民生厚，而不独开商务，财用裕则近忧纾，而非以勤远略，布置广则众志成城，而兼可通敌情，呼吁少则国体尊，而即以销外侮。臣为海外数百万生灵起见，不敢稍安缄默。所有英国属埠拟设领事，并通筹南洋各岛

派员次第缘由，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振百工说

古者圣人操制作之权，以御天下，包牺、神农、黄帝、尧、舜、禹、周公、皆神明于工政者也。故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圣人之制，四民并重，而工居士商农之中，未尝有轩轻之意存乎其间。虞廷拜垂艾，十伯与禹、皋、夔、稷、契同为名臣。《周礼》冬官虽阙，而考工一记，精密周详。足见三代盛时，工艺之不苟。周公制指南针，迄今咸师其法。东汉张衡文学冠绝一时，所制仪器，非后人思力所能及。诸葛亮在伊尹伯仲之间，所制有木牛流马，有诸葛灯，有诸葛铜鼓，无不精巧绝伦。宋明以来，专尚时文帖括之学，舍此无进身之途，于是轻农工商而惠重士。又惟以攻时文帖括者为已尽士之能事，而其他学业，瞢然罔省，下至工匠，皆斥为粗贱之流，浸假风俗渐成，竟若非性粗品贱不为工匠者。于是中古以前，智创巧述之事，阒然无闻矣。

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则工又兼士之事。吾尝审泰西诸国勃兴之故，数十年来，何其良工之多也？铁路火车之工，则创其说者，曰罗哲尔，曰诺尔德，而后之研求致远者不名一家。火轮船之工，则引其端者，曰迷路耳，曰代路尔。曰基明敦，后之变通尽利者，不专一式。电报之最阐精者微考，则有若嘎刺法尼，若佛尔塔，若倭斯得，若倭拉格，若安其尔。炼钢之工，最擅声誉者，则有西门子，若马丁，若别色麻，若陪尔那，若回特活德。制枪之工，则有若林明敦，若芸者士得，若毛瑟，若亨利马梯尼。制炮之工，则有若鲁克伯，若阿模士庄，若荷乞开司，若那登飞。其他造船造钢甲之工，则有德之伏尔铿，英之雅罗，法之科鲁苏。造鱼雷造火药之工，则有奥之怀台脱，德之刷次考甫，德之杜屯考甫。当其创一法兴一厂，无不学参造化，思通鬼神。往往有读书数万卷，试练数十年，然后能亘古开一绝艺者。往往有祖孙父子，积数世之财力精力，然后能为斯民创一美利者，由是国家给予凭单，俾独享其利，则千万之巨富，可立致焉。又或奖其勋劳，锡以封爵，即位至将相者，莫不与分庭抗礼，有坎然自视弗如之意，则宇宙之大名可兼得焉。

夫泰西百工之开物成务，所以可富可强，可大可久者，以朝野上下敬之慕之，扶之翼之，有以激厉之之故也。若是者人见谓与今日之中国相反。吾谓与古之中国适相符也。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预民用，其要端矣。欲劝百工，必先破去千年以来科举之学之畦畛，朝野上下，皆渐化其贱工贵士之心，是在默窥三代上圣人之用意，复稍参西法而酌用之，庶几风气自变，人才日出乎。

○治学术在专精说

中国上古之世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饗飧而治。孟子讥其以大人小人之事，并而为一。盖洪荒朴略之时。文明尚未启也。厥后耕织陶冶之事，不能不分。分之愈多，术乃愈精。是故以禹之圣，而专作司空，皋陶之圣，而专作士，稷契之圣，而专作司农司徒，甚至终其身不改一官，此唐虞之所以盛也。管子称天才，其所以教民之法，不外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此齐国之所以霸也。宋明以来，渐失此意。自取士专用时文试帖小楷，若谓工其艺者即无所不能，究其极乃一无所能。仕于京者忽户部忽刑部忽兵部迄无定职，仕于外者忽齐鲁忽吴楚忽蜀粤迄无定居，忽治河，忽督粮，忽运盐，亦迄无定官。夫以古之圣人所经营数十年而不敢自谓有成效者，乃以今之常人于岁月之间，而望尽其职守，岂不难哉！

泰西诸国颇异于此。出使一途，由随员而领事而参赞而公使荐升为全权公使或外部大臣，数十年不改其用焉。军政一途，由百总而千总而都司而副将存升为水陆军提督，或兵部大臣，数十年不变其术焉。他如或娴工程，或精会计，或谙法律，或究牧矿，皆倚厥专长，尽其用不相换也，不相挠也。士之所研，则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天学、地学、及一切格致之学，而一学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至累世莫殫其业。工之所习，则有攻金攻木攻石攻皮攻骨角攻羽毛及设色搏填，而一艺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即如造炮攻金之一事也，而炮膛炮门炮弹炮架所析不下数十件，各有专业而不相混焉。造船攻木之一事也，而船板船桅船轮船机所分不下数十事。各有专家，而不相侵焉。所以近年购订船炮，每由承办之一厂，向诸厂分购船料，汇集成器，而其器乃愈精。

余谓西人不过略事管子之意而推广之，治术如是，学术亦如是，宜其骤致富强也。中国承宋明以来之积弊，日趋贫弱，贫弱之极，恐致衰微，必也筹振兴之善策，求自治之要图，亦惟详考唐虞以后，宋明以前之良法而渐扩充之，而稍变通之，斯可矣。

○矿屯议

今天下日趋于贫之故，大端有二：一则商务不盛，利输于外，犹水之渐泄而人不知也。一则矿政未修，货弃于地，犹水之渐涸而人不知也。盖天地生人养人之具，火化之用，莫大乎煤。转移之用，器械之用，莫大乎五金。此中外不易之势也。中国于取煤之法，虽研之未精，而民间犹或务之。其取五金之法，则废而不讲久矣。《周礼》矿人一官，掌金玉锡石之地，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知古圣人经纬天下，所以为斯民利用厚生者，筹之綦详。《汉书地理志》，州郡有铜官铁官者凡数十处。迄于唐宋，未尝不采取五金。其事

时见于史传。自明之晚季，以矿税为厚敛之端。宦竖四出，征求无艺，有司因之苛派百姓，海内骚然。当时既受其弊，后世遂相戒不敢复议。此矿政所以不修也。

近数百年来，天地菁英之气，郁而不发。乡曲土豪，与无业游民，遂敢纠党开矿，作奸犯科，抗拒官吏。幸而逐之。当事者虑其易聚难散，不得不封闭矿硐，垂为厉禁。而矿政益以不修矣。由前之说，弊在所任非人，藉其名以渔利，而并无其实，固不当因噎而废食也。由后之说，弊在委弃宝藏，与玩法者欲起而攘之。将防玩法之民，先收自然之利。苟上有治之之法，而民自难遁于法之外也。然而犹有狃于故见，而或疑为多事者。亦可谓不审于时与势之宜者矣。

夫民于五金之用，一日不可缺，一人不可无。今以天下之大，而所用铜铁，皆仰给外洋。至于金银，如英美所属之新旧金山，每岁出于矿者数千万，奚啻取之如泥沙。中国无生之之道，仅以古昔所有，互相转输，又已用之尽锱铢。通商以来仅三十年，而外国日富，中国日贫。复数十年，则益不可支矣。是不可不筹所以振之哉！且中国矿产之饶，甲于地球诸国。苟善取而善用之，固大可为之资也。

而论采取之道，则官商分办之外，惟矿屯一法为最善。何以言之？今天下额设绿营之外，每省各有防营。无事坐食，既糜巨饷，去之又不足以建威销萌，益示弱于邻敌。是以新疆之豫军，畿辅之淮军，莫不经理屯田，以裨军食。其他如河防水利，炮台城垣诸工，亦往往借助于各营。此诚撙节财用酌剂盈虚之要道也。窃闻西南滇黔楚粤陇蜀诸省，五金并产，宝气充积。诚择矿苗最旺之山，每省先拨一二营，试行采炼。于以创开风气，逐渐推广。有六利焉。向闻佣工开矿，一人所获，每敷一人之食。如得佳矿，即有赢余。营勇开矿，计每丁终岁所获，即不能抵所支之饷。如或仅抵十之五六，亦可省营饷之半也。若矿屯渐多，即所节甚巨。其利一。勇丁游闲无事，浸至习成骄惰，骚动闾阎，今于操练之余，课以矿务，使之勤动于山谷之间，犹得葆其朴勇之气。其利二。矿产皆在穷岩绝峤辽廓之区，于此分屯各营，则苗蛮有慑服之心，客匪绝占踞之望。其利三。官商开矿，筹本最难。本之难筹，尤以工费为大宗。营勇有额支之饷。经始之初，只须购机器，订矿师。成本既轻，事乃易集，其利四。矿务既兴，则运送必有舟车，淘炼必有工匠。未始非小民谋食之资。其利五。无论金银铜铁，中国之所出渐多，则外洋之来者渐少。一年计之而不足，数十年计之而有余。其利六。有此六利，则矿屯之举，尤胜于官商之经营也审矣。

若夫选将领，择官吏，联民情，定规制，则恃乎各省大吏之体察情势，访求

人才，视其意之轻重，而效之大小判焉。昔宋苏轼治徐州，以利国监为铁官，商贾所聚，凡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代炭，多强力鬻忍之民。欲使冶户各出十人，借其名于官，授以刀槩，教之击刺，每月庭集而阅试之，以待大盗。此寓强于富之术也。而矿屯之说，则足以寓富于强。推而行之，富一方可，富天下亦可。譬犹导水者之引其泉，将滚滚而不竭也，而岂有泄涸之患也哉！

○拙尊园丛稿序

光绪十九年秋，余友黎君莼斋哀所为古文辞百余首，邮致上海，付之石印。贻书海外，征序于余。余与莼斋相知久，其敢以不文辞。

当同治纪元，莼斋以廩贡生应毅皇帝求言之诏，上书论时事万余言。是时河内李文清公棠阶，以名儒入政府，建议宜擢用风示天下。会曾文正公驻军安庆，进剿粤寇于江南，天子命以知县发往安庆大营差遣。中兴新政，颇有采用莼斋议者。天下因以诵莼斋之文而想见其人。越二年，余入曾文正公幕府。文正告余幕中遵义黎君暨淑浦向师棣伯常可交也。余始与二君以学业相砥砺。伯常志豪才健，不幸遘疾以没。莼斋恂恂，如不胜衣。而意气迈往，若视奇绩伟勋可捩契致。文正意不谓然。顾时时以文事奖勉僚属。一见许余有论事才。谓莼斋生长边隅，行文颇得坚强之气，锲而不舍，均可成一家言。居常诲人，以为将相者天下公器，时来则为之，虽旋乾转坤之功，邂逅建树，无异浮云变幻于太虚，怒涛起灭于沧海，不宜撻以成心。文者，道德之钥，经济之舆也。自古文周孔孟之圣，周程张朱之贤，葛陆范马之才，鲜不藉文以传。苟能探厥奥妙，足以自淑淑世。舍此则又何求！

当是时，幕府豪彦云集，并包兼罗。其治古文辞者，如武昌张裕钊廉卿之思力精深，桐城吴如纶挚甫之天资高隼。余与莼斋咸自愧弗逮远甚。文正没后，同人散之四方，罕通音问。莼斋踪迹虽隔，而情意益亲。数万里外，往往互达手书。有无未尝不相通也，升沉未尝不相关也，文艺未尝不相质也。莼斋自出幕府，浮沉州县者近十年，充出使英、法、西班牙三国参赞者又五六年，颇以未尽所用，郁郁不乐。既而天子骤用为出使日本大臣。任将满，遽丁内艰。服阙复用之。前后凡奉使六年。适值朝鲜内变，强邻隐集战舰，将驶往袭取其国都。莼斋侦知，密电驰报。余时在署北洋大臣张靖达公幕府。力劝速发兵轮，统以大将，风驰电迈，遂执戎首以归。敌军迟到半日耳。至则内乱已定，受盟而退，朝鲜无事。今傅相合肥李公追论莼斋前劳，天子简授川东兵备道，监督重庆新关。莼斋莅官两年，诸所规画，卓然可观。来书自以生平志事，垂老无成，若有未慊于怀者。莼斋莼斋，胡不追味文正之言而不自得若此乎？

余昔盘桓幕府，静观世变，垂二十年。出而任事者逮十年，始知文正之论

，实不我欺。大凡经世百务，机之已至，我一措注，推挽者四出而助之，非必恃权位之重也。机之未至，我极经营，者四出而挠之，不尽由权位之轻也。菴斋惟置其难自主者。静以俟时，珍其所固有者，聊自怡悦足矣。菴斋为文，恪守桐城义法，其研事理，辨神味，则以求阙斋为师。文凡六卷，颜曰《拙尊园丛稿》，仓卒未及钞示。然菴斋之文，大半皆余所及见。其翹然杰出者，犹往来余胸中也。可传也。

○出使四国奏议序

奏议，古文之一体也。昔曾文正公选钞奏议，宗贾长沙、陆宣公、苏文忠三家。鸣原堂论文，专论奏疏，亦既涵其涯而抉其奥矣。盖古今奏议，推西汉为极轨。而气势之盛，事理之显，尤莫善于贾生陈政事疏，刘子政封事。忠爱恳款，发生至性。诸葛武侯《出师表》，规模宏远，诰谟之遗，皆与贾氏文相辅翼。惜乎其不多觐也。汉氏以降，文章道衰，风骨少陨。唐代韩柳有作，奏事之文，为之不多，限于位与时也。陆公以骈偶之体运单行之气，文正谓其理精则比隆濂洛，气盛亦方驾韩苏。洵非虚语。苏文忠奏议，终身效法陆公。盖以敷奏君上之体，宜乎条畅轩豁。能如是，亦足矣。夫长沙究利害，宣公研义理，文忠审人情，三家各有深诣。文正宗之，允矣。窃又以为文正奏疏，参用近时奏牒之式，运以古文峻洁之气，实为六七百年来奏疏绝调。每欲汰幕客代拟之作，专存文正手笔，汇钞数卷，私资揣摩，卒卒未果。然奏疏一体，前则三家，后则文正，皆福成所服膺弗失者也。曩在幕府，尝裁奏牒，均系代作。奉使四国以来，忝列京卿，有奏事之责，非使职所及者，不敢妄陈。癸巳之秋，期满将归，[A12J]行篋得疏稿数十首，稍删循例诸作，厘为二卷，俟质当世，亦以自镜云。嗟夫，经济无穷，事变日新。今方面洋诸国情状，贾陆苏三公与文正所不及睹者也。福成既睹四贤未睹之事矣。则凡所当言者，皆四贤所未及言者也。惟其为四贤所未及言，居今之世，乃益不能已于言。安得起四贤于今日，抒厥壮猷，一启后人之不逮耶？夫古人虽往，事理则同。论事者不得因其事为古人所未谕，遂谓奋笔纂辞可不师古人也。此福成所以益擧然高望于四贤。光绪十九年冬十月，无锡薛福成自序于英伦使馆。

○出使四国公牒序

公牒之体，曰奏疏，下告上之辞也，曰咨文，平等相告者也，其虽平等而稍示不敢与抗者，则曰咨呈，曰札文，曰批答，上行下之辞也。其施之官稍下而非所属者，则曰照会，曰书函，上下平等，皆可通行者也，曰详文，曰禀牒，皆以下官告其上官者也。官在两司上者可勿用。大臣出使，有洋文照会者，盖以此国使臣告彼国外部大臣之辞，亦即两国相告之辞也。执笔者宜审机势，晰情伪，研条约，谙公法。得其，则人为我拙；失其，则我拙于人。是非于

此明，利害于此形，强弱于此分，实握使事最要之纲领。使事既有端绪，然后述其梗概而奏之，而咨之札之。意有未达，则再为书以引伸之。胥是物也。故凡治出使公牍者，必以洋文照会为兢兢。而诸体之公牍，皆由此生焉。电报虽为昔日所无，迩来筹襄公务之机要，大半浑括故此。故亦当附公牍之列。

余奉使海外，四阅寒暑。既甄录疏稿，都为一集，复哀咨函札批之稍关国计民生者，暨洋文照会与电报，厘存八卷，时自览观，以备考镜焉。自我中国通使东西洋诸大邦，所以谘政俗联邦交保权利者，颇获无形之益。然使职难称之故，盖由中国风气初开，昔日达官不晓外务，动为西人所欺。西人狃于积习，辄以不敢施之西洋诸国者，施之中国。为使臣者，遂不能不与之争。争之稍缓，彼必漠视而不理，其病中于畏事。争之过亢，彼必借端以相尤，其迹疑于生事。迩来当事愿生事者较少，而习畏事者较多，故失之刚者常少，而失之柔者常多。余生性憨拙，

凡遇交涉大事，辄喜争辩。争之之具，必以洋文照会为嚆矢。有时用力过锐，彼或怒而停议。然未尝不得自转圜，未尝不稍就我范围。盖我虽执彼所不愿闻之言，而其理正，其事核，其气平，出以忠信之怀，将以诚恳之意，知彼不能难我也。然后断然用之以难彼而勿疑。其端倪可见于文牍者，亦仅十之四五而已。久之，彼且积感而释疑，转兼而为敬。欺者不敢复欺，争者可渐息争矣。顾欲与争辩，则平日之联络布置，尤不可不慎。譬之关弓者必和其干，调其丝，引矢一发，毅力虽劲，不至弧折弦绝者，审固于先事也，洋文照会，皆余授意译者所拟，然后再译为华文。中西文法，截然不同，颇有诘屈聱牙之嫌。余恐汨其真也，未敢骤加删润。后之览者，亦会其意焉可耳。光绪十九年冬十月。无锡福成自序于英伦使馆。

○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

昔曾文正公奋艰屯之会，躬文武之略，陶铸群英，大奠区宇，振颓起衰，豪彦从风，遗泽余韵，流衍数世。非独其规恢之宏阔也。盖其致力延揽，广包兼容，持之有恒，而御之有本。以是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云。

窃计公督师开府，前后二十年，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闳伟则太子太傅大学士肃毅伯合肥李公，礼部侍郎出使英吉利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长沙郭公嵩焘筠仙，（郭公原籍，因避家讳，改书其郡，下从此例。）兵部侍郎巡抚陕西长沙刘公蓉霞轩，云南按察使平江李元度次青。明练则四品卿衔内阁侍读长沙郭昆焘意城，候补道长沙何应祺镜海，武冈邓辅纶弥之，歙程桓生尚斋，主事甘晋子大，直隶清河道溧阳陈鼎作梅，河南河北道奉新许振仙屏，四品卿衔吏部员外郎嘉兴钱应溥子密，候补道长洲蒋嘉或莼卿，定远凌焕晓岚。

渊雅则知和州直隶州长沙方翊元子白，江苏按察使中江李鸿裔眉生，四品卿衔刑部主事歙柯钺筱泉，候补道黟程鸿诏伯候选知府阳湖方骏谟元征，江苏知县淑浦向师棣伯常，出使日本记名道遵义黎庶昌菴斋，知冀州直隶州桐城吴汝纶挚甫。右二十二人，李公功最高。公之志业，李公实继之。郭公、刘公与公交最深。所议皆天下大计。

凡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雄略则太子太保大学士恪靖侯长沙左公，兵部尚书衡阳彭公玉麟雪琴，前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汉军李云麟雨苍，权福建布政使护巡抚事益阳周开锡寿珊，候补直隶州赠太常寺卿云骑尉长沙罗萱伯宜，安徽布政使权巡抚事新建吴坤修竹庄，甘肃甘凉道合肥李鹤章季荃。硕德则兵部尚书总督两江开县李公宗羲雨亭，兵部尚书总督湖广合肥李公瀚章筱泉，前兵部侍郎总督东河河道南昌梅启照筱岩，前兵部侍郎巡抚安徽衡阳唐训方义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川陈兰彬荔秋，兵部侍郎巡抚山东桂阳陈士杰俊臣，光禄寺少卿江夏王家璧孝凤。清才则太仆寺卿瑞安孙衣言琴西，监察御史乌程周学浚缙云，前知建昌府江阴何杖莲舫，候补直隶州湖口高心夔碧湄。隽辩则候选道阳湖周腾虎韬甫，前湖南布政使剑州李榕申甫，兵部侍郎巡抚广东望江倪文豹盖岑，前山西冀宁道东湖王定安鼎丞。右二十二人，左公彭公功最高。李云麟闻公下士，徒步数千里从公。皆才气迈众，练习兵事，而受知于公最先。

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古文则浏阳县学教谕巴陵吴敏树南屏，前翰林院编修南丰吴嘉宾子序，候选内阁中书武昌张裕钊廉卿。闳览则前翰林院编修德清俞樾荫甫，芷江县学训导长沙罗汝怀研牛，诸生新城陈学受艺叔，知永宁县当涂夏燮谦甫，江苏知县独山莫友芝子，举人衡阳王开运幼秋，秀水杨象济利叔，刑部郎中长沙曹耀相镜初，出使俄罗斯参赞道员武进刘瀚清开生，知易州直隶州阳湖赵烈文惠甫。朴学则海宁州训导嘉兴钱泰吉警石，知枣强县桐城方宗诚存之，候补郎中海宁李善兰壬叔，举人江宁汪士铎梅村，候选道石埭陈艾虎臣，诸生南汇张文虎啸山，德清戴望子高，仪征刘毓崧北山，其子寿曾恭甫，海宁唐仁寿端甫，宝应成蓉镜芙卿，候选知府金匱华蘅芳若汀，候选县丞无锡徐寿雪村。右二十六人，吴敏树、罗汝怀、吴嘉宾名辈最先。敏树与张裕钊之文，所诣皆精。莫友芝、俞樾、王开运、李善兰、方宗诚、张文虎、戴望皆才高学博，著述斐然可观。

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干济则苏松太兵备道南海冯光竹儒，徐州兵备道歙程国熙敬之，候选主事海宁陈方坦小浦，候选教谕宜兴任伊棣香，候选知县江宁孙文川澄之。

勤朴则前两淮盐运使泾洪汝奎琴西，候选直隶州汉阳刘世墀彤阶，候补道浏阳李兴锐勉林，候补知府衡阳王香倬子云。敏贍则监察御史武昌何源镜芝，江西知县忠州李士芋仙、候补同知宣城屠楷晋卿，候补知府富顺萧世本廉甫。右十有三人，皆能襄理庶务，繁应琐；虽其用之巨细不同，亦各有所挟以表见于世。凡福成所尝与共事，及溯所闻而未相觐，或一再晤语而未共事者，都八十三人。其碌碌无所称者不尽录。

古者州郡以上得自辟从事参军记室之属，故英俊之兴，半由幕职。唐汾阳王郭子仪精选幕僚，当时将相，多出其门。降及晚近，舍实用而崇科第，复为壹切条例，以束缚贤豪，而登进之涂隘矣。惟公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便楠，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楹栋榱，畏店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斯所以能回乾轴而变风气也。昔公尝以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实已囊括世务，无所不该。幕僚虽专司文事，然独克揽其全。譬之导水，幕府则众流之汇也。譬之力穡，幕府则播种之区也。故其得才尤盛，即偶居幕府，出而膺兵事饷事吏事之责者，罔不起为时栋，声绩隆然。夫人必有驾乎天下之才之识之量，然后能用天下才，任天下事。福成居公幕仅八年，于未及同游者知之不详。然于公知人之明与育才之心，粗有所睹矣。谨詮次公宾僚姓名，并叙其爵里著于篇。而于所未知者则姑阙焉。

○白雷登海口避暑记

英伦四面环海，水气和而得中，无严寒亦无盛暑。然邦人士之富贵者，咸以避寒暑远徙。一岁中恒四三月。而避暑必在新凉之后。当夫秋高日晶，天宇澄旷，去邑适野，舍业以游，西人名之曰换气。盖都会之中，人民稠密，居之久，则气浊神昏而百病生。必易一地以节宣之，则气清体健而百病却。此于养生要术，研之颇精，意不专在避暑也。其避寒之用亦然。

癸巳七月之杪，余从西俗避暑白雷登海口。海口为巨绅豪商必至之地，以海气养人躯体，尤善于郊垌清气也。白雷登在伦敦西南三百余里，乘火轮车，约熟五斗米顷，即至。邦人士营此胜区，罔惜财力，岁异月新。有穹林以翳炎阳，有幽园以栽名花，有陡入海中之新旧二堤，以待游者涵濡海气。岸高也，则有升车以省纡绕。波平也，则有小舟以恣荡漾。海上中下三层俱罗花木，可步可坐可纳凉焉。余初来此，神气洒然，如鸟脱樊笼而翔云霄之表。所居高楼，俯瞰海濤唇，夜卧人静，洪涛訇訇，震耳荡胸，涤我尘虑。少焉风止日出，波澜不惊。西望辽，想像亚墨利加大洲，如在云烟杳霭中，未尝不觉宇宙之奇宽也。

于是携侣扶筇，任意所之。见有驶电气车者，夷然登之。风驰云迈，一瞬千步。制造之功，逾于火轮。数百年后，其将行之我中国乎？俄而下车，步往长堤听西人奏乐，披襟以当海风。或遥睇水天，而羡鸥鸟之忘机，或旁听钓徒，而悯众鱼之贪饵。于斯之际，蠲烦涤器，心旷神愉。窃意世间所谓神仙者之乐，不是过也。晷移意倦，浩歌以归。归而倚枕高卧，亦得佳趣。梦中如游邃古之世。既觉，偶窗外，海景奇丽，皓曜万重，恍睹金碧世界。盖日将西匿，倒影入海也。无何，暝色已至，秉烛朗诵杜子美诗十余首，以畅余气。如是者旬余始返。其诸所访名迹尚多，不尽记。

余自春初期满未归，羁怀僚，悄焉寡欢。今而知天与人以自得之趣，随地可以领会，初无遐迩之别也。夫诚默体古君子素位而行之旨，将焉往而不乐哉！光绪十九年八月十三日记。

○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

英吉利法兰西以咸丰七年冬十一月攻陷广州，执总督叶名琛，久踞不退。注谋在改约章，索偿款，增商埠。自谓据城为质，必可如其所请，讲解以罢也。于是总督两广兼通商大臣者，为侯官黄宗汉。宗汉亦承平文俗吏耳。盱衡厉色，操下如束湿薪。退驻惠州，既不激励兵练，筹克会城，又不与英使会议立约退师事。习见通商以来，主和者例干清议，挑衅者亦膺严谴，举凡驭远绥边暨战守方略，惟以闭口不言塞耳不闻为能。英使额尔金久不得我要领，乃纠法美二国，驶兵船北上。

咸丰八年夏四月，骤至大沽海口。大沽绿营兵素不练，多怯。一见敌船惊溃。洋兵踞我南北岸炮台。直隶总督谭廷襄提督张殿元等，皆以疏防获罪，遣戍监候有差。洋兵以大小轮船七，暨舢板船驶入河内，直薄天津。额尔金等照会内阁：此来非用兵，盖欲修好。请面见天子诉其事。文宗特遣侍郎衔耆英谕止之。不能。耆英归，赐死。遂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以钦差大臣视师通州。遣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往议和约。英人多索偿款及商埠。许之，恐伤国体，拒之，虑挑强敌。乃以两江总督何桂清兼通商大臣。特派桂良花沙纳驰赴上海，会同桂清先与英人商定税则，再议约章。亦欲姑退之以纾近患，修戎备也。六月，英法美三国兵船退去。秋七月，王移军海口，修筑大沽北塘营垒炮台，购巨炮分布要害，檄州县伐大木，输之海口，植丛桩水底，以御轮船。又奏请调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及蒙古两盟马队。前后赴军者，可五千骑。

九年春三月辛未朔，怡亲王载垣驰赴天津，察勘海防事务。桂良等在上海与额尔金商定税则。额尔金遣其弟卜鲁士率兵船北驶，声言将入京换约。桂良等告以大沽设防，当进自北塘。夏五月庚寅，卜鲁士至拦江沙外。壬辰，遣其兵船闯入大沽海口，先觇形势。王故羸师以张之。癸巳，洋轮十七艘驶进鸡心滩

，用炸炮摧断铁练，甲午，鼓轮直进，毁我防具。皆树红旗催战。直隶总督恒福派员持天津道照会，告以桂相已由上海驰还，请移驰北塘口外，静待换约。否则，暂令换约官数人，由北塘至天津。英人标使者，不受照会，开炮击我炮台，分遣步队蚁傅登岸。王挥鞭上马，督军鏖战。戒炮台同时开炮，沉毁数船，击杀登岸洋兵数百，生擒二人。英领队官伤股而殒焉。洋轮入内河者，皆已中炮，不能驾驶。惟一艘遁至拦江沙外。是役也，英人狃于往岁海口之无备，且窥见台中炮力微弱，未知我增置大炮也，贸然轻进。迨我炮击坏数船，洋兵相顾⊕眙，心手瞽乱，纵炮骛击，多不能中。海潮方上，易进难退，仓卒不能出口。而我台了击敌船，蔑不中者。是以获捷。

英船未入口者，留驻大沽以南，分向旅顺、威海卫、大连湾、大孤山游泊测绘，皆海口形胜也。或在此购煤汲淡水，转若为济寇后路焉。疆吏营将闻之瞠然。咸谓荒岛无足者，会英粮船且尽，始悉南驶。当英兵开战时，美使华若翰由北塘登岸，诣京师，呈遽国书。款以优礼，换约而返。华洋巨商知英人耻其败挫，必兴师报复，惧妨互市也，自议集捐白金二百万两，输偿英饷，沮其再举。于是英使法使照会通商大臣何桂清。若事事遵八年原约，即可罢兵。桂清据以入告。得旨，卜鲁士辄带兵船，毁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约，损兵折将，实由自取，并非中国失信。所有八年议和条款，概作罢论。若彼自知悔悟，必于前议条款内择道光年间曾有之事，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令其有以回报本国。仍在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倘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贻后悔。

当是时，庙谟以获胜之后，欲改前约，冀英法二国或就范围也。然犹申戒疆臣帅臣，不得见敌辄先开炮，致碍和局。又命留北塘一口，为通使议和地。顾北塘地势扼要，不亚大沽。明代防倭，已有炮台。康熙道光年间皆修葺之。迨王督办海防，营度于大沽北塘之间，已二三年。北塘用帑百余万金，仅成南北三炮台。曾有言宜纵寇登岸击之者。王心韪其说。旋奉旨撤北塘之备，退就大沽营城，移其巨炮，置大沽南北岸炮台。营城距北塘陆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议者谓御寇不于藩垣而于堂奥，失计已甚。北塘绅士御史陈鸿翊密疏争于朝，不听。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在幕府，亦力争之。王狃于大沽之捷，谓彼以船来，不能多携马队。俟其登岸，我以劲骑蹙之，可以必胜。洋兵伎俩，我所深知，何足惧哉！嵩焘以议论不合，遂辞去。

十年夏，英将额尔金，法将噶罗率轮船帆船，共百艘入寇。复至大沽口。我设备严，惩前败不敢阑入。徐窥北塘之弛防也遂移向北塘。先纵小火轮船至海岸，以铁链系巨桩，鼓轮拽之。须臾桩则自拔。一桩去，复拔一桩。不二三日而数百桩拔尽矣。六月丁丑，英法马步队各挽炮车登岸，先据炮台。官军犹

以其来换约不之御也。大吏委员持照会，请其使臣入都换约，不应。王整军以出，所部马队，已调赴他军，不满五千，合京旗步队，几及万人。英军马步可一万，法军八千。壬午，洋船由北塘进内港。我军驰往扼之。适值潮缩，船不能动。惧为我军所袭也，高悬白旗，示欲议和状。我军信之，不敢纵击。比潮长，洋兵出不意，薄我师。我师被挫。洋兵由北而南，将逼大沽。抵新河，我军御之。洋兵先以七百人出战。王瞰其寡也，麾劲骑驰之。洋兵退，乘势蹴之。洋兵各执一枪，精利无前。数十步外，即不能近。俄而七百人为一字阵，每人相去数十步，阵长数里，辘我马队三千，渐围渐迫。我军不能退，突围欲出。洋兵发枪无不中我军如墙之义。纷纷由马上颠陨。近世火器日精，临阵者以俯伏猱进，为避击之术。骑兵人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为众枪之的。然后知枪炮既兴，骑兵难以必胜，或反足为累也。

戊子，王师败绩于新河。收合马队，出者七人而已。精锐耗竭，势遂不支。退保唐儿沽。英法军张甚。出全队攻军粮城，又攻副都统德兴阿之营于新河，皆陷之。大沽北塘，如左右户。新河复居大沽之背。是时洋轮由北塘分向大沽，驾大炮拟我炮台以扼我前，步骑踞新河以觐我后。大沽炮台益危。炮穴外向，不能反击。王所经理三载之工程，与数百万之帑金，悉置无用之地。王始悔纵敌登岸之非计。而事已不可挽矣。庚寅，我军复退。洋兵进踞唐儿沽。辛卯，奉朱谕云：僧格林沁握手言别，倏逾半载，大沽两岸，正在危急，谅汝忧心如焚。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稍有挫失，须退守津郡，自北而南，迎头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拌命，太不值矣。南北岸炮台，须择大员代为防守。汝身为统帅，固难擅自离营。今有特旨，非汝畏葸。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殊负朕心。握管凄怆，谆谆特谕，汝其懍遵。壬辰，特派侍郎文俊武备院卿恒祺，驰往北塘海口，伴送英法二国使臣，入都换约。秋七月癸巳朔，上命大学士瑞麟尚书伊勒东阿，统京旗马步官兵九千防通州。

丁酉黎明，洋兵攻大沽北岸石缝炮台。一开花弹飙入火药库，訇然震发，雷砰电颺，土崩石飞，炮台失陷。提督乐善死之。惟南炮台尚存。王念屡挫之后，精锐伤亡，南炮台孤立难持久。适奉密旨退防后路，乃撤营城及南炮台防兵，次于通州之张家湾。与瑞麟军相依护。庚子，以疏防故，夺王三眼花翎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洋兵进至天津。会和议屡讲不就。遂逼通州。八月戊辰，光禄寺卿胜保，率偏师邀战于八里桥，胜保红顶黄褂，骋而督战。洋兵丛枪注击，伤颊坠马。师奔。瑞麟军闻风凶惧，宵溃。王军朝阳门外。己巳，天子以秋巡幸热河，洋兵纵火燔圆明园。甲申，王军亦溃。闻恭亲王在长新店，与瑞麟等皆往从之。英法按军郭外，欲邀恭亲王主和议。恭亲王用恒祺居

间排解，往复关说甚苦。浹两旬，和约始定。九月壬寅，暨英人法人平。当是时，曾文正公国藩督师祁门，胡文忠公林翼驻军太湖，进剿粤寇。相持甚急。闻变合疏奏请于两人中简派一人，率精兵万人入援。会和议成，乃不果行。

英法军以海口封冻为虞，皆于初冬退去。议者始悟咸丰七年广州被陷之后，未始不可善为讲解。内外大臣无一谙洋情者，遂于刚柔缓急取与操纵之诀，未能适中机宜。又或专为身谋，玩视大局，瞢然置之不理。使彼激而生变，纷纭者数年。局势乃弥棘矣。不然，则乘大沽挫败之后，隐示转圜。倘得能者善为迎距，则八年原许之款，或可择其重者抽去一二。即使仍用前约，其愈于十年所定之款犹多。且敌情叵测，大沽北塘与各海口，皆当严备。夫濒海设防，犹在海驾舟也。舟之大数十丈，凿方寸之孔，纵水漏入，则全舟沉矣。寇一入口，内地震惊，防不胜防。彼且反客为主。又以津沽屏蔽京师，而能战之兵，实不满万。亦觉军势过单。况骑队不敌枪队，更出人意料外乎？自古战守和互相为用，两国修好，军卫不撤，设防之无害于和，亦明矣。是故战愈奋，守愈固，则和愈速。不战不守，和亦虽久。要挟孔多，和固受瘥，自然之理也。北塘撤防为议和地，时论颇归咎于载垣、端华、肃顺之误大计。彼时三人赞襄密勿，其责自无可辞。盖战和两歧，断非万全之策。若十年之役，仍能却敌，勿令深入，则彼已频年动众，师劳饷匮，势当自沮。然后遣明炼沉毅夙有威望之大臣，驰赴上海，揆时度势，与之定义，岂不愈于天津立约哉！岂不更愈于京师立约哉！

☆黎庶昌○周以来十一书应立学议

昔周衰，孔子自卫反鲁，忧道不行，退而赞《易》、叙《书》、删《诗》、定《礼》、《乐》修《春秋》，垂范百王，是为六经，尊盛与道无极。《乐经》遭秦而阙，仅存其五。然而孔子没门弟子各阐师说，曾子述《孝经》，游夏之徒撰《论语》，左丘明公羊谷梁传《春秋》。至战国而有《孟子》。《尔雅》、《礼记》，浸尤晚出。自是而七经九经十一经之名以立。及至孟蜀刻石成都，十三经遂著为令，其于孔子所删定，固已增益其七八矣。唐虽以经升老子，而不久即废。南宋时，朱子作集注，始于《戴记》中摘出《大学》《中庸》，以配《论语》《孟子》，题曰四书，诏学者读书当自四书始。淳熙以降，翕然宗之。元皇庆中，定制以四书试士。明代乐其易简，因仍不革，学使者校艺，专以《论》《孟》《学》《庸》发题，先四书而后五经，废注疏而遵朱说，道术因之一变。

我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深维其弊，力矫末流，诏撰七经、传说、汇纂、义疏等，颁诸学官，示天下以实事求是之旨，包举汉宋，不名一家。康熙乾隆以还，巨儒云兴，经学由是盛绝。然所废举，亦只系传注之间，非于经外别立一

书，以崇配者也。尝谨按国家自府厅州县学政校士，以及乡会试，虽以四子五经垂教，舍是莫由进身，而私家诵读，往往溢出令甲，颇有视为不刊之典者。

当周末时，庄子著书多寓言，然其指事类情，于诸子中最为瑰放特出。陆德明释文，已列为经，而作之音义。淮南王安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离骚》兼之。王逸注《楚词》，尊《离骚》曰经，朱子从而不废。后世骚学选学，相因为用，欲祛文章流别之伪，《文选》其最要矣。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闳识孤怀，盖未易几也。班孟坚纪述汉事，断代为书，文字之渊源，经书之大法，粲然毕备。许叔重《说文解字》，博奥精严，六艺遗文，赖以不坠，实轶《尔雅》一经之上。本朝蔚成绝学。《仪礼》十七篇，士礼虽存，颇阙王朝邦国旧典。欲观后世帝王因袭之迹，惟杜氏《通典》，马氏《通考》，博要能通。《通鉴》上续《左氏》，事始三家分晋，体大而思精，言驯而不杂，则亦优视圣作矣。杜子美冠绝古今诗人，韩愈文章粹然一出于正，其道自比孟子。使孔门用诗文，二子者入室矣。校此数家之言，兼包大小，岂非文武道不坠地在人，卓然俟圣不惑者哉。故其书之传远者，一二千岁，少亦七八百年，非有名爵利禄之资。然而历世相承，诵习不绝，精深博笃，取用宏多，有以协人心众好之同，如饥渴饮食不可一日离也，其视为经固已久矣。

往者尝与曾文正公讨论群籍，公独以谓子若庄子，词若《离骚》，集若《文选》，史若两司马氏班氏，小学若许氏，典章若杜氏马氏，诗文若子美杜氏，昌黎韩氏，所谓旷代命世大才也。跻其书以配经典，谁曰不宜？今以功令之所颁若彼，学士大夫之所诵习若此。记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又曰：民之所好好之。窃谓《庄子》以下十一书，宜因私家肄习，特为崇异，立入学官，使列十三经后，以《庄子》次《孟子》，《楚词》、《文选》、《杜诗》、《韩文》次《毛诗》，《史记》、《汉书》次《尚书》，《通鉴》次《左氏》，《通典》《文献》、《通考》次《三礼》，《说文》次《尔雅》，各降一等，命曰亚经。俾天下人士，益隆所习，咸驰骛乎通儒。于以广学甄微，翼赞圣业，非复让叟闻曲学之私，将乐与海内知言君子，一平其议也。

☆张文虎○书清芬集后

明归熙甫以女子未婚守志为过礼。近世江都汪容甫复作议以佐其说。甚哉，二君之不知礼也。古圣人缘情以制礼，度夫中人所能行者著之，而不责以卓绝过高之行，此礼之所以通于天下万世也。然其中有隐微疑似之间，不能显著之令者，则以俟知其意者之善择焉。哀公问于孔子曰：礼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岂不晚哉！孔子曰：夫礼言其极也，不是过也。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推此，则礼文之不可泥明矣

。是故三年之丧，礼也。世有若刘瑜之服除二十余年，布衣蔬食常居墓侧者，君子不以为非也；不能食粥，羹之以菜，有疾饮酒食肉，礼也。世有若张敷杜栖隐之不食盐菜，哀毁伤生者，君子不以为非也；师没心丧三年，礼也，世有若子贡之三年以外，筑室独居者，君子不以为非也；汪殤也，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则丧之如成人，君子亦不以为非也。若如二君论，则兹数子皆可议矣。

且二君所执者，曾子问之文也。其文曰：既纳币有吉日，婿之父母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不敢嫁，婿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婿弗取而后嫁之。夫其不敢嫁者，正以女已许人而重之也，婿弗取而后嫁，而不责以坚守者，所谓度中人所能行也，而后嫁者难辞也。又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曰：女服斩衰，何服也？服以斩衰，则俨然其夫矣。而不责以守节者，亦度中人所能行也。设于时有矢志不嫁，或以身殉，或愿事舅姑者，君子亦悲其情而许之。而容甫氏乃比之齐楚之君死，鲁卫之臣号呼而自杀，则必为狂易失心之人。呜呼！是何言也！

婚礼纳采，主人筵于户西，西上右几，注曰：将以先祖之遗体与人，故受其礼于祢庙。曲礼女子许嫁纓。注曰：女子许嫁系纓，有从人之端也。许嫁之初，其重如此，而比之鲁卫之臣于齐楚之君，其不为狂易失心之论乎？昔者齐侯之女嫁于卫，至城门而卫君死，保母曰：可以反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弟立请同庖，女不听。卫于齐，齐使人告女，女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卫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曰：何如？傅母曰：当往持丧。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此二女者，岂不知有既葬除服之礼哉？矢志不嫁，节著千载，容甫又将比之鲁卫之臣号呼而自杀乎？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此即所谓卓绝过高之行，不可以责之中人者也。以卓绝过高之行，而谓之狂易失心，吾不知容甫之心何心也？

熙甫氏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为许聘于人，而已无与焉。夫己身，父母之身也，以己身许嫁者，父母也，父母许之，而曰己无与焉，此复成何说乎？且夫礼非强人而束缚之驰骤之也，亦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微箕比干，皆谥为仁，伊周夷齐，各成其是。孔子闻孔悝之难，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而无所褒贬于其间，此所谓各求其心之所安也。礼，三代不相袭，今古异宜。父在为母，妇为舅姑，服皆期，而今则皆三年，二君其能执古礼以反之乎？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以今世俗波靡，日浮趋薄，苟有卓绝过高之行实足以激励人心。而二君者，又从而非议之，其亦异乎孔子之论礼矣。然熙甫亦自知其言之过，故于张氏女贞节记斡旋之，举三仁夷齐为况。而容甫

遂怙终焉。奉贤徐母吴孺人，未婚夫死，在室守志十五年，闻姑病，泣请归徐事姑，抚嗣子得厚成立。事闻于学使者，旌其庐。士大夫有歌咏其事者，得厚汇刊为《清芬集》，乞言于虎。虎读临川昆明两学使序，辨熙甫之谬，引而未发，又未及容甫所议，故为推而详之，不自觉其辞费也。

○新译几何原本序

《几何原本》前六卷，明徐文定公受之西洋利玛窦氏，同时李凉庵汇入《天学初函》。而《圆容较义》《测量法义》诸书，其引几何颇有出六卷外者，学者因以不见全书为憾。咸丰间，海宁李壬叔，始与西士伟烈亚力续译其后九卷，复为之订其舛误。此书遂为完帙。松江韩绿卿尝刻之，印行无几，而板毁于寇。壬叔从余安庆军中，以是书视予，曰：此算学家不可少之书，今不刻，行复绝矣。会余移驻金陵，因属壬叔取后九卷重校付刊。继思无前六卷，则初学无由得其蹊径，而乱后书籍荡泯《天学初函》，世亦稀覩。近时广东海山仙馆刻本，纰缪实多，不足贵重。因并取六卷者，属校刊之。

盖我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学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毕生习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视为绝学者。无他，徒弦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传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然则数出于象，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则虽未睹前人已成之法，创而设之，若合符契。至于探赜索隐，推广古法之所未备，则益远而无穷也。《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点线面体。点线面体者象也，点相引而成线，线相遇而成面，面相叠而成体，而线与线，面与面，体与体，其形有相兼，有相似，其数有和，有较，有有等，有无等，有有比例，有无比例。洞悉乎点线面体而御之以加减乘除，譬诸闭门造车，出门而合辙也，奚敝敝然逐物而求之哉！

然则《九章》可废乎？非也。学者通乎声音训诂之端，而后古书之奥衍者可读也；明乎点线面体之理，而后数之繁难者可通也。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原，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致其知于此，而验其用于彼，其如肆力小学而收效于群籍者欤？

○十三间楼校书记

西湖宝石山之半，盖有宋十三间楼旧地，为东坡守杭时治事之所云。今地入弥勒院。郡人瞿君世瑛，重葺楼三楹，仍旧额曰：十三间楼。己亥庚子秋，钱君熙泰，续文澜阁校书之役，偕予两寓于此楼。前为后湖，夹岸即锦带桥，西南袞对孤山之放鹤亭。予诗所谓：开窗看放孤山鹤，万古逋仙共髯翁是也。动止飧寝，皆在竹荫岚翠中，临窗一笔，绿映毫楮，执卷而讽，与梵呗相应。天未曙，闻钟磬声悠然，披衣顿起，视群山犹梦梦也。中间出游湖上诸胜地，西

至天目九锁，南渡江，登会稽，探禹穴，访兰亭修楔处，或一再宿，或逾旬乃返。返则仍校书于此楼。

时绩溪胡农部竹村，元和陈文学硕甫，同寓湖上。胡君精三礼，方为《仪礼正义》，补贾氏之疏漏。陈君专治诗毛传，亦作疏以纠孔氏，时时过从，商榷疑义。盖读书之乐，交游之雅，登临游览之胜，三者兼之矣。昔东坡居杭，游迹止于洞霄宫，未尝过浙东。其时牵于一官，读书交游之事，能如今日与否，固未可知。而吾两人以物外之身，兼斯三者而有之，非厚幸与！钱君笑曰：东坡读破万卷，交遍贤士大夫，身行半天下，而子乃以是傲之，真矣。予曰：东坡大矣，何敢言。虽然，茫茫宦海，名编党籍，舟车所至，曾不得一日安处，老窜穷荒，备历忧患，其视吾两人闲鸥野鹭，翱翔山水间，安知不顾而乐之。抑岂惟东坡，将当世实有企羨之者。钱君慨然太息曰：有是哉！子之言盖有为而发也。既归，倩工作《十三间楼校书图》，遂书其语为记。

☆张裕钊○归震川评点史记后序

归熙甫氏评点《史记》，治古文家多褒之，传相卜写，然彼此参错异甚。马平王少鹤太常，取归氏及望溪方氏评点，摘录起讫，合而刊之曰：《归方评点史记合笔》，自以为得其真。以余观之，亦尚多可疑者，顾视诸所见本为善耳。往者余尝欲专取《史记》本书，附益以归氏评点，梓而公诸同好，苦乏刊费不果。以语友人吴挚甫。挚甫则力赞其事，且为谋诸庐江吴小轩军门，慨以千二百金相假。于是鳩集梓人，经始光绪二年正月，讫四年七月刊成。归氏评点，旧系丹黄二笔，今刊本墨本也。其黄笔为锐形识之，其丹笔为圆形识之，其评点既无定本可据，无已则一仿王氏，昭画一也。

自秦并天下，专任私智，蔑弃圣制，汉兴，一踵习秦故，三代之盛，渺焉不可复睹。司马氏生当汉定百年之间，焉伤之。重值汉武侈心多欲，任用武力酷烈导谏之臣，毒乱海内，又身遭刑辱，抑郁僚，发愤著书，其孤远之旨，深痛之思，轶荡譎激之辞，乃至微妙难识。世传裴る司马贞张守节诸注本，用力故不可谓不勤，然皆邈不得司马氏之意。且其间多可笑者。是书录归氏评点，三家注世既多有，今并不复录。

夫古人之书，待说而明者十之三四而已，因说之而晦者，盖十五六焉。好学深思之士，颛取古人之书，反复而熟读之，以意逆志，达于幽渺，其所得盖有远出寻常解说之上者矣。拘文牵义，骛华炫博，好为枝词碎说之徒，乌足以知此哉！望溪方氏，究心义法，其说亦多所发明。然归氏所得为深矣。今别为方望溪《史记评点》四卷附于后，俾览者兼采焉。与校是书者，余门人大冶刘炳燮及长子沆也。

○书艺文志后

余读班固艺文志，甚高其辞，与班氏它所为文异甚。后读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语，则班氏志所有者，往往而在，然后知为向之辞而固取之者也。固为《汉书》，所取司马迁杨恽冯商杨雄刘向父子甚众。今知太初以前本司马迁，三统历本刘歆而已，其它并已不可见。而是篇杰然出于班氏之书，考求而乃知其出于刘向。甚矣文高下不可假也！固之文，于东汉人最为崛起，而与司马迁相如刘向杨雄较，则不逮远甚。其中时有其辞之高而非固所能为者。虽于今不可考，然可以意而知也。乌乎！非夫昔之人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彼且不以为妄言乎哉。

○赠吴清卿庶常序

人才之贵于天下，无古今一也。虽然，才应世而世需之，其间则亦有辨焉。运会之所趋，气机之所启，魁桀俊异之士，云兴合，肩臂相摩于前，而趾相蹶于后，虽有盘错钜艰，而才皆足以周其用。若是者，常乐才之盛而忘其难，朝野祉福而康乐，薄海内外，晏然而无事。中庸之士，平进富贵，守成法，袭故迹，皆足以施于世。若是者，虽乏才而犹未以为忧。

若夫时数之厄，屯艰之会，寇江于内，敌伺于外，民穷而俗敝，兵疲而财匮，冗鬼琐之徒，纷纶杂，浩浩若萧艾之被乎野。间稍能自异，又窘儒缓不适于时用。中外之安危，生民之植若僵，泛泛乎若群木之漂于中流，四顾而不知所届。其如是人才之足贵，乃倍蓰什伯于向所称二者之时，虽疲行者之资车，病涉者之资舟，寒者之于裘褐，饿者之于刍粥，不足以喻之矣。夫自古祸难之兴，其需才也尤至，而人才之寡乏，每独甚于此时。幸有其人，又或有所抑沮牵系，而不获底于成。能成矣而世或不能尽其用。需之如彼其亟也，其成而为世用也，又如此其难，则其可为慕望而爱惜何如哉！

吴中吴庶常清卿，懿才而远志，服儒者之学，而不忘当世之务。凡今日之利病，民氓之疾苦，无所不究其意。裕钊以同治戊辰冬，识之于江宁，明年春，复相从游处于吴门者十有余日。及今兹来武昌，行从合肥李相国西入秦。盖将益练习于时务以畜其才，而非有时俗人之见也。且行，索裕钊一言为赠。裕钊废于时久矣，自度其才不足拯当今之难，退自伏于山泽之间。然区区之隐，则未能一日以忘斯世。其耳之所闻，目之所接，怵焉感于其心。今见庶常则欣忭爱慕，而不知所以置其情，其乐徇其请而为之言也，岂有爱乎？于是极道其然而书以诒之。虽然，尤望庶常之终底于成而为世用，以副望君者之志也。

○送李佛生序

佛生既罢官，居于江南，日读书不辍，尤愈笃好庄子，为书后数百言，称其有合于圣人之道。余谓庄子者，负绝异之资，乘于时而一切以取自快者也。其于圣人之道，本差之不能一发，末乃大驰而绝远。至于流极而弊益不胜。释氏

得其精以为空寂，王何得其粗以为诞纵。诞纵之弊，蔑弃礼法，荡废时务，天下于是大乱。空寂之弊，去人伦，无君臣父子上下，乃胥斯民而为夷。庄子疾时垢浊，务洋激诡，以讥切当世奔趋势物之徒，不知其弊乃至于此。道之不明也，愚不肖不及，贤智过之。由庄子而后，高才伟异之士，身不得其处，而误于所之者，岂可胜道哉！

盖尝试论事功之途，诗书文章之业，与人世所谓势位富厚，君子未尝必舍而不事也，有道以御之，故所之而不穷。后之君子，溺志富贵无论已，其少有志者，欲有所树，则务取天下之业之可以为名者托焉，期自章异于流俗，而未尝循于其本。故方其志得气盛，力足以观骇一世贵贱贤否之伦，横厉乎无双。及其久之，倦而思返，顾视身世，邈不足以自乐。反之内而矜无可据，爱恶攻取，又从挠之，睹老庄浮屠之书，一旦得其所为一死生齐得丧而渺万物者则大熹之。于是蠲弃百为，解弛堕坏，颓败不可振救。生犹是人也，而质则已亡矣。

且学儒者之学，服圣人之言，于卒也乃以异端为归，何其悖欤！夫彼未知圣人之道之有其自得者也。惴栗以为危，荡夷以为安，不以荣喜，非必于恶而逃之也，不以悴悲，亦非其往而不能返也。得志则措诸事，事立而世正焉斯已耳，我无与也。不得志则寓诸言，百世之下有能遵而行之者，犹其在吾身也。其衡诸道也不过，而传之久也无弊。又乎其至适，确乎得其所归，以与夫老庄浮屠之所称，孰为同乎大顺，而即乎人之心者乎？知道者以谓孰贤乎？佛生将北游，索一言以为赠。余以佛生才高而不得志，惧其过而流于是也，为书此以诒之。

○与黎莼斋书

前在金陵，相从谭艺，讥评古今人，私心甚快。别后倏忽月余日矣，寒窗短檠，时时隐几思足下不可弭忘。裕钊自惟生平于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顾尝窃怪学问之道，若义理考据辞章之属，其途径至博，其号称为专家，亦往往而有。独至于古文，而能者盖寡。自曾文正公没，足下及至甫，又不得常聚晤，块坐独处，四顾莹然，无可与语。近者李佛生乃颇有意于此，时相从问为文法，所入虽未深，然佛生故天授出于人人，乃时有解悟处，此差足语耳。

夫文章之事，非资才绝，而程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则必不能以至。才优而力深矣，其能至以几于成，与不能成，则亦有天焉。既至而几于成矣，其传不传，与传之显若晦若近与远，则又有天焉。且诚令其至而几于成，成焉而传，传焉而显且远，而吾文信不蔽于百世，吾身则既泯然死矣。其取吾文而叹慕贵惜之者，吾皆不得而见之矣。捐弃一世华靡荣乐之娱，穷毕生之力，苦形瘁神，以侥幸于或成或不成，或传或不传之数，而慕想乎千百岁后，冥漠杳渺，邈

不及见之虚誉，而不以自止，岂非所谓至迂而大惑者哉！宜彼世之所谓贤俊，能一切以取富贵显荣者，讪笑而背驰之也。

虽然，庄周有言：民食刍豢，麋鹿食荐，鲫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人生之嗜好，各赋受于其生初，其不齐至不可以巧历算。则夫孳孳焉勤一世于文字之业者，无亦所嗜出于其性，而不能以自解者欤？

且吾观古之能文者，若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之徒，其始设心措意，亦无过存乎以文自见，卒其所至，世不得徒文人目之。是故深于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娱 [B12L]，及其所诣，益邃以博，乃与知乎圣人之道，而达乎天地万物之原。独居讴吟一室之中，而傲然睥睨乎尘之外，虽天下又孰有能易之者哉？又遑暇较量于我生以前与身后之赢失，而为之进退哉？思足下不得见，索居无聊，辄一吐其胸臆之所积，自怡取快意而已。非足下仆亦不发此也。天气骤寒，惟万万保练自爱。不宣。

○答吴挚甫书

春间奉到往岁除夕惠书，承已改官畿甸，将以儒者之学，泽我民萌，敬贺敬贺。六月初旬，李佛生太守复递到三月晦一函，适裕钊有悼亡之戚，先期归里。一昔始来鄂城，匆匆未及报。所需姚氏评点汉书，一时未遑钞寄，请以异日可耳。来书过以文事见推，且虚怀谏度，谆谆无已，裕钊则何足以知此？虽然既承下问，不敢不竭其愚。

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余可以绪引也。盖曰意、曰辞、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緼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是，而莫不备至动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宁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间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尝有见其营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从。

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观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后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则务通乎其微，以其无意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吾之与古人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若夫专以沉思力索为事者，固时亦可以得其意，然与夫心凝形释，冥合于言议之表者，则或有间矣。故姚氏暨诸家因声求气之说为不可易也。吾所求于古人者，由气而通其意以及其辞与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为文，则一以意为主，而辞气与法胥从之矣。

阁下以为然乎？阁下谓苦中气弱，讽诵久则气不足载其辞。裕钊迩岁亦正病

此往在江宁闻方存之云：长老所传刘海峰绝丰伟，日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姚惜抱则患气羸，然亦不废哦诵，但抑其声使之下耳。是或亦一道乎？裕钊比所遇多乖舛，迫忧患，于此事恐终无所就。阁下才高而志远，年盛而气锐，它日必能绍邑中诸老盛业。用敢进其粗有解于文事者，以为涓埃之裨。惟亮不宣。

○游虞山记

十八日与黎莼斋游狼山，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二十一日买舟渡江，明晨及常熟。时赵易州惠甫适解官归，居于常熟，遂偕往游焉。

虞山尻尾，东入常熟城，出城迤西，绵二十里，四面皆广野，山亘其中。其最胜为拂水岩，巨石高数十尺，层层骈叠，若累芝菌，若重钜盘为台，色苍碧丹赭，斑驳晃耀溢目。有二石中分曰剑门，砉擘屹立，诡异殆不可状。踞岩俯视，平畴广衍数万顷，澄湖奔溪，纵横荡其间，绣画天施。南望毗陵震泽，连山青翠相属，厥高车云，雨气日光，参错出诸峰上，水阴上薄，荡摩阖开，变灭无瞬息定。其外苍烟渺霭围繚，光色纯天，决眦穷睇神与极驰。岩之麓为拂水山庄旧，钱牧斋之所尝居也。嗟乎！以兹邱之胜，钱氏惘不能藏于此终焉，余与易州乃乐而不去云。

岩阿为维摩寺，经乱泰半毁矣。出寺西行，少折逾岭而北，云海豁开，杳若天外，而狼山忽焉在前。余指谓易州亦昔游其上也。又西下为三峰寺，所在室宇，每每可憩息。临望多古树，有罗汉松一株，剥脱拳秃，类数百年物。寺僧具酒果笋面，饷余两人。已日昃矣。循山北过安福寺，唐人常建诗所谓破山寺者也，幽邃称建诗语，寺多木樨华，由寺以往，芳馥载涂。返自常熟北门，至言子仲雍墓。其上为辛峰亭，日已夕，山径危仄不可上，期以翌日往。风雨复不果。二十四日，遂放舟趣吴门。行数十里，虞山犹蜿蜒在蓬户，望之了然，令人欲返棹复至焉。

○莫子墓志铭

子，姓莫氏，讳友芝，自号吕亭，晚号耳叟，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宏治中，其远祖曰先者，从征贵州都匀苗，遂留居都匀。至高祖云衢，又迁独山州，自是为独山州人。曾祖嘉能，祖强，州学生，皆以君考贵，赠如其官。考与侑，嘉庆己未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官为四川盐源县知县，再改官为贵州遵义府学教授，曾文正公表其墓曰：教授莫君者也。教授故名进士，日以朴学倡其徒教其子弟。子独一意自刻厉，追其志而从之。当是时，遵义郑子尹珍，亦从教授君游，与子相靡可以许郑之学，积五六年，所诣益邃。黔中官师徒友，交口推毂莫子郑子尹，而两人名遂冠西南。

子之学，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讨，旁及金石目录家之说，尤究极其奥赜，疏导源流，辨析正伪，无株寸差失。所为诗及杂文，皆出于

人人，而于诗治之益深且久，又工真行篆隶书，求者肩相摩于门。

子癯貌玉立，居常好游览，善谈论，遇人无贵贱愚智，一接以和，暇日相与商较古今，评鹭术业高下，正论诙嘲闲作，穷朝昏不倦。自通州大邑，至于山陬岭海，公卿钜人，学士大夫，咸推子以为不可及。下逮武夫小吏，闾巷学徒，语君名字无不知，及其他尝与君晤，无不得其意以去者。然君虽乐易，而中故介然有以自守。自道光辛卯举于乡，其后连岁走京师，朝士贵人，争欲与之交，然君必慎择其可。有权贵介君友求书，辞不应。某相国欲招致授子弟读，婉谢之。既屡试礼部不得志，以咸丰八年截取知县，且选官。顾君意所不乐，弃去不复顾。以其年六月出都门，从胡文忠公于太湖，明年复从曾文正公至安庆，越四年又至金陵。胡文忠曾文正公，皆君尝所与游，旧知君者也。及今合肥相国李公巡抚江苏，请州县吏于朝，而是时中外大臣，尝密荐学问之士十有四人。诏征十四人往，君其一也。于是文正公暨李相国，及诸朋好，争要君出仕，敦劝甚至，君一辞谢不就，携妻子居金陵，时独出往来于江淮吴越之交。子既好游，而东南故多佳山水，又儒彦胜流，往往而聚，乃日从诸人士饮酒谈咏，所至忘归。

同治七年冬，余与子自金陵偕送文正公于邗上，返过维扬，登焦山，道丹徒，至吴门，并舟行者累月日，日接膝谈，语十事而合者七八。余寻别子赴杭州，明年复来吴，与子益买舟遍览灵岩石栖霞石壁之胜，观梅于邓尉，越日至天平山，谋且上其颠。子苦足力乏，坐寺中待余。余乃独从一小童，攀藤葛，凌怪石，陟绝顶以望太湖。既下，子迎余而笑，相谑以为极一时之乐，距今忽忽四五年，日月梦想，屡欲寻旧游不复果，而子则且卒矣。

子之卒，以同治十年九月辛丑，春秋六十有一。生平所为书，曰《黔诗纪略》三十三卷，《遵义府志》四十八卷，《声韵考略》四卷，《过庭碎录》十二卷，《吕卮亭诗钞》六卷，《樗茧谱注》二卷，《唐本说文》《木部笺异》一卷。其编订未竟者，尚有诗八卷，《吕卮亭文影山词》，《吕卮亭经说古刻抄》，《书画经眼录》，《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旧本未见书经眼录》，《资治通鉴索隐》，《梁石记》，各若干卷，藏于家。配夏孺人，子彝孙，附贡生，先一岁卒，绳孙，两淮候补盐大使，女二人，孙一人，尚幼。子兄弟九人，多有名于时。子既卒，其季弟祥芝官江宁知县者，请假于大府，以十一年二月，与绳载其柩归于贵州，卜六月壬申，葬于遵义县东八十里，青田山先莹之次。且行，征铭于余。余与子故相得也。既逾月，为之铭而归之。其辞曰：乌乎子！迹半天下，名从之驰，卒归藏于故丘，无所不慊矣。其又何悲？

☆李慈铭○答仆诮文

先生客居，作文守岁。呼仆澹研，仆倚屏睡。先生叱之，仆起而诮。官穷至

此，官文是崇。谁使官幼？识字不忒。哦诗上口，听经能背。谁使官长，作文无害。镂膺周秦，胝手汉魏。不今是逢，而古为媚。思涩苦痴，意迷若醉。官今已壮，所得者累。官之西家，佻兮崽子，货倒犬杖，乳臭青紫。官之东邻，乌猷家儿，丹豉布算，猗裸埽货。官有薄田，岁丰以蓼，三载不治，责税荒草。官应诏科，字必俗矫。六上不收，三十发皓。官既世赘，眦戚即休。以专而壑，以首而邱。云胡是歆，而仕之求。云胡是，而都之游。鹰春则鸩，橘淮而积。谓官此来，当殊厥趾。距今匿景，畏画于市。结舌四坐，移愿百氏。刺毛已享，径艾绝轨。上车秘书，平头绿鞴。而我于官，互更褐裘。五陵驹卒，锦帐大马。而我于官，薄笨驂驾。官穷至此，官犹有家。乐和旧坊，面城背涯。堂度织具，门停钓车。养亲课稻，娱宾治花。官今墨{尸木}，进退何择？局广束 磋搓资，以至今夕。而犹文为，文将奚适！官固耐穷，我请自绝。先生闻言，輶然而笑。谓仆且退，尔无我黜。我心太虚，白云在天。尔薪速改，请以来年。因濡笔以为之文曰：吾拙吾力，吾默吾识。吾饥吾寒。匪吾文是职，乃天之所以全吾真而养吾逸。

○越中三子传

陈寿祺，本名源，字子谷，一字珊士，浙之山阴人。祖抡英，嘉庆庚午举人，官秀水训导。训导生三子，曰锡，曰书烈，曰文杰。文杰早殇，锡娶妇黄，五月而卒，无子。书烈娶妇陶，生君，训导命以后世父，而书烈卒无子。故君兼后小宗。训导故贫，君早丧所生母，育于黄恭人。幼善病，黄恭人日夕纺绩以营药饵。顾读书敏甚，训导深K之，携以之官。及训导卒，君所生父以毁亡。时君年十四矣，随黄恭人扶四丧还。山阴无期功之亲，无田无宅，赁大木桥旁陋巷三椽以居。黄恭人并日而食，为针黹或数夕不寝，得钱以给君入塾。学为文而君益锐进。更五年，补县学生。又二年，举于乡。又七年，咸丰六年进士改庶吉士。又三年枚馆，改刑部主事。同治元年，粤贼据绍兴，君请急浮海至沪，迎黄恭人及其孥入都。旋充提牢厅主事，兼办秋审，补奉天司主事，擢员外郎，随尚书绵森公赴湖北勘狱，京察一等。未及引见，以丁卯夏四月卒于京邸，年三十有九。初训导娶于李，予高叔祖孝廉府君之孙也。故予与君为中表兄弟。君之补渚生也，予祖父行皆喜曰：训导有后矣。君天性伉爽无城府，见人无亲疏，皆率胸与语，人亦乐近之。事亲孝。尝自塾归，黄恭人持稻糗及肉食之。君问曰：母食乎？曰：食矣。及夜，黄恭人诣厨下暗中食，君持火烛之，则冷菜羹半瓯淘麦屑也。君持瓯泣，黄恭人亦泣。及岁甲子二月，黄恭人年七十，君称觴于京师，予与平君步青谢君钺往祝，夜同宿君家，君言之，泪犹涔涔下也。君文章警敏，不由师授，尤喜为诗词，情藻艳发。既年少入翰林，篇什流播，人争传诵，而竟不得留馆职。既改官，勤习曹事，援律比例

，钩抉爬梳。日步行人署治狱，夜阅爰书，辄至漏尽。尝召试军机章京列高等，竟不用。既迎家至京益困，敝衣垢面，跋涉泥淖，而吏事益精。曹中疑狱悉委之。又自授其三子经，以其暇事吟咏治小学。故甫三十发尽白，竟以积瘁死。君娶于刘，生子三，长者娶妇有子矣。君既卒数年，而黄恭人犹在堂。

王星诚，本名子迈，又名章字平子，更字孟调，亦山阴人。父学厚，道光甲午举人，慈湖书院山长。君幼颖异，目多白，眉有奇采。甫成童，为文即刻意自异，不蹈故常。为诗歌镂心琢术，见者敛手。山长故予族父青田先生高第弟子也，以文章名一时，少许可，顾奇君。尝遍携其文以夸于客。甫冠受知于知府徐君荣学使吴公钟骏，试皆第一，补县学生，名大噪。君早失恃，比长而继母又卒。山长恐君试失时，遂以君出后其从祖父，君不敢违，及为弟子员，释菜于郡，时宣宗崩已逾百日，守令诸官皆吉服莅事，君独衣青衣。徐君以其为国恤也，诘之，君不对。未几而山长卒。家素贫，时山长三娶妻，甫数月，君姊妹未嫁者二人，一弟眇而甚弱，君已娶妇有子，乞鬻不能继，于是始客游。初为余姚令采宾王掌书记者数年，继客于萧山。

予自丁未冬，与君角艺于塾，务争胜以能相高，而相得甚。君为《希有鸟赋》以赠，予赋《大鹏行》以答之。皋同补弟子员，益相亲，闲日辄过从，以所业相质证。或上下议论，穷极幽眇，尽昼夜不止，意气凌厉，蔑视一世，以为两人外无可与言者。或出诣人，必两人俱抵掌高论，歌嘯互作，坐客辄缩肉避去。时御史宗先生稷辰方里居，创四贤讲社，招致英俊，予与君皆箸录。一日予与宗先生论学不合，宗先生嗤点予文，君闻之怒甚以告予。予遂不复至宗先生门，君亦不往。宗先生屡好言相谢，两人始复称弟子，然终不以所作示宗先生矣。君既客游，间数月必归，归则必过予信宿，或至十日始去，而邮筒诗文往来曹江上者相望也。及丙辰春，君始远游，由京师至河南，依其叔父故副都御史履谦于河防。副都以忧归，君遂历客豫中诸牧令。尝寓书予曰：自客大梁，始知乡里之多才，而贫贱之可乐。盖数年中无旬日不梦至越缦堂也。越缦堂者，予读书处也。己未夏予入都，君亦来应京兆试，则已病脾泄，精神颓陨。予方被横逆之祸大困，相见唯佗傺抑郁，无复向时意矣。未几同入试，试毕君寓邑邸，病益甚。榜发中副车，越日遂卒，年二十有七。时君戚谊数人发其篋，得金数镒，买棺以敛。今犹聿城南扩谊园也。予方与同人谋之，将以明年归丧。君娶于施，生二子一女。

孙廷璋，后更名淳溥，同治元年复故名，字仲嘉，一字莲士，会稽人。孙氏自明正德中，江西巡抚忠烈公燧为名臣，其后益大，闾阎为江以南冠。忠烈本籍余姚，其孙吏部尚书清简公年龙始居郡城。入国朝稍衰。君曾祖楠为县诸生，祖晟益贫矣。父庆琛以善刑名章奏，客督抚者二十年，家始裕。君幼精悍斥

弛，喜为刻雕藻绘之文，不治小节，好谐侮人，人多疾之。甫冠，应童子试，时学政吴公钟骏，经学大师也，以维黍二字题试会稽，君独本《周礼》《尔雅》故训为说，吴公大奇之，擢第一，补诸生。道光己酉充拔贡生，旋举于乡。明年试国子监学正学录第一，授学录，升助教。癸丑告归，改教职，选遂安教谕，未上，丁父忧，存丁母忧。入赀以知府候选，谒故督师胜保于皖，不得当，归。而浙江巡抚王壮愨有龄檄治文案。时军事急，饷不继，浙西嘉湖诸郡已尽陷，饷独恃宁绍，壮愨先与将军瑞昌公劾罢团练大臣邵文靖灿。以王副都履谦柔愿易制，特荐之佐团练，专司越饷以济军。而越人已疲甚，副都不能为，越绅之为副都郊奔走者，类贪污多饱私橐，壮愨委檄饷不如额，遂积与副都哄。副都劾壮愨侵官擅威福。君既为壮愨所委任，又与副都故交，锐意解纷，以为饷可筹而民不病，乃返越以巡抚檄行事。越诸绅大怒，激副都出疏劾君及浙吏三人，以为巡抚爪牙。壮愨亦疏劾越绅四人为副都党相持。朝廷下其事于学政张文贞公锡庚，而桐庐知县倪某，复讦君索贿冒功事于副都，副都露移巡抚。壮愨遂并疏劾君，请褫职按治，复下其事于学政及将军。谳未定，而绍兴陷，杭州亦破，巡抚学政将军皆死节，副都竟逸去。论者谓浙事之坏，由绅抚之交讧，饷事其枢纽也。而君之疏节阔目，授人抵，志用不遂，卒至对簿，亦可悲矣！君自贼中间关至越，迎其孥至宁波，至上海，遂入广东。客肇庆知府龙川知县幕者各一年，所至^①年吾，乃挈家浮海归。前事得白，复原官，君遂入于潜，赁田数十顷，大治佃于山中，而病作，归，遂剧，以丙寅十月卒，年四十有二。

君素无乡里名，见俗士辄瞠不言。或示君以所作，君笑而仰视屋，故为谬语，以故益无知君者。比入京师，名乃大起。归而与予交，益治经史，务为本原之学。岁丙辰予馆君家，傅节子以礼者，居亦相近。三人皆嗜书，日出阅市，以所得奇秘相角胜。或互雠戡，有所创获，相告则喜跃大叫。宾客仆隶，见者无不^②眙以为狂。间与君为诗词，分题刻烛，君务饒鏤隐僻，几至腐颖，每一篇出，千锻百炼，必于奇丽，盖其天性也。君素喜经疏小学，为楷书精绝，而结体必依说文。娶于高，生子一，星华，予门下士也，未冠补诸生，好经学，诗文有父风。

三子者，陈子最和厚，无忤于人，虽甚不肖者，未尝有恶言加之。孙子动与俗违，仇怨日积。王子稍温默，而不可一世之概，则较孙子尤甚焉。孙子长予四岁，予长王子二岁，而与陈子同岁生，皆积瘁早衰，有忧生之嗟。每相聚宴语，日薄西崦，揽浮云，数落叶，辄慨然念岁月之易尽，惧修名之不立。王子之殁于京师也，予与陈子同视殓，泫然流涕，以为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乙丑，予归至杭，孙子亦自粤还，须髭鬣矣，语予曰：著书未成，而老已至，奈何

？陈子抵予书曰：君归我留，南北乖异，欲如往时宣武街中同居二年，歌哭相答，此生可再得乎？孰知岁未再其，二子继逝。今又四年矣。予以孤露羸病之身，块然独立，寄家远役，浮湛冗员，且执笔以传三子，而撰定其遗集，悲夫！陈子著有《纂喜堂诗集》四卷，《青阁词》二卷，《越语古音证》二卷。王子著有《西皐山居诗词》若干卷。孙子著有《亢艺堂文集》，《勉喜堂诗集》，共若干卷，《玉井词》一卷。王子诗大半林文佚，孙子诗词，经乱亦多毁，侍郎为陈子房考师，与孙子故交契，王子则知之于身后者。令次弟刊布其集以集于世。三子之不亡，侍郎力也。

○王母鲍太夫人墓志铭

慈铭自同治壬申，与今国子祭酒王君先谦相识，甚疏也。甲戌会试卷在祭酒房，力荐之，乍危得而以文字违格，卒被摈。心感祭酒，然从迹益以逖。庚辰成进士，祭酒为邻房同考官，揭榜时见慈铭名，以其老也，感唏之甚。既慈铭呈牒翰林院，乞守故官，祭酒力阻不能得，叹惜累日，慈铭始益感祭酒，交日密，于是始知祭酒之有贤母。而祭酒门祚之单只，太夫人身世之劬劳，始一一闻之。祭酒事亲孝，太夫人年高多病，自昔岁后疾屡作，祭酒朝夕左右若孺子，每为慈铭言之，惨戚不自胜。慈铭亦心忧之，相见必亟问起居。今年三月七日，祭酒有事东陵，越日而太夫人病作，遂以不起。呜呼！鲜民之痛，天下无慈铭之酷者。交游中有亲在者，羨之极而感泣，惟恐其乐之不长，惧其老而忧其病，不啻其在身也。肃肃鸛羽，哀鸣相闻。其相感之悲，有不能喻之它人者。既祭酒以所次太夫人年谱，属为志墓之文，其曷敢辞！

按谱太夫人姓鲍氏，先由徽州迁湖南长沙府善化县。父太学生，讳敦富，母氏熊，幼失恃，终鲜兄弟，事父孝，年十九，归赠通议大夫长沙王公载之。逮事王舅姑及舅姑，皆得其欢心。赠公祖父皆诸生，家贫，世以教读自给。太夫人仰事俯育尽其力，养生送死尽其诚。和娣姒，恤姻党，尝竟日一餐而甘旨无缺。或饭时托故不食。严寒身著夏布中衣，而操作益勤，时堂上温清而裘之。其兄公卒，迎长姒同居，病视之惟谨，五年无倦色，门以内熙熙如也。生丈夫子四，皆躬自授书，臬长君次君各授室能文，次君以高材生食饩，而先后夭殇，俱无子。赠公以痛子亦卒。时祭酒已补诸生，其季尚少，粤寇方炽，蹂躏遍湖南北。祭酒从军鄂皖之交，太夫人忍死以全厥家，其劳瘁而心伤，盖有不忍言者。既祭酒连掇科第，入翰林，奉使云南，假归省视，季君亦以诸生得官，未及上，夫妇远逝，亦无子。于是祭酒迎太夫人及孀姊寡嫂，俱至京师。凡十年，色养甚备。而祭酒连殇子女。先是赠公有两兄皆无后，太夫人念家世之衰殄，子姓之不育，常戚戚不怡。欲求一日含饴弄孙，以慰暮年，而不可得。此祭酒述之辄号恸也。慈铭窃惟太夫人之所处，诚备生人之极艰，其所行虽亦

闺门之庸德。然以富贵妇人处之，有不可以终日者。即其后亲见克家，清华抚养，而殇折之惨，无岁无之。尝读昌黎苗夫人之志，所谓岁时孩婴啼笑满前者，几以为奇福不可幸致也。然以视不肖如慈铭者，母氏劳苦，而无一日之养，兄弟陨替，嗣育可绝，而不得以区区之科名，逮亲之存，则祭酒之所以事太夫人者，岂不犹在天衢哉！是亦可以无憾矣。

太夫人生于嘉庆戊辰六月十九日，卒于光绪壬午三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五。距赠公之殇，二十有二年。子四，长先和，次先惠，廩膳生，三即祭酒，同治乙丑翰林，至今官，四先恭，县学生，分省补用知府。女四，次适候选知县善化龚运，其三皆殇。以祭酒贵，封由太安人晋宜人恭人至太夫人，以某年月日葬某乡某原。铭曰：先儒戢山刘子有言，平生未尝言及二亲者，伤心之甚，不忍言也。母也天只，孰酬恩也？维太夫人，生备百屯，而终享鼎茵也。象贤有子，为名臣也，胡天靳之，未耄期而抚孙也？维艰维劬，以成厥家，终大其门也。高明令终，归俚于原也。因祭酒之锡类，以恸吾亲，欲附皋鱼之泪于泂冈之阡也。

☆王运○御夷论（一）

盖自黄帝画野分九州，而常有夷狄之患。中国之于夷，常不敌者势也，必争者情也，代兴者数也，绝之者理也，御之者术也。王道陵迟，四夷交侵，兽蹄鸟迹，交于中国。人皆知敌之强盛，而不咎我之衰弱。闻敌之术略，而不思己之暗蔽。强者愤懑而不知救祸之道。弱者输服而不知坐亡之惨。故自衰周以来，三千余年，三策相乘，二道并用，曰战与和而已。二者互相訾排，迭为其柄。当其盛则皆可以善，魏绛卫青是也。当其衰则同归于亡，卫懿晋末是也。和战者政教之末迹，诤议者谋国之下道。故必先明其致此之由，而后智术乃可言之。

何以明其势之常不敌也？曰夷狄之患，起于我弱。我弱之故，生于失政。夫含生之伦，各安其分，以习为性，以势为用。内不强不足以谋外，人无衅不可以构隙，其尊中国也如天，其覬觐也如鬼。其羨我土地物产礼乐制作之繁富，其欲袭我政事官爵文章之华贵，其闻圣人首出诸侯效命，则蒲伏稽颡，求通属国。其有自负强大，侵轶边界，则驱之而已奔亡矣。是故中国强，夷狄弱，则秦人置百越之郡。中国强，夷狄强，则汉又为渭桥之师。中国弱，夷狄弱，则元成受匈奴之朝。至于中国弱，夷狄强，边患滋多矣。且夫弱非无兵也，非将怯也，非饷乏军匮也，非城之不高池之不深也。主忘其民，夷始俘之，主弃其地，夷始侵之，主忘武备，将帅败之，主忘求贤，谋虹乱之。不幸敌弱，彼必有余，无问寇浅，内必尽虚。无患犬羊之难驯，无狃敌欲之不奢，无皋战阵之失机，无忧凭陵之肆威。人主闻变，赫然奋发于朝{宀一}之上，蹙然

自责于宫寝之内，涤荡丛弊，胥与更始。主德朝明，而夷类宵遁，朝政夕清，而兵气旦申矣。

何以明其然也？昔者厉王昏暴，天下荡荡，小疋尽废。中国乃微，则北有豸严狁，西有昆夷，东有淮戎，南有荆蛮。当是之时，四方蹙蹙，岌岌乎殆，文武之地，不战而削。宣王嗣之，未遑用兵，忧旱侧席，求贤自辅，得方叔召虎皇父仲山之臣，然后出师，未至泾阳而匈奴北归，始临长江而徐驿传骚。故其《诗》曰：薄伐豸严狁，至于太原。言无所用战，直驱而去之也。其大雅曰：铺敦淮，仍执丑虏。言就而系累之也。其南征曰：薄伐豸严狁，蛮荆来威。言先声而后实也。如谋其次，则天子衰废，委任侯伯，发戍守边，亦足暂弭。其在诗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此言纣用文王，命将遣戍，守卫中国，筑城而居之也。其四章曰：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言戍卒之劳也。其遣戍曰：岂敢定居，一月三捷。言方略也。夫以文王之圣，南仲贤将，兵卒有礼，王道之洽，比之宣王，其词劣焉，其功勤劳，倍于吉甫，岂非以君臣势殊，功固不齐乎？

自此而降，则秦始皇武，挟全盛而谋敌，中国虽暂敝，后世受利，此以强而制弱也。汉文以强备强者也。夷狄积强，中国积弱，然后来犯，故常不敌之势也。已不能战，虽降无益，而妄曰与和，此自欺之说也。然而强敌压境，亦终取盟者，彼知我之可取而度彼不能故也。非爱我也，非忘我也。夫夷之入中国恒易，我之取夷也恒逆。贾生闕议于珠崖，刘安忧费于越南。诚以为敝财力于无益之地，委吏士于毒瘴之域，胜不为功，而败损国威也。

若夫开山海以招鳞虫，假冠裳而饰犬蛇，趋利如鹜，争欲内徙，尺寸是竞，贪慕而不去者，虽峻其防而犹患溃延，况引而近之乎？全力专心，累世而图我，抵隙蹈瑕，一朝而疾发，彼固操全胜之算，而熟筹乎彼己之情者也。君相当此，尚不自警，乃愤疾于一战，其为败摧，何必智士而后知哉！今以必争之情，加不敌之势，当战败之后，为苟免之策，此又乞和之议，所由从容而徐进者也。无备而战，战已败矣，败而乞和，其情绌矣。中外交通，民夷习居，国本移矣。鉴亡国之失，论和战之迹，则纳币者病，而议战者又见贤矣。君臣当无事之日，观前代之史，无贤不肖，未尝不恨和夷之非策，称臣纳地之无耻也。及夫边陲小警，庙算已尽，俘囚一辱相随逐，而箝口束手，莫敢论一战之利者，其志昏于敌前，而气馁于自强也。其攘臂切齿，主辱臣死而不悔者，虽蹈锋镝，不知亡国之不可存也。其日夜忧敌，觐强弱，论守战，求一去害而并心于外患者，其犹见蚊睫而不睹泰山者也。

夫治乱在一人，转移在俄顷。古无必亡之国，国无不治之理。圣人得位，要荒以限之，朝贡以羁之，夷狄仰望，莫不惕栗，尚无所用战，其术约也。五饵

秦敝，效于蒙古，和之上者也。幕南犁庭，战之威者也。若力不足和，而姑望罢兵，强敌压境，乃后言战。朝无正人，野多异议，弱而愈靡，适足自亡。故其咎不在夷狄，而其政不系和战。是本论也。

○御夷论（二）

夫道术立百代之要，机智用一时之利。君无苟且之臣，政有补苴之策。然则内政未举，而议欲攘外者，其亦必有方乎？均之治末，莫若力战。夫锋刃相接，僵伏相踵，而计胜负者，战之末也。有死无二，折而不挠，明敷天之大义，指匈奴期俱灭者，此能战之选也。夷狄之入中国也常远，其畏败也常切。其所欲在和者，利彼之完师，幸我无备故也。其先致死与我争利，其词不绌者，要和亲之必成也。社稷之臣，怀忠贞之节，羞陪妾之名，因民所疾，金鼓而征之，败不足畏，故无败矣。

何以信其然也？敌国之势也。敌之兵必出于一道，我之地不尽于受敌，则出没之情异，我便一也。彼远而攻，士卒有数，我近而征，精锐相接，便二也。远攻者士怀归心，守者亦各为其家，则彼不致死，我能持久，便三也。战则彼失其利，和则我受其敝，弃利而决死，童子不为也，我便四也。讲好请盟，彼常挑衅，守死勿去，焉能责我。其将一举而取我乎？则不至今日矣。如其不能，我便五也。兵以练而精，士以怒而勇。彼屡胜则骄，我屡败则惧，刷耻振弱，我便六也。有战而死，无和而生，则彼之意阻，我之情暴，便七也。明华夷之限，民知国讎，胶固而不解，彼虽得城邑，不能用守，便八也。连兵中国，绝互市之利，他邦解心，外生猜嫌，我便九也。乘九便之势，加十全之算，内可以雪臣民之愤，外可以立旗常之业，上可以拯君父之厄，下可以垂永久之统，救患目前，徐图其终，亦人臣立功之秋，壮士封侯之时也。

然而强藩重镇，变色而相戒，勇夫悍将，束甲而屏息者，不明于敌情，而猥曲于偷安也。向使带甲之将，谋国之士，有分毫忧患救时之心，少留意于夷狄之事。知其示强为虚强之势，议和为挑衅之本，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挟，明目张胆，而告之待战，则宋襄明英，身虏而复归，国土覆灭，且犹复立，何区区败衄之患哉？今之论夷，不出二策。或以我为不能，或以彼非相吞，将优游而俟之，隐忍而从之。曾不知不能之趋于亡，而相吞之不在用兵也。俄焉而复之，城破君亡，而人臣不知有锋刃之祸。其守疆土者，幸敌不至，而以为无事，岂非古来之奇辱乎？

夫义士含情，则生心以求逞，愚民渐渍，则忘君而向外。诚欲弃其国，不可与危言也。然而鉴往古之失，立后世之法，万一悔悟，而势力已困者，犹莫若论战，以延旦夕之命而已。夫论战而求胜，怯者挠其说，连兵而相持，小人促其败。今言战而不必战，战亦不必胜，此策士之说也。策士之效，得情故也。

世有知敌之情，而不能知我之情，能为存国之谋，而不能以喻亡国之人，独且奈之何哉！

○论文

文有时代而无家数，今所以不及古者，习俗使之然也。韩退之遂云：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如是仅得为拟古之文。及其应世，事迹人地，全非古所有，则失其故步，而反不如时手驾轻就熟也。明人号为复古，全无古色，即退之文，亦岂有一句似子长扬雄耶？故知学古渐渍于古，先作论事理短篇，务使成章，取古人成作处处临摹。如仿书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如此者家书账记，皆可摹古。然后稍记事，先取今事与古事类者，比而作之，再取今事与古事远者，比而附之，终取今事为古所绝无者，改而文之。如是非十余年之专功，不能到也。

人病在好名欲速，偷懒姑息，孰肯而刊楮七日，以削棘猴。故自唐以来，绝无一似古之文，唯八家为易似耳。今贬八家不得言文，及其作文，更不如八家，以八家亦自有二三年工力，乃可至也。诗则有家数，易模拟，其难亦在于变化。于全篇模拟中，能自运一两句，久之可一两联，久之可一两行，则自成家数矣。成家之后，亦防其泛滥。诗者持也，持其所得，而谨其易失，其功无可懈者。虽七十从心，仍如十五志学。故为治心之要。自齐梁以来鲜能知此。

其为诗不过欲得名耳。杜子美诗圣，乃其宗旨在以死惊人，岂诗义哉！要之闻道犹易，成文甚难。必道理充周，则诗文自古。此又似易而愈难，非人生易言之境也。孔子大圣，发愤忘食，其教人不愤不启，请一言以蔽，曰愤而已。愤者非人言好，乃愤己之不好。愤则勤学，学则愈愤。终身龟勉，惟日不足，而何道之不闻。

○老子注序

班固曰：道家者流，其原出于史官。其传书莫著于老子。观其词意，务欲胜民久国，治人用道，故尚清静，持三宝。名为无为而无不为。非世所云出世之真人也。圣人不患无位，德充而应帝王，初无汲汲于世之心。老子何其勤勤忧世之深乎？盖职在佐治，虽有庸主，犹欲其善政，非若孔子但论道以待沽，见不行则接淅也。庄子论列诸家，叹聃博大，而其书则从容纾徐，不与老子同忧。自汉以来，并称老庄谬矣！然而圣不世出，世必有主。主者率中人，上下无知圣之材，则多用老子言，取其卑之无高论。或又不足知老子，则流为申韩。要之皆当位行政，不暇迂阔，往往厌儒生。而儒生见其务行趣时，非薄礼法，指其徒为名法家。又震于聃名，传其不死，则比之黄帝，以为神仙家。自三代以后，在位者用道，无位者贵儒。在位者不著书，而儒者言益繁。辄曰：老子无礼人也，不可以治。或曰：世外系虚，足以养生。嗟夫！坚儒尚自不知孔

子，何由知老子哉！虽读其书，莫有知其意之悲也。彼且不得已而论用兵，岂敢弃礼乎？余少览其略，颇疑其浅近。近为女紈篆书一通，于句读稍有更定，复用乾道本校姚鼐本。鼐所异者，初不言所据依，间亦同之，不复考校，异于儒者之也。得老子之意，以救末世之乱，然后知孔子之栖栖，其有感而然。然而为世役矣。

○庄子注序

叙曰：庄子之书，古今以为道家之言。杂篇天下篇，叙论诸家，别于关尹老聃，而自为道术，非欲继乎老也。寓言者，周之自叙也。其所称孔子、老子、曾子、杨子又多称颜回。其篇首言春秋经世，则学孔子，受春秋，具有渊原。或曰：庄子受学于田子方，子方为子夏之门人，要其学过子夏并颜子矣。孔子问礼于老子，老之书先道后礼，而老为道宗。孔定六艺，儒者习焉，推孔为儒宗。孟荀传儒，庄子同时，未数数然也。

礼之敝于周末甚矣，诸侯去其真，存其文，故孔子复定礼经。而老子则推其原，皆知其将亡云，礼果大亡于秦。而汉兴佐命将相，及孝文景皆用老治。老子之书五千言，孔子之书传者《孝经》《论语》，皆空言。自是徒众益务于论道矣。道与儒为二，而空虚冲静，专道之名，几二千年。其儒者号为迂缓繁重，多拘而少成，抱缺守残，惟名物象数之是求，与庄子绝殊。故强附庄子道家，而以训故先师为儒林，终汉世儒学大明矣。夫人心无所役，则不能发其材智，以自表于世。故晋尚玄虚，老庄又兴。五胡为乱，南北剖判。南近道，北近儒。及其合于唐，而前代师说舛互，儒者方乐讨其籍，则儒学又起。其间颇演西域浮屠之说，以庄子文之，恣肆漾，作诸经论，庄佛为一，而老专丹诀，然俱与儒别也。及回纥契丹之乱，浸淫绵至五代，儒生死亡，师法久微。赵氏承波，上下懵然。华山道人{廿归}然老师，而文人又习读梁唐佛经，心醉其言，以为圣人皆宜有秘道心传。不但推制度仪文训诂浅近之云，耻孔子之精，曾不及释伽牟尼，则性理兴焉。号为道学，名老而实儒，口孔而心佛。又为区别于有无之间，曰有者圣也，无者妄也。又曰无极者，道之本也。无而有者，儒也，无而无者，释也。又或窃见耶苏之书，而作《太和篇》。又说曰：父母君皆吾胞与也，吾之父天也。自是以来，儒生与僧道同，而先圣人之书，皆汨没而乱真。政自政而学自学，学皆不可以行，而道术绝矣。

余尝略闻师友之言，间见二氏之书，知佛经附会之由，道学纰缪之原，知论道之不可以为治，而知道之不足以为圣也。于《周官》见周公之行事，于《春秋》见孔子之行事，于《僧律》见释伽之行事，于《齐物论》见庄子之行事，尚无尚有，皆无所行之。故凡圣人之行，取为愚贱正性命而已。若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庄子之合孔老道同也，赵宋之合孔佛论近也。以庄合老，汉略之

误也，以庄合佛，晋唐之过也。以佛诬孔，宋明之蔽也，以佛诬佛，文士之妄也。故必先明佛之不言性，而性理始绌矣。先明圣之不传道，而道统自废矣。先明庄子之不出生，而佛经乃幻矣。佛经幻，性理绌。老庄判，孔老同。孔老同则为圣，庄老混则为[B103]，是学者所当察也。

注庄子者，隋唐所列三十有一家，郑樵增十八家。今四库著录古注，仅郭象一家，释文引文句崔撰最善。余考崔本注内篇七篇，外杂篇各一篇，以为之叙。凡注及略说将三万言，大抵推明论道之所为，以明古圣之不空言，空言自老子始。孔子学于老子，诸子皆从而效之。惟庄子通焉，由其空言，知其实用。而儒家之流，诚不宜以佛经剿袭之文，谈心性以尊圣人，使尧孔与达摩同功也。

○比竹余音叙

往昔邓辛眉从孙月坡学词。邓父语余曰：词能幽人，使志不申，非壮夫之事，盛世之音也。余窃笑焉，以为才人固甘于寂寞传世，无怨于凉独，使我登台鼎，不如一清吟远矣。特病不工词，不恨穷而工也。未三五年，天下大乱，曩之公卿多福寿者，相继倾覆，而词客楚士，流转兵间，悴憔行歌，不妨其乐。余亦渐收摄壮志，时一曼声。既患学者粗率，颇教以词律。东南底定，海氛未起，于天津行辕，得见叔问中书。叔问贵公子，不乐仕进，乞食吴门，与一时名士游。文章尔雅，艺事多能，而尤工倚声。吴门，孙君故国也，前五十年，孙君与如冠九，以词唱和于浔阳庐山间，佳句犹在人口。冠九则叔问乡前辈。再前则成容若湛沦盛时，而词冠本朝。邓丈所言，吁其验矣！余交叔问又将廿年，而时事愈变，吴越海疆，不能有歌舞湖山之乐。余居三闾之徂土，无公子之离忧，樵唱田歌，一销绮思，穹则至矣，词于何有？邓丈之言，其犹衰世之盛耶！叔问远来征文，辄述师友身世之感以告之。时壬寅夏四月五日王运选于长沙城中湘绮楼。

○与曾侍郎言兵事书

六年春正月甲子，王运谨寓书涤生侍郎节下：愚闻局一隅者，不可以究玄黄之宅；守目前者，不可与论古今之变。长平败而卫议显，良造贵而赵说废。非议之不明，言之不切也。事方得意，而兆衅未著，故貌言易进，而深计不察。愚尝伏居隐惟当世之事，观大臣之成败，列省强弱，民之疾苦，日夜念此熟矣。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幸接顾眄，奉明教，虚意垂咨，以启百一之所得。相知者厚矣，虽亡生平之欢，同心切磋，忠告之分，独遇非常，又非有畏罪避网而不敢发也。然而迟回旁皇，进退而不没，将言卷舌，临文滞疑者，何也？虑一不中，为智者笑。夫明月之珠，夜光之璧，非独暗投按剑之患也。投之其人，知贵重之为珍，而藏于缙橐，不得充大廷，登上服，则赠焉者其惠不过千金

，而受之者其功不出于尺篋。愚窃痛之。

伏归以来，承荷嘉问，不绝慰劳，扬之众坐，诚不自意得之如此其深也！古之人有感激一言，而效命白刃。信陵虚左而侯嬴，买浆一游而公子归。当今之时，海内沸然，黎民逃死，区区之身，村野之朽壤耳。不恤一出以酬明知，而愚又以为无益。何也？今之患不在盗贼，所乏者非运筹军旅冒刃赴坚阵之士也。诚使运一出而备麾下，充什伍，犹江湖之乘雁，飞鹄之一毛。是以拒弓招而不疑，自引退而无歉。所独自念竭知尽言，少裨当时，以佐高名，附大计，惟节下察焉。知言者不虚让，临事者无多讳。若自贬其说，不如缄口之愈也。诚自知其无当，必不以尝于明贤之前也。凡所欲建议，皆私以为切要而无过。贾生有言，无以易此。愿长涉远虑，端志壹意而听之。

徐乐之说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为国者诚审其患之所在，而后勋业乃得而言也。盗贼绵蔓，割据郡县，大者亘数千里，近者横一乡，当此之时，贤能亲臣，奉天子诏，讨伐群盗，名正气壮，鼓行而前。算或有不当之，势或有不敌，百败而不挫，屡屈而不挠。虽以暴秦之余，章邯庸材，陈吴之众，掠地之广，发骊山刑徒，以击山东，六国宿将，望风而靡。由此之言，弃金陵而不为弱，空安徽而不为乏，岨江汉而不为僨。天下之大，全力之所争，固非此数千里之可削而尽也。此犹夫瓦解之势也。

兵革不息，于今六年矣。圣恩湛，浹于穷闾。赋不益入，征发不行。百姓无废业，而民困不死者，财匱于转徙，势穷于捐输。一邑之富，供十郡之求，一道之财，济数道之急。席业者对畎亩而戚额，服贾者税厘金而变色。人人不安其生，悉空家财，而无救寇至。故武昌南康之师，未移寸步，而江西湖南帑又竭矣。劝捐之局，踵贼去来，来不能拯，去又绳之。里语曰：官官相为，官高者贤。但闻蛮官，不闻蛮民。每议一事，先问权贵。五品以上，气陵郡守，七品以下，侧行县门。苟被章服，必与官事，国人噤然，莫敢言非。又或商贾之豪，驢侏之才，结识道府，即掌局务。不问能否，不恤民怨，寇势愈张，官力愈弘。公局愈兴，民困愈崇。掎克者能，捷足者登。虽至破败，又不加责。此其尤倒置是非，黑白不明者也。夫是故民不信上，而财不弭患。谷尽而军食不足，贼过而休复无所。夫盗贼者，贫民之变计也。洪逆之事，有明征矣。今不鉴其所以然，其未发者穷苦无告，怨谤兴矣。则是已然者不可追，而将然者不可摧也。平贼之要领未得，计绌方匱，又必有变。纵不横决，凋丧可立而待也。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无三年之蓄者，国非其国也。老弱瘠立，丁壮剽奋，富民塞心，商贾裹足，农谷络废，此所谓土崩之势也。

民困而长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刻日息兵，国本固已殒矣。若犹未也，则是岂可不为之寒心哉！且即以战论，故未可战也。兵法曰：千

里馈粮，士有饥色，搏利于外，必遗其内。言根本之宜固，进退之得自制也。古者以民为兵，空竟而发之。后世不能，析别其号，养之以重糒。虚食而不调者，或终其身。尺籍伍符，案召而责之死。彼自知危道，而贪利不去者，我先有以告致之也。兵制废而国势弱，法不行而权术生。召羨乡人，呼集亡赖，凑成一军，号目为勇，崛起市井，跳身行伍，素不识法令步伐金鼓陈列之事，无恩信相结，生死顾惜之道，得钱数百，受顾数日，随东随西，时去时来。勇者蒙好义之奖，逃者非叛亡之例，朝饮饩而夕受死，非仁者之所求也。欲听其逃，则法不立，欲遏其去，则情不顺。譬犹父母之犹骄子，主人之挟悍仆，利尽则散，势败则去。幸羁縻耳，虑非帖而服也。若是则何以成劲旅劝死士哉？行百里者宿舂粮，行千里者三月聚粮。今勇日有赢，饷日有缩，拥兵境外，仰食督抚，一日不给，怨祸总至。无半月之资，必无长久之算矣，无万食之羨，必不县百金之选矣。士气靡矣，援又不继。夫自古今行军之地，用兵之善，盖未有谋胜而不谋败，可进而不可退，如今日者也。数万之众，虽甚精劲，一战而锐衰，再则气竭，三则锋挫。矧况挟孤县之势，临不测之地，奔命数千里，寄食他人。损一卒，卒不再活，失一将，将无可更，相持数年，力尽能索，孤忠三叹，中夜不寐，身危师摇，可翹足而俟，尚何枝柱之有？

诚知其危惧，忍而安之，非谋国之忠也。任无他移，权无二假，不以自命系重而全图之，上负明诏，中畔理学，非乡人之所望也。及今不为，后无及已。春秋之义，责在贤者。今君御十万之寇，扬旌湘潭，鸣笳岳阳，拓地二千里，肃武汉，恢蕲黄，大捷田镇，斩虏数万，功亦盛矣！敛兵南康，分援江湖，克广饶，胜湖口，洗兵义宁，再复崇通罗山，以偏师旋旆，数十大捷，能亦章矣！东南喁喁，非君何望？今君乃以不可恃之事，侥幸万一，非所以为慎也。一移师而弃功，持寇九江，再失大都，非所以为威也。分兵扰攘，水陆不顾，{一裴}回彭蠡，戈船不出者，一年于此矣。今又必待楚军之凯还，坚城之自下，是河清之期也。整旅而出，江面辽廓，豫章之积，连舟而就军，江汉之师，忍饥而待食。安庆江宁，陈列天塹，今年不复，明岁不下，节下欲舍此安之乎？士卒日疲，转输日空，前不自决，退无可立，鞠躬尽瘁，无救大事。论史伤悼，当时矜惜。上下不谅，劳神焦思，不足以杜义者。《诗》曰：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以诗观之，非所以为伸也。民畏于寇，无所归死，委积之具，盗之外府，不务拊恤保障其所自存。今君又左劝明劫，非所以得人也。君又倡乡人之气，日挠州县之柄，绅之士，济济翼翼，各威其乡，陵富挟贵。仲尼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数子者，非均安之政也。内视民则颜而疾首。外以待寇，ウや无处。君之军若犹赘而匏系，泛江海而无维楫，尚将欲戡乱息民乎？非常者非常人之所能为也。可与言而不与

之言，孔子以为失人。君何不为非常之功，使言者无失人之过！

睹利害，料大计，必厚集其阵，而重固其本。今之军本务于筹饷，取于官而不给，仰于民而损下，因循需时，供张不周，则万事不立。愚以为今之财有三可惜，而战士之饷不与焉。一曰官吏。二曰团练。三曰防堵。官吏之弊，易知而可言者也。今自倡行乡团之说，民无盗贼之累，而先有团费之扰。一甲出谷数十石，一邑一岁率敛谷数千石，人置竿木，家县市旆，号为一团，强而后入籍，未聚而求散。此微论贼至。一夫妄号，而千团瓦裂矣。故团之效可昭昭而睹。然而日费唇舌，坐销钱谷，岁一敛聚，民不堪命，一县之费，大者数万，小必数千，徒足以供酒食耳。本已朽也，又斧斤而伐之，财已乏也，又多门而出之，川已竭也，又四注而泄之。下以团练耗乡里，上以防堵便州县。县必数局，局必数十人，器械火药铅黄之制，薪水盐米之额。采买者割腴而鹺麻，坐食者日领而月支。一闻寇至，各鸟兽散，一闻寇去，则蚁慕而蜂聚矣。民而饱奸，积费而赍贼。财用坐穷，曾不之核。但无请饷，即足以报最而显能矣。粉饰之弊，酿如今日，事穷势迫，犹固结而不之悔，委过盗贼，归于天数，不遏其源而欲抑其流，岂不哀哉！

今请一切罢捐输厘金钞票官钱之法，而专务田赋，兼行官商，则弊轻而可久。何以知其然也？夫有国者积弱不足以行苛政，欺民不足以取小利。故今日言利之术，惟有理其常税而已。丁漕常赋，本给国用，分应不足，专顾有余。试合一省，计其要隘，多者十余，少乃四五，地广不百里，而屏带数州，守险而重扼之，险内可无事，带甲而安枕也。兵废不用，而虚支浮领，此其尤耗费之尤者也。今诚壹意练勇，要在选兵，择壮汰老，皆为可用。明赏设罚，士新耳目，然后合计守战，分屯四境，重饷厚犒，军无留赏。江西一省，收贖自供，岁可赏五万人。湖南收资自供，约岁养三万人。戍边保坚，互相成军，多或七八千，少亦三四千人。人不忧食，饷不外取。彼束于法制，故可籍而统也。嗜于利，觊于赏，故效死而勿去。用力专，故守严。守严故备不分，备不分故他不扰。虚名之团不必练，奉行之局不必设，懋货不易市，农女不辍素，彼各有所恃也。夫如是，督民纳税，不为急利，除吏之蠹，取其正供，催科易为力，名减而实增矣。省转运之劳，无请饷之奏。主上无外顾，司农无仰屋，事便而权重矣。各守其疆，专任牧令，足兵足食，严罚从其后，而人自为守矣。声势络绎，互为其援，军气百倍，内变不诇，以其暇修饬器备，训练卒徒，日增新兵，以休战士，师日益力，而军法行矣。进可以纵横趣利，退足固守。贼无所掠，扼要而制其命。计长久，待可进，安民志而不致于人矣。

江汉既清，九江复归，两湖之粟，方船而下，三楚之锐，超距而赴，章贡之，循期而届，三江之地，寸步而守。斯要握而形便，本立而干强。招徕邻封

，开通道路，权货而行，官商以有易无，以私济公。万民熙熙，不知苦难。起上游而全东南，势无便于此者。然而兹事体大，非刀笔之所谋也。难端钜而格例甚，虽勇者固不肩之。方今浔阳溯江殆千里，蕲黄各县毗安徽，截补殆二千里。袁瑞横延，界及宁崇，亦不下一千里。茶陵迤西，巴陵迤北，又各数百里。今辰沅又见告矣。两湖江西，中间不合如砺，数千里中，x鼓日夜相戒，而君以二万人县其一角。君又不急收创夷，改弦而更张之，重树其本，日继其力，即下九江，君当何从出师？若分水陆趣安庆，取驿道，持辎粮，入重地，贼敛壁而守，坐食一月，挑战不得，转运无出，士卒自溃。取食江西，则江西谢责，取食安徽，而安徽陷破。犹将回翔厉兵，孤注决胜，明示必死，如项羽巨鹿之战乎？君必不能也。若越长江，悉楼船专力水战，驾航冲波，陵涛驰驱，以合江南之军，登陆不能战，舍舟则死，是百湖口之危也，君又不敢。若任贼突犯，独守己军，就粮而食，规利而进，武昌鱼烂，南昌战栗，桑梓呼救，告急之书移，日夜相望，廷寄督责，执而无屈，士卒皆乡人，悲歌思归，进即俱败，不进不可。犹能制命专主，如亚夫之委梁，上抗天子，下扞物议，孤守其见，以必奇功，君又不能也。君若弃水军，为奇兵，改道饶州，冀通池宁婺源，奇险坎坷，涂间军无裹粮之便，将有舆轿之费，睥睨虚道，以试奇策，此虑胜而讳败，瞻前而忘后也，君必不设也。然则湖北不清，江西不平，即君之军一日不可得出。今不资三省以为本，即将何归？君徒欲博后世之名，以一身尝天下事耶！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犹讳而不言坐待时变，避难直言。群疑众难，交战而不决，外示镇静，谓有别计，此愚之所不敢拟也。

今之计必详奏隐细，极言利害，陈民疾苦，与寇之所以盛。乃请圣虑择亲贤大臣，各专一省，悉破往例，不由部议。独戒坚守，庆让以地，保境自给，上不责解，一切牧令，皆得奏用。省无益之官，练有实之兵。严刑信赏，失误者死。但责大纲，不苛细故。贼所未犯，以时整饬。理财治兵，上应京师。当贼冲者，先审己力，乃后合谋出师，捣虚而击。又于淮北特设重镇，选常胜之师，佐京营之兵，日夜练习，使知战事。坚壁积谷，以卫中原。苏杭之财，以充军实。向张胜袁，以弥空虚。楚师虎踞，以临江皖。规画一定，贼必归死。即逸而出，如釜鱼游沸羹之中，何足虑哉！且夫亡羊而补牢，孰与谨牧而蕃育。闭户而拒敌，孰与课戎而疆索。损虚名而收实利，至便也。拨难竖干，虑至远也。民无逃亡，乡任沟而宅壑，至仁也。连帅控跨，带甲虎视，至威也。罢赋榷，停助饷，弃锥刀，以示国体，至廉也。因寇而诘兵，申命而彰罚，至武也。料于未然，先发而制之，恩自上出，功自下奋，至达也。兼七策而不失，拓万世之长利，康复之望速，功名之士起。

语曰：蝮蛇螫手，壮士断腕。其所重在心腹，所轻在枝体也。故曰：失今不

治，必为痼疾。今痛未甚于断腕，而治先除于炙，又何苦而不为此？且舍此则乱，为此亦乱，然而前之乱无可制，后之为犹可不乱。斯诚志士之所审，而明识之所宜先也。若夫抱不测之祸，以要毋望之事，持不可必之说，以缓主上之忧，愚窃过之。虽然，今之言论，节下所得言而已，固非节下所得为也。夫政本在枢臣，权在督抚。不得其位，不得其志。幸可陈达，冀万一之悟，而拘牵文义，引嫌畏讥，盖亦非节下所自许也。抑又闻之，言外者其意浅，内言者其思深。今运所得告节下，节下所得告天子，亦言其外而已。术疏识粗，得毋为深思者笑乎？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蕘。惟裁省万一。

○到广州与妇书

吾自度揭岭，日远故国。下滩乘泷，并值冬涸。川石露列，溪流清弱。泷船柔脆，篙师犷拙。自平石至乐昌，乃昔迁客涕泣惊怖之地。凡有六泷，酈道元所谓崖壁干空，交柯晦景者也。泷原由湊入泷匡，汉桂阳太守周昕，疏凿巨石，始通舟楫。旧有祠祀昕，今惟祠祷韩愈，素湍激雪，风涛凜厉，估舟惊望，叹若天堑。然观其水势，浅狭殊甚，徒极崩溅之状，实无浩汹之奇。吾舟下泷时，触破来舫，移岸迁货，纤毫得济。非有江湖稽天之浸，风涛呼吸之危也。而众人矜惜衣装，惧于濡没，重载轻发，自取碎破。清水白石，遂受恶名，耳目相传，自为眩惑。致使衣带之水，与吕梁齐险，祷求谪臣，而使君废祀。以愈生时，犹不自济，欲其为福，不亦难乎！

由乐昌下大舟，东至曲江，五岭之口也。县以曲红冈而名。江红声同，因改字矣。设府建关，控引吴楚，浮桥横江，以榷舟税，大舂巨舰，骈阗于此。韶石在其北，酈生所记二仙分憩之处也。自唐以前，传虞舜奏乐于此。及英德亦有尧山，道元引耆旧之言，云尧行宫。王韶之记，亦谓尧故亭。又曰：父老相传南巡登此。然则禹迹以前，斯为内地。且金银轮王治四天下，唐虞二圣，岂局步于五岭乎？

从英德至清远，经历三峡，即浚阳大庙中宿也。大庙介二峡之间，赵佗筑万人城，杨仆伐破寻a，亦此岸地。然是陆地之要区也。江行之奇，则在浚阳。道元云：两岸杰秀，壁立亏天。张子寿亦言：晴昼山阴，先秋水冷。后人始开栈道，建峡山寺于上。悬崖长肃，江帆萧瑟。虽词客寻玩，淹流忘俗，而旁山剥落，翠秀靡依，以吾卧观，未为佳胜也。且南州炎德，草木恒青，藻丽山川，宜增幽映。而石壁竦仄，势若火燎，丹皮赭骨，寸茎不附。孰如蒸湘岩树葱茏，松竹枯柏，陵冬鲜碧。故过岭以南，无可瞻悦。但此峡擅名既久，未跻绝壁，江山嘉会，步步异形，若登临俯观，或当有异。故周夔云：碧烂之下，寸寸秋色，乳枝磬落，松风瑟缩，得此石室，题为到难矣。《吴都赋》以闽禺楫师，习御长风。今老龙河西等船，实为蠢陋。舟形彭亨，水手粗疏，每下篙竹

，喧呼叫跳。足若蹄踣，号声惨冽，清旦黄昏，闻者骇悸。兼劫盗肆出，人人自危。下至三水，乃稍稍清旷。

三水今县，汉地志所谓泷匡水南至，四会之地也。泷匡水自清远来曰浚江，水源流万里。自肇庆来曰西江。晋康水自广宁来曰绥江，均会昆都。故为县号绥江。至县复分二派，同为一川。故昔言四会矣。冬水尽涸，舟楫无利，始以季冬六日至于广州。

此州实四宅之南交，荆州之下徼，自汉迄今，繁富有名。往在他方，闻彼土人，说其物产，矜炫殊绝，云甲天下。及躬览风物，考之图志，要其土俗，可得而言焉。州为秦南海郡地，《山海经》所谓贲禺。郭景纯云：今番禺也。姚文式言城东南偏有水坑陵，此县人名之为番，城倚其上，在番山之隅也。城始筑自越人公孙隅，号曰南武。楚威王时，有五羊衔谷穗之瑞，乃增筑楚亭。城周十里，号五羊城。及任嚣赵佗始成都会。吴步鹭又廓番山之北。及宋筑子城瓮城，又增两翅，以卫居民。明永嘉侯朱亮祖始连三城为一，即今省城制也。市廛逼窄，第宅坚狭，街衢垢秽，无洁清之容。民言侏仡离，贪利好奢，自外中国，别为风气。地性蒸暖，易生疾疫。蚊蝇乘其昏运，蛇鼠充其毒食。瘴厉风淫，尤多盲女。昔人言之详矣。岛夷杂糅，诡服殊形，刀剑火枪，纵横于路。民无正业，习为博盗，白昼攫金，露刃连队，不知其非法也。俗取周兴嗣千字文，列字八十，分为一章。四分取一，任人射覆。凡出三钱，许射一条，由一、至百千万，不限字数。全中其利千倍，一钱之资，偿以十金。国人若狂，梦想颠倒，号曰白鸽标。此敛财之巧术也。意钱掷骰，割肉悬壶，藏钩虫牌，皆供赌输。愚者倾家，智者疲神。古博徒所未闻也。凡倡女野容，多乐隐蔽，独此邦中视同商贾。或连房比屋，如诸生斋舍之制，或联舟并舫，仿水师行营之法。卷发高尾，白足着屐。燕支涂颊，上连双眉。当门坐笑，任客择视。家以千计，人以万数。弦唱撮声，尽发音。远游之人，窈窕之性，入于其间，若抱虎狼。斯实男女之一乎？

异物恒产，来自番舶。土人所甘，良亦奇诡。菜必生辛，羹必调甜。若夫槟榔酸涩，蕉子甘烂，薯重十斤，芥高七尺。君迁小柿，新会大橙，不含霜雪，多复皱腐。腌橄榄以盐豉，取蚁粪为奇南，榕树不可衅，木绵不可絮。奇器巧制，则故贱其直，水火菽粟，则尽昂其价。陆生所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者，信非他方之所取也。冬至初过，桃荣梅落，余花生红，多不辨名。但有其质，了无其姿，亦何取于长春乎？邦人市海鲜，别为厨馆，则有鲨鱼之翅，海蛇之皮，章举、马甲、逐夷、天蚝、咸蟹、龙虾、雄鸭、腊鹑，腥秽于市井，纷错于楼馆者，不可胜计。又俗好烧炙，物喜生割。操刀持叉，千百其徒。乞人待肉食而餐，宾筵以多杀为豪。婚礼烧猪，辄列数百。俗无羞耻

，取妇以得女为奇，床第之私，守宫之验，明告六亲，夸以为荣。知礼之家，亦复随俗，亦既觐止，我心则降。此尤可笑叹者也。通商之夷，何止百种，蟠据城府，傲兀大官。屈心事之，惟恐不欢，况敢设备豫乎？外郡土客，讎杀未已，且不受官劝，谁能用武？乡村族居，多建炮台，县官催科，动必发兵。幸而战胜，惧乃纳税。省中录囚，日屠百人，皆无辜之穷老，受钱而代死。子卖其父，如犬羊然，轻命嗜货，三纲绝矣。朝富则为大豪，夕贫则充盗魁。昔南汉刘𣦵长奢僭自雄，乐裸逐之戏，制烧煮之列。今久渐皇风，犹为恶俗。若非猛厉廉正，贵士贱商，先教礼让，后禁淫盗，则伊川之野，不百年而为戎乎！尉佗文理以止斗，陈祖奋武而勤王，彼何人哉！彼何人哉！

吾乡游宦士大夫，多怀归思，亦有强壮，无瘴而夭。柳生夏凋，翁君冬亡。虽会冥数，诚可悲惧也！容兄以卑官居韶，十口饥寒，其妻与妾居。比肩钩敌，呼嫡子为儿，视所生如奴。山农新取南女以为继妻，此女矜其华年。轻鄙老夫，动即叫骂，坐必偃蹇，同至南海，便蹇裳而去，独坐夷船，还其母家。虽冯敬通之悍妻，贾公闾之妒妇，以今方古，未足云奇。亦近世之新闻，女史之一鉴也。夫阴教不修，夫妻同过。但责女德，岂足云平！想卿闻此，达斯谊也。吾好为远游，何必乐土？优游自知，身心无患。比读庄生之文，悟其元旨，知物论生于是非，生死累于形骸，颇欲逍遥，以化成亏，何觉哀乐之殊境，离合之异轨乎？惟恐淑子独处幽忧，聊书所经，以为笑噓。冬寒日轻，春物方妍，起坐眠食，勉当自慎。时复手书，以慰劳勤。运白。

☆吴汝纶○孔叙仲文集序

往汝纶始入内阁，则闻曲阜孔叙仲先生于诸舍人中为最贤。会先生已东归，愿见而不可得。又后廿余年，与先生之子厚甫同官直隶，乃得读先生之书。盖先生少师事李方伯宗传为桐城古文学。桐城之言古文，自方侍郎刘教谕姚郎中。世所称天下文章在桐城者也。而郎中君最后出，其学亦最盛。由郎中君已上，师师相诏，更嬗递引，乡里之传不绝。独郎中君自少至老，常客游不家于乡，其流风被天下。而桐城受业者，乃四五人而已，李方伯其一人也。郎中君既没，弟子晚出者为上元梅伯言，当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师，京师大夫日造门，问为文法。而是时湘乡曾文正公，尤以闳文系众望，其持论亦推本姚氏。故梅曾二家，宾客相通流。先生既传业于李方伯，及入京师，则数与梅伯言曾文正往来，其于姚氏之学，既沈渐而癖好之。尝寄诗伯言，自诡出桐城门下，用相矜宠。暇则从诸公为文酒之燕，见在诗集者，往往一会至数十人。今读其诗，若承警于诸君子之侧而身从其游，与之驰骤而先后之也。方梅曾在京师时，文章之士之趋归之，相与讲论姚氏之术，可谓盛哉！往年汝纶侍文正公时，公数数为余称述姚氏之说。且曰：今天下动称姚氏，顾真知姚氏之法

者不多，背而驰者皆是也。汝纶窃自维念幸生桐城，自少读姚氏书，姚氏支与流裔在天下，有振起而益侈大之者，而乡里后生，卒鲜得其近似，闻公言则瞿然而悚。今老矣，业不加进，无以逾侍文正公时。读先生书，考其渊源所自，茫然不自知针刺之在体也。

○天演论序

严子几道，既译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以示汝纶曰：为我序之。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原，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嬗，深研乎质力聚散之几，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其为书奥颐纵横，博涉乎希腊、竺干、斯多噶、婆罗门、释迦诸学，审同析异而取其衷，吾国之所创闻也。凡赫胥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

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寻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艺尚已。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叶枝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扬子《太玄》，似《易》为之，天行以阐，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宗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集录既多，而向之所谓撰著之体，不复多见。间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弗列也。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者，大抵陋不文，不足转载其义。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澹民智，莫善于译书。吾则以谓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学靡敝之时，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牒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于文学之事。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牒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之顾，民智之澹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

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氏之道，未知于释氏何如？然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

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侔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亦旨也，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公牍公文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虽然，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淪矣。是又赫胥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

○安徽通志序

方志之作尚矣，网罗散佚，撰集旧闻，为史者资焉。故著录家以入史部。然传者盖寡。吾尝考求乡邦文献，见前史有庐江七贤传，访其书不得，以为绵世既远。及观《明史》列江南诸府志，今亦未之见也。独宋罗愿名有史才，其为《新安志》颇自喜，而今尚存。余无传者。盖不独一方然也。汉之疆也，刘向言域分，朱赣条风俗，班氏资以为志。《汉书》行而向赣之说亡。蜀之启土，杨戏陈术之徒，各著书论益部人物，陈氏资以为传。《三国志》行而戏术之书亡。自是以来，言方志者博矣，其见于晋隋唐史者，百不一二存焉。由宋迄明，十不一二存焉。是岂执简之士，类非罗愿者徒欤？意亦限于方隅，固不足以传世而行远与？

安徽故无通志，国初江南左布政使寄治江宁而巡抚以操江驻节池州，安庆不为行省。康熙中，巡抚还镇安庆，又改江南左布政使为安徽布政使矣，而使司犹在江宁。逮乾隆间，始移司来治。故雍正七年，诏天下布政司纂修通志，而安徽犹以统于江南，不别为志。及道光初，长沙陶文毅公抚皖，乃创为之。洪秀全反，盗据安庆者九年，官私文籍，扫地尽矣。乱定数年，前中丞英公，方伯吴公，谋议于众，遂疏请开局招文学，续前志为书，经始于同治某年。而今中丞裕公，方伯绍公，继为之。越几年为光绪三年，书成，增损旧文，附益新事，义例至为精密。信乎其具史才可传以久者也！当用兵之后，井邑墟，人民流，文物声明，不承其故，而摭拾残遗，转载盛美之为急，岂第以纪方隅之故实，为后世史官之要删。夫亦诱进邦人使咸有述也。

安庆跨江淮为境，名山峻岳，蕴蓄精英，人文之兴，著自前史。入国朝，瑰人杰士，后先映蔚。经师若婺源江氏，休宁戴氏，文章若桐城方刘姚氏，皆所谓特立于一时，而不泯没于后代者。其他名德硕望，入而暗修，出而经纬六合，不可胜纪。自先大夫治军淮上、某因藉余烈，贤俊景从。咸同之际，谋奇伟略之士，蹈百死而戡大难，载在国史，声绩懋焉。夫国家全盛，以儒术振拔于时，事变多故，则宏济以武节，此皆非见称说于一乡，而徼幸于或传或不传之

数者比也。士之耻为乡人者，可以慨然而兴矣。

○记写本尚书后

古《尚书》百篇，今存者廿八篇。虞夏商周之遗文，可见者尽此矣。汉时书多十六篇，由时师不能说，不传，卒以亡。惜哉！惜哉！古帝王之事，与后世同。其所为传载万世，薄九閼弥厚土不敝坏者，非独道胜，亦其文崇奥有以久大之也。杨子云最四代之书，以为浑浑尔，噩噩灏灏尔，彼有以通其故矣。由晋宋以来，士汨于晚出之伪篇，莫复知子云之所谓。独韩退之氏，称虞夏书亦曰浑浑，于商于周独取其诘屈聱牙者。诗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哉！其徒李汉叙论六艺，又曰：书礼剔其伪。书之伪盖自此发。且必退之与其徒常所讲说云尔，而汉诵读之。不然，汉之智殆不及此。圣人者，道与文故并至，下此则偏胜焉，少衰焉，要皆有孤诣独到，非可放效而袭似之者，知言者可望而决耳。我尤惜近儒者，考辨伪篇，论稍稍定矣。至论所谓浑浑者，噩噩者，灏灏者，诘屈而聱牙者，其[B194]然而莫辨犹若也。于是写其文，自典谟迄秦穆，颇采文字异者著于篇，庶缀学之士，有以考求杨韩之说而得其意焉。嗟乎！自古求道者，必有赖于文，而文章与时升降。春秋以降，邱明所记，管晏老氏所言，去《尚书》抑远矣。秦繆区区起荒，宾诸夏，无可言者，独其文然跻千载上，视三代殆无愧色。我又以知帝王之文之肝于后人者，盖终古不绝息也。

○再记写本尚书后

自汉氏言《尚书》有今文古文，其别由伏孔二家。二家经出壁中，皆古文，而皆以今文读之。欧阳夏侯受伏氏读，不见其壁中书。壁书本古文，以传朝错，入中秘，自是今文始盛行。吾疑安国与其徒，亦故用今文教授，孔氏所由起其家。用此，二家之异，在篇卷多寡耳，不在文古今也。太史公书言《尚书》滋多自孔氏，而刘歆议立逸书，讥太常以《尚书》为备。其时胶东庸生遗学，亦以多十六篇；与中古文同。凡前汉人重孔氏学称古文逸书皆以此。及贾马郑之徒出，乃始于古文之廿八篇，而废弃其逸十六篇，以无师说，绝不讲。朝错所受壁中书，虽朽折，至哀帝时尚在。孔氏古文若废弃，逸十六篇不讲，而止传伏氏所有廿八篇，则与朝错所受书何以异，且又何以大远乎今文也？今文自前汉时立学官，有禄利，学者习欧阳夏侯经，说之成市，而朝错壁中书，仅乃能传读而已。此同出伏氏一师之所传，盛衰悬绝乃如此。其于古文逸书，以不诵绝之，诚无足怪。若贾马郑诸儒者，诮欧阳，诋夏侯，不习博士经，不徇禄利，背时趋，崇古学矣，乃亦不诵逸书，何欤？帝王之文，至难得也，遭秦焚不尽亡，伏氏少失焉，而复出于孔氏之堂壁，可谓至幸。是后虽微弱，犹尚丝联纆强续，弥留四百年，而卒废弃于诸儒崇古学者之手。自是以来，十六篇

舍太史公所录《汤诰》外，无复遗存者矣。此可为深惜者也！光绪某年某月桐城吴汝纶记。

○读韩非子

太史公传周末诸子，皆不载所为书，以为世多有，故不论也，及为韩非传，独取《说难》著于篇。或曰：以非之智而不自脱于秦，子长盖深伤之。余谓不然。

非之咎在好持高论，实不能行其所言，而《说难》则本诵师说，非其自作，故背弃尤甚，卒所以不能自脱者，其本不足也。非乌得为智士哉！当战国之世，诸子纷纷著书于世，其言各有指要，及考其行事，往往不合，太史公病之，故于《孙吴传》见其义曰，能言者未必能行。然亦未有言行相背如韩非之于《说难》者。非为《说难》，有曰：周泽未渥而语极知者身危。又曰：辞言无所击排。今非初见秦，遂历诋谋臣不忠，虽意主于存韩，而说则疏矣。至进退人才，尤不宜轻易干与，非一韩客耳，奈何沮姚贾上卿之封！此非《说难》所称宋人坏墙之说耶？其卒不自脱，盖其术有以取之。

呜呼！其亦不智甚矣。不然，秦王始见非书，恨不与游，及非来，且欲大用，何为听李斯、姚贾一言，遽欲杀非哉？夫《说难》之指，类有智术者之言，由其道足以自全于乱世，固明哲保身之君子也。何非之所为如此？余尝求其说不得。及读孙卿《非相》篇，有所谓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云云者，然后深明其故。

盖非尝受学孙卿，后虽大变其师之术，而犹拨拾绪言，以自佐其论议。孙卿遗春申书，见于《战国策》，今《荀子》无此篇，而非书有之。然则非书之本于孙卿者，盖亦夥矣。《说难》之作，则其诵师说而为之者也。第孙卿言略，非乃就而衍之加详密耳。然亦岂知言愈详密而愈不能自用哉！非他篇多切究情状，穷极事类物态，持论之高，当时李斯已自谓不及。然由《说难》推之，使非得志，亦必不能自行其言无疑也。呜呼！此太史公所为独著《说难》以见义欤？独是非为《说难》，虽本诵师说，使不出而说秦，人亦未知其智术短浅如此。世之闭户著书，以立言自期许，幸而身废不用，无由自暴其短者，盖亦不可胜道矣。若非者，其亦不幸矣夫。

○读淮南王谏伐闽越疏书后

淮南王谏伐闽越，为汉计谋至忠恳，而世辄以谋反少之。吾考之史，淮南之反，则审卿公孙宏构之，而张汤寻端治之，盖冤狱也。凡史所称谋反，反形未著，而先事发觉受诛者，事大率皆类此。古无所谓谋反之律也。公羊氏之说春秋，乃曰：人臣无将，将而诛。而商君治秦，则有告奸之赏，有匿奸不告奸之罪。其卒也，身生反诛，车裂以殉。曰：无或如商秧反者，此亦足以明造法者

之受祸烈矣。乃自是以来，有国者徇一商君之法不少改也。汉兴，高祖用之以除韩彭元功之逼，文帝用之以翦济北淮南宗亲骨肉之忌。而淮南仍父子被恶名，陨身失国，太史公盖尤伤之。后之帝者，开创则除功臣，守成则忌骨肉，皆以谋反为主名，亘千载踵蹶一辙，是其尤可悲者也！昔者尝怪贾生以天下才自任，既痛哭上言请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矣，乃又欲广梁淮阳，封皇子，以导迎人主忌兄弟信任己子之私心，且逆虑易世而后，当复忌兄弟信任己子如今日也，故以为二世之利。此真小人逢君之恶者之所为耳。以此议法，庸有当哉！三淮南之封，文帝徒以解惭，固非本意。贾生逆探其意而欲争止之。其说虽未行，汉君臣自是固日日以白公子胥待三淮南矣。王安知之，故以读书鼓琴学养生之术自溷，使天下众知其儒柔无武节，冀可少安，乃卒不能自脱。吴楚之反之不从乱，至归功国相所劫，盖不待伍被诣吏告变，而识者知其不可以终日矣。此小山《招隐》之所为作也。悲夫！

或曰：王安方以读书鼓琴养生之术自溷，闽越用兵，当取道淮南，安乃欲谏止其役，似恐汉知其国厄塞地利者，不益中汉朝之忌乎？曰：此国家利害，不得顾己私，是乃安之所以为忠恳也。且武帝用兵，决于英略，无敢讼言诤论者。公孙宏谏伐匈奴，卒受难自任过。司马长卿欲谏开西南夷，亦不敢正言，而托谕于蜀父老。独王安于闽越之举，庄言切论，不少避忌，此其贤于长卿宏远矣。用刻深之法，听谗间之言，以自遂其忌刻之私，至于狱成而示之天下，虽皋陶听之，亦以为不诬。而前事豫计者，且因以受远见未萌之誉。宏汤不足论，吾独论贾生申商之学之祸人才，伤国体，至于如此。而世且诧为奇才，群晏然而莫之省也。

○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

伯衡足下，辱示与王筱池书，文气窃畅，知足下留心于古人之文者深也。前座上论文，盛推海峰，而左袒望溪才弱之说，某窃心疑焉，而未敢有所枝梧。归挑灯重展方刘二集，伏而读之。窃意足下之盛推海峰者才耳。第海峰信以才鸣矣，望溪亦何尝无才也。夫文章以气为主，才由气见者也，而要必由其学之浅深，以覘其才之厚薄。学邃者其气之深静，使人饜饫之久。如与中正有德者处，故其文常醇以厚。而学掩才，学之未至，则其气亦稍自矜纵。骤而见之，即如珍羞好色，罗列目前，故其文常宏以肆。而才掩学，若昌黎所云先醇后肆者。盖谓既醇之后，即纵所欲言，皆不失其为醇耳，非谓先能醇厚，而后始求闳肆也。今必以闳肆为宗，而谓醇厚之文，为才之不赡，抑亦过矣。夫才由气见者也。今之所谓才，非古之所谓才也，好骋驰之谓才。今之所谓气，非古之所谓气也，能纵横之谓气。以其能纵横好驰骋者，求之古人所为醇厚之文，无当也，即求之古人所为闳肆者，亦无当也。然而资力所进，于闳肆之文

，尚可一二几其仿佛。至醇厚，则非极深邃之功，必不可到。

然则望溪与海峰，断可识己。大抵望溪之文，贯串六经子史百家传记之书，而得力于经者尤深，故气韵一出于经。海峰之文，亦贯串乎六经子史百家传记之书，而得力于史者尤深，故气韵一出于史。方之古作者，于先秦则望溪近左氏内外传，而海峰近《战国策》。于先汉则望溪近董江都，而海峰近贾长沙。于八家则望溪近欧曾，而海峰近东坡。就二子而上下之，则望溪西汉之遗，而海峰宋人之流亚也。夫文章之道，绚烂之后，归于老确。望溪老确矣，海峰犹绚烂也。意望溪初必能为海峰之闳肆，其后学愈精，才愈老，而气愈厚，遂成为望溪之文。海峰亦欲为望溪之醇厚，然其学不如望溪之粹，其才其气，不如望溪之能敛，故遂成为海峰之文。某所得于望溪海峰之文者如此。以足下留心于古人之文也，故叙而陈之。倘有所商论，更辱教焉。幸甚！某再拜。

○送萧架卿序

得地长短仅百里，临之以六七级之上官，羁束之以二百余年递积递增之成法，畀之以数百千万横目之民，使治其曲直缓急生死，此当世州县吏之所为也，亦綦难矣！然而贤哲之上，或往往甘心者，彼皆有所弃有所就，不可于上而守吾法，不可于法而利吾民，不可于而民行吾志与吾学，是数者固将有一得也。不可于上而守吾法有之矣，不可于法而利吾民有之矣，不可于民而行吾志与吾学，所谓志与学者何欤？夫非以为民欤？民有不可，而志与学将可笃信欤？曰：吾所谓不可，非真不可也。吾方字之而若弃之，吾方恢之而若亏之。彼不知吾之字且恢也，而见以为弃亏，则不可于意矣。吾学之未成，吾才之不足赴吾志，而以周旋于上与民与法之间，诚不知其可也。学成矣，才足以赴吾志矣，而顾舍之，而上以徇上，中以徇法，下以徇民，其为徇一也。士贵能自树立耳，齿朝之士，荐绅之徒，其是非可不顾，犹不可胜听，乃今取悦于蚩蚩然横目之氓，欲以决吾进退哉！曰今之所谓循吏者与此异。曰吾固不为今之循吏者言也。奚而不异？富顺萧架卿选于吏部而令奉化，吾与之言同。于其行，遂书之。

○送张廉卿序

孙况扬雄，世传所称大贤，其著书皆以成名乎后世。而孙卿书称说春申，《法言》叹安汉公之懿，皆千世论之不韪，载而以告万世者。

世以此颇怪之。吾则以谓凡著书者，君子不自得于时者之所为作也。凡所以不自得者，君子之道，不枉实以谏人，而当世贵人在势者，必好人谏己。十人谏之，一人不谏，则贵人恶其傲己，十人者恶其异己。贵人与贵人比肩于上，十人与十人比肩于下，上恶其傲，下恶其异，虽穷天地，横四海，而无与容吾身，吾且于书也何有？于此有一在势者，虽甚恶之，而犹敬乎其名，而不之

伤害，则君子俯嘿而就容焉而以成吾书。而是人也，虽敬乎其名，固前知其不谀己也。闻有书则就求而亟观焉，察其褒讥所寓，得其疑且似者，且曰：此谤我也，此怨非我也，则从而之矣。盖必其章章然称道叹羨我也，夫乃始置而相忘焉。彼君子也，其志洁，其行危，其不枉实而谀人，众著于天下后世。及其为书，则往往诡辞谬称，譎变以自乱。以为吾意之是非，后有君子，读吾书而可以自得之矣，安取彼察察者为？

嗟乎！此殆君子所遭之不幸，其用意至可悲。而《诗》三百篇，所为主文而譎谏，孔子之《春秋》，所为定哀之际微辞者也。楚两龚、孔北海、祢正平之徒，背而易之，乃卒会祸殃，至死不悟，岂不哀哉！二子之书意其在此，吾既推而得之。

会吾友张廉卿北来，乃为书告之。复书曰：子言殆是也。盖自廉卿之北游，五年于兹，吾与之岁相往来，日月相问讯，有疑则以问焉，有得则以告焉，见则面相质，别则以书，每如此。今兹湖北大吏走书币，因李相国聘廉卿而南，都讲于江汉。

廉卿今世之孙杨也，见今贵人在势，皆折节下贤，不好人谀己，其所遭孙杨远不如。其北来也，自李相国以下，皆尊师之。老而思欲南归，而湖北君所居乡，其大吏又慕声礼下之如此。吾知廉卿可以直道正辞，立信文以垂示后世，无所不自得者。独吾离石友，无以考道问业，疑无问，得无告，于其归，不能无怏怏也。因取所意于古而尝质于君者，书赠之以为别。

☆施补华○江安傅君墓表

往余从曾文正公客金陵，闻江安傅君好聚书，书多旧本精槧，遂与往还。得异书，辄从君借校。是时江表新脱寇乱，书多散亡，人持书入市，量衡石求售，价轻贱如鸡毛比，行者掉头不顾。君职事冗，俸入薄少，独节缩他用，有赢胜，尽斥以买书，不少遴。以故藏书至富。入则窟处书中，出则所至以车若船载书自随。于是金陵朋游中拥书多者，自莫征君子外，众辄推傅氏。其后余宦游旬畿，而君远涉关陇，从左文襄公军，不相见者数年。及再见君天津，则君已老颓，书故在。方僦居斗室，室无内主，聚从子若诸孙五六学僮，蓬头敝徙，啸歌讽咏其中，人书杂揉。时余至，则相从考问章句。余故心异之，以谓天津器市中无有也。

未几，则闻君向所聚五六学僮者，连岁收科第以去。又久之，则皆以文学有名公卿间。盖今贵州学使翰林院编修曰增_？育者，君冢孙，戊戌庶常曰增_？湘者，君第三孙也。而君第二孙增_？浚，从子世_？年，亦皆举孝廉有声，傅氏鼎贵矣。回忆僦屋天津时，蓬头敝徙若翁傍，岂知其后各腾达如此！或曰：君所聚书，留贻子若孙，固宜有是。或曰：君之留贻郁且厚不专在书。盖传所称藏书家

多矣，或及身而失者有焉，或一传再传，书益散乱，子孙持书入市，价十百不能一二者有焉，凌杂缺脱，半在半不在者有焉，或不幸遇火患，尽于一炬，或兵燹毁弃，又往往有焉。

以余所闻见，聊城杨氏、潍徐氏、定州王氏、乐亭史氏，家多宋元旧刻，子孙有秩于朝，或取甲乙科第，亦云盛矣！其尤著者，武强贺氏，能尽读家所藏书，以述作自表见，世号为文章家。其在蜀则江安傅氏，其流亚云。夫藏书一也，或书放绝不守，或仍世有名位，而功不在书，或尽发先世之藏，慕成名于后世，其子孙之自为得且失，不同如此。则谓其祖父留贻阔狭县绝，顾专在所聚书，未必然也。君为人孝慈端悫无文饰，好拯救人。与人语，唯恐伤之。见人有过，不面折，积诚感之，使自悔，或讪 Φ 侮欺，不校也。常县小刃胸臆前，象忍字，用自警省。少好读书击剑，其友王祉蕃孝廉，曾文正公试蜀时所得士也。文正视师江南，驰书召王君，且曰：乡邑有贤士夫，可与俱来。王君则以君东。既至，与莫子征君，涂朗轩制军，黎莼斋观察，今蜀中周玉山方伯交善。已而左文襄公闻君贤，撰书辞备礼招君西。居久之，辞去，复更从合肥李相公于天津。自同治己来，曾左李三公狎主兵事，进退天下士。君于任事勇，不顾望避就，于名若利，独逡巡退让，若有羞畏然。故三帅交辟更召，争先得，而数十年不进一阶，官终北河通判。

古人有言：位不称德者有后，君殆其人已。斯乃君之所以留贻子若孙而子孙所由鼎贵也欤？周公为津海关道时，请公自助。一夕卒，年六十四，君讳诚，字励生。祖凤龄，父登奎，以君贵赠如其官。子世榕，有父风二子，在翰林，不尊己居荣，方以知县待阙保定，用吏能显世。世殇，世铨，世铎，候选州判。女二人，皆适士族。孙八人，曾孙五人，余客保定，与知县君游，增浚增湘又从余问学。

君之卒也，归葬于长宁之岩峰寺。既葬之十有三年，而知县君征文刻石，遂书君之留贻以有后者，具著其本末，俾后有考焉。○王眉叔遗诗序

光绪癸未九月，余从钱唐公于喀什噶尔。会稽陶君心云书来告眉叔之丧，且谋刻其遗诗十卷，词一卷。余为请于钱唐公曰：此盛德大惠也，公其成之。眉叔负其绝异之才，出入举场三十余年，卒无所遇。家又穷空，鬻文自活，所作骈体八卷，友人刻之，书未成而君已歿。遗诗及词，将就零落。夫文士所不能与天争者命耳。富贵寿考安佚，得与不得之数，冥漠有主之者，人无如天何也！而其胸中隐然有恃，则以她心与力于文字之间，苟有一日之传，犹可以此而易彼也。故夫饥寒劳困，忧愁谗谤，俯仰身世，不可一朝，而举区区者以自慰，则如日之融冰，俄顷而无有。至于身之既歿，此区区者又将就零落焉。既斲于彼，复失之此，其抱痛于九原为何极耶！然则取其将就零落者而传布之，使

久屈于人间，犹获伸于地下，其德之所加，岂不过于埋背掩骼耶！公曰：敬诺。事诚在我。

眉叔姓王氏，名贻寿浙之山阴县人，候补训导。同治丁巳以后，与余同校书于会城之戴园。园有花竹水石之胜，而与斯役者，皆四方知名之士。坐一室中，上下议论，人人有胜心焉。至其议论相服，则又彼此泠然。独眉叔暗默自守，闻同辈议论，悄然避去，徘徊花竹水石间，睹其颜色，若悲若喜，与之语，或不应，仆具羹饭邀之，不食，归而据案疾书，掷笔四视，则一篇成矣。余常常候得之，亦以是重眉叔也。其后数年，诸名士皆散去，余亦从军万里之外，独眉叔校书如初。妄意他日事定还里，重游戴园，与余叙出处离合之情者，必眉叔在也。孰谓万里之外，谋及眉叔身后哉！

噫嘻，天之厄文士至眉叔极矣。区区诗词，即传于世，于眉叔何所增益耶？况传与不传，不系乎诗词之工拙，区区者又未可恃耶？余之请于钱唐公，亦以其自慰者相慰耳。呜呼！可哀也已！

○别弟文

光绪八年十月，施子之弟，自喀什噶尔还湖州，施子饮之以酒，告之曰：吾家故寒敝也。今日之所有，已为异数矣。夫巨富中落，而余千金之产，愀然不可为生。贫人得十金以为资本，则左宜右有。所处之势异，所操之术殊也。此行归资之外，赢数百金，岂非贫人之雄乎？以此坐市上权量百货，贱人贵出，逐什一之利，终岁之所获，足以赡妻子，营心与力，非所耻也，贤于为官者夺民以肥己。

吾忆道光二十又九年，吾父弃养，吾年十五岁，尔年九岁，家无一笥衣，一贯钱。租屋而居，月偿其值，岁又大凶，米价十倍。吾母晨起坐络丝，率至夜半，得钱一百，余米作粥，杂以菜根豆屑，母子乃得半饱。一日不络丝，即忍饥清坐。人有问之，则曰已食毕矣。

吾痛母氏之勤，涕泣自奋，读书不熟，至啮其指，血斑斑洒书本。尔亦拾薪担水，任炊爨，暇坐母侧，亦学络丝。姻连族党，恐其开口假贷，不敢至吾门，母氏亦戒勿往来，虑为所厌。

甚者议先大夫好施与，勿为子孙计，至有今日。尤笑吾读书，谓渠谋食不暇，尚想作秀才，取饿之道也。当是时，视邻里之有父而温饱者，如天上人。尔年虽小，不应忘之。其后门户稍立。咸丰十年，寇乱又作，吾随赵忠节公守城。至同治元年，城中粮尽，全家啖马肉，并煮牛羊之革佐之。五月城破，吾负母而逃，掘野菜充饥，母子十月身无寸棉。尔为贼掠几死，脱走至家，形色非人，疾病疮，相替而作，其饥寒视道光之末，而颠危忧恐过之。

管仲告齐桓曰：愿君勿忘在莒，臣亦念堂阜之囚。故尔与他人较，则诚不足

，以一身先后自较，尔亦苦尽之甘，否极之泰矣。老氏有言，知足不辱，以今日为过望则乐。犹有奢望，则辱在其后。吾在军中，不无多费，然每对盛饌，念先人未及食也，每御华服，念先人未及衣也，甘在口，适在体，而痛在心，禄养既不逮，得立功名天壤间，使姓字不朽，先人而有知，含笑地下矣。蹉跎中岁，此志不衰，至于富贵之乐，不能享亦不忍享也。人须自量其力，吾才识学问，实过于尔，故欲有所成就为先人光，尔则自安愚分。积锱累寸，以足以食，持门户，保子孙，抑其次也。

彦诒长矣，持此篇归，使读其词而识其意。莒与堂阜，居之终身可也，告之后嗣可也。○题樊榭老人自书诗册

余少时往来湖州城南，登奚高士榆荫楼。观樊榭老人画像。高士年已八十，须眉皓然，而善谈论，呼余为小友，尽拓南窗，拉余凭槛望道场金盖诸山，峰峦紫翠，如可揽取。孤塔亭亭立天表，而楼下碧浪湖，烟波无际，风帆沙鸟，历历在夕阳疏树间。

高士告余曰：此即鲍氏溪楼老人纳妾月上于此，所为绘像以祀之也。因出老人自写杂诗，及金寿门、丁龙泓、吴西林诸老手迹观之。高士旋歿。至同治中，楼已毁于兵火。诸老手迹，已烟消灰烬，荡焉无存。

而上元宗公来守湖州，闻其客无锡沈君携有老人自写杂诗。余索阅之，忆坐榆荫楼中观老人此册也。自后两走京师，逾秦度陇，从事于金城酒郡者五年。出嘉峪关西行万里，抵汉时疏勒夷国，为从事者六年。凡十一年，复至京师，陆生学源出此册求题，云购自贾人之手。余再阅之，忆坐太守斋中观老人此册也，忽忽十五年，沈君存歿不可知，余亦颓乎其既老矣。独此册南北流转，得于十五年中一再遇之，非数有偶然者欤！册中诸作，刻入樊榭集者为多，陆生特以老人手写而重之，余别有感者。异日东归，城南山水间，不复有奚沈其人，使余漠然无所向也。

○复陈子余论韩文书

惠书十诵，具悉一一。就中述曾文正语，谓善学退之者，莫如王介甫，名论不磨，十分佩服。退之自云：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故其于古人之文，无所不学，而融洽变化，自成一家。《书》之诰誓，《诗》之雅颂，《周官》之《考工》，《尔雅》之训诂，《春秋》三传之属词比事，孟轲荀卿氏之议论，屈原氏之哀愤，庄周之荒唐，司马迁班固氏之史才，董仲舒氏刘向氏之学术，扬雄氏之文章，读退之诸文，往往遇之。而要非古人之文，退之之文也。所谓揽群言之总，起八代之衰，此欤？退之传李习之张文昌皇甫持正，持正传来无择，无择传孙可之。习之无退之之奇杰，而苍浑类之，如梁父之于岱也。持正专学奇杰，削而无厚气。可之专学削，狭小而无高识，其在退之之家，不为嫡子

豕孙。宋初学退之者为穆伯长。而欧阳永叔书旧本韩文后，自谓得退之真传。然观参军文集，无五代习气已耳，岂能高步退之。永叔俯仰揖让，有李习之之态，苏明允常称之。以视退之笔有刚柔，气有阴阳，词有繁简，神与貌均不能合。介甫健劲，故于退之独近。退之学古人，尽得古人笔法。介甫学退之，半得退之笔法。退之健劲而骨肉适均，介甫则骨多而肉少。其转折顿挫，虽似退之，往往筋横气促，无舒卷自然之乐。然其造诣所至，已足以敌习之，可谓韩门两大宗矣。明人罗圭峰，今人张皋文，皆力学退之者。其病在痕迹未化。桐城自方灵皋以下，皆知推重退之。然桐城一派，实导源于欧曾，托之退之以取重耳。其笔其气其词，固不类也。魏冰叔有言：韩公是山分文字，峰峦峻峭，欧公是水分文字，波澜动宕，为持论最平。附去《别弟文》一篇，近时所作，亦学退之者也。乞为审定。

○复张廉卿书

廉卿仁兄有道：九月十日书诵悉。倾想之诚，彼此莫二。大著《谦亭文抄》，华于去岁读之，以柔笔运刚气，旋折顿挫，自达其深湛之思，并以经术辅之。此于归方作家，所谓造其堂跻其者也。无任佩服。所刻拙诗，皆四十以前之作，规抚古人，未离迹象。乃蒙称赏，惭慙何如。甲戌以后，至去岁丙戌，一十三年中，续得千数百篇，似乎变化从心，能自树立，非于功名有加也。

自甲戌策马而西，逾秦度陇，观其山川雄厚，关塞险阻，与其人民性情习尚之殊，广野穹林，坚冰积雪，孤栖独游，感慨凄怆。居左相幕府五年，多识四方雄勇之士。新疆之役，身在事中。事平，出嘉峪关，循天山而南，经汉军师，后廷焉耆尉犁姑墨龟兹温宿疏勒诸国，至河源三千里以上，与鸟言兽面之民，麇行杂处，天时地气，更异陇中，目见耳闻，奇奇怪怪。中间又被谤讪，遭弹劾。忧愁疾病，形状憔悴，神识颠倒，为俗子厌鄙讥骂，仰视天，俯视地，万里一身，无可告语，其遇至困，其心至悲，一一发之于诗。又虑志之衰也，蓄之使壮，气之激也，揉之使和。此一十三年来，于诗稍能树立。劳苦患难而成，匪由于占晬也。异日录副，当就有道正之。

古文初学永叔，已而苦其才弱，遂专力于退之。退之之门，习之深醇，持正奇崛，传授所自，并究心焉。介甫晚出，其文极似退之。譬之于人，退之肉坚骨峻，介甫过于戕削，骨多肉少，往往露筋。然彼三人者，固为善学退之者也。循流沿涉，历有岁年，又念识其子孙，不可不知其父祖。退之之学，固有自来。于是求之《左氏传》，求之《公羊》、《梁》，求之《庄子》，求之《国策》，求之司马迁《史记》，求之班固《汉书》，于诸书之中，颇见退之浸淫而得者。又欲专意治经，通其微言大义，以究退之根本。所苦人事如麻，分其日力，心之所营而力不逮，力之所赴而才不高，才之所勉而年不假。一技之末

，不获尽其业以待其成，况其大焉者乎！此区区隐憾于中，欲为知己告者也。霜风戒严，千万珍重。

○与吴挚甫书

挚甫先生从者：津门客次，快接清光，闻论古文之指归，佩服无已。盖生于方姚之乡，传授有自，学力又足以逮之，故其言之深切而有味也。补华二十余岁时，与同郡姚子展戴子高共学古文，学之未成，而姚戴相几天逝。补华则奔走四方，以营衣食。窃见四方名士为此事者，约有二途。一则少习时文，操之太熟，声律对偶，把笔即来，如油渍衣，湔除不去。一则力矫时文之弊，掇拾奇字，援用僻书，棘句钩章，不可上口。以谓二者虽不同术，其于此事甘苦，概乎未知，不足引以求益。遇有人事之暇，求之退之介甫永叔之文，历有年所。然用心虽勤，用力虽久，造诣之所及，浅深离合，亦不自知。独学无友，年将老而业未成，可叹也！今闻先生之言论，固知于此事甘苦，历之极深。乃者弃官授徒，舍簿书之烦，专力于此事其必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接迹于方姚无疑也。虽死丧之威，忧患之集，不能无动于其心。然于人事为不幸，施之于文字，固自道其性情愁苦而易好也。其能制感愤不平之气，一出于和平，则视学道之所至而已。观先生之弃官授徒，泊然自守，不可谓非学道者也。若补华则独学惘惘，有类冥行。朋友讲习之义，尤有望于先生。伏唯鉴其诚而终教之。由忠之言，不尽一一。

○复吴挚甫书

令弟东来，得从者五月十五日手书，抑然自降，若无能少异于庸人，而称许之词，越分逾量。君子诱掖为善之心，固若是绌己以就人欤？循诵再三，惶恐愧赧。至疑补华前说欲制文章之感愤，谓古来文章之佳者，必有偏激不平之气，屈原、庄周、韩愈氏其尤最也。虽视世俗小夫，戚戚于贫贱，怨天尤人，与夫反乎此者，睥睨一切，讥骂笑侮，不复自为羁检，其感愤之指不同，而按其文词，要不得谓悉中于和节。然而三子者之于道，概乎有所闻焉者也。愚谓执是说也，不独三子为然，虽孔子亦有之。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悯穷也。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叹老也。手无斧柯，奈龟山何，嗟卑也。岂得谓非不平之鸣哉？然所为悯穷者，悯道之穷耳，所谓叹老而嗟卑者，道在于其躬，以岁之不与，而权之不属，尧舜禹汤文武之传，将自此而泯耳。此如天地之气，阳郁阴凝，久而不泄，发为风雷而一鸣焉，自然之应，非别有偏激而然也。夫人喜怒哀乐，涵于性而著于情，发而中节，皆谓之和。其无不中节者，孔子也。三子者，文章诚有偏激不平之气，取其合于道者，所谓怒与哀之和，无戾于孔子者也。补华前说，亦惩世俗二者之感愤耳。若夫人心世运，与吾身之进退相系。忧道之君子，有所感愤而托之于文章，而又迎而距之

，遏其词而揉其气，是亦怒与哀之和，为吾性中所自具。虽三子去今远矣，长言永叹，其竟神固流通于千百载之间，而文章之佳，无今古一也。岂有顽然情索，{卅尔}然气尽，反为有得于道哉！区区所见，大雅以为何如！

○戴子高墓表

同治十二年二月，国子监典籍衔候选训导戴君卒于金陵。其年七月，济宁人唐仁寿以其柩归湖州。十月，归安丁宝书，乌程施补华，卜葬君于仁皇山之东麓，去其先茔一里而近。既葬，补华为表其墓曰：

君讳望，字子高，先世德清名族，至君之曾祖讳某，始迁郡中。君祖铜士先生讳铭金，以诗词名嘉道间。有三子，皆俊才，而伯叔早殒。仲氏讳福谦，字琴庄，中道光丁酉举人，君之考也。君生四岁，其考复歿于京师。当是时，君之曾祖年八十，祖五十，皆在，母及诸母皆寡，三世茕茕，抱一孺子而泣。而君生有奇慧，六七岁时，读书日数十行，人谓戴氏垂绝而续矣。而曾祖与祖殒谢相继，家贫岁饥，益无依赖。于是君挟册悲诵，寡母节衣缩食，资君以学，时时空无，相对啜泣。然君虽孤贫荏弱，端绪则见。乌程程君可大朴学至行，君奉为师，而友丁君及予，晨夕淬厉，不懈益勤。十数年中，君之学凡三变。始为词章之学，已为性理之学，最后至苏州，谒陈征士奂而请业焉，遂专力于考据训诂。

学未大成，而庚申之乱作。乱之初作也，君奉寡母避之城南东林山，久而饥困，无所得食。其至戚方官闽中，寡母命往依之。明年，遂至闽中。今上之元年，君自闽中归，思迎其母，而湖州已覆。君闻，仰天长号，僵仆数四。已而出入豺虎之丛，以寻其母，暮行昼伏，神咨鬼馭，淹旬滞月，卒无所遇。遇予贼中，执手恸哭而去。三年，官军复湖州，君归省其祖父之墓，复与予遇。由是佐幕苏州，校书金陵，至痛在心，未壮而艾。时时寄书述其病苦。然君于颠顿狼狈呻吟哭泣之时，独不废学。学能进而益上，由考据训诂之精，以通古人微言大义，斐然有述作之志，为戴氏《论语注》若干卷，辑习斋颜氏学记若干卷，校正《管子》若干卷，又为《尚书》述，未成而病以亟矣。盖君自至金陵数病，病稍间，即著书，复作乃止。如是六七年，至于不可为以卒。无子，以族子后之。

呜呼！噫嘻！君自始生以至既卒，三十七年之中，无一日不可哀伤恻怛者。造物者之于君，可谓酷矣，岂所谓命也耶！而学术以成就如此卓卓，又似不偶然者。岂于此有所予，必于彼有所夺耶？然前世学人，福泽寿考，时有兼得之者，又岂君适丁是艰耶？三世茕茕，望于君者何如？而君则既歿矣。君之学术，山阴赵之谦录入《续汉学师承记》，所著诗文亦为琴刻，今不详叙。叙其区区仅有之者，致穷于天如此，与天下学人共惜之。

☆曾纪泽○西学略述序

记曰：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老氏亦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盖天下事业文章学问术艺，未有不积小以高大，由浅近而臻深远者。泰西之学，条别派分，更仆难数。学成而精至者，大抵撼风霆而揭日月，夺造化而疑鬼神。方其授学伊始，往往举孩提之童所能言能知，匹夫愚妇所不屑道者，笔之为塾钞，编之为日课，耆彦师姆，谆复道之，不以粗浅为耻，翻以躐进为戒。其向学易而为学有次序，此泰西学者之所以众多学而成名者，亦因是而济济焉。

试举一二端明之论。光色之学曰白者，诸色皆备，黑者诸色皆无。诸色皆备，则不复受色，故以色著白纸，常推而拒之，显露于纸上。诸色皆无，则能受众色，故以色著黑纸，常而入之隐纳于纸中。夫绘白纸而显露，绘黑纸而隐晦，此孩提之童所能言能知，匹夫愚妇所不屑道者也。然泰西学士，由此理以证日质之所有，辨虹霓之七色，窥玻璃之三角，定藻绘之彰施，考影相之宜忌，其学无穷极焉。又论寒热之学曰，五金传热，毛羽不传热。投铁杖一端于水火外之铁，遽不可执，焚兽皮将尽而未尽者，仍可执，此传热不传热之证也。狐貉足以御寒，非貉狐能生热也。惟其不传热，故能护藏人身本有之热。夫投铁杖与兽皮于火，可执不可之别，此亦孩提之童所能言能知，匹夫愚妇所不屑道者也。然泰西学士由此理以考求太阳地心之热力，与一切机器键辖火轮舟车蒸汽生力之大凡，稽化学生克之源，察冷暖涨缩之理，储水银铸钢鼓以制寒暑之表，风雨之针，五纬彗孛，地球月轮，藉摄力以环日，地火震山，空阳生飓，循定规以行灾，推测之眇，通乎神明，其学亦无穷极焉。所谓积小以高大，由浅近而臻深远者，非其效与？

总税务司路宾赫君择泰西新出学塾有用之书十有六种，属英国儒艾士先生约瑟译成华文，书成问叙于予。予尝忝使持节，弱隶欧洲，每欲纂辑见闻，编为一帙，事务纷乘，因循不果。今阅此十六种，探骊得珠，剖璞呈玉，遴择之当，实获我心。虽曰发蒙之书，浅近易知，究其所谓深远者，第于精微奥妙，益加详尽焉耳。实未始出此书所纪范围之外。举浅近而深远寓焉，詎非涉海之帆楫，烛暗之灯炬与？古称通天地人为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又岂易言？发轫于此书，就性天之所近，更箸研耽之力，其于专门之学，殆庶几乎？《尔雅》训诂之文，《急就》奇觚之字，贾董杨班于是乎兴。吾人而有志于西学，则虽以《尔雅》《急就章》视此编焉可也。

○伦敦致丁雨生中丞

二月八日，接诵腊八日手书，具审两肃芜笺，已尘青览。日本垂涎台湾，果从琉球入手。公之言中，天下之不幸也。犹冀廊庙之上，及早筹之，无令彼族

狡计，遂得尽逞。所谓亡羊补牢，尚不为迟。吾华清流士大夫，高论唐虞商周糟粕之遗，而忽肘腋心腹之患。究其弊不独无益，实足贻误事机。挫壮健之躯，以成羸之疾。此其咎不全在读书酸子，亦当事者惮于缔构，怯于肩任，有以酿之。纪泽自履欧洲，目睹远人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艳羨之极，愤懑随之。然引商刻羽，杂以流徽，属而和者几人。只能向深山穷谷中，一唱三叹焉耳。

连旬心绪尤恶，缘正月二十三日得译署电报，谓崇地山所订约章，中外臣工，并谓窒碍难行，派纪泽使俄，再行商议。夫全权大臣，与一国帝王面订之件，忽欲翻异。施之至弱极小之邦，然且未肯帖然顺从，况以俄之强大，理所不能折，势所不能诘者乎？刻下函牒未至，不知其详，不审所任之事，是否犹可措手？纪泽所惧者，入其境而见轻，直无术以自列于公使之班，无论商议事件之齟齬也。总署有总署意见，京官有京官意见，左帅有左帅意见，俄人有俄人意见，纪泽纵有画策，于无可著棋之局，觅一劫路，其奈意见纷歧，道旁筑室，助成者鲜，而足毁者多，盖不蹈地山覆辙，不止也。地山固太怯弱，又牵乎私家之事，回华太急，近于专擅，与言路以口实。然全权大臣，处事一有不当，即重谴丑诋无所不至，嗣后使臣在外者，更何能开口议事！此亦言事者，不顾一面，不顾后难之过也。

纪泽有二事，与时贤所论相反者。或论重惩使臣，所以明告俄人，以使者之所订，非华人之本意，则改之较易。愚以为惩使愈重，则辱俄愈甚，改约愈难。将有所求，而反激怒之，所求其能获乎？或论俄多内乱，其君臣不暇与我为难。愚见则以为俄之内乱，缘地瘠民贫，无业亡命者众也。俄之君臣，常喜边陲有事，藉征战之役，以消纳思乱之民。左相以前事得手，遂欲轻为戎首，盖以一隅之见，未尝统筹全局耳。总之毁约亦非译署本意，特为言路所迫，而纪泽适承其累耳。

☆张之洞○非弭兵

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肝藏血而助气，故内经以肝为将军之官。人未有无气而能生者，国未有无兵而能存者。今世智计之士，睹时势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入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

向戊弭兵，子罕责其以诬道蔽诸侯。况今之环球诸强国，谁能诬之！谁能蔽之！奥国之立弭兵会有年矣。始则俄攻土耳其。未几而德攻阿洲。未几而英攻埃及。未几而英攻西藏。未几而法攻马达加斯加。未几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几而土耳其攻希腊。未闻奥会中有起而为鲁连子者也。德遂以兵占我胶州矣。俄又以兵占我旅顺矣。廿年以来，但闻此国增兵船，彼国筹新饷，争雄争长，而

未有底止。我果有兵，弱国惧我，强国亲我。一动与欧则欧胜，与亚则亚胜，如是则耀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权在我也。我无兵而望人之弭之，不重为万国笑乎？诵《孝经》以散黄巾，黄巾不听，举驺虞幡以解斗，斗者不止。苟欲弭兵，莫如练兵，海有战舰五十艘，陆有精兵三十万，兵日雄，船日多，炮台日固，军械日富，铁路日通，则各国相视而不肯先动。有败约者，必出于战。不恤孤注，不求瓦全。如是则东洋助顺，西洋居间，而东方太平之局成矣。管子曰：“寝兵之说胜，则除阻不守。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若弭兵之议一倡，则朝野上下，人人皆坐待此会之成，更不复有忧危图治之心，枕戈待敌之事。各省寥寥数军，裁者不复，存者不练，器械朽败，台垒空虚，文酣武嬉，吏贪民困，忠谏不入，贤才不求，言官结舌，人才消沮。诸国见我之昏愚如此，无志如此，于是一举而分裂之，是适以速亡而已。山行不持兵，而望虎不人，不亦徒劳矣乎？

又有笃信公法之说者：谓公法为可恃。其愚亦与此同。夫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古来列国相持之世，其说曰：力钧角勇，勇钧角智，未闻有法以束之也。今日五洲各国之交际，小国与大国交不同，西国与中国交又不同。即如进口税主人为政，中国不然也。寓商受本国约束，中国不然也。各国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内河，中国不然也。华洋商民相杀，一重一轻，交涉之案，西人会审，各国所无也。不得与于万国公会，奚暇与我讲公法哉！知弭兵之为笑柄，悟公法之为{卫足}言，舍求诸己而何以哉！

○请整饬治理疏

窃惟近日治晋之道，议者皆以培养元气为言。然而元气之伤，必有所以夺之而始伤，元气之复，亦必有所以助之而后复。若不为之抉去病根，祛其所夺，益其所助，而徒以弥缝姑息，矫托镇静之治，坐收富庶之功，无是理也。

臣以为国之元气，在户口蕃息，田野垦辟，政事有纪纲，经赋无侵盗，而聚敛吝嗇不与焉。民之元气，在官吏无苛扰，四民无游惰，而末富奸利不与焉。官之元气，在官项无亏累，上司无诛求，贤否不颠倒，功过有黑白，而滥恩曲法不与焉。山西自咸丰以来，较称完善，公私积弊，本多沿袭。前抚臣曾国荃治晋之日，饥馑殍存臻，专意荒政，多用权宜，势不能过加绳削。自葆亨由藩司而接护抚篆，因缘为奸，坏法乱纪，于是民困未起，吏道益衰。至卫荣光之来，始渐整肃，考究经年，方欲有所设施，遽移苏抚以去。因以一切利病原委，娓娓告之于臣。加以臣数月来之酌考思索，灼见晋省公私困穷，几乎无以自立。物力空匮，人才艰难。上司政出多门，属吏愆不畏法。民习颓惰以蹙其生，士气衰微而废其学。军律日即荡弛，吏胥敢于为奸。譬如羸之躯，而复为百病诸创之所攻削，固非表里兼治不可。

大抵晋省要务二十事，一责垦荒，一清善后，一省差徭，一除累粮，一储仓谷，一禁莺粟。此六条务本以养民。一减公费，一裁摊捐。此二条养廉以课吏。一结交代，一核库款，一杜吏奸，一理厘金，一救盐法。此五条去蠹以理财。一开地利，一惠工商。此二条辅农以兴利。一培学校。此一条重士以善俗。一纾饷力，一练主兵，一遏盗萌，一修边政。此四条固圉以图强。凡此皆儒术经常之规。绝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其前八条，谨于此次分别陈情，请旨办理。其余亦经详加规画，即当续奏上陈。要之凡百政事，皆须得人而理。晋省偏僻陋隘，官斯土者，才俊之士，志气郁遏而不伸，冗之流，徼幸掩覆而苟免。其致此之由，尤在近年大吏纪纲不立，赏罚无章，不激不扬，人才安出。臣殚竭愚诚，董率告戒，各官中有奉职无状，妨于吏治民生者，已经随时劾奏。果能由司道以至牧令，共矢公忠，咸遵法度，皆以利国利民为务，自有效可观。至于善后事件，需用浩繁，尤非稍留财力不办。伏望圣慈俯念右辅岩疆，凋敝太甚，急须培补维持，于晋省用人理财诸端，种种为难情形，鉴察轸念，断自宸裁，稍逾常格，俾臣得尽力为之。则将来民康物阜，皆出圣主之生成矣。

○请严禁种植罌粟片

晋民好种莺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粟储。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然而覆辙相寻，不知迷复。议者或持不宜禁之说。大率一由见小，一由畏难。然臣谓以地以时，有不可不禁者四。

三晋地瘠，产粮无多，早年本恃外省接济。自为莺粟所夺，盖藏益空。即如前此大，垣曲产烟最多，饿毙亦最众。近日种烟之利，以交城为最盛，而粮价亦以交城为最昂。贼民害稼，确有明证。此时若再不遏其流，设有偏灾，岂堪设想！此必禁者一也。晋省山农多，水利少，种植莺粟之功，倍于蔬卉，偶有山溪水洧，可资灌溉，悉以归之。莺粟此物，最耗地力，数年之后，更种他谷，亦且不蕃。仅有此区区难得之水利，而养此毒民之物，此必禁者二也。晋省吸烟之癖，官吏士民，弁兵胥役，以及妇人女子，虽皆沾染，大率乡僻居其十之六，城市居其十之八，人人羸，家家晏起，怠惰颓靡，毫无朝气。在官者不修其职，食力者不勤其业，循此不已，贫者益贫，弱者益弱，数十年后，晋其危乎！惟种之多者，故吸之便，此必禁者三也。洋药税为海关大宗，今日方议重征，藉禁外贩，以为坊民正俗之谋。若内地不禁，听其蕃滋，何以关远人之口？此必禁者四也。

查晋省莺粟之所以不能禁者，一由于上官之禁弛不一，朝令夕更。一由于官吏之视为利源，图收亩税。祛此二弊，必有成效可观。臣愚以为禁之有方，行之有渐，先膏腴而后硗确，先腹地而后边厅。责之于乡保，毋徒付之于吏胥

，遏之于播种之先，毋徒毁之于扬华之后。力禁苛扰，严定考成，感民以诚，未有不自动。虽不能遽绝根株，而少一畦之莺粟，即多一口之余粮矣。至于官生将卒，臣已多方劝戒。现仿李鸿章天津所设之戒烟局，延医购药，以冀广起沉痾。属官中有嗜好废事，分别撤任停委，勒限戒断。许令自新。弁勇勒限戒断，不悛者汰黜。学校诸生，由学臣随时董戒，冀以渐摩观感，徐收移风易俗之功。

○力争和议电奏（一）

总署钧鉴：闻和议各条，不胜焦灼。痛愤倭寇，狂悖至此！种种利害，显然可见，中外诸臣，均已恳切陈奏，无待渎陈。其中如旅顺不肯交还，及威海、刘公岛、天津驻兵各条，尤为可骇。查旅顺、威海乃北洋门户，若不退还，则北洋咽喉，从此梗塞，以后虽有水师何处停泊修理？旅顺、刘公岛常驻倭船，天津又驻陆兵，近在肘腋。旅顺岛、津沽、山海关皆一日可到，烟台尤近，彼日肆要挟，稍不满欲，朝发夕至。且倭约各条，贪苛大甚。台湾民悍，不甘属倭，必然启衅，各省军必致痛哭深怨，断不甘心。稍有枝节，彼即谓不依条约，立刻生事。彼时战不及战，和不及和，守不及守，即欲暂避，亦不及避。倭性凶狠，不同西国，其祸岂堪设想！查要挟各条之害，圣明岂有不知？朝廷所以勉为和议者，不过为保全京城，姑冀目前粗安，徐图补救。若照倭索诸条，更是自困自危之道，欲求旦夕偷安，而不可得。又洋报有与中国联合以备战守一条，大约是为中国经理各省机器制造铁路等事，尤为险诈。查购买洋械，本难常恃。幸各省尚有数局可造枪炮弹药，稍资接济。经此倭事，巨创痛深，正须急筹巨款，竭力扩充。运兵铁路，亦须量力修造。今若令倭人干预，则内地军火运道，皆在倭掌握中。水师既不能振，陆军亦不能自主中华何以立国？且倭驻旅威则自辽阳以至威海、荣城周围三千里，处处水陆皆须永远设防，所费太巨，当此赔款巨万之际，防费将从何出？至苏杭织造丝绸，川楚织纱造布，则各国亦必效尤，改造土货，中国工匠生计从此尽矣！海军无归宿，陆军无利器，威海弃则京畿无屏蔽，商民贫则军饷无来源。各国欺凌，商人嗟怨，外患叠至，内变将出。恐系大学士李鸿章昏迷之际，李经芳等冒昧应计。

窃惟遣员议和，乃朝廷休兵息民之盛德，顾全大局之苦衷。洞虽愚昧，亦知仰体，断不敢为大言迂论，以渎宸聪。所虑者，京城不能安，和议不能成，不论远患，先有近忧。伏望圣明熟思深察，敕下王大臣等迅速会议设法补救，以候圣裁。但此时总须乞援，方易措手。惟有速向英俄德诸国，恳切筹商，优与订和，益立密约，恳其实力相助，问其所欲，许以重酬，绝不吝惜。无论英德俄酬谢若何，去中国较远，总较倭先为轻。此须先请各国公同告倭人，令停战以便从容议办，尤为紧要。迫切上陈，万分惶悚，请代奏。洞肃。

○力争和议电奏（二）

倭约万分无理，地险、商利、饷力、兵权一朝夺尽，神人共愤，意在吞噬中国，非仅占数地而已。所有弃台旅之害，威海、刘公岛驻兵之害，与中国联合备战各条之害，二十六日电奏已详陈。近闻通商条目赔款限制，尤堪骇异！各省口岸城邑商业工艺轮船，处处任意往来，任意制造，一网打尽，工商生路尽矣！倭在华制造土物，一照洋货纳税，各国效尤，如不能拒，厘金亏矣。赔款二万万两，六年付清，又加五厘申息，即借英国洋款转付，分期摊还，每年亦须还本息一千数百万两，各海口洋税空矣。今借款系赫德一手经理，专借英款，将来无论如何搜括，亦不能还清，英国必索我地方作抵，是又生一患矣。民贫极则生乱，厘款去则无饷，陆师海军永不能练，中国外无自强之望，内无剿匪之力矣。威旅之兵必致永远不撤，京城亦无安枕之日矣。一倭如此，各国援例要挟，动以窥伺京城为词，更不能拘，后患不可胜言矣。

然非借兵威不能废约。此时欲废倭约，保京城，安中国，惟有乞援强国一策。俄国已邀德法阻倭占地，正可乘机恳之乞援，非可空言，必须予以界务商务实利。窃思威旅乃北洋门户，台湾乃南洋咽喉，今朝廷既肯割此两处与倭，何不即以与倭者，转而赂英俄乎？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于胜。惟有恳请飭总署及出使大臣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有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并许推广商务。如英肯助我，酌量割分西域一带之藏地，让与若平以酬之，亦许以推广商务。外洋通例若此，两国有联盟密约，有战事即可相助，不在局外之例。俄现有兵船三十余艘在中国海面，英有兵船二十余艘在中国海面。俄英两国，只须有一国相助，其兵船已足制倭而有余，其船或开向横滨、长崎或径趋广岛，或游行南北洋。兵船一动，倭气立沮。倭极畏西洋，断不敢与俄英开战。若俄英一国相助，则兵不血刃，而倭约自废，京城自安。若倭敢战，则我拒其陆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国都，倭必灭矣。同一弃地，而画分新疆、西域可保紧要之威旅，兼存膏腴之台湾，且可尽废一切毒害中国之约，推其轻重，利害显然。

且辽东、旅顺国家根本，台湾归化康熙初年，既而开拓，藏卫大定，则在乾隆中叶，先后缓急，亦有不同。譬如人有疾病，台湾割弃，威旅驻兵，咽喉之病也。内地处处通商，赔款力不能还，心腹之患也。西域边远，髀骨之损也。盖英俄本强，然历次条约，尚无吞并中国之意，即以重利酬之，于彼有益，于我尚无大损。倭专心欲害中国，正苦饷力不足。若此约允行，则从此既强且富。是我助以专噬中国之资矣。

至倭约各条，处处包藏祸心，而字句巧黠，意图含混，尤望将和议各条，发交王大臣等细心阅看，自知其间之毒谋矣。此因和议已许割地，故拟此为权宜

转移之策，冀以救急纾祸。忧愤迫切，仰候圣裁。请代奏。张之洞肃。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上海强学会序

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巨也。今者海内多故，天子怒焉闵忧，特下明诏，搜求才识闳达及九能之人，一艺之士，而应诏者寡，固搜访之未逮欤？得无专门之学，风气未启，有以致之耶？故患贫而理财，而专精农工商矿之学者无人，患弱而训兵，而专精水陆军及制造船炮之学者无人。乃至外国政俗亦寡有深通其故者，此所关非细故也。顷士大夫创立强学会于京师，以讲中国自强之学，风雨杂沓，朝士鳞萃，尚虑未能布衍于海内。于是江海散佚，山林耆旧，益簪聚讲求，如汉之汝南，唐之东都，宋之洛阳，为士大夫所走集者。今为上海，乃群天下之图书器物，群天下之通人学士，相与讲焉。尝考泰西所以富强之由，皆由学会讲求之力。传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记称敬业乐群。其以开风气而成人才，以应圣天子侧席之意，而济中国之变，殆由此耶？其乐从诸君子游乎？吾愿观其成焉。

○上海强学会章程

一口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教之未修，故政法不举。今考鉴万国强盛弱衰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总会立于上海以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一今日学校颓废，士无学术，只课利禄之业，间考文史，不周世用。又士皆散处，声气不通，讲习无自，既违敬业乐群之义，又失会友辅仁之旨。西国每讲一种学术，必有专会，会中无书不备，无器不储，即僻居散处，亦得购书阅报，以广观摩。故士有专业，而才日以成。国资其用，而势日以盛。今设此会，聚天下之图书器物，集天下之心思耳目，略仿古者学校之规，及各家事门之法，以广见闻，而开风气，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下以成国家有用之才。最要者四事，条列于下，其局章附焉。

一译印图书。道莫患于塞，莫善于通，互市者通商以济有无，互译者通士以广学问。尝考讲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盖以中国人而讲西文，不过通酬酢语言，只能译书札尺牍，其能读朝章国律者已少。至各学专门之书，各具深微之理，即其字义各有专门，不尽相通。彼方人士，不入此门者，亦不识其字，此固非游历洋差人所能解，亦非同文方言译生所能知。即有一二专门之士，而以发天下之学者，其为益鲜甚。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人人能解，成才自众，然后可给国家之用。今西学堂知课语言文字，而寡及译书。惟圣祖仁皇帝御纂《数理精蕴》，润色西算，嘉惠士林。高宗纯皇帝钦定《四库提要》，凡自明以来所译西书，并许箸录。曾文

正公开制局以译书为根，得其本矣。今此会先办译书，首译各国各报，以为日报取资，次译章程条教律例条约公法目录招牌等书，然后及地图暨各种学术之书，随译随刊，并登日报，或分地，或分类，或编表，分之则为散报，合之为宏编，以资讲求，而广闻见，并设译学堂专任此事。

一刊布报纸。陈文恭公劝士阅邸报，以知时务。林文忠公常译澳门月报，以觐敌情。近来津沪各报，取便推俗，语涉繁芜，官译新闻纸，外间未易购求。今之刊报，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会中事务附焉。其邸钞全分，各处各种中文报纸各处新事，各人议会，并存钞以广学识。各局互相钞寄。

一开大书藏。乾隆时敕建文汇阁于扬州，建文宗阁于镇江，例准士子就读。经乱散失，遗书无多。此会拟宏区宇，广集图书。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古子先发其端，即历代史书百家著述，多有与之暗合者。但研求者寡，其流渐湮。今之聚书务使海内学者，知中国自古有穷理之学，而讲求实用之意，亦未遽逊，正不必惊望而无极，更不宜画界以自封。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图籍亦藏于其中。今合中国四库图书，购钞一分，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皆旁收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其各省书局之书，皆存局代售。

一开博物院。文字明其义。有不能明者，非图谱不显。图谱明其体。有不能明者，非器物不显。《诗》称关关雎鸠。熟陆机之疏，通冲远之说。学者穷日详考者形色，而不知雎鸠也，置雎鸠于前，则立识矣。人之一体，读《素问》，考《明堂》及《全体新论》不知也。外国有人身全体，一见则立明矣。康熙年间，钦定时宪书，采用西法，置南怀仁所造仪器于观象台，其立算与中土迥异。今步天测实，非登台观器不能明。又如轮船之大大而且速，枪炮之坚而且利，制造机器之所出货皆捷而且多，苟一寓目，便知守旧蹈常，断不能与之角力而争利。西国博物院，凡地球上天生之物，人造之器，备列于中，苟一物利用，必思考而成之，不令弃掷，苟一器适用，必思则效，旋且运化生新，而利便又远过之。合众人之心思以求实用，合万国之器物以启心思，乌得不富，乌得不强。今创设此院，凡古今中外兵农工商各种新器，如新式铁舰轮车水雷火器，及各种电学化学光学重学天学地学物学医学诸图器各种矿质及动植种类皆为备购，博览兼收，以为益智集思之助。

右四条，皆本会开办，各有详细章程，别行刊布。

一会中于义所应为之事，莫不竭力，视集款多寡，次第举行者，又有数事。立学堂以教人才，创讲堂以传孔教，派游历以查地与矿务风俗，设养贫院以收乞丐教工艺。视何处筹款多者，即在其地举行。惟望我海内志士，合力为之。

一入会者，将姓名爵里，函知局中，即送以章程。收捐款后，即编号会中，遇事知照，展转援引，愈推愈广。庶几自保其类，不致令外国诮以散沙。

一入会者，不论名位学业，但有志讲求，概予延纳。德业相励，过失相规，患难相恤，务推蓝田乡约之义，庶自保其教。一中国非无专门积学之士，苦于不相闻问，无由观摩，即已有学问，无人能知。且平素无相交之雅，相遇生妒伎之心。今此会使海内学士，声气相通，以期增长。是入会之大益，既无阻碍，且合海内之士联结讲求，庶自强有基。

一入会诸君，原为讲求学问，圣门分科，听性所近。今为分别门类，皆以孔子经学为本，自中国史学历代制度，各种词章，各省政俗利弊，万国史学，万国公法，万国律例，万国政教理法，古今万国语言文字、天文、地舆、化、重、光、声、物理、性、理、生物、地质、医药、金石、动、植、气、力、治术、师范、测量、书画、文字、减笔、农务、牧畜、商务、机器、制造、营建、轮船、铁路、电线、电器、制造、矿业、水陆、军学以及一技一艺，皆听人自认，与众讲习。如有新得之学，新得之理，告知本会，以便登报。将来设立学堂，亦分门教士，人才自盛。

一入会诸君，原为学问起见，其有疑义，可函询会中讲求，当询通人详答，其有经世文字，新论新法，可寄稿本局。经通人评定，或抄存备览，或刊刻流通。倘发中西未得之新理，加酬奖赏，标其姓名，以收切磋之益。一外国学会，咸乐布施，有捐至百万者，故学者甚盛。各省善堂捐数，亦多累千盈百，况此举功德，比善堂尤大。今议凡来入会者，皆须捐助，最少以十两为限。一善堂捐助义举，皆立即捐费，凡入此会，概同斯例。若逾月不交，即将其会名扣除。其五十两以上，准分两次清交，百两以上，准分四次清交，每次以两月为限。一凡捐助百两以上者，每译印成书各送一部，五十两以上者，译印之书，但收成本，三十两以上者，取译印之书，减价一成，自十两以上，报纸皆改二成，并刊名报上。其有捐助千金者，永准其送一人入学堂肄业，由会中支給。一捐助之款，写明姓名爵里，交强学总局给收条，仍到本局换票处换联票收执，作为入会之据。其各处捐助之款，写明姓名爵里，就近交电报局代收，制给三联票收条，电报局将三联票编号存案，将第二联票寄本局换给入会联票，交电报局付给收执为据。本局将姓名爵里学业寄寓，按照联票号数，汇编存案，联票皆有董事图章。

一开办此会，合海内之耆硕名士任之。所有局事由开办诸人内，公举四人为提调，二人坐办，二人会办，公举谙练公正者八人为董事，亦四人坐办，四人会办。创办定后，分年举人轮管，倘董友不洽，既因事辞退，提调董事，集众公举，择众而从。既经举定，不准以私见议改。被议之人，非有实在为难，亦

不准规避委卸。其管事管书管器，皆用会内通达之人，由提调董事公酌保用，董事拟多邀办賑诸君。其协理人数，随时增议。

一入会之友，必求品行心术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局中。应办之事，会友随时献替，留备采择。到局之后，倘别存意见，或涎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于局务有碍，即由提词董事诸友，公议辞退。如有不以局中为然者，到局申明，捐银照例充公，去留均听其便。

一局中访求博雅通才，主译书撰报之事，其人数随时增广，皆由提调董事，公同妥访邀请。一局内司账，须习知贸易书籍情形，及刷印文字者，充其选，必须董友考查确实，一秉至公，又须有结实铺保，方许招致。倘涉营私舞弊，一经查出，原保之人，照例责赔，经手之董事会友，凡预有保荐之力者，亦须一律议罚。

一局中用项，概由值董核发，如有巨款在数千百金以上者，须各董友齐集公议，方准开支。收有成数，择殷实商号存储，立摺支取。如存数渐多，亦可议生利息，发票之期，按几日为限，由值董眼同经理。

一开局提调董事，均仗义创办，不议薪资，将来局款大盛，须专请人办理，始议薪水。惟译书撰报管书管器司事教习游历司账，酌量给予薪水。

一译书刊报，会友应分送及减成售买者，俱持票到总局分局验票付给。

一书局开办之始，务求俭约，以期持久，择地赁屋，茶点座落须清雅洁净，董友集议之日，不拘分际，仪文从简。凡博弈游戏，征逐喧嚣，概宜屏禁，俾无坏局规。嗣后办有成效，人多款足，再议扩充，自行建造，添设园舍。

一局内用款分出入存三柱，简明登记。每月小结，刊刻报章，月朔由各董事齐集查阅，务期核实无弊，阅竟各于名下署押为记。每年一大结汇，刻征信录分送提调董事，及捐款百两以上，以昭信实。

一先订简明章程，以期迅速集办，每事各有详细章程。举办以后，随时集议，如有利弊应兴应革，均由提调董友，公议删增，或每季一集，每年一大议，并核用款，稽论定，再行刊刻布告。

☆易顺鼎○请罢和议疏

奏为丑虏跳梁，不宜迁就，权奸误国，不可姑容，恭沥愚诚，仰祈圣鉴事：

窃臣风闻出使日本全权大臣李鸿章电奏：称倭船廿余艘，将出广岛，若不定约即将犯京，请割辽东台湾两地予倭，并赔兵费二万万两，为保京计，不得不然，业经定约书押等语。此外条款不一而足，人言啧啧，似非无因。微臣迫于杞忧，未敢缄默，谨就见闻所及，不避斧钺，披沥陈之。

溯自咸丰同治以来，中国与外国凡三次用兵。一曰咸丰十年庚申之役。一曰光绪六年庚辰之役。一曰光绪十年甲申之役。庚申之役，尤为我朝中外大局绝

要关键。其时发捻纵连，寰区鼎沸，天下岌岌不可终日，而海外各国，亦复同时生衅，英法合从，兵临城下，僧格林沁败于津沽北塘，胜保退于朝阳门八里桥，曾国藩胡林翼诸人，勤王之师，缓不济急，敌骑长驱直入，京师不守，宗社几危，时势艰难，殆有百倍于今日者，假使各国要求土地，恐不能不听客所为，乃当日讲和不过立约通商，稍偿兵费而已，初未闻割尺寸之地也。若庚辰之役，俄据伊犁边境仅一二百余里，使臣业已擅许，而疆臣左宗棠等，坚欲索还，抗兵相加，大局几将决裂，然不久即和，仅偿款数百万卢布而已，不惟未割地，且并伊犁，亦索回也。甲申之役，法取越南，攻宁波，扰台湾，陷马江，沿海戒严，天下骚动，滇粤边防，战事之棘，不亚今日，然不过让以越南而已，未尝于越南之外，更有所求也。

试即今日之事，与昔日之事相衡，敌虽强，未必出于英法俄上之，事势虽急，未至于庚申之危。彼不过虚声恫吓，肆意要求，我即稍缓须臾，与之再战，或再迟数日而后定议，未尝不可。即不然偿以兵费数百万，亦未尝不可。即不然，许其比照各国在江海各口通商，开设码头，亦未尝不可，而皆不出此。赔款至二十千万，犹以为未足，竟举腹心根本之地，膏腴要害，一二千余里，开门而延盗，拱手以与人，何其畏倭人，甚于畏英俄法诸大邦乎？重辽东、台湾反不如重新疆伊犁。及滇粤荒徼之地哉！

伏思割地一事，尤为万不可行。以理之是非，论其不可有三，以势之利害，言其不可有六。祖宗创业于前，子孙守成于后，非若自我得之者，可以自我失之。试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之缔造辽东，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之经营台湾，取之如此其难，而弃之何忍如此之易。矧陪京密迹，陵寝攸存，坐使长陵坏土，自我而变为边界，皇太后皇上将如列祖何！此理之不可者一。自有本朝未闻割地予人之事，自有中国未闻以重地要地割予海外岛夷之事。玉斧划河，珠崖弃郡，若非甄脱，即系石田。岂有卧榻之旁，供人鼾睡。书于史册，辱其燕云，坐使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此理之不可者二。辽东台湾之民，或本从龙，或由化，二百余年食毛践土，芸芸赤子，孰非我国家之孝子顺孙，今乃属之他人，俨成敌国。父母虽穷，尚不忍轻鬻其子，国家未蹙，独何忍遽弃其民，坐使海隅苍生，自我而化为他族，皇太后皇上将如天下百姓何！此理之不可者三。

辽东者，北洋之藩篱，台湾者，南洋之门户。今日无辽东，明日即可无北洋，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天下畏盗之人，必求远盗，未有揖盗于门内，而求其不发篋探囊。天下畏虎之人，必求远虎，未有纳虎于室中，而冀其不磨牙吮血。行见奉、锦、登、莱一带，不复能立锥，江、浙、闽、粤各疆，不复能安枕，海口海面，皆非我有。饷械无以接济，而海运即穷；战守无能布置

，而海防又立穷。中国将来，必无可办之洋务，此势之不可者一。英法垂涎台湾；俄人蓄谋辽东，岂伊朝夕，况各国狡焉思逞之计，贪得无厌之怀，谁不欲拓境开疆，因时取利。今见倭人以一举手一启口之劳，而得地如此多，获利如此厚，虽云无故，亦必生心。倘群起效尤，则中国虽大，恐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然此犹他国也。与以倭事验之，同治十一年，彼因琉球难民为生番所杀，藉端挑衅，兵抵台湾，当时大吏不能折之以理，怵之以威，反以数十万金赔款了局，彼见中国易与，始渐轻视中国，而谋益迫，势益骄，推其得陇望蜀之情，曾何已极！此日之厉阶，既皆由于昔，他时之欲壑，恐更甚于今。中国将来必无可存之地，此势之不可者二。自军务平定后，谋臣猛士，多就凋零，千百之中，仅存什一。此次征求宿将，招集旧部，士马精壮，已有可观。乃甫聚又将令之散，既散恐不可复聚。且所练之新营军费几何，练成而不用，待用之时，又将临时另练。所购之新械，劳费几何，购齐而不用，待用之时，又须临时另购。今日尚不能战，以后岂复有能战之时；再阅数年，一有缓急，求如今日之将与兵，且不可得。宿将旧部，消息既尽，新募者未经战事，对当大敌，中国将来必无可可用之兵，此势之不可者三。赔款至二万万之多，不知从何搜括？又不知搜括净尽之后，尚有应办之务，必需之款，何所取资？夫使赔款既交，而我可不作一事，彼可相安十年，犹之可也。正恐我之防务仍不能不办，兵饷仍不能不需，铁路仍不能不修，驿车仍不能不设，入款则有减无增，出款则有增无减，意外之举，尚不暇论。而彼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款未清，后款又来。以斯民有尽之脂膏，填彼族无穷之欲壑。剜肉补疮，肉将尽而疮更剧，抱薪救火，薪将竭而火更燃。中国将来必无可筹之饷，此势之不可者四。长白鸭绿为祖宗发祥钟灵之地，黑龙江吉林等省，为国家植根归宿之区，地利最多，民气亦厚，当此强邻环伺，正宜乘时经略，加意保全，较之台湾尤关紧要。一旦辽东为倭所有，则俄自北侵，倭从南袭，不数年内，其民与地，皆将折而入于俄与倭，东三省全境之危亡，可立而待。且京外八旗人民，既不谋生，又不习斗，一朝有事，而东三省已不能归，退则为倭寇所草菅，进则为乱民所蹂躏，中国将来，必无可保之旗民，此势之不可者五。台湾一省，饶富著称，近来文教振兴，更已变椎鲁为衣冠，进侏儒于礼乐。其士民皆爱君亲上，好义急公，而林维源身为民望，官列京朝，势不能以家委敌。况彰义之名，出自纯皇帝所赐，台人固必思义而顾名，皇上又乌可数典而忘祖。至于辽东之为丰沛乡里者，更无论矣。民情何常之有，亲之则亲，疏之则疏，向之则向，背之则背，虽厚泽深仁，已泐于祖宗之世，而先畴旧德，不保于孙子之朝，恐未免兆姓寒心，四方解体。倭既据我内地，且将取我民心，以利诱之，而桀黠者，必为倭爪牙，以威迫之，而弩弱者必为倭鱼肉，行见流民无所依归

，而西晋雄特之祸起，奸民相与勾结，而嬴秦胜、广之变生。驱鱼为渊，瞻乌谁屋，中国将来必无可固之民，此势之不可者六。以上各节，不过据臣所私忧窃虑，粗举大端，而其祸变相寻，尚有不胜枚举者。

以言理之是非则如彼，以言势之利害又如此，大约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为之，稍有知识之人，皆必能见及之。而不谓渥蒙国恩，深悉时务之李鸿章，竟悍然不顾，冥然罔觉，行人之所不肯行之事，出人之所不忍言。臣前见李鸿章行事，不嫌人心，疑其别有苦衷，代为原谅，直至今日，始灼然有以知其心术出之之幻，而得其罪状之真。所谓臧孙纆虽曰不要君，吾不信，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者。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且辽东、台湾并割予倭，臣以为穷倭之兵力，不能及此，充倭之始愿，亦未尝及此。如其兵力能及此，则何不径取辽沈以索登莱，径取台澎以索闽厦，囊括席卷，彼岂有所恤而不为。如其始愿尝及此，明知辽东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牛庄，明知台湾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澎湖，是其情形，已可概见。不谓有李鸿章焉为虎作伥，教猱升木，于是倭不啻取怀而予，操券以偿。盖倭力不及此，而李鸿章之力能及此，倭愿不及此，而李鸿章之愿早及此矣。抑微臣更有不忍言，又不忍不言者。李鸿章之奸，尚不及其子李经芳之甚。李经芳前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己资数百万，借给倭人购船饷，其所纳外妇，即倭主睦仁之甥女，其奸诈险薄，诚不减蔡京之有蔡攸、严嵩之有严世蕃。假使凭依城社，窃据津涂，张邦昌、刘豫之事，不难立见。我朝贻谋之远，立法之善，为前古所未有。当此之时，而欲以岛夷入主中国，以人臣攘执大阿，盖亦戛戛乎难之！不图天地跃金，阴阳铸错，于倭生一睦仁，于中国生一李经芳，以权奸为丑虏内助，而始有用夷变夏之阶，以丑虏为权奸外援，而始有化家为国之渐。俱成头角，各长羽毛，腐木虫生，霜寒冰至，今日此事，尤为中国污隆，本朝兴替一大关键。微臣悲河江之日下，痛沧海之横流，所为涕泗汎澜，而不能自己者也。

虽然，李鸿章敢于犯天下之不韪，欺朝廷以其方者，窥见皇太后皇上与诸臣畏倭之心，而后藉词保京，反自托为忠爱之忱，以巧遂其奸欺之诈也。在李鸿章固以为舍己别无他人，舍此别无他策。微臣不揣冒昧，窃于此策之外，为朝廷敬画二策焉。伏揣朝廷畏倭之心，不过以明为鉴。不知明之亡，不亡于边患，而亡于流寇，不亡于讳言和，而亡于讳言迁。夫国君死社稷，乃指诸侯而言，若天子以四海为家，何代不有迁移之事。明之君臣，不通古今，昏愤纷呶，以至亡国。如早迁都江南，国尚可存。我朝法度修明，湛恩汪，既非明政不纲，加赋召乱者可比。一统金瓯，处处完善，既无流寇之祸，仅有海邦之忧，又非明之天下糜烂，无地图存者可比。惟以海禁大开，形势久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此而迁，又何所讳。宅中建极，莫若太原五台，经累朝巡幸

，供列圣御容，行宫尚存，盛轨可溯，其善一。京师千里之程，十日可达，往来迅速，进止从容，其善二。土厚水深，人民殷富，其善三。兵精马健，风气劲强，其善四。河汾太原表里山川，其善五。平阳安邑步趋虞夏，其善六。而太行起天下之脊，冀州居天下之中，我能往彼不能来，尤足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去年十二月微臣在都，曾以此议条陈，未获上达天听。若当日早定大计，则此时八方风雨，三晋云山，业已高屋建瓴，神京巩石。砥方隅而镜寰海，砺泰山而黄河，何至廛宵旰之焦劳，患畿疆之危逼哉！然投鼠忌器，此后方多，则亡羊补牢，及今未晚。与其以二万万借盗赍粮，而和归海外，何如二万万营都充饷，而利在国中。此微臣所画一策，曰迁者是也。

又揣朝廷畏倭之心，不过以犯京为虑。不知倭力果能犯京，何待今日？岂于去年京师无备之时，不敢来犯，而今年于京师有备之时，反敢来犯者。且倭人进兵，不外水陆两途，由辽沈进兵，则尚有依克唐阿长顺裕禄唐仁廉在，由锦州进兵，则尚有宋庆魏光燾等在，由榆关进兵，则尚有刘坤一及余虎恩熊铁生诸将在，由津沽南北进兵，则尚有王文韶聂士成曹克忠等在。即使内犯京畿，亦尚有程文炳董福祥在，而诸臣等亦莫不在。倭兵尽如鬼神，岂竟不由关津经过，而飞入京师耶？我兵未必尽属痴聋，岂竟任其飞入京师，而毫无闻见耶？微臣逆料倭人，必不能犯京，其故有四，请略举其日军事证之，以释朝廷疑虑之端。一曰倭人不能攻坚。我所失之地皆瑕也，非坚也，惟旅顺威海可谓之坚。然旅顺之失，以守将争逃，威海之失，以海军不战，且一由皮子窝，一由落风港，均系蹈瑕乘虚，抄后而入，不敢直犯当前。盖其兵饷最重，精锐无多，护惜锋瓦芒，每虞伤损，肉薄攻坚，决无此事。观于聂士成之守坚，而彼不敢犯摩天岭，裕禄徐庆璋之守坚，而彼不敢犯辽沈，唐景崧刘永福之守坚，而彼不敢犯台湾，况畿辅为我最坚之地，而彼敢轻于尝试乎？此其不足虑者一。一曰，倭人不能持久。越国图远，糜饷劳师，多一日则多一日之粮，少一兵则少一兵之用。倭至今日，黔驴之技已穷，骑虎之势难下，左支右绌，外强中干久矣。夫以中国之地大物博，饷足兵多，尚以旷日持久为忧，曩尔之倭，更何能堪！试观其弃威海而不留，攻台湾而即退，不能持久，亦复可知，此其不足虑者二。一曰倭人不能疾驱。考倭之军制，皆效德国陆操，步武整齐，纪律严肃，诚有足多，而辎装繁重，行走甚迟，以之持重则有余，以之疾驱则不足，视中国之卷甲衔枚。一日夜可行二三百里者，实有长短优劣之殊。观于此次牛庄之战，倭由间道甫至牛庄，曾未多时，而李光玖闻警，后发之兵，亦已踵至，吴大澄由田庄退至双台子，亲军仅数十人，距敌仅数十里，若使倭能疾驱，非但我军噍类无遣，即宁锦亦恐相随不守，而倭竟不能，岂独于京师，能疾驰数百里耶？此其不足虑者三。一曰倭人不能深入。夫以无援之军，不继之饷

，而入最深之地，犯极厚之兵，是必有进无退，有死无生而后可。抄掠剽忽，不顾其后之贼，或能为之，而倭人固未能出此。如其出此，则必用全力擲孤注，行险徼幸。而自津至通一线，长途两旁皆水，沿途一带皆有重兵，程文炳董福祥可以抵御于前，聂士成曹克忠可以合围于左右，刘坤一率领诸将，可以追蹶于后，彼非深入送死而何？且彼之兵力有限，既以全力犯我，则其后路必虚，独不畏取朝鲜而袭广岛耶！观其得荣城文登而不敢深入山东，得海城牛庄而不敢深入奉锦，又何能越关津畿辅，而深入京师，此其不足虑者四。又况魏光燾坚固不摇，李光玖奋勇敢战，牛庄虽败，而杀伤倭人亦足相当。倭见湘军人敢死，竟不敢再过雷池一步。诸将领之最忠勇者，一闻和议，皆痛哭坚卧，不肯起食，可见将士皆有死志，并非军心瓦解，势不可为。且依克唐阿聂士成宋庆皆倭人所畏，而丁槐一军，队伍已到，唐仁廉一军，枪械已齐，皆可与倭一决。倭人情出绌，势渐成弩末，我即不与之战，而但与之坚持，再阅数时，彼力断难支久，然后再言和议，自必易于转圜，此又微臣所画一策曰守者是也。总之，以迁为战之地，能迁则不战而已可屈人之兵，以守为战之地，能守则不战而已可制人之命。或迁或守，虽非上策，而不失为中策，赔款割地，非仅下策，而实无策。

伏查光绪六年，即庚辰一役，崇厚亦以头等全权大臣使俄，与俄国定约画押，让地一二百里，尚非割地，且系边外之地，经廷臣交章论劾，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立将崇厚拿交刑部治罪，其与俄所定之约虽已画约，仍行更改，俄人终亦降心俯首，就我范围。今昔相衡，以敌言则俄更强大于倭，以事言则让地尚非割地，边地尚非内地，一二百里之地，尚非一二千里之地，是李鸿章之罪，尚为崇厚所无。而以定约言，则一擅许，一系请旨，擅许者至拙，而请旨者至工，是李鸿章误国之术，与其误国之心，较崇厚尤为加倍。惟有仰恳皇上天威独断，上思列祖列宗，下念薄海臣民，照崇厚例，将李鸿章拿交刑部治罪，并撤回李经芳革职严办，一面饬王文韶刘坤一妥备战守，奖励裕禄唐景崧等以安人心，一面明发谕旨，宣示中外，奉皇太后西幸，命恭亲王留守京师。如战而不胜，赔款割地，尚为未迟，战而糜款，犹胜于和而赔款；战而失地，犹胜于和而割地。如国或迁或守，而致贻误大局，请先诛微臣，以谢天下。皇上为英主为孱主，中国为强国为弱国，本朝为大朝为小朝，诸臣为贞臣为邪臣，皆视此一举。微臣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伏祈圣鉴。谨奏。

○筹战事六条请代奏疏

禀为敬筹战事六条，仰恳代奏事：窃职员于本月初二日披沥上书，本月初四日荷蒙代奏在案。现闻和议要挟大多，碍难照准，圣意振励，薄海同钦。惟一经决裂，必有战事，且距四月十四日之期，已为迫近，尤当力争先着。不揣冒

昧，敬筹事宜六条，伏呈于圣主之前。

一曰加兵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然与其重悬赏格，不如普加兵饷。湘军口粮，每名每月四两二钱，各军皆然。夫四两二钱之银，而欲贍其身家，赚其性命，此必不可得之数也。论者皆言，今日之兵不可恃，而其不可恃之故，实在于此。为今日计，惟有暂将关内外防剿各军，月饷普加两倍，俟战争毕后，再复旧章，所有赏格，仍另行核给，不在加饷之内。加饷一项，以每名每月银十两计之，目下大军约十数万人，一月不过百万，一年不过千万，十年不过万万，较之以二万万为敌人充饷者，其利害得失，果何如耶！拟请皇上圣断，一面敕下户部，一面电谕各路统兵大臣，转谕兵勇一体知悉，必将欢声如雷，感泣奋舞，而争求效死矣。兵勇既食重饷，谊不忍逃，夫然后将可以死战责兵，帅可以死战责将，国家可以死战责帅。譬之有廉俸而后可以责官之廉节，有恒产而后可以责民之恒心，其理一也。

一曰用地沟，越南之役，岑毓英已曾行地营之法，以拒法人，颇有成效。此次各军稍知仿办，而丁槐尤为熟悉。职员考其規制，微觉烦重，似不如地沟之更简捷。地沟者，即倭人所谓梅花坑，随时随地，皆可立成。只须兵勇各带洋镢，以备开挖之用，既可以避地之枪炮，又可以藏我之兵炮，既可以藏我之兵，又可以击敌之兵，而扼防海岸，尤宜用此。盖敌船不能近岸，如欲登陆，必以大炮从船上轰我岸上之兵，使不能抵御，而彼乃一面以小舟或巨筏，载其陆兵，乘势而登。用地沟则彼船上之炮，不能击我伏沟之兵，而我沟内之兵，可以击彼登岸之贼。如鸭绿江倭以棚布铁杆搭桥，荣成海边，倭以长条细板编筏，当时若使有地沟伏兵于内，乘其半渡击之，彼必不能飞渡可知。拟请敕下，将各路统兵大臣，严督诸将训厉兵勇，随时随地，实力奉行，以此为安身立命，御倭折冲之地。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一切办法，不能预定，仍颁各领斟酌妥筹，以期适用。

一曰攻老巢。自九连凤凰以至金复海盖营口旅顺皆为贼老巢久矣，然其各处屯兵，实不甚多，而九连凤凰等城之贼尤少，合计各路不过数万，其力仅足以自守，而不足以攻人。仅足以攻一处，而不足以攻数处。其不敢来攻我者，实畏我之往攻。再本年三月吴大澄之攻海城不能得手，反至失利者，由于调度之误，布置之疏，非攻之罪也。夫攻坚之兵，必分数路进兵，而后可使人之力薄，又必分数层进兵，而后可使我之力厚。查关外前敌各军，辽沈奉锦一带，有依克唐阿二十余营，长顺十余营，沙克都林札布数营，合以徐庆璋之敌忾军十数营，共有三万余人，可作为东路由辽阳进攻海城，其陈十营，孙显寅吕本元共十余营，益以唐仁廉之三十营，共有二万余人，可作为中路由摩天岭等处，进攻九连凤凰两城，其宋庆三十余营，魏光焘二十余营，李光玖数营，合以

吴风柱之数营，徐邦道之十一营，共有四万余人，可作为西路由双台子等处，进攻牛庄营口三路之中，每路又各分半进攻，分半接应，必可以直捣贼巢，而不至蹈吴大澄之覆辙。且辽东一带，百姓久望王师，高丽沿边地方，皆附中国。若大兵进图收复，则各处团练义民，俱可号召向应，各处矿匪猎户，俱可纳收招降，倭之势穷力蹙不难立待。

一曰制贼势。海军覆后，彼有船我无船，彼能来我不能往，朝廷所以慎重，而恐其犯京者此故耳。然彼之兵船，亦只有此数，近闻台湾澎湖等处，又击沉其船数艘。彼若攻台湾则不暇犯津沽，彼若犯津沽，则我台湾尚有兵船，即南洋亦尚有兵船，独不能攻广岛耶？况台湾一省，朝廷业已度外置之，此次不妨即以破甑视之。为台湾计，与其瓦全不如碎，与其为人攻，不如出而攻人。唐景崧刘永福等身当此时，固已有死之心，无生之气，必能奋不顾身，与倭一决。拟请温谕奖励，令其督率船舰，径出台湾，并请敕下张之洞令其选择水师骁将，如黄金满等统带南洋各兵轮，会合唐景崧刘永福等游弋海面，以壮声援，视倭船之进止为进止，视倭船之向背为向背。若彼犯津沽，则我攻广岛，虽以之扫灭贼氛尚觉不足，而以之牵掣贼势，尚自有余。但使彼有顾忌，而不敢内犯津沽，则大局已无足深虑也。

一曰联外援，闻俄法两国，愿以兵舰假我，果有此事，岂非大幸！若无此事，而但有此意，亦为难得。又闻俄方求琿春，法人方求蒙自开矿，两国若真能助我，即不妨各如所愿以酬之。割琿春犹胜于割辽东台湾两地，许蒙自开矿，犹胜于许各口通商以利归法俄，犹胜于以利归日本，所谓两害相形，则取其轻是也。况远交近攻，古人之遗法，实今日之要策。拟请密饬总署妥商俄法两国使臣，如果两国真能出力相助，胁同剿倭，则中国或以地为谢，或以巨款为谢，皆无所不可。即使不能出力助剿，而但能出力调停，不许倭人肆意要求，则我之所全已多。即以琿谢俄，以蒙自开矿谢法亦未始不可。

一曰绝内应，李鸿章者日本之内应也，孙毓汶者李鸿章之内应也。李鸿章以本国之机密输之于日本，孙毓汶又以朝廷之机密，输之于李鸿章，有此二臣，而天下大事已败坏决裂，不可收拾矣。是故日本不过癣疥之疾、而李鸿章孙毓汶则为腹心之疾。且因有李鸿章孙毓汶，而所谓癣疥之疾者，亦变为心腹之疾。吴若早诛伯，何至行成于越，宋若早诛秦桧，何至服事于金。国家欲御外侮，而保丕基，非亟罢李鸿章孙毓汶二臣不可。此二臣者，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皇上宽待大臣，或未忍置之重典。应请立加罢斥，以儆奸邪。倭人既失奥援，自必折其诡谋，辑其骄焰。而金壬既黜，忠谏始升，乾断克昭，人心共奋。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基，视此矣！

犬马微忱，不胜迫切屏营之至。伏乞鉴核，代奏施行。

☆文廷式等○联衔纠参督臣植党疏

奏为督臣植党营私，贻误君国，乞恩罢斥，以全大局事：窃为倭人肇衅，变乱藩封，恭读七月初一日宣战诏书，仰见我皇上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仁至义尽，薄海同欢。乃者两月以来，事机屡变，僭军失队，警报叠闻，朝野震惊，人心岌岌。恭读八月二十六日皇太后懿旨，以干戈未戢，停办颐和园典礼。深宫焦劳之意，感动中外。普天率土，切齿同仇。而祸变之从来，事机之贻误，始终本末，可得而言，敢为我皇上披沥陈之。

窃闻倭人国势兵力，不能与西洋各国同年而语，国债重而民力困，则根本未坚也；有快船而无巨款，则武备不足也；兵出于初募，非训练之师也；权纷于党论，非划一之政也。兵事之兴，凡曾经战阵之士，通达事情之人，莫不以为螳臂当车，应时立碎，虽西人亦凿凿言之，而事竟有大谬不然者。韩城失矣，未几复败于牙山，成川弃矣，未几复溃于平壤。汉江之沉舰不归，广岛之战船复毁，威旅为海门锁钥，今则游弋不禁矣，义州为奉天屏蔽，今则篱藩尽撤矣。用一卫汝贵，而百战之淮军化为叛卒，用一丁汝昌，而大桅之铁甲，尽属漏舟。朝鲜不可复，方且急图扞鸭绿之防，仁川不可窥，方且忧大沽北塘之警。谁总师于？谁司进止？以大御小，以强敌弱，溃败立决，一至于此！此不能不太息痛恨于昏庸骄蹇丧心误国之李鸿章也。

李鸿章受命东援，而阴勒诸将，密为箝制。既不为先事之防，复屡掣其临时之肘。统计小浦之战，平壤之战，牙山之战，皆我军端坐拱手，以待倭人之围攻，其实不能以此望和，而事机一失，徒以损国威，而张敌势。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终始为倭人所制。迁延坐误，全局瓦解，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一也。

兵行千里，转运为先，内地尚设粮台，何况出师疆外。至与外洋各国相角，尤以枪炮为急需。李鸿章阅历兵事三十余年，岂其虑不及此，而牙山之军缺军火缺粮饷于前，平壤之军缺军火缺粮饷于后。长夫不备，车驮无资，兵自负粮，枪无余弹，以至饿军掠食，结怨韩民，战士死绥，徒手相搏。以二十年朝廷所注意海内所仰望之重军，徒以无粮无械，束手就毙，皆李鸿章信任私人，不肯早设粮台之故，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二也。

倭人甘心韩地，蓄意有年，今岁春初，萌芽已露，北洋于外事消息最灵，岂竟一无闻见及乎？事之将起，袁世凯深悉倭情，屡腾密报若使倭韩形势，早达朝廷，则先事图维，必不至如后来之仓卒。无如李鸿章，始则模糊影响，讳莫如深，继则扬厉铺张，肆其恫喝，直至事机决裂，而倭人之本末疆内知之，朝廷仍不尽知。闻朝旨询袁世凯，而李鸿章辗转禁锢，不使至京代陈，各路电奏，时时删改。以就该督意旨，务使真实洋情，不得上闻，庙算指挥，无凭遥度

，奸欺蒙蔽，罪不胜言，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三也。比年以来，天下之利权李鸿章敛之，天下之兵权亦李鸿章主之，朝廷倚李鸿章为长城，李鸿章广蓄私人，以欺罔朝廷。盛宣怀为耳目，张士彬为腹心，丁汝昌卫汝贵为爪牙，龚照刘含芳为羽翼。此数人者，皆天下所姗笑，而李鸿章以之分布于海关电报粮台军械各关系军国重要之区，窟穴深固，牢不可破。平时病蠹国事，皆堕坏于冥冥之中，暨乎有事之秋，张为幻，不惟助李鸿章以欺罔朝廷，抑且卖李鸿章以邀利有所不恤，而李鸿章方且卵翼之，汪涵之为之仇低言官，变乱黑白，甚至奉命撤退之丁汝昌而抗不遵旨，坐使数千里藩封，断送于二三小人之手，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四也。

尤有甚者，倭米船则放之，倭运闻平煤则听之，倭奸被获或明纵或私放，外有海光寺旁居民王姓，经天津县获究，而李鸿章之子前出使日本大臣李经芳为之说情。倭奸石川氏及军械所刘姓被获，供词牵涉李经芳及军械所局员，而盛宣怀述，李鸿章意勒令天津县李振鹏改供，为李振鹏驳斥而止，而台湾拿获倭船又为之请旨释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彼监守盗卖。及东事已起，犹检出不合用之前膛枪子，卖与日本，得银十四万两，局员瓜分，而李鸿章为之补给领字。外间并有传闻李鸿章有银数百万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李经芳又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以故李鸿章利令志昏，为倭牵鼻，闻败则喜，闻胜则忧，虽道路之言，而万口流传，岂得无因而至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五也。

总论此次败衄之故，由海军则丁汝昌主之，从前避倭不敢当敌，及至渡送铭军，仓卒接战，而致远冲锋独进，无一舰继之者，丁汝昌之督师为有方乎？斩先逃之济远管带，而独宽统帅之罚，于法未平，海军之气不能振。陆军之败，由卫汝贵望风先逃，叶志超继之。闻未败之先数日，左宝贵密电，有如撤卫汝贵一军，则诸将尚有致死，否则同归于尽等语。盖以卫汝贵虐遇韩民，奸淫掳掠，无所不至，以致韩民视我为仇，大军无所得食，军败之时，父子服丛苇中，几为其下所杀。又平时克扣粮饷，虐遇军士，所有种种罪状，罄竹难书，然而天下之人知朝廷必不能诛此两人也。李鸿章一日不去，北洋两巨奸一日不能伏法，三军之气一日不能振作，溃败之局，一日不能挽回。何也？三军之气，视统帅之赏罚为鼓舞。如海军刘步蟾被劾，李鸿章反使护理水督，林国祥力竭船沉，李鸿章反请暂行褫革。甚且以首先溃败，贻误大局之卫汝贵，而李鸿章反以为得力。种种颠倒功罪，务使敢战之士，人人气沮，如此而三军之众有不解体者乎？倭主出居广岛亲自督师。八月初间即闻有限二十日取平壤之说，而平壤果于十六日失守。今又闻四礼拜取奉天矣。又闻九月内破津沽矣。敌兵统九万大队入寇朝鲜不已，进而盛京津沽不已，则京师重地所必窥伺。我战守之备无一足恃，而专委命于一昏庸骄蹇伤心误国之李鸿章，如此而谓陵寝之

无动，京师之必无警，谁能保之也？军事初起时，若宋庆若刘永福皆忠勇发愤，请赴前敌，而皆阻于李鸿章之壅遏。即淮军一聂士成，津人一曹克忠，号称能战，于诸将中为优，而李鸿章必党其私人，以遏抑之。顷闻命宋庆节制前敌诸军矣，若仍以李鸿章为后路，恐逞其妒忌之心，行其阻挠之计，文书之呼应不灵，饷械之接济多缺，平壤覆辙，又为寒心。

天下士民公论，李鸿章不以严谴去津，则天下之精兵猛将，必不能得其死力，以挽回既溃之局。故李鸿章一人之去留，实于宗社安危，生民休戚相关。伏维皇上乾纲独断，速赐施行。再若囿于庸议，迁就迟疑，则士气仍前畏葸，而奉天之震动，威旅之失守，皆在意中。万一部都有失，近畿告警，变起仓卒，虽食李鸿章之肉，于事奚裨？且恐以罪人不去之故，致朝廷日下急诏，而天下之兵观望不前，有非臣之所忍言者。此则同声感愤，而不敢不沥陈我皇上之前者。

如蒙皇上采择刍言，断以行之，请量简知兵大员，老成宿望者，星驰往代，速筹战备。非不知临敌易帅，兵家所慎。但以李鸿章怙私纵敌，后患孔长，断难再事姑容，坐视大局糜烂。伏乞迅赐罢斥，然后宗社可安，军气可振，东藩亦可期恢复。天下幸甚！生民幸甚！

☆彭玉麟○力阻和议片

再，臣正封摺间，适接督臣张树声缄致总署电音，得悉署直隶督臣李鸿章方与法酋议款，闻之不胜骇异。伏维法夷犯顺，率土同仇。臣昨奉光绪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上谕，饬臣等振刷精神，竭诚筹办防务。臣当宣示各军，莫不踊跃欢呼，激昂思奋。乃甫数日，而忽有议款之举。得毋阻赴义之心，而褫敌忾之气。况今日法夷有断断乎不可款者。臣素愚戆，忘其冒昧，有不容已于言者，请为皇太后皇上一一陈之。

法夷无端生衅，残我属国。及我出师保护，又复肆其豕突挠败我师，迄今并未大加惩创，遽与议和，何以张国威示天下？不可许者一。法夷并未受创，翻然请款，是必中藏诡譎，或怠我师，而徐乘其后，或谋缓我，而误以多方，其害无穷，不可许者二。既与议款，不索兵费，更为叵测。该夷惟利是视，忽弃日前所索巨万之费不言，但言越境通商，其中不免有诈，恐将来必有十倍取偿于后者。瘠中华以奉岛夷，饰目前以酿边患，不可许者三。以外强中干之法夷，凭陵我藩服，吞噬我疆土，堂堂中华不勤远略，不问其罪，转降心相从，以就其和，使之此次得志，而效颦法夷者，必猖獗然环向而起。是款一法夷，而转来无数法夷也。群谋日滋，隐忧方大，不可许者四。云南物产富饶，五金之矿，翠玉之璞，艳称于世，久为西人所垂涎。若与议款，由蒙自以内，许其通商，迨为日既久，形势险隘，彼皆周知，广传邪教，以张羽翼。一旦窃发，不

仅通商，将何以支？不可许者五。此五不可者，人人知之。倘漫不加察，贸贸焉亟与议和，以为国计万全，臣固未敢信也。

法夷自通商以来，前于天津教堂一案，即思起端，以偿其所大欲，适为普人所窘而止。旋即狡谋越南。为自强之计。我中华果以全力决胜，审用兵，筹饷分，量彼族万难久持。故先为恫喝以速其和，又貌为恭顺以工其术，其实鬼蜮伎俩穷矣。此揣敌情而可战者一也。我朝以神武开基，将帅得人，远轶前古，嗣平发捻之乱，亦忠勇辈出，贾其余勇，似足定边。忆前议防俄之时，奉旨著京外保荐人材，即以将才不易，存者什一为虑，再阅数年，老成凋谢尽矣。虽攘外不必定用安内之才，而有识究须有胆。曷若及时精选宿将，俾讲求以柔克刚，以散敌整之法，以尽其长，此论将才而可战者二也。道光年间，夷衅初开，广东三元里团勇，义声至今犹在，此外各省因事激愤之案，层见叠出，亦见民间不平之气，不可遏抑。越南刘义亦中华民也，窜伏荒裔，自全不暇，犹能尚义屡歼法夷。各省山陬僻壤，不乏英豪闻与夷战，莫不闻鸡起舞，共发雄心，愿效死力，此察民情而可战者三也。查万国公法有可节取者，在战分义与不义一节。如兴战不义，伤害天理，不独可以理喻，并可以力止等情，深与齐人代燕之义暗合。亦足征万国之公也。我朝廷一面通饬各督抚臣大张晓谕，于通商和好各国极力保护，专与法夷绝好，准各义民诛其天主教士，毁其天主鬼楼，罢其驻京法使，撤其生意马头，既销萌蘖，不虞支蔓，此采公法而可战者四也。语云：师直为壮，曲为老。今兵端自法夷开，穷兵黩战，掠地争城，欺侮太甚，实为万国公法所不容。宜历数法夷罪状，布告中外，使咸知理曲在彼，直在我，不得已而用兵伐罪。明有日月，幽有鬼神，共鉴此衷，应蒙默佑。此卜天理可战而决必胜者五也。有此五可，亦人人知之，倘失此机宜，恐我中华永无自强之日，其将如天下后世之非议何？

伏乞我朝廷乾纲独断，严饬沿海各疆吏及各将领，防务不可一刻稍懈。尤须洗心易虑，卧薪尝胆，各矢天良，修予偕作，愤切同仇，以与法夷从事。臣虽衰朽无似，断不敢惜此病躯残喘，稍存畏葸。尚当奖率将士，为各军先。惟宜和宜战，大局攸关，圣明洞鉴，自有权衡，原非臣下所敢妄议。微臣老病昏毛，在军言军，谨冒昧将所有不可款而可战缘由，披沥附片具陈，不胜惶悚待罪之至！

○广学校

今之自命为通储者，以洋务为不屑，鄙西学为可耻。有习其语言文字者，从而腹诽之，且从而唾骂之，甚至屏为名教之罪人。嘻！甚矣！夫所贵于儒者，贵其博古耳，通今耳。试问今之儒者通各国言语乎？通各国文学乎？即叩以各国之名能通知乎？徒拘拘于制艺之名，而学问经济尽于是而已矣。方今海防

孔亟，而所谓熟识洋务者，不过市侩之徒。正宜培养人材。攻彼之盾，即藉彼之矛，谁谓西学可废乎？

又况西学者，非仅西人之学也。名为西学，则儒者以非类为耻，知其本出于中国之学，则儒者当以不知为耻。即以文字论，古之制字者本三人，下行者为苍颉，从左至右而旁行者为怯卢，从右至左而旁行者为沮诵。泰西之字，实本于去卢也。天文、历、算本盖天，宣夜之术，《周髀经》《春秋》《元命苞》等书，言之详矣。墨子曰：化徵易若蛙为鹑，五合水火土离然，铄金腐水，离本同重，合体类异，二体不合不类，此化学之祖也。均发均县，轻重而发绝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此重学之祖也。临鉴立景二光夹一光，足被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被上光故成景于下鉴者，近中则所鉴大景亦大远，中则所鉴小景亦小，此光学之祖也。亢仓子云：蜕地之谓水，蜕水之谓气。汔学之祖也。《礼经》言：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百物露生。电气之祖也。关尹子言：石击石生光，雷电缘气以生，可以为之。淮南子言：黄埃青曾，赤丹白，元砥历岁生E，其泉之埃，上为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炼土生木，炼木生火，炼火生云，炼云生水，炼水反土。中国之言电气详矣。至于圆一中同，长方柱隅，四欢圆规，写爻方住，见股重其前弦，其能法意规图，三神机阴开剖无迹，城守舟战之具，蛾传羊令之篇，机器兵法，皆有渊源。墨言理气，与管子关尹子列子庄子互相出入。《韩非子》《吕氏春秋》备言墨翟之技，削鹄使飞，巧拙鸢，班班可考。泰西智士，从而推衍其绪，而精理名言，奇技淫巧，本不出中国载籍之外。儒生于百家之书，历代之事，未能博考，乍见异物，诧为新奇，亦可哂矣！

但西学规例，极为详备，国中男女无论贵贱，自王子以至庶人，至如七八岁者皆入学。在乡为乡学，每人七日内出学费一本纳。（合中国钱三十文。）在城为城学，每人一月出学费一喜林。（合中国银一钱七分。）如或不足，地方官捐补。其曰乡曰城者，特就地而言之，其实即乡塾也。塾中分十余班，考勤惰以为升降。其不能超升班首者，不得出塾学艺。乡塾之上，有郡学院，再上有实学院，再进有仕学院，然后入大学院。学分四科，曰经学、法学、智学、医学。经学者，第论其教中之事，各学其所学，道其所道，无足羨也。法学者，考论古今政事利弊，及出使通商之事。智学者，讲求格物性理各国言语文字之事。医学者，先考周身内外部位，次论经络表里功用，然后论病源制药品，以至于胎产等事。更有技艺院，格物院，均学习汽机电报织造采矿等事。又有算学化学，考验极精。算学兼天文、地球、句股、测量之法。化学则格金、石、植、动、胎、湿、卵、化之理。再有船政院、武学院、通商院、农政院、丹青院、律药院、师道院、宣道院、女乐院、训警院、训龙暗院、训孤子院、

养废疾院、训罪童院、余有文会、印书会。别有大书院数处，书籍甚丰，任人进观。总之造就人才，各因所长，无论何学，必期实事求是，诚法之至善者也。

而中国取士，止分文武两科。文科专尚时艺，钱谷兵刑非所习也。武科虽以骑射技勇见长，究之武经尚未识为何书，遑问韬铃。前次发捻等匪跳梁，其建大功而荡群丑者，文科中人乎，抑非武科中人乎？然而武科正大可用也。方今战守之策，不外水师火器两途。诚能于武科中设三等以考试之，一以山川形势进退之方，二以算学机器制造之能，三以测量枪炮高低之度。其兼擅众长者，不次超迁。其专工一艺者，量材任事。选将之道，将于是乎在。近年来我朝总理衙门，派幼童出洋学习，万里从游，法至良，意至善矣。但童子何知，血气未定，性情心术，愈染而愈失其本来，尽弃其学，恐尽变于夷者也。不如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析，译以华文，刊行各直省书院，每院特设一科，请精于泰西之天、算、地球、船政、化学、医学、及言语文字律例者为之教习。或即以出洋学习之学成返国者当之。其学徒则选十岁以上廿岁以下者，不得过长，以众口音难调，亦不得过稚，以致气质易染。又或于科岁两试所录文武俊秀，择其有志西学，年亦相当者，就其性之所近，专习一科，其理易通，其效更速。又况名列庠序，咸知自爱，既可以收当务之益，复不背于圣人之教。而诸生之数奇不偶，又别开一途，以博取功名，谁不乐于从事哉！至于在院膏火，宜仿龙门书院章程，官为筹备。肄业期满，历试上等者，准赴京都同文馆或总理衙门考验。考验之后，或给以经费，赴外国大书院学习三年，或派赴总理衙门及船政机器等局当差，或充各国出使随员翻译。庶儿人材日广，风气日开，不独长西人之斯长，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

现京都设有同文馆，沪上设有广方言馆，近复创立中西书院，广其额至四百余人，分为两院，其法以疏通文字者为超等，以年齿稍长而读书多者为一等，其余各有差，凡三等。超等，一等以午前学西学，午后学中学。二等以午前学中学，午后学西学。三等以年较少，专习中学，而缓西学，恐以西学分其心故也。粤东与苏州新设有西塾，专教西语、西文、西算、设线、案报、测电诸学。设额虽少，可以渐推而渐广，为洋务，培植人材正未可量。鄙人闻之，因不禁喜色相告也。

○敬陈管见筹自强之计疏

奏为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窃臣少更忧患，长从军旅，近则锋镝余生，久撓痼疾，自问平生无日不在忧危困苦之中。目睹时局难艰，内患外侮，伏于无形。我皇上冲龄践阼，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日理万机。臣受恩深重，自愧不能稍分宵旰之忧，耿耿此心，如负重疚。每当中夜傍徨，为国计民生，通筹大

局，诚有亟宜自强，不容一日稍缓者。然如购备船炮，广储军火，筹画饷需，似自强矣，而非自强之根本也。论今日之时势，譬犹大病之后，元气久虚，治表尤须治里。又如树木欲其枝叶茂盛，必先培养根本。臣不自揆，妄抒愚戆之见，熟筹自强之策，请为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一曰清吏治。州县亲民之官，最关紧要，苟不得人，即为地方之害。卑污贪鄙，固当参革究办，庸沓委靡，亦当分别降调。兵燹之后，民生多困，实由吏治多疏。各省候补人员，流品不一，大吏往往优容。不知优容于知耻者，尚可激励自新，优容于不知耻者，适足以养成不肖。近来各省风气，往往因候补人员拥挤，轮署州县，而实缺转少，从此官常愈坏，百姓之受祸愈酷。何也？官员之署事，譬之住屋之租赁，自家住宅，稍有破坏，急急补治，责无旁贷故也。若借居居，明知非我之屋，不特不加修葺，甚至任意糟塌，坼屋作薪，久之辗转租赁，势必至栋折榱崩而后已。今之委署人员，大半类是。天下百姓具有天良，岂肯甘心悖逆。从前叛乱滋事之地，非地方官贪酷逼迫，即地方官宽纵颺预，此中消息甚微，关系甚大。欲求州县之得力，全在统率之得人。督抚者通省之统率也，司道者各府之统率也，知府者州县之统率也。从前承平之时，朝廷视知府甚重，京察一等人员，道府并用。凡擢任知府者，属吏之贤否黜陟，得操其权，颇得上下相维之本意，近十余年来，知府之权轻矣，各州县于司道督抚分位悬殊，情事格，其中贻误，尤非浅鲜。臣愚以为欲辨州县之贤否，必专责成于知府。各省知府果能勤慎廉明，严察属吏于贤者准密保，于不贤者准密参，仍由督抚司道，详确考核，总以有实据为主，不逞私臆，不徇情面，吏治一清，天下何患不治。拟请旨飭下各省督抚，广求循吏，久于其任，勿以委署为调剂之具，庶不至视官为传舍，而吏治日有起色矣。此自强之根本一也。

一曰严军政。自古谈兵之书，以一语赅之，曰兵贵练而已。国家养兵数百年，司农所入，大半以供军饷。乃粤逆创乱，曩之拥厚禄显爵者，所率弁兵，莫不望风披靡，此岂兵之真不足恃欤？将帅习于安逸，官弁习于骄肆，兵丁习于怠惰，吞粮冒饷，老弱充数，不但兵不知兵，将亦不知兵，无怪糜烂半天下也。今日之情形，则又不然，向时所谓肆骄怠惰之官兵弁丁，业已化为乌有，各省水陆提镇，多由战功存擢，各省兵丁，亦多另行招募，非曩时不知战阵，不习操练者可比。自此训练有方，不准沾染习气，自必事半功倍。然防微杜渐，不可不严。倘提镇稍事安逸，则官弁即习为骄肆，兵丁即习为怠惰。天下事挽之甚难，败之甚易。居今日而不痛加整顿，则天下之兵，又成虚设，岂不大可惜哉！然欲练兵，必先足食。兵饷原有定例，兵米亦有定数，近因经费支绌，所发兵饷，或七成八成不等，且有同在一省，所发不一，或七月八月十月

亦不等。至兵米有向在各州县给领者，现亦随饷或七成八成不等，又或每石折银若干，辗转核扣，不足以贍一身，又安望其专心操练乎？臣愚以为各省之兵，缺额不补则可，缺饷少发则断不可。拟请旨飭下各督抚，查明旧制，发给满饷，兵米亦照定例发给，不准折银克扣。食足则兵足，老弱不汰自去。如有摊扣兵饷，吸食洋烟者，官弁兵丁杀无赦。庶几军政日严，缓急可恃。此自强之根本二也。

一曰端士习。夫言自强，而归之士习，其说似近迂阔。然士为四民之首，人心风会，因之转移。军兴二十余年，卒能削平大难，由于士气固结故也。古者教士于庠序学校，今日之教官，犹其遗意。然名存而实不符矣。近时士习，砥行立名者固不乏人，而不顾名义，趋利若鹜，甚至武断乡曲，挟持官长者，比比皆是。州县容忍调停，希冀了事，而后官不敢过问，此就士之桀黠者言之。若夫良懦之儒，安分守己，偶有小事，与官场交涉，地方官痛抑之，或辱殴之，而教官亦不得过问。以至士习不振，刁生劣监，更得肆行无忌，此皆教官无权故也。或曰：教官冷曹闲职，无法律以正人心，无恩赏以激士气，其随波逐流，委蛇进退，亦有无可如何之势。不知教官之不足有为者，由于在上者视为可有可无之官耳。诚能顾名思义，所谓教谕训导者，其义安在？昔宋臣胡瑗为湖南学教授，设经义治事两斋，以教从学之士，千古称之。彼独非教官乎？诚得访求一二称职之人，树之风闻，予以拔擢，天下闻之，靡然向风，未始非挽回士习之一策。拟请旨飭下各督抚学政，时时访察教官之贤否。贤者量加保升，不贤者即行参撤。庶几士林观感，而人心日归于正，风俗日趋于厚，此自强之根本三也。

一曰苏民困。民之困不困于朝廷之法令，而困于奉行法令之人。疮痍之氓，生计穷蹙，钱粮原属正供，而浮收勒折，民不聊生。讼狱本求伸冤，而拖累稽延，永无了结。人命盗案，一役下乡，数家破产。至于抽厘助饷，出于万不得已，各省苦累极矣。而百物昂贵，其受困终归于民。居今日而欲苏民困，其计果安在哉？邦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仍不外乎开地利而已。兵燹后，江浙安徽等省，荒田极多，至今未能开垦，议者辄欲办屯田，屡经奉旨飭查，各省大吏俱以为难行。前两江总督曾国藩覆奏，亦以为窒碍多端，未能试办。然则今日之荒田，竟将任其废弃乎？臣愚以为，欲开荒田，仍应听民自垦。欲民自垦，非宽其赋税不可。荒田之不垦，固由于耕种人少，资本太重，而究其不敢承种者，实由地方官敛征太急。其申报上司者，不实不尽，其取诸百姓者，搜刮无遗。耕种之计朝定，催科之吏夕来，按籍而稽，不遗余力，一经入册，即使复荒，亦必完此空粮。相彼小民，何堪此苛政乎哉？诚能宽其禁令，甫经开荒者，一概不问。或种豆麦，或种蔬果，或种竹木，悉听其自便。总使小民有

利可图，数年之后，利息果厚，酌量科征，必须分别厚薄，断不能照向来米数一律起科。一乡如此，一县如此，推而至于各府各县皆如此，安见大利不可渐兴乎？或谓禁令一弛，下则攘夺纷争，上则中饱舞弊，而公家独受其损，此诚难保其必无。然地方官果能尽心民事，严惩蠹役，则诸弊悉除，利源不涸，岂可因噎废食，坐令数千万顷地亩，竟成石田乎！拟请旨飭下各督抚，就各省地方情形，剴切劝谕，多垦荒田，宽其赋税，以厚民生，而培元气，并通飭地方官，严惩牙蠹讼棍，速理词讼案件，不准姑息迁延。至厘捐虽不能停，不妨酌减二成。恤商即以爱民，自古富强之策，未有不从百姓始。此自强之根本四也。

以上四端，就臣管见所及，分析缕陈。如果根本既端，一面宽筹饷需，广购船炮军火等项，以备不虞之需，庶基址既固，规模益闳，内外本末，无不具矣。是否有当，伏乞采择施行。若夫辅翼圣德，以端本原，遴选贤才，以膺艰巨，严宦寺以抑侥幸，减营缮以裕度支，伏读叠次懿旨，俱在皇太后圣虑之中，无俟臣工颺颺过虑。臣尤伏愿皇上兢兢业业，慎终如始，力杜粉饬因循之习，而绝无急功近名之心，常抱卧薪尝胆之忱，而不作耀武观兵之举。天下幸甚！区区愚诚，不胜战栗屏营之至。

☆刘永福○谕黑旗将士檄

呜呼！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圣人有训，佳兵不祥。我越南自白雉入贡以来，知中国有圣人不敢自外，托于覆帔之中者，数千年于兹。中国亦待之以诚，抚之以惠，爱如骨肉，而亲若家庭。偶有外患内忧，莫不烦天朝之绥靖。越南人民，惟知有中国不知有他国，故与各外国绝不相通。

蠢兹法夷，逞其强悍，恃其机械，辄敢肆焉蚕食，恣厥鲸吞。毒比长蛇，贪逾封豕。既窃踞夫西贡，又潜窥夫东京，外托保护之名，中怀叵测之志。试思分疆划界，各有臣民，各有政教，何待越俎代谋？是其藉词行诈，包藏祸心，可以不言而喻。况自法东来之后，攻掠越地，荼毒越民，越南之仓库，据为已有；越南之关税，收为私藏；越南之城池，遭其蟠踞；越南之元气，被其剥丧。招越南之叛民，以添其翼；隳越南之险阻，以快其心。种种狂悖之行，神人之所共忿，天地之所不容。我越人凡有血气，莫不痛心疾首，透爪裂甫，愿得食法人之肉，寝法人之皮。真有一夫大呼，市人皆左袒之势。

永福以羁旅之身，受国王恩遇，资以土地，授以甲兵，其初一成一旅之众，得所假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积数十年之心力，有劲卒数万人，赖以保障东南，用资战守。三军之士，当知食毛践土，恩义并隆，去顺效逆，殃咎立至。越南虽褊小，向为中国不侵不叛之臣。今越南有难，中国必为援助。兹者滇抚唐中丞，粤西抚徐中丞同率兵百万，分道出关，天兵遥驻，声势赫濯。粤

督张制军，粤抚裕中丞，要皆部署周至，亦转运不穷。近又特简彭宫保来粤督师，以守为战。韩范坐镇，西贼丧胆。我军有此救援，士气定当益奋。本提督不过中原一武夫，流寓来越，荷蒙国王恩礼有加，重资委任。尔众士亦蒙大惠，禄养有年，三军铭挟纊之恩，多士戴如春之泽。固宜激发忠义，竞作干城。而况中朝大皇帝又特沛殊恩，寄以重任。本提督固责无旁贷，尔众士亦义不容辞。当思受国王之恩养，咸怀报主之忧。荷中朝之化裁，弥切尊王之义。先登陷阵，奋不顾身。饥剥法夷之肤，渴饮法夷之血，灭此朝食，所向无前。

法夷之机械，足以自阱，法夷之凶暴，足以自戕。前者法酋拿破仑第一，颇善用兵，其国人称之天神，擐甲执兵，千人辟易，彼时其武勇横暴不已，卒为英人所俘，为世所辱。厥后拿破仑第三，率乃祖之攸行，志在开疆，性喜用武，横征暴敛，戢怨小邦，天怨人愤，蕴久必发，爰假手普国，歼其巨魁，毁其国都，法人之气为之不扬，欧西各国羞与为伍。似此可以稍自敛迹矣，而乃犹复怙恶不悛，不复吐气于他邦，转欲逞志于我国。我越南虽僻处海滨，号称积弱，然师以曲直为老壮，兵以顺逆为胜败。法兵虽强，曾何足惧？

自法夷入寇，狼奔豕突，跋扈鸱张，几于目无越人。本提督率尔有众，起与力争，一战而远威悦授首，再战而宝滑遁逃。科力不能逞其凶，夏丈不能施其计。大旗所指，蚩尤潜光，长戈所挥，渊日再起。贼军始穷粮尽，困守一隅。以海防内河为负隅之恃，而我分道以扰之，亟肆以疲之。奇兵正法，互为策应，攻城攻野，动合机宜。南定惊草木之兵，海东懍烽烟之警。贼军皆墨，我武维扬。法夷犹敢执迷不悟，逼我顺化，蹙我都城。乘我国之新丧，利援军之道远。遂乃抑勒新主，强为要盟，神弗之福，盟可要亦可寒，何足措意。而法夷目为得志，益复骄横，又欲窥我北宁，侵我桑台。中朝之大度则藐为畏葸，吾军之果毅则视若仇讎。不恤众口之交讥，不顾天心之勿顺。国狗之噬，遍乎友邦，巴蛇之吞侵，思及友郡。贼与我势不两立，我与贼义不俱生。今与尔众共伸天讨，各奋神威，转战无前，有进勿退。得法夷首二级，赏银五十两，如贼目倍之。获兵船一艘者，赏如其船之数，毁铁舰倍之。其有我游民为法兵所罗致，胁令当兵者，倘能悔罪自投，悉予免究。反戈攻后，因而获胜者，仍论功行赏，弗问前愆。惟法夷及其所部之黑夷，则尽杀无赦。必使东京之余孽，扫荡无遗，西贡之腥闻，湔除净尽。上以副中朝倚畀之重，中以报国王休养之德，下以舒越民怨毒之心。成败利钝，所不遑计。尔众士欲建不世之奇勋，成不朽之盛业，惟本提督马首是瞻。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尔众士惟时懋哉！檄到，如律令。

○解散胁从法人示

三宣提督刘为申明大义，解散胁从事：照得《春秋》之义，首严夷夏，君父

之仇，不共戴天。自法兰窜扰东京以来，有志之士，同声愤激，思得其肉，而寝其皮。况本提督忝掌兵符，谬膺重任，其能与法人并立天地间乎！天未厌乱，驰驱二载，老弱苦转输，少壮膏原野，此正枕戈待旦之秋，杖策从军之会。苟尔军民人等，以本提督之心为心，则众志成城，小丑何难遽殄，还吾城池，歼彼犬羊，封尸以为京观，献俘以告先王，岂不壮哉！孰意尔等不顾利害，不辨顺逆，竟有受彼笼络，为彼爪牙者，闻之殊为骇异。继而思之，尔等虽愚，亦有天良，何至忘君国之深讎，受虎狼之威胁。此必由法人以利诱尔，以势逼尔，尔等未必深思，以至受其欺耳。本提督嫉恶虽严，待尔等则甚慈，不忍不教而诛，用顺逆利害，一一为尔等告之。

法人阳托保护之名，阴为攘窃之计，狎侮宫廷，凌辱官长，奸淫妇女，焚毁田园，见者伤心，闻者切齿。尔等甘为彼用，上无以对君父，下无以对妻孥，一不可也。法人数败之余，屡次调兵，号称数千，其实不过数百，黔驴之技，至此已穷，于是计诱尔等，为之前驱，枪炮刀矛尔受之，而彼不受也。尔等独不为性命计耶！二不可也。法人多行无礼，不独本督抚知之，即欧洲诸国亦无不知之。现在计不得逞，不得不以甘言重利诱之尔等。将来适或得志，必至夺尔之田产，占尔之妻女，后虽悔之，噬脐何及，三不可也。天朝怀远字小，恩威并著，尔等若不及早归顺，一旦大愆就擒，罪人斯得，尔等不独为本国之乱民，抑为天朝之贼子，王法所不宥，公论所不容，四不可也。

本提督现在业将法人诱入陷阱，蠢兹丑类，已在掌握之中。尔等倘执迷不悟，必至尽罹法网。本提督不追已往之愆，曲予自新之路，有能将法将首级贡献军前昔受上赏，侦彼军情为我耳目者受中赏，纠合队伍投营报效者受下赏。如其怙恶不悛，大兵到日，玉石俱焚。往事非遥，前车可鉴，勿谓本提督言之不早也！切切特示。

○致法兵酋孤拔书

闻之古者，交兵不废使命，尔法人侵扰北圻，于兹十有九月矣。既丧师以弱国，亦糜饷以病民，痛巨创深，而未启悔祸之心，夫复何言！顾念北圻之民，遭此蹂躏，数百里内，风声鹤唳，不遑寝处，伊谁之故？而使我族类颠连困苦，若是之甚！予体上天好生之德，我王恤民之心，爰为尔一言。数月以来，尔军以负之穷，保游釜之余魂，困守营寨，不敢出战。风闻尔邦之人，又以虚词要胁中国，云将攻打广东，黔驴技俩，可谓穷极丑恶矣！堂堂中国，为天下四洲所景仰，曾何惧尔法之有？即予亦明知尔邦不敢用兵中国，致殃及他邦，其为虚声恫喝何疑？今予用告尔，以振盲，而发痴聋。

溯自二十年前，为中国同治皇上纪元之岁，予以避乱来越，有众一旅，非我族党，即我交游。时则兴化宣光两省，土匪作乱，肆行劫掠，官军剿捕未殄。

予以贸迁旅居，奉大吏檄办团练，爰集同志，约法成章，歼灭匪徒，获邀懋赏。是年尔国为九龙江之役，称兵南圻，予奉命勤王，视师南下，三战三捷，擒尔将帅，俘尔军民，尔岂不知之？迨次年和议成，辞魏阙北归，仍安素业。尔邦辄张皇夸大，以为兵多地广，丕著武功，为天下莫大之国，掌天下最重之权，雄视六合，莫敢抗衡，云云。予以大义陈师！凡执殳前驱者，非荷耒之农夫，即负贩之良贾，非有制造枪炮之利徒，仗一义字，激动众志，为国捍患，屡挫尔锋。尔邦之宿积忿永福久矣！然而永福岂畏尔哉！尤可笑者，尔邦辄以保护为名。试思越南为中国藩服有年，如欲保护，有中国在，与法兰西何干？譬如人家子弟，其寒暖痛痒，自有父母调持，设来一素不相识之人，牵其衣裾而煦妪之，噢咻之，貌似亲爱，中实有拐骗引诱之心矣。尔邦之情诚，何异于是？予知尔邦受创于普，城郭其沼，君王其俘，城下之盟，酬金才了，尔邦属部，有流离失所者矣，有逼处强邻者矣，曷不谋为保护，而耽耽焉干预我越哉！越俎代庖，舍己芸人，为天下所笑，尔邦岂未之前闻耶？即且保护而论，则中国大皇帝频年命将出师，为越南以剿除土匪，整旅而旋，不取一粟，不伤一禾，鸡犬无惊，人民安堵，如是谓保护。而尔等目击各省土匪之乱，袖手坐视，未助一兵，或随机煽惑，利人灾患则有之，于保护乎何有？然往事勿论已。今者之役，尔亦非然以保护为名哉！何以据人之城，戕人之官，夺人之库，乘人之丧，逼胁立约，又纵令黑鬼淫掠残掠，无所不至。斯比于穷凶极恶之盗贼，有加甚焉。以盗贼而假仁义之名，名其可假也哉！

今者中朝大皇帝赫然震怒，声罪致讨，永福奉到广西巡抚徐大臣饬知，钦奉上谕，饬令整军进扎，规复河内省城，不可稍有退沮。煌煌天训，越南臣民幸庆再生。伏念中国大皇帝以天地覆载之仁，怀柔南方，罔不悦服，岂欲轻启兵端。即我越南国王，素秉礼义，于尔法人事事优容。乃尔包藏祸心，诡计叵测，既诳我百万金钱，赖我六省膏腴，又夺我三关管钥。我王始终以礼相待，至有今日，骄孙之养，有由来也！兹者国步维新，王灵大振，永福慷慨誓师，三军之士，莫不感激涕零，愿舍身以报国，予姑翦灭此而朝食，畴勿努力，以赴戎行。行将电掣雷驰，歼尔丑类，而安我良民矣。顾我思顽石有点头之日，恶虎有贴耳之时，尔虽恃蛮，抑岂不感悟。用是不惮烦言，再三开导。须知越国图远，自古无功，亿兆离心十敌，十臣同德。况中国以黑熊之帅，率荼火之师，永福披坚执锐，以为爪牙之助。西山之粟，可食十年，河北之田，可屯百万。关内关外，五里一台，十里一站，大军所至，山岳动摇，岂若尔邦之今日外务筹兵，明日议院筹饷，虚张声势，外强中干也哉！粤自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等日，叠创尔军之后，所以按兵不动者，非畏尔强，一则以天朝尚在议和，痛剿之余，尔等有所借口；一则乘机观变，正欲厚集尔众，使尽入我网，庶

几后患无滋也。乃犹妄想攻打北宁，觊觎燕台，岂尚在梦中耶！

或者天牖尔衷，幡然悔过，还河内南定等城，星夜退师舟中，则永福虽奉严旨，诚可为民惜命，乞请徐大臣转恳圣恩，赦既往而赎将来，不为穷寇之追，仍联和好之谊，永福一人，实能任之，决不食言。若其怙恶不悛，执迷不悟，则永福今日承命之下，进退维死，誓即身率劲卒，乡导王师，舍命进攻，不遗余力，城下之日，骈首诛戮，毋冀漏网。夫人贵见机，事莫求尽，及此日而听药石之言，诚无损尔邦威望。若必负固不服，一旦势成土崩，虽中国大皇帝不欲穷兵黩武，远略海外，而西贡巢穴，定必乘势剿平不使尔属一兵一卒，湮迹越南土地。斯时西洲各国，莫不周知，尔国尚何颜立于欧洲耶！恐拿破仑第三之辱，将复见于今日也！此又非仅为尔警觉，者矣。且吾闻尔邦称兵于越，皆前任外务署中一人私见。上不裁于总统，下不协于舆情，尤属罔上私行，违众速祸。今业已去职，继之者主见未定，同官为寮，尔当驰书启牖，毋使蹈前人愆也！限以三日，立取复音。如其听言藐藐，则悦未学，前辙犹在，惟执事三复之。

☆余虎恩○上刘岷帅书

电称和议将成，有赔款外，割给辽东台湾等语。兵民闻之，莫不吞声饮恨，忧愤填胸。总兵行伍起家，年经六十，由田膺世禄，拜真除，圣主之恩施不次，宪台之知遇独隆，有不感激涕零者，断非人类。当此君父大讎，誓与国事同终始，不与倭寇共死生，而和议无聊至此，撤我南北藩篱，任彼直窥堂奥，即一小国，已祸临卧榻，各国环起效尤，何堪设想？是和如未和，且不如不和。社稷安危，系于一线，绕帐踌躇，有不能引嫌自避，缄默自甘者。谨熟权利害，冒死陈之。

夫和议如此迁就者，殆因从前各军屡战屡蹶，遂谓战不足恃耳。抑知战事得失，必先审敌情，察民情，谙军情，不得徒执胜负之常，置大局于不问也。则试以敌情论，日本幅员仅四岛，地不为广，丁不满十万，兵不为强，洋价日增，国不为富。曩岁窥我台湾，正进退狼狈，而我允偿兵费，使彼得意以归，遂灭琉球。袭其故智，而又有今日。月初停战一议，在彼陷我诸城，可取皆不能取，而彼得抽精锐，攻我台湾，庙算深渊，已非浅近所能测。今日复允赔款，并许割地，不识上年兴师，是何意见？上年所失之朝鲜，犹是附庸，今日所割之辽台，实为门户。门户洞开，则彼虽无长驾远馭之规，已有囊括席卷之势。与其割土求和，引贼入室，何如以守为战，张网待鱼。从前旅顺各城，并未交战，皆淮军弃城与敌，后有伤亡者验之，皆臂面伤痕，其明证也。即如牛庄一役，湘岳贻羞，实亦疏防所致。倘得一忠勇之将，训练之师，相与决一死战，则彼之火器虽利，却一人仅执一枪，非两手能持两炮，而谓无术以治之，总

兵殊未敢信也！此敌情之宜审者也。

民情大可战，孩提之童，亦以杀倭人为快。第关外近岁大荒之后，继以重兵，天灾流行，民不聊生。锦州等处，盗风益炽，抢往劫来，所在多有。良善之家，至鬻妻子为食，困苦流离，野有饿殍，有司不以告，长吏若无闻，政体尚堪问乎！倭人乘隙诱惑，啖以钱粮，每每阴派汉奸，先入内地，托名贸易，暗通贿赂，勾接民心，穷饿愚民，遂乐为之用，为可以免死，并可以养生，有乳即娘，无足怪也。我惟飭通各属，查悉民间之疾苦，奏请拨赈，以重生灵。救民命即以收民心。民心固结，斯守望相助，妇孺皆之，何一地不可以战，此民情之宜察者也。

治兵之法，首重严整。今则三五营为一军，八营十营为一军，多寡不同，而统领名目同即分位同，其立心有忠奸曲直，意有高下，才具有长短，临阵亦有勇怯，自不能强不同以为同。头绪纷繁，茫无纲纪，安能同心同德，严肃整齐。此依将军海城一战，恃刘树元为援军，卒因负约失援，遂至溃败，良可慨已！至于忠愤之士，或备多力分，或有步无马，即能独当一面，而于截击尾追，起伏包抄，冲突驰骋诸技，已难操纵随心，徒藉别军应援，其可恃乎！语云：师克在和不在众，和不在心，我一心，人又一心。离心则事终罔济，已覆辙之堪虞；同心则利可断金，何倭寇之难灭？此军情之宜谙者也。

由是言之，彼为客，我为主，彼难深入，我利久持。相持而我则安处室中，守寓于战，彼则悬军海上，战守两难。我不赔款，即以赔款济军，彼竭饷源，更无筹饷之地。各国逼偿旧债，彼国民怨愈深，彼之精锐渐消，我之征调无尽，区区岛国，不能出我掌握中。堂堂中朝，何竟甘貽腹心患？乾隆二十三年正月，高宗纯皇帝谕曰：驾馭外藩之道，示之以谦则愈骄，怵之以威则自畏。此二言若子孙世世能守，实大清国仁万年无疆之休也！钦此，圣谟洋洋，不独我皇上永宜谨守，内外臣工，何一人不宜钦遵。为今日正不必言和，而请与言战。战则避水就陆，倭有登岸，聚而歼旃。

且不遽言战而先言守。守则月异日新，遇有机缘，相时而动。顾守之道，亦有三焉。

一在选将。将贵勇，尤贵谋。承平日久，宿将凋零，有存或暮气已深，颓风莫振，或因陋就简，整顿需时，或任用非人，或兵额太短，以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此外将不知兵，夤缘幸进者，实繁有徒，恃兵符为儿戏，败由自取，非敌之强。夫朝廷所倚重者主帅，主帅所倚重者统领，统领所倚重者营官，哨官得人，而什长伍长均得其人，斯踊跃用命，万众一心。其统领者，乃能随意指麾，如身使臂，臂使指，血脉联贯，一气呵成。否则手足痿痹，腹心谁卫，虽众无所用之。拟请择关津要害，密驻重兵，处处与畿辅相顾，合关内外

通盘筹画，应练大军六枝，每军步马精兵六十营，遴统领六员，外四匀派地段，各专责成。某处失守，必某员全军覆灭，斯诛无可诛，才谓倭诸气数。查彼倾国之兵，不过十万，纵令聚攻一处，而有三万人捐躯赴义，彼岂独无所损折乎？况此聚则彼聚，彼散则此散，前军败，而后军可胜。彼所先踞者，我复以别军取之，彼亦终无胜算也。此选将领，所以一事权，而选之之法，在平时留心细察，实事求是，未可曲循情面，贻误我机。

。一在裁兵。兵贵精不贵多，统计征调各营奚啻数百，或招市井游民，或杂以僧丐，或狃制兵积习，不讲操防，或年力就衰，或吃食鸦片，此可严加训练，其可望成劲旅乎？拟请于关内外各营，循名核实，汰弱留强，挑足三百六十营，以备战守。无论旗员汉官，苟非劲旅，立即奏明皇上裁减归并，务祈一营尽一营之长，一勇得一勇之力，斯战无不胜，饷杜虚糜。如精壮不够足数，则赴南添募骁勇，以实戎行，不可滥收入伍，此左文襄入关平陇，办有成效者。兵裁饷节而后饷可议加。古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倭寇虽悍，何难尽绝根株。

。一在养气。古来祸变之大且奇者，莫如滔天洪水，而神禹得告成功。其次如铜头铁额之蚩尤，卒陨命于涿鹿，则以风后力牧之出奇，骑虎役豹之巨无霸，卒投首于昆阳，则以云台诸将之效力。盖天地间厉气，钟于异类，以乱天下，必有天地间正气，产为伟人，以安天下，其大较也。况以元会运会之说，推之尧舜，时当午会，今去尧舜仅四千余岁，依然午会。周孔之遗泽不应歇绝今日，即外域之腥膻，不能久溷于中土。考宋当南渡，恨抱金牌尚有岳少保气壮山河，屡拙金师。今诸将锐气全消，闻风鼠窜，又武穆之罪人。拟请代奏陛见，容面陈一切。

☆陈虬○论俄国助中国

昨初八日伦敦传来电报谓：各国相约照会中日两国，请撤去驻扎朝鲜兵士，中国业已允诺。又俄罗斯日报言：俄国应襄助朝鲜俾得有权自主。倘日本欲强为干预，则俄国须会同中国为之保护云。至十一日伦敦又来电报则云：英国外部大臣行文中国日本谓，英国可为两国调停，俾之言归于好，日本业已应允矣。以是观之，中日之争端可以弭，中日之和局可以成。此事而果由英国出为调停，其事不难料定。惟外纷纷传谓：俄亦愿助中国以拒日本，使之不预朝鲜之事，亦一面止中国之兵，一面止日本之兵，初闻亦有似已允从之说。此则不免动人以疑。

何则？俄人固处乎嫌疑之间者也。俄国不得志于土耳其，为英法诸大国所遏，不能逾黑海之口，因辍西封之谋，而为东封之计。前此曾一覬觐朝鲜，而适为英国觑破，预防先占巨文一岛，以抗其吭。俄人遂知难而退。于是英人仍以

巨文岛还之朝鲜，而与中国订约，此地不得使他国屯兵。此不过数年前之事耳。故英国而出为中日两国调停，俾仍言归于好，此固在人意计之中，其说可信。盖欧洲诸国，群推英执牛耳。英之遏俄于土耳其，则原为欧洲大局起见，其志实在顾全商务。今若遏之于西，而不能遏之于东，则大局仅顾其半，英人所不为也。顾欲遏于东，则恒虑鞭长莫及，故深愿中国为之襄助。当其交还巨文岛时，余早经论及，谓此地并非还之朝鲜，实乃还之中国。因此而与中国订约，不使他国之兵，得以屯扎于此。则保护朝鲜之权，明明独责之中国，而英国亦愿为之助。自是而俄人有所顾忌，而不复肆东封之志，然而其志则仍在也。观于西伯利牙广兴铁路，以直达于瑯春黑龙江，大有窥视我东三省之意。东三省因此而设练军修武备，所以防之者甚至。顾又乌知俄人之心见中国之备者密，而以声东击西之法，又阴谋夫朝鲜。无隙则亦忍而不发。今乃忽有东学党之乱，而日本又不顾同洲唇齿之大局，起而与中国争保护之权。说者谓朝鲜之为中国藩属，薄海皆知，日本岂独昧昧若此。彼盖故作痴聋，以欺中国耳。其所以敢于欺中国者，以恃俄国为助。日本之所恃者，实惟俄与法。法人之于越南暹罗等国，步步欺凌，日人羨之慕之，竞起而则效之。无处则效，则借朝鲜以一试之。而俄国闻此，正中下怀，遂与日本合谋以逞。俄人为其暗，日本为其明，此英国之所惧也，故亟出而弭中日两国之兵，所以保全朝鲜，实所以止遏俄人，亦仍助土耳其以扼黑海口之一法也。而俄人乃亦出效英人之所为，大有与英争霸之意，而不知人之视彼如见其肺肝。

然彼以为俄人当襄助朝鲜有权自主，则仍是日本之意，欲使朝鲜为自主之国也。其曰：日本如欲强为干预，则俄国须会同中国为之保护，则犹是日本之意，欲与中国同保朝鲜。同保之则同属之矣。日后乃以此藉口，而与中国争保护之权。则是为朝鲜拒一日本人，反为朝鲜招一俄人，所谓以暴易暴者，殆尤甚焉。是岂朝鲜之利，亦岂中国之利哉！日本而果潜谋于俄国，以图朝鲜，不得志则日受其祸，即使得志，日人亦不过为俄人之功狗，将来必且为俄国所并。夫俄既有东封之志，非一朝鲜所能满其欲壑者。由朝鲜取日本途至捷也，事至便也。俄国较之致力于中国之东三省，难易判而劳逸殊矣。日本特未之悟耳。故传言谓俄人亦与中日排解，请两国撤兵云云，又安知其不以密计授日本，俾明撤而暗不撤，以给中国而误朝鲜乎？然则为调停之说者，惟英国果为出场，则其事可成，其说可信。若易英而法，即有不可信者，矧其为俄国也哉！或者曰：俄人见英国已为出场调停，亦愿附和其间，以与英人同执牛耳，以为异日之后图，未可知也。然则俄之助中国也，其真俄之助中国也欤！

○腹地应置木路议

呜呼铁路之在今日，其真不可以已乎！近之为富强计者，动曰：筑炮台更练

营，设商局精制造。然无铁路以为之纬，则呼应不灵，终归无用。铁路其终不可以已乎？顾或者谓腹地之设铁路，筹费不易，养路须资，宜先就通商口岸举行。蒙独以谓铁路者，军国之大计，非工商之末务，当视轮舟不及之处，宜先由西北而复及于东南。铁路之费诚巨矣，无已则请先以木路。

进考木路之始，有新金山之人马斯孟于其地初开铁路之时，劝用木路，以引火轮车，作书一卷，极言木路之便利。普刺萨又试之于伦敦。尝以杉木为条，长约九尺方六寸，其火轮车重十三吨，所牵五座客车各重二吨，每日行十点钟，平常之速，每点钟行七十五里，可行八千次而并无损伤。至木路火轮车之价，与一切修费，约省铁路一半有奇，且成路所费之时，又约为铁路三分之一。译其旧说，参之时局，其利有十。能速成，利一。成费大省，利二。销磨甚少，利三。能易行湾曲之路与斜路、利四。如正轮忽断，则辅轮能受车体之重，行甚稳当，利五。车行时并不摇动；且不发响，利六。因各项之费用少，则运客之价可便，而主人易于得利，利七。木条内地各足，无须洋铁，财不外渗，利八。木作土工易仿，民无失业，利九。木厂视铁厂简易天渊，便利速成，利十。有此十利，胡不仿而行之？

其取道之法，请由宛平、良乡、涿州、正定（计六百六十里）出井陘（计一百五十里）、寿阳、榆次至山西太原（计四百里）。循汾河南下而至潼关（计一千另七十里）。达西安（计二百二十五里）。过商州商南郟阳而迄襄阳（计一千一百另十四里）。之江陵（计五百五十里）。以为干地，计长四千一百六十四里。再由西安至咸阳，西北由兴平、乾州，达甘肃皋兰西南，由兴平、武功、沔县达成都，此备之于西北也。复由潼关循黄河东行至郑州归德，以及宿州，而以宿州为一汇。由宿州滁州北上，历滕县、济宁、德州、景州、保定，达通州以卫神京。再由宿州、凤阳、历滁州、江浦、达江宁，由江宁北达扬州，南达江苏而止于浙江，如此而东南之声势壮矣。复由郑州至郟城，历遂平、应山，下达武昌。再由郑州、许州、陈州、太和、寿州、庐江而至安庆，由安庆至九江达南昌。再由九江东行至铅山、广信、玉山，左达浙江，右达福建，复由九江南下，至临江由新淦达广东，由新喻、袁州达广西，星罗棋布，节节可通，而全路成矣。

夫泰西各国，皆各有铁路数万里，其成皆近在十数年之内，有开必先，宁可畏艰而自画哉！蒙之为是说也，取道似纡，用费似繁，然实有深思存乎其间焉。欧邦之创铁路也，其始只取便商，而后乃假之行军，中国则当以军务为急，而辅以载运。东南沿海临江之区，既设有海军长江水师矣，轮舟四达，形势利便，似不虑其单弱，所可虑者，独西北之策应不灵耳。万一江海道梗，轮舟之利与敌共之，则倚为臂指之助者，非秦晋川楚之兵而谁耶？古来兵冲四要之

区，得之则足以制人，失之皆足为吾患。创中国从来未有之举，朝廷不憚恃其全力，乃仅斤斤于目前养路之费，不顾将来之全局，非计之得也。且养路亦不患其无资也。西北膏腴之地，素称天府，特无铁路以开其风气耳，利岂真薄于东南哉？全路猝不易办，当先举干路，计长不过四千余里。若径改鸟斜，更可缩省木路，既视铁路省费过半，当不过一千余万。期以三年，每年仅需三百余万，似不患费无所出。

曰然则费果将安出乎？曰国家度支有常，近岁出不可复计，当另筹裕财之法。若俟临时而始议费款，未有不切急从事者。使由吾前各说，先为之地，则以天下之财办天下之事，尚何有支绌之日哉？夫泰西各国，其岁计可考而知也。开办之初，可先就干地次第举行，而后及支路。山径过峻，水道较阔，猝难施功者，不必穴山架桥，视平地告峻，始行从事。目前尚可省费十分之七，而人已大得其便利。利源稍裕，再易铁路，当易为力。

全路若成，辅以轮舟，十八行省之兵，征调往返，不旬日而至阙下。靖内寇，御外夷，节饷需，裕利源，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岂非万世不拔之基哉。夫秦皇之备胡也，特筑万里长城。近俄人亦新添铁路，计长七千余里。合之中国亦不下万余里。岂有以堂堂中国四千余年声名文物之邦，甘自局于一隅，而不思急为变计哉！盖有非常之人，而始有非常之功，在变通行之而已。

○创设议院以通下情

国家威德覃敷，怀柔所至，泰西各国竞以长技入输。当道诸公，师问官之意，既节取其寸长，以为土壤涓流之助。如矿务、铁路、电线、制造诸法，以及广方言馆，水师武备等学堂，皆一一仿行。虬愚以为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未。议院之设，中土未闻，然其法则固中国法也。考之传记，黄帝有明堂之议，实即今议院之权舆。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困。郑子产不毁乡校，其知其议矣。盖古圣铎召之议，轩之使，皆诱之使言。凡以求通下情而已。今牧令以数千里以言语不通之人，贸贸然亲临其上，父事兄事，猝不得其要领，不得不委之无识之吏胥。于是施其鬼蜮狡狴之计，朦蔽长官，吓诈平民，上下壅格，而弊不可胜言矣！

请于省垣外，札饬各州县，一例创议政院，即就所有书院或僧道寺观，归并改设，大榜其座，与民更始。一年四季，每季一考于书院，经古之外，另策以近时利弊疾苦所在，与兴革按抚之方。议论策答，随题而施。卷面令直书姓名，不准捏名冒替。拔取前列数名，不时延请入署慰问劝勉。遇有大事则克期集议，轻舆减从，亲临议院，与地方父老，周咨详问，互相驳辨。议定而后，务使上下之煦煦朱朱，如家人父子之自议其私。则诗所谓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虽三代之盛，不难复也。泰西云乎哉！

☆许象枢○议院利害若何论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非禁民之议也。有道之君，其智识足以烛民之隐，其仁慈足以苏民之困，其勇断足以除民之患，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虽欲议之，无得而议焉。是以三王之世，不有议院，而物阜民康，后世莫及。然而圣不自圣，未尝不集众思以广益也。故轩辕有明堂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虞帝有告善之旌，夏后有昌言之拜。不特此也，传曰：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是三代盛王，罔不傅采众议也。特未创立议院名目。故遇哲王而言路通，否即言路即塞耳。

考泰西上古亦无议院。耶稣降生前五十七年，即汉宣帝五十七年，巴勒斯坦新设议政五大会，每会七十人，此为欧洲议院之权舆。至西历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宋度宗咸淳元年，英国始定议院章程。迄于今，而上议院下议院，无国蔑有。诚以议院之有益治理，非浅鲜也。泰西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操之上，议院不得擅施行，弊在独断，德俄等国是也。民主者，权落于下，议员得以专威福，弊在无君，美法等国是也。英为君民共主之国，君可民否，君不得擅行，民可君否，民不得擅作，立法独为美备。然上情可以下逮，下情可以上达则一也。

我中国幅员之广，物产之饶，人民之众，甲于五大洲。然而地利不能尽，国用不能充，弊政不能革，刑罚不能简，民困不能苏，国威不能振，下有贤才不能遽用，上有庸佞不能遽退。非中国之君不若泰西各国之君也，中国之相不若泰西各国之相也，上下之情隔焉故也。是故中国而不设议院则已，中国而设议院，其有利益于国家，有倭指计者。中国五金煤矿，宜于开采，地气丰腴，宜于种植，物料宏多，宜于制造。如有于开矿植物制造确有见地者，即由议院上请开办，则地利尽矣。其利一。泰西各国凡大师旅，大兴筑议定后，即由议院筹款。盖百姓利之，劝输自易也。中国皆拨库款，故虽明知厘卡开捐之弊，而用度支绌，不能不借以补苴。有议院则上下同欲，筹款有自，国用不患无措矣。其利二。我朝忠厚开基，深仁厚泽，皇古未有，然而部办之掣肘善政，州县之滥用非刑，厘捐之不恤商情，诸弊尚多沿习。如建议院，弊之所在，即讦直陈，不患不能尽革矣。其利三。泰西之俗习律例者，原有专家，设刑司以听断，设状司以辨驳，初不隶于议院。然上下情通，博访周咨，真情易得。中国诚能仿而行之，有狱不至留滞矣。其利四。海禁初开，中西立约通商，西人著著争先，中人事事吃亏。查近今通商贸易册，英人每岁赢金有四千余万之多，民力安得不困乎！有议院以维持之，则已往之条约，可设法更换，后来之弊窦，亦可先事预防，不受其抑勒，不受其把持，则商民之气伸，而困可稍苏矣。

其利五。中国剿发灭捻以来，整军经武，已非道咸时可比。然承平日久，故态复萌，侵蚀名粮，则虚而不补，刻剥军费，则器旧而不更。甚或耽于烟酒，不知操练为何事，私通梟贩，转以卖放为利藪。有议员以抉其弊，则上无虚糜之饷，下无不练之兵，而国威可振矣。其利六。泰西诸国大臣皆由公举。公举民主之国，虽伯理玺天德之废立，亦由议院主持。是以贤才不至淹滞，庸佞不得固位。中国宜略师其意，内而大学士六部大臣及总理衙门海军大员，外而督抚提镇及驻外国使臣，皆咨于议院而后简放，则怀才之士进，而不肖者退矣。其利七。

虽然，事属创始，必有出而挠之者。日本步武泰西，其气较中国为锐，观其工艺之日精，制造之日盛，几疑举国皆知西法之善。然前年开院集议，有掷石噪扰，伤及议员者。况中国拘守成法，牢不可破，尤非日本之比哉！窃意中国政事动援成例，议院之议，为国家兴利而已，防弊而已，岂必有成案之可循？则部臣必有挠之者。中国之迁擢臣僚也，不视人才之可否，而视人格之浅深。议院之公举重才能不重资格，则内外臣工，必有挠之者。天下升平，武备渐弛，有议院以议其后，统兵大员不得冒口粮，废训练，则提镇以下诸武弁，必有挠之者。各省设立善后工程军装等局，名目甚繁，盖以调济闲散人员也，实则耗财用，无实济。如立议院，此等人员，必多删汰。则各省闲散人员，必有挠之者。凡州县佐杂之廉银禄米，所得几何？其得以肥身家，裕后昆者，非阴蚀国帑，即显剥民生。有议院以发其覆，则美缺皆苦缺矣。则州县以下，必有挠之者。中国之民少所见，多所怪，可与图终，难虑始。前者设立电报，强者拔竿断线以肇斯，弱者街谈巷议以惑众。议院之设，亦为闻所未闻。则百姓必有挠之者。挠之之说，必谓中国民风土俗，与泰西殊。泰西之民顾大局明大势者居多，中国之民往往爱己不爱人，顾家不顾国，行之即久，必有箝制议院，以箝制官府，把持公事者。不知天下无无弊之法，而有无弊之人。泰西之设议院，亦合众小私成一大公也。知一事也，而民欲之，必其利己者也，然一人欲之则为私，人人欲之则为公矣。一政也而民恶之，必其害己者也。然一人恶之则为私，众人恶之即为公矣。即有时众议意见不合，各执一事，亦可互相辨驳，使曲不胜直，非不敌是，复可虑其有弊乎？中国诚能行之，将见君民联为一气，家国合为一体，古所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不难再见于今日。故蒙得而见决之曰：有利无害。

☆准良○请修铁路疏

为富强之策，铁路为先，敬陈管见，请飭廷臣会议举办，恭摺仰祈圣鉴事：窃查光绪六年，前抚臣刘铭传请开铁路，以图自强，嗣后总理海军衙门王大臣，议于天津一带，试办铁路利益，均能胪陈确实，包举无遗。比以众议纷纭

，莫衷一是，加之巨款无着，迄未兴修。奴才愚以为铁路在今日，实致富之良规，自强之首务，利权所系，约益于国者六，便于民者四，敬为我皇上缕晰陈之。

铁路先干而后枝，由天津至镇江至汉口过江西而达广东为一路。由芦沟桥下保定推及太原以达陕甘为一路。地多平坦，成本必轻，道出通衢，得利必旺，不惟收养路之经费，实可裕无穷之饷源。此国之利一。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强邻环伺，隐患方长。铁路一开，则声气联络，呼吸相通，百万之师，一呼可集，征调无虑仓皇，转输无虞艰阻，赴敌应援，以静制动，用兵之速，孰便于是。此国之利二。北地毗连俄界，海口公诸各国，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分段应策，则费不胜费。铁路开则裁兵节饷并成劲旅。刘铭传原奏所称合十八省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将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者此也。此国之利三。内地矿产未经剥削，苗旺源长，煤铁尤甚。铁路一开，则运机器以兴办，采西法之煎熔，开未尽之地宝，即所以杜已出之漏卮。此国之利四。海上用兵，虑梗漕务，铁路既成，则南漕百余万石，由镇江轮船溯江而上，不五日可达京地。辟飞挽之坦途，兼可省挑运之浮费。此国之利五。和局既成，势须裁撤兵勇，一旦多出十数万无业游民，最易滋事。若兴办铁路，则改勇作工，可杜隐患。此国之利六。

中国物产之盛，甲于五州，徒以工难运贵，其生不蕃，其流不广。铁路一开，则机器可出，三乡可出，山乡边郡之产，悉可致诸江岸海阜，而流通于九州四瀛之外。销路畅旺，商务繁兴，其便于民者一。土货畅行，用工斯众，工作既盛，养人斯多。且干路人物辐辏，沿途支流必旺，列肆之贾，执鞭之徒，生计甚宽，无虑失所，其便于民者二。干路所需，除机器车头，势不能不购诸外洋，其铺路之铁，架铁之木，以至客车货车所用木货铁料，均由各干路就近采办，设局鼓铸，是此项巨资销诸外洋者十之二三，散诸内地者十之六七也，其便于民者三。比年水患频仍，赈务接踵，只以路远运费，虽有丰获之区，莫收补偏之效。铁路通则千里杂粮，日夕可至，官赈义赈，举易措手，其便于民者四。

夫事固有利兴于此，而害隐消于彼者，铁路兴则国势振，而自强之事可徐图。查刘铭传原奏有云：俄人所以挟我，日本所以轻我者，皆以中国守一隅之见耳。若一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气势立振，不独俄约易成，即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斯言也，以今日之事局权之，盖亦不幸其言之亿中矣。自来非常之举，难于图始，而易于乐成。西国铁路初兴，拘成见者何尝不极力阻抑。迨利弊大明，始恍然于前此浮词，信非确论。故在今日称不便者，非坐井观天之见，即瞽人扞龠之谈。二者举无与于国计民生之大也。

拟请飭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商开办。惟库款支绌，势不能不借资商力，创修伊始，势不能不招集公司。应请简派大员董司全局，详定条约章程，期于利归中国，而杜积弊。总之铁路开则洋款易集，洋款集则邦交自固，邦交固则和局斯坚。以此为致富始基，以此为自强进步，诚安危大局之枢纽也。奴才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张百熙○上条陈时事疏

一内地铁路宜急招商兴修也。海洋长江之险，外洋与我共之，一旦有事，夷艘纵横海面，进据长江，势所必至。我之征调转运，在在梗塞，所恃者但腹地陆路耳。然陆路不过车马，迂迟笨滞，旷日持久，劳师费财，战守两无可恃。查自湖北汉口经由河南以抵京师，号曰中道，计程一千三百余里，路皆平衍，又距江海甚远，就此处修造铁路极为要着。前湖广督臣张之洞已遵旨陈奏。因款巨寝议。此次征倭之役，征调兵饷，以南北修阻，转运迟误，论者皆叹息于中道铁路之不果行。今拟请查照张之洞原奏，由招募富商，集股兴修。如商股不敷。由户部于偿倭兵费借项下挪款以足之。有事之秋，运兵运饷，克期可至，既无长遣戍役之苦，更无千里馈粮之忧。且中土幅员辽阔，各省防兵不下数十万，皆分处屯扎，稍为移置，即形空虚。故偏隅偶有蠢动，临时必如招募，而新招之勇，亦未必遽能制胜。今造修铁路，于干路之外，又多修支路。此处有警，即驰调各处防勇屯集一处，他处有警亦然。正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是不烦招募，而兵力自足，更不必另筹增兵之饷，而所用皆熟练之兵。不特此也，平时内地货物行旅，由江达海，在商民虽时惧浮面飓风触礁之险，而贪其迅速，无不由轮船装载计，每年水脚及保险银两无虑数千百万，均为外洋人独擅其利。中国财源日耗，实由于此。即以海运漕米而论，倘遇海氛不靖，洋商包运必加保兵险费，不仅虚糜帑项，更兼挟制多端。上年因倭人倡乱，海运不便，即将江浙漕米，改归折色。此近事之可证者。今造修铁路，人情就安避危，货物行料，谁不争趋。可以收回江海轮船水脚之利，而官运漕米，更无论已。现在外洋又创造新式极快火车，其不惮精益求精者，彼盖深悉富强之策，首基于此也。惟此次张之洞原奏，估值中道铁路，须费三千万金，议者犹谓其兴修之时，将不止此数。盖以中道经由黄河，每道铁桥，大者动以数百万计，所费不貲，而黄河迁徙靡常，更恐旧桥既归无用，新桥又筹款维艰，极为虑而无庸虑也。查俄罗斯所修铁路中，隔黑龙江即由轮船接运，其外洋各国多有如此办理之者。拟请旨飭下湖广湖南督抚臣相度地势，可否仿照外洋用小轮船或快船接渡，以省桥费，而占利涉。绘图陈奏，恭候圣裁。如议者以中道里数较长，需款多而集资不易，即可改于东道兴修。计东道自江浦清江浦经由山东直只京师不过一千六百余里，所过黄河水面亦不如中道黄河水面之宽

，较易集事。其兴办一切事宜，应令张之洞及江苏山东巡抚，妥议奏闻。

一铁甲兵轮宜劝华商之在外洋者，捐资购办也。外洋之铁甲兵轮，来中国，保护口岸，不必尽属官轮，多有洋商自行购办者。拟旨飭令出使各国大臣，劝谕外洋各口岸华商酌资购办铁甲兵轮，视其捐资之多寡，优加奖励，予以实在文武职官。其兵轮管带各缺，并由出使大臣就各华商中择人奏补，或由华商公举，以资得力。无事则保护各口岸华商，有事则调赴中国，以为南北洋防卫之用。不独可以节省官款，且平日购备，临时调用，外洋各国不得执局外之例，多方挟制，洵一举而两得也。

一军械子药宜设局添造也。上海天津各处，虽有机器局造军械，而有事之秋，每每星夜加工赶造，尚不敷用。拟请于京师保定两处，添设机器局，制造火器军械。如上海机器局所造之火箭快枪，及连珠快利枪，与夫中国素有之抬枪劈山炮改造后膛火门之类，取其命中及远，利于战阵者，多方制造，精益求精。即用长于制造之中国人，如前大学士左宗棠所用之赖长，前四川总督丁宝楨所用之曾照吉等以为总办，别派大员领之。或聘用洋匠，或调取江南天津四川制造局工匠，以资熟手。中国本能自造军械，而侈谈洋务者，辄以必向洋商购办为言，其弊甚多，其害尤大。无论经手抬价捏报，所购未必精良，而每枪配子无多，用罄之时，其枪即成虚设。现在所购之洋枪洋炮，其所费不下二千万金。内外各营领得者，皆以得枪子少，不敢打靶操演。平日练靶未熟，临阵安有准头。今添设机器局，用机器仿造现有洋枪应用合腔之子药，分给各营，更不必取给外洋，自可用之不竭。查兵器惟造炮者其价较昂，若仅造子药者每副需银四五千金，造枪械者每副需银四十万金，尚不难筹此款。及今举办，实备不虞之急务也。

一请于四川云南等省，听民开矿，以广利源也。外洋地产与金矿皆少，故利于取他国之地产，以为正料，谋他国之金矿，以资图圜。中国地产于金矿皆饶，不假于外，但仿行其法，大开矿禁，令民自采，用牙行纳帖例，由部刊发矿帖，颁之藩司，由藩司分发各府厘局，以便商民，就近报明该管地方官，传报厘局，认地具领，以免藩司衙门书吏需索重费，致商贾裹足不前。光绪十一年各省给发牙帖章程，即系如此办理，颇著成效。今定每矿帖一张，纳银若干两。或集资伙充，或独力开办，悉听其便。每矿务一厂，由督抚臣拣廉干之道府州县，或一员或二员以监之，每金一两收课若干，酌定监厂官薪水银，即由课内按月支給。开办无效，须另开他厂者，准其以旧帖抵纳银之半，将旧帖缴销。商民自任开凿之劳，国家坐收税课之利，筹饷之端，莫善于此。恭读康熙五十二年谕旨，天地有自然之利，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乾隆五年上谕，两广总督马尔泰奏，银矿所以便民，无庸封禁。圣人开物成务之至意，万世

惟昭，愿皇上仰宪前谟，俯廑时局，非矿无以为筹费，无以为偿款之资，俾广利源，天下幸甚。

一请制造银钱，以收利权也。夫外国银钱通行中国，即上海一隅每年销售何止亿万万计。每银钱一员换铜数分，行使愈广，利益愈大。外洋推广此法，并多铸金钱，其致富之道，多由于此。现在中国铜钱被奸民销毁过半，甚至偷运外洋，故近来钱价日昂，小民生计日蹙。现署两江督臣张之洞前在两广时，兴铸银钱，颇资流转，著有成效。拟请旨飭直隶两江及湖广各督抚臣照张之洞前在广东开铸银钱章程，在于汉口上海天津等处，迅速开办。凡海关征收税银，分成搭收，并责令各海关非中国银钱不许收税。此即仿照外洋禁用他国钱币之例。庶外洋银钱，不致独专其利，而中国可稍收已去之利权矣。惟内地银两钱文多参用票券，今所铸造之银钱，宜特用新例，永禁用票以免外洋用空纸票据，换取中国实在银钱之弊。此层关系甚钜，不可不防。至于铜钱亦当变通。官铸亏本，私铸得利，甚非利国利民之道。曾见河南贵州地方，多用私铸沙钱，香港地方，皆用洋人小钱。可见钱无轻重，取便而已。广东近设铸钱局，以机器制造，民不能假，钱略轻，民皆使用。且不亏官本。似宜仿照，稍加变通，以铸轻钱，而免私铸，亦裕国足民之事也。

一绿营兵丁，宜淘汰更换，转弱为强也。窃查各直省绿营额兵不下五十余万，大率父死子继，兄歿弟承，或书吏鬻卖而领粮，或亲友引援而充额。或一人数名而冒领，或数人一名而瓜分。其他截旷扣平，弊难尽罄，而衰老孱弱之承乏行间者无论已。疲玩废弛如此，焉能御敌。各督抚亦知绿营兵之缓急难恃，虚糜饷项，徒以成法所在，未敢遽议越减也。臣愚以为绿营兵虽不可骤裁，未始不可渐换。是宜清厘空滥。汰除老强，每一行省先减兵一千，大省一千五百，即以此所减兵饷之半，招募丁壮，以为抵换。历年递减，六七年之减并募换，一大省可得新兵逾万，小省可得新兵数千，再除城防塘泛之外，每一府籍兵五百为一营，更以前项所减兵饷之半，酌加口粮。如防军章程，择地方扼要之处，列营驻丸，勤加操练，定限以一年换防，循环交替，以均劳逸。所减兵饷，一二年间不敷各府籍兵加粮之费，宜先从一两府酌办，然后逐年推广；如此则营伍可资实用，饷项亦不致虚糜，而营兵疲玩废弛之习，可渐革矣。

☆俞樾○封建郡县说

自秦废封建，以郡县治之，遂为万世不易之法。论者以为如冬裘夏葛之各适其时耳。吾谓封建必以郡县之法行之，郡县必以封建之法辅之。两者并用，然后无弊。古者天子畿内，其地千里，千里之中，有六卿六遂之制，即郡县之法也。其外以八州之地，为一千六百八十国，五国则有长，十国则有帅，三十国则有正，二百一十国则有伯，凡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

，分而属于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此其大小相制，内外相维，亦即郡县之法也。自齐桓晋文兴，而诸侯以力相胜，其地大，其国强，则遂为之长。天下之诸侯，聚而听命乎盟主，而属长连帅之制，荡然无存。自此天下之势，散而无纪。至秦而同归于尽。吾故曰：封建必以郡县之法行之，然后无弊。虽然郡县之世，亦岂可以废封建乎哉！世以罢侯置守为始皇病，夫罢侯置守未失也，其失在乎专用郡县，而不复存封建之制。方秦初并天下，李斯言置诸侯不便，丞相绾等言，燕齐地远，宜置王。而始皇曰，廷尉议是。夫使始皇取绾与斯之议而兼用之，内地置守尉监，而远地置王，则夫陈胜者，安能起陇亩之中，而乱天下哉！且亦何畏乎匈奴，而竭天下之力，以筑长城也哉？是故渴县，亦必以封建之法辅之，而后无弊也。

呜呼！宋之已事可以观矣。宋太祖既有天下，以为中国之患，莫大乎藩镇，于是罢节度使，而以文臣领郡，为强干弱枝之计。然而河东之折氏，灵武之李氏，则犹许其世袭如故也。其后议者，以世袭不便，移李氏于陕西，而灵武之失，不旋踵矣。然则内地郡县，而边地封建，固有天下者之长计也。世之论者，自唐以前，皆是封建，而非郡县，自唐以后，皆右郡县，而左封建，胥一偏之见而已矣。

☆陆心源○风俗通义篇目考

《风俗通义》，《隋书·经籍志》三十一卷注云：录一卷。《唐书·艺文志》三十卷，与《隋志》异。盖《隋志》并录计之，《唐志》不并录计之也。至宋已无完书，是以《崇文总目》所载惟十卷。元丰中，苏魏公以官私两本互校，次为十卷，即今所行本也。（见魏公集卷六十六）嗣后《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文献通考》所载无过十卷者。但《风俗通》原本虽佚，而庾仲容《子钞》，马总《意林》，宋时尚有完书，所录皆据三十卷本，此见于《广韵御览通志》者，所以多出今本外也。嘉定钱晓征始有《逸文》之辑，仁和孙贻谷继之，卢召弓又加考订，刊入《群书拾补》中。于应氏书逸文搜罗略备矣。惟原书三十卷，篇各有名，今自十篇之外，书亡而篇名亦亡。虽以钱、孙、卢三君之博洽，仅据《太平御览》《续汉书·五行志》，考得论数灾异两篇名，其他未能详也。愚以苏魏公集校正《风俗通义》序考之，皇霸正失愆过誉十反声音祀典神怪山泽十篇之外，其余篇名之见于《意林》者，曰心政，曰古制，曰阴教，曰辨惑，曰析当，曰恕度，曰嘉号，曰稊称，曰待遇，曰姓氏，曰讳篇，曰释忘，曰辑事，曰服妖，曰丧祭，曰宫室，曰市井，曰数纪，曰新秦，曰狱法，凡二十目，合之今存十篇，适得三十篇，与《唐书·艺文志》合。《御览》所引论数，当即《数纪篇》。卢氏据《续汉·五行志》，增灾异一目，恐未必然也。叙又引《意林》所载《析当篇》云，泰山太守臣劭再拜上书曰

，秦皇焚书坑儒，六艺缺亡，高祖受命，四海安，往于壁柱石室之中，得其遗文，竹朽帛裂，残缺不备。至国家行事，俗闲流语，莫能原察。故三代遣轩使者；经绝域，采方言，令人君不出户牖，而知异俗之语耳。凡九十字为《群书拾补》所遗，故并录之。

○淮南于高许二注考

《隋书·经籍志》：《淮南子》二十一篇许慎注，又高诱注二十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同。至宋而高许二注相混。故陈氏《书录解题》谓：今本题许慎注，而详序文即是高诱，殊不可晓。嘉庆中庄逵吉重刊《淮南子叙》，始谓后人误合两家为一，混而不分，似矣。至据地形训大汾注与《吕览》注异，亡真训劓鬲注与本经训注异，以证之，则未知古人注书先后互异者甚多，未可以为证也。

以愚考之，高注十三篇，自汉迄今无异，许注二十一篇，至北宋时存十八篇，今惟存八篇。何以明之？高氏自序云：弁揖借八篇刺之。会揖身丧遂亡不得。是诱在时，已亡八篇矣。隋唐以后，何以反得廿一篇乎？此高注原本有十三篇，无二十一篇之明证也。苏魏公校正《淮南子》序云：是书有后汉太尉祭酒许慎，东郡濮阳令高诱二家之注，隋唐目录本别传行，今校《崇文》旧书，与蜀川印本，暨臣某家书凡七部，并题曰《淮南子》，二注相参，不复可辨。惟集贤本，前贤题云：许标其首，皆是闲话，《鸿烈》之下，谓之记，上高题卷首，皆谓之《鸿烈解经》。《解经》之下，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训，又多数篇为上下，以此为异。《崇文总目》亦如此云。又谓高注更详于许氏本书，文句亦有小异。臣某据文推次，颇见端绪，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题篇之语，其间奇字并载音读。许于篇下粗论大意。卷内或有假借用字，以周为舟，以为循，以而为如，以恬为忤，炎，如此非一。又其详略不同诚如总目之说，互相考证，去其重复，共得高注十三篇，许注十八篇，此北宋时许注存十八篇之明证也。

余初读《淮南子》颇怪原道、亡真、天文、坠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汜论、说山、说林、修务、十三篇，注何以详，且有音读，其余八篇，注何以略，且无音读，截然如出两手。及读苏魏公集，且细绎高氏序，而千载之疑乃释。案原道、亡真、天文、坠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汜论、说山、说林、修务、十三篇，每篇名注皆有，因以题篇四字，注中载音读，如滑读曰骨，哥读曰讴歌之类甚伙，则此十三篇乃高注也。谬称、齐俗、道应、谗言、兵略、人闲、泰族、要略八篇，篇下无因以题篇四字，注皆粗解大意，且无音读，则此八篇乃许注也。想魏晋以后，因高书不全，遂以许书补之，犹范晔书无志，以司马彪补之也。故隋唐志皆云二十一卷。许注略于高注

，后人喜详轻略，高书行而许书遂微。宋时尚存十八篇，至明而十八篇亦不可见矣。独怪孙氏星衍、钱氏坫、程氏敦、庄氏逵吉于淮南书用功颇深，但知二注之混，而不知其混而实分，则矜言汉学，读书不多之弊也。后有校正《淮南子》者，于谬称八篇，宜题曰许慎记，上于原道等十三篇，宜题曰高诱注，斯乃高许之功臣矣。

☆姚文楠○六朝经师宗派并所著经注经说考

儒者每谓汉人经学有师承，魏晋以后无之。以今考之，斯言殊误。曷证之？《隋书·经籍志》云：孟氏京氏《易》有书，无师。夫既以无师别之，则其余未亡诸家皆有师承可知矣。难者曰：李延寿南北史《儒林传》，南略而北详。北史传序，述经师宗派，断自徐遵明魏献之，若谓皆有师承，则其前何以不详？曰：此又误也。《北史·儒林传序》，乃袭李百药《北齐书·儒林传》序，非延寿本文。百药但为北齐诸儒，推其渊源，故举魏末大儒为断。读史者不得据延寿探取之文，谓可赅北四朝宗派正当。因百药本文，推以为例，而知其余之亦有宗派也。盖百药能溯源于魏末，而魏收不能溯源于晋初，沈约、萧子显、姚思廉不能溯源于汉末以来，是可憾耳。然散见列传，犹有可考者。如由献之上推，则有程元，由遵明上推，则有张吾贵郗诜牛天祐，又若沈麟士、沈峻、太史叔明、沈文阿、张及、王元规等之授受，贺道力、贺、皇侃、郑灼之、传三礼，张崖、刘文绍、戚袞之、传三礼，周宏正张讥、陆元朗、朱孟博之传授，均散见本传。惟欲上续两汉，则魏晋间相传之绪，阙不可考。

慨自正始以来，士大夫崇尚虚无，究经术者日以寡，朝廷既不厝怀，纪载因之阙略。故儒林虽有宗派，而国史多所不详，固不得专咎陈寿诸人也。李延寿云：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论南北宗派之殊，此其大略。按东晋时荀崧请置郑《易》博士不果，而郑易遂微。然《书》郑注、《春秋》服义，仍与孔杜并行。故宋时裴驷作《史记集解》，征引尚夥。至陆氏释文，始称《尚书》。近惟崇尚古文，马郑王注遂废。释文作于陈末，而曰近，则郑义之废，实在齐梁以后。然《春秋》服义，仍与杜氏并行。陈书王元规传，称自梁以来，为左氏学者，皆以贾服之义，难杜凡一百八十条，此其明证。然则江左服郑之微，亦有先后也。至谓服郑行于河洛，尤有未尽然者。《隋书·儒林传》，于《易》则称河南及青齐间多主王辅嗣所注，于《春秋》则称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然则服郑行于河北，不行于洛中，而洛中之尊尚王、杜，实在江左之先，且较江左为甚，固无可疑者。厥后隋氏自北并南，而北学转微，南学转盛。岂非洛中都会之地，久习王杜故耶？

延寿又云：《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然叶遵于《毛诗》之外，别树一帜，议礼家于王肃之义，参用亦多，则延寿之言，亦第举其概尔。至南北朝人所著经注经说，汇见于《隋书》及《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杂见于经典释文叙录南北各史，儒林传，隐逸传，散见于各史本传。大抵《隋志》有而《唐志》无者十之五六，《唐志》有而《隋志》无者十之三四，而史传及陆氏叙录所载，足补隋唐志之阙略者，亦复不少。按《隋书》作于贞观中，而《唐志》实据开元四部。贞观开元相去未远，书或先存而后佚，或先隐而后见，参以史传，互相校核，适足以互相补苴，固其宜也。

顾各书同异，歧出颇多，有卷帙相同，而书名各别者，如崔灵恩《传左氏条例》十卷，《唐志》崔灵恩《春秋》《申先儒传例》十卷，凡此之类，疑多同书异名。有书名未改，而卷帙顿殊者，如顾彪《尚书文外义》《隋志》一卷，《旧唐志》三十卷，《新唐志》五卷，凡此之类，疑多分合，增删异之。惟宋明帝《论语补》、卫瑾注《隋志》二卷，《唐志》十卷，证以陆氏作叙录，知《唐志》兼原书数之，而《隋志》专指补注，此则可考其异同之故者矣。

外此差帙差池者尚夥。然钱宫詹《廿二史考异》称：《隋志》《毛诗义疏》二十九卷，沈重撰《周书儒林传》作二十八卷。今按武英殿本，《隋志》实作二十八卷，则知刊本多讹，未必史文之同异，参校转为多事矣。若其所著经注经说之见于宋以后著录者，《关朗易传》一卷，见《宋史·艺文志》，《晁氏读书志》、《陈氏书录》、《马氏文献通考》；任正一《甘棠正义》三十卷，见《宋志》及《崇文总目》，《马氏通考》。刘炫《春秋义囊》二卷，见《宋志》，均史传隋唐志所未见者。关书至今尚存，已灼知其伪。炫有《春秋述义》，攻昧规过，及《杜序集解》各书，《宋志》所录，疑后人拾其遗文，辑为一书者，玩囊字之义，倘或然欤？至任书哀然巨帙，当时何至漏略。

《崇文总目》称：孔氏《正义》，申演其说，不知何据，殊未可臆断矣。至其见十《史传》、《隋唐志》而复见于宋以后著录者，《宋志》最夥，然多不传于今。其传于今者庾蔚之《礼论钞》、崔灵恩《三礼义宗》两书，马作吾辑本各得三卷，又非全帙。其全帙具存者，惟四库著录之《皇侃论语疏》十卷，然亦失而复得之本也。至若庾蔚之丧服要记，杜君卿载入《通典》，太叔《求诗谱注》，本欧阳公得诸绛州，刘《易义》，张皋文揖入别录，刘炫规杜，邵氏瑛为之持平。其余散见李氏《周易集解》，陆氏《经典释文》及孔贾各疏者尚夥，残膏剩馥，亦复沾溉靡穷，在嗜古者搜采而已。此南北朝人所著经注经说之大略也。夫所著各书，即可考见当时宗派之得失。故王光禄《蛾术编》颇有论列。然其书既已不存，惟是搜剔佚文，议论长短，未见其然，兹故略焉。是为考。

○拟汇刊宋人及国朝人补历代史表志序

昔刘知几《史通》述史有六家，而归于二体。然编年一体，匪无作者，而相沿正史，独用马班旧式。窃尝以为疑。反复思之，乃知纪传可以赅编年，而编年不能赅纪传。何言之？《史》《汉》首本纪，本纪即《史》《汉》中之编年也。若其举一朝之将相除拜封爵袭替，而丝联绳贯以为之表，罗一代之典章制度，而使之各具本末，以为之志，则其开帙厘然，有胜于编年家者。是则编年家之所短，而《史》《汉》之所长矣。独怪后之作史者，能取法《史》《汉》，而仍舍《史》《汉》之所长。如陈寿李延寿书，皆无表志，沈约萧子显魏收书、及唐初所修各史，皆有志无表。《旧唐书·五代史》亦如之。其有志有表者，又或详略失宜，读史者病焉。宋时丰城熊氏始有补史之书。爰及我朝，作者尤盛。方今粤东书局又有校补吏志之议，卷轴增益，正未可量，而先出者，转已有散佚之患。兹荟萃各种，都为一编，既以广其流传，亦使究心史籍者，无零星购觅之难也。嗟乎！以当时所阙略，而出于后人之补苴，其为益已也浅，顾开帙厘然，读史者宝之矣。辄用龙门叙传例，列其目如左。

西汉郡国兵制，孟坚附入刑法志，京师卫士，见于百官表，不立兵志，非疏阙也。钱氏搜采本书，使散者毕萃，虽云借抒胸臆，于史学亦有功矣。录钱文季《补汉兵志》一卷。

吏之无表，自后汉始，不知《东观记》，及谢承司马彪诸书，固如是耶？要之，蔚宗有不得辞其咎者。丰城补史之堂所由起也。录熊广居《补后汉书年表》十卷。

自蔚宗作俑，继起者因之。故十七史自史汉外，惟《新唐书》有表，余盖阙如。四明万氏悉为补撰。娲皇之石，厥功伟矣！录万季野《历代史表》五十九卷。

熊丰城书善矣，然海昏不其寿亭各条，四库纠之。后有作者，削其瑕疵，摭其未备。以成一书，抑亦丰城之功臣也！录钱可庐《后汉书补表》八卷。

魏收作《魏书》，立官氏志，托克托修金史，立部族表。有元起自北方，宜同斯例，而史臣阙焉。是安可以不补？录钱竹汀《元史氏族表》三卷。

竹汀别有《元史橐》百卷，可庐别有《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意其各有专精，与汉圣唐鉴公媲美无难也。况艺文一门，尤钱氏的所究心者。录竹汀《补元史艺文志》四卷，可庐《补续汉艺文志》二卷。

目录之学，史志最要。然汉隋唐宋五书外，无志此者。今所采集与钱氏弟兄书相先后。录倪士《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侯君谟《补后汉艺文志》四卷、《三国艺文志》四卷。

崔鸿作《十六国春秋》，并为年表，今久佚矣。而后之作者，复有斯制。以

司马子长《十二诸侯六国年表》，及《秦楚之际月表》例之，虽补入《晋书》可也。录张庭硕《十六国年表》一卷。

自汉以来言地理者宗班志，司马彪续《汉志》差可继武。嗣后群雄纠纷，疆域割裂，志之也愈难，而志之者之疏且阙也弥甚，有能究心于此，而为其所难，岂不可珍也哉！录洪稚存《三国疆域志》二卷，《东晋疆域志》四卷，《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

正史未有志僭伪疆域之例，稚存十六国一种，固不可以补入《晋书》，然为其所难，正于僭伪蜂起时见之，有未可以常例拘者。故因稚存书，并录徐仲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若干卷，刘孟瞻《楚汉诸侯疆域志》一卷。

今《隋书》十志，乃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史通古今，正史篇可证，则谓《梁书》无地理志不可也。然《晋书》有地理志，而稚存东晋一种，史学家珍之，况梁固未有专志乎？录洪子龄《梁疆域志》八卷。

郝冀公续《后汉书》，有职官录，然杂采《史记》、《前、后汉书》、《晋书》之文，纪载冗沓，未可据为三国典要。况班书《百官表》，实承《史记·将相大臣年表》之例，后世史臣但为之志，失初意矣。录子龄《三国职官表》三卷。

李延寿《南·北史》无表志，然沈约萧子显魏收及唐之史臣，既各为之志矣，则志固可以不补，而表则必当补者也。录周两媵《南北史表》六卷。

尝怪司马彪志舆服，沈约萧子显志符瑞，祥瑞而食货兵刑之大阙焉，轻重颠倒，莫此为甚。后汉南齐未有为为之补辑者。今录郝兰皋补《宋书食货志》一卷，《刑法志》一卷。

兵之有志，始于《新唐书》，自是乐清钱氏遂起而补《汉书》之阙。越数百年乃复有钱氏者，起而补《晋书》之阙，若有渊源者然。录钱石补《晋兵志》一卷。

凡宋人所补表一志一，国朝人所补表七志十有三，合若干卷。其有续出者，惟当世君子，共留意焉。年月日某序。

☆姚文楠○答东洋近出古书问

中国之通日本始于秦。《迁史》言：始皇遣徐市（即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又徐市尝称，海中有三神山，其后实至日本。今纪伊国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此其证也。日本之通中国，始于后汉。范书言：建武中元，委奴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所谓委奴者，亦即日本。近时筑前人掘土，得汉委奴国王印，此其证也。徐福东渡时，赍书与否，盖不可考。彼国史称，有典坟，殆因中土有此名，而附会之，未有人见其书也。欧阳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此亦好古想像之词耳。

据源光口方 大日本史应神十六年，征王仁于百济，始有论语千字文。此钟繇千文继体七年、十年，百济遣五经博士段扬尔，又遣汉安茂，始有五经。

（日本纪以《礼》《乐》《书》《论语》《孝经》为五经）《古语拾遗》曰：上古之事，口耳相传而已，自王仁来，人始识字。按日本通百济，其时当中国南北朝之季，而陈寿志有亲魏倭王之敕，北史云：其后并受中国爵命。江左历晋宋齐梁朝聘不绝，则是中国汉以后，频与日本往来，而未有一书出海，考之彼国史而可知也。隋炀帝时，日本遣大礼小野妹子（隋书云苏因高即其人）来聘。妹子归奏曰：臣之还，隋书授臣以书，臣船经百济，百济逼臣夺书。此为中国的书东流之始。自后遣唐之使，相望于道，又频遣留学生来唐，由是其国书籍渐富。然彼史无艺文志，无由考知其书目，及诸书存佚聚散之由。至《宋书》称：日本僧{大周}然献郑注《孝经》，又{大周}然述其本国之书，内有《文馆词林》。宋人不知其名，误馆为校，事见宋朝《类苑》，引杨亿《谈苑》意。

中国经五代之乱，书多散亡，转有藉日本以流传者矣。然日本自保元平治而后，武门争权，源平二氏，日寻战斗，区宇云扰，书多毁于兵燹。其时赖以绵一线之传者，惟僧人耳。越九百余年，德川氏兴，而文治复盛，学校书库之设，遍于各藩。昌平学，足利学，枫山官库，伊势林崎，文库其藏书尤夥者也。一时学士大夫，渐摩风气，无不知贵重古本，如狩谷氏求古楼、小岛宝素堂、福井氏崇兰馆、新见氏赐卢文库、曲直濑氏怀仙楼、山田氏九折堂、增岛氏竹荫书屋、涩江氏容安书院、高氏温古堂、多纪氏三松斋、伊泽氏酌源堂、海保氏传经庐、松氏石经山房、奈须氏久昌院，皆海外铮铮有声者。

近世书目家，前有藤佐世之《日本现在书目》，又有今人森立之之《经籍访古志》，足以资考证。立之云：彼国所传古钞本，具存隋唐之旧，为宋元人所不能睹者，盖不下数十百种。至于宋元板及朝鲜刊本，为明以来诸家所未睹者，尤指不胜屈，一一能征其言，颇非夸诞。然其书散在各方，艰于搜采。而明治维新以后，西学兴而汉籍替，世禄废而学士贫，将不能保其所有，其流落归于撕灭者，翘足可待也！光绪三年，番禺何公使日本，访搜佚书无所获，然日人知中国之求之也，乃稍稍出其所有，以闻于世。今星使遵义黎公复搜之，未一年间，不胫而至者殆及二十种。则将来之续有所获益，未可限量矣。

☆徐继○瀛环志略自序

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大块有形，非可以意为伸缩也。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道光癸卯，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

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明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二尺余，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陈慈圃方伯，鹿春如观察见之，以为可存，为之删订其舛误，分为十卷。同人索观者多，怱怱付梓，乃名之曰：《瀛环志略》。而记其缘起如此。

○附瀛环志略凡例

一此书以图为纲领，图从泰西人原本钩摹，其原图河道脉络细如毛发，山岭城邑，大小毕备，既不能尽译其名，而汉字笔画繁多，亦非分寸之地所能注写，故河道仅画其最著者，山岭仅画其大势，城邑仅标其国都，其余一概从略。

一此书专详域外，葱岭之东，外兴安岭之南，五印度之北，一切回蒙各部，皆我国家候尉所治，朝鲜虽斗入东海，亦无异亲藩，胥神州之扶翊，不应阑入此书。谨绘一图于卷首，明拱极朝宗之义，而不敢赘一辞。

一南洋诸岛国，葦杭闽粤，五印度近连两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故于此两地，言之较详。至诸岛国自两汉时，即通中国，历代史籍，不无纪载，然地名国号，展转淆讹，方向远近，亦言人人殊，莫可究诘，转不如近时闽粤人游南洋者所纪录为可据。此书于南洋诸岛国，皆依据近人杂书，而略附其沿革于后。五印度现为英吉利属部，皆依据泰西人书。其历代沿革，过于烦琐，且半涉释典，仅于篇中略叙数语，以归简净。

一西域诸部迄南之波斯天方诸国，泰西人绘有分图，其葱岭之西，里海之东，波斯爱乌罕之北，俄罗斯之南，泰西人绘为一图，总名为达尔给斯丹（斯丹一作士丹，西域言国主也《元史》讹为算端又作算滩）乃古时康居大夏大宛大月氏奄蔡诸国。历代变更沿革，乱如棼丝，近世士大夫从军西域者，亦多所撰述。今止就见于官书者，约略言之，不敢涉考据之藩篱，其亦聊以藏拙云尔。

一日本越南暹罗缅甸诸国，历代史籍言之甚详，今止就其现在国势士俗立传，而略附其沿革于后。至欧罗巴阿非利加亚墨利加诸国，从前不见史籍，今皆溯其立国之始，以至今日。其古时名国如巴庇伦波斯希腊犹太罗马厄日多非尼西亚之类，皆别为一传，附于今本国之后，庶几界画分明，不涉牵混。

一泰西诸国疆域、形势、沿革、物产、时事、皆取之泰西人杂书，有刻本有钞本，并月报新闻纸之类，约数十种，其文理大半俚俗不通，而事实则多有可

据。诸说闲有不同，择其近是者从之，亦有晤泰西人时得之口述者，凑合而敷衍成文，期于成片段而已。取材既杂，不复注其出于某书也。

一泰西人如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之属，皆久居京师，通习汉文，故其所著之书，文理颇为明顺，然夸诞诡譎之说，亦已不少。近泰西人无深于汉文者，故其书多俚俗不文，而其叙各国兴衰事迹，则确凿可据。乃知彼之文，转不如此之朴也。

一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盖外国同音者无两字，而中国则同音者或数十字。外国有两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国无此种字。故以汉字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而泰西人学汉字者，皆居粤东，粤东土语本非汉文正音，展转淆讹，遂至不可辨识。一波斯也，而或译为白西，转而为包社，巴社讹而为高奢。余尝令泰西人口述之，则曰百尔，设又令其笔书之，则曰比耳西。今将译音异名注于各国之下，庶阅者易于辨认，然亦不能遍及也。

一泰西人于汉字正音，不能细分，斯也士也，是也实也，西也苏也，混为一音，而刺与拉无论矣。土也都也，度也杜也，多也突也，混为一音，而撒与萨无论矣。故所译地名人，言人人殊。

一泰西各国，语音本不相同，此书地名有英吉利所译者，有葡萄牙所译者。英人所译字数简，而语音不全，葡人所译，语音虽备，而一地名至八九字，诘屈不能合吻。如花旗之首国。英人译之曰，緬，葡人译之曰卖内。今姑用以纪事。无由知其孰为是非也。

一地名中，亚字在首者，皆读为阿，在尾者多读为讶，加字多读为嘎，亦有读为家者，内字皆读平声，音近尼，疴字读如诃。

一各国正名，如瑞国当作瑞典，ì国当作ì马，西班牙当作以西把尼亚，葡萄牙当作波尔都噶亚，然一经更改，阅者猝不知为何国。故一切仍其旧称。

一外国地名人，少者一字，多者至八九字，绝无文义可循，数名连写，阅者无由读断。今将地名人，悉行钩出，间加圈点，以醒眉目。明知非著书之体，姑取其便于披阅耳。

☆姚椿○国朝文录自序

自孔孟没，而文与道歧。汉唐以来，离合参半。至宋朱子出，而始举道与文而一之。其读《唐志》之文详哉有味乎其言之也。有元逮明，大旨不甚相悖。国朝儒者斟酌乎文与道之间，其言曰：以韩欧之文，达程朱之理，可谓正矣。

而或者曰：是不可合，合且两伤焉。呜呼！岂是真不可合，与抑未深究乎本末轻重之说也？国初诸家，沿明季绪余，尚未有以尽变。中叶以来，文事大兴，然其途亦遂歧出矣。综而论之，要不可谓非一代之盛轨也。夫朱子毕生研究

文字，其用功由致知格物入，而又以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是岂不足乎文者？而其言如此，亦可思其故矣。夫形而下者谓之器。今也以游艺而先乎据德依仁，以文学而驾乎孝弟谨信，是尚得谓知要者乎？又其甚者，驳杂以为博，诋讪其以为能，而文之事，益荡然矣。蒙窃惑焉！

计自幼岁，耽好文词，茫乎未知大道之归也。其后奉袂硕师，饫熟余论，有以知前修之不苟，而向所采获，复恐有所散失，辄取而类之，汰其繁芜，去其复冗，其意以正大为宗，其辞以雅洁为主，间小有出入，要必于理无甚悖者，然后辑焉。愚鄙之识，岂谓足以知诸君子之大且全而永其传。顾或任其放轶，亦非述信好古与夫不贤者识其小之意也。于是合并为书，凡八十二卷。窃以为后之君子，苟欲观历代之会通，综一朝之典要，而求前古圣贤之遗意焉，其亦将流览于斯。

☆华蘅芳○微积溯源序

《微积溯源》八卷，前四卷为微分术，后四卷为积分术，乃算学中最深之事也。余既与西士傅兰雅译毕《代数术》二十五卷，更思求其进境，故又与傅君译此书焉。先是咸丰年间，海宁李壬叔曾与西士伟烈亚力译出《代微积拾级》一书，流播海内。余素与壬叔善，得读其书，粗明微积二术之梗概。所以又译此书者，盖欲补其所略也。书中代数之式甚繁，校算不易，则刘君省庵之力居多。今刻工已竣矣，故序之曰：

吾以为古时之算法，惟有加减而已。其乘与除，乃因加减之不胜其繁，故更立二术以使之简易也。开方之法，又所以济除法之穷者也。盖算学中自有加减乘除开方五法，而一切浅近易明之数，无不可通者矣。惟人之心思智虑，日出不穷，往往以能人之所不能者为快，遇有窒碍难通之处，辄思立法以济其穷。故有减其所不可减，而正负之名，不得不立矣，除其所不受除，而寄母通分之法，又不得不立矣。代数中种种记号之法，皆出于不得已而立者也。每立一法，必能使繁者为简，难者为易，迟者为速，疏者为密，而算学之境界，藉此得更进一层。如是屡进不已，而所立之法，于是乎日多矣。

微分积分者，盖及因乘除开方之不胜其繁，且有窒碍难通之处，故更立此二术，使之简易而速，以得极密之数者也。试观圆径求周真数求对数等事，虽无微分积分，亦未尝不可求。惟须乘除开方数十百次，其难有不可言喻者，不如用微积之法，理明而数捷也。然则谓加减乘除开方代数之外，更有二术焉，一曰微分，一曰积分可也。其积分术为微分之还原，犹之开平方为自乘之还原，除法为乘之还原，减法为加之还原也。然加与乘其原无不可还，而微分之原，有可还有不可还，是犹算式中有不可开之方耳。又何怪焉。如必曰加减乘除开方，已足供吾之用矣，何必更究其精，是舍舟车之便利，而必欲负重远行也

，其用力多而成功少，固不待智者而辨矣。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序。

○代数术序

《代数术》二十五卷，余与西士傅兰雅所译也。傅君本精于此学，余亦粗明算法。故傅君口述之，余笔记之。一日数千言，不厌其艰苦，凡两月而脱稿。缮写付梓，经年告成，爰展阅一过，而序之曰：

数之名始于一而终于九，故至十则进其位，而仍以自一至九之数名之。至百则又进其位，而仍以自一至九之数名之。如是以至千万亿兆，其例一也。夫古人造数之时，所以必以十纪之者，诚以数之多可至无穷，若每数各与一名，则吾之名必有穷时，且纷而无序，将不可记忆，不如极之于九而以十进其位，则举手而示，屈指而记，虽愚鲁者皆能之。故可便于民生日用，传之数千百年，至今不变也。观夫市廛贸易之区，百货罗列，精粗美恶贵贱之不同，则其数殊焉。多寡长短大小轻重之不同，则数其又殊焉。凡欲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必握算而计之。其所斤斤计较者，莫非数也。设有人言吾能用他法以代其数，夫谁能信之？良以其乘除加减，不过举手之劳，顷刻而得，无有奥邃难明之理在其间，本无藉乎代也。惟是数理幽深，最耐探索，畴人演算，务阐精微，于是乎设题愈难，布算愈繁，甚至经旬累月，不能毕一数。且其所求之数，往往杂揉隐匿于各数之内，而其理亦纡远而不易明。若每事必设一题，每题必立一术，枝枝节节而为之，术之多将不可胜纪，而仍不足以穷数理之变，则不如任数理之万变，而我立一通法以驭之，此中法之天元，西法之代数所由作也。

代数之术，其已知未知之数，皆代之以字，而乘除加减，各有记号以为区别，可如题之曲折以相赴。迨夫层累已明，阶级已见，乃以所代之数入之，而所求之数出焉。故可以省布算之工，而心亦较逸，以其可不藉思索而得也。虽然，代数之术诚简矣，诚便矣，试问工此术者，遂能不病其繁乎，则又不能也。夫人之用心，日进而不已，苟不至昏盹迷乱，必不肯中辍。故始则因繁而求简，及其既简也，必更进焉而复遇其繁。虽迭代数十次，其能免哉！由是知代数之意，乃为数学中钩深索隐之用，非为浅近之算法而设也。若米盐零杂之事，而概欲以代数施之，未有不为市侩所笑者也。至于代数天元之异同优劣，读此书者，自能知之，无待余言也。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序。

○象数一原跋

右《象数一原》七卷，为项梅侣先生未竟之稿，戴鄂士先生补成之。其原委详见原书序跋中。乌程徐庄愍公曾嘱张君南坪刻之苏州。未及印行，忽遇庚申之乱，庄愍殉难，南坪入湖州省母，亦被贼害。不特刊成书板，已付劫灰，即底本亦不知流落谁何之手。后为南汇张啸山先生所得，藏诸篋中，几二十年。

先生晚年为黄漱兰学使延主南菁讲席。余弟若侍函丈，先生语之曰：“吾有项氏遗书一种，将以赠汝兄。”无何先生辞讲席，归老于松江之钱园，以是书寄余。其手札云：“此《象数一原》，系前得之白下者，盖是南坪所藏。吾年老，嗣孙尚稚，久留无所用，即以寄赠。项氏此书未见刻本，能谋歆颺，亦不朽盛业也。”余受书作函谢之。不数月间，先生已归道山矣。

噫！余在金陵时，与先生朝夕聚处，及来沪上，亦数数相见，并不知其藏有是书。及至垂迈之年，始肯启篋出之，则其郑重也可知。余既心仪项戴之学，又感先生临歿授书之意，深恐珍惜秘匿，或翻至湮没也。赵静涵表弟有《高斋汇刻》之举，遂怂恿付诸手民。而仁和高白叔孝廉，重其为乡先辈遗著，又举百金以助。阅一岁，书甫成。先生有知，其亦可无憾也已。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一日，跋于沪上之格致书院。

☆何秋涛○俄罗斯进呈书籍记（书目附）

大清受天命有九有，薄海内外，罔不臣服。西北有俄罗斯国，地荒远，负北冰海，南邻蒙古及诸回部。慕我朝德化，岁时使其国秀颖子弟，来都城学满汉文字，诵习经史诸书，国家厚给廩糈，精选文学之官以教习之。岁满则归其本国，复使其他子弟来代，谓之换班。盖我圣朝声教远讫，渐仁摩义，举凡遐荒远徼，莫不欲使之习道德，而敦诗书，斯诚亘古以来未有之盛举也！

二百年来，其国渐被风化，文事益盛。国人以本国文字纂集成书，不下数十百种。然限于疆域，传至中国者绝少。其国民各分种族，曰萨刺瓦族，曰力丁族，曰芬族，曰日耳曼人，曰犹太散民，皆重希腊教门，亦天主教别派也。曰鞑鞑里族，游牧于国南鄙，奉回教，即西域回部种类，曰甲才族，亦游牧于国东南鄙，奉佛教，即中国蒙古之别部也。初蒙古土尔扈特部与准噶尔构衅，北依俄罗斯。俄罗斯以额济勒河地处之，乃明季时事也。至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其河东户口十余万人至伊犁归附。其河西户口尚居俄罗斯，皆习佛教。道光二十五年，俄罗斯国王表言，《丹珠尔经》乃佛教所重，而本国无之，奏求颁赐。上命发雍和宫藏本八百余册赐之。越数月，其国王因肄业换班学生进京，乃尽缮俄罗斯所有书籍来献，凡三百五十七号，每号为一帙，装饰甚华，有书有图。惟通体皆俄罗斯字，人不尽识。当事者议发还之。或曰：“斯乃所以为报也，却之转拂远人之情。则奏请收存于理藩院，以俟暇日将翻译焉。”于是军机处存注档册，例须先译书名，乃得其三百五十七号之书目。好事者争相传录，余亦得而卜焉。考其中言彼国史事、地理、武备、算法之书十之五，医药、种树之书十之二，字学、训解之书十之二。其天主教书，与夫诗文等类，仅十之一而已。此其中足备掌故考核者多矣。置之典属，掌之枢廷，将来取次译之，于边防军政，大有裨益，其所系岂浅鲜哉！昔大西洋利玛

窋等，以明万历时入中国，献所著各书，当时称为盛事。不知西洋距中国绝远，利玛窋等自进所为书，与其国王无与也。至如艾儒略之《职方外纪》，南怀仁之《坤輿图说》，皆入中国后所编纂，类多张大彼教，夸诞诞漫之词，不足为据。今俄罗斯渐被文德，沦浹已久，其国王自献书籍至三百余种之多，皆确实而有征。既远胜艾南诸书之荒陋，又其慕德恭顺之怀，迥逾寻常，尤为自古所未有。夫岂明代利玛窋等进书之事，所可比拟于万一哉！余谓此千古稀逢之盛会也，不可以不记。因次其书目于左，以告来者。

○附俄罗斯国进呈书籍总目第一号俄罗斯国汗制总例十五本。第二号俄罗斯国汗制续纂新例三本。第三号俄罗斯国各省州邑资学治理画一条例志一本。

第四号治国齐民志一本。第五号俄罗斯国性理齐治志一本。第六号俄罗斯国条例汇纂一本。第七号俄罗斯国防守丛林隘口推广条例一本。

第八号发明天地物理指南全书一本。第九号天地物理汇说一本。第十号释明凡物性理指南志五本。第十一号教习魂魄自知文一本。

第十二号论性文一本。第十三号魂魄不泯释文一本。第十四号魂化自持释文一本。第十五号俄罗斯国行效外国事务论二本。

第十六号各国汇史二本。第十七号资学古今寰海史三本。第十八号资学寰海世系史三本。第十九号寰海古今史汇纂十二本。

第二十号资学寰海各国史一本。第二十一号外国史汇纂一本。第二十二号寰海史通纂三本。第二十三号发明西洋各国通例三本。

第二十四号天下各国表文一本。第二十五号因时指订各国历代疆域地理图一本。第二十六号俄罗斯国音丕喇托尔在位时，发明西洋政事论二本。第二十七号窃占俄罗斯汗位记六本。

第二十八号开辟阿弥叶里喀新州地理志一本。第二十九号名媛汇史二本。第三十号名士图像一本。第三十一号名士表传一本。

第三十二号俄罗斯国史十三本。第三十三号又六本。第三十四号又五本。第三十五号初学必读俄罗斯史一本。

第三十六号初制资学国史一本。第三十七号俄罗斯史一本。第三十八号俄罗斯史汇一本。第三十九号又一本。

第四十号南方居民史三本。第四十一号南方都汪河驻史三本。第四十二号俄罗斯国汗史一本。第四十三号又二本。

第四十四号又二本。第四十五号俄罗斯国妃通鉴三本。第四十六号俄罗斯国妃史二本。第四十七号俄罗斯国妃自制志六本。

第四十八号俄罗斯国地理图一本。第四十九号俄罗斯国武备志三本。第五十号置兵出战书五本。第五十一号行师各国书三本。

第五十二号平定费阳梁地纪略一本。第五十三号武备志四本。第五十四号又二本。第五十五号征法啣锡战策一本。

第五十六号武备志一本。第五十七号又一本。第五十八号纪年志一本。第五十九号博罗抵脑战策一本。

第六十号那普哩勇犯界战策志二本。第六十一号平定空谷尔国方略二本。第六十二号又三本。第六十三号又二本。

第六十四号又三本。第六十五号寄舟师信函二本。第六十六号舟师记四本。第六十七号名士集传五本。

第六十八号统兵元帅传四本。第六十九号宰宰相元帅传二本。第七十号征法啣锡名帅传四本。第七十一号水师名帅传四本。

第七十二号俄罗斯国史十五本。第七十三号又三本。第七十四号又一本。第七十五号又一本。

第七十六号又四本。第七十七号俄罗斯国妃史六本。第七十八号又一本。第七十九号俄罗斯国大元帅传一本。

第八十号又一本。第八十一号又二本。第八十二号又三本。第八十三号武臣传三本。

第八十四号俄罗斯国言行记三本。第八十五号俄罗斯国征啣法锡言行记一本。第八十六号言行记四本。第八十七号俄罗斯大帅言行记一本。

第八十八号俄罗斯国汗践祚典礼一本。第八十九号各国地理志一本。第九十号各国资学诱掖地理汇书二本。第九十一号地理总志必读一本。

第九十二号地理总志汇纂一本。第九十三号古地理总志汇纂一本。第九十四号经行沿海记一本。第九十五号经行南洋记三本。

第九十六号经行四方记四本。第九十七号周行沿海四方记三本。第九十八号又一本。第九十九号经行地理图一本。

第一百号入海经行记一本。第一百一号北海经行记三本。第一百二号四次至北海记一本。第一百三号阿弥叶利喀州记一本。

第一百四号阿细亚州记七本。第一百五号发蒙周行天下四方记二本。第一百六号巡查南洋记三本。第一百七号经行沿海记一本。

第一百八号天下奇物志四本。第一百九号又二本。第一百十号天下地理人物图像记二本。第一百十一号殊方景物图览一本。

第一百十二号图集三本。第一百十三号空谷尔国志二本。第一百十四号奇物名人记传汇书八本。第一百十五号奇物鉴五本。

第一百十六号天下山水古迹图二本。第一百十七号格齐雅国景物图一本。第一百十八号什魏擦尔济雅国景物图一本。第一百十九号民生财产记一本。

第一百二十号天下地理鉴一本。第一百二十一号俄罗斯国地理志二本。第一百二十二号又一本。第一百二十三号童蒙必读俄罗斯地理志一本。

第一百二十四号俄罗斯国志二本。第一百二十五号俄罗斯国资治总记二本。第一百二十六号俄罗斯国各处方物志一本。第一百二十七号俄罗斯国各处民生志一本。

第一百二十八号俄罗斯国辨明志六本。第一百二十九号喀法喀斯所属各处志四本。第一百三十号俄罗斯都城志三本。第一百三十一号又一本。

第一百三十二号又三本。第一百三十三号莫斯科瓦南都志一本。第一百三十四号莫斯科瓦都城志二本。第一百三十五号擦尔色库叶都城记一本。

第一百三十六号驿站指程二本。第一百三十七号俄罗斯国志一本。第一百三十八号俄罗斯国时宪书一本。第一百三十九号古今钱法三本。

第一百四十号各国钱法异同一本。第一百四十一号叶瓦鲁巴州钱法一本。第一百四十二号俄罗斯国事功铸钱集成一本。第一百四十三号地丁全书二本。

第一百四十四号耕耘成法论二本。第一百四十五号地丁工作新编三本。第一百四十六号地丁工作成法一本。第一百四十七号地丁究源六本。

第一百四十八号耕牧论一本。第一百四十九号乡民耕种资学一本。第一百五十号又一本。第一百五十一号又一本。

第一百五十二号耕种总论二本。第一百五十三号月令集要一本。第一百五十四号地丁书四本。第一百五十五号耕耘论一本。

第一百五十六号种树论一本。第一百五十七号种花草论一本。第一百五十八号种菜论一本。第一百五十九号防守植本论一本。

第一百六十号山野养植树木发明一本。第一百六十一号花木园亭图一本。第一百六十二号建造楼台书一本。第一百六十三号村居器具造法二本。

第一百六十四号居家事务须知四本。第一百六十五号织染发明二本。第一百六十六号淘金新法发明一本。第一百六十七号各项工作发明二本。

第一百六十八号俄罗斯国工作器具记四本。第一百六十九号本草纲目二本。第一百七十号初学必读本草纲目一本。第一百七十一号又一本。

第一百七十二号禽兽集图一本。第一百七十三号又二本。第一百七十四号又一本。第一百七十五号本草损益二本。

第一百七十六号俄罗斯国植木记一本。第一百七十七号草木记二本。第一百七十八号又六本。第一百七十九号金石记一本。

第一百八十八号发明土产金宝记二本。第一百八十九号金石总鉴三本。第一百八十二号土产辨明二本。第一百八十三号医法论一本。

第一百八十四号形体全录一本。第一百八十五号形体全录理解二本。第一百

八十六号希噜尔吉医书二本。第一百八十七号医法新编四本。

第一百八十八号千金方一本。第一百八十九号疗病用药记一本。第一百九十号又一本。第一百九十一号本草备要一本。

第一百九十二号贴药尔撒医书十本。第一百九十三号内症记一本。第一百九十四号形体记二本。第一百九十五号对症用药记五本。

第一百九十六号又三本。第一百九十七号又一本。第一百九十八号慎诊病奇书一本。第一百九十九号小儿疾病辨明论一本。

第二百号发明凉水治病论一本。第二百零一号医兽用药治明一本。第二百零二号医病发解一本。第二百零三号发明痔疮论一本。

第二百四号种牛痘法一本。第二百五号眼科二本。第二百六号魂病论一本。第二百七号延寿法一本。

第二百八号算法全书二本。第二百九号次学算法全书一本。第二百十号算法本源一本。第二百十一号次学算法本源一本。

第二百十二号算法数目一本。第二百十三号算法归除共一本。第二百十四号归入前号。第二百十五号阿勒喀布拉数书一本。

第二百十六号贴斐叶楞齐数书一本。第二百十七号贴斐叶楞齐数书发一本。第二百十八号又二本。第二百十九号又一本。

第二百二十号又一本。第二百二十一号又一本。第二百二十二号地势高下图一本。第二百二十三号陇亩分界书一本。

第二百二十四号日月星辰论一本。第二百二十五号阿斯托罗密雅书一本。第二百二十六号初学天地日月星辰论一本。第二百二十七号宿绘三十篇一本。

第二百二十八号气遇灵机二本。第二百二十九号天定地理一本。第二百三十号五行晰解一本。第二百三十一号天地性理习解二本。

第二百三十二号费依什喀书一本。第二百三十三号又一本。第二百三十四号风水工作器用晰解一本。第二百三十五号择地列阵建营图说一本。

第二百三十六号定准日出日入书一本。第二百三十七号用兵技艺谋略论一本。第二百三十八号军营修造晰解三本。第二百三十九号用兵技艺谋略论二本。

第二百四十号兵技论二本。第二百四十一号又一本。第二百四十二号战策一本。第二百四十三号坚垒论二本。

第二百四十四号炮兵法解二本。第二百四十五号阿尔塔列勒书一本。第二百四十六号行兵进退论一本。第二百四十七号行兵战守论二本。

第二百四十八号管船官员事宜论一本。第二百四十九号慎守造用军器发明一本。第二百五十号战阵总论一本。第二百五十一号俄罗斯国兵丁各项衣服器械记三本。

第二百五十二号乐记一本。第二百五十三号乐理晰解一本。第二百五十四号传真古法全书一本。第二百五十五号俄罗斯字书一本。

第二百五十六号俄罗斯资学字书一本。第二百五十七号俄罗斯字式新书一本。第二百五十八号俄罗斯习字书一本。第二百五十九号初学俄罗斯字式一本。

第二百六十号俄罗斯字式发明一本。第二百六十一号又一本。第二百六十二号俄罗斯各种字式发明一本。第二百六十三号俄罗斯字式理解一本。

第二百六十四号俄罗斯各种字式发明一本。第二百六十五号户学须用俄罗斯字式一本。第二百六十六号俄罗斯字式新书一本。第二百六十七号俄罗斯国方言易学发明一本。

第二百六十八号俄罗斯国方言易学发明约编一本。第二百六十九号又一本。第二百七十号又一本。第二百七十一号又一本。

第二百七十二号俄罗斯国方言资学一本。第二百七十三号俄罗斯文理解一本。第二百七十四号又一本。第二百七十五号又二本。

第二百七十六号又三本。第二百七十七号又四本。第二百七十八号又一本。第二百七十九号诗一本。

第二百八十号西洋各国文风记二本。第二百八十一号文理新解一本。第二百八十二号俄罗斯国文风记一本。第二百八十三号古文风记一本。

第二百八十四号又一本。第二百八十五号斯拉费扬各部落风俗书一本。第二百八十六号俄罗斯方言晰解二本。第二百八十七号俄罗斯国文风记二本。

第二百八十八号俄罗斯国方言丛书六本。第二百八十九号德尔日费英氏文人编五本。第二百九十号底米忒里氏诗集一本。第二百九十一号柯里噜幅氏诗集一本。

第二百九十二号喀拉马星氏各家文人编九本。第二百九十三号又九本。第二百九十四号又二本。第二百九十五号又十二本。

第二百九十六号又二本。第二百九十七号又十二本。第二百九十八号又四本。第二百九十九号又三本。

第三百号又一本。第三百一号又一本。第三百二号又四本。第三百三号寄休致武弁传一本。

第三百四号俄罗斯名家丛文十六本。第三百五号俄罗斯论一本。第三百六号俄罗斯文人百家传二本。第三百七号各种文编五本。

第三百八号俄罗斯文编法选二本。第三百九号俄罗斯文编摘绎一本。第三百十号依里瓦达诗集二本。第三百十一号养幼编一本。

第三百十二号养幼发解二本。第三百十三号幼学四本。第三百十四号又二本。第三百十五号幼学各种文风集六本。

第三百十六号又二本。第三百十七号幼学十本。第三百十八号幼学故事四本。第三百十九号益幼全书七本。

第三百二十号归入前号。第三百二十一号幼艺必读一本。第三百二十二号幼学各国名士传十二本。第三百二十三号初学次序七本。

第三百二十四号归入前号。第三百二十五号发蒙各种图籍一本。第三百二十六号幼学故事二本。第三百二十七号类鉴十七本。

第三百二十八号又七本。第三百二十九号天下地理全图一本。第三百三十号又一本。第三百三十一号古地理图一本。

第三百三十二号俄罗斯国地理图一本。第三百三十三号天下东西地理图二本。第三百三十四号五州地理图一本。第三百三十五号额俄罗怕州地理图一本。

第三百三十六号邻国地理全图一本。第三百三十七号俄罗斯水陆地图一本。第三百三十八号天下土产图一本。第三百三十九号额俄罗怕州地理图一本。

第三百四十号丕叶忒尔布尔噶城等处图说二幅。第三百四十一号又一幅。第三百四十二号又二幅。第三百四十三号又二幅。

第三百四十四号又二幅。第三百四十五号又二幅。第三百四十六号又二幅。第三百四十七号丕叶忒尔布尔噶宫室图一幅。

第三百四十八号战图一幅。第三百四十九号又一幅。第三百五十号又一幅。第三百五十一号又一幅。

第三百五十二号又一幅。第三百五十三号舟师海战图一幅。第三百五十四号法啷锡兵丁渡河图一幅。第三百五十五号祝谢天主图一幅。

第三百五十六号天地仪器二具。第三百五十七号天地仪器释文一本。

☆王炳燮○苏松水利考

苏松田赋甲于天下，以其地处膏腴，多水泽而利于灌溉也。然而偶值潦岁，即至田庐淹没。是得水之利，而亦受其害，此水利所以不可不讲也。苏松于古为扬州地。《禹贡》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此言水利之权舆也。震泽即今太湖。三江之说不一，就苏松而言，则不必远求，第言太湖下流之三江可也。东江娄江，古迹久湮，惟吴淞一江，尚仍其旧。则就今日而言，亦不必泥古三江，第言今日之水道可也。

明季以来，言吴中水利者，以刘家河白茆河合吴淞江，为湖水入海之三大支，以当古之三江。盖太湖北受荆溪百渎，南受天目诸山之水，汇为巨浸。由吴江之十八港十七桥宝带桥，吴县之鲇鱼口大缺口胥口铜坑口，分流散入淀山阳城昆承庞山独墅九里三泖诸湖，淳涵蓄泄，以资灌溉，吴淞白茆刘河暨诸支港，分道达海。必下流通畅，斯引吸太湖，自无壅潦之虞，从前支流淤塞，吴中频有水患。自道光癸未以后，疏浚不止一次，然后来水患，仍未能免。己酉之

灾，更甚于癸未。后虽屡次复浚，而一遇霖霖，低田辄被淹浸，其故何也？考明初夏尚书治水浙西时，吴淞阔一百五十丈。至隆庆间，海忠介公挑浚吴淞江，自黄渡至宋家桥长八十里，江面旧三十丈，增开十五丈。夫自夏公之时至隆庆，一百五十丈之江面，止存三十丈者，以刘河大开之后，水道分而为之递减也。然自海公增开，江面之阔四十五丈，后三十余年而又旋塞。万历年间，苏松道许公开浚吴淞，不数年而又塞，盖下流通潮之处，浊沙淤淀，日积一钱之厚，一岁之积，三尺有余，无怪乎挑浚之后，不数年而复淤塞也。推诸白茆刘河通潮处，莫不皆然。下流既塞，则疏泄不畅。所以一遇霖潦，便至成灾，亦其势然也。

又尝考之，白茆港刘家河暨七浦塘福山口，为苏州东北泄水之巨川。吴淞江暨大黄浦，又苏松南北交境泄水之大道。通潮之处，浊沙既易淤淀。今之黄浦腹处，适当上海东偏，频岁以来，淤涨数十丈，浦身渐狭，异域之人，贪踞地利，挑土填筑，方且未已，亦为害水道之一端。窃恐将来重烦疏浚，不独吴淞白茆刘河诸港而已也。必也相其夺水之地，大加开浚，以次施功，而又修圩岸以御横流，复板闸以防淤淀。使苏属之三十六浦，松属之八汇，皆得以时节宣旱潦，则苏松之民，可以长享水利，而无虑水潦为害矣。

○上李伯相论畿南水患书

永定河仅恃堤工，久失疏浚，以至受病日深，河身高仰。非得实心任事熟悉河务之人，精详测视，彻底施工，诚不足为一劳永逸之计。然畿南水患，不徒在永定一河也。盖水之为物，必有所蓄泄，斯不患其涨溢。假使各处淀泺，一一深通，各州县多有沟渠，虽遇暴雨，下游不及宣泄，而水有所容，亦不至泛滥为害，纵泛滥亦不至害若今之甚也。昔陆清献宰灵寿，多开沟渠，人非议之。后值水发，独不为灾，是其已事。某向曾经过西淀，见淀水淤浅，多有占种茭芦芋栗等物。居民无知贪利，致沙停水浅，滩涨日多，恐各淀亦皆不免同此情形。似宜俟水势退落，周视各淀泺，择其淤浅尤关紧要处所，大加疏浚，以工代赈。目前救活饥民无算，而日后庶免垫溢之灾，当今要务，似无逾此。

至各州县离淀泺较远之区，亦宜及时多开沟渠，设立涵洞。平时蓄水以资灌溉，水多开放，有所宣泄，民间耕种，不至全恃天时。所谓收水之利，即可以免水之害，亦在人设诚致行之耳。夫子恫在抱，为民请命，不惜多方筹画为奠绥黎庶之谋，至诚感格，天心助顺，不独消弭灾，即意外非常之虑，亦当消遁于无形，是可为苍生庆幸者也。蒙谕勘视大悲院地基，昨往周视，其处前扼三汊河口，白河水绕出其西，东南有贾家沟，北有塌河淀，建城为守御计，似得形便。惟现在积水未消，西南干地，较西沽为多，而东北洼坑处所，水深有至丈余者，平地水亦深至三五尺不等。其下土肉坚疏厚薄何如？将来筑基圈建

，是否合宜？均难悬揣。请俟水退后派员详细察视为妥。愚昧之见，未知是否，统候钧裁。

☆王先谦○条陈洋务事宜疏

臣闻：人臣在上位者，以尽职为忠；居下位者，以尽言为忠。值当言之事，而淡漠于局外，即为负恩。有自效之路，而缄默于当官，亦为职。方今纪纲整肃，寰宇粗安，切要之图，莫如洋务。九重宵旰所经营，中外大臣所筹度，或害未至而先防之，或机甫发而善应之。上下同心，内外一体，审慎详密，维持历年，综论彼族情形，约有三变。

咸丰十年，英法各国内犯，要挟百端，和约既订，互换成议，俄美亦相继立约。就中英为祸首。抚局初定，彼人狡诈难信，内地糜烂，朝野岌岌，其时深可虑者，首在英。同治初元，剿办发捻，大有转机，西人知我兵力尚强，心渐慑服。虽文乃耳马加利等，前后数案，屡烦辩论，旋就安帖。俄国疆域毗连，蓄意侵占，议界之事，屡催不办，且以代收伊犁为词，坚执推延，进步，其时深可虑者，又在俄。同治末年，倭人犯我台湾，近复动辄称兵，不遵定约，海防未固，御侮尚无把握，此时深可虑者，又不在他国而先在倭。

敌情既有变更，则区画亦因之而异。伏读嘉庆十五年七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有曰：国家经理大事，总当握其要领，专心一意，方克有济。即如医家治病，遇有棘手之证，若不究其受病根源，率行下药，虽多方疗治，其病不除，钦此。今洋务万分棘手，亦当认定病证，以为下药次序。自古敌国外患，无代无之，办理多方，是非各别。汉系单于之颈，唐犁突厥之庭，力足以举敌，此最上也。齐桓兴召陵之役，无损于芊楚毫末，而周以尊，寇准赞澶渊之师，无损于契丹毫末，而宋以振。气足以慑敌，不战而屈人。抑其次也，张浚覆军于大金，沐晟败绩于交趾，师行虽正，任用非人，无审己料敌之能，而贸然一试者也。割地和亲，卑称厚币，前代多有，困敝随之，蔑足论矣。是故逊让无救于边患，务在自强，鹵莽适以速颠危，要在审敌。壮我之气以慑敌，然后可以立国，充我之力以举敌，然后可以久安。审机赴势，间不容发。苟或失时，后将奚补。臣故竭其愚悃，谨就管见所及，约为四条。缮呈御览。

一审敌情。本朝奠鼎中原，臣高丽而役蒙古，前代边患，一举而空之。独准噶尔跳梁西北，旋就芟夷。俄罗斯僻处边远，时蓄诡谋。列圣抚御得宜，故能帖耳受命。及咸丰末，泰西诸国纷至沓来，俄人起而交乘，要约互市。迩来倭国狙伺日甚。一日合十数国之众，以构难中土，实为千古未有创局。敌则求请无厌，我乃应接不暇，此亦智勇俱困之秋矣。然而强弱异形，缓急异势，以目下情形而论，敌之谋我，既各有其用意所在，我之应敌，亦当审择所处，酌分次第，就最亟者，专精筹办，以为制胜自强之基，破方发之狡谋，而后可以杜

无形之大患。若浑同一视，则此十数国方张之势，无在而非隐忧，治丝棼之，庸有济乎！秦之兼并也，攻韩魏而交楚齐，汉之筹边也，威匈奴而抚南粤，卒乃六合混一，胡越来庭。诚熟审先后远近次序，专力切己之图，气伸于一隅，而威遂立于天下也。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俄人呈献阿睦尔撒纳逆尸，蒙高宗纯皇帝谕曰：驾馭外藩之道，示之以谦则愈骄，怵之以威则自畏。此二言，若子孙世世能守，实大清国亿万年无疆之庥也。钦此。臣思今日情势，原不能遽希全盛之轨，而劳心殫力，以期有济，则皇太后皇上当与中外大臣同之。稍一因循，受病愈深，恐无挽回之日。然则揣敌情以求所从事，非见在更不可缓者哉！

就各国言之，泰西诸大邦通商者，据我津要，传教者，愚我黔黎，彼皆蓄意甚深，贪狼万状，谓其志不在土地，诚非洞微之论。但西人越国数万里，兵饷既难为继，虚实究未深知。各国互市擅利之区，又贪恋牵制，而无能首祸。故兵船只藉以恫喝，必不遽启战争。即彼国有衅可乘，亦中华百年以内，兵力所不及，此但可羁縻，而不可图者也。俄国地大兵强，与我接壤，实为肘腋巨患。若彼意存开衅，陆地相持，胜负未定，海道来犯，防不胜防，此我终当善策之，而不能遽发者也。独倭夷蕞尔小邦，横行海外，势杀于俄国，而地逼于泰西。顾叠兴无名之师，显露与我为难之意，纵其得志，为患不后于俄。覆而取之，不惟俄人有所震慑，而不敢生心，即泰西知我兵力竟能及远，亦将潜戢其诡计。此天予我以自强之资，不可失也。倭之崛起为雄也，特听巴夏礼阴谋，怂恿乘中国之敝而起耳。然其国据三岛，视中华一二省之大，地不为广，新购铁甲船只四号，皆木质蒙铁，海战并不堪用，小兵船闻亦甚少，兵不为强，洋债日增，穷困弥甚，国不为富。往岁窥我台湾，正进退维谷之际，我允给兵费，得意以去。近遂破灭琉球，夷为冲绳县，乎雄视海上矣。然其实非有深固不摇之基业，长驾远馭之规为也。夫觐国者不必履其地而知之，观其所行，而足以察其民之从违，与其国之兴废。倭夷蔑弃旧人，专任一来自外洋之巴夏礼，而所谋又不协于众志，其臣离矣。仿效西人制度，改易衣冠，焚毁典籍，耗民财而隳士气，其人畔矣。萨司马不服，竭其全力，仅乃平之，内属变乱，夷氓流离。年来侵台湾，入琉球，佳兵犯顺，皆败征之先见。举国以为天朝且旦夕加兵也，而皆有怨毒其上之心。其能安然无恙者，特以强力偪兴之时未遭外侮，虽疲敝而尚足自支耳。或谓倭国兵精，所向得志。不知萨司马本其属地，琉球弱小，取之甚易，非倭力果有余也。宋王偃破敌益地，国灭于齐，郅支单于乘胜骄，梟首于汉。倭夷虽横，不过桀宋郅支之比，即与诸海国争衡，亦当覆败。况天威震叠，岂丑虏所能当耶！然彼果无挑衅之师，我何妨示包荒之度。今背公法者，倭也，弃和约者，倭也，开兵端者，倭也。彼既藐我为

无能，犹审顾迟回，而不思一怒，彼之得尺进尺，岂有已时。不今岁兵及于台湾，则明年祸发于朝鲜，待其气力壮盛，而始图之，其难什伯。该夷比年用兵，行径迹类小偷，不予痛惩，则放胆恣行，将成大盗而不能擒捕。且琉球、朝鲜均我东方属国，密迩倭夷，琉球不复，朝鲜能无寒心，斯又东藩观听所系，非仅国家戎政攸关也。侧闻辩论琉球一事，该夷藉口何如璋照会，措词过激，延宕枝梧，今转不必急责其退还琉球。而彼若诡计调停，割地两属，亦不可允许。盖许之，则彼得利，而我无以为问罪之名，不许则该夷贪地不还，曲终在彼。见在该夷，坚指琉球本其属国，刊入洋报，传布各邦，我亦当明斥其捏冒，使各邦知之。否则各邦转以彼为有理之事矣。

窃谓办理之法，首在慎择使臣。明岁更换之期，此任较各国公使尤重，非文士所能胜。必得历练营务，朴实沉毅，坚忍有为之文员充之，不用副使，以免掣肘，令其广设耳目，使彼中虚实，纤悉咸知。长崎横滨各岛，现有中国理事官，当由使臣遴择调派，以期呼应灵通。各岛多中国商民，由使臣饬各理事官，不动声色，按户派丁，阴以兵法部勒，使之彼此联络，守望相助，托为保卫闾阎，务在结以恩信，俾肯暗为我用。该夷与中土同文，购画彼中山川形势，尚易为力。得其地图，可发交南北洋大臣，派人讲习，备行军向导。琉球遗臣义士，有来归求救者，量为收恤，勿绝其望。既以究知该国地形，兼令谍探倭夷动静。盖兴灭国，即所以振天威，此实关系我朝字小存亡体统，不得视为乡邻之斗，即天下臣民，皆有以谅圣主之心，并非因喜功而糜费也。一俟海防少完，兵船足用，举该夷背约构兵诸罪，布告各国，霆击风卷，出者不意，收琉球孑遗之众，出朝鲜犄角之兵，战舰直捣其夷巢，华民向应于各岛。以堂堂正正之师，取众叛亲离之地，可一举而集事也。然后乘战胜之威，清俄人占越旧疆，定泰西互市限制。胜势在我，则进止轻重，随所施而咸宜。高宗驭远之鸿规，何不可再见于今日哉？朝廷不出师以威四夷则已，朝廷苟出师以威四夷，或者其必由乎此矣。

一振士气。古今人才之用不竭，在上培养之，振兴之而已。非培养则才不生，非振兴则才不成。用在才，而所以可用在气。若居上者弗为振作，官与兵民皆有颓废涣散之势，气不举，而才亦随以消亡矣。人固有不待驱策，而竭尽悃忱者，孟子所谓：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此上知之资，不能多得。故供奔走者，半中材，不加磨炼，则自然归于无用。本朝大臣，如阿桂舒赫德皆命世勋佐，然亦几经摧挫，而后郁为梁栋之姿。盖非是不足动心忍性，增益不能，下此者更无论矣。乾隆二十四年十月高宗纯皇帝以戡定新疆谕曰：此番遐方绥靖，我将军参赞，以及一介执戈之士，无不得娴行阵，于国气人才深有裨益。然非朕力为振作，信赏必罚以淬厉之，其谁不畏难苟安而坐，希无事之福乎

？钦此。圣谟深远，有味乎其言之。所谓国气，即士气也。臣每一恭读，辄为低回往复，仰首企慕，而不能自己也。

今论办洋务者，动虑无人才可用。臣以为，亦在上之振作何如耳。嘉庆时，李长庚王得禄邱良功等皆以歼擒海盗，著绩重洋。果办洋务，而谓无人才，臣不信也。夫物必待时而显，才必练事而成。他端皆可书授师传，独用兵非身亲不悉。本朝不办新疆，则无平定金川之阿桂等，不办金川则无平定台湾廓尔喀之福康安海兰察等，无廓尔喀苗疆之役，额勒登保等何由见知而平教匪？无教匪之役，长龄等何由授钺而定回疆？道光以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一旦萑苻肇乱，流毒极于四海。然无此番兵事，曾国藩李鸿章或不过以文学侍从终其身，而左宗堂彭玉麟辈将老死荒山，乌能为国家效命哉！今天下甫定，宿将尚多，不及时驱策而淬厉之，万一将来，遇不得不用兵之时，恐真无可才之才矣。人情本多怯而少勇，虽禁止令行，犹惧不率，若任其委蛇迁就，至僨事而已莫能追。高宗纯皇帝临御臣工时，有不测之赏罚，圣意所在，大抵勇往者虽获咎必宥，畏葸者虽善全必惩。至筹办边务，尤不假借，故能群材用命，武功十全，汉通外域，谷吉十数辈，奉使戕躯命而不恤，其时为都护者，多能行便宜，张国威，亦见前代之法令严明也。今诸国通好，使事频繁，似宜严定辱命之罚，俾人皆有所顾忌，而不敢专为身谋，于国事庶有裨益。此任将择使二事，臣以为在官所宜急为振作者此也。

古来无不敝之兵制，本朝军政尽善，劲旅无前。自发捻恣行，湘淮义勇名天下，营兵或反为世诟病，于是有裁兵并饷之议，有改勇为兵之议。臣谓此皆未观其通，而求其实也。裁兵并饷，以为饷足则兵自精，而汛地不敷巡防，奸宄更多窃发，利未收，害先见矣。改勇为兵，盖以兵无用，而勇有用。均是人也，锄之民，可使杀贼，行伍之士，反谓不如，舍本齐末，殆非通论。夫兵之病在与将不习，而平日之势分，勇之利在将士一体，而平日之势合。但警急时，有屯扎一处之勇，承平时不能有屯扎一处之兵。即如长江水师，其初攻剿为要，不能不合，及改兵，则汛防为要，不能不分。然既改之后，规制既异，操练较难，设有战事，即难必尽如当日之精锐得力。虽以彭玉麟自将，而自改之，亦无两全善策。推之陆营，何莫不然。若分汛以诘奸，而别屯军以备调，庶乎其可。然无此军制，亦无此巨饷也。况久屯之军，锋锐消耗，骤临战阵，又岂能必其可恃乎！然则如何而可？亦惟勤练节制之师，用其方新之气而已矣。乾隆二十四年九月，饬将军富德等，追索霍集占于巴达克山。谕曰：我满洲风尚素称醇朴勇往，而承平日久，八旗子弟，多耽安逸，偶遇军旅之事，转致不能娴习，朕于此举，正欲训诲督率之，俾习勤劳，而谙韬略。而诸臣中或犹有狃于小利近功，不知事机之缓急者。古者无事之时，不废训戎讲武，今以法无

可道之逆酋，当功有必成之事会，且可借以练我杀敌致果之将材，又何所顾虑，而竟为浮论所惑！钦此。恭绎圣训，实以借军事练兵为妙用。夫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然非讳言而屏弃之也。时会方乘，有临事之惧，天讨既致，无黷武之心耳。若不得已而不用，则国威渐损，其究必至孱弱不振，虚言训练无益也。今练军行之有效，可渐推广。中兴后，闾阎子弟，皆有强悍勇烈之概，急公赴难之心，果其用之，十万雄师，咄嗟立致，选将部署，数月而定，过此以往，未之或知。臣谓兵气宜急思所以振之者，此也。

我朝恩泽之厚，旷隆往牒，编氓浹髓沦肌，深固不拔。自天主教入中国，迄今十余载，奸民起而驰骛，良儒视为惯常，而忠愤亦稍衰矣。民心之不定，由于国威之不立，岂细故哉！宋太祖以神武开基，后嗣失之积弱，然其仍世仁厚，积累颇深。及中原沦于金元，无一人提戈仗义。民岂无良，迫于势之无可如何耳。俄人占据伊犁索伦锡伯，人众流离困苦，不获自拔来归，我兵力所不及在彼中者，亦无能杀贼反正。足见固结之人心可恃，而未可专恃也。臣前在湖南，见士民闻教士将至，咸欲得而甘心，询之各省莫不如是。固由乡愚罔识此时禁令，然彼自以为尊孔孟，则不容异教，戴朝廷则屏斥外夷。此等忠义正直之气，实列祖列宗二百余年涵濡渐渍而成，非易致也。夫以斯民之所同恶，而为上者谕之以可从，又因而法令驱迫之，奸民入教者较良善为安乐，有事则调停而袒护之，官府不如此，朝廷又从而加罚焉。始则愚民不知，仅怨官府，今知之而乎怨及朝廷矣。臣亦知国家办理深心，目下更无别法。但再阅多年，蚩蚩之耳目心志，污染愈深。欲求如此时忠义正直之风，以备干城腹心之选，窃虑其倍难也。臣谓民气宜急思所以振之者此也。

夫欲振官与兵民之气，则又全在圣主持之。以一心有通筹之至计，有坚忍之定见，应举之事，次第分责其成，可取之材，大小咸储其用。奇谋坐定于宫廷，威声已树于海噬。外夷闻之，行将自戢。譬诸贲育有不仁之疾，儿童得而易之，一旦霍然起立，虽赳赳之夫，亦变色流汗于百步之外矣。何有于强敌之相侮，小丑之难平哉？

一筹经费。洋人入中国为时已久，朝廷深思密计，求所为制胜之方，而尚未大收成效。盖以度支匮乏，挹注无资，则经费之筹亟已。其要约有数端，敬为圣主陈之。

一垦荒。臣前奏经费宜裕，摺中详言之，已蒙敕部议奏。查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御史卢浙奏，直隶省官荒地亩，并各项入官地亩，积案久延。仁宗睿皇帝谕曰：屡经户部奏准，降旨飭令该督等委员勘丈，召垦升科，乃因循已久，有阅十余年或数十年尚未勘报者，实属怠玩疲懈。若系官吏本家私田，孰肯听其荒废耶？先公后私之良臣竟少，深可浩叹！钦此。以承平无事之时，查办数十

万官荒地亩，尚至屡烦圣虑。今江浙等省，荒田事体重大，察弊尤难。所恃疆吏公忠，视国事如家事，尤在上专其责成而已。

一开矿。此中外臣工屡请举行者。泰西皆用开矿致富强，中国产煤铁少，则轮船所用，必取给外洋，是中土添一漏卮，外洋增一利藪。故从前可以不办，今日势难缓图。国家无事之日，动不如静，有事则当与时势为变通。且地不爱宝，秘久必宣，亦自然之理也。前李鸿章试办于磁州等处，不闻成绩如何。刘长佑亦请在滇筹办，以费绌而止。臣常求各省难于创始之故，特以机器费巨，事无把握。窃意开办不必先用机器。外洋多精地质学者，即中土亦不乏其人。滇黔川边老民，尤为谙习，测量衰旺，十不失一。由各督抚雇募试采，果得巨矿，再以机器济之，则费不虚糜，而事有实效。滇黔道远运艰，东北诸省可开之地颇多，当以渐举办。官启其端，招商继之，购买机器，商力不及，则官借资本，分年扣还。大抵兴利之事，官办不如民办，官办则糜费甚而中饱多，不启其端，商民难与虑始，亦必疑惧裹足。但期推行渐广，不必利尽归官，而国家受益甚大。所谓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也。

或以前明流弊为疑。臣又尝深求明代之失。万历二十四年，开矿遍天下，命中官为矿使，编富民为矿头，矿无所得，勒民纳银，民不能支借库银，代富家巨族诬以盗矿，良田美宅，指为矿脉。征榷之使，急如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其时谏臣言，陛下谓取诸山泽矿，使实夺之闾阎。切论危言，神宗不悟，流毒廿载，国脉大伤。嘉靖三十五年开矿，一岁中费三万余金，而得银二万八千五百，不足以偿失。成化十年采金于湖广宝庆等郡，岁役五十五万人，死者无算，而得金三十余两，官吏欺谩，适成笑柄。此明事历历可指者。大凡国家举事，先问本意何在，则能行与否，可以直决。为国聚敛，虽小且易，事无不败。为民兴利，虽大且难，事无不成。明所采者，金银矿也，以聚敛为急。见在臣工所请开者，煤铁矿也，以为民兴利为重。今天下所用煤铁铜铅，无一非矿，旧者可用，而谓新者不可增，似非情理。各省山矿，因硃老而奏封闭，得线而请开采者，载在列朝实录，史不胜数，从未闻别生异议。今但浑言开矿，不复别白，而前代民间隐痛，犹在人心，亦无怪人之致疑耳。乾隆五十二年十月，给事中孟生蕙奏，请停止直隶总督刘峨所奏昌平州开采磺矿。论曰：京城外西山北山一带，开采煤窑，及凿取石块，自元明以来迄今数百余年，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从未闻以关系风水，设有例禁，岂开采琉磺，遂至于地脉有碍？即云，开设磺厂，恐聚集多人，滋扰地方，则每岁采取煤斤石料，所用人夫，不知凡几，岂皆良善安分之徒，何以并未见有滋生事端之处？圣谕详明，实足破世俗迂惑之见。见在各省有留防兵即多人，足资弹压，可无他虑。惟商办之后，必令该督抚选廉正之员，专司其事，不由州县官经手，以免

削滋弊。至采取金银，我朝向无此事。伊犁淘金，和阗采玉，皆于乾隆嘉庆年间定制，听民自流通，官为讥禁约，定税则。盖以一归官办，流弊无穷。将来宝藏之兴，倘有自然呈露者，则货不弃地，亦在疆臣之办理得法耳。

一严汰冗员。各省道府州县佐贰，少或数百员，多则千数百员，其中尽有奇特秀颖可成就之材，既驱而内之仕途，则专意图谋差委。为衣食计，材力销于放逸，心计困于钻营，此节义之士所以不兴。而捐输减成之后，不独于国帑无益，即人才亦因之日就敝坏也。各省差委之事，本可数计，候补人员既多，疆吏不能无勉强加派，情面酬应之举。圣经言生财大道，首在生众食寡。今举可自谋生之人，群袖手仰食于公家，即天子富有四海，亦自力不能给，尧舜所以病博施也。可否饬令各督抚将差委人员，认真裁汰，以节糜耗。今外捐虽停，此半年中，报捐分发，人数倍多，宜令督抚严密局试，文理不通者停其差委，到省后补署差委无期者，听其呈请回籍，静候咨取，免致为候补所累。见在办理洋务需人，该员等有谙习外洋文字、语言、测算、舆图、机器、化学、电气、学者，令其自行呈明，由督抚试验能否，分列等差，汇咨总理衙门存记，以备将来咨取当差。或回籍数年后，始学习精通者，准呈明本省督抚试验汇咨，杜其侥幸之门，而开其报效之路。一转移间，化无用为有用，庶办理洋务之人才，亦可藉此振兴。

一整顿厘榷。厘捐数目，日少一日，固由洋船包揽，办理实亦未尽得法。比较严密，以杜侵隐，而商民之受困愈甚，分卡林立，以防偷漏，而胥役之讹索滋繁。此则应宽者不宽，当并者不并也。至委员侵吞巨款，上司徇隐弥缝，前此所无，近日有之。以国家万不得已之举，乃至肥劣员之囊橐，民与国两无所益，深可痛惜！欲救其弊，仍宜参用士人。官场习气较重，衣食渐求华美，应酬易致亏挪，及得差委，千疮百孔，胆大妄为者，便敢公然侵蚀，迨发觉撤委，帑项所失已多。士人爱惜身家顾畏名义，愿欲不奢，年得十千二十千，即足养其廉，而资其力。官又查察而钤束之，无虞作弊。刘晏所以奏绩于唐时，前抚臣胡林翼所以收效于鄂督也。迩来候补人多，厘捐全归官办，然安插冗员，与慎重国帑，孰得孰失，故皎然易明矣。

一加抽洋药税厘。臣向在镇江询悉洋药局委员，洋药进口，每年约七万余箱，洋人每箱售银五百两，总计三千五六百万。中国每箱收税三十两，总计不过二百一二十万，洋药厘捐，各省多寡不同，总计只二百数十万。中国所得，皆民输官用，并非获自洋人。而外洋以此毒物，收中国之银岁至三千数百万之多，中国如之何而不穷也？朝廷屡申吸烟种种明禁，诚为根本至计。但徒禁内地之种，而不能禁洋人之售，则吸者如故，而益以垄断予洋人，除害不及半，而利全失之矣。查英国条约云：洋药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烟台条约，亦议

定厘税并征。当时惟此一款，中国稍得便宜。乃各款均由中国照办，此事延宕至今。见在威妥玛来华，当与坚持定议，加税一倍，倘滞销而来者渐少，既可以救民生，若仍前畅行，亦藉以纾国用。如威妥玛坚执不允，我当设数端，以相抵驳。使其俯就范围，多争一分，即多得一分之益。

一仿制织造机器。洋人呢布买中国丝棉成之，每岁售银亦三千余万。良由机器便捷，获利甚厚。我若仿制，亦可塞一漏卮。或由南北洋大臣，招妥实商人，借款办理。乾隆五十一年，商人王世荣请借帑银，嘉庆十七年，芦商义和泰恳借运本，均敕部议行。此皆成案可援，无损于国而大便于民者也。从来王道不言功利，若外患方张之会，亦难置富强为缓图。言强必先富，而富莫大于藏富于民。今约计洋药呢布两项出洋之银已六七千万。若再不为筹画，将来匮乏，恐不专在国计而在民生，后患何堪设想！嘉庆十九年正月谕曰：夷商交易，原令彼此以货物相准，俾中外通易有无，以便民用。若将内地银两，每年偷运出洋百数十万，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著蒋攸祥绍查明每岁夷商等偷运足色银两出洋实有若干，应如何酌定章程，严密禁止，会同妥议具奏。钦此。仰见圣虑渊深，于中国银两出洋之患，早已洞鉴。今时事更非昔比，若之何转不为之所也？

以上数条，臣特举其大者。夫筹经费于今日，亦极难矣。既不能益我所本无，即当求我所固有。臣所拟后四条，专以防侵耗而塞漏卮。若本源至计，当以垦荒开矿为大宗，而开矿获利尤速。朝廷如谓事不可缓，似应断在必行，开办之始，既不用机器，测量之人，亦不用外夷，自无虑惊骇耳目。果得巨矿，应用机器，再剗切晓谕地方，以为民兴利，及防御外夷之意。则民情大顺，而事无留难。外夷所需于我者，茶丝为最，近闻英国蚕桑渐兴，印度茶种甚佳，再一二十年，我将一无可恃。西人讲化学者，每言中国繁富甲五大洲，煤铁之利，外国不及，不解何以穷困。故今开矿畅旺，不独济我之用，兼可擅彼之利也。至欲挈财用之纲领，则权必当操之于上。伏读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曰：明代财用不足，由于上不知府藏之数，臣下遂得肆其私窃干没。使能慎核于平时，复加之制终谨度，何遽至于入不敷出？迨国用告匮，而欲取资山泽，非特临渴掘井，缓不及待，且以杯水沃舆薪，亦何济于事哉！圣谟洋洋，臣尤愿圣主敬稟而深思之，实国家无疆之福也。夫中外臣工之于洋人，咸欲灭此朝食。所以束手下气，徒坐无经费耳。自同治以来，朝议疆防，惟是为尤亟矣，而经费未筹，至今如故，天下安有坐而收功之事乎？

一备船械。洋人所以悍然与我为难者，非不知中国民心之固结也。群匪荡平以后，非不知我兵力尚强也，而敢于如此，特谓彼能来，而我不能往耳。故备轮船为亟。我不能空舟而破敌，则枪炮机器，不容不具，故备械亦亟焉。闽沪

船厂设立有年，商船颇多，兵船太少。臣以为目今要务，全在战守，兵船为亟，商船尚在其次。夫招商轮船，原藉以分洋人之利，办理具有苦心。但从来营利之举，官办必难持久。船政总理大员，屡行更换，经管多人，头绪纷杂，照察不及，久则弊生，且帑项有限，扩充为难。今当成效渐著之时，人人知有利可图，宜广为招徕，使富商闻风踊跃，凑股合办。增一驾驶出洋之船，则中国多获一船之益，外洋即减一分之利。惟商民以成本重大，兼畏风涛，图利之心，不敌避害之心，又当以爵秩奖励之。今外捐已停，名器贵重，鼓舞之权，端在于此。可否明定章程，将每船制造修理，往来驾驶之费若干，运载货物之利若干，由船局综核开载，刊布各省，俾人共晓，然并令督抚仿盐务招商之例，广谕天下，以朝廷修明船政之意。凡鸠资造一船出洋者，照军功例酌予级纪，驾驶三年获利富厚者，酌赏顶带虚衔，船多而年久，赏亦递加。人知有利可谋，有赏可劝，又有船政大员为之维持，兵船为之保卫，公家初不利其丝毫，孰不欣然乐从。将来风气大开，于损外益内之举，自有实效。西人富强，全在官商一体。国朝海禁森严，商民不准出洋贸易。今事非昔比，则因敌之利，而求所以制敌之方，当先通商之情，而后他日资商之力。

至兵船如何制办，督抚中如李鸿章、沈葆楨、丁日昌等皆讲求有素，自必择精语详，非臣愚所敢拟议。然窃闻英法俄诸国，皆以铁甲船擅胜，各有数十号，美国前有四十余号，近年以为可以不用，大半分售各国，专造一种碰船，其前锋利如锥，遇铁甲船直前撞之，轰然洞孔破裂。若日本木质铁甲船，所蒙之铁，厚仅三四寸许，以此破之，更易矣，将来出洋征剿，自应有铁甲船十数号，为攻战之需，目前经费不充，似可仿照美国，先备碰船数十号。计铁甲船一号，费在百万金以上，碰船约二十余万金。省一铁甲船，可办碰船五六号，以之防海制敌，可期得力，即防卫出洋商船，保护海运漕米，均足恃以无虞。至各省制备小轮船太多，增一船即多一船管带之人，支销之费，此等船只，既不能内河缉捕，又不能出洋战剿，徒资应差灵便，无大利益，宜停此后增备，以节虚靡。大抵外夷举事嚣张特甚，然利在上下同心，猛鸷坚忍，势有必至。中国办事镇静有余，然病在情意隔阂，瞻顾推诿，终于无成。嘉庆十一年正月，粤省奏报，路臣嘴哑国，即俄罗斯，有商船来广，谕令嗣后申明定例，杜其再至。时俄人本有恰克图贸易旧章，而意重趋利，不惮深谋远越，其能致富强，亦即在此。泰西诸邦，美布最为后起。美主华盛顿于乾隆四十三年，据英国亚美利加之地以立国。四十九年即遣商船至中国购茶，五十九年造战舰，嘉庆十二年作轮船，又十数年，兴利之事大备，强盛埒英法矣。布主佛得力于康熙四十年，由日耳曼属国自立为国，其孙福达利弗修武备，再世积弱，至嘉庆十一年，为法人所袭，由是重困。同治以后，威令姆大修船械，一战而踣法王

，遂为强国，由是言之，国无大小，惟视自立何如。乌有堂堂天朝，而转逊谢于海外么么之理哉！

各省设立机器局，原以学制谙习，免临事购买，为人把持。虽糜耗于目前，必程功于异日。丁宝楨设局川省，奏明准行，迨恩承等查办，又复奏撤。一主利用，一主惜费，朝廷两议并从，原属虚衷博采。但各省设局制办，独川省因人言顿止，帑项既已虚掷，政令亦不画一。是讲明西法之举。朝廷尚不能自信，何以使人共信。臣窃意现当安内攘外之时，不少变通尽利之事，动牵异论，安有成谋。况遇事出以游移，疆吏之勇往者，无所遵循。苟安者遂其诿卸，天下杜多不兴之利，不除之弊，斯则望圣主持权于上，枢臣力赞于下也。康熙中议开陶庄，引河不决，乾隆时开之，而河渐北徙。嘉庆中议行海运不决，道光时行之，而利赖至今。非常之事，始共惊疑，待其成而后信。臣亦愿朝廷于制备船械，持定见而开群惑也。至于水雷、炮台、电线、铁路，防海所不可少，皆当次第筹办，而船厂量移腹地，免致有警时徙置为难，尤其当务之急者矣。

以上四条，士气宜振审敌情，而后有致力之端，船械宜备筹经费，而后得开办之具。四者之中经费为亟，当于此专力图维勇，决于初基，而后不匮于持久。

臣维自古外患所伏，恒在极盛之时，弭于未形，人恒不觉，一有差失，即成巨衅。不善其后，弥觉可忧。西人不忘情于中国非一日矣。溯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英夷入贡，凡该国派人驻京浙江宁波舟山天津广东等处泊船贸易，货物删减税，则任听该国传教各节，今日现行者，彼时皆已具奏陈请，当降敕严加驳斥。六十年入贡，稍为恭顺。嘉庆中德天赐以传教破案矣，司当东以图画中国山川上闻矣。疆臣泄沓从事，蕴蘖伏戎。其尤甚者，十三年，夷人兵船，径入澳门，占住炮台，两广督臣吴熊光任其留停，迟迟入告。仁宗睿皇帝节次严飭，该督始向理谕，而办理过软，夷人稽延数月，扬帆径去，始窥见中国虚实。二十一年七月入贡，胆敢届觐见之时，正副使一同称病，则已立意生衅。仰蒙圣度包涵，以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将夷使驱逐回国。道光中叶，叠次内犯，论者归咎彼时和议。不知履霜坚冰，由来者渐也。俄夷夙号大国，若非康熙乾隆时办理得法，其可虑亦不待今日。故制倭不下辣手，今日之倭又异日之英俄也。夫当日所以议和者，特因战备未修，仓卒从事，安一时之反侧，非以为永奠之良谋也。习久相忘，几以口舌为可常恃。一教案之出，一换约之期，必增立新条，彼智愈长，我谋愈绌。今岁威妥玛为中国抽收洋货厘税一事，乃至纠合十余国公使，群萃都门，图遂其要挟之计。俄国定约，伊犁各城，既未全归，白彦虎又不献出，而领事设至大理，通商直达陕甘，东南之门户洞开，西

北之藩篱何恃？此忠臣义士闻之，所为抚膺而叹愤也！我明知和议不可凭信，彼人贪心无已，而一切未尽设施，相顾束手。见在河运渐废，漕粟全恃海运，万一彼人合而谋我，以数船横亘洋面，则全局关系匪轻。彼之要约，恐更有出于情理之外者，我亦将晏然而已乎？

国朝家法昭垂，政由乾断，襄赞必资臣下，主持全在圣心。况军务夷情所系重大，上有安民之怒，诸臣敢不群起赴功，上怀恤众之仁，诸臣亦且相安无事。全局枢纽，秉自宸衷，非群策群力所敢任也。自来谋敌者，固当审量彼此强弱，尤在酌事理之当否，民情之顺逆。今事理本无可疑，民情实大可用，圣主固深知之矣。至军事利钝，非能逆睹。本朝武功，远迈前古，而准夷筹兵于三朝，金川收功于再举，即同治初戡定粤捻何敢信曾国藩等必能奏绩，而坚定迈往，终以有成。可见委任得人，不忧罔济。国家立贤无方，文武具备为守兼优之人，千百中或只一二，至乘事会而赴功名者，何时蔑有？人臣勋名成就，亦思为晚节保全之地，智略可倚以集事，而驰驱半非所能堪。故汲引人才，以备任使，方得以人事君之义。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皆殚心戎务，公忠体国，大臣彭玉麟辖长江，血诚任事，水军战士，尤所深悉，岑毓英志存殄虏，不畏艰难。似可飭令诸臣，将其部下才堪将帅偏裨之选者，密疏存记，专备海防指臂之用。至沿海师船规模，必得专员统辖，南北洋分设总统，彼此隔阂，呼应不灵，总统之上，宜特派大臣兼辖之，守则巡阅操防，战则发纵指示，黜陟调度一切由其主持，沿海省分督抚转饬设防，助其不逮，同德同力，而气象为之一振矣。夫目下筹经费备船械，原以先固海防，非遽轻言海战。然通南北九千里之洋面必在在筹防，毫无渗漏。我不敢出洋一步，坐待敌人来攻，而竭力以御之。虽愚者亦知守之不尽可恃也。故必能战而后能防。既能战矣，焉有值可乘之隙而不乘，转坐待他人之我侮乎！宋臣苏轼曰：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之而已。臣谓目前洋务情势，尚在可为之时，亦愿圣主能不失之而已。策定于一时，而基巩于万世，疑稽于卿庶，而机决于宫廷。故曰：上无卧薪尝胆之谋，而欲下有闻鸡枕戈之志，必不得之数也。

臣备员讲幄，目击时艰，倏倏愚忱，不能自抑，冒昧上陈，无任惶悚待命之至。○紫石泉山房文集序

歙县吴澹泉先生，与桐城姚惜抱王滨麓，同受古文之学于刘海峰先生。独惜抱名最显，其徒众尤盛，相与张之以为大宗。先生之文，高于滨麓，顾或有不尽知者。将其文传之未广，抑徒众不如惜抱之盛，无从而张之者耶？余观海峰评论先生之文，倾倒甚至，若不当在弟子之列。而先生为文，发摅心胸，磊磊熊熊，有浩然自得之气。未尝揣摩趋步，于规矩亦无有不合。盖断然自为一家之言也。夫学者学其识也，而文者文其志也。吾之识既足以达，而志足以明

，则今日之为文，宜不以前日之所学自限。故凡有所托以自尊者，皆必有不足于中也。如先生信所谓雄俊之君子已。先生天性孝友，有廉正之节。自少邃志道学，深以无成为愧惧，屡见其意于文。故其根本盛大，发为文章，与世俗之求工于词者绝远。余昔录十数篇，入《续古文辞类纂》，以志钦向。今李君辉廷重刊全集，吾知其传益广。海内皆能读先生之文，而喜先生之道日以盛昌也。因复为序之如此。

○半湖文集序

巴陵吴南屏先生，尝自刊所为文曰《半湖录》者。歿后二十年，思贤书局邬贲重刻。先谦获与校讎之役，乃搜补散佚，得文如千篇，为卷十二，而谨序其端曰：自咸丰军兴，楚材辈奋，而曾文正左文襄为之魁。士之有志名业者，莫不走军垒，依倚取通显。先生与二公交密，终身未尝有所求请。文正欲寄以幕府之任，卒谢不往。以举人大挑，司铎浏阳，意有不合，即自免去。博观载籍，洞晰精微，而于古人为文之道，孤往冥会，意量渊然，常有以自得者。尝往来岳州城南白鹤山之吕仙亭，君山之九江楼，寓居累月经时，乐而忘返。天容水色，晴晷雨夕，千态万状，奔赴几席。时或扶筇而行，揄竿而钓，皆以发其笔墨之趣，所寄愈远，而文亦愈高矣。始居京师，以文见推于梅郎中曾亮。时梅先生方以桐城文派之说，启导后进。其言由国朝姚刘方三君，上溯前归震川氏，以嗣晋唐宋为古文正宗。先生谓文必得力于古书，不当建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其后曾公为文，叙述文派，称引及先生。遂与友人书极论之，所以自别异甚力。盖先生之文词高洁，实能自进于古。而世俗寻声逐影之说，无所系于其心。故观其为文，与其人之生平，足以壮独行之胸，而激懦夫之气。可不谓卓然雄俊君子欤！吾楚近日功名之途日开，而山林遗逸，世或罕能留意。叙斯集而传之，使知如先生之全于天者尤可贵也。半湖者，洞庭支流所入，俗状而呼之曰铜半湖，《水经·湘水注》所称同半口也。先生居与近，因自号半湖渔叟云。

○续古文辞类纂序

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专家之学，主张后进，海峰承之，遗风遂衍。姚惜抱禀其师传，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间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颈相望。百余年来，转相传述，遍于东南，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以数十计。呜呼！何其盛也！

自圣清宰世，用正学风厉薄海，耆硕辈出，讲明心性，恢张义理。厥后鸿生硕儒，逞志浩博，钩研训诂，繁引曲证，立汉学之名，斥诋宋儒言义理者。惜抱自守孤芳，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一阙。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故其为文源流兼赅，粹然一出于醇雅。当时相授受者，特其门弟子

数辈，然卒流风余韵，沾被百年，成就远大。遂末者不宏，而知道者常胜。诘不信欤！

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梅郎中曾文正之伦，相与修道立教，惜抱遗绪，赖以不坠。逮粤寇肇乱，祸延海宇，文物荡尽，人士流徙，展转至今，困犹未苏。京师首善之区，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诸老，声气冥合，箫管翕鸣，邈然不可复得。而况山陬海隅，陋寡俦，有志之士，生于其间，谁与袞濯而振起之乎？观于学术盛衰升降之源，岂非有心世道君子责也。

惜抱《古文辞类纂》，开示准的，赖此编存，学者犹知遵守。余辄师其意，推求义法渊源，采自乾隆迄咸丰间，得三十八人。论其得失，区别义类，窃附于姚氏之书，亦当世著作之林也。后有君子以览观焉。

○郡斋读书志序

自《班书》列《艺文志》，隋唐宋史代沿其例，家分类合，今古咸萃。千百载上之著述，赖以不泯。然世祚 ！弥远，作者日出而不穷。经籍纠纷，难可搜讨。国朝修《明史》，志艺文，断代为书，亦其势然也。故私家簿录，合前代载籍而汇辑之，有以考证其存佚，补正史之阙遗，所系甚重，且史志仅列书目，不若簿录家阐明指要，并其人姓氏里居生平事迹，展卷灿列，资学者博识尤多。自宋晁子止创为此学，陈氏振孙继之，并为后儒宗仰。而晁氏尤冠绝。盖子止承其家文元公四世之学，藏书宏富，博览不倦，又得井宪孟赠书，益探赜钩深，发抒心得。辨正精核，为陈氏所不及。其言孔子之教，别为六艺。然其要不外修身。若以此而观六艺，犹在璇玑以窥七政之运，无不合者。不然，则悖谬乖离，无足怪也。又谓人惟有意求全，故中怀忧惧。先事以谋，而有所不敢为，有所不敢为，则其蔽大。又谓儒者之道，虽知寿夭穷达非人力，必修身以俟。知耳目之于声色有性焉，以为其乐也外而不易吾内。以此自为，则为爱己。以此教人，则为爱人。于学问之途，实能见其大而返之约。

其论释老二教，无意于世，不自附于圣人。若学而又失之忧其为祸。则以熙宁元丰后学者用意过中。如东坡辈犹蹈此失。叙述本朝诸人，侃侃指斥，于夏子乔、王介甫、张天觉，无少假借。即论当时事实，亦多足与正史相参订。推明京氏易以著汉易学源委，谓萧颖士赋、知几唐书褒贬为失实。读商子而订索隐之讹，取《文选》以正渊明之字。盖其大者在于明经术，维世教，其小者亦足以沾益后来笺注考订之士。信乎通贯宏远，不名一家。陈氏谓其发明有足观者，阮氏元称其次序有法，犹浅之乎测晁氏也。虽其中或兼引谬说，弗加考辨，或编类未审，姓氏舛。若陈直斋马贵与焦弱侯所论，良所未免。然大体精密，言议归于至正，可以翼圣而信后者已。

旧有衢袁二本，得失互见，爰合而校之。既竣刊于长沙。余于晁氏一家之学，庶几尽心焉。聊以步姚赵之后尘，而满钱瞿之夙愿。若以不贤识小讥之，则余滋慙矣。

○苇野诗文合钞序

自文字兴而圣经耀，孔子集其成。其教人首称诗，而生平所致力者，独赞《易》以究天人性命之源，作《春秋》以肇笔削编年之体。岂不以之二者，阐天道，明人事，足以昭示无极。至于诗则吟咏感激，使人自得于性情之正，学者入道之初有取焉。而扶世翼教，未尝专恃此也。龟山、彼妇、获麟、泰山诸歌，夫子于劳苦哀伤之际，偶一发之，而他无闻，其不以是也欤？自汉迄明，诗人辈出，传者无几。其幸存而合于温柔敦厚之教，美刺劝惩之旨者，抑又无几。自君子视之，直玩物耳。其间名材钜儒，更世踵起，淆为史志，精为义理。好古而资深，有笺注先订之学，通今而适用，有掌故经济之书，皆禀式乎圣经，植干乎人为。辟若江河，万祀不废，其维持者大，故传习者远。儒者不择途而遵之，可乎哉？

光绪七年，越南阮君述来京师，以其国《苇野诗文合钞》视余。苇野者，今王之叔父，而仓山之弟也。仓山工为诗，中国见者靡不叹异。苇野之诗至，见仓山诗者，咸惊谓不亚仓山，余尤爱重其文。如论黄钟为万事根本，辨春王正月诸作。以为能研精朴学，不徒以诗雄也。越南于中国为同文，禀孔子之教，前黎以来，文治大启。迄于今人材勃兴，纂著彬郁，而王族多贤又如此，詎不盛欤！阮君言苇野年将七十，笃学不倦，被服儒素，与人言未尝及诗文。独以道义政术诸书，诲诱后进。夫理学昌而节义兴，儒术明则浮华之士屏，斯真立国育才之道也。

苇野以王家懿亲，为国宗仰，责在纲维风俗，匡直士类。诚出所学，风示有众，而导其趋，吾知向合景从者，将如水就下丸走坡而不可止。区区词章之末，苇野为之如此其工，而言不及之。后之学者，宜有以得苇野之用心已。岁在辛巳季夏。

○悔全堂诗集序

光绪纪元之冬，外舅周筱楼先生都其诗若干卷，自东湖走书命先谦曰：知余诗之深者，莫如汝，其为我序之。

于是先谦拜手缀言曰：夫山产大材而中音律，绳削之巧合也。干将出洪炉而芒刃无坚，炼冶之用神也。

方道光中，海宇清晏，士咸以文艺相切摩。先生从其兄自庵先生游，若郭筠仙孙芝房吴台凌荻舟，皆当世号能文魁奇之儒，先生与上下其议论，年最少而质敏，出语辄屈其坐。尤为监利诗人王子寿所心折，酬唱积岁时。其得师友

学问之助如彼。

粤寇既张，楚奋于武，人争走军垒取富贵。先生啸歌一室，傲然不屑意。既连蹇于有司，晚乃浮沉一官，冀效尺寸。南翔奔走，崎岖厄塞，身世之感喟，阅历之瑰奇，不自遏抑，涵演为文。逮于穷老，笔未辍口，其心力之专勤如此。故其诗取境必真，敷旨必畅，古不戾俗，华不掩质。未尝规规步趋一家之言，而其气浩然自得于寻常笔墨径涂之外。呜呼！其可宝贵也已。

忆癸丑岁，先生居湖北巡抚严公幕，出诗授先谦读之，皆军谘之暇所成也。越庚午，先谦溯汉水，过岳家口，相见榷局中。岳家口当水陆之冲，公务繁猥，又无名迹胜境，发舒志趣。而先生得诗独多。今去而从公于东湖，东湖古夷陵也，其山水清雄，阳辉而阴媚，既备见于袁松山之记，酈善长之书，吴越陆抗之所战争，王宏中欧阳永叔之所谪居也。苟有多古意妙能为词章者处此，足以凭吊发兴，抒写抑塞。

然则天之成就先生为甚奇，而诗之日增而弥工，乌知所涯淡耶！自古诗人不必皆达，然出穷愁以发歌咏者，其光愈远。若先生之才，苟降心以逐时之所趋，宜无不如志。而专々焉毕力于文词，信于此而彼屈焉。天道然也。先生其可以不憾矣。

○寿梅山房诗存序

昔人有言，《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余观汉魏以来，畸人骚客，抱负环异，泯默不得申，姓氏不见史册。独其发为文章，流传于若显若晦之际，有心人得而珍护之，而亟欲其有传于后。非惟以其文足贵，乃其志可哀也。及其传之既久，或由此大显。百世下讽诵而慨慕之者，诚有之矣。而伏处荒陋，行而不远，终就灭没。后世传记，仅能悉其姓氏里居，文章卷帙，若此何可胜道。则又以叹负有为之才，文采足自表爆，而沉{...}天壤，魂魄叹憾于九原者，尤多也。凡以不遇之故，岂不悲哉！以余所交当世才俊老死不得志者，往往而有。至其著作可以览观，相与爱重，而思有以传之，亦余后死者之责也。其果大显于百世下，为论古之士所采录，或唯存其姓氏里居文章卷帙于不可纪极之代，余不得而知。要之哀其志而贵其文，欲其不至沉{...}，以慰九原之魂魄，用意岂与古人异欤？

盖与余交最早，而遇最困以死者，有二人焉。曰黄士畸晋臣，李谟禹臣。禹臣于晋臣为中表戚，与余亡兄会廷，少同学于晋臣之祖禹田先生。后廿余年不相闻。咸丰辛酉，余至武昌，访晋臣水军舟次，而禹臣方司向道营书记，始与余相见。语次及亡兄，辄为之歔太息。已乃荐余自代而归。后复出，终无所合。以同治辛未，歿于九江旅次。禹臣喜为诗，言必称杜甫。又常以学杜勉余。偶有作禹臣剔抉瑕病不少贷。余深韪之。盖禹臣于诗，实能得其所以然之理。

而其生平颠连困惫，无所发抒。及时事可歌可泣，一寓于诗，多沉郁悲凉之响。然卒以家贫不得竟所学，为客以老且死。其身之所遭，与心之所造，遽止于此。

悲夫！余昔为诗哭禹臣。今其弟汤臣，哀其遗诗见示，为删存若干首而刊之。禹臣性孝友，既尝见其所为诗。汤臣笃爱其兄，所以经营身后甚至，家稍裕矣。而禹臣不及见。呜呼！岂非命也夫！光绪十年夏四月。

○磨绮室诗存序

同年友丁君竺云既卒之明年，其弟蕃绶介友以其遗诗属先谦勘定。先谦为刊存若干首，而序之曰：自古闳达浚异之士，将奋于功名，以发其才与志，于文词恒略焉。以谓其道非尊也。而苟其学大而能博，有弗为，为之辄工。幸而乘青云，佩金紫，声耀乎后世，天下重其人，遂并其所旁及之业，为之矜重秘惜，不忍其就湮。不幸而不遇以老死，或盛年而摧折，其才与志，举无所见于世，而其不甚措意以为之者，反藉以略著其生平。则虽残篇断藁，犹相与护持而亟传之，如吾竺云者，重可悲已！

竺云年二十余，举于乡，才识通敏，人咸目为伟器。竺云亦重自负。余试再黜，入赘为户部主事，穷年下帷，于书无不窥，治经史能得精意。工诗文，小楷尤端好，取上第若拾芥。然卒困不进，卒年四十一。竺云既连不得志，有所感愤，写以诗，顾不时作。或朋好督促，始一赋，间以质余。因讲论声调高下，字法欹夷，铢黍必校，和剂乃已。盖竺云为学，务穷其奥不自恕如此。今观其诗，清深雅健之作，往往追迹唐贤。而其性情风节，爵然不滓者，皆于讽咏焉见之。虽事业未就，名未立，所存诗复无多，然后之传竺云者，于此或有取焉，则竺云为不朽也。

余与竺云以同治甲子同乡举时吾邑中式二十四人，官于朝者，余及竺云萧庭彭稷初而已。三人所学各异，皆诚笃君子也。余光绪壬午以忧归，八月竺云赴至。今岁四月又哭庭。以岁月之不居，国家之多难，二三朋旧，奄忽徂谢，独立庭宇，四顾苍茫。手揽斯篇，有不知涕泪之横落也。光绪十年甲申夏五月。

○频罗庵遗集序

镇海鲍君景溪，重刊梁山舟先生遗集，凡诗五卷，文题跋各四卷，《直语补证》、《日贯斋途说》、《笔史》各一卷，介余友萧君敬甫乞为序。先生以善书鸣海内，逮老而名益尊。读集中与孔谷园论书诸札，及答王禹卿索书次韵三诗，词翰之精，信乎能兼美者。

然先生于诗文，以不乐为人役，不恒作，其存者皆绝去摹拟，发挥胸臆，多夷愉清旷之致。补证诸编，颇资考订，其意非以为箸述也，取自适而已。先生之论书也，谓学古不宜作意求似。又曰不可有名心在。余以为它文事亦如之

，斯其品谊绝俗，所以尤不可及矣。

方先生壮时，门第科目，不难立致高位，顾乃栖迟林壑六十余载，其澹于荣势既足以愧怀禄耽宠之徒，而于文艺之名，亦若避去唯恐不远。此非蝉蜕嚣埃，遗外世务，确乎有得于中者不能然也。然卒终其身。至于今闻望日益光显，遗文旧牘，无足而走天下。昔人有言，逃名而名我随。岂扬雄氏之所谓以德为几者耶？每流览斯集，思先生之高风，未尝不爽然自失也。

频罗庵者，先生晚岁居之，因号频罗居士，并以形诸咏歌。先生尝与友人书，守家法不修佛事，则其用是自号。盖聊寄超旷之意，非有慕于浮屠氏之术云。

○汲古阁说文校勘记序

今世所行《汲古阁说文》，为毛斧季五次修改本。以毛氏刻书之精好，斧季之能读父书，何其无持守与？甚矣善述之难也。洪琴西都转，家藏未必元刊改《说文》，为斧季弟四次手校样本，光绪七年刻于淮南书局。承学之士，翕然归美。

今秋道扬州，张君乳伯以《说文校勘记》见示，乃知当日刊书时，乳伯在事，即成此记。都转以为太繁不用，仅附录两本异同于书末。余笑曰：是郑人买珠椟类也。都转奈何而有是？昔段氏据斧季手校本，为说文订，今刊于湖北书局，人宝爱之。此记详审精密，出段氏上，实治《说文》不可少之书也。因从臾乳伯亟鸠资付刊，俾得与局刻《说文》相辅而行，而序其缘起如此。后之揽斯编者，勿以为太繁而弃之不观，斯幸矣。

○宗子相先生诗集序

兴化宗子相先生，前明嘉靖七子之一也。方先生官稽勋员外郎，为严嵩所恶，有刚正不阿之节。出参闽藩，捍倭寇，有保障城社之功。迁提学副使，临郡县，敝衣蔬食，屏绝供张，以躬行范诸生，见百姓疾苦，语谆谆不能休。卒年三十六，士民会哭。为祠以祀。素丝之诗桐乡之传，人以为无多让也。余观先生志行，未尝欲以文人名，而后之人颇多称其诗。盖方其少年，才高气锐，落笔辄拔出一时，一二有气力者，相与张之，以为吾徒。结社要盟，主持夸异。而当时求名之辈，靡不奔走颠倒于声华意气之中。此有明中叶以降，士习之敝使然。如先生之成就卓卓。不以此自多，可决也。

学者苟不欲为一世士，其所自处宜何如哉！先生初与谢榛李攀龙王世贞梁有誉为五子，益徐中行吴国伦而七。榛心薄国伦，与攀龙论不合。世贞辈因力摈榛诸人集，各为五子诗，意谓与己而六，削榛于七子之列。今观先生五子诗，独首榛，无国伦，其次即列寄李顺德诗。是其为五子诗时，已当在李谢不合后，而不以一时之私废天下公论，其于友朋风谊，有足纪者。

先生十一世孙礼堂广文持集请序，因备论之。至先生诗，昔人言之详矣，故不赘。《明史·文苑传》言倭薄城，先生与主者共击退之。日本传不详其事。今集有明巡按福建御史樊献科序。言当事者既去，乃从戈矛中密与子相议战守。则主者即献科，亦足补史阙云。

○行素堂汇刻经学丛书序

经之有总集，盖自齐衡阳王钧始也。经学之有总汇也，自《五经正义》始也。迨版本既行，宋朱子临漳四经，岳氏《相台经传》，实为汇刻经学之始。元明以降，流布滋繁。圣清文教昌明，人尚经术，纳兰《通志》之编，大梁《经苑》之槩，搜罗往籍，蔚为巨观。顾于当代儒硕不一及。张金吾《续经解目录》，间涉本朝，璜川吴氏《经学丛书》，采本朝为多，犹杂厕前代。独仪征阮氏学海堂刊本，多至千数百卷，悉国朝人所自为书。足以耀儒先服古之勤，而扬昭代右文之盛，可谓美善也已！今去阮氏刊书之日，又数十年，中遭丧乱，人民流离，而弦诵不辍，鸿生代兴。将欲广缀缉以备访求，其无赖于有心人之为之欤！吴县朱君懋之，泛览博通，喜刻书。既依顾氏《汇刻书目》例，为《行素堂目睹书目》十卷，又最其所欣赏者，为《槐庐丛书》四编。近复以所刻《经学丛书》，介叶君槐生问序于余。阅之则皆国朝人所著，自《九经古义》外，悉阮氏拜本所未及。夫阮氏之书，抉择精严，为治经者高树准的。兹朱君体仿丛书，与阮氏为书之义稍别，而搜讨勤力，意在章明国朝经学，为自来丛书所罕有。盖其托名愈尊，其用心亦于是为尤密。方今纂箸之儒，日益踵出，君务坚持此志，博观而宏纳之。他日论维持文献之功，必于君屈一指。行素之名，且与勤有汲古争烈矣。

○思益堂集序

周自{卅}先生既没之明年，哲嗣芋生大令以毁卒。其孙椿圃遭两世大丧，匍匐经营，不皇暇息。先谦虑先生撰著日就湮失，访诸其家，得诗文词日札如千卷，亟与瞿子玖学士，谋共捐贖刻之。既成，谨为序曰：

先生当咸丰初，以文学侍从，受上知，特命充巡防大臣，兼办京畿团防事宜，将不日跻显要。先生感激奋励，弹劾无所避忌，权贵侧目，由是岌岌不安于位矣。会以忧归里，曾文正再出督师，引与共事，而胡文忠与先生有夙嫌，扼之不得合并，晚岁还朝，久乃进秩。同光之交，两守侍郎，而先生遽以疾休终其身。进退显晦之际，若是其艰也！然先生自罢官后，寓居京师，辟小轩日坐其中，以丹黄自娱，寒暑靡辍。又几十年，所为《四史补注》，及日札诸书，皆成于其时，似天之位置先生有夙定者。余以叹先生不早自知其无与于功名，不得壹意于学问之途，以大昌其箸述，为可悲也！然使先生老而康强，爵位益高，当国家承平，既未必别有表见，而并此十年心力，亦销磨于仕宦，不暇

专致之学问，其孰为得失，识者宜有以辨之。盖先生在时，余尝持此论以慰先生。而迄今每思之，未尝不为先生幸也。

先生于历代诗家，靡不抉精洞奥，故其为诗奄有众妙，要以义山剑南为归，晚遭困蹇，转造平淡，盖所得益深矣。日札博综兼涉，尤详掌故，其文词皆清绝可善，而为骈体文义法尤精。尝曰：吾师胡稚威之博，而不取其僻，爱洪稚存之俊，而不学其纤，自命如此。曾文正亟推其能。四十以前，积藁盈寸，先生南归时，家人在都鬻书自给，误售之，存裁卅余篇，今又仅见其半。余既刊之十家四六中矣，文字之厄如此，岂亦有数存也！悲夫，《四史补注》，先生自刊于京师，今已别行。此外奏疏应奉文字若干卷，尺牋若干卷，考订金石题跋书画之文，哀集未刊者，尚数十卷，待椿圃他日成之云。

○间东诗钞序

当嘉道之际，吾楚以诗鸣资邵间者，邓湘皋欧阳间东两先生也。湘皋年少于间东，而推服其诗甚至。曾文公作湘皋表，称两先生以诗相厉。剖晰毫厘，至于书问三反。室极得通，则互慰大欢，其专精如此。故两先生诗最有名。然湘皋阐扬先达，奖宠后进，交与遍天下。而间东峻墙宇，少许可，中岁杜门不出。为人通介绝殊，故邓先生声闻滋章，而非吾楚人，罕称述欧阳先生者。光绪中，国史馆续修《儒林文苑传》，吾友缪筱珊编修董其事，见示文苑传藁，有邓先生，无欧阳先生。初续修例，定专诗集无他经史纂箸者，不入，杜浮滥也。然如宋大樽吴嵩梁辈，皆以诗工，故得列传。而筱珊未及先生之诗，亦实不知有先生其人。盖湖外文章声气之睽绝久矣。以先生人品之高洁，学问之渊裕，今读其诗，犹想见其人。而姓氏不登于延阁，文字不能播于天下士夫之口。更数十百年，其遗集在若存若亡间，恐吾楚人亦无能道及者，而先生之真将没矣，可不惜哉！先生诗凡十卷，陶文毅公以道光六年刊于淮阳，《沅湘耆旧集》，梓其三卷，余取校之，互有得失。因删存为二卷，精诣之作略备。复仿阮文达公史传集句体，为先生传一篇。刻成寄筱珊，且用广其流传。庶几异日海内称诗者，或不终没先生乎？是则余区区之私望也已。

○诗余偶钞序

先谦少耆吟咏，顾勿习倚声，偶涉笔，非所好也。官京师时，从周自庵先生游。先生晚病废，不能多治书，暇辄作小词，强先谦与酬答。尝语先谦，吾词不主故常，用自娱而已。然清妙处自谓不减宋人。因言道咸间，与孙芝房侍读李舜卿孝廉诸人，为文字饮。每舜卿一词出，芝房及予皆敛手叹服。芝房归卒，舜卿以盲废且死，三十年无此乐矣。芝房遗集刻于湘中，惜舜卿词无传本，子盍求之。先谦心识不敢忘。

张雨珊曰：吾于乡先辈词最推舜卿先生。近人中服膺者，王壬秋杜仲丹其尤

也。雨珊每入都，必以近作词示先谦，未尝不工。先谦既解官归，雨珊过从愈密，索其词，视前所见且倍。盖生平于此尤专精云。芝房先生，与雨珊姻也，雨珊访诸其家，又得其未刻词数首贻先谦。壬秋仲丹适在长沙，先谦又皆求其词读之。李君筱屏，舜卿先生之从孙也，亦自新化以先生词至。先谦因丐雨珊选自庵先生词尤佳者，都六家为一集刊之。闻见所未及，则俟他日采补焉。昔新安孙默辑王渔洋以次十五家词，自三家六家递增，阅十四年而后成。先谦此刻犹默意也。

雨珊言向不识仲丹，巴黎逆旅中，闻人诵新词，询知为仲丹作，遂往见定交。又言吾多识海内词人，异时必助子访求成巨集。呜呼！若雨珊可谓笃于好善矣。

○合校水经注序

少时读《汉书·地理志》，惊叹以为绝作。惜其上溯古迹，旁罗水道，宏纲已举，细目未赅。虽为书之体固然，而于探奇嗜古之怀，犹歉然弗愜也。嗣读酈善长《水经注》，深美其用意，足辅班氏所不逮。

盖班之志水，撮举终始，而所过之地从略。酈则于汉世郡县，端委并包，曲折贯串，旁引支流，以千数百计。使后之搜渠访渚者，一展卷而如案古图书。班之志地，根据经籍，俾三代以来之要典，不致放失无稽。酈尤因地致详。元魏以上，故事旧文，皆可考求而得实。其繁简虽异，精思实同，洵乎闚览之山渊，方輿之键辖也已。夫地无古不立，水无地不章，酈氏为书之旨，在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是故迁贸毕陈，故实ゾ列。世或訾其好奇骋博，及视为词章所取资，虽谓于地理之学概未有闻焉可也，今非无颺疏水道之书，以校彼，优绌果何如哉？

余耽此三十年，足迹所至，必以自随。考按志乘，稽合源流，依注绘图，参列今地，兼思补证各史，关涉水地事迹，及经注未备各水，为之作疏。人事率牵，惧不获卒偿斯愿。曾用官校宋本，参合诸家，辑为一篇。久藏篋笥，先授梓人，以质海内之好读是书者，而推论其要义如此。至合校之微意，则具备例略中。

○心言序

自宣尼既没，大道横裂。周末逮汉，诸子竞鸣。兰陵成都，原流近正。而成都于斧藻特工。厥后徐王二中尚存古意。宋明以降，义理弥畅，而未为文人能事也。柱史之精诣，漆园之寓言，其于文诸子莫尚，而言不列于儒家。余以谓风虎云龙之喻，张弧载鬼之奇，以及《盘诰》诘屈，《公谷》答难，斯皆经肇其体，子演其绪者也。若掬子之精，而不戾于经之旨，其不为天下之至文乎？

吾邑张蔗泉先生，自少沉酣百家之言，洞幽达奥，雷霆光怪，盘郁胸臆。故

其宣之于文，古义根互，奇趣间发，侪辈聚观，诧所未有。尝为《心言》一书，以深湛之思，举幼眇之理，体包万殊，道尽六合。其文则雕肝牟术肾而出之，庄谐杂陈，奇正互启。高言追老庄，精义贯周孔，斯《大易》所谓修词立诚者乎？曾文正公称其约六经以成文，非虚美也。方道光之季，益阳汤君鹏以文名京师，为书数万言，号浮邱子。每夸于人曰：能从我一读浮邱子乎？及见此书大叹服。郭筠仙侍郎铭先生墓云：浮邱子汤君，雄伏一世，见君《心言》，气输神移。盖其为时推重如此。

先生没后，稿本为人刻之蜀中，间有讹舛。哲嗣雨珊，谋重刊之，属余序其颠委。余见先生晚，不获饫闻绪论。顾生平服膺先生之文，又与雨珊冶秋为昆弟交，不可以嘿。雨珊既为此书作注，因并刊之。其发言洞微，简而有要，扬乌之与元，不足道也。

○庄子集释序

郭君子静为《庄子集释》成，以授先谦读之。而其年适有东夷之乱，作而叹曰：庄子其有不得已于中乎！夫其遭世否塞，拯之末由，神彷徨乎冯闓，验大小之无垠，究天地之终始，惧然而为此言也。驺衍曰：儒者所谓中国，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赤县神州外，自有九州，裨海环之，大瀛海环其外。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楚之南是也。而庄子称之，亦言与忽凿混沌死，其说若豫睹将来，而推厥终极，亦异人矣哉！子贡为挈水之榘，而汉阴丈人笑之。今之机械机事倍于榘者相万也，使庄子见之奈何？蛮触氏争地于蜗角，伏尸数万，逐北旬日。今之蛮触氏不知其几也，而庄子奈何？是故以黄帝为君而有蚩尤，以尧为君而有丛枝宗脍胥敖。黄帝尧非好事也，然而欲虚其国刑其人，其不能以虚静治决矣。

彼庄生者，求其术而不得，将遂独立于寥阔之野，以幸全其身而乐其生，乌足及天下。且其书尝暴著于后矣。晋演为元学，无解于胡羯之氛；唐尊为真经，无救于安史之祸。徒以药世主淫侈，澹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而其文又绝奇。郭君爱玩之不己，因有《集释》之作。附之以文，益之以博，使庄子见之，得毋曰：此犹吾之糟粕乎？虽然，无迹奚以测履，无糟粕奚以观于古。美矣郭君，于是书为副墨之，子将群天下为洛诵之孙已夫。

○庄子集解序

夫古之作者岂必依林草群鱼鸟哉！余观庄生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然而贷粟有请，内交于监河，系履而行，通谒于梁魏，说剑赵王之殿，意犹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见谅于同声之友，况余子乎！吾以是知庄生非果能回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说曰：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又曰：周将处乎材不材之间。夫其不材以尊生也

，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见。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橛饰鞭莢为伯乐罪，而才敷髑髅未尝不用马捶。其死棺槨天地，而以墨子薄葬为大轂。心迫容成大庭结绳无文字之世，而恒假至论以修心，此岂欲后之人行其言者哉！嫉时焉耳。故君德天杀轻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谏，严于亲而尊于君，愤浊世也。登无道之廷，口尧以心桀，出无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则又奚取乎空名之仁义，兴无定之是非？其志已伤，其词过激。设易天下为有道，生殆将不出于此。后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读生书者之咎，咎岂在书哉！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二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噫是则吾师也夫。旧注备矣，辄芟取众长，间下己意，辑为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达者，冀共明之。宣统元年七月。

○方言序

昔班孟坚为扬子云作传，具列所为书而不载《方言》。《艺文志》亦无其目。宋洪迈乃疑是书为伪托。然考常氏《华阳国志》，述蜀都先贤赞，称扬子云作《方言》。常书本之陈承祚《耆旧》传其言可信。而班氏独阙者，盖因其书不见于刘向歆父子七略，无所据以入志，遂并传删自序两言耳。观本书载子云与歆往复二书，知当日哀辑未终，秘不肯出，致世无传述，原委可悉也。应氏《风俗通义》言：周秦轩之使方求言，还奏籍之。嬴氏之亡，遗弃脱漏，蜀严君平林闾翁孺才有梗概。子云以次注续。与常书称子云师严林作方言合。至其词义坚深，表里经训，非博览深思之儒不能为。虽西汉多文人，然自子云外无足当之者矣。因以推知前代采风之使，方行列国，匪独陈其诗篇而已。其于异俗殊言，必将备其声音训诂，随以上进天子，展卷而绸词，缘文以知指。而天下治乱兴衰之故，可得而征也。特其书藏在秘室，民间罕得见者。周公作《尔雅》以垂教，然后诗书之文可读。至于音义所自，卒未明言。合观《方言》载周召二南齐秦卫郑之语，足以稽合经文者，可决为天府旧记所传。其采自朝鲜、洌水、西瓯、桂林诸区者，或出后来订坠搜遗之力。乃叹《方言》与《尔雅》同原，历千载而相赅续。严林辈之用心，与叔孙通梁文诸人等。而此二书者，创例于姬旦，纂成于子云，诚圣作明述之极轨也已。《方言》以戴东原考证，卢绍弓校正二本为最善。郭子澂静观察取而合刊之，因索余序。为论是书大略，而推究古义如此。至合刊体例，观察自序详之矣，不具述。

○谈瀛录序

国家代天子育万汇。常不极其威克，仁义渐被，优游化成，无有内外，蛾伏受命。咸丰间蠹贼内讧，洋舶踵至，于是西北大小十余国，立约互市。日本不通中土，垂三百年。同治十年，其使臣柳原前光等来请通商，既有成言。越四载，窥我台湾，怵威而退。皇帝嗣位，特遣二品顶戴翰林院侍讲何如璋等，为

驻日本大臣以固邦交。而光绪四年，其国突以兵破灭琉球，取为郡县。又法西人作轮船战具，变易衣冠，务剽狡其民，以逞其武力，侈然争雄列邦矣。然地大不及中国二行省，兵甲四出，赋敛倍蓰，民生愁烦，莫有固心。俄人虎视卧榻之侧，负英债至银二千余万，岁罄入不能偿母，毋亦惟国之颠覆是惧，而奚为多得罪于中朝？王君爵棠奉两江总督沈公檄，往逾月，尽得其形势险要风俗情状，归为《谈瀛录》三卷，文赡而事核。汪大渊之《岛夷志》略，黄衷之《海语》，不能过也。异日从事东方者，宜于是书有取焉。爵棠历兵间久，规画远大，而亦不遗纤悉。诚得操柄奋袂，必能恢宏建树，以彰巨清绥攘之烈。其撰述之不朽抑末也。爵棠益勉乎哉！光绪五年夏五月。

○天禄琳琅跋

自古书用纸代竹帛，美恶难出。隋世平陈，存《太建时书》为古本，别召工书者，于秘书内补录为正副二本，藏宫中，余实秘书内外之阁。厥后写副，又有上中下三品之分。此在当时，钞本中已寓鉴赏别择之意。唐末始镂版，逮宋而盛。太平兴国间，三馆六库书籍正副本八万卷，见于《青箱杂记》。史称帝幸国子监阅库书，问经版几何。邢对以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版本大备。以此知馆库所藏，亦皆版本。自是目录家网罗考订，纷然杂出。沿及元明，刊摹愈广。将欲博览遗书，尤以精究版本为重矣。

洪惟巨清，肇造区夏，列圣右文，远迈古昔，天府群籍，富有日新。乾隆四十年乙未，命取内府藏书，重加整比，敕编《天禄琳琅》书目十卷。越嘉庆二年丁巳，以秘笈琅函，才笈采弥夥，复辑后编二十卷，书都一千六十三部。自宋迄明，五朝旧集咸备。旁罗远绍，既大极无外，而于刊印流传之时地，鉴赏采择之源流，并收藏家生平事略，图记真伪，研讨弗遗，尤细破无内。于版本严择广收。而明末影本钞本，并从甄录。仰见圣学博大，囊括万有，足以津逮儒生，准绳百代，而岂隋宋所能及哉！前编已入《四库提要》不及，后编以世无刊本，罕获觐者。光绪七年，于京师购得旧钞，携归长沙。从弟先泰见而惊喜，愿授之梓以公天下。并假湘潭周氏抄本，与湘潭胡元常王启原，善化刘钜，及从弟先豫，精心讎校。刻既成，谨缀言简末，以见圣代文治之隆，及儒者逢辰之幸，为前古所未有云。光绪十年甲申闰五月。

○故明督师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忠正公传

公讳可法，字宪之，道邻其自号，河南祥符史氏，籍直隶大兴，世锦衣百户。祖应元，举于乡，官黄平知县，有惠政。父从直，母氏尹。公少以孝闻，性孤耿，有志略。左公光斗视学畿辅，一日微行入古寺，见一生伏案卧，文甫成草，阅毕，取貂覆之。询寺僧，知公名。及试呈卷，注视久之，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者生也。留馆署中，每公余衡论时

事，相与感愤眦裂。举崇祯元年戊辰进士，授西安推官，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八年迁右参议，分守池州太平。其秋总理侍郎卢象升，大举讨贼，改公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军，屡破贼。初当事以皖为南都上游，议设兵备遏寇南下。众莫肯往，公奋然请行。至皖，筑城练兵，画战守策，皖以无警。象升改督宣大，代以王家祯，未几复代以熊文灿，专抚贼，贼益逞。朝议增设抚臣为豫楚声援，开府于六，廷推公。十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等处。公至六，建六安营，捐俸修城。兴学校，惩奸宄，改点差，赈饥民。奏免被灾田租。州有蝗，公夜祷焚香尽三炷达曙，如是弥月。其掾曰：劳乎？公曰：余为秀才时，月仅七夜眠，服官后惰矣，何言劳？恐罔济，负吾民耳。麾下刘小全马如龙作乱，帅百人噪于军。夜三鼓，城中火起，乱者入署，窥公朱衣坐堂上，秉烛仗剑，神光照人，咸惊窜去。明日讨平之。公短小面黑，目有光，性精敏，事巨细亲裁，视听批答，同时杂进，靡有遗失。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人死力。临敌先进，所向无坚。桐黄舒六间，袤延几千里，贼屡入屡创，降其酋顺天王。十二年以父忧去官。朝廷遣中涓伺于涿州，启其篋，银杯二，奠章三十二轴而已。报闻，帝为动容。有夺情议，公固辞。十四年服阕，起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风阳淮安扬州，风纪清肃。浚南河，漕政大厘。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因武备久弛，奏行更新八事。

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犯燕京，公誓师勤王，渡江抵浦口，闻京城陷，烈皇帝殉社稷，大恸，头触柱流血，缟衣发丧。会南都议立君，尚书张慎言等移牒公曰：福王由崧，神宗孙，伦序当立，而有不可七，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潞王常潞，神宗侄，贤明可立。公然之。风阳总督马士英，潜与阮大针计议立福王，公告以七不可。而士英已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送福王至仪真。于是公等迎王监国。五月拜公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士英高宏图并命。士英仍督师风阳，公仍掌兵部事。乃定京营如北都故事，侍卫锦衣卫诸军，入伍操练。锦衣东西两司房，及南北两镇抚司，不备设，以杜告密，安人心。时士英冀入相，命下大怒。以公书奏，而拥兵入覲，拜表即行。公遂自请督师，出镇淮阳。十五日，王即位，公陞辞，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而士英以是日入直。于是江南士民伏阙上书曰：伏见陛下初临监国，擢史可法东阁大学士，代管部务，万姓欢呼，颂陛下知人善任。先帝用可法南枢，实天牖圣心，留佐陛下中兴之业。南都积弛，未易蒙安，枢臣以无欲知人，以不倦举政，经营一载，渐可驱策。今陛下奠安南服，鼓锐北征，诸将所服，逆贼所畏，无逾可法。闻出代督师，众心惶惑。淮阳虽急，果别遣督臣，使可法居中调度，则兵粮无忧。可法自行，虽身任督师，而中

枢必更成局，则战守纷扰，机会一失，局势尽移，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号呼，伏阙哀吁者也。书奏，上不省。公奉命祭泗风二陵毕，上疏曰：陛下践阼初，只谒孝陵，哭泣尽哀，道路感动。若躬谒二陵，见泗风蒿莱满目，鸡犬无声，当益悲愤。愿慎终如始，惕厉无怠。二祖列宗，将默佑之。若晏处东南，不思远略，贤奸无辨，威断不灵，老成投簪，豪杰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潜移，东南一隅，未可保也。上嘉答之。

时分江北为四镇，以泽清杰良佐得功辖之。泽清等纵兵大掠，转相攻，公往解，悉听命。杰攻扬州，闻公至，惧旦日朝帐中，汗浹背。公抚以温语，奏屯其众瓜州。乃开府扬州，辟馆招士。屡奏请饷，士英靳不与，公疏趣之。因言迹者人才消耗，仕途日淆，由名心胜而实意荒，议论多而成功少。今事势更非昔比，必专主讨贼复仇。舍筹兵筹饷无议论，舍治兵治饷无人才。并言东南阙员不少，择吏为先，铨选法穷，不能不改为征辟。请仿保举法，通行抚按司道九卿科道等，有才胆过人者，不拘资格，各举一人，送京赴军前效用，酌补守令，二年考满，平升善地，三年考选，优擢京曹。有靖乱恢，功能殊过者，立以节钺京堂用。又言北都诸臣，南还从逆者，宜重处。伪命未污，身被刑拷者，置勿问。隐避北方，徘徊后至者，许戴罪赴军前酌用，毋绝其南归心。廷议从之。时大清已定燕京，摄政王遗书招公，公复书数千言不少屈。会和议不成，十月，公令杰帅师北出，遣人屯田开封，为经略中原计。诸镇分泛地，自王家营而北至宿迁，最险要，公自守之，筑垒缘河南岸。

时李自成走陕西，公奏言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东也，君臣日图中原，仅保江左。宋之南也，君臣尽力楚蜀，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能自立者。大变之初，黎庶洒泣，荐祸悲哀，痛愤相乘，犹有朝气。今则兵骄饷绌，文恬武嬉，暮气至矣。河上之防，百未经理，复仇之师，不及关陕，讨贼之诏，不达燕齐，君父之仇，似置度外。夫将能克敌者气也，君能御将者志也。君志不奋，则士气不作。夏少康不忘出窶之辱，汉光武不忘薪之时。臣愿陛下为少康光武，不愿左右在位，以晋元宋高之说进也。请速发讨贼诏，责臣与诸镇，悉简精锐，直指秦关。悬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责成效，丝纶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内忠义，闻而感愤。国家惨遭大变，陛下嗣位，不同先朝，诸臣但有罪当诛，无功足录。请慎重爵禄，专待功臣，庶猛将武夫，有所激厉。兵苦无粮，搜括不可行，劝输复难继，请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费，朝夕之燕游，左右之进献，一切报罢。即事关典礼亦宜节省。盖贼一日未灭，虽有深宫曲房，锦衣玉食，岂能安享？必念念在复仇雪耻。振举朝之精神，萃万方之物力，并于选将练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公每缮疏，循环讽诵，声与泪俱，闻者感泣。

比大清兵下邳宿，公飞章报。士英曰：彼欲叙防河将士功耳。置之。而诸镇逡巡无进师意，数相侵夺。明年，是为大清顺治之二年，河上告警。公请以良佐得功，率师扼颍寿，杰进兵归徐。杰至睢州，为许定国所杀，部兵大乱，屠州旁近二百里殆尽。变闻，公叹曰：中原不可为矣。遂如徐州定其军。杰军还，大梁以南皆不守。而士英方忌公威名，加故中允卫允文兵部右侍郎，总督兴平军，以夺其权。二月公还扬州，未至，得功袭兴平军，城中大惧。公遣官讲解引去。时大兵已取山东河南北，逼淮南。四月，公移军泗州，护祖陵，将行，左良玉称兵犯阙，王手书诏公入援。渡江抵燕子矶，得功已败良玉军。公乃趋天长，檄诸将救盱眙。而盱眙降大清。泗州援将侯方岩，全军没。公一日夜奔还扬州，城中讹传许定国兵将至，歼高氏部曲，悉斩关出，舟楫一空。公檄各镇兵，无至者。

二十日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园。明日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歧凤，以其军降。城中势益孤。公作书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侧。大清兵薄城下，豫亲王前后七致书说降，公不复启视，投之水。二十五日，大兵攻城急，多死者。王亲督攻，城陷。公自刎不殊，一参将拥出小东门。公大呼曰：我史督师也，遂被执。至城楼上，王雅重公，引坐劝降，以洪承畴为比。公曰：我此时正办一死，头可断，身不可屈。但扬城百万生灵，幸勿杀戮。王百方劝谕，不从，毅然就死。时乙酉四月二十五日也。僚属从死者甚众，扬城屠。

公为督师，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屨，冬不裘，寝不解衣。年四十余无子。其妻请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为似续计乎！素善饮，数斗不乱。在军绝饮。岁除遣文牒，至夜半卷，索酒。庖人报肉分给将士，无可佐者，乃取盐豉下之。尝子处，或言宜警备，公曰：命在天。遇敌数月不寝，使将士番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令二人蹲踞背倚之，漏鼓移则更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冰霜迸落有声。或劝少休，泣曰：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公死觅遗骸不得。逾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扬州郭外梅花岭后。四方弄兵者，多假名号以行，故时谓不死。

公无子，遗言以副将史德威后。弟可模可程。可程崇祯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京师陷，降贼。贼败南归，公请之死，王特宥之。可模早世。公死后，可模妻李氏，奉公母妻居金陵。浙人厉韶伯躯貌类公，冒其名，集亡命数百，破巢县，入无为州，提督某擒之，众莫辨。召母妻及李氏出，始吐实。而李氏有色，为众所窥。会金声桓反豫章，禁旅往讨，驻金陵。有聂三者，媚少宰某，艳李氏，强委禽焉。遣婢拒之不听，詈之又不听。须臾婢奉盘进聂曰：奉夫人命，恣若所为。视之发髻耳鼻各一，血淋漓满盘中。聂仓皇辞去。

乾隆四十一年乙未，上特恩赐公谥忠正。御制题像诗，并公复摄政王书，摹

于梅花岭祠壁。

前史官王先谦曰：余诵公文章，慨然想见其识略，悲其志之穷而言不见用也。天眷兴朝，公即专明柄，不必有济，况束缚使不得骋耶！曩读钦定明史，不详公仕明事迹。由易代之后，采访难周，虽有遗徽，莫为收恤。逮天语亲褒，然后胜国孤臣，炳于云汉。公之不朽，固自有在。而昭代教忠之典迈千古矣。因览公遗集，援据诸书，补为之传，俾后有考焉。

○告大兄墓文

呜呼！兄之埋骨荒山，三十年于兹矣。弟岁时祭扫，未尝不感恸欷，伏地而不忍视。以兄节概磊，言议闳博，宜遂成业发名，飏举云起。猝避寇于兹地，遭微疾而长已。敛服未备，匠木不美。衰亲摧颜，诸弟稚齿。英灵飒其如在，亦当为流涕而不止。思宇宙之变幻，齐一瞬于千祀。彼扬马之：兀，等含悲于逝水。独念兄之高文无名，壮岁无子。一衿之荣，莫慰其心，千秋之业，未尽其旨。伊古志士之堪伤，曾未有如此之伏恨而死。自季弟以辛未歿，弟奉母挈家而侨京邸。世母卒以乙亥，吾嫂殒身于哀毁。迨昨岁吾母即世，并反嫂槨于故里。卜吉壤而合葬，庶以康兄之魄体。向家之冲，山水环峙。仲秋二日，幽宅斯徙。爰以今辰，明虔进醴。幽灵勿惊，杯土用启。谨告。

○祭嫂杨宜人文

呜呼恸哉！吾嫂丧夫，始年十九。结再期，遽离凶咎。觥觥我兄，才名万口。谓当腾上，华国妙手。鸾铄其文，凰叫其偶。悲生邻里，感动戚友。对镜停妆，临尊却酒。金心自贞，冰操永守。羲娥奔逸，松柏坚久。四十七春，俄焉黄耆。吾嫂奉母，二十八年。有容愉婉，有心塞渊。逮事我父，亦允怡颜。旁接先后，颇少闲言。辛未之秋，尽室北迁。湖江浮浮，舟舰联联。原野昏昏，舆轿翩翩。虑母疾苦，慰母忧煎。侍母晨昏，亲母衣棺。妇道云备，妇职惟虔。吾嫂来归，我方稚齿。恸兄早亡，如兄未死。视嫂犹兄，自视犹弟。财不内私，食无独美，居行卅年，始卒一视。自我衔艰，偕归故里。出居于外，祈请弗止。匪曰无因，真堪陨涕。孤心白云，往事流水。自伤薄德，何以生此？嫂志虽激，我诚不移。索居有卫，寄奉有资。薄宦归来，相对涟沍。摧心蹇运，垂老无儿。顾念两嫂，荣哀实宜。伯母弟妇，不朽同垂。一门四节，迹美心凄。奉嫂瞻视，博嫂安怡。奈何数月，撒手长辞。嫂则无憾，莫知我悲。呜呼哀哉！

○女慰慈圻铭

女慰慈期有二月，而字自庵先生之第三孙，又八月而殇。女生数月能言，秀外而中慧，问以家人居室，历指不爽。闻予声辄欢跃叫呼。予亦逾时不见不乐也。每日斜抱至门外，对门墙上青草，葱郁可爱，女注视，笑语良久，乃入。

病剧数月，稍间，至门犹视青草作笑态，而口已不能言，可伤也已！周氏婿少女六月，予频过其家，红裾绣褙，奉手拜跪，旁人皆笑，予顾之而悲。予妻之孕女也，时尽室行大江中。或曰：是生也，无根易折，信耶！何以解于舟之人。殁以同治甲戌正月十三日。既厝矣，为之铭。

女生置酒兮子母欢醉，名女娱祖兮慰慈其字。划而逝兮来何为？予凉德兮召之。呜呼！○长男荣祖圻铭

京师南郭湖广义园冢累累以千百计，其初无王氏墓也。同治壬申余挈家来京。先后四年，余伯母余邱嫂二侄女一女一妾一甥一仆妇乳一母之子，皆没而厝此。今余儿又往矣。悲夫！儿名荣祖，其歿以光绪二年五月十二日，距其生元年正月八日，盖期又百二十余日矣。呜呼！余家男子，今唯余在耳。余母年七十，余年三十有五，儿之生距余弟礼吾生之岁二十七年，前此未添一丁也。儿生一月而病，迄弗大瘳，病且剧。又数月，疑可以不死矣，而竟死。将以幼慧促其年耶？呜呼！唯其慧，余所以尤悲之也。铭曰：

儿命匪短药所误，薄德不任负宗祖。魂气安之骨归土，此石可泐恨终古。呜呼！吾儿！尚何言哉。

☆孙诒让○周礼正义序

粤昔周公纘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盖自黄帝颛顼以来，纪于民事以命官。更历八代，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粹于是。故虽古籍沦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犹约略可考。如《虞书》羲和四子，为六官之权舆，《甘誓》六卿，为夏法，《曲礼》六大五官郑君以为殷制，咸与此经多相符会，是职名之本于古也。至其闳章縟典，并苞远古，则如五礼六乐三兆三易之属，咸肇于五帝，而放于二王。以逮职方州服，兼综四朝，大史岁年，通亥三统，若斯之类，不可殫举。盖鸿荒以降，文明日启，其为治靡不始于粗角，而渐进于精详。

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盖尤其精详之至者。故其治跻于纯太平之域。作者之圣，述者之明，蟠际天地，经纬万端，究其条绪，咸有原本。是岂皆周公所臆定而手创之哉？其闳意眇小旨，通关常变，榘其大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则自典法刑礼诸大端外，凡王后世子燕游羞服之细，嫔御，阍閤之昵，咸隶于治官。宫府一体，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国危国迁立君等非常大故，无不曲为之制，豫为之防。三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万民，咸造在王庭，与决大议。又有匡人捍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属，巡行邦国，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献五物之书，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仆树肺石，建路鼓，以达穷遽。诵训土训夹王车，道图志，以诏观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无所不至。

君民上下之间，若会四枝百脉而达于脑，无或阂而弗鬯也。其为教则国有大学小学，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众夫邦国所贡，卿遂所进，贤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卫士，庶子六军之士，亦皆辈作辈学，以德行道艺相切靡。乡遂则有乡学六，州学三十，党学百有五十，遂之属别如乡。盖郊甸之内，距王城不过二百里，其为学辜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学，尚不与此数。推之肖邑县之公邑采邑，远极于畿外邦国，其学盖十百倍蓰于是，无虑大数。九州之内，意当有学数万。信乎教典之详，殆莫能尚矣。其政教之备如是。故以四海之大，无不受职之民，无不造学之士。不学而无职者，则有罢民之刑。贤秀挟其才能，愚贱贡其忱悃，咸得以自通于上，以致纯太平之治，岂偶然哉！

此经在西周盛时，盖百官府咸分秉其官法，以为司存。而大宰执其总会，司会天府大史臧其副贰。成康既没，昭夷失德，陵迟以极于幽厉之乱，平之东迁，而周公之大经良法，荡灭殆尽。然其典册散在官府者，世或犹尊守勿替。虽更七雄去籍之后，而齐威王将司马穰苴，尚推明司马法为兵家职志。魏文侯乐人窦公，犹抱大司乐一经于兵火丧乱之余。它如朝事之仪，大行之赞，述于《大小戴记》，职方之篇，列于《周书》者，咸其支流之未尽澌灭者也。其全书经秦火而几亡。汉兴，景武之闲，五篇之经复出于河间，而旋入于秘府，西京礼家大师，多未之见。至刘歆杜子春，始通其章句，著之竹帛。三郑贾马诸儒，赅续诠释，其学大兴。而儒者以其古文晚出，犹疑信参半。今文经师何休临硕之伦，相与摈之。唐赵匡陆淳以逮宋元诸儒，议之者尤众。或谓战国读乱不经之书，或谓莽歆所增传。其论大都逞臆不经。学者率知其谬，而其抵索，至今未已者，则以巧辞邪说附托者之为经累也。盖秦汉以后，圣哲之绪，旷绝不续，此经虽存，莫能通之于治。刘歆苏绰托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蹈其祚。李林甫托之，以修六典，而唐乱。王安石托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乱。彼以其诡譎之心，刻核之政，偷效于旦夕，校利于黍秒，而谬托于古经以自文。上以诬其君，下以度文天下之口，不探其本而饰其末，其幸饶一试，不旋踵而溃败不可振，不其宜哉。而惩之者，遂以为此经诟病。即一二闾揽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于今，是皆胶柱楔舟之见也。

夫古今者积世积年而成之者也。日月与行星，相摄相绕，天地之运犹是也。圆颅而方趾，横目而直干，人之性犹是也。所异者其治之迹，与礼俗之习已耳。故画井而居，乘车而战，裂壤而封建，计夫而授田，今之势必不能行也，而古人之迹。祭则坐孙而拜献之，以为王父尸，昏则以侄娣媵而从姑姊，坐则席地，行则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习也。沿袭之久而无害，则相与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则相与变革之。无勿可也。且古人之迹与习，亦有至今不变者。日月与地行同度则相掩蚀，地气之荡则为风雨

，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蚀则拜跪而救之，湛旱则号呼而祈之，古人以为文，至今无改也。拊搏，无当于鏖枪之均，血腥全，无当于饮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犹沿而不废。然则古人之迹与习，不必皆协于事理之实，而于人无所厌恶，则亦相与守其故常，千百岁而无变。彼夫政教之闳意眇旨，固将贯百王而不敝，而岂有古今之异哉！

今泰西之强国，其为治非尝稽核于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为政教者，务博议而广学，以暨通道路，严追胥，化土物甘之属，咸与此经冥符而遥契。盖政教修明，则以致富强，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于今者之明效大验也。

诒让自胜衣就傅，先太仆君即授以此经，而以郑注简奥，贾疏疏略，未能尽通也。既长，略窥汉儒治经家法，乃以《尔雅》《说文》正其诂训，以《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研掸累载，于经注微义，略有所寤。

窃思我朝经术昌明，诸经咸有新疏，斯经不宜独阙。遂博采汉唐宋以来，迄于乾嘉诸经儒旧诂，参互证绎，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草创于同治之季年，始为长编，数十巨册。缀辑未竟，而举主南皮张尚书，议集刊国朝经疏，来征此书。乃隐栝角思理，写成一帙以就正。然疏牾甚众，又多最录近儒异义，辩论滋繁，私心未愜也。继复更张义例，引繁补阙。廿年以来，稿草屡易。最后卜录为此本。其于古义古制，疏通证明，校之旧疏，为略详矣。至于周公致太平之迹，宋元诸儒，所论多闳侈，而骈拇枝指，未尽揭其精要。顾惟秉资疏暗，素乏经世之用，岂能有所发明，而亦非笺诂所能钩稽而扬榷也。故略引其，而不敢驰骋其说。覬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中年早衰，亾累然孤露，意思零落，得一遗十。复以海疆多故，世变日亟，卷怀时局，抚卷增喟。

私念今之大患，在于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阂不能相通。故民窳而失职，则治生之计狭隘，而譎觚干纪者众。士不知学，则无以应事偶变，效忠厉节，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议富强，是犹泛绝潢断港而蕲至于海也。然则处今日而论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经。而承学之士，顾徒奉周经汉注为考证之渊取，几何而不以为已陈之刍狗乎！

既写定，辄略刺举其可割今而振敝，一二荦荦大者，用示彙曷。俾知为治之迹，古今不相袭，而政教则固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之故，明治乱之原者，傥取此经而宣究其说，由古义古制，以通政教的闳意眇旨，理董而讲贯之，别为专书。发挥旁通，以俟后圣。而或以不佞此书为之拥彗先导。则私心所企望，而且莫遇之者欤！

○古籀拾遗自序

考读金文之学，盖萌柢于秦汉之际。《礼记》皆先秦古书，而祭统述孙愷鼎

铭。此以金文证经之始。汉许君作《说文》，据郡国山川所出鼎彝铭款，以修古文，此以金文说字之始。诚以制器为铭，九能之选，词谊玮奥，同符经艺。至其文字，则又上原仓籀，旁通雅故，博稽精，为益无方。然则宋元以后，最录款识之书，虽复小学支流，抑亦秦汉经师之家法欤？宋人所录金文，其书存者，有吕大临、王楚、王俅、王厚之诸家，而以薛尚功《钟鼎款识》为尤备。然薛氏之旨，在于鉴别书法，盖犹未刊集帖之陋。故其书摩勒颇精，而平释多谬。以商周遗文，而乃与晋唐隶草，其甲乙，其于证经说字之学，庸有当乎？我朝乾嘉以来，经术道盛，修学之儒，研篆籀，辄以证于金文。仪征阮文达公，遂集诸家拓本，赅续薛书。南海吴中丞荣光，著《筠清馆金石录》，亦以金文五卷冠首。阮氏所录既富，又萃一时之方闻邃学，以辩证其文字，故其考释精确，率可依据。书释文，盖袭礼部自珍所纂定，自负其学，为能冥合仓籀之旨。而凿空谬，几乎阳承庆李阳冰之说。然其孤文碎谊，偶窥扁{穴艮}，亦间合于证经说字，非薛氏所能及也。

诒让束发受经，略识故训，尝慨狃秦燔书，别创小篆，仓沮旧文，寝有湮废。汉人掇拾散亡，仅通四五。壁经复出，罕传师读。新莽居摄，甄丰校文书，崇奇字而黜大篆。建武中兴，史籀十五篇，书缺有间。魏正始石经，或依科斗之形，以造古文。晋人校汲冢书，以隶古定，多怪诡不合六书。盖古文废于秦，籀缺于汉，逮魏晋而益微。学者欲窥三代遗迹，舍金文奚取哉！端居讽字，颇涉薛阮吴三家之书，展卷思误，每滋疑懣。用字书及它刻，互相核，略有所寤，辄依高邮王氏《汉隶拾遗》例，为《发疑正读》，成书三卷。自惟末学肤受，不足以通古籀之原。窃欲刺刃残碎，少附证经说字之学。至于意必之论，刊除未尽。且仅据传摩，罕观墨本，点画漫缺，或滋妄说。世有好古文字，如张敞颜游秦者，倘能理而董之矣。

○卫宏诏定古文官书考

《隋书·经籍志》《古文官书》一卷，后汉议郎卫敬仲撰。《旧唐书·经籍志》，亦载卫宏《诏定古文官书》一卷，唐人书屡见援引。或作古文字书，或作古文尚书，或作古文奇字，皆古文官书之讹也。段氏若膺《古文尚书撰异》，有卫宏《官书考》一篇，谓《后汉书卫宏传》所不载，疑南北亲人依托为之。窃谓诏定古文，儒林盛事。使此书果出卫氏，范史不宜无载，段氏疑之是也。然后人伪作古籍，亦必依附故实，以售其欺。今卫氏既无诏定之事，而贗托者忽有官书之题，事既无征，名尤不类。作伪者虽至愚，必不出此矣。以意推之，疑官书之题卫宏，乃流传之误，非由贗托。

撰此书者，非汉之卫宏，盖晋之卫恒也。何以言之？《晋书卫恒传》载所作四体书势，其叙古文云：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

》《孝经》，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按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是恒好古文之证也。唐张怀书断亦云：卫恒字巨山，善古文，得汲冢古文论楚事者最妙，尝玩之，作四体书势。又云：古文章草入妙。是卫氏精究古文，本于家学。其自作亦入妙品。又尝为秘书监，得见晋秘府所藏汲冢竹书，古文官书，疑即录汲冢古文，以备小学一家耳。竹书得于太康元年，曾诏和峤荀勖等以隶书写定，故有诏定古文官书之名也。郭忠恕《汗简略叙》，载卫口说科斗者，汉代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淳祖敬写尚书后以示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淳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案郭书卷首所列书目七十一家，内有卫宏字说，即古文官书也。略叙所引卫口说，必卫宏字说之语，今本讹缺误空一字耳。检核其文，与四体书势全同。然则古文官书之出卫恒，此其确证矣。至卫恒之所以讹为卫宏者，由恒讹为弘，弘复讹为宏也。宏弘一声孳生之字，古音与恒同部。陆法言以来，乃分宏入耕韵，弘恒入登韵。实则六朝人读此三字，亦不甚殊异，故古籍往往互讹。若《尚书大传》，以恒山为弘山，元魏避讳，以弘农为恒农之类，悉因声转互相通假。卫书展转讹，良由于此。北宋以后原书既亡，更无从得其踪迹。幸《汗简》引其佚文，可藉以考正，而传本才兑误，至不可读。览者亦漫以残缺，置之不省。虽以段氏之精审，亦不能知，不可慨乎！

○与章太炎书

太炎先生有道：前敬疏阔，殆近十稔。遐睇沧波，深用怅惘。顷忽诵手毕，并示大著《新方言》，拼荷无量。禹域大势至是，可为痛哭。曲园丈亦悲宿草。弟索居鲜惧，无复缉述之兴。《礼疏》铸版数载，近始印成，谨以一部奉政，脱误甚多，未遑校改也。搏桑古籍间出，近见岛田氏所刊《皇侃丧服小记疏》，信为奇册。此外倘有所得，敬祈惠示其目。《佚存古佚》及访古志所著录者，则多已见之矣。敬颂努力加餐神驰无已。弟某敬复。中秋前五日。

大著略读数条，精审绝伦，容再细读寻绎。或有剩谊，当续录奉质。弟桑榆莫景，意思萧槭，脑力大减，不耐深沉之思。近唯以研玩古文大篆自遣。颇愤外人著文明史者，谓中国象形文已灭绝。顷从金文龟甲文获十余名，皆确实可言者，附以金文奇字，为《名原》七篇。俟写定当寄质大雅。如爵弁字《说文》作才，《周官》作彡取，近于金文得其正字，乃作韦。而薛书齐侯钟又有彡字，始知爵色韦当作韦，爵色丝当作彡，古各有正字，皆尚非本字也。又韩

侯伯晨鼎有系虎胄，今定为皋比正字，虢为甲虎皮，虢胄即甲胄也。又《说文》叠字说解引杨子云说，颇嫌皮傅，今从金文得𠄎叠々两文，乃悟古文本作叠。其从口多者，甲文金文恒见，乃古文俎字，疑取参俎之谊，杨许从宜皆误。又黄帝妃名参祖，窃意当作叠，后世史藉误分为二字。此虽近臆，然亦四千年未闻之论也。旧学沦废，无可就正，谨略陈一二，以当面质。想不哂其迂疏也。某又白。

○刘恭甫墓表

群经义疏之学，莫盛于六朝，皇熊沈刘之伦，著录繁夥。至唐孔冲远修订《五经正义》，贾元徐杨诸家，赅续有作，遂遍诸经。百川涸注，潏为渊海，信经学之极轨也。南宋以后，说经者好逞臆说，以夺旧诂，义疏之学，旷然中绝者，逾五百年。及圣清御宇，经术大昌。于是鸿达之儒，复理兹学。诸经新疏，更迭而出。或更张旧释，补阙匡违，若邵氏郝氏之《尔雅》，焦氏之《孟子》，胡氏之《仪礼》，陈氏之《毛诗》，刘氏之《论语》，陈氏之《公羊》是也。或甄撰佚诂，宣究微学，若孙氏之《尚书》是也。或最括古义，疏注兼修，若惠氏之《周易》，江氏之《尚书》是也。诸家之书，例精而义博，往往出皇孔贾元诸旧疏之上。盖贞观修书，多沿南学，牵于时制，别择未精。《易》则宗辅嗣而祧郑虞，左氏则尊征南而摈贾服，《尚书》则崇信枚姚，使伏孔今古文之学并亡，厥咎郅钜。加以义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互，曲为弥缝。冲远五经，各尊其注，两不相谋，遂成违伐。若斯之类，尤未允愜。而近儒新疏，则扶微摭佚，必以汉诂为宗。且义证宏通，注有四穴，辄为理董，斯皆非六朝唐人所能及。叔明疏^a，邵武诬伪，尤不足论。然则言经学者，莫盛于义疏。为义疏者，尤莫善于乾嘉诸儒。后有作者，莫能尚已。

嘉庆之季，为义疏之学者，又有刘先生孟瞻，治《春秋左氏传》，谓郑贾服三君古义，久为杜氏所晦蚀，孔疏不能辨也，乃钩稽三君佚注，精校详释，依孙氏《尚书疏例》，为《左氏疏证》。凡杜孔所排击者纠正之，乾没者表箸之。草创四十年，长编褒然。疏证则仅写定一卷，而先生遽卒。其子伯山先生继其业，亦未究而卒。伯山先生长子恭甫知县，绍明家学，志尚闳远，念三世之学，未有成书，创立程限，锐志研纂，属稿至襄公四年，而恭甫又卒。千秋大业，亏于一篲，斯尤学人所为累歆而不释者已！恭甫名寿曾，世为扬州仪征人。曾祖锡瑜，国子监生。祖文淇，优贡生，候选训导，即孟瞻先生，父毓崧，优贡生，荐庭诰，遂通许郑之学。资材开敏，行谊纯笃，事继母黄以孝闻。姑适田，嫠而贫，歿为经纪其丧，又谋所以恤其孤，皆人所难能者。湘乡曾文正公开府江宁，重其学行，延入书局，所校刊书史多精善。同治甲子，光绪丙子，两充江南乡试副榜贡生。既不得第，乃以佐戎幕保举知县，加同知衔，非

其志也。体素充实，既精左疏，而兼治局书，校讎文字之役，精力耗损，犹不自己。光绪辛巳秋，由江宁返扬州，遭微疾竟卒，年正四十有五，谓非经生之厄运与！

同治中，谿让侍亲江宁，始得识恭甫。于时大江南北，方闻之士，总萃于是。宝应刘君叔仁免，方继成其父楚楨先生《论语正义》，甘泉梅君延祖，治《谷梁》亦为义疏，而恭甫治左氏为尤精。谿让佹瞽不学，幸获从诸君子之后，亦复希光企景，重疏《周官》，以拾贾氏之遗阙间有疑滞，辄相与商榷，必得当乃已，曾不数年，踪迹四散。谿让既南归，叔仁免主讲鄂中，其书甫刻成而卒。梅君书仅成长编数卷亦卒。二君之亡，恭甫辄驰书相告。怆师友之凋谢，怵大业之难成，若有不能释然者。其卒之前两月，犹谿让书询笠穀疑义。谿让为据考工轮穀度数，考定其说以复之。恭甫得之，则大喜，报书谓编左疏已至襄公，而以早成《周官疏》为勉。方叹恭甫勤敏，其书旦暮且有定本。自顾庸窳，《六官疏》未及半，深恐不能远成，以副良友之望。而孰知恭甫之遽止于斯乎？

恭甫所著书，自《左疏》外，有《传雅堂集》若干卷，又著《昏礼重别论驳议》，则因伯山先生之绪论而申证之者。其在书局，分校南北史，则有《校义集平》之作。在江宁从李大理联游，则有《临川答问》之作。论文好《包氏文谱》，又为之类释。书率精博可传。其它分纂地志尤夥，以非君学业之大者，故不复论，独论其《左疏》，以见三世经业垂成而不克者，为可惜也！瑞安孙谿让谨撰。

☆ 闵萃祥○元诗选癸集序

《元诗选癸集》者，席邻哉先生竟侠君顾氏未竟之绪，而重为纂辑者也。顾氏所编，自甲至壬，皆取诸有专集者。而以其无专集者，编为癸集，书未竟而卒。先生求访残剩，更十年之久，乃获成书，其用力亦勤矣。盖前九集既取专集决择排比，以较癸集琐屑荟萃，其难易固不同。顾氏之不及成书，先生之历年续缀，其职是故与？席氏世好读书，多有述作，而校刊书尤富。庚申寇扰，率皆被毁。先生曾孙孟则明经尽然伤之，频年收拾丛残，补苴完整，亦数十种矣。是书原版，其出于煨烬者十仅六七。乃访之收藏家，得初印本，覆较而补钺之，遂复旧观。乌乎！前人著述，必赖后人以为之传。而为之传者，搜罗散佚，若恐前人之一字一言，有勿显于世，其居心何等忠厚。顾为之子孙，于先人手泽所留遗，而可不致其孝敬之心，以继述为急乎？孟则之修残补阙，其有以也。工既藏，属萃祥序其原委。自惟鄙陋，何敢序先生书。然深有感于孟则之所为，有足以讽世，爰识之如此。

○南浦草堂诗序

少时读王右丞《辋川集》，杜工部何将军山林诸作，辄冥想其境，神往于其间。而山川风月花木禽鱼之趣，萦绕心目，留恋而不能去，盖忘乎其为因诗而造境也。既乃悟古人抒写景物，必有其高旷之怀，而后佐之以山川之胜，故其出之也有情。情生文，文生境，虽千百世下，能令读之者仿佛的入其境于方寸之中。是知文之能以移人，要必得乎情之真也。故无论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一朝有一朝之景象焉，一时有一时之景象焉。我朝诗教之盛，至乾嘉而最，钜公名宿，成尚声韵以歌咏升平，讫今读其诗，想见其人于熙熙之天，而乎不可追也。

奉贤叶君读六，为乾嘉间诗人愚峰先生之孙，承其先绪，所好惟诗，课蒙自给，不问人世间事。迁居闵行，濒黄歇之浦，时或行吟其畔。春畴绣绿，秋畦布黄，夕汐朝潮，烟波万状，四时之风景无尽，而君之吟兴，兴遂与之无穷。非所谓得乎情之真者邪？同门李君梯云与君同里，里之人以君年逾七秩，谋刊君诗以为寿，介李君属余序其端，因得读君诗。而慨乎世风递变，诗教之衰，几如广陵一曲。而君犹能上溯渊源，以衍乾嘉诸老之风，则有令人情移于不及觉。一若于葭苍露白中，闻君之吟啸声也。是其诗之可传也奚疑。质之李君，以为如何？

○观车利尼马戏记

意大利，即《汉书》大秦国，在西洋立国为最早。其通于中国，亦视今通商各国为最先。顾凌夷已久。在昔为欧罗巴大一统之国，今则等诸自桧以下。故虽与于通商各国之列，而商务特微。惟其国优人车利尼所演马戏，颇著闻于外。尝两至上海，观者艳称焉。

丙午夏四月，余偶客于沪，适马戏至，遂往观之。戏所在虹口，结竹为屋。市券入，见铁槛车二，畜狮虎各三头，虎犹可见之物，狮则不恒见，其首类犬，色黄微黑，毛蒙茸覆面，项以下毵毵披拂，后半全类牛，惟尾端稍大，盖与图画相传五色斓斑者，殊不类，而捷神骏之概，足与虎埒。其右立大象二，不加维繫，以鼻取稻草，卷而上，舒而下，意若以为玩然。象旁卧一牛，色黑白相间，背肉坟起，若负赘瘤。或曰：产印度，彼方之人所奉以为神者也。稍进有大木匣，网以铁丝，豢大蛇三，围皆尺许，盘互交结于其中。余畏腥掩鼻而过。忽鸣声嚶然，则数猿抱持戏于桺，桺旁有鸟二，长颈耸肩，两其足而不翼，盖蛇鸟也。马则或大或小，种类不一。循览甫周，闻钟声自内出，客皆进。进为大圆庐，高约六丈，径可十丈余，中为圈，径四五丈，以木为闕，开其后，为人马出入。闕之外，设椅为客坐，分二等，阑之以布。又外累板，螺旋而上，迄乎庐之四周，客坐之下者也。坐定乐作，八骑并出，男女各四人，循圈驰，复一女驰而出，众马皆视其马首之东而东，西而西，或左旋，或右

旋，忽而分，忽而合，磬控纵送，盘折疾徐，莫不与乐声相应和。乐止复作，一少女立高骢疾驰，距跃曲踊，作种种舞。时而若轻燕之两翅掠，时而若商羊之一足跳，时而若丽娟之随风举，时而若绿珠之从高坠。飘乎若飞仙，矫乎若游龙，迷离恍惚，渺乎其不可状。则有曳广帛，当驰道，马出于帛之下，女腾于帛之上，辄为诵工部穿花蛺蝶点水蜻蜓之句，犹未足喻其灵妙也。则有有持竹圈阑其前，马驰自若也。女腾圈而过，立马背，驰自若也。嘻神技矣哉！车利尼者，自牵两马，小而骏，持长鞭左右挥，使之作人立，使之作狙伏，使之相对驰，相背驰，一前一却驰，参互交错，无不中节。演良久，乃驱象出。先舁大木桶，覆置于圈之中，曳象登其上，以鞭指挥，则昂其鼻，举左右前后足，舒而向上。复以鸾铃系两足，乐作，则左右腾蹈琅琅声，随乐声为抑扬顿挫。曳而下，一象前行，一象耸身伏其背，蹒跚而入。象故庞然大，而态若稚，殊可爱玩。最后开其前闕，数十人挽槛车进，则狮也。一人开槛之门，入而抚狮，狮张其口，其人以首探狮吻，狮呼呼作声。抚弄已，取板作鸿沟之画，挥一狮踞槛之下，为壁上观，而使其二对相超跃。又取烟火然置板上，狮怒，冒火冲掷，愈益奋，火息而跃止，忽若破钲掷地声，乃狮吼也。戏于是毕。余以未见虎戏为不慊于心。有友语余其演虎亦犹是云。中间颇杂谐诙之剧，则必通西语知西俗者为能解。他如角缘勺之类，亦中土所固有，均无足异。若马与诸兽之戏，诚仅见，为足异者。

然尝考之《山海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郭注：九代马名，舞，盘旋作之令舞也。《汉书》张骞传注云：有立骑马戏者。《北史》麦铁杖传，沈光善戏马为天下最。是马之能戏，由来已久，正不特如今之走解而已。又《吴志》，贺齐为新都郡守，孙权出祖道，作乐舞象，则象戏之征也。而《舜典》更言夔典乐，百兽率舞。《郑注》：百兽服不氏所养。《周礼》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教扰之。《郑注》谓：虎豹熊罴之属。然则虎与诸兽之能戏，经籍且昭昭矣。噫，马与象固易驯者。若虎之属，兽之至猛能食人，宜不可以人理教，而先王必设官以教之。岂好奇哉！将示夫兽之至猛能食人如虎之属，犹必教使习之驯服，则凡殊方远服，重译可及，而具有血气者，又何从而外夫王者之教？《郑注》所谓王者之教无不服也。彼车利尼虽能驯习诸兽，不过以之博利，乌知所谓王者之教？然余观于其使马使象使狮虎，盖不同其术，要不外各察其情性，因势利导，以渐就于吾之范围，此其术亦大足以致思也。方今万国通商，四夷隅寄车利尼亦得厕梯航之列，以沾我抚绥之德，则其所献驯习诸兽之技，即谓之献我以教扰诸夷之法，斯亦可也。而余更有感于先生之设官分职，固未尝以服不之细，而忽乎怀方之大也。

○州判衔候选训导张先生行状

先生姓张氏，讳文虎，字孟彪，又字啸山，南汇之周浦人。幼颖异，出就外传，诵读倍常儿，见插架书，辄自翻阅，信笔评其是非。师禁止之而心重焉，因以语先生父绍庭公。公家故贫，从先生所好，遂勉令读书。道光癸未年十六，丁祖母暨绍庭公忧，力营丧葬，皆如礼。然困甚，虑无以奉母。明年为里中王氏童子师，稍获修脯，以供甘旨。先生雅不喜帖括，颇肆力于诗古文辞，又以家业维艰，不欲应童子试。业师惺斋姚先生（炜琥）力持之。丙戌补邑诸生。丁亥丁母忧，力益窘，客授南唐张氏。既而读元和惠氏歙江氏，海阳戴氏，嘉定钱氏诸家书，慨然叹为学自有原本，驰骛枝叶无益也。则取九经汉唐宋人注疏，若说经诸书，由形声以通其字，由训诂以会其义，由度数名物以辨其制作，由言语事迹以窥古圣贤精义所存，旁及诸子史，是非得失，源流异同，以参古今风会之变，益无志于科举。壬辰大比，戚友强之行，试卷墨污，题诗号舍而出。自是不复应试。

金山钱雪枝通守（熙祚）《辑守山阁》丛书，以属顾尚之先生（观光）。顾先生治医术，不能专力，举先生自代。先后馆钱氏三十年，所校书，若《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及鼎卿学博（熙辅）《续辑世海珠尘壬癸集》，梦华少尹（培名）辑《小万卷楼丛书》，无虑数百种。一时考据家称为善本。尝三诣杭州文澜阁，纵观四库书，手自校录。绩溪胡竹村（培）、元和陈硕甫（奂）两先生，亦以窥中秘书同寓西湖。胡先生方为《仪礼正义》，陈先生纂《诗毛传疏》，过从商榷甚欢。中间西游天目，南登会稽，尤爱天目之胜，因自号曰天目山樵。先生客于外，有二弟又皆就贾，孑如也。乙未年二十八，始就婚于金山姚氏。越四年举一子，曰锡卣。姚孺人有贤能称，以是无内顾之忧。

癸卯偕钱通守游京师。通守卒于邸，先生为经纪其丧，载其柩南还。道过维扬，以通守所辑书，质证于阮文达公。公由是深契，书函往复无间。时通守辑《指海》未竟，其嗣伟甫（培杰）、子馨（培荪）两司马，请先生毕其事。先生力任不辞。海陵李壬叔先生（善兰）、与先生谈算契合。咸丰初，李先生从英吉利士人艾约瑟伟烈亚力，新译《重学》，及《几何原本》后九卷，娄韩绿卿中书（应陞）任刊《几何》，鼎卿学博刊《重学》，皆先生为之参订。而艾约瑟辈，并深明算理格致之学者，闻先生名，数数造访，质疑问难，咸大折服，叹为彼国专家勿能及。丙辰移家张泾堰，盖赘于姚二十有二年，至是始有家也。粤匪之乱，避难回里，又转徙于奉贤上海间。同治癸亥锡卣病歿，抑郁不自聊，乃就曾文正公聘。初郡守湘潭袁公（芳瑛）淹雅好古，折节交先生，屡欲延致之。而先生以钱氏丛书之役，不能应。后袁公数称先生于曾文正公，文正公心仪之。安庆克复，长江轮船通行，遂具书介季壬叔先生来招，属以内军

械所事。而今制军威毅伯曾公，方刊其乡先辈王船山先生书，庀局皖垣，即延先生及仪征刘伯山先生（毓崧）分任校讎。甲子，大军克江宁，文正公移节之任，先生与偕，以书局自随。乙丑，船山遗书刊竣，仍留幕府。喟然叹曩所校钱氏诸书，俱毁于寇，而《几何》《重学》二书，尤切于当世之用，请于文正公重钁以行。是年秋，今傅相肃毅伯李公继督两江，议开书局，刻经史各书，乌程周缙云侍御（学浚）总其事，仍延先生校理。因商定条例以呈李公，公亟称善。所刻如《四书》、《十一经》、《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文选》、王氏《读书杂志》、《渔洋山人古诗选》，皆先生手校。而于《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书，考索尤深。己巳晋抚开县李公（宗羲）以书招先生，书达制军马端敏公。公欲留先生书局，径为书谢之，而后以告。

庚午文正公再回任，逾年公薨。先生感知已凋谢，自顾衰老，屡辞书局。而历任制军若香山何公（）、合肥张公（树声）及开县李公，皆慰留甚坚。今傅相李公总督直隶，闻先生欲辞席，特寄言留行。而制军李公诒书言己学问，固远不及曾李，而钦佩之心，未敢稍异，如不以为不可共事，务请勉留。癸酉冬，先生归志益切，以老固请，始得旋里。而川督盱眙吴公（棠）新建尊经书院，及设书局于成都，以学使今粤督南皮张公（之洞）言，介制军李公来聘。先生为书恳辞。方将谢绝一切，颐养精神，又值苏抚固始吴公（元炳）檄下各县修辑志乘，邑令秀水金公（福曾）造门敦请，迫于桑梓之谊，勉应之。光绪初，奉贤令萧山韩公（佩金），华亭令襄阳杨公（开第）亦相继以志事来聘。及门钱子馨司马议辑先世书目，留先生于郡城复园。丙子秋，子馨歿，遗孤尚幼，为处分其丧事，而适闻姚孺人之讣，悲伤不能已，自是神气稍衰矣。丁丑子馨家属迁回金山，以复园邀先生居，遂迁家焉。癸未今学使少司马瑞安黄公（体芳）创建南菁书院于江阴，夏四月按临松江，躬延先生主讲席。时先生足痿，艰于行，再三辞不获。秋七月赴江阴，冬十一月旋里，足疾加甚，乃具书请退，不复出。甲申长至，痰火骤作，类中风，医治少瘳。乙酉正月复作，卒于复园。

先生于书无所不览，过目辄记，尤长于比勘，遇疑义必反覆穷究，广证旁引，以汇于通。往往发前人所未发，都确不可易，具详所箸各书。今其已刊者，曰《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舒艺室随笔》六卷，《续笔》一卷，《余笔》三卷，《杂箸甲编》二卷，《乙编》二卷，《剩稿》一卷，《诗存》七卷，《索笑词》二卷。其未刊而藏稿于家者，曰《鼠壤余蔬》一卷，诗《续存》一卷，《尺牘偶存》一卷，《湖楼校书记》、《杂记》、《续记》、《莲龕寻梦记》、《梦因录》各一卷。其曰《怀旧杂录》者，具稿而未经编定者也。又尝以汉魏以来，古乐失传，而古书之存于今者，只滋后人聚讼。近世

若王氏坦，凌氏廷堪，戴氏煦，多所发明，然犹不能有所牵合，乃因端以考其器数，审其声气，以究古今之变异，作《古今乐律考》一书。顾尚之先生作《殷秣考》，所以申郑氏一家之言。先生证之经传，谓郑氏误执纬书及大传之文，致召诰注破经从秣，而刘韵又损夏益周，移前五十七算以求密合经文，为作《周初岁朔考》，以疏通之。二书经寇乱散佚，未及整比。复以世人论古文，辄曰：唐宋八家。不知唐之与宋，原委既殊，门户各别，岂可概论！乃选录元道州以下十八家之文，为唐十八家录若干卷，以破唐宋八家之说之固陋。盖先生之学，博大宏达，既以经学、小学、禾算、乐律立其本，泛滥以及其他，莫不洞悉源流，烛见幽隐，实事求是，由博以返约，勿{一月}苟于著述，亦勿囿于门户。溯自惠江戴钱诸家而后，可谓集大成也已。

然先生丰于学而啬于境。少时叠遭大故，家屡空，殆人所难堪。自是客游日多，垂白归来，又恒抱伯道之戚，而先生不以是废学。盘根错节，厉志愈专，手一卷外，无他嗜好，老而弥笃。此虽先生天性好学，而百折不回，亦由养之者深也。先生体貌重厚，性端严沉默，寡言语，然接之极谦和。曾文正公谓为有儒者气象。尝诒以楹帖，有多闻寡欲之语，实录也。江宁归后，痛季弟文龙先卒，乃招其仲弟同居。白头兄弟，一室怡然。于朋友倾诚相款，有困乏者，倒橐周助勿吝。苟有过，直言无隐。或疑其甚，则曰此吾所以酬知己也。后进以文字质者，必指其途径，期之甚厚，其敦笃类如此。尤喜阐扬潜隐，见有纂述可传，无论识与不识，必踴躍以谋之。妇翁姚坚香先生（前机），与其兄古然先生（前枢），以诗词名，而江阴缪少薇先生（征甲）者，诗友也，没后，后人无力传其稿，先生并为刊之。顾尚之先生为先生石交，著作等身，莫能任剞劂，先生为谋于上海令独山莫公（祥芝）俾为刊布。顾先生算学，独绝今古，而名未及远。及书出而顾先生之学，遂大显于天下。娄朱虞卿先生（大韶），邃于经术，亦有遗书藏于家。会浏阳李勉林观察（兴锐），属先生刊有用书，先生选录其经义若干篇，校付梓人，于是承学之士，乃知吾郡经师有朱先生。今学使黄公且以二先生书上之史馆，将列传儒林，亦藉先生表彰之力也。又顾先生尝为钱氏校刊《素问灵枢》，复为作校勘记二卷，板亦遭毁。是书自道藏本及明以来所刊，率瞽乱莫可究诘，顾先生覃精研思，续正其舛讹者数百条，先生叹为精善。归自江阴，取顾先生校本覆按之，又补正百余条，思为刊传，而卷帙繁重未能举。当病作时，犹手是书不置。此则先生未竟之志也。

曩从文正公军营，于江宁克复，得保举以训导选用。光绪初，援例加州判衙。生于嘉庆戊辰五月二十九日，卒于光绪乙酉正月二十日，年七十有八。

自姚孺人歿，纳妾倪，无出，二弟皆不娶。锡卣遗腹有一女，赘同邑附贡生王保如，生外曾孙孝曾，归为先生后。孝曾前殤，于是保如承先生意，复以慰

曾来归。二月二十七日，先生弟文豹，扶先生柩，归葬于南汇长人乡十七保二区十图天字圩，甲山庚向，先生自营之生圻。保如谓先生一生劬学，宜有碑表，传垂信于后。以萃祥习知先生行迹，属为状，将以求作者。萃祥自甲戌春拜见于复园客次，先生不以为不可教，时诱掖之。迨迁居复元，朝夕走谒，奉教尤数，或旬日未至，辄手束来呼，故于迹为最亲。乌乎！先生已矣。萃祥质性弩下，于先生学行，曾不能仰窥万一，乌足以发先生之蕴！仅就平日所熟闻于先生者，竭其芜浅，粗记梗概，冀备大人先生采择焉。门人闵萃祥谨状。

☆缪荃荪○聚学轩丛书序

钱竹汀先生云：荟蕞古人之书，并为一部，而以己意名之者，始于左禹锡《百川学海》。序题昭阳作噩而不署年号。而中收李之彦《东谷所见录》，成于咸淳戊辰。而是推之，昭阳作噩，当是咸淳癸酉矣。今宗室伯希祭酒购得喻鼎孙《儒学警悟》，刻于宋嘉定间。又前禹锡数十年，是真丛书之祖。然前人类刻，另立名目，元明至国初，如《夷门广牍》《盐邑志林》《津逮秘书》之类。至以丛书著称，则始于明万历间《格致丛书》。以斋阁名书，则始于国朝乾隆间《奇晋斋雅雨堂》。其佳者，如黄氏之《士礼居》，秦氏之《石研斋》为最雅。其钜者如伍氏之《粤雅堂》，吾友章氏之《式训堂》为最宜。自有此丛刻，人谓收拾零星小种，俾不至于湮没，有功艺苑甚钜。贵池刘子葱石嗜古敏学，殫力搜讨，所蓄亡虑十数万卷。九勺辑近儒著述，类皆为经史金石之学者，刻成《聚学轩丛书》若干种，皆外间所希见。传昔贤之精神，开后学之矩矱，其不至真伪不分，雅俗不辨，删削脱误，为卢抱经学士之所讥乎？余从友人徐积余太守识葱石，气谊交孚，时相过从。积余先刻《积学斋丛书》，余亦刻《云自在龕》两集，近又有《藕香零拾》之选。风窗澄几，日事校讎，吾辈蠹鱼风味，亦是有真乐在也。

○说文段氏注匡谬代序

乾隆中叶，汉学倡明，经师浸盛。其时集小学之大成，阐发交长之奥义者，莫如金坛段先生《说文解字注》。盖穷经必先识字，识字必先《说文》。诚学海之津梁，亦儒林之径遂。顾自汉至今，千有余年，简策之脱佚，浅人之窜乱，触处皆是。第执传刻大小徐本为许君之本旨，非特厚诬前哲，抑恐贻误通儒。段先生起，缺者补之，复者乙之，幽隐者衷众说以明之，讹谬者集诸书以证之。如铲荦确，制灌莽，辟仄径而达之康衢。如拨阴翳，去屏障，启昏室而悬之白日。其功可谓勤矣，其学可为博矣。

惟是卷既多，悟不免。如据大小徐前引用之文，与《广均》《玉篇》等书，证传本之疏而改原书之字，更有用意增减，定为许君本文。在先生自成一家之言，恐后学遂开武断之弊。同时元和江氏A，徐氏承庆，吴县钮氏树玉，乌

程严氏可均，阳湖陆氏继辂，时驳其说。钮氏徐氏皆成专书。钮氏书已盛行。徐氏成书，后于钮氏，亦密于钮氏，稿藏令子让泉处，世鲜知者。丙子之冬，覲元监司渝州，从文孙某某索得，附丛刻以行。昔冲远疏注，为后郑之佞臣，斗南补遗，实小颜之诤友。徐氏此书，补苴罅漏，才笈剔纤微，剥其浮辞，存其精义，宁为诤友，毋为佞臣。世之读段注者，应亦共谅苦心，非苟为辨诘已也。至引段注系初稿本，与近刻不甚同，不足以为诟病云。

○崔孺人文集书后

岁癸酉，荃孙自邻水至合州，日行万山中。君嶙峋，奇险亾诡，忽得一境，平畴数十里，修竹美阴，流泉有声，小桥通人，中有茅舍，野卉著筍落间，红白点缀，遂留宿焉。是夜月轮初满，皎如明镜，四山沉沉。入梦，倚枕假寐，忽闻鸟鸣，乍高乍下，流连往复。其声窈然以清，潜然以感，令人悲不自胜。诘朝，问之土人，曰：此杜鹃也。日夜则鸣，鸣则呕血。摘所栖之枝示余，果血痕斑斑，点滴未已也。

伤哉！天地萧飒之气，偶有偏中，悉苦哀怨，遂百倍于寻常。屈灵均之《离骚》，刘更生之《封事》，李令伯之《陈情表》，千秋下读是文，不知是泪是血，是笔是墨。但觉凄然有感于中而不能终日。今读崔孺人之文集，愁苦哀怨，有非他人所能堪者。而血泪笔墨，亦合而为一，其窈然以深，潜然以感，十年前之境界，恍忽如目前也，亦可悲已！

○夏百初先生传

夏百初先生讳子龄，号祝三，江苏江阴人。七世祖维新，明举人，鼎革阖门殉难，惟一幼子，以义仆翼之免。祖祖甸。父翼谋，道光乙酉举人。

先生幼慧，出应童子试，为学使姚文僖公所识拔，取古学，入邑庠。道光甲午举人，丙申会试第一，改主事，签分礼部，在仪制司学习。遇事勇决，尤以气节自负。一日散衙，户部片查库丁非贱役，应否准其捐考。时库丁张甚，侵库帑，当道皆可贿通。先生知事迟则有变，立作驳议。五鼓至朝房，呈堂上官，以库丁实贱役，应不准捐考。而堂上官果有成见，游移不决，或议调停准捐不准考。先生曰：国家名器不可滥，既准捐，即可考。且若辈一入仕途，贿赂钻营，何求不得？既阻塞士进身之阶，又启仕途苞苴之弊。力争不可，议遂定。即时至署片覆。及退食，缓颊者络绎至，已无及矣。

在礼曹六年，以亲老改外，选直隶深泽县。告近，改选河南汲县。莅汲，汲治。文宗御极，巡抚潘忠毅公特疏明保，吏部调取引见。事毕回任，复遭母忧。服阕坐选深泽。未一年，调饶阳。饶阳为畿南大邑，土斥卤，民强悍，素称盗藪。时发捻兵事方亟，畿辅比年旱蝗，盗劫蜂扰。先生目击贼氛所至，郡邑防剿无资，以致糜烂半天下，慨然谓守土者不可无兵，不可不知战。发愤治兵

家言，子弟仆隶，皆令习技击。故治饶捕盗捕蝗，皆以兵法部勒之。择胥役壮健者，教练技勇，制造枪炮，百人分十队，每夜以一队轮守仓库，课演拳械，优者赏渐增，练至二百人。咸丰九年，英吉利犯天津，京师戒严。冀州王洛悦河间刘四贾澂隆等，各麇聚千余人起事。先生劝谕村镇团练乡丁，各境分四正四隅，各置练董正副二人，号令听之。官复亲率城勇，分日赴乡点验合操，声势连络。刘四等拦入饶境，集乡团千人，自率城勇为之先，击贼于小堤集西北。贼马步二千余人，燃炮相拒。乃张两翼，卧旗伏地而进，贼炮如雨，越队过。揣知枪可及贼，旗举枪发，贼阵乱。我军大呼冲击，斩百余人，擒五十余人，刘四受创遁，余众大溃。是日王洛悦分股扰冀州，闻风亦惊溃。刘四逃至青县，被擒伏法，畿南平。道府以下优叙数十人，先生亦加运同衔。以其暇浚老涧河，泄滹沱水患，造桥五十丈，民呼曰夏公桥。

旋擢宛平，再擢易州直隶州。易为西陵重地，以泰宁镇总兵官兼内务府大臣总其成。而祭祀牛羊刍豆，及守陵员役俸饷，例由州牧于布政使库领银供给，自守陵各衙门及本署官吏，莫不以为利藪。先生睹及积弊滋多，不得行其志，力求去任。调署保定府清军同知，未逾月，长白衍秀公始莅泰宁镇，坚请于大吏，饬回任。密与议定章程，奏请禁革豆草，不得折价，积弊一清。七年正月，西捻张总愚犯畿辅，勤王兵云集。陈国瑞以二等侍卫统军剿贼，夜至易城外，以令箭呼开城，拒而不纳。晓乃缒城下，语以陵寝密迹，请严军令，勿扰民。陈即日驰去。时守陵大臣已以易州被围入告，诏发神机营兵七千赴援。匪徒乘机纵掠，先生率练勇巡防，遇掠者立斩以徇，不问所从来，合境安堵。是夏捻匪肃清，叙功以知府在任候补，赏戴花翎，加三品衔。

米利坚人山家立潜至易，私购城内许氏屋为耶稣教堂。先生廉知之，乃责许氏退价。山家立坚不可，乃执条约与辨，以其未持游历执照，买屋未知照地方官。且易州近陵寝，有关风水，不第易州境内不得立教堂，所属涑水广昌，及附东陵近之遵化等处，皆不得立。山家立辞穷，卒收价撤契以去。事上制府，曾文正公（国藩）深重之。总署文文忠公（祥）尤以为贤。

州署东偏鹜地，旧有亭池，于其北筑台望西山，杂蒔花木，名之曰憩园，遂以自号。暇则集宾僚觞咏其中，人咸以政简刑清之乐为不可及。会曾文正公疏荐循良，称先生通达政体，历官所至，皆有循声，诏特嘉之。以年逾六旬，宦情愈淡，乃开缺以知府候补去任。数月卒，年六十有五。易州士民吁请崇祀名宦祠。越数年，饶阳亦以崇祀申请。先后奏蒙俞旨报可。子三人，长诒钰，直隶永年县知县。次诒绶，候选通判。次诒镐，候补吏目。女一人，适宜兴咸丰己未进士通政使司通政使周公家楣。荃荪乡里后进，又娶先生之孙女为继室，耳熟懿行，爰类次之以为传。

论曰：吾邑首枕大江，山清而削，水漱而激，其人亦磊落英多，可以有为于世。然刚果负气，往往不获乎上，岂地使之然耶！以先生之才之望，早遇有大力者，拂拭而振拔之，其措施岂止于此！晚遇曾文正，识之于庸众之中，登之简牍。迨以老病乞退，又慰留再三。是时文正所保贤员，如任道李文敏等，后皆仕至督抚，然先生则以老病死矣。命也夫！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序

余生于道光五口互市后之第三年。甫就塾识字，则发逆陷大江南北。随家转徙，凡十八迁，而抵上海。方执笔学举子业，而苏松又陷。未几，而又有庚申之变。余乃深惟发逆蔓延半天下，而其残忍嗜杀，势同流寇，仅足为目前患。独洋人以师舟于数万里外载一旅之师北上款成，全师屯上海，民与安焉，若罔知有变故也者。而我朝士夫，彼此莫大之耻，专务掩匿覆盖，以绝口不谈海外事为高。直无有深求其得失之故，以冀得一当者。然则，他日彼族为祸之烈，不察可知矣。于是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

始求上海所译书观之，未足餍意。遂乃学其今文字，与其古文词，以进求其格物致知之功，与所以驯至于致治之要。穷原竟委，恍然有得于心。窃尝欲上下中外之古今，贯穿驰骋，究其兴衰之所以，成一家之言，举以问世。顾有志未逮。无何，而于役津门，奔走域外。时有论说记述之作。虽亦本向所心得者以为言。然第就事论事，以承下问，备省览而已。故随作随弃，不自珍惜。散佚者不知凡几。去年春，余将东行。重整篋衍，尚存若干篇。友人见之，强索以去。及秋回，则闻已付手民，分为《记言》、《记行》如干卷。余亦不复置问。而比来友人之见此刻者，咸欲索原稿一览。余为取所刻者核对之，则颠倒错落，不一而足。友人曰：是惟不刻，刻则必校正焉。余乃细加厘正，重为补刊。因叙吾生遭多难，其所以考究洋务之缘起如是。而此书之刻，只勉从数友之志。若夫贯穿中外之大端，与所以挽回世运者，则有志未竟。而非此刻命意之所在也。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南徐马建忠自记。

○法国海军职要叙

右论海军详矣。然不详兵舰火器与夫水寨阵法及一切出奇制胜之具，何哉？盖海军之要，在用人力，得人心，而战备其末焉者也。战备因时而变。而所以用人力得人心者，则有不变者在。试观兵舰由风帆变火轮，由明轮变舳舻。由是而变为铁甲，为快船，为带甲快船。其出没轰击者，又变而有蚊子、穹龟、水雷诸名。其机器由冷度而热度而凝汽。行将舍汽而电焉。又由平置而竖置而倒置。且单筒双筒三四五筒，更屡变而加焉。其火器之变，则由前门炮而螺膛，而后门螺膛，而后门钢铁套配，而钢丝缠束矣。其炮质由铁而铜而钢而五金分剂矣。又由范铸而锤炼而挖膛而卷筒矣。其炮弹由圆弹而开花而椭圆而尖

圆锥，而尖圆锥且自引火矣。且始而铅者，而铁而钢矣。其为火药，则由药末而包而圆饼而棱饼，而穴棱饼行且求其无烟无响矣。至如演炮准之法，始用人力，继用机轮。由是平轮螺轮汽轮冷水压力轮，更屡变而愈灵捷焉。推之水寨阵法及一切出奇制胜之具，亦罔不因时而变也。

由前观之，其变若此。循是以往，当又有愈变愈奇者。使据今日之所变，以为得其要领焉，而详言之，安知一转眼间不已为陈迹乎？夫至变者，物也，而所以神明乎其变者，人也。故船械非不坚利也，澳屿风涛非不驾轻而就熟也。然而不胜者，则人之力有不齐，人之心有不固也。尝游欧洲，纵观各国海军。见其有一事，则有一职，有一受职之人，则有一称职之事。迹其因事授职，职有其名者，必使事有其实。凡所为由稚卒幼卒而升至队长艺长，由火轮夫而升至总司轮，由考工生而升至考工使，由少从而升至统帅总领，悉皆屡经考验，人无幸进。则人力齐也。又见其有优俸，有贍恤，有审院，有巡洋礼数，以之正其是非，生其羞恶，作其鼓舞，感其忠爱，则人心固也。因是而知海军之要，恃乎人之明其职，与尽乎其职之分也。

各国言海军，亦至纤且悉矣。而原其精意所在，则大同。当时就法文而译其要如此。名曰《法国海军职要》，一之行篋，已十有余年。而由今观之，则外洋各国之兵舰火器与夫制胜之具，已屡变矣。而其用人力得人心之道犹是也。中国之兵舰火器亦屡增而屡变矣，而所以明其职，尽其分之要，其尚待讲求犹昔也。益于此而信海军之要，虽百世而无所损益也。友人见之，或以为是编所叙海军之官，亦犹《周礼》所言建其正，立其贰，设以考，陈其殷，置其辅耳。是编所叙海军之职，亦犹《周礼》所言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耳。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然则，是编也，其诸班固所称愈于野者乎？时在光绪十七年辛卯正月。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

四月以来，政治学院工课甚紧，考期伊迩，无暇将日记缮录呈上。郭星使于四月下旬至法，五月初呈国书，札忠兼办翻译事务。并承多加薪水。长者之赐，忠何敢辞！且翻译事少，不致荒功，无负来欧初意。

五月下旬，乃政治学院考期，对策八条。第一问为万国公法，都凡一千八百页，历来各国交涉兴兵疑案存焉。第二问为各类条约，论各国通商译信电报铁路权量钱币佃渔监犯及领事交涉各事。第三问为各国商例，论商会汇票之所以持信，于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善法美政，昭然可举。是以铁路电线汽机矿务成本至巨，要之以信，不患其众擎不举也。金银有限，而用款无穷。以楮代币，约之以信，而一钱可得数百钱之用也。第四问为各国外史，专论公使外部密札要函，而后知普之称雄，俄

之一统，与夫俄土之宿怨，英法之代兴，其故可缕而陈也。第五问为英美法三国政术治化之异同。上下相维之道，利弊何如？英能持久而不变，美则不变而多蔽，法则屡变而屡坏，其故何在？第六问为普比瑞奥四国政术治化。普之鲸吞各邦，瑞之联络各部，比为局外之国，奥为新蹶之后，措置庶务，孰为得失？第七问为各国吏治异同，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而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第八问为赋税之科则，国债之多少。西国赋税十倍于中华，而民无怨者，国债贷之于民，而民不疑，其故安在？此八条者，考试对策凡三日。其书策不下二十本。策问之条目盖百许计。忠逐一详对，俱得学师优奖，刊之新报，谓能洞隐烛微，提纲挈领，非徒钻故纸者可比。此亦西人与我华人交涉日浅，往往存藐视之心，故有一知半解，辄许为奇。则其奇之，正所以轻之也。忠惟有锐意考求，讵敢以一得自矜哉！

忠自到巴黎后，多与当道相往还。而所最善者，则有彼之所谓翰林院数人，专讲算化格致诸学，与夫各国政事兴替之由。各国钦仰，尊如北斗。渠辈见忠考究西学。殷殷教诲。每劝忠考取彼国功名。忠对以远来学习，只求其实，不务其名。劝者云：徒竞其名而不务其实，吾西人亦患此弊。然名之不扬，则所学不彰。故华人与西人交涉，时时或被欺蒙。非华人之智短才疏也，名不扬，而学不彰，则不足以服之也。且办交涉以文词律例为主，讲富强以算学格致为本，中国不患不富，而患藏富之不用。将来采矿酿酒制机器创铁路通电报诸大端，在在皆需算化格致诸学。我国功名，皆以此为宗。子欲务实，意在斯乎？以子之所学，精而求之，取功名如拾芥，何惮而不为耶？忠以此说商之二监督，允其赴试。既应政治试毕，然后应文词科。六月底试第一场，期二日。第一日以腊丁文拟古罗马皇贺大将提都征服犹太诏。又以法文译埃及希腊水战腊丁歌章。次日考问舆图及希腊腊丁与法国著名诗文，兼问各国史学。复得宗师优奖，谓愿法人之与考者，如忠斯可矣。一时在堂听者不下数百人，咸鼓掌称善。而巴黎新闻纸传扬殆遍。谓日本、波斯土耳其人负笈巴黎者固有考取格致秀才及律例举人，而东土之人，独未有考取文词秀才者。有之，则自忠始也。忠念些须微名而震惊若此，亦见西人好名之甚也。年终考文词秀才。第二场兼考格致秀才。来年春夏之交，可考律例格致举科。

近日工课稍宽，闲至炫奇会游览。四方之来巴黎者，毂击肩摩，多于平日数倍。但炫奇会所以陈各国新得之法，令人细玩。会终标奖其最优者，原以激励智谋之士。然而炮之有前膛后膛，执优孰劣，弹之贮棉药火药，何利何弊，附船之铁甲，有横直之分，燃海之电灯，有动静之别，而水雷则有拖带激射浮沉

之不一，炮垒则有连环犄角重单之不同，均无定论，是军法之无新奇者也。煤瘴之伏矿中，无定法可免，真空以助升降，无善术可行。此矿务之犹有憾事也。机织之布，敏捷而不耐久，机压之呢，耐久而不光滑，机纺之绸，价廉而无宝光。此纺织之犹待考求也。下至印书酿酒农具，大抵皆仿奥美二国炫奇会之旧式，并未创有新制。至于电线传声与电报印声，徒骇见闻，究无大益。惟英太子之珠钻玩好，法世家之金石古皿，独辟新奇，乃前此所未曾有。然此不过夸陈设之精，供游观之乐，以奢靡相矜而已。岂开会之本意哉！盖法人之设此会，意不在炫奇，而在铺张。盖法战败赔款后，几难复振。近则力讲富强。特设此会以夸富于外人。有论中国赛会之物，挂一漏万。中华以丝茶为大宗，而各省所出之绸，未见铺陈。各山所产之茶，未见罗列。至磁器之不古，顾绣之不精，无一可取。而农具人物，且类要货。堂堂中国，竟不及日本岛族！岂日本之管会乃其土人，而中华则委之西人之咎乎？以西人而陈中华土产，宜乎其见闻之浅也。有以质之忠者。忠惟云赛会另有监会之人，余不敢越俎而谋，又何能详言其故。此巴黎炫奇会之大略也。

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于是以为各国之政，尽善尽美矣。及入政治院听讲，又与其士大夫反复质证，而后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论为不谬也。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出此矣。不知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藉口。美之监国，由民自举，似乎公而无私矣。乃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更一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党羽。欲望其治，得乎？法为民主之国，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为朋比。除智能杰出之士，如点耶诸君，苟非族类而欲得一优差，补一美缺，戛戛乎其难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忠自维于各国政事，虽未能窥其底蕴，而已得其梗概。思汇为一编，名曰《闻政》，取其不徒得之口诵，兼资耳闻以为进益也。西人以利为先，首曰开财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国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广言路，六曰严考试，七曰讲军政，而终之以联邦交焉。现已稍有所集。但自恨少无所学，涉猎不广。每有辞不达意之苦。然忠惟自录其所闻，以上无负中堂栽培之意，下无忘西学根本之论，敢云立说也哉！

原稿已佚，曾 | 刚袭侯，激赏此作，载入使英法日记中。爰录存之。○巴黎复友人书

接奉九月二十六日尊诲，属将有益于交涉之学业者，详叙送核，以便函达总

署。谨按交涉之道，繁博错杂，类皆与列国之俗尚为变迁，非一二语所可尽。而其因时递变之源流，与夫随时达变之才识，则为政治学院所考论。而政治学院孜孜所讲求者，则尤为相时制变之实学也。忠不揣愚陋，即以平日所见闻者，综其大概，谨为一一陈之。

夫泰西政教，肇自希腊。而罗马踵之。当希腊未辟之先，其滨地中海东南诸部，若范尼，若埃及，人民富庶，流户北渡，迁于希腊，各据一隅，专事兼并。迨外寇屡侵，诸部落并力死拒，斐理勃王始乘时行连合之说。其嗣王亚立山卒成其志。于是愁起国中兵，东向略地，至犹太、波斯、印度之属，绵亘数万里。而所征国都，有各不相下之心，无割地请和之说。交涉之道，犹未起也。罗马创始之初，地广人稀，招徕流亡，渐臻蕃庶。然后闭关谢使，禁绝外人。即有至者，不得与本国人民同享权利。迨国势昌盛，攫取希腊而收之。遂奄有地中海周围诸国。溯其战争之际，虽无遣使立约之明文，犹有不杀使臣之遗意。殆即交涉之道之嚆矢欤？罗马统一泰西，垂三百余年，鞭笞叱咤，远方之来贡者有之，未闻讲信修睦之与国也。君士但丁营造东都，遂以其名命之。其子劈分罗马而东西之，势解力弱。历传数世，北方之来寇西罗马者，始于高特，而亚第辣继之。西罗马遂灭。东罗马至儒斯定王大修律例，仅一时之盛。及玛奥买之说行，屡为回教所侵。而东罗马卒归土尔基矣。此皆以势力相倾轧兼并为得志，而交涉之道盖缺然已。

自泰西晏然无事，不忧外寇，而列国皆秉命于教皇。教皇于各国有事，则遣人以襄理之。各国遇教皇继统，则专使以朝贺之。凡有争竞，惟质衷于教皇，而不以干戈事事。其意大利地瓜分数十国，如佛劳朗斯、如维尼斯等城，皆各主其主。大事决于教皇，小事自通使问。殆乱靡之后，崇尚文词。使臣聘会，每有专对肆应之才。以佛劳朗斯蕞尔一郡，能折维尼士之富豪，能夺法国之火焰，谓非玛基亚范肋之辞令有以致之欤？故玛公之著述，迄今使臣奉为秘本。与其相后先者，有当特，有贝大尔克，有包加斯，有奇基亚第尼诸公，皆为意国文学之祖。或以诗鸣，或以文鸣，要皆充皇华之选者也。其措词执礼，往往相假以仁义，相袭以忠信。是殆春秋时晏婴、叔向、公孙侨之徒欤？然其所争交涉之事，只关一国之安危，非系欧洲之均势也。夫欧洲列国壤地毗连，虽一境之文治武功，由我独断。然保无有狡焉思启者，乘间抵隙，以为与国虞。于是诸列国申盟要言，以强弱相恤，大小相维，成一均势之局。即战国合纵连横之说，名异而事同者也。而欧洲自胜朝之末，以迄于今，交涉之道，专主于此。

溯夫东罗马既灭，回教猖獗。东袭翁加利，西入西班牙，中攻意大利。教王震恐，纠力抵敌。回难既平，国君之权益微，教皇之权益固。日尔曼各部长

，半归于教皇之手。于是罗代禄首创异说，自立一帜，而教事以分。日尔曼之北，从之者如影响矣。西班牙君加禄第五世，阳奉教皇之命，阴肆攘夺之谋。恃与列国联姻，遂因承继之名，袭取意大利、日尔曼之属，尊加皇号。而亚勃斯普朝之权力浸炽。法国介于西班牙、日尔曼之间，惧其日逼，构联日尔曼北之各属，历三君二相，以与噢大利王转战三十载，而有范斯法尼之会。是会也，立瑞士，建荷兰，贬噢大利皇位承袭之分，订日尔曼列邦统属之制。至是均势之局大定。复为之辨使臣之等威，申聘问之仪制。遇有嫌隙，可讲信修睦，无复兴兵构怨矣。交涉之道，焕然一新。而欧洲信使之往来驻扎，实权輿于此。

法王路易十四世，亦既逞志于范斯法尼之会。好大喜功，北伐荷兰，南取蒲尔公地。适西班牙王加禄第二世薨，而无嗣，遗命传位于盎稣公，名裴理勃者。裴理勃，路易王之孙也。诸侯王方虑法国之威权，日以浸大。今复王西班牙，是虎而翼之也。维时英国方强，普国浸盛。连合日尔曼、荷兰、沙孚亚之众，与法王转战十三载，至康熙五十一年而有迂特来之会。是会也，虽不足阻裴理勃之王有西班牙，而议定法西二国不得合并为一，实足弭遍重之患。其许英人踞基不乐他，雄镇地中海之要隘，并约法王退还侵地，亦足以戢法之雄心。而欧洲之均势复定矣。

无何，而普国方张，俄疆大辟。至乾隆十三年，法国内乱十五年，废其君，立为民主之国，那波伦以一裨将，进攻意大利，跨海而东，观兵埃及，既袭大位，穷兵黩武，所向风靡。削其地、绝其爵，囊括欧洲，而均一之势复坏。及其败也，列国征盟，而有维也纳之会。是会也，还侵地，正疆界，立日尔曼之盟属，增荷兰国之土宇，而法人不复东向矣。三分保兰，而一俄、噢、普之势，分四等使者，以明各行人之礼。其所以维系欧洲之均势者，周且密矣。夫均势之说，创于范斯法尼之会。然而与会者，不过法、噢、瑞典、西班牙暨日尔曼之属。而普因北教而屏，英以异教而斥。故其相维之势，足以联络数国，不足以统属欧洲也。至迂特来之会，英、普与焉，而俄国不与，是均势之盟未尽普也。且范斯法尼之会，诸国虽共订条章，而西班牙与荷兰另有孟斯德之约。日尔曼王率属邦先与瑞典有奥斯纳勃卢克之约。继与法国复有孟斯德之约。法国与西班牙又有比来纳山之约。前后纷纭，而统谓之范斯法尼之约。又迂特来之会，英人先与法王盟，继与西班牙王盟，复与他国王分盟。然则，是二会者，只属数国之私盟而非，列邦之公约。夫会者所以结同盟之信，盟之者众，则信益彰而守愈笃。今此二会散漫无纪，不能共相维持，宜其不久而各国弁髦之也。维也纳之会则不然。俄国与约，而均势之道公，友邦共盟，而要结之谊固。然而俗尚异趣也，民情异好也，分疆立界而建之国，其所与建者，不独

恃山河之险阻，亦俗尚之同趣，民情之同好，有以维结群伦，而君之民之也。维也纳会，定各国之疆界，只求土地之均平，不问民俗之向背。故自有会以来，比利斯分自荷兰，奥地利丧其东境，意大利及德意志统一属邦，希腊国及罗孟里无复藩封，土尔基向为局外之国，近与欧洲厕。

是西土之均势虽平，而东方之争论又起矣。然则，交涉之道，始以并吞相尚而不明，继以诤辩相欺而复失，终以均势相维而信未孚。徒恃此载在盟府一二无足重轻之虚文，安足以修和于罔替！夫国与国既已犬牙相错，自有唇齿之依。故一国之权利所在，即与国之强弱攸关。英人利在行商，埠头遍天下矣。俄人利有南境，版土因以日展矣。普与法势不两立，而兵力愈精。意若噢思复故疆，而营求未已。故泰西之讲公法者，发议盈廷，非说理之不明，实所利之各异。以致源同派别，分立门户。上下数十家，莫衷一是。于是办交涉者，不过藉口于公法以曲徇其私。须知交涉之源流既已因时而递变，即交涉之才识，尤贵达变以应时。此交涉之道所以存乎其人也。方佛劳朗斯之盛，使于各国者，不过一介行人，权不重而位不高，要能以口舌之微权，而系朝廷之得失。及自范斯法尼以至维也纳，则所遣使臣，俨然身代其君矣。其术以间伺为能，以奢靡相尚。只求出身之贵贱，不问其人之贤愚。虽有专任之权，要无责成之职。故有以巾幗而使办交涉者矣。为之国者，得一二能臣坐镇于内，遣使他国以窥其情伪，而详报之，即足以默定机宜，而为之因应。间有遣一使而从者数十，务与彼都士夫交接，善为钩距，以得事情。遇有大征会，然后始遣一二能臣，相为反复论辩可否。今也开新报之禁，而清议愈多。重议院之权，而民情可达。轮舟火道之星罗棋布，往来便而俗尚则计日而更。水汽机力之雷动风行，工商裕而财源则与时递长。所以办交涉者，非若昔时惟窥探一二人之心思可以坐操胜算，又必洞悉他国民情之好恶，俗尚之从违，与夫地利之饶瘠，始足以立和议，设商约，定税则，而不为人所愚弄。故视昔为倍难焉。

余尝读鬼谷子书，其驰说诸侯之国，必视其人之材性贤愚刚柔缓急，而因其好恶喜惧哀乐而捭阖之，阳开阴塞，变化无穷。顾天下诸侯，无不入其彀中者。岂有异术哉！兵法曰：知彼知己。交涉之道，尽于是矣。夫彼不易知也。故阅彼新报以揣其要旨，入彼议院以察其变迁，上结绅衿，默观动静，下连商贾，隐相机宜。是以近今百年泰西之长于交涉者，首推意之加孚尔，普之璧斯玛，法之大意郎，俄之加且高弗，英之巴末司东，奥之墨代直客之数公者先皆久游列国，或充公使之选，或为游览之娱。一旦身入机府，他国之民情俗尚，了如指掌。复得出使之臣，时传消息。虽千里如一室矣。己亦不易知也。知我之所长，尤宜知我之所短。知我之所长，故掩之以待时而发。知我之所短，故彰之可因奋而更。既已知我知彼矣，尤宜先定所向。所向既定，而后心无旁营

，力无旁贷。所谋则济，所举则成。如加孚尔以统一为心，璧斯玛以雄长为志，加且高弗以廓辟为怀，终皆克偿其愿者，所向先定故也。若法王那波伦第三世，始欲求逞于民，则附英而攻俄，继欲示好于俄，则息战而疏英。攻噢大利以沽恩于意人，伐墨西哥以修睦于噢国。方普人之攻丹也，阴图其利。及普人之入澳也，转慑其威。一旦普人修怨，法王子然，无他国一师之者，所向不定故也。所向既定，而后可言交涉之道矣。

盖天下事；众擎则易举，孤掌则难鸣，理之常也。夫同宅寰中，此疆彼界，而建为国，则必小事大，大字小，忧危与共，战守相援，而势乃不孤。故英得法助，奏绩于黑海之滨，意与法连，逞志于绿毡之上。（西人讲公事，以绿毡铺台为礼。范斯法尼之绿毡犹在也。尝亲见之。）比利斯交欢于英法，自成局外之邦。合众国求助于法王，得行自主之政。此皆邦交之实有所援也。或恐邻国之袒我仇，而因与之交者，亦有之。如普之攻噢也，结法人而饵之利，则噢独而危。及其攻法也，善俄国而申之盟，则法孤而败。故自均势之局定，而列国安危所系，莫大于邦交。第交不可无，而择亦宜慎。英人之交，惟利是图。利在则友，利亡则寇。列国之结欢于英者，大抵无实德之可图，只求其不助之助耳。尝慨今之不善交者，莫土人若。见俄国之日强，故附之。而俄已三削其地矣。见法人之喜功，故亲之，而法已两夺其权矣。又见英人之已护也，故私之，而英几半分其国矣。

嗟夫！当回人之灭东罗马也，辟疆展土，欧西为之重足而立。所来使臣，动加鞭笞，而莫敢谁何。今则时穷势迫，国内之政教财赋，反为外人牵掣。民贫国蹙，僻守一隅，几于国不其国者，何也？处递变之时，不因时而与之俱变。内无定向，而知变之士穷，外无友邦，而应变之方少。徒守此千百年前玛奥买所著《高朗》一书，欲以应夫千百年后世道之变，无惑乎日就削亡，徒为天下后世多一泥古不通今之龟鉴，可不惜哉！

今夫应时达变之才识系乎用，难责人以必有，而相时制变之实学关乎理，亦力学之可求。然专论夫理者，遇事每仓皇而失措，泛求其用者，临时转窒碍而鲜通。是必理用之兼备，庶可泛应而曲当。当夫事之来也或援文起例，或考古证今，或假公法以求全，事同而情异。则考其国制国律以别其微茫。事异而境同，则察其地理地宜以穷其竟委。每有交涉立约之事，所定不过数十款，而动涉岁年，方可蒞事。非此数十款难以遽订，亦以未订之先，援公法，证往事，合两国之体制律例，即其险阻物宜，无不悉心参究，以求夫至当。此列国抡选使才所由以交涉实学，严加考核，庶几使馆无滥竽之辈，行人无辱命之虞。

按欧洲各国，办理外务，用才之例不一。有内外隔绝者，外为使臣参赞等员，内为外部总办各司互调，往往白首而专于一事。是以因熟生巧。此其益也。

然内外生嫌，未免事多迟滞。则其弊也。有内外更调者。如英国新制，其外部大小司事，与出使之随员及二三等参赞，可由领外部大臣，斟酌互调。至列国之制，大约参赞与随员不得内调。若出使大臣，有无间内外者矣。其选才之法，亦不一。有自幼入官院，专课出使学者。每年有考，限以年数，取则派往各使署试用，按班迁转。此噢之制也。有无官学院专课此种学业，但按时报名投考，限以三月之久，历较所试诸端，能隽者，即归试用班内用六月，外用十八月。扣足二年，由使臣出考语，升为散秩三等参赞，递升散秩二等参赞，后升为使署参赞等员。则英制之大略也。所有考章，与法国新定者大同小异。但微简耳。或有考取律科而自效者，亦有不考律科而征用者。此各国之制之不同也。惟各国录用使才，类皆择其人可以肆应。而家道苦寒，及出身微贱者，乃摈不得与。

法国出使之才，自乾嘉而后，惟大意郎与基沙尤著而已，余皆碌碌无闻。其故有二。一因议院多植党与，每与执政不相能。故执政既迭更，而执政之心腹如头等公使，势必屡易。新执政更事未久，遇有列国公会，率贸然亲往。无怪其为屡经公会，熟悉公事之高且加弗、璧斯玛、盎得喇西等人所玩弄矣。此一弊也。一以收用新进，只取富豪子弟。而富豪子弟，性率浮躁，使往与国，不通语言，不习风土，心厌公事，而不考求，身拥厚费，可供酬应。以此按班迁升，乌能胜任！间有精明领事，久居异国，交结士商，能洞悉情伪者，则又格于班次，不过转调他处，此又一弊也。至光绪三年春，公爵对加斯领外部事，居职岁久，灼知利弊。因即同治八年所定出使章程，斟酌而损益之。今姑译其大凡。

一、凡读律后生，愿出使及领事者，准在案卷房学习。一、凡已取律例格致词章各一科并能通晓两国文字者，准归试用班差委。一、凡试用以二年为期。其一年外差扣足，方准部考。一、凡水陆兵弁暨监工矿师等员，愿改出使及领事者，能通晓两国文字，即准部考，无须试用二年，以示优异。一、凡部考已取人员，转升班次如下。初授本部司事，学习领事，与三等参赞同一位。进升各房总司，摘由司员，正领事，与二等参赞同一位。转升本部帮办。总领事与头等参赞同一位。凡同位者，概准调补至部。考条章，经领国事，麦玛韩行咨大臣，议定如左：一部考。自考出使者，有考领事者。每岁冬季，举行一次。倘于年内举行，须由外部先二月榜示。一凡考生二次不录，即行革考，不准再投。一考出使，应由外务总办监临，另派考官四人。考领事，应由商务总办监临，另派考官四人。其考官则由领外部事大臣，于二等公使及本部帮办总办暨总领事内派出。一考试章程。每次先面试。如式，再行考问。一考试条目，分六种。一曰国制，论欧美二洲之治体，与其定律，行律，守律之权。并特论法

国各部条例，与内外衙门详札事件。二曰公法源流，论公法家门户之别之理。三曰公法新论，论讲约立约准约守约废约续约之权。约有和好连好之辨，有遣助作保，并居局外之不同。有让地划界河利及赔款关提钱币驿铃邮电铁道关卡商船往来与刷印书籍传奇等事。各因所约而殊者也。论外国人民之律，有户籍婚嫁之条有外国人民与法国官长或法国人民与外国官长彼此控告之式。论列国战局，有务守局外与排解两敌之条。有期会公会及商办等会之式。论海疆事宜，有捕鱼界限，有商船旗帜兵船权别，以及查舱贩禁之例。有巡海封口，追还海舶，捕逐海盗，以及禁贩黑奴之款。论出使与领事，有奉使之权利，有使员之例章，有使署与领事交涉之仪注，有使署与领事署内所造卷册报销账目领俸之格式。又驻扎东方领事，兼有审案之权之论。四曰交涉纪略。上自范斯法尼，下至普法交战，比事属辞，详论其得失。五曰商务，论法国商政之因革与关榷之税制。而税制有通行与订约之殊，稽查进出口货，其税则有估价与按物抽征之别，其估价有官价与时价之异。凡进口货以原货外运者，有趸船总栈之制，以之成器物外运者，有存税暂交之别。论商民船只，有为保护商民起见者，则准其往来本国及属地埠头，而于外国商船，则加税旗税栈之征以苦之。有为招徕行商起见者，则大开口岸，任人出入，交争货利。而舵工有短雇长雇之佣值，关制有横征豁免之利弊。凡此者皆隶焉。六曰舆图物产，论各国之经界，川河之源委，山谷之形势，稽户口，查兵额，辨镇守通商之埠，考兵船商船之数。论运载之利，有铁道，有轮舟，有船乌总栈，以便海航；有电线邮船，以通消息。再各国邮船公司铁道公司，有官帮私设之殊。论各国土物地产，于机器厂煤矿厂尤当加意。论钱币有各国钱法之不一，与历来求一之公论。并尚论各国度支之源由，借款之永暂，及国债券票流行之通塞。凡此种种，必曲畅旁通，始能应考。所谓面试者，分三场。第一场试英普文字。凡三题。一译近时英普之公牒，以覘其通晓否。一译英普议院之论，而撮其命意，以观其能会通否。一写英普文，以叙事之要旨，以试其辞达否。第二场试交涉之学。凡三题。一公法新论，一交涉纪略，一或舆图，或商务，各一条。此第考其所已知，而未征诸实用。故第三场授之交涉案卷，令其条陈应办，以知其理用兼赅否。考问者分两场。第一场问英普文字。凡三事：一令朗诵英普公牒，以审其声似否。继令翻译，以察其融会否。一考官朗诵英普公牒，随令考生摘略，果能声入心通否。一与语英普方言，随令酬对，试其果能肆应无方否。第二场试交涉之学，各数条。求其应对不爽，以覘其果能理用贯通否。

此即法国部考之新章也。执是以求才，庶无遗憾。然而论者犹曰：此治末舍本之法也。谓夫与考者，必试用二年，考取方授职，而廩饩之。试用之时，无微禄之沾。而外差一年，更须多备资斧。只足以杜寒微之士，而开幸进之门。

盖廩饩甚微，三等参赞之岁俸，尚不及所费者四之一。夫使身为使员，而费用务省，将厨传不丰，交游不广，则似危邦之陋风，尤非治国之盛观。凋弊寒嗇，为外人观笑。此又执政者所不愿。若欲稍从丰厚，则俸不足用，势必取给于家。于是有志之士，窘于财力，而求进者少。则所取不敷，所使势必滥取。况乎使员在外多年，津贴而升庸，不过二等公使。其外部秉政公会大员，与头等公使，率用议院新进之臣。于出使之事素非练达。而久任使员者，反受其节制。于是出使人员，不过藉此名目以资游览。相时而退，鲜有老于其职者。故曰：治其末而舍其本也。然则，必如何而后可？曰：重禄俸以养其志，严考校以求其才，然后即以所取之人，专办交涉。无问内外，悉资熟手。庶几遇大事有知变应变之才，足以折服众人之意气，而捍卫吾国之利权矣。夫处今之世，轮舟铁道，梭织寰中，而欲自囿一隅，禁绝外人往来，势必不能。不若因其利而利之，以广我之利源。推行尽善，国富民殷。立约修和，而内平外睦。四境无鸡犬之警，万国消锋镝之忧。谁谓交涉之学小补也哉！

○拟设翻译书院议

窃谓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夫彼之所以悍然不顾，敢于为此者，欺我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也。然而其情伪虚实，非不予我以可知也。外洋各国，其政令之张弛，国势之强弱，民情之顺逆，与其上下一心，相维相系，有以成风俗而御外侮者，率皆以本国语言文字，不惮繁琐而笔之于书。彼国人人得而知之，并无一毫隐匿于其间。中国士大夫，其泥古守旧者无论已。而一二在位有志之士，又苦于语言不达，文字不通，不能遍览其书，遂不能遍知其风尚。欲其不受欺也得乎？

虽然，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也。然则，欲使吾士夫之在位者，尽知其情实，尽通其壅蔽，因而参观互证，尽得其刚柔操纵之所以然，则译书一事非当今之急务与？语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战胜于疆场，则然，战胜于庙堂，亦何独不然！泰西各国，自有明通市以来，其教士已将中国之经传纲鉴，译以辣丁、法、英文字。康熙间，于巴黎斯设一汉文书馆。近则各国都会，不惜重费，皆设有汉文馆。有能将汉文古今书籍，下至稗官小说，译成其本国语言者，则厚廩之。其使臣至中国，署中皆以重金另聘汉文教习，学习汉文。不尽通其底蕴不止。各国之求知汉文也如此。而于译书一事其重且久也又如此。近今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与京师译署，虽设有同文书馆，罗致学生，以读诸国语言文字。第始事之意，止求通好，不专译书。即有译成数种，或仅为一事

一艺之用。未有将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条贯，译为成书，使人人得以观其会通者。其律例公法之类，间有摘译，或文辞艰涩，于原书之面目尽失本来，或挂一漏万，割裂复重，未足资为考订之助。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言语，而汉文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俗恶之气，触人欲呕。又或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夫中国于应译之书既未全译，所译一二种又皆驳杂迂讹。而欲求一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而造其堂奥，足当译书之任者，横览中西，同心盖寡。则译书之不容少缓，而译书之才之不得及时造就也，不待言矣。

余生也晚，外患方兴，内讧存至。东南沦陷，考试无由。于汉文之外，乃肆意于辣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盖辣丁乃欧洲语言文字之祖。不知辣丁文字，犹汉文之昧于小学，而字义未能尽通。故英法通儒，日课辣丁古文词，转译为本国之文者，此也。少长，又复旁涉万国史事，舆图政教，历算度数，与夫水光声电，以及昆虫草木金石之学。如是者五六年。进读彼所谓性理格致之书。又一二年，而后于彼国一切书籍，庶几贯穿融洽，怡然理顺，涣然冰释。遂与汉文无异。前者郭侍郎出使，随往英法。暇时因举曩所习者，在法国考院，与考其文字格致两科，而幸获焉。又进与考律师之选，政治之选，出使之选，亦皆获焉。曾拟将诸国政教之源流，律例之同异，以及教养之道，制用之经，古今沿革之凡，货财敛散之故，译为一书。而为事拘牵，志未得遂。近复为世诟忌，摈斥家居。幸有暇日，得以重理旧业。今也倭氛不靖，而外御无策。盖无人不追悔于海禁初开之后，士大夫中能有一二人深知外洋之情实，而早为之变计者，当不至有今日也。余也蒿目时艰，窃谓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爰不惜笔墨，既缕陈译书之难易得失于左，复将书院条目，与书院课程，牖陈于右。倘士大夫有志世道者，见而心许，采择而行之，则中国幸甚！

一、翻译书院之设，专以造就译才为主。诸生之入院者，拟选分两班。一选已晓英文或法文，年近二十，而姿质在中人以上者十余名入院，其所造英法文之浅深，酌量补读，而日译新事数篇，以为工课。加读汉文，如唐宋诸家之文，而上及周秦汉诸子，日课论说，务求其辞之达，而理之举。如是者一年，即可从事翻译。而行文可免壅滞艰涩之弊。

一、选长于汉文，年近二十，而天姿绝人者，亦十余名。每日限时课读英法文字，上及拉丁希腊语言。果能工课不辍，用志不纷，而又得循循善诱者为之指示。不过二年，洋文即可通晓。然后肆力于翻译，收效必速。盖先通汉文，后读洋文，事半功倍。为其文理无间，中外所异者，事物之称名耳。

一、拟请一兼通汉文洋文之人，为书院监理，并充洋文教习。凡诸生应读洋文书籍，与每日译书课程，皆其派定。应译之书，亦其择选。而考校诸生之勤惰进退，及学有成效与否，胥责成焉。

一、拟请长于古文词者四五人，专为润色已译之书，并充汉文教习，改削论说，暇时商定所译名目，必取雅驯，不戾于今，而有征于古者，一一编录。即可为同文字典底本。又拟雇用书手五六名，以备抄录。

一院中有执事者，必须常川住院。诸生则旬日休沐一次，准假，岁无过一月。岁终，诸生勤惰，由监理禀报，批饬榜示。

一、应译之事，拟分三类。其一为各国之时政。外洋诸国内治之政，如上下议院之立言，各国交涉之件，如各国外部往来信札，新议条款，信使公会之议，其原文皆有专报。此须随到随译，按旬印报。书院初设，即应举办者也。其二为居官者考订之书。如行政治军，生财交邻诸大端，所必需者也。为书甚繁。今姑举其尤。当译者数种。如罗马律，要为诸国定律之祖，诸国律例异同，诸国商律考异，民主与君主经国之经，山林渔泽之政，邮电铁轨之政，公法例案，备载一切交涉事件原委，条约集成，自古迄今，宇下各国，凡有条约，无不具载，其为卷甚富。译成约可三四百卷。东方领事便览，生财经权之学，国债消长，银行体用，万舆集成，凡五洲险要，皆有详图。为图三千余幅。乃舆图中最为详备之书。罗马总王责撒尔行军日记，法王那波伦第一行军日记。此两王者，西人称为古今绝无仅有之将材。所载攻守之法，至为详备。他书应译者，不可胜记。而诸书类皆英法文字。择其善者译之。开院后一年，其已通洋文诸生，即可将前书分课翻译。二年后，新读洋文诸生，亦可助译。则出书自易。其三为外洋学馆应读之书，应次第译成。于彼国之事，方有根柢。如万国史乘，历代兴废，政教相涉之源，又算法几何，八线重学，热光声电，与夫飞潜动植，金石之学，性理格致之书，皆择其尤要而可资讨论者，列为逐日课程。一二年后，即派诸生更译，附旬报印送，以资观览焉。

一、书院中拟设书楼。除初设时已购中外书籍外，新出者应随时添购。其书籍必派人专司，日时启闭。每月按簿查点。其初应购之书值约数千。每岁添费数百金，可以补其未备。

一、一二年后，拟于院中自备活字板一副，雇刻工之精于刻图者数名。其初译件不多，可倩书坊代印。

一、书院房屋，总宜宽敞整洁。其居地宜附近通商口岸。取其传递便捷，消息灵通。而外洋各报纸，公司船随到随送，则可分译，不致稽留。

一、书院费用，皆有定额。拟派一支应者，专司出入，按月呈报。至书院内各项额外开支，皆宜预筹经费，按年拨给，以为书院立不拔之基焉。

☆王韬○补起废药痼议

今天下有三大病，而上下皆晏然而莫知。此乱之所以日亟也。迄今不治，其病日深，将至于不可救。昔扁鹊见齐桓公，始而请治，继而骇，终而却走远去。何则？以求治不早，后虽欲治之无术也。天下事至今日几于溃败决裂，而在位者方且相与因循怠玩，粉饰铺张，以求掩天下耳目。呜呼，是亦难矣！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夫讳病而不延医，此危道也。由其外观之，若甚无事，而其内已岌岌不可终日。今日之病，何以异是。然则，治其可缓乎？

何谓三大病？脂膏日削，厥病曰。治国如治身，去盗如去邪。盗乱天下，则以甲兵威之。邪客营卫，则以药石攻之，大盗除而国脉伤，客邪驱而元气匮，同一理也。国家自军兴以来；括天下之财赋以填巨壑，民生益蹙，国计益敝。今贼虽少衰，天下已瘠矣。夫今日所以取诸民者，皆非正额。所谓苟且不终日之计也。顾贼一日不灭，则此诸弊政一日不能去。此犹饮鸩汤以疗渴，进猪苓以养生，暂犹不可行者也。邪炽髓竭，变而为。及今不治，其证将殆。则所以补者宜急也。

手足不仁，厥病曰废。江浙者，天下之四肢也。四肢受害，一身将无用。善治之者，当使之断而重续。然则，创巨痛深，不能骤愈。乃今欲以受害之手足，遽令其为心腹所使，其能之乎？矧腹心亦均病，势不及顾，则治之为尤难。贼陷浙江已一年有半。所恃者仅沪邑弹丸地。以一隅当全局，或恐难以久持。况乎贼势四出搜掠。近贼之地，蹂躏已极。即使一旦克复，户版衰减，殷富散亡，已万不如前。而所以镇抚善后一切之事，其费必且什伯倍蓰。欲征之于民，民力不堪。不取于民，费将安措？而克复之期，尚未有时日也。夫治天下当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今一臂之指，巨几如股，再有寒疾中之，外邪乘之，以掣我肘，必至不可屈伸。则所以起废者宜急也。

拘牵义例，厥病曰痼。今天下内事动持于部议，外事一由于吏手。即有新法美意，可以施诸实用者，偶不合于成例，辄为部议所格。老成持重者为精能

，冗畏事者为历练。而英敏不羈畸异不群之士，概无由进。外而郡邑民事，其权不操诸官而操诸吏。上下其手，颠倒是非，官一切不能问，以为非是且遭部驳矣。其用人也，一循以资格，不问才否。持身自固，蒙蔽日深。则所以药痼者宜急也。

至今日而欲补起废药痼，则将何术以处？夫亦急思变计而已矣。为生命辟生财之源，为地方筹灭贼之效，为朝廷广储材之路，而天下自无不治矣。天施地生，山蕴川怀，此自然之利也。制造操作，佐以机器，此人工之利也。舟车致远，贩有易无，此商贾之利也。是在上之人教导而鼓舞之耳。上行而下自效，行之十年，当有可观。此非与泰西诸国争其利也，亦欲使我固有之利，仍归于民耳。民生既足，国势自张。而后一切乃可有为。远贼议堵，近贼议剿，降贼议抚，此尽人所知者也。今贼踞江浙，堵剿俱穷。议者乃不得已而欲用抚。知此时抚未易言也。江浙之贼，视上游以为缓急。法当专攻金陵，而分兵以牵制江浙，使贼首尾不能相顾。金陵既拔，则此辈立当涣散耳。然后可以议抚也。庚申以前，贼习于劳苦，其气锐。庚申以后，贼安于逸乐，其志惰。苟得劲旅以躡之，可歼之以一鼓。故破今日金陵之贼不难。先才建垒掘濠，长围深阻，然后广购火器，多用地雷，势必旦夕奏功。发贼肃清，而后可徐议其他。

天下之患，不患在贼而患在无人才。朝廷之上，一切设施，不患在持法而患在行法之无人。有人而后法以立。于是蠲免之及，条教之颁，守御之方，折冲之略，皆能持之以实心实力，而一切非具文。然此其人不能于寻常科第中求之也。在储之于平日而已。始以空言收天下之才，继以实事试天下之才，而后真才乃出。即其权宜时势，斟酌损益，以变通之者，亦非尽越乎法之外，乃能不拘乎法之中耳。人才者，国家之元气，群生赖以立命。诚能朝无幸位，野无遗贤，又何有于区区之盗哉！三病既除，然后天下事可得而措其手足矣。至于恢宏王道，敷施善政，整顿军威，肃严边事，俾强邻悍国，咸就我范围，是所望于一变之君子。

○变法（上）

泰西人士，尝阅中国史籍，以为五千年未之或变也。夫中国亦何尝不变哉！巢燧羲轩，开辟草昧，则为创制之天下。唐虞继统，号曰中天，则为文明之天下。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西人动讥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变。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盖孔子固圣之时者也。观其答颜子之问为邦，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于三代之典章制度，斟酌得中。惟求不悖于古，以宜乎今而已矣。于答子张之问，则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孔子盖言其常也。而非言其变也。言其常则一王继治，有

革有因，势不能尽废前代之制而不用。言其变，则未及数百年而祖龙崛起，封建废而为郡县，焚诗书，坑儒士，乐坏礼崩，法律荡然。亦孔子之所未及料者也。

汉承秦弊，不能尽改。自是以后，去三代渐远。三代之法，不能行于今日。如其泥古以为治，此孔子所谓生今之世，而复古之道者也。由此观之，中国何尝不变哉！即欧洲诸国之为治，亦由渐而变，初何尝一蹴而几，自矜速化欤？铜龙沙漏，玕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钟表之法，亦由中国往。算法借根方，得自印度。火器之制，宋时已有。如金人之守汴，元人之攻襄阳，何尝不恃炮火。其由中国传入可知也。其他如火轮舟车，其兴不过数十年间而已。而即欲因是笑我中国之不能善变，毋乃未尝自行揆度也欤？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盖同一舟也，帆船与轮船，迟速异焉矣。同一车也，驾马与鼓轮，远近殊焉矣。同一军械也，弓矢刀矛之与火器，胜败分焉矣。同一火器也，旧法与新制，收效各别焉矣。同一工作也，人工与机器，难易各判焉矣。无其法则不思变通，有其器则必能仿效，西人即不从而指导之，华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此。虽然，此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

夫孔子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胥自此基。舍是而言，死后谁得而知之，亦谁得而见之？况西国所谓死后获福者，其修亦必裕于生前。然则，仍是儒者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说耳。故吾向者曾谓数百年之后，道必大同。盖天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气，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我中国既尽用泰西之所长，以至取士授官，亦必不泥成法。盖至此时不得不变古以通今者势也。而今则犹未也。

今如有人必欲废古来之制作，以遂其一时之纷更，言之于大廷广众之中，当必以其人非丧心病狂，决不至是。呜呼，世人皆明于既往而昧于将来。惟深思远虑之士，乃能默揣而得之。天心变于上，则人事变于下。天开泰西诸国之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诸国既恃其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傲我之所无，日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陵，相轧以相倾，则我又乌能不思变计哉？

是则导我以不容不变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不变者人事也。如石之转圜于崇冈，未及坠地，犹谓其难，而不知其一落千仞也。况今者我国已自设局厂，制造枪炮，建置舟舶，一切悉以西法从事。招商局既建，轮船遍及各处，而洋务人员，辄加优擢。台湾福州已小试电气通标之法。北方拟开煤铁诸矿。所未行

者轮车铁路耳。则或尚有所待也。此皆一变之机也。惟所惜者仅袭皮毛，而即器然自以为足。又皆因循苟且，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不知天时寒暑而不能骤更，冰炭有冷暖而不能立异。则变亦非一时之所能也。要之，在人而已矣。尽人事以听天心，则请决之以百年。

○变法（中）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汉以来，各代递嬗，征诛禅让，各有其局。虽疆域渐广，而登王会列屏藩者，不过东南洋诸岛国而已。此外无闻焉。

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始知有东西两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呜呼，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俚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

然而一变之道难矣。以今日西国之所有，彼悍然不顾者，皆视以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不知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矫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盖进言者必美其词曰：中国人才之众也，土地之广也，甲兵之强也，财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国之所能望其项背也。呜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众，而不知所以养其人才以为我用。知土地之广，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为我益。知甲兵之强，而不知练其甲兵以为我威。知财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财力，开源节流，以出诸无穷，而用之不匮。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维力，不至视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

变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变也。帖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迳。乃犹以之取士曰制科。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

号之曰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我故曰：取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其一曰：练兵之法宜变也。今之陆营水师，其著于籍者，有名而无实。当事者以兵不足恃，又从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今天津驻防之兵至十万，虽足以拱卫神京，翼保畿辅，以壮声威而遏觊觎。而他处海防均须整顿。绿旗满营，水师战舰，皆当易器械，更船舶，使之壁垒一新，而不得仍以戈矛弓矢从事。苟仍其旧而不早为之计，是谓以不教民战，无殊驱之就死地也。我故曰：兵法不变，则兵不能强。其二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今所设教谕训导，小邑一人，大邑两人，虚糜廩粟，并无所事。且其人类皆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率。书院山长，只取声誉，以所荐之荣辱为去留，而每月所课，不过奉行故事而已。是朝廷有养士之名，而无养士之实也。是反不若汉时所立国子监，天下士子，犹得读书于其中也。其三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昔高祖入关，其与民约，不过曰法三章耳。近世之吏，上下其手，律例愈密而愈紊。不过供其舞文弄法已耳。拘牵文义，厥弊日滋。动曰成例难违，旧法当守。而一切之事，都为其所束缚驰骤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无奉法之实也。是不如减条教，省号令，开诚布公，而与民相见以天也。

凡是四者，皆宜亟变者也。四者既变，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而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渍于无形，转移于不觉。盖其变也，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

○变法（下）

治天下者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乎末。当根乎内，而不徒恢张于外。当规于大，而不徒驰骛乎小。盖天下气运之开，以时而变，而天下情事之繁，亦以时而异。试以西法一端言之，今与昔异。而中外之情，亦以阅时而不同。昔者惟在崇尚西法，立富强之本，以为收效。即在目前，即泰西人士，亦并以为西学振兴，正在今日。以中国之大而师西国之长，集思广益，其后当未可限量。泰西各国，固谁得而颉颃之！

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肄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福州前时所制轮船，悉西国古法耳，不值识者之一噓。他处所造，机捩转动之妙，不能不赖乎西人之指授。而窥其意则已器然自足，辄以为心思智慧，足与西人匹，或且过之而有余矣。夫枪炮则在施放之巧，舟舰则在驾驶之能，行阵之器，固不可不利，而所以用利器者则在人也。今公使简矣，领事设矣，皇华之选，络绎于道。或恐有佞秦其人，逞游说以恣簧鼓，而徒以口舌得官者，更恐有夤缘攀附，奔竞钻营，而得附于其间者。所谓才者未必才，所谓能者未必能。徒碌碌因人成事而已。

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诚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无形之鼓舞也。局厂之炉锤，固不如人心之机器也。朝廷设官西土，要宜郑重其始，一切当以正途人员。苟流品太杂，恐褻国体。其无掣肘之处，则先以西人副之，为之披榛辟莽。至若通商口岸，所有中外交涉案牘，往来文移，宜汇辑成书，颁示遐迩。其后更译以西文。一旦有事，当局者可援别案以为折辩之地。而此中亦有所主持。此亦讲求洋务之一道也。总之，凡事必当实事求是，开诚布公，可者立行，不可行者始终毅然不摇。夫天下事从未有尚虚文而收实效者。翻然一变，宜在今日。

若夫治民必由牧令始，治兵必由团练始。牧令之贤否，则先在慎简督抚，甄别才能，考察勤惰，才者不次迁擢，不才者立予罢黜。此固督抚之事也。至于治兵，则难言之矣。宜先改营规，易军制，汰兵额，异器械，必如李光弼之临阵，壁垒一新而后。然论者必议其更张。蒙则谓今日练兵，若不以西法从事，则火舰火器，亦徒虚设耳。不独水师当变，即陆军亦当变也。不独绿营当变，即旗丁满兵亦当变也。且也长江水师，与洋海水师不同。我国须于长江水师之外，专设海军，然后内可以防奸，外可以御侮。

储材之道，宜于制科之外，别设专科，以达政体者为先，晓畅机务者为次。即以制科言之，二场之经题，宜以实学。三场之策题，宜以时务，与首场并重。庶几明体达用，本末兼赅。此寓变通于转移之中。实以渐挽其风气，而裁成鼓励之。四五科之后，乃并时文而变之。则论者不议其骤革矣。肄习水师武备，国家宜另设学校，教之以司炮驾舟布阵制器，俾各有专长。习之于平日，用之于临时。其遣发至泰西者，尤不可专在一国，以示兼收而并效。以上宜力求整顿，勿作具文。

民心既固，兵力既强，而后所有西法，乃可次第举行。今日简公使，设领事，岁糜朝廷数十万金，议者或论其太骤，或惜其徒费。不知中外隔阂，非此不能消息相通，未始无裨于大局。特不在其事而在其人也。此则由乎上善为之用耳。耀敦盘，折冲樽俎，必有郭隗毛遂其人者出焉。衔命中朝，宣威异域，必有班定远、傅介子其人者出焉。或者以为西法不足恃，何以西人用之，足以雄长欧洲，争衡天下？不知泰西诸邦，国小而民聚，其民心齐而志固，同仇敌忾，素蓄于中。在其国内，各事其事，各业其业，雍雍然其气静谧而专壹。故国易以治。夫岂徒恃乎器艺技巧，繁术小慧，遂足以收效也哉！

○变法自强（上）

呜呼，余今者观于中外交涉之故，而不禁重有感焉！泰西诸国通商于中土，亦既三十余年矣。而内外诸当事者，多未能洞明其故，若烛照数计而龟卜。其于利害之所系，昏然如隔十重帘莫。其有规恢情势，斟酌时宜，能据理法以

折之者，虽未尝无人。而不知彼之所谓万国公法者，必先兵强国富，势盛力敌，而后可入乎此。否则束缚驰骤，亦惟其所欲为而已。故知乎此，则惟先尽其在我者而后徐及其他。如讲求武备，整顿海防，慎固守御，改易营制，习练兵士，精制器械，此六者，实为当务之急。而文武科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否则，人才不生。其次在裕财用。如开矿、铸银，尚机器，行纺织，通商于远，许贸易于国中者，皆得以轮船。而火轮铁路，电气通标，亦无不自我而为之。凡泰西诸国之所眈眈注视，跃跃欲试者，一旦我尽举而次第行之，俾彼无所觊觎艳羨其间。此即强中以驭外之法也。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雷厉风行，安见其有不可者！设或不然，动遵故例，拘守成法，因循苟且，不知变迁，则我中国当自承其弊。何则！泰西诸国之群集而环伺我者，有一迫之以不得不然之势也。且此之所变者，特其迹焉而已。治国之道，固无容异於往昔者也。如是谓之战胜于朝廷。况乎当今之时，处今之势，固非闭关自大时也。泰西诸国之入居中土，有公使，有领事，有水师，有陆兵，战舰艨艟，不绝于道。而我国之至西者，落落如晨星。其有折冲乎樽俎，辉煌于敦盘者，未闻有人也。其达彼此情意，通中外之消息者，则有日报。时或辩论其是非，折衷其曲直。有时彼国朝廷，采取舆论，探悉群情，亦即出自日报中。窃以为此间可从而仿效者也。

中外交涉之事，时时可刊之日报中。俾泰西之人，秉公持论其间。是岂无所裨益者与？欧洲近日情形，其强弱大小，亦已了然于指上螺纹。普俄英法，此四国者，于中土关系至重者也。三十年前，所患者在英法。而在今日所患者，尤在普俄。俄之于北方，如黑龙江，如新疆，固已形见者也。普则犹未著其端倪。迩者以晏拿帆船遇害被劫一事，普国立意索偿。识者以为交邻之道，玉帛干戈，二者实相倚伏。盖和则以玉帛相将，战则以兵戎相见，理无两立，事不并行。然则，图治其间者将奈何？则将应之曰：开诚布公，相见以天。必谨必速，毋诈毋虞。又何患之有！至于英法东来，皆于东南洋设立埔头以为外府。而普俄则无之。今俄方注意于北方，筹度经营，未遑兼顾。普则欲图之久矣。特无间可乘耳。

诸国通商之局，英为最巨。设一旦兵事或起，岂独无所碍欤？不知英固早计及乎此也。普俄之驰骋于中土，岂英法之所喜。特恐一旦事势所会，即英法亦有不得不退听者。浸假普法释嫌，英俄结好，此固欧洲之福，而天下之深忧。总之，欧洲升平之局，识者以为恐未能持久。而亚洲变故之生，亦岂人事之所能逆亿！惟先尽其在我，以听之于天而已。尽其在我，则莫先乎变法自强。今日当变者有四：一曰取士，二曰练兵，三曰学校，四曰律例。

○变法自强（中）

然则取士当若何？曰：欲得真才，必先自废时文始。夫人幼而学，壮而行，出其家修，即为廷献。今乃以无用之时文，为进身之阶，及问其何以察吏，何以治民，则茫然莫对也。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则何不以有用之时，讲有用之学。大抵必如前代科目法，区为数门。首曰：孝弟贤良，次曰：孝廉方正，三曰：德著行修，四曰：茂才异等。此四者，皆由乡举里选。国家不必试其文章，但当优其奖励，以厚风俗，以端教化。至所以考试者，曰经学，曰史学，曰掌故之学，曰词章之学，曰舆图，曰格致，曰天算，曰律例，曰辩论时事，曰直言极谏。凡区十科。不论何途以进，皆得取之为士，试之以官。至武科亦宜废弓刀石，而改为枪炮。其上者则曰有智略，能谙习韬铃，深明地理，应敌之机，制敌之命。其次曰勇略，能折冲御侮，斩将搴旗。其次曰制器，造防守之具，明堵御之宜，其建筑炮台，制造机器，悉统诸此，务以尽其所长。凡此文武两途，兼收并进，务使野无遗贤朝无幸位。而天下之人才，自然日见其盛矣。

然则，练兵当若何？曰：陆营必废弓矛，水师必废艇舶，而一以枪炮为先，轮船为尚。然后兵可强也。其为兵曰步兵骑兵，其为队曰枪队炮队。平日练之，自无不精。临时用之，自无不准。而后命中及远，足以攻坚而蹈瑕。水师则首在乎驾驶，必其能冲涉波涛，稔悉台飓，测量风云沙线，足寄以众人之命，乃可充其任也。其船之小者，用于内河。船之大者，用于沿海。至铁甲战舰，用以守御，无不资水火二气之力，而专恃双轮之迅驶。惟其驾之已稔，自必操之在握。而后渡海入洋，足以御风而破浪。陆营水师之练兵，一以西法为南针。必使心志定，步法齐，队伍肃，常若临大敌而可用也。此外汰冗兵，减军额，厚饷糈，俾足以养赡其身家，驻防之兵，居于营屋，一仿西国之制度。然后营泛各兵，方非虚设。兵勇之外，益以团练。依古守望相助之法，平日按期练兵，无得间断。而近地团练民兵，亦可入而习学。如是则兵皆可用之兵，民皆可用之民。一旦有事，不至于仓皇无措。而民与兵和，兵与民习，亦不至兵民相陵，致生事端。能如是而兵不强者，吾弗信也。

然则，设立学校，以收教士之实效，当若何？曰学校书院之设，当令士子日夜肄习其中，必学立艺成而后可出也。其一曰文学，即经史掌故词章之学也。经学俾知古圣绪言，先儒训诂，以立其基。史学俾明于百代之存亡得失，以充其识。掌故则知古今之繁变，政事之纷更，制度之沿革。词章以纪事华国而已。此四者，总不外乎文也。其二曰艺学，即舆图，格致，天算，律例也。舆图能识地理之险易，山川之厄塞，格致能知造物制器之微奥，光学化学，悉所包涵，天算为机器之权舆，律例为服官出使之必需，小之定案决狱，大之应对四方，折冲樽俎。此四者，总不外乎艺也。文艺两端，皆选专门名家者，以为之

导师，务归实用，不尚虚文，辩论时事，直言极谏。此二者以覘其作吏之断裁，立朝之风节而已。于是士有以教，亦有以养，自无不奋矣。此外则有武备院，艺术院，用之教武科营弁，使之各成其材。

然则，废律例之繁文，而用律例之精意，当若何？曰：今天下之所谓吏者，必尽行裁撤而后可。内自京师外至直省，大自六部，小至州县，举二百余年来，牢不可破之积习，悉一扫而空之。而以为士之明习律例者，以充其任。甄别其勤惰，考校其优劣。三年无过，授以一官以鼓励之。凡昔日拘文牵义，以一字为重轻，以片言为轩轻，得以上下其手者，悉付之于一炬而后大快。州县监狱，必大加整顿，罪囚拘系，无得虐待，夏冬之间，所以体恤罪囚者，毋作具文。州县胥役，限以定数，毋得逾百人。凡此者，皆所以扩清积弊也。

○变法自强（下）

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我中朝素严海禁，闭关自守，不勤远略。海外诸国，至中华而贡献者，来斯受之而已。未尝远至其地也。以故天下有事，其危常系西北，而不重东南。自与泰西诸国通商立约以来，尽舟航之利，历环瀛之远，视万里有如咫尺，经沧波有同衽席。国无远近，皆得与我为邻。如英、如俄、如普、如法，皆欧洲强大之国也。今以中国地图按之，则俄处西北，最为逼近。西南有英属之印度，毗接云南。而法兵业驻越南，则南界又复连属诸国。并以大海为门户。轮船所指，百日可遍于地球。于是纵横出入，鏖鏖乎几有与中国鼎立之势，而有似乎春秋时之列国。惟是中国方当发捻回苗之扰，前后用兵，几二十余年，甫经平定。然则，以艰难拮据之际，而与方盛之诸强国相邻，设非熟思审处，奋发有为，亟致富强以图自立，将何以善其后乎？

夫风会既有不同，即时事贵知所变。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入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并其冠裳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民间如有不愿从者亦听焉。彼以为此非独厚于泰西也，师其所长而掩其所短，亦欲求立乎泰西诸大国之间，而与之较长短，而无所馁也。否则，行舟于海，彼则用轮，而我则用帆，迟速不同矣。行兵于行阵，彼则用枪炮，而我则用刀矛，命中制胜，又不同矣。彼以训练节制之师，我以跳荡拍张，漫无纪律之士当之，乌有不败者哉！此强弱之不同也。彼则出地宝，扩财源，而我任听自然不知搜取，徒知征之于民而已。此贫富之不同也。故日本乃亟思变计也。然则，我中国曷不反其道而行之哉？

我中国地大物博，幅员之广，财赋之裕，才智之众，簿海内外，皆莫与京。溯乎立国规模，根深蒂固。但时异势殊，今昔不同，则因地制宜，固不可不思

变通之道焉。其道奈何？曰：毋因循也，毋苟且也，毋玩也，毋轻忽也，毋粉饰也，毋夸张也，毋蒙蔽也，毋安于无事也，毋溺于晏安也，毋狃于积习也，毋徒袭其皮毛也，毋有初而鲜终也，毋始勤而终怠也。必有人焉，深明治之道，周知通变之宜而后可。否则，机器固有局矣，方言固有馆矣，遣发子弟，固往美洲攻西学矣，行阵用兵，固熟练洋枪矣，而何以委靡不振者仍如故也？洞明时变，大有干谋者，仍未能见其人也。徒令论者以为西法不足效而已。或以为糜费也，或以为多事也，或以为无益于上而徒损于下也。呜呼，是非西法之不善，效之者未至也！所谓变之之道未得焉。彼言者直坐井窥天，以蠡测海耳。西法必不受过也。

且夫西法者，治之具，而非即以为治者也。使徒恃西人之舟坚炮利，器巧算精，而不师其上下一心，严尚简便之处，则犹未可与权。盖我所谓师法者，固更有进焉者矣。彼迂腐之儒，何又足以知之哉！说者又谓中朝制度，迥越寻常。前代谟猷，姑勿具论，即如我国家康雍乾三朝，圣德兵威，惕殊俗，式廓版图，讫乎化外。而一时简贤任能，张弛互用，三代以下不逮焉。复何论乎汉唐！今诚一意讲求，励精图治，先有以明天下兵民之志。而后规复河运，酌禁鸦片，则闭关谢客，亦何不可自固我圉。而奚必鳃鳃焉学习西法也哉！子之所云，适足以貽笑于豪杰之士而自玷耳。不知时之所尚，势之所趋，终贵田事制宜，以权达变。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

○答强弱论

前者《香港日报》中，尝论国家盛衰强弱之故，倚伏无端，而其能明致弱之由，振积衰之势，操自强之道，立常盛之地者，则未有也。夫四海大矣，人才众矣，岂无深识远虑之士，炳烛于几先，斡旋于事后，坐而言可以起而行者。日报秉笔主人，尝以是篇附于邮筒，远致之七万里之外，来问甫里逸民。逸民读未终篇，作而叹曰：忧深哉其人也！此恤纬之嫠，倚柱之女，所以致无可如何之思也。因聊据所见以答之。

呜呼，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渐灭，可不惧哉！夫古今无异治，强弱无异民，非古之强远胜今，亦非今之强远逊古。善用之则强，不善用之则弱。然而强弱之势已见者，何哉？则时为之也。有心人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居东南者，每由东南而之西北。居西北者，每由西北而之东南。而西北恒强，东南恒弱。东南柔而静，西北刚而动。静则善守，刚能制人。故西北每足为东南患，而东南不足为西北病。顾守有时足以待变，柔有时足以制刚。而迟速久暂之

间，审几者每不能决之于操券。则以守必承其弊，柔必化以渐。未弊则彼将先乘以困我，未渐则彼将先发以难我。由是观之，方张之机不可遏，始厉之锋不可撓。明者智者知其然矣。

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师其所长。盖天道变于上，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或曰：必变而后可以为国，则将驱东南之政事声明，风俗文物，而尽西北之乎？非也。吾所谓变者，变其外不变其内，变其所当变者，非变其不可变者。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必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或曰：否。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守可长而变难恃，柔不敝而刚易坏。不观夫商之鬼方，周之豸严狁，汉之匈奴，晋之拓拔五胡，唐之吐蕃回纥，宋之契丹女真，明之也先，其种类或存或亡。又如罗马盛于汉，西域回部盛于唐，西班牙盛于宋，葡萄牙、荷兰盛于明，而今皆无闻。自古仁义为国，其敝也衰。甲兵为国，其亡也蹶。元太祖之兴，其兵力无敌于天下。而自入中国，渐至委靡不振。是以至弱驭至强，至柔服至刚者，道之至也。何必用彼以变我？呜呼，未明天道之所当然，人事之所以然也。吾不必远征诸三代以上。春秋之际，幅员狭隘，楚越并为蛮邦，辽远视同绝域。自是而降，唐汉声教，渐讫远方。元明版图，回逾朔漠。逮我圣朝，青山雪海，近在肘腋，珠崖台岛，咸奉冠裳。是境土之由渐广斥也如此。而欧洲诸邦，亦渐由印度而南洋而东粤，百十年间，洪波无阻，风气大开，海舶估艘，羽集鳞萃。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朝亦尽牢笼礼貌之，概与之通和立约。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此岂出于人意计所及料哉！天心为之也。盖善变者天心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三十余年来，西人之至此者，群效其智力才能，悉出其奇技良法，以媚我中国。而我中国熟视焉若无睹，漫习焉弗加察。所谓握要制胜者安在？所谓先事预防者安在？或且以深闭固拒为良谋，或且以柔服羁縻为至计。在朝者不出于江统之徙，则出于魏绛之和。在野者不出于辛有之吁嗟，即出于郇模之愤激。即其稍有变通成法者，小变而非大变，貌变而非真变也。粉饰蒙蔽，因循苟且。此贾长沙之所以痛苦流涕长太息者也。

夫用兵以刀矛，一变而为枪炮。航海以舟舰，一变而为轮船。行陆以、车马，一变而为火车。工作以器具，一变而为机杼。虽刀矛枪炮，同于用兵，舟舰轮船，同以航海，车马火车，同于行陆，器具机杼，同于工作。及其成功一也。然而缓速利钝，难易劳逸，不可同日而语矣。凡此四者，皆彼所有而我无者

一。使我无彼有，而彼与我渺不相涉，则我虽无不为病，彼虽有不足夸。吾但行吾素可耳。独奈彼之咄咄逼人，相形见绌也。且彼方欲日出其技，以与我争雄竞胜，长较短，以相角而相陵。则我岂可一日无之哉！

一变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况彼之有是四者，亦不过百年数十年间耳。而被及于中国者如是之速。天其或者将大有造于中国也乎？准诸天道，揆诸人事，将见不及百年，四者必并有于中国。行之若固有，视之如常技。吾固不欲吾言之验，而有不得不验者势也，亦时为之也。

天盖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也。然后世变至此乃极。天道大明，人事大备。闲尝笑邵康节元会军数之说为诬诞。今而知地球之永，大抵不过一万二千年而已。始辟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无而有之天下，将坏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有而无之天下。其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盖不如此，则世变不极，地球不毁，人类不亡。我故曰：善变者天心也。庄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旨哉言乎！顾虚空界中，非止一地球也。若准以一行星一地球推之，则地球如恒河沙数。而以我所居之地球置其间，仅若一粒芥子。触斗蛮争，由造物主观之，不值一笑。则我之所论，亦犹地球中微尘也夫！呜呼，此论出，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附：强弱论（阙名）

或谓有国家者，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然也。顾有弱可强而强反弱者，此其理则人未之知也。老庄之旨，柔可以克刚，退可以为进。惟能善用其弱，而弱即可为强矣。过刚则必折，躁进则必蹶。惟轻用其强，而强无不弱者矣。

历观古今来享国久长者，莫如周代。然自平王东迁以后，委靡不振，几若赘旒。而天下犹复奉为共主，不敢妄有所觊觎。强侯图霸，假其名号以摄众。以楚庄之雄，势陵中夏，亦不过传问鼎一语而已。盖诸侯中有一并兼周室者，众必群起而逐之。如驴蒙虎皮而鸣于蕞泽间，其遭猛兽之噬必也。赵宋于诸代中为最弱。然能历与辽金元三朝相抗，延至三百年。则以弱而能存也。苟其彬彬守礼，不昧于举措弛张之义，虽以辽金元三朝之强，亦不能亡宋。故北宋之亡也，亡于灭辽。南宋之亡也，亡于灭金。彼一时自以为能强，而不知弱即随其后矣。

故善为国者，当以礼义为甲冑，忠信为干櫓，仁德为墉濠，谦逊为玉帛。天下自不敢动，而固于金汤，安于磐石。苟谄谄然自矜其练兵制器，筑堡建砦，以为可求一逞。恐强未可知，而弱形立见。或曰：然则，由斯言之，有国家者，不必讲富强之术乎？曰：非也，亦视乎其时其地而已。自强之道，有为守

御计者，有为征伐计者，有为侵并计者，非一端也。当先审力之足以胜人，万全而无害，然后可以发难。否则，宁先为自固计。故与其本弱而示之以强，不如内强而示之以弱。此善于谋国者也。处今之势，值今之时，明者当不河汉斯言。

○上当路论时务书

当今天下纷然竞尚洋务矣。岂不以洋务即时务哉。言兵事者，则曰枪炮之精也，船舰之坚也，军法之严肃也，营制之整齐也，边备之周也，海防之固也，无一非推西人巨擘。一若自西人外，无可与谈兵者矣。言艺术者，则曰舆图之精核也，象纬之深明也，造器制物之奇巧也，机器之妙，可以水火二气之力以代人工也，一切织冶造，无不胥赖乎是。一若事半功倍，舍此无能驾乎其上。而此外更不足与言制器者矣。

其谈富国之效者，则曰开矿也，铸币也，因土之宜，尽地之利。一若裕民而足国，非此不可。至于学问一端，亦以西人为尚。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皆有专门名家，辨析毫芒，几若非此不足以言学。而凡一切文字词章，无不悉废。

夫自东西通商以来，留心时务者，固宜师其所长，而攻其所短，明其情伪，揽其形势，悉其民俗尚，知其山川物产。而于其古今来之盛衰强弱，沿革升降，探其源而溯其流，然后我可以蹈瑕伺隙以制之。此之谓长于时务者，驾驭之道不外是。而修睦之要，亦在于斯。顾未有舍己以从人者也。

今日时务之急，首在乎收拾人心。盖民可顺而不可逆，民可足而不可匮，民可静而不可动。其外庞然器然，而实则无所有者，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福，能为民害而不能为民利。

治民之本，当知尽其在我者而已。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之可已。《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故治民本也，仿效西法，其末也。西国之所以讲强兵富国者，率以尚器为先。惟是用器者人也。有器而无人，器亦虚设耳。

孟子言以仁政治民之效曰：可使制挺。此非迂谈也。盖民忠义激发之气，实有百折而不回者。人心之机器，速于影响，一国之炉锤，捷于桴鼓。是在为上者善用之耳。

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即如泰西诸国，亦非徒驰域外之观者也。其善于治民者莫如英。入其国中，无不优游暇豫，自乐其天，而不尚操切之政，束缚驰骤以为能者。夫如是，然后能行之久远。抑又闻之，治国之道，先在养其元气。如西国之法，斫削之尤甚者也。必也择其善而去其不善，不必强我以就人。而在以彼之所学，就我之范围。神明变化焉，而民

不知。略陈时务所在，幸少垂察而采择焉。

○日本杂事诗序

海外诸邦，与我国通问最早者，莫如日本。秦汉间方士恒谓海上有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而徐福竟得先至其境。宜乎后来接踵，往者众矣。然卒不一间也。隋唐之际，彼国人士，往来中土者，率学成艺精而后去。奇编异帙，不惜重价购求。我之所无，往往为彼之所有。明代通商以来，往者皆贾人子，硕望名流，从未一至。彼中书籍，谈我国之土风俗尚，物产民情，山川之诡异，政事之沿革，有如烛照犀然。而我中国文士所撰述，上至正史，下至稗官，往往语焉而不详，袭谬承讹，未衷诸实。窃叹好事者之难其人也。

咸丰年间，日本定与美利坚国通商。泰西诸邦，先后麇至。不数年而日人崇尚西学，仿效西法，丕然一变其积习。我中朝素为同文之国，且相距非遥。商贾之操贸迁术前往者，实繁有徒。卫商睦邻，宜简重臣。用以热识外情，宣扬国威。于是何子峨侍讲，张鲁生太守，实膺是任。而黄君公度，参赞帷幄焉。公度，岭南名下士也。今丰顺丁公尤器重之。亟欲延致幕府。而君时公车北上，以此相左。既副皇华之选，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贄求见者，户外屦满。而君为之提倡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日本文教之开，已千有余年。而文章学问之盛，于今为烈。又得公度以振兴之，此千载一时也。虽然，此特公度之余事耳。

方今外交日广，时变日亟，几于玉帛兵戎，介乎两境。使臣持节万里之外，便宜行事，宜乎高下从心。而刚则失邻欢，柔则褻国体。斯谓折冲于樽俎之间，战胜于坛坫之上者。岂易言哉！今公度出其嘉猷硕画，以佐两星使于遗大投艰之际，而有雍容揖让之休，其风度端凝，洵乎不可及也。又以政事之暇，问俗采风，著《日本杂事诗》二卷，都一百五十四首。叙述风土，纪载方言，错综事迹，慨感古今。或一诗但纪一事，或数事合为一诗，皆足以资考证。大抵意主纪事，不在修词。其间寓劝惩，明美刺，具存微旨，而采据浩博，搜辑详明，方诸古人，实未多让。如阮阅之知彬州，曾极之宦金陵，许尚之居华亭，信孺之官南海，皆以一方事实，托诸咏吟。顾体例虽同，而意趣则异。此则扬子云之所未详，周孝侯之所未纪，奇搜山海以外，事系秦汉而还，仙岛神洲，多编日记，殊方异俗，咸入风谣。举凡胜迹之显湮，人事之变易，物类之美恶，岁时之送迎，亦并纤悉靡遗焉。洵足为巨观矣。

余自岁闰三月，以养痾余间，旅居江户，遂得识君于节署。嗣后联诗别墅，画壁旗亭。停车探忍冈之花，泛舟捉墨川之月，游屐追陪，殆无虚日。君与余相交虽新，而相知有素。三日不见，则折简来招。每酒酣耳热，谈天下事。

长沙太息，无此精详；同甫激昂，逊兹沉痛。洵当今不易才也。余每参一议，君亦为首肯。逮余将行，出示此书。读未终篇，击节者再。此必传之作也。亟宜早付手民，俾斯世得以先睹为快。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公度许之。遂携以归。旋闻是书已刻于京师译馆。洵乎有用之书者，众识所共睹也。排印既竟，即书其端。若作弁言，则我岂敢！

○跋冈鹿门送西吉甫游俄文后

余游东瀛，藉养宿痾，侨居江户，迨暑消忧。所交多名人胜流。如成斋诚卿，官一等编修，为史官长，职居禁近，望重词坛。鹿门省轩前皆有位于朝，近则隐居不仕，泉石优游。叔谋樱泉年少而才美，时誉翕然。每见辄以文字相质证。杯酒从容，止谈风月。此数君子者，文章节行，照耀东国，而犹不自满，皆愿纳交恐后，而得一言以为荣。临行，鹿门出文五十篇，属余删定，将寿诸梓。顾东归后，或于役道途，或偃息床第，绝无暇晷。药炉经卷，长夜无聊，鼠须侧理，不复思御，近始出诸行篋而观之。则中多忧国经世之言，诚世之有心人也。

其友西吉甫游于俄，鹿门作文以送之。其言萨摩西吉甫将游俄国，余与诸友设祖宴，且与论宇内形势。曰：方今俄与英法普奥，争雄欧土，犹战国七雄，以合从连衡为事也。俄国为极北，据形胜之地，窥各国之衅，犹秦阻函以临六国也。英法普奥，富国修政，练兵养锐而环视，俄逡巡不敢犯之者，犹赵楚称雄六国，而不西向窥秦也。英法讲交四方，通互市，要盟约者，六国之合从也。俄之开疆土，张国威，坐令邻近折服者，则秦之所连衡也。而秦之所以能并六国者，则在取巴蜀而据其资也。巴蜀未并，则国力不张，秦未可东兵也。今俄之蚕食亚细亚东北，亦殆秦之取巴蜀而据其资老矣。俄往年攻土耳其，几为英法所扼，无功而止。于是其意谓与其争欧，不如争亚。盖争欧难而争亚易。俄既东向，并亚细亚诸国，而后拊背才益吭以薄英法，则其志可逞也。其经略亚细亚东北，遣使论日本北疆，略堪察加，佐甲廉，其成算可知也。近闻自佐甲廉至彼得堡七千里间，通车马道。又以美洲所辖之地，鬻于合众，而所得数百万金，充开拓东北之费。乘此势镞镞以南，则安知异日不以东北全力薄英法，济其所大欲，如秦统一六国乎？日本国于东海，为东洋之门户，然北为俄所凌轹，西为英法所恫喝，此犹韩魏西北逼秦赵，东南介于齐楚，天下有事，一败一胜，无得失于秦，而韩魏常受其弊。日之多事，将至此始！言未终，吉甫太息曰：此余之所以有此游也。呜呼，余常好论宇内形势，窃慨世风日下，士之识力，不足与谈方今之计。今吉甫所志甚壮，所任甚大。是行在得彼国之情，不可无一言以壮其行。因即书所言以赠别。

鹿门此文于日俄形势，了如指掌矣。鹿门之志，常欲中日相睦，联英以拒俄

。夫就亚洲地势以观，中之与日，固所谓唇齿相联，而辅车相依者也。鹿门往时酒酣耳热，辄纵谈天下大计，洒洒成议，几欲击碎唾壶。而蒿目时艰，怆怀近事，每愤其志之不得伸。呜呼，欲维持亚洲之大局者，其益于中日辑和加之意哉！

《晚清文选》卷下

☆胡○上变法自强条陈疏

奏为因时变法，力图自强，谨条陈善后事宜，恭摺仰祈圣鉴事：臣闻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盖穷通变久，因时制宜之道不同也。上年倭人肇衅，陆帅屡挫，海军继失，寇焰猖狂，神人共愤。我皇上不忍两国生灵久罹锋镝，以大事小，舍战言和。虽两害从轻，计不能不出于此。然自古驭外之策，断无一意主和，可以久安之理。唐于吐番，宋于金人，是其明鉴。今辽河以东，失地虽由俄德法三国，合起而争，许还故土，但俄人仍有从容商议之语，恐不免枝节横生。台湾交地，近复激成变端，倭人能否不起责言，固难预测。然此风一开，事变一日亟一日。及今而不思变计，窃恐数年以后，大局更不堪设想。

目前之急者在筹饷，次练兵。而筹饷练兵之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广兴学校。伏查国家赋税所入，岁有常经，今忽添此二万万两之兵费，非借洋债，从何措置？以最轻利息六厘计算，每年需息银一千二百万两，而陆续偿还本银，尚不在此数。且此上年用兵以来，关内外各路添兵购械，所借华洋商款，应偿本息，已属不少。此外奉直两省善后事宜，仍须节节加增，次第兴举。北洋海军，亦不能不重新创办，以图补苴。约计购船置械，非数千万金不能成军。此后水陆所需，每岁又不下千余万金。入者只有此数，出者骤然加增，虽日责司农，筹画度支，亦恐无从应付。窃观泰西各国，无论军饷工程，千万之需，咄嗟立办。何者？藏富于民，多取之而不为虐，而民亦乐输以奉其公。彼其器械日制而日精，商务日开而日盛，水陆之兵日练而日强。盖董劝之始，国家设各项学校以培植之，艺术既成，分各项官守以任使之，故民有人人自奋之思，治有蒸蒸日上之势。今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为泰西各国所未有。办理洋务以来，于今五十年矣，如同文方言馆、船政制造局、水师武学堂，凡富强之计，何尝不一一仿行。而迁地弗良，每有淮橘为枳之叹。因中仅袭绪余，未窥精奥，亦因朝廷所以号召人才，首在科目。天下豪杰所注重者，仍不外乎制艺试帖楷法之属，而于西学不过视作别途。虽其所造已深，学有成效，亦第等诸保举议叙之流，不得厕于正途出身之列。此由操术疏而收效寡也。

日本弹丸岛国耳，自明治维新以来，力行西法，亦仅仅三十余年。而其工作之巧，出产之多，矿政邮政商政之兴旺，国家岁入租赋共约八千余万元。此以

西法致富之明效也。其征兵宪兵，预备后备之军，总计不过十数万人，快船电艇，总计不过二十余号，而水路各军，皆能同心齐力，晓畅戎机。此又以西法致强之明效也。反镜以观，得失利钝之故，亦览可知矣。今士大夫莫不以割地赔费种种要挟为可耻，然时势所逼，已无可如何，则惟有急求雪耻之力。昔普法之战，法之名城残破几尽，电线铁路，处处毁裂，赔偿兵费计五千兆佛兰克，其数且十倍今日之二万万两。然法人自定约后，上下一心，孜孜求治，从前弊政，一体蠲除，不及十年，又致富强，仍为欧洲雄大之国。论者谓较胜于拿破仑之时。今中国以二十二行省之地，四百余兆之民，所有失陷者不过六七州县，而谓不能复仇洗耻，建我声威，必无是理。但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咸与维新。事苟有益，虽朝野之所惊疑，臣工之所执难，亦毅然而行之。事苟无益，虽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习，亦决然而更之。实心实力，行之十年，将见雄长海上，方驾欧洲。新命旧邦之基，自此益巩，岂徒一雪割地赔费之耻而已！

臣之愚昧，何敢挟其刍蕘之见，轻言变法。但纵观世运，俯仰时艰，痛定思痛。诚恐朝野上下高谈理学者，狃于清议，鄙功利为不足言，及于便安者，又以为和局已定，泄沓相仍。设或敌国外患，猝然再举，更虑抵御无方。从此卧薪尝胆，求医疗疴，其何可稍缓须臾耶！微臣早夜相思，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亦无立国之基，而舍效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用敢不揣冒昧，就管见所及，举筹饷、练兵、重工商、兴学校数大事，敬为我皇上缕晰陈之。

一开铁路以利转轮也。中国铁路之议，屡举屡废，自经此次军事，利钝之故，昭然共见。应援照前两广督臣张之洞原议，自汉口至京开办干路。顾办法次第，必当先定大纲。第一在劝立公司，准民间自招股本，而一切窒碍之处，如买地勘界之类，必须官为保护。第二在勘明道里。从前原议北自芦沟桥至正定，南自汉口至信阳州分头举办。查汉口至信阳州山路崎岖，工费较巨，不若取道襄樊地势平坦。其铁轨渡河之路，尤宜在郑州以西，荥阳以东，已出山险经流不改之地。既渡河则东循淇卫，西倚太行，北行而达保定，地高路平，较为稳固。第三在多开支路。自汉口至京，迤长三千里，若仅有干无支，则贸易必不旺，商旅必不多，其势亦难持久。窃谓支路宜分三路，南路由光山固始出六安，以载茶叶，由应城、京山、安陆出荆门、当阳以运煤铁。西路由怀庆出枳关经蒲解以达关陇。东路由开封、归德过宿泗以抵清淮。如此则天下大局，若网在纲，商务工务，漕务军务，莫不四通八达。第四在议定规制。自高脚铁轨之制出，而火车一变，自电气传力之机出，而火车又一变。今俄人自加斯滨海达晖春一路，即系用高脚轨电气车之法。今创办之初，宜择其至便至捷而为之，以便他日纷纷改造，又有我钝彼利之叹。迨办成后，每年除公司费用修理费

以外，所余利银，官收其什一之税。诚能各省一律举行，则公家岁可行数百万金，而且东西南北，节节流通，则土物日出，商务日旺，厘金关税亦日饶。是每岁出增入，又不下数百万金。一旦疆场有事，运饷运兵，朝呼夕至。今日寓富于富之道，计无有切于此者矣。

一铸钞币银币以裕财源也。昔元明以钞票为虐政者，则以一纸空券，欲巨万现银，情同诳骗。西国以钞币便民者，则以有一万之银，止有一万之票，无丝毫虚浮也。中国不自设银行，自印钞票，自铸银币，遂使西人以方寸花纹之纸，抵银盈千累万之金。如汇丰、德华、有利洋行钞票是也。以低潮十成之银，易库纹十成之价，如墨西哥、吕宋、日本等国之洋钱是也。今诚能与各省通商口岸一律设局自铸金银铜三品之钱，颁定相准之价，垂为令甲，一面于京城设立官家银行，归户部督理，省会分行归藩司经理，通商码头则归关道总核。购极精之器，造极细之纸，印行钞票，而存其现银于银行。妥定章程，明颁谕旨，俾民得以币钞两项，完纳租赋税厘。至各省旗兵绿营各营之饷，京外文武百官之廉俸，亦即以钞币两项，分搭匀拨，而尤必各处于出入授受之间，随时查核，不至钞滥于银，并绝无毫厘短折，方能取信于人，持之久远。惟用人必须按照西法，用商务之章程，杜官场之习气，慎选精明廉洁之人，综计出入。其余亦须屏绝情面，皆由公举，不得私荐，方免敝窦。至于放息，责成殷实保人，亦有亏折，惟保人代偿。押款则值十押七，一经逾期，迫卖偿抵，不足仍向欠户追还。果能照此认真办理，实力奉行，其收回利权，孳生息款，计每岁盈余之数，至少当在千万以上。此诚今日至要之务。一开民厂以造机器也。中国各省设立制造、船政、枪炮、子药等局，不下十余处，向外洋购置机器物件不下千百万金，而于制造本原，并未领略。不闻某厂新创一炮，自造一炮能突过泰西，不闻某局自制一机器，能创垂民用。一旦有事，件件仍须购自外洋，岂真中人之智不及西人？推其病源，厥有三故。各厂之设也，类依洋人成事，而中国所延洋匠，未必通材。往往仅晓粗工，不知精诣，袭迹象而遗神明，其病一。厂系官办，一切工料资本，每岁均有定额。即有自出心裁，思创造一器，而所需成本，苦无从报销。且外洋一器之成，如别色麻之钢，克鹿卜之炮，或法经数手，成本费数十万金，然后享无穷之利，垂久大之业。今中国之工匠既无此坚忍之力，国家又别无鼓舞之途，遂事事依样葫芦，一成不变，其病二。外洋各厂之工匠头目，均系学童出身，学有本原，而其监督总理之人，无不晓畅工艺，深明重化光电算数之学，故能守法创法，精益求精。今中国各局总办提调人员，或且九九之数未谙，授以矿质而不能辨，叩以机括器而不能名，但求不至偷工减料，已属难得。器械利钝，悉听工匠指挥，茫无分晓，其病三。窃谓中国欲藉官厂制造器，虽百年亦终无起色。必须准各省广开民

厂，令民间自为讲求。如国家欲购炮枪船械机器，均托民厂包办。其包用试不如式者，虽定造亦必剔退。则人人有争利之心，亏本致惧，自然专心致意，实力讲求，以期驾乎西制之上。如此漏卮既塞，而亦有兵事，取求易给，不至为洋商垄断居奇，受重价之累，且不至为敌人阻港揽舟，冒行海之险矣。

一开矿产以资利用也。中国煤铁五金，遍处皆是，从前业经各处报商开办，乃卒至股本耗折，成效毫无。则非矿之不可开，实由办之不得法。夫办矿之法，又有四。第一在重聘矿师。西洋实有学问之矿师，其国中且致延不及，故往往不愿来华。其愿来者，不过外托行家，阴图渔利，即能悟其欺妄，而全局已隳。故欲开矿，当先求师，欲求师，当先重聘。第二在慎选矿地。夫贵州铁质非不佳也，乃转运至千里之外，则成本重，而其价昂矣。漠河金苗非不旺也，乃地处极边，百货腾贵，则工作难而出数少矣。故开矿之地，必须择其水陆交通转运利便之处，则工人往来，易于取求。第三在细考矿质。同一矿也，而质有良苦，即质分贵贱。故往往集本同，而获利不等。假使当日以开平矿务之规模资本，而开齐鲁淄潍之佳矿，则今日获利当蓂蓂于此矣。第四在厚集矿本。夫资本出于富家，则原有置产业，贻子孙之心。资本出于市侩，则无非借股票低昂，为买办空盘之计，收效稍迟，即弃如敝屣。从前公司为股票牵掣，一倾百倒，皆由于此。故招散股，不如招大股，招商股，不如招官股。而其大要尤在办理之得人。必须正大光明，赤心为国，绝无一毫私见，否则矿不成则害在公家，矿既成，则利归私室。初次选择，断不可瞻循情面。果能于此四者，讲求尽善，而谓矿务不能办，矿利不可求，必无是理。况将来欲广造铁路，则处处需铁轨煤斤。欲自铸钱币，则各局需金需银需铜。欲自开民厂铸枪炮机器，则各需五金，及硝磺铅汞等质。是招股开矿，实今日之最大利源也。

一折南漕以节经费也。查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俸仅十之一。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买杂粮，约南米一石，仅合银一两有奇。官俸亦然。四品以上，尚多亲领，其余领来，每转买米铺，每石亦一两有奇。夫南漕自催科征调，督运验收，经时五六月，行路数千里，竭百姓无数之脂膏，聚吏胥无数之蠹贼，耗国家无数之开销，运至京仓，至每石之值，通扯或十两或五六不等，而及其归宿，乃为易银一两之用，此实绝大漏卮。徒以冗官蠹吏，中饱所在，积习不改，此真可为太息者也。推原其故，朝廷深思远虑，以为岁岁无南漕二百万石流通市中，则一切杂粮，必牵掣而骤贵，兵民有受其饥者，故不惜繁费而为也。然轮船畅行以后，商米北来源源不绝，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市中有米，与官中有米同。则少米之患，在今时可以无患。应请通飭各省改征折色，其耗费一概带征，并归藩库起解。至旗丁京官应领俸米，或援照成案，则每石折银一两四钱。或按照市价，则每石折银

亦不过二两有奇。而一切漕河之工程，每漕运之经费，漕督粮道以下之员弁兵丁，仓场侍郎，监督粮厅以下之胥吏差役，皆可裁汰，一律蠲除。是国家岁省数百万开销，反多数百万盈羨。而官兵两项所领实银，且较增于从前领票转卖之值。公私两途，一举而均得大利。有益于国，无损于民，亦何惮而不为哉！即使虑及饥民乏食，则每年所提出余银数十万两，在津兑买南米，存储通仓，新旧互易，以为有备无患之计，事亦轻而易举。如虑海疆有事，运道或至梗阻，恐将来商官两病，则更不然。盖名为官米则敌船可以捕拿，名为商米，虽仇国亦不能阻截。公法俱在，有例可援，是可不必顾虑也。

一减兵额以归实际也。粤捻事平以后，绿营之无功效，已可显见，而老成持重动以不裁为言。于是有减兵增饷之议，各省或变绿营而为练营。今倭事救平，则练军之一无功效，又可显见。乃犹坐养此数十万无用之民，耗此数千万有用之饷，一旦有事，各省仍属纷纷招勇，是兵外加兵，饷外加饷，国用安得而不绌。夫绿营所以不能遽裁者，徒以为如水有泛，陆有铺缉捕防，守有专责耳。殊不知近年绿营兵饷，藩库入不敷出，往往岁有按照七八成或五成核放者。每兵每月仅领银数钱，平日不敷养瞻，多以小买营生，巡缉俱属虚文。况各省水陆聚会之区，如闽浙之渔商，则雇船出洋自护矣，是泛兵亦无用。直省之会城，则另设保甲守望等局以巡缉矣，是铺兵亦无用。为今之计，莫如酌地方之繁简，裁其老弱，按年先裁二成，五年裁竣，国家岁可省千余万。今即以此项，责成直省，皆按照西法先挑老兵子弟，择其年力强壮，粗识之无者，另行创立新军。现任实缺提镇参游，如尚堪造就者，即充统领营官之位，否则一概裁去。如此而转移间，化无用为有用。国无坐食之费，兵有精练之实。倘虑水陆各泛，捕务一无专责，或将守望保甲等局，依照西国巡捕之制，城乡市镇，人物辐辏之区，改设巡捕。款项不足，亦如西法收巡捕捐。官督率，而分稽查之职于绅董，事更可得实际。但求朝廷排斥群疑，破除成例，毅然行之，未有不力见功效者也。

一创邮政以删驿递也。中国各省皆设站铺递，每年支销钱粮计三百余万金。其实各省之奏牍公文所递有限，而仕宦往来之所扰滋多。至督抚则更有提塘折差。每一折差抵京费以百十两计。民间所开信馆，索资既巨，又多遗失，此公私两阻也。查泰西各国莫不由国家设立邮政局，无论一体，权其分量之轻重，定给递费之多寡，由邮部刊刻信票印花出售。凡寄信预先购买，用时取粘信角，投入信箱收取。且此法不但省驿站之费，而且岁获盈余，为泰西各国进项之一大宗，应仿照办理。其第一办法，则先借招商局为发轫之始。每船各派专司文报一人，通商十人，九岸均悉分局管理，公私信件，则纠合民间各信局而为之。内地各码头各市镇，令信局一家承包。其第二办法，则借电报为推广之

路。凡有电报地方，亦派一人在局，专司文报，代为递送。至未设电报各处，亦照前法，令信局一家承包。其第三办法则俟火车畅行，再借铁路公司为往来之总汇。凡干路支路，火车停卸之处，以派一人在局专司其事。至将来欲遍行内地各镇各埠，尽先各设分局，派人经理。如此则若网在网，无远弗届。

现在地球各国，其邮政章程，通为一例，到处流行，公私递费，并无多寡之殊。即日本亦在其列。就英国而论，每年邮部除用费外，计赢英金一百数十万磅。独吾中国未尝仿行。急宜参考西制，从速举办，庶每岁可省驿站二百万之耗费，而收邮部数百万之赢余。如以为京外各官，因公来往，京师例须乘驿，恐一旦删去驿站，致多窒碍，则更为掩耳盗铃之谈。今东南十余省，凡官员无来往不雇坐轮船，独山东、山西、河南、陕、甘五省，尚有官站耳。若计其道里远近，人役多寡，由户兵二部酌给路费，沿途听其自顾车马。在应差各官，实所深愿，更无庸多虑。

一创练新兵以资控驭也。此次东征，兵非不多，而一无足恃。则非兵之不任战，实由统将太多，每遇战事，往往心志不齐，互相掣肘，动蹈唐朝九节度之失。夫东召宿将，西召老臣，此募十营，彼募万人，譬之治疾，一人有病，延医满室，凉暖杂投，断无不弊之理。而尤有积习，应行痛改者，厥有四端。昔年淮楚诸将，起自田间，志在杀贼，人皆朴诚，弊端尚少。承平以后，统兵以大将骄奢淫佚，濡染已深，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克扣，百弊丛生。兵之口粮尚未能养赡一身，谁肯效命疆场？以致万众离心，遇战纷纷溃散。此一病也。从前粤省之乱，军火未精，将领只须勇气百倍，易于取胜。今则泰西官兵之选，必先由各学馆出身，其所考各学有本国文、腊丁文、法文、地理学、几何学、代数学、古今史学、三角法、信手绘图法。国家平日重此选，民间亦以得选为荣。其千把总之职，略如中国词林之清望，故能学余于事，人余于学。而今中国事先一无培植，一闻招募，各营员交以钻谋为能事，不以韬铃为实政。是兵官先不知战，安望教兵以战。此又一病也。西国之讲求武备者，凡枪炮新器一出，试之而佳，即饬各营改用一律。今中国无著名之厂，件件购自外洋。承平之日，部臣以款绌为难，先事未能预备，及变起仓猝，疆臣各办乃事，但以购得军火为责，未能讲求。以致同属诸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满数，德制粤制，并作一家。所由一旦临阵，号令不能画一，施政不能取准。此又一病也。考西国每经一战，则列阵之体一改，每创一器，则行阵之式一更。今中国一切攻守之法，又沿旧湘楚各军，尚有大旗刀矛为战具者，并有持新器而茫然不知用法者。犹复师心自用，以为昔年曾经战阵，即无不能御之敌，承讹袭谬，沿而不改。此又一病也。

今欲创练新军，宜通饬各省一律改练近年新出之西法。而其大要先在直省设

立武科武备学堂，行取各州县武生武举，考其汉文通顺，年力精壮者，选令入塾，给以养贍，即聘洋员为之教习。三年后，由洋教习考给文凭，然后分派入营，充当哨官。其学问尤杰出者，充当营官。从此或将武科乡试，亦以枪炮命中为去取，则将才辈出，不患有兵而无官。现在都守以下候补各员，其有汉文通顺，情愿投入学堂，充当学生者，亦一体办理。则此训官之法也。至募兵不可太杂。今各处所招之勇，急于成军不暇选择，乞丐无赖，混杂其中，艺未练成，驱以赴敌，一经阵临，望风而遁，反以利器资敌，沿途更肆焚劫。日后又投别军，仍蹈前辙，以致屡战屡败。此欲救其弊，必由以本籍地方官，查取住址亲族，方许入营当勇，以杜将吏逃亡之弊。到营时先酌身材，不入格者当即剔退。既成阵伍，先练步法手法，次练瞄准，并练行军操法。年满四十，给以一年饷银，令归乡里。在营之年，三年酌给月假，准其回籍。但一闻征调，虽在假内，即须立至。此练兵之法也。其统领营哨各官之薪水，欲杜其克扣之弊，必须从丰。兵勇之饷项，分别有事，亦宜加增。由各省督抚设立粮台，按月由粮台点名给发。设粮台短发，准统领官申详告讦，以杜侵扣。成军之始，应发号褂棉袄皮衣等件，均不扣钱，恤其饥寒，方能得其死力。此放饷之法也。新练各军，取机器必因时制宜，改归一律。就近年新制而论，步枪以曼里夏毛瑟小口径为佳，马枪以可尔脱为佳，步炮轻炮以克虏伯格鲁深为佳，快炮以拿登飞尔哈乞开司为佳。此简器之法也。至兵数多寡，统计北洋宜练兵五万人为一大枝，南洋宜练兵三万人，广东、湖北宜练兵二万人。其余各省每省有万人，已敷调遣。务须扫除积弊，习练操法，统归一律，庶征调乃得力也。

一重整海军以图恢复也。中国创设之初，原设沿边海七省后先举办。只以经费不充，故以北洋为发轫之始。春间威海继陷，舟师全没，虽由诸军之不力，抑亦援军之莫继也。夫泰西各国，皆以铁甲快船之坚利，雄长五洲。故就今日之情事以观，凡地球近海之邦，苟无海军强盛，万无立国之理。查中国从前办法与西制多有不同，其受病亦即在此。

西国之制，海军可以节制陆路，而陆路不能节制海军。盖洋面辽阔，军情瞬息百变，必非陆路所能知也。今中国则海军提督，须听疆臣之指挥矣。其不同者一。西国海军提督，必由水师学堂出身，积累而升，其余重学、汽学、算学、天文、地理学无一不通，无项不熟，为各船兵官所服，故志趋合，而号令行。今就北洋而论，如已革提督丁汝昌本系淮军陆将，水师学问毫无学根。平素各兵官本轻视之，一旦临阵，无论其不知水战之法，即知亦安能号令各船。其不同者二。各国兵船，岁岁考求新理，精益求精。凡器械之不合式者，必更易之，新器之致用者，必训练之。今中国如档雷之裙网，甫经购置，尚不知用法。上年大东沟之战，以攻铁甲所用之火弹，击倭人钢皮之快船，故倭船虽受创

，而无大损，是用器简器之不审也。其不同者三。

今欲重整海军，于购械而外，宜改定章程，选求将帅，仿照西法成规，海军提督但听枢府之号令，不受疆臣之节制。两国既下战书，即许便宜行事。尤应沿海各省一律举办。无事则分道巡游，有事则联为一气，不得稍分轸域。今春威海告急，南洋兵轮坐视而不之救，重为泰西诸邦所讪笑。急宜统筹全局，俟办理稍有端绪，应合沿海七省，特简总大员。庶使筋节灵通，声气联络，一方告警，全军立至矣。目今办法，应先向英国延先水师宿将，如昔年琅威里其人者。多设水师学堂，以储其才。派学成各生，或出洋游历，或备资斧分寄各国兵船，以资习练。天下无不可办之事，但在实心实力以求之耳。

一设立学堂以储人材也。泰西各邦近今人才辈出，其大本大原，全在广设学堂。商有学堂，则操奇计赢之术日娴；工有学堂，则创造利用之智日辟；农商有学堂，则树艺饲畜之利日溥；矿务有学堂，则宝藏之富日新；医有学堂，则生养之道日邃；声光化电各项格致有学堂，则新理新物日出而不穷；水师陆师各项武备学堂，则战守攻取日习而益熟。乃至女子亦有塾政，聋哑亦有教法。以故国无弃民，地无弃材，富强之基，由斯而立。至其学堂之制，不必尽由官设，民间绅富，亦集资举办。但国家设大书院以考取之。今中国各书院义塾，制亦大备，乃设八股试帖词赋经义而外，一无讲求。又明知其无用，而徒以法令所在，相沿不改，人材消耗，实由于此。

拟请特旨通飭各直省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更。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材，概从实学。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将现在京师总署，上海制造局，已译各种西学之书，分印颁发，一面仍广格致新闻，及新近年新出西史，延积学之西士，及中国久于西学有为之人，为之教习。尤必朝廷妥定章程，考取垂为令典，务使民间有一种之学，国家即有一途之用。数年以后，民智渐开，然后由省而府而县，递为推广，将大小各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项学堂。即民亦必有自行集资设立者。将见海内人士，喁喁向风。而谓一切官商制造之学，货利之则，水陆之军，不能媲美欧洲，臣不信也。

日本自维新以来，不过一二十年，而国富民强，为泰西所推服，是广兴学校，力行西法之明验。今日中国关键全系乎此。盖人才为国家根本，盛衰之机，互相倚伏，正不得谓功效之迂远也。以上各条，或变通旧制，或创行新法，臣愚亦何敢谓所言尽属可行。第变通尽利，力求富强之道，舍此不图，更无长策。自来殷忧启圣，多难兴邦，时局转移之变，正在今日。伏愿皇上法五帝三皇作之遗意，敕下部臣疆臣，通筹合议，断自宸衷，俯采而施行之。上以固亿万年有道之基，下以慰薄海臣民之望。臣不胜战栗迫切之至。谨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示施行。谨奏。

☆康祖诒等○上皇帝书第二

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呈代请奏事：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项，此外尚有献俘迁民之说。阅《上海新报》，天下震动，举国廷诤，都人惶恐。又闻台湾民臣，不敢奉诏，思戴本朝，人心之固，斯诚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而得此。然伏下风数日换约期迫矣，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严正议臣之罪，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艰难締构而得之，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岂忍上负宗庙，下弃其民哉！良由误于议臣之言，以为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则都畿能保，不割则都畿震动，故苟从权，宜忍于割弃也。又以群议纷纷，虽力摈和议，而保全大局，终无把握，不若隐忍求和，犹苟延旦夕也。又以为和议成后，可十数年无事，如庚申以后也。左右贵近，论率如此。故盈廷之言，虽切而不入，议臣之说虽辱而易行。所以甘于割地弃民而不顾也。

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举人等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等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民心先离，将有见土崩瓦解之患。《春秋》书梁亡者梁未亡也，谓自弃其民同于亡也。故谓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

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畿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也？故谓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此理至浅，童愚可知。而以议臣老成，乃谓割地以保都畿，此敢于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国所痛哭，日本所阴喜，而诸夷所窃笑者也。诸夷知吾专以保都畿为事，皆将阳为恐吓都畿，而阴窥边省，其来必速。日本所为日日扬言攻都城，而卒无一炮震于大沽者，盖深得吾情也。恐诸夷之速以日本为师也，是我以割地而鼓舞其来也。皇上试召主割地议和之臣，以此诘之，度诸臣必不敢保他夷之不来，而都畿之不震也。则今之议割地弃民何为乎？皇上亦可以翻然独断矣。或以为庚申和后，乃有甲申之役。二十年中可图自强。今虽割弃，徐图补救。此又可以美言欺皇上卖天下者也。

夫治天下者势也，可静而不可动，如箭之在栝，如马之在埽，如决堰陂之水，如运高山之石，稍有发动，不可禁压。当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者。昔辛巳以前，吾属国无恙也。自日本灭琉球吾不敢问，于是法取越南，英灭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半剪，不过三四年间，而吾属国尽

矣。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譬大病后，元气既易，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之时，吾国势犹盛，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讷，祸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症脉俱见，不待卢扁，此举人等所为日夜忧惧，不惮僭越，而谋及大计也。

夫言战者，固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言和者，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以皇上圣明，反复讲求，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必当独断圣衷，翻然变计者。不揣狂愚，统筹大计。近之为可和可战，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断无敌国外患之来。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

何谓鼓天下之气也？天下之为物，譬犹器也，用其法而弃其陈，病乃不存。水积于淤，流则不腐；户闭必坏，枢则不蠹。炮烧则晶莹，久置则生锈；体动则强健，久卧则委弱。况天下大器，日摩洗振刮，犹恐尘垢，置而不用，坏废故失，日趋于弊而已。今中国人民咸怀忠义之心，非不可用也，而将吏贪懦，兵士怯弱，乃至闻风哗溃，驯至辱国请和者，得无皇上未有以鼓其气耶？是以四万万之民，而不善用之也。伏念世祖章皇帝手定天下，开创之圣人也，而顺治十八年中，责躬之诏屡下。穆宗毅皇帝手定艰难中兴之盛功也，而同治元二年间，罪己之诏至切。天下臣民，伏读感泣，踊跃奋发。然后知列圣创定之功，所由来也。传谓禹汤罪己，兴也勃然。唐臣陆贽谓以言感人，所感已浅，言犹不善，人谁肯怀？今日本内犯，震我盛京，执事不力，丧师失地，几惊陵寝，列圣怨恫。皇上为人子孙，岂无有震动厥心者乎？然于今经年，未闻有罪己之诏，责躬咎厉，此枢臣辅导之罪，宜天下之有望于皇上也。

伏乞皇上近法列圣，远法禹汤，时下明诏，责躬己罪，深痛切至，激厉天下，同雪国耻，使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情发，骄将懦卒，读之而感愧忸怩，士气耸动，慷慨效死，人怀怒心，加报私仇，然后皇上用其方新之气，奔走驱驰，可使赴汤蹈火，而岂有闻风哗溃者哉？此列圣善用其民之成效也。故罪己之诏宜下也。皇上既赫然罪己，则凡辅佐不职，养成溃痈，蔽惑圣聪，主和辱国之枢臣，战阵不力，闻风逃溃，克扣军饷，丧师失地之将帅，与夫擅许割地，辱国通款之使臣，调度非人，守御无备之疆吏，或明正典刑，以塞其胆，或轻予褫革，以蔽其辜，诏告天下，暴扬罪状。其余大僚尸位，无补时艰者，咸令自陈，无妨贤路。庶几朝廷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此明罚之诏宜下也。

大奸既黜，典刑既正，然后悬赏功之格，为不次之擢。将帅若宋庆、依克唐

阿，疆吏若张之洞，李秉衡，凉山旧功若冯子材，皆有天下之望，宜有以旌之。或内综枢柄，或外典畿疆，以鼓舞天下。夫循资格者，可以得庸谨，不可以得异材；用耆老者，可以为守常，不可以为守变。不敢言远者，请以近事言之。当同治初年，沈葆楨、李鸿章、韩超皆以道员擢为巡抚，阎敬铭则由臬司擢抚山东，左宗棠则以举人员部赏三品卿，督办军务，刘蓉且以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陕西巡抚，用能各展材能，克佐中兴。若汉武帝之用才，明太祖之任吏，皆用不次之拔擢，不测之刑威，用能奔走人才，克成功业。伏读世祖章皇帝圣训，屡诏举天下之才，下至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皆引见擢用。此诚圣主鼓舞天下之盛心也。

今日变甚急，天下未为乏才，而未闻明诏有求才之举，似非所以应非常之变也。夫有非常变之事，即有非常之才应之。同治中兴之臣，率多草泽之士。宋臣苏轼谓智名勇功之人，必有以养之。伏乞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昔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凡有高材，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故求才之诏宜下也。夫人主所以驾驭天下者，爵赏刑罚也。赏罚不行，则无以作士气；赏罚颠倒，则必至离民心。今闻日本要我以释丧师之将，是欲以散众志而激民变也。苟三诏既下，赏罪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距踊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者此也。

何谓定天下之本也？自古都畿皆凭险阻。自周公盛德，不敢以洛邑为都。故娄敬挽辂，汉祖移驾，宋汴梁无险，致敌长驱，徽钦之辱，非独失德使然也。方今旅顺已失，威海既隳险无有，京师孤立。自北塘、芦台、神堂、涧河，远自山海、抚宁、昌黎、乐亭、清河、蚕沙处处可入，无以为防守之计。此次议和即成，而诸夷窥伺，皆可扬帆而达津沽。《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既失矣，国何可守？故今日大计，必在迁都。请以前事言之。我朝当道光之时，天下全盛，林则徐督粤，邓廷桢督口，迭败英酋。朴鼎查额尔金之兵，而移师天津，即开五口，而偿二千万矣。其后道光二十九年，咸丰六年，咸丰八年，皆始战终和，藉京师以为要挟。诸口益开，巨款累偿。暨庚申之变，我文宗显皇帝，至为热河之狩，焚烧御园，震惊宗庙。至今万寿山营缮虽新，余烬尚在。由是洋人掉臂都畿，知吾虚实。此事非远，皆诸臣所鉴于五十年事，而尚以为孤注哉！独不畏徽钦之辱乎？或谓国君有死社稷之义，此尤不达经义之先导言也。

夫国君者，诸侯之谓，以社稷受之天子，当死守之，犹今地方有司，有城池之责比耳。若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方皆可建都立社，何一城之为？明庄烈帝既

为迂儒所误，明社遂屋。岂可再以此误我国家哉！且一朝而有数都，自古为然。商七迁，周营三邑，汉室二京，唐世两都，及明祖定鼎金陵，永乐乃迁蓟燕，以太子留守南京、宫殿官僚。悉仍旧制，择有司扈从，行在庙社官署，随时增修，永分两京，可以为法。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梁、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道虽水利不开，漕运难至，然都畿既建，百货自归。若藉机器督散军，亦何水利之不开哉？

夫京都建自辽金，大于元明，迄今千年，精华殆尽。近岁西山崩裂，屡年大水，城垣隳圯，闾阎房屋，倾坏无数。甚者太和正门，祈年法殿无故而灾。疑其地气，当已泄尽。王者顺天，革故鼎新，当应天命，谓舍燕蓟之旧宅，京长安为行在。然人情乐于守常，难于移动。以盘庚迁殷，谕二至烦三诰，以魏文迁洛，世臣犹有违言。盖世臣大家，辘重繁多，迁徙不易，怒其恋旧，庶免阻挠，自非大有为之君，不易破寻常之论。魏文南征，永乐北伐，皆借巡幸留而作都。皇上既讲明利害，远之防诸夷之联轳，近之拒日本之挟制，急断乃成。亟法汉高，即日移驾奉皇太后巡于陕西。六龙西幸。万人欢庆。幸当讲和之时，民心稍静，择亲藩之望重者，留守旧京，车驾从容西狩。择百司扈从，以重兵拥卫，必不虑宵小生心。日人虽欲轻兵相袭，数日乃抵津沽，而我大兵云集都畿，犹可一战。彼岂敢深入内地，飞越四天门潼关之险哉？然后扼守函潼，奠定丰镐，建为行在，权宜营置，激厉天下，妙选将才，总屯重兵，以二万万之费改充军饷。示之以虽百战百败沿海糜烂，必不为和。日本既失胁制之和，即破旧京，不足轻重，必不来攻，都城可保。成俯就驾馭，不割地议和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者此也。

何谓强天下之势也？凡两物相交，必有外患。兽有爪牙之卫，人有甲冑之蔽。列国并立兵者，国之甲冑也。昔战国之时，魏有武卒，齐有轻骑，秦有武士。楚庄投袂，屦及剑及，即日伐宋。盖诸国并聘。无日不训讨军实，国乃可立。今环地球五十余国，而泰西争雄，皆以民为雄兵。大国练兵至百余万。选兵先以医生视其强弱，乃入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图。其阵法营垒器械枪炮，日夕讲求，确有程度。操练如真战，平居如临敌，所由雄视海内也。日本步武其后，遂来侮我。而我犹守一统之旧制以待之，不训兵备，至有割地款和之事。今日氛未已，不及练精，然能将卒相知，共其甘苦，器械精壮，刻其胆气，亦可自用，选将购械，犹可成军。

夫用兵者，用其气也。老将声色已足，无所愿望，或声色销铄，精气衰，暮气已深，万不能战。即或效忠，一死而已，丧师辱国，不可救矣。近者杨芳失律于粤城，鲍超骄蹇于西蜀。今再彼如为兵时，跳身坐炮眼上，岂可得哉！此

赵惠所以致疑于廉颇，光武所以不用马援也。伏读圣祖仁皇帝圣训，亦以老将气衰不能，此真圣人之远谟也。惟少年壮力，贱卒怀赏，故敢轻万死以求。故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且外夷战备日新，老将多恃旧效，昧于改图，故致无功。今请更练重兵，以待敌变。都畿根本至重，必有忠勇谋略下士，爱民之督抚，如李秉衡之流者，专以畿辅之军，假令便宜。令密遣其将才十人，不拘资格，故各练十营，日夜训练，厉以忠义，激以国耻，择其精悍，优其饷糈，以为选锋。既有李克用之义儿，李成梁之家丁，缓急可恃。得此五万。都畿可守。再有将才，可以续练。前敌之宋庆、魏光焘、李光久，宿将才冯子材，并一时人望，可咨以将才，假以便宜，悉用选厉以仇耻。沿边疆臣，亦宜选拔有作为之人，不宜用衰老资格之旧，各选将才，各练精兵万人。并饬绅士各自团练，遇有警迫，坚壁清野。并请敕下群臣，外至守令，传谕绅士有忠义沉毅慨慷知兵之士，不拘资格，悉令举荐，引令拔用，或交关内外军差遣。各县草泽中，皆有魁梧任气忠气谋略之士，责令州县各荐一人，拔十得一，才不可胜用。必有干城之选，足应国家之急者。是谓选将。

管子谓器械不精，以卒子敌。外夷讲求枪炮，制作日新。枪则德有得来斯枪、毛瑟枪，法有沙士钵枪，英有亨利马梯尼枪，美有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秘薄马地尼枪，俄有俾尔达奴枪。而近者英之黎姆斯炮为尤精。炮自克虏伯炮，嘉立炮，近有毒烟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以及暗炮台，水底自行船，机器飞车，御弹戎衣，测量表，炮子巧制日新。日本步武泰西，亦能自制新器，曰苗也理枪。而我中国未能制造，只购旧式，经办委员，不解制造，于坚轻重速无所谙晓，或以旧枪改充毛瑟，贪其价廉，乃不可用。其中饱者益无论，闻近来所购者，多暹罗废器，香港以二两八钱购得，而中国以十二两购之。查同治十三年，德之攻法，每分时报十响。光绪三年俄之攻土，枪三十余响。至日之犯我，枪乃六十余响。我师溃败，虽将士不力，亦器械不精，故胆气不壮，有以致之。故吾非悬重赏，以建新策，不足取胜。今不及办，宜精选于制造操守廉洁之士，专购英黎姆斯炮十数万，以备前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御弹之衣，庶器械精利，有备无恐，是谓购械。又我南洋诸岛民四百万，虽久商异域，咸戴本朝。以丧师割地为诸夷讪笑，其怀愤怒过于内地之民。其人富实巨万之资，以数千计，通达夷情，咸思内归中国，团成一军，以雪国耻。特去天万里，无路自通。若派殷商，密令举办，派公忠智略通达商情之大臣领之。或防都畿，或攻前敌，并令联通外国，助攻日本，或有奇功。所谓练兵以强天下之本者此也。

然凡上所陈，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道也。伏念国朝法度，因沿明制数百年矣。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官制则冗散无数，甚目鬻及监

司。教之无本，选之无择，故营私交贿，欺饰成风，而少忠信之吏。学校则教及词章诗字，寡能讲求圣道，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故空疏愚陋，谬种相传，而少才智之人。兵则练营，而老弱募勇，皆乌合之徒，农则地利未开，而工商无制造之业。其他凡百积蔽，难以遍举。而外国奇技淫巧，流行内地，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方今当数十国之覬觐，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曷死而重危者也。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则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夷交争，必至四分五裂不可。《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若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则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亡，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大强，孰轻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户部岁入银七千万，常岁亦已患贫，大农仰屋，罗掘无术，鬻官税赌，亦忍耻为之，而所得无几。然且旱潦河灾，船炮巨帑，皆不能举。闻日本索价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是自毙之道也。与其以二万万偿日本，如何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度哉？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今奇穷之余，急筹巨款，而可以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莫如钞法。今天下银号报明资本，皆存现银于户都，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许供赋税禄饷。其大者户部皆助资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助其流通，昭彰大信。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以十八行省计之，可得万万。既有官银行，上下相通，若有铁路船厂大工，可以代筹军务赈务，要需可以立办，国家借款，不须重息中饱，外国汇款，无须关票作押。公款寄存，可有入息，钞票通行，可扩商务。今各省皆有银票，而银票作伪万种，利不归公，何如官中为之，骤可富国哉？此钞票宜行一。

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便于通言语一风气，有此数便，不费国帑而可更得数千万者，莫如铁路。夫铁路之利，天下皆知。山海关外，久已兴筑。今方运兵，其效已见。所未推行直省者

，以费巨难筹耳。若一付于民，出费给牌，听其分筑。官选通于铁路工程者，画定行省郡县官路，明定章程，为之弹压保护。凡军务运兵运械赈荒，皆归官用。筑道里远近，人数繁寡，收其牌费，吾民集款力自能举，无使外国收我利权。天下铁车牌费，西人计之，以为可得七千万，且可移民出于边塞，而荒地辟为腴壤，商货溢于境外，而穷闾化为富民。俄人琿春铁路将成，边患更迫，但为防边已当急筑，况可得巨款哉！且可裁漕运，而省千里之需，去驿铺而溢三百万之项，此铁路宜行二。

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今各省皆为利禁，致吾艺技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机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官中作厂，率多减偷敷衍欺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出卖领牌，听其拖驶，可得巨款。此机器轮舟宜行三。

周官人，汉代铁官，开矿之法久矣。美人以开金银之矿富甲四海，英人以开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十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如云南铜锡、山西、贵州煤铁、湖广、江西铜铁铅锡煤，山东、湖北铅，四川铜铅煤铁，其最著者。亘古封禁，留待今日。方今国计日蹙，虽极节俭，岂能济此难艰哉！家有重宝，而仰屋嗟贫无策。甚矣！山西煤铁尤盛，星罗棋布有百三十万方里，苗皆平衍，品亦上上，德人以为甲于五洲，地球用之千年不尽。又外蒙古，阿尔泰山即金山也，长袤数千里，金产最，又苗亦平衍，有整块者数斤，俄人并为察验绘画。一滇粤之矿，尤为英法所窥伺，我若不开，他人入室。今云南已专设矿务大臣，热河、开平亦设官局，并著成效。而未见大利者，皆由矿学之未开，采办之非人也。矿学以比国为最，自山色石纹，草木苗脉子色，皆有专书。宜开矿学，专延比人教之，且为踏勘。购机器，以省人工，筑铁路以省转运，二十取一而无定额税，选才督办而无滥私人，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此矿务宜开四。

钱币三品以通有无，其制最古。自濠镜通商，洋银流入中国，遍渐于内地，及于京师。观其正朔，则耶稣之年号，而非吾之纪元也。是谓无正朔。考其漏卮，则每岁运入约数百万，进口无税，八成夹铅，而换我足银，市价涨落七钱二分之重，或有涨至八钱者，多有折耗。是谓大漏卮。名实俱亡，吾政之失，孰大于是！而吾元宝及锭形体既难握携，分两又无一定。有加耗减水色折贴费之殊，有库平规平湘平漕平之异，轻重难定，亏折滋多。而彼重率有定，体圆易握，人情所便，其易流通固也。查泰西皆用本国之银，如俄用卢布，法用

马克，奥用福祿林，英用善林，外国银钱不许通用。我宜自铸银钱，每刻可成大圆一千二百，而每圆之利，三分移作制造之费，犹有余饶，利亦厚矣！请飭下户部，预备巨款，并令各直省皆造铸银局，其花纹年号，式样成色，皆照广东铸造，增置大圆。由督抚选精明廉吏专司此局。厚其薪水，严其刑罚。督抚以时月抽提户部，以化学核验。他日矿产既盛，增铸金钱，抵禁洋圆，改铸钱两。令严而民信，可以塞漏卮，而存正朔矣。此铸银宜行者五。

我朝公牍文移，谕旨奏摺，皆由塘驿泛铺传递，而军务加紧，又有驿马遍布天下。设官数百，养夫数万，岁费帑三百万两，而民间书札不得过问。资费厚重，犹复远寄艰难，消息沉浮，不便甚矣！查美国有邮政局寄带公私文书，境内之信费钱二十，马车急递，应时无失，民咸便之，而岁入一千六百余万。我中国人四万万，书信更多，若设邮政局以官领之，递及私书，给以样凭，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易通，见闻易广，而进坐收千余万之款，退可省三万百之驿，上之利国，下之便民，此邮政宜行六。

行此六者，国不患贫矣。然百姓匮乏，国无以为富也。中国生齿，自道光时已四万万，今经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此数，而工商不兴，生计困蹙。或散之他国为人奴隶，或啸聚草泽，蠹害乡邑，虽无外患，内忧已亟。夫民以国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

天下百物皆出于农，我皇上躬耕，皇后亲蚕，董劝至矣，而田之官未立，土化之学不进。北方则苦水利不辟，物产无多，南方则患生齿日繁，地势有限。遇水旱不时，流离沟壑，尤有哀痛。亟宜思良法以救之。外国讲求树艺，城邑聚落，皆有农学会，察土质，办物宜。入会则自百谷花木，果蔬牛羊牧畜，皆比其优劣，而旌其异等。田样各等，机车各式，农夫人人可以讲求。鸟粪可以肥培壅，电气可以速长成，沸汤可以暖地脉，玻璃罩可以御寒气。刈禾则一人可兼数百工，播种则一日可以三百亩。择种一粒，可收一万八百粒，千粒可食人一岁，二亩可养人一家。瘠坏可变为腴壤，小种变为大种，一熟可为数熟。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择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簿，国家助之。比较则弃苦而从良，鼓舞则用新而去旧，农业自盛。若丝茶为中国独擅，恃其大利，而近年意大利、法兰西、日本皆讲蚕桑，印度、锡兰茶叶与吾敌。夺我之利，致吾衰减至千余万。而吾养蚕未善，种茶未广，再不讲求，中国之利源塞矣。宜设丝茶局，开丝茶学会，力求振兴，推求各省。其余东南种绵蔗，西北讲牧畜棉以纺织。蔗以为糖，牛毛之毳，可以织呢绒毡毯。以及沙漠可以开河种树，海滨可以渔网取鱼。种树之利，俄在西伯利部岁入数百万，渔人之计，美之沿海可得千余万。今材木之运，罐头之鱼，中

国销流甚盛，宜有以抵拒之。又美国养蜂，西人以为能尽其利，所入等于旧金山之金矿，宜有以鼓劝之。此农务宜行一也。

《周官》考工，《中庸》劝工。诸葛治蜀，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管仲治齐，三服女工，衣被天下。大牛之制，指南之车，富强之效也。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自嘉庆十二年英人始制轮船，道光十二年即犯我广州，遂辟诸洲属地四万里。自道光二十五年后铁路创成。俄人以光绪二年筑铁路于黑海、里海开辟基洼、阿尔霸等国六千里。其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铜、留声筒、轻气球、电气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舰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器之局。近者各直省渐为增设，而只守旧式，绝无精思，创为新法。盖国家未尝教之也。宜令各州县咸设考工院，译外国制造之书，选通测算学童，分门肄习，入制造厂阅历数年。工院既多，图器渐广，见闻日辟，制造日新，制图绘贴说，呈之有司，验其有司，给以执照，旌以功牌，许其专利。工人自为身名，必殫精竭虑，以求新制。枪炮之利，器用之精，必有以应国家之用者。彼克虏伯炮，毛瑟枪，为万国所必需，皆民造也。查美国岁给新器功牌一万三千余，英国三千余，法国千余，德国八百，奥国六百，意国四百，比利时、连国、瑞士皆二百余，俄国仅百余，故美之富，冠绝五洲。劝工之法，莫善于此。此劝工宜行二也。

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地利，易之则困敝。故管仲以轻重强齐国，马希范以工商立湖南。且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弊，盖在此也。今外国鸦片之耗我，岁凡三千三百万，此则人尽痛恨之，岂知洋纱洋布，岁耗凡五千三百万。洋布之外，用物如洋绸、洋缎、洋呢、漳绒，羽纱、毡毯、手巾、花边、钮扣、针、线、伞、灯、颜料、箱篋、磁器、牙刷、牙粉、胰皂、火油，食物若咖啡、吕宋烟、夏湾拿烟、纸卷、烟纸、鼻烟、酒、火腿、洋肉脯、洋饼、洋糖、洋盐、药水、丸粉、洋干糖、洋水果、及煤、铁、铅、铜、马口铁、材料、木器、钟表、日规、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灯、自来水、玻璃镜、照片、好玩淫巧之具，家置户有，人多好之。乃至新疆、西藏亦皆销流，耗我以万万计。而我自丝茶减色，不敌鸦片，其余自草帽辫、驼毛、羊皮、大黄、麝香、药料、绸缎、磁器、杂货不值三千万，值得其洋布之半数。而吾民内地则有厘捐，出口则有重税，彼皆无之。吾物产虽盛，岁出万万，合五十年计之，已耗万兆，吾商安得不穷。今日本且欲通及苏、杭、重庆、梧州，又加二万万之偿款，吾民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即无外患，必有不可

言者。似宜特设通商院，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经营其事。今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厂，而以商务大臣统之，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商学者何？地球各国贸易条理繁多，商人愚陋，不能周识，宜译外国商学之书，选人学习，遍教直省，知识乃开，然后可收外国之利。商会者何？一人之识未周，不若合众议，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务乃可远及四洲。明时葡萄牙之通澳门，荷兰之收南洋，英人乾隆时之取印度，道光时之犯广州，非其政府之力，乃其公司之权。盖民力既合，有国助之，不独可以富贵，且可以辟地。商会所关，亦不少矣。比较厂者何？泰西赛会，非骋游乐，所以广见闻，发心思，辨良苦。凡物有比较，优劣易见，则劣者滞消，而优者必行。彼之货物流行中土，良由此法。今我并宜设立此厂。于是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上海造纸，关东卷烟，景德制窑，苏杭织造，北地开葡萄园以酿酒，山东制野蚕茧以成丝，江北改土棉而纺纱，南方广蔗园而制糖，皆与洋货比较，精妙华彩，务溢其上。又令吾领其事，探其所好，投其所欲，更出新制，且以夺其利，敌其货而已。然后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灭出口之税以扩商务。此外发金银铁煤之利，足以夺五洲，制台舰枪炮之精，可以横四海。故惠商宜行三也。

我生齿既繁，铁路未开，运货为难。即以北口之皮，京师之煤，天津之货，作货者人四百，而运货者人六百。主之者少，食之者多。其余穷困无业，游散无赖，所在皆是。京师四方观望，而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残疾，无人收恤，废死道路，日日而有，公卿士夫，车声隆隆，接轸不问，直省亦然，此皆皇上赤子也。皇上不忍匹夫之失所，但九重深居，清道乃出，不知之耳。若亲见其呼号，无数脓疮卧道，岂忍目睹乎！以一人而养天下，势所不给，宜设法收恤之。恤之之法，一曰移民垦荒。西北诸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旷疏益甚，人迹既少，地利益以不开。早谋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实边防，非止养贫民而已。移有三，曰罪遣。今俄国徙希利尼党于西伯利部，而西北利部以开。曰认耕。英之客拿大，新疆、般鸟各岛，美之密士必失河，东南各省，巴西全国是也。曰贸迁。荷兰南洋诸岛，皆商留者也，英自移民之后，辟地过本国七十倍，民益繁盛，岂有苦其生齿之繁而弃之。今我民穷困，游散最多，为美人佣奴，然犹不许，且以见逐，澳洲南洋各岛效之，数百倍之民失业来归，何以安置？不及早图，或为盗贼，或为间谍，不可收拾。今铁路未成，迁民未易，若铁路成后，专派大臣以任此事，予以谋生之路，共有乐土之安。百姓乐生，边境丰实，一举数善，莫美于此。二曰教工。《周礼》有里布以罚不毛，圜土以警游惰。游民无赖，小之作奸，大之为盗。宜令州县设立警惰院，选善堂绅董司之。凡无业游民，皆入其中，择其所能，教以艺业。绅董以

其工业鬻给其食，十一取之，以充经费，限禁出入，皆有程度。其有大工大役，以军法部署，俾充役作。其能改过自新乃放，再犯不赦。其小过犯人，皆附人之，等其轻重，以为岁月。其乞丐之非老弱残疾者，咸收于外院，工作如之。穷民得食，而良民乃安，仁政之施，似难缓此。三曰养穷。鰥寡孤独，疲癃残疾，盲聋喑哑，断者侏儒，民之无告，先王最矜，皆常饷焉。宜令各州县市镇聚落，并设诸院，咸为收养，皆令有司会同善堂，劝筹巨款，妥为经理其事。司经理有效，穷民乐之，联名请奖，许照军功劳绩奖励，则无一夫之失所，其于皇仁岂为小补！民心固结，国势自系于苞桑矣。故恤穷宜行四也。

然富而不教，非为善经，愚而不学，无以广才。是在教民。学校之设选举科科，先王之法盛矣。然魏汉以经学举孝廉，唐宋以词赋重进士，明以八股取士，我朝因之，诵法朱子讲明义理，亦可谓法良美意矣。然功令禁用后世书，则空疏可以成俗，选举皆限之名额，则高才多老名场。况得之则词馆而公卿，偕于旦夕，失之则耆硕不闻征聘，终老茅菅。题难故少困于搭截，知作法而义理额隘，故老逐于科第，求富贵而废其学业。标之甚高，束之甚窄，甚至鉴于明末，因噎废食，上以讲学为禁，下以道学为笑。故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无多。乃至嗜利无耻，荡成风俗，而国家缓急无以为用。法弊至此，亦不得不少变矣。若夫小民识字已寡，或有一省而无礼律之书，一县而无童蒙之馆，其为不教甚矣。

夫天下民多而士少。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产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迁善改过，亦难为治，非覆帱群生之意也。故教有及于士，有逮于民，有明其理，有广其智。能教民则士愈美，能广志则理愈明。今地球既辟，轮路四通，外侮交侵，闭关未得，则万国所学，皆宜讲求。宋臣姚燮谓：我之所为，彼皆知之，彼之所为，我独不闻，安得不为所制乎！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学塾经费，美国乃至八千万。其太学生徒英国乃至一万余。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余种。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余万册，所以开民之智者亦广矣。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之二十，学之经费少于兵饷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

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知之士少则国弱。土耳其天下陆师第一而见削，节度崇道无为而见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武科弓刀步石无用甚矣。王制谓：嬴股肱，决射御。出乡不与士齿，此武后之谬，岂可仍用哉！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楨请废武科，近年词臣潘衍桐请开艺学。今宜改武科为艺学，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

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选。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仍专一经，以为根本。延师教习，各有专门。学政有司，会同院师，试之以经题一论，及专门之业，通半选不限名额，得荐于省学，谓之秀才，比之诸生。五年不成者出学。省学书器益多，见闻益广。学政督抚会同其师，每岁试专门之业，增以经一，史论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选者，不限名额，贡于京师，谓之举人。五年不成学者，出学。京师广延各国教习，图器尤盛。每岁总裁礼部会同大教习试之，其法与省学同，不限名次，及半中选，谓之进士。三年不成者，出学。其进士得还为艺学县总教习，其举人得还分教习，并听人聘用。其诸生得还教其乡学塾，及充作各厂。其文科童试，即以经古场为正场，自占经解一，专门之学一。二场试四书文一，中外策一，诗一，亦及格即取，不限名额。每场考试，人数不过得三百。增设学政，每道一人，可从容尽力矣。其乡会试，头场四书义一，五经解一，诗一，纵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但在讲明义理，宗尚孔子。二场掌故策五道。三场问外国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额。殿试策问，不论楷法，但取直言极谏，条对割切者，入翰林。其文科艺科愿互应者听。其创著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者，皆入翰林。进士授以检讨，举人授以庶吉士，诸生授以待诏，如是则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其余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若能厚筹经费，广加劝募，令乡落咸设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通训诂，名物习，绘图算法，识中外地理，今古史事，则人才不可胜用矣。

《周官》诵方训方，皆考四方之愿，《诗》之《国风》、《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存。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力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劝，庶裨政教。然近日风俗人心坏，更宜讲求挽救之方。盖风俗弊坏，由于无教。士人不励廉耻，而欺诈巧滑之风成；大臣托于畏谨，而苟且废弛之弊作。而六经为有用之书，孔子为经世之学，鲜有负荷宣扬，于是外夷邪教，得起煽惑吾民。直省之间，拜堂棋布，而吾每县仅有孔子一庙，岂不痛哉！

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君，或举学政之选。其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其诸生愿入道学为讲学生，皆分到乡落，讲明孔子之道，筹厚经费。且令各善堂助之，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其道学科，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明

诏励奖，赏给国子监翰林院官衔，助以经费，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予以凭照，令资游历。若在外国建有学堂，聚徒千人，确有明效，给以世爵。余投牒学政，以通语言文字，测绘算法为及格，悉给前例。若南洋一带吾民数百万人，隔圣教，徒为异教诱惑，将沦左衽，皆宜每岛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多领讲学生分为教化。将来圣教施于蛮貊，用夏变夷，在此一举。且藉传教为游历，可谕夷情，可扬国声，莫不尊亲，尤为大义矣。

夫教养之事，皆由国政。而今官制大冗，俸禄太薄，外之则使臣未养，内之则民情不达，若不变通，则无以为养之本也。天下之治，必由乡始。而今知县，选之既不择人望之任，兼责以六曹，下则巡检典史一二人，皆出杂流，岂任民牧，上则藩臬道府，徒增冗员，何关吏治？若京官则自枢垣台谏以外，皆为闲散，各部则自主稿掌印以外，徒糜廩禄。堂官则每署数四，而兼差反多；文书则每日数尺，而例案繁琐。至于鬻及监司，而吏治坏滥极矣。今请首停捐纳，乃改官制，用汉世太守领令长之制，唐代节度兼观察之条，每道设一巡抚，上通章奏，下领知县，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县升为四品，以给御编检郎员及道府之爱民者授之。其巡抚之下，增置参议参军支判，凡道府通同改授此官。其知县之下，分设公曹决曹贼金曹，以州县进士分补其缺。其余诸吏，皆听诸生考充，渐拔曹长，行取郎官。其上总督，皆由巡抚兼管，各因都会，以为重镇。使吏胥之积弊，化为士人，三老之乡官，各由民举。整顿疏通，乃可为治。其京官则太常、光禄、鸿胪，可统于礼部，大理可并于刑部，太仆、兵部、通政可并于察院，其余额外冗官，皆可裁汰，各职一营，不得兼官。章京领天下之事，宜分以诸曹，翰林为近侍之臣，宜轮班顾问。部吏皆听举贡学习，以升郎曹，通政准百僚奏事，以开言路。骍枝既去，宦途甚清。以彼冗糜，增此廩禄，令其达官有以为马牛兼从之费，而后可望以任事。是小吏有以为仰事俯畜之用，而后有责以守廉。若用魏隋之制，予以世禄之田，既体群臣，庶多廉吏。

内弊既除，则外交宜讲。春秋子羽能知四国之为，汉武下诏，求通绝域之使。苏武不辱，富弼能争，列国交争，其任重矣。而今使才未养，不谙外务，重辱国体，为夷讪笑。今宜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之明敏者入者人馆学习。其翰林部曹愿入者听。各国言语文字，政教律法，风俗约章，皆令学习。学成或为游历，或为随员，出为领事，擢为公使，庶几通晓外务，可以折冲。俄日之强也，由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遣英俊子弟，诣彼读书。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习其业，归而变政，故能骤强。我亲藩大臣，世爵与国休戚，启沃圣聪者也，而不出都城，寡能学问，非特不通外国之故，抑且未知日省之为，一旦执政，岂能有补。大臣固守旧法，习为因循，虽利国便民，力阻罢议

，一误再误，国日以替。宜选令游历三年，讲求诸学，归能著书，始授政事。其余分遣品官，激励士庶，出洋学习，或资游历，并给凭照，能著新书，皆为优奖，归授教习，庶开新学。则上之可以赞圣聪，下之可以开风气矣。

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能进补剂，宜除咽疾，使血通脉畅，体气自强。今天下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夫以一省千里之地，而惟督抚一二人，仅通章奏。以百僚士庶之众，而惟枢轴三五人，日见天颜。然且廉堂迴隔，大臣畏谨而不敢言，州县专城，而末由呼吁小民冤抑。故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夫天下万物之繁，封圻千里之广，使督抚枢轴皆是大贤，然是数人者，心思耳目所及，必有未周才力精神之运，必未不逮，以之运骤四海，措置百务，已狭隘不广矣。况知人之哲，自古为难。唐帝失之于共兜，诸葛失之于马谡。任用偶误，一切乖方，而欲倚之以扶危定倾，经营八表，岂不难乎！天下人民四万万，庶士亿万，情伪百端，才智甚广，皇上仅寄耳目于数人，而数人者又畏懦保禄，不敢竭尽，甚且炆灶蔽贤，壅塞圣聪。皇上虽欲通中外之故，达小民之厄，其道无由。名虽尊矣，实则独立于上，遂致有割地弃民之举，皇上亦何乐此独尊为哉？

夫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洪范》之大疑大事，谋及庶人为大同。孟子称进贤杀人，待于国人之皆可。盘庚则命众至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尚书》之四目四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词迁，皆合大众。尝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以通忧共患，给民合志。昔汉有辟征之道之制，宋有给事封驳之条。伏乞特诏颁行海内士民，令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名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施部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制，宣示天下。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知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皇上举此经义，行此旷典，天下鼓舞奔走，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何饷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然后用府兵之法，而后皆可兵，讲铁舰之精，而海可以战。于以恢复琉球，扫荡日本，大雪国耻，耀我威棱。

昔德国相臣毕士麻克，尝以中国之大，冠绝四洲，他日恐为欧罗之患，思与

诸国分之，后以中国因循不足畏，议遂中止。今若百度更新，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之物产，力图自强，此真日本之所大患，毕士麻克之所深忌，而欧罗巴洲诸国所窃忧也。以之西达俄英，南收海岛而有余，何至含垢忍耻，割地款于小夷哉！及今为之，犹可补牢。苟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循因守旧，坐失事机，则诸夷环伺，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必来。后悔欲改作，而大势既坏，不可收拾，虽有圣者，无以善其后矣。

且夫天下大器也，难成而易毁；兆民大众也，难静而易动。故先王懍朽索之馭马，虑天命之无常，战战业业，若懍渊冰。楚庄王之立国也，无日不训讨军实，虑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怠。诸葛亮之佐蜀也，工械究极，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率皆君臣上下，振括摩厉，乃能自立。稍有因循，即怀愍蒙尘，徽钦见虏矣。近日土耳其为回教大国，不变旧法，遂为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为之君。自强为天行之健，志刚为大君之德。《洪范》以弱为六极，《大易》以顺为阴德。诗曰：天之方霁，无为夸毗。说者谓夸毗体柔之人也。伏惟皇上英明天，下武膺运，历鉴复辙，独奋干纲，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破除旧习，更新大政，宗庙幸甚！天下幸甚！夫无事之时，虽勋旧之言不能入，有事之时，虽匹夫之言或可采。举人等，草茅疏逖，何敢妄陈大计，自取罪戾。但同处一家，深虞胥溺。譬犹父有重病，庶孽知医，虽不得汤药亲尝，亦欲将验方呈进。公羊之义，臣子一例。用敢竭尽其愚，惟皇上采择焉。不胜冒昧陨越之至。伏惟代奏皇上圣鉴。谨呈。

☆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后序

号物之大者曰驼象骡马牛，皆彭亨庞巨倍于人体。然而檻之繫之服之乘之，甚且之い之，驼牛马俯江宛转，悲啼痛苦，受繫缚驾乘い，而呼号终莫救，仇怨终莫雪者何哉？为其弱也。牛马无罪无辜，服勤供役，劳亦甚矣，而不免宰割者何哉？为其愚也。书曰：兼弱攻昧，既弱既昧，自召兼攻，奈之何哉？

尝考三千年青史氏之册，五大洲万国志，若刘石之破洛阳，耶律氏之取石晋，金鞞离不之破汴，驱虏拆掠，有若犬羊，断殊骨肉，宛转道路，托命异类，寄生鼎俎。当此之时，其与象驼牛马之受繫维，驾乘割，岂有异哉！岂有异哉！彼马基顿之破波斯，回教突厥之破罗马，及近者泰西之分非洲，虏掠凌暴，异种殊族，皆以愚弱被吞食者。然则天道无知，惟佑强者。《易》首系乾，以自强不息。《洪范》六极，弱居极下。盖弱强也，虽圣人亦有不能不奉天者欤？然则惟有自强而已。

夫强者有二，有力强，有智强。虎豹之猛，而扼于人。虎豹不能学问考论则愚，人能学问考论则智，是智胜之也。至于天地鬼物，昆虫草木，莫不考论则益智。故贵学。美人学会繁盛，立国百年而著书立说，多于希腊、罗马三千年，故兵仅二万，而万国莫敢谁何，此以智强也。夫物单则弱，兼则强，至累重什百千万亿兆京垓之，则益强。荀子言物不能群，人能群，象马牛驼不能群，故人得制焉。如使能群，则至微之蝗，群飞蔽天，天下畏焉，况莫大之象焉，而能群乎？故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累万亿兆人智，人则强莫与京。吾中国地合欧洲民众倍之，可谓庞大魁巨矣。而吞割于日本。盖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过也。今者思自保之，在学群之。

昔在京师，既与诸君子开会，以讲中国自强之学，朝士集者百数，然犹未足合天下之才。海内耆贤通学，捧手推襟，欲推广京师之会，择合群之地而益宏厥规则。沪上总南北之汇，为士夫所走集，乃集中外之图书器艺，集南北之通人志士，讲习其间，而因推行于直省焉。凡吾神明之胄，衣冠之族，思保其教，思保其类以免为象驼牛马之受槛繫割，岂无同心乎？抑其甘沦异类耶？其诸有乐于会友辅仁欤？仁者何仁？吾神明之胄，先圣孔子教非之欤？

○应诏统筹全局疏

窃顷者德人割据胶洲，俄人窥伺旅大，诸国环伺，岌岌待亡。自甲午和议成后，臣累上书，极陈时危，力请变法，格未得达，旋即告归。土室抚膺，闭门泣血，未及三年，遂有兹变。臣万里浮海，再诣阙廷。荷蒙皇上不弃刍蕘，特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传询，问以大计。复命具摺上陈，并宣取臣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进呈御览。此盖历朝未有之异数，而大圣人采及葑菲之盛德也。臣愚何人，受此殊遇，遭际时艰，敢不竭尽其余，以备采择。

臣闻方今大地守旧之国，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有次第胁割其土地人民而亡之者，波兰是也。有尽取其利权，一举而亡之者缅甸是也。有尽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者，安南是也。有收其利权而后亡之者，印度是也。有握其利权，而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是也。我今无士无兵，无饷无船无械。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惟敌之命，听客取求，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矣。后此之变，臣不忍言。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睹矣。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皇上与诸臣诚审知其病之根原，则救病之方，即在是矣。

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统一垂裳之法

，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而沦胥者也。《大学》言：日新又新。孟子称：新子之国。《论语》孝子毋改父道，不过三年。然则三年之后，必改可知。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敝政，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于祖宗之法，固已诬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殆不待辨矣。虽然，欲变法矣，而国是未定，众论不一，何从而能舍旧图新哉？

夫国之有是，犹船之有舵，方之有针，所以决一国之趋向，而定天下之从违者也。若针之子午未定，舵之东西游移，则徘徊莫适，怅怅何之。行者不知所从，居者不知所往。放乎中流而莫知所休，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极。以此而驾横海之大航，破滔天之巨浪，而适遭风沙大雾之加交，安有不沉溺者哉？今朝廷非不稍变法矣。然皇上行之，而大臣挠之。才士言之，而旧僚攻之。不以为用夷变夏，则以为变乱祖制。谣谤并起，水火相攻。以此而求变法之有效，犹却行而求及前也，必不可得矣。皇上既审时势之不能不变，知旧法之不能不除。臣请皇上断自圣心，先定国是而已。国是既定矣，然下手之方，其本末轻重，刚柔缓急不同。措置之宜，其规模条理，纲领节目大异，稍有乖误，亦无成功。

臣愚尝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与今既远。臣愿皇上日读《孟子》，师其爱民之心。汉唐宋明之沿革可采，但列国与一统迥异。臣愿皇上上考《管子》，师其经国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共和，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然求其与地不远，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若名书佳画，墨迹尚存，而易于临摹。如宫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铺设，则莫如取鉴于日本之维新矣。

日本之始也，其守旧攘夷与我同，其幕府封建与我异。其国君守府，变法更难。然而成功甚速者，则以变法之始，趋向之方针定，措施之条理得也。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事。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其誓文在决万几于公论，采万国之良法。协国民之同心，无分种族；一上下之议论，无论藩庶。令群臣咸誓言上表，革面相从。于是国是定而议论一矣。召天下之征士贡士，咸上书于对策所，五日一见，称旨者擢用，于是下情通而群才进矣。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预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

议详而章程密矣。日本之强，效原于此。

皇上若决定变法，请先举三者，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令群臣具名上表，咸革旧习，龟勉维新，否则自陈免官，以激厉众志，一定舆论。设上书所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其群僚言事，咸许自达，无得由堂官代递，以致阻挠。其有称旨者，召见察问，量才擢用。则下情咸通，群才辐辏矣。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议皆平等，略如圣祖设南书房，世宗设军机处例。皇上每日亲临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当存？何者当删？损益庶政，重定章程，然后敷布施行，乃不谬紊。

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然跪对顷刻，未能谋议，但为喉舌之司，未当论思之寄。若部寺督抚，仅为行政之官。譬于手足，但供奔持，岂预谋议！且部臣以守例为职，而以新政与之议，事既违例，势必反驳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参谋猷哉！

近者新政多下总署，总署但任外交，岂能兼营商务！况员多年老，或兼数差，共议新政，取决俄顷，欲其详美，势必不能。若御史为耳目之官，刑曹当司法之寄，百官皆备，而独无左右谋议之人，专任论思之寄。然而新政之行否，实关军国之安危。而言者妄请施行，主者不知别择，无专司为之讨论，无宪政为之著明，浪付有司，听其抑扬。恶之者驳诘而不行，决之者仓卒而不尽。依违者狐疑而莫定，从之者条画而不详。是犹范人之形，有头目手足口舌身体，而独无心思，必至冥行埴，颠倒狂瞽而后已。以此而求新政之能行，岂可得哉！故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然今之部寺，率皆守旧之官，骤予改革，势实难行。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

一曰法律局。外人来者，自治其民，不与我平等之权利，实为非常之国耻。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规不同故也。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能骤行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西人皆极详明。既不能闭关绝市，则通商交际，势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无律法，吏民无所率从，必致更滋百弊。且各种新法，皆我所夙无，而事势所宜，可补我所未备。故宜有专司采定各律，以定率从。二曰度支局。我国地比欧洲，人数倍之。然患贫实甚，所入乃下等于智利、希腊小国，无理财之政故也。西人新法，纸币，银行，印税，证券，讼纸，信纸，烟酒税，矿产，山林，公债，皆致万万，多我所无，宜开新局专任之。三曰学校局。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中学，各府县立小学，及专门各学，若海陆医学律学师范学，编译西书，分定课级，非礼部所能办，宜立局而责

成焉。四曰农局。举国之农田山林水产畜牧，料量其土宜，讲求其进步改良焉。五曰工局。司举国之制造机器美术，特许其新制而鼓励之。其船舶市场，新造之桥梁堤岸道路咸属焉。六曰商局。举国之商务商学商会商情商货商律，专任讲求激励之。七曰铁路局。举国之应修铁路，绘图定例权限咸属焉。八曰邮政局。举国皆行邮政以通信，命各省府县乡，咸立分局，并电线属焉。九曰矿务局。举国之矿产税矿学属焉。十曰游会局。凡举国各政会学会教会游历游学各国会，司其政律而鼓舞之。十一曰陆军局。选编国民为兵，而司其教练，十二曰海军局。治铁舰练军之事。十二局设，庶政可得而举矣。然国政之立，皆以为民。民政不举，等于具文而已。

夫地方之治，皆起于民，而自县令之下，仅一二簿尉杂流，未尝托以民治。县令任重而选贱，俸薄而官卑，自治狱催科外，余皆置之度外。其上乃有藩臬道府之辖，经累四重，乃至督抚，而后达于上。藩臬道府，拱手无事，皆为冗员，徒增文书费厚禄而已。一省事权，皆在督抚，然必久累资劳，乃至此位。地大事繁，年老精衰，旧制且望而生畏，望其讲求新政而举行之，必不可得。向者学堂农商之诏累下矣，而各直省多以空文塞责，亦可见矣。日本以知县上隶于国，汉制百郡以太守上达天子。我地大不能同日本，宜用汉制，每道设一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其事。用南书房及学政例，自一品至七品京朝官，皆可为之，准其专折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用出使例，听其自辟参赞随员，俾其指臂收得人之助。其本道有才者，即可特授。否则开缺另候简用，即以道缺给之。先拨厘税，俾其创办新政。每县设民政分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除刑狱赋税，暂时仍归知县外，凡地图户口道路山林学校农工商务卫生警捕，皆次第举行。三月而备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成效。如此则内外并举，臂指灵通。宪章草定，奉行有准，然后爰法可成，新政有效也。

若夫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大译西书，游学外国，以得新学。厚禄俸以养廉耻，变通科举以育人才，皆宜先行者。犹虑强邻四逼，不能容我从容图治也。且我民穷国匮，新政何以举行？闻日本之变法也，先行纸币，立银行，财泉通流，遂以足维新之用。今宜大筹数万万之款，立局以造纸币，各省分设银行。用印度田税之法，仿各国印花之税。我地大物博，可增十倍。然后郡县遍立各种学堂，沿海急设武备学院，大购铁舰五十艘，急练民兵百万，则气象丕变，维新有图。虽不敢望自强，亦庶几可以自保。臣愚夙夜忧国，统筹大局，思之至详。其能举而行之，惟皇上之明，其不能举而行之，惟诸臣之罪。时陆国危，谨竭愚诚。伏乞皇上圣鉴。谨呈。

○日本书目志序

圣人譬之医也。医之为方，因病而发药，若病变则方亦变矣。圣人之为治法

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孔子作六经而归于《易》、《春秋》。《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孔子虑人之守旧方而医变症也，其害将至于死亡也。《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质三统焉，条理循详，以待后世之穷而采用之。

呜呼！孔子之虑深以周哉！吾中国，大地之名国也，今则耗矣。哀哉！以大地万国皆更新，而中国尚守旧故也。伊尹，古能治病国者也，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汤受其教，故言日新又新。积池水而不易，则臭腐兴，身面不沐浴，则垢秽盈。大地无风之扫荡改易，则万物不生。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黯，新则洁，旧则败，天之理也。今中国亦汲汲思自强而改其旧矣。而尊资使格，耆老在位之风未去，楷书割截之文，弓刀步石之制未除。补缀其一二，以具文行之，譬补漏糊纸于覆屋破船之下，亦终必亡而已矣。即使扫除震荡，摧陷其旧习而更张之。

然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业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士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而吾数百万之吏士，问以大地道理国土，人民物产，茫茫如堕烟雾，瞪目挤舌不能语。况生物心伦质化光电重农工商矿之有专学新书哉！其未开径路固也。故欲开矿而无矿学，无矿书。欲种植而无植物学，无植物书。欲牧畜而无牧学，无牧书。欲制造而无工学，无工书。欲振商业而无商业，无商书。仍用旧法而已。则就开矿言之，亏败已多矣。泰西于各学，以数百年考之，以数十国学士讲之，以功牌科第激励之。其堂室门户，条秩精详，而冥冥入微矣。吾中国今乃始舍而自讲之，非数百年不能至其域也。彼作室而我居之，彼耕稼而我食之，至逸而至速，决无舍而别讲之理也。今吾中国之于大地万国也，譬犹泛万石之木航，与群铁舰争胜于沧海也。而舵上榜人，皆盲人瞽者，黑夜无火，昧昧然操舵于烟雾中。即无敌船之攻，其遭风涛砂石之破可必也。况环百数习于出没波涛之铁舰，而舵工榜人皆渔户为之，明灯火张旌旗而来攻，其能待我从容求火乎？然今及诸舰之未来攻也，吾速以金蓖刮目，槐柳取火，尤不容缓也。然即欲刮目取火以求明矣。而泰西百年来诸业之书，万百亿千，吾中人识西文者寡。待吾数百万吏士识西文而后读之，是待百年而后可，则吾终无张灯之一日也。故今日欲自强，惟有译书而已。

今之公卿明达者，亦有知译书者矣。曾文正公之开制造局以译书也，三十年矣，仅百余种耳。今即使各省并起，而延致泰西博学专门之士，岁非数千金不能得一人。得一人矣，而不能通中国语言文字，犹不能译也。西人有通学游于

中国，而通吾之语言文字，自一二教士外，无几人焉。则欲译泰西诸学之要书，亦必待之百年而后可。彼环数十国之狡焉思启者，岂能久待乎！是诸学终不可得兴，而终不能求明而自强也。夫中国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欲开农工商矿之学，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凡此诸学，中国皆无其书，必待士人之识泰西文字，然后学之。泰西文字，非七年不可通，人士安得尽人通其学。不待识泰西文字而通其学，非译书不可。译书非二十行省并兴不可。即二十行省尽兴而译之矣，译人有人矣，而吾国岌岌，安得此从容之岁月！

然则法终不能变，而国终不可强也。康有为昧昧思之曰：“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泰西之变法至迟也，故自倍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艺乃成。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俄远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使敏明士人习其文字，数月而通矣。于是尽译其书，译其书者而刻之，布之海内，以数年之期，数万之金，而泰西数百年数万万人新得之学举在是。吾数百万之吏士识字之人，皆可以讲求之。然后致之学校以教之，或崇之科举以励之，天下响风，文学辐凑，而才不可胜用矣。于是言矿学而矿无不开，言农工商而业无不新，言化光电重天文地理，而无微之不入也。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士，四万万之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可待也。

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与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迺者购铁舰枪炮，筑营垒以万万计，而挫于区区之日本，公卿士夫，恐惧震动，几不成国。若夫一铁舰之费，数百万矣，一克虏伯炮之微，费数万金矣。夫以数金可译书，以开四万万人之智，以为百度之本，自强之谋，而不为。而徒为购一二炮以为赍敌藉寇之资，其为智愚何如也？呜呼！日人之祸，吾自戊子上书言之。曲突徙薪，不达而归。欲结会以译日书久矣，而力薄不能成也。呜呼！使吾会成，日书尽译，上之公卿，散之天下，岂有割台之事乎？故今日其可以布衣而存国也。然今不早图，又将为台湾之续矣。吾译书之会，不知何日成也？窃悯夫公卿忧国者，为力至易，取效至捷，而不知为之也。购求日本书至多，为撰提要，欲吾人共通之。因《汉志》之例，撮其精要，剪其无用，先著简明之目，以待忧国者求焉。

☆谭嗣同○史例自叙

韩宣子观《易》象《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故凡纪载皆史，而礼则由以著焉者也。少受易，因及三礼，于《春秋》独不喜言例。以为例者史臣之通法，非圣人褒贬之精意所存。顾于杜元凯《释例》数数观之。以为例者，非圣人褒贬之精意所存，固史臣之通法也。法具而史明，史明而礼起。圣人吾不得见之矣，秉此失其鲜乎？尝病条目疏简，又月夺不完，不足规周公制作之全，而给后世纪传之用。辄研校四库辑本，罗列杜氏所释，辅以《陆氏春秋》《集传纂》例《刘氏春秋传说》例，益推衍伦类，广求诸经史百家，择其尤雅，详以训诂小学，阐说字义，本诸《易》以究天人古今之变，而一折衷于礼。疏别部居，附于诸例之后。于以补阙略，通废滞，俾学者不失依据，傥云万一焉。乃若崔氏之《本例》及《例要》，张氏之《五礼例宗》，丁氏之《公羊释例》，许氏之《谷梁释例》，说人人殊。今专标史例，非曰治经，故揽取言例之最先者，而余不悉及。

夫《易》言变者也，《礼》，不变者也。变者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所谓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也。故笔削微显，不惟其文惟其道，圣人之《春秋》以之。不变者质文损益，万变不离其宗，所谓发凡正例也。故科律严谨，皆足以远示来裔，史臣之例以之。欲发其例，必先稽以小学。著其指事类情之所在，然后绸绎史籍，征信于三代两汉之书。于《礼》得其体，于《易》得其通。史学固然，凡学莫不然也。神而明之，又岂例云例云而已。

○城南思旧铭并叙

往八九岁时，读书京师宣武城南，塾师为大兴韩荪农先生，余伯兄仲兄咸在焉。地绝萧旷，巷无居人，屋二三椽，清洁乏纤尘。后临荒野曰南下洼。广周数十里，苇塘麦陇，平远若未始有极。西山晚晴，翠色照地，雉堞隐然高下，不绝如带。又如去雁横列，霏微天末。城中鲜隙地，民间埋葬，举归于此。蓬颗累累，坑谷皆满，至不可容，则叠瘞于上。甚且掘其无主者，委骸草莽，埋殍助虐，穿冢以嬉，髑髅如瓜，转徙道路。加北俗多忌，厝棺中野，两日蚀漏，谷含谷牙洞开。故城南少人而多鬼。余夜读，闻白杨号风，闲杂鬼啸，大恐。往奔两兄，则皆抚慰而呵煦之。然名胜如龙泉寺、龙爪槐、陶然亭，瑶台，枣林，皆参错其间，暇即挽两兄挈以游。伯兄严重不常出，出则健步独往，侪辈皆莫能及。仲兄通亾兑喜事，屡险轻矫，陂池泽藪，靡不探索。城隅井甘冽，辇以致远，穀鸣啾啾，和以吟虫凄楚，动人肝脾。当夫清秋水落，万苇折霜，毁庙无瓦，偶像露坐，蔓草被径，阒不逢人，婆娑宰树，唏不自胜。欣欣即路，惘然以归。仆本恨人，僮年已尔乎？顾成人同游，盖莫不尔，皋坏使乐，而墟墓生哀，抑所处殊也。

自伯兄不禄，韩师旋奄忽即世，余绝迹城南十有五年。后携从子传简入京师

，寻所经历，一一示传简，且言余之悲。传简都不省。意颇怅恨，以为非仲兄无足以语此。而仲兄竟歿，素车星奔，取道南下洼，佛寺梵呗，钟磬朗澈，参以目所睹，瞿然大惊，谓是畴昔，徐悟其非，一恸几绝。今传简歿又四年，余于城南乌乎忘情，又乌乎与言哉！湖广义园，亦城南僻壤也。亲属歿京师，寄葬园中，岁时持鸡酒麦饭上冢。俗礼乘小车白布盖，纸钱飘左右，及冢，挂纸钱树枝，男妇皆白衣冠再拜哭祭。祭已，哭益哀，良久乃去。有少妇弱子，伏地哭不起，供具又倍盛，则新冢也。

方余读书城南，际春蛙啼雨，棠梨作华，哭声殷野，纸灰时时飞入庭院，即知清明时矣。起随家人上冢，已必游于大悲院。院邻义园，其僧与余兄弟久故，导余偏复奥曲。僧墓兆数十顷，众木翳之，昏鸦欢[A14B]，弥见虚静。蓬蒿长或蔽人，雉兔窜跃蓬蒿中。归受高菊间诗，至“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触其机才昏，哽噎不复成诵。塾师骇责，究其所以，复不能自列。长大举问仲兄，兄恍然有间。乃日三复令骨肉增重。乌！其曷已于思，抑曷已于铭？

峨峨华屋，冥冥邱山。人之既徂，鬼鸣其间。日鬼来前，予识汝声。二十之年，汝唱予听。予于汝旧，汝弗予撻。昔予闻汝，雍穆群从。妄谓永保，交不汝重。岿然惟汝，孑然亦予。予其汝舍，予又奚趋。星明在天，雾暗覆野。被发走呼，寂无应者。噫嘻吁嗟！予察厥原。汝之不{郭}，汝亦匪存。寒暑晦明，来以赓去。人道已然，鬼独能故，岂无需鬼々？新死者。岂不十十？，后寒之骨。噫嘻吁嗟！鬼无故人。忧谁与写，不辍如焚。卷地沙飞，索群兽寒。缺碣眠陇，白露弥阡。我之人兮，于兹焉托？面土厚丈，长幽不{郭}，酹酒荆榛，畴言可作。缅怀平生，亦富悲冤。泪酸在腹，赍以入泉。泉下何有？翳翳昏昏。息我以死，乃决其藩。闵予之留，实肩斯况。豪乐纤哀，奔会来向。明明城南，如何云忘。城南明明，千里恻怆！

○报贝元征书

元征仁兄足下，无恙。霜英遂徂，抚序曾喟，况乃远道，云胡不思？

昔奉弟一书，会尊舅氏王先生辱过，发咸共省，薄言永叹。以谓足下资性卓绝，造德隆崇，出之渊渊，等辈咸伏。犹尚戢翼天衢，纤步尘鞅，兼抱齐衰之戚。空谷涟沍，同方雅故，畴不乡风仁爰邑乎！溯曩岁盘簪之盛，既皆睽迸。王先生复之官山东，于兹朝发，居今谈昔，相与不欢而罢。以足下遂当西迈，振策在涂，故不以时报，谅之谅之。

旋奉弟二书，猥荷包蒙，存问周挚，感不可已。所布诸书，分达如{上日}，爪霖顷上京师，还当畀之。足下改辕河南，允云胜算。既近尊外舅蔚庐先生之德光，又中原山川纯厚，益以自敦其蕴。比当税息嵩高，敷赋梁苑，一遨一

观，蔑非进道之资矣。然则砭顽之责，足下宜为嗣同肩之，乃反见督耶？谨斋心以俟。

今奉第三书，忠告谏言，果如私望。然又咎己进止不决，有类谏[B220]。夫事有万端，遇之者一，万无适形，一有定理。迨遇随事改，理以赴形，固非立乎其先者所能钩取逆观。宦学遐土，去留殆难自由，称心而言，无嫌参差也。嗣同神形疏放，靡有羁束，恒妄冀不即弃于大雅，时复攻所阙略。饥渴情卜畜，匪异朝昔，往所酬^十，尚未履其侈心。今闻纷扰之规，恢扩宏义，开通鄙怀，不惜降志自责，宛曲引喻，揽察艾萧，中臣要害。此诚嗣同毕岁营营，期自制而不能者。获足下毅色呵止，为之涤衷易情。识奋勉之攸在，敢不钦登嘉观，不惭以忻。特虑意久且懈，违谬厥初。和缓逝而疾复萌，电雷收而震遂泥。素丝何常，惟所染之。故忻者今兹，而惭者来日也。乃若足下自状，愚以为降志相诱，非其本怀。何者？足下降质纯一，夙德坚定，似与嗣同微反，而失亦因之。嗣同失既在此，则足下之失宜在彼矣。此对待之说也。且嗣同之失，往往不自觉，而足下自能省察如此，此又疏密之辨也。讯病推原，然与不然与？

夫大《易》观象，变动不居，四序相宣，匪用其故。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汤以日新为三省，孔以日新为盛德。川上逝者之叹，水哉水哉之取，惟日新故也。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已生之天地，今日是也，亦日新故也。喜怒哀乐，发不中节，不必其乖戾也。方其机已勃兴于后，乃其情犹执滞于前。何异鸿鹄翔于万仞，而罗者视乎藪泽。则势常处于不及矣。智名勇功，儒者弗重，不必其卑狭也。方其事之终成，即其害之始伏，何异日夜相代乎？前而藏舟自谓已固，则患且发于无方矣，此又皆不新故也。早岁之盛强，晚岁已成衰弱。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化腐臭。道限之以无穷，学造之以不已，庸詎有一义之可概，一德之可得乎？常异善岂一而已，择之何云固执。俯仰寻思，因知固执乎此，将以更择乎彼。不得守者固不足以言战，不能进者抑岂能长保不退耶？此拳拳服膺之颜子，必待欲罢不能而后纯。惟恐有闻之仲氏，且闻何足以臧而后进也。圣人重言性天，非能之而不言，殆亦言之而不能。盖日新者行之而后见，泛然言之，徒滋陈迹而已。庄生者，疏人也，然其行文时近日新，为其自言之而旋自驳之也。

嗣同之纷扰，殆坐欲新而卒不能新。其故由性急而又不乐小成。不乐小成，是其所长，性急是其所短。性急则欲速，欲速则躐等。欲速躐等，则终无所不得。不得已又顾而之它。又无所得，则又它顾。且失且徙，益徙益失。此其弊在不循其序，所以自纷自扰而无底止也。夫不已者日新之本体，循序者日新之实用。颇思以循序自救，而以不已赠足下。不已则必不主故常而日新矣。墨墨乎株守，岂有一当哉！然在足下自治甚严，自观甚密，觉万一有近似于纷扰者

。嗣同至愚极妄，以为乃明之未融，非守之不确。若夫读书忙乱，少沈潜玩索之味，此病不难医。苟挥斥箸书工文之念，霍然立瘳矣。

嗣同深感不遗在远之惠，又恃往日挚爱之雅，妄欲上慕仲颜赠处之风，下规苏李倡和之美，远取圣贤之所龟勉，近陈彼己之所忧患，竭心尽言，忘其自丑，将以大叩，敢云浅报。加久冻新煦，品汇向苏，筋力畅固，视听精明，兴至命笔，已不能休。故曼衍尔尔，世俗笺十，都不复效。惟时时思闻德音，少解独学岑寂。谭嗣同谨上。

○报邹岳生书

来书谨悉。每念足下忧贫甚切，窃以为过矣。人生世间，天必有以困之。以天下事困圣贤困英雄，以道德文章困士人，以功名困仕宦，以货利困商贾，以衣食困庸夫。天必欲困之，我必不为所困，是在局中人自悟耳。夫不为所困，岂必舍天下事与夫道德文章功名货利衣食而不顾哉？亦惟尽所当为。其得失利害，未足撓我之心，强为其善，成功则天，此孟子所以告滕文也。可见事至于极，虽圣贤亦惟任之而已。况足下之事，尚未至于极哉。天壤间自多乐趣，安用此长戚戚为耶！又如某事，嗣同不过随意行之，初无成见，亦不预期其将来如何，纯任自然，未必不合圣人绝四之道。故遇事素无把握，惟发端则以此心有愧无愧为衡。若某事，请代思之，其有愧乎？其无愧乎？至足下所虑，是诚不可解矣。昌黎伯夷颂曰：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天下一人而已。盖古人以理为断，不闻以人言为断。心为我之心，安能听转移于毁誉哉！倘足下必欲止此事，则请深思至理之极以相晓，便当伏首听命也。

○报刘淞芙书

淞芙仁兄足下，奉来教论陶靖节诗，与嗣同所见，若重规叠矩。今更申之。真西山称陶公学本经术，最为特识。足下所举区区诸老翁云云。他若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醇。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皆为证，而嗣同尤有谬解，以谓陶公慷慨悲歌之士，非无意于世。世以冲澹目之，失远矣。朱子据箕子荆轲诸篇，识其非冲澹人。今案其诗，不仅此也。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明可以无死之故也。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怀宝而无其时也。伤己感时，衷情如诉，真可以泣鬼神，裂金石。兴亡之际，盖难言之。使不幸居晋之高位，则铮铮以烈鸣矣。今其诗又觉中正和平，斯其涵养深纯，经术之效也。张南轩讥其委心之言，不知皆其不得已而托焉者也。且南轩能知其所委为何心乎？后此若王、孟、韦、柳、储、苏、特各各成家，于陶无涉。浅者辄曰：原出于陶，真皮相之言也。尝谓学诗宜穷经，方不为浮辞所囿。闻者或不信之。今于陶公既验其然矣。即有宋儒先以性理为诗，至为才士訾诟。然平心论之，惟《击壤集》中有过于俚率者。至于朱子陈白沙，于声调排

偶之中，仍不乏超然自得之致，此诣又何易几及也。同县蔚庐瓣姜两先生，实能出风入雅，振前贤未坠之绪。瓣姜先生雅自秘惜，不欲以此皮肤粗迹，表衽暴于人，故传钞未广。以愚观之，经义湛深，柴桑后未尝有也。蔚庐先生称心而言，绝无依傍，雍容真挚，适肖其中之所存。《翠华》、《黄屋》、《屯蒙隐见》诸篇，非学穷奥域，贯彻天人，亦乌能言之。我辈兀兀雕镌声律，殆终无以企之矣。谨检以呈阅。惟知德者乃能知言，当不责其阿好。

嗣同昔有妄言，后世无乐，文辞即乐。善察者不惟可得人品之高下，兼可卜世运之盛衰。瓣姜先生致为赏叹。持此以观两先生诗，若《遣兴》三十章，《海国》八章，匪风无王，下泉无霸，讽咏三复，不知涕之何从！《海国》犹显，《遣兴》志文俱晦，在作者久官京朝，词无泛设，然亦断不肯自言其不得已之故。以意逆志，十仅得二三，遂已感人若此。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哀思之音，发于贤者，此殆非天下之小故。夫以两先生之才，使不得为《关雎》、《鹿鸣》之声者，时为之也。悲夫！

嗣同于韵语，初亦从长吉飞卿入手，转而太白，又转而昌黎，又转而六朝，近又欲从事玉，特苦不能丰腴。类皆抗而不能坠，辟而不能翕。拔起千仞，高唱入云，瑕隙尚不易见。迨至转调旋宫，徒然入破，便绷弦欲绝，吹打欲裂，猝迫卞隘，不能自举其声。不得已而强之，则血涌筋粗，百脉腾沸，岌岌无以为继。此中得失，惟自知最审，道之最切。今时暂辍不为，别求所以养之者，必且所异。不然，匪惟寡德之征，抑亦薄福之象。尊师巨湖山樵，亦觉微有此失。无此失而又不靡薄者。唐初四杰，宋初西昆，明初青邱，国初渔洋，开国隆盛之时，顺气成象，万物昭苏，确有朕兆，不可诬也。昧者求其故不得，乃泥于一句一字之险夷华朴，以为吉凶荚祥之占，其于声音之道奚当哉！由斯以谈，则《击壤集》之俚率，要未可全非。而陶公益侔乎远矣！谭嗣同谨上。

○上欧阳瓣姜师书

夫子大人函丈：舟维甫鄂，辙环逮湘，仲路为之后从，荣走朱因而失问。坐睽令德，卜余卜覃如何？前日里门，时诣笠耕世兄，歆其风气日上，掇皮皆真。秉荀氏之规，有万石之谨。通家厚谊，道款推诚。率尔造门，辄与李膺之燕；外存宾客，辱损马援之贻。事会纷纭，来去仓卒，竟不及一笺言谢，愧悚而已。顷见函丈与黄佩豹书，兼示嗣同。借审道履休鬯为慰。读至既经展拜新莹，稍遂昊天瞻仰，则此后无论升沈夷险，可以少安于心。我瞻四方，蹙蹙靡骋，何辞之凄苦而心之仁厚也！

夫锋颖者顿猝，滑疑者图耀；赴几者迅奋，委运者后时；蹈海者狭节，却金者止赎；昌言者亡等，默塞者违实。天元地黄，五角六张，势趋于极，虽造物

不能以自纲。则志士仁人之所为长顾而审虑，要必经纬万端，衷于一是。特非事变未至，而先设一成格待之之所能黽皇矣。然而有不能不自疑者。东征之师，既挫衄不复可振矣，则天下有大患，不在于战，而专中于始事主战之人。来书云：深夜思之，芒刺在背，可悚惧也。在某某岂不知如此举止之面，犹隔一𠄎不了家事之意，未宣外庭。必逆探其隐微，使无复容匿，而忍惭于一逞。亦必深观密计，见夫机之已发，情之已急，言之如此，不言亦如此，是不若明白慷慨，直斥无隐，天下因晓然于是非之所在，庶几一意奉戴，得以改图易虑于人心向背之机。其济则天，不济亦何惜一身，为三监藉口之资，盖其深心矣。

嗣同一齐民，何与人家国事？窃恐刈蓍而遗蓍簪，尚不若故剑前鱼之可念。一旦卿何以处我之问，瞠目而不能答，不知不觉，遂与于不仁之甚，而身长为罪人。悲夫！既不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斯贞之与邪，亦止争毫发。反复推求，思所以终身自靖之道，了不可得。鸣榘复闻，纳肝谁属。已矣绕朝之策，徒有士燮之祈，愤激即万万不敢。而细席之言，虑忘于临难，倚楹之叹，转疑于思嫁，又抑郁而谁语乎？若夫运策帷幄，折冲樽俎，何以图恢复？何以靖海氛？中权有寄，六翻顿张，自智勇不世出之事，非鄙心所敢任。惟冀天祚我国，使和议速就，日月朗悬如初，草泽无词可执，则杞人诚愚也。幸甚幸甚！奉教在迩，余不缕写，遥通江水，毋任钦迟。谭嗣同谨上。

○记洪山形势

洪山违武昌会城四三里，塔于其脊，登者于环城百里，可一览尽。夫建国必有所依据以为固。武昌国于江汉之冲，江水南来，掠城西而北，折而东。汉水又在其西。其它涧溪陂泽，夹持左右，惟道洪山而东。陆达咸宁、通山，以联湖南、江西之势。自魏、晋南北割据，策士以武昌上控荆、襄，旁制湘、粤，睥睨秦、蜀，鞭辟中原，为南戒山河之上游，而英雄用武所必争。沿及今兹，屹为重镇。而咸宁通山，又于武昌之吭背，洪山岿然扼其生死呼吸之所由。且逼城而峙，俯瞰城中，一一在列，诚主得之为要，客得之为害者也。

昔洪秀全窜踞武昌，湘乡罗忠节公驻军洪山，断其军道，虽身锋镝，而城卒以复。然而洪山绝地也，立于必败，败而不可为者也。主之利，非客之利也。何也？争利莫惨于前，自完莫良于后。狼之善顾非怯也，不有可退，无以为进也。洪山蜿蜒以东，势雄而单，夹两水间，无冈阜以为之辅。远山皆在数十里外，且阻水莫达，使城贼潜军断其后，则不攻自破矣。罗公之奏效，非洪山之为之，而金口之为之也。方罗公之未至也，益阳胡文忠公已先据金口，且下及沌水。罗公既得洪山，益南攻贼垒，以自达金口军，于是犄角之势成，而武昌以南，皆非贼有矣。贼伺其北，则道险不利仰攻，由北而绕出其后，不惟无以自反。而洪山既通金口，则以金口为后，它非所恤。今按其垒皆在洪山南

，盖垒于南则可以取远势，垒于北则徒自保而已。故金口可袭洪山，洪山必不能远争金口，此险易之辨也。

然论武昌于今日，又非天下所必重。古之重武昌者，以其挈长江之要领也。今则中外互市，轮舟上下，而长江尽失其险。长江尽失其险，则武昌者，主固无以御客。即客得之，亦不能一日守。故武昌譬则斗也，而其柄不在此。将欲操其柄以斟酌海内，挹注八荒，必先以河南、陕西、四川、云贵、湖南、江西为根本，而以武昌为门户。合势并力，以临馭长江之下流，然后东北诸行省，恃以益重。

嗟乎！古今之变，亦已极矣！变者日变，其不变者亦终不变也。强变者不变，持之，且卒不能无变，况强不变者变哉？余谓毋遽求诸变也。先立天下之不变者，乃可以定天下之变。观于斯者，苟权其本末顺逆，则又若洪山金口之辨矣。

○刘云田传

光绪初元，山西、陕西、湖南大饥，赤地方数千里，句萌不生，童木立槁，沟渎之堇，水邕莫前，月歹横辙，过车有声，札疴踵兴，行旅相戒。四年夏，大人上官甘肃，道河南、陕西，触暑前从，并日而食，宾从死二人，厮隶死十余人，它仆皆病奄无人状，又时时思逸去，莫肯率作。维时以宾从躬厮隶之役者，为益阳刘君云田。云田羸瘠，若不胜衣，独奋发敢任，无择劳辱。大人卧疾陕州，一家皆不能兴，资斧行竭，药又不时得。云田日削牍告急戚友，夜持火走十里市药，践死人，大惊，绝气狂奔，踏于地，火熄，以手代目揣而进，连触死人首，卒市药归。归则血濡袜履，盖踏伤足及践死人血也。而云田亦卒不病。自是客大人幕府，前后十有三年，入粟得从九品职，出榷关税，卒乃赞安定防军军事十有六年，大人巡抚湖北，云田以疾不能从，三月，歿于安定军中，年三十有七。云田名丙炎。考某县学附生，早歿，以云田得官，赠登仕佐郎。母氏赵封孺人，用节孝著称。

云田既以行谊为大人所重，而仲兄泗生及嗣同，尤昵就云田。中表徐蓉侠，从子传简，亦皆与莫逆。嗣同兄弟少年盛气，凌厉无前，蓉侠亦敏毅自喜。传简年尤少，益卞隘，自卓犖法度外。云田性独迂缓，短小貌寝，般辟行圈豚。恶豪迈人如寇仇，时时称道村儒腐语规切人，听者唾涕欠伸，犹絮聒不休。而数人者，或数年十数年，日益亲密罔间。聚则给以非理，戏谑百出。又黻使骑，鞭马奔驰，观其伛偻伏鞍，啼号战栗，以为笑乐。云田则庄色陈论不可，终不以为侮。

安定防军隶大人部。嗣同间至军，皆橐帛首，以军礼见，设酒饌军乐，陈百戏，嗣同一不顾，独喜强云田并辔走山谷中。时私出近塞，遇西北风大作，沙

石击人，如中强弩，明驼咿嘎与鸣雁嗥狼互答。臂鹰腰弓矢，从百十健儿，与凹目凸鼻黄须雕题诸胡，大呼疾驰，争先逐猛兽。夜则支幕沙上，椎髻箕踞，掬黄羊血杂雪而咽，拨琵琶引吭作秦声。或据服匿群相饮博，欢呼达旦。回顾云田，方蛙坐瞑目，诵《大学》句章。嗣同亦不谄其不合，益乐亲云田。

云田歿前一年，嗣同战艺走京师，以传简从。别云田安定，话往年道中事。云田感念畴昔，悲不自胜。及行，云田送上马，立马前泣不可仰视。嗣同大怪。寻常别耳，云田不当若此。悠悠昊天，别几何时，仲兄先云田一年死，传简后云田一月死。蓉侠不忍汶汶之故，窜迹穷谷，为老死不出之计，而嗣同亦且规规然绳墨中腐儒矣。呜呼！

○绍泗府君家传

律例独子出继，坐不应情重仍更正。乾隆三十八年，和卜骤柄用，浙江某为户部员外郎，世父死，无子，遗产余八十万金，以半贿和卜，倡同周亲一子两祧之议。曰大宗无子，小宗止有独子，而同族实无可继之人，不可令大宗绝嗣。俟小宗独子生有二子，过继一子为大宗之孙。倘独子并无所出，或仅生一子，则当于同族孙辈中，过继一孙以承大宗之祀。是犹依托大宗为词，且必独子生二子，始以一子后大宗。无二子则已与立孙之义差近，非一身两父，如后来部臣双祧之说，敢公坏礼防也。迨部臣议服制，泥于不贰斩之文，擅增大宗双祧小宗，为议曰：兄之子为弟双祧，则仍为大宗持重服。若弟之子为兄双祧，则降其父之服。夫降其父之服，则与出继何异。是独子出继之律例阴废矣。又不识古宗子之尊必无后小宗理。甚至不能得大宗小宗不解，贸贸然以兄弟少长当之，使父子之亲，忽彼忽此，其于礼经抑又疏舛。首创于奸相之贪贿弄权，加厉于部臣之不学无术。由是民间争继争祧，讼狱日繁。或一人而两妻，又各有妾，则封赠无骈膺。或一子而两母，又有所生，则三年无适服。至嘉庆十九年山东黄氏，道光元年，河南俞氏，有三祧之案，各有三妻三妾。其子呈请服制，应否皆比适母，虽部臣亦语塞气结，无以应之。先立法于必穷，势必至此也。然而笃于仁爱者，又因以伸其憾矣。其本非独子，可出继亦可兼祧，例无明条。光禄公遂疏请曰：臣少孤，兄弟四人，女兄弟又四人。家贫，臣母力难兼畜，故臣育于叔母彭以迄成立，而叔父母无嗣。季弟殇，仲兄早出后它叔父。今伯兄又故，请以臣兼祧叔父母。特旨俞允。

嗣同谨案：兼祧之从祖考绍泗府君，先曾祖考之四子也。讳学新，字绍泗，别字日池。少佣力于人，初不知书。县南产石炭，肩运不绝于道，府君亦以任担受值。年既二十五，忽发愤思学，同人咸非笑之。府君不顾，读益奋。夜欲寐，倾欹不自持，愤炷香自创，豁然振寤，或隐几臂枕香，刻以分寸，焚至臂，觉殊痛，起复读。及试，辄不利。愤以一题为二艺，并一格挤书之，学政

虽大惊叹，卒坐非例黜。年且四十，始以高等补县学附生，然精力则既惫甚。以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七日己时生，嘉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歿，年四十三。累赠光禄大夫，奉旨旌表乐善好施。

彭夫人讳七，累赠一品夫人。夫人之抚光禄公也，凡为母之道无不备。光禄公苦羸疾，则日夜保抱而旬煦之。寐或惊寤，虽深夜，必抱而越室就乳。已复返，伺光禄公寐熟，潜起夜绩，旦以易药饵，供衣服。光禄公稍长，则教之礼义，使就傅。慈爱训迪，三十年如一日。故兼祧者济人伦之穷，发于至情不容己也。夫人以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午时生，咸丰六年五月二十日申时歿，年八十一。

光禄公既兼祧，遂以嗣同仲兄嗣襄为之后。

○海峽府君家传

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寅时，海峽府君歿，距生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子时，年七十一。以助振议叙九品顶戴，以团练奏保，即选盐运使司经历，加同知衔加保尽先选用知县，以弟封为朝议大夫，累赠光禄大夫，以子封为奉直大夫。歿既八年，其弟之子嗣同谨为府君传曰：

府君讳继升，字子惺，别字曙冈，海峽其号也。当道光咸丰间，天下骚然用兵，然兵日益少，盗贼日益多，府厅州县，乃始各为团练，或以在籍大臣领之。蹙则守，纾则援，使贼无往不遇敌。名材辈出，卒集于大功。浏阳团练，则府君为主，奸外犯，宄内讧，连创之不得逞。洪秀全犯长沙，分党疾窜浏阳，夜抵城西北二十里之蕉溪岭下。官民汹惧，不知所为，府君遣卒遍张灯岭上，熊熊林谷，光焰彗天，杂以金鼓阗聒，贼大震，即夜遁去。府君管带威镇营，既稟一不入己，息而取赢，得田二十余亩，出以佐防守费。县之公费，且尽综其出入，月丰而岁有余。治礼乐局，贸藏书，课经学，拓宾兴费创会馆于京师，修县志。实义仓，数十年用无弗给，一县大和。岁大水，又出己资以振，兼集群力以饱直隶河南山西之饥，而家亦未尝或乏，固才智之过人与？抑仁者必有勇，其笃摯之性，有以发之也？光禄公弟四人，府君实伯，生有奇表，目深碧，久视日不眩。临事速决，应繁无踣。然先祖考见背，年十三耳，家政丛蒺，一埤遗我，日用斗匱将不支。府君愤而弃学，悉货先业为居积，忘其身以图之。养亲当大事，诸弟诵读，完婚姻，遣嫁诸妹，食指累数百，坐而仰之。又以其余易先墓，增祭田，资宗族，贍内外戚属，济孤寒之无告者。晚更新家庙，订族谱，兴清明祀，广始迁之祖宅。其心以为一不具即无以见祖宗于地下。故虽癯老笃病，数展坟陇，流涕唏嘘，移时不忍去。苦念光禄公官甘肃，垂歿犹诵诗曰：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声噤而气绝。呜呼！吾世父海峽府君，可以传矣。

○忠义家传

嗣同曰：自有湘军以来，司马九伐之威，畅于荒裔，踔厉中原，震水陆，剑咸西域，戈横南交，东挾瓯粤，北棱辽海。四五十年中，布衣跻节镇，绾虎节，以殊勋为督抚提镇司道，国有庆，拜赐恒在诸侯群牧上，生拥位号，死而受谥者，凡数百人。至若膺大衔虚爵，极武臣之伦品，归伏邱陇，或潜身卒伍，其数乃又不可纪录。所至通都大邑，邑乡炎徼，一鄙一尚，莫或无有湘人之踪。遂周二十三行省，莫或不然，亦莫或不惮慑之。岂有它故？风气劲剽，无生还之心，出百死以贸之耳。故慨夫世之歆其显铄，以为万世而一遭，下而妒冒诋讟其不息。乌知两军交绥，炮石两集，阗然鼓之，断吭绝尸，残创支体。谁无父母？谁非人子，抱血肉轻脆知痛痒之躯，瞬息{救非}糜于丛矢交刃，肝脑膏原野，以争一旦夕之胜负，而奉扬国家威灵，其惨割哀号，或祈速一瞑而不得，乃至不容睹不忍闻乎？又不幸遇非其将，委之而去，并其死事之勤，吝不一为表之，故湘军其衰矣。狃于积胜之形，士乃嚣然喜言兵事，人颇牧而家孙吴。其朴拙坚苦之概，百不逮前。习俗沾溉，且日以趋于薄。读圣人之书，而芜其本图，以杀人为学，是何不仁之甚者乎？

浏阳县于山谷间，耕植足以自存，民颇庞谨不乐去其乡，更数世老死不见干戈，故应募从军，视它县无十之一，而以能战博厚资大官，亦鲜有闻焉。吾谭氏又衰族，丁男始得逾二百，尤惴惴不敢远出。然且死于四战十有二人。其它久戍不返，卒莫悉其死状，尚十数人，不在此列。六品军功传本，考嗣彬，从军江西歿，因葬焉。妣刘，道光六年正月初十日亥时生。江西阵亡，六品军功传生传立，皆传本弟。一道光九年二月二十日亥时生，陕西阵亡。一道光十二年正月十六日亥时生，浙江阵亡。传伦，传本之从兄。考嗣松，妣罗。道光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子时生，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江西抚州阵亡，年三十九。获归骨者，传伦一人而已。传清传录，皆传伦弟。一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辰时生，咸丰十年十月初十日江西瑞州府阵亡，年二十三；一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巳时生，广西阵亡。守备传位，传本之从弟，考嗣椿，妣李。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戌时生，福建阵亡。六品顶戴外委传舞，传位弟，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午时生，江西九江府阵亡。守备传海，传舞弟，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四日巳时生，甘肃阵亡。传健，传海弟，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寅时生，福建阵亡。传赞字辅臣，亦传本从弟。考嗣枫，妣陈。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二日巳时生，江西阵亡。恒达，传本从子。考传衿，妣周。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子时生，陕西阵亡。

嗣同于诸人为无服之尊属，而齿特季，无由亲挹其风，及闻父子兄弟相勛于王事，酷者至骈殒锋镝，暴露莫收，未尝不壮而悲之。又皆文学之裔，文学妻

廖氏，始以节孝著望邦族，语在节孝传。不五六世而虞殡渴义，萃于一门，以为其本支必代有兴者，何今转单微，类皆困不自振？惟传舞有子一人，余或未娶，宗祀斩焉。当时无大力者为请，恤死之典弗之及，志乘阙略，报功未祠，沦翳草莽，将谁复知之也哉！抑天之偏于吾宗刻与？古今兵祸，虑无不然，又况湘军炎炎之隆隆乎？

○先仲兄行述

兄讳嗣襄，初名嗣彭，字泗生。系出春秋时谭子，以国为氏。自宋为闽人，明季迁今湖南浏阳县。曾祖讳经义，赠光禄大夫；妣氏黎氏李，赠一品夫人。祖讳学琴，赠光禄大夫；妣氏毛，赠一品夫人。父继洵，光禄大夫，赐进士出身，今甘肃布政使，升任湖北巡抚；妣氏徐，赠一品夫人。咸丰七年九月辛卯，徐夫人梦蛇而生兄。主后从祖祖父讳学新，县学附生，赠光禄大夫。妣氏彭，赠一品夫人。兄生四岁始能言。同治二年，侍徐夫人至京师，教以诗书，初不在意。及责其默诵，朗朗不失。为陈大旨，略指示，即领悟。然颇选事，好攀登屋脊上。又善骑，挥鞭绝尘，穷马力然后止。父师约束严，终不自戢。鞭撻之余，随以嬉笑。或嗤其材劣，或称其天全，而识者则以为志高才挺，阔达不矜细节也。

光绪二年，五日之间，徐夫人及伯兄仲姐先后亡。兄哀毁逾恒，而部署丧事，有条不紊。是年护徐夫人丧归，亲属歿京师者六人，皆以归。京师去家几四千里，林麓之阻，江河之险，南北行者，咸惴惴。兄以好弄为人轻，皆惧其不胜任。而兄戒惧而た，有虔祖荐。至家营葬，丰俭不失其宜。卜兆高爽，时促而事举。前后共葬九棺，久暂有序，厚薄有差，而皆坚实可经久。乡先生翕然称之曰：才。而向之轻之者，亦稍稍惊异焉。四年，光禄公之官甘肃，送于襄阳。时襄阳乏车载，行装皆挽辂，御夫亡去。乃并所载于他车。车迟重，御夫嗟怨不前，俄又亡数人。税车旷野，彷徨无策。远见虚车辚辚然来，方谋僦以任重，至则兄遣也。其谋画周详而切中机宜，大率类此。归理家政，勤敏异常。米盐钱刀琐屑之事，儒生或鄙而不为，兄乃并核兼综，算无遗策，出纳弃取，权时之赢绌而消息之，条理粲然，人莫能欺。未及十年，增置田百余亩，益务为慷慨好施，以义自任。尝言曰：用财之道，必留有余以纾一己之力，乃能补不足以济万物之穷。从子某学贾折阅，贷数百金偿所负。族子某死，无以殓，为贷钱治丧。外家贫窘，岁时助之。凡义举必争先为人倡，而爱才尤切。秀才陶甄仰以举火，频数不厌。族戚告匱乏者无弗应。由是获奇士称，而忌其才者，窃窃讥议，以为耗祖父业。然所费实自己出。己无所出，不得不称贷于人。人既以信义重兄，咄嗟之项，千金立办。然亦颇负累矣。两次省亲甘肃，均能有所服助。四方函牒及书记得失，僮仆勤惰，下逮烹饪洒扫之役，莫不亲察

而详课之。

读书精研义理，不屑为章句之学，工制艺，精密沉郁，近明大家。偶为诗，辄鲜明可喜，顾不自惜，有作旋弃去。尤究心经世学，与客谈天下事，终日不倦。其论海防，主联络海军，首尾一贯。其论通商，以为红茶出口，洋烟入口，宜皆由官经理。盖彼所需者茶，价值低昂，权操于彼，而我以困。洋烟之来，既不能止，则当核其出入，使其权亦操于我。可视烟茶之低昂多寡，使两相当以定其值。其论兵法尤详。书策所纪战事，殚思详讨，究其兴废之故，发而为论，皆具卓识。所经山川险阻，指画形胜，以决主客胜败之势。证之古书，询之父老，以及宿将老兵，若合符节。其于兵制，则主用乡兵。而以武科所取士为将，以武生为兵，斯兵不劳择，而武科亦不处设。十年法犯闽粤，当道有民自为战之议，兄倡义助饷。旋闻议和，遂中止，为之扼腕太息，以为失此机，则长为人役矣。

三就乡试不第，十有四年，试罢，发愤出游。初欲上京师谒选，因乏资，折而至台湾。台湾道唐景崧，戚属也。以兄进于布政使沈应奎，沈进于巡抚刘铭传。刘一见奇之，与纵论时事，移晷乃退。明日即委榷凤山县盐税。凤山地居台南，民贫赋重，莅斯土者，皆视盐税为利藪。分局二十有余，辗转胶葛，不可究诘。兄语人曰：数月之间，司榷者三易其人，择而使我，我必有以报命。乃严约章，杜侵蚀，亲会计，勤考核，不数月而弊绝。当道深赏其才，遂留台湾候补，且欲荐于朝，而以改委台南府盐务为信。比公牒至而兄歿矣。初兄至台湾道署，患寒疾，医云无伤。兄笑曰：“吾肾经绝矣，其能久乎？”作书与其弟嗣同曰：“吾一病不起，岂非天乎！愿汝善事父以慰我九原之心。吾别无物，惟文征明画为友人物，当畀还。吾负累已偿，有质剂可证。”既而欲移居，挽之不可，盖不欲歿于官廨，以身累人也。歿之日，犹与宾从笑谈，怡然自得。卓午，移居蓬壶书院，逾时而歿。时十有五年五月庚戌也，年三十有三。

夫圣人不轻言命，惟于颜渊则曰天，于伯牛则曰命。岂不以反诸心无可死之道，而死及之，则诚哉乎其为天命也！昔伯兄之歿也，曰：“吾一病不起，岂非天乎！”今兄亦云。兄孝友英笃，至性过人，弥留之际，首以老亲为念。平生好交游，重然诺，虽一图画之微，濒死犹恐遗失，以负其初心。聪明才力，颠沛不衰，顺受正命，而无偷安畏恋之情，是可以覩其所养矣。羸弱多疾，不彻药物。自幼至长，每食辄逆。遭遇不偶，居恒忽忽，悲歌感慨，以发其埋郁之气。不祥之机，兆于曩昔。称之曰天，与伯兄皆无愧辞尔。以国子监生充实录馆誊录，议叙通判。于河南赈捐，报捐盐运使司提举衔，嗣由新疆巡抚刘锦棠奏保，以直隶州知州用。妻黎氏，子传炜，女二人。兄长身玉立，容光照人，目炯炯如岩下电，颖悟绝伦。幼见人围棋，试下数子，辄胜其偶。台湾

语类鸟音，久客者莫辨，兄数日即能效其言。善诙谐，能言难言之理，往往出人意表。每当朋好聚谈，议论风生，四座披靡。好苦思，探索精奥，无微不入。读书为文，呻吟如病，好学短命，有余惋焉！其歿也，台湾大吏叹息不置，沈布政尤惜其才。乡之长老曰：“未必非一乡之运也。”呜呼悲哉！他人且尔，况其亲焉者乎。叔弟嗣同以丧归葬于冷水井之原。谨述行谊，俟秉笔者采焉。

☆梁启超

○变法通议△自序（一）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龟、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井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广骑，广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吾揆之于古，一姓受命，创法立制以后，其子孙之所奉行，必有以异于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润焉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卅尔}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违于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汉唐中兴，斯固然矣。《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待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朦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

△论不变之害（二）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

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见闻；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冀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鳩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非洲广袤，三倍欧土，内地除沙漠一带外皆植物饶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开化，拱手以让强敌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中亚洲回部素号强悍、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越南、缅甸、高丽，服属中土，渐染习气，因仍弊政，{卅尔}靡不变，汉官威仪，今无存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力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陵弱，国度夷为四等。暹罗处緬、越之间，同一绵薄，而稍自振厉则岿然尚存。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覆，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弊，不能振变，亦伯仲于二国之间。以故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墓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色；而他人投我所好，制造百物，畅销内地，漏卮日甚，脂膏将枯。学校不立，学子于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官甚难，治生无术，习于无耻，瞽不知怪。兵学不讲绿营防勇，老弱癖烟，凶悍骚扰，无所可用。一旦军兴，临事募集，半属流毛。器械窳苦，饷糈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杂，一字不识，无论读书；营例不谙，无论兵法。以此与他人学问之将，纪律之师相遇，百战百败，无待交绥。官制不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悉权胥吏，百弊猬起。一官数人，一人数官，牵制推诿，一事不举。保奖朦混，鬻爵充塞，朝为市侩，夕登显秩。官途壅滞，误补窘悴，非钻营奔竞，不能疗饥；俸廉微薄，供亿繁浩，非贪污恶

鄙，无以自给。限年绳格，虽有奇才，不能特达，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气将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为患。法弊如此，虽敌国外患晏然无闻。君子犹或忧之，况于以一羊处群虎之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者乎？

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又曰：“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中国户口之众，冠于大地；幅员式廓，亦俄英之亚也。矿产充溢，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沃衍，百植并宜。国处温带，其民材智。君权统一，欲有兴作，不患阻挠。此皆欧洲各国之所无也。夫以旧法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为功也又如此，何舍何从，不待智者，可以决矣。

难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嬗，三祖八宗之所诒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释之曰：不能创法，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大法，惟本朝为善变。入关之初，即下剃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色矣。用达海创国书，借蒙古字以附满洲音，则变文字矣。用汤若望、罗雅谷作宪书，参用欧罗巴法，以改大统历，则变历法矣。圣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自商鞅以来，计人之法，汉武以来，课丁之法，无有也，则变赋法矣。举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行在治躅，皆雇民给直，三王于农隙使民，用民三日，且无有也，则变役法矣。平民死刑，别为二等，曰情实，曰缓决，犹有情实而不予句者，仕者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镇抚司狱之刑，更无有也，则变刑法矣。至于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自理密亲王之废，世宗创为密緘之法，高宗至于九降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为世法戒，而瞽儒始知大计矣。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祖、高宗，皆数幸江南，木兰秋，岁岁举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汉、魏、宋、明，由旁支人继大统者，辄议大礼，争讼；高宗援据《礼经》，定本生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以醇贤亲王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至于二百余年，重熙累洽，因时变制，未易缕数。数其荦荦大者，崇德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部，太宗与诸元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共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于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阃外之寄，多用满蒙；逮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力赞成之，而曾左诸公，遂称名将矣。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乾隆中屡次西征，犹复简调前往，朝驰羽檄，夕报捷书；逮宣宗时，而同知索伦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荡流寇，半赖召募之勇以成功，而同治遂号中兴矣。内而

治寇，始用坚壁清野之法，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禁矣。外而交邻，始用闭关绝市之法，一变而通商者十数国，再变而命使者十数国矣。此又以本朝变本朝之法者也。吾闻圣者虑时而动，使圣祖世宗生于今日，吾知其变法之锐，必不在大彼得威廉第一睦仁之下也。记曰：法先王者法其意。今泥祖宗之法，而戾祖宗之意，是乌得为善法祖矣乎？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备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几绝。取士以科举，虽不议经世，而足以扬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萑苻。任官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天演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故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与立也。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夜习练，如临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自余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较，日相磨厉，故其人之才智，当乐于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盖舍是不能图存也。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己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牾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陵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犹以敝痈当千钧之弩，故印度、突厥之覆辙，不绝于天壤也。

难者曰：法固因时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谓新法者，西人习而安之，故能有功，苟迁其地，则弗良矣。释之曰：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举官新制，起于嘉庆十七年，民兵之制起于嘉庆十七年，工艺会所，起于道光四年，农学会起于道光二十八年，国家拨款以兴学校，起于道光十三年，报纸免税之议，起于道光十六年，邮政售票，起于道光十七年，轻减刑律，起于嘉庆二十五年，汽机之制，起于乾隆三十四年，行海轮船，起于嘉庆十二年，铁路起于道光十年，电线起于道光十七年。自余一切保国之经，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间。盖自法皇拿破仑倡祸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惟其幡然而变，不百年间，乃勃然而兴矣。然则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固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况蒸蒸然起于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

难者曰：子言辩矣。然伊川被发，君子所叹，用彝变夏，究何取焉。释之曰

：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彝。”春秋之例，彝狄进至中国则中国之。古之圣人未尝以学于人为惭德也。然此不足以服吾子，请言中国。有土地焉，测之，绘之，化之，分之，审其土宜，教民树艺，神农后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岁杪制用，夫家众寡，六畜牛羊，纤悉书之，《周礼》《王制》，非西书也。八岁入小学，十五就大学，升造爵官，皆俟学成，庠序学校，非西名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国疑则询，国迁则询，议郎博士，非西官也。流宥五刑，疑狱众共，轻刑之法，陪审之员，非西律也。三老嗇夫，由民自推，辟署功曹，不用他郡，乡亭之官，非西秩也。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商约之文，非西史也。交邻有道，不辱君命，绝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职，工与居人，国有九经，工在所劝，保护工艺，非西例也。当宁而立，当而立，礼无不答，旅揖士人，礼经所陈，非西制也。天子巡守，以观民风，皇王大典，非西仪也。地有四游，地动不止，日之所生为星，瑟纬雅言，非西文也。腐水离木，均发均县，临鉴立景，蜕水谓气，电缘气生，墨翟、元仓、关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征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而议者犹曰彝也，彝也，而弃之，必举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让诸人，又何取耶？

难者曰：子论诚当。然中国当败衄之后，穷蹙之日，虑无余力克任此举；强敌交逼，眈眈思启，亦未必能吾待也。释之曰：日本败于三国，受迫通商，反以成维新之功。法败于普，为城下之盟，偿五千兆福兰格，割奥斯、鹿林两省，此其痛创，过于中国今日也；然不及十年，法之盛强，转逾畴昔。然则，败衄非国之大患，患不能自强耳。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又曰：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泰西各国磨牙吮血，伺于吾旁者固属有人，其顾惜商务，不欲发难者，亦未始无之。徒我晦盲太甚，厉阶孔繁，用启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图，示万国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约，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天下之为说者，动曰一劳永逸，此误人家国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说者曰一食永饱，虽愚者犹知其不能也。以饱之后，历数时而必饥。饥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法以治天下，则亦若是矣。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为不变之说者，实则非真有见于新法之为民害也。夸毗成风，惮于兴作，但求免过，不求有功。又经世之学，素所未讲，内无宗主，相从吠声。听其言论，则日日痛哭；读其词章，则字字孤愤；叩其所以图存之道，则贻然无所为对，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委心袖手，以待覆亡。噫，吾不解其用心何在也！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阂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诗曰：“嗟我兄弟，邦诸人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传曰：嫠妇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为将及焉。此固四万万人之所同也。彼犹太之种，迫逐于欧东；非洲之奴，充斥于大地。呜呼，夫非犹是人类也欤！”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三）

难者曰：中国之法，非不变也。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无益于人国！。释之曰：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补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今之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卒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毛，体之羸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恤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厄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机器不讲，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里卡满地，抑勒逼留，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易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

，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于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棼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

今之言变法者，其蔽有二：其一欲以震古铄今之事，责成于肉食官吏之手；其二则以为黄种之人，无一可语，委心异族，有终焉之志。夫当急则治标之时，吾固非谓西人之必不当用；虽然，则乌可以久也！中国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败。询其故，则曰：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法，华人营私也。吾闻之，日本变法之始，客卿之多，过于中国也。十年以后，按年裁减，至今一切省署，皆日人自任其事，欧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国之言变法，亦既数十年而犹然借材异地，乃能图成，其可耻孰甚也。夫以西人而任中国之事，其爱中国与爱其国也孰愈？夫人而知之矣。况吾所用之西人，又未必为彼中之贤者乎！

若夫肉食官吏之不足任事，斯固然矣。虽然，吾固不尽为斯人咎也。帖括陋劣，国家本以此取之，一旦而责以经国之远猷，乌可得也！捐例猥杂，国家本以此市之，一旦而责以奉公之廉耻，乌可得也！一人之身，忽焉而责以治民，忽焉而责以理财，又忽焉而责以治兵，欲其条理明澈，措置悉宜，乌可得也！在在防弊，责任不专一，事必经数人，互相牵制，互相推诿，欲其有成，乌可得也！学校不以此教，察计不以此取，任此者弗赏，弗任者弗罚，欲其振厉龟勉图功，乌可得也？途壅俸薄，长官层累，非奔竞末由得官，非贪污无以谋食，欲其忍饥寒，蠲身家，以从事于公义，自非圣者，乌可得也！今夫人之智愚贤不肖，不甚相远也。必谓西人皆智，而华人皆愚；西人皆贤，而华人皆不肖。虽五尺之童，犹知其非。然而西官之能任事也如彼，华官之不能任事也如此，故吾曰：不能尽为斯人咎也，法使然也。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为用也。不此之变，而颺颺然效西人之一二事，以云自强。无惑乎言变法数十年，而利未一见，弊已百出，反为守旧之徒抵其隙而肆其口也。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难者曰：子之论探本穷原，靡有遗矣。然兹事体大，非天下才惧弗克任，恐闻者惊怖其言以为河汉，遂并向者一二西法而亦弃之而不敢道，奈何？子毋宁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矣。释之曰：不然！夫渡江者泛乎中流，暴风忽至，握舵击楫，虽极疲顿，无敢云者，以偷安一息，而死亡在其后也。庸医疑证，用药游移；精于审证者，得病源之所在，知非此方不愈此疾，三年畜艾，所弗辞已。虽曰难也，将焉避之！抑

岂不闻东海之滨，区区三岛，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于灭亡，而转圜之间，化弱为强，岂不由斯道矣乎？则又乌知乎今之必不可行也！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呜呼，是所望于大人君子者矣！

去岁李相国使欧洲，问治国之道于德故相俾士麦。俾士麦曰：我德所以强，练兵而已。今中国之大患，在兵少而不练，船械窳而乏也。若留意于此二者，中国不足强也。今岁张侍郎使欧，与德国某爵员语，其言犹俾相言。中国自数十年以来，士夫已寡论变法。即有一二，则亦惟兵之为务，以谓外人之长技，吾国之急图，只此而已。众口一词，不可胜辨。既无此言也，则益自张大，谓西方之通人，其所论固亦如是。梁启超曰：嗟乎，亡天下者，必此言也！吾今持春秋无义战，墨翟非攻，宋牟开寝兵之义以告中国。闻者必曰：以此孱国而陈高义以治之，是速其亡也。不知使有国于此，内治修，工商盛，学校昌，才智繁，虽无兵焉，犹之强也。彼美国是也。美国兵不过二万，其兵力于欧洲不能比最小之国，而强邻眈眈，谁敢侮之？使有国于此，内治隳，工商窳，学校塞，才智希，虽举其国而兵焉，犹之亡也。彼土耳其是也。土耳其以陆军甲天下。俄土之役，五战而土三胜焉，而卒不免于今日。若是乎国之强弱在兵，而所以强弱者不在兵，昭昭然矣。今有病者，其治之也则必涤其滞积，养其荣卫，培其元气，使之与无病人等，然后可以及他事。此不易之理也。今授之以甲冑，予之以戈戟，而曰尔盍从事焉。吾见其舞蹈不终日，而死期已至也。彼西人之练兵也，其犹壮士之披甲冑而执戈也。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然则西人曷为为此言？曰：嗟乎！狡焉思启封疆以灭社稷者，何国蔑有！吾深感乎吾国之所谓开新党者，何以于西人之言，辄深信谨奉，而不敢一致疑也？西人之政事可以行于中国者，若练兵也，置械也，铁路也，轮船也，开矿也。西官之在中国者，内焉聒之于吾政府，外焉聒之于吾有司，非一日也。若变科举也，兴学校也，改官制也，兴工艺开机器厂也，奖农事也，拓商务也，吾未见西人之为我一言也。是何也？练兵而将帅之才，必取于彼焉；置械而船舰枪炮之值，归于彼焉；通轮船铁路，而内地之商务彼得流通焉；开矿而地中之蓄藏，彼得染指焉；且有一兴作，而一切工料，一切匠作，无不仰给之于彼。彼之士民，得以养焉。以故铁路开矿诸事，其在中国，不得谓非急务也。然自西人言之，则其为中国谋者十之一，自为谋者十之九。若乃科举学校官制工艺农事商务等，斯乃立国之元气，而致强之本原也。使西人而利吾之智且强也，宜其披肝沥胆，日日言之。今夫彼之所以得操大权，沾大利于中国者，以吾之弱也，愚也。而乌肯举彼之所以智，所以强之道，而一以畀我也？恫乎英士李提摩太之言也，曰：西官之为中国谋者，实以保护本国之权利耳。余于光绪十年回英，默念华人

博习西学之期，必已不远。因拟谒见英、法、德等国学部大臣，请示振兴新学之道，以储异日传播中华之用。迨至某国，投刺晋谒其学部某大臣，叩问学校新规，并请给一文凭，俾得遍游全国大书院。大臣因问余考察本国新学之意，余实对曰：欲以传诸中华也。语未竟，大臣艷然变色曰：汝教华人尽明西学，其如我国何？其如我与各国何？文凭遂不可得。又曰：西人之见华官，每以谀词献媚曰：贵国学问，实为各国之首，以骄其自以为是之心，而坚其藐视新学之志，必使无以自强而后已。今夫李君，亦西人也。其必非为谰言以污蔑西人，无可疑也。而其言若此，吾欲我政府有司之与西人酬酢者，一审此言也。李相国之过德也，德之官吏及各厂主人，盛设供帐，致敬尽礼，以相款宴，非有爱于相国也，以谓吾所欲购之船舰枪炮，利将不贲，而欲胁肩捷足以夺之也。及哭龙姆席间一语，咸始废然。英、法诸国，大哗笑之。然则德人之津津然以练兵置械相劝勉者，由他国视之，若见肺肝矣。且其心犹有叵测者。彼德人固欧洲新造之雄国也。又以为苟不得志于东方，则不能与俄、英、法诸国竞强弱也。中国之为俎上肉久矣，商务之权利握于法日及诸国。德以后起，越国鄙远，择肥而噬，其道颇难，因思握吾邦之兵权，制全国之死命。故中国之练洋操聘教习也，德廷必选知兵而有才者以相畀，令其以教习而兼统领之任。今岁鄂省武备学堂之聘某德弁也，政令只任教习，不允统领，而德廷乃至移书总署，反复力争，此其意欲何为也？使吾十八行省，各练一洋操，各统以德弁，教之诲之，日与相习，月渐岁摩，一旦瓜分事起，吾国绿营防勇，一无所恃，而其一二可用者，惟德人号令之是闻。如是，则德之所获利益，乃不在俄、英、法、日诸国下！此又德人隐忍之阴谋，而莫之或觉者也。当中日订通商条约之际，德国某日报云：我国恒以制造机器等售诸中国、日本。日本仿行西法，已得制造之要领。今若任其再流之中国，恐德国之商务扫地尽矣。去岁《字林西报》载某日人来书云：昔上海西商争请中国务须准将机器进口，欧格讷公使回国时，则谓此事非西国之福。今按英国所养水陆各军，专为扩充商务，保护工业起见，所费不贲。今若以我英向来制造之物，而令人皆能制造以夺我利，是自作孽也。呜呼，西人之言学校商务也，则妒我如此；其言兵事也，则爱我如彼。虽负床之孙，亦可以察其故矣。一铁甲之费，可以支学堂十余年；一快船之费，可以译西书数百卷；克虏伯一尊之费，可以设小博物院三数所；洋操一营之费，可以遣出洋学生数十人。不此之务，而惟彼之图。吾甚惜乎以司农仰屋艰难，罗掘所得之金币，而晏然馈于敌国，以易其用无可物。数年之后，又成盗粮。往车已折，来轸方遒。独至语以开民智，植人才之道，则咸以款项无出。玩日卜曷时，而曾不肯舍此一二，以就此千万也！吾又惑乎变通科举工艺专利等事，不劳国家铢金寸币之费者，而亦相率依违。坐视吾民失此生死

肉骨之机会，而不肯一导之也！吾它无敢怵焉，吾不得不归罪于彼族设计之巧，而其言惑人之深也。诗曰：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少年中国说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任公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III}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刺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高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拿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者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

之匕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任公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用也。故其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凜凜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摺，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摺、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以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

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棂，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鬻鞭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诵，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呵旁观者文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若是者，谓之阴险也不可，谓之狠毒也不可。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嗟乎！血性者，人类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蠹贼，世界之仇敌也。

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其责任，则是自放弃其所以为人之具也。是故人也者，对于一家而有一家之责任，对于一国而有一国之责任，对于世界而有世界之责任。一家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国必亡；全世界人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世界必毁。旁观云者，放弃责任之谓也。

中国词章家有警语二句，曰：“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中国寻常人有熟语二句曰：“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此数语者，实旁观派之经典也，口号也。而此种经典口号，深入于全国人之脑中，拂之不去，涤之不清。质而言之，即旁观二字，代表吾全国人之性质也，是即无血性三字，为吾全国人所专有物也。呜呼，吾为此惧！

旁观者，立于客位之意义也。天下事不能有客而无主。譬之一家，大而教训其子弟，综核其财产，小而启闭其门户，洒扫其庭除，皆主人之事也。主人是谁？即一家之人是也。一家之人，各尽其主人之职，而家以成。若一家之人，各自立于客位，父诿之于子，子诿之于父，兄诿之于弟，弟诿之于兄，夫诿之于妇，妇诿之于夫，是之谓无主之家。无主之家，其败亡可立而待也。惟国亦然。一国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人是也。西国之所以强者无他焉，一国之人，各尽其主人之职而已。中国则不然。入其国，问其主人为谁？莫之承也。将谓百姓为主人欤？百姓曰：此官吏之事也，我何与焉？将谓官吏为主人欤？官吏曰：我之尸此位也，为吾威势耳，为吾利源耳，其他我何知焉？若是乎一国虽大，竟无一主人也。无主人之国，则奴仆从而弄之，盗贼从而夺之固宜。诗曰：“子有庭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天理所必至也，于人乎何尤？

夫对于他人之家他人之国而旁观焉，犹可言也。何也？我固客也（侠者之义，虽对于他国他家，亦不当旁观。今姑置勿论）。对于吾家吾国而旁观焉，不可言也。何也？我固主人也。我尚旁观，而更望谁之代吾责也。大抵家国之盛衰兴亡，恒以其家中国中旁观者之有无多少为差。国人无一旁观者，国虽小而必兴；国人尽为旁观者，国虽大而必亡。今吾观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谓余不信，请征其流派。

一曰浑沌派。此派者，可谓之无脑筋之动物也。彼等不知有所谓世界，不知有所谓国，不知何者为可忧，不知何者为可惧，质而论之，即不知人世间有应做之事也。饥而食，饱而游，困而睡，觉而起；户以内即其小天地，争一钱可以陨身命。彼等既不知有事，何所谓办与不办；既不知有国，何所谓亡与不亡。譬之游鱼居将沸之鼎，犹误为水暖之春江；巢燕处半火之堂，犹疑为照屋之出日。彼等之生也，如以机器制成者，能运动而不能知觉；其死也，如以电气殛毙者，有堕落而不有苦痛，蠕蠕然度数十寒暑而已。彼等虽为旁观者，然曾不自知其为旁观者。吾命之为旁观派中之天民。四万万人中属于此派者，殆不止三万五千万人。然此又非徒不识字不治生之人而已。天下固有不识字不治生之人而不浑沌者，亦有号称能识字能治生之人而实大浑沌者。大抵京外大小数十万之官吏，应乡会岁科试数百万之士子，满天下之商人，皆于其中十有九属于此派者。

二曰为我派。此派者，俗语所谓遇雷打尚按住荷包者也。事之当办，彼非不知；国之将亡，彼非不知。虽然，办此事而无益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亡此国而无损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若冯道当五季鼎沸之际，朝梁夕晋，犹以五朝元老自夸。张之洞自言瓜分之后，尚不失为小朝廷大臣，皆此类也。彼等在

世界中，似是常立于主位而非立于客位者。虽然，不过以公众之事业，而计其一己之利害，若夫公众之利害，则彼始终旁观也。吾昔见日本报纸中，有一段最能摹写此辈情形者。其言曰：

“吾尝游辽东半岛，见其沿道人民，察其情态，彼等于国家存亡之危机，如不自知者。彼等之待日本军队，不见为敌人，而见为商店之主顾客；彼等心目中不知有辽东半岛割归日本与否之问题，惟知有日本银色与纹银，兑换补水几何之问题。”

此实写出魑魅魍魉之情状，如禹鼎铸奸矣。推为我之敝，割数千里之地，赔数百兆之款，以易其衙门咫尺之地，而曾无所顾惜。何也？吾今者既已六七十矣，但求目前数年无事，至一瞑之后，虽天翻地覆非所问也。明知官场积习之当改而必不肯改，吾衣领饭碗之所在也；明知学校科举之当变而不肯变，吾子孙出身之所由也。此派者，以老聃为先圣，以杨朱为先师，一国中无论为官为绅为士为商，其据要津握重权者，皆此辈也。故此派有左右世界之力量。一国聪明才智之士，皆走集于其旗下；而方在萌孵芽卵之少年子弟，转率仿效之。如麻疯肺病者传其种于子孙，故遗毒遍于天下。此为旁观派中之最有魔力者。

三曰呜呼派。何谓呜呼派？彼辈以咨嗟太息痛哭流涕为独一无二之事业者也。其面常有忧国之容，其口不少哀时之语。告以事之当办，彼则曰：诚当办也，奈无从办起何？告以国之已危，彼则曰：诚极危也，奈已无可救何？再穷诘之，彼则曰：国运而已，天心而已。“无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诀，“束手待毙”一语是其真传。如见火之起，不务扑灭，而太息于火势之炽炎；如见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于波涛之澎湃。此派者，彼固自谓非旁观者也。然他人之旁观也以目，彼辈之旁观也以口。彼辈非不关心国事，然以国事为诗料；非不好言时务，然以时务为谈资者也。吾人读波兰灭亡之记，埃及惨状之史，何尝不为之感叹，然无益于波兰、埃及者，以吾固旁观也。吾人见菲律宾与美血战，何尝不为之起敬，然无助于菲律宾者，以吾固旁观也。所谓呜呼派者，何以异是。此派似无补于世界，亦无害于世界者。虽然，灰国民之志气，阻将来之进步，其罪实不薄也。此派者，一国中号称名士者皆归之。

四曰笑骂派。此派者，谓之旁观，宁谓之后观。以其常立于人之背后，而以冷言热语批评人者也。彼辈不惟自为旁观者，又欲逼人使不得不为旁观者。既骂守旧，亦骂维新；既骂小人，亦骂君子；对老辈则骂其暮气已深，对青年则骂其躁进喜事；事之成也，则曰：竖子成名，事之败也，则曰吾早料及。彼辈常自立于无可指摘之地。何也？不办事故无可指摘。旁观故无可指摘。己不办事，而立于办事者之后，引绳批根以嘲讽掎击。此最巧黠之术，而使勇者所以短气，怯者所以灰心也。岂直使人灰心短气而已，而将成之事，彼辈必以笑骂

沮之。已成之事，彼辈能以笑骂败之。故彼辈者，世界之阴人也。夫排斥人未尝不可，己有主义欲伸之，而排斥他人主义，此西国政党所不讳也。然彼笑骂派果有何主义乎？譬之孤舟遇风于大洋，彼辈骂风骂波骂大洋骂孤舟，乃至遍骂同舟之人。若问此船当以何术可达彼岸乎？彼等瞠然无对也。何也？彼辈藉旁观以行笑骂，失旁观之地位，则无笑骂也。

五曰暴弃派。呜呼派者，以天下为无可为之事。暴弃派者，以我为无可为之人也。笑骂派者，常责人而不责己。暴弃派者，常望人而不望己也。彼辈之意，以为一国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九兆九亿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才智不知几许，英杰不知几许，我之一人，岂足轻重。推此派之极弊，必至四百兆人，人人皆除出自己，而以国事望诸其余之三百九十九兆九亿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统计而互消之，则是四百兆人，卒至实无一人也。夫国事者，国民人人各自有其责任者也。愈贤智，则其责任愈大。即愚不肖，亦不过责任稍小而已，不能谓之无也。他人虽有绝大智慧绝大能力，只能尽其本身分内之责任，岂能有分毫之代我。譬之欲不食而使善饭者为我代食，欲不寝而使善睡者为我代寝，能乎否乎？且我虽愚不肖，然既为人矣，即为人类之一分子也。既生此国矣，即为国民之一阿屯也。我暴弃己之一身犹可言也；污蔑人类之资格，灭损国民之体面，不可言也。故暴弃者实人道之罪人也。

六曰待时派。此派者有旁观之实而不自居其名者也。夫待之云者，得不得未可必之词也。吾待至可以办事之时，然后办之。若终无其时，则是终不办也。寻常之旁观则旁观人事，彼辈之旁观则旁观天时也。且必如何然后为可以办事之时，岂有定形哉？办事者，无时而非可办之时，不办事者，无时而非不可办之时。故有志之士，惟造时势而已。未闻有待时势者也。待时云者，欲觇风潮之所向，而从旁拾其余利。向于东则随之而东，向于西则随之而西，是乡愿之本色，而旁观派之最巧者也。

以上六派，吾中国之性质尽于是矣。其为派不同，而其为旁观者则同。若是乎，吾中国四万万人，果无一非旁观者也。吾中国虽有四万万人，果无一主人也。以无一主人之国，而立于世界生存竞争最剧最烈万鬼环瞰百虎眈视之大舞台，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六派之中，第一派为不知责任之人，以下五派为不行责任之人。知而不行，与不知等耳。且彼不知者犹有冀焉，冀其他日之知而即行也。若知而不行，则是自绝于天地也。故吾责第一派之人犹浅，责下五派之人最深。虽然，以阳明学知行合一之说论之，彼知而不行者，终是未知而已。苟知之极明，则行之必极勇。猛虎在于后，虽跛者或能跃数丈之涧。燎火及于邻，虽弱者或能运千钧之力。何也？彼确知猛虎大火之一至，而吾之性命必无幸也。夫国亡种灭之惨酷，又岂止猛虎大火而已。吾以为举国之旁观者直未

知之耳。或知其一二而未知其究竟耳。若真知之，若究竟知之，吾意虽箝其手箝其口，犹不能使之默然而息，块然而坐也。安有悠悠日月，歌舞太平，如此江山，坐付他族，袖手而作壁上之观，面缚以待死期之至，如今日者耶？嗟乎，今之拥高位，秩厚禄，与夫号称先达名士有闻于时者，皆一国中过去之人也。如已退院之僧，如已闭房之妇，彼自顾此身之寄居此世界，不知尚有几年。故其于国也，有过客之观。其苟且以偷逸乐，袖手以终余年，固无足怪焉。若我辈青年，正一国将来之主人也。与此国为缘之日正长，前途茫茫，未知所届。国之兴也，我辈实躬享其荣。国之亡也，我辈实亲尝其惨。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宁可旁观耶？夫宁可旁观耶？吾岂好为深文刻薄之言以骂尽天下哉？毋亦发于不忍旁观区区之苦心，不得不大声疾呼，以为我同胞四万万人告也。

旁观之反对曰：任。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任之谓也。

○排外平议

我中国以排外闻于天下也久矣。杀洋人，毁教堂，攻使馆，戕公使。天下之人，莫不诋为人道之贼害，世界之公敌，为万国公法所不容。乃至覆其都，丧其民，歼其兵，割地赔款，主权尽失，而国几不国。盖排外之力至大，而排外之祸亦至酷矣。伤心人曰：中国人乌知排外者哉！排外之道有二：野蛮人之排外也，排以腕力。文明人之排外也，排以心力。排以腕力者，愤外人之逼我，视之如仇，防之如贼。外人之来我国也，必将深闭固拒，则外人之文化智识，必不能资其益而取其长。而一人之腕力，又非百十腕力之敌也。其力将必有所绌。力之既绌，则外人之来而逼我，将又百十于昔日，而更无术以拒之。且冒犯不韪，背公理而触万国之怒也。外人则贱为野蛮，愤为公敌，合诸国之力以为报复。且藉公义以纵其私谋，悍然无复顾忌，极其践踏缚压，皆视为待野蛮之公法所当然。而排外者，力穷理屈，排无可排，遂不能不低首吞声，以受其压制。以心力排外者，其待外人也，礼貌有加，其善外交也，仪节不失。虽世仇夙怨之国，受其逼辱，举国所欲得而甘心者，其往来酬应，殷勤无以异于姻娅。且惟积怨怀仇之故，则弥师其政学，输其文明，外奉其敌以为师，内善其国之政治。至于自主之内政，国家之主权，下及国民享有之权利，则虽至小至弱之国，必不容他人有一毫之干涉，有一事之侵犯。而外人之眈逐窥伺其旁者，亦惮其心力，为所抵抗，不敢施其干涉侵犯之谋。此二者，排外之心虽同，而排外之术迥异。此国之盛衰兴亡之所以殊其效也。

中国通商以来，与外人之交涉数十年矣。要其对外之道，大约不出二端。其始则持仇视主义。持仇视之主义者，狃于一统自立之例，习于氏羌胡羯之事

，自大也则曰天朝，鄙人也则曰夷狄。问其政策，不曰锁港，则曰闭关。其视外人也如毒蛇，如猛兽，如大火，如怨贼。虽其文明之政化，精妙之学问，无不视之为鸩毒。必求使外人之足，绝迹于吾国之中，一排再排，而势不敌。悚然于排外之可以召祸也。则一变而为服从主义。劫于外人之威，怵于外人之势。知我之必非彼敌，黠者乃急假其威势以自固，资之为保护，倚之为生活。下者思安其生产，上者谋保其富贵。甚乃挟其余焰，骄睨侪辈，锄虐同种以为快。愿者见其威势之果足以保护我也，则动色相告，趋之若鹜，百计营谋，以求为隶属，庇其馀荫，虽尽举主权以奉于其手，而犹惴惴焉恐不得当。其视外人也，如鬼神，如天帝，如奴仆之服其主，如妾妇之媚其夫。向之方怒为仇敌者，今乃甘为其奴隶。遂几自忘其国为何国，自忘其身为何国之人。呜呼，前倨者后必恭。野蛮人之排外，终未有不为其仇敌之奴隶者也。

不宁惟是，中国人之切齿外人也，要不过习攘夷之旧说，随声吠影，故闻名而生怒耳。否则，愤教民势力之逼，怨外人相待之刻耳。否则，怒外人官吏之倨慢，逼人之太甚耳。初非知痛国势之屈辱，愤主权之见夺，争国民之人权，发愤而起求独立也。天下用力之过猛，行度之过速者，虽遇至柔至弱之物，亦不能无反动力。数年以来，外人瓜分之心太急，侵略之谋太骤，操之过促，激而变生。今西国人士，纷然诋其政府侵略之无谋矣。脱外人易一政策，舍急激之手段，而行之以和缓，辍有形之瓜分，而施之于无形，笼之以私恩，啖之以小利，假之以虚名，我中人素不讲国家之学，绝不谙外交之术，则必倚为心腹，恃为奥援，入其牢笼而反德之感之，必不至有抵抗之事。譬之犬然，驱迫蹴踏，必反噬而狂吠。若抚而循之，饲而豢之，则无论何人，亦皆摇尾乞怜，依以为主。呜呼，我中人素见诋于外人，而谓为有奴隶性质者也。奴隶者，乌有抵人之事。则今日之举动，要不过击物者之用力过猛，而少有反动力者也。中国人乌知排外者哉！中国人乌能排外者哉！

呜呼，天下之国，未有排外而不覆败者也。天下之国，未有排外而能独立者也。排外乌乎起？起于界限，而为原人天赋之同性质者也。界己之身而名人曰外人，界己之家，而名人曰外家，界己之国而名人曰外国，界己之种而名人曰外种。既划此身家国种之界，则用情行事，自不能无厚薄于其间。故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同室有斗则纓冠，乡邻有斗则闭户。虽圣人亦昌言而不能讳也。故夫野蛮之世，则排外之心最热，而排外之例最严。家族部落之时代，无不仇待外人。外人非得内人之保证，则不能居其境内，而礼貌与刑律，轻重必极其不平。罗马开化最早，固尝定公共之律，以保护外人。而外人之受其保护者，犹不及罗马之半。今世欧洲日以文明号于天下，其民法刑法，同一定律，而不以内外人之界限为轻重矣。而关于国法者，则例仍极峻。其公民之权

，惟内国臣民所应享，而外人必不能与其分毫。且其民之移居他国，及出嫁于外人者，则必除其国民之籍，夺其公民之权，屏之于外人之列。呜呼，排外者天赋之公性，人道之必不能已。既有国界，则虽耶稣为君，墨翟为相，亦岂能泯其界而引而内之哉！

今夫古所谓令主谊辟，号称爱民，咨嗟于在原，勤劳于在庙，问其经营之实，则曰保我子孙，保我黎民而已。欧洲各国，立一约则必求抵制，行一事则必求报复。糜千万之饷，常备数十万之兵。问其经营之实，则亦曰防外人之侵犯我权利而已。何以不保他人之子孙而保我子孙？何以不保他人之黎民而保我黎民？何以不公其权利于天下万国，而必防外人之侵犯？岂不曰国界既立，虽圣人亦不能泯其界而引而内之哉。且泰西之伟儒硕学，昌言大号，以唤起国民之精神也，不曰爱国，则曰自主，不曰竞争权利，则曰独立不羈。日兢兢于优胜劣败之理，务求国权日伸，民力日涨，出而求胜于外人。故斯宾塞之言曰：托事于与我同利害者最安全。托事于与我异利害者至危险。公言无忌，以扇其国民排外之心。而美人之排英独立，意人之排奥建国，则且实行排外之事。而天下之主持公论者，且颂其民气之盛，民力之强，而未尝一言以斥其违犯公理。盖文明之程度渐高，则排外之涨力愈大，而排外之手段愈巧。乃匿其排外之义，而易以美名曰爱国，曰自主，曰竞争权利，曰独立不羈。

夫爱国也，独立也，与排外固异名同实。外人视之而斥为排外者，即内国视之而号为爱国者也。然而西人排外而国权伸，我国排外而国权反屈者何也？曰：西儒之言自由也，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排外固亦有界者也。排之以政治者，虽严峻而仍在界之中。则伸国权而获美誉。排之于交际者，一举手而即溢于界之外，则被实祸而蒙恶名。我国民不审排外之界，昧于政治排外之术，不忍小忿，冒昧而为此野蛮之举动。一击不中，则神丧气沮，务柔顺以求外人之不我排。然外人方区国民，方严种族，其排外之剧烈，尤甚于我也。则虽屈膝俯首，而卒不能免人之排。呜呼，其排人也，逞私忿而非为国计，其求免人之排也，则亦营私图而非为国计，其不知爱国亦甚矣。乌有不爱国而能排外者哉！曰：外人之逐我华工也，其以腕力排外，宁有异于我乎？曰：西儒言之矣。文明之世，以道理为势力，野蛮之世，以势力为道理。美国蓄其国民之力，膨胀不已，横决四出，乃至触抵公理，虽犯天下之不韪，然势力盛而亦莫敢谁何。我国民以绵薄之材，撻公众之怒。不胜匹雏，而抗乌获之鼎，宜其鼎未举而腴已先绝也。呜呼，万国角立之际，非竞争不足以生存。然黄河之泻，必先浚；畜，鸷鸟之击，必先戢翼。侥幸一击，宁岂有幸！惟鼓其爱国之心，张其独立之气，厚其竞争之力，弃野蛮之覆辙，循文明之正轨，则今日腕力之屈者，宁知他日心力之不伸。若其勇于野蛮之横暴，而怯于文明之竞争，来日方长

，则四万万之同胞，其将何所托命乎？呜呼，愿我国民一念美意之成效，而勿忘斯宾塞之至言也。

○论国家思想

人群之初级也，有部民而无国民。由部民而进为国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与国民之异安在？曰：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

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

所谓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者何也？人之所以贵于他物者，以其能群耳。使以一身孑然孤立于大地，则飞不如禽，走不如兽，人类之翦灭亦既久矣。故自其内界言之，则太平之时，通功易事，分业相助，必非能以一身而备百工也；自其外界言之，则急难之际，群策群力，捍城御侮，尤非能以一身而保七尺也。于是乎国家起焉。国家之立，由于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仅恃一身之不可，而别求我相团结、相补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团结永不散，补助永不亏，捍救永不误，利益永不穷，则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发一虑，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于其所谓一身以上者（此兼爱主义也。虽然，即谓之为我主义，亦无不可。盖非利群，则不能利己，天下之公例也）。苟不尔，则团体终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几乎息矣。此为国家思想之第一义。

所谓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者何也？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夫事务所为公司而立乎，抑公司为事务所而立乎？会馆为村市而设乎，抑村市为会馆而设乎？不待辨而知矣。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以相越，故法王路易第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以吾中国人之眼观之，或以为无足怪乎？虽然，譬之有一公司之总办，而曰“我即公司”，有一村市之值理，而曰“我即村市”，试思公司之股东，村市之居民，能受之否耶？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谓之病狂，不可得也。故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蠹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此为国家思想之第二义。

所谓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者何也？国家者，对外之名词也。使世界而仅有一

国，则国家之名不能成立。故身与身相并而有我身，家与家相接而有我家，国与国相峙而有我国。人类自千万年以前，分孳各地，各自发达，自言语风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质异，精神异，而有不得不自国其国者焉。循物竞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与国不能不冲突，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必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盖非是则其所以为国之具先亡也。譬之一家，虽复室如悬磬，亦未有愿他人入此室处者。知有我故，是故我存。此为**国家思想第三义**。

所谓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者何也？宗教家之论，动言天国，言大同，言一切众生，所谓博爱主义，世界主义，抑岂不至德而深仁也哉，虽然，此等主义，其脱离理想界而入于现实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万数千年后，吾不敢知，若今日将安取之？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人，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若曰并国界而破之，无论其事之不可成，即成矣，而竞争绝，毋乃文明亦与之俱绝乎？况人之性非能终无竞争者也。然则大同以后，不转瞬而必复以他事起竞争于天国中，而彼时则已返为部民之竞争，而非复国民之竞争，是率天下而复归于野蛮也。今世学者，非不知此主义之为美也，然以其为心界之美，而非历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不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盖有由也。然则，言博爱者，杀其一身之私以爱一家可也，杀其一家之私以爱一乡族可也，杀其一身一家一乡族之私以爱一国可也。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亦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何也？其为部民而非国民，一也。此为**国家思想第四义**。

耗矣哀哉，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上焉者，则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为虎，而自为其伥；其贤者亦仅以尧、跖为主，而自为其狗也。以言乎第一义，则今日四万万人中，其眼光能及于一身以上者几人？攘而往，熙而来，苟有可以谋目前锱铢之私利者，虽卖尽全国之同胞以图之，所弗辞也。其所谓第一等人者，则独善其身，乡党自好者流也，是即吾所谓逋群负而不偿者也。夫独善之与私恶，其所以自立者虽不同，要其足以召国家之衰亡一也。以言乎第二义，则吾中国相传天经地义，曰忠曰孝，尚矣。虽然，言忠国则其义完，言忠君则其义偏。何也？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二者缺一，时曰非人。使忠而仅以施诸君也，则天下之为君主者，岂不绝其尽忠之路，生而抱不具人格之缺憾耶？则如今日美法等国之民，无君可忠者，岂不永见屏于此德之外，而不复得列于人类耶？顾吾见夫为君主者，与为民主国之国民者，其应尽之忠德，更有甚焉者也。

人非父母无自生，非国家无自存，孝于亲，忠于国，皆报恩之大义，而非为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中国人以“忠”之一字为主仆交涉之专名，何其不真也！（君之当忠，更甚于民，何也？民之忠也，仅在报国之一义务耳。君之忠也，又兼有不负付托之义务，安在其忠德之可以已耶？夫孝者，子所对于父母的责任也，然为人父者，何尝可以缺孝德？父不可不孝，而君顾可以不忠乎？仅言忠君者，吾见其不能自完其说也。）以言乎第三义，则吾国历史弥天之大辱，而非复吾所忍言矣。计自汉末以迄今日，凡一千七百余年，中国全土，为他族所占领者三百五十八年，其黄河以北，乃至七百五十九年。今列其种族及时代为表如下：

国名 国祖 种族 都 今地 起兴年代（西历） 灭亡年代
（西历）

汉 刘渊 匈奴 平阳 山西平阳府 三〇四年 三二九年

成 李雄 巴氏 成都 四川成都府 三〇四年 三四七年

后赵 石勒 羯 邺 直隶顺德府 三一八年 三五一年

燕 慕容 鲜卑 邺 直隶顺德府 三三七年 三七〇年

代 拓跋猗卢 鲜卑 盛乐 山西大同府 三〇九年 三七六年

秦 苻健 氏 长安 陕西西安府 三五一年 三九四年

后燕 慕容垂 鲜卑 中山 直隶定州 三八三年 四〇八年

后秦 姚萇 羌 长安 直隶定州 三八四年 四一七年

西燕 慕容冲 鲜卑 长子 山西潞州府 三八四年 三九四年

西秦 乞伏乾归 鲜卑 苑川 甘肃巩昌府 三八五年 四三一年

后凉 吕光 氏 姑臧 甘肃凉州府 三八六年 四〇三年

南燕 慕容德 鲜卑 广固 山东青州府 三九八年 四一〇年

南凉 秃发傉檀 鲜卑 廉川 甘肃西宁府 四〇二年 四一四年

北凉 沮渠蒙逊 匈奴 张掖 甘肃甘州府 四〇二年 四三九年

大夏 赫连勃勃 匈奴 统万 甘肃宁夏府 四〇七年 四三一年

后魏 拓跋 鲜卑 平城 山西大同府 三八六年 五六四年契丹 五代时燕云 十六州

金 完颜阿骨打 女真 汴 河南开封府 一一二六年 一二三四年

元 成吉思汗 蒙古 北京 直隶顺天府 一二七七年 一三六七年

呜呼！以黄帝神明华胄所世袭之公产业，而为人乡而夺之者，屡见不一见，而所谓黄帝子孙者，迎壶浆若崩厥角，纡青紫臣妾骄人，其自啮同类以为之尽力者，又不知几何人也？陈白沙《崖山吊古诗》有云：“镌功奇石张宏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嗟夫，嗟夫！晋、宋以来之汉儿，其丰功伟烈与张宏范

后先辉映者，何啻千百！白沙先生，无乃所见不广乎？国家思想之销亡，至是而极。一以言乎第四义，则中国儒者，动曰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横渠《西铭》之作，视国家为眇小之一物，而不屑厝意。究其极也，所谓国家以上之一大团体，岂尝因此等微妙之空言而有所补益？而国家则滋益衰矣。若是乎吾中国人之果无国家思想也。危乎痛哉！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竟如是其甚也！

吾推其所以然之故，厥有二端：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

其误认国家为天下也，复有二因。第一由于地理者。欧洲地形，山河绮错，华离破碎，其势自趋于分立。中国地形，平原磅礴，厄塞交通，其势自趋于统一。故自秦以后，二千余年，中间惟三国南北朝三百年间，稍为分裂，自余则皆四海一家。即偶有割据，亦不旋踵而合并也。环其外者，虽有无数蛮族，然其幅员，其户口其文物，无一足及中国。若葱岭以外，虽有波斯、印度、希腊罗马诸文明国，然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故中国之视其国如天下。非妄自尊大也，地理使然也。夫国也者，以对待而成。中国人国家思想发达，所以较难于欧洲者，势也。第二由于学说者。战国以前，地理之势未合，群雄角立，而国家主义亦最盛。顾其敝也，争地争城，杀人盈野，涂炭之祸，未知所极。有道之士然忧之。矫枉过正，以救末流。孔子作《春秋》，务破国界，归于一王，以文至太平。孟子谓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其余先秦诸子，如墨翟宋老聃关尹之流，虽其哲理各自不同，至言及政术，则莫不以统一诸国为第一要义。盖救当时之敝，不得不如是也。人心之厌分争已甚，遂有嬴政刘邦诸梟雄，接踵而起。前此书生之坐论，忽变为帝者之实行。中央集权之势，遂以大定。帝者犹虑其未固也，乃更燔百家之言，锢方术之士，而务刺取前哲绪论之有利于己者，特表章之，以陶冶一世。于是国家主义遂绝。其绝也，未始不由孔墨诸哲消息其于间也。虽然，是固不可以为先哲咎。彼其时固当然。而扶东倒西，又人类之弱点而不能避者也。佛以说法度众生，而法执者即由法生惑焉。后人狃一统而忘爱国，又岂先圣之志也。且人与人相处，而不能无彼我之界者，天性然矣。国界既破，而乡族界身家界反日益甚。是去十数之大国，而复生出百数千数无量数之小国，驯至四万万人为四万万国焉。此实吾中国二千年来之性状也。惟不知有国也，故其视朝廷，不以为国民之代表，而以为天帝之代表。彼朝廷之屡易而不动其心也，非愒也，苍天死而黄天立，白帝杀而赤帝来，于我下界凡民有何与也！禀受于地理者既若彼，薰习于学说者又若此，我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又何怪焉，又何怪焉。

虽然，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此不过一时之谬见，其时变，则其谬亦可自

去。彼谬之由地理而起者，今则全球交通，列强比邻，闭关一统之势破，而安知殷忧之不足以相启也。谬之由学说而起者，今则新学输入，古义调和，通变宜民之论昌，而安知王霸之不可以一途也。所最难变者，则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之弊，深中于人心也。夫独善其身、乡党自好者，畏国事之为己累而逃之也；家奴走狗于一姓而自诩为忠者，为一己之爵禄也。势利所在趋之若蚁，而更自造一种道德以饰其丑而美其名也。不然，则二千年来与中国交通者，虽无文明大国，四面野蛮，亦何尝非国耶？谓其尽不知有对待之国，又乌可也？然试观刘渊、石勒以来，各种人之入主中夏，曾有一焉无汉人以为之佐命元勋者乎？昔稽绍生于魏，晋人篡其君而戮其父，绍膺颜事两重不共戴天之仇敌，且为之死而自以为忠，后世盲史家亦或以忠许之焉。吾甚惜乎至完美至高尚之忠德，将为此辈污蔑以尽也。无他，知有己而已。有能富我者，吾愿为之吮痛；有能贵我者，吾愿为之叩头。其来历如何，岂必问也。若此者，其所以受病，全非由地理学说之影响。地理学说虽万变，而奴隶根性终不可得变。呜呼！吾独奈之何哉？吾独奈之何哉？不见乎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呜呼痛哉！吾语及此，无眦可裂，无发可竖，吾惟胆战，吾惟肉麻，忠云忠云，忠于势云尔，忠于利云尔。不知来，视诸往，他日全地球势利中心点之所在，是即四万万忠臣中心点之所在也。而特不知国于此焉者之谁与立也！

呜呼，吾不欲多言矣！吾非敢望我同胞将所怀抱之利己主义除净尽，吾惟望其扩充此主义，巩固此主义，求如何而后能真利己，如何而后能保己之利使永不失，则非养成国家思想不能为功也。同胞乎！同胞乎！勿谓广土之足恃，罗马帝国全盛时，其幅员不让我今日也。勿谓民众之足恃，印度之土人，固二百余兆也。勿谓文明之足恃，昔希腊之雅典，当其为独立国也，声明文物甲天下，及其服从他族，萎靡不振以至于澌亡。而吾中国当胡元时代，士大夫皆习蒙古文（《廿二史札记》言之甚详），而文学几于中绝也。惟兹国家，吾侪父母兮！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兮！莹莹凄凄，谁怜取兮！时运一去，吾其已兮！思之思之兮，国及今其犹未沫兮！

○适可斋记言记行序

中国之为人弱，其效极于今日，而其根伏于数十年以前。西人以兵弱我者一，以商弱我者百，中国武备不修，见弱之道一，文学不兴，见弱之道百。西人之始来也，非必欲得地也，灭国也，通商而已。通商万国之所同也。客邦之利五，而主国之利十，未或以为害也。害恶在？中国人士处暗室，坐智井，梦不知外事。又疲散{卅尔}要，苟欲弥一日之患，而徂于千岁之毒。彼族察是，故相待之道，曰欺曰胁，而我之迩彼也，如丛神与奕秋博，无著不谬，无子不死

，一误再误，以讫于今。呜呼！不可谓国有人矣。

自十七岁，颇有怵于中外弱强之迹，顾乡处寡学，因舛驾南朔，求所谓豪杰之士，周之四国者。所见所闻，其象之流，往往学此为衣食计，无通识，无远志。或有宿学清流，锐意新学，然未肄西文，未履西域，未接西土，隔膜影响，如贫子说金，终无是处。盖帖然概于心者，不过数人。顾闻马君眉叔将十年矣，称之者一，而谤之者百，殷殷愿见，弥有岁年。今秋海上，忽获合并，共晨夕饫言论者十余日，然后霍然信中国之果有人也。世之谤君者勿论，其称君者，亦以为是尝肄西文，履西域，接西土而已。之人也，自命使以来，可斗量也，吾有以窥君之所学。泰西格致之理，导源于希腊，政律之善，肇始于罗马。君之于西学也，鉴古以知今，察末以反本，因以识沿革递嬗之理，通变盛强之原，以审中国受弱之所在。若以无厚入有间，其于治天下若烛照而数计也。

君书未获见，所见者二种，《适可斋记言》，《适可斋记行》，非君特撰之书也。然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义，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嗟夫！使向者而用其言，宁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宁有将来！宋殇之于孔父，知而不用，《春秋》罪之。是或有天运焉，则更何惑乎谤君者之百其喙以吠声也？吾请进一言，愿君捐虑覃精，为其所欲为者，成一家之言，以诒天下。荀卿不云乎，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穷极必变，天之道矣。四万万之人，宁冥冥以沦胥欤？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日，新会梁启超谨叙。

○日本国志后序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怪咏叹，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懣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乃诵言曰：使千万里之处，若千万岁之后，读吾书者，若布眉目而列白黑，登庙庑而诵昭穆，入家庭而数米盐也，则良史之才矣。使千万里之外，若千万岁之后，读吾书者，乃以知吾世，审吾志，其用吾言也。治焉者荣其国，言焉者辅其文。其不能用，则千万里之外，若千万岁之后，铨材讽说之徒，咨嗟之，太息之。夫是之谓经世先王之志。

斯义也，吾以求诸古史氏，则惟司马子长有取焉。虽然，道己家事者，苟非愚蒙患之子，莫不靡靡能言之，深周隐曲。若夫远方殊类，邈绝侔侏之域，则虽大智长老，闻言未解，游梦不及，况欲别闺闼，话子侄，数米盐哉！此为尤难绝无之事矣。司马子长美矣，然其为《史记》也，是家人子之道其家事也。

日本立国二千年，无正史，私家纪述，秽杂不可理。彼中学子，能究澈本末，言之成物者已鲜。矧乃异域绝俗，殊文别语，正朔服色，器物名号，度律量

衡，靡有同者，其孰从而通之？且夫日本古之弹丸，而今之雄国也。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为强，一举而夺琉球，而举而割台湾。此土学子，鼾睡未起，眴此异状，拑口纤舌，莫知其由。故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以吾所读《日本国志》者，其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若入其闺闼而数米盐，别白黑而诵昭穆也。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又宁惟今日之事而已。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顾犬补牢，未为迟矣。孟子不云乎，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斯书乎，岂可以史乎史乎目之乎？

虽然，古之史乎皆有旨义，其志深，其旨远。启超于先生之学，匪敢曰深知。顾知其为学也，不肯苟焉附古人以自见。上自道术，中及国政，下逮文辞，冥冥乎入于渊微。敢告读是书者，论其遇，审其志，知所戒备，因以为治，无使后世咨嗟而累欷也。

○西学书目表序例

余既为《西书提要》，缺医学兵政两门未成，而门人陈高第、梁作霖、家弟启勋，以书问应读之西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乃为表四卷，札记一卷，示之，媵之以叙曰：大哉圣人之道！孔子适周，求得百二十国宝书。圣祖仁皇帝，御纂《数理精蕴》，润色西算，弁诸卷首。高宗纯皇帝，钦定《四库总目》，凡译出西书，悉予著录。先圣后圣，其事不同，其揆若一。呜呼，溥博宏远，蔑以加矣！海禁既开，外侮日亟。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昔纪文达之撰提要，谓《职方外纪》、《坤輿图说》等书，为依仿中国邹衍之说，夸饰变幻，不可究诘。阮文达之作《畴人传》，谓第谷天学，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畔道，不可为训。今夫五洲万国之名，太阳地球之位，西人五尺童子皆能言之。若两公，固近今之通人也。而其智反出西人学童之下，何也？则书之备与不备也。

大凡含生之伦，愈愚犷者，其脑气筋愈粗，其所知之事愈简。愈文明者，其脑气筋愈细，其所知之事愈繁。禽兽所知最简，故虎豹虽猛，人能槛之。野人所知亦简，故苗黎番回虽悍，人能制之，智愚之分，强弱之原也。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兵志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人方日日营伺吾侧，纤悉曲折，虚实毕见，而我犹枵然自大，偃然高卧，非直不能知敌，亦且昧于自知。坐见侵陵，固其宜也。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

此三百种者，择其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抑吾闻英伦大书楼所藏书，凡八万种有奇。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

耳。西国一切条教号令，备哉灿烂。实为政治之本，富强之由。今之译出者何寥寥也？彼中艺术，日出日新，愈变愈上。新者一出，旧者尽废。今之各书，译成率在二十年前。彼人视之，已为陈言矣。而以语吾之所谓学士大夫者，方且诈为未见，或乃瞠目变色，如不欲信。呜呼，岂人之度量相越远邪？抑导之未得其道也？

一、译出各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今除教类之书不录外，自余诸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其目曰算学，曰重学，曰电学，曰化学，曰声学，曰光学，曰汽学，曰天学，曰地学，曰全体学，曰动植物学，曰医学，曰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其目曰史志，曰官制，曰学制，曰法律，曰农政，曰矿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其目曰游记，曰报章，曰格致，总曰西人议论之书，曰无可归类之书。

一、明季国初，利艾南汤诸君，以明历见擢用。其所著书，见于《天学汇函》，《新法算书》者百数十种，又制造局、益智书会等处，译印未成之书百余种。通商以来中国人著书言外事，其切实可读者，亦略有数十种，掇拾荟萃，名为附卷。

一、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其有一书可归两类者，则因其所重。如《行军测绘》，不入兵政，而入图学，《御风要术》，不入天学，而入船政，《化学卫生论》，不入化学，而入医学是也。又如《电气镀金》，《电气镀镍》等书，原可以入电学，《脱影奇观》，《色相留真》，《照像略法》等书，原可以入光学；《汽机发轫》、《汽机必以》，《汽机新制》等书，原可以入汽学；今皆以入工艺者，因工艺之书，无不推本于格致，不能尽取而各还其类也。又如《金石识别》，似宜归矿学类，又似宜归地学类，而皆有不妥。故归之化学。《海道图说》，似宜归地学类，又似宜归海军类，而皆有不妥，故归之船政。此等门目，亦颇费参量。然究不能免牵强之诮。顾自《七略》、《七录》以至《四库总目》，其门类之分合，归部之异同，通人犹或訾之。聚讼至今，未有善法。此事之难久矣。海内君子惠而教之，为幸何如！

一、门类之先后。西学之属，先虚而后实。盖有形有质之学，皆从无形无质而生也。故算学重学为首，电化声光汽等次之。天地人物等次之，医学图学全属人事，故居末焉。西政之属，以通知四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官制学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后能强，故农矿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农者地面之产，矿者地中之产，工以作之，作此二者也，商以行之，行此三者也，此四端之先后也。船政与海军相关，故附其后。

一、已译诸书，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最多。由教士多业医也。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今犹列为一门者，以本原所在，不可不购悬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云尔。

一、书目例标撰人名氏，今标译人，不标撰人者，所重在译也。译书率皆一人口授，一人笔述。今诸书多有止标一人。原本不两标，故仍用之，名从主人也。

一、收藏家最讲善本。故各家书目，于某朝某地刻本至为。今所列皆新书，极少别本，仍详列之者，不过取便购读，与昔人用意微殊。其云在某某书中者，无单行本也。其云《格致汇编本》，《万国公报本》，《时务报本》，其下不注本数价值者，亦无单行本也。

一、古书用卷子本故标卷数。后世装潢既异，而犹袭其名，甚无谓也。故今概标本数，不标卷数。

一、目录家皆不著价值，盖所重在收藏无须乎此。今取便购读，故从各省官书局之例，详列价值。其标若干两若干钱者，银价也。其标若干千若干百者，制钱价也。其标若干元，若干角者，洋银价也。制造局、同文馆、天津学堂之书，概据原单。其家刻本及西士自印本，据格致书室单。

一、表下加识语，表上加圈识，皆为学者购读而设，体例不能雅驯，所不计也。惜所识太略，又学识浅陋，未必得当耳。世之君子，尚救正之。

一、附卷所载通商以前之西书，多言天算言教两门。今除言教之书不著录外，自余诸书，不能以类别，故以著书人为别。

一、附卷所载，中国人言西学之书，搜罗殊隘。其海内通人，或有书成而未刻，刻成而鄙人未及见者，当复不少。管窥蠡测，知其孤陋。若夫坊间通行之本，有稗贩前人，割裂原籍以成书者，乃市侩射利之所为，方闻之士所不屑道，概不著录，以示谨严，非罗漏也。

一、中国人言西学之书，以游记为最多。其余各种，亦不能以类别。今用内典言人非人，化学家言金非金之例，区为游记类，非游记类二门。

一、近人颇有以译本之书，而归入自著书之中，不标译字者，概为疏通证明，仍入诸译书表中，不援名从主人之例。

一、表后附札记数十则，乃昔时答门人问之语，略言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虽非详尽，初学观之，亦可以略识门径。故窃取过而存之之义，附见末简，名曰《读书法》。博雅君子，谅无哂之。若其刍蕘之见，则略具所著《西书提要》中，此不能多及也。

○大同译书局叙例

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然欲变士，而学堂功课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农，而农政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工，而工艺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商，而商务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官，而官制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兵，而兵谋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总纲，而宪法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分目，而章程之书靡得而读焉。今夫瞽者虽不忘视，跛者虽不忘履，其去视履固已远矣。虽欲变之，孰从而变之？无已，则举一国之才智，而尽出于此一途也。故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虽然，官译之书，若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上海制造局，始事迄今，垂三十年，而译成之书不过百种。近且悉辍业矣。然则，以此事望之官局，再自今以往，越三十年，得书可二百种。一切所谓学书农书工书商书兵书宪法书章程书者，犹是万不备一。而大事之去固已久矣。用是愤懣，联合同志，创为此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或编为丛刻，以便购读，或分卷单行，以广流传。将以洗空言之诮，增实学之用。助有司之不逮，救燃眉之急难。其或忧天下者之所乐闻也。

一、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大约所译先此数类。自余各门，随时闲译一二。种部繁多，无事枚举。其农书则有农学会专译，医书则有医学会专译，兵书则各省官局尚时有续译者，故暂缓焉。

一、旧译之书，或有成而未刻，刻而已佚者，随时搜取印布，或编为丛书，以便新学购读。

一、中国人所著或编辑之书，有与政教艺学相关，切实有用者，皆随时印布。

一、海内名宿，有自译自著自辑之书，愿托本局代印者，皆可承印。或以金钱奉酬，或印成后以书奉酬，皆可随时商订。同志之士，想不吝见教。

一、本局所印各书，行款装潢，悉同一式。散之则为单行本，合之则为丛书。收藏之家，致为便益。

一、本局系集股所立，不募捐款。印出各书，译费印费，所糜甚巨。已在上海道署存案。翻印射利者究治。

☆麦孟华○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

问中国自强之道，其通人磊士，则莫不攘臂奋舌，曰变法哉！变法哉！麦孟华曰：中国变法盖三十年矣，兴轮船，设电线，练海军，创船政，开总署，派

公使，开煤矿，勤纺织，习洋操，购枪炮，设同文馆，武备学堂，凡仿行西法，关涉洋务之事，不一而足，而不免于今日。吾子变法之说，其谓何？彼则曰：吾今日变法之说，则有以异于他日。他日铁路未开也，银行未创也，银币未铸也，矿务未辟也，制造未盛也，小轮未行也，邮政未立也，学堂未设也，其类乎此之西法，一切未仿行也。风气未开，举而措之，国不足强矣。麦孟华曰：畴昔之变法者，其心未尝不如吾子之所言也。曰吾变此法，而即可以强吾国也，然而不免于今日。今子之法，犹彼之法也，子之言犹彼之言也，后人之视吾子，犹视彼也。今试问兴一铁路而筹款购铁，招股集工，画定官路，厘正章程，刻期必成，材无十罅，吏无中饱，工无废辍，任此者谁也？创一银行，而联合户部，纠集商民，部勒委员，令无奸伪，令无侵蚀，任此者谁也？铸一银圆，而成色无亏，重率无漏，抽提无缺，流通无窒，推行无阻，局费无滥，属吏无偷，任此者谁也？办一矿务，而延聘矿师，购办机器，勘验苗脉，化子色，通便转运，厘定税额，选才督办，无滥私人，开采化铸，实著成效，任此者谁也？建一制造小轮，而铸铁制械，无致偷减，派员督理，无令敷衍，出费领牌，无讹民商，任此者谁也？立一邮政，勿讹邮费，勿误急递，勿付浮沉，领局者勿视为利藪，督办者勿诿为公事，任此者谁也？设一学堂，而聘请教习，招集生徒，商略课程，筹拨经费，富藏图书，试课艺业，督训奖励，如诲子弟，任此者谁也？此外一切纺纱织布，铁厂商局，以及类此之西法，一切当仿行者，其经营监督，任此者谁也？今夫海内有心人之所喁望，四万万生灵之所寄托，千百万人新政之所由推行，则岂不在巍巍然乘轩食肉，待漏持版之官吏之手哉！夫以若之重事，而托之此辈官吏之手，其能举与否，虽蒙患竖，可一言而断也。既不能举矣，而犹日攘臂奋舌曰，吾变法，吾变法，其有以异以向者之所云者几何矣！然则中国之官，固皆冗无具矣乎？曰：古者设官之任事也，礼乐刑政，兵农工户，纳言守土，分隶以职。专其责，久其任，厚其权，瞻其身家，使无掣肘，使无内顾，故毕精力事其事，而事治。霸天下者，创于权臣藩镇之祸，虑其专擅而跋扈也，则毓之副佐，以杀其势。虑其盘踞而肆蹇也，则促之更调，以窘其力。虑其挟重柄席贵势以觊搏我也，则号令之，监察之，以剪其威。虑其侈纵不度，且官多而奉难给也，则薄糈贱禄，以节其用。权势绌，才力绌，财用绌，是驱其臣于为恶之路也。然其才智强权术巧不次之擢耳其前，不测之威蹶其后，束缚而驰驱之，不敢不栗栗循职也。故毕精力事其事，而事亦治。逮霸天下者之子孙，驰骤亦既堕矣。然箝束既久，压力日重，虽有才智，靡能自拔矣。上者驯扰偃仰，煦沫文之中，其视官也传；下者奸诈贿墨，集诟无耻，其视官也如市。乌乎！岂古人必才桀狷洁，而今人必罢软墨黷哉！则其制之不善也。

且夫赅育之男，缚其手足，则不能胜匹雏；垂输之巧，锢其耳目，则不能制一器。夫欲用人之耳目手足，乃先缚之锢之，使极之拘挛聋瞽，仓卒有急，则又号而求治，责才力聪智于拘挛聋瞽之人，是适裸壤而求龙章，趣聋俗而求韶也。且先王之任官也信之，后世之任官也疑之。先王之任官也用之，后世之任官也窘之。下亦习知上之疑我，上之窘我也，乃务为安静之说，乃惰，乃谗，乃堕，视其朝廷乃如粥市，如路人。夫举国而委之路人粥物者之手，其不欺卖而利矣幸矣！又何望其能善其事哉？夫今日之官制，固明太祖操纵之术，而前代之敝政也。然闭关之世，濡沫太平，则奉行文书，按循资格，诚为防弊揽权之术。若夫强邻环儿，事变百幻，而仍此缚锢之旧，则必互相牵掣，互相推诿，延宕张皇，一事不办。且同此善政，西人行之而大效，中国行之而滋弊，壅隔侵蚀，卒至废辍。夫变法而不正其本，是溉枝叶而求木之茂，征港汊而求水之清也。董生不云乎：为政不调甚者，乃解而更张之。无百年不敝之法，前代美治，至今犹敝，况胜数百年之秕政哉！强弱举，痿振坠，通塞其政，极大其事，极繁而靡，不建始于官制。然剔举朝之宿弊，药千年之沉疴，条理万端，非可一言竟也。请先究其病源，条其要旨，以此医国，庶有瘳乎！

欲治病源，一曰汰冗员矣。夫日本之变政也，芟除冗官，以知县直隶国主。而亲王之尊，出为知县。弛其监制，使可自达，尊其权位，使可任事。上与君，下与民亲，故情通事举，不二十年而国遂强。今以县亲民矣，而控以本府，控以监司，控以督抚。上谒长官，如觐天帝，下规民事，动辄掣肘。君与臣相隔绝，官与民相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堂陛九级，廉诚远地矣，然噎郁壅塞。上德何自宣，下情何自达。昔者周以百里封侯，直隶天子，汉以郡守领令，下逮小民。今吾壤地辽阔，县令繁多，纵不能远师成周，如日本之直隶，亦宜法汉良制，领以巡抚，崇其品秩，授以事权。庶几寻功简能，易于规察，专城抚字，不患控制。汉宣帝曰：与我共治，其惟良二千石乎？每拜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繁，质其所言，故循良最盛，遂以中兴。唐太宗重亲民之任，督守之名，书于屏间，条其善恶，故州治率理，贞观之治，遂致太平。其亲之也如彼。钟离意桓荣以尚书令仆射，出领郡守，虞延鲍昱以郡守入跻三公，妙选人才，级秩崇简，其重之若此。今虽监司之尊，奏牒不能上达，政治不能逮民，倏然中立，壅绝上下。至于县令，则吏部铨选，上不知其姓名，参谒长吏，劳几同于仆役。清流之士，羞而不为，尚欲以之求治哉！汰藩臬道府之冗员，除参拜见跪之縻节，人知自爱，吏能举事，而后上可收用也。至夫卿寺冗员，尤宜并汰。刑部掌刑矣，而复设大理，礼部掌礼矣，而复设鸿臚，六部重任矣，而堂官六七各无专，潦倒冗，乃若闲曹。若夫宰相，则天子之元辅矣，古者三公之制，二伯处外，一相治内，任至重也。后世则移为司徒、司马、

司空而相有三矣。移为中书、尚书，而三公俱官矣。移为同三品平章事，而三省虚设矣。移为同平章事，参知机务，参预政事，而他官兼摄宰相，且存衔敕尾。今则大学士四人，加以协办。然枢密之事，悉隶军机，内阁之设，皆为散秩，官制芜敝，已伤国体。况举一新政，则得而会议，得而挠阻，得而绊掣，是养虚冗之员，以自授也。小则虚糜国俸，大则诿掣朝政。若犹因循敝法，是犹渡江河而焚其维楫，固不待风波之险，中流而船必覆矣。

一曰专任。今夫一人专制，千室鸣弦，二人牵羊，则仆于道矣。一人规划，则千门万户，顷刻立定，筑于道旁，则三年而室不成矣。非一人谋之则智且才，众人谋之则愚且暗也。其权不一，其见不合，其势又相持而不下，始则牵制，继则推诿，终则倾轧，乃至智靡，而才亦什。故专制之法，失人则乱，得人则治。分任之治，失人亦乱，得人亦乱。专任之治，治一其功，乱专其事。分任之法，治则相轧，乱则相诿。是以先王之立官也，广其僚属，而不佐以储贰，所以专责成，而一事权也。汉之三公，魏之九卿，沿而勿改。后魏之世，始建少卿，以分九卿之职。隋炀之世，始置侍郎，以贰尚书之权，遂乃控制纷葛，政事丛脞，官制之坏，垂及千年。今舍周汉之美法，袭魏隋之积弊，是游前车之覆轨，而以为坦途也。且上患下之揽权而专事也，故一部之中堂官已六，复加管部。其权杀矣，其事分矣，而又虑其放惰无事也，于是他摄他部，一人之身兼差数四，一日到数署，奔走困顿，然每日到堂，拱立画诺而已。其事不谙，其势不逮，固不能治一事也。夫数人共一事，则才屈而事败，一人治数事，则才绌而事亦败。孰与人事其事之为愈乎？曰：庶务繁扰，固非一人耳目才智所可周也，如是则莫若议政行政，分任其人。西国各部长以一人，其有兴革，议院集议其得失，然后下之各部，令其推行。故虑事周，而集事速。今略仿其意，修虞帝辟门之典，复汉代议郎之制，精选通达中外之士，集之内廷，熟审机宜，详虑利弊，计议既定，下部施行。询谋则群策无遗，措办则一夫专制。既不失其揽权，复不忧其挟掣，数年之间，百废俱举。舍良法而不行，徒为惩羹吹薤之举，向之所以窘人，乃适足以自窘而已。如是而欲求治安，虽尧舜亦不可得而治矣。

一日久任其土地。习其人民，谙其风俗，扰其人情，察其好恶，辨其土宜，衡其利害，规划有年，然后可举一事。然又非蚤行而莫效也。张纲振目，染濡淫浸，或行之数年而效，或行之十年而效，或行之数十年而后效。故吴佑之相胶果，九年而报绩，杜诗之守南阳，十载而成化。若促其时日，数其更调，则虽皋繇司理，仲由治赋，奎遂文翁之守郡，亦将束手俯颈，无以自见，况以之责效之于俗吏哉！汉宣帝之言曰：守令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而不可以欺罔也，乃服从其教化。故汉世郡县，皆久其任，其能异者

，褒以玺书累秩九卿，终不易位。汉世循良，叠背相望，固由人才之盛，亦上之能竟其用也。后魏太和之世，始以六年为限，后唐则促为二十五月，宋世则定以三年行之。至今复多摄署，变易急促，不及数月，方营一事，而忽调异郡，则它人嗣职，将变易其前为矣。方治一职，而檄权它郡，则五日京兆，以不习而倭堕矣。且铁路未通，道途辽绝之官，之期动逾时月，未及布置，又复它移。自非上圣谁能过化哉？古之封建，分土子民，爱亲国人，如治家事。故废兴坠举，土辟民治。封建易而郡县矣。惟久任之法，尚存封建之遗意。若迁移仓卒，官如驿舍，过客虽才，谁能治驿舍之事哉？难者曰：久据专城，势将蹇肆，唐之藩镇，其已事矣。曰：引线之差，视其起点，摄引之率，视其重心。唐以武力之臣，授之大郡，私握兵柄，世之子孙，重心已偏，故摄引不能及也。今治吏百里，兵权不属，十余年外，即可迁调，虽有桀骜，何能专肆。且古之吏治也患其专，今之吏治也患其散。古之吏治也患其擅，今之吏治也患其倭，制异势殊，专擅诚非所患。今犹藉口唐藩，谓久任不如时易，则胡不引汉世前事，而观之也。

三者行矣，然佐理无人，则事犹坠而不举，则犹格而不达也。西国新相登朝，则各部之长，皆必更易，听自选择，用其所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令下流水，不忧阻捍。是以意无不行，事无不举。汉世三公，皆有曹掾，开阖辟士，妙简英贤。故汉之公府，得人最盛，外之州郡，咸有僚属，别驾治中，功曹主簿，皆州自辟除，通为百石。王涣群仇览为主簿，宗资署范滂为功曹，周景延陈蕃为别驾，成晋除张牧为赋曹，委心任政，用奏殊绩。魏以降犹沿斯制。北齐失政，佞幸侵官，州官始有敕用。然隋唐之世，判官推官，虽待奏报，犹自辟召也。后世虑其延任私人，于是一命以上，铨于吏部。内之阁部司员，皆由掣签，仅供主稿署押之用，非能资其毗赞也。外之县丞佐杂，皆由捐纳，无非市井无赖之尤，非能益其佐辅也。智有不及，才有不能独立，既不可为治矣。况文书数尺，高可隐身，成案积例，皆非谙悉，乃不能不委用于胥吏，固天下之猾蠹也。《诗》说曰：与师友处者治，与奴隶处者亡。所处皆无赖猾蠹，而犹欲以是求治，非左书而右息之哉？为今之计，当略师汉制，内之宰相部官，外之督抚县令，听其辟士，略置品级，幕府储才，庶裨政治。若夫胥吏则犹木之巨蠹也。夫一署之中，书吏百数，盘隔上下，抑遏冤苦，讹牵讼费，甚于狼虎，而又熟于成例，借为要挟，虽恫其害，莫敢谁何！蠹之不去，木必不茂。去蠹之法，是宜用士人以易之。萧何之主刀笔，朱震之从事，缪彤之为主簿，省署文书，督促簿役，皆用名贤以亲其事，故上能匡扬清化，而下能抽达郁滞也。州县之官，不习吏事，一举一动，仰息吏胥，吏胥因持其急而短长之，是所谓之以羊牧狼也。唐人士人初登科及未仕者，皆就藩府辟置。金设主事

，亦犹书吏，以下第举人为之。远师其意，以士人试而不第者为吏，优其礼节，使可出身。其有能事，擢为部曹。上之所重，人自乐就。如此则上有僚属之谋议，下资良吏之驰驱，牧民之官不劳而治矣。此之不为，顾乃听其噎蔽，任其蠹毙，不察病根，自责愈疾，岂不谬哉！岂不异哉！

若夫奔走百司，鼓舞豪杰，则资格固非所宜得士也。曰：后来居上，汲黯讽其积薪，宋臣李沆亦谓不用少年喜事之人，固非以资格为治耶？曰：资格之说，可治处常之天下，不可治应变之天下。可治一统之天下，不可治列国并立之天下。闭关蒙业，无需人才，一二老成，足供令使，年少魁桀，可老其才，以遗子孙也。今日事变急矣，强邻逼矣，遏抑既久，人才瘵，厚貌以求，姬言以号，犹惧不应，朝拔其尤，暮委其政，犹惧不逮，乃复限以品秩，投之闲散，一旦有急，其谁赴之？且夫举大事，任大政，兴大利，精察亡佞，促然不慑于众议，则岂不以锐气可用，而才力足以任事乎哉！窘以科举，屈以下僚，铍以奔走，靡可以岁月，其壮年之雄材伟略，与乡所谓精察亡佞，不慑众议之锐气，皆已摧猕荡夷，以至于尽。虽有魁磊耆硕，忧国如家，且将蹶仆任途，白首郎署。幸而跻预枢要，则已昏{卅尔}颓耄，弩钝不堪。呜呼！老其才而才乃蔽，习之事而事乃坠。下固窘矣，上亦何所赖哉！且夫英后明辟，号称能罗驾天下之英隽者，岂不以爵赏自我，足以驱役之，而操纵之哉！汉武擢霍光、金日于仆虏之中，起卫青、霍去病于氓隶之下，委以国事，属以兵权，用能翦劲匈奴，弼辅委裘之治。明太祖陟用不测，一言称旨，立跻显宦。萧滋以贡生为大学士，曾敏以监生为尚书。故士皆衔国士之知，奋不顾身，以徇利禄，未为不尊荣也，神明灵淑，魁才亦未为乏绝也。然格以官，今爵禄阶平流而进。得邀崇秩，则曰：致以日力，非上之特拔我也。得授达官，则曰：得于成例，非上之能知我也。苟得老寿富贵，固所自有，谁能感激图报，糜国士之身，以酬众人之遇哉？古者官阶疏简，数迁即可至公卿。故汉之车千秋起家大鸿胪，数月即为丞相。后汉黄琼以议郎四迁而至司空。以沿及明世，官阶虽少，编检三阶，可为大学士。以言资格，犹未为害也。今则官级多密，迁转繁难，入为翰林，数十迁乃跻卿贰，出为县令数十年，未阶督抚。虽有曾史之懿行，管葛之奇才，犹将ほ首资格，末由自达。而庸材下品，反以年日深久，灼然先用。此甚萃之士，所以掉头解体，秽朝廷而不顾者也。昔崔亮创为停年之制，不问贤愚，断以格限，人材沦敝，拓拔遂亡。夫魏之亡也如此，汉之兴也如彼，由斯以谭，果孰利而孰害，孰得而孰失哉？

《诗》曰：周王寿考，遐不作人。苏轼曰：能用智名勇功之人则治。故欲振国势，必作人才，欲作人才，必破资格。听其上书，试之行事，广为询察，遍加抽擢，果有异能，立授大官。如此则智名勇功之人，有不纵萃鞶鞶，奋身而

图报者哉！才既得矣，而尚忧事之不治哉！以弱为强，以危为安，以乱为治，一转移间，而才集事举，夫亦何惮而不为也？且上之明诏大号，同同督诫其臣下曰，不曰洁己守法，无瞰我利，无侵渔我民乎哉？然而上以廉求，下以贪应，若是者何也？日与人以生者，乃可得人之死，贍人之家者，乃可得人之身。薄与厚求，非所以得廉洁于臣下也。中国官吏千数，夤缘为奸，盘剥小民，苞苴昌盛，贿托馈遗，因恬而不知怪，逐利否耳，虑非顾行也。又其甚者，欺上而利之矣。侵蚀国帑，克扣军饷，粥缺谋差，较揣肥瘠，主上有急，因以为利，可谓无行谊之最者也。然而沿习为例，视若固然。其有佼佼自好，洁己奉公，则已眈眈眈眈，诧为奇行。上自督抚，下至县令，以墨败者，十常八九。若夫京官之炭敬，部员之印结，固昌言不讳，可公之大廷广众之中者也。虽号称贤者，亦固眈然受之，而莫之或非矣。然绳之国法，准以古义，为污耶？为洁耶？非古所谓簠不饬者耶？呜呼！捐廉弃耻，乃至于此！等此颇趾，等此视息，岂独其独异人哉！则上之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古者劝士，首重制禄。主田之制，详于孟子，庶人之仕，禄足代耕，法至良也。汉世以石为俸，厥有定制。宣帝用张敞、萧望之言，增天下吏俸十五，后汉建武复益官秩，故室家无累，人怀自励之心。降及隋唐，制禄犹厚。宋世阶品官职，封勋差遣，皆有俸禄，正俸职钱公用职田之外，复有衣粮餐钱，而复制祠禄以佚老，厚恩赏以优贤。自秦以来，班禄最重。是以真仁之世，名臣叠背，洁清治行，吏治循良。递至有明，官俸乃薄，一品之禄，未及百石，而本色折色，实得无几。始则以钞折米，十贯而抵一石，则石俸乃仅二三十钱矣。继则以布折钱，匹布而抵二百贯，则石俸乃仅十四五钱矣。制禄之薄，古所未有。管子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身且不贍，而责以洁身守正，乌可得哉！我朝之兴，因明敝制，大学士之贵，俸乃二百五十金，二百五斛米。家无九人之食，不及周之上农，禄无百石之入，不及汉之小吏。雍正七年，始加养廉，然中国仪节繁缛，费用滋巨，长吏靡其兼役，下吏窘于供应，区区之数，未之足也。况夫庆典军役，辄有折扣。太仓俸粟，红朽不食，名虽达官，实几不给。以此而求其狷介，虽鞭策督前，斧锯临后，且不可得，而猥欲澄叙吏治哉！西国之任官也，分职甚寡，给俸甚优，别以公费，以给应酬。土耳其荒敝之国，相臣月俸且一千八百磅，巡捕下吏工资，亦月数十金。其有越理受贿，必与重惩。是以事无陋规，物无官价，人知自爱，耻犯赃污。验之中外，稽之往古，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情莫不念室家，顾妻子，毁家济国，高节不可以责人也。上不与冗糈，以贍其家，彼必私取于下以自奉。与其下取以贼民，孰若上与以劝吏。与其私取以害公，孰若公与以禁私。惜此小费，滋此大患，未见其计之得也。量其缺分，重其糈秩，纾其窘急，励其廉隅

，则士必争自濯磨，约身赴治。若患国帑空虚，费无从出，则冗滥之员，千数百计，汰其虚糜，并其额禄，一举手而廩费已裕矣。语曰：正其本，万事理。欲正本者，则盍于此加之意矣。

其本正矣，然不清其流，仕途犹杂。清流之道，厥有二端。曰停捐纳，曰严保举。古者国有大庆赐民爵级，与民同乐，非利之也。晁错始为纳粟拜爵之说，因爵为上，擅出口无穷。捐纳之开，遂为嚆矢。名器乌可以假人哉！然但与虚爵，未之或病也。桓灵之世，粥及实官，吏治秕秽，遂屋汉社。是固敝政失德，足以亡人之家国者矣。而议者动曰：权宜之计。于是操奇计赢，易朝为市。始则止粥虚衔也，浸而粥及实缺矣。浸而粥及监司矣，浸而粥及科名矣，臧仆亡命，市侩无赖之人，皆得出其赢余，绾符纒组，扬然与士大夫齿，出粟内钱，乘传行部。此贾子所谓无行之尤者矣。人习知夫绾符纒组者之一，且我亦可以得此也，于是夷视官吏，于是轻量朝廷，于是贱功名而污其爵禄。爵禄不足劝，吏不足治，如此尚可为国哉！况夫清流之士，羞与吟伍，咸自引匿，不任国事。而民生大计，与夫兴利除弊之新政，遂皆托之亡命无赖之手。呜呼！几何而不为汉季之续也！且捐纳之说，固谓资其款项，上济国用也。元世捐一县丞衔，犹需十五万石，仍此贵重，犹有所得。今则烂羊侯尉，其贱如狗。捐一监司，未及万金，其于国用，无裨万一。夫行此敝政，虽厚得重获，已坏朝事，而伤国体，况坐受大害，而博此数十万之数哉！中国地广壤腴，物产二十六万，矿产之富，冠绝地球，诚能开矿垦荒，种植畜牧，国用百倍，犹有余裕，顾乃弃此大利，蹈此敝举，是故不可解也。无策甚矣！至若以人事君，固人臣之公义，古今之盛事也。叔牙举管仲为上卿，萧何荐曹参为丞相，齐遂以霸，汉遂以安。今之保举，乃为弊藪，非循故例，则延揽其私人。巧官钻营，真才沉抑。故疆臣大吏，岁有荐剡，然姓氏累牒，未尝有一奇才也。甚或得以谄媚，谋以贿赂，自非数者，莫得上闻。上欺君上，中败官，下郁郁士气。具有觉识，具有天性，顾乃谋人家国，若斯之奸谬哉！今天下未为之乏才也，属官治内，闻见未为遯绝也。是宜严责大臣，妙简英俊，各举所知，推荐非人，坐其举主。汰康匏而显宝鼎，退驽蹇而致绝足。庶几爵赏无滥，而国家可得用才之效也。事至易行，效至易观，而犹怯于更易。是珍馐当前，惮于举箸，而日号以求疗饥之术，乌可得哉！

数者具举，宏纲毕张，郁噎以通，牵制以除，才干以展，芜杂以清，魁杰以达，大数得矣。然既革宿弊，宜增善制。善制之要，首曰商部。中国洋货内流，岁漏千万，工艺十苦，上不过问。茶丝美利，日以浸衰，西国商务，立为专部，商会力有不逮，则国家助其推行，专意经营，故能墟印度而弱我中国。今宜别立一部，掌以专官。合众讲求，助民推布。庶能振我绝业，塞其漏卮。二

曰农部。西国民有农会，国有农部，择种察土，灌培播刈，皆用新法，国家督之，农官考之，蚕务公会，究其饲养，验其瘟病。以至种植畜牧，皆掌之农部，以善其事。故欧洲农田所植，岁计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兆两。英人棉花之税，岁入一千二百万金镑。俄人西伯利亚种树之利，岁数百万。而美人养蜂之入，且敌旧金山之金矿。有农部以督核之，故利尽而事举也。中国沃壤，以欧洲新法所产推之，每县可增银七十五万。诚能特立专部，训民务农，讲究新法，不及十年，富甲诸国矣。岂患贫哉？三曰学部。西国大小学校诸学，学堂遍于国内，立部司之。识字之民，十得八九，著书之数，岁乃二万。中国人寡读书，犷若苗豕，识字之数，百不足十。非民之智于西，而愚于中也，上不设学校，以开其智也。多立学堂，别创学部，专官任事，重其责成，如是而民智不开，殆未有也。若此者，增减得宜，利举弊革，立法美善。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质可以智，中人之力可以才。以行新政，何政不举？以兴新法，何法不张？而顾颡颡然，虑其事之不治哉！曰其事重大，匪易任也。曰变法之本，舍是末由。日本之强，实基于此。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卅尔}罢不振，怖为河汉。有其举之，易亦反掌，若犹惧其艰巨，惮于革易，而顾仿行一二西法，委任一二西人，贸然自以为得计，何怪其一利未见，万弊丛集，千疮万孔，反贻守旧者以藉口哉！

○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

今之通人则曰：中国之弱，君权重也，民权轻也。善谋国者，因泰西之道轻其所重，而重其所轻，斯国强矣。麦孟华曰：不然。中国非民权不立之为患，而君权不立之为患。是故横尽五洲，竖尽前古，君权之轻者，莫今日之中国若。君权之重者莫，今日之西国若。其比较之，卒悉数之，更累仆不能尽也。请略言其一二。

西国民间，一户一口，年岁生死，皆上之官，为簿稽之，其匿报者，课之以罪。中国则自生自死，自养自息，国家莫得而过问也。西国产业，将遗子孙，则必藉其家，寡告其所在，达于有司，纳遗嘱税，然后传与其人。中国则任意授受，国家莫得而稽也。西国生年八岁，皆入小学，溺爱废学者，罪其父母。中国则惰窳顽犷，不识字者十居七八，国家莫得而劝也。西国人家皆经学校，非有成就，不能自通。中国则朝为市奴，夕挂金紫，国家莫得而节制也。西国币制定自朝廷，若者为镑，若者为罗卜，若者为佛郎，举国如一，莫敢殊异。中国则十八行省币货各异，币式各异，民间自安其所习，国家莫得而整齐也。西国钞引，惟政府得铸造，而市诸境内。中国则各省票号，各埠钱庄自为之而自行之，国家莫得而查禁也。西国凡新构房屋必官为查验，核其工作之良窳，以妨塌伤。其历年已久之房屋，必随时查勘，令其拆修。中国则任意筑台

，虽有破绽，国家莫得而督责也。西国涂道必宽敞整洁，弃秽于路，厥有常刑。中国则都会康庄，溲溺狼藉，丐殍载道，国家莫得而驱逐也。西国医生，必由医院学成领有凭照，方许执业。中国则学书不成，改而业此，庸医充斥，杀人如麻，国家莫得而刑也。西国邮递宫中掌之。中国则民局遍地，国家莫得而一统也。西国商务，厥有市官，苦窳之器，不鬻于市。其有新制，领凭专利，禁止他商，无敢仿造。中国则奸宄充刃，展转冒效，百物滥劣，国家莫得而主持也。西国凡铁路所经堂庙庐墓，皆必拆避，开辟矿产，四山皆遍，无敢阻挠。中国则旧党彭噪，箝阏大计，国家莫得而惩也。西国山林设虞掌之渔务，设司辖之斧斤，以时数罟不入。中国则丽泽无主，民间则任意蹂躏，国家莫得而知也。西国律度量衡，皆由官定，物磅银磅，画一通行。中国则市平、漕平、市平、工部尺、市尺、户异其制，人用其私，国家莫得而厘订也。

故夫西国之君，有其权也如彼，中国之君其无权也如此，凡庶百政，罔不类是。千古万笔，匪可殫论。故极其无权之敝，乃至天子之尊，不能爵士，必俟其自贾科第，自钻保举，自累资格，苟不由此，则君不得而庸也。天子之威，不能杀一人，虽败军之将，失地之官，婪赃之吏，经年监候，君不得而戮也。事无大小，皆下部议，君不得而独断也。政无巨细，皆援成例，君不得而独创也。今夫中外古今之所谓大权者，岂不以能创制立事而生杀人乎哉？岂不以能箝勒天下之举动，整齐天下之耳目乎哉？以西君例中君，以中民例西民，则孰为重，而孰为轻矣乎？

先王之治天下也，以其民为子，而自为其父母，以其民为弟子，而自为其师。取民之衣服饮食居处，语默昏姻丧祭先生疾病家妇人子井灶六蓄，靡巨靡纤，靡繁靡简，而一二自掌之，自消息之，于是乎君有权。后世则不然，一以其民为越人，一以其民为土芥。今夫父母之权，得以行于其子，师之权得以行于其弟子，虽有魁杰威力，而其权必不能行于土芥越人，于是君无权矣。人有恒言曰：事权事权。故夫事者权之母也，事一身之事者有一身之权。天君泰然，百体从令，心有权也。患心疾者，举动失度，言笑无常，则官体有权，而心无权。事一家之事者，有一家之权。父兄教先子弟率谨，宗子之权也。室家昏耄，倦勤废事，米盐偷漏，仆役恣庇，则支庶奴隶有权，而宗子无权。天下之事者，有天下之权。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君之权也。朝廷不肃，丛脞于上，噎塞于中，横决于下，则贼官毒吏有权，而君无权。无权非所以为国也。贼官毒吏有权，非国之福也。民之秀者起而昌论，使人人各自事其事，人人各自有权，其于是乎命之曰：民权。民权恶乎起？起于君之不事民事也。乡之民贼闻是说也，瞿然曰：是实夺吾权，于是乎竭其力而仇之，而摧之，而弥之，而不自其权之中落，固已久而矣。权非可夺之物，夫非自弃之，而谁得而夺之。

然则，民权不亦善乎？麦孟华曰：事者权之母也。中国之民不能自事其事，即不能自有其权。未能事事，其畀以权，则权不在秀民，而在莠民。故今日之中国，莫若尊君权。使君权之党，大索权于国中，十日而不得。君子曰：盍事其事矣。

☆黄遵宪○日本国志叙

《周礼》小行人之职，使适四方，以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顺逆为一书，以反命于王。其春官之外史氏，则掌四方之志。郑氏曰：谓若晋之《乘》，楚之《祷杌》是也。古昔盛时，已遣轩使者于四方，采其歌谣，询其风俗，又命小行人编之为书，俾外史氏掌之。所以重邦交考国俗者，若此其周详郑重也。自封建废而为郡县，中国归于一统，不复修遣使列邦之礼。若汉之匈奴，唐之回纥，国有大事，间一遣使。若南北朝，若辽宋金元，虽岁时通好，亦不过一聘问一宴飧而已。

道咸以来，海禁大开，举从古绝域不通之国，皆鳞集麋聚，重译而至。泰西通例，各遣国使互驻都会，以固邻好而觐国政。内外大臣，迭援是以为请。朝廷因遣使巡视诸国。至今上光绪元二年间，遂有遣使驻扎之举。丙子之秋，翰林侍讲何公，实膺出使日本大臣之任，奏以遵宪充参赞官。窃伏自念，今之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职也。使者捧龙节，乘驷马，驰驱鞅掌，王事靡盬，盖有不暇于文字之末。若为之寮属者，又不从事于采风问俗，何以副朝廷咨諏询谋之意？既居东二年，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遂发凡起例，创为《日本国志》一书，朝夕编辑。甫创稿本，复奉命充美国统领事官，政务繁密，无暇卒业，盖几几乎中辍矣。

乙酉之秋，由美回华，星使郑公既解任，继之者张公，仍促余往。而两广制府张公，又命遵宪为巡察南洋诸岛之行。遵宪念是书弃置可惜，均辞不往。家居有暇，乃闭门发篋，重事编纂，又几两阅载而后书成。凡为类十二，为卷四十。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析相间，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虽然，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历世纪载，又不详其事，安所凭藉以为考证之资！其狭隘也，亦无足怪也。窃不自揆，勒为一书，以其体近于史志，辄自称为外史氏。亦以外史氏职在收掌，不敢居述作之名也。抑考外史氏掌五帝三王之书，掌四方之志。今之士夫，亦思古人学问，考古即所以通今，两不偏废如此乎？书既成，谨志其缘起，并以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光绪十三年夏

五月。

☆唐才常○唐宋御夷得失论

有亡国，有亡天下。唐室之夷患，亡其国而止，至宋乃有亡天下之祸。何哉？且夫吐蕃回纥之为性也，不过肆劫掠饫屠淫而已，而契丹女真蒙古，则以其凶顽之性，狡黠之姿，蹂宋人民社稷而残之，而成吉思汗卒以腥膻之种，抚有中原，臣妾万众，而黄帝之裔，震旦之族，由兹不振。岂非天哉！虽然，吾且即唐宋夷祸言之，而御备之机宜，疆圉之得失，亦有可观者焉。

一曰地势。唐都长安，自凤翔西，州北，及河西陇右诸地，在在蚕食于吐蕃，故代宗之世，任其蹂躏往来，如入无人之境。然幸而幽蓟以北，尚无强敌生心，使中原诸将，得并力泾原凤翔渭北宁等处，以遏凶锋。自郭子仪建议，有事则凤翔渭濮宁镇西河南淮西诸镇，皆出兵以扼其冲要，遂使吐蕃不能逞志于唐。若宋则陕西路逼近西夏，既愕眙不敢都，而汴京四战之国，又无幽蓟为之屏蔽，故西北藩篱皆撤，备多力分，鞭长莫及，武功泯焉。即真宗承平之世，一闻辽警，犹朝野忧惶，不知所出，矧国家多故，而能力挫金元方锐之锋耶？然则燕云等州之不复，太宗既失策于前，徽宗又张皇于后，无论属辽属金属元，河南北终无安枕之日。视唐之专注力秦陇之交者，利钝悬殊，亦地势然也。

一曰人谋。唐之回纥吐蕃，两不相下。吐蕃延袤万里，大于回纥，而回纥可以议其后。且回纥屡有功唐室，虽仆固怀恩诱之人寇，郭子仪单骑抚之，而即以之抗吐蕃。后李泌亦力劝和回纥以讨吐蕃。此以夷斗夷之良策，而中国坐收其效者也。宋则金兴而辽灭，元兴而金灭，彼自专心以谋中国，而后无反顾之忧，中无可斗之隙。西夏李氏虽崛强善战，又往往称藩于彼，以仇宋室，欲求如唐之构衅于两大，不可得矣。

一曰时会。自古玉门以西，诸部自相雄长，自相吞噬，尚无必得中国之心，故回纥虽轻唐而敢深入，而子女玉帛外，无他愿焉。吐蕃逼处川陕，较回纥为狡黠，然亦非有深谋远虑，经营中国之根基。唯辽自德光入晋，渐萌混一南北之雄心。金元得一地，即经营一地。其立国规模，亦稍异于打牲游牧，非寻常狼奔豕突者已也。意者西北之气，日新月异，时会使然，迄于宋遂不可复抑欤？

一曰人才。吐蕃回纥之寇唐，正安史乱后，其时人才奋兴，郭李为之领袖。故广德元年之役，令公虽闲散日久，仅得二千骑以行，而使王延昌收商州溃卒，长孙全绪以二百骑出蓝田。彼时兵未满万，吐蕃以震慑而退。其后又有马李晟浑马燧百战之将，于泾一带，屡挫狂氛，吐蕃由是不振。唐之人才，盖其盛哉。宋则重文轻武，沉溺科第，澶渊之役，仅一二书生，如毕士安寇准辈，仓

皇筹策而已。其能以纳币终，直天幸耳。至金人长驱入汴，州郡之吏，无一折冲御侮之才。虽种师道以夙将勤王，李纲以忠义之气才耆持危局，竟困于奸庸，不得行其志。及金人再至而京室墟矣。然自南渡后人才渐盛，若岳韩刘吴辈，几几与李郭抗衡，则将帅之才，以屡经败挫而出也。夫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安有科第诗酒而能国于群雄交峙中者哉？蒙古灭金图宋，锐不可当。孟珙以孤军与持荆襄巫夔间，屹然为东南砥柱者有年。珙亡而宋事遂不可支。而又继以贾似道之昏庸骄蹇，丧心病国，至于临安被俘，虽有才百倍李纲赵鼎之士，亦无所施其策矣。哀哉！

一曰藩镇之建不建。藩镇在唐，虽有尾大不掉之势，然以之御夷祸，捍京师，莫此为善。夫吐蕃境地邪络川陕，紧邻川之松茂等州，使两川无一重镇当之，全蜀非唐人有矣。自韦皋镇蜀二十余年，屡破贼垒，擒其大将论莽热，吐蕃自此绝意于蜀。雄镇之足以大有为如此。其由陕至陇，亦节钺星罗，为神京拱卫，论者乌可以河北三镇之叛服不常，尽疵藩镇哉！盖必于强寇邻近之区，建立巨镇，举一切练兵筹饷大事，悉假以便宜，朝廷不遥为牵制，则庙廊不烦宵旰之忧，而疆圉已收指臂之效。宋易藩镇而都邑，任金人驶入，莫敢谁何，乃其亡天下之症结。其后吴氏镇蜀，而金难逾大散关，孟珙镇荆襄，而元不得志江淮，其效犹可立睹，然未能推而广之以复藩镇之旧，则私之为害烈也。文文山有言曰：本朝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日以浸弱。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痛悔何及。嗟乎斯言！诚深得宋之祸原哉！

夫此数者，皆唐宋得失之故，昭然史策。其选将之法，觐敌之谋，宋劣于唐远甚，本无可置喙。而藩镇废兴，尤古今成败之由。是以读史者三致意焉。如因唐季之祸因噎废食，则今日事机之裂，祸变之奇，将有不止于唐而并不止于宋者。间尝取文山四镇之议，为今日通筹全局。一辽东为京师根本，万不可弃与俄人，宜置重军黑龙江瑯春等处；而以辽阳为建阃之所。凡一切练兵选将建学制造，悉听其自主。一江南为南七省奥区，宜建为重镇，以藩王处之，如前明陪京之制，以备巡幸而锁钥长江。一陕甘云贵，逼近强邻，宜各建诸侯为专阃。一湘粤宜合为一镇，而修铁路横亘其中，以收南洋大利。要之必使东南之命脉悬于湘粤，而后中原全势，脉动筋摇，西北虽危，六飞犹有驻蹕之所，支那犹有复兴之望。然综其指归，则必速将矿务铁路兵械学校用人之大权，尽假之各大镇，使自为变法，自为防守，朝夕孳孳，勉图万一，而后少纾于有宋亡天下之祸，未可知也。不然，则又岂惟亡天下而已，将使黄帝之裔，震旦之族，与夫土番之种，同归澌灭，而其祸更惨于亡天下。则宋祖杯酒释兵权之私心狡计，流毒至今日，益不知所底焉矣！故使我反覆唐宋以来夷祸之大小，而

然怀天荒地老之奇忧也。

○史学论略

儒者以五千年前后之史，镜亿兆人操作灵顽之质。三代以始，迄于有明，持论不刊。行于上，下效之，袭于长，稚沿之。方是时也，震旦儒士，辄于见闻，虽汉唐史志颇详葱岭以西地势国名，而风教阙如。元代几囊括全亚，泊入中原，鞭长莫及。其时士大夫未闻究心印度波斯突厥诸事实，以考政俗兴衰之迹者。本朝大启宇，风力所届，陆水栗，而三百年来气运转穷。《易》曰：穷则变，变则通。中国之通，斯云剧矣，而不变，而至死不变。即变己，民议官，士弹国，萃什百千万之儒冠缝掖，咨以《三通》《廿四史》之名，能备举其目者，不可多得，何论寰球？夫溺水求援，衣不待解，落井下石，狼已甘心。不先使之洞烛古今中外情形，而望其奋起，是奏韶于聋俗，固亡怪已。荀子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灿然者矣，后王是也。谢秋水曰：学明理于经而习事于史。史于学居十之六，而阅历锻炼，又居其四。是故不通中史，不知秦汉以来之政治学术，或为真源，或为孽派，经数千百变而靡所底。而制度典章文物之显易其程者，尚不在此例。不通西史，不知欧洲数百年以前，世家执权，民狙故常，士谭空理，颇于中国永和遗风为近。惟彼愈变愈实，中国愈变愈虚。合中西诸史勘之，窃惑乎日变皇王之精意者，犹然以不变为词。而于俄之大彼得，法之拿破仑，美之华盛顿一切故实，未曾梦见者，辄曰彼旧俗然，乌有所谓百年以来之政。昔耶律德光谓晋臣曰：中国事，吾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夫以辽与今日泰西较，其智愚工拙何如矣？而尚能若此。然则吾中国四万万人，曾无通知泰西泰东各国治乱兴衰之由者，可乎不可？

古者六经皆史也。《尚书》左史掌之，《春秋》右史掌之，尚已。《易》为卜筮之史，《诗》叙列国得失之迹，礼乐史氏之制度，经与史相表里者也。及乎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楚书晋乘，各自名家。于是以马班纂述为正史，荀袁《纪事》，司马《通鉴》为编年之史。至于兵刑谱系之殊科，诏令奏议之合隶，若者为地理遗编，若者为职官故事，若者沿周官六礼之遗，若者仍刘氏《七略》之体。夫判析源流，周知派别，原为史家常例。而有志之士，尤以单心四民教养之原，通考历代礼乐兵刑之制，能见诸施行者为要务。若夫袭宋代诛心之余论，沿明人评尾之陋习，衍为空谈，博取甲第，斯又每下愈况者矣。要之考古以证今，由中以逮西，博观而约采，规时而达用之，四者史学之宗旨也。

是故读历代正史编年纪传之录，通古史也。读《国朝东华录》，《东华续录》，魏默深《圣武记》诸书，通今史也。读黄遵宪《日本国志》，王韬《法国志略》，慕维廉《大英国志》，徐景罗《俄史辑译》，冈千仞《米利坚志》，沈敦和《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暨日本冈本监辅《万国史记》，艾约瑟《欧

洲志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英人博那《四裔编年表》，王韬《普法战纪》，林乐知、瞿昂来《东方交涉记》，林乐知、郑昌炎《列国岁计政要》，马思西、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通西史也。惟是中西文字，迥然不侔，诸史多经舌人转辗译成，词意繁芜，诚所不免。是以初学多苦其聱牙，通人又鄙其委琐。是在儒者平心静气，以西史之精者，与中史参互研究可耳。尝谓从前未有西学，华人罕能通史学。今袭西学之皮毛，华人转欲废史学。无西学，史学亡，有西学，史学亡。欲拯其失，首宜显揭古今各国政术异同，以知强弱存亡之本，次考立国源流，种类迁徙，次立帝王人物，中西比较，次明各教派别善否，知将来环球大地，不能越素王改制精心，次表各国和战机要，有关全局者，次详各国古时土番，与中国犴童黎蛮苗，渐次消灭之理。唐太宗曰：以古为鉴，可知得失。余谓合中西之古以为鉴，其收效更何如矣。

泰西不立史馆，盖报馆即其史馆也。凡遇开议院时，君主临焉，王公大臣暨各议员临焉，无论事之大小，各伸其说，以剖判是非，报馆即书之以传诸一国，布诸五洲。记有之，史载笔，士载言，其遗意欤！故语无忌讳，言多实，视中国之史书为尤足信。况其推广新闻纸之多，虽至酒楼茶肆，往往而有。是史馆为一国公有之权，史学乃四民与知之业。且凡民数地数，比较多寡，火车铁路电线，推算方里货殖出入吨数，以及官制教会学校国计兵数，靡勿登记赅核，与中史各表志例同。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出稗官。如淳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以称说之。盖今日之报章，即异日之史料，政治家格致家律法家，胥权衡于此，一举而三善备焉。故西国之有君史又有民史者，诚重之也，诚慎之也。

《使德日记》，谓德人苟克深东方学问，译有清汉蒙古语、《契丹国志》。年七十六，且拟译辽金元三史。又曰爱尔勃女年十三，通六国语，谈中亚细亚洲事甚悉，指陈各国形势，了如指掌。王韬之辑《法国志略》也，自称其书本出日本人冈千仞。故其中多附录日本人重野安绎、荻原裕、河野通之、木原元礼诸人论议。甚矣哉海外士女之留心中西史乘者，如彼其众也。震旦之儒，自束发受书，即戢戢抱兔园册子，求名利资，低首下心，瞑坐苦索。天日黯苒，山川惨然，孔孟之绪，不祀忽诸。其稍黠者，则刺取坊间《易知录》，《了凡鉴》，与胡致堂、邱琼山、林西仲，一二率无理之语，哓哓号于众曰：史学，史学。呜呼！吾不知其廉耻之心之奚往也已？或曰：是诚然矣。吾且弗论西史，敢问读中史者焉所从入？曰：《春秋》者，素王改制之书，而三统三世之义，足以范亿劫恒河沙世界，莫之违也。自《春秋》外，则以《史记》、《汉书》为要。《史记》得素王真派，《汉书》颇庞杂，而八书十志，古言古例，森然于世，亦体大思精之作也。正史而外，则司马《通鉴》，致为详审。其

书采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成书凡十九年。天文地理礼乐历数之大，亦颇赅洽，非特纪治乱兴衰之迹也。其余则宜专力《通典》、《通志》、《通考》三书，而尤以《通志》为要。然欲举古今事实，贯串源流，则《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纪事本末》，亦为要籍。盖自汉以来，史家大要，纪事编年二体。宋袁枢每事各详起讫，既免纪传之一事复见数篇，亦非如编年之一事隔越数卷，诚欲通中史者不可少之书也。若夫西史翻译，既无善本。则就以上所牖者，悉心钩稽外，第以广阅西报，为通人之津逮而已。

○各国政教公理总论

公理者，唐虞三代君民共有之权衡也。民宅于器曰公器，器舟于法曰公法，法权于心曰公心，心万于理曰公理。古者井田学校，体用兼贯，上下沆瀣。无他，此心此理也。余读《周易》、《尚书》、《官礼》、《春秋》、《王制》、《礼运》、《礼器五帝德》洎《孟子》七篇，废书叹曰：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公其君民之心之理，焦精竭神以谋天下，一夫不获，时予之辜，何其仁也！《尔雅》曰：林君也，君者群也。群天下之芒芒蚩蚩，而教之养之也。桀纣幽厉之用心，无他，私而已矣。楚灵王曰：是区区者而不予畀。此桀纣幽厉之用心，而始皇之所以力征经营也。故历圣之公心公理，至秦而大晦。汉文帝，三代下之令主也，其臣贾谊，有仁天下之心，无仁天下之术。宋神宗，三代下之英辟也，其臣王安石，有尧舜君民之识，无尧舜君民之材。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明太祖，亚历山德，沙立曼，拿破仑，大彼得，华盛顿，林肯，五洲之雄主也。然汉唐元明之雄其主，雌其民，其天聪，陵其天媚。之四帝者，又阴用其秦皇桔民之术，纵横决荡，莫敢谁何。此千百年之大痛，亿兆人之奇瘵也。亚历山德崛起马基顿，囊括席卷，卒年甫三十三，余威震于殊俗。然无善政善教，深入人心。沙立曼武功不及亚历山德，而扶持教化，西人称之勿衰。拿破仑雄伟绝世，震动全欧，佳兵不祥，卒流荒岛。弦太急则折，鼓太厉则裂，殆天道欤！然使欧洲知民心之宜顺，律法之宜更，政教之宜因时变通，说者谓其构极大乱象，实辟极大治机，然哉然哉。大彼得艰苦卓绝，恣肆奇横，古今无偶。俄之受制鞑鞑，与黑奴土番无异。彼得摯欧洲文学格致学兵商学归教其民，铢积寸，为天下雄。然残暴嗜杀，疑其妻，诛其太子。大狱斯兴，戮民亡算，其忍过秦皇、汉武、明祖远甚。幸戮民以刑者，百人千人而止，视戮民以术，螫及后世者有闲。若夫轨唐虞之盛心，绵仁学之公理者，其华盛顿林肯之为君乎！旅天位，宅民权，履功利，韬兵祸，廓然夷然，是谓大公，痛斥买奴，始于加利生，成于林肯，花旗云扰，终竟厥志。是故启欧洲之战祸者，亚历山德也，广欧洲之教务者，沙立曼也，萌欧洲之新化者，拿破仑也，拓欧洲之艺学者，大彼得也，成五洲之公理

者，华盛顿林肯也。

今夫《春秋》之旨，王道备，人事浹，史家之例之法之理，靡不具焉。一言以蔽之，曰拨乱世反诸正。即彼释氏之学，唐宋之儒，攻之不遗余力。然全藏之经，半谈格致，慧眼天眼法眼佛眼备矣，大地山河，了了到眼，星球尘尘，厘然灿然，一言以蔽之曰：度一切苦厄。之二教者，皆古圣人悲悯救世之苦心。惜儒教真派，厄于李斯、刘歆，佛教真派，厄于婆罗门与夫顽空枯禅小乘九十六种外道。吾儒中之有语录时文，自鸣孔教者，犹佛门之有黄红二孽派也。而胡安国之言春秋，孽之又孽者也。司马迁，深于孔教者也，其文洞见本原，直刺时隐。进游侠，非好乱也，悼民权之衰也；称货殖，非逐末也，悯商学之失也。陈六家要指而评衡之，非等伦儒墨也。谓泥守弊生，进于大同，则有济也。而目论之儒，消其是非缪于圣人。呜呼！孔教微，无公理。公理微，无信史。后世史家言例言法言闰言正言道学儒林，其上能整齐故事，藉资参考，其下则魏收作色，棼如乱丝。无他，二千年来政学汶暗，微独春秋文致太平之宏旨不可闻，即司马氏损益得失之微权不可复。读史者习见夫唐宋以降，规规旧制，方谓老成；附会尊攘，方名忠义；务抑民气，方尊朝权；禁谈时务，方端士习；力遏新学，方正人心。于是事事求副于唐太宗元世祖明太祖网罗钳束之私心，身衿纓而心圈{卅立}，曰是固宜然。

本朝历圣相承，超唐轶汉。通君民之权，破中外之界，拓种教之仁，觥觥皇猷，人天同忭。然自开国以来，未有通明政学斟酌古今之大臣，赞襄盛美。故康熙时，曾于意国拿破里城，设中华书院矣，而其后阒如。又尝罢黜时文九年矣，而守旧之臣，奏请复立。缠足之律，悬为厉禁矣，内外臣工，阳奉阴违。弁髦国宪，若罔闻知。同治初元，议使词曹诸臣，肄西语西学，倭文端尼之。光绪初元，议开铁路，异论甫平，刘锡鸿煽之。余如同文馆海军水陆学堂，诸臣方目笑腹非之不已。其心初非欲弱中国，困中国，至于斯极，不过沿历朝以来，苟安目前之积习。议和约则必援南宋为言，议开矿则必援明季为言，议立会则必援东林为言。一唱百和，史文络绎，千金敝帚，弋誉清流。盖率四万万之种类，为乡愿世界，而上孤圣德，下累民生者，皆诸臣之罪也。呜呼！不远规孔孟改制之精心，近掇欧美百年之新政，以承流宣化，惟是斤斤前朝锢习，恫恫曷张皇，此夏虫难与语寒冰，朝菌不可言暮夕。

而欲其恢张能力，匡济时艰，颠乎蹶矣。欲拯其失，宜以《春秋》为经，以《史记》为纬，以各国百年来史乘为用。于唐宋诸史，则力抉其秕政之根柢，力破其尊卑之隔阂，与夫正统之缪论，夷夏之臆说。如以尺量帛，长短乃见，以衡权物，轻重难欺，而后可与治今，可与道古，可与经世，可与救众生，可与进大同。王韬曰：欧洲各国素无史职，近代始有私史。其所以搜罗佚事

，网举旧闻者，大半出各教士之手。夫彼教之用心，岂仅资见闻备钩稽已哉！盖将通黄白黑红之性情，才昆儒墨佛耶之指趣，储公理以治二十周之地球也。惜乎各国君臣，未尽如彼教之用心，故公理有止行其国者，英美是。有其国参差者，法德意奥日本是。有其国毫无公理者，俄土是。则夫苍苍者隐储一博考中西政教，以似续素王公理之机之时，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何者？英伦三岛，君民共主，上下一心，可谓公矣。其治非澳二洲，{卅}荆榛，修治学校，渐其狼性，革其音。抚印度五千里地，首平其良贱之等，次道以教养之法，仁人君子之用心耳矣。然役印近百年，止举议员二人，且贪莺粟税利，以毒亚东之民，其善士或倡禁烟会，而政府雅不欲乃已。土耳其大国也，疆土分裂，岌岌不支，英人恐其入俄，遂有黑海之助，事平，但责其不变，未闻实以善政相遗。其于埃及清其国债，执其国权，而埃之不振如故。其于波斯阿富汗缅甸，奴之笞之，继之轭之。修铁路，通电杆，只为手足揖头目计，其孕育其民，使为文明开化之国，无有也。岂时有未至，势有不逮，抑公理之未明也。美人脱英人轭，立正副总统，治民四年，任满与齐民伍。释黑奴，重法律，养兵不及瑞士挪威，遇战争守局外例，民是以大和。然其于华工也，虐之。中日之役，不闻弭兵会之言，且贷款于日以资之战。法意之兴，由于国会，然从前怙权世爵，尚思乘间窃发。而党人旅进旅退，动即纷呶，是其失也。若法于安南西贡，政烦赋重，民不堪命。意于阿皮西尼亚，判其国，役其民，卒为所败，大损国权，足为恃权不恃理者戒。德为之政也，前亦禁民举官，禁民立会，朝野悖，束缚万端。逮道光二十八年，普王威良第四，始一切弛其禁令。继而俾士麦起，助保王权，隐通民气。同治七年，牒请下议院，查核相府所办各事益国与否。其时议员二百三十人，俱曰：相国于普大有裨益。然其所谓求新班者，心滋不悦。隐忧所，恐犹未已。奥国君臣争权，倍蓰于德。道光间，奥王翻西严禁报馆谈外事，恐其民备知欧洲改变朝政之举，遂噤然不靖，故必{卅尔}然愚之。嗣皇飞蝶南尤甚。于是自俄来徙之恒加利人，乘机蠢动，逐飞蝶南，戕大臣赖兔儿。既而约瑟皇第一立，削平恒加利，而亦稍议更新矣。同治间又岬于普，始益讲新政，通民隐，而国仍富强。日本痛改其销国之谋，君民一心，孳孳求胜。然伊藤诸人助保王权，如俾士麦之于德。其余衍物茂卿之余论，鼓煽会党者，亦不乏人。故以上诸国公理参差，将来不无噤然不靖之举。俄之为无道秦也，恃压力之重，府私会之怨，振天网之彗孛。其灭波兰也，禁其民操波语，习波文，驱民实荒地，老幼骈死道路亡算。其用心乃秦皇之罪偶语，汉武之徙豪杰关中也。使臣侦各国阴事，必载艳姬以行，啖以酒色，廉得其隐，乃范蠡进西施之诡计也。故五洲之贼公理者，惟俄为最。土耳其历经大乱，至死不变。今其改革同盟会党白耳义府人布喇些路，传檄各

处，将废土王。西班牙因古巴之自立，始破其自尊之见，思更国政。暹罗国王愤其疆土日蹙，乃慕俄皇彼得之为，决计遍游欧亚，谊主哉。英法于此，不惟不辅之使成望国，且因而嫉之忌之。日本虽胜中国，然其人于法则法妒之，于波斯则波斯疑之，其尤易夹相向者，莫如俄人。由此言之，宙合兵争之事之未已，而波罗的海、君士但丁峡、波斯海湾之祸之且移于太平洋也，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综而论之，西人最严种类之辨，其争自存也，急于燎原，迫于恤纬。争则忌生，忌则衅，其难以公理维系一。民而圉之，地而界之，商而战之，约而饵之，忠其民者不必忠其君，公其国者不必公其天，其难以公理维系二。投骨于地，众犬斗之，投饵于渊，众鱼涎之。英取爹勒高亚海臂，而德俄侧目，法沟苏彝士河，而英人訾。中俄约修东三省铁路，而全球震，其难以公理维系三。强弱错处，形势华离，此有所盈，彼有所绌，抵距之微，机牙之应，任巧反蹊，守时则晚，其难以公理维系四。律法异，关税异，度量权衡异，君民轻重异，国异其俗，士异其学，交涉异其宜，其难以公理维系五。有此五难，以言画一，是求龙章于裸壤，奏韶音于聋俗，多见其不知审也。

子曰：不然。心力所结，教旨斯宏，星球无以阻其域，脑气无以逾其捷，苦海无以汨其波，春秋大一统之法之例之理，芒乎芴乎？恍乎乎？巨十九周之蛤利不远乎？余乃综列国政教落落大者著于篇，以见公理之郁斯鬯，鬯斯茁矣。曰国会，曰教会，曰太平弭兵会，曰君主民主，曰上下议院。

○外交论

春秋之世，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世愈乱，文愈治，纬家附会为汉制作，非也。宣尼教法，治万世也，治西人所谓二十周以后之地球也，乃今始句萌矣。孟氏，孔氏真派也，重睦邻，称法家，斥争战之贼臣，权君民之轻重。李斯，孔氏孽派也，夜郎其国，土番其民，而纣聪塞明之祸至今也。今麋环球之地之种之教亚欧美非澳也，黄白红黑棕也，孔佛耶希回也，通千万年之肩，启大一统之机铃，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然群雄环立，机牙肆应，大役小，强捕弱，智吞愚，公使领事，杂山五洲。听其言，彼此相助，同我太平，窥其国，争权拓利，炊剑渐矛，靡明靡晦。昔中国方盛，英人惴惴恐为支那有。我之创海军也，日本哗议制御之策，惟一佞倭大臣曰：中国易与耳。曾几何时，而情见势绌若此。虽然，有以强弱，土耳其是。有以强亡，拿破仑是。有以弱存，希腊是。有以弱强，法德日本是。中国之弱，不弱于法德日本受创时。而各国之弱中国而雄猜异往时，则薪胆其中，而玉帛其外，是一生死肉骨之机也。

或曰：事急矣，柔以处之，而远东近东两病夫之言，耳之而怫也，刚以处之

，而狡焉思逞，如瓜剖非洲者，繁有徒也。刚柔两难，一切交涉受亏之处，虽有圣智，未从挽回。譬有奇忧者，被酒而卧，栩栩然忘其身也。迨一惊觉而忧且剧也。曾袭侯先睡后醒之论之益滋多虑也。余曰：不然，今天下危机烈矣，欲窥其深者，不徒一国之交涉，务知各国之猜疑。夫英俄力征经营而忘其为蚌鹬也。英之言曰：俄不得志土耳其阿富汗及波斯海湾，乃构西伯利亚铁路不冰海口。又因辽东之役，得允修东三省铁路之约，而中人入其彀中，而昂乎执亚东之牛耳，而有太平洋全权，以副其大彼得临终之欲。俄之言曰：英人之亡印度以商，今又以之饵中国也，其语言通行五洲，潜执五洲之大权也。英俄之雄猜如此。故合肥相国之贺俄加冕也，各国报馆以为携密约而往也，而德敬之，而英恃之。各报之言曰：非敬中国也，敬俄也。非恃中国也，恃俄也。若夫日本昵英以强者也，其忍构衅中国也，值俄铁路未成时，试兵威以自立也。然其于高丽也，为俄俵也。吾闻之披其枝者伤其心，中国若此，非日本之福也。法德世仇，又不喜于英，埃及之役，牾几启衅端，遂折而入俄。德恐俄法之犄角德也，亦昵俄以自固。然毕士马克尚在，沉机观变，全局了然，虽有振作，不露端倪。若有事之时，必且联盟于英也。意因得罗马，与法不合，必将昵德。奥德争主欧洲中原，有夙衅，然奥弱于德，无如德何，但恐附俄以谋德，乃必虢德而虞奥。然德与俄无怨，奥未遽颠预若此也。比利时西班牙则昵法，荷兰则昵英，希腊则昵俄。余如瑞典、挪威、丹马、葡萄牙、赛士兰、绿马尼，有中立者，有偏助者，盖随各国盛衰为向背也。土耳其孱弱甚，而残忍好战。其阿喇伯教益仇西教，战争之祸，无岁无之。自希腊脱羁继后，塞尔维亚等国效之，近且因格拉脱岛与希构兵，势且不支。

或曰：希实俄主之。将来俄欲甘心于土，黑海之战，乃其覆辙。而英于土于波斯于阿富汗，肩重任三而无时释也。美守局外之例，养兵不逾数万，然中日之祸，曾助款于日以覆中国，抑何心哉？夫必明各国猜忌之深，知其不暇亟图我，不能协谋我，而我处可为之日，郁自强之机，久矣。若吾交涉之最棘手者，莫英俄法德日本，若界务商务税务教务，靡不稍纵即逝。说者以中俄三百年来未启兵端，深为可倚。近且联袂艺牵裾，交谊日密。独坐空山，放虎自卫，识者危之。英思由缅甸修铁路至云南，法思由安南修铁路至广西，蓄谋久矣。今涎俄之直轨东三省也，其谋奈何而不急也。夫以铁路辟地之阴谋，四方而至，而懵于应付之宜者，不思展拓局势，研练人才，广铁路轮船之利相抵制，而曰吾羞伍西人。是周墙已圯，犹坏其户而寢息也。而或恃有关中之雄，巴蜀之险，边警虽急，而兔窟迁营。是穴其室而堙其囱，盗且从而土之而骷髅我也。德与中向称亲睦，然中日之役，英拟劝和，而德拒之，不仁甚矣！

然今日联英俄，联俄英，联法德斗英俄，而我徐收其利。虽仪秦之辨，賁育

之勇，无所用之。而为寻仇日本之议，如昭烈之不忍孙吴者，尤为失策。何者？两瞽相遇，而争道不休，两暗相持，而色然以怒，吾见排解者之援以为功，而所丧滋多矣。故英俄法德日本，俱当开诚布公，与之交际。

而吾之所争者，只在智其民，强其学，富其本，不在挟忿寻仇之举也。且惟圣人为能忧盛危明，忍辱负重也。昔日本未变法以前，亦建议锁国者也，逮为荷兰学者极力通之，以有今日。然今律法更而约章改，利权横溢于五州，外船绝迹于港汊，则是通塞塞通也。中国通亦通，不通亦通。与其通于人而失自主之权，何如通于己而扩小民之利。且吾民之耳目心思，非通末由新也，吾民之农商工艺，非通末由师也。而况天构一英俄交忌莫敢先发之局，乃宽吾疴余未雨之桑根也。天构一法德日本政学维新之局，乃道吾驰骋康庄之先路也。吾诚疴余未雨，驰骋康庄，安知吾神明之裔，衣冠之族，不践宣尼太平之约，收二十周大同之轨也！吾犹汶汶暗暗，心々见々，疴多々荏荏，则大地溶溶而成江河，星球迸裂而为铁石，千万年皇王之旧国，四百兆轩辕之贵种，岂可恃哉！岂可恃哉！今之为交涉学者，不深洞其猜疑，不曲明其要害，以因应于无形，及时而自奋，而但斤斤成案，琐琐约章。犹之桎梏于囹圄，局促涕泣，不清讼源而图平反，而冀狱吏之一缓颊也。

○通塞塞通论

夫通塞塞通，日本其知之矣。然昔者郑成功建伪国台湾，通商东南洋各岛，大广招徕，与英约曰：英公局至台售货，悉听其便，台民害英民者，为之平反。英民害台民者，英公局长为之剖断。英人觐王，不拘以时，有事则见，出游无常所，不必台民为伴。王置货关不取税，进口之米亦然，售物加税百分之三。然英无利可取，卒止厦门台湾之贸易。是亦以通为塞也。中国奚以至今隔膜也？曰：中国受病之源，难更仆终也。

中国从前之疆吏，以谓汉于匈奴，天上也，蜀于南人，天威也。张皇纰缪，苛索抑勒，上欺朝廷，下愚士庶，以贻忧于今日也。西人渐知其情伪，乃以其通斐澳者通中国，而中国不悟也，今之条约章程，屏中国于友邦外，凡有人心，罔不眦裂。而不知我之屏西人于异类之时，其为西人痛恨者，弥历年岁也。方明之季也，英人抵虎门，欲通商缔和。华人纳葡人言，设大炮轰英人，英亦然炮相向。纵击二时，焚衙署，截商船，始狼狈许英贸易。此以商构衅蒙昧受谗之嚆矢也。康熙间英赁屋澳门，议纳船钞，每舟以一千金请，而华官索二千金，且以兵环其居，乃怏怏去。己巳，英人狄番斯又至，粤海监督索钞益奢。争辨移时，击毙华民一。华民旋毙其舟子暨医士一，责银五千两赎罪，以二千两请，弗许，竟去弗顾。自康熙迄雍正，屡为华官酷待，苛索万端。是时英货售卖，官必百中取十六，凡物必贿官。凡舟出入海口，输银千九百五十两。

雍正戊申，又于出口物加税什一，英人议其不公。甲寅税益增，浮收益重，讷察严厉，洋商弗堪。乾隆丙辰洋舟往宁波，宁官辄益恫吓。时朝廷允蠲额外礼物，疆吏仍收之。而粤商又狡甚，其谓英人则曰：此官长饬谕，制府定议。谓华官则曰：西人悍而无礼，愚而多诈。盖务阻塞中西相见之路，以便择肥而蹈，积羞成怒，积怒成奋，乃有能效华言之狒{林}德以难事五端，请华官裁止。官卒不许，乃迳之天津谒大臣，诉监督浮收货贿事。朝议黜之，为定百中取六例。然终以阑入天津罪，下之粤狱三年。法、荷、瑞、连合词争之，乃释。此华官酷待西商之成案也。至不谙交涉之律，办理过激者，如乾隆癸巳，澳门华民遇害猝死，讹言为英人肆阁所杀，阁适在葡署，华官索之出，事无左证，遽杀之。西人冤之。庚子冬，英船一法人殴毙葡人，法人送华官鞫讯。未询曲直，即缢之死。英法以为大辱。甲辰，英船泊粤，举炮贺岁，误伤旁舟三人，其一人死。逮举炮吏至，年已老，公局众商咸白其无罪。盖西律判故误最晰，华律误杀，亦从轻减。逾九日，竟缢死。西人谓受华官给，大不直之。

然以上诸案，皆忍辱不与华官校。若遣使修好，怀柔有经，或藩属，或友邦，仪文所在，不得自欺欺人。乃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英遣使臣马甘尼斯当东来，请通商宁波、舟山、天津。乙卯以国书至。疆吏美之曰入贡，礼官书之曰入贡。夫西国除属部外，虽小邦举平行，无入贡例。迨粤中移文责其入贡，英为愕然。嘉庆廿一年乙亥，英复遣使臣斯当冬、马礼孙以国书至，迨抵天津，有司设黄幔，令循例叩首。对言昔马甘尼未尝行此礼也。是时粤中大府，不利英使者之入，多方尼之于朝。比与中国押判使偕行，抵都门，夜半崎岖，车行颠簸，昏眩烦倦，求停车一宿不可。有来请者云往见和公，盖户部尚书和世泰也。突引至一处，见诸王大臣盛服将朝，方知被给或又来告曰：期以明日引见。或又曰：和公立待引见。司当冬言余来仓卒，衣冠不具，国书未携，且道途况瘁，愿以异日。遂召副使，亦辞以疾。仁庙震怒，命押回通州。或曰：和公等悉斯当冬，不肯循中国礼，欲以计尼之。或曰：粤督蒋攸为之。然仁庙虽怒其无礼，仍遣理藩院伴送通州。仍令援乾隆五十八年例，由内地行走。后又知使臣失礼，实以中夜昏倦、衣冠未到之故，当日迳接，又不如仪。于是严谴和世泰等，仍颁敕谕，赐其国王珍玩，以答远忱。是仁庙天地之量，怀柔之心，无微不至。第当时和公蒋公等，不谙大体，召外衅而辜圣恩，律以庸臣误国之罪，实无可辨。其实诸臣亦非有心误国也，误于不明交涉之学耳。夫不明交涉，遂至举足荆榛。

然则赵宋以来，异视远人之痼疾，深入人心，虽我圣祖仁宗痛除此习而末如诸臣何也。迨与斯当冬偕来之船三，先行回粤，粤有司待之尤苛，以为此贡船也，不许上岸贸易，遂屏之黄埔外，视暹罗贡船尤轻。英人积不能平，遂驾亚

尔雪船驶入内河，军士于炮台开炮御之。无何船炮齐发，军士遽奔溃四散，有司乃权词逊谢，然是役未至大启衅端者，虽未入观天颜，确知我朝仍以礼遣之，不尽如和蒋二公之冒昧也。且其所争者在商务界务之大，而礼节之争，彼固坚韧不欲发也。若其几至用兵者，则有嘉庆十三年图礼之役。图礼怒葡占澳门，求见粤督不许。声言逾半时，城将自破。然实无意攻城也。如一见可无事。乃他日又至粤垣。总兵黄飞鹏以师船横截江面。礼驾小舟欲与语不得。遽然炮，伤英兵一。英船遽退。粤人狃是役，谓英人易与，后遂多事。是时中国深恶公局，毋使役土人。公局船行港中，必数扰之。虽以斯当东请弛役土人禁。然中西交涉，实当轴所不喜。且复上下欺朦，中外隔阂，事例不一，时有变端。道光八年西人携眷至粤，吏大哗，几酿巨祸。

迨二十年禁烟事起，领事义律桀骜不就抚，遂有大角沙角之师，连兵二载，扰及三省。于是始创五口通商条约，于是中西之局始大变。西人习知中国大吏，惟以兵胁，始俯首帖耳，就其圈{卅立}。于是每一兴师，增一利益。一国沾利，诸国尾之。遂举中国前此疆吏之抑勒其人者，抑勒中国而不止。向使道咸以前诸臣，确知通商利益，与其公法律例，政俗风土，与之从容计议，酌定约章，何至纰缪受亏若此？鱼以烦烹致碎，熊以嗜饮为禽，苛勒食鄙，遂梗厉阶。此中国之愈塞愈通，扃其户而破其阂也。或且咎前人之未痛惩之以绝其覬觐也。今略举中西积愤之深如此，将谓中国之威福未施于西人耶？抑钳束张皇之自致溃裂耶？且彼时经营粤海，不过一二大班数十散商，非有豪杰纵横之士也。夫冰洋之险也，地心之火也，星球之阻也，尚鉴之通之不已，能独任中国庞然闭关耶？

夫鼓之厉也空其中，虫之生也腐其质。中国尚能守卧榻鼾睡之[B220]言，骄其士而愚其民耶！故不明前此傲很虚^十之所以失，则乌能愤悻于一隅，转圜于后日矣。不明前此西人之屡经摧抑，百折不回，则乌知我今日之受其摧抑者，当有坚忍沈毅之力持之矣。由前之说，去其骄心固心，由后之说，去其畏心憊心。而后于我圣祖仁宗中外一家之至意无间焉。诗曰：不竞不乡求，不刚不柔。庶几哉。

○师统说

唐才常于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后，读其遗书，^十良怆而涕下曰：何哉？血气尊亲之盛，太平睢麟之化，古之人大言欺人，将穷冰洋，绵亿劫，不得覩兹会哉！乃瞿然曰：此无他故，其惟师统不张故。

或诤之曰：君统则有之，师统何为也？曰：不然。君统可以治一国，不能治天下，可以致小康，不能致大同。昔者尧舜禹汤文武之为治也，几几致大同之盛者，以君统而兼师统也。孔子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不居帝王之位者

，天所以开万世师统之运也。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是古者君师并重之明证。《周礼》曰：联师儒。又曰：师以道得民。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夫曰得民，曰百世，非统而何。春秋拨乱世反之正，首即立一文家之记号，曰文王，曰大一统，其余则曰王者，曰新王。夫文王王者新王，皆孔子所以王万世也。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曰：吾因行事而加乎王心。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子曰：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则皆明以王者之事，属之孔子。若曰：孔子于生民以来，自为正统焉耳。然春秋家则统以孔子为素王。或曰：素者，空也。孔子不得天子之位，而空言以王之。或曰：王鲁尚黑，素者，黑也。不知素王之素，乃质家言。《史记·殷本纪》明云：伊尹说汤以素王九皇之道，殷道尚质，故素王之义因之。如此则正与周道尚文之文家言而立一文王之记号相对待。盖文胜则救之以质，质胜则仍救之以文。文质两统，相为循环，而素王文王之义尽之。

要之，数千年后所以致全球于大同，登世界于极乐者，则终不越乎大一统之文家言。伟哉！质家治小康，文家治大同。质家显然改定之制度，为素王之法，二千年来阴用之而不觉。文家蔚然不尽之微言，为文王之法，二千年后，扩充之而无涯。综其指归，则曰元，曰大一统。大一统何？统于师而已矣。

然而今日，孔子之统，几几不足与彼族之耶稣衡。孔子所立之天之统，几几不足与彼教之耶和華衡者，何也？彼教主耶稣以纪年焉而师有统，我则不能教主孔子，又不以纪年而师无统也。彼人人有循教之心，与凭藉师统之权，以改制变法，我则空言尊教，而究无可凭藉之权，以张师统而改制变法也。此以君统敌师统之万万不能争胜，而中国君师之统将两穷也。夫摩西之为君也，尚知创教统以垂世。谟罕默德之为君也，尚当窃教统以愚民。而况中国本有之大教主，而不立纪年之教统，以翼君统而行，更陵夷百十年后，谁复知有孔子者矣？

或曰：历代以来，尊之为圣为王为先师，教统不既张矣乎？曰：未也。不纪年则无统，不立统则无师，不系统于师则无中国。譬之风雪寒冱，人重裘而我，而欲吾身之无栗且僵也，不可得矣。或曰：既立师统，毋乃轻君统甚。曰：不然。孔子之教以天统君，君与师，皆受治于天者也。当今之时，诚与天下更始。曰：光绪若干年，即孔子降生若干年。推之内政外交皆用之。此虽虚文，而人人尸其教主尊其师统之心，当益牢固不可破，而国力之坚因之，君统之固亦因之。然后举一切政学，参以君师并重之精神，而生动力，而策公义，则政教沟通，谁敢叛其师忘其君者矣？且宁惟君统固而已。血气尊亲之盛，太平睢麟之化，或庶行于大地哉。

○辨惑

沉沉者蛤利邪？转转者坤灵邪？自开辟以来，胎生湿生化生卵生于其中者，不知其几万亿种，而莫灵于人。人之躯魄而轮回，虽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而道与时为变迁，则人之智识权力，亦随时而增长。《春秋》言据乱升平太平，西人言石刀铜刀铁刀，释氏言铁轮铜轮银轮金轮，其明证也。今怵世变之亟者，则莫不骇于心，营于目，炫于脑，以谓运会之穷，将靡所底。不知此天之所以错综参伍，摩激鼓宕，而启大同之运者。吾于此时，正宜扩充心力，开拓眼光，承天而行，顺天而动，一以至平至常至实之理处之。斯大《易》所谓先天弗违，后天奉时者矣。

然才常尝刺刺语天下曰：今之大病二，有全聋瞽，有半聋瞽。全聋瞽者，束缚于老师宿儒之说，神明其咫尺之见闻，号然而自大。半聋瞽者，袭西政之枝叶一二端，怙其权力压制之私，缘饰夸张，历试而败，益予全聋瞽以訾曰：变法之效，不过尔尔。呜呼！此胥天下之人，而出于狐疑狼顾之途也。才常日夜苦思，以谓一日之格未融，则世界迟一日之文明，一人之症结未化，则世界少一人之才耆拄。用举当世群疑之大者正告焉。

今夫泰西政术，自会盟征伐爵赏刑律，下逮闾巷纤悉之事，无不与国人谋之。而大旨趋重于全民生，去民害，保民权。中国则辗转秦汉二千余年之桎梏，近日始有倡为民政民权之说者。而二三庸夫，骤闻斯旨，惧然惊愕。其略睹西史者，则援法奥之事，动色相戒。其次则并不知民权为何物，只疑其弗便于官权而诿之曰：此西法也，[B220]言也，吾步趋之何为也？其实任举《孟子》、《公羊》及六经中一言一例，无弗重民贵民公权于民者。而乃诿为西法，诋为[B220]言，不亦慎乎！其惑一。

夫国者非一人之国，君者非一人之君。吾能使吾君公权于国，公国于天，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尽变祖宗之成法，与天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所忻慕焉。若徒奉吾君以尧舜之美名，而实蹈吾君于不测之奇险，冀幸身后易名之典，若忠壮节愍等字，以光简素，则私之甚也。邹君沅帆常太息言之曰：诸君子毋为此妄想。我辈不习西文，不通西语，仓卒与彼遇，欲效颜杲卿段秀实故事，彼方茫然不解所骂，而谈笑置之。而欲其刃我烹我而享荣名也，将不可得。其言虽雅谑，可谓痛切心肝者矣。夫吾方以宋明以来，谈忠谈愤之小气节，孤注国家，噤噤然鼓动天下虚十之气，以为尊中而抑外。传曰：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种族且垂垂尽矣，名溢奚有焉！昔欧洲名种曰亚利安，大半由亚洲正中葱岭以西之巴米耳徙来。其先有土番旧种，屡怀志愤，与亚利安族衅争不已，然卒不胜而遁于遐荒穷壤，奄然以尽。则知不自修其政教，而辄欲壅遏新旧种之通，哓哓号于众曰：忠愤忠愤，其亦误于李耳老死不相往来之说，而甘心非美土人之自戕种族而已矣。又况

流俗之是非毁誉，则诚有如《列子》所云：见美以为丑，指白以为黑，飨香以为臭者。虽欲循之，乌从而循之？其惑二。

夫求新者既洞悉十九周以后之地球，必文明大启，又灼知孔教杀身成仁，佛氏大雄大无畏之旨，与夫意大利、奥斯玛加、日本之变法，俱一二奇人侠士为之，遂决然毅然，舍身度世，以捍天下之危难，无所于い。而彼守旧以尼之者，不过师老杨之柔静为我，如臧武仲所讥齐侯故智，从而阴掣之，抵排之。而又以身家性命，横梗胸臆，樊然交战于其中，此其愚亦可笑，而其巧为牵制，以待西人之刀俎圈牢，尤可骇而可闵。其惑三。

词章占咩之儒，雕刻虫鱼，批抹风月，靡明靡晦，亡精丧神，其骤语以新学，而脑筋无可容之地，无怪其然。若既于孔孟之微言大义，爵然不疑，则一转移间，而万事万物之理因之。尝谓能通旧学，未有不能通新学者，岂其诬乎？然亦有钻研异义，脱然庸师俗儒之上，而语以平等平权，改制翼教之大经，则舌拈不下，目旬不定者，彼非不知沟通新旧之界也，以为吾向者以旧学名天下，今奈何俯而徇之也？今夫颜子、子路、蘧伯玉，以能知其过而贤，而毕士马克且以善变霸欧洲。诚于此时沉汲发明孔孟仁民爱物，以元统天，以天统君，荦荦诸大端，而为吾教中救世复元之路德，以还尼山真面，则与彼教不迎之迎，不距之距，而其精者且轶而过之，徐而范之，而吾教庶有绵延亿劫横绝冰洋之日。不此之务，而徒敝帚千金，负隅旦夕。吾见天轰地，必无有坛席皋比，位置经师之处。则其自为谋亦私而拙矣。其惑四。

地球之生，由流质而定质，由定质而凹者海，凸者陆，由凹凸而大草大木大鸟大兽，由大草大木大鸟大兽而猕猴，由猕猴而野番部落，而打牲游牧，而人世界，而多君，而一君。西国地学家以沙石层次考之，谓自有人世界，不过五千余年。而万物之蕃变，陵谷沧桑之泡幻，帝王卿相士民之淆杂纷坛，乃至恒河沙数，不可思议，而一言以蔽之曰，日新而不已。故西人自无事不推尊教主外，一切政学格致，皆谓今胜于古。如当中国周匡王时，有埃及王法老尼古者，曾驱十二万人沟红海不成而死。而近来法人勒塞拍斯，自咸丰十年至同治八年卒沟通之。此其远胜古人之一端。其他百年来揭地掀天之举动，尤指不胜缕。况乃造物日新之理，显储一电化无穷之学，供他日大同之取用。然则生兹世界，虽不能穷原竟委，亦宜稍引端绪，为后人遵循之的。然而缙绅先生，号称古学者，则往往以师人为耻，甚乃有恫喝其子弟，以谈新学为戒者。夫其子弟果皆愚蠢而贸贸然从之，是自铲其种也。其子弟果悟其非，而斐然而响新，是贻以菲薄先人之具也。天时人事，相迫而来，吾见近来世家巨族，其英俊少年，多有捐弃陈言，力辟町畦者。而父若兄尚不自虑其为后人所羞，而务阻遏天地自然之气数，子姓将强之新机，可谓不自惜羽毛者矣。其惑五。

中国夷狄，乃《春秋》之记号，乌在民而圉之地而界之乎？温城董君曰：《春秋》常辞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必阝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由变而移。今晋变而夷狄，楚变而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由斯以谈，厥类不一。故晋伐鲜虞而狄之，卫伐凡伯而狄之，郑伐许而狄之，鲁诚朱弓蒍葭及殊钟离之会而亦狄之。若夫潞子躬仁义，则中国潞矣。吴于伯莒黄池变而及道，则中国吴矣。故夷狄者，野蛮土番之记号，中国者，礼义文明之记号，麟经具在，炳若日星。虽召陵之役，《传》命之曰：攘夷狄。然邵公注云：攘，却也。齐伐山戎，《传》曰：驱之尔。邵公曰：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杀之甚痛。盖以其有夷狄之行，而驱而却之，否则进而中国之。斯义甚精，非独唐宋以来斤斤夷夏之界者不及知。即彼公法家不以公法待野蛮者，或犹愧此。今之沟犹瞽儒，不明圣经之大义，妄守迂儒之臆说，遇有中西交涉，辄攘臂曰：夷耳夷耳。庸詎知我夷彼而彼已三等土番我也。其惑六。

通商传教，乃天地自然之公理。彼通商于我，我亦可通商于彼。彼传教于我，我亦可传教于彼。不自充拓通商传教之抵力涨力，相为应付，而徒咎人之通商传教为阴谋，为外道，为瘠种噬脐之鸩毒，此知二五而不知一十者也。昔罗马之以一统自尊也禁人通商，禁人传教，公法家斥为野蛮之法律。日本明治以前，其大将军家定、家茂等，且以开港通和，撻众怒而启忿争。今乃大开禁例，而国以富强。然则今之自命有心人者，见教士则惊疑，闻开商埠则哗戒。至倡为英以商亡人国，法以教亡人国之说，簧鼓天下。不知我自不讲商务，不研教旨，即无外人乘之，已疲老销蚀，与沛根人伍，乌睹所谓自存者乎？其惑七。

前有千古，后有万古。纵有东西，横有南北。必酌而定之曰：若者公是非，若者公好恶。谁则尸之而谁则信之？虽然，一时之是非好恶，有其从同，莫能强也。譬如人皆重裘，而我独，匪惟自苦，亦且难支。故心力眼光，必远注千万年五大洲之全局，决定从违，而不得以一隅陋俗，与目前乡愿之论，为是非好恶之公。然而迂狭乖迕者，则不之知不之耻也。其惑八。

今夫中国兴一役，议一政，创一会，设一局，有衡酌中西而为之者，则必哗然骇之。假而其事果出西人，则又万马齐喑，群蝉寒噤，徘徊太息，莫之谁何。故内河不许通轮，西人通之，则帖然矣。内地不许开埠，西人开之，则帖然矣。关税盐厘，稍议变通，则必万议沸腾，群矢争注，西人夺而掌握之，则帖然矣。痛乎甲午受创以来，凡二三豪杰，不辞绵力，出而倾肝沥胆，论列是非，冀哲王之一寤，忘谗啄之交加者，则目之曰：妄树党援。曰：诋毁朝政。曰：少年意气。曰：无病呻吟。曰：用夷变夏。邹阳有言：女无美恶，入门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今不问其人，果乃心君国与否，但一言新政新学

，务必旁掣阴沮，鄙夷非笑，以售其钳束网罗之术。夫至钳束网罗天下豪杰以为快，而腹心既披，适为西人犁庭捣穴之先声。此里克所以忠夷吾，宁喜所以忠卫ㄅ，贾似道张濡所以忠蒙古，而拥彗驱尘，仍不免横身于西市也。其惑九。

《佐治刍言》曰：世有与人相绝，僻处山林，目谓千古高人。究之枯槁终身，悠悠没世，矫情背理，何补于己。佛家亦于枯禅自了汉，诋为顽空，别为小乘。今世士夫痛世局之奇殃，则愤然曰：吾宁茧足荒山，置理乱不闻，终余世而徜徉焉尔。虽然，不于此时出而图之，而全球鼎沸，揭竿斩木之徒，因利乘便，箕山颖水，行为喋血涂肝脑之场，庸有幸乎？即不然，而一切巡捕议院国会学堂保民，治地方之大权，先事毫无措置，一旦西人迕而有之，则一动一言，一纤悉之事，彼皆耳而目之，圈而縶之。其视深山穷谷之人，不以为隐逸，而以为野蛮，必多方辟荒芜，务抵挤，与南洋巫来由非美土人台湾生番等。欲求一薇一蕨，以高首阳之节，焉可得哉！然则膜视君民，孤身遁世，进退失所，首鼠两穷，其与存者几何。其惑十。

凡此诸惑，更仆难终。中兴道销，丁于阳九。鬼难曹社之谋，人乏秦庭之泣。将标之叶，无所假悲风，已陨之泪，不足烦哀响。后之人俯仰悲忧，追原祸始，则能不归狱于畛域横生，肝胆楚越，至死不悟之士夫也哉！夫人即至愚，即至不肖，无有甘为棕黑诸奴者。无有戕其子孙种族，不惻然动念者。夫人而果忍弃子孙，土苴生命，蝉蜕衣冠，则吾亦不能起槁木死灰，而炭养之，呼吸之。如其不然，则何如当一息尚存之际，大出其心思才力，与当世豪杰之士，任侠之夫，朝夕皇皇，剖心泣血，求万有一当之策，以弭内乱而存遗种，广智学而公民权。虽海口丧尽，税务丧尽，军械窳尽，犹能如瑞士之研求公法，政艺精强，屹然存于群雄易夹之间。万一各国变，因时崛起，则华盛顿之兴于一成一旅，与意大利普鲁士日本之席危而安，宅弱而强者，尚将勉图于后日，而奋兴之气不衰。

虽然，言之匪艰，行之为难。凡百君子，不欲图存则已，如欲图存，则易独而群，易私而公，易倾轧排忌之心，而守望扶持，光明浩落，如揩镜然，去其垢而磨其光，如治河然，浚其源而卒其流，则必自祛惑始矣。

○公法通义

余览公法所治，冠带之伦，北极北冰洋，东南穷澳大利亚，西南折好望角，西偃西半球而矩之。举轮舟铁路电线之所通，阿屯姆力之所积，靡勿挟性法例法二者，为结盟缔好之机牙。何其侈也！春秋之始，未尝不详内略外，内诸夏，外四裔，未尝不殊会夷狄。及其季也，中国亦新夷狄，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子思子发其微曰：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董江都曰：正朝夕者视北辰

，正嫌疑者视圣人。夫黜周王鲁，非王春秋也，王万世也。王万世何也？王以经权之学也。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民气堙郁，乌乎兴？民智窒，乌乎正？性法者，开民智之大经也。孔子精权学，于蔡仲存君见之。孟子精权学，于子莫执中衡之。

例法者，通民气之微权也。秦以网罗锢经学，宋元明以蔽聪塞明锢经权二学。于是管穴之士，尊于昌平，荒落之儒，艺于朽壤。即无性法例法之学乘之，盖昆仑绝纽，义辔不驰久矣。而况彼之儒者，日抱其沟通君民机宜和战之公义，决黑白，评异同，盆涌澜翻，全球就勒。而我萃千万衿樱，笺释虫鱼，批抹风月。中朝之律例弗闻也，遑言罗马。目前之交涉不知也，遑问虎哥。聒而与之言公法，则诧曰异端。洎其得志，坐视国家迫胁欺朦之辱，若秦越人之肥瘠，漠不关心。呜呼！同文馆之立，三十年于兹矣，能精政治律例之学者，盖难其人，谓非士大夫之责哉！

今议者曰：公法之言，媿然陈矣，其仅实凭虚理。弱者不能仰而企，强者才间然违之。同同，莫敢谁何。甚且予强者以桎梏弱者之权，而赍盗粮，而藉寇兵。况公法家所论，有正法，有便法，本亦游移两可，出奴入主，高下在心，何适之从？其尤可疑者，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英法诸国，许土耳其为自主国，且屡言之曰：土人自今入公法。是年英法俄义四国立约，嗣后不得视中国在公法外。又申明之曰：得共享公法之利益。然其于土耳其偶有交涉，终以异教诋排。于中国，则商务界务教务税务，无一得附平权之义。然则公法直无裨人国，而益之牢阱也。

子曰，不然。公法者，万国之春秋也。《春秋》折狱，仅一二行之西汉之世，其后无闻焉。无他，汉以来治经为禄利之途，士气靡矣。故欲抑民，先抑士，欲抑士，先抑士之抵掌伸眉权衡天下之具。后世并禄利经义之途夺之，别有所谓词章帖括者。幸其汶暗于政学而末吾绳焉，以视西国之布衣下士，凭空理以争天下事，浸登之日报，浸用之政府，浸推之坛坫，其宅心公私，何不侔哉！是故《春秋》亡，律学晦，种祸亟。以聋遇聪，以盲遇明，以吃遇辩，以局促瓮牖精疲力{廿尔}之余生，遇上下平权抗论五洲之人士，若之何不穷且蹶也！今夫西国政事，公法家所不许者多。其遇疑难棘手之处，或相持不得尽其公理，容有迁就强弱大小，间画畛域，以模棱政府之心者。其实虎哥宗旨，本不尔尔。故公法学之行于西国，不过十之五六。大抵文致太平之时未至耳。夫以西国政府，尚不尽如公法家之用心以剂于平，而谓中西交涉，复无公法家与之相持。彼顾能揭其不乐于本国者，输之中国，此理所必无者也。目论之士，不咎彼国不守公法之徒，不咎我国不研公法之失，乃欲并公法而疵之，而废之，不此仁真乎！

丁韪良居中国久，洞悉彼中公法之旨，与吾教同源。其性法乃《春秋》守经之学，其例法乃《春秋》达权之学，遂作《中国古世公法考》，引经传数条证之。其谊例虽未详备，而中国以《春秋》通公法之机芽萌矣。今夫《春秋》，上本天道，为性法出于上帝之源，中用王法，为例法出于条约之源，下理人情，为民权伸于国会之源。故内圣外王之学，不过治国平天下。平之一义，为亿兆年有国不易之经。即西人之深于公法者，罔弗以平一国权力平万国权力，为公法登峰造极之境。呜呼！《春秋》自孟子公羊嫡派无传后，晦蒙剥蚀，孽障丛生。至胡安国极矣。非恃平之一义，拨昏雾而见苍穹，则不可以平一国，乌能以平五洲。恐将来不平之祸之不止于约章律法也。子于公法一无窥见，但略知公法根源，所以维此地球者，有日昌之势。因就近译诸书，先举其微言大义，一禀诸《春秋》之律。其例法繁赜，容再分门考订，为吾党资。或言交涉学者不弃而教之欤？

○觉颠冥斋内言自叙

佛氏之言曰：一切微尘国，现一切相，成一切法，皆非真实。今夫黄帝为中国生人之祖，至实也，而百家托之，言人人殊。则所以权之者，无一定之重心矣。尧舜至实也，而孔墨诸子述之，言人人殊，则所以权之者，无一定之重心矣。凡事亦然，谓明为明，有至明之明，则小明为暗。谓寒为寒，有至寒之寒，则小寒为热。谓动为动，有至动之动，则小动为静。谓智为智，有至智之智，则小智为愚。故凡事无一定之重心以权之，即安有一定之真知以灼之。

举大地生人以来之政教学艺，曰孰为新？孰为旧？今日见为新者，明日又见为旧矣。明日见为新者，后日又见为旧矣。世界无止境，新世界之心力无止境。充而极之，至于毁地球绝躯壳，任灵魂，游行三千大千华严性海中，无止境。今欲综四千年之政学而沟通之，庄子所谓陈迹，释氏所谓过去生中，筌蹄而已矣，泡幻而已矣。

然而吾微言大义之教统，竖亿劫，横冰海，通星球，世可界而素王之道不可界。何以故？曰：惟公理。公理者何？大同之道也。一国新而一国大同，万国新而万国大同。一世新而一世大同，万世新而万世大同。大同之迹，破国界，破种界，破教界。大同之精，破世界。悲夫！彼芒芒蚩蚩者，袭委巷之谈，守一先生之说，工帖括则以帖括自界，工词章考据，则以词章考据自界，工乡愿忠义，则以乡愿忠义自界。绝不知我外尚有我，国外尚有国，天外尚有天。蛮触国于蜗之角，争地以战，蜂蚁竞其君臣之伦，争纲常以存。其战其存是也。其战与存，无益于生生之数，则不足道也。

子游于颠冥之乡，见夫行者、居者、坐者、卧者、醉饱者、酣歌者，群儒熙熙，如登春台，怀葛之民哉。我而示之大同之理，争存之道，则从而诟之曰

：异端。复庄语而悚之瓜分之惨，种亡之祸，则愕眙为间曰：世宁有是！虽然，气数尔尔，弗可为也。余乃爽然吾之耻其旧者，人乃戒为新也。吾之自愧弗知者，人乃恃为真知也。退而摭摭吾数年粗明公理之条段，厘之以志吾过。其于万物蕃变之故，政学纷纶之原，未之百一。而救世度众生之大愿，颇复{廿区}萌于是。循而求之，道不远人哉！其中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表，则武陵蔡钟浚为我作者。时孔子降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也。浏阳唐才常佛尘甫自叙。

○湘报叙

执途人而语之曰：中国为极疲憊极滞拙之国乎？必怫然曰：余不信也。又语之曰：中国为极聪强极文明之国乎？必愕然曰：余不信也。又语之曰：中国为极疲憊极滞拙之国，即极聪强极文明之国。必更色然曰：而童昏我乎？何相轻之甚也。今夫绳枢瓮牖之儒，井蛙篱之子，咫尺不见，迅雷不闻，吾无暇与言。其少能开通耳目发纤心力者，于所以疲憊滞拙之由，一一以中西比例之，抑无待余言。顾吾于反比例得正比例者。何以故？何以故？曰：夜义见而佛道成，烦恼生而智慧出。其运至奇，其机至捷，其理至平。轮船也，电线也，铁路也，由今日以前五千余年之人，坐漆室，面垩壁，而我亲见之。织造也，矿化也，工商杂出于瀛寰也，由今日以前五千余年埋塞蕴藏之奇，而发其覆，而阐其珍，而我亲见之。学堂也，学会也，若官若绅若民通力合作也，由今日以前五千余年磅礴窒室之气，而启其钥，而破其扃，而我亲见之。故以我所见者，方之欧美各国，则诚疲憊矣，滞拙矣。而方之今日以前之中国，则为聪强文明之起点而未有艾也。尤有奇者，古者欲通上下之情，君民之矩，于是命太史陈诗，瞽蒙献诵，工操艺谏，商订国约，雍雍彬彬，同我太平。暴秦而降，恃压力之重，私天位之宅，严巷议之诛，立腹诽之律，赤大侠之族，成党锢之狱。草芥臣民，牛马士类，黔首何辜，丁兹厄运。盖自开辟以来，君民上下之界，始断潢绝港，各怙其私，则秦为之也。浸淫至于前明，科条益密，法律益苛，时事天文，俱悬厉禁。驯至士夫以廷杖为荣，奸庸以讲学丑正，天地惨怛，日月晦冥，于斯剧矣。

圣清受命，仁德如天，网罗大弛，士气宽和。迺者海内诸君子，曲体朝廷育才至意，广开报馆，用代道人，大声疾呼，海天同应。于是秦汉以来之愚障，始云开雾豁重睹光明。于是四民之困于小儒腐说，辗转桎梏者，始脑筋震荡，人人有权衡国是之心，而谋变通，而生动力。夫由今日以前之志士仁人，其欲摩挲故府，钻研政典，求断烂朝报不可得而赍恨终者，何可胜道。

今乃海宇大通，朝野一气，政学格致，万象森罗，俱于报章见之。是一举而破二千余年之结习，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户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规模，不程时日而收延年惜阴之大效。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农工焉者，但

能读书识字，即可触类旁通，不啻购千万秘籍萃什伯良师益友于其案侧也。其使中国为极聪强极文明之国，吾于是决其必然矣。熊庶常秉三喜民智之乍开，欲慈航之普渡，乃鳩同志集巨资，设湘报馆，义求平实，力戒游谈，以辅《时务》《知新》《湘学》诸报所不逮。亦以使圆牖方趾能辨之无之人，皆易通晓。其愿力之宏，转移之速，更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者。今夫古今不可思议之奇，无如电机。孰管钥是？孰邮传是？是理也，在人为大脑小脑，在天为空气中至微至神之物。无以名之，名曰以太。以太之动，电即随之。虽八万余里之地球，无一发间，日报为效之神且速，吾不敢信其至是。其所以感动以太之理，则一也。

嗟乎！焚如之灾，迫于旦夕，而士夫泄沓，猥曰若而人者用意良厚。其如敝不能救盐池之咸，杯水无以止车薪之火矣。夫诚可以已焉。秉三宁不自逸也。明知其万不能已，明知其不已，即有补聪强文明之运，则摩顶放踵奚辞矣。才常不敏，勉襄斯举。敢揭大旨，告我支那。陈辞之陋，所不恤焉。

○各国种类考自叙

余曩者得见侯官严复《原强》篇，掩卷而痛曰：今之恤然可忧者，其种类乎！其种类乎！严之言曰：英国达尔文者，著书牖其群，曰物类宗衍。以为物类之繁，始于一本。其日纷月异，大氏牵天系地，与凡所处事势之殊，遂至阔绝相悬，几于不可复一。其尤精要之义二篇，曰争自存，曰遗宜种。

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之利。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强肉，智者愚役焉，迨其有以自存而克遗种也，必强忍魁桀，上捷巧慧，与一时之天时地利，泊一切事势之最相关者也。且其争之事，不必爪牙用杀伐张也。习于安者俾之劳，狃于山者居之泽，不再传而其种尽矣。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种，风气渐革，越数百年，或千余年，消磨歇绝，靡有孑遗。如地学家所见之古禽古兽是已。其后英人锡彭塞标其微而帜其学曰：群。群者何？孙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子曰：至哉言乎！今天下之大种四。北极雅库特士克，南距印度洋，东襟日本海，西苞昆仑虚，神皋奥区，人物麟萃，厥种黄。乌拉以西，耶路撒冷以北，望国十六，殷繁密丽，为地球冠，且迤而有西半球而国焉，厥种白。越裳交址以南，东萦吕宋，西拂痕都，东南际阿德腊特，睚眦犷悍，匪可殫论，又西南迄阿非利加，暨绕赤道诸部，沙漠极天，人禽杂糅，厥种黑。亚美利加土人，窟穴游猎，食息无定处，厥种红。其马来隅人，绵延小吕宋、婆罗洲、加拉巴、苏门答腊、马达加斯诸岛，厥种棕。

黄白智，红黑愚，黄白主，红黑奴，黄白萃，红黑散。然则苍苍者于其降种之初，顾特公私其界，灵顽其质，丰啬其遇邪？抑由贱种进良种之为顺天，由

顽种沦非种由非种至亡种之为逆天也？今夫春秋之中国，一弹丸黑子区耳。若吴、若楚、若南北燕、若徐、越、顿、胡、闽濮，胥夷也。其余山戎、淮夷、白狄、赤狄、潞氏、酆瞞、陆浑、无终、大卤、解虞，皆以毡裘之族，厕居文物之邦。浸淫及于秦汉，而种与种错，淄澠莫辨矣。再阅晋、唐、宋、元而氏、羌、匈奴、鲜卑、北狄、戎、蛮、羯、貊，氏族通政教通，古之所谓夷夏者，又远近大小若一矣。然试萃今日吴楚滇粤之人，叩其种类之权舆，则靡非中原一隅之所徙。再穷其族姓之根柢，则靡非伏羲神农黄帝支流之曼衍，若是者，恒其疑攀附之夸，傅会之失。再进而观其土著，若粤之豸童之黎，黔楚之豸，四川之之生番，云南之猓之野人，自窟穴深山穷谷，抗拒政学外，无有艺能才力，自通汉种，而渐灭沦夷以迄于尽。更千百年，当无复存者。于是乃知吾神明之族，衣冠之胄，其智学开明，根柢盘魄，实有以绵亘于天地间者也。不特此也，彼新嘉坡檀香山之土番，巫来由之旧族，不数十年，日见少于华人欧人迁来之种类。初非华人欧人之迫胁之芟夷之也，彼自甘为沛根人，而风销雨蚀，无复抗衡新种也。此目前显然之证据，非复高语鸿荒者比矣。然则泰西纪载，动称彼族胥原挪亚，初闻甚觉骇然。继而观其罗马政教之宏，希腊格致之精，自古已然。今且用其布种环球之术于美于印于澳于非于南洋群岛未履焉，容或如吾伏羲神农黄帝之贵种衍裔亚洲之理也。

子曰：上古之世，人种与禽种争，人种胜，人群而禽离也。中古之世，汉种与番种争，汉种胜，汉智而番愚也。之数种者平，而亚洲之种祸静。今则有欧种与亚种争之势。亚种少不振，几辗转羈于衔勒莫之抗。识者洞其见弱之原，以谓兵尔商尔。余谓兵商其后著，而士之束缚于科目文法者，其瘠种腐种之鸩毒也。故夫强种之术三，以开通强，以智学强，以仁群强。彼以种来，我以种往，士商杂出，网罗四张，是谓开通。格致既辟，天人斯穷，政法律例，机牙肆应，是谓智学。平一国权，平万国权，大同之轨，于斯萌芽，是谓仁群。前二术者，英、美、德、法、日本庶几行之。仁群则未也。中国则无一焉，乌可以不寒心哉！

然吾种类之布暹罗、安南、旧金山、新嘉坡、槟榔屿、古巴者，实繁有徒。其以开通强之渐邪？如继之以智学，终之以仁群，日光黄星呀，雾散阴谿，凡有血气，同我太平，宁强之足云。余乃显揭种类生灭之微，一以策抚有贵种者之急宜图存。一以明恃旧种而不修实学者之大为可惜焉。作各国种类考。首亚洲，次欧洲，次美洲，次非洲，次澳洲。

☆张鹤龄○彼我篇

天下之理曰阴阳，进曰奇耦，又进曰多寡，又进曰强弱，又进曰消长，又进曰生灭。之数者递演递进而不能自休。古今天下，恒在此力行之中而莫能外也

。吾儒者之言，谓论理不论力。庸诘知所据之力，即所据之理，更无力外之理乎？吾以力行言人治。力分动静。物不可以终静，故动中所显之理尤多。柰端言动力之例有三：一曰平速动，谓每日每时刻每分秒所动之速率均匀也；二曰加速动，谓加之以力，能使静者动，动者益加其速率也；三曰彼我动，谓两物所显之抵力也。天地间不能一力独存，必有彼我。彼我均动两力相抵，强弱乃形。今欲考见彼我强弱之理，则所谓彼我动者，乃人治之世所永永常存而消长生灭之机由此起例者也。

格物家验彼我力有二法：一为一动一静之抵力；一为两动之抵力。其说曰：如立一石碑，而以小石球击之。球与人力共重十斤，则此碑受击之时，亦发十斤之力以相抵。两力抵销，球必下坠。碑力较大，球必反行。或以与碑等重之物加以人力与碑相撞，碑必仆矣。又或枪弹击碑，弹形虽小，枪力甚大，此碑受击之处，面积无几，不能发大力以相抵，则碑必洞穿矣。此强弱之形也。又说曰：如两牙球同列一槽，一球自东而西，一球自西而东。两球发送之力并同，则两球速率亦必相等。至中间相值之地两力抵销，球皆不动。若东球之力倍于西球，则东球速率必增，西球且受其击力反向西行。盖牙球圆转，乃其体质所发之自生力，力本相同。今加力东球，使增速率则西球失其抵力，而其自生圆转之力，反为东球所用，改其方向，受其驱使。此因强弱而有消长之形也。

呜呼，宇宙之大势，岂不然哉！夫物之永古平速不受加力者，惟在天之日星，与人身之脏腑，别自为一类。（此类甚少，若海水之流，空气之动皆有加力可增速率也。）外此皆有力可加，有速率可增者也。今夫人之有生，官体心知，皆有自生力以自养，以自卫，以抵距害我。积人成众，积众成国，皆是物耳。王者霸者，以绝大力加之。而其自生力与抵距我之力，皆销融于我力之中，而增成我力之体积，益助我力之速率。此辟者所以日辟，蹙者必至日蹙也。然此抵力之验，随在皆是。不独国与国然。即一国之中，人与人，事与事，亦无不然。人之中，不独贤不肖之相反者有然，即贤与贤，不肖与不肖，亦无不然。（此为朋党之原。）事之中，不独利与害之相反者有然，即利与利，害与害，亦无不然。（此为政治沿革之原。）是以群生纷纭，终成角力之象。事机发动，仍多牵阻之虞。治不遽治，乱亦不遽乱。然两力相持，终有一胜。故往往起点极微，而成效至不可算数者，实因此递加之力点为主持其消长生灭之原也。夫人力之相受与物力之相受，同一公例。爱力、结力、粘力、吸力，力之所行，本无涯，以为之限。乃或爱者不能遽合，结者不能遽聚，粘者不能遽转，吸者不能遽引。又或乍合即分，甫聚仍散，将转复解，骤引旋离。其所以若此者，必有阻力存乎其间。故我力之行与否，及得竟其行与否，恒视彼力之何

如以为断。此柰端言力学公例所以必称彼我动以验此抵力也。然彼力之能阻我与否，我之卒被阻与否，仍视我力之何如以为断。此柰端言动学公例，所以必称彼我动以验此抵力者，仍以足成加速动之义也。明乎抵距之力率，即知加速之力率矣。

古人曰：观我生，观其生，求两力相抵之比例也。又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得两力之比例，而于我力加其速率也。力之所加，则大小众寡之形为之退听。世固有小且寡而弥强者矣。亦有大且众而弥弱者矣。君子观于柰端氏之力学，而于事务消长之源，不亦洞明其公例哉。

○法人篇

古语云：有治人，无治法。今之大臣，多执此说以难变法之议。以为方今之世，官场如其茸也，贪婪也，诈伪也。人才如其萎败也，风俗如其浇漓也。不责之于人，而责之于法。必至法新而人旧，利增而弊亦不可胜言。而试问以：茸贪诈如何而厘剔？人才风俗如何而维持？则又束手而无术。然则，忍而终古乎？沦胥以亡乎？又不可也。呜呼！若而人者，比比皆是。吾国安得以有转机哉！

余尝深求乎人法相维之际，而究其本末矣。大约小变其治，则人为本，法为末。欲变法，先变人。大变其治，则法为本，人为末。欲变人，先变法。夫人敝而变其人，如官不治事，则易其位耳。官藉法而舞弊，则诛一而警百耳。是谓小变。若夫法之大敝，而行法之人与之俱敝，受法之人亦随之而尽敝。于此而尚求之人，诚所谓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视长上之死而不救。此则非变其法而人且无由得变。吾尝观于今之法矣。其例行之事最可笑者，如逆伦之人犯，必曰疯颠也，误伤也。越狱之州县，必曰公出也。规避之省分，必曰亲族也，寄籍也，游幕也。告假之官吏，必曰省亲也，修墓也，措资也。告近乞养，必曰亲年六十五也。粉饰诈赃，明知故为，而概无诘责。试问法敝乎？抑人敝乎？然且曰：无关紧要也。乃如枢务总于军机，而宰相为具员矣。庶政归于六部，而卿寺成冗官矣。两司总辖县府，而巡守道为虚设矣。州县揽持民事，而丞为赘疣矣。胥吏为办事之人，而堂司各官为木偶矣。例案为舞文之具，而胥吏一途为利藪矣。责人以清廉，而克扣廉俸，俾无以自养矣。禁人之贪黷，而平余火耗诸名色，又为之巧开门窦矣。漕仓托名正供，而耗国特甚矣。武营失于规制，而虚额扣饷相仍矣。盐务之税章惮改，而私梟充斥矣。银币之平色不一，而作奸便利矣。他如河工之冒滥，驿传之虚糜，水利之废弛，织造之浮侵，卫所屯田之虚设，八旗生计之凋零，以及利轻弊重之端，名存实亡之政，动关大计，而积弊相仍。其始也因其法之敝而便于营私罔上之徒。其继，虽有贤哲奋图更张，动辄掣肘而获咎。是法既驱迫之，束缚之，而使出于茸

之一途矣。因循苟且，虚十便捷，侵民病国，而身名泰然。是法又诱掖之，奖劝之，使出于贪诈之一途矣。故曰：法敝而行法之人与之俱敝也。

变人为先乎？变法为先乎？自词章楷法之学盛，而所学非所用。士类因以凌夷矣。科目保举之途滥，而举错无大公，仕途因以冗杂矣。堂廉隔绝于高远，而臣下因以欺朦矣。官吏积资为升转，而豪杰因而坐困矣。吏役苛索之无度，而盗贼因以繁滋矣。狱讼不决于众共，而奸猾因以舞文矣。上鬻官，而贿赂之徒因以得志矣。上信邪，而左道之徒因以作乱矣。农政不修，而农皆惰矣。兵政不修，而兵皆疲矣。工商政不修，而工窳商困矣。夫治之有法也，犹水之有坊也。坊坏而水横行矣。今天下百弊丛起。综其大要，两言括之。学丧而人才衰，政失而风俗坏。孟子所谓：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者，即吾所谓法敝而受法之人随之尽敝也。

变人为本乎？变法为本乎？且今日之情，新既不变，而旧亦无可守。岂惟法敝，直谓无法可耳。至于人，不可谓之无也。不立廊庙，有伏于草莽者矣。不居津要，有投于闲散者矣。不托中国，有隐于居夷者矣。不由培植，有出于发愤者矣。不由师传，有得乎游学者矣。凡是诸人，皆可用者也。而特不能以今之法用彼其人也。且变法之后，而人亦有与之俱变者，此进种善群之公例，而其效有操券决也。去冗官则人无幸位之心也。责实效则人无苟安之志也。革弊窦则人有自好之情也。去压力则人有效忠之望也。破资例则人有自见之思也。黜顽固则人有开化之机也。斥伪学则人有专门之业也。去浮文则人有质直之行也。绝鬻赂则人有廉耻之节也。厚禄糈则人无内顾之忧也。信赏罚则人无希冀之怀也。这就其浅者言之耳。若夫伸民权以联上下之谊，合人群以宏智勇之用，广公义以昭正大之规，开民智以大知觉之域，吾知开明以后之人类，其识见所造之境界，与风气所成之气象，有迥非今日人类可比者。识见精则公私之分明，风气进则忠爱之道盛。此生学家所以谓进种之妙，能尽变其原有之质力至不可复识。非虚言也。

然则，今日以无人为患，以人之坏法为患。至彼其时殆不必虑矣。是非有公道，而议院可行。毁誉有众论，而公举可信。始知人才者，国法之凭验也。登其朝，行其国，与其人接，而国法之隆污可得其大率矣。今之昧乎本末先后之间者，不谓法坏人，徒谓人坏法。百易其人，百覆其辙。偶得才者，不竟其才，与无才同。甚者以才自营其私，而患更甚于无才也。则曷不急变法也？法一变而人悉变，效捷于影响也。如曰不然，则吾有铁证焉。方拳匪之初兴，附和乎灭洋之说者多矣。矫命伏法，明诏下颁，而向之仇视者，转而求媚焉。人之变也，有若是其速者！其变之速，大可惧也，抑大可用也。视吾法为何如耳。

○学豫篇

夫变法亦非易事也。同一政治，而施之于世，有行，有不行。行之，而有效，有不效。论者或迂回其说，诿之时，诿之数。至不然也。夫是非止两途。以此政为是，行之也决矣。以此政为非，舍之也决矣。然则，何以处此不行不效之显然也？曰：以瑰材为栋宇，必视其基址之任载也。琢美玉为器具，必视其工匠之精良也。

今以至美之政，而加诸渺不相附之世，譬之饰沮洳以甃甃，涂粪壤以丹雘，多见其委弃而已矣。今之言治者，必曰：变法。言变法者，必曰：西政。然以声病小楷之人才，贪赃枉法之官吏，流失败坏之风俗，委靡浮薄之人心，吾不知政何自而行也？有如主自由，上理也。然施之今日，将攘盗之风益起，而忠孝之心益漓矣。设议院，公义也。然施之今日，将迂谬之谈什九，而开明之言一二矣。重公举，直道也。然施之今日，将沽钓之风日盛，而好恶之公反淆矣。重武事，要图也。然施之今日，将召募不过乌合，而军储不过虎郭矣。国债所以裕用，而今则欺诳其官民矣。公司所以合力，而今则侵蚀于首事矣。亦尝兴商，而商多折阅矣。亦言劝工，而工皆苦窳矣。则又有海关之税司，海舶之管驾，船厂炮局之洋员，铁政矿所之洋匠，大小学堂之洋教习，一皆借才异地，非我族类，形隔势禁，而降心相从。若改用国人，则弊败立见。岂彼人皆贤，而我人皆不肖欤？

凡此之类，厥有大源。盖非政之不行之咎，而学之不豫之咎也。夫天下之政，则天下之学而已矣。学时政合，学兴而政亦成。学与政分，学坏而政亦败。且天下行政之人，皆学之所陶冶也。学此政而行此政，政以达其学也。其政则行。未学此政，而强行此政，政乃违其学也。其政则不行。抑天下受治之人，亦学之所熏灸也。人有学则智，于政有爱力焉。其政则效。人无学，则愚于政，有抵力焉。其政则不效。由此言之，政以保邦，而学能进种也。进种之效，能使顽者化，固者通，劣者纯，陋者文。如果木之植，经园工之移接，而果实繁大，与原种迥殊。又如育蚕之法，察其病恶，加之厘剔，而茧丝一律纯美。学之益于人生亦如是矣。昔《周礼》六官，士皆世其学，宿其业。七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三物六行，论士于乡，而登之于朝。巨细之政，无不备举。今西人七岁不入学堂，罪其父母。自其童龀，而书计化学天文地理公共之理，无不备知，谓之普通学。成人以后，量其质，察其才，类别群分，各求深造，谓之专门学。一国之中，学堂数十万所，经费数千万镑，王侯胄子农竖牧童，无异师也，无异学也。公卿大夫，兵农工商，各专其学也，各习其政也。今吾国达官贵人，履高戴厚，不知天地为何物。至语以明理天演之精微，进种开化之征验，犹执盲者使察秋毫，执聋者使辨七音也。而况蚩蚩者氓，令其保族类，爱君国，善群治，奉教理，如之何其可哉！此基址任载之说也。

且夫事变相因，有可行而卒不可行者，有不可行而实可行者，有举此必先举彼者，有兴此必先废彼者。大抵一发之牵动，亦系全身；百务之废兴，俱由一本。凡是深微，不名为政，当名为理。理之所隐，非学不显。学之为道，萃人生之精力智虑，与政治之理，切磋琢磨，相引而俱深。外之有见闻之启迪，内之有研索之开辟。一事之细，更番迭进。未来之利弊，未形之层折，虽甚窈渺，穷于匿藏，而又各有专精，各有心得。力无旁鹜，而识有递深。如算学家分门别类，演释难题，以待日用。又如试场之文，题一而文万。诸美毕臻，而义法几无不备。因是而国事万端之措注，皆胪萃群策，取精用宏，成一豫算之表。（西人各政，皆有豫算表，决算表。）工部之图，用能因应咸宜，疑难冰释。此工匠精良之说也。

今吾国之为学也，耗思于文艺一门。其从政也，疲神于例案数卷。即此二者，已属不相附丽之端。况事变遭逢，创亘古之所无，交迫迭起，皆闻见所未经，思虑所未及。譬之履道坦坦，忽焉而欹峰黝涧，阻深四起，怵心骇目，试步辄仆。是故交涉之世纪，非一统比也。国学之盛衰，国际之荣辱，因之。何也？谋国者之见识不同，则操术因之迥异。彼此相乘之际，其陷阱我而不知者，姑无论矣。乃或彼以公法相待，而我以私见乘之。彼以开明相待，而我以犷野出之。（如通商不考税则，而徒责商人之礼貌；交际不讲权利，而徒争觐见之仪文。乃致使商务为漏卮，传教为乱阶。至于今岁，杀使焚馆，则曰吾各国使臣必遭诛戮矣。毁教堂，杀教士，则曰吾各埠寄居工商必被惨酷矣。议交还都城，则曰是设计诱我，将俘虏我贵近也。议退兵日期，则曰是甘言诳我，实阴利我土地也。其所汲汲焉引为深惧者，皆人所不屑为，不必为者也。若乃群视眈眈，所乘势进占，足为我命脉关系者，转若不甚爱惜。吁！真谬至此，又何责焉！）

学识之愚智不同，施措之昏明又异。我之所虑，全非彼所挟持。彼之所忌，曾非我所梦见。夫彼我交涉，国际也，亦物竞也。童昏之子，角智于输墨，瞽蒙之夫，争明于离朱，其百遇而百败也审矣。试思其所以致此者，不能不责于不学无术，误人家国也。

○兴学篇

夫学者，天下之公，非西人之所能私也。西人先得之，则西之耳。今天下奋唇鼓舌以佞西者，吾见之稔矣。阅《西学启蒙》数卷，披新闻日报数纸，读西文拼法数册，毳其衣，革其履，芋卷其口，金丝镜其目，爱皮西提其语言，大写细崽其交接。其稍胜者则工艺商务其谈助，面积起点其文字，保教保种其演说，平等自由其宗旨，以是为开明人才也。而孰知虚十粉饰，无裨实用，先已蹈中国不治之锢病哉！且如彼其学术，则西国五尺童子犹得傲以所不知焉。然

而是人也，簧鼓于王侯公卿，而我王侯公卿或受其欺矣。炫市于绅士夫，而我绅士夫或张其焰矣。呜呼，吾数十年前所用之洋务人才，既悉取之驯佞奸污之流，而以之卖国矣，以之债事矣。及今而变法，又将售佻巧浮薄之欺，而国事日愈，益不可问。识微之士，盱衡时势，既窃窃然忧危于斗室之中。而起视斯时，一二大臣，怀远虑，防隐患者，亦恍然曰：无才，无才！夫才虽非尽无，而其不足备给于变法之用，固显然也。

夫法之变也，必变其行法之人，而后法不为人所坏。尤必变其受法之人，而后法不为人所挠。变行法之人，培才是己。变受法之人，进种是己。才于何培？种于何进？兴学是己。兴学之道，立基在普通，而收效尤在专门。普通之学，略明理径而已。欲求实用，求真才，则非专门不为功。顾居今日而言兴学，筹款不易，一难也；肄书无定本，二难也；教师无定范，三难也。是以瘠苦州县，创办蒙学堂数所，而力不暇给矣。省会商埠，所设学堂，亦至普通而止矣。（普通学门类繁多，分延教习，最耗财力。如有课程定本，问途较易，成就转宏。自不致多耗费用。）书无定本，则人自为学矣。师无定范，则家自为教矣。如是而言学，普通之不治，何有于专门！虽积年累纪，而所见闻者，为皮傅涂附之学，所造就者，为浅尝浮慕之才，于国家何裨，去事功愈远。

夫事固有举之不如法，而百举百废者，吾国之通病也。而于仿效西法为尤甚。今议：国家设立学部，延聘中西通儒，译编课本。自蒙课递及普通，依次分门，纂为定本，通行天下，画一遵守。民间幼童，八九成群，即可自设蒙学。即至中等学堂，购书置器，亦奉课本为之导师。合力而举，事半功倍。至如教师定范，各省宜设师范总学堂一所，分学堂数所。由学部派员考察，次其等第。领有堪胜教习之文凭，方准受徒授学。教课勤惰，亦由学官访察，分别奖罚。二者既定，学遂兴乎？曰：未也。则必破除成见，更定法制，罢黜虚浮无用之学，尽改科举取士之法，使天下之才俊，以学堂为渊藪，百族之进身，以学堂为梯阶。趋向既专，精神各奋。民之鼓舞于新学，无异今日之功令文艺，不烦劝谕而家诵户弦。行见中小学堂之设，遍于乡陬，天下靡然向风矣。

夫而后国家之筹拨，公款之存储，绅富之捐助，乃毕萃其力，以振兴专门学堂。专门学堂之办法，不利于聚建，而利于分占。瘠区则以一府占一门，富乡则以一县占一门。如甲府占天算，乙府即占地舆。甲县占矿工，乙县即占电学。筹款既厚，规制较宏。可以延聘外洋著名之专师，可以广储各国新出之图器。至如省会重镇，则宜占陆师，海军船坞，则宜占水师，枪炮局厂，则宜占军械，总理衙门，则宜占公法，海关各署，则宜占商学，著效名矿，则宜占矿务，铁路公司，则宜占工程。凡斯之类，尤有实事求是之益，因势乘便之功。凡普通学既卒业者，悉量其才质，令肄专门。专门学既精通者，则游学外洋，广

所未备。（专门之学既兴，而后游历有益。法人薄柳之言曰：中国学艺未兴，游历经费，全系虚掷。盖学问之道，有所主乎中，乃有所益乎外也。）行此十年，而才俊不兴，风气不变者，吾不信也。如是，则空疏无具，雷同剿说之流，燭火自消，蹄涔自涸。实学盛，则伪学不足患，事功著，则横议无可乘。而所谓保教保种之精言，平等自由之公理，经名理家之阐发，将与星日同昭。国家更新百度，取鉴方殷。实足恢政教之宏规，合君民而祿是福。何至为犯上作乱之徒，挟之为藉口之资也？

夫就今日而论，必曰西人多智，而我人多愚。西人多公，而我人多私。不知此皆可以学术治也。愚者，私之渐。智者，公之渐。学问日启，而理义大明。西人进种善群之法，言之綦详。无一不导源于学也。今吾国人之识，谓学能使人智，则或信之矣。谓学能使人公，固未之信也。甚者斥西学为坏人心术。其于西国政教风俗之本源，殆未能有所见也。模棱依违，由于见理之浅而已矣。

中国考据词章之学，浩如烟海。横经者千百，通经者不及一二。《劝学篇》所述守约之旨，至为切当。窃谓宜取各经中微言大谊，训诂名物，门分类别，提要钩元，著为《群经通义》。史学则取历代大政大事，表其沿革，纪其本末，著为《历代通史》。性理之学，西儒名理专家，近盖益邃。唐宋以来，儒家派别，刺取精要，各存门径，以备参稽，亦关要义。周秦诸子，涂径较繁。其于治理，各有所见。有明以前，究心盖寡。国朝学家，颇事校勘。实亦未洞源流。宜分别真伪，略宗《班志》之例，析其派别，而引伸发明其义旨，勒成一书。以上四端，中学粗具。折详略之衷，辨精粗之伦，须由博学通才，任其理董。普通课本，于此取裁。若夫旧学专家，能为伏生、辕固、马融、郑元其人者，亦圣教之功臣，儒林所不废也。至于词章之学，如古文诗赋词曲之类，则笃嗜者，自力专门。书楷绘画（西法测绘不在此列）篆刻之流，则资生者别为艺术。于求才取士之途，不当参预。诚恐耗力无用者之多也。

○文敝篇

文字，名学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用郑注）大哉言乎！文字之学，关系国政若是其较然也。盖文字者，名此事，名此事，物之理也。理在事物之间，甚深微妙。欲使附丽乎心志，惟文字为之著明焉，传递焉。理有精粗浅深，人有智愚贤不肖。而其急需乎文字之著明传递也从同。故文字之道，必极乎易知简能，而后利用广溥，而万族咸赖。吾尝窃叹乎吾国民智之难开，则以文字之繁难界隔乎事物心志相通之途。有若严关键之启，甚非易易。试较之。

文字简易之国，如电报之与驿传，迟速迥殊，而民智之进步，其速率亦因以迥殊。综其大凡，一曰：字义难识也；二曰：律例不一也；三曰：宗派繁多也

。何以言字义难识也？文字之大源有三，音形义也。有啼笑而音显，有语言而音备。音者，无人不识者也。形须目验手触。目所不能验，手所不能触，而形之道穷。形者，有识有不识者也。义由心灵。心灵寻绎，条理始显。义者，识之者少，不识者多也。古初人民，知觉短少，但识实象，不识虚理。故中国文字象形，西墨斯科、埃及古字，亦象形。（文字之源出于图画。西人多宗此说。）继而知其用之穷，而不能广也，故皆相率而变。西国勇于变，而以音系字。（腊丁文亦音纽。）中国怯于变，而衍成六书。六书之体，交连错综。撮其大旨，则以义系字而已。以音系字，其道简易。是故有语言之国，即有文字。如欧美非澳及吾亚满蒙西域东洋，无不有拼音之文字也。且能语言之人，即能文字之人。故欧美各国，农夫贩竖，妇人孺子，无不识字之人也。以义系字，其道繁难。故源流繁多，部居分析。音韵有古今之异，体制有正俗之殊，训诂有雅变之别。淹博之士，沉思广览，甫克周知。占毕小儒，白首茫然，如涉烟雾。刘熙《释名》，即音求义。孙炎《反切》，考字定音。皆潜怀觉悟，思稍通音义之邮，而其道尚隘。至守温以三十六字母之说，流行中国，意欲整齐文字，考见原音。惜乎信从未广。国初古韵家祖述其说。迨后转辟守温，几于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者也。顾以今日文字方音参差，欲以字母之法绳之一律，既已甚难。而声音之与形体，绝不相蒙。恐强作区分，终无条理。此卢氏贛章，蔡氏锡勇，沈氏学诸家，皆欲以省笔改制字形，纯以音系。皆持之有故者矣。

夫西人字形简便，足致富强。乃其新字捷法，所谓旭特亨时（S h o r t - h a n d s）者，尤为便易。飞书驰檄，渐已通行。而吾国六书文字，如峨冠博带，古物庞然。消耗思力，阻滞事机，既已谬矣。扃闭哲理，聋瞽庸众，不益愚乎？何以言律例之不一也？考西人文法之书，名格拉埋（G r a m m a r）。区分文字，凡为九等。虚实动静，联属统系，各有律例。中国三千年来，号称右文。著作林立，独无此种文字律例之书。其故有三。一由于语言与文字相离。语言为四民所同有之事，文字乃为士林所独有之事。盖其理解纷繁。苟操他业，万不能兼精文字。故文字之于民生，尊而不亲。（中国有敬惜字纸之说，乃万国之所不解也。）学士文人，专精此业，研求所得，视为枕中鸿宝，俗目不许窥觐。若其致用之道，则由心志而经营文字，为一译；由文字而宣达乎语言，为再译。是两译者，皆虚糜于心神，而无裨乎实用。且文字递演而愈艰深，即语言递演而愈歧异。古与今之俗谚不同，南与北之方音迥异。言学术者，治文字之不给，何暇复治语言。是故啁晰支离，听其自至。若闽之漳泉，粤之惠潮，浙之温处，皖之徽宁，口耳之治，难于谙悉。是以百方俗语，依声定字，足使名称乖乱，伦物混淆。此又因语言之失治，而

灾及于文字。而文字之于四方，遂不可以律例施矣。一由于文字与政教不附。一代之兴，更定百度，独文字一端，未尝有博士之论议，学官之修改。任为麇杂，不复整齐。以致《玉篇》、《字林》，都成残帙，《正韵》、《字会》，悉属沿讹。四声托始于南朝，而义非一律。（如帝王同为尊号，帝止一音，而王有二读。六艺中，礼书止一音，乐射御数，多三四读，义之广狭，亦因而不同。）韵书屡修于唐宋，而弥远初音。凡兹琐屑奇零，固属无关宏旨。至于积字成句，积句成章，乃义法之大纲，足昭垂乎利用。曾无正名考文之治，听诸析言破律之为。以迄乎今，簿录盈库，著述充庭。诡异殊文，参差错杂。积重难返，董理何施！留千秋之阙憾，成亘古之疑团。而文字之于书籍，益不容以律例定矣。（又如绝域方言，名从主人。依声定字，译写互异。如辽金元三史，一地数名，一人两传。近日公私著作，讹舛尤繁。至于翻译西书，实当今之急务。苟非预定义例，贻误不可胜言。福州高凤谦曰：宜胪列罗马字母，拼合成字，注以中音，以后译之字，准此传写，不容歧异。审如是，第取中西字典，画一注音，颁给译人，俾有遵守，法至易也。顾兹事须由官定，则遵守较易耳。附识于此，亦整齐文字之一道也。）三由于文字有守旧之蔽。酢醋豸童种，沿用互讹，治乱扰驯，训释相反，别成族类，无所率循。乃如风人雨人，不容易以霜雪；门焉闺焉，未可代以栋梁。大抵古人所已有者，虽承讹袭谬而无妨。而古人所未有者，即字顺文从而亦黜。至于两字连豸卞，必搜来历；一言杜撰，便受訾。是以文字功能，非有遵守之规条，必待积资于诵读。虽有绝伦聪颖，亦必十年伏案。故书雅记，始得粗窥。涉笔为文，乃免贻笑。而文字之于程课，又不容以律例教矣。（《马氏文通》心苦分明而未尽妥协。盖吾国文字，历数千年之麇杂，任意行用，已成榛墟，未易整齐画一也。）

何以言宗派繁多也？自唐以前，学派虽广，而涂径未纷，体制虽多，而文义一律。降及今日，目录编排，部次既穷于分析，专家踵起，殿最莫定于评论。往往一宗之中，判为多派。一派之内，又复歧趋。异同攻击，流港难穷。一有不知，通人媿点。至奏疏有立言之体，书牒以运典为工。功令文字，涂改綦严，官书文移，格式非一。若私家之著述，尤宗尚之纷歧。笺疏繁芜，语录俚浅，摹汉魏则艰深愈妙，仿唐宋则薄索相因。及夫鼎钟砖印之学，书画篆刻之工，华古之士，侈博炫奇，嗜琐之徒，标新领异。综其大致，其艰难辛苦，疲精耗神，既违乎游艺适情之义。若夫文词之美，哀乐无极，骀荡心魂，好乎此者，比诸声色之娱，溺其中者，率有性情之蔽。而顾以为学问之大端，人治之宗旨，不其有真矣！人之一生，止此精力。人事繁赜，待于稽考，百倍古初，而此文学一途，日增月益，已耗生人大半之神思。进以他端，实将不胜其瘁。此所以无用之学日盛，而有用之学日衰。此长彼消之公例也。

且夫士也者，考求政理，研求学术，上以为国家效用，下以先知先觉，启牖万民者也。今制自词章书楷外，禁之不得进身。而世所推为最上人品者，则通人雅士，亦不逾文学专长。于是士人之有志自见者，既呕心牟术肝，以求于科目。又穷思极目，冀附于通才。记才悟性，尽用无遗。脑力回薄，日数万次。比其学优通籍，出身任事，而心虚善忘，气怯不举。其人固已病且惫矣。奔走之勤能，科第不如杂途。钩稽之精密，文士不如驯侏。因循讪垂绥，坏于吏治，岂无由哉！又况学古之与入官，其操术乃绝不相蒙。责病惫之夫，改弦易辙，别精一业，乃其所万不堪者。而奈何勿思哉！

综而论之，文字与语言隔阂，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也。文字艰深，而政学人才俱受其敝，所谓言不顺则事不成也。吾闻泰西之教人也，有普通学焉。无智愚，无贤不肖，数年可以毕业也。又有专门学焉，必令医师考验形体，察其性质之所能胜，而后授之。脑筋细密者，令习名理深微之学，肌骨坚致者，令习工艺强武之学。故心力不为虚掷，而术业乃有专精。惟其始基所在，则以文字一门，最为浅显。童龀能言，读书数卷，谙知九等律例，即能纪事述言。此其学艺之所以早成，人才之所以易就也。若吾国人士，文理优长者，其人于文学之事，困沮销磨，诚欧阳水叔所谓穷而后工者。则脑筋肌骨俱已受病。若施以西医选人之法，恐皆不中格矣。又乌能习新学行新政哉！然使中文未尝毕业，而辄西其语言，西其文字，西其学业，则载之无具，达之无术，将与吾民人不相群类，不相授受，而无益于政治事功。是以日本变政之年，全国上下，通用西文西语，而后举西政，肄西学，如水之流，如风之行，涣然怡然，而有以相得。彼岂好事而出于此哉！诚以语言文字为政事学业之原，去阻决壅，非变革乎始基，而其效不捷也。斯义也，固流俗之所惊疑。然彼其效验固已彰彰。则公理之所可信者也。

夫政学犹食品也，文字犹器皿也。今文字精深，而政衰学陋，犹器皿华美，而食品无存也。智虑理解，犹电也，文字，犹传电之器也。今以最难通晓之文字，而求智理之流衍布，犹欲电之传，而无传电之器也。今论者谓吾国人聪明才力，必不出西人下。其说诚然。但地球之上，民与民角智，国与国角力，则必同出一途，而后短长高下，可以表列。今吾之与西，意识术业，迥然判异，未可以同列一表也。若论其难易殊科，则中学乃绝难，而西学实较易。盖文学之精能，虚悬无薄，非有体积可求。往往童而习之，老死而尚无成就。至西艺专门虽极精微，要丽迹象，积年累月，显有功程。故吾土文人，率多弱病，而彼中艺士，转益精强。若其名理之学，奥衍曠深，似尤微渺。算术难题，穷极思索，倍费研寻。然其理以达用为主，耗心力而不掷于虚。其学以专门为功，察性质而各从其利。固非欲以繁难之事，束缚斯人而俾之坐困于其中也

且夫文字之道，因其难易不同，而流传之广狭，遂以不同。今之国众，心志为圣经贤传所占据者十之一二，为稗官小说所占据者，十之八九。（淫盗鬼之端而已。）一难一易也。全球国众，从音系之字者十之八九，从义系之字者十之一二，亦一难一易也。今闽粤宁沪之人，稍通西文者，书函问答，率乐西文，而苦中文。避难趋易之情，已可概见。公例然也。少数受变于多数，又公例然也。仓沮以来，若此其久也，旁行斜上之交迫，若此其甚也，而能无变也哉！（文学盛衰，系国民之盛衰。考《汉书，如匈奴西域诸国，皆自有文字。后浸衰灭，文字亦亡。其事实源流，转托于中国纪载，语焉不详矣。欧洲当法兰西创霸，通行法文。今英文流传滋广矣。满蒙翻译，虽有专科而肄习绝少。文字盛衰，岂人力所能强为哉！）

☆恭亲王○奏请开设同文馆疏

臣等因制造机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议于同文馆内添设分馆等因。于十一月初五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臣等伏查此次招考天文算学之议，并非务奇好异，震于西人术数之学也。盖以西人制造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是以臣等衡量再三，而有此奏。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

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认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皆深明其理，坚持其说，时于奏牍中详陈之。上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机器局，由京营拣派兵弁前往学习。近日左宗棠亦请在闽设立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延聘洋人，教以语言文字算法画法，以为将来造轮船机器之本。由此以观，是西学之不可不急为肄习也，固非臣等数人之私见矣。或谓雇赁轮船，购买洋枪，各口曾办过，既便且省，何必为此劳绩？不知中国所当学者，固不止轮船枪炮一事。即以轮船枪炮而论，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讲求，以彻其原，法既明而用将在我。盖一则权宜之策，一则久远之谋，孰得孰失，不待辨而明矣。

至于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亦臆说也。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中国犹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法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中国倘能驾而上之，则在我既已洞悉根原，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浅鲜。且西人之术，我圣祖仁皇帝深韪之矣。当时列在台官，垂为时宪，兼容并包，智周无外。本朝掌故，亦不宜数典而忘。况六艺之中，数居其一

。古者农夫戍卒，皆识天文，后世设为厉禁，知者始鲜。我朝康熙年间，除私习天文之禁，由是人文蔚起，天学盛行，治经之儒，皆兼治数，各家著述，考证俱精。语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士子出户，举目见天，顾不解列宿为何物，亦足羞也。即今日不设此馆，尤当肄业及之，况乎悬的以招哉。

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此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造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亦必有成。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或谓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臣等尤有说焉。查《周礼·考工》一记，所载皆梓匠轮舆之事，数千百年夤序奉为经术，其故何也？盖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又何疑焉！

总之学期适用，事贵因时。外人之疑议虽多，当局之权衡宜当。臣等于此筹之熟矣。惟是事属创始，立法宜详。大抵欲严课程，必须优给廪饩，欲期鼓舞，必当量予升途。谨公同酌拟章程六条，缮呈御览，恭候钦定。再查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素优，差使较简，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程功必易。又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官，举人五项贡生，事同一律，应请一并推广招考，以资博采。

☆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请奏明立案

敬禀者：窃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九日奉宪台札开：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宜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银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铸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察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画，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原摺片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钦遵。寄信前来。合行恭录谕旨，抄录原奏，札飭悉心筹议。札到该司道等即便钦遵，迅速妥筹议复，以凭酌核具奏。等因奉此。

复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光绪十二年前任津海关道周馥稟请在津郡设立博文书院招募学生，课以中西有用之学。嗣因与税务司德璀琳意见不合，筹款为难，致将造成房屋，抵押银行，磋跎十年，迄未开办。可见创举之事，空言易，实行难。立法易，收效难。况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十年，则人才迟起一年。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侏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洁长较短，断乎不能。

职道之愚，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为继起者规式。惟二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能升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能造入专门之学，不能躐等，即难免迟暮之憾。现拟通融求速办法，二等学堂，本年拟由天津上海香港等处，先招已通小学堂第三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头班；已通第二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二班；已通第一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三班；来年再续招三十名，列作四班，合成一百二十名为额。第二年起的，每年即可拔出头班三十名，升入头等学堂。其余以次递升，仍每年挑选三十名，入堂补四班之额，源源不绝。此外国所谓小学堂也。至头等学堂，本年拟先招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三十名，列作末班，来年即可升列第三班，并取二等之第一班三十名，升补头班第四等之缺，后按年递升，亦以一百二十名为定额。至第四年底头等班三十名，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派委洋务职事。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

职道与曾充教习之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考究再三，酌拟头等二等学堂章程，功课必期切近而易成。大约头等学堂，每年需经费银三万九千余两，二等学堂每年需经费银一万三千余两，共需银五万二千两左右。现值国用浩繁，公款竭蹶，事虽应办，而费实难筹。职道查津海钞关，近年有收开平煤税每年约库平银一万四五千两，为从前所无之税款，似可尽数专提，以充学堂经费。又天津米麦进口，自光绪十九年稟明每石专抽博文书院经费银三厘，每年约收捐银三四千两，拟每石改收银五厘，亦不为多。又电报局稟明由天津至奉天借用官线递寄海兰泡出洋电报，每字津贴洋银一角，电线通时，每年约计应缴洋三四千元，营口一带线断之后，已经停止，嗣后锦州至奉天，改造商线，仅借用天津至锦州官线一段，贴费更微。拟令电报局以后不计字数，每年捐缴英洋二万元。又招商局运漕由沪至津轮船，向系援照沙宁船成案，装运土货，例准二成免税，藉以抵制洋商。拟令招商局以后，在承运漕粮运脚免税项下，每年捐缴

规银二万两。以上合计每年捐银五万二千两左右，全数解交津海关道库存储，专备天津头等二等学堂常经费。通筹扯算，似可有盈无绌。所有头等学堂，应即照前北洋大臣李批准周前道原拟，以博文书院房屋为专堂。现经胡臬司顾全大局由粮台设法筹款，向银行赎回，作为公产。其屋价内原有总税务司赫德及津海税务司德瑾琳捐款在内，如仍作学堂，税务司亦必乐从。所需购办格致化学器具书籍等项，及聘请教习川资创办应用之款，不在常经费之内。查光绪十九年起至二十一年四月止，米捐存银八千余两，拟即在此款内核实用。二等学堂应觅地另行盖造。拟在开办初年教习学生尚未齐全，应于经费之内提用，毋庸请发公款。其房屋未造成之先，应即借用头等学堂。房屋甚宽，足敷可用。

所有学堂事务，任大责重，必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兼备之员总理，方不致有名无实。头等学堂拟请宪台札委二品衔候选道伍廷芳总理，二等学堂拟请札委同知衔候补知县蔡绍基总理。并拟订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该堂延订中西教习，考取学生，购办机器书籍等事，均由职道会商伍道蔡令及总教习，于年内妥速开办，以免因循，虚旷岁月。向来学堂有会办提调监督各名目，一概删除，藉省开销，而杜纷杂。谨缮呈章程清摺，是否有当，伏乞宪台俯易鉴核，迅赐批示遵行。并请奏明立案，以垂久远，实为公便。肃此敬请勋安，伏乞垂鉴。谨将拟设天津头等二等学堂章程功课经费，与总教习丁家立酌议各款，分缮清摺，恭呈钧鉴。北洋大臣王批：据禀创设头等二等学堂，遴选学生各以一百二十名为定额，应需经费，每年约共银五万五千两。该道仰体时艰，就本任及经管招商电报各局设法筹款，不动丝毫公帑，洵属讲求时务，公而忘私。所拟章程功课，均甚妥协。伍道廷芳，蔡令绍基，深谙西学，准派为学堂总办，各司其事，并准延订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一切应办事宜，责成该道会商，妥为布置，即于年内开办。各项捐款，每年全数解存关库，随时支用，年终汇册报查，勿稍含混。余如所议办理。仰候具奏，另檄行知。仍将章程功课，照钞两份，迅速呈送，以凭分咨军机处总理衙门查核，并候札飭伍道等遵照。缴摺存。初四日。

○拟办铁路说帖

窃为芦汉为南北一大干路，于拱卫京师，大有益，于转运商货在其次。此中利弊，谨缕晰陈之。

或曰：官本官办，直捷痛快。无如巨款难筹，尤恐将来督抚志趣各殊，办理纷歧，因噎废食。如福建船政，创办之初，左宗棠沈葆楨言之何其郑重，卒至虚糜公费，不能推广造船。在人以为利器，在我以为漏卮。以彼例此，势必相同。此筹官办之难也。

或曰：商本商办，便宜干净。无如华商眼光极近，魄力极微，求利又极奢。问路工何日可成，答以四五年。问路本实需若干，答以四千余万。问路息岁获若干，答以四五年全工未竣，无利可给。闻者无不爽然而去。夫华商本无远识，绅富则暗置恒产，有钱惟恐人知，商贾则挟资营运，一日不能无利。此集华股之难也。

或曰：拼合洋股，款足易成。无如洋人合股之公司，事权全属洋人。此路原为征调而设。苟遇紧急之秋，彼守局外之例，不准运兵馈饷，适与造路本意相左。恐这一路予人以开端，各执利益同沾之例，相与要求，必将路路被人占造。今日路属何国，即他日地属何国。此合洋股之难也。

或曰：借用洋债，事半功倍。无如国债向以海关实款质抵，故各国趋之若鹜。倘由公司出名，商借商还，只能以铁路抵押。而路未造成之际，本利全属蹈空。洋人以操为纵，势必多方要挟，仍须国家批准，保其本利有著，而后可行。此借洋债之难也。

又查芦汉地当上游，东南各省之贷客，江浙两省之漕粮，由沪至津与由沪至汉轮船运货，日期相埒。万无轮船由沪运汉之后，再转轮车之理。是车运仅有云贵川湘之货客，路长而费繁，本重而利轻。华商熟筹已久。况路经鄂豫直三省，无甚富商大贾。故欲专指芦汉而招股，恐直无人过问。盖洋务商务，惟粤沪风气先开。乃居粤沪之商人，而视芦汉之公司以为远矣。此铁路专指芦汉而招股尤难也。

又查此项干路，据德国工师锡乐巴云：由信阳州形似弓弦，约二千八百里，由襄樊形似弓背，约三千二百里。照津卢二百十六里估价二百四十余万两，约平路每里将及一万二千两。加之黄河大桥并凿山填湖，共估四千万两左右。勘路绘图，分头开造，至速必须四五年。似此艰难旷远之巨工，付诸位卑望浅之外吏，士夫读书稽古，必诧为旷代未有之奇。不解公司条例，银钱俱属股商公举之总董经手。或仍误会利权操于一人，稍不遂欲，谤议横生。能使功成而后退，成败自有定论。若竟事堕半途，一身不足惜，其如大局何！此铁路委诸宣怀而任事尤难也。

以上情形，宣怀在津在鄂业已据实禀明。兹奉饬传到京，仰蒙咨询所及，遵当直抒所见，以备采择。

一请特设铁路总公司，先造芦汉干路，其余苏沪粤汉等处，亦准该公司次第议请展造，不再另设公司。似此西北造路，东南商股，方能号召。且可泯各国窥伺之心，断却无数葛藤。即使各国来议，或可援照电线，饬交公司，查照公法理论，亦可稍助公家之力，隐消萌蘖不少。

谨查直督、湖督会奏苏沪铁路归并芦汉公司，不再另设，系恐南北两路同时

并举，商力愈难，更恐南商专力南路，转致北路落后。莫如通力合作，庶可先成北路。及八月初四日，调回新加坡领事张振勋到沪，面称南洋各埠及粤港华商，均以芦汉不愿入股，无法招徕。如准其带造广东铁路，粤人方愿入股等语。查许应鏘招股章程内，本有续由汉口至广东，以期筋节灵通之语。拟请现立公司不以芦汉限制。并非迹涉恢张，实系注重干路。

一请由铁路总公司招集商股四十万股，每股银百两，共总收齐计银四千万两。自开工日起，至工竣日止，拟先收商股七百万，为公司根基。并请暂入官股三百万两，为天下倡率。官股亦照商股，掣发公司股票，申送户部存储。俟大工告成之日，官商股分，一律收利。将来或永远列作官股，或俟商股充足，随时归还，悉听官便。

谨查南洋请办吴淞至金陵铁路，原奏内称估计七百万两为度。所借瑞记洋款，尚余二百五十万两。体察两年后两淮盐务，尚可再筹一百万两。共计可得三百五十万两，足敷成本之半。其余一半，概招商股。先令造吴淞至苏州一路，再令造苏州至镇江一路，以达金陵等语。今会奏请将苏沪铁路归并芦汉合一公司。所有备存苏沪造路官款二百五十万两，可否照原奏，拨作铁路总公司之官股。至两淮盐务之一百万两，恐不可靠。拟请将直隶所收海防捐款拨银五十万两，共成官股三百万两之数目。前拟先造吴淞至上海一路，将来续造上海至苏州一路，俱无庸再请官本。

一请由公司先借官款一千万两，续借洋款二千万两。五年之后，分作二十五年归还。每年应还官债本银四十万两，洋债本银八十万两。按商股四十万股，每股每年仅须缴付本银三两。中国商民不富而庶，零星积攒，轻而易举。照西例，买票后有需钱用者，股票听其售与他人。但执票者不准不依限续缴。如不缴即作废纸。约至十余年后，各人已执有股票五十两。以六厘利息计之，即可将利缴本矣。公司忠信为主，揣度此票似可通行。

谨查商股必在路成之日有利可收，方能招集。洋债亦须俟工将及半，有路可指，方能抵借。所以除官商股分千万之外，必须先借官债千万，赶紧造轨，分道开工。俟造成轨道一段，再向洋商贷借口款，拟以实抵，不作空欠。先与该洋商订定合同，庶不致受其要挟。至公司请借官款，官亦无非将所借之洋款挪拨。一俟路工告成，即当与公司洋债，一律按期缴息，分限归本。惟路工未完之先，暂免缴利。仍俟将来余利充足，如数补缴。并拟定公司股分，得利在一分五厘之外，酌提余利一半归官，藉伸报效。

一请铁路悉照公司章程办理。应遴选各省公正殷实，声望素著之体面绅商，举充总董十二员。又选身家殷实，熟悉商务之帮董二十四人，公同招股。再由三十六人公举银钱总管，工程总管，参赞监察诸执事。俱按西国规模，尽除

官场习气。如有丝毫弊窦，准由有股商人，指实究办。并由户部及直、湖两督，随时派员到工查察。如果查出员董有弊，即可随时指发究办，一面由铁路督办，另议撤换。

谨查铁路必先遴选头等工程洋师，勘路绘图，谋定后动。否则毫厘千里之谬，难以半途更改。拟借何国之款，即募何国之匠。美国未贷官债，并于中国无所觊觎。铁路工程尤精。如借美债，用美匠，各国忌心稍逊。中国于铁路工程，尚无专门之学。驾驭洋匠，教习华徒，考求工料，研究地形，随在俱关紧要。而用人理财，尤非精神贯注，不能取精用宏，风清弊绝。宣怀管窥蠡测，略贡所知。断难驱策群材，肩斯重任。惟乞另简贤能，早成要举。大局幸甚！

☆许景澄徐用仪 袁昶○谏阻纵容拳匪第一疏光绪二十六年

窃见自本月十六日拳匪倡乱京师，连日召见王贝勒内外廷臣工，圣躬焦劳，为宗庙社稷深维之计，广咨下问，臣等不能弭患事先，纾君父之忧劳。负罪无状，内愧且愤。伏查嘉庆十三年七月上谕，即有山东河南一带，匪徒设立八卦教、义和团名目，实系白莲教余孽，奉严旨密拿惩办。去年，吴桥县知县劳乃宣说帖，考之最详。前月，东抚袁世凯遵旨覆陈，言万无招抚编为营伍之理。言之最为切实明白。前东抚毓贤，办理平原县邪匪一案，称匪首朱红灯自称明裔，妖言煽乱，各处响应。幸被官兵掩捕擒获，就地正法，绝无能避枪炮刀斧之妖术，此其明证。上年臣询提督程文炳，该提督乙未年驻军近畿，有山东义和拳，又自称金钟罩红灯照名目，四五十人投效。以火枪利刀试其技，立时见血伤毙。是妖术全不可信，确凿无疑。而其匪首广树党羽，久蓄逆谋，妄称明裔煽乱，其为邪教，为乱民，又确凿无疑。

臣于上年十一月十三日，蒙恩召见。其时东省拳匪借仇为名滋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东抚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十余巨股。东省晏然。始而士绅误信腾谤，谓该抚不应用剿。此皆不学无识之徒，以邪为正。近亦帖服，以该抚办理为是。臣去年冬曾以劳乃宣说帖商之总署诸臣，奏明请旨飭下东抚办理。旋因东抚办有头绪，遂寝未奏。不意东省渐次肃清，流入直隶。直隶督臣，观望迁延，养痍成患，听其蔓延。始谋不臧，咎实难辞。及涿州戕官，督臣裕禄，见该邪匪借仇教为名，叛逆昭著，乃电奏力请剿办。而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涿水戕官未痛办，遂致匪胆愈张，焚毁芦保铁路，京津铁路电杆，又毁京津至张家口电线。此皆国家派员出帑借洋款所经营。一旦焚毁，数百万巨资，深堪惋惜。又焚杀教堂教民数百处，将来议偿亦不资。

伏以民教互仇，积成愤毒，地方官禀承国家律令，自有平心谳狱办法。但凭案情曲直，不分是民是教，断不容匪徒自行报复。乃至本月十六七日，该匪胆

敢潜入京师，盗兵犖犖之下，焚毁教堂，攻击各使馆，纵横恣肆，放火杀人，震惊宫阙，实为罪大恶极，万不可赦。二十日焚烧前门外千余家。京城财产精华所聚，焚掠一空。士民搬徙，十室九逃。商贾尽行闭歇失业，饷项亦难于汇兑给发。气象萧索已极。自有乱民不法，任其焚杀叫喊。实貽邻国之耻笑。各洋公使因匪仇教，畏其凶锋，情急自卫。现兵只有四百十余人，各保性命，是其实情。十六日，枢臣启秀等传懿旨慰问各使馆并及公使之妻。该公使等感戴圣慈，沦肌入髓。口称调洋兵为卫馆保命，绝不干预中国国家公事。匪平无事，即行撤回。指天誓日，其词决非虚伪。

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内城之匪，以抚定民心，安慰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臣伏思兵事最忌多立统帅，意见参差，事权不一，以致互相观望，转误事机。现在历奉严旨，飭令步军统领，武卫中军，与各御营禁兵，严拿首要各犯。刻即解散胁从，将城内外设立坛栅，尽行拆去。乃官兵观望，拳匪横行如故。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前遵旨所拟十条章程，实止虚文，何曾实力做到。此事权不一之故也。拳匪麇聚京城，久且煽惑愈多，致生巨变。伏乞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恭行天讨，上安九庙，下靖兆民。专责成大学士荣禄，兼用且剿且抚之法，得以便宜从事。先肃清内城地面，遵旨立即出示，遍谕军民人等，凡遇头系红巾，身系红带持刀放火杀人之匪，准其格杀勿论。并悬重赏之格，缚献匪首，所谓老祖师、大师兄者，赏银二万两，立即超擢官阶。擒斩该匪团长，赏银五百两。余匪计首一级，赏银一百两，均准报名预候奏奖。该大学士为国重臣，应扼要坐镇，不宜劳以细事。须差委得人襄助，乃可分理。

伏见武卫军幕僚记名道府樊增祥，素有谋略，内阁学士桂春，忠勇明决，编修王廷相，御史黄桂，素有清操，通达事理，府丞兼署府尹陈夔龙，勇于任事，请旨交大学士荣禄参赞谋略。遴派武卫中军得力将弁，挑选劲兵，分为十余队。队长如得力，每队止枪手、刀斧手二三百人已足。请旨暂闭前三门：严禁游民，只准出不准进，分路搜捕匪徒，务令各空庙废祠，根株净尽。命提督衙门遴派明干司员多人，分驻各汛段官厅，随将所拿匪徒，略讯口供，禀明统帅、即行就地正法，以儆凶顽。余者解散驱逐在外城之外，递解回籍。事平，再行将正法若干匪，造册奏报。或谓该匪人多，不可剿。不知只匪首倡乱，余多愚蠢村农，幼壮不一。或谓匪有邪术。臣愚以为汉末张角黄巾，元末破头潘关先生，皆有妖术，卒归擒斩。该匪昼伏夜动，动言请神，此乃符咒扶鸾请外五鬼搬运之邪术。一遇声光并见之物，阳气炽烈，如枪炮等物，立即轰毙。若云匪术能避枪炮，何以十六七等日，该匪连攻东交民巷使馆，洋兵放枪，立毙数匪。昨又击毙帅府胡同拳匪四十余名，折毁其坛。京师军民数百万，受国厚恩

，实无一谋叛者。叛逆只拳匪首要数人耳。一经擒斩，申国法，儆人心，匪胆即寒，民志自大定。外五城御史街道厅，亦应督同绿营练勇水会，一体照办。城匪既清，各国使馆蒙天恩保护，感激再生之恩，则续调之洋兵，自可阻其来。即来，亦可以城匪既清，无庸自行保护折之，令其撤回。

总之，《周礼》称：治乱国用重典，《康诰》称：用义刑义杀。内匪势在必剿，无可游移。若因循不剿，抚之，亦不受命。各国势大怨深，并举报复，既败不可胜言。与其外兵干预，代行剿办，必至拳匪洋兵，互相哄斗，喋血京师，转致玉石不分，杀害无数良民，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不如我自行剿办，尚可示以形势，杜彼族之口实，以维持大局，庙社不惊，万民幸甚。大学士荣禄公忠体国。如特奉明旨，责成既专，收效乃速。交涉之间，乃可审机因应。所有目前急图补救之法，务一事权以弭巨患缘由，披沥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明裁断。谨奏。

☆袁世凯○东抚复奏条陈变法疏

窃臣恭奉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谕：著军机大臣大学十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细条议以闻等因，钦此！伏读之下，钦悚难名。仰见皇太后皇上宵旰焦劳，惩前毖后，咨儆百尔，一意振兴，诏求嘉谟，训词深痛。薄海臣庶，感动奋发，靡不涕零。环球列邦，共睹共闻，当亦同深钦服。臣忝膺疆寄，渥受国恩。值此时艰，莫能补救，夙夜愧愤，无地自容。敢不勉效一得之愚，仰备圣明采纳。臣维全局至重，庶政弥繁。当积重难返之秋，为改弦更张之计，因革损益，各有所宜。现或苦于人材之不敷，或绌于才力之不足。而又有浮议挠之，锢习蔽之，虽有良法美意，未易一概施行。臣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画，其骤难兴举者，贵予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其亟须变更者，又贵乎明断力行，不为庞言所动。核其要在于熟审治法，能慎始乃能图终。探其本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其余理财讲武，以次递施，因时制宜，兴利剔弊，而成效乃可得而言也。臣愚虑所及，不敢为繁重阔远之论。谨就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胪列十条，敬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一慎号令。号令国之大权，臣民之所钦仰也。必精审详度，计天下实可遵行者，而后毅然出之，理无反汗，期在必行。即视臣下奉行之勤惰，以课殿最而加赏罚，始可上理日臻。倘不慎之于初，或发一号而窒碍多端，势将中辍，或施一令而流弊丛出，转致长奸，甚或破除积习，不便贪庸，群起撼摇，多方阻格。持之不坚，终将废置。迨号令频更，众情疑惑，遇有善政，亦且相率观望，视若具文，不肯力行，安能收效。现值明诏求言，内外臣工，均得抒其蕴蓄。行见封章交进，群策毕陈，博采兼收，亟须审择。拟请简派明练大臣数人

，设立议政公所，选派司员，分别考核。其致仕勋旧，素有声望，经事较多者，亦可征置其间，俱参谏议。凡遇臣工条陈可采者，均发交该大臣等，详加讨论，择善而从，从众而定。设有尚待推究事宜，或发还上言者明白详复，或发交资深望重诸疆臣，分条议奏，内外合谋，不厌精详。迨至禀承庙谟，择定而行，便成不易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渝。臣下知其无可迁延规避，自然奉行惟谨，奋力图功。于是明示赏罚以鼓励之，勤者有不次之擢，惰者无或贷之刑。庶人知劝惩，百废不难俱举矣。

一教官吏。人才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之初，用非所学，类多嫻于文义，拙于政事。又自咸同军兴而后，保举捐纳，阶进日多，流品益杂，京员半受成于胥吏，外官恒藉重于幕友。不但通达时务，干济世变者，百无一二，即求其能称职守，了然于分所应为之事，亦甚难其人。似亟须有以教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识明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一切泰西政史，各就性之所近，分别门类，各专其业。严定课程，考其殿最。其优异者，既按其所执之业，而试其所宜之事。其志趣远大者，或派令出洋游历，以验其造诣，而求其精审。回华之后，优于奖擢。并请飭下各行省，分设课吏馆，专就吏治时务交涉等项，择要辑书，发令候补人员学习，按月扁考，择其连取优等者，酌予委用。不过一二年间，京外官吏，皆知讲求实在经济，临事自易措手。方今时艰日亟，需才孔亟。若待学校大兴，人材辈出之后，方使之莅官任事，势必有所不及。但就现有之官吏，设法造就，俾皆成为有用之材。彼既无废业之忧，则鼓励奋兴，收效必速。济急之方，莫先于此。

一崇实学。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学校必广，人材必多。中国情见势绌，急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拟请飭将京师本有大学堂，认真整顿，竭力扩充，并飭下各行省筹经费，多设学堂。或仿照各国学校章程，区分等次，以次推广。务使僻壤穷乡，皆有庠序。择中外有裨实用之各项书籍，及各国著有成效之各种学术，延师讲授，分门肄业。但目前师资无多。惟有译书之一法，最为便捷。似宜专派大员，考核各国书史，其已经译出者，多刊广布，未经译出者，精选译员，译成汉文。一面分咨出使各国大臣，随地购书，选译咨送。近年以来，日本译书甚多，而洋人之久在中华者，亦多有译本，均可搜罗印证，汇辑成编，发交京外各学堂循序购买，以期学术一律而免分歧。并可酌聘洋员为之教习。迨所学渐有门径，再分别资遣出洋，以资历练。将见风行海内，而人才不难蔚兴矣。

一增实科。夫当世无深明大义之人，故人材今不如古；当世无博达时务之人，故人材中不如外。然近日取士，必广求兼通古今中外之人。非但无此本末兼赅之士子，恐亦无此体用兼备之考官。虽立法极详，势必有所不行。即勉强行之，亦终于有名而无实。似暂宜量为变通，旧科仍按期举行，不必一旦全废。但将各省岁试乡试取中定额，先行核减二成。另增实学一科，与将旧科所减之额，作为实科取中之数。拟请先飭沿海各省，如南北洋两广闽浙省各督臣，会同妥议条规，按中西各学，分门别类，募考实学。各省风气不一，不必拘定籍贯，亦不必分省限额。荟萃聚考，先仿佛童试规模，由该督臣等精选试员，认真校试。择其优异者作为附生。再行覆试，取中者作为举人。再咨送礼部，由礼部会同总理衙门，遴调试员，并奏请简派考官，订期会试，中式者为进士。但各试虽皆以经济时务为重，亦必须能明《四子书》大义，及有宋诸大儒理蕴，方准取中。以免趋末忘本之弊。成进士后，一体殿试，试以时务策论，不拘格式，不避忌讳，恭呈御定，赐以出身。内用者各执所学专门，分发六部观政。其深通各国语言文字，及熟谙各国政要者，发交总理衙门出使大臣差遣。外用者发交各省督抚分别委用。并由各堂官使臣督抚，认真察看。一年期满，出具切实考语甄别，不准视为具文。倘有品行不端，心地难信者，随时参革。旧科中额，每次递减一成。实科中额，每次递增一成。以五成为度。使士子知所趋向，争自濯磨，皆渐勉为有用之材，以求奋于功名之路。迨数试之后，学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亦多实学之人。即将旧科中五成中额，一并按照实科取士章程办理。而实科亦必另作一途，仍归各省一律举行。如此逐渐转移，而士风不难亟变矣。

一重游历。春秋战国之世，晋文在外，晋悼游周，赵武灵入关而瞰秦王，滕文公过宋而见孟子，皆不惮远涉，视为故常。至于会盟之役，国君亲行，聘问之使，亲贵并遣，征诸往策，不可胜数。固敦交邻之谊，亦以察与国之情。近来泰西各邦，国君亲王，遨游列国，尤为习见。揆其用意，实与古合。拟请简派王公，分赴外洋各国，慎选留心时务之京官，随从游历。考究各国政治学术工艺风土人情，既资以广见闻，亦藉以觐敌势。濡染既久，智慧日生。外洋情形，均得要领。回国任事，自然措施。遇有交涉，更无难于因应。各国见我风气日开，必渐相引重亲近。且彼之底蕴，已为我所洞悉，亦可稍戢横暴，不至任意欺陵。至京师各衙门人员，如有情愿出洋者，准其报由总理衙门，详加考核。察系志趣正大，才堪造就者，亦可在出使经费项下，酌予川资，遣诣外洋游学。回华后切实考询，视其所得之浅深，以判优劣而定黜陟。倘或亲贵中有以海外风涛为虑者，不妨先赴日本及通商各埠，就近游览，亦足通知时局，稍识洋情。未始非成材捷速之一道。

一定使例。各国陵我贫弱，遇有要胁，惟在办理交涉人员，善为因应，以免失机债事。是出使人员关系绝重。查各国使例英为最善，公使一途，重谳交涉，领事一途，重谳商务。虽统名为使员，而其中实隐有区别。凡膺出使之任者，必为其政府所素信，及洞悉各国情势，始可充选。抵任后，考究该国风土政治，一切利弊，与其意向动静，随时探刺，据实报明本国。执掌既重，任用尤专。其阶资迁擢，率不外乎本途。类由书记翻译参赞，以次递升。常有数十年不离一国，亦有终其身专膺使命者。按其年限，给假休息。差俸仍归。有时外部缺员，亦由使员内选调任用。故内外情通，洋务谙熟，交际之间，应付咸宜，而本国利益，在在均占先著。中国遣使，向无专途。随带人员，尤多冗杂。而任满受代，永难熟习。似宜精选使才，先令在总理衙门当差，稍加历练，再因缺派往各国。其随带各项要差人员，均由总署在于实科登进之各司员内，考取派充，概不准随意携带，亦不准无故调换。自使臣以下，均以久任为主。有时使臣易人，而所属各员，仍可照旧供差。仿照英例，立限给假休息。总署需员，亦分别堂司使员中调用。庶总署使员，联为一气，呼吸相通，任久职专，情形透彻。有各国事案，自可算无遗策。且使员得人，敌情了然，即有诡谋，亦得预为防范。该使员并可藉其牵制，缓我祸机，而相机联络，以分敌国之势。其中无形之作用，裨益良多。

一辨名实。京外各官，禄入素薄，每不足以资赡养。而经理财赋厘税各差缺，率视肥美之区。委之者名为调剂，任之者喜于中饱。积习成风，牢不可破。而名实之混淆甚矣。夫薪俸之获自公家者有限，而赢余之入诸私橐者无穷。推究其故，悉由无以养人之廉，亦遂无以禁人之贪耳。然此风不除，终难核实。虽欲振兴百度，力图富强，恐一法行而人皆缘法为奸，利尚未兴，弊已先伏。欲治之成，其道无由。似宜将京外各官廉俸，从优厘定，计足以资事畜。又量差缺之优绌繁简，酌定经费，以资办公。其散职冗员，无所事事者，分别裁并。节其薪俸以供挹注。而经手理财，不妨格外从优，以杜侵蚀。此外凡财赋厘税，所入涓滴之微，锱铢之细，亦必列为公帑，不准稍有损耗。盖明予之千金，有所不吝，而暗取之丝忽，在所必严。有坐赃者，尽法严惩不贷。果能事事核实，不但赋税可期倍增，即将来仿行各国兴利致富诸法，亦可期有成效。综核名实之道，必当以此为先务。而理财得失关键，将即系于此。昔原宪辞禄，孔子止之。圣人之用心，其必不肯导人以贪也明矣。盖虑远思深，而维持者大也。

一裕度支。各国财政，途径分繁，大约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进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可以利国利民者，靡不竭力经营。官吏提倡之，保护之，而又昭示大信，为久不渝。上下交孚，而利源日辟。其税则綦重，名目亦多

，人口间架，以逮印花之类，莫不有税。然其教民卫民，并为民代谋生计，实属无微不至。又事事核实，推诚布公。故重取于民，而民不怨。多为之名，而民不扰。近年来路矿邮政诸务，中国皆已举行，而收效尚需时日，非目前所能济，宜亟兴商务，以保利权而厚民生。现各省亦多有设立商务局者，不过具文，无裨商务。盖由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如狼虎。局所虽多，徒滋纷扰。如欲切实整顿，必须办理商务局者，扫除在官习气，使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并在各商萃聚之处，设立商会，分举董事经纪其间。遇事联络声势，通力合作，以与洋商相角逐。有害则官为除之，有利则官为倡之。其有抑制陵虐者，官为保护之。其财力不逮者，官为助成之。办理商务人员，又须常历各海口，随时接见诸商，讨论中外商务情形，访询利病，相机兴革。又须与出洋人员，互通声息，协筹合谋，始可日有起色。至洋人以银圆畅行内地，而中国以实银反得熔铸。人享大利，我受耗损，所亏甚巨，流弊日生。似宜照迭次议定成法，通飭各商，购机设局，赶造银元。银元通按库平一两制造。小者递减。务使天下一律，不得有参差搀杂之弊。并可造纸币以辅行之。设官局合办银行以流通之。其农部放饷各款，均依次改用银币。但能办理得法，士民见信，则铸钱之提减成色，银行之出入子母，纸币之现存腾挪，自可周转不穷，坐获厚利。至各国税重且繁，欲仿行之，先拟慎择。拟请飭下出使大臣，访查各国税章，择其裕国而不病民，可以推行中国者，汇录奏闻。再发交各疆臣各就地方情形，会议增减，以期行之无弊。迨利源渐拓，库帑日充，然后因富求强，势自顺而事自易矣。

一修武备。各国士农工商兵，均有专学，而兵学尤重。盖以诸强国犬牙交错，势均力敌，各怀吞并。欲谋自得，不得不竞修武备。往往穷通国之全力，殫数十年之经营，竭千万人之智巧，以切究而精求之，又互相师法，长弃短，日新月异，几无止境。故能出奇制胜，美备聿臻。考其兵事之根源，大都植基于学校。凡军中应用之物，应有之义，应知之理，无不逐一讲求。将皆知学，士皆素练。此其所以强也。中国兵事，本无专学。应试士子，向取弓矢刀石。用之今日，既非所宜。而营兵之操枪炮者，又不知运用理法。将弁半起民家，卒伍但凭血气，绝少谋略。斯其所以弱也。似宜通飭各省，多设武备学堂，广储将材。凡中外兵法战法天算舆地测绘器械，以及技艺工程各学，均须切实讲习。其南北洋各省学堂原有之生徒，业经学有规模者，即仿照文场实科取士办法，酌减各省武试定额一成，移作武备生徒中额。每次按成递互增减。俾天下挽强引重之士，皆变为技精略裕之才。而武试旧科，亦将不废而自废。至各省军政必须划一。拟请简派知兵大员，详定营制操法，及选将募兵各条规，请旨颁发各省遵照办理，随时特派大员分往查阅，严定赏罚，不稍假借。又宜分调各

省军营弁目，按省分之大小，人数之多寡，以二百人至五百人为率，萃聚一处，遴派专员，督率训练，择武备切用学问，分别教授。二三年后，稍有成规，即遣回原省，转相授习。再另调新班，更番轮练。各省操法，自易一律。遇有调发，亦易收臂指相使之效。至器械为士卒之卫，固贵精利，尤忌参差。现新约将定，增军火自属为难。然既不能取资于人，即当返求诸己。断不可因噎废食。似宜饬下向有制造各省，重资募匠，先讲求炼钢铁各科之法，再仿造机器，逐渐推广以制军火器械，考定一式，俾免歧异。各省需用，备价购取。如有粗窳等弊，准由购取省分，指实严参，追回原价。但能实力兴办，多方奖掖。华人智巧，不让西人。且华工之糊口外洋者甚多，亦可设法招徕，优养器使。国家悬的以求，士民闻风奔赴。将见良工巧匠，辐辏并进。行之渐实，考之愈详，必不乏精械利器，以供捍卫之用。惟司其事者，必须慎选深通制造理法，而又性情坚定，不惮繁难者征之，方可提纲挈领，始终经理，以底于成。自强之要，不外是矣。

一开民智。中国腹省，风气未开，土民囿于一隅，每至寡闻鲜见。一遇洋人，非存畏避之心，即起仇视之意。畏则甘受欺侮，仇则激生衅端。且于敌情国势，物产民风，窥察无从，隔膜必甚。须启其智慧，广其见闻，始可期彼此相安，兼可益民商生计。伏查开民智之法，各国重在报馆。惟中国报馆，多托洋商牌号，其于中国朝章吏治，应汤讳饰者，多能曲加回护。似宜通饬各省，一律开设官报局。报端恭录谕旨，中间纪载京外各省政要，后附各国新政近事，以及农工商矿各种学术，选派公正明通委员董司其事。由省局分发外邑村镇，各处士民，均得购览。并申明报律，将一应外间谣传之说，暨干犯忌讳之词，概行禁除。一以启发民智为主。庶风气日辟，耳目日新，既可利益民生，并可稍息教案。

以上十条，虽皆卑无高论，务期切实易施。敢竭愚忱，恭应明诏。抑臣更有进者：中国自甲午以来，积弱甚矣！复当大衅，创巨痛深，才拙力殫，患贫患弱。忧时之士，咸虑不支。臣独以为未也。在昔越王勾践，困辱备尝，生聚十年，卒雪大耻。近世普法之战，法几不国。经营未久，复抗群雄。日本一岛国耳，幅员不及我之三省。明治维新，遂成望国。况我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聚，物产之饶，为万国所不逮。果能实心整顿，力求富强，取人之长，补我所短，行见事半功倍。愿我皇太后皇上兢业一心，恢张百度，审择要政，次第敷施，示天下以作新，与臣民以更始。行之以渐，持之以恒，不求近功，不摇定见，斯治安之理已得，即强盛之效可期。臣至愚极庸，愧不能上分主忧，下裨时局。然而天良具在，忠愤难忘。惟有勉殫血诚，力图振作。尤当懍遵公尔忘私，实事求是圣训，以时自儆于厥心，冀可稍答高厚生成于万一。所有

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缘由，是否有当，谨恭摺缕晰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训。谨奏。

☆张謇○变法平议

护墉熏鼠，鼠未尽而墉穿。爰林逐，即去而林扰。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取一切之法而更张之，上疑其专，而下不喻其意。伊古以来，变法固未有不致乱者矣。然则鉴变之祸，而惟变之承可乎？曰：恶乎可！孟子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变法之祸既形，天下咸晓然于前后彼此反复得丧之故，斯可变之机枢也。法之拿破仑，美之华盛顿，德之威廉，日本之明治，其变法皆出于创巨痛深，而因事委蛇，屡进而屡变者，盖数十年而未已。何况中国沿元明制度，吏窟其奸，而官养于弊，浸淫渐渍，六百余年之久者乎？

戊戌庚子，变乱迭兴，新党旧党之争，衍为南北，支离变幻，渐可究诘。断以一言，则均之有诟詈而无商量，有意气而无条理。今识微之士，或以为当修往圣之旧，采列强之新，固已。然不斟酌中国今日弊政之标本，与夫民之风俗，士大夫之性情，以权因革损益之宜，第轻重缓急之序，则意行百里，而阻于五十。何如日二三十里者之不至于阻而犹可达也。况夫道平而轨顺之，将不止于百里也。古今中外政治之言百家，梅生既举明职任人之要旨矣。子培蛰先，复厘其纲领。其言固天下之公言也。今本朝廷除旧更新之谕，权因革省并之宜，约分三端，以归一致。有必先更新而后旧可涤者，有必先除旧而后新可行者，有新旧相参为用者。仍依六典，类分条举。

凡吏部之事十

一置议政院。日本明治初，维新之始，置公议所，旋废。置集议院后设元老院。凡制定新法，改正旧章，上有所建，交议院行。下有所陈，由议院达。故下无不通之情，上无不行之法。今闻西安已仿置公所，督催各省新政条陈，其意甚善。但新旧之际，固贵有改弦调瑟之方，尤不可忘纳约自牖之诫。况因时审势，通变化裁，经纬万端，国是所系。宜合京外四五大臣领之。此四五大臣者，予以自辟议员之权，慎选通才，集思广益，分别轻重缓急，采辑古今中外政法之切于济变者，厘定章程，分别付行法司法之官，次第举行，随时斟酌损益，不必专事督促，复蹈操切之辙。

一设课吏馆。立法之地，以治人生治法，行法之地，以治法生治人。今议法而鳃鳃患人才之不足用，过计也。然遂如往者之不择人而畀，在京则尚书侍郎，六部任调，在外则户礼刑工，一县兼司，则亦虚名而无实。议者谓政事本于人才，人才本于学堂，学堂无专家，故人才无专长，信已。然科举将更，学堂未兴之际，又不可停政而待人也。惟有设课吏馆一法。先取中国《文献通考》

、《续通考》、《皇朝通考》、《皇清奏议》、《经世文编》，及已译各国政书，分门别类，令在京之翰林院，国子监六部司员，在外之候补道以下，各占一门，呈明愿学，内由堂官，外由督抚，每门各派一长，月一课之。课以章程，不以议论，籍其等第，与其原卷，存之以待取用。其未译之各国政治，文学，史法，经济学，伦理学，博物学，教育农工商业诸史，与夫日本法科，理科，文科，工科，农科，医科，各专家学业之书，另由译书馆随时译成，送馆备课。凡行一政，即取专习此一政之人屡试高等者用之，以覘其能否而进退之。十年后学堂渐兴，专家日众，可赅续为用矣。

停捐纳。有课吏之法以陶熔庶职，捐纳亦不可停。然入资补吏，昔史议之，外人一鄙之。不即停罢，无以示旧习必除新政必行之信。且待光绪五年停捐以后，一开于海防，再开于郑工，捐入之数，日减一日。自顷銮辂西巡，关中凶歉，陕直捐例，一时并开。校其所入，亦曾无几。新政需用，岁币需增，每岁所短，直数千万计。曾谓捧土之足以附山，坠露之足以益海乎？何况杂流并进，足以碍学堂出身之路，分少年鹜学之心。断宜陈明永远停止。若以不择壤流，稍资鳞爪，则韩氏、冯氏桂芬尝议之矣，与其卖官，无宁鬻爵。（秦有民爵，西洋各国大商有爵。今第留公侯伯三等以旌有功，子男以下皆可鬻，其法详韩氏冯氏议。）一改外部。总理衙门沿理藩院之名，而稍更其面目，盖兼取抚驭藩部之名，而专办交接友邦之事。今各国既已请改，抑不惟举正其民而已。宜仿日本外务省，以通知时事之大臣领之，佐以才俊。一面设学堂讲求外交家学，用《左传》、《国策》为本，而以各国外交史译本资其博究。每日早朝召见，即在军机后添外部大臣一班，庶不致洋情隔塞之虞，亦即为圣学高深之助。

一分职以专职。督抚统兵之官也，而今则吏户礼兵刑工之事，无不汇之于督抚。州县牧民之官也，而今则教谕主簿县丞巡检典史之事，无不总之于州县。无论才未必尽长，学未必尽通，即才学过人，而精力目力，亦有所不给矣。上稽官礼既不合，旁考欧美亦难通。今宜分别责任。督抚掌外交、海军、陆军，纠察所属，布政司专掌赋税，按察司专掌刑法，巡道改为警察道，专掌警察，粮道改为农商道，专掌农商。（注：日本农商务省，有工务局，由便隶之。其轮路器械河防，别为工部省。）别置二道，专掌文科工科。各道并升从三品。（注：视盐运使。）府州县不相统，地大者为府。府有自治之地，地有首县一者裁县。有首县二者裁一。次为州，次为县厅。视地大小，或改州，或改县，县升为从五品。（注：视盐提举。）府州县专掌法律。旧时府州县属官，分别各掌赋税警察农商工文学诸事，各不相统。有事则各径达于专掌之司道。各专掌之司道，径达于专掌之部。各督抚司道府州县得自辟吏佐治，如汉唐幕职

。督抚辟课吏馆屡试优等之候选候补道，司道辟课吏馆屡试优等之候选候补府，府辟课吏馆屡试优等之候选候补州县，州县辟课吏馆屡试优等之候选候补佐贰杂职，仿日本例明定权限，庶下有仕学迭为摩厉之途，上有新旧默为消息之地。（注：日本筹费收税，划区开垦，兴土功，管磺山，皆知府事。县令任之。其刑事属裁判所，税务属收税吏，又有警部区长郡长户长诸属官，今权变通为之初级。）

一省官以益官。官何以可省？吴起所谓不急之枝官也。有督抚专掌外交、海军、陆军，则将军都统之官可省也。有布政司以下专掌赋税之官，行折漕之法。（注：见后户部）则漕运总督以下，各屯卫官及关监督可省矣。有农商道，则盐运使织造以下之官可省矣。有工科道，则河督以下之官可省矣。此省并外官之大略也。若京朝官，则六部每部一尚书二侍郎领之。各部分办之事，就旧制言，如理藩院同于外部，大理寺同于刑部，太常鸿胪光禄銮仪同于礼部，太仆同于兵部。就新法言，钦天监可隶于文部，内务府太医院可隶于内部。即以九卿等官并于各部，次侍郎一等，酌仿西制，增设各局，俾各专任一事。为各局主事员外郎中递升侍郎之阶。是九卿以下官，有实以副其名，但并而不至废。都察院掌警察，通政司归议院。议院官皆名卿，并司谏议。此省并京官之大略也。官惟其人，不分满汉，廓然之路，昭示大公。顾氏炎武有言：大官多则乱，小官多则治。今省叠床架屋监临牵制之官，而益分门别类专责办事之官，不犹愈乎？

一长官任辟僚属。变法之始，兼为候选候补人计，既取资于课吏馆矣。十年以后，各专门之学兴，生徒济济，必有英异博通之才，出乎其间。不为之开登进之阶，将何以正趋向之轨。日本陆军出身之大尉中尉小尉，有士官户山二学校，文法理工农医六科出身之判师律师技师医士学士博士，有大学校，大学院。且学且仕，且仕且学，用意深远，规模至备。今师其意，各次阶级，京官侍郎卿，外官督抚司道，凡专任一职者，皆予以自辟僚属之权。视专门学堂得有凭证之人，何等出身，准之奏任。府州县次等官，亦仿判任之制，自辟僚属，奏任者闻于朝，判任者达于政府，并三年为一任，任满考其绩而升降之。

一胥吏必用士人。旧制各部衙门胥吏，三年而满，不听久据。今且或为世业，或为贩贸，舞文窃柄，钩结为奸利。吏道之坏，大半由此。今府州县以下，既各专一职，僚属以外，必用胥吏。今之胥吏，故《周礼》太宰所属殷辅之士众也。用之途二。一自变法分职之日始，或由各府州县以下官，自行选召，或暂照旧章，令本有之吏正身供职三年。三年之内，无过失被人告发得罪者，给照许其子孙入官。立普通学堂时，三年不纳膳金，毕业领凭，更入专家学堂者，各学堂就近送京外官各衙门，由各衙门官选用。一现任府州县学诸生

，年三四十以上，素行谨愿，而文学平常，不能入学堂者，各学学官院长，就近择送各衙门，由各衙门官选用，并三年而易。其升降以俸。督抚司道衙门之俸，优于府，府属衙门之俸，优于州属，州属衙门之俸，优于县属。

一优官吏俸禄。本朝沿元明之制，官俸殊薄。日本师欧美之法，俸亦不丰。然日本十等官，月给尚四十五元。中国佐杂之俸不及也。而佐杂以官为市之所入。其地腴而取贪者，何翅十倍于俸。雍正乾隆两朝，增给恩俸养廉。今京官有减折之令，外官有摊扣之令。抑岂独养廉恩俸，无所得而已，浸且及俸。而朝廷日操法以责其廉而赂日章，宜矣。故欲变法而责其效，必自优俸始。姑仿日本优例而增之。俸以月给，一等官至十八等官，至多者月三千元，至少者月五十元。官均，则以地之大小，事之繁简，税赋之多寡为差等，胥吏多者月三十元，少者十五，差为五等。凡当官所入，不在俸之列者，皆入公。凡因公之用，皆定额以取诸公。舍暗言明，似俸益而费不支。合暗于明，则官益而俸且省。试一核计，必能辨之。

一设府县议会。变官之法略具矣。然国有兴革，何以使民不疑？国有征敛，何以使民不怨？兴革视民之裕，何以杜其疑而使之和？征敛视民之力，何以平其怨而使之服？权衡枢纽，必在议会。《周礼》卿大夫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其吏有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岁终会政致事。又有询于众庶之法。即日本府县会议之权舆也。其府县会议之法，以地方大小，定议员多寡。多不过五人。议长若副，选于议员之中，上其名于内务省。选举之人，被选举之人，均以有家资，或有品望者充之。示期投票。票数多者中选。票均较年。年均则定以阄。选定，布其名于众。每二年以抽签定留易之半。无俸。有往来滞留之费。常会岁三月一开，临时会有事即开。议事草案，由知事令交付其所议之事会决之。其府县事，以地方税支办者，预算之额数，征收之方法，会定之。可否视同议者多寡。可数多者。数同，则决于长。有大利害，则议员得上其议于内务卿。若妨碍国家，背律违规者，知事令得罢其议。议场许人集听，而亦严毁贬喧扰乱杂之禁法。如此，意至美也。而或者以为民智未开，议必舛驳而不能合。不知正以议会开民智。选举之人，被选举之人，必绅士也。绅士虽不尽晓新法，而有文告以谕之，权限以示之，必与蚩蚩者有间。自兹以往，释民教之争，筹学堂警察农工商业公司之费与事，而通上下之情，使人憬然动君民休戚相关之感，其不以此乎？

凡户部之事十二

一征地丁图籍。《周礼》大司徒掌土地之图，与人民之数。东西各国，尤注意于此。中国旧例，何尝不十年一行大丈。夫所谓丈者，州县按籍填报而已。抑犹幸其不真文，而上下胥吏诛求，尚有陋规，民不至大扰也。今联军入京

，新修会典之图已烬，宜及此时，令各州县用测绘学生，核实测量绘图，定以程限，予以器式。程限者，自呈报测量日始，府州县大者三十阅月，中十二阅月，小一十阅月。器有五，一冯氏桂芬及罗经，一记里车，（注：量路用。）一英国量地钢丝绳，（注：量田用。）一德国画图器，一开方图纸；（注：每方计一里。）式有六。一用冯氏各州县城门主石柱为主表之法，表方径尺有五寸有座，座方三尺，厚尺有五寸，座面为地平高下起数之。（注：此稍变冯法。）表为他表远近起数之准。一记方里内地平高下，一记水道广狭，一记物产工作，一记山泽荒地，一记村镇庐舍寺观津梁之名。测绘之人，即本地学堂测绘学生为之。大府州县分八班，十六人；中分六班，十二人；小分四班，八人。其法详学校。每班另派引绳推车二人。但非雨雪，皆可测量。征地图之大略如此。言者动称中国人民四百兆，此据《赋役全书》，各府州厅县呈报丁口之数，不足尽信。求一简核之法，惟有于测量绘图时，先令地甲呈报，再有学生随时抽户复查，分别图堡圩甲案团，（注：各处都鄙之名）每画一图，附记其后。全图成则为表揭之。而总数可得矣。征丁籍之大略如此。仍定为制，内地三年一修，滨江海地岁修。各国莫不岁修也。

颁权度法式。权度者整工商，信孚上下之根本也。泰西各国言度量权衡者，咸推法国。盖拿破仑上准黄道，差析分数，是以德、义、奥、比、瑞、荷、班、葡、希、瑞、巴、秘鲁诸国皆师之。中国商业，英先盛。故通用英度。然度量权衡，国家政令权力之标帜，犹文书之有玺押，军令之徽章也。康熙朝三藩之变，海内震动。圣祖不欲重扰闾阎之耳目，故户礼工部，虽有权衡斗斛之式，而民间听其自便，不允廷臣同律度量权衡之请。今各国皆有画一之美。而我仍人自为制，家自为俗。侏儒观一节，岂足以示旧邦之文物哉！宜由户部准旧制校定权度升斗斛之长短大小轻重，范铜为式，分颁各省布政使。由布政使选明图算之士，督率金工精细仿铸，判识年月，造人姓名。每一府州县，各给一具。各府州县掌赋税官，选明图算之士，督率木工用坚致木料，精细仿造，亦识年月姓名，卖给民间。价准工料成本加一成，为就地支办之费。民间旧物，悉令消除，不准乱用。若有在普通学堂图算学成请分造者，给予准试官照，并授法式。仿日本度量税，每照收税五圆，亦充就地支办之用。

一行金镑改钱法。圜法之坏极矣！金镑银价，中外不同。权操于人，我甘其敝。自通商以来，合中国公私上下，与外人交涉者，亏损殆不可数计。即无赔款，势已僵枯。何况前还二百兆之残漏未终，后此数百兆之决河又见乎？罗雀掘鼠，设法于赔款之外，不如移的就箭，先筹于赔款之中。此次分年赔款，岁月遥遥。以银还镑，其亏至巨。是宜与各国约，照英镑铸用金圆。各国钱币，悉准英镑。以同治六年镑价较之，光绪二十一年，已增一倍。每值中国赔款

，镑价必昂。中国用银平色，非独此省与彼省异，此府与彼府异，即一县之中，亦不一例。其为不便，人尽知之。西洋各国，以银为生货。通商口岸，悉用墨西哥银圆。比年官铸龙元，稍分鹰元之利。徒以部款不纳，京市不行，故西北内地，大都闭塞。今京师廛市，用畅价平，风气已开，官民均便。是宜仿禁生货，广铸龙元。日本变法之初，颇同中国之困。后仿辨士自铸铜货。今中国毁钱制器之风，日甚一日。推原其故，由于钱贵。顺康雍乾四朝，每钱一千，重逾七斤。销而为器，值贵四倍。虽改至千钱四五斤，犹不相当。民徇利则法穷，官失权则令衰。咸同之间，固尝行当五当十大钱矣。是宜仿日本成范，铸行铜圆。兼具是三者，金钱行而镑价均，银圆行而市价平，铜圆行而私毁清。行金圆银圆，而铜亦有金银之用。行铜圆而一圆不止一圆之用。所省所羨，当不下二三千万。（注：铸金镑之局，止宜京师江南二处。银圆之局，宜以京师江南湖北广东为限。铜圆亦由四处先行附铸。）

一立银行用钞币。券钞之法，唐宋金元明皆行之。其弊也，以票为货，票与货皆虚。虚故不能久也。欧洲各国之用币，则有国立贸易，兑换贮蓄存金，农工劝业，各银行为之挹注焉。富商巨室，其居者藏所有之金银于行，其握一纸，而无复海盜之患。其行也，可只身挟巨资行数万里而遥。日本维新之初，尝行札币以济金银铜货之穷。论者谓其利大而害亦大。然中国各行省民间钱店，方其殷实，人何尝不宝贵其票券哉。各省市政司，宜各设一官立之银行。凡赋税所入，悉汇凑焉。大省以六十万为本，中省以四十万，小省以三十万为本。其用钞币之数，视本加三成。施行廛市，各府州县设分支官立银行，均设储藏。绅民有以家财入储者，给息二厘。其民间公立银行，领用钞币，则取息四厘。为代守储藏之费。请领之时，联环取保，以实产作抵，按季收息。纳赋缴税，官亦收之。庶虚实相注，本息相资，国有利而民亦无害。

一行豫计。日本维新之初，国之贫盖甚矣。大隈重信始仿西法作会计豫算表，人犹未信。及决算表出，款明数核，其为用乃大白。夫取人之财以供我用，与取人之财为其人用，而不使知所以用，皆能致嫌。嫌生阻，阻生困。豫计决算以释嫌，即以释困。法以每年七月朔，至次年六月晦为一年。分岁出岁入为常用准备二部。常用中又分常用减债为二部。每岁出岁入诸款，分列科目，著为定例。岁入经常之目，曰租税，曰：作业益金，曰杂收入。临时之目，曰诸还纳款，曰杂收入。岁出经常之目，曰国债偿还，曰帝室及皇族费，曰赐金恩给款，曰官省院使局费，曰营缮土木费，曰府州费，曰警察费，曰神社费，曰备荒储蓄，曰补助营业费本款。临时之目，曰兴业费，曰杂支出，曰各厅营业资本，曰豫备。黄氏遵宪所谓权一岁入，量入为出，权一岁出，量出为入者也。今宜将每年还款用款，（注：如朝廷宫禁官吏兵备及官办制造学校

，及一切经常兴作之费。）析一户部总出入之数。由户部按各省向来解部外销多寡，析一各省出入之数。复由布政使按各府州县解司，及本地支办多寡，析一各府州县出入之数。各府州县自析应解布政使者为一类，本地方已办教养诸事为一类，应兴学堂警察测量水利兴业备荒诸事为一类。凡岁出若干，又析赋税为一类，杂入为一类。凡岁入若干，出入相抵不足若干，应增入若干。事前豫算，揭告于众。事后决算，揭告于众。增入之法，议会筹之。要使聚之官，散之民，与天下共见共闻而已。

一订税目。西人印税，无事不包。东人税目，亦五十余。疑其苛矣。然《周礼》天官地官之所属，其所征赋税，至纤至悉。而考其用则还诸民者什九，未尝于入而私之，不嫌于出而公之也。本朝赋税所入，裁八千余万，合五洲各国，未有如是之廉取者。而民顾蹙蹙苦不终日。论者以为上下交困，而独利中饱。而不知征税之法，固未善也。不善之根，在隔在暗。今如以一切耗款陋规，分归各税正额，月揭细数，岁揭总数，而告于人，则不暗。收税之官，日有定晷，与民直接，事有定法，与民易知，则不隔。约取日本税目，施于今日而可行者，一矿山税，一邮便税，一诉讼纸，及代言人（注：今改名辩护即律师。）税，一车船税，一会社税，（注：即公司。）一度量税，一版权执照税，一狩猎税。其本有而亟宜整理者，一契税，一杂税。（注：烟酒鱼屠碾埠之类。）其学堂有专门，其法宜先仿日本。（注：各省亦有例。查，州县杂税之法，然上无所得，徒饱胥役之囊而已。）

一改盐法。以民生日用之所必需，而表配禁柙之以为利，使天下嗷嗷，无智愚以为不便，百弊从起，化民为匪，自树之敌，以受其困，偷懦惮事，持牢而不变者，莫如引地食岸之盐法。顾氏炎武善李雯就场定额一税不问所之之议。或者以为不可行。而冯氏桂芬善陶氏澍陆氏建瀛之行票盐，又以为纲是目非，而于票盐之中，为清窠减赋造船建仓之策。筹之亦备矣，然且不行。今私盐既不可戢，而洋盐行至矣。洋盐至，则私盐之利且夺，无论官盐。顾或以为洋盐运由印度，进口有税，成本已重，来亦无害。不知广东之盐，有每斤钱一文者，有每斤钱四文者。洋商而不知商务则已。洋商而知商务也，必运粤盐，以我之矛，陷我之盾矣。欲抵洋侵，必轻成本。欲轻成本，必多出盐。欲多出盐，必设煎厂。设厂煎盐，而后就场征税。若网在纲，可坐而理矣。设厂之法，商集公司，先规草地，筑堤以御暴上之潮，辟渠以引日夕之潮，去苇植茅，以裕草木，灰场卤井，悉为妥置。然后造厂安车敝，列村聚丁，雇丁就煎，计日给值，厂日收之，以积以廩。仍于堤外辟地给丁耕种，卖分零甬，皆在厂场。零始百斤，甬必五百。仿唐刘晏及印度法，税无零甬，悉加价内。官但按车敝而稽，可以知出盐之数，即可以知岁人之数。而丁聚在厂，散在村，地

旷易，不虞私灶，人得贩运，梟亦自绝。梟绝则无事缉私。人得贩运，则无事督销。寓税于价，则收税简。价必有税，则市价平。其公司则先尽旧商，现在分司辖地。向产佳品而余地多者，立正厂一，分厂二三。其贩运远道者，或用冯氏说，自制千吨小轮，或装商轮，或仍用民船，听商自便。为今日盐法计，通变宜民，殆无逾此。（注：印度就场征税，每岁所入，约七百万金镑，约合中国银四千九百万两。今厘课并计，岁入千二百余万两，仅印度四分之一耳。）

一定折漕。于东南运输之法，河不如海，民船不如轮船，而本色又不如折色。士论于室而争于廷，夥矣。始阻于司农之驳议，终厄于仓父之誓言。事不果行，可为太息。今大乱甫定，外人勒兵议约，以索岁币。为中国计，未遑开源，且当节流。尚容南漕之弊藪乎？漕折定而漕项之费不省，漕董漕剥帮官押运之费可省，漕督粮道之官可省。且州县每年漕价，常浮于市，劣绅猾吏，分吸其余。今若胥江浙之漕，改定折色，所省已复不少。每年八月以后，但令上海道招商承运，按照市价，核定粮数，给予运照而减其关税。商人惊利，应时必集。仍以所省之费，于一二年内，就京通各仓，储一年之粮。以后陆续购米，推陈出新。即遇凶荒，不虞无备。彼一言改折，非以阴恤沿河穷民为护局之辞，即以慎重天庾正供为饱私之计，胥可廓而清之矣。一行印税而裁厘金。厘捐之病商也，虽西人亦日议去之。中国之士，乃欲代以印税。英之印税，法密如荼，骤而行之，势且大扰。欲潜移其视听，必代恶以所歆。今曰行印税，民不知其便我否也。而曰裕厘卡以行印税，俾民感动于上知我之疾苦也，则疑阻之心减矣。然据光绪二十三四年，各省报部厘金，率约一千五百万。今遽裁之，征或不足，谁执其咎？则有各省先行产地落地税之一法。令各省列表开列五年各物进出。（注：进即落地，出即产地。）及经过所收之厘数，而汇于部。部为析之，取其中数，匀经过厘于产地落地加收三成，寓于每张印花之内。产地落地，各收其半分。令各府州县赋税官，饬各业立税会，承领总数行用印花。犹江浙包捐之法。稽查检视，责之警察。下省一切船头查舱红钱黑费，则于予之中而不尽。上省一切局卡员司丁役薪费，则于取之外而有余。理势较然，何妨试办。惟此为内地而言。若运贩出口，另由新关收税，亦给印花。

一集公司而兴农业。农，旧名也；公司，新法也。仍旧名而不用新法，则山野之旷地，江海之荒滩，弥望无垠，童童濯濯，竭中人以上一人一家之力而不足治，歛辍想，皆成废弃矣。欲集公司，先由官劝。有应劝者，令其按地绘图，开方计里，自拟私集公司，举辩利益章程，白于各府州县农商官，勘视虚实，为上于农商道，订定给之。有佃可招者招佃。深山穷谷，畀之寺院僧道。人力不足，合用机器者用机器。自兴办日始，三年后，各视其地之上下，缴价于

官。六年后，按股请领执照。视税契例量减而纳照税。俟业利兴盛，股东有愿分地自管者，则给照易回股票，为股东管业之据。凡各府州县辖境，三年内责成农商官，毋许有不林之山，不谷不牧之地。庶地无旷土，野无游民，国收其大效矣。

一清屯卫田。今漕政之事，挽运皆付之水手矣，而运丁之名如故。无丁矣，而卫所之官如故。卫官不筹费，不治事矣，而养官养丁之田如故。冯氏《裁屯田议》，言之甚详且尽。而中外大臣谈经济者，乃相顾莫敢发难也。汲汲求理财，而坐视此数千百万可理之财，听其散弃旁落，而曾不稍恤，甚怪，甚怪！考《会典》乾隆十八年，册载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十六省，凡屯田共二十五万九千四百十六顷四十八亩有奇。虽辗转卖典，影占乾没，而册籍具存。奏请飭查，不难得实。即使卫官籍词兵燹，以为推托，而屯田所在，父老皆知。州县确究，何从隐遁。查得其数，但令现在管业者，仿江海滩地例，予以限期，按亩缴价，严禁胥吏勒索浮费。其典卖葛，并贵州县随事清厘。影占乾没，概许报缴，贷勿加罪。约计一亩缴价五钱，可得一千二百九十七万一千余两。屯田清而卫官汰，岁约可省数万两。仓猝筹款之大宗，盖无有逾此者矣。

一收僧道税。《周礼》宅不毛者，罚夫里之布。罚所以警其惰游也。天下之惰游，莫甚于僧道，而无罚。丁犹有赋也，而僧之不农不工不商者无赋。然遂胥天下僧之道所在，而人其人，庐其庐，则又扰。今议变法，各府州县之事，需费至多，而筹之至不易。四民咸须出其力以奉公矣。僧道不扰之可也。而令独荡佚于法外，则不可。拟收其税，其法有四：一度牒税，凡开旗传戒者，先报受戒人数姓名于赋税官，官给度牒，一牒税银圆五枚。一香税，凡寺观香火盛者，由各府州县赋税官，岁量其所入香银，百分抽十，给以税照。是二者，唐宋元明尝行之。一给封税，先由吏部视三品至九品撰某某禅师，及真人封号七阶，许僧道入资授给，资以银圆。三品三百，四品二百，五品一百，六品八十，七品六十，八品四十，九品二十。一赎过税，凡有应答之过愿赎者，罚重五十，次四十。不请度牒私自传戒者，罚二十。然西人赋税，言取民之财，治民之事矣。取僧道之财而还之僧道，其法亦有二。一僧道年十岁以上者，亦入普通小学堂。如就近寺观之荒山旷地，僧道能垦殖种树者，免其香税而给为业。视所著效之大小而给以封。其给业照税，及三年后缴价。六年后纳赋之例，与民人等。

凡礼部之事八

一普兴学校。国待人而治，人待学而成。必无人不学，而后有可用之人。必

无学不专，而后有可用之学。东西各国，学校如林。析其专家，无虑百数。前导后继，推求益精。但能择善而从，皆足资我师法。端其基础，首在正蒙。日本普通以及高等小学校，即各国乡塾。其寻常中学校，及寻常高等师范学校，即各国郡学院。陆军及各专门学校，即各国实学仕学院。大学院即大学院。其学分法学，理学，文学，其章程有初定，有改定。为中国今日计，不独师其改定之法，亦当深知初定之意。知其初定之意，而后我无操切率易之心。师其改定之法，而后我无苟简纷歧之弊。较其次第，宜各府州县，先立一小学堂于城。小学堂中，先特立寻常师范一班。选各府州县学诸生，年二十至四十，束自爱，文理通畅，四五十至七八十人，视学大小，为人数多寡。延师范师教之。三月后，试令分教小学堂学生。由地方视学官，每月会同师范师试其学业教法之进退，而第其优绌。第二年，四乡分立小学堂。府州县大者四十区，中三十区，小二十区，酌分地段。有寺庙者，先借为之。分师范生优者为教习。其优而愿留堂力学者听。第一年师范生不纳膳金。试而优者分三等给奖。最优者五圆，优者四圆，次优三圆。学生纳膳金。第三年即以先立之小学堂为中学堂。仍并寻常师范学堂于内。兼教西文而别立高等师范学堂。凡学生皆纳膳金。数各随地酌定。是为官学。若绅富私立，或公立者听便。建设之始，报明视学官，转报文部，给予准据。学堂教育章程，及课本书，与官学同。考试给凭出身亦同。第四年，各省城立专门高等学堂。第五年而京师大学堂可立矣。凡第一次官立者，书藉由学堂置备。其余无论公立私立，皆学生置备。有人捐备者，由官给奖。凡各府州县公立私立之学堂，初设及设后费用不足，由官补助。此由各府州县小学中学，循序而至高等学堂大学堂之序也。其应特立者，仿日本学习院，于京师五城扩官学堂十区。凡宗室八旗王公大臣子弟，年二十以上，或届学龄者（注：自六岁至十二岁日本谓之学龄，无人不入学。）入焉。其功课普通及高等小学堂程级，与各小学堂同。毕业后，以次入中学堂大学堂，与汉高才生同学。异之者，崇以特绝之礼，而动分外向上之心。同之者，平其挟贵之心，而化显分畛域之见。其应分立者，各府州县警察法理农业工艺学堂，高等商业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其可较缓者，高等师范音乐学堂，盲哑学堂。凡学堂官立，及补助公立私立之费，皆入豫计。各省学堂以府州县税支办。官学堂则以停止八旗兵丁口粮支办。以夺之者予之而平其怨，即以教之者养之而当于施。闻之，普之胜法也，群臣相贺，其相卑士麦执小学校夏楚以示人曰：挾法者此也！大哉此言！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矣。

一酌变科举。今有木焉，根抵于崖谷之间，巨石上压，气至乙然四出。其萌蘖久之，则化为丛莽矣。樵者过之，斧其三而留一。根之受气，毕由一达而益旁薄。久之，森森而干矣。又久之，睨崖而出其上。匠石以为材。木德此樵也

矣。而必以为向之斧者戕其生，不如丛莽之以不材为材也。诬材之性也哉。科举之妨学堂，犹是斧其三。奈何？与科举而并妨学堂者，曰捐纳保举。捐纳停矣，辟召之奏任判任。任其人以事，必其人之所曾学，是保举犹在也。而非向昔之所为保举也。是斧其二。凡应科举而工其术者，其智故学堂之上材矣。今变五百年之科举，而使天下人材，举出于学堂之一途。天下之士，年二十五以下，天资颖异，其术能取科举者，必无不能就学堂以成一业。其二十六以上至四十之人，可学于师范学堂。习小学堂师范课本书，教授旁里，或应各府州县以下官之辟选，亦不致大违其素业。其闻变科举而色然骇，皇皇不可终日者，年四五十以上，业科举而不能自立之人，冀幸不变，而有旧株可守也。然四五十以上，则有子弟矣。论者或主策论代制艺，或主习经而减乡会试制艺之篇数。夫学堂主学，而科举主文。学可赅文，而文不足尽学。与其主策论制艺，而翻腾于其中，不若摛策论制艺，而消息于其外。年二十五以下诸生，自中学堂始，亦须十年毕业而为世用。此十年之中，年三四五十之诸生，正可取学堂文课，理课，法课之书，如史哲，地理，伦理，社会，教育，经济，财政，政治，数学，农商，十二学，已译成者，普令肄业。应试之日，分为两场。第一场试以九经义一首，工制艺者听作制艺一首。第二场以十二学各发问题试之。凡九经义十二学占习何门，并令自报。试中者分门注籍，由考官咨送各专管之部，以凭京外各衙门辟举任用。断以十年为限。限满即停。中额减半。略依嘉道间旧例。是亦移花接木之近方，吐故纳新之渐径矣。

一学堂先学画图。山川都邑，非图不明。户籍水利，非图不清。警察，非图不灵。海军陆军，非图不行。矿山铁路工商，非图不营。图故变法之轨道哉！测量画图之学，本不精深。学以半年，即能成就。日本初等小学，即事绘图。故虽工商出游，莫不能右握铅刀，左擎纸素，随所游览，形形貌势。今拟各府州县初立小学堂，即延测绘教习一人，专教测绘学生。地大者二十人，中十六人，小十二人。临派测量，各减其四。以留于堂为学生，或有发病事故，或学之不精，而办事无实者，更换之备。图成，由教习参合订正之。

一译书分省设局。集一裘之腋者，必猎千狐，求连城之璧者，必剖万璞。非好为是烦难也。西政专门之书，经东人列为学科者，类已逾百。而一类之中，又有新旧之本，各家之说。约计所知，大抵又五六倍焉。若西书之繁，尤不胜数。（注：据花之安《德国学校论》，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新撰书二万七百余种，英国一千八百七十年，新撰书三千四百八十九种。）今中国为先河后海之谋，宜译东书。即为同种同文之便，亦宜译东书。然各省同时并立学堂，并需课书。若专倚一省，不及供求取之殷，而各省倖兴，亦虑有复沓之弊。谓宜约分门类，就江南（注：苏州滩南书局并入）上海、江西、湖北、湖南、山东

、四川、浙江、福建、广东十处，原有书局经费，各认若干门，延致通才，分年赶译。每成一种，互相分送。全数译成，仍分各类，由宏达之士，为之芟芜沓，集要钩元，都为一书，以饷学者。收通力合作之效，亦即为博学详说之资。抑更有说焉：今天下新旧南北之见嚣然矣。译书事繁，雅才难得。苟胜其任，宜破嫌疑。非特藉兹实事，弭衅化争而已。以爱力合群，其将由之。征诸古，则宋太祖之修《太平御览》，考诸今，则我圣祖之修《明史》，胡文忠之宝善堂，曾文正之忠义局，圣君哲相，神明之用，不大可思乎？

一权设文部总裁。中国教化之事，礼部任之。若开馆修书，则特派总裁。任用部院府寺各官，分承编纂之事。日本官制，旧仿《唐六典》。维新后始建文部。有学务编习局。凡一切学校之事，设学之区，教育之规，必经文部审定准诺。而授课之书，不得出文部检查之外。故举国业学，合辙同途。今各省普立学堂，则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大学院各科之书，必次第编辑课本。又必约准毕业年限。各家之学，不漏不繁，中人之资，可于限内毕业者，宜请特派学问赅洽通知时事素有声望之大臣为总裁，设局编纂。或令致仕大臣，仿书局自随故事，在外总裁。自辟宾僚，设局编纂。其有私家编拟课程之书，悉由总裁审勘，奏请朝廷敕定颁行。

一明定学生出身。南北洋近三十年以来，方言馆，武备、水师、陆师学堂日益矣。就学之生，大抵中才及以下者耳。其高秀者或悔焉。学成而上不用，世不见重。不足比举人进士之荣故也。其贫无聊者，乃往往挟其学，得重资于他族。然则，始鼓舞天下之俊雄，使其家人父子，咸愿其家有一人焉，入学堂以发名成业，其必自明定学生登进之路始。凡历小学校至府州县寻常中学校毕业者，宜给凭证作为生员。其中学校之师范高等分数多者，作为廪生。由是而文者，历专门学校之师范高等分数多者，作为贡生。由是而文者，历专门学校文法理学农医科毕业者，宜给凭证作为举人。又历大学院文法理农工医科毕业者，宜给凭证作为进士。其专科中之专科分数至多者，为学士。其武者，由贡生而历士官学校毕业者，宜凭给证作为守备。又历陆军大学校毕业者，宜给凭证作为都司。其内堂外场各学分数至多者，为游击。盖学生入学至早，而学富聪强者，自六七岁，至成进士都司，已二十余岁。统计十七八年，一学生所费，于修脯衣食住房书籍者，多宽约计每年六十圆，数已逾千。况专门学校在省，大学在京，又有舟车之费乎？士之希生员举人进士，为其荣于邦，而他日足以贍其家。而鱼鱼而就试，得者仅数千百之一，而不得者屡丧其资斧。至于皓首黄馘而不悛悔。每人而计之，其数亦岂少哉！出身定，则溺于彼者又将移于此。风气所扇，云合景从。吾未见必待官府为普立，而学堂始盛也。

一派亲贵游历。国初定例，宗室王公，不得私自出京。出京逾四十里者有罪

。所以为汉民计，而纳宗人于无故之地，至仁。彼宗室王公者，亦既生而富贵矣。又不读书，亲贤士大夫。入与阉寺、园隶、走卒、优伶，为驰马、蹴鞠、变之戏，出临可之朝贵，而颐指其意向可否。阁门差使，尽于拜跪。宜其让世让世顾盼，专己自封，而曰天下之言，尽知之矣。若夫西人则不然。虽太子诸王无不入学院，与学子同课业之级。且无不历兵官受提督铃束，有合于《周礼》师氏保氏大司乐合世子而教之之法。今既谓宜广设官学堂，教宗室八旗王公子弟矣。其年在三十以上者，亦宜用各省年力不能入学诸生，止读各科译本书例，令稍涉躐史鉴，及各国政治外交史诸书。每年春秋，朝廷更迭选派一二人，随带有文学知时务之卿贰出洋游历，考察各事。俾涉道路风涛震恐之险，知平时叨逾非分之可惭。观各国制造警察教育武备一切政治之精，知平时汰侈自大之多妄。而躬与彼诸王周旋。彼通学问而我陋，彼谙政事而我疏，彼躬陈力于军旅行伍之间而我惰。相形见绌，宜必愧奋。子产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宗室王公八旗大臣，稍知天下有学问之事，天下有安枕日矣。

一省官府仪卫。今上之谕变法也，谓采彼之长，补我之短。又令中外大臣，酌量当省当并，而首朝章。变法而及朝章，则治定功成以后之议也。今固不暇。且礼俗之事，仍旧无碍。日本士大夫燕居之服，亦尚有宽袍博带者。窃谓惟警察官弁兵丁，宜用西式短衣。此外惟文武官仪卫可省。本朝仪卫，一仍元明之制。执役之人，服亦元明之服。西人见官排道而过市者，尝鼻笑之。以为褴褛乞儿，伛偻错乱，蛆拥舆前，不足美观而徒费也。今宜一切裁省。其掌兵者，用兵卫四人。掌警察者，用警队二人。若文学赋税农商官，本无所用卫。必欲存典命车旗之礼，以辨等威，则文以车舆之帷，武以樊纓之剡别之。如巾车所掌，夏篆夏钁墨车戈车役车龙勒鹄纓之意可通也。或用旗，或留一盖以代九旗，而别其名物。司掌所掌旗，旃物，旗一旌画象以象事名之例可推也。宁惟沙汰虚文，昭然易变法之耳目。合计二十二行省，文武大小各官，岁支之役食，省费亦不少。

○凡兵部之事四

一抽制兵衙役练警宗步队。变法奚行乎？犹造器也，国为之材，学堂为之工。而工不能徒手而成器也。刀锯筑削，搏磨栲雕，则必在警察。西法警察有二：有行政警察，有司法警察。日本维新，以行政兼司法，隶内务省，而别立总监之。厅府县警部，凡十等。其呆护人民。其事四：曰去害，曰卫生，曰检非违，曰索犯罪。凡地方有儿杀人放火，半殴窃盗，反狱越监，仿造货币，诬骗博奕，奸淫者，见则捕之。民人告发，则白于官，持持票捕之。路醉病老稚女，及外国人，维护之。异言异服，游戏伤败风俗，聚徒赏横议非为者，诘禁之。识道路街市村落庐舍之所，居民之身家品行，清理道路沟渠，检留遗物

，救灾暴，警察之略如此。故警察者，上通政府，而下达穷壤弭教案，诘戎莽，稽印税，缉私铸，佐学校，清田赋，莫不赖之。无学堂则无体，无警察则无用。然行之亦有序。今州县衙门有卯名及白役，多者逾千，少亦数百。为民蠹久矣。制兵虚额者，什有五六。其存者镇将以下，层层剥蚀之。所得月饷，不足半月饱。大半以小贩为生计。而户部岁计马步战额兵之饷，尚数百万。是二者，一病国，一病民。骤而去之，则失业者多，而难于安置。惟移为警察卒，则一举而两得。法宜先于各府州县城警察官，立警察学堂，采日本警察章程为课本。调各汛营制片，及各衙门差役，选其壮者，入学堂习学。三四月后，先行于城厢内外，及大市镇，徐更及于四乡。而酌其所辖户口之多寡为疏密。制兵老弱不入选者，给一年口粮。有卯之役不入选者，给一年役食，俾另谋生。其警察之费，归入各府州县豫计。用本地税支办。是法也，盖合司市司司稽匡人捍人野庐修闾之职而一之。西法之合于古，而为变法政要，此其一。

一为武科将领设武备外院学。自西学西政之说，传于中国，而牢守旧习，并为一谈。虽临以朝廷之命，疆帅之令，而卒不可破者，莫如各营统兵之官。其人自以曾从咸同间将帅，见削平巨寇之功，遂尔夜郎自大，轻外人为小敌。重以钻差扣饷，后者师前，立功之念本虚，并命之言亦伪。而武科习用刀弓，掇取科第，施之行阵，正如制艺之无当于服官。较之行伍，尤在其下。论者谓民穷财尽，海内焦然，何必以拮据难得之资财，供缓急难资之武备。去兵节饷，事宜在先。然弹压内匪，岂容无备，。为斟酌变通之计，谓宜停止武科，大汰营数。就各省水师陆师武备学堂，置学习外院，各限定数名额，抽选武举人进士之曾受职，及参游都守之年力尚强，能识字者，另立简要课程，随班学习。第其高下。一二年后，以屡试高等者，次第派充各留防营营哨官。所换之营哨官，有愿就外院学习者，验如合格，列作新班。营哨之官，亦三年而更调。令其渐知他人之长，兼顾自存之地。夫更番入学，改良进步，固日本陆军户山学校之规模，可则而效之也。

一别立毕业生练营。语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以勇营将领之不足恃，而士卒之未教，议大去之，是也。然兵犹潮也，不进即退。犹轮机也，日用之则莹洁而有光。间十日不用则暗。一月则锈生焉。一年则关动是机者亦涩。而匠于机性，且将有不习之虞。如之何而不为之计？今各省陆师武备之毕业生，自亨利康贝及德日兵官之来观者，咸谓诸生图画操练诸课，俱不爽于师法。而诸生有志者，亦争自磨厉，愿得一试。其机不可遏。且不试，亦孰能验所谓可用者不面谏否？而愿试者果堪试否也？今如当裁勇营十，则裁十二。以多裁二营之饷，俾已毕业领有凭证学生，自募二营，而以所习之法训练之。营哨之官，咸取于此。仍采日本陆军经理学校法，课而行之。俾得练习衣粮幕舍工程疗

病之事。令课吏馆学习兵学之候补道府监之。如营务练成，由各督抚临阅。分此已练者五成于各营。更就各营抽选五成，与之互易。练成，更以前五成绩分于各营，而迭易之。庶几教成学生之资，与留养兵勇之饷，两不虚糜，而免新旧齟齬之患乎？

一画一制造厂枪炮。闻之，各国之练兵也，凡一国之兵，其步伐行列同，枪炮膛线表尺准心同。其枪之机托，刺刀之轻重长短，炮之轮座无不同。每得新制法，成而试之，利过于旧，则悉更之。悉举其所更畀之商。伺中西有事，而贷于中国。中国急则捐重价购焉而畀于营。营不问其与己所有异同否也，取有其具而已。又或得新枪焉，非所习也，视之与旧枪等，不珍视之也。闻之英戈登语某提督：中国兵用枪合旧，新无所用。某嫌其言诳轻我。夫诚使使曹然附文绣于身，而不知其名，果膏粱于腹，而不知其味，戈登言诚是。必若不免而犹须练兵，则枪炮之不可不画一而审矣。今中国造枪炮者，止天津、上海、江宁、武昌四厂。天津一厂烬已。其三厂所制之枪炮，均不一例。其故则主者好矜，耻相取下。而不知工之无度，国威且堕于此也。今宜选明晓各国兵学一人，督理三厂，通检江南湖北武库所储各营所用之器机，略分三等。上等最新式而命中最远者，如小口径快枪，合三厂仿造而研究之。畀毕业生练营。中等式稍旧如毛瑟之类，畀各防营。（注：即戈登意。）下等旧者，如哈气开士之类，畀各府州县警察部卒。极旧而前膛者，悉收而改铸。德国全国造枪炮者止两厂。其钢料皆出于克虏伯。治兵有条理，强也固宜。

凡刑部之事四

一增现行章程。刑律不可遽议。理至繁，时未至也。条理不可不增。事已具，律不备也。德国民法，至备至精。日本仿之以判民讼，法与各国同。则彼此皆得行其国际之公判法权而无所阻。然则，法之不备，而欲以司寇所据，绳各国之人，不可得也。事连彼族，而欲使我国之人，讼伸其理，亦不可得也。非必彼傲很而恃强，狡黠而善辨。民之嗜好，饮食，体质，教育，职业，知识，风俗，无一而同。我之官吏，即非冗，而无所据以为争执。譬之徒手而与操利刃者搏，未有不败者也。以商务一端言，彼律常轻，我律常重。彼律有专条，我律多比用。开港至今，受弊已多。与其使华商延状师，引西律，以听断于西官，孰若增科条以自庇吾民，自保吾权乎？今欲遽引各国刑法之书，编为定律，非得专家通才，详审参酌，不给于用。且果变法，则民日智而事将益繁，不可无纠力纠守纠孝纠职纠恭之典。定律即稍需待，而六部二十二行省办事章程，岁有增益。何独于中外交涉关系甚大者，而惮为之。约举其要。教案当定章程，租界当定章程，报馆当定章程，工商业当定章程，公司当定章程，银行当定章程。而尤要者，莫若矿山。新约既成，外人开矿，内地接踵而至，地

产人工，贼盗斗讼，华洋纷拿，苟无章程，何以察治？抑今日所谓章程者，即异日定律之本。所当以日本刑法，合我之禁令风俗，而著其可行可守之纲目，以为各府州县行法司法之据。随时改修，不厌精详。法拿破仑治罪法一书，特为诸国刑家之冠。明治十年后稍参用之。又以各国谓其法律不完备，笞杖斩杀之罪，不足治外人。乃依拿破仑律参定成书。其事势与我正复相类。我采辑而增损之。要之以华洋两平为主义。

一增轻罪条目。法重难犯乎？轻难犯乎？以常情言，虑无不曰：重则难犯矣。孰知夫法太重者难行。难行则犯者十，实行者势将不过一二。实行不过一二，则有法不啻无法也。民胡为而不犯之？罚缓自《吕刑》罚作见汉律，禁锢夺劳见朝律。皆三代相沿旧法。自明一切废之，统以笞杖代。以为存之无益于治也。而去之为害于治乃甚大。无制之罚款，无期之淹禁，累千数之鞭笞，缙石曳锁之虐状，皆杖笞轻不足惩，溢而横出者也。而工商无轻罪。禁令之不能行者弥多。自徒以上必破家。钱财之讼破人家，仁者固不忍，而笞杖毁形裸体，又难施诸稍有体面之人。以此权之，增定章程，事杂华洋，自当仿洋法，增添轻罪矣。日本重罪如后四等：曰重惩役，轻惩役，重禁狱，轻禁狱。视徒刑固已变通。轻罪之刑三：一重禁锢，二轻禁锢，三罚金。违警之罪二：一拘留，二科料。附刑六：一剥夺公权，二停止公权，三禁治产，四监视，五罚金，六没收。其刑各十有五，皆中律徒流以下笞杖罪也。目繁而不虐，刑轻而不可免。存其廉耻，不恕其非违。禁令无不行，风俗无不肃。职是故耳。苟不采取此意，地方官以意判决，暴者虐民，仁者失有罪，徒为外人姗笑耳。日本近者改正刑法，草案稍严，其辨护士上书抗驳。夫日本用西律，主慈详者也，犹如此矣。

一清监狱。律于狱囚，防弊至矣。应禁而不禁，罪止杖六十。故禁罪起杖八十，重至于绞。衣粮有专条，凌虐得举告。食铺店所私押轻罪，指参严办。立法如是其密，而犹有班房私押，差役私刑，寒暑疾疫，痍死日积，则轻重罪囚不尽分，狱室秽迫所致也。西国于监狱制度，至整且详。所以为痍死备，无微不至。日本有禁锢场，拘留所，以处轻罪。皆良法之可采者。中国惟刑部有杖不收禁之法。外省州县，拖累干连，店所侵虐，甚于监狱。平人苦累，甚于罪犯。言之痛心！近湖北大修监房，严禁私押，用意至善。宜以其事行各省，各令设法清理。

一行讼税。《周礼》司寇听讼，必先令两造入束矢钧金于朝，三日然复听之。欲致讼而必得三十斤之金，一不直而金没于官矣。当其时，必有一本不直者。得罪之轻重，尚待判决之后，而此三十斤之金，则在罪外。而特为取信之质。说经者以为是先王爱民不轻受讼，而致民于刑之道也。日本仿西例律师，设

代言人，复易其名为辨护士。其人皆高等学堂法科毕业之人，经司法者试给执照而许充之。日须纳金十圆。每年更纳照税。非违有罚。其涉讼者，告诉状，答辩书证凭抄写本，必购用商卖官造纸。不用者官不受理。纸视事类分色。金谷之事，自金不满十圆，米不满五石，至金千圆米五百石以上者，用黄，若黄绿，若橙黄，若绿，若黑；人类之事，用青；土地家屋之事，用紫；杂事用红；文告用赭。其税自五厘至五钱不等。堂判所用，亦依类分色。凡原被告人所用，及传唤状堂判所用纸，并由理屈者偿税。案结三日，即裁判费俱纳票。有不经官许而卖者罚百倍。买者半之。此有《周礼》遗意。今各府州县之听讼也，无此事也。然而民有一讼，则有代书之费，有号钱之费，有传呈之费，亦号钱也。告期每号一条六圆，传呈则视事大小，加二三条号不等。有经承之费，有拘提之费，有号单之费，有铺堂之费，有和息之费，有酬谢酒食之费。官不得赃，民犹不甚怨。若明定以税，而取其裁判之费，不既胜于以国家行法之事，为丁役受赇之符乎？而况于有说乎？

凡工部之事四

一开工艺院兼博览所。考工之事，三代所重。攻木攻金，刮摩砖埴守之，世以名官。皆后世所谓匠艺也。中国庶而不富。厚民生者，工且犹切于商。日本以商业抗欧洲，输出数骤盈。皆制造品，不愿以生货供欧厂也。以生货与人，而我失工之利。以熟货与人，而我得分人之利。然无学堂，则工艺固无由以致精。各国之言工学者，新理日出。若土木工，若机器工，若冶金之工，采矿之工，化学杂料之工，材料构造之工，日本学科并有专书。大学院有工科，特设有工业学校，技手学校。考取中学堂小学堂学生充之。宜于沿江沿海省会各通商大埠，仿设数处，以兴制造。而博览会尤有益于工。良苦并陈，生竞心；新奇多见，生巧思。凡通商大都，如苏杭川粤，制器恒优于他省。由其见之博也。江鄂已设商务局。宜令鼓舞商人于各业公会款内，量集专款，设博览所。即在工艺学堂外院，以为劝工之助。若漆器，若铜器，若雕琢器，若文玩服用器，若竹货，若皮货，各省有良工，会萃罗陈。最精良者，给以赏牌，或设法助其销路。生料便而手艺拙者，入工艺学堂教之。洋货畅销，器尤宜多备，以便仿造。日本新政，植基工商。工尤商之源也。

一行补助法广助力机。机器之助力多方，各省仿行制造，所用者皆资火力。火力之机必用引擎。汽炉购价既昂，造厂尤费。自非通都大埠，商力殷盛，不易措办。日本民间用风力水力电力以制造就地生货者颇多。江西福建水碓水磨，亦复不少。自江以北，绝无此事。不知近山之所，悬泉注瀑，水能生电，利用最宏。平水之乡，亦可因形势用重力以高下之矣。美国风车，农家习用。中国变通旧法，即可仿行。成本不多，集资自易。自台湾割弃以来，糖与樟脑价

日踊贵。而洋面洋盐，灌入渐盛。自非就各府州县特产相宜之处，多设风水电助力机器，不足利民用而挽外溢之资。今如各府州县特设农商官，则其事自有专责。可各因地制宜，劝工兴事。然距江海较远之地，风气未开，富人畏官，低首缩尾。提倡保护，宜责于官。设力有不足，即宜官为补助。酌定分数，为立章程。此项官为补助之费，即在每年豫计之内，或于创办之始，量免收税，宽其经营之力，即所以为募劝之方。西人商政，有出公款以助制造家之法。日本补助营业资本，列于岁出表，以为度支之常经。彼国君臣上下，力图富强，理财致富之书，汗牛充栋。岂不知听民自便，而收其辛苦所得之余以为利哉？孟子曰：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老子曰：欲固取之，必先予之。诚明乎取也。

一劝集矿路公司。天下曷为而治乎？通则治，公则治。曷为通？工商之运，政法之行，丰凶之相剂，征守之相足，斯通矣。是路之事也。曷为公？取所藏以应人甚相需之求，则同其似不便者，而公。聚所藏以治我应治之事，与资我转相益之利，则同其至便者而公。是矿之事也。然则曷为乱？乱生于治求治而无方，斯乱矣。矿路之乱，一在坟墓，一在庐舍，庐舍妨路，优给迁资，一县数十家而已。开矿关碍风水，开于此而彼不开者，以为行将及我，而人人自危。人人有自危之心，则必危我而事且败。然则，曷为已之？曰合曰分。合以力言，而分以序言。以各府州县预计之法，明告天下，而示以某事应纳于官者若干，某事供地方支办者若干，出于赋税若干。又示以矿之利，路之利，俾民咸晓然于一府州县出入之数。有业者图发其藏，以减其力之所应出。无力者图入之，发其藏，而增其力之所应入。斯合矣。合则必立公司而民智之待人而开也。各省量各府州县矿产最旺，便利无碍之区，先立一官局，延订矿师先开以为倡。听绅民附股。办事兼用官绅。而明定官民资本，办事界限之章程。随局立矿学堂，教本地文理清顺之子弟。有愿集公司另开者，官为勘明，给以准照，予以公司矿山法律，使遵守之。分毕业学生试办。公司至五万两以上者，分别给奖。铁路则大干而外，官不能尽开。民间商贾之转运，车骡之生计，不有马路，终不灵通。并应劝集公司，听民自办。有愿开者，报官勘明利益所在给予准照，就地延订工师，立路工学堂，为逐渐推广之用。是为合。民智不能遽开也，有专管官以司之，有议院以联之，有学堂以化之，有警察以通之，有章程以便之。而又为之酌量情形，定年限以次第之。是为分。能合而分，庶几其通乎？抑岂不愈于外人之攘据乎？

一讲求河防新法。自明潘季驯以来，治河之书，率呶语耳。鯀殛于堙，而禹有天下之功以疏。鯀方尧命，则堙非尧意。而禹鉴其父之失计，变而用疏。是禹之功，鯀以罪易之矣。禹善变而鯀不悛，故禹帝而鯀死。孟子曰：水由地中

行，得禹之意哉。自元迄今，数百年来，以治河名者，皆鯨耳。其书又喜言贾鲁。鲁之功安在？不据圣人之不经，不能师贾让之意，一以培薄增高为事，资耳目于都水之成案，河兵之办法，库储之奏销，而曰能治河。当时之臣，随其事而补苴之。而奏议政书，适足为河督以下岁冒百数十万之护法。河安能治？虽然，不变法则后此治河之臣，无一而不鯨，疏河无具也。不能别辟一河，施畚疏此河也。惟有培薄增高，奉鯨为师而已。蒙言变法具测量矣。而变河之法，尤宜以测量为本。自龙门以下，至于今黄河出海之口，地平高下宜测也，河身宜测也，广狭宜测也。每桃泛伏汛，至于霜降，至于冬，每方一里，容水方若干，宜测也。今水之载于地上者，每方一里，积厚若干，宜测也。是宜特设河工学堂，招学生六七千人，学测量工程之事。学既毕业，则自龙门以下，每二十里立一局，河干每五里立一铁表，至于海口而止。每局一学生驻之。每日以往来量记水势为功课。延西洋工师熟察水土之性，购相宜挖泥之机船，每十里一船，令各每日往复于十里之间，驳泥调天津通州及山东清河之粮驳船为之。（注：南漕改折此等船无用以此销之。）驳运之泥，卸于旧堤之外，以厚其附。约以千里，计需用百船，约以每船值一万四千银圆，计需一百四十万银圆。又设立学堂，延师河工，运泥储煤，修船及船坞一切之费，岁二十万圆。裁当每年河督以下官兵及奏销用款之数。即使溢出二三十万，而每一机船，每日去土若干方，即河身低下若干方，亦即容水若干方。浚而不已，期以平水之时，下地面五尺，减船之半，水下一尺，则减船之七。留三成以为常。设遇盛涨，有卧槽逼岸，突出险工之处，则师圣祖切滩抽沟之方略，聚三数船于中流，或对岸以解之。各省有工科道，各府州县又有工科专官，河督以下，皆可裁省。二十年后，当有顺轨安流之日。而河工之案，举可摧烧矣。或者谓裁官以为节省也，而又用之，而或且过之，非计。安得有财节而河且治之法？则告之曰：有英国一千六百九十四年八底生以一百万圆设官银行，筹还水陆兵饷之法在。

以上事散见于六部者，四十二篇。其施行之次第，则第一：设议政院，课吏馆；各府州县城设中学堂；先教测绘师范，教警察；各省设局编小学堂中学堂课本书；译各史及各学科书；户部及各省布政司各府州县行豫计表。第二：分职，省官定俸，各府州县实行测绘警察，订税目，增法律章程，罢厘金，停捐纳，变科举，行决算法。第三：各府州县分设各乡小学堂，兴农工商业，抽练营兵，减官府仪卫。而一事也，或以事理阶级定分数，或以省分财力定分数。分数既定，分年可办。由督抚自定，而六部课之。

☆总理衙门○议办邮政摺

奏为遵旨议办邮政，请由海关现设邮递推广，并与各国联合会，以便商民而收

利权，恭摺仰祈圣鉴事。臣衙门准署南洋大臣张之洞咨钞，拟请设立邮政，请飭议章程一片。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钦奉电传谕旨，邮政一节，业经总署筹议，粗有头绪矣。钦此钦遵。仰见圣主周恤商旅，通志类情之至意。查原奏内称泰西各国邮政，重同铁路。特设大臣综理，取资甚微，获利甚巨。权有统一，商民并利。近来英、法、美、德、日本在上海及各口设局，实背万国通例。曾经南洋大臣曾国荃据道员薛福成，委员李圭，税务司葛显礼等往复条议，咨由总理衙门，飭总税务司赫德详议。谓此举裕国便民，为办得到之事。至税关所办邮递，因与国家所设体制不同，故推广每多窒碍。现复与葛显礼面加筹议。知其情形熟悉，各关税务司熟谙办法者，当亦不乏。请飭总理衙门转飭赫德，妥议章程开办。即推行沿江沿海各省，及内地水陆各路。务令各国将所设信局予全撤，并与各国联会，彼此传递文函等语。

臣等查光绪二年间，赫德因议滇案，请设送信官局，为邮政发端之始。经臣衙门函商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四年间复称，拟开设天津、京城、烟台、牛庄、上海五处，略作泰西邮政办法。交赫德管理。嗣因各国纷纷在上海暨各口设立邮局，虑占华民生计。九年间，值德国使臣巴兰德来请派员赴会。十一年，曾国荃咨称州同李圭条陈邮政利益各节。并据宁关税务司葛显礼申称：香港英监督有愿将上海英局改归华关自办之语。经臣衙门先后飭据江海关道总税司筹议咨行南北洋大臣查核。十六年三月，札行，赫德以所拟办法，既于民局无损，即就通商各口，推广办理。拟俟办有规模，再行请旨定设。此该大臣张之洞所称各税关试办邮递之权舆也。臣等复查宁海江海各关道来禀，每谓税关邮局，未经奏定，外人得以藉口。十八年冬，赫德亦数年来创办艰难，若再不奏请立设官邮政局，恐将另生枝节。十九年五月，迭接李鸿章、刘坤一咨，据江海关道聂缉规禀称：上海英美工部局，现议增设各口信局。异日中国再议推广，必更维艰各等语。是原奏所称体制不同，推广每多窒碍，诚为洞见症结之论。

至各国通行岁收巨帑一节，考泰西邮政，自乾隆初年曾国始议代民经理，统以大臣位齐卿贰。各国以为上下交便，仿而效之。光绪十九年，葛显礼呈送万国邮政条例，联约者六十余国。大端以先购图记纸，粘贴信面送局，以抵信资。其费每封口信重五钱者，取银四分。道远酌加。其取资既微，又有定期而无遗折，百货腾跌，万里起居，随时径达。至有事时，并可查禁敌国私函。诚如原奏所称，权有统一，为利商利民，即以利国之要政也。又查十八年以来，美国一国邮局清单，一岁所收银圆至六十四兆二十万九千四百九十元之多。张之洞所举英国收数，当中银三四千万两。尚系约略之辞。利俾铁路，诚不为虚。且西国邮政与电局相辅，以火车轮船为递送。近年法国设立公司轮船十艘，统名曰信船，遇口停泊。信包未到，不得开碇。其郑重如此。中国工商旅居新旧

金山檀香山新嘉坡檳榔嶼古巴秘魯者，不下數百萬人。據李圭稟稱，該工等有一紙家書，十年不達者。緣郵會有扣阻無約國文函之例也。中國郵政若行，即以獲資，置備輪船出洋，藉遞信以流通商貨。其挽回利權，所關尤巨。

臣等博訪周咨，知為當務之急。爰於十九年札飭赫德詳加討論，是否確于小民生計無礙。上年六月至十二月，復與該總稅司面商屢屢。先後據其遞到四項章程，計四十四款。臣等詳加披閱，大致厘然。自應及時開辦。相應請旨敕下臣衙門，轉飭總稅務司赫德專司其事。仍由臣衙門總其成。略如各口新關規制。即照赫德現擬章程，定期開辦。應制單紙，亦由赫德一手經理。遇有應行酌改增添之處，隨時呈報，由臣衙門核定，期于有利無弊。至赫德原呈內稱萬國聯約郵政公會，系在瑞士國。應備照會，寄由出使大臣轉交該國執政大臣為入會之據。自可援萬國通例，轉告各國，將在華所設信局，一律撤回。按咸豐八年俄約，光緒十二年法約，本載明兩國公文信件，互相遞送。中國既經入會開局，各國當無從藉口。以上所議，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門欽遵，分別咨議，札飭辦理。俟辦有頭緒，即推行內地，水陸各路，克期興辦。一面咨行沿江沿海，及內地各直省將軍督撫知照。屆期即將簡要辦法，飭地方州縣，曉諭商民，咸知利便。凡有民局，仍舊開設，不奪小民之利。并准赴官局報明領單，照章幫同遞送。期與各電相為表里。其江海輪船及將來鐵路所通處所，應如何交寄文信，由該總稅務司與各該局員會商辦理。郵政局歲入暨開支款目，由總稅司按結申報臣衙門匯核奏報。所有遵議推廣海關郵遞，開設官局，並與各國聯會各緣由，理合專摺具陳。赫德所擬章程條款，另具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容閔○請創辦銀行章程銀行總綱四條

一開辦事權 銀行自泰西，英法諸國，屢經改章，愈變愈精。要以美國為最善。日本銀行亦多采之。今擬參仿美國銀行章程，先設總行於京都，續分設銀行於各省城及通商口岸。總銀行資本以一千萬元為額。統由戶部籌撥。欽派大臣督辦，并專派大員總辦。分銀行即由督辦總辦陸續招商集股，擇地開設。所有總行分行一切應辦事宜，隨時擬定，咨明戶部辦理。

一印發券 票泰西有國債券。無論數千百萬，皆由銀行籌繳。今息借商民之則，而給以凭據，名為債券。銀元通行市面，而代以紙幣，名為銀票。此兩種均由總銀行用機器製造。或暫時先往外洋定造。借券年息五厘，以備各分行繳銀領券。凡有商民願買，亦可照領。銀票照資本定額。如以一千萬元為本，應提六成六百萬元存庫。此六百萬元中，又以八成制為銀票，計四百八十萬元。票內載明有庫款存抵。本多票少，隨時兌現，與空出紙幣者不同。自無折閱之慮。通行各省，可抵錢糧，繳歸藩庫，即可作京餉起解。開辦之後京外流通資

本愈厚，即照章加发银票。该票之钢模定鑿，纸张定造，经数十手而成‘正面华文，背面西文，花纹工细，断难仿冒。仍由户部编号加戳，然后通行。每月已未发各若干，详注册簿。发出银票，设或日久破损，准换新票。所缴旧票，点明号数，对众销毁。

一扩充分行 总行既拨官款，分行应招商股。京都繁盛，可设分行数处。各省会暨通商大埠，如上海等处，次第招商开设。泰西因领用券票，称为国家银行。今请设立牌号，称为某某官银行。如集股十万元，应先缴银三万元，给与借券，如缴银之数。股本多，则借券递加。总合股本三分之一为度。此项借券，于各处官银行开市时，仍缴存总银行，掣给凭单，每年给与年息五厘，核照所缴借券之多寡，减成另领银票。所减成数，又以股本多寡酌定等差。股本五十万以下者，照所缴借券领银票九成。五十万以上者，八成。百万以上者，七五成。三百万以上者，六成。如此，则股本愈多，而所领银票之成数愈减。此项银票需用若干，系于总银行额设四百八十万元银票之外，另行随时印造。万一分行亏折，已有存总行之借券抵保，且为数多于银票。除抵偿外，尚有余款，以备派员查帐等用。再有盈余，仍给还各股商，并照西例，凡银票存项股本，每年正月七日收税两次。每次通扯银票已用出者，收税五毫，存项二毫半，股本二毫半，合并一厘，两次共计二厘。收税极微，与生意无碍。其余未领借券之票号钱庄，如有愿改官银行者，亦准缴银领券，一律办理。其牌号悉听照旧，无庸更易。

一兼管制造 现在铜钱日少，而金银两品尤阙。拟由京都总银行铸造金银钱。近日金钱一项，外洋交涉渐多。其分两成色，务与西式一条，庶中外通行，不致因金价先零而折阅。审是，则需金日多，金矿宜尽力开采。土法淘洗，所得无几。宜聘矿工，购机器，广开以期迅速。所出之金，统运京都铸钱，不得私售出洋，以杜漏卮。此中收回利权不少。若矿金不敷鼓铸，自可稍待机宜。且先铸银元，以便民用。现查各省官局已铸银钱，其成色高低，务宜一律。设有参差，关系甚大。请飭将各省新铸式样，送总银行查验。其每年共铸若干数目，亦须咨报，以凭稽核。

总行章程十二条

一总银行代户部筹款，本与分行专做生意者不同。惟创办之始，分行尚未拟设。拟请暂收官商存项，并汇划支付等款，以为商办分行之倡。经理一切，尤在得人。应由总办招请美国熟手，分司其事。详核支收，以免遗漏，而昭大信。渐与各国著名银行联络，以期汇划可通，缓急可恃。款归实际，人无虚设。所有员司，概不徇情滥用。

一总银行自总办以次，薪水以及公用，应准作正开销，暂在所拨资本内支付

。俟银票通行，铸钱获利后，自应专拨几成，以备行用。一切款目，每月结报一次，每年综核一次。刻成总册，遍发各省分行，并详报户部备案。总银行册簿，户部堂司，可以随时阅看。

一所拨资本一千万元，除六百万元存库外，尚余四百万元，预备购地建屋，造库机器钢模纸张并铸造金银等用。奉准之后，请先拨若干，以便布置一切。

一铸造金银，所需较巨。如资本不敷周转，应请设法筹拨，转输甚捷，不致久阁成本。以后户部应放款饷，如以金银钱及银票为便，即可酌量搭放。若创办之始，市价未平，或有涨落等情，再行斟酌办理，以期尽善。

一新开金矿，或统归官办，或招商集股。商股应得之金，拟请按照时价，给以铸出之金钱，以免金砂金块，转售出洋。此中仍恐难免偷漏。须饬经办之人，随时稽查结报。

一总行有稽查分行之责。买空卖空，自当严禁。如各行有违例情事，可派委员至该行查帐。如有应改应添或应撤之事里，请核办费用，开销公款。如派出之员，有滋扰勒索等事，准分行详报，立时撤去。

一总行所收藏铁柜之借券，以及各项钢模，每年须由户部会同查看一次，有无损坏走漏，登明簿册。其已停办之银行，所刊银票钢模，随时验明销毁。

一所收借券，除官银行照领外，其余绅商士庶，均可购买，应付年息五厘，无论何处官银行，一律验票照付。所付之银，由官银行报明总银行，提款划还。

一所收借券现银，实与息借商款无异。因有银行付息，较易取信。俟集成巨款后，可用以整顿海陆两军，及一切保护疆土振兴商务之事。

一泰西借券名目不一，用作何项工程者，即名为何项借券。或二十年，或三十年，券内载明年限。但使年息照付，民信皆孚。限满之后，仍可展期若干年，换给新券。

一铁路招商，创议已久。只准华商承办，不许暗招洋股。且路长款少，势难遍筑。惟总银行及分行开设之后，借券畅行，可另发铁路借券，每张百元至五百元，或一千元。商民因银行之可恃，而深信诸国家，必有群相购买者。通国铁路，不难同时并筑矣。

一借券之式，大约长方尺余，上列本票，下列方寸小票四十张，即息票也。到期持向银行，剪去一票，现可收息。再到期，再剪。每年付息两次。剪尽小票，则年限已满，可持本票收本。其法甚善，其制甚精。兹谨绘图式于下：

（缺图见原书P 1 8 0）分行章程二十四条

一分设官银行之牌号住址，及董事几人，集股若干，每人有股若干，每股先收若干，应设立合同簿册，刻用图记，开报总银行，转详户部，给与准开执照

。并稟请本省藩司，暨地方官立案，以凭查考。

一官银行如集股十万元，应俟开办获利后，逐渐提存公积银至二万元为止。作为余本。万一本股亏折，除将余本尽数分偿外，不更追查各股商私财。此为有限公司，庶股商不致受累。

一开设之日，照西例先定限二十年。如无违例之事，准其再开。如未年限，查有违例之事，即令停办。或三分有二之股商不愿再开，亦可随时会议停办。

一股商所买股分，即系自己产业。如欲转售于人，可至本行报明，于簿册内改换新股商姓名住址。如未报明改换，倘有应问股商之事，仍惟旧股商是问。

一股商公举董事，至少五人。董事中再推某为总董，某为副董，某为本行总理。均须有股分稍多之人。至雇用司帐等人，均须的保，定赏罚。凡收买汇票期票以及代存银两抵押款项，应由总理主政。

一股本收进一半，即可稟请开办。未收股本，分期续收。如有股商或代股商办事之人，于续收股本，到期不付，即出传单声明转售。倘无人愿买，则该股已付之本，准于六个月内由董事会议定夺。倘因此而资本不足，即行查帐停办。

一如欲推广生意，加添资本，或三分有二之股商，欲减少资本，均须详报总银行批准，以便定借券之多少，照例增减。

一每年正月七月，由公举董事聚议行务。董事任事之期，一年为限。如众议仝同，亦可接任。每股商按股之多少派议事单若干纸，备书是否字样。如不能亲到，可托他股商代议。而行中执事不与焉。至股商有欠行中款项者，不准会议。

一钱庄票号，资本充足，可以改官银行者，不必另换牌号。如有数家合并一行者，牌号听其自定。均须将资本若干，报明总银行，照定章核办。

一每六个月，董事查核，除开销外，净利若干，每股派息若干。所获净利，当先提百分之十划入下届帐内，为公积银。一俟公积与股本核算至二十成之数，乃止不提。

一银行借与一公司一商家或一人之款项，期限以六个月为定。如欲展期，须董事议准。其银数不得过收进股本百分之十。至收买期汇各票，抵押生意，不在此例。

一银行股分票，不准在本行抵押。本行资本，不得移作各项公业字号。如股商挂欠本行银款，过期不还，可将其股分撤回。准六个月内售出。或当众拍卖归款。否则，总银行可查帐勒停。

一银行所领银票，原为随时行用，不准抵押现银，作为增添股本，亦不准将

原定股本抽出，以银票充作股本。

一各银行应于每年正月七月间，十日之内，开明上届用出银票，收进存项，除存部借券外，所有股本通扯计算，每项若干，由首董帐房等签字，呈缴总银行备查。如有不开报者，议罚若干元，应在付借券息内扣除。

一官银行所领银票，如有水火不测，准由该银行呈出实据，具结请总银行换给新票，补足所失之数。

一官银行所领银票，虽有缴存之借券抵保，而银行内仍须存现银二十五成。（谓所出银票，所收存项两款合算百分之二十五成。）以备兑现，俾无缺乏之虞。

一外省各官银行，应于所备现银二十五成之内，酌提若干，存放京都总银行。总银行将此银另款存储，不营运，不算息，以备各省官银行到京可以兑现。总银行收银之后，给与各省官银行收条。官银行将此收条，亦可作为本行存银额数。总期京外银票流通，以昭大信。

一各处官银行所领银票，准用以输纳地丁钱粮厘金监课等款。一如现银，不折不扣。惟进出口关税，仍用现银。

一京外各处官款饷项，如有可以交银行存放者，即就近发交生息。应解京饷协饷，亦可饬该行汇解，以归简易。

一银行于借款拆息期汇各票，应收息银，须照各处市面常例议定，不得逾额。如有违例取息过重，应将存总银行之借券息罚去。并准人控告，饬令偿还。

一银行不得收买地基。除建造本行房屋及分行房屋地基外，设有因欠项抵押或被欠无着，作为归款之地基，暂时执掌，即须售去。不得过两年半期限。凡抵押地基房产，亦须产价多于抵款一倍，以昭慎重。

一银行银票，如有持向该行兑现而不照付者，准持银票之人控告。由总银行查明确实议罚。或收管该银行资本簿据，并代理各帐。

一银行停办后，应将所存现银，缴归总银行，以备代付用出银票之数。总行收票付现之后，即将该行牌号银票销毁，不再用出。其前缴抵保银票之借券，可仍发还，听其作何开支。

一银行自欲停办，潜将期汇各票抵押产据，易换他人姓名，以图巧避，查出从重议罚。

☆王文韶○奏开设天津中西学堂疏

为道员创办西学学堂，倡捐集资，不动公款，奏明立案，恭摺仰祈圣鉴事。窃据津海关道盛宣怀禀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光绪十二年前关道周馥请，在津郡设立博文书院招募学生，课以中西有用之学，嗣因与税务司德璀琳意见不合，筹款维艰，致将造成房屋，抵押银

行，未能开办。惟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材迟出一年。日本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海军陆军将弁取材于学堂，即外部出使诸员及制造开矿等工，亦皆取材于学堂。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材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则皆用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挈短较长难矣。该道拟请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以资造就人材。惟二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能升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功课，亦必须四年方能进入专门之学，不能躐等。现拟通融求速，二等学堂本年即由天津上海香港等处，先招已通小学堂第三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头班。已通第二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二班。已通第一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三班。来年再续招三十名，列作四班，合成一百二十名为额。第二年起的，每年即可拔出头班三十名，升入头等学堂。其余以次递升。仍每年挑选三十名，入堂补四班之额，源源不绝。此外国所谓小学堂也。至头等学堂，本年先招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三十名，列作末班，来年即可升列第三班，并取二等之第一班三十名，升补头等第四班之缺。嗣后按年递升，亦以一百二十名为额。至第四年头等头班三十名，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

该道与曾充教习之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考究再三，酌拟头等二等学堂章程功课，必期切近易成。约计头等学堂每年需经费银四万余两，二等学堂需经费银一万五千余两，共需银五万五千余两。现值国用浩繁，库款竭蹶，事虽应办，而费实难筹。查津海钞关，近来税项尚旺，该道情愿每年倡捐银一万五千两，又天津米麦进口自光绪十九年禀明，每石专抽博文书院经费银三厘，每年得收捐银三四千两。今拟每石改收银五厘尚不为多。又电报局众商每年拟捐缴英洋二万元，招商局众商每年捐缴规银二万两，统计每年可收银五万四五千两，以之拨充学堂经费，不相上下。所有头等学堂，即照前督臣李鸿章批准周馥原议，以博文书院房屋为专堂。现经广西臬司胡设法筹款，向银行赎回。至应购格致化学器具书籍等项，及聘请教习川资，创办应用各款，不在常年经费之内。计自光绪十九年起至本年四月止，米捐存银八千余两，应即核实动支。其二等学堂，须觅地另行盖造。拟在开办初年，教习学生尚未齐全，应余经费内提用，毋庸请发公款。房屋未成之先，借用头等学堂，暂行栖止。拟定章程功课，禀请具奏立案前来。

臣查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谕：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宜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钱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

，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等因钦此。设立学堂即其中应办之一端。凡铁路机器开矿治军诸务，均可以西法为宗。则造就人才，尤当以学堂为急。该道等仰体时艰，就本任及经营招商电报各局，设法筹款创办，此事不动丝毫公帑，洵属讲求时务，公而忘私。所拟章程，亦均周妥，应即照办。惟堂内事繁责重，必须通晓西学，才堪总核之员，认真经理，方不致有名无实。查二品衔候选道伍廷芳堪以委派总办头等学堂，同知衔候补知县蔡绍基堪以委派总办二等学堂，并延订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一切应办事宜，仍责成盛宣怀会商伍廷芳等妥速办理，以免因循，虚旷岁月。其会办提调监督等名目，一概删除，藉省开销，而杜纷杂。除分飭堪照，并将章程咨送军机处总理衙门查核外，所有创设北洋西学学堂缘由，理合恭摺具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具奏。十四日奉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孙家鼐○奏官书局开办章程疏

奏为请旨事。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新设官书局，请派大员管理一摺，著派孙家鼐管理，钦此。臣恭奉谕旨，朝夕筹思，且与原办书局诸臣，悉心酌度，谨拟开办章程，分条胪列，恭呈御览。

一藏书籍。拟设藏书院，尊藏列朝圣训钦定诸书，及各衙门现行则例，各省通志，河漕盐运各项政书。并请准其咨取储存度列，其古今经史子集，有关政术学业者，一切购置院中，用备留心时事，讲求学问者，入院借观，恢广学识。一刊书籍。拟设刊书处，译刻各国书籍。举凡律例公法商务农务制造测算之学，及武备工程诸书，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与交涉事件者，皆译成中国文字，广于流布。一备仪器。拟设游艺院，广购化学电学光学诸新机，矿质地质动物植物各异产，分别部居，逐门陈列，俾学者心摹手试，考验研求，了然于目，晓然于心。将来如制造船只枪炮等事，可以别材质之良窳，物价之低昂，用法之利钝，不致受人蒙蔽。一广教肄。拟设学堂一所，延精通中外文理者一人为教习。凡京官年力富强者，子弟之姿性聪颖安详端正者，如愿学语言文字及制造诸法，听其酌出学资入馆肄习。一筹经费。总理衙门原奏，每月拨银一千两。查局中用款以延教习翻书籍为大宗，此外译报及书手匠役人等工价伙食，费亦不资，每月千两，只供各项之用。至于购买图籍仪器等款，尚无所出。原办零星招投，过于冗碎，自应遵照原奏，酌核收纳。现在事属创行，需款数难预定，惟有就现有经费，次第兴办，总以撙节为充拓之基，切戒滥费，以收实济。一分职掌。上年部院诸臣开设书局，仓猝举办，草定规模，议事尚未画一。拟将局中诸务，各分职掌，庶心志专一，可期日起有功。所有在局办事诸臣职名，另单开呈御览。一刊印信。拟刻一木质关防，文曰：管理官书局大臣之关防

。凡向总理衙门领取经费，及有行文事件，即以此为凭信。以上七条，如蒙俞允，臣即敬谨遵行，即从本日开办。

臣窃惟同治初年总理衙门请设立同文馆，讲求泰西诸国文字，令翰詹部院各官一体入馆习练。维时议论纷纭，人情疑阻，风气未开，事因中止。后虽经总理衙门设法招徕，入馆生徒略有成就，而读书明理之人，从事其中者绝少。遂致中外间隔，彼己不知，仓猝应机，动多舛误。近者倭人构衅，创钜痛深。一二文人学士默参消息，审知富强之端，基乎学问，讲肄所积，爰出人才，砥砺奋兴，消除畛域。期以洞中外之情形，保国家于久大。此与同治初年设立同文馆之意，实相表里，诚转移风气一大枢纽也。

臣开办初章，事归简要，未尽事，渐图扩充。其藏书刊书游艺学堂诸所有，稽查诸员，考其课业，综理诸员，总期纲维。各期敬业乐群，尊贤尚齿，善资群议，术集之众长。庶几成材者，扩会通过半之思，志学者得师友观摩之益。至局中用款，惟延请翻译抄写书籍，典收文簿，登记账目，及工匠制造人，发给薪水。此外兴办局务，翰詹科道部院诸臣皆出于诚恳之心，忠勤之念。但期创开风气，增广见闻，为异日报效国家之用。臣亦鉴其初心，亦概不请奖叙，不支薪资。至印送各路电报，只选择有用者照原文钞录不加议论。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载，以符总理衙门原奏。所有议立条款，请旨遵办缘由，请缮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同治初年，恭邸奏开同文馆，倭文端公抗疏力争，遽尼成议。假使斯局开于三十年前，向之肄业编检，皆位卿贰矣。用以更新百度，力图富强，安见不能驾泰西诸国而上之吁！香隐。

☆熊亦奇○京师创立大学堂条议

暴秦以降，先王之道存，而先王之法亡。亡之中，传之西。西人拾之，又从而精进之，故其国政与教分。道其所道，道无足观。而法我之法，法乃转胜。通商立约以来，彼不解取我之道以益所本无，我转得采彼之法以还吾固有。以道御法，法行道行。彼法先来，吾道终往，全球大一统之规，将基诸此。

夫道一而已矣。法在下为艺，在上为政。前拟官书局设一新学馆，开风气育人才，不过粗引其端。因而扩充之，非广设学堂不可。学堂者以吾道为体，以我法参彼法，兼艺与政为用者也。古之为民者四，曰士农工商。今之为民者五，增其一曰兵。士不能农工商，兵而不可不通农工商。兵之学农工商，兵不必能为士之学，而不可不专学其学。顾其始要，皆必原于小学。请为小学设二科，送子弟聪颖者入之。曰音训，中国六书，兼及各国语言文字，学所由入门也。曰测算，兼及天文历法律度量衡，学所从措手也。士者农工商兵之耳目，亦农工商兵之枢纽也。士之学曰大学。请为大学设二科，选子弟小学有成尤聪颖

者入之。曰格致、水、光、火、气、声、力、化、电无不赅，所以学为艺，备农工商兵之用也。曰政治、职官、赋税、典礼、法律、军政、邮政、工程、交涉无不具，所以学为政制农工商兵之宜也。有士斯可有农工商兵之学，不曰大学，曰专学。请为专学设六科，选子弟小学有成，性有所近者入之。农者工之本也。农之科二，曰种植。因天时，察土宜，尽人事，地上之利无不兴。曰矿石。明相度，善开采，精熬炼，地中之藏无不出。如是而工有所资矣。工者农之委商之源也。工之科一曰制造。化果谷为酒饧，变丝麻为布帛，易金木石土为舟车宫室器用。机括有必精，工力有必省。如是而农有所授，商有所因矣。商者农工之流也。商之科一，曰转运，公司以厚其资本，银行以通其有无。汽船火车以捷其转输，电报信局以神其消息。利权有必揽，利源有必扩，如是而农工有所通矣。兵者农工商之卫也。兵之科二，曰水师。外洋内港，风潮沙礁有必详，兵船炮台雷弹机轮有必习。曰陆师。马队步队，枪队炮队，工程队，奇正分合，有必熟，攻法、守法、追法、退法、安营法，疾徐隐见有必娴。如是而农工商有所保矣。

大学士所独也，小学专学士农工商兵所同也。凡三学六类十科，科设一堂。堂为若干斋，斋分若干事。纲举目张，巨细必举，可无混杂之虞。或兼或专，因材而笃。毋挂漏，毋杂糅，毋作辍，毋凌躐。复为总堂，日集十堂之秀，讲明吾道纲常名教之大，修齐治平之全。求其所当然，及其所以然，濡染而薰陶之，优柔而饜饫之。托始京师，推行各省，师师济济，不可胜用。以道御法，法行道行，彼法先来，吾道终往。三年而国势张，十年而国体尊，数十年百年而为大国师，为万国王。全球大一统之规，舍是其将焉往？彼茫茫然谋富于商，不知求之农工。皇皇焉责强于兵，不知求之士农工商。舍本逐末，顾此失彼，蒙诚不识其可也。

若夫节目之繁猥，修理之缜密，非尺幅可终。今姑从略。一西学须从语言文字入手，兼习图算，是为第一级课程。盖不通文字语言，则无由读西书，不习图算，则天文地理格致诸学皆无由入门。故西洋蒙馆，无不以作字、绘画、笔算心算等为初课也。一语言文字，虽不必远寻希腊、罗马古文，而英、法、德、俄四国之文，不可不备。论西国通人，无不兼通数国。今各学生问津伊始，难责以兼人之量，只可各占一科。一自各国通使往来，又有贸易交涉。凡为士商者，不能不知地球大势，及他国衰盛强弱之由。故西人之教初学，必以地球图说，及各国史乘为先，尽人所当共知。二者不可偏废。今亦仿用其例，定为第二级课程。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古人诗教则然，西人有植物动物等学，亦同此意。不但识其名，更当尽物之性也。此二学最浅显，当为第二级课程之附。一格致化学为养民富国之本，公法条约，为睦邻御侮之本，定为第三级

课程，令各学生分途学习，以成专身名家。一人皆戴高履厚，焉可不知天地。通天地人为儒，亦古之志也。故天学地学，亦定为第三级之课程，期其专精一学。一天学与算学相表里，算学与格化诸学相表里。凡算学由浅入深，自初学以至成材，其用最广，其功不可间断，须参合中西，故洋汉两课并及之。一地学有考地形者，有考地质者。地形之学舆图是也，已载第三条矣。地质之学兼金石，质言之，实为农学矿业之本，与格化诸学，亦相为表里。一农学矿业商学，固以算格诸学为本，然西洋近年已各设专科，今当仿行之，俾为格化学及算学者各专一门，以底实用。一制造一科，凡深于测算格致者，自能知之，不复列为专门。一以上课程，虽以西学为主，务令简约可行，不复尽拘西例。故道法医三大科，在西洋大学中最为专精切要之学，兹非遑及。一此论课程大概，其详细节目，俟延订教习后，再当斟酌尽善。

附：武学

一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前数条论文事详矣，宜更设武，学与文学分院练习。一武学以陆军水师为两大宗，其课程节目俟延订教习后再议。一船政学堂本系专设，应在近海之处。凡造船行船诸法，不但行军兼资通商，于富强最有关系。今姑附于武学，俟后再行扩充。一电线铁路等，本各有专设学堂，今亦附于武学，以资考究。

学条十规，仿照天津育材馆成例。

一每日上午八点钟至馆，下午五点钟散馆，不得迟来早去。一每日习汉文四点钟，洋文四点钟，午膳一点钟。一所有课程，教习分班排定，按序肄业，毋得逾越。一师道宜尊，请业请益，皆当起坐。见教习礼貌必恭，毋得简慢。一肄业之时，各宜专心壹志，其互有质疑问难之处在所不禁，惟不得谈闲笑语。亲友亦不得来访交谈，致荒馆政。一诸生每日功课毕后散学，及每月放学之息游，原所不禁，惟切须自加防检，毋得荡其心志，致肄业不能专进。一读书行己二者交修，诸生来学毋得矜奇立异，以世俗浮伪之习为戒。立心行事，力趋笃实，相期远大。人贵自立，毋待烦言。一每月逢星房虚昂日放学一日，夏月入伏日起放学二十日，十二月十六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五日止放学三十日。此外概不得放学。一洋文所需书籍笔墨纸张各件，由馆中供给，汉文所需书籍各件，由诸生自备。一馆中预备各种书籍，只准在馆看阅，毋得携带出外。

☆杨选青○华文西文利弊论

嗟乎！谈西学于今日，亦可谓易矣，亦可谓难矣。何以易？易于袭西学之貌也。何以难？难于造西学之精也。溯自海禁宏开而后，泰西博学之士，各挟所学，以显于中华，于是华人知西学之上有以益国计，下有以利民生，莫不切意讲求，孜孜不倦。以故京师则有同文馆，福建则有船政局，上海则有方言馆

，天津则有武备学堂，皆以西学为首务。所以讲求西学者，亦不可谓不切，不可谓不殷矣。然而数十年来，卒无人升西学之堂，入西学之室，造西学之极，探西学之微者，何哉？则以讲西学者，徒用华文，而不用西文之弊也。

何以言之？盖西学之为理也微，其为类也广，必须会稽博考，始可以得其旨而会其归。若第用翻译之华文，则既翻译者，尚得稍涉其篱藩，未翻译者，即不得深窥其奥窍。如此而欲擅西学之妙，入西学之微，是犹缘木求鱼矣。况乎西学之大义，与华文迥不相同。同一字也，十人译之而十异，百人译之而百异，甚且一人译之而前与后异，此与彼异。盖西文同音者无两字，而华文则同音者数十字。西文有两字合音，三字合音者，而华文无此种字。故以华文译西语，其不能吻合之处，本已居多。此所以用翻译之华文，不能免差讹之弊也。然则华人既讲求西学，其不可不用西文也明矣。譬之宫墙，西学为室，西文为门，不得其门，不能入其室也。譬之事物，西学为末，西文为本，不明其本，不能知其末也。是非用西文，不能有利无弊也。

且夫西学不一，即西学之宜用西文亦不一。试类陈之以覘利弊之所在。一曰算学。中国算学亦甚备，如御制《数里精蕴》，及梅、戴、徐、李、项、刘诸书，推陈出新，颇为精美，然尚未及西学之详备。此算学所以必以西学为归也。夫泰西之算学甚精，其自加减乘除开方，以及代数微积曲线等法，莫不推陈出新，足资推测。以既翻译者而论，则言加减乘除开方者，有如《几何原本》数本，《三角数理》六本，《算法统宗》四本，《算式集要》二本，《数学理》四本，《勾股六术》一本，《开方表》一本，《数根开方术》一本。言代数者有如《代数术》二十五卷，《对数表》、《八线简表》、《弦切对数表》各一卷，《八线对数》全表二卷，《代数难题解法》四本。言微积者，有如《代数积拾级》数卷，《微积溯源》八卷。惟《微积溯源》胜于《代微积拾级》之略。盖《溯源》之前四卷为微分术，后四卷为积分术，其理最奥，其义最深。近来广方言馆诸公，所新翻译之算学等书又有数种，信如是则算书如此之多，算法如此之备，苟使讲求算学者，心精力果，维日孜孜，即或第用华文，亦奚不可不知。第用华文而不用西文，实不足以言无弊也。何则？盖西文既译为华文，词意每多格，且文以译而变，即理以辞而晦。故往往有寻解不得处，此用华文所以有疑难之弊也。况乎算学之理甚微道甚大，非旁征曲引，融会贯通，无以出化而入神。苟徒用华文，则翻译华文之算书，犹得而学之，未经翻译之算学，即不得而学之，虽有聪明材力，亦苦于无所用。而欲其臻算学之极也难矣。是故讲算学者，必用西文，始可有利无弊也。

一曰格致学。西学格致，始于希腊之阿虑力士托德尔。至英人贝根之书出，其学始精，逮达文施本思之说行，其学益备。总而言之，则曰格致学，分而

言之，则曰光学、重学、化学、汽学、声学、电学。近来华人之讲格致，多用翻译之华文，鲜有用西文者。虽翻译之书，亦多精美。光学如英人田大里所辑之《光学》，傅先生所译之《量光力器图说》，伟列亚力所译之《分光求原重学》。如英人艾约琴所著之《重学》，美人丁韪良所著之《重学入门》，傅先生所著之《重学图说》，《重学汇编》。化学如英人罗斯古所纂之《化学启蒙》，美人嘉约翰所译之《化学初阶》，英人蒲陆山所撰之《化学分原》，英人韦而司所撰之《化学鉴原》。汽学如丁韪良所译之《汽机入门》，英人蒲而捺所撰之《汽机》，必以英人白尔格所撰之《汽机新制》，英人美以纳、白劳那所合撰之《汽机发轫》。声学如田大里所著之《声学》。电学如英人奴搭所撰之《电学》，丁韪良所著之《电学入门》，田大里所著之《电学纲目》，英人璠挨德所著之《电学源流》，类皆详悉无遗，足资考证。然西书之未译者，犹多美备，必用西文，则可罗西学格致之书，尽致之窗下，朝以习之，夕以玩之，虽性情愚鲁，亦不难进以探格致之原也。是故讲格致者，必用西文，始可有利无弊也。

一曰地輿学。西书云：地学与算学相通，其理昭然，可以推测。欲知全地之形者，先明为行星类之，欲知地面之方位者，先明其天空之经纬。至于水陆之形势，气化之流行，须推以格致之事；人民之情状，物产之异同，须考诸纪载之书。可知地輿之学广大精深，非深造不足以有得也。夫风涛沙线，及一切测地量地之法，西书言之最详。近亦有翻译数种，如《绘地法原》、《测地绘图》、《地学浅释》、《地学指略》、《大江图说》、《海道图说》、《航海简法》、《海面测绘》、《地理全志》、《地理问答》等书，类皆有益于世。故广方言馆及各局生徒，多有明地理者。惟所用多系华文，犹未免有浅尝之弊也。姑举一端，与以见其概。即如行舟，西人之为船主者，风涛沙线，以及测度之法，何一不熟悉于胸中。华人虽有知地理者，究未能洞明航海机宜，故中国虽多轮船，皆用西人为船主，岂果中西人才之不平等哉！诚以不能精于学耳。如欲精于学，非用西文不可。盖西文者，西学之基也。既晓西文，则凡西洋一切航海测地之法，必不难博征曲证。如有疑难处，亦得与西士参稽，自可由浅以及深，由近以及远。是故讲地輿者，必用西文，始可有利无弊也。

一曰天文学。中国自古以来，本重天文，独有专司其出身者，曰天文生，又复厚之以禄，荣之以衔，如钦天监之司晨博士、挈壶灵郎、主簿、五官、正、监副、监正等官皆是。我国家之视天文，可谓重矣。虽然钦天监之通天文，固能推测无差矣，而必恭稽以西学，乃克益臻神化。此所以讲求西学天文者之日多也。就西书之既译者而论，如英人侯失勒所撰之《谈天》，英人洛克优所撰之《格致启蒙》，天文素称精细，其余亦多可采者。然而西国天文之学，为格

致之大端，记测候则有簿，置仪器则有台，谈天之书屡经删补，测算之法，时著新奇，岂此区区翻译之书，所能尽其奥妙乎？况乎翻译之华文，更不免混名之弊。试举一事，以概其余。即如合信氏《博物新编》之名目，不甚差忒，而译书者，可仍其旧，乃译书之士，以为定名，几彼一人所主，而前人所定者，皆置于不论。故有以《博物新编》内之淡气，当为轻气之用。若华人阅此二人著作，则淡气轻气之义，几难分辨矣。况各门教师称造化万物之主，有译曰天主者，译曰真神者，有译曰上帝者，尚且混名如此，其他可以类推。苟徒翻译华文，岂能免踌躇顾虑之劳乎？如用西文，既可穷深极远，亦无混名难别之虞，实较之徒用华文，既无损而又获益也。是故讲天文者，必用西文，始可有利无弊也。

一曰武备学。中华武备之书甚夥，自孙子管子以下，无虑数百家，乃自华洋互市以来，西人挟其枪炮轮船，以树雄海外，于是华人知弧矢不足以制强敌，争效西人武备之法。十余年来所讲枪炮轮船，不可以枚数，讲求武备，不可谓不殷矣。虽然有枪炮而无精学演放之人，则与无枪炮等。有兵轮而无精学驾驭之人，则与无兵轮等。所以武备之学，不可不讲也。天津武备学堂，一切皆学西法，复延西师训练之，近来颇著成效，如能皆教生徒，皆用西文，复多购西学武备之书，尽储之堂内，日则习练诸法，夜则博览群书，数年后免之才，有不遍天下者无是理也。此惟用西文为有益耳，若用华文，则华文所译未备之书，终为有限，必不足以增见闻也。是故讲武备者，必用西文，始可有利无弊也。

一曰医学。中西之医学，本不相同，中医惟尚乎王道，西医每矜乎霸功。究其所以存心济世则一也。然华人之学西医者极少，即或有之，亦不过用翻译之华文，如舒高第所译之《西学总说》，以及合信氏之《全体新论》、柯为艮氏之《全体阐微》、海得兰氏之《儒门医学》，来拉氏、海得兰氏合撰之《医药大成》、德贞氏之《体骨考略》、图嘉约翰氏之《西药略释》、《皮肤新编》、《内科阐微》、《裹扎新法》等书而已，从未有用西文而偏观群籍者。此所以袭西学之迹，而往往不得其真也。如用西文，则可聚西医之书，深味而玩索之，然后刀针之秘诀，可以熟悉于胸中，药饵之新奇，可以运行于笔底，不数年必举西学之所能者而尽能之，亦可以遍晓华人，使知西医之特著奇功，实有所可取也。是故讲西医者必用西文，无可有利无弊也。

统此数端，亦可知利弊之大略矣。总而论之，西文固宜用矣，然因致力西文之故，遂而致华文不通，则亦失华人之本色。计惟有俟华文通以后，乃尽力于西文，然后既翻译之西学，可得而涉猎之，未翻译之西学，亦可得而深窥之。有兼听并观之明，无格不通之虑。以此言西学，而西学乃可日引而日深也。且

夫华人讲求西学，亦有年矣，在有识者见西学之不振，知西学之可兴，因欲利弊之所在，使天下共见共闻，此其用情为独殷，此其用心亦良苦矣。而吾谓欲振兴西学，不独在利弊也，而尤在国家有以宏培才之道，莫良于德。其自正学而外，如工艺、商贾、船务、武备、农桑、音乐、起建、制造各学，无不设立教堂，延明师以教之，所由人材辈出，国富而兵强也。即如德属之拜晏国当光绪初年时，其民籍仅四百九十余万，而国内设课农教堂三十四所，教徒二千一百四十四人，课树艺教堂一所，教徒四十人，课蒔花教堂一所，教徒三十人，课兽医教堂一所，教徒一百四十人，课商贾教堂二十所，教徒二千人，课工艺教堂二十九所，课制造教堂三所，课绘画教堂二所，课雕刻教堂一所，课起建教堂一所，课音乐教堂十一所，课绘图教堂二百六十一所，教徒九千九百三十三人。又如德属之威而敦伯而克国当光绪初年时，其民籍止一百八十余万，而课化学重学机器等教堂十一所，为之师者五百三十九人，其徒五千一百四十八人，课工艺等十一所，为之师者二百八十六人，其徒六千四百五十七人。至于德国国中，总计师长一千一百五十四人，文教馆学生一千七百九十五人，律法馆学生三千一百六十五人，格致馆学生四千五百四十七人，医学馆学生三千九百八十三人，共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人。其余杂学，如商贾工艺等项，教尤不可以数计。此其所以法良意美，艺精业专，人才之多，直驾乎欧洲诸国之上也。今中国虽不暇旁及工艺商贾等学，而于西学之大者，不妨多立学堂，一若武备学堂之例，如算学则立算学学堂，格致则立格致学堂，使学者各习一业，精益求精，不得有泛鹜之心，不得有兼营之念。惟须先设华文讲学堂，凡十岁以内之幼徒，欲学各项西学者，先入总学堂中，专肄一切华文等书，俟华文通晓，然后由总学堂考试。考取后，其欲学算学者，则送往算学学堂，欲学格致者，则送往格致学堂，先致力于西文，后致力于西学。其余各学亦如之。然后不难由粗及细，由精及巨。十年后其有不人才蔚起，西学大兴，以争海外之雄，以兴域中之利者，吾不信也。请以质之识时务之俊杰。

○宜习西文说

中国文词之富丽，字画之精工，远胜他国。惟其富丽精工，故习之也难。士人十年窗下，苦费钻研，如能成就，即学成之士，偶或荒弃，亦必强半遗忘。学者务乘年富力强之日，专意研求，而干他事，实无暇讲求矣。至于洋文虽亦不易学，究不若华文之久需时日。大凡西人于各事务求简便之法，即学问一道，亦复如是。考其成字之法，有用二十五字母，有用二十六字母，连合成声。其连合之法，简而易明，虽幼稚亦能学习，写字从同。每见心灵手敏者，学习二三年，即能运笔，或竟青出于蓝。其用字母合成之法，可以审音而成新字。故于格致化学等书，多有裨益。

若译作华文，则字有舍其本意，而借用他意者，有仿西字口音，而无意义者，种种难解。读者若不求明西学者为之索解，势必无由探讨其义。将来其字用法渐广，或可不用西文，以讲新学。然讲新学者日益众，而万物之理亦日益明。若欲粗识皮毛，似仅读华文亦已可矣。如欲明其奥旨，则非习西学不为功。当局者洞悉其情，故令水师武备等学堂，一律习学洋文。不特水师武备学生所宜习也，凡欲知洋务及一切新学者，均宜习之。此非人所难能之事。试思古人周游列国，无不习学各地方言文字，以免格。即今观之，旗人在京供职固操官话，余如广东、福建等省，其方言与官话悬殊，而数处之人，亦以学官话为要务。彼学官话不以为难从，可见吾华人习学洋文，如果教育有方，断非难事也。

原洋文二字而言，即欧洲诸国之文而论之，英、法、德三国之文，为诸国之冠。学者果能于此三国文字，精通其一，而从事各种西学，自可绰有余裕。又查此一百年内，英文用处日新月异，至今日而北美洲、澳洲、印度国及海外群岛，大半悉用英文。英国商务之盛，甲于天下，商贾往来，咸以英文为便。人苟能操斯语，虽遍走寰宇，自可于所到之处，与士大夫晋接。即谓英文为五洲之官话，谁曰不宜。至于德法二国之文，自亦宜习，以备翻译之选，究不若英文之用广也。开武备学堂以德文授人，似未尽美，不若仿水师电报等学堂，授以英文，庶几纠纠者，均可与西人款洽，或观西书西报，以考察西国兵法等事，期与西国武员，并驾齐驱，岂不美乎？虽然吾华人之从事英文者，现不乏人，惟卒业而成大器者，究亦有限。愿有志者，务造其极，勿半途而废。国家谁能多设英文书馆，以养人材，谓非社稷苍生之福耶？

☆李瑞○请推广学校疏

奏为时事多艰，需材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材，而资御侮，恭摺仰祈圣鉴事。窃臣闻，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言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也。去岁军事既定，皇上顺穷变通久之义，将新庶政，以图自强，恐办理无人，百废莫举，特降明诏，求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所在咸令表荐，以备擢用。纶一下，海内想望，以为豪杰云集，富强立致。然数月以来，应者寥寥，即有一二，或仅束身自好之辈，罕有济难瑰伟之才。于侧席盛怀，未能尽副。夫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之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

夫二十年来，都中设同文馆，各省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所在而有。而臣顾谓教之之道未尽，何也？诸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肆及，其未尽一也。格致制造诸学，非终身执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学堂

外，其余诸馆，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其未尽二也。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图器，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其未尽三也。利禄之路，不出斯途，俊慧子弟，率从事帖括，以取富贵，及既得科第，遂与学绝，终为弃材。今诸馆所教，率自成童以下，苟逾弱冠，即已通籍，虽或向学，欲从末由，其未尽四也。巨厦非一木所能支，横流非独柱所能砥。天下之大，事变之亟，成求多士，始济艰难。今十八行省，只有数馆，每馆生徒，只有数十，士之欲学者，或以地僻而不能达，或以额外而不能容。即使在馆学徒，一人有一人之用，尚于治天下之才，万不足一，况于功课不精，成就无几，其未尽五也。

此诸馆所以设立二十余年，而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者，惟此之故。曰：然则岩穴之间，好学之士，岂无能自绩学以待驱策者？曰：格致、制造、农、商、兵、矿诸学，非若考据、词章、帖括之可以闭户獭祭而得也。书必待翻译而后得读。一人之学，能翻群籍乎？业必待测验而后致精，一人之力能购群器乎？学必待游历而后征实，一人之身能履群地乎？此所以虽有一二倜傥有志之士，或学焉而不能成，或成焉而不能大也。

乃者钦奉明诏，设官书局于都畿，领以大臣，以重其事。伏读之下，仰见圣神措虑，洞见本原。臣于局中一切章程，虽未具悉，然知必有良法美意，以宣达圣意，阐扬风化者。他日奇才异能，由斯而出，不可胜数也！惟育才之法，匪限于一途；作人之风，当遍于率土。臣请推广此意，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其诸生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诵《四书》、《通鉴》、《小学》等书，而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理之平易者，以三年为期。省学选诸生年二十五以下者入学。其举人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地舆、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以三年为期。京师大学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其省学大学，所课门目繁多，可仿宋胡瑗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如此则人争濯磨，士知向往，风气日开，技能自成，才不可胜用矣。

或疑似此兴作，所费必多，今国家正值患贫，何处筹此巨款？臣查各省各府州县，率有书院，岁调生徒入院肄业，聘师讲授，意美法良。惟奉行既久，积习日深，多课帖括，难育异才。今可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书院旧有公款，其有不足，始拨官款补之。因旧增广，则事顺而易行；就近分筹，则需少而易集。惟京师为首善之区，不宜因陋就简，示

天下以朴。似当酌动帑藏，以崇体制，每岁得十余万，规模已可大成。中国之大，岂以此十余万为贫富哉！或又疑所立学堂既多，所需教习亦众，窃恐乏人，堪任此职。臣以为事属创始，学者当起于浅近，教者亦无取精深。今宜令中外大吏，各举才任教习之士，悉以名闻。或就地聘延，或考试选补，海内之大，必有可以充其任者。学堂既立，远之得三代庠序之意，近之采西人厂院之长，兴贤教能之道，思过半矣。然课其记诵，而不廓其见闻，非所以造异才也。就学者有日进之功，其不能就学者，无讲习之助，非所以广风气也。今推而广之，厥有与学校之益，相须而成者，盖数端焉。

一曰设藏书楼。好学之士，半属寒，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高宗纯皇帝知其然也，特于江南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备度秘籍，恣人借观。嘉庆间大学士阮元推广此意，在焦山、灵隐起立书藏，津逮后学。自此以往，江浙文风，甲于天下，作人之盛，成效可睹也。泰西诸国，颇得此道，都会之地，皆有藏书，其尤富者至千万卷，许人入观，成学之众，亦由于此。今请依乾隆时故事，更加增广，自京师及十八行省省会，咸设大书楼，调殿板及各官书局所刻书籍，暨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学，按部分送各省以实之。其或有切用之书，为民间刻本官局所无者，开列清单，访书价值，徐行购补。其西学书，陆续译出者，译局随时咨送，妥定章程，许人入楼看读。由地方公择好学解事之人，经理其事。如此则向之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矣。古今中外有用之书，官书局有刻本者，居十之七八，每局酌提部数分送各省，其费至省，其事至顺，一奉明诏，事即立办，而饷遗学者，增益人才，其益盖非浅鲜也。

二曰创仪器院也。格致实学，咸藉试验。无视远之镜，不足言天学；无测绘之仪，不足言地学；不多见矿质，不足言矿学；不习睹汽机，不足言工程之学。其余诸学，率皆类是。然此等新器，所费不资，家即素封，亦难备购。学何从进？业焉能成？今请于所立诸学堂，咸别设一院，购藏仪器，令诸学徒皆就试习，则实事求是，自易专精。各器择要而购，每省拨万金以上，已可粗备。此后陆续添置，渐成大观，则其费尚易措筹，而学徒所成，视昔日纸上空谈，相去远矣。

三曰开译书局也。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与西人交涉，而不能尽知其情伪，此见弱之道也。欲求知彼，首在译书。近年以来，置造局、同文馆等处，译出刻成已百余种，可谓知所务也，然所译之书，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至于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诸事，今日所亟宜讲求者，一切章程条理，彼国咸有专书，详哉言之。今此等书，悉无译本。又泰西格致新学，制造新法，月异岁殊，后来居上

，今所以译出者，率十年以前之书且数亦甚少，未能尽其所长。今请于京师设大译书馆，广集西书之言政治者，论时局者，言学校农商工矿者，及新法新学近年所增者，分类译出不厌详博，随时刻布，廉值发售，则可以增益见闻，开广才智矣。

四曰广立报馆也。知今而不知古，则为俗士，知古而不知今，则为腐儒。欲博古者莫若读书，欲通今者，莫若阅报。二者相须则成，缺一不可。泰西每国，报馆多至数百所。每馆每日出报，多至数万张。凡时局、政要、商务、兵机、新艺、奇技，五洲所有事故，靡所不言。阅报之人，上自君后，下自妇孺，皆足不出户，而于天下事了然也。故在上者，能措办庶务，而无壅蔽；在下者能通达政体，以待上之用。富强之原，厥由于是。今中国邸钞之外，其报馆仅有上海、汉口、广州、香港十余所，主笔之人，不学无术，所言率皆浅陋，不足省览。总署海关，近译西报，然所译甚少，又未经印行，外间末由得见。今请于京师及各省会，并通商口岸繁盛镇埠，成立大报馆，择购西报之尤善者，分而译之，译成除恭缮进呈御览，并咨送京外大小衙门外，即广印廉售，布之海内。其各省政俗土宜，亦由各馆派人查验，随时报闻。则识时之俊日多，干国之才日出矣。

五曰选派游历也。学徒既受学数年，考试及格者，当选高才，以充游历。游历之道有二。一游历各国，肄业于彼之学校，纵览乎彼之工厂，精益求精，以期大成。一游历各省，察验矿质，钩核商务，测绘舆地，查阅物宜。皆限以年期，厚给薪俸，随时著书，归呈有司。察其切实有用者，为之刊布，优加奖励。其游惰而无状者，官则立予降黜，士则夺其出身。数年之后，则轩绝域之士，斐然成章，郡国利病之书，备哉灿烂矣。或疑近年两次所派游历学生，未收大效。不知前者所派游历，乃职官而非学童。在中国既未经讲注，至外洋亦未尝受学，故事涉空衍，寡有所成。其所派学生又血气未定，读中国书太少，遽游历绝域，易染洋风，虽薄有奇能，亦不适于用。今若由学堂选充，两弊俱免，其所成就，必非前此之所能例也夫。既有官书局大学堂以为之经，复有此五者以为之纬，则中人以下，皆可自励于学，而奇才异能之士，其所成就益远且大。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上以恢列圣之远猷，下以慑强邻之狡启道未有急于是者。若蒙采择，乞飭下中外大臣妥议章程，取旨施行。臣愚一得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附：议复李侍郎推广学校摺（总署）

奏为遵旨议奏事：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军机处钞交刑部左侍郎李端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一摺。本日奉上谕著该衙门议奏。钦此。臣等查该侍

郎原奏所陈各节，大抵以时多艰难，才虞凋乏，朝廷之旁求虽切，荐剡之奇杰罕闻。因推原于立学之方，育才之术。薪以树风声，而开趋向，浅学扩其闻见，通才益便精研。其在于今，诚为切要。

综观环球各国，三十年来，莫不以兴教劝学为安内攘外之基。崇学者积治以富强，虚伪者积衰以贫弱。事如操券，成效炳然，则今日广励学堂，诚属自强本计。惟是施行宜为之次第，条理必致极精详。近日风气日开，士崇新学，词林郎署，愿就同文馆肄业者，颇不乏人。外间各省书院，亦多有斟酌时宜，于肄业经古以外，增加算学制造诸课者。臣衙门于去年十二月议复，御史陈其璋推广学堂奏内，请旨飭下沿海将军督抚，于已设学堂者量为展拓，未设学堂者择要仿行，听令官绅集资奏明办理。亦即该侍郎所谓推广学校励人才而资御侮之意。业经奉旨通行各省遵办在案。如内地各府县绅耆，闻风向慕，自可由督抚酌拟办法，或就原有书院，量加程课，或另建书院肄业专门。果使业有可观，三年后由督抚奏明该衙门，再行议定章程，请旨考试录用，以昭激励。其藏书楼、仪器院、译书馆三节，均可于新立学堂中兼举并行。西人报例，有专话时务者，有专谈艺学者。时务之报，译者尚多，艺学之报，译者寥寥，而为用甚广，亦不妨令学堂中选择译之，以收知新之助。凡此皆朝廷所乐为鼓舞，惟在地方官之劝导有方。而兴学校以嘉惠士林，要仍视人士之乐于向学。若地方自安僻固，无意讲求，虽加提倡，固亦无益也。

该侍郎所请，选派游历一节，与臣衙门奏派同文馆学生出洋学习所议章程，大意略同。游历诚多多益善，而过多又虑经费之难支。应请嗣后游历诸学生，由学堂选派者，即由学堂筹给资斧。由商局选派者，即由商局筹给资斧。出洋时仍由督抚给与文凭，到洋后仍由出使大臣一体照料。推广之中，仍存限制，庶几事无窒碍，可以经久长行。

以上各节，均系就臣衙门奏定成案，量与扩充。如蒙俞允，恭俟命下，即由臣衙门通行各省，责令实力奉行，以期得收实效。至该侍郎所请于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应请旨飭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所有臣衙门遵议缘由，理合恭摺具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高凤谦○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

有声音而后有言语，有言语而后有文字。然五方之声音，长短高下清浊疾徐，既万有不齐；言语文字即因以俱异。有王者起，患天下之不一，以同文为先。于是读书之士，挟方寸之简，上下千年，纵横万里，无所不可通。夫而后中国之文字汇于一。其环中国而处者，如日本、朝鲜各邦，虽用中国之文字，犹不能无所异同。况泰西远绝数万里，千岁未通者耶？互市以来，天下竞尚西学，竞习西文。然而音义诡异，则学之难也。教授乏人，则师之难也。由官设学

，则周遍之难也。由民自学，则经费之难也。文义深远，则成功之难也。国不一国，则兼通之难也。惟以译书济之，则任其难者；不过数十人，而受其益才，将千万人而未已。

泰西有用之书，至蕃至备。大约不出格致政事两途。格致之学，近人犹知讲求。制造局所译，多半此类。而政事之书，则鲜有留心。译者亦少。盖中国之人，震于格致之难，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为吾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学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固不专在格致也。况格致之学，各有附隶。非制造之人不能学。即学之亦无所用。且需仪器以资考验，非徒据纸上之空谈。若夫政事之书，剖析事理，议论时政，苟通汉文者，无不能学。果能悉力考求各国政事之得失，兵力之强弱，邦交之合离，俗尚之同异，何国当亲，何国当疏，何事足以法，何事足以戒，无不了了于胸中，遇有交涉之事，办理较有把握。即欲兴一新治，亦不至事事仰鼻息于人，或反为愚弄。此翻译政事之书所以较之格致为尤切也。

译书之要有二：一曰辨名物。泰西之于中国，亘古不相往来。即一器一物之微，亦各自为风气。有泰西所有，中国所无者。有中国所有，泰西所无者。有中西俱有，而为用各异者。至名号则绝无相通。译者不能知其详，以意为之名。往往同此一物，二书名异。且其物为中国所本有者，亦不能举中国之名以实之。更有好更新名，强附文义，以为博通。令人耳目炫乱，不知所从。宜将泰西所有之物，如六十四原质之类，及一切日用常物，一一考据。其于中国所有者，以中名名之，中国所无者，则遍考已译之书，择其通用者用之。其并未见于译书者，则酌度其物之原质，与其功用，而别为一名。凡泰西所用之物，用中字西字详细胪列，刊为一书，颁布通行。后之译者，以此为准，不得更改。其他权衡度量，国各不同，亦宜定为一表。如英磅合中权若干，法迈合中尺若干，详为条举，以附前书之后。

一曰谐声音。名物制度，有义可寻，虽有异同，犹可稽考。地名人名，有音无义，尤为混杂。西人语言，佶屈聱牙，急读为一音，缓读为二三音。且齐人译之为齐音，楚人译之为楚音。故同一名也，百人译之而百异。即一人译之，而前后或互异。《瀛寰志略》中所载国名之歧，多至不可纪极。宜将罗马字母编为一书，自一字至十数字，按字排列，注以中音。外国用英语为主。以前此译书，多用英文也。中国以京音为主，以天下所通行也。自兹以后，无论以中译西，以西译中，皆视此为本，即一二音不尽符合，不得擅改，以归划一。此书若成，可与名物之书相辅而行。译者读者，俱有所据。若将此二书呈之译署，请旨颁行，飭令各省译局及私家撰述一体遵照，尤为利便。此二者，译书之根本也。若译书之人，必兼通中西文而后。可其有专精西文者，可以文士辅

之。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必使所译之书，质而不流于俗；博而不伤于诞，文义可观，又无失原书之意。庶亦牖人心，开风气之一助也夫。

☆汪康年○中国自强策（上）

事至今日，危迫极矣，挫于倭，迫于俄，侮辱于英，教案蜂起，回匪蠢动，兵变民变之事，不一而足。而瓜分中国之说，西报屡载之，西人屡言之，虽至愚之人，亦知其殆。然而庙堂无定策，中外无定议，旧弊未一除，新猷未一布，则非安于不为，即以为无策也。夫安于不为，则无论矣，以为无策，则未然也。夫中国在今日，犹以一羊处群虎之交，曾不足以累其爪牙。然而不遽动者，群雄角力，未有所归，故艰于发难。又无端戕人命，败商务，又西人所不欲为。故犹迟回以待之。我苟能自振，则西人之于我，亦犹其于日本耳。惟我永不自振，则彼惟恐为人所得，必将争先以取之。然则我国振兴之政，不于今日，则无及矣。夫中国利之宜兴，弊之宜除，谁不知之。而卒为定论者，盖食于弊者太多，则必多为之说以乱之，多出其途以挠之。盖非不明不强之患，而由于权无所归，则无人焉，为发光与力之地也。

夫国朝承明之后，愆于擅权朋党之祸，故执政之臣，名曰军机大臣。人多而权不一，但能唯诺于上前，而不能坚持其意也。但能恭拟谕旨，而不能自发号令也。然则苟欲聚其权，以办庶务，舍立相莫由矣。顾今日而骤然立相，窃恐但有牵掣阻碍之苦，而无行权决策之效，则非先立议院不可矣。或曰：立相则不免擅权之虑，开议院则权在下，且散而不合，徒滋论议，于事非便。不知有议院以与相相持，则相不能擅权。议院之人多矣，且有议事举人之权，而无行事之权，虽在下何病？又议院论虽不一，西例必择其多者从之，何嚣杂之患？且凡事初行，必多漏略，要在随时审正耳。若其成规，则西人之议院章程，可择而行也。

至于开办维新之政，则有三大端焉。一曰齐天下之论。今天下之论，至不一矣，政府不择而用之，或朝暮更易，或南北互异，必当论定一格，以便施行。一曰慰天下及各国之望。维新之政，中国望之，不应则离，西国望之，不应则侮。宜明诏天下，以舍旧从新之故，而与各国立力保太平之约，并方便予以权利，且聘其贤豪，与之参定法制，则中外始有更新之望矣。三曰安天下官吏士兵之心。维新政行，则宗室旗丁，冗员士人，胥吏军士，皆有失所之虑。始而以言语相煽惑，继而以全力相阻挠。宜预筹安插之法。宗室旗丁除作当官兵外，或予以利益，或弛其禁防，新改立之官，除总理之人，必拔用能者，其余仍以旧官依班叙补。学校新设，必十年方能选用。则从前士人在十年之内，仍可补官。胥吏军士汰剩者，可补充诸役。如此则各人无失业之忧，即新政无阻挠之患矣。然此但言开办之大要，而未及其所行之事也。

○中国自强策（中）

中国自古独立于亚洲之中，而其外皆蛮夷视之。素以君权为主，务以保世滋大力宗旨。故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开拓扩充之意。君恐臣之侵其权，故不使之有纤毫之权。恐臣下之结党，故务散其党，牵制之使不得行其志，锢蔽之使不得极其聪，以天命怵之，以鬼神惧之。臣下承之以诋谤为能，以敷衍为工，以趋避谄卸为巧。其于民也，但以压制欺吓为事，无复有诚意以相孚。故吏习于弊混，民安于刁玩，士成于陋劣，兵贯于哗溃。其齐民皆以闭户不与外事为秘策，以积财遗子孙为得计。故上下之大弊不出四事，曰询私，曰恶直，曰崇虚，曰耽逸。循习至久，全国之民，皆失自主之权，无相为之心。上下隔绝，彼此相离，民视君父如陌路，视同国若途人。夫民之弱与离，君所欲也，积至今数千年，乃受其大祸。

然则至今日，而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相角，亦惟曰复民权，崇公理而已。其于官也，汰冗职，删仪官，使官各有事。其教人也，必使为有用之学，毋误用其聪明。其选人也，必使以所学为其官，毋使用非所学。其升补也，必依其本职，毋使朝此而夕彼。其用人也，厚其禄，过则责，故则斥，勤奋则升迁，而递加其俸，终世无失业之虞。其定律也，依罪为断，必求可行，无虚设之律，无难行之例。其罪人也，访缉密而治之宽。其讫罪也，稽罪而尽其辞。其取于民也，各以其资占悦，毋倒置，毋苛索。其理财也，使财归实用，毋糜于虚文，毋漏于中饱。昔之重文而轻武者，今必使文武并重。昔之优文士而轻吏治者，今必以吏事为急。汰繁重以求其速捷，去虚文以责其实效。删矫诬不实之谈，斥虚伪无理之事。尚创作而贱安闲，尚改变而贱守常。以能开利源为能，以能加新学为忧。民性必求其宣达，士气必求其振奋。昔之不使民与国事者，今必与之共治。昔之使民安于愚弱者，今必使之极其明。务使内之权力，在在足与外人相抵。夫如是或可侥幸与各国相持。然此但言其治道宗旨所在，而未言办法之实也。

○中国自强策（下）

请实言办理之法。今使上赫然下明诏，告天下以力图自振之故，而使士民之明秀者互相举为议员，使至京入议院，而使中外大员，自三品以上，俱入上议院。议院既立，则立相以总内外之务，立户部以掌财用之出入，立刑部以掌天下之狱讼及巡捕之事，立商部以兴商贾并掌税则，及考察工作物产之事，立农部以教种植，立外部以理交涉之事，立兵部以掌兵事，立工部以掌营造之事，立邮政部以理道路河渠轮车，轮船、邮政之事，立民部以掌各处地方之事。立海部以掌海军之事，立教部以掌学校之事。俟议员举定相臣，则由相臣自择用诸部大臣，及各省之长。大臣及长，又各举其属，而皆决于议院。十年之后

，则议员及各官，皆取于学校。如西国之法，设吏治局于京师，征天下贤能之吏，使学习治法，而分派之于各省，以教诸地方官。十年之后，亦皆取之学校。各省提镇选于兵部，而提镇又递选其属。十年之后，始取之水陆武备学堂。外部及出使大臣，必取精西文，通西事者。十年之后，始取之师范学堂。

宰相与各大臣既举定，则遣使与各国立力保亚洲太平之约，而大改上下内外之体制，务从简易，悉去趋跄拜跪之节。复立宪报馆，凡新政改革之意，及中外交涉之故悉载之，各种振兴之政，乘时并举。且捐纳停，冗员裁，调济安插之途废，资格班次之说止。既无无事之官，复无无官之事。局中之人，可因官以展其才，局外之才，可因事以责其效，则职无不举矣。一事一官，既无旁贷之方，一官一事，又无从脞之虑，则人勤于职矣。在事之人，有治事之权，事外之人，有监察之权，而又有议员以钳制之，有日报以举发之，则官邪息矣。厚俸禄而革陋规。入官之日，予以装钱，辞官之日，予以恩俸，或给终身，或逮子孙。办公有费，登程有资，则人兴于廉矣。改衙署之制，速咨禀之法，汰应酬之烦，删迎送之礼，则官敏于事，勤于察矣。省府州县各设议员，以与官相抵，官不能专其事，则民困苏矣。

因其事以投之官，因其官以为之学，因其学以定所取。入官之后，非罪不斥，心不枉耗，才不处糜，人无失所，官不易方，则人知专所学矣。取士多途，学堂遍设，由都会以及州县，由州县以逮乡闾，人无废才，才无滞用，则人劝于学矣。厘定文字，使归浅近，多撰教化之书，使人易晓，而遍设义塾教堂，以教齐民，则寻常之人，皆可读书明理矣。凡刊刻书籍，由官准驳，其使用者，准其专利，则要用之书，不日可得矣。严户口之册，定乡里之制，产业先死，婚姻必注，零户必禁。城镇无杂处之虞，乡里无散居之虑，而又遍设巡捕，并设包探，则逋逃清，邪民无所匿矣。律法从平，无有偏颇。重则绞杀，轻则禁罚，则罪易办，而情易得矣。刑官治狱，不兼他事，复有会审，以察其虚诬，有律师以伸其说辨，无刑求之苦，无拖累之患，则枉滥息矣。吏皆有禄，役皆受缗，既无藉口之资，即无婪贿之弊。如此则狱讼易矣。有不率教者，辄禁锢终身。动其羞耻，严其禁防，则人耻于为非矣。

平道路，浚江河，开铁轨，通电报，招商以成之，借债以足之。且路灯，自来水，在在设立，使往来便捷，消息灵通，则用兵赈灾，经商行旅便矣。矿务开，银行设，然后铸金银铜三等之币，齐其轻重，又制钞票，而禁兑换银钱之店，以便通行，使税饷出入，一律行用。三年之后，度新币已足，则悉禁旧钱，则钱法行，而人便于用矣。制钞币，立银行，正税则，严中饱，则国用可足矣。立商部，定商制，严赔偿之法，定骗诈之条，除厘税之苛，捷水陆之途，考求各国之物产，察勘各地之工作，内江外海，准行轮船，能纠合公司者奖

之，商之成本重者许其专利，则商劝矣。能效法泰西制造各物者赏之，并许专利，能以新法制器者，给以功牌，则工劝矣。税以资算，富重而贫轻，税以息计，商多而农少，蓄泄有资，种植有法，则民劝于田亩矣。停无用之武试，开水陆学堂，令凡能武事者，不与齐民齿，则人竞于武矣。精选而厚其饷，严教而重其防，老休则廩以终身，战死则恤其子孙，则兵皆能战，而平时不敢滋事矣。防兵周于水陆，兵将悉由考试，定平时遣调之法，则兵强矣。

☆吴恒炜○知新报缘起

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此古今之达忧，天下之大患也。吾尝披藻火，佩明月，抱韶乐，怀金玉，游于无明之邦，临于不闻之乡，登于反舌之场。为之夸色，若则默然勿睹也；为之奏声，若则隆隆然勿听也；为之敷言，若则漠然勿辨也；岂不痛甚矣哉！虽然病一人耳犹可言也，病一家耳犹可言也，病一邑病一方犹可言也，若胥古今之远，疆域之广，帝王之尊，士夫之贵，工商之庶，渔农之盛，妇女之众，苗豸童之伙，普天下血气之伦，而一一中盲聋哑之毒，岂可言哉！嗟乎！享其灾，而乐其殃者，今中国四万万人是也。

古之人有在于是者。周严监访之刑，秦苛偶语之令。严关而守，固自得矣，卒不免田园故宫囚虏孙子。遂至师师圆首，惨遭殃鱼之灾，苍苍海隅，同受崩檣之痛，为天下发指，后世一笑者，岂偶然哉！是故眼目不明，口耳不灵，则木强之人也；情意不孚，箴讽不闻，则寄生之君也；声气不辟，时势不谙，则闭化之民也；因华不通，中外不审，则缀疣之国也。今日之中国殆类之矣。盍亦反其本矣。

然犹曰：此周秦之前事，非今日之所患也。请试言其近者。英之据港也，禁商会矣，是奴之也。法之灭安南也，征口税矣，是贩之也。俄之挟高丽也，持太阿矣，是仆之也。此外而暹罗，而琉球，而南洋诸岛，固中国之旧藩也，相继比肩而去矣。此皆吾党之所闻知，天下之所目击也。夫为奴为贩为仆，人情所不愿也，然无一二得脱焉，彼慧我盲之，彼聪我聋之，彼敏我哑之也。彼将伪为是以诡我，使我奋心并力而为之，世世子孙勿相去也。亦既为之矣，彼且谀我焉。我且自誉焉，岌岌乎递瓜代之时，杌杌乎处第及之势者，是不可为之寒心哉！今不早图，病将不起，求为盲聋哑，直不可得。孔子曰：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今此之病，中国自取之也。

夫中国其度温带，其土腴厚，其氓聪秀，其教美备。数千年来轩项之治，放华之化，素王之学，儒术之懿，份份郁郁，熙熙敖敖，固神明之伦也。其土地固非西比里葛逻巴之荒壤比也，其种族固非亚非利加昆斯阑得之野人比也，其开辟最古，固非美州之新国也，其形势巩合，固非欧州之离漫也，其聪明睿知

，固非屈法、德、英美诸儒之下也。所积既厚，所借既众，使振而刮之，更而张之，内则有自主之权，外则成合纵之势，终则进大同之治，致大平之化，于焉且登慧土，游聪城，嬉敏国矣。纵不能是，庸昔瞽焉，隆焉喑焉，乐趋污晦蔽塞之恶途，忍为懵昧暗默之一民哉！人虽下愚，必艴然不屑为也。吾有知其不然矣。然坐是不慧不聪不敏者何也？

日曜相丽，所以彰其明也；雷电相章，所以昭其声也；气浪相嘘，所以宣其言也。人之生生灏气之中，咄咄造化之域，受灵于天，流形于地也，固无异也。眼目口耳，固自若也。同是眼目口耳耳，存之则强，亡之则弱，直须时耳。使今有人焉，乘冯冯之虚，登录录之场，悬千金号于众曰：吾请今为斗盲之戏。表一木于其中，使盲者右其西，而不盲者左其东，鼓而前，钲而退，一牛为度，胜者与千金，盲胜者倍焉。由此观之，不待交绥，可决其必败矣。何也？理势相背也。我虽内之有父母之亲，妻孥之昵，昆弟之谊，宗族之戚，外之朋友之游，师徒之接，宾主之欢，蛮貊之交，上之阴阳之奥，造化之微，人物之理，古今之蹟，下之学术之原，政治之要，中外之情，存亡之运，以迄宫室舟舆，衣裘什器之名，兴居饮啄喜笑哀乐之故，皆冥焉若囚，懵焉若仇，俯焉若伛，莽莽无所闻所见所言也。而彼所困者，为之合群立约，集款开会馆，图演说，延医构器，萃天下眼目之众，竭万民耳目之能，无不剖之剔之，啖之犁之，毅然务三病之尽去。出而窥我，此彼之所以强，而我之所以弱也。一身一家一邑一方且然矣，况举环球数十雄国，五州千数兆人群，剽锐精悍，浚给迅办，不盲不聋不哑之众，驰驱我不慧不聪不敏之国，蹂躏我不见不闻不言之民者乎！斯时也，彼将穷我所困者甚而愚之，吾虽屈伸扶伏崩角碎首，乞除盲聋哑不可得矣，岂不哀哉！人虽至愚，必不屑为也。然坐是不免于盲聋哑者，又何也？岩壑之渺也，沃沮之沉也，蟠沙之漠也，炎瘴之阴也，苔艾芜蔚，菁葱芬荫，挺拔枝蔓于其上，而斤钺斫凿之，苦不免于堯者，何也？鹏、鹄、鸕、鸿、雁、鹰、隼鸣鸣徊翔于其中，而弹矢罗网之害，不免于禽者何也？猛虎、庞驼、暴狼、巨象、恶蛇、毒蟒、鯤、鲸、鳄、鰕，蹄迹窟穴于其下，而椎槛之痛，饵罟之患，不免于佃人渔人者何也？无知也。无知则愚，愚则盲，则聋，则哑，则虽有剥削之惨，无从而诉，虽遭割宰之痛，无从而听，虽受酝俎之辱，无从而觉，即有助者，不能拘也。人三才之美，五行之秀，百物之灵，万类之长也，固不慧不聪不敏若是，其去草木禽兽鱼介者无几耳！此有志之儒，抗愤之士，所以撼膺呕心，太息而长涕也。然人坐是不闻不见不言者，则又何也？不通故也。

穷山隆隆，阻水溶溶，兽蹄鸟迹，交错厥中。一里五里，蛮蛮异风，行人断绝，亘世不通，土司之故国也。涂径绵梗，行路蹇焉，回川阻深，涉津苦焉。

智者知其然也，坦其津途而车马之，则一瞬可至也；疏其渊源而舟楫之，则千里可达也。智者犹虑其塞，恶其缓也，制为铁路以迅之，作为轮船以济之，则万里之人，可半日而遇也，则四方之贡，可踵足而集也。是俄之筑西卑里铁路也，由中至英直七日之程矣。法之开辟苏彝士运河也，由欧至亚，省二万里之路矣。此无他焉，道路通故也。道路不通，将有鬻山之名，不免愚溪之诮矣。是苗犛童之俗，土司之国也，如之何以尧舜禹文之旧都，诗书礼乐之儒国而法彼也？由斯观之，道路通之，其福如此，道路塞之，其祸如彼，况于人乎？

呜呼？瞽癡喑哑，先王谓之无告，天下谓之一民，此仁者所当矜悯，而加察之，收恤而调护之也。人生何幸，而有此不幸，斯亦已矣。不道之徒，又从蓄而货之，少者千百，多者亿万，多者兆万，其至多者，乃至数十兆数百兆万，一一重征之，供其般淫，供其挥霍，不足则朝货一焉，不足则夕货一焉，不足则今日货一，明日货一焉，又不足则尽货之而不悔，务饱其欲乃止。以为是非吾之骨肉，非吾之子孙，绝不有恻也。然骨月子孙亦将卒不免也。不宁惟是，父兄子弟师徒亲友，且相卒罗致，转徒贩粥于欧美诸国，以货利焉，日久盈溢且遭摈绝。呜呼，岂不痛哉！不通之病，有如此。

慈父之于子也，无不爱焉，友兄之于弟也，无不爱焉。痛矣痾痒，无不调治焉，起居出入，无不提携焉。逮其少长，其父兄且誉人曰：若子若弟，将为吾门之阿东，我家之汝南也。于是求聘天下之达人，明敏辨悟有道术者为之师，为之傅，日与子弟共晨夕以教导之，启悟之，使求通也。子弟日见通事，闻通言，谈通议，前后左右，罔非通人也。比及少壮，使游通域，交通士，所接所寓，罔非通也，所行所止，罔非通也。迟之一年，迟之三年，迟之五年十年，虽欲不通，弗能得矣。是由置身火车之上而发电焉，不能不速也；顿足飞船之中，而鼓轮焉，不能不捷也，否则塞矣。何也？教之者非其人，而求之者非其道也。是由骑牛而渡昆仑，航楫而浮渤海，不能一日至也。一家之于子弟，尚犹如此，况君之于民，民之于国乎？不求所以通，则民非其民，国非其国也。今不可不察也。

不审鹿马，不谙麦菽，不辨黑白，不明分寸，性质壅蔽，固不过矣，吾犹不为大惧也。雕槩其颅，系挚其腰，钳穿其耳，缚束其趾，血脉凝滞，固不通矣，吾犹不为大惧也。侷于帖括，瘁于册页，优于词歌，奴于刀石，非谓通乎？仆于声音，困于笺传，皂于金石，厮于章句，非谓通乎？徒于簿书，胥于资限，利于旧规，固于成制，非谓通乎？人且哓哓然，谓是可通于政，政学何以不举？谓是可通于教，教学何以不隆？举凡医学、图学、星学、地学、地学、使学、礼学、机器、格致诸学何以不精？何以不成？吁！通其古，而塞其今，通其习，而塞其变，将以求慧，求聪，求敏，适以求盲，求聋，求哑也。以

此求通，何异废大章而犹奏土鼓，居朱明而不释重裘。圆枘而方其凿，北辕而南其辙也，岂不悖哉！岂不惧哉！

智者窥累于未坠，保危于未亡，是以徙薪之忧，履冰之戒，践聋之惧，捧龟之叹，罔不夙夜而敬忌，旦暮而悚惕，戚戚焉自弃于蔽也。天下大势，方倒悬矣，一人纆引之，十人从而掣之，十人轩之，百人从而辄之，百人轧之，千人从而焚之，千人冶之，万人从而搏之，务尽闭天下之目，塞天下之耳，钳天下之口，使屈颈折膝，俯头就命，驯不我逆，恋不我背，而后快于心焉。然潜渊无珠，蛟人不采，童山无木，樵者不禁。是以严壑佳丽，硕人为之息心；花鸟鸣春，行路为之玩志，得忘所存，苦乐所系也。是故惧人之议，其后相提携而去之，为之粲其绣，丰其钟鼎，其金石，瑰其珠玉，羨其仓，晕其闾，淫其声乐，俊其仆妾，以招携绥来之，苟有利其私便其情而已，他非有所爱顾也。天下之人，闻其风而说之，莫不悬揣奔走。挟天下之大，聚天下之众，劝其父兄，率其子弟，励其戚友。自童而长，自长而壮，自壮而老，少而习焉，长而安焉，乐为盲为聋为哑，争起而俱应焉。投骨于地，众狗争之；投饵于渊，众鱼争之。标之愈高，束之愈狭，驱之愈促，争之愈力。于是隳肝呕心，焦精弊思，昼夜不休，寝食不息。瘁不通之力，耗不通之气，研不通之业，炫不通之誉，且不知手之足之，舞之蹈之，忘乎为盲为聋为哑也。且以为是未足三者之量，未竟三者之功，弟子虽饥，不容少懈也。登垄断者，临尊御卑，因利乘便，早以其脑握其吭，抚其背断其臂，从而鞭撻之，驱驰之，束缚阖辟之，进退而贵贱之，生死而荣辱之。槛击之牛，圈笠之豕，唯唯受命耳。于是逐臭效颦之风畅，长眉高髻之俗成矣。彼岂不盼左顾右，叫后呼前，自鸣得意哉！愚一国矣，环中诸国，术安施而盲聋哑之哉！

龙之角于渊也，虎之斗于山也，鼠之战于堂也，鹄之格于林也，扬沉风涛，蹴踏云雾，弱者固败，强者固胜矣。庸知捕者张其弧，施其众，牙其牟，曳其刀，即从掩其后乎？主人诚安矣，上之无畏，下之无怖，北其宫，而朝委裘，夕偃息焉，东其闾而兵盲者焉，西其户而钥以聋者焉，南其室而暗以哑者焉，白云金汤之固，不朽之业，与人无患，与世无争也。山积厚宝者，玉人为之震颜，厨具八珍者，庖人为之染指。遇室于途，登徒不逃目；锄金于野，华歆不释手。慢藏为海盜之券，卧榻妒邻夫之馘。一旦无道，而有力者如乔跖之伦，炊熄尘泥，风起烟浪，揭竿制梃，曲拳锯牙，呼啸而来。铤其闾，破其户，火其室，潜其宫。辕辙于其域，而笙鼓于其中。势必敛其重器，蕴其輿橐而后去。守者逮焉，相顾多々，相望荏荏，病莫能救也。倒悬如此，岂非自贻伊阻哉！非徒倒悬已也，又苦溃裂。无他，故愚焉而已耳，不通而已耳。

曰越，曰暹，曰緬，曰韩，曰波兰，曰波斯，曰阿刺伯、阿富汗、俾路芝、麻达加诸国，无论矣。亚非利加宇宙之大洲也，澳大利亚海外之巨岛也。印度、土耳其亚洲之旧都，回部之雄国也。始则其教术非不强大也，治化非不隆茂也，令望非不赫濯也，其版图之广，非不逮中国，且敌欧洲也，其户籍之众，非不及中国且逾欧洲也，黯黯惨惨，蒙蒙茫茫，瞬息百年间，若君若臣，若士若民，相跼踵接，为怀、愍，为徽、钦，为张、孔，为朱、郑，为舆台，为僮妾，为象驼，为犬羊，垢面蓬髻，柔项揉首于欧洲独夫民贼者，不开民智也。民智之开，彼印土之君若臣，非不自知也。然语开铁路，则塞之也；语行轮船，则塞之也；语尽地利，则塞之也；语联外交，则塞之也；语改官制，则塞之也；语变科举，则塞之也；语设教会，则塞之也；语立学堂，则塞之也；语采新法，革旧习，则塞之也。举凡著一书，撰一说，立一义，举一事，有益民智者，则无不塞之也。此何故也？岂独性异人哉！恶夫我独而民众，我愚而民智。将不为我役也，宁甘心为他人役，誓不使民役我也。且庸知之智，有补于国何如也？且庸知压之愈力，其智愈出，抑之愈严，其智愈广，摧之缚之愈固，其智愈锐而强。驯至事变一动，孑婴临轶道之灾，夏桀蹈夏台之悔，民乃袖手谈笑，莫之授救焉。夫父母之邦，桑梓之国，生死在焉，岂有咏葛丧，诵来苏，为父师抱器之奔，报牧野倒戈之效哉！不得已也。曷不观台湾乎？此不通之大祸也。

欧强于北也，美富于西也，日振于东也，人慑其廉甲兵，迅舟舆，速置邮，奇技能矣，非也。人震其精贸迁，阜货贿，饶盐铁，蕃农牧矣，非也。此由后之效，非由今之急也。诸国之兴，道有急于是者，开民智也。欧洲尝残削于罗马矣，美洲尝并弱于英法矣，日本尝迫挟于三国矣。其危坠险殆，固与今日之土耳其、非洲、印度等也。大创以后，乃始知强弱之不相敌也，仁暴之不相胜也，文野之不相抗也，智愚之不相衡也。于是恍然若思，曝然若觉，毅然举平日愚民之情，愚民之术，愚民之具，愚民之禁，相与感泣流涕，荡涤而扫除之。萃天下之士庶，合天下之大众，注其精神，鼓其血气，决其壅焉，拔其滞焉，刮其蔽焉，始获今日之富强，振百年之国威也。向使诸国守此不变，今虽以残亡可也。此通之大福也。

由前而谈，土印诸国，塞之其祸如此。由后而谈，欧美诸国，通之其福如彼，二者诚中国之鹄哉。夫祸福自求，前覆作后车之傲；舍从惟大，乐取博他人之美。灵王胡服，赵国以强；单于用汉法，匈奴以大。金人禁学南装，《春秋》恶用彝礼。

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在择取舍审而已。嗟乎！明太祖者，我孔子之罪夫，中国之蝥贼也。禁著私书，禁谈国事，禁止直言，禁倡清议，妄兴文

字之大狱且百余人，钳以祖庙之成规且三百载。诡其名实，阳托圣门。距杨辟墨之议，恶其害己，阴行秦皇焚书坑儒之诈。读史者感怒其卤莽灭裂，而不知其心术之叵测，为大可惧也。于是宗旨既谬，是非大淆。濮土桑间，明堂杂奏。夜光鱼目，后车紊色。唯诺相嘘，荡成风气。泄沓相竞，孳其谬种。逮至国朝纪昀之徒，从其风而扇之，鼓其浪而扬之，海内学士大夫又从而加谏焉，钳其口舌，囚其手足，沁沁焉甘为奴隶，而莫敢侮。直至今日，士气益衰，民风益靡矣。道咸以来，迭经营大创，同光以后，渐移民俗。然中国变法垂三十年，海军兴矣，船厂设矣，电线杆矣，车道筑矣，山矿采矣，租界开矣，钱币铸矣，图书译矣。制造之厂，招商之局，同文之馆，格致之院，罔不办矣。公使之职，翻译之员，领事之官，教习之聘，罔不举矣，其仿西法，而图中兴，与日本同。然甲午之役，军师，要害失，韩藩亡，台岛弃，巨款偿，口岸割，卒赧然见弱于日本者，何也？日本求通之道胜，中国求通之道失也。处今之时，当今之势，通之之道，将如何？悖今而复古，则有执礼误民之灾；废中而遵西，则有用彝变夏之谤。开议院，则势涣而滋乱；倡教会，则道高而难成；广学堂，则费重而莫举；扩善社，则事庞而效浅；编部曲，则谣杂而近俚；演传奇，则意谄而恶陈；通翻译，则力薄而缓时；穷游历，则势孤而伤费。此由后之效，非由今之急也。今虽欲求通，杳不可得也。且也天下至大，人民至众，官萃于朝，兵萃于行，士萃于庠，农萃于乡，工萃于坊，商萃于场，舟车不常，家室无方，孰能不胫而骧，不翼而翔，一一口之舌之，扬之张之哉？若夫收已涣之精神，不特合众，省诵读之日力，无事闭门，可讵古今，可审中外，可瞻风俗，可察物理，可谙时变，可稽敌情，可新学术，可强智慧。茹其新，吐其陈，嗇其直，丰其益，不蹴户域，而眼目口耳，罔不通焉者，非无其道也。

先王知其然也，道人徇路，木铎有权。太史采风，轶轩远使。《诗》之风雅，审民俗之情；《周官》诵方，察四国之慝。唐宋以降，滥觞于邸抄，嘉庆以来，创始为报馆。名曰新闻，从风披扇文章，并述政俗攸存。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流传，补乡校于未备，见闻通畅穷宇内之大观。至若外国农务、商业、天文、地学、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竞标宗旨，习其业者，随而购阅，发有新义，即刊报章。耳目咸通，心思愈扩，无阂民情，有裨政教。朝夕可达，均邮电之捷。闻见相助，同赛会之益。是以欧美两洲类分二千三百余种，欧洲诸国，日售千四百余万张。且日本国报，有报王之称，瑞士开会，敦嘉客之请，可谓隆矣！诸盛强新闻报之力也。

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通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故国愈强，其设报之数必愈博，译报

之事必愈详，传报之地必愈远，开报之人必愈众，治报之学必愈精，保报之力必愈大，掌报之权必愈尊，获报之益必愈溥。胥天下之心思知虑，眼目口耳相依与报馆为命，如室家焉。是以英之霸也，《太晤士报》日五六十万，甲海外焉。日之新也，《朝日报》日十五六万，名亚东焉。中国人数号称四百兆，非谓不庶矣，出报之处，乃不逾□□，分报之类，多不逾四十，销报之处不逾十万，阅报之人，不逾百万。顺天为首善之区，而阅报者寡其人，河洛为中原之壤，而传报者窘其步。且旬月之内，从而折阅者有焉，期年之间，从而中止者有焉。且其中十余种为教报，阅外国者，仅百十耳。比而较之，直百万倍之二千人之一。譬犹诸大之微尘，沧海之一滴耳。其去欧美诸邦何霄壤也？且求足以寓。甲午之变，公车上书万八千言千三百人，车声辘辘，震盖中外，古今诸国，所未有也。虽计绌于半途，事遂于不谏，而通塞之运，已渐启矣。京师士夫，于是有强学会之设。今官书局是也。旬月之间，沪上继焉。今《时务报》起重而振之。比及中年，流演海隅，加以江学提倡，湘民于变，鄂省札谕，斯风弥畅，魁哉伟矣！然广厦万间，众擎非一木之任，畛途千里，致远非跬步之劳。孤掌不能独鸣，只轮未能并发。何则群独之势殊，南北之情睽也。况铁路未周，邮政未便乎！夫赠人以言，匪丈夫之登陇，因文见道，喜吾党之有邻。此澳门《知新》之报，所以继上海而应之也。

今维粤省，泰西之孔途，岭南之重镇，中原之外府也。人民之庶，户口之众，商贾之富，市廛之盛，甲他州矣。十余年来，报馆之设，不为少矣，报章之销，不为罕矣。第宗旨既乖，毫厘斯谬。风雅不作，徒取芍药，王道不说，只惭刍蕘。淆变是非，指鹿以为之马，艳说骈至，购椽而遗其珠。徒陷人心，徒隳风化，徒害政术，徒芜教学，徒褻国体而已。勿怪有识者唾秽而尘垢之，至等秉笔政于市侩无行者，相伯仲也。彼且矜然喜以市侩无行自傲也，岂不异哉！嗟乎，不为通之，将以塞之！

诗云：讹言莫惩，书戒无稽。勿听今之作者，无或取焉。《春秋》经世振先王之雅言，百二宝书译环球之近事，异闻必录，不袭王言，百病备陈，无取深讳，倡提圣学，无味本源，采译新书，旁搜杂事，审其技术，穷其新理，则明者势不抱曲学，而愈愚矣。察其土俗，知其形势，则□者势不泥旧章，而解蔽矣。明其律法，谙其机能，强者势不能执成法而振弱矣。三病之祸，亦已祛矣，岂不懿与！虽然以中国人民四百兆之众，内地十八省之大，设报之所宜有二千，分报之类宜有二万，每类之数宜一千，日出之数宜二千万。比而较之，二十人仅有一分，二万人仅购一种。乃中土之广，而沪仅一焉，吾粤之庶，而澳仅一焉。维此晋郑焉依，籍收唇齿之助。知我罪我，分任口舌之谤。其犹一稗一糠之微，一蚊一虻之劳也。思以二三报馆之权力，以变易天下也，吾知势甚

难也。第以孤愤所存，不忘内热，因其行事，托之空言。不议之讥，匪吾所闻，扩而充之，眷怀来者。有志之士，同类之伦，其将奋然兴起，而将伯之乎！中国二千年，将坠之圣教，四百兆日感之生灵，庶有赖耶！余日望之。嗟乎！后有作者，斯义以明，宜立报科，用光斯道，吾党之幸！天下之幸也！

☆钱恂○通商综核表序

约章所载，进口免税等物，初因品物不多，无关税额。又皆彼中日用，无预华人，不予征科，以示曲体远人之至意。詎向之专供旅用者，今则视为利途。非无司关者，稍与争持，而总税务司动加驳斥。商利商税，交受其侵。又若同一纸也，墨也，金银器也，毡毯也，衣服也，蜜饯也，烟叶烟丝也，皆出口有税，进口则免。中外互市，贵取其平，免则均免，税则均税。苟取旧章，而更定之，酌一进出皆税之则，坚持定论，彼必无辞。况我国免税各物，大半为日本税则所不免，何西人于日本则甘于输将，于中国则每形崛强。折而服之，固有词矣。按西例，出口货税，或轻或免，以期畅销土货，重征以遏来源，保我农民，毋侵害农工。未有进口货税，舍已芸人，抑内护外者也。

又阅泾口吴剑华《续罪言》其税务司一条云：江海关之制，既有老关以收商课，又有新关以收洋税，税课总归洋关，而洋税则另用外人掌之，名曰税务司。积各海关之税务司，而辖之以一总税务司，亦用外人。滥觞已久，无有悟其非者，吁！何其悖也！夫创始之时，实以洋人货价，非华人所谙，故不得不借外人之力，以助其成。今日大非然矣，税则既定专条，章程尽人能解，何用碧眼黄发之俦，越俎而代治乎？且既设一总税务以辖之，则凡为税司者，皆自以为不归关道辖治，俨成分庭抗礼之势，辄以细事，动致齟齬。而所用洋人手，类皆袒护洋商，而漠观华商。同为一色之货，竟估二种之价。于是华商怏怏，而控之关道，关道皇皇，而问之税司，税司茫茫，而委之手，率从初议，使纳重税，关道瞠视之，无如何也。于是转贿嘱洋商为护符，而华商之货，皆洋商之货矣。华商既贿托洋商，而货本较重，不增价则本亏，增价而华商之货日滞，洋商之货畅销矣。且广东各口，往来港澳等处，轮船经过关口，必须停锚，俟税关人役，下舱查验。如系西人船主，则无庸候验。何薄于土人，而厚于外人如此？而要皆一务税司阶之厉也。

方今天下洋务日兴，不乏洞明税则，畅晓条规之人。苟使曾任关道者，留心人才，时与税务司考究，选择干员而荐举之，以为税务司之副，责其学习数年。有效则渐裁外人，而使代之。我华人皆知奋勉，次第迭更，不十年而各关皆无他族矣。然税务司，乃总税务司所辖也，不先去其总，则必多方挠阻，而关道终无事权。各税务司必存私心，此议必不能行。彼日本小国耳，昔海关权税，亦用外人，今则悉举而代之以本国官矣。呜呼！何以堂堂中国曾不倭若。以

天下利权，授之外人之手，而使坐长奸利，以笑中国之无材哉。查中外各国，请外人为税务司，监收国税者，只印度中国日本三国而已。印度税捐，以鸦片为最，昔为英商承办，太阿倒持，祸至失国。日本初聘西人协理，今则全换土人，不用西人矣。我中国尚属如故。考各口洋关正税务司三十人，副税务司十余人，代理税务司二人，署税务司又十余人，尚有征税船钞教习三项，分内班外班海班，共有四千三百四十三人。其中华人三千五百七十四人，通西文且在洋关当司事者不乏，何无一操守廉洁者，可升为税务司乎？或谓华人难免舞弊。西人岂得尽善。不观镇海关洋人美生之事乎？如谓华人不尽如西人，何不于其中慎选而用之？又谓选择甚难。然则西人独不须选择，将尽人而贤耶？剑华所论，实获我心。余细考华人之舞弊者，大抵西人俸重足以开销，华人俸轻，不敷缴用。且闻泰西各国无关卡，有纳税印花出卖，运货纳税者，计银若干，即贴若干印花，关卡委员，无中饱病商等弊。聊贡刍言，伏候采纳。

☆镜存子○治标庸言

查厘捐助饷，行之垂四十年，统计各省岁收，共一千二三百多万，而局卡林立，留难需索，委员十居三四，司事十居六七，商民受累滋深。今为严杜中饱，宜重征坐贾，宽恤行商，则捐项既免零星，商人亦自便易。业经户部陈奏，洵为扼要破的之论。今日本订约内地通商，改造土货，于江南浙西数百万厘金，实受其害。此外各省，亦难免牵碍，饷源所系，亟应变计。谓宜统裁水陆局卡，悉除行商厘捐，略师周官廛市之意，妥议章程，于城乡镇市专征坐贾，不事烦苛，俾易遵从。应请先颁恩旨，将米麦杂粮各种名目，查明榜示，永远免捐。而后将小民日用之物，分别从轻，此外酌量加重。无论行栈店铺一切货物，一律输纳，填给捐单。其已由行户捐过之货，批发铺面者，呈验捐单。如分售各铺，由行户报明，另给分单为凭。一经报明，任便出入，并举绅董立商业公所，编号立册。凡有开设，随时登除，无分华洋商人。倘有径向乡城作坊交易者，以偷漏论，照洋关例，拍卖充公。其办运出洋，及转别口，仿用报章运照，并参酌沿江五处章程，先就江南浙西开办，推行各省。以视局卡林立扰累，大相径庭。比之零星抽收数目，必无短绌。且苏杭既行驶轮船，拖带船只字样，俟议商约，势所必然。是洋商轮船拖带货物，只应照关章完税，而不能过卡抽厘。华商轮船，拖带船货，既应遇卡抽厘，又不能不报关纳税。既已报明江海关者，沿途局卡，无能隐匿，不能不据关律抽厘，反不能如向来之减收少报，商困更不堪矣。是水陆局卡之不能不裁，而改征坐贾，亦时势使然也。

罗浮山人曰：致富之道，当与地争利，勿与民争利。当栽培工商，以敌洋货，而杜漏卮，勿搜括税厘，以病民，以自病。既未能如西例免去土货出口之税

，以广利源，凡彼口到此口之货，亦当照洋货税则，一律免厘，庶免华商日鲜。若不设法维持，恐新筑之铁路，及往来内河各轮船，徒为洋商广开利源耳。

☆萧诗言○论中国各税轻出重入之弊

窃惟强兵必先富国，而富国要在筹饷。自发逆扰乱，楚军遂兴，胡文忠公创为抽厘济饷之法，原以救一时之急，而非欲屡世遵行而不变更也。且当时但有洪逆，而夷患未亟，抽中国之税济中国之饷，定中国之乱，公私相安，而大难芟夷，已著其效矣。嗣是厘务相沿，递有加增，百物腾贵，财力因之日绌。逐锥刀之末利，析秋毫其余，所由来者渐矣。苟非变而通之，安在不民穷财尽乎？然此特重所重之一端耳。自海道大通，轮舟麇集，洋商之来我中国者，除英、法、俄、美、德五大国之外，载在和约者，何止数十余国。名为通商，心多覬覦。乃燕台一哄，而子口税定，则入口之洋厘遂轻。我中国出口之货，日有增而无减。盖入口轻，则洋货之销售必多且速，获利亦倍蓰。出口重，则中国之物必迟钝而销售难，即获利亦仅，况更有利无所获，而自亏其本者乎？如是则利归外洋，而中国遂贫，而财益竭矣。

间尝观中外之大势，而知其得失之所在矣。外洋之税，非不轻也，而重于入口。其于土产出口之货，除烟酒害人之物，必加重外，而一切轻之。是轻其所出，而重其所入也。出口轻，则利在商人而民富，入口重则利在公家，而国亦富。且民既富矣，设一旦有大故，亦可进议院而筹民款。故虽有国债，而不失为富强之国。我中国地大物博，顾乃反其道而行之，于以求得志于洋人，固已难矣。

然天下之事，必先自强，不受制于人，而后操纵由我，立法之轻重由我，否则倒持干戈，授人以刃，而欲勉强以冀幸万一，其不至僨事者几希矣！夫所谓自强者何？曰战而已矣。自古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不移之论也。前者中法构兵，刘军奋起，其时洋人闻黑旗胜，则皇然以惧，黑旗败则皇然以喜。何以惧？盖惟恐中国战胜，而商务有变，或无从图利也。知所惧，则知所喜矣。惜乎谅山一役，仅偶胜而遂议和也。设彼时乘胜直前，大加惩创，则彼法人者，震我兵威，抑然屈服，即英美诸国，皆有所慑，而不敢动，然后稍变易旧法，于百货之出入而轻重之，俾利归中国，而无漏卮之患矣。然此时则未可言也。子口税载在和约，洋人坚持其议，则未可以无故而轻动也，亦审矣。再洋人每经营一埠，新加坡、西贡等处，均于入口之货，人物并税，而于他国运入本埠之物，则加重之。我中国入口之货，仅洋药一事，加重倍蓰，尚称得法。他如洋呢洋布百货等物，皆轻而又轻，与出口之茶叶、胡丝、大黄、牛皮事事相反。无惑乎洋货遍天下，而中国且日见其贫弱也。尝怪中国于西洋算学、格致、机汽诸艺，皆欲师其所长，以为自强根本，而于富国之道，反不知讲

求而一加变计，以救贫弱。欲其能自强，而不受制于人也，不亦戛戛乎其难哉！鄙人忧天，姑就所见，笔之于书云。

☆林纾○续司马文正保身说

清议者，亡国之哀吹，而小人矢端之鹄，俎上之也，夫人非其所甚恨而鹄之之，虽盗跖不为。至抉藩发覆，探索幽隐，小人乃无幸而恣其毒矣。伏莽之盗，手白刃决人尸而取其货者，其初无必杀人之心。一号而救者麋至，则必杀之以止救。清议者，其善号而取杀者欤？天下鸣其冤而宫中不知，台谏争其命而执法不赦，狱哭市奠，哀感行路，而瞠若无睹焉。何所仇而至是也？抉藩而唾其匿，发覆而爪其溃，索幽隐而践其蛇虺之宅，求逃所噬，不可得矣。彼养锋而不试，敛智而不发，时有所不利，势有所不可也。危吾言，张吾气，盛吾党，前颠而后踵，既振而复蹈，以万金之躯，市一字之史。无救于国，徒戮其身，此何为者？呜呼，此李杜之所以亡，郭申之所以存也。夫一往无前，利害不计，似郭申易而李杜难。善刀而藏，不为苟试，则郭申难而李杜易。有人夜行经江村，乘北风而吟。甫出口，群獒夺门而嗥。拨石而投，獒来益众。夫一人之吟而獒如是。苟联袂而行，倡和相属，必有愈怪而愈厉者。况又掇石以投，搦其怒而使之必噬乎？高顾之讲学，何罪于崔魏，陈吴之结社，何仇于马阮，而必髡之钳之岸之狱之菹之醢之？然则，处东汉之时，居李杜之位，所以待群小者，如何而可？曰：志在讨贼，才不至焉不可。才足讨贼，权不属焉不可。权属矣而不得其时，据其势，尤不可。郭申智者，故然而行。而文正者，实有鉴于元佑诸公，逆知有章蔡之祸，作为是说以自警。呜呼，吾续是说，吾知所以为郭泰与申屠蟠矣！

○金粟诗龕集序

天下文章之美，非有所幸得也。必其周历世事，详览变故，洞窥乎诗书之源，游览乎著作之庭，而后发而为辞，乃非委巷者之言。渊乎铄乎，始成为至文。然其间之幸而存，广而传，又若有鬼神护持于蒙昧，必使作者之光气，无所漫灭，若珠之不秘于川，玉之不匿于璞焉。唐之李杜王孟，皆屡历兵燹，诗仍流传人间，不能不谓鬼神之无功。

吾乡当嘉道间，陈苇仁太史为老师大儒，持倡闽诗。同时张松寥、林芑溪、郑修楼、许秋史诸先生，造怀指事，各出其磊落慨慷之气。一时旗鼓张于东南。而南台翁薰卿先生，方以诸生伏处林麓，诗名蔚然。与诸先生追逐。时侯官林文忠公、李兰卿观察咸家居。得先生诗，命驾访之茅茨之下。一时惊叹二公为能下士。而先生亦未尝以事干二公也。先生晚年，于诗益邃。虽以松寥之豪恣，不可一世，而先生未尝自屈。先生初师青莲，间出以昌谷之凄艳。近世拘于格调，与务为涩体者，颇引为病。然吾乡欧斋林公，诗雄一时，于先生则盛

加推引。先生遗诗，手定为《金粟如来诗龕集》四卷，藏之欧斋。光绪某年，欧斋火，先生之稿，亦从而烬焉。余太息痛愤于先生之诗之不传。又以造化之心，与诗人乃多所齟齬也。寻晤先生从孙仙孙上舍，亟问先生副本存否？时魏祯甫芝芳司马在座，则先生之从子婿，亦趣问上舍。上舍始出先生手定全稿。余跃起座间，读尽卷余始释。司马言与先生有旧恩，请出资刊之。余为校讎，自丁酉迄戊戌竣。其间诗次略有颠倒者，以稿出先生手定，不敢僭易，悉仍其旧。

呜呼！先生不仕于朝，而姓名又不出里。乃径寸之稿，几复不能自存。吾意天厄诗人，既挫其身，当终昌其诗。已而果得诸上舍家。又有祯甫为剗。先生之诗，其果存矣！而吾不知世之抱幽坠潜，均得有上舍司马其人否？是又诗人之不易为也。

○书杜袭喻繁钦语后

吴人之妇，有绮其衣者，衣数十袭，届时而易之。而特居于盗乡。盗涎而妇弗觉。犹日炫其华绣于丛莽之下。盗遂杀而取之。盗不足论，而吾甚怪此妇知绮其衣而不知所以置其身。夫使托身于荐绅之家，健者门焉，严扃深居，盗恶得取。惟其濒盗居而居炫其装，此其所以死耳。天下有才之士，不犹吴妇之绮其衣乎？托非其人，则与盗邻。盗贪利而嗜杀，故炫能于乱邦，匪有全者。杜袭喻繁钦曰：“子若见能不己，非吾徒也。”钦卒用其言，以免于刘表之祸。呜呼，袭可谓善藏矣。钦亦可谓善听矣。不尔，吾非见其不为吴妇也。

○湖之鱼

林子啜茗于湖滨之肆。丛柳蔽窗、湖水皆黯碧若染。小鱼百数来会其下。戏嚼豆脯唾之，群鱼争喋。然随喋随逝。继而存者三四鱼焉。再唾之。坚缀葑草之上，不食矣。始谓鱼之逝者皆饱也。寻丈之外，水纹攒动，争喋他物如故。余方悟钓者之将下钩，必先投食以引之。鱼图食而并吞钩。久乃知凡下食者皆将有钩矣。然则，名利之藪，独无钩乎？不及其盛下食之时而去之，其能脱钩而逝者几何也？

○析廉

廉者，居官之一事，非能廉遂足尽官也。六计尚廉。汉法吏坐赃者皆不得为吏。鄙意此特用以匡常人。若君子律身，固已廉矣。一日当官，忧君国之忧，不忧其身家之忧，宁静澹泊，斯名真廉。若夫任气以右党，积偏以断国，督下以诱过，劫上以迁权，行固以遂祸，挑敌以市武，民以佐欲，屏忠以文昏，其人日卜市然自直其直以为廉。夫公孙宏、卢杞之廉岂后欤？君子不名之廉者，国贼也。贼幸以廉自冒，劫君绝民，覆国。恶可因其冒廉而宽之！矧若人者，吾又安知其不外糠核而内粱肉也？贪财为贪，贪权贪势尤贪。权势所极

，货由之入。官属者慑之矣，国人者慑之矣。暮夜之事，即知而谁言之。虽其人盛言黜财，而饷之财者，犹将饰之曰义。矧起居酬应，廉不去口，又恶敢不归之以廉？呜呼，载金帛而即豺虎，宁舍人而取金帛乎？则亦谓豺虎为廉乎？然则，劫君绝民覆国之廉，直豺虎耳！吾恐无识方以豺虎为廉，故取而析之。

○黜骄

盛生骄，骄生暗，暗生决。骄暗之人而护之以决，授之柄者必无幸矣。安石明古而不明势，未成而败。商鞅明势而不明祸，既成亦败。安石学邃，商鞅术胜。然肥秦而秦甘其诛，富宋而宋幸其去。骄其学术，显违于人情也。以王商而违人情，犹莫全其身，矧非王商而欲愚聋天下，悉就吾暗，得乎？明者之行决，事后或有所冀。暗者之行决，莫冀矣。富贵者无勋业可也。求勋业以固吾富贵，喜事之小人至矣。匿欲者言义必工，浅谋者论事易动。以其术贡之骄暗，犹试火于枯菅，沃盥于湿壤也。国无政而令骄暗者得行其志，吾属虏矣。

○答周生书

惠书奖借过力，至引王君薇庵、林君述庵事，推仆为古之义士。传闻失实，此则仆所惭愧，不敢遽受，必宜辨白者也。窃谓五伦中，忽有朋友之一伦。戚非兄弟，分则路人。而古人于忧危丧亡之交，冒死捍卫，颇以为过。及仆身被家难，学业不立，朝夜震局，莫省为计。则存问诱掖，摩励磋切，均吾友之力。方悟古人置朋友于五伦中，今果大享其利也。

薇庵王先生，天性孝友，仆与游处二十余年。其夫人躬被兄嫂摧残，先生处之夷然，视兄嫂加笃。仆窥察其意，咸出至诚。因愈加推重。先生亦蓄我如季弟。学问一事，匡奖尤力。先生既死，遗其子女二人。仆私誓将独任其婚嫁。侥幸不负死友之诺。其子元龙，依仆十年，已入邑庠，颇以诗笔惊其长老。距薇庵死之数岁，林述庵亦被疫死于乌麓道院，仆奔哭吊之。举族咸以幼子阿状为托。仆亦如昔之所以处元龙者处之。亦将十年。阿状入庠，与元龙同。其诗笔雄警，不如元龙之遒峭。仆时时告以诗不足为，当求有用之学，造儒者之道。仆之所以为此者，尔时实未计其力之能至与否。即彼二君审仆贫薄，亦未料仆之为能教养其子也。仆之为教为养，并为元龙娶妇，殆天幸使然。亦二子志趣不忍忘其死父，始至于此。究皆五伦中之常事。仆习知其故，不敢自奇。而足下为仆奇之，何也？

且仆尤有惧者，设彼二子骄荒败德，与仆为难，则仆亦不过太息流涕，委诸气数而已。此外尚有何术？推之中兴勋臣，力造区夏，苟无天人合德，亦未必遽成绝大勋业。故君子任事，能归功于天，不惟无祸，亦以养德。矧仆纤介之善，尤何足云！足下重我爱我，遂有逾量之誉。故不敢不辨。暑盛，伏维珍卫

不备。

○赠伍昭太守序

世士之出民亩而第甲科，为之上者，必诏之曰：坚而操，遂而学，去仕也不远矣。久之，荣于时阶进于显密之途，则非循铨资，托引援，未有逾次超秩，用才地以自进者也。西学既入中国，士之获资遣而求业于西者，业成而归。为之上者又必诏之曰：坚而操，遂而学，去仕也不远矣。久之，中馆伴持节之选，及与彼人争岁币，定盟约，则非循铨资，托援引，未有逾次超秩，用才地以自进者也。

嗟夫，嗟夫！太平之常轨，袭之以求祛时屯，此吾友昭伍君之恒不遇欤？伍君强济博辩，于西学匪所不窥，而尤精于律宪交涉之学。初讲艺析津，已而伏处江介三年，与朝贵莫相闻知。庚子，兵祸发于畿辅，国家再宁。持变法之说者，朝野上下，厥声汹汹。时甚宜于伍君矣。顾观伍君方敝裘于于，纵情诙谑，穷搜鸡碑雀录之细，廩为谈资。殆绝口不言西学焉。夫用甲科以图仕，虽不能斗进于资格之轨辙，伏而俟之，犹有遇焉。若西学者，固莫利于贵要之耳目矣，而君又托诙谑以自隐。然则，将听乎讠尧讠尧者乱西学之真，创立祖说，为国凶蠹，令有位者用为西学之诟病？此又不得谓非伍君之责也。天下惟事非所习，必仰其人而修，与待其人而反，苛也。今伍君为学，率整而趣端。整则灼于知乱，端则勇于振违。闻侍郎某君将待君以立教于京师。此伍君得畅其所学之时也。矧吾又昵伍君。天下安有昵其人而犹吝其言者耶？故本其所见者，豫进规于伍君。

○林迪臣太守孤山补梅记

孤山实居西湖之阴。东南面葛岭，水萦之若带焉。余尝放舟入锦带桥，周孤山以出西泠。万树积绿，隐隐见微径。虽斜日掩映，恒苍然若滴。盖岚气蒸变而成为此状也。余三至杭，谒处士公墓，无虑百数。而有典史公为之配。自以为孤山之胜，惟吾林氏得以专之。今守杭者为同郡迪臣先生，又吾林氏者也。

先生治杭得其政，养士得其教，为匹夫匹妇存其利，而先生犹以为旷职而亡功。居则又然若思，废然若忘。而特喜吾处士公能逃名盛世，不以吏职自污。因补梅百株于孤山之麓。既而叹曰：“今日岂吾游观之时哉！顾吾处士隐于是，而吾又宦兹土，蒔梅适以修家之故事。若数年之后，樵苏及之，彼杭人又乌知有太守梅者？”余曰：先生之言，处士之心也。方处士公种梅豢鹤，结庐于兹山，且不有妻子之累，岂复图名。而今之称处士者若昨日。是故为名而隐，号曰充隐，即为名而官，亦决非能官者也。先生守杭三年，政平人和，而萧然恒若无与，岂区区垂意于一梅！吾政恐后人之见梅者，转以思先生之政于无穷也。而先生又焉逃其名？光绪己亥三月，既为图以归先生，并为之记。亦所

以识吾林氏之祥也。

○大学堂师范毕业生纪别图记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京师大学堂师范生五年毕业，将告归。其留者曰新师范生，曰豫备科生，则大戚，以为离其群。约日集行者列广庭，区新旧为曹，尊行者为客，留者为主，三揖。主人读颂词祝客。客亦具答词报主人。礼成，序登广堂，列具筵，主客分曹而坐。今尚书右丞岭南李公，浙西张公，北平袁公，湖北钱公，常州汪公及纾，则位于主客间，若宾价然。堂设高座，主人揖右丞登座为词，励勉行者。于是以次酬答。张公独谓必以图纪其事。曰：纾可。纾乐吾党之盛集。虽不工于画，然亦无敢陈谢。图成，并为之记。曰：

古者以广居集群士，惟汉宋之太学为最盛。汉成帝谓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于是增弟子员亦三千人。宋元丰二年，令太学士立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三百人，上舍百人，综二千四百人。赐缗钱及郡县田租屋课，命曰学费。其盛为唐明所未有。然而有明社事，如娄东金沙，几于门左千人，门右千人，众亦不后于大学。自辛未至辛巳，举天下文武将吏，朝右士夫，胶庠子弟，就娄东门下者几万余人。（姓名俱载金孺人会吊门籍。）然颇务声气，事标榜，遂构复社党籍。而咸非今且所谓大学堂者。大学堂制，盖类古太学。顾太学以其名，而大学堂所治业，则务其实。立表示信。钟动，学者曹进，分科受业，均新旧学。课其殿最，积五年毋旷毋辍，而皆竟其所业以去。呜乎难矣！天下方多事，客我者鳞集吾宇，登堂求噬吾。吾国之士，非资忠履义务学以与之抗挠，势岌岌且弗保。顾不治新学，徒慎守其门宇而将以祛客，客将愈求进而无艺。故国家日励士而盛资其学，即欲以所学淑天下。于是立师范之科。今诸君各怀宿学，归率其乡与州，所责亦滋重矣。纾不学，辱侍诸君之后。感诸君义能爱其曹，并能以奖育后进为己任，即欲进说于诸君，亦莫审为辞。

谨袭昌黎之送石先生者，为诸君祝曰：天下惟有国之人，始伸眉与强者耦。愿诸君诏学者念国，毋安其私。又祝曰：觐成非成，惟力之贞。愿诸君勿以慧钝区学子，慎牖其衷，而本之以诚。又祝曰：愿郡将连帅，勿梗诸君事，各抒其所蕴，播其州。州之秀民，咸悦豫与先生游。又祝曰：振困起懦，惟相与师。师道获昌，善类遂多。愿诸君扶植稚弱，而同进于道。

图既成，广之逾二尺，不能加吾文于其上。别具纸书之。诸君各存诗韵文辞，悉入此卷。浙西张公为之序云。

○尊疑译书图记

夫周秦诸子之为书也，舍扬荀外，其说多与儒者抗挠。当儒书大昌之日，宜诸子之焰，而弗扬，滞且莫申矣。乃能腾出幽屏，而屡动乎理家之目，则其精

神凝固，亦自有其不可没灭于世者欤？吾尝尽取其书读之。顾有纵论人天之际，或但简举其理，若追逐而穷即之，则又未尝明言其所以然。何者？恣一人之神思，独造于幽渺之域，间有所会，则又莫据以自信，因亦无以取信于人，而聪明至此局矣。嗟乎，此盖不母乎名数诸学，故其穷理也无程，范物也鲜度。虽其书能自名于一时，卒莫利于后世之寻绎而推穷也。自吾交几道严子，读其所译斯宾塞氏之《群学》，立巨干而繁出其众枝，无待留闲设难，抑客而伸主也，劫取猎略，炫奇而市博也，揭弊存理，循物取验，其历也有阶，其向也有的，该涉众途，窥微取精；必使举世之人，知所谓群者之果有学也；群之有学，必窥涉乎万理万事，而始获乎群学之实验者也。嗟夫，此而不母诸名数之学，而精其深造之功，又安能综万理万事，而尽得其实实验耶？尊疑老矣，名动乎诸王公相之间，下及海内有志之士，无不识有尊疑者。而又当朝廷勤求新学之时。尊疑宜若尽出其所学，以牖发后进。顾乃柴车野服，往来于京津之间，何其然于世耶？夫其所为学群耳，而人则不能群于士大夫，何也？余方图卜居于浙西山水佳胜之处。尊疑其将以不群于世者群我欤？因为图以进。至尊疑之为喜为慨，余固不之审也。壬寅八月林纾记。

○畏庐记

不烛而行暗，不倡而处独，其人恒鬼之畏。然而遇醉与倦者毋畏也。延吭以俟刃，据镬以受烹，其人恒死之畏。然而悍贼剧盗毋畏也。天下惟鬼与死常足以怖人，而心弗存焉，与亡其心者莅之，恒若无事。然则，无畏之非难，深知所畏，而几于无畏，斯难矣。深知所畏，而几于无畏，事不在变而在常，用不在气而在志。持虚枵之气，矫高厉之节，时命适称其人，亦可以权力君子。不幸者，重名在前，美利在后，乡党誉之，朋友信之，终其身无闻过之日矣。夫据非其有，而重获名美利，乡党誉之，朋友信之，复过不自闻，而竟蹈于败，天下之可畏者，孰大于此！且天下之所谓君子者，亦可权而为之者耶？惟无畏过自治之心，矫厉粉饰，匿瑕护垢，冀以终存其名，不沦而为伪，亦稀矣。处常而不虞，日渍于世俗之论说，初志浸懈而见夺。于是终身常畏人。终身畏人之人，亦非吾所谓深知所畏而几于无畏者尔。余行年四十，检身制行，不足自立。出观乡党朋友之间，间有誉而信者，吾亦甚畏其沦而为伪也。因筑室于龙潭浩然堂之侧，颜曰畏庐，并记以存之。庶几能终身畏，或终身不为伪矣。

○游栖霞紫云洞记

栖霞凡五洞，而紫云最胜。余以光绪己亥四月，同陈吉士及其二子一弟，泛舟至岳坟下，道山径至栖霞禅院止焉。出拜宋辅文侯墓，遂至紫云洞。洞居僧寮右偏，因石势为楼，周以缭垣，约以危栏，据栏下瞩，洞然而深。石级需滑，盘散乃可下。自下仰观，洞壁穹窿斜上，直合石楼。石根下插，幽窈莫竟。

投以小石，琅然作声，如坠深穴。数武以外，微光激射。石隙出漏天小圆明如镜焉。蝙蝠掠人而过。不十步，辄中岩滴。东向有小门，绝黑。俛而始入，壁苔阴滑，若被重锦。渐行渐豁，斗见天光。

洞中廓若深堂，宽半亩许，壁势自地拔起，斜出十余丈。石角北向，壁纹丝丝象云缕。有泉穴南壁下，蓄黛积绿，泚对然无声。岩顶杂树，附根石窍。微风徐振，掩苒摇扬，爽悦心目。怪石骈列，或升或偃，或倾或，或锐或博，奇诡万态，俯仰百状。坐炊许，出洞。饮茶僧寮，余方闭目凝想其胜，将图而藏之。而高啸桐、林子忱突至，相见大欢，命侍者更导二君入洞。遂借笔而为之记。

○记云楼

五云山之大，不能穷也。可至者，山西北之云栖坞耳。戊戌四月十日，同李拔可、郑稚星、林晚翠命輿沿江干行。过六和塔，至梵村，右转，入竹径。道侧小碑署曰云栖。万竹扫天，中无杂树。幽门贝露微径，青湿如新过雨。泉声泚泚，泻竹根而下。小溪宛延，抑竹南逝。丛苇覆翳，不知其流所极。竹断处见天如覆盂。不半里风筱作声，又入幽门贝中矣。竹身大可盈握，细叶触风，仰见碎光摇动者天也。

洗心亭面北而构，寒泉前泚亭如镜，细藻漾回，水底缕缕可数。泉脉西来绝驶，坠落其中，如鸣环。一径北趣入苍碧中，始见杂树。或篁或杉或便楠之属，交植不辨柯叶。惟宏师塔前巨杉四，编竹护其根，直上无际。中荫小亭，御碑存焉。更数十武，始至寺。

○记九溪十八涧

过龙井山数里，溪色澄然迎面，九溪之北流也。溪发源于杨梅坞。余之溯溪，则自龙井始。溪流道万山中，山不峭而塹，踵趾错互，苍碧莫辨途径。沿溪取道，东瞥西匿，前若有阻而旋得路。水之未入溪号皆曰涧。涧以十八，数倍于九也。余遇涧即止。过涧之水，必有大石亘其流。水石冲激，蒲藻交舞。溪身广四五尺，浅者沮洳，由草中行。其稍深者，虽泚亭蓄犹见沙石。其山多茶树，多枫叶，多松。

过小石桥，向理安寺路，石尤诡异。春箨始解，攒动岩顶，如老人发。怪石折叠，隐起山腹，若榭若几若函书状。即林表望之，泚翁然带云气。杜鹃作花，点缀山路。岩日翳吐，出山已亭午矣。时光绪己亥三月六日。同游者达县吴小村，长乐高凤岐，钱塘邵伯乡。

○记超山梅花

夏容伯同声，嗜古士也，隐于栖溪。余与陈吉士、高啸桐买舟访之。约寻梅于超山。由溪上易小舟，循浅濑至超山之北。沿岸已见梅花，里许，遵陆至香

海楼，观宋梅。梅身半枯，侧立水次。古干诘屈，苔蟠其身，齿齿作鳞甲。年久，苔色幻为铜青。旁列十余树，容伯言皆明产也。景物凄黯无可纪。余索然将返。容伯导余过唐玉潜祠下。花乃大盛。纵横交纠，玉雪一色。步武高下，沿梅得径。远馥林麓，近偃陂陀。丛芬积缟，弥满山谷。几四里始出梅窝。阴松列队，下闻溪声。余来船已停濼上矣。余以步，船人以水。沿溪行，路尽适相值也。是晚仍归栖溪。

迟明，复以小舟绕出山南。花益多于山北。野水古木，渺泐晶滞翳，小径歧出为八九道，抵梅而尽。至乾元观，观所谓水洞者。潭水清冽，怪石怒起水上，水附壁而止。石状豁间，阴绿惨淡。石脉直接旱洞。旱洞居观右偏。三十余级，及洞口，深窈沉黑中，有风水荡击之声。同游陈寄湖、涤寮兄弟管入，不竟洞而出。谭之右偏，镌海云洞三大字。宋赵清猷笔也。寻丁酉轩父子石像，已剥落。诗碣犹隐隐可读。容伯饭我观中。余举觞叹息，以生平所见梅花，咸不如此之多且盛也。容伯言：冬雪霁后，花益奇丽，过于西溪。然西溪余两至，均失梅候。

今但作《超山梅花记》，一寄容伯，一寄余友陈寿慈于福州。寿慈亦嗜梅者也。

○游西溪记

西溪之胜，水行沿秦亭山，十余里，至留下，光景始异。溪上之山，多幽茜，而秦亭特高峙，为西溪之镇山。溪行数转，犹见秦亭也。溪水然而清深，窄者不能容舟。野柳无次，被丽水上，或突起溪心。停篙攀条，船侧转乃过。石桥十数，柿叶翳，秋气洒然。桥门印水，幻圆影如月。舟行入月中矣。交芦庵绝胜。近庵里许，回望溪路，为野竹所合，截然如断，隐隐见水阁飞檐，斜出梅林之表。其下砌石，可八九级。老柳垂条，拂扫水石，如缚帚焉。大石桥北趣入乌柏中，渐见红叶。登阁拜厉太鸿栗主。饭于僧房。易小双，绕出庵后。一色秋林，水净如拭。西风排竹，人家隐约可辨。溪身渐广，弥望一白。近涡水矣。涡水一名南漳湖，苇荡也。荡析水为九道，芦花间之。隔芦望邻船人，但见半身。带以下，芦花也。溪色愈明净。老桧成行可万株。秋山亭亭出其上。尽桧乃趣余杭道。遂棹船归。不半里，复见芦庵。来时遵他道迂，归以捷径耳。是行访江村高竹窗故址。舟人莫识。同游者为林迪臣先生，高啸桐、陈吉士父子，郭海容及余也。己亥九日。

○冷红生传

冷红生居闽之琼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顾不详其族望。家贫而貌寝，且木强多怒。少时见妇人，辄隅匿。尝力拒奔女，严关自捍。嗣相见，奔者恒恨之。迨长，以文章名于时。读书苍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庄氏者，色技绝一

时，夤缘求见，生卒不许。邻妓谢氏笑之，侦生他出，潜投珍饵。馆僮聚食之尽，生漠然不闻知。一日，群饮江楼，座客皆谢旧昵。谢亦自以为生既受饵矣，或当有情，逼而见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骇笑，以为诡僻不可近。生闻而叹曰：“吾非反情为仇也！顾吾彘扁狭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亦未必能谅之，故宁早自脱也。”所居多枫树，因取枫落吴江冷诗意，自号曰冷红生，亦用志其癖也。生好著书，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尤凄惋有情致。尝自读而笑曰：“吾能状物态至此，宁谓木强之人，果与情为仇也耶？”

○陈猴传

林先生曰：“闽人不畜僮而养佣。怒以色则受，杖则叛。盖难御也”同年高啸桐独言其戚王太守贻燕者，畜僮陈猴。累杖见血，而猴终弗去。太守需次浙中。赭寇入浙城，火数作。门阖，太守家僮十数尽遁。猴裹布寻丈，趣太守登城。猴径下，以布授太守，俾缙其家人。未尽，哗言贼至。幼子自城上颠。猴捷进，承之以手。少女继坠，猴张右手，再承之。坠女适当其怀。若有神鬼阴缀之者。既免，夫人伤足，呻于路周。猴径负其子女行数百步，置之。还负夫人。蹠躃往复，日行不能二十里。经十日，猴道病。太守度城贼且出略傍县，家人必不免。乃逡巡入近村。村人若善太守者。盖其中一人盗也。逮治杭州狱。时太守适权杭州，出之。至是乃具舟脱太守于难。居闽二年，太守卒。猴大恸数绝。尚书沈文肃公来吊，异之。抚猴将以自随，猴不可。请护丧归仙游。盖太守与猴均仙游人也。公其以书抵其县官，叙猴义。官饷猴月以十缗。猴役于县官，仍以所得悉奉其主人。县官益义之。无役不随。猴自尔亦稍稍置田筑室，且娶妇生子矣。每至太守家，辄隅立屏息，若常奴焉。乡之士流习猴者，辄与抗礼，曰：“是有古义，能事主人之孤，安可卜蔑耶？”

○僮遂小传

僮遂者，闽福清之海山人。生而不自知其年。以乙未先太孺人病时来。既而遂佐吾丧。夜及他僮席藁同余宿丧次，所言多不可晓。余亦不穷悉也。然至忠。见余家连年丧亡，辄夜半哭。亡室刘孺人逝时，遂侵晓起，私市傅个毛，淪茗跪进于灵次，拜不止。他僮笑之。遂怒曰：“我孝主母，弗类若不孝也！”尝从余客荔城。过绵亭山，舆翻，遂咎舆夫曰：“明日更跌，当择其平坦者，勿令碎吾主人舆中物也。”其愚如此。遂父老。再归省之。父送之十里，遂跽曰：“父止勿送。”至则述其父状。余诘遂何由知礼。曰：“见主人常跽太夫人，遂今乃知父之宜跽也。”予赐以棉衣食物及钱，咸厚楮重裹，邮致其父。见天大风雨，辄叱曰：“遂父乃在田西被雨矣！”不怪者累日。余来杭城，遂哭将从余。余增其月钱慰止之。得家书，遂乃以今年五月十八日被疫死矣。呜呼，以遂愚忠，不啻其天，可以永年！今亦尔乎？吾闻柳州言南方多疫

，劳者先死。是必吾家役之无方耳。传之亦所以志予过也。

○先妣事略

先妣陈宜人讳蓉，故太学生元培公女。先世于明代为显仕。母郑孺人知书明大义。宜人生于道光己丑年三月念四日。年十八，来归府君云溪先生。丁未生大姊，壬子生纾。逾年生二妹殇。丁巳生高氏妹。庚申生秉耀。耀生二日，府君客游台湾。资尽，困不能归。岁大。澳门贼以钢艇阑入内港，聚江南桥下，谬言与南船竞铁猫，发炮互轰。纾适家横山，距江三里，飞弹蚩然日夜从屋上过。比屋奔徙略尽。宜人以无食故，不得去。先大母方病，大姊稍省人事，键纾不令出，拥弟及妹，环宜人而泣。宜人方缝旗抚慰大姊。言抵夜尽三旗，可得钱四百许。明日，大父母及尔兄弟当饱食矣。纾时幼冲，不知母言之悲也。是秋，府君书归，邮致金三十圆。自是月以为常。

越庚午。府君构疾，至家四十日卒。时大父在殡，大母亦继逝，丧葬接踵，悲梗劳顿。宜人因而大困。耀年已十九，怜纾贫不能养。阴与宜人谋，将东行渡台，依季父静庵先生，求馆以助纾。纾泣止之。不可。戊寅五月十日，耀乘纾赴试，拜母径行。纾归，见宜人有泪容。询之，知耀行矣。越九月，纾方夜侍宜人坐。从弟华从门外号而入，拜宜人，告耀死。宜人以首抵柱，惨戚至不可以状。炊烟经二日不举。纾长跽搏颡言曰：“耀为其兄客死于外，义不敢礼以上殇。请以纾冢子后耀。母念耀当益念纾。纾必求其所以慰母者。母今不容更悲矣！”十月，纾奔耀丧于台阳。明年，华始持耀丧以归。华季父静庵子也。生而母死，宜人抚之以长。

方府君困时，华与高氏妹及耀均数岁，牵衣从宜人。宜人行庖，诸子群集于庖。启鼎复集肘下。咸恐后食。然庖得少肉，华恒食其精者。弟妹有妒容。宜人抚之曰：“华无母，而弗知乎？脱余不幸先而叔母死，叔母之处而辈，不犹是耶？”华始娶何氏卒，宜人为之更娶于高氏，生二子一女。断乳后，咸昵宜人，昵昵作娇态。宜人待之，与诸孙等。壬午，纾领乡荐。春官报罢。宜人见纾归，喜甚，竟不及下第事。壬辰，纾复北行。宜人忽梦纾病于析津。遽起。开门见月，乃觉其梦。即亦弗寝。日上，移榻廊隅，望门待邮者二日。析津书至，无病，而宜人惫矣。高氏妹尝语纾曰：“母恋兄，意殊不在得官。兄南归多以五月。苍霞之洲，大水新落，家具杂沓横亘，日影停窗纸上。母指麾家人，为兄解装度书籍，往来笑悦，兄忆之耶？”呜呼！无母之戚，得妹言愈弗堪矣！

宜人来归府君时，癯已缀喉际，细裁如核。积五十年，卒以不救。先是医言创巨血且甚崩。纾惊悸号恸，不知所为。既而自念宜人生有隐德。有郑某者，负债重，将图死。宜人命纾出其鸩，馆其妻子六七人于家经年。又某某綦贫

，赖宜人力，均娶妇生子矣。以此二事，或得请于天乎？已而疾果不见血。医言卒无验。呜呼，宜人之丧，至是逾百日矣，不孝纾始及其妇刘氏，缚帚泛埽宜人之宫。帷幔陈设，莫变其故。而茶铛药具，一一在目，咸足悲涕。回念顾复之恩，当何如矣！天乎痛哉！

○纪西安县知县吴公德潇全家被难事

呜呼，自义和团江于畿辅，天下汹汹，争以党杀西人为能。一二当路复养成其毒，藉以祛除外患。不知吾华虚实，已为所觊。军无后继。合列强之力以揜一国，举以乱民为责言。以理则拙，以势则衄，祸机至明。而懵懵者仍用以快一时之意。而吾友筱村吴公之难作矣。公执理而抗，不徇私请，以阿其上。监司某憾之次骨。西安积谷不见粮，余谷之款，悉储之豪右家。公以簿责之，勿令吞蚀。豪右又怨之。有罗楠者，素健讼，勾结胥役，舞文渔食于其乡里。公廉得实，峻诋之。于是豪右蠹役咸附罗楠。有都司周之德者，与罗合谋。日图不利于公。会江山事起，土贼万人以仇教为名，藉之攻剽邑中。西安人咸欲应之。公谓北事未定，洋人必不宜歼。乱民哗动，斥公右洋人。杀公之谋遂决。六月念四日，公至监司署计事出。罗楠合数百人劫公入告监司。令以通番罪诛之。监司憾公，不救。抗言：“吾力不能遽及，尔自治可尔。”罗姓乃缚公于监司辕门，镊公须髯且尽，以利刃攒刺洞腹死。公骂不绝口。监司立堂外，视公死乃入。是日，并杀六洋人。一童子剖腹未殊，拖肠匍匐地上，两时许始绝。公子仲韬驰哭尸下。又杀之。群贼守县门，杀公家四十余口始定。去公篋，得康有为书。监司大喜，以为通贼情真，诛之有名。呜呼！康有为向在杭州，一老司官耳。遍谒当路，孰不与之款接者。乃用康氏未获罪以前之书，陷公灭门之祸。然则！谭复生六人之狱，何不闻朝廷禄其妻子耶？贼擅杀县官，而长吏反附被杀者以刑患。国之失政，莫此为极！闻公老母幸存，乳下尚留一稚孙。未知能辗转至杭州否耶？公性至孝，博极群书。以不能善事长官，纵容胥役，以及于难。吾无力，不能直之于朝。摭其事附之吾书，亦以识乱世良吏之不可为也。哀哉，哀哉！

○书颜屠之妇

颜屠之妇，佚其姓，其始倡也。笨丑不能胜歌舞，乃谬为恭俭以自振。年四十而始从屠。屠食指十数。先娶妇死，已有子女，不母而自相昵。乱发垢臣页，就灶而食，据闼而寝。屠病之，迎妇而畀以政。妇至，且不视屠之子女。履堂见糠屑，咤曰：“糠也。”箕拘之。狗牢积陈饭，被水腐矣，曰：“粒也，”漉之，壁三篝灯，命去其二。夜则使其子女扞索床寝。泔米于釜，多其沈而啜之，勿令稠且厚。屠亲戚庆吊之事，至不敢闻诸其门。即闻亦不答。岁集其羨示屠曰：“此吾力所羨者也。”屠大嬖之，一惟其言之听。而屠之兄弟子

女亲属益困。相引于暗隙而泣。妇不之闻，屠亦不之顾。妇食已辄寝。狗不得食而狂，吃屠之子，仆其一。其一救之，又仆。家人大集，狗乃去。妇闻噪，声于房曰：“逐狗，勿覆吾碗而败吾浆！”则亦竟不出视。非不视其子女，惧将见创而药，药重则钱耗也。屠之家有病者、呻者，邴者、诅者、寒而栗、饥而啼者。妇目若瞑，耳若褒。而粟罨酱瓿，深夜略动，辄能觉之。妇私计众叛已固，折之则自屈于词。乃伪盲且聋，握钥而坐，钱终不出。然时通其外家。实珍饌于橐，闭户啖之，体日以硕。对屠仍糠核也。一夜火发，妇既痴肥，又拥钱籬，不即出，遂焚以死。屠与子女皆走免。此曹子于南为余言者。余曰：嗟乎！受人之聘，治其子女，而惟财是靳，至狗吃其子，吝药而犹不与，则谓其无恩也必矣！家之有子女，犹国之有百姓。用人者率皆以吝财为贤，吾恐其相引而泣于隙者多矣。

○吟边燕语序

欧人之倾我国也，必曰识见局，思想旧，泥古骇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惟新之从。余谓从之诚是也。顾必谓西人之夙行夙言，悉新于中国者，则亦誉人增其义，毁人益其恶耳。

英文家之哈葛得，诗家之莎士比，非文明大国英特之士耶？顾吾尝译哈氏之书矣。禁蛇役鬼，累累而见。莎氏之诗，直抗吾国之杜甫。乃立义遣词，往往托象于神怪。西人而果文明，则宜焚弃禁绝，不令淆世知识。然证以吾之所闻，彼中名辈，耽莎氏之诗者，家弦户诵，而又不已，则付之梨园，用为院本，士女联袂艺而听，歆感涕，竟无一斥为思想之旧，而怒其好言神怪者，又何以故？夫彝鼎樽累，古绿斑驳，且复累重，此至不适于用者也。而名阀望胄，毋吝千金，必欲得而陈之。亦以罗绮刍豢，生事所宜有者，已备足而无所顾恋。于是追蹑古踪，用以自博其趣。此东坡所谓久饜膏粱，反思螺蛤者也。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教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故西人惟政教是务，贍国利兵，外侮不乘。始以余闲，用文章家娱悦其心目。虽哈氏、莎氏思想之旧，神怪之托，而文明之士，坦然不以为病也。

余老矣，既无哈莎之通涉，特喜译哈莎之书。挚友仁和魏君春叔，年少英博，淹通西文。长沙张尚书既领译事于京师，余与魏君适厕译席。魏君口述，余则叙致为文章。计二年以来，予二人所分译者，得三四种。《拿破仑本纪》为最巨本，秋初可以毕业矣。夜中余闲，魏君偶举莎士比笔记一二则，余就灯起草。积二十日，书成。其文均莎诗纪事也。嗟乎！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氏之诗。余今译莎诗纪事，或不为吾国新学家之所屏乎？莎诗纪事，传本至夥，互校颇有同异，且有去取。此本所收仅二十则。余一一制为新名，以标

其目。

光绪三十年五月闽县林纾序。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

伍昭太守至京师，访余于春觉斋。相见道故，纵谈英伦文家，则盛推司各德，以为可侔吾国之史迁。顾司氏出语句隽妙。凡史莫之或逮矣。余适译述此篇，即司氏书也。故叩太守以所云隽妙者安指。太守曰：“吾稔读吕贝珈传中叙壳漫黑司得善射，乃高于养叔。吾已摭拾其事入英文课本矣。”余大笑。立检此稿示太守。自侈与太守见合。太守亦大喜。翻叩余以是书隽所在，趣余述之。

余曰：纾不通西文。然每听述者叙传中事，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若但以是书论，盖有数妙。古人为书，能积至十二万言之多，则其日月必绵久，事实必繁伙，人物必层出。乃此篇为人不过十五，为日同之，而变幻离合，令读者若历十余稔之久，此一妙也。吾闽有苏三其人者，能为盲弹词。于广场中以相者囊琵琶。至词中遇越人则越语，吴人、楚人，则又变为吴楚语。无论晋豫燕齐，一一皆肖。听者倾靡。此书亦然。述英雄语，肖英雄也，述盗贼语，肖盗贼也。述顽固语，肖顽固也。虽每人出话恒至千数百言，人亦无病其累复者，此又一妙也。书中主义，与天主教人为难。描写大姆不拉壮士英姿飒爽，所向无敌。顾见色即靡，遇财而涎，攻剽椎埋，靡所不有。其雅有文采者，又谄容诡笑，以媚妇人，穷其丑态，至于无可托足。此又一妙也。《汉书》东方曼倩传，叙曼情对侏儒语，及拔剑割肉事。孟坚文章，火色浓于史公。在余守旧人眼中观之，似西文必无是诙诡矣。顾司氏述弄儿汪霸，往往以简语泄天趣，令人捧腹。文心之幻，不亚孟坚，此又一妙也。且犹太人之见唾于欧人久矣。狗斥而奴践之，吮其财而尽其家。欧人顾乃不怜，转以为天道公理之应尔。然国家有急，又往往假资于其族。春温秋肃之容，于假资还资时斗变其气候。犹太人之寓欧，较幕乌为危。顾乃知有家而不知有国，抱金自殉，至死不知国为何物。此书果令黄种人读之，亦足生其畏惕之心。此又一妙也。包本王裔之于拿破仑，漆身吞炭，百死无恤，又日为秦廷之哭。英俄怜之，挟以普奥之怒，因得复辟。虽为祚弗修，其复仇念国之心可取也。今书中叙撒克逊王孙，乃嗜炙慕色，形如土偶，遂令垂老亡国之英雄，激发其哀厉之音，愚智互形，妍媸对待，令人悲笑交作。此又一妙也。吕贝珈者，犹太女郎也。洞明大义，垂青英雄，又能以坚果之力，峻斥豪暴。夫犹太中未必果有其人。然司氏既恶天主教人，持高犹太人以摧践之，文心奇幻。此又妙一也。华德马者，合贾充、成济为一手者也。其劝喻诸将，虽有狡诈者，亦将为之动容。天下以义感人，人固易动。从未闻用篡窃之语，宣之广众，竟似节节可听

者。则司氏词令之美，吾不测其所至矣。此又一妙也。

综此数妙，太守乃大赅余论。余年已五十有四，不能抱书从学生之后，请业于西师之门。凡诸译著，均恃耳而屏目。则真吾生之大不幸也。西国文章大老，在法吾知仲马父子，在英吾知司各德、哈葛德两先生。而司氏之书，途术尤别。顾以中西文异。虽欲私淑，亦莫得所从。嗟夫，青年学生，安可不以余老悖为鉴哉！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六夕闽县林纾畏庐甫叙于春觉斋。

○爱国二童子传达旨

畏庐林纾译是书竟，焚香于几，盥涤再拜，敬告海内：

至宝至贵，亲如骨肉，尊若圣贤之青年，有志学生，敬顿首顿首，述吾旨趣，以告之曰：呜呼，卫国者，恃兵乎？然佳兵者非祥。恃语言能外交乎？然国力荏弱，虽子产端木赐之口，无济也。而存名失实之衣冠乐礼，节义文章，其道均不足以强国。强国者何恃？曰恃学。恃学生。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

比利时之国何国耶？小类比附而尤介于数大国之间，至今人未尝视之如波兰，如印度者，赖实业足以支柱也。实业者，人人附身之能力。国可亡，而实业之附身者不可亡。虽贱如犹太之民，不恋其故墟。然多钱而善贾，竟吸取西人精髓。西人虽极鄙之，顾无如之何。盖能贾，亦实业也。以犹太煨烬之余灰，恃其实业尚可幸存，矧吾中国际此群雄交猜，联鸡不能并栖之时，不于此时讲解实业，潜心图存，乃竟枵腹张浮气何也？

李闯之谓其所部曰：凡守城之法，于炮火震天时，尚可偷闲而睡。若万帐无声，刁斗不鸣，此时正属吃紧，万万不可懈。懈则城且立破。今俄日之事息，正所谓万帐无声时矣。在势正当吃紧。而枢府诸公别有怀抱。吾侪小人，不敢轻议。惟告我同学，告我同胞，则不妨明目张胆言之。此时断非酣睡之时。凡朝言练兵，夕言变法，皆不必切于事情。实业之不讲，则所讲皆空言耳，于事奚益！

向者八股之存，则父兄之诏其子弟，人人皆授以宰相之实业。下至三家村中学究，亦抱一宰相之教科书。其书云何？《大学》也。《大学》言修齐平治，此非宰相事乎？吾国揆席不过六人，而习其艺者至二十万万之多。今则八股之焰矣。而学生之所学，明白者尚留意普通，年二十以外，则专力于法政。法政又近宰相之实业矣。试问：无小人何以养君子？人人之慕为执政，其志本欲以救国，此可信也。然则，实业一道，当付之下等社会矣。西人之实业，以学问出之。吾国之实业，付之无知无识之伧荒。且其人其事为贱役。此大类高筑城垣，厚储兵甲，而粮储一切，初不筹及。又复奚济！须知实业者，强国之粮

储也。不此之急，而以缓者为急。眼前之理，黑若黝漆矣。

畏庐尝为悲梗之言曰：宁丧大兵十万于外，不可逐岁漏其度支令无纪极。盖鱼须水而生。竭泽取鱼，留存其水。更下鱼苗，则鱼可以长养而蕃庶。若自决其流令涸，则后此更下鱼苗，将胡生耶？国不患受人践踏，受人剥蚀。但使青年人人有志于学，人人务其实业。虽不能博取敌人之财，亦得域其国内之金钱，不令外溢。管仲之女闾，亦为闸以沮水之外溢耳。矧在实业之可恃！

今日学堂几遍十八省。试问商业学堂有几也？农业学堂有几也？工业学堂有几也？医学堂有几也？朝廷之取士，非学法政者不能第上上。则已视实业为贱品。中国结习，人非得官不贵。不能不随风气而趋。后此又人人储为宰相之材，以待揆席。国家枚卜，不几劳耶？呜呼！彼人一剪一线一针之微，尚悉力图之，以求售于吾国。吾将谓此小道也，不足较！将听其涓涓不息为江河耶？此畏庐所泣血椎心不可解者也。此书之第二十六章，有所谓孟叔者，在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法国全境几糜烂于敌手。孟叔与同志嘉纳覃思制器之方，力图制胜于外。培植子弟为工程师，立实业学堂无数。至今铜象巍然。呜呼！孟叔何其仁也！以拿破仑武力鞭捶列强，欧西几人人慑伏，而卒致于倾覆。英国能缚取天下霸王。后此二国卒归于实业，始克自振。然则空言强国何益耶？

沛那者，天下之第一仁人也。其人不以哲学称。但能朴实诚恻为此实业之小说。当时法人读此，人人鼓舞。既益学界，又益商界。归本则政界亦大被其益。畏庐，闽海一老学究也。少贱，不齿于人。今已老无他长。但随吾友魏生易，曾生宗巩，陈生杜蘅，李生世中之后，听其朗诵西文，译为华语。畏庐则走笔书之。亦冀以诚告海内至宝至贵，亲如骨肉，尊如圣贤之青年学生读之，以振动爱国之志气。人谓此即畏庐实业也。噫，畏庐焉有业！果能如称我之言，使海内挚爱之青年学生，人人归本于实业。则畏庐赤心为国之志，微微得伸，此或可谓实业耳。谨稽首顿首，望海内青年之学生，怜我老朽，哀而听之。

畏庐者，狂人也。生平倔强，不屈人下，尤不甘屈诸虎视眈眈诸强邻之下。沉湘之举，吾又惜命不为。然则，畏庐其长生不死矣！曰：非也。死固有时。吾但留一日之命，即一日泣血以告天下之学生请治实业以自振。更能不死者，即强支此不死期内，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虽然，吾挚爱青年之学生，尚须曲谅畏庐，不当谓畏庐强作解事，以不学之老人，喋喋作学究语。须知刍蕘之献，圣人不废。吾挚爱青年之学生，亦当视我为刍蕘可尔。畏庐幼时读杨椒山年谱，则自闭空房而哭。然吾父母仁爱，兄弟和睦，所遇不如椒山之蹇。吾胡哭也？盖椒山所书则真有令人哭者。椒山少而见屏于父兄，分家时，但得米豆数斗。椒山晨起作饭后，将指一一划字米豆之上，出而行牧。

有父有兄，直如孤露。移此椒山忠节，可勿待言。然其治乐时，能自购胶漆刀锯之属，躬制乐器，此亦留心实业者也。今恩忒舒利亚兄弟果真孤露矣。其穷困乃有倍于椒山。卒能于国力衰败之余，间关自达于祖国。试问法国此时为何时？非师丹大败之后乎？兄弟二人，沿路见法民人人皆治实业，遂亦不务宦达，一力归农。较诸吾国小说中人物，始由患难，终以得官为止境。乐一人之私利，无益于国家。若是书者，盖全副精神不悖于爱国之宗旨矣。吾述之，吾且涕泣述之。

天下爱国之道，当争有心无心，不当争有位无位。有位之爱国，其速力较平民为迅。然此亦就专制政体而言。若立宪之政体，平民一有爱国之心，及能谋所以益国者，即可立达于议院。故郡县各举代表人为议员，正以此耳。若吾国者，但恃条陈。条陈者，大府所见而头痛者也。平心而论，所谓条陈，皆爱身图进之条陈，非爱国图强之条陈也。嗟夫，变法何年？立宪何年？上天果相吾华，河清尚有可待。然此时非吾青年有用之学生，人人先自任其实业，则万万无济。何者？学生，基也，国家，壙也。学生先为之基。基已重固，壙何由颠？所愿人人各有国家二字戴之脑中，则中兴尚或有冀。若高言革命，专事暗杀，但为强敌驱除而已。吾属其一为卤，哀哉，哀哉！书至此，不忍更书矣。大清皇帝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畏庐林纾序。

○不如归序

小说之足以动人者，无若男女之情，所为悲欢者，观者亦几随之悲欢。明知其为驾虚之谈，顾其情况逼肖，既阅犹若斤斤于心。或引以为惜且憾者。余译书近六十种，其最悲者，则《吁天录》，又次则《茶花女》，又次，则是书矣。其云片冈中将，似有其人，即浪子亦确有其事。顾以为家庭之劝惩，其用意良也。且其中尚夹叙甲午战事甚详。余译既，若不胜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而质之海内君子者。

威海水师之，朝野之议，咸咎将帅不用命，遂致于此。固也。乃未知军港形势，首恃炮台为卫，而后港之舟始得其屏蔽，不为敌人所袭。当渤海战归，即毁其一二舟，舰队初未大损。乃敌军夜袭岸军，而炮台之守者先溃。即用我山台之炮，下攻港中屯聚之舟。全军徒出不意。然犹力支，以巨炮仰击，自坏其己失之台，力为朝廷保有舟师，不为不力。寻敌人以鱼雷冒死入港，碎其数舟。当时既无快船足以捕捉雷艇，又海军应备之物，节节为部议抑勒，不听备。门户既失，孤军无据，其熠宜也。或乃又谓渤海之战，师船望敌而遁。是又[B220]言。吾戚林少谷都督，战死海上，人人见之。同时殉难者，不可指数。文襄、文肃所教育之人才，至是几一空焉。余向欲著《甲午海军覆盆录》，未及竟其事。然海上之恶战，吾历历知之。顾欲言而人亦莫信焉。今得是书，则

出日本名士之手笔。其言镇定二舰，当敌如铁山，松岛旗船，死者如积。大战竟日，而吾二舰卒获全，不毁于敌。此尚言其临敌而逃乎？

吾国史家好放言。既胜敌矣，则必极言敌之丑敝畏葸，而吾军之杀敌致果，凛若天人，用以为快。所云下马草露布者，吾又安知其露布中作何语耶？若文明之国则不然。以观战者多，防为所讥，措语不能不出于纪实。即纪实矣，则日本名士所云中国之二舰，如是能战，则非决然遁逃可知矣。

果当时因大败之后，收其败余之残卒，加以豢养，俾为新卒之导，又广设水师将弁学校，以教育英隽之士，水师即未成军，而后来之秀，固人人可为水师将弁者也。须知不经败衄，亦不知军中所以致败之道。知其所以致败而更革之，仍可自立于不败。当时普奥二国大将，皆累败于拿破仑者。维其累败，亦习知拿破仑用兵之奥妙。避其所长，攻其所短，而拿破仑败矣。果能为国，即败亦复何伤。勾践之于吴，汉高之于楚，非累败而终收一胜之效耶？方今朝议，争云立海军矣。然未育人才，但议船炮。以不习战之人，予以精炮坚舰，又何为者！所愿当事诸公，先培育人材，更积资为购船制炮之用，未为晚也。

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惊醒。恒于小说序中，摭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尚祈鉴我血诚！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日闽县林纾序于望瀛楼。

○孝女耐儿传序

予不审西文，其勉强厕身于译界者，恃二三君子为余口述其词，余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其间疵谬百出。乃蒙海内名公，不鄙秽其径率而收之，此予之大幸也。予尝静处一室，可经月，户外家人足音，颇能辨之了了，而余目固未之接也。今我同志数君子，偶举西士文字示余。余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亦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其间有高厉者，清虚者，绵婉者，雄伟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归正于性情之正，彰瘴之严，此万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而独未若而司迭更司文字之奇特。

天下文章莫易于叙悲，其次则叙战，又次则宣述男女之情。等而上之，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决尸溅血，生气凛然。苟以雄深雅健之笔施之，亦尚有其人。从未有刻划市井卑污齷齪之事，至于二三十万言之多，不重复，不支厉，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见者，如凭阑之观鱼鳖虾蟹焉，则迭更司者，盖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令我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喟矣。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其间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姬，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人意不

专属于是。若迭更司者，则扫荡名士美从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奸狻狙酷，至于人意未所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己。则文心之邃曲，宁可及耶？

余尝谓古文中序事，惟序家常平淡之事为最难著笔。《史记·外戚传》述窦长君之自陈，谓姊与我别逆旅中，丐沐沐我，饭我乃去，其足生人惋怆者，亦只此数语。若《北史》所谓隋之苦桃姑者，亦正仿此。乃百摹不能遽至。正坐无史公笔才，遂不能曲绘家常之恒状。究竟史公于此等笔墨亦不多见。以史公之书，亦不专为家常之事发也。今迭更司则专意为家常之言，而又专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用意着笔，为尤难。吾友魏春叔购得迭更司全集。闻其中事实，强半类此。而此书特全集中之一种。精神专注在耐儿之死。读者迹前此耐儿之奇孝，谓死时必有一番死诀悲怆之言，如余所译《茶花女》之日记。乃迭更司则不写耐儿，专写耐儿之大父凄恋耐儿之状，疑睡疑死，由昏愤中露出至情，则又于《茶花女日记》外别成一种写法。盖写耐儿则嫌其近于高雅，惟写大父一穷促无聊之愚叟，始不背其专意下等社会之宗旨。此足见迭更司之用心矣。迭更司书多不胜译。海内诸公，请少俟之。余将继续以伧荒之人，译伧荒之事，为诸公解醒醒睡可也。书竟，不禁一笑。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日闽县林纾畏庐父叙于京师望瀛楼。

○贼史序

贼胡由有史？亦《鬼董》之例也。英伦在此百年之前，庶政之窳，直无异于中国，特水师强耳。迭更司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每书必一竖义。此书专叙积贼，而意则在于卑田院及育婴堂之不善。育婴不善，但育不教，直长养贼材。而司其事者，又实为制贼之机器。须知窃他人之物为贼，乃不知窃国家之公款，亦为贼。而窃款之贼，即用为办贼之人。英之执政，转信任之。直云以巨贼小贼可尔。天下之事，炫于外观者，往往不得实际。穷巷之间，荒伧所萃，漫无礼防，人皆鄙之。然而豪门朱邸，沉沉中逾礼犯分，有百倍于穷巷之荒伧者。乃百无一知。此则大肖英伦之强盛，几谓天下观听所在，无一不足为环球法则。非得迭更司描画其状态，人又乌知其中尚有贼窟耶？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无迭更司其人，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呜呼，李伯元已矣！今日健者，惟孟朴及老残二君。能出其绪余效吴道子之写地狱变相，社会之受益，宁有穷耶？仅拭目俟之，稽首祝之！

闽县林纾序于春觉斋。

○块肉余生述前编序

此书为迭更司生平第一著意之书，分前后二篇，约二十余万言。思力至此

，臻绝顶矣！古所谓锁骨观音者，以节骨钩联皮肤，腐化后，揭而举之，则全具锵然，无一屑落者。方之是书，则固赫然其为锁骨也。大抵文章开阖之法，全讲骨力气势，纵笔至于灏灏，则往往遗落其细事繁节，无复检举。遂令观者得罅而攻。此固不为能文者之病。而精神终患弗周。迭更司所著每到山穷水尽，辄发奇思，如孤峰突起，见者耸目。终不如此书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远因，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闲著笔间，已近拾即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纵，得是事之来源。综言之，如善弈之著子，偶然一下，不知后来咸得其用。此所以成为国手也。施耐庵著《水浒》，从史进入手，点染数十人，咸历落有致。至于后来，则如一群之貉，不复分疏。其人意索才尽，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遍之故。然犹叙盗侠之事，神奸魁蠹，令人耸掇。若是书，特叙家常至琐至屑无奇之事迹，自不善操笔者为之，且恹恹生人睡魔。而迭更司乃能化腐为奇，撮散作整，收五虫万怪，融汇之以精神，真特笔也。史班叙妇人琐事，已绵细可味矣。顾无长篇可以寻绎者。惟一《石头记》。然炫语富贵，叙述故家，讳之以男女之艳情，而易动目。若迭更司此书，种种描摹，下等社会虽可啻可鄙之事，一运以佳妙之笔，皆足供人喷饭。英伦半化开时，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矣。

闽县林纾叙于宣南春觉斋。

○鬼山狼侠传原序

余手著此书，固挟勇敢之心，编野人之史，饜诸当世嗜吾书者之眼。此书为余前十七年在南亚斐利加时之著作。吾年尚稚，客中侍数长德之后，均年五十以外。寄居苏噜，习其土著如朋俦。因得询其历史。审是中壮士风概，与其古俗。闻所创闻，传诸人口，万众一辞。顾彼国亡人殒，后来亦无倔起之人。今残黎寥寥，恐过此以往，亦无能言者矣。

方吾辈来时，苏噜尚为影国。今则声影皆寂。白种人蟠据其地，蠹蚀其根，至于糜烂无余。而前此尚武之精神，则凛凛莫之过焉。顾白种乃以平和之酝酿，积渐消磨之令彼垂尽，可哀也哉！苏噜刚敢无敌之风概，赫然为天下奇观者，竟瞥眼如飘风焉。盖安阔地一战，倾覆无余矣。然兵制之备，士气之勇，经营鼓励，均肇自查革一人。其始结一小小营队，在此百年中，权舆部落，至纤微也。考其灭亡，则在一千八百二十八年，死于其手足安黎根那邓革与其奴摩波矛下。方其未死时，凡东南部之亚斐利加，悉居裁制之下。或云彼国力之伟，杀人不止一百兆。此百年中之初年，东南部亚斐利加人绝关查革一人

，屠戮垂尽。以下吾书所述，实为宇内之英雄，最梟侠之魁渠实录，合拿破仑、特伯利斯为一手。故暴烈至于无上。而嗣王邓革，则琐琐无录。然著书者之宗旨，则遵小说径途，必曲绘查革之事实，虽纤细必举。使有位者生其尚武之精神。尤不能不少加点染，令观者爽目，代亚斐利加之外史。然吾书所言，半多轶事，为他书所无，非纯史之家，仓卒中亦不详斐洲之事。故吾书必历历言之，以备阅者简择。第著笔至难耳。凡为外史家言，当舍文化，但言其榛豸丕之状，残杀尚勇之风，存国故实，张为古音，以发幽响。故余书叙苏噜事，至劲悍无伦。叱咤之间，伏尸十万，厥状亦云烈矣。乃以野蛮故，不能发现于文明之世界。以文明人固无此蛮想。虽近时炸药鱼雷，杀人亦烈。其烈亦不如查革。乃不称查革，而称炸药鱼雷者，正文野之别耳。然虽如此，而吾书欲存故事，亦不能不述野蛮之言。彼难余者，必将曰：此书叙杀戮过当，非文明人语。或专门报章中叙及此耳。又或曰：此书出，可立毁之。吾辈尚自由，胡乃以霸王专制事，令人馁丧？不知吾书特纪事，备史家采摭，非好妄语，以取大雅君子之罪责。今彼人尚云查革亲弑其母。安莺谛弑母之由，吾书已历叙之。且一举覆麦革丹马全族于达底耶纳之山谷。惨烈之刑，闻者发指。而又赍其临死之预言，言白种人将躡其族。后乃皆验。此三事，斐洲遗老实时时述之。

至邓革戕教，烧杀健儿示武，此二事，则不辨其信否矣。传此事者，盖一游食苏噜之人，语著书者以状，因而记之，实莫得其确据。然邓革之为，残暴无人理，宜视人命如草菅，初不甚惜。若摩波者，当余编述时，其人尚生。彼手刃查革后，逃入深山，与人世绝。不知为矛所事耶，或屏居斯登角，易名为瑞德者耶？则不可知矣。至绝世美人，身死岩洞，父老咸传其事为故实。此故已在余书一一存其面目，无敢僭臆以己意。其后有黎西利者，死于一千八百七十年中。死后，有人传其遗书。书中正叙苏噜事。余取而证之，后此始闻作者身世。其人曾云：吾才能为小说者，必著一集，合人生第一等之感情。其言及其宗旨，乃果发现之于吾书矣。书中尚云洛巴革以诡谋取苏合西。苏合西，天险也，竟唾手得之。黎西利又云：此事滋确。苏噜人自兵间归，告余入险成功，得妻而返。黎西利之能成此书，得力于其友者至多。友名西尼，为苏噜极边之贾人。见闻极广，咸得谳内地之传播。因以述之黎西利。黎西利亦成一书，名曰《苏噜内地记》。又有约翰者，编日记成帙，亦言苏噜事。其人居那达勒为度支使，日记中则逐年记那达勒之时政。余得此书，以苏噜新辟世界中故事，颇穷其纤悉。

至于野蛮如洛巴革，及拉革氏从群狼行猎，则荒谬之尤，实类小说中之妄语。兹过余亦任之。由苏噜内地，实无狼。以识者观之，则壮士任侠，托为狼名，亦未可定。若即彼数书所传之事实，以意度之，在榛豸丕豸丕中，每有如

是之侈述。如倭西沙革书，恒历历言之矣。若鱼鹰之椎，苏噜人谓之[C043]那路拉麦西布库。在喀拉威教士书中亦云为古时之利器，蛮族中人曾一用之用者。曰安利卑，其人为自由人。无论他族扰攘，直以此椎入而镇之，皆定。即苏噜兵冒触其锋，一椎之下，死人以二十为数。矛队遇之，直如坚芦之竿，鞭覆小草立殒。其人力绝大，杀豹如扑蝇。如吾书中叙洛巴革力拗叛奴之身而死，同其英武矣。

平心论之，吾书多旷渺之谈。实则中含玄机，亦不能示人以兆。若云言逾其实，吾亦不即甘受。余曾闻一故事于先辈曰：古苏噜明神，似曾临照苏噜，鼓荡其英侠之气。故国民果毅如是。此一节与西尼言至类。其言曰：部中有神名南柯布鲁万，为天上女王。曳白衣状如少女，为天帝之使。其见神，多择人而显其神通。无论何语，外人咸莫能闻。方苏噜未大战之前，神复降示人，以将有大故。且言灾害将立。至天降火于古皇之殡宫。宫中火亦大炽。其第二次降于苏噜，则迷惘群妇人，生瘞其子，露首地上。待死，悠然自归。而儿能啼，均不死。迨暮，则挖地取儿，儿生也。由是观之，此神固蓄方术。听者将唾吾面。不知苏噜人迷信此神，咸蓄思想。贵者极贵，富者极富，自信身得神佑。故富贵永永不杀。读者欲知吾书之详，当一一检阅喀拉威之书。彼书固多言古苏噜之宗教也。今约言之，苏噜之人，崇祀者惟其先祖。自祖考上追，崇所始，至于天帝而止。摩波者，非微贱人也。生有俊才，能记故事，历历如贯珠。实以专制为宗旨。吾书但撷采精华，期振作国民精神而止。且倍增其色，使观者神动。其事宁易易哉！书中图画详贍，而皆有凭证。又多从文法中出。临时取证，靡不符合。即言故事之摩波，虽报仇杀人，有干天律，不能使其部民自由，而方寸之中，则夷然无忤。方知自由之至可乐也。哈葛德叙。

此文极冗长，然原作如是，不能不存其真。译者于序事之文，有时颇加芟节。惟论事之文，则不敢妄意裁减。故此文颇不中程。中西文法稍异，识者谅之。

译者记

畏庐曰：余前译《孝子火山报仇录》，自以为于社会至有益也。若是书，奇譎不伦，大弗类于今日之社会。译之，又似无益。不知世界中事，轻重恒相资为用。极柔，无济也。然善用之，则足以药刚。过刚，取祸也。然善用之，又足以振柔。此书多虐贼事。然盗侠气概，吾民苟用以御外侮，则于社会又未尝无益。且足以印证古今之风俗。宋孟珙《蒙鞞备忘录》曰：凡占吉凶，每用羊胛骨。而是书中言神巫占卜，则亦用牛骨也。文惟简《虏廷事实》曰：富贵之家，人有亡者，取其肠胃，实以热盐。而是书言尸腌，亦用盐也。其尤奇者，苏噜杀人之烈，乃一一如《蜀碧》之记张献忠。查革自戕其子，则与《汉书·孝

成赵皇后传》中所记，又无异也。余最服班孟坚记赵昭仪以绿绋方底，取牛官令舍妇人新产儿。凡两戮儿，一写绿绋方底，一写绿囊书，曲折幽，为好手。稗官百摹不能一及。今此书写摩波存儿事，情事亦至曲折。余间以《汉书》法写之。虽不及孟坚之高简劲折，而吾力亦用是罢矣。

凡以上所言，均非是书精神所在。是书精神，在狼狽洛巴革。洛巴革者，始终独立，不因人以苟生者也。大凡野蛮之国，不具奴性，即具贼性。具奴性者，大酋一斥以死，则顿首俯伏，哀鸣如牛狗。既不得生，始匍匐就刑。至于凌践踏蹴，惨无人理，亦甘受之。此奴性然也。至于贼性，则无论势力不敌，亦必起角，百死无馁，千败无怯。必复其自由而后已。虽贼性至厉，然用以振作积弱之社会，颇足鼓动其死气。故西人说部，舍言情外，探险及尚武两门，有曾偏右奴性之人否？明知不驯于法，足以兆乱。然横刀盘马，气概凛烈，读之未有不动色者。吾国《水浒》之流传至今，不能漫灭，亦以尚武精神，足以振作凡陋。

须知人心忍辱之事，极与恒性相戾。苏味道、娄师德，中国至下之奴才也。火气全泯，槁然如死人，无论矣。若恒人者，明知力不能抗无道，然遇能抗无道之人，未尝不大喜。特畏死之心胜，故不敢出身与校。其败类之人，则茹柔吐刚，往往侵蚀稚脆，以自鸣其勇。如今日畏外人而欺压良善者是矣。脱令泉侠之士，学识交臻，知顺逆，明强弱，人人以国耻争，不以私愤争，宁谓具贼性者之无用耶？若夫安于奴，习于奴，恹恹若无气者，吾其何取于是！则谓是书之仍有益于今日之社会可也。闽县林纾叙。

☆（美国华盛顿欧文著 林纾译）○李迫大梦

凡人苟渡黑逞河者，与言加齿几而山者，必能忆之。山为亚巴拉姜山之分支，耸然矗河之西岸。其高际天，实为河上之镇山。四时代谢，及旦晚阴晴，而山容辄随物候而变。因之村庄中承家之妇，恒视此山若寒暑表焉。若在晴稳时，则山色青紫驳露，接于蔚蓝之中，空翠爽肌。或天澹无云，则峰尖如被云中，翥然作白气。斜日倒烛，即片云直幻为圆光，周转岩顶，如仙人之现其圆明焉者。山跌之下，村人炊烟缕缕而上。树阴辄出楼角及瓦缝，隐隐若画。是村古矣。方美洲新立，荷兰人曾于此殖民。年代既久，村人乃不专属荷兰。然遗老犹有存者。宅之墙墉，均砌小砖。砖盖得诸荷兰。窗眼作木格，古制触目，屋角四翘，屋顶置箭羽，乘信风而转，用表风色。

村中有李迫樊温格耳者，温驯而寡过，旧望也。先烈恒以武功著。而先烈勇质，乃不附诸其人之身。其人匪特温驯已也，且睦邻而善事其妻。唯其惧内，于是村中之主妇，咸谓李迫忠，能事妇人，礼重如长者。天下人苟得阉教检束，无不扶服如鼠狷矣。其处外接物，安能长王其气。是犹铁质，锻之烈火

，长短随煨人所命耳。可知密帐温帟中之教养，较诸牧师之演说，变化气质为倍十也。由此观之，家有悍妻，转为男子之福。是果名为福也，则李迫之福，已殊异于常人矣。李迫每出，遇邻妇，辄呜呜自鸣其苦趣。于是邻妇怜之。偶聚，亦诮其妻为过举。其村中小儿，见李迫驯而不忤，辄噪随其后，与之调谈。李迫之处儿中，亦水乳，百窘不见忤状。且助之戏，告以古红人之事迹。小儿听者津津然。于是李迫每出，则群儿引襟而行，履迹相续。或直趣其背，捻其须，虽狎弗怒。至于狞狗见之，亦噤而弗吠，似悦之也。

李迫之见重于村人如此。而独惰于治生。李迫之为，固非惰。譬如垂竿钓鱼，竟日不得一鱼，李迫亦夷然无忤。有时荷枪登峰，入谷穷日，至晚得数松鼠，即以为足，余无冀也。若邻居有事，则悉力助之。虽秽恶之役，及打稻编篱，均踊跃勉趋其事，无有所却。妇人苟授以笈束，彼即为邮。凡其夫所不屑为，苟授李迫，李迫咸诺。总言之，李迫盖忠于为人，而惰于为己者也。苟自行其田，则推却退衄，以为苦。白云，吾田饶，举村田殆吾田为至饶。即使力耕，岁获亦否。因之，己田之篱，委于泥滓，所畜牛，即自啮其园蔬，李迫无恤也。盖李迫之田，稂莠之长，如得人培植之力，日益增高。李迫有时亦奋迅将行田，而天雨又适至矣。因之，广田皆荒。独留二亩蒔尤及薯蕷而已。李迫之子，缕褴如孤露。子曰小李迫，性质乃酷肖其父。袭其父之旧衣，宛然一李迫也。出辄随母之跟，履其父之敝屣，一步辄蹶。

然李迫者，乐天人也。长日汶汶，似机轨之上，濡膏满之，渍不能动。自谓人生度此时世，平安无忧患事也。食辄不检。遇其贱者即需为日食。意受一辨士之馁甘也。若力一先零之工，则为惫。长日摇首噫气，悠悠然心安而理得。设非其妻日呶呶，用力攻其耳，则李迫于人间，初无忧烦之事。李迫一举一动，其妻必丑诋之，习为常事，而已。方其受诋时，李迫则耸肩举目，翕唇而他顾。久乃成为恒性。然尚巧藏而诡笑，不尔亦得詈责。久之，无术，乃潜出村外而避之。其避此也，直万古怕妇之人之长策也。舍是者，无术矣。

李迫家人之亲李迫者，但有一狗，曰狼。狼之慑主妇之威，亦如其主。主妇怒时，辄指狗及李迫言曰：是二物者，均生而僵者！且斥狗言：李迫之惰，乃尔导之！汝李迫师也！然是狗一出野次，亦狺狺能敌群犴。顾虽勇士及犴狗，虽有恣睢之力，一经主妇长日呶呶，亦将气索而力尽。故此狗一入门，勇状立变。垂尾循墙，斜睨其主妇，行步乃如病狗焉。主妇偶一举帚，即哀鸣出户而奔。

李迫积日弥年，自审家庭之日月绵久，不易度也。而悍妇之威，乃不能与岁月同逝，减其锐力。盖其锋舌，日用日锋。李迫见逼，辄至朋友小聚中开拓胸次。然会中亦多无恒业者。会所即在一逆旅门外。壁上写乔治第三像为逆旅之

标记。是间树荫浓翳，闲人辄于午后箕踞偃卧，纵论古昔不经之事。苟得过客所遗之报章，拾得之，即大兴浮议矣。会中有特立克，微有知识，每得报，即对众诵之。众皆引颈以听。特立克自云宿学。凡字典中绝钜之字，见之皆能识，无所不匡怯。而听者闻数月之事，则聚而筹画。人人咸出议论已，必延逆旅主人尼古拉司出而断之。主人既断，众谊息然。此主人自晨至暮，辄距木榻久坐于门次弗动。唯日脚所及，则移榻稍避。恒人但见主人移榻何向者，即时为何时，不差累黍。主人寡笑少言，而烟斗则长日不去手。而此树荫谈论之门客，咸知意向之向背。凡言中主人之旨者，则烟斗徐出，髯际之烟纹，徐徐作重圈，直上于额际而没。若违拂其旨趣，则力吸其斗，烟焰喷郁，直迷漫其面，则主人怒发矣。

李迫见逼于其妇，则趋避是间。如筑坚堡自卫。后此，其妻审其地矣。突然直至，雷轰电扫，会中人立驱而散。即逆旅主人，至是亦不能胜，乃见轻如秋叶。李迫之妇且戟手而肆詈主人，斥为盗藪者也。李迫后此遂穷无所之。但荷枪引狗，行猎于林中。择树荫浓翳中，出糗自饲，并以饲狗。人狗咸不能饱。李迫视狗为同病。因之亲狗甚于亲人。时语狗曰：伤哉吾狼！尔主妇固视尔狗也！然有我在，则汝自不乏友。狼闻言，摇其尾，仰首视主人，似有所慰藉。

☆冯○三岩游记

三岩在丽水西北，清寥高峻，然入境之外。宋李尧俞榜其右曰清虚，中曰白云，左曰朝曦。庚子四月，予与俞君仲鲁游焉。清虚形盎然，若剖大员瓮而半之，云物开朗，无洞壑阴森之气。其外修竹弥望，日光回照岩壁，霏霏有黛色。旁有石谷含谷牙如门。循门而左，则白云岩也。白云最深而回，四壁鸿洞如大宫高屋。其前崖倒悬，有瀑自空际下，峭石激之，终古从从有声。石下别出一潭，杂花木三两，丛蔽其上。天光水色，漾于乍明乍暗中，使人亻希然有无穷之思焉。其南为朝曦岩。岩顶大石斗绝，积翠百叠，阴阴压眉额。岩中空而上队，虚籁内翕，咳唾皆铿然。夏飙凌寒，石气逼人欲嚏。去清虚仅咫尺，而寒暄之变，殆类春冬。其后石壁如穴，暗水出其罅，凿小池止之。亭一尺，窈暗中虚明湛然，掬以手，凉冷如濯冰雪，是名丹泉，亢旱不涸。岩之南，磴道折，上有岩如小阁，宽仅容一席。予偃卧其上，听中岩瀑布声，萧条旷绝，仿佛篝灯小楼，夜深听春雨时也。其北有石谷，黝然以黑，深邃殆不可测。予谓其中当有佳境，然不能入也。

○应醉吾传

应寄仙，名清瑞，慈溪人，以善饮，自字曰醉吾。醉吾负奇气，好读书，尤好诸子杂家言，能文章，历落自喜。顾不中有司尺度，小试十余战，不能得一衿。家故不资，至是益落。醉吾既不得志于时，则纵酒自放，一切僚不自聊之

气，悉托之酒。酒酣以往，或歌或笑弗省也。已而病颠，裸体走通衢。其家
A 1 之归，引一楼中，反扃其户，勿使出。醉吾则据窗疾呼曰：下下。一跃堕地，股几折。数载病间，纵饮益豪，入酒家，数十百觥立尽。以是得呕血疾。醉辄呕，呕辄淋淋然不得止，而其纵饮如故。里有娶妇者，宾客座上甚盛。醉吾乃衣新妇衣，伪为新妇也者，命舆夫舁之往。至则宾客皆离座出观。醉吾探首舆外，徐曰：盍以酒酌新妇。一座惊笑。其玩世不恭，率多类此。未几死。死之年，二十有八。

冯鸿墀曰：余十一岁时，始识醉吾于舅氏俞君处，今十年矣。醉吾性慷直，处世多所不合，顾谓余善，时以诗篇相质证。尤工词，得意处往往夺北宋人席，而卒以偃蹇死。於戏！

○先兄莲青先生事略

君讳鸿薰，字莲青，仲父溪桥公之子。兄弟三人，伯仲早卒，君其季也。十岁丧母，事继母钱恭人，如所生。故仲父爱之。稍长，入松江府幕中，佐其师治度支，为郡太守某公所器重。年二十四，始事科举业，未三载，即补宁波府学生。天性亮直，意所不可，辞色不少假，往往面折人过。顾以至诚待人，以是人或始尤之，终亦未尝不感之。尤谨礼法，生平足迹，未始近女闾。同人有招游狭斜著，辄正色拒之。人笑其迂，弗顾也。好读书，精力绝人，一目数行俱下，务为深湛之思。或遇疑义，不惮旁籀博考，以蘄折衷至当而后已。横牖群籍，当所坐处，左右前后恒满。尝谓鸿墀曰：铭说山川，刻画金石，吾不如弟。稽文字之同异，证古今之得失，实事求是，则吾有一日之长焉。既为诸生，益锐乎有上进之志。为文喜敷陈古义，不屑屑斧藻之末。坐是累试不得志。癸巳赴秋试，病归遂卒，人咸惜之。

君内行淳笃，事亲婉婉得欢心。家庭内外，不分町域，以敬以和，以事诸父，以及于群从昆弟。与鸿墀尤相爱甚。鸿墀十六而孤，君所以勸之学者甚苦。尝因春时朋曹宴会，蒨旷程课，君则大戚。叔父之卒也，以弟属之兄曰：以付汝，成否惟汝责矣。今弟不务实学，而于是优游觞咏，以唐丧佳日，遗命之谓何！其忍背之也！鸿墀泣，君亦泣。由是鸿墀痛自绳克不敢懈。鸿墀体素羸，君爱怜之弥甚，饮食寒暖，体察于慈母。旬日不见，即おお不自得。君之赴试也，鸿墀与之偕。君既病，或劝君归，君不欲曰：弟一人在此可念。鸿墀察君意，遂不入试，同君归。盖君于墀虽为从兄弟，而友爱之笃，关注之深挚，以视同气，殆有过之。犹忆君病既亟，鸿墀侵晨入视，君握墀手觉冷，犹微语曰：弟衣得毋单乎？及弥留已不能言矣。墀入痛哭呼阿兄，君犹尽力一应之。呜呼伤哉！

君长于鸿墀九年，自少随仲父居松江，久之以续娶归慈溪。是时鸿墀年十一

矣，君一见即喜之，时与同卧起。两月后别去。及鸿墀年十三，侍先君子出松，始时时从君读书。旋遭大故，匍匐扶衬归，其间别君者又一年所。已而君又招墀往。未几，墀又以思母归。最后仲父移家回甬上，于是始得与君终岁相聚处。然不三年而君遽以卒。呜呼！墀与君为兄弟者二十年耳。此二十年，离别间之，人事又夺之，其得实以有兄弟之乐者，先后六七年而已。夫以墀与君兄弟之情，如彼其深也，而为日顾如此其浅。悲夫悲夫！岂非人生之至痛，而天道之不可问者乎？

君卒于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春秋三十。曾祖讳应翥。本生曾祖讳应翱，廪生。祖讳梦香。父名允癸，诰授朝议大夫，封赠先世如例。母俞氏，继母钱氏。吾冯氏自高祖以上数世，读书多清德，而皆不显。逮本生曾祖白于公，以诸生为一邑大师，其文章尤有名，而亦以不遇终。其后吾祖若父辈，皆以家贫习贸迁术，家学浸微矣。至君与鸿墀，乃复稍稍以读书著。以为先人未竟之绪，庶几自吾兄弟振之。今不幸而君又死。君则诚已矣，而鸿墀之独学忧伤，其将何所挟以自壮耶？呜呼！亦其命矣夫！

君娶朱氏，继娶钱氏。子二，崇福、崇禄。崇禄又以君卒之次年殇。崇福初为伯兄后，至是仲父乃命兼以后君，礼律所谓一子承两祧者也。女二，均字徐。君不喜著书，有所考核都不纂述，心知其意而已。卒后仅存诗文稿二卷。君卒之二年，鸿墀始摭君之志行，略述一二，俾崇福长而有所观法，亦以致吾之哀焉。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月，从弟鸿墀谨述。

☆樊增祥○东溪草堂词选自叙

叙曰：阳湖张皋文先生录唐宋人词一百十六首，曰《词选》，其外孙董毅续之，复得百二十二首。先生之言曰：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今第录此编，几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欲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可谓严矣。第自李唐创为斯制，于是西蜀南唐，君臣竞作。逮乎两宋，日益美备。譬犹天机之锦，尺度而难穷，合浦之珠，斛量而且溢。限以方幅，遗美滋多。今张氏不薄苏辛，而系梦窗于黄柳之次，论其甄藻，岂可谓平！又醇雅如清真，清峭如白石，其所甄录，不过数阙。梅溪玉田，仅尝一啜，顾于希真樵歌，亟登五首，论其去取，岂可谓公！夫程之者甚苛，而收之也似滥，此固不能无议于后之人矣。董君才识，抑又不逮，综其所录，玉田为多。其他名人，犹为漏万。

余始自弱龄，殚心词苑，窃以作者虽繁，其同类而殊出者，要可指而数也。有唐一代，金荃最高，张氏之言，是则然矣。五季之世，二李为工，后主思深理约，致兼风雅，匪唯一朝之俊，抑亦百世之宗。降而端己《浣花》之篇，正中《阳春》之录，因寄所托，归于忠爱，抑其亚也。

北宋之世，蔚若兴云。南渡以后，夏声益大。综其失得，可略而言。盛宋名臣，多娴斯制，间为绮语，未是专家。小山有作，始空群骥。伊川正色，且移情于谢桥，洛浦幽思，将并名于团扇。岂非同叔之凤毛，而颖昌之麟角乎？子野歌词，亚于小晏，晁无咎称其高韵，耆卿所无，韪哉言已！少游俊朗，世罕其俦。婉约多风，单缓入律。慢令双美，靡得而间。方回乐府，见称宛邱，妖丽之云，殆犹未称。论其圆吭徐啭，明姿淡泞，意周乎调，情余于词。固亦三影之损箴，淮海之鼓吹也。

宣和之世，爰有美成。集乐府之大成，为词林之韶。抚弦动征，吹律含商，至于北里知名，禁廷倾耳，不其盛欤！高孝以来，词流盖夥。翳惟白石，实长齐盟。于是史邦卿吴君特羽翼于前，王圣与张叔夏标映于后。此五君者，譬诸渥洼美驷，荆舒明瑶。词学一日不湮，斯人亦一日不没。邦卿昵于韩氏，清议所羞，要其纂组丽密，宫羽纒苒斐，不以人废，斯之谓欤。君特以○粹之姿，发瑶瑰之想，万花共采，五鲭合脔。七宝楼台之喻，殆乐笑翁之过言乎？碧山感物之咏，上薄《骚》经，玉田托兴之辞，义均宋赋。拟诸石帚，具体而微。其他庐申之、高宾王、蒋胜欲、周公谨之属，亦能各引一端，同声相应。洵长城外之偏师，廊庑中之高弟矣。综而论之，声音感人，回肠荡气，以李重光为君；演绎和畅，丽而有则，以周美成为极；清劲有骨，淡雅居宗，以姜尧章为最。至于长短皆宜，高下应节，亦终无过于美成者。他若子瞻天才，绝一世，稼轩嗣响，号曰苏辛。第纵笔一往，无复纒曲之致，要眇之音。其胜者珠剑同光，而失者泥沙并下。等诸变徵，殆匪正声。柳七黄九，并负盛名。然《乐章》九卷，瑕不掩瑜。关河残照之吟，杨柳晓风之什，数阙以外，半为郑声。导元人之末流，入桑中之鄙语。准诸宣圣，放之为宜。山谷鄙俗，又甚耆卿。竹矜严，红友极诋。斯真郤下，无当褒讥。又若完颜之朝，吴郎乐府，有名天下。今其词品，仅可下中。此殆女真无人，坐使兹父称霸耳。遗山诗学，北宋放翁，惟词亦同，均非极诣。元代作者，见摈宛邻。然如蜕岩之清绮，蛾术之明密，则亦未易至也。

今兹所录，一归雅正。其有合者，勿问时代，咸著于篇。其不合者，虽有高世之名，未尝附和。意在补宛邻之阙遗，作词林之南董，无俾箏琶之响，糅乎正始之音。其已见词选者不录，录其未收者，自唐及元，凡一百四十二家，都四百二十九首。间加诠注，密勘丹黄。小舫巾车，不离怀袖；花朝雨夜，每伴香灯。匪曰灾梨，聊同嗜枣。出而问世，其犹俟诸。戊寅五月初九日恩施樊增祥。

○草窗诗叙

崇阳傅蕙友同年，出其哲兄久成先生遗稿二卷，曰《草窗诗存》，属为勘定

。第一卷皆古体，第二卷仅五律廿七首，盖校梓未竟者也。

吾乡道光以来，号能诗者，莫如监利王比部，与同县蔡黄楼，天门刘孝长，钟祥张觉山，号楚四家。又与龚九尊、郭南村诸人，号监利十子。其《漆室吟》、《百柱堂集》，风行雷动，震暴一时。流派延沿，竞高声采。五言必宗萧选，律体争慕杜陵。今制府张孝达师曩视楚学，设《经义治事学》舍，乐育人才，奇伟亮博之士，云兴鳞跃。同治以来，楚材称盛，江山文藻，相为映发。以余所知，未易更仆。今观久成所作，冲夷古澹，一扫信阳北地积习，而亦不堕公安竟陵滑易纤仄一派。其源出于陶韦，而宋之柯山具茨，国朝之苇间陋轩，撷芳漱液，遗筌忘象，盖庶几得味外味焉。余既反复吟玩，叹挹其词，而又讶其不竞时名，不逐声气。及蕙友出示其尊甫铁椽年丈《崇质堂集》，三复卒業，然后知家学相承，凤毛有自。而又叹瑰宝善藏，潜光不曜，一门之中，父子兄弟，自相师友，沉酣古籍，屏谢浮名。其胸次高，故其气骨峻，其传习正，故其词致醇。

吾属驰逐诗林二十余年，自以为尽交海内之士，而不意山林深蔚之地，乡尚阨耳目之前，有如此才，不获一接言论。而仅得于覃蠹丛残豕鱼淮别之际，流连吟望而不能已。正恐空山寒谷，藏名避世，若草窗之诗者，尚复不少也。此集嗣崇质堂而出，当与监利分镳并驰。拟之有明，监利如李何之有废兴，崇阳则徐高之无绝响矣。光绪十六年太岁庚寅除夕前二日恩施樊增祥叙于都门寓庐。

☆简朝亮○朱九江先生集序

学者问曰：闻集之始也，后人集之，而非自为集也。朱先生既没十有六年，而未有集何也？朝亮曰：搜之未备，既不得遽，又时将有待也。然迁延之罪，固自知之矣。学者乃出其所得诗文百篇有奇，又有数策录所闻者。问曰：然乎？乃检其所得，曰：诗文非先生之作。而妄称为先生者，十二三焉。若夫所闻则不能无异，自古而然者也。

呜呼！悲哉！先生既没，赴至，朝亮父丧方禭覃，以师丧固所奔也，戴星而行。及至，既敛，将盖棺，家人闻来，哭止之。遂入哭，犹及见先生面如生也。行省两院为文祭之曰：明不自翹，遗书有无。朝亮闻之而悲。夫先生有书而无书也，先生之明终不可以没也。先生七十有一，朝亮在其门，冬归成昏礼，反而晋拜。先生赐之酒。既侍饮，敬问先生著述，举所以欲为书者而答。凡七书，而自谓于儒宗性学，发之而为政术，尚之而为风俗。得失虽微，即于中国人伦之大，天下强弱安危所存者，则尤属意而不敢草草焉。及先生七十有五，语其家人，将定稿以成书。亡何疾作，乃燔其稿，逾月而没。此有书而无书。昔人以服程子之明，而先生由之者也。

虽然，先生之书未传于人，而先生之行之言，人固得而见闻者矣。况其莫年讲学，上辨古人，下穷今日，其所以勤告者，必其所以欲为书之精意，岂犹有隐而不宣者乎？先生讲学，尝陈时病，力辟其非，以叩击案曰：即如著述，当在斯也。然则先生之明，已传者精意，未及传者文字尔。古有修身教士，生平不著述一言者，而其言终布于天下。士大夫得以自艾，妇孺得以交称。史氏赖其言，而一朝时论之是非乃定。若是者，何以至斯也？有表其传而书之者也，此无书而有书也。

先生既没逾年，同门将表其传，属议为书。朝亮方母丧，未获承也。服阕后，感其意尝欲为先生年谱一编，棼棼人事，久之未成。[C114]々深居默坐，忆当日席间所见闻者，愀然有感。虽风雨中夜，犹必书之，惧将失也。虽书之而不敢遽以视人，惧其或失先生意也。语未及终，学者视抱以思。乃曰请成年谱，以视吾学者，使无惑于所闻。且先集诗文，其所未得，搜之可补也。孰与扃其正者而投其妄者乎？若此之时，能待者几何乎？朝亮以学者之请，固衷于谊而不敢辞也。然蹲循久之，盖以谊之至大，将卒为之。苟一言之失，斯获戾矣。将不卒为之，使先生不彰，其获戾者犹小。使天下不得闻先生之行之言，而皆失所从，其获戾者实大矣。既不可已，遂许之。自夏徂冬，集有先生诗五卷，文四卷，暨书先生事者附录一卷，乃成年谱，列于卷首。庶读集者先有考焉。

诗由先生家人所得，暨宗人已刊者，今考其年类而次之。壮年者少，大都四十以后为之也。由诗而文，递推终身，故以为次，亦韩集例也。年谱自三十有八以前，据先生公车纪程，暨其家人所得纪年事略，以后据先生在官日记，襄陵碑录，暨先生手定门人文卷也。年谱以年为次，而有先叙合叙。使其文不散者，《左传》编年之书已开其例也。《论语》、《诗》，可以兴，陆稼书谓观朱子年谱可以兴。今年谱录诗，则诵诗论世，其所兴者不勃然为风之自乎？诗由天性，野人歌谣，今犹于古。百世之后，微问如何，诗必不绝。先生为诗，谊原三百，如古之诗人，非今之诗人所可囿。录其大者，可厚人伦，固先辈以诗篇为年谱之风也。年谱例录文，谱居集前，只录其题。今或仍录其文与诗同列者，谱普也，风谊之高，欲普见其凡也。先生年谱，人谱也，书其可书，不可以常例书也。

学者问曰：今谱之言，其必古人未有者乎？曰：是不可以不辨也。昔者顾亭林为《日知录》，自谓古人所先有者削之。今考其书，章句名物之微，其自谓者略是矣。然其书之用，不系乎其微也。凡所言天下大法，则其书之用存焉。皆古人所先有而顾氏申之者也。夫既申之，则古人之言，始终复明，天下虽有邪说而不能蔽。若不申之，则古人虽已言，犹未言也。历世以来，独立不惧之

君子，天下所争言，而一人不言，天下所不敢言，而一人独言，皆申古人之谊，以蘄后人之明。何者？天下之变无常，变无常而谊有常，君子得其公谊，续其公言，无不孚验也。不知者酭曲谊以为新，斧小言以为断，谓之古人未有焉，其于天下不适害哉！既而学者群请曰：书成，吾学者传录之，难且易讹。今备梓费，请刊之，遂如其请。学者校刊于琴书草堂。

○尚书集注述疏序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故书之失诬。其为人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今之为《尚书》者，其诬有三焉。东晋伪古文，其诬一也。书序孔子作，其诬二也。执汉学之失，其诬三也。昔者汉孔氏安国献古文《尚书》，此秦燔书时所壁藏者也。其为伏生壁本今文所有者廿九篇，其逸书多十六篇，惜不终立之也。晋永嘉之乱，而古文亡矣。东晋梅赜献孔传《古文尚书》，其为今文所有者，自《大誓》而外，皆取诸马郑古文本也。而其余则伪者二十五篇，盖经附传而出焉。伪传之罪小，传可从而可违者也。伪经之罪大，经可从而不可违者也。宋朱子不既疑于东晋古文哉！蔡氏沈受朱子之命而为书传也，固疑之矣。故其为《牧誓》传曰：此与《汤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大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尽出于一人之口，岂此独为全书乎！盖疑其有伪者也。特未皆辩之明尔。今之辩伪者，皆明其伪之所从出矣。然辩伪如惠氏，犹谓伪古文于大义无乖也。则何以使天下明伪古文之乱经而贼道哉！

伪《大禹谟》，言舜以帝位让禹，禹以舜之帝位让皋陶，是以帝位等臣位也，是诬也。《尧典》言舜以百揆命禹，禹让于稷契暨皋陶。百揆者臣位也，禹得而让之。舜之帝位，惟舜可言让之，禹不得以舜之帝位让皋陶也。故《尧典》言尧让四岳帝位，岳不受。岳虽知有舜，不以让也。其举舜者，以帝命而举之也，非自岳让之也。其后言尧让舜帝位，舜让于德，曷尝言舜让于何人哉！伪《大禹谟》曰：枚卜功臣，非也。夫禹，以诸功臣皆可让帝位也者，则其先何为而独让皋陶乎？既独让皋陶，则皋陶在诸功臣之上，与所谓义钧从卜者异矣。虽禹让而帝未俞之，禹何不再言皋陶，而乃言枚卜功臣乎？诸功臣可卜而让之，则其先独让皋陶，非禹之诚也。圣人而犹有不诚者乎？

伪《大禹谟》言益赞于禹者，欲禹感苗民，乃以舜感瞽瞍为辞。而曰至诚感神，矧兹有苗，是益为舜臣，而斥天下之父，以为有苗之不若也。顾氏谓此非人臣所宜言也，皆诬也。《周语》称《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反而言之，是民可下也。《易》所谓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即可近之义也。伪《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反而言之，是民可上也，则悖矣。不其害哉！是诬也。《左传》称吴公子光云。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阎

氏踵为此任威灭爱之言，而谋逆如公子光者，喜闻之尔，非《书》辞也。伪《允征》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则以所闻者为《书》辞矣，是诬也。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威爱所宜兼济也。岂古之《书》辞，而不及兵家言邪！伪《咸有一德》曰：惟伊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此袭《礼·缁衣》所称尹吉者而窜之也。然则伊尹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将伊尹亦有九有而与汤共天下乎？是诬也。《左传》曰：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此楚之不臣也。《史记》言楚子伐随，而曰：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观政犹观兵也。《史记》言武王先伐纣二年而东观兵矣。伪《大誓》曰：观政于商，以《史记》之诬诬之也。《左传》以兵谏为爱君，春秋之邪说也。程子以为今日而天命绝，则纣独夫也，伐之何待三年？今日而天命未绝，则纣君也。武王为臣，敢以兵胁君乎？《礼》大传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盖武王既事，则诸侯奉之为天子，故柴祭天也。

伪《大誓》曰：类于上帝，是始事伐纣，武王以诸侯而祭天也，是诬也。《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夫人心者，天命之实也，其应乎人者，皆其顺乎天也。孟子所谓天吏也。孟子称《大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故救民者，岂以诸侯而祭天，妄为应天者邪？伪《汤诰》曰：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此袭《论语》所称汤祭上帝者而窜之也，亦诬也。祭上帝者天子之礼，将伐桀而祭上帝，而汤先自为天子也。孟子何以言非富天下也？《论语》所称者，墨子引之，称曰汤说。其汤说有今天大旱之辞。盖汤既克夏，大旱七年，而祷雨于天也。周官大祝六祈，其六曰说。今汤说犹《金》之说也。《礼》曰：殷人牲用白，今用牡元者，盖元之色黑，则水也，祷雨故也，非未变夏礼也。犹周人牲用も，而其诗言兴雨者，则曰：来方祀，以其も黑也。然则祷雨之说，非将伐桀而祭上帝也。故《汤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言祭上帝也。《牧誓》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不言祭天也。犹《论语》言天厌之。又言获罪于天，皆以天道言之，非祭天而为是言也。故《礼》言祭天详矣，而礼无将伐桀纣而祭天者，礼别嫌疑，其义精也。《曲礼》言诸侯曰：临祭祀。外事曰：曾孙某侯某。《诗》言武王之兴曰：矢于牧野，维予侯兴。盖伐纣时不称王也。

伪《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是诬也。将伐纣而武自王，是贪商也，则武王之志荒矣。《乐记》称：孔子之辩武音者，犹是也。或曰：周王者史追加之尔。夫《牧誓》称王曰者，史追加之也。此为祝辞，则无追加之者也。《礼坊记》曰：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

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为良显哉。盖《君陈》为人臣爱君之辞，犹《大誓》为人子爱亲之辞也。今伪者以成王告君陈，则为人君告臣之辞，是导谏也，是诬也。阎氏曰：导谏中主所不为，而谓三代令辟如成王为之乎？

伪《毕命》曰：嘉绩多于先王，此美子孙之臣，称先王而自多，非善则称亲之义也，亦诬也。蔡仲之祖，文王也，即成王之祖也。《雒诰》称周公告成王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然则成王告蔡仲，当言我文祖矣。伪《蔡仲之命》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训，以成王而称文王曰乃祖，既无美称。且若成王与蔡仲不同祖者，诬其祖也。《左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盖中者民心之本然，孟子所谓我固有之也，所谓性善也。伪《君牙》曰：民心罔中，惟尔之中。伪《孔传》谓民心无中从汝取中也。夫民心苟无中，又何能从汝而取中乎？荀子曰：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此荀子言性恶以诋孟子者也。今伪《君牙》，以荀子性恶之意而伪焉，则诬民也。

夫伏生今文无《书序》也。今谓孔子作《书序》，斯诬矣哉。朱子谓其为周秦闲人作也。蔡氏从而辩之，大义章矣。《甘誓》曰：大战于甘，犹《易》所谓龙战于野也。《序》曰：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夫王师大战，不可以言与战也，诬启之不竞也。蔡氏曰：大战者甚有扈之辞也，序书者宜若春秋笔然。春秋桓王失政，与郑战于葛，犹书王伐郑，不曰与战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启之贤，征有扈之无道，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曰与战，若敌国者，何哉？孟子曰：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序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不其疏乎？故伪《伊训》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伪《太甲》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盖伪者以为太甲以孙继祖，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汤以元年十一月崩。汤崩逾月，太甲即位，遂以二十六月而服阕也，此非礼之大者也。《公羊传》曰：缘终始之义，一年不二君，今于先君崩年而即位改元，是一年二君也。是今君忍死其先君也。曾谓伊尹为相而有是乎？则伪古文因《序》之疏而益其诬也。

然汉学如马郑，无不从《序》者，而序有失焉。故汉学之失，有因《序》而为诬者矣。君曰：在家，不知在家者退老也。此周公留召公在国以知事，据经而明也。《序》曰：召公为王，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谓之不诬不可也。而马郑皆从之。不有蔡传，不使周召元老终古皆疑乎？《康诰》之首，苏氏谓《雒诰》脱简者，是也。经曰：作新大邑于东国雒

，又曰：乃洪大诰治，其为《雒诰》之首可知也。序者不察，而以为成王封康叔之书，失之者大矣。《康诰》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盖康叔武王之弟，此武王封康叔而诰之也。康叔监诸侯，故曰：孟侯。康叔于成王，叔父也，非弟也。谓周公以成王命诰之，则既为成王之言，何又以弟称之？蔡氏所由辩《序》也不辩乎此，乱贼托焉。汉王莽说之曰：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何其诬之甚也。以《左传》稽之，楚子革言分物之由曰：晋及鲁卫，王母弟也。祝佗言康叔分物，命以《康诰》，则封于殷虚。且参周公唐叔而言曰：三者皆叔也。盖叔者母弟之称也。鲁卫武王母弟，晋成王母弟也。夫以卫为王母弟，分物以封，则武王封之也。若成王封之，则曰王叔父也，非王母弟也，非叔也。故佗之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其必自武王而及成王者，盖有由也。古之称王，天子也，非后世所谓诸侯王也。《大诰》称王若曰猷，此周公奉成王命而东征也。郑氏曰：王周公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也。呜呼！周公为臣，可居摄王位而权称王哉！王莽拟《大诰》，为摄皇帝若曰之文，胡为乎郑不戒于莽贼也？夫君幼而臣摄政则可，摄位称王则不可，《春秋》所以不书隐公之摄位也。周公摄政，非摄位也，郑释《大诰》之诬，因《康诰》序为之也。今江氏王氏孙氏，于此皆从郑焉，非执汉学之失而不辩邪？

凡若此者，皆三诬之宜去者也。故必去其三诬，则孔子所谓书教者宜明也。书教宜明，则孔子所谓其国教者宜明也。礼朱子之意，求汉学之是，以明孔子之书，辩《序》而察之，使伪古文不得托于《序》也，其可乎？《礼》之为《记》，虽犹有失。然记者，初非伪经也。扬雄拟经，《汉》《史》犹以《春秋》诛僭王者诛之，况乎其伪经也？今伪古文，虽不得伪者之主名，亦以《春秋》诛不得名之贼诛之而已矣。

伪者或袭《尚书》逸文而窜之，其他百家，亦杂采焉。彼询伪而不去者，岂不以惧遗所袭之义，遂忘所窜之非义欤！今萃逸文而明之，则其义之袭逸文者，皆存乎其间，而于彼何所遗也。其杂采而义者，于所袭百家之书而明之，则其义亦岂遗乎？夫伪者虽所袭之义，而既在伪古文也，则皆失其浩然之气者，何也？孟子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今有法物而盗窃焉，好古者欲观法物，与其从盗之家而观之，则法物杂乎盗物，而为之不尊也。奚若执盗诛之，而还法物于其主，乃从其主之家而观之，然后见法物皆焕然如初也。高宗纯皇帝定四库书，凡辩伪古文者，无不采录。盖以经义者盖世之公义，将以俟后之考之者也。夫孔子以书教知其国教者，于何为而观其深也乎？《大传》称孔子谓颜渊曰：《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鸿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

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诚。盖七观，皆观国之光也，其余则可以推矣。

《鸿范》者，通皇极于四海者也。纪天之数，而无不征之于人，非人无以立政，非政无以用数也。故八政八曰师。师者兵也，无兵则诸政必乱，食货皆可夺，而四海之宾者将不宾矣。兵居八政之终，非以为可后也，所以成诸政之终也。虽然，兵不可后，而徒言兵不可也。立政者能官人以立政，其兵遂强也。谋卜佞人之面，则政不立而兵不强，用吉士之心，则政必立而兵必强。故《立政》曰：其克诰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能官人以立政者，其兵能若此也。此非《尧典》之柔远能迩者乎？《皋陶谟》，以知人而安民，莫安于此矣。顾命之训，其言柔远能迩也，曰张皇六师。其言昔君文武也，曰：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王家，皆此意也。文侯之命，苟不徒曰：其归视尔师。而平王与文侯谋六师而立政也。东周岂不可复兴哉？由是推之，《书》教所以系于其国也。故释《书》者不可不慎也。

《史记》言成王诛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后，奉其先祀。盖微子去之，卒得之为客而封宋也。则《史记》谓武王克殷，微子持祭器，造军门，面缚膝行而前者，非所以教孝也。《大传》言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走之朝鲜，武王因以封之，盖箕子未尝受封也。所谓我罔为臣仆也。虽在朝鲜，终身称箕子焉尔。箕子者故商之封也，则《大传》言箕子受封，以臣礼朝周者，非所以教忠也。此一人之说，且古说也，犹得失半之，不皆古义也。则择群言者可不慎乎？凡说经者，虽添文以明经义，而于经实无添文。孟子称孔子释民之诗，今可考也。

《金》曰：王亦未敢诮公，盖示天下以成王之明，足以为教也。郑以欲诮未敢释之，欲之为言，于经病添文也。经无欲诮之文，而郑添之，则成王不疑周公之心，无以白于天下矣。

《汉志》曰：《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是矣。然《尔雅》训诂，或一名数义，或不备焉。非旁通他经，案之本文，将失其大义矣。《尔雅》曰：食伪也，此《左传》食言之义也。孙氏执之，谓伪古通为，以释《尧典》食哉惟时，而于蔡氏释以孟子不违农时者，反不从之。是不知《尧典》咨牧，道在养民，当教之以重民食也。《尚书》古文梅本，其为今文所有，而取诸马郑古文本者，二十八篇，其窜之者甚微。今幸犹有所据，皆复其始也。今古文异流同源，宜通之矣。使其取长，犹今本《论语》合古文齐鲁之长也。今自《雒诰》之首脱简而外，诸篇皆无脱简，亦无阙文。惟稽其篇次，稍失之尔。或疑其讹且脱者，以为壁本之残，或牵于伪孔传《序》，以为伏生口传之失也。或以为佞屈聱牙，遂不考于诸经，而不知古圣贤人为文之法也。故必知诸经有代为设

辞之文，然后《梓材》之义皆通。必知诸经有逆而倒叙，断而遥接之文，然后《雒诰》之义皆通。必知诸经有因时变称之文，然后顾命之义皆通。义在文中，圣门以经学称文学者，谓斯文皆斯道也。

朝亮不敏，谨为《尚书集注述疏》，凡《尚书经》二十九卷，《逸文》三卷，冠之卷首，附之卷末，上下都为三十五卷。其明今古文之传者，详卷首尚书大名下焉。其《大誓逸文》，择次二十九卷中，存二十九篇之略也。《书序辩》，附卷末上，伪《古文》，附卷末下，欲其备考也。伪《逸文》，则附伪《古文》后焉。《礼》曰：毋剿说。今之所集，皆述也，敢剿说乎！其纯采之，则名。其不纯采之，与或为公言，则不名，无非述者。《易·文言》四德，采之穆姜而不名。今考于《传》，盖不纯采之，且或为公言也。《论语》答颜渊仲弓之问仁，其语皆然，与所称周任之言者不同也。其不纯采之若亦名焉，将必录而辩之，则芜矣。此孔子所以述而不作，皆为文言也。朱子称苏氏释《书》之文，以为过人，盖知言矣。后世言经，言不悉文，或苦其芜，今不敢不戒之也。凡要义于注登之，异文异说之要，于疏存之。征引则取其义之著者，义同则取其言之文者。注文宜简，疏文宜详。其或征引详于注中者，以经之古言古义，非此不明，从郑《礼》注之例也。征引之字，彼此不同，则以可通者明之，从释文及诸经疏之例也。义之先后，贯乎章句，外注或申其义，或总其义，皆与内注相参，而经之脉络通焉。从朱子《四书注》之例也。古经善文，或句中有图，今疏后或附图，《雒诰》以图及献卜之义也。疏原其始，前人之注，后人疏之，其注而自疏，非从唐之《道德经》注疏例也，《易传》固有其例也。《易·说卦》曰：帝出乎震，齐乎巽，而又自申之曰：帝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盖说八卦皆然。伪孔传非不多所袭也。讨其所袭之义，复其所袭之名。而注不登伪孔矣，亦诛绝之也。非郑弃邓析而用其竹刑，如《左传》云也。其伪传之非义而可惑者，则疏皆辩焉。

自维固陋，少之日手写《尚书》，缀而读之。迨游九江朱先生之门，时讲习之，若有寤者。既不自休，博稽《尚书》家言，朴学可观，其义犹将待发也。久而乡居草堂，与诸学子辩难，而令钞所属草者。八年，旋以时义旅于阳山之将军山，与诸学子居山堂，夙多从事如乡居时者。又三年，百为皆废，终食不忘，胥勉勉乎《尚书述草》。盖自草创以来，既十有一年矣。所以艰屯无悔，必蕲草毕者，自以读书报国，愧非其才。惟素所习孔子之书，或犹可竭力于斯，以无忝君父之教云尔。今草甫毕，诸学子数请校刊之，愿得为礼之肆简也。乃如其志，以草畀焉。庶几共明书教，将知远而求之深也。

○尚书集注述疏后序

呜呼！治经之事，岂一日乎哉！诸学子而校刊《尚书述草》焉，则五年于斯，率僦居广州城，集同门千金，以资刊者。其草则自阳山山堂，八百里月邮以至，皆旋定而旋发也。其始手书诂校者曰：昔程子为《易》传，其草不遽以授人，有问者，则曰：尚冀少进乎？迨寝疾而后授之，此其慎也。朱子为《论语集注》，《孟子章句》，先后得其草者，数刊之，则见其数改之，其将没而犹改之者。则所为大学诚意注文也，朱子岂不欲如程子耶？世变愈大，非刊之，则其草难存，不得已也。今《尚书述草》，非敢有然矣。惟其改之，则所怀也。二三君子，将于校刊时而能助乎？季汉武侯曰：昔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此以政事而念幼宰之勤渠也。书以道政事，今从事在书，不曰是亦为政乎？虽十反宜也。凡经义皆大而微，有素所存疑，乃决疑于斯须者。今之发草，时或递至山下，遽追而改定，此所谓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也，则亦何疑于辩难乎？二三君子，心力方强，惟经义足以生浩然之气。古之人所以为无竞者，皆至今存也。其完文然也，其逸文犹然也。其大略不可不先明之也。

太甲之《逸文》曰：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夫后，君也。胥，犹诗载胥及溺之胥。相也，以古通与，民相与也。宁，安也，言民非君无能相与安也。《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盖王者子民，则民皆得父母而安，此民所以必尊君而亲之也。《易》曰：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君子知尊君而亲之，故一君而望其安民也，是民之君其君也，民能相与安矣。《易》曰：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小人不知尊君而亲之，故二君而启其争民也，是民之不君其君也，民无能相与安矣。无以者，无与也。《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言无与也。辟，亦君也，言君非民无与君四方也。孟子曰：民为贵。是故得乎邱民而为天子。盖天子之贵，由民以为君，当无贱民之心，此君所以必安民而贵之也。《易》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苟得民，则四方皆与君之矣。苟不得民，则四方无与君之矣。《大学》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故曰：辟则为天下一矣，明无与君之也。由是言之，民依于君，君依于民，而政以立焉。故凡经之言民者，言民心，言民生，而不称民权。以民非君无能相与安也，道在尊君也。凡经之言君者，言君德，言君职，而不逞君权，以君非民无与君四方也。道在安民也，此人道之本乎天，而万世不可以他求者也。《夏书》之逸文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以守邦。夫众者，民众也。元后者，元德之君也。戴如《左传》戴皇天之戴，谓共戴而奉之也。《易》曰：大哉乾元。又曰：元者善之长。君体子仁足以长久。故曰：乾为天，为君。又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明万国之众，尊其君曰元后，戴之如皇天，皆共戴而奉之也。故《召诰》曰：其惟王位

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此以知民不当挟众而自主矣。盖众非元后何戴焉。

以，如《易》能以众正之以，谓左右而用之也。守邦者，守其国而不可犯也。《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惟后之左右民，故其众可左右而用之也。于是乎有以守邦，虽敌国必畏之矣，是守其国而不可犯也。故古之能用众者，必信乎民。孟子所以言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也。若唐以睢阳之守而存也。《论语》言去兵去食，而不去信者，则曰民无信不立，明民不守邦也。故《大学》曰：失众则失国。此以知君当畜众而自强矣。盖后非众无以守邦焉。《召诰》有言王元子者曰：用顾畏于民岩。夫岩，险也，后非民无以辟四方，则民险矣。而后以守邦者，亦民险也。《易》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邱陵也。庄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今《召诰》所谓民岩者，岂以为人心之险哉！谓夫天命生民，民性之直，民心好恶之公，守之而不可犯者也。凡天下守之而不可犯者，孰有过于民心好恶之公者乎！故谓之民岩也。盖以是为民险矣。天道至公也，则有天险焉，地道至公也，则有地险焉，人道至公也，则有民险焉。民险者，守之而不可犯者也。《论语》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召诰》言天德之敬，节性之和者。敬以和其民，行乎其直道之公也。盖有王元子之所以为和也。亦有王元子之所以如兄弟之友而友民也。于是乎民险皆平矣。天险之平，以天道之和也。地险之平，以地道之和也。民险之平，以人道之和也。从古以来，敌国外患，苟不得其平，恃以守国者，皆无可恃焉，恃民岩之险也。故古之敌国，若无所顾畏矣，而终不敢不顾畏者，有民岩在也。若宋之义民是也。而谓有王元子，反不顾畏于斯乎？《多士》曰：罔顾于天显民祗。《酒诰》曰：迪畏天显小民。皆不言民岩也，而其险昭然矣。不知者以为民岩者，庄子所谓人心之险也。挟众而讪言，犯上而作乱，皆民岩也。所以称民权也，何其戾于《召诰》之义哉？

《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夫民，人也，民之所欲者，本乎天性之正也。《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大学》曰：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明乎所欲之正也。天必从之者，天以民为心也。《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民心之所欲者，皆天心之所欲焉，则无不从之也。夫天人理欲之说，诬民者迂之矣。而其托于《太誓》者，以人欲为天必从之者也。岂不悖哉！《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盖人性之欲，有由天理而不化于外物焉。故《乐记》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此性之欲之失也，是天欲绝之矣，而妄以为天必从之乎？

《夏书》之逸文曰：道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夫道

，聚也，振木铎而行，则聚众听焉。故曰道人，徇遍也。杜氏曰：道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是也。此《汉志》所谓行人采诗者也。师，众也，官师者，百官之众也。规正也。《诗序》曰：沔水，规宣王也。相规者，相与规正其君，若《无逸》所谓胥教诲也。工，百工也，若立政所谓艺人也。《国语》曰：鲁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匠师庆言于工曰：无益于君，而替前之令德。盖言工执艺事以谏也。《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况其争之多乎？夫谏者争也，以公义争其不义也。天子君天下，诸侯君其国。古之明君，皆兢兢乎不敢自专也，而愿闻其过。是故谏无常职，人人可以尽言于吾君。道人所采，百官所正，皆谏也。遍乎百工，则众矣。诗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又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蕘。《国语》曰：庶人传语。又曰：风听胥言于市。皆众谏之义也。

然而古之士民，其气不嚣者何也？非挟众故也。以义之正者为公，非以言之众者为公也。夫谏者何为而知义之正乎？古之学校六经之术明也。盘庚曰：诞告用，其有众咸造，勿褻在王庭。此盘庚将迁而告民也。诞大也，诚也。有众，民也。造，至也。勿褻者，戒其慢也。庭者，若周官外朝之位也。古者君有大事，则有庭询之法，臣民集焉。《洪范》所谓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民者也。古之为君者，此其不与臣民相隔也。然岂询之而不察之，徒听于庭议之众哉！《论语》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是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故凡庭询者，非不察之而徒听之也。然非其君之明，何以能察之哉？《大学》言新民者，所以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所以先必格物致知也。朱子所以必言穷事理为格物之要也。故其入告于君者，且勤勤以格物穷事理为言。盖以人臣之义，正君而救民，莫大于是也。当盘庚时，以河患迁殷，其臣浮言而惑民，其民惑之而违君，虽民有箴言，皆伏之不闻矣。盘庚苟不察之，徒听于众，将不以庭议沈其国耶！善夫盘庚之明也，察其臣之恶，释其民之疑，不废庭询，而庭询有正，不可以众挟也。非其能格物之大，设中于心者，而能然乎！

《大诰》曰：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此大告东征也。管叔率群弟，流言诬周公，殷武庚从管叔而叛周，成王大告东征，而察天人之际也。非空言也，实事也。实理则实事之由也。夫造，为也。为犹作也。哲，智也。《洪范》曰：明作哲。迪，道也，谓导而行之也。君之于民，以哲智导而行之，则民无不安矣。康，安也，格至也。蔡氏以为大学格物之格是也。格知者

，即《大学》致知之至也，此《大学》之宗也。朱子本之以释《大学》者也。今言弗作哲以导民安康，况曰其有能至知天命乎？《皋陶谟》曰：天明威，自我民命威。盖天命在民，君哲而民康，然后天命可知也。君欲作哲，非有迪君哲者，何以迪民康乎？下文言民不康矣，而求康其民者，则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谓此也。爽，明也。诗曰：此邦之人，不可与明。《君》曰：厥乱明我新造邦。今言爽邦之明，必由于哲者，以明作哲故也。十人，即民献之十夫，皆民之贤也。知上帝命者，哲也。十人迪知上帝命者，犹《无逸》所谓训告迪哲也。亦犹《君》所谓迪知天威也。盖上帝命讨有罪，今行上帝命者，十人导而行之，非知无以行，故曰迪知也。迪知上帝命，则上文言作哲迪民康者，于此见之矣。由其哲之能明邦也。盖十人迪哲，则天命讨贼之义明，而民之不康者皆定之。邦由是明，即邦由是定，非昏乱之邦矣。当是时，三叔流言，多邦肆伐，而专征者周公也。是成王授周公以天下之兵而不疑也。夫成王者，孺子王也，年十有三尔，何其明哉！十人迪哲，二公当在焉，其不疑盖有由也。故成王所谓格知者，格知之大也。至于能察奸谋而定天下之大艰也，岂类小智不明者之所谓格知乎！

《仲虺之诰》之逸文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夫自为者，自己为之也。得友得疑，不言自为者，通上省文也。疑犹礼言师保疑丞之疑。故与师友并言，盖疑则谋于人也。诸侯自为得师者王。若孟子言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也。得友者霸，若《国语》言晋文之长事贾它也。得疑者存，若《战国策》言燕昭之问郭隗而来乐毅也。皆自为得之也，非由敌国为之也，非由异国为之也。士虽有由敌国异国而来者，非受命于其国之君臣而来间我也。故我得之以为己用焉。师其所当师，友其所当友，疑其所当疑，诚得其善而好之也。孟子曰：好善优于天下，此之谓也。故曰：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讪讪。予既已知之矣，讪讪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此幽王之所以亡也。故曰：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仲虺之言，谋国者宜如何自省哉？《左传》言楚析公、雍子、子灵、苗贲皇之奔晋者，皆怨楚也，乃为晋谋，以害楚焉。故曰：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此霸国余烈云尔。其有近于自为得之者欤？

《周书》之逸文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夫农者，平地山泽之三农也。空而不有曰乏。事者，百工所备之事也。若孟子言通工易事也。三宝者，所以通有无也。《史记》曰：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此禹贡所谓惟金三品也。而周监于夏焉，则周之三宝可推矣。断而不续曰绝。虞者，山泽之虞也。财者，货财也。

竭而不生曰匱。微而不多曰少。盖足民之食，其原出于农。备身之事，其原出于工。行币之宝，其原出于商。取地之财，其原出于虞。故《史记》引此而说之曰：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言其原出于此也。今不出焉，则失其原而不利矣。《周官》曰：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藪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职事。今《周书》约九职而统言之。其言农也，而三农与园圃臣妾统焉。其言工也，而百工与嫔妇闲民统焉。其言商也，而商与贾统焉。其言虞也，而虞衡与藪牧统焉。故农者民生之本也，工非淫巧之工，商非龙断之商。工商者，济乎农而资乎虞也。虞者，农工商所由赖也。此与九职之序，不同而同。皆中夏之利也，皆中夏民之所利也。以此利民，皆不失任，其利无遗矣，岂待他求哉！《论语》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奈之何夺而失任，使其利源之不出也。或曰：三宝之金，不忧其困欤？曰：自《周书》言之，则不忧也。农出其三农之货，工出其百工之货，虞出其山虞泽虞之货，中邦之货萃焉。而商乃出而行货乎其闲。其资于货者多也，其资于金者不多也。货之生不穷，而金之生有穷也。此以本富馭末富也，孰能困之哉！

《说命》之逸文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夫口者，言之自出也。自殷高宗言之，则天子之言矣。盖令乎天下者也，宜首称焉。起者，所由起也。羞者，如《易》言或承之羞也。郑氏谓羞犹辱也。惟口起羞者，郑氏谓当慎言是也。《诗》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诗》所以谓无言不讎也。甲冑者，身之兵备也。兵备在身，人皆见而知之，其他无不知矣，故特言甲冑也。惟甲冑起兵者，当阴备，不使疑忌也。兵法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今乃且形于甲冑乎？《史记》称：子贡之言曰：有报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此兵所犹起也。或曰：甲介也。礼曰：介冑则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如其失也，军容不肃，则必不能兵，乃使觐国者轻之而起兵矣。盖祸患所由者，口与甲冑，则其大者焉。衣裳者，国之章服也，笥所以藏也，惟衣裳在笥者，当藏之以待有德，不敢妄赐也。犹《诗》美彤弓者，称其受言藏之也。《史》称韩昭侯有弊，藏之以待有功，况章服乎？干戈者国之兵伐也。省者，自察也。厥躬者，其谋动兵者之身也。《大学》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惟干戈省厥躬者，郑氏谓当恕己，不当害人是也。《左传》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困垒而降，以其能省故也。盖喜怒所用者，衣裳与干戈，则其大者焉。且《说命》之言衣裳也，自口而下，次乎甲冑干戈之间，何哉？《易》之诗曰：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又曰：大君有命，开国

承家，小人勿用。言行师之道，锡命不可及小人也。口者，锡命之言也。衣裳者，锡命之用也。甲冑干戈者，行师之用也。忝此衣裳，孰司喉舌，四海羞之。于是乎甲冑无谋，干戈不戢矣。《诗》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又曰：彼其之子，不称其服。此晋文所以伐曹而数之也。

呜呼！凡若此者，非其大略之所存乎！盖经义者，经术也。古之人于此察焉。则皆卓以立于地圜九万里中，而不知其他有何竞也。此二三君子所宜辩也。后世行事，或迂经义，而巧者又托经义以为言。若宋事之于周官，则巧矣，其欲正之者，非明经术，则安得正之耶？且治书贵知要也。孔子赞易，奚其必三陈九卦欤？奚其必于颜氏之子而称不远复欤？《春秋》非惟言乱臣贼子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皆知要也。今将有白，亦云远矣。悠悠乎书，愿无忽焉。既而诸学子得手书，敏而从事，疑之来，笔以答之。虽八百里，若一堂尔。则所助者多也。若何犹问《尧典》日覲四岳群牧，而疑覲见为上下之通称。问《召诰》节性，而疑问与孟子不同。则因而添疏详之矣，若陈汝廉问《尧典》如五器，欲从马氏五玉之说，而疑三帛二生一死，不可以器称。则因而添疏详之矣。若张子沂问古文《太誓》，马氏传之，而疑马所言者，惟曰今文《太誓》。问金，周公居东，据《通鉴》之论，本乎诗序，而疑成王未知周公，则因而寤旧本马说有伪。实曰：今之《太誓》。而鸛诗亦添疏详之矣。其《高宗彤日疏》，言衮义者，皆以诸疑问而益详也。昔范氏为《谷梁传》集群子有说，皆列名其中。今所问不常，列之难一，未从范氏之例也。故为后序以志之，亦以志校刊终事之日焉。古者序惟在后，今解，既为前序，又为后序，由杜氏《左传集解序》之例而推之也。凡答问在校刊时者，及在其先者，张子沂编为一卷，曰《读书堂答》问。今以附《尚书述草》之后，俾读者参焉。盖《尚书述草》，历十有五年，而朝亮则五十有七也。愿与诸学子为心力之为，志乎古而覲其深。韩子有言：终吾身而已矣。光绪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晦日。

○复康太学书

邮示《新学伪经考》，少闲阅之既，仆窃以为足下过矣。足下言汉之古文，皆伪也。伪之者，刘歆也。歆承父校书，得新莽而其伪行也，二千年来莫察之矣。呜呼！何其言之过也？夫《诗序》有传者之失，《书序》不可信，《礼记》杂出汉人，明堂位尤妄，《月令》吕氏所修，《易说》卦杂卦序卦，后出可疑，《左传》惑于邪说，昔人察之至详也。特不皆以罪贼歆耳。乾隆之初，馆臣之辨《周官》曰：《周官》有歆伪窜者，故史称歆颂莽之功曰：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公孙禄数歆之罪曰：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辨而察之若此。贼歆之罪，既已白于天下矣。秦燔天下之书，其职于博士者不焚。足下言博

士之书，萧何所收者是也，六经无亡阙也。呜呼！何其言之过也？

《史记》曰：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险，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然则何所收者，版图之书也。故史迁序于律令之下也。当此之时，丞相府中，必有博士之书，何实刀笔吏，不知收之。昔人所以痛恨于咸阳一炬也。《礼》十七篇，亡者不知凡几。公食大夫礼曰：说洗如飨。若其不亡，飨礼今安在也？

足下言伏生无藏书。以伏生为博士，所不禁也。然伏生知秦乱，将弃官流亡，欲挟书而走，不犹恐干禁乎？《史记》曰：秦时燔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此其信也。《史记》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此史迁之言古文也。足下则以为歆伪窜之。又恐人谓史迁不言古文，以古文未立故也。则又以此者史迁亦已言古文，然则不相矛盾乎？《史记》曰：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后世因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史迁盖据所见而言之。足下以为此孔子藏书也。然燔书之时，苟庙藏者不壁藏之，能不干禁乎？况孔氏尤秦之恶乎？则孔壁古文，盖有由也。

《史记·鲁共王世家》，不言得古文者疏也，《史迁》之疏者千百也。足下攻古文而决其罪于贼歆，尚今文而决其传于孔子。仆以为六经之遗，传者或失，学者不察，则今文亦贼歆也。夫《公羊》，今文也。《公羊》曰：权者反于经而后有善者也，此援嫂溺之义也。而《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则董卓、司马师、孙琳、桓温，皆权道也，不亦贼歆之类乎？释《公羊》者，言王鲁新周故宋，此明堂位王鲁之谬也。而足下之攻《毛诗》也，言其不知三颂为孔子寓王鲁新周故宋之义。呜呼！何其言之过也。

☆廖平○公羊春秋补证后序

学堂私议，以尊经分官为指归。贾子，帝入五学，所上不同。《学记》，春秋教以诗书，冬夏教以礼乐，是援六艺立六大学堂。东诗上亲，南乐上齿，西书上贤，北礼上贵，太学分左右，上易下春秋。所以必立六学者，上下四旁，情性不同，好恶相反，各因所短以施教。每学分经，各立宗派，亦如六家旨要。分六学专门独立，事半功倍，其教易行。若一学兼包六艺，事杂言庞，教学皆困。《王制》左学右学，有互移法。盖左右分经异教，性情才思，不合于此，必合于彼。使两学重规叠矩，何必互移，此立学分经之说。

今以七经，分立五学。蒙学《孝经》、《礼乐》、《容经》，小学《王制》，中学《春秋》，高等《诗》与《周礼》，大学《易》，方言实业，别立专学，听资性相近者学之，不与各学相黜。蒙学修身，凡俊秀士农工商之子弟皆人

焉。《孝经》标宗，礼容治身，不但仕宦，齐民皆必学。小学以上为仕学，立官治人属焉。主王制，统典考中外政治，律例学属焉。《王制》为普通，专业则分择一门。如司徒、司马、司空、冢宰、乐正、司寇市，择性所近为专习。蒙学详不再立课程。盖考典章如识字，记识功多，用思事少，于小学相宜。毕业后入中学，以《春秋》课之。《春秋》如会典律例，先师决狱皆所取。入中学，治身掌故所已明，就《春秋》以推详当世成败，全经为普通。王制官事，各就本门推考得失，治国齐家，上而天王二公，下而卿大夫士，就行事推论经权，君臣父子夫妇邻国外交，分门求之。《王制》如阵图，《春秋》则操纵变化，在乎一心。古无史家，《班志》附《春秋》，中外史书读不胜读。然精华全包《春秋》，或分书，分官事，既已贯通，余力可以涉猎。凡国家以下，综揽无遗。《春秋》治法基础，董、刘、公孙专经，文章事业，炳史册。《春秋》既通，治术思过半矣，然后升之高等。时局合通，不似汉唐但治《春秋》，已无余事。故必进以《周礼》《尚书》。《周礼》大统，《王制》、《尚书》小统。《春秋》验小推大，简易易行，借证大统。家国因天下而益显，故虽任小，亦必知皇帝宗旨。又道家君逸臣劳。逸者天下，劳者家国。积家成国，积国成天下，知人善使任，其要领也。学问于此观止。补吏授职，不再入学。京师泰学，专为易教。皇帝法天，调济损益之至功，每因事故，如学饰饬盛德篇，有狱则饬。六官分司，分职任事，尊法无为。又六仪有礼乐，帝学亦有礼乐。六仪为治身，帝学为化民。宗旨不同，取效自别。

以蒙学万人计，入小学不过百，入中学不过三十。入高等不过五人，大学不足一。蒙学成，散归实业之农工商贾。中学成，皆补吏。考汉博士多补吏郎，后由吏郎至宰辅，不仕而任教职者，或为博士，或教授乡里。当时儒吏不分。《秦本纪》凡学者以吏为师。吏即博士之入仕者。人材由阅历而出，学成必先为吏，以练其才识，印证其学术。既有登进之路，又无学织之患。故小学以上，皆为仕宦学，分官分学，终身不改。人材多，取效易。后世数易官，官如传舍，故相率不学，权归书吏。由学仕分途，于事功外别有所谓道德。以致儒吏分途，所当厘正者也。今以《春秋》立王伯之准。又以年时兼皇帝之说，原始要终，其道毕矣。

方今中外交通，群雄角立，天下无道，政在诸侯。然小大不同，迥异前轨。所谓拨乱世俟后之尧舜者，固为今日言之也。读是书者，先通王制，考悉国家巨细之政故，推衍经传，以观其变化，与等差经常应变方略。所有京师国都邑野山川，即今之万国地法也。王侯卿大夫，如地球千名人传，征伐胜败，灭国取邑，世界大事表，三百年中战夺攻取也。朝聘盟会，各国条约会盟国际公法也。所褒之忠臣孝子名士烈女，立纲常以为万国法，孝教也。诛绝之乱臣贼子

，拨乱世以为当世法，乐教也。世卿同姓婚，三年丧不亲迎，郊祀宗庙不以礼，立新制革旧弊以改良，礼教也。彰王法，严讨贼，明嫡庶，辨等威，强干弱枝，谨小慎微，以绝乱原，书教也。内本国，外诸夏，内诸夏，外夷狄，用夏变夷，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之量，诗教也。张三世，别九旨，通三统，明六历，随世运升降以立法，循环无端，百变不穷，易教也。大之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小之一家一身，一言一行，无所不具也。举廿四史典章制度，成败得失，大无不包也。地球百春秋之地，兴利除害，革故鼎新，损益裁成之法，不啻叠矩重规也。

《春秋》据鲁史为王、伯、方伯、卒正、连帅五等之中，五学以《春秋》居大学、高等、小学、蒙学之中。蒙学小学，修身之礼容，治国之典章，始基来源也。高等大学，皇帝之大同推验。其归宿也，举《春秋》以括终始，得其中而首尾备。故中者握要之图，身家细小不求详，皇帝高远所不迪，一年纲领条流，可以大通。再以二年，仿董、刘旧法，涉猎普通，据一经以应万事，左右逢原，泛应曲当。始终三年，上下俱达。大、高各以一年，化小为大，取效不难。小学之功，宽以三载。蒙学以后，统计八年。平治修齐，通可卒业。得所依归，效可操券。且诸学蝉连，事同一贯。提纲挈领，成效自速。庶可洗寡要少功之耻。存此私议，以张旧法。野人食芹而甘，愿共同好。易危为安，转败为胜，其机括或在是欤！

○群经大义序

经学有微言，有大义，有事文，有取□□□篇。拟编《群经大义》。盖去幽奥，取显明，舍糟粕，取精华。儒者章句繁多，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说《尧典》二字，至三万言。青年入学，皓首不能通一经。儒无用，实经累之。方今去古逾远，史册政典，日新月异，数十百倍于经传。西学度海，篇帙繁博，过于中典子史，流派尤属芜杂，书简繁多，古今变局也。虑学人讼言废经，欲掇精英，以便诵习。惟是事体大思精，知难而退，固其常也。苏子瞻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由于己出。计穷智出，化旧为新。因取《白虎通义》为监本，略加排次，综考原书，长义可数，略举梗概，有十二绝。

东汉初中国经学最盛，天子临雍，标题讲义，迥非寒素所能比拟。西汉石渠讲论，其书早亡。群书引用者，亦止数条。惟《白虎》巍然独存，为中外一无二之作，一也。两汉博士，由少渐多，增立十四，为古今之盛会。博士笃守师法，专门名家，魏晋以下，不能有二，况十四。又其身价尊贵，难于供奉。明帝时当全盛，以国家禄位尊养，乃得供给京师，同堂讲论，二也。东汉去古未远，孔门传授师说，渊源可寻，不似魏晋以后，分门别户，党同伐异。东汉

以后，师法绝响，是书粹然邹鲁之微言大义，迥非后世所及，三也。古典制度，一经不能全备，故汉师以设明堂，建辟雍，彼此相难。十四博士萃集一堂，各出所藏，以应诏命，克臻美善，无抱残守缺之憾，四也。入讲既属高贤，诏命班孟坚论次其说，文章斐然，条畅华赡。故虽谈经之书，辞旨渊茂，无注疏支繁，理学空衍诸弊。即以文论，非后世所及，五也。何许古今分争，调和弥缝，儒林势成聚讼。当时古文虽兴，未能成派，辨别异同，不敢参以诸老，笃守师法，志同道合，尊仰尼山，古文晚说，百不取一。不似魏晋，事杂言庞，以伪乱真，六也。艺文志著录各书，全在故府，今则百无一存。以见存《公》《谷》，当时本俱存，故多佚文。如伯姬归于纪，明待年也。与讥娶母党，皆为今本所无。《乐记》引八音配八风，今本亦属遗佚。《》《梁》作三军，传有脱文，范氏因之疑传。是书独存古本全文，出范本远甚，多足补正今本，七也。魏晋以下，儒生专宗郑学，全失家法，浸淫至于六朝。唐初正义，不知取舍，为经学大厄。是书遗文坠典，一字千金，如三公从守，顺八风施行政事，《论语》天子四饭，取诸四岳所贡，故文遗义，数十百条。又伪《古文经传》，与《毛诗》古书，《周礼》公孤百十二女，周制七千里司空缺官之类，绝无其说，真文秘记，允堪宝贵，八也。道德天命，阴阳五行，为皇帝家法。后儒误解，于平治修齐外，别有所谓道德，趣天下学人，同归禅寂。是书表张皇帝，道出于天，不似后儒有王伯无天下，圣教囿于偏隅，不足以收血气尊亲之效，继往世，开太平，九也。自马郑学盛，孔子外别主文周，与博士日寻仇衅。如五经异义，墨守膏肓，今古分争攻战不已，如仍异同，经义何得一统。是原书不别姓氏，本为长义。又以史读经，糟粕刍狗，启后人废经之说。是书首论六艺，推及百行，继往思来，万世师表。儒不如吏，庠序蒙羞忍诟，顽固弥坚。以是立基，别有天国，资我傲游，既得真铨，足夺迷惘，十也。国朝经学，初杂心说，继困音训。列录虽多，尚属门外。陈氏疏证，踵事增华，后来居上。既习是书，阮王经解，皆可束阁。又原文不过五万，纲领俱全，义虽深渊，辞极显豁，蒙学诵此，可不再读全经。小学以上，专治王伯，可读《春秋》。又入手得宗，不迷歧趋，功巨事简，从此经籍光昌，十一也。汉宋章句繁碎，鄙语俚言，学究旧以经学为钻研音训，空衍议论，一入仕途，心头别换，心乎所习，全无所用。此书可代专言政法普通，纲领洞悉，然后择治专经，以简驭繁，收效轻易。且经切人事，与史政掌故輿地，叠矩重规。读经即各学之准绳，博览又为经学之辅翼。治是书乃知经统中外学术，当与地球相终始。凡后来论说，可皆屏绝。学术一明，人才日众，十二也。

惟学堂之设，专取中材，古之作者，旷代一睹。董匡刘韦，或学究天人，或勋阀宰辅。考其致力，仍属专经。四君事业，二千年来，不可多得，尚且专经

。今中学堂百千万亿之学生，能如是，是亦足矣。乃以古者聪明绝世之伟人，所不能不敢之事，强此芸芸，有何仇怨，陷以深阱。且专经而经存，兼习而经亡。覆辙昭然，昔贤所叹。学生借是书为经学普通，择一经为专业又以全经为普通，再择一官为专业。千溪万径，以适国为归。既得归国，奚必偏历歧途，往劳车马。管中窥日，终胜雾里看花。若董、刘诸君政事文章，取诸宫中，逢原左右，由精而博，应变无方。盖各经包罗万有，泛应不穷。然非专精则熟视无睹，行有余力，方可学文。一国三公，终于无成。学者亦惟旅进旅退，敷衍日月而已。故古人之博，由专以成。经传博约之说，旧皆误解。心无所主，故功课繁，即教者亦苦鹜广贪多，断难成业。借是书为老马，改道前驱，事半功倍。若因其简要，便于兼综。则失编录之苦心。《王制》一册，包典考而有余。《春秋》一编，即廿史之模范，必先分学分经分官分事，各究偏长，合为全善。学堂数百万人，人能偏长，每门可用不下万人。即属专材，何忧乏用？若求全备，以周公才艺，遍责学生，清夜自思，亦当发笑。即使人皆周公，受职之外，均属枉劳。时局需人，尚欲别开速途，本有迫不及待之势。与其一日遍习十余事，一人遍读四库书，大而无当，徒劳仰屋。何如改弦易辙，仿速成科，一人十年课程，分之十人，则一年而毕。再分二十人，则半年而毕。中外学术，专科有师，一年皆可有成。以此求速，则三年之艾，安见终身不得乎！外国学校章程，译者恐失其旨，否则明于局厂，昧于庠序。博考四国，原不尽同，相与商榷，庶得改良乎？

☆严复○上皇帝万言书

臣闻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视，一身且然，而况国乎？夫古今中外之人君，其发扬蹈厉，拨乱奠基，功著于当时，庆流于后嗣者，大抵处积弱难治之势，奋于存亡危急之秋，而大得志，不必承麻继明，席富强之余烈，而后可以有为也。中国者，大府之国，广土众民，有四五千年之教化，五洲诸部，方之蔑矣。顾今日大势岌岌，不治将亡，为有识所同忧，而泄沓宴豫，顾取延岁时，一隅有警，则君臣相顾失色，甚者罢朝痛哭，不知所图。举朝之人，无有能为陛下画一策、出一谋以御侮威敌者，徒容忍[？]典[？]忍，顺敌所求，如偿逋然，求遂责解，相对欢然，如克大敌者。见兔既不思顾犬，亡羊复不思补牢。臣伏处草野，仰观朝廷所为，私窃痛之。

臣闻古今有不为治之国，而天下无不可治之时。陛下果欲有为，则臣今所言，未必无可采择者，惟留神幸察。臣惟中国之积弱，至于今为已极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于内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者，此所谓为目论者也。且即外患而言，其势之至于今日者，不自今日始也。机动于明代国朝之间，而大著于道光咸丰之际。使当日者，见其已著矣

，吾君臣上下，毅然闵然，为深究详察其所由来，而豫具所以待之之术，则所为外患者，一见不再见可也。不幸傲而弗图，使之再见三见屡见而终不为之所，在是乎有甲午东方之役。

不独挠败为辱也，其辱有余于挠败者焉。而吾国之权力，乃为天下所尽窥，虽欲为前之苟延岁月，有不可得者矣。然而彼各国犹未敢轻量中国也。彼以谓中国之所以不振者，坐不知外情、不求自奋已耳。使其一旦知外情、求自奋，则以其壤地之大，物产之闳，君权之重，其富强之效，孰能当之！今者以中国之大，而辱于日本，意者其将知外情而深以不振为忧，而力图其所谓自奋者乎？此所以东事以还，外人之于中国，观听之深，十倍于曩者。凡吾朝野上下举动之意向，莫不深议而详论之。何则？望之深故察之审也。然而以彼谓有爱于中国者，则又非也。不爱则何为而深望之？曰惧中国之终于不振，致启戎心，破各国平权之局，兵事大起，而生民涂炭也。

盖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而今之各国谨平权。此所以宋、卫、中山，不存于七雄之世，而荷兰、瑞士、丹麦、尚瓦全于英、法、德、俄之间。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量长较短，其各谋于攻守之术也亦日精，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也。胜负或异，死丧皆多，且难端既构，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使中国一旦自强，与各有以比权量力，则彼将隐消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于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国之终于不振而无以自立，则以此五洲上腴之壤，无论何国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权相制之局坏矣。虑此之故，其势不能不争，其争不能不力。然则必中国自主之权失，而后全球之杀机动也。虽然，彼各国岂乐于为是哉！争存自保之道，势不得不然也。臣故曰：各国望中国自强，望之深故察之审也。

今夫外患之乘，中国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国之弱且乱，而后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国，大约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于古叔季之时。夫易为而不能为，则其故由于内治之不修，积重而难反，而外患虽急，尚非吾国病本之所在也。臣故曰：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臣闻天下有万世不变之道，而无百年不变之治。盖道也者，有国有民所莫能外。自皇古以至今日，由中国以讫五洲，但使有群，则莫不有其相为生养、相为保持之事。既有相生养、相保持之事。则仁义忠信、公平廉耻之实，必行于其间。否则其群立衰、种亦浸灭。至于法则不然。盖古之圣贤人，相一时之宜，本不变之道，制为可变之法，以利其群之相生养、相保持而已。是以质文代变，自三代而已然。即有神圣祖宗，明谕切戒，所以期其子孙世守者，意亦曰，使内之民物

，外之敌国，常无异于今，则吾之法制，固可以措天下于至安，而历久而无弊。必不曰情异事迁，世变方亟，所立之法，揆之事理，不可复通，犹责子孙令谨守其法以至危亡也明矣。

臣尝窃读中外各国史书矣，见彼外洋，一国既立，为之主者，率皆一姓相传，累千余年而不变。即中间改制民主，置其旧君，而他日复辟，必更求其裔为之，如法兰西前之庐夷是已。至于英、德、奥、日、比、义诸邦，则旧治未隳，为之君者，惟一家而已。独至中国，则曰一姓不再兴矣。三古以还，君此土者，不知几易，治乱兴废，如循环然。此故何哉？司马迁曰：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变通久，使民不倦。外国穷而知变，故能与世推移。而有以长存。中国倦不思通，故必新朝改物，而为之损益。果使倦而能通，取来者之所损益而豫为之，因世变化，与时俱新，则自夏禹至今，有革制而无易主，子孙蒙业千祀不坠可也，何必如汉臣刘向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哉！

且夫王者之大事，莫大于法祖而敬天矣。敬天则当察天意之所趋，法祖则当体贻谋之所重。天之意于何察？察之于亿兆而可知。祖宗之贻谋于何体？体之一己而可信。近岁以来，薄海嗷嗷，扼腕扣胸，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且谓中国若长此终古，不复改图，将土地有分裂之忧，臣民有奴隶之患。民情如此，则天意可知矣。且臣知陛下之所以谦让逡巡，终不忍言变法者，重以子孙轻改祖宗之道故也。此诚陛下孝治之隆，不可及之盛德也。然而臣愚窃以为过矣。臣请得就陛下一己之意明之。

设今者陛下愤因循之致弱，不得已审势顺时，制为一切之法以补救之，凡此亦陛下一时之计也。而千秋万岁之后，陛下之圣子神孙，其所遭之世，虽其所以待救者不存，然犹兢兢守陛下之法，至于不可复行。甚且坐法之故，使人才消乏，财赋困穷，内忧外患，纷至而不可复支，如是而犹不变，宁使宗社倾危，种姓降为皂隶，则陛下以为孝乎？且将恫其易辙改弦，以与天下更始乎？臣愚有以知陛下之必不然矣。然则皇天之意，莫急于利安元元，祖宗之贻谋，莫重于保世垂统。而既敝之法度，犹刍狗之不可重陈，惟天惟祖宗所日夜望陛下早为改革者也。此在常智犹能知之，而谓陛下至圣至明，庸有不知此理。今者陛下君九万里之中国，子四百兆之人民，其为荣业，可谓至矣。然而审而言之，则所承之重，实百倍于古之帝王，所遭之时，亦古无如是危急者。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而其所以获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甲午以来，情见势屈矣，然而未即动者，以各国之互相牵制故耳。故中国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而阴相约纵，以不战而分吾国。使其约既定，虽有圣者，不能为陛下谋也。为陛下谋，务及此约未及之际，此臣所谓时至危急者也。况客

岁德人之占夺胶州，则外人意之所欲为，愈明白而不待更察矣。

东方俄日汹汹，论者策其必出于战。战则无论孰为胜负，而我皆有池鱼之忧。伏维皇天祖宗以丕基鸿业付陛下，皇太后援立有德，原以冀祖宗万世之安。且使中国一朝而分，则此四百兆黄炎之种族，无论满汉蒙人，皆将永为贱民，而为欧人之所轻蔑蹴踏。陛下即敝屣万乘，不为身谋，奈九庙在天之灵，与皇太后千秋之养何？奈中国率土臣庶，所以爱戴陛下之意何？此臣所谓陛下奉承之重，百倍于古之帝王者也。夫陛下奉承之重如此，所遭之时，其危急又如此，然则陛下虽欲趣过目前，忍与终古，不可得矣。然而居今之日，而欲讲变革，图富强，虽臣至愚，亦深谅陛下之难为也。盖古今谋国救时之道，其所轻重缓急者，综而论之，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乎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势急，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盖使势亟而不先事标，将立见覆亡，本于何有？顾标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坏，则标非所附，虽力治标亦终无功。是故标、本为治，不可偏废，非至明达于二者之间，权衡至当，而节次图之，固不可耳。夫欲审权衡，则必审察时势，内政外交，皆了然见其症结之所在，而无影响之疑，此固事之大难者也。

且臣云：今吾国之富强，民之智勇，无一事及外洋者，亦非敢为无征之事，抑己扬人，欺陛下也。其所以然之故，所从来也远。臣请得为陛下深明之。臣闻建国立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图。分民分土，地鬼德齐之时，则以富国强兵为切计，此不易之理也。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而后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砢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欧洲国土，当我殷周之间，希腊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腊中衰，乃有罗马。罗马者，汉之所称大秦者也。庶几一统矣，继而政理放纷，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营私。当此之时，峨特日耳曼诸种起而乘之。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相矜，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虽曰人事，抑亦其地势之乖离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国，则北起龙庭天山，西缘葱岭轮台之限，而东南界海，中间数万里之地，带山砺河，浑整绵亘，其地势利为合而不利为分。故当先秦魏晋六朝五代之秋，虽幸为据乱，而其治终归于一统。统既一矣，于此之时，有王者起，为之内修纲维而齐以法制，外收藩属而优以羁縻，则所以御四夷而抚百姓，求所谓长治久安者，事已具矣。

夫圣人之治理不同，而其求措天下于至安而不复危者，心一而已。圣人之意

，以谓天下已治已安矣，吾为之弥纶至纤悉焉，俾后世子孙，谨守吾法，而有以相生养、相保持，永永乐利，不可复乱，则治道至于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强为哉？是故其垂谟著诫，则尚由率而重改作，贵述古而薄谋新。其言理财也，则崇本而抑末，务节流而不急开源，戒进取，敦止足，要在使民无冻饿，而有以剂丰歉、供租税而已。其言武备也，则取诘奸宄，备非常，示安不忘危之义。外之无与为长度大之敌，则无事于日讲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内之与民休息，去养兵转饷之烦苛，则无由蓄大支之劲旅也。且圣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贵也，然以为无益于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厉学之政，大抵皆去异尚同，而旌其纯良谨悫者所谓豪侠健果，重然诺与立节概之风，则皆惩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是，数传之后，天下靡靡驯伏，易安而难危，乱民无由起。而圣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于是乎大得。此其意亦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孙也。以为安民长久之道，莫若此耳。盖使天下尝为一统而无外，则由其道而上下相维，君子亲贤，小人乐利，长久无极，不复乱危，此其为甚休可愿之事，固远过于富强也。不幸为治之事，弊常伏于久安之中；而谋国之难，患常起于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国者，天假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岁所争竞磨砢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吾相角，于是吾所谓长治久安者，有倏然不终日之势矣。嗟乎！此其为事岂仅祖宗之所不及知也哉！盖虽周孔之圣，程朱之贤，其论治道虑后世也，可谓详且尽矣，然而今日之变，则所未尝豫计也。

今天陛下之所以为治，与诸臣之所以辅治，不过近考祖宗之成宪，远稽古圣贤人之所著垂，详择其中以措之于政而已。而近日外交之事，既为前人所不及知，而未尝豫计，则陛下之为治与诸臣之辅治者，将皆无所循效据依，以为一切因应之具。往者尝欲不察外情而纯任我法矣，顾外人不但不范我驰驱，乃常至于决裂，而吾国愈病。于是更以柔道行之，曲意从彼，苛以求一顷之安。然而彼之欲常无穷，而曲意之为，将有时而必不可忍。于是陛下乃起而求折冲御侮之臣，与夫绸缪未雨之佐。而平日国既不以此养才，士亦未尝以此为学，则人才消乏之弊见矣。陛下思所以整武备，缮封疆，与一切可以建国威，消敌萌者，而今日船械之费，动辄数百巨万，吾国度支，以之处平世则有余，以之处非常必不足，则财赋匱乏之弊又见矣。

夫人才之与财赋二者，兴事者之所必资也；而皆乏如此，则陛下纵欲为之，而安所藉手乎？且臣闻天下非财之难也，而理财为难；又非才之难也，而知才实难。夫今日中国所处之时势，既大异于古初矣，则今日之才，方之于已往者，虽忠孝廉贞之德，不能不同。而其所具之才，所以干时艰，策外交而辅内理者，必其详考古今之不同，而周知四国之故者也。夫如是，故其所治之学与

其所建白者，亦将有异于古初。而异于古初者，非陛下与内之二三臣、外之十数疆吏之所尝学而深悉也。如是，则所以知此才而为之区其贤否矣。无以知此才而区其贤否，则所求之才，伏而不出，而游谈乱真者日以多，故陛下虽屡下明诏，督诸臣以荐举之事，而彼外之不能不缘虚声以为采，内之不能不本己意以相求，荐而陛下用之矣，然而事实之际不可诬也。则不幸往往有败，而陛下又不悟其才之非真也，转曰今之所谓人才，吾既取而用之矣，而于吾事乃如此。然则天下固无才，抑虽才亦无益于吾事也。如此，则陛下求才之意衰，而中国之人才愈不出。夫人才者，国之楨干也。无人才则所谓标、本之治皆不行。于此之时，陛下欲自为其本，则事无旦暮之效，为之虽切，恒恐不逮于救亡。救亡而急理其标，则陛下在在无人才之助。臣故曰：居今之日，而欲讲变革、图富强，虽臣至愚，亦深知陛下之难为也。

今使中国之民，一如西国之民，则见国势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为，不必惊扰仓皇，而次第设施自将有以救正。陛下惟恭己无为，顺民所欲，而数稔之间，吾国固已富已强矣。彼英国之维多利亚，不过一慈祥女主耳，非有聪明神武者也。至若前主之若耳治，则庸庸暗非才。然而英吉利富强之效，百年以来，横绝四海，远迈古初者，则其民所自为也。顾中国之民有所不能者，数千年道国新民之事，其处势操术，与西人绝异故也。夫民既不克自为，则其事非陛下倡之于上，固不可矣。臣居平尝论今日中国之法，虽已大敝，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经数千载自然之势，流衍而来，对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审势相时，而思有所变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纭，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且所变不能久立。又况兴作多端，动糜财力，使其为而寡效，则积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为可虑者也。迩岁以来，朝野之间，其言变法以图自强者，亦不少矣。或曰固圉为急矣，则请练陆营而更立海军；或曰理财最优矣，则请造铁路、开各矿而设官银号；又以事事雇用洋人之不便也，则议广开学馆以培植人才。大抵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夫国家岁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日增无穷，新旧并存，理自竭蹶。

故臣闻为政之道，除旧布新，相因为用者也。譬如病痞之夫，欲求强健，良医临证用药，必将补泻兼施，夫而后积邪去，元气苏，徐收滋补之效。使其执不可攻削，恐伤病人之说，而专补不泻，日进参茸，则虽所废多金，以求良药，恐痞疾终不可愈，积邪日以益坚，而大命之倾将无日矣。陛下试观今日诸臣所为，何以异是？故臣窃谓前者诸事，以治标而论，则事势太逼，恐无救于危亡，以治本而论，则积疾未，亦无益于贫弱。其事诚皆各国所以富强之具，今日所不可不图，第为之而不得其序，则远之有资敌之忧，近之有糜财之患，而

于自强之实，取之尚遥。何者？将以为标，则救亡图存，事尚有急于此者；以之为本，则原始要终，事尚有先乎此者也。臣尝旷观时变，蚤夜以思，既深识大局之至为难图，又大愿陛下之不可不勉。未变法之前，陛下之所亟宜行者三；既变法之后，陛下之所先宜行者四。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屈原不云乎，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惟陛下俯垂圣听而已。

臣所谓未变法所亟宜行三者：一曰联各国之欢。今夫欧洲各国之事，至纷纭矣。然而约而言之，大抵英、俄两大权之所举措而已。英最孤立，俄则有法、德之连。其所以联者，以三国皆以倾英为谋故也。盖英之海权最大，而商利独闳。其属地大者有五，印度、南澳洲至北美之康纳达、非洲之好望角。而尤要者，则自其国绕大西洋而入地中海，出苏尔斯、红海，达印度洋，过新加坡北首而入吾之东首。沿途岛埠，如置驿然，蝉联不绝，以为屯煤转饷之资；而辅之以全球之海线，此可谓管五洲之锁钥者也。余国出而行贾，皆有仰于英，而英则无所待于余国。然而以设埠之多也，故虽为国大费，而不能不盛设海军以弹压之，此则事相为表里者也。

至于俄之国势，则与英悬殊。英岛国也，而俄处大陆，地势平衍，跨有二洲，游牧农渔之利最富，陆师额设之多，甲于天下，善治而自守，收葱岭以西部落，夫已蔚为雄国矣。然自大彼得崛起以来，常以无四时不冻口门，使商利不恢，国威不畅为恨。百数十年，其君若臣所处心积虑，不遗余力者，为斯一事而已。拓土开疆抑其次也。彼维特海白海皆冻，不足以蓄船；黑海宽矣，而内有君士但丁之限，外则地中海东西两头，皆英人司其门户，俄不得以逞志也。前者思南通波斯、阿富汗，以出印度洋矣，然此又英人所必争，虽死不能入尺寸者也。咸丰末年，以中国之多故，伺隙蹈瑕，唾手而得我黑龙江之东部，于是俄肇有海参{山威}自由之海口，而其东方之略，亦用此为起点矣。自彼得堡以抵海参威，一径两海，中间径六七千迷卢，多穷徼荒寒之地，俄不惜筹数百兆之费，创为锡伯利亚之铁路以通之。英通海而俄通陆，道成则有以夺英之商权，而大得志。嗟夫！谋若此，可谓高掌远者矣。不幸道未成而有甲午之事，高丽失，而我丧师。日本荐食上国，且有以妨俄数十年惨淡经营之大业，此其势所不能不争者也。于是俄既以助我为名矣，则英自不能不合日本；而法、德者，则俄自知兵力之单，而引以为重者也。夫法之事俄久矣，其事俄也，疾英国而思报德人也。俄一举足，有以为二国轻重，德不能树襟背之敌，故不得已，而折入于俄。然往者俄、法衡而德、奥欲为从矣。且使法人报德之志，日久而衰，则俄、法之交或不可恃，大抵各适己事而已。此泰西各国之大略也。

至于泰东今日之局，俄、日殆有不可解之深仇。日于俄之助我也，怨浅，于俄之以我为名以自利也，怨深。且俄人在韩之所为，尤使日人 a 娟不能出气。

故乙未至今，两国仓卒，争为战备，简军峙粮，无一息之逸，吾沿海米价，为之昂腾。度日本之未与俄告绝者，度英援之未足深恃故耳。今夫英固海上之雄国也，往者泰东西有事，英罔不执牛耳者矣。顾近岁以来，独若谦让未遑，不敢为天下先者，是亦有故。海军之费已重，属地已多，恐窳蕪之不容穴，一也；其治已成民主之规，民主者，不甚以并兼为利，二也；为各国所妒冒者深，已亦自危孤立，三也；非洲南北，移民新壤，与各国日有违言，国事已冗，四也；前之成绩，备极崇闳，今即不争，已多厚实，争之而胜，得者无多；争之不胜，国荣顿减，故常以持盈保泰为事，五也；君王后享国六十年矣，即位以来，国之富强日臻，己之身名俱泰，为其前史所未有，当国者咸思保其晚节，不忍轻举，六也。以此六故，虽武备日修，力足以与人争先，而无往不为持重，此客岁以前英人大略之政策也。然臣闻其近月以来，稍稍变矣。变则英、日两岛国，左提右挈，必有以阻俄人之东略；而俄人不能为让，则东方战事，始殷然矣。至既战之后，各国之离合综错，与其胜败之数，虽有明智，不可得以豫言也。昔者甲午之役，各国皆以日本为必危；去岁土希之战，论者又以希腊为宜胜，及其事验明白，皆异人言。是故事变之来，非臣愚所能豫决。而所决然可知者，则我必受其敌而已。盖外国之事，如海流然，方其澜之安也，则蛟龙鲸鯢，翔泳奔突，奋迅悦豫于涛波之中，皆宽廓有余，而不足为患；及其聚为海啸，则浑乱荡，水之百怪，皆郁勃放肆，求自快其意而不可御，而所冲之地，田庐民舍，罔不被灾者矣。

是故目前东方之祸，苟有术以弭之，亟宜早为之所。臣遍观欧、亚二洲之中，其能弭是祸者，独中国而已。而中国之中，独一人而已，则皇帝陛下是也。设今者陛下奋宸断、降德音，令计臣筹数千万之款，备战舰十余艘为卫，上请皇太后暂为监国，从数百亲贤贵近之臣，航海以游西国，历聘诸有约者，与分庭抗礼。为言中国天子有意为治，今之来者，愿有以联各主之欢，以维治东方太平之局，怀保中外之人民。继自今，事之彼此交利，如通商，如公法，义所可许者，吾将悉许之无所靳。且吾将变法进治，俾中西永永协和，惟各国之助我。而其有阴谋无义，侮夺吾土地，而蹂躏吾人民者，吾将与有义之国为连以御伐之。夫如是，则不待陛下词之毕，五洲称圣明英武，而东方分争之祸弭矣。

伏维陛下所遭之时，为中国古今帝王所未曾有，则陛下应机发业，亦当出于帝王所未尝为。陛下果采臣言，则上之有以永宗庙万世之安，下之有以拯亿兆之黎元而作其气，外之有以解东西各国不已之兵争而弭其祸。陛下一举，贤于尧、舜、禹、汤、文、武远矣。此臣所不胜为陛下大愿者也。夫帝王会同，在西国亦年月事耳，而自陛下行之，有如是之效验者，在西国则为数见而不鲜

，在中国则旷古而非常也。至于亲履其地，则有以知中西政俗之异同。知其异同，则有以施吾因应修改之治，其为益甚众，有非臣所能详举而细论者矣。

二曰结百姓之心。臣闻孟子有言：“兵革非不坚利也，来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贾谊亦曰：“圣人有金城，民且为我死，故吾得之与俱生；民且为我亡，故吾得之与俱存；失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降至宋臣苏轼之告其君，亦一言再言，以深结人心为本。此以见自古立国之道，未有人心未去而国本或摇者也。其在一统无外之世，固为重矣，而处权均力敌之时，其重倍之。此诚陛下所宜戒傲恐惧，而常自在之者也。伏惟圣清受命，自入关定鼎以来，首革有明之弊政，作则垂宪，加意优民，刑赋役税，尤反复审详。盖本朝十有一叶，二百五十余年之间，未尝用一虐刑也，未尝加一苛赋也，未尝兴一暴役也。生其土者，熙熙含和，有未知征税繇役为何事者。此其爱民之德，不独远迈前朝，盖亦同时五洲大小各国所未尝有。夫国家惠保黎元，至于如此，而臣犹以深结人心戒陛下者，无他，善政经久，则习为固有，而民不知恩；陋规孔多，则吏为屯膏，而下乃疾视。而其尤患者，在尊卑阔绝，上下之情不交。兵民亿兆，虽欲致爱效忠于陛下，而其道莫由也。

臣窃尝观之西国矣，大抵民主之兵，最苦战而不易败，得能者为将，则当者皆靡，如华盛顿之自主，与拿破仑之初起是已。君臣上下，目见相亲，抚循教训，截然如一家者。次之，而将贵君尊，势分相绝，招之以利，用之以威者最下。夫民勇怯之资虽殊，而贪生之情则一。行阵之间，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去者，必其有不容己之恩义利害故也。真实民主之国，其兵所以最强者，盖其时虽曰公战，实同私争。所保者公共之产业国土，所伐者通国之蠹贼仇讎。胜则皆荣而安，败则皆忧而辱，此所以临阵争先，虽挫而不溃也。至其次则衔恩顾义，不忍弃捐。且其君臣上下既相亲矣，则其赏罚必明，所以顾恤其私者亦必至。伤残则有养废之廩禄，阵亡则其妻子无饥寒，夫如是，则亦效死而勿去矣。独至至尊将贵，邈然不亲，招以利而用以威者，民之应募为兵也，如牛马然，其心固漠然无所向，迫于饥寒，觊数金之口粮以为生计耳。至于临阵之顷，于其主非所爱也，于其敌非所仇也，一军未破之时，顾法重不敢去耳。然而有时而可用者，则必内地之战争，前有城池卤掠之获，后有官职保举之优，有一不存，其兵皆废。夫以今日战事之烈，火器之威，其枪炮之利钝悬殊，将领之贤不肖相绝者，固无论矣。至于二力悉敌之际，则胜败之数，悉以其士气之振，人心之坚脆为分。以后之兵，当其前二，摧枯拉朽，岂待言哉！外国知其然也，故其国主将官，一言治兵，莫不以抚循士大夫为最急。德主于宫禁之内，特设武备学堂，亲选英俊少年，已为之师，躬行训练。而甲午之役，日本国主亦亲往广岛，收恤伤亡，其皇后以中宫之尊，躬率妃嫔，为军士织带调药

，岂无故哉！

夫今日中国之事，其可谓太息流涕者，亦已多矣。而人心涣散，无护念同种，忠君爱国之诚，最可哀痛。甲午之辽东，客岁之胶、澳，其中文武官弁之所为作，民情之所见端，臣具有廉耻，为国讳恶，有不忍为陛下尽言者。陛下闻格物之说乎？格物之言理也，以谓一物之完而不毁、坚而难破也，必其中质点爱力至多，如磁石吸铁然，互相率吸维持，而后有以御外力而自存。及其腐败也，则质点之爱力渐无，抵拒舛驰，而物遂化。今中国之质点，亦可谓无爱力矣。以此而当外洋，犹以腐肉齿利剑也。虽然，陛下慎勿恨民之无良也，亦自反何以附民者而已。夫附民之要，在得其心，而心之精微，必不可用以美言文具取也。今之为陛下惠养此民者，不过数千之州县而已，为陛下统辖此兵者，不过数百之将领而已；凡此什八九，皆受羊而盗其刍者也，其不见德之日久矣。陛下之尊，譬如天，而官吏将领之可畏，犹如鬼神，生养不为之谋，穷屈无所于诉，而日夜厉以征求敲朴之事。民生是群，不知何所可恋；士从是军，不知为谁而战。则其忘陛下之帝力于何有也，不亦宜乎！

且民既不知其国之可爱矣，则陛下虽岁筹无限之费，以作新器，炼新军，部勒止齐，悉用西洋之新法，平居无事，常派大臣为之简阅，其巧密精炼，皆可为无穷之美观；独至一旦有急，则相率以随前者之覆辙，此列御寇所谓君形者亡也，曷足用乎？况其未必能及此也。议者将谓昔中国之兵，亦尝强矣，不必如西人所为而后可用也。则臣应之曰：不然。盖事之利钝，起于相较，至于兵为尤然。战者，敌也，必经权奇正，事事可与相敌，而后可以言战，而有一胜之可期。使其不然，则且未战败而形已具。日者，中国之敌，非西人也。至于内乱，则草寇耳。与草寇敌，故即用草寇之道，亦可有功。此所以湘、淮二军，在前则为精兵，在今则至不足道。犹用其制，必败无疑。何则？其所与校者异也。今者中国制度，固与外洋悬殊，君民之间，必不能与彼之轻简。然兵战之事，存亡所关，急宜略师其意，起而为之。臣之愚计，欲请陛下于臣前言出洋回国之便，亲至沿海各省，巡守省方，纵民聚嵩呼，瞻识共主；又为躬练防练各军，誓诰鼓励，振其志气。近事俄皇即位加冕，与英国君王后金刚钻喜，皆游晏各部，听民纵观，亲加劳慰，其时举国之民，欢忭感泣，人人有载主死敌，奋不自顾之心，识者皆谓其民为可用。夫中国之民，爱主之心，亦犹是也，特陛下忽而远之，故隐而不见耳。一朝振之，其气百倍，敌国见此，自生戒心。夫使四百兆之人，皆爱陛下，则陛下何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哉？此为至计，不可忽也。

三曰破把持之局。臣闻国家变法之时，其难有二：一曰抑侥幸之门；一曰破把持之局。侥幸者，自新进而言之也。把持者，自守旧而言之也。然而抑侥幸

难矣，破把持尤难。何以知其然也？国家当奋发有为之时，势不能不开功名之门，破常格以待非常之士。彼侥幸者，中无所有也，而有意于天子之爵禄，于是则广交游谈，甚者或拜私门，行苞苴以规进取。虽然，进取矣，使其人之甚不肖，则受者难之，而言者或揭其短，抑或负乘而败，则必无幸矣。故抑之虽难而实易也。至于把持之局之难破，则自古而已然。侥幸者，皆小人也，而把持之中，不无君子。但使其人不知当世之务，不审理势之真，则奋其偏见，皆可与为治者力争，虽刑黜有所不顾，其所备引者，动缘祖宗之法制，贤圣之遗文，而人君之所宜法守者也。且人情常乐因循而惮改作，故其持论和平者常多。及其既多，则虽以人君之权，有不能与臣下争胜者矣。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可谓英主之壮图，然与其臣公孙成往复十余周而后得行其意。宋王安石之新法，虽行之不皆合于道，然亦救时不得已之计也，乃一时为之助而匡辅者少，为之攻而排击者多，于是党论纷淆，而宋治亦不振矣。然此犹是君子之把持也，其害国如此。至于小人之把持，则其术尤工，而其害有不胜俚指者矣。大抵君子之把持，生于智虑之有所不周，意见之有所偏激；而小人之把持，则出于营私自利而已矣。

国家承平既久，则无论为中为外，举凡一局一令，皆有缘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丛，则其中之收利者愈众，一朝而云国家欲变某法，则必有某与某者所收之利，与之偕亡。尔乃构造百端，出死力以与言变者为难矣。是故其法弥敝，则其变弥不可缓。而亦其变之弥不可缓，则其欲变弥难。盖法之敝否，与私利之多寡为正比例。而私利之多寡，又与变之难易为正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变则一己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则终不以之相易矣。嗟夫！此西人讲群学者，所以称必有为群舍己之人，而后群强而化进也。

且今者中国之难，不必改用西法而后尔也。但使人失私利者多，则虽经典之所载，祖训之所垂，不能据之以敌把持之势。今夫同律度量衡而谨圜法者，王之者大政也，著于礼经，载之会典。且度量不同，圜法不谨者，其国必贫，又计学之公例也。而中国之数者之放纷杂乱，为全球所无。日者尝有人焉，欲为陛下立圜法矣，以一两五钱为制，色均权等，此法立则民无以滋其巧伪，而吏无以售其奸，而泉货大通，于中国有无穷之利，此亦富国之本谋也。顾何以事经部臣议覆，以为多所窒碍，而万不可行乎？厘金者，天下之弊政也。吾与外洋议及加税，则英人常以为言，以为吾不病中国之抽厘，所抽重轻，抑亦其次，但商人出本行货，必示以一定税则，然后可以操筹计赢，不至亏折。而中国十里一卡，百里一牙，疏密重轻，毫无定制。夫取于民有制者，又百王之通义也。且赋民无法，则上之所益有限，而下之所损至多。合天下而计之，则国财

之耗于无形者不少。今陛下试取其法而整顿之，而观各省之督抚官吏，以为何如？由此而推之，则陛下欲变科举考试之法，则必有收科举考试之利者，以为不便矣。陛下欲废弓箭，用枪炮，毁沙艇，易轮船，罢漕运，收折色，讲河工，用西法，诸如此者，必有收前利者，以后之变法为大不便。总之如臣前言，其法愈敝，则把持愈多，则变之愈不易，不必问其为中法为西法也。

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而近人之论李斯，亦云：小人宁坐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身一朝之富贵。痛乎其言之也！然而臣以为彼把持者之计亦短矣。譬如树木之有虫，人一身有虫，聚而嘬之，以为得计，而不念及其已其，则树僵人亡，而已亦与偕尽。此庄周所谓濡需豕虱者也。使其幡然变计，先国而后身，先群而后己，则一身虽必不利，犹可以及其子孙。况夫处富强之国，其身之未必不利也哉，特一转移之间耳！是以臣之愚计，以为陛下治今日之中国，不变法则亦已矣，必变法则慎勿为私利者之所把持。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利者，故虽至不得已而图改革，其于人必有所齟齬而不安。历代叔季之君，夫亦自知颠危而思振刷矣。使其匪所齟齬，而变之不难，则古今安得有亡国哉？臣闻帝王之用心，与众庶异。众庶急其一身一家而已，然而仁贤之士，尚有忘身以救物者；至陛下之用心，则利社稷，安元元否耳。淮南子有云：“栲者堕发”。然栲不止者，所损者少而所利者多也。尚安能以数人之私戚，而废天下之公休也哉！故不破把持之局，则变法为虚言。陛下果有意于图变革，讲富强，亦在断之而已。

以上三端，皆未变法之前所亟宜行者也。盖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国，二其事在万民，而三则在陛下之心。陛下果采臣议而次第行之，则为旷古之盛节，机关阖辟，而数千年之治运转矣，然后因势利导。所谓既变法所宜先者，臣请竭其愚虑，继今而言之。

○译天演论自序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殫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恍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牘沿讹，声音代变，则通难明；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

：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占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四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字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大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

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婚也哉！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

风气渐通，士知陋为耻。西学之事，问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讵然谓彼

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移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

○英文汉诂叙

扬子云曰：“言心声也。”心声发于天籁之自然，必非有人焉能为之律令，必循之以为合也。顾发于自然矣，而使本之于心而合，入之于耳而通，将自有其不可畔者。然则并其律令谓之出于自然可也。格物者，考形气之律令也；冯相者，察天行之律令也；治名学者，体之于思虑；明群理者，验之于人伦。凡皆求之自然，著其大例以为循守。文谱者，特为此语言文字间耳。故文法有二：有大同者焉，为一切语言文字之所公；有专国者焉，为一种之民所独用。而是二者，皆察于成迹，举其所会通以为之谱。夫非若议礼典刑者有所制作颁垂，则一而已。庄周曰：“生于齐者，不能不齐言，生于楚者，不能不楚言。”小儿之学语，耳熟口从，习然而已，安有所谓法者哉！故文谱者，讲其所已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也，

十稔以还，吾国之习英文者益众，然学者每苦其法之难通，求之于其浅，又罕能解其惑而履其意。癸卯南昌熊子访不佞于京师，殷然垂缕，意谓必纂是编，乃有以答海内学者之愤悱。窃念吾国比者方求西学，而不由其文字语言，则终费时而无效。乃以数月之力，杂采英人马孙摩栗思等之说，至于析辞而止。旁行斜上，释以汉文，广为设譬，颜曰《英文汉诂》。庶几有以解学者之惑而履其意欤？未可知也。虽然，文谱者，讲其所已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者也。诚欲精通英文，则在博学多通，熟之而已。使徒执是编以为已足，是无异钞食单而以为果腹，诵书谱而遂废临池，斯无望已。

○蒙养镜序

晋人有言：“子弟亦何与人事，政复欲使其佳。”应者曰：“此如玉树琼林，欲其生吾阶除而已。”此其言似达，然而大误。东晋之所由不振，姬汉索，遂为腥膻驰骤之场，至隋暨唐而后粗定者，未始非燕冀之情甚轻，有以致之也。夫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而民之性质，为优胜，为劣败，少成为之也。国于天地，数千百年，一旦开关，种与种相见，而物竞生焉，每大为其外者之所。当其存亡危急之秋，环视其群，了然见智、仁、勇三者之皆不及，思自奋勉，以为存种救国之功，则对镜自诡曰：吾亦老矣。已而自课其隐，还溯生平，虽名位显达，居养丰饶，详审所为，几无一事可自慰者。又不幸性习既成，即愿勉所优胜，去所劣败，往往不能，则旁睨其子若孙，喟然曰

：尚庶几为我之所欲为者乎！将无知尚公、尚实、尚武，于以合群进化，而为吾种之荣光者乎？呜呼！厉之人夜半生子，取火视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深推所念，夫亦可谓大哀也已！则由是蹶起而事教育之事，设学堂，置教科，植师范，讲普及焉。此姑勿论其效未效，乃若其志，又可尚也。虽然未至，请循其本。

昔者九方甄以子綦之子困也为祥，而子綦索然出涕曰：“吾未尝为牧而羊生于奥，未尝好田而鶉生于{宀天}，若勿怪何耶？”由此言之，一切法莫大于因果。子弟之德，堂构之美，夫非偶然而至者，灼灼明矣。故谢安之妇，尝怪其夫之不教子。安曰：“吾尝身自教之。”斯宾塞曰：“子孙者，汝身之蜕影也。”伤今之人，自为乾没无己之事，而望其子以光明；日为腆鲜不涓之事，而望其子以高洁。汝以为不汝知也耶？又大误也。且私之甚者，其视所生，亦草芥然，无几微痒痛之相涉，涅伏瞽乱，喜怒变常。夫如是乃默而祝曰：天地不偏覆载，吾黄人神明之子孙，宜日进而与一世抗也。此何异取奔蜂以化藿蜀，用越鸡以伏鹄卵。一或有之，则一切天演之说，皆可焚也。然则家庭教育，顾不重耶！

且国弱种困，则有深望于后之人，此不独吾今日之事然也。彼欧西诸邦，莫不如此。吾尝读英洛克氏，法卢梭氏，诸教育书，见其和蔼恺惻，大异平日反对政府之文辞。然皆大声疾呼，谓非是则国种决灭。德之最困，莫若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而教育哲家，如佛队、汗德诸公遂出。兹编撒氏之作，亦于其时者也。顾其作意，所与诸家异者，彼以为多言其反，将正者自明。此犹庄周以非指喻指，非马喻马，而齐桓公亦云仲父教我以所善，不若教我以所不善。其为特色，天下父母当自知之。既译于日本，而今者桐城吴君燕来，以通雅之才，躬移译之事，明白晓畅，殊便家人。记曰：“教学相长。”使公等知后生之可畏，思来日之大难，各手此书，深稽其说，将不独于子弟有大造，而长者之心德身仪，亦以日即于优胜，其为国福，岂有涯哉！其为国福，岂有涯哉！

○群己权界论序

严子曰：呜呼！扬子云其知之矣。故《法言》曰：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由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谊之所归。以二者之皆讥，则取旧译英人穆勒氏书，颜曰《群己权界论》，畀手民印板以行于世。夫自由之说多矣，非穆勒是篇所能尽也。虽然，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由之说乃可用耳。是为序。

○译社会通论自序

异哉吾中国之社会也。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

，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方其为图腾也，其民渔猎。至于宗法，其民耕稼，而二者之间，其相嬗而转变者，以游牧最后由宗法以进于国家，而二者之间，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业大抵犹耕稼也。独至国家，而后兵农工商四者之民备具，而其群相生相养之事，乃极盛而大和，强立蕃衍而不可以克灭。此其为序之信，若天之四时，若人身之童少壮老，期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

吾尝考欧洲之世变，希腊罗马之时，尚矣。至其他民族所于今号极盛者，其趾封建，略当中国唐宋间；及其去之也，若法若英，皆仅仅前今一二百年而已。何进之锐耶！乃还观吾中国之历史，本诸可信之载籍，由唐虞以迄于周，中国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诵宗法，亦于此时最备。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会之制度典籍也物穷则必变，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土地，燔诗书，坑儒士。其为法欲国主而外，无咫尺之势。此虽霸朝之事，侵夺民权，而迹其所为，非将转宗法之故，以为军国社会者欤！乃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独至于今，{榴}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然则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缘不去，存于此土者，盖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也。

嗟呼！欧亚之地虽异名，其实一洲而已。殊类异化，并生其中，苟溯之邃古之初，又同种也，乃世变之迁流，在彼则始迟而终骤，在此则始骤而终迟。固知天演之事，以万期为须臾，然而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为无因之果，而又不能不为吾群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比不佞移译是编，所为数番掷管太息，绕室疾走者也。

○古今文钞序

有讯于复者曰：“方今世变大异，旧学浸微。家肆右行之书，人诮专门之选，新词怪义，柴口耳而滥简编。向所谓圣经贤传，纯粹精深，与夫通人硕儒，穷精敝神，所仅得而幸有者，盖束阁而为鼠蠹之居久矣。今夫文章为物，有为时所宝贵向薪，而不克至者矣，安有为天下所背驰彳彳趋，尚克有存者乎？先生识之，三十年以往，吾国之古文辞，殆无嗣音者矣。”

复蹴然应之曰：“奚为其然也？客之为是忧也，其亦昧于存亡之理已。物之存亡，系其精气，咸所自己，莫或致之。方其亡也，虽务存而犹亡，及其存也，若几亡而仍存，非人之能为存也，乃人之不能为不存也。且客以今之时为亡古文辞者，无亦以向之时为存古文辞者乎？果如是云，则又大谬。夫帖括讲章，向之家唔啞而户揣摩者，其于亡古文辞，乃尤亟耳。然而自宋历明，以至于今，彼古文辞未尝亡也。以向之未尝亡，则后之必有存，固可决也。盖学之事

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鹄者何？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是为己者也，相欣无穷者也。术者何？假其涂以有求，求得则辄弃，是为人者也，本非所贵者也。为帖括，为院体书，浸假而为汉人学，为诗歌，为韩欧苏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声称、罔利禄也一。凡皆吾所谓术，而非所谓鹄者。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功令之变，几十年矣，而海内学子之所鹜趋，亦曰以是新术，于吾之旧鹄最便。其于客之前所称，舍以弋声称、罔利禄，又无爱也。夫如是，而客以其向背，为吾古文辞之所系以存亡也，不亦甚远矣乎！“若夫古之治文辞而遂至于其极者，可以见已。岂非意有所愤懑，以为必待是而后有以自通者欤？非与古为人冥然独往，而不关世之所向背者欤？非神来会辞，卓若有立，虽无所得，乃以为至得者欤？夫万生极殊，而士各有所汲汲。客无谓继斯以往，而遂绝是者徒也，则奚为其如客之前言也哉！迺者邑子吴先生，方上下数千年，所网罗旧文仅万首，为之厘体别目，成艺苑巨观，以饷天下之治古文辞，而不必专以为术者，夫先生深于文者也。客欲征吾言乎？则请以是编之风行而卜之”宣统二年正月严复序。

○孟德斯鸠列传

孟德斯鸠，法国南部几奄郡人也，姓斯恭达，名察理。世为右族，家承两邑之封，凡二百余年，曰布来德，曰孟德斯鸠。世即以其一封称之曰孟德斯鸠男爵云。生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当名王路易第十四之世。当是时，法战胜攻取，声明文物冠诸欧，然值政教学术，乐新厌古，人心物论，穷极将变时。于是论治道者，英有郝伯思、洛克，义有墨迦伏勒，而法有孟德斯鸠。则导福禄特尔、卢梭辈先路者也。家于西土仅中资，以善治生，未尝窘乏。地望势力，高不足以长骄，卑常足以自厉，然约情束欲，安命观化，幼而好学，至老弗衰。常语人曰：吾读书可用蠲忿释^お，虽值拂逆，得开卷时许，如回温泉以销冰雪，扇清风而解热烦也。其姿之近道如此。

年二十五，入博尔都郡议院为议员。法旧制诸郡议院，法家所聚，民有讼狱，则公亭之。先是其季父入资，为其院主席，父子冠假{髟介}，衣黑衣，时以为宠。逾二载而季父捐馆舍，遗令以其位传犹子孟德斯鸠，俸优政简，时事国论，多所与闻，然而非其好也。视事十稔，年几四九，又以其位让人，退归林墅。盖自兹以往，至于没齿，都三十年，舍探讨著述之事，无以劳其神虑。而舍历史政治，又无以为其探讨著述。若孟德斯鸠者，殆天生以为思想学问者欤？

其著书甚早，年方廿龄，有《神学论》。又尝考罗马宗教所与治术关系者。然不甚求知于人，世亦不知重也。

年三十二，成《波斯文录》。借彼土之文辞，讽本邦之政教，移情剌目，通

国为喧，而教会深衔之。方其罢博尔都议院主席也，适巴黎国学有博士阙待补，孟德斯鸠甚欲得之。而翊教伏烈理使谓其长曰：“《波斯文录》于国教多微辞，令国学顾容纳其作者，王将谓何？”其长惧而不敢。孟德斯鸠乃以书抵之曰：“足下辱我已甚。吾计惟出奔他国，庶几栖息余生，自食其力。所不能得诸同种者，犹冀遇诸他人耳。”伏烈理不得已罢攻，而孟德斯鸠补博士。已而游奥之维也纳，更匈牙利，尽交其贤豪。逾岭度威匿思入罗马，谒教王。教王礼遇有加，不以文录为意。北旋登瑞士诸山，溯来因之水，北出荷兰，渡海抵大不列颠，居伦敦者且二稔。于英之法度尤加意，慨然曰：“惟英之民，可谓自由矣。”入其格致王会，被举为会员。最后乃归去，徜徉布来德、巴黎间。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成《罗马衰盛原因论》。论者称其裁勘精究，断论切当，于古得未尝有者。

顾所发愤，乃在《法意》一书，当此时，属稿者已六七年矣，前论特其嚆矢而已。精锐夙修，昼夜，凡十有四年，而《法意》行于世。遐搜远引，钩湛瞩幽。凡古今人事得失之林，经纬百为，始终条理。于五洲礼俗政教，莫不籀其前因，指其后果。既脱稿，先以示同时名硕海罗怀纾。海罗怀纾叹曰：“作者宇宙大名，从此立矣。”印板既布，各国移翻，一载间板重者二十二次。风声所树，暨可知矣。福禄特尔尝称曰：“人类身券，失之久矣，得此而后光复。”拿破仑于兵间携书八种自随，而《法意》为之一。后为其国更张法典，勒成专编，近世法家仰为绝作，而《法意》则其星宿海也。年六十有六，卒于家。方其弥留也，以宗教有忏悔之礼，神甫辈以孟生平于其法多所诋毁，颇欲闻其临终悔罪之言，然卒不可得，但叩之曰：“孟德斯鸠，若知帝力之大乎？”对曰：“唯其为大也，如吾力之为微。”

译史氏曰：吾读《法意》，见孟德斯鸠粗分政制，大抵为三：曰民主，曰君主，曰专制。其说盖原于雅理斯多德。吾土缙绅之士，以为异闻，虑叛古不欲道。虽然，司马迁夏本纪言伊尹从汤言九主之事，注家引刘向别录。言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是何别异之众耶？向称博极群书，其言不宜无本。而三制九主，若显然可比附者。然则孟之说非创闻也，特古有之，而后失其传云尔。

○斯密亚丹传

斯密亚丹者，斯密其氏，亚丹其名，苏格兰之噶谷邸人也。父业律师，为其地监榷，死逾月而亚丹生。母守志不再醮，抚遗腹甚有慈恩，卒享大年，亲见其子成大名。而亚丹亦孝爱，终其身不娶妇，门以内，雍雍如也。亚丹生而羸弱，甫三岁，游外家，为埃及流丐所掳。寻而复归，入里小塾学书计。十四进格拉斯高乡学。十八而为巴列窝选生，资以廪饩，入英之鄂斯福国学。

当十七其中叶，英国国论最淆，教宗演事上无犯之旨。凡后此所严为立政宪法者，皆以谓叛上褻天之邪说而斥之。韩诺华氏新入英为王，英前王雅各党人，潜聚其中，阴谋所以反政者。以故国学师资羸怠，章则放纷。斯密游于其间，独{羽毛}々，沈酣典籍，居之六年，而学术之基以立。既卒業，居额丁白拉，以辞令之学授徒，一时北部名流，多集馆下。于是而交休蒙大辟。休蒙大辟者，以哲学而兼史家，为三百年新学巨子。斯密与深相结，交久而情益亲。继而主格拉斯高名学讲习，其明年改主德行学，又时时以计学要义演说教人。盖斯密平生著作，传者仅十余种，《原富》最善，《德性论》次之，皆于此时肇其始矣。

一千七百六十三年，有公爵拔古鲁者，挟斯密以游欧洲，居法国者三十阅月。法人为自然学会，会中人皆名宿，而休蒙适副英使居巴黎，则介斯密游其曹偶，遂与拓尔古、格斯尼、摩礼利辈，皆莫逆为挚交，而斯密之见闻乃益进。当是时，欧洲民生憔悴，大变将作，法国外则东失印度，西丧北美，内则财赋枵虚，政俗大坏。华盛顿起而与英争自立，两洲骚然。自由平等之义，所在大昌。民处困厄之中，求其故而不得，则相与归狱于古制。有识之徒，于政治宗教咸有论著。斯密生于此时，具深湛之思，值变化之会，故《原富》有作。虽曰其人瞻知，抑亦时之所相也。归里杜门十年，而《原富》行于世。书出，各国传译，言计之家，偃尔宗之。而同时英宰百弼德，于其学尤服膺，欲采其言，尽变英之财政。适与拿破仑相抗，兵连军兴，重未暇及也。然而弛爱尔兰入口之禁，与法人更定条约，平其酒榷，不相，则皆斯密氏之画云。夫兵者，国之蠹贼，而变法与民更始，非四封无警尤不行。北美自立，英国债之积已多，洎连普鲁士，以抗拿破仑，海陆惚惚，斯英人无释负之一日矣。顾英国负虽重，而盖藏则丰。至今之日，其宜贫弱而反富强者，夫非掙锁廊门，任民自由之效欤！则甚矣，道之无负于人国也。居久之，斯密为格拉斯高国学祭酒，年六十四矣，逾三年死，葬于额丁百拉刚囊门之某园。

斯密于学无所不窥，少具大志，欲取经世之要而一理之，道远命促，仅竟其二。《德性论》言风俗之所以成。其与同时哲学家异者，诸家言群道起于自营，《德性论》谓起于人心之相感。性悒弟，人乐与亲，与人言论，不为发端，俟有所起而后应之。机牙周给，强记多闻，举座惊叹。燕居好深湛之思，当其独往，耳目殆废。家本中贫，以学自饶，然勇于周恤，尽耗其产。死日独余楹书，以畀其外弟窦格拉斯云。

译史氏曰：德人最重汗德《心学》，见谓生民未有，必求其配，无已，其《原富》乎？夫二书辞旨，奥显绝殊，而德人称之顾若此。或曰：斯密之游法也，去革命之起无几时，然于事前未闻一论及之。此以云先几之识，殆未然欤

？嗟夫！此以见斯密之不苟，而立言之有法也。夫妄亿一国之变，虽庸夫优为之，中以邀名，不中无谪。独至知言之士，一言之发，将使可复。彼宁默然者，知因缘至繁，无由施其内籀之术故也。不然，据既然之迹，推必至之势。理财禁民之际，一私之用，则祸害从之。执因而穷果，以斯密处此，犹疇人之于交食，良医之于死生，夫何难焉！虽然，吾读其言，见斯密自诡其言之见用也，则期诸乌托邦。其论四民之爱国也，则首农而黜商贾。顾死未三十年，大通商政，行之者不独一英国也。而死守稼律，联田主以旅距执政，乃农而非商也。事之未形，其变之不可知如此，虽在圣智，有时而荧。然则后之论世变者，可不谨其所发也哉！

○吴芝瑛传

夫人氏吴，名芝瑛，以字行，生四十有一年矣。以慈善爱国称中外女子间。父宝三，官山东州县数十年，有循绩。独生夫人，钟爱之。年十九，适江苏举人度支部郎中廉泉，称佳偶。生子一，女子三。郎中夙敦风义，有干略。光绪甲辰，主事王某，以党案牵连入刑部狱，郎中独力百方营救，卒令得脱，海内义之。仕不称意，一旦携妻子家海上，然伉俪交勉，为义益力。于国群公益，朋友患难，赴之若不及者。光绪三十二年，夫人以庚子赔款，为国大累，宜通国之民，共起分任，则咄嗟可释巨负。乃倡女子国民捐，一时景从，召集甚巨。夙擅书法，为时所珍，则自制小万柳堂帖以售，得资悉充捐款。其忠于国家，自奋其力如此。既父母相续亡，又无兄弟，家有遗产，将万金。夫人以谓国弱种困，坐失教无学，且立学固先人意也，则以此于其乡创办小学堂，名以父字，曰鞠隐。其能述先事，为善知本如此。杭州有女子赵麟者，父死，长庐墓旁不嫁，而茕茕无依，乞食且不继。夫人与邂逅，乃大感动，为出资葺其先墓，手草募启，为孝女募金买田资衣食，得二千金焉。其至性过人，锡类无穷如此。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皖有妄男子徐锡麟，怀火器，乘间窃发击杀巡抚恩中丞。徐素革命邪说，而浙人也。由是浙中官吏大恐，上下求索，得山阴女子秋瑾，用绅士言，谓其力足为乱，展转周内杀之。既杀，其家族惧连坐，主弃柩中野，莫敢营葬。遗骸漂泊，行路兴哀。夫人素识秋瑾，伤其暴露，则以谓掩骼埋，经典攸垂。藉第令死者素行不轨，杀之无冤，然其尸柩如此，此诚同类所宜动心者。且朝廷律令，固无不许掩瘞罪骸明文。三十三年十二月，乃与石门徐女士寄尘，购隙地西泠桥畔葬焉。其隐刑愍辜，不欺其意又如此。夫使为义而无所牺牲，不历险难，而令名可以坐享，则其事无待于贤者。此吾于廉夫人之事，所为重有感也！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果有御史常徽奏请平秋瑾之墓，并将吴芝瑛、徐寄尘等严拿惩办。廷旨交浙抚察看办理。于是一时群议，大为不

平，中外报章，多为论说。而江苏绅士尤愤激，争署名上书江督端制军、苏抚陈中丞，争其事，为辨诬。当此之时，夫人方病咯血，卧上海德国医院中为治疗。闻此乃遽归其家曰：“吾不愿更居洋场医院间，若托异族保护然，以为不知者诟议也。”其始终为遵守法律国民，临难不幸苟免又如此。北京公理教会，协和女书院院长美国麦美德女士，与夫人当庚子义和拳之变，为患难交，素稔夫人行谊，则大敬爱之。闻其事，意夫人素刚然，必不肯往对簿，恐事急，万一前死，焦然大戚，驰书谆诫夫人勿为谅，且以国家大义责之，其语绝痛。又自任凡可免夫人于厄者，愿尽力无不为。则先于西报述夫人事迹梗概，欲使中外咸知其详，且将有所合力。已而事稍稍解。麦女士寓书廉郎中曰：宜使侯官严复为之传。故传之如右方。

论曰：吾国禁女子于外事者，四千余年。干外事者，微论恶也，即善有不可。世变大异，至今思想议论，乃略殊前。顾女子行事，稍稍露锋颖，循常之徒，辄相视大诧，甚者以为宜诛。嗟夫！使吾国礼俗长此终古，则亦已耳。必以进步为期，凡此皆所必至应有者也，义何讶乎？廉夫人者，吾先友挚甫先生犹子，平生多闻长者精至独往之言，故能不循作自树立如此。呜呼！男子可以兴矣。

○原强

今之扼腕奋今，讲西学谭洋务者，亦知近五十年来，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经国利民之一大事乎？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瀛寰。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 α 集甚富。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原》。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端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其书谓：物类繁殊，始惟一本。其降而日异者，大抵以牵天系地之不同，与夫生理之常趋于微异；洎原远流分，遂阔绝相悬，不可复一。然而此皆后天之事，因夫自然，驯致如是，而非太始生理之本然也。其书之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谈理之家，摭为口实，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伺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物。民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 \cup 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此其为争也，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习于安者，使之为劳，狃于山者，使之居泽，以是以与其习于劳、狃于泽者争，将不数传，而其种尽矣。物竞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种，风气渐革，越数百年数千年，消磨歇绝，至于靡有孑遗，如辨学家之古禽古兽是

已。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达氏总有生之物，标其宗旨，论其大凡如此。至于证阐明确，然有当于人心，则非亲见其书者，莫能信也。此所谓以天演之学，言生物之道者也。

斯宾塞尔者，亦英产也，与达氏同时。其书于达氏之《物种探原》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凡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皆能群之性以生。又用现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精深微妙，繁富奥殫。其论一事，持一说，必根据理极，引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于五洲殊种，由豸丕榛蛮夷，以至著号开明之国，挥斥旁推，什九罄尽。而于一国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漓合衰之由，则尤三致意焉。殫毕生之精力五十年，而著述之事始蒧。其宗旨尽于第一书，名曰《第一义谛》，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其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继乃论生学、心学之理，而要其归于群学焉。夫亦可谓美备也已。斯宾塞尔全书而外，杂著无虑数十篇，而《明民论》、《劝学篇》二者为最著。《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劝学篇》者，勉人治群学之书也。其教人也，以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其勉人治群学者，意则谓天下沿流讨原，执因责果之事，惟群学为最难，非不素讲者之所得与。故有国家者，其施一政，著一令，本以救弊防民也，而其究也，所期者，每或不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至夫历时久，而转相因，其利害迁流，则有不可究诘者。格致之事不先，偏颇之私未尽，生心害政，未有不贻害家国者也。是故欲为群学，必先有事于诸学焉。不为数学、名学，则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不为力学、质学，则不足以审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名数力质四者之学已治矣，然吾心之用，犹谨察于寡，而或荧于纷，仅察于近，而或迷于远也，故必广之以天地二学焉。盖于名数得万物之成法，力质得化机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学，各合而观之，而后有以见物化之成迹。名数虚，于天地征其实力质分，于天地会其全，夫而后有以知成物之悠久，杂物之博大，与夫化物之蕃变也。虽然，于群学犹未也。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机，则必治生学；欲知感应之妙，则必治心学，夫而后乃可以及群学也。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而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以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此其故无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于乎！此真大人之学矣！

不观于坊者之为墙乎？与之一成之砖，坚而廉，平而正，火候得以大小若一，则无待泥水灰黏之用，不旋踵而数仞之墙成矣。由是以卫风雨，捍室家，虽资之数百年可也。使其为砖也，崎 A 2，小大不均，则虽遇至巧之工，亦仅能版以筑之，成一粪土之墙而已矣。廉隅坚，持久不败，必不能也。此凡积垛之事，莫不如此。唯其单也，为有法之形，则其总也，成有制之聚。然此犹人之所为也。唯天生物，亦莫不然。化学原质，自然结晶，其形制之穷巧极工，殆难思议，其形虽大小不同，而其为一晶之所积而成形，则虽折之至微，至于莫破。其晶之积面隅幕，无不似也。然此犹是金石之类而已。夫其动植之伦，近代学者，皆知太初质房为生之始，其含生蕃变之论，皆于此而已具。但其事甚曠，难与未尝学者谈。而其本单之法情性，以为其总之形，法性情，欲论其合，先考其分，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亘天壤不刊之大例也。夫如是，则一种之所以强，一群之所以立，断可识矣。盖人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知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学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种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恂{心}，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螫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此不必干戈用以杀伐行也，磨灭溃败，出于自然，载籍所传，已不知凡几，而未有文字之先，则更不知凡几者也。是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为第一大法，保种次之。而至生与种较，则又当舍生以存种，践是道者，谓之义士，谓之大人。至于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凡可以进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废；而又盈虚酌剂，使三者毋或致遍焉。西洋政教若是，其大者观之，不过如是而已。

由是观吾中国今日之民，其力、智、德三者，固何如乎？往者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矣。使曩者款议不成，则畿辅戒严，亦意中事耳。当此之时，天子非不赫然震怒也。思改弦而更张之，乃内之则殿枢府，以至六部九卿，外之则洎廿四行省之疆吏，旁皇咨求，卒无一人焉，足以胜御侮折冲之任者。猛虎深山，徒虚论耳。兵连不及周年，公私扫地赤立，洋债而外，尚不能无忧闾阎，其财之匮也又如此。夫一国犹之一身也，脉络贯通，官体相救，故击其头，则四支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而南北虽属一君，彼是居然两戒；首善震矣，四海晏焉，视邦国之颠危，犹秦越之肥瘠。合肥谓“以北洋一隅之力，御倭人全国之师”，非过语也。此君臣势散而相爱相保之情薄也。将不数学，士不数练，器不素储。一旦有急，则蛾附蜂屯，授之以

格不操之利器，曳兵而走，转以奉敌。其一时告奋将弁，半皆无赖小人，覬觐所支饷项而已。至于临事，且不知有哨探之用，遮葦之方。甚且不识方员古陈，大不宜于今日之火器，更无论部勒之精详，与夫开阖之要眇者矣。即当日之怪谬，苟纪载其事而传之，将皆为千载笑端，而吾民然，固未尝以之为愧也。夫阃外之事，既如此矣，而阃内之事，则又何如？法弊之极，人各顾私，是以谋谟庙堂，佐上出令者，往往翹巧伪奸浊之行，以为四方则效。其间稍有意者，亦不过如息夫躬，所云“以拘马齿保目所见”，而孰谓是区区者，之终不吾畀也！至于顾问献替之臣，则不独于时事大势，A 3 未有知，乃至本朝本国，其职分所应知者，亦未尝少行其神虑。是故有时发愤论列，率皆么臬童，徒招侮虐，功罪得失，毁誉混淆。其有趋时者流，自许豪杰，则徒剽窃外洋之疑似，以荧惑主上之聪明。其犹不肖者，且窃幸事之纠纷，得以因缘为利，求才亟，则可侥幸而骤迁，兴作多，则可居闲而自润。嗟乎！此真天下士大夫之所亲见。仆之为论，岂不然哉？夫人才者，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求之有位之中，既如此矣。意或者沉伏摧废，高举远引，而不可接与？乃吾转而求之草野闾巷之间，则又消乏调亡，存一二于千万之中，竟谓同无，何莫不可？然则神州九万里，地四十京之民，此廓廓者，度土荒耳，是蚩蚩者，徒人满耳。尚自冠带之民，灵秀之种，周孔所教，礼义所治，诸君聊用自娱则可耳，何关人事也耶！且事之可忧可畏者，存乎其真，而一战之胜败，不足计也。使中国而为如是之中国，则当中东之事，微论败也，就令边畔不开，开而幸胜，然而自有识之士观之，其为忧乃愈剧。何则？民力已い，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一战之败，何足云乎！今虽有圣神用事，非数十百年，薄海知亡，君臣同德，痛锄治而鼓舞之，将不足以自立。而岁月悠悠，四邻眈眈，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将斯宾塞之术未施，而达尔文之理先信。矧甲午迄今者几何时？天下所震兴者几何事？固诸君所共闻共见者耶！于乎！吾辈一身无足惜，如吾子孙与四百兆之人种何！天地父母，山川神灵，尚相兹下土民以克诱其衷，咸俾知奋。

闻前言者，造而问予曰：甚矣先生之言，无异杞人之忧天坠也！今夫异族之为中国患，不自今日始也。自三代以迄汉朝，南北狺狺，互有利钝。虽时见侵，无损大较，固无论已。魏晋不纲，有五胡之乱华，大河以北，沦于旃裘膻酪者盖数百年。当是之时，哀哀黔首，衽革枕戈，不得休息，盖几靡有孑遗，耗矣！息肩于唐，载庶载富。而李氏末造，赵宋始终，其被祸乃尤烈。金源女真更盛迭。帝成吉斯汗崛起鄂诺，威个詹欧洲。忽必烈汗荐食小朝，混一华夏，南奄身毒，北暨俄罗，幅员之大，古未有也。然而块肉沦丧，不及百年，长城以南，复归汉种。至国朝龙兴，辽沈圣哲驾生，母我群黎，革明弊政，湛恩

汪，盖三百祀于兹矣。此皆著自古昔者也。其间递嬗，要不过一姓之废兴，而人民则犹此人民，声教则犹古声教，是则即今无讳，损益可知。林林之总，詎无噍类！而吾子耸于达尔文之邪说，一将谓其无以自存，再则忧其无遗种，此何异众人熙熙，方登春台，而吾子被发狂叫，白昼见魅之哉！不然，何所虑之怪诞不竟，独不虑旁观者之闵笑也？况夫昭代厚泽深仁，隆甚方永，景命未改，讴歌所归，事又万万不至此。殷忧正所以启圣，明耳，何直为此叫叫也！且而不见回部之土耳其乎？介乎俄与英之间，坏地日戏，其逼也，可谓至矣，然不闻其遂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也，则又何居？吾子念之，物强者死之徒，事穷者势必反，天道剥复之事，如反复乎耳。安知今之所谓强邻者，不先笑后号啕，而吾子漆叹螯忧，所君自损者，不俯吊而仰贺乎？

应之曰：唯唯，客所以祛吾惑者，不亦至乎！虽然，愿请闲，得为客深明之。若客者，信所谓明于古而么于今，得其一而失其二者。姑无论客之所指为异族之非异族也。盖天之大种四：黄白赭黑是已。北并乎西伯利亚，南襟乎中国海，东距之太平洋，西道乎昆仑，实黄种之所居也。其为人也，高颧而浅鼻，长目而张发。乌拉盐泽以西，大秦旧壤，白种之所聚也。其为人也，碧眼而鬃发，隆额而深眶。越裳、交趾以南，东萦吕宋，西拂痕都，其间多岛国焉，则赭种之民也。而黑种最下，亚非利加及绕赤以诸部，所谓黑奴是已。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檀君旧国，箕子所封；冒顿之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国遂古以还，乃一种之所居，实未尝或沦于非类。第就令如客所谭，客尚不知种之相为强弱，其故有二：有蛰悍长大之强，有德慧术智之强；有以质胜者，有以文胜者。以质胜者，游牧射猎之民是已。其国之君民上下，截然如一家之人，忧则相恤，难则相赴。生聚教训之事，简而不繁，骑射驰聘，云屯飙散，旃毳肉酪，养生之具，益力而能寒。故其民乐战轻死，有魁杰者，为之要约而驱使之，其势可以强天下。虽然，强矣，而未进夫化也。若夫中国之民，则进夫化矣，而文胜之国也。耕凿蚕织，城郭邑居，于是有礼乐刑政之治，有庠序学校之教。通功易事，四民肇分。其法令文章之事，历变而愈繁，积久而益富。养生送死之资，无不具也，君臣上下之分，无不明也，冠婚丧祭之礼，无不举也。故其民偷生而畏法，治之得其道则易以相安，治之失其道，亦易以日窳，是以及其末流，每转为质胜者之所制。

然而此中之安富尊荣，声明文物，固游牧射猎者所深慕，而远不逮者也。故其既入中国也，虽名为之君，然数传以后，其子若孙，虽有祖宗之遗令切诫，往往不能不厌劳苦而事逸乐，弃淳德而染浇风，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其不渐摩而与汉化者寡矣。苏子瞻曰：“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然其无法也，始以自治则有余，迨既入中国，而为之君矣，必不能弃中国之法，而以

无法之治治之也，遂亦入于法，而同受其敝焉。此中国所以经累胜，而常自苦，其化转以日广，其种转以日滋。何则？物固有无形之相胜，而亲为所胜者，虽身历其境，而尚未之或知也。然则取客之言，而深论之，则谓异族常受制于中国也可，不得谓异族制中国也。

至于今之西洋，则与是不可同日而语矣。何则？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以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皆有常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其鸷悍长大，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又为吾民所远不及。故凡其耕凿陶冶，织牧畜，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守、转输、邮置、交通之事，与凡所以和众保民者，精密广大，较吾中国之所有，倍蓰有加焉。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途，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之中，散为七八，争驰并进，以相磨砢，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殫智虑，此既日异，彼亦月新，故若用法而不至受法之弊，此其所以为可畏也。往者中国之法与无法遇，故虽经累胜而常自存；今也彼亦以其法以与吾法选，而吾法乃颓隳朽蠹如此其敝也，则彼法日胜，而吾法日消矣。何则？法犹器也，犹道途也，经时久而无修冶精进之功，则格芜梗者势也。以格芜梗而与修冶精进者并行，则民固将弃此而取彼者，亦势也。此天演家所谓物竞天择之道，固如是也。此吾前者所以言四千年文物，有免然不终日之势者，固以此也。嗟乎！此岂徒客之甚恨哉？然而事既如此矣，则吾岂能塞耳涂目，而不为吾同胞有垂涕泣而一指其实也哉？

且吾所谓无以自存，无以遗种者，岂必“死者国量，平泽若蕉”而后为尔耶？常使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休，以战则我常居先，出令则我常居后，彼且以我谓天之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治也。于是加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俾吾之民智无由以增，吾力无由以奋，是蚩蚩者，长此困苦无聊之众而已矣。夫如是，则去不自存而无遗种也，其间几何。不然，夫岂不知其无噍类也，彼黑与赭，且常存于两间矣，矧兹四百兆之黄也哉！民固有其生也不如死，其存也不如亡，亦荣辱贵贱，自由不自由之间异耳。

客谓物强者势死徒，事穷者势反，固也。然不悟物之极也，固有所由极，故势之反也，亦有所由反。善保其强，则强者正所以长存；不善用其柔，则柔者乃所以速死。彼《周易》否泰之数，老氏雄雌之言，固圣智之妙用微

权，而非其事事听其自至之谓也。不事事而所其自至，此太甲所谓：自作孽不可逭者耳，天固何尝为不织者减寒，为不耕者减饥耶？至土耳其之所以尚存，则彼自谟罕默德设教以来，固以武健严酷，死同仇异之道，狃其民者也。故文不足，而质有余，学术法度虽无可言乎，而劲悍胜兵，则尚足以有立，此所以虽介两雄而灭亡犹未也，然而日削月侵，其存亦仅矣。此诚非暖姝愉懦，惮事如中国之民者，所援之以自广也。悲夫！

虽然，论国土盛衰强弱之间，亦仅畴其差数而已。夫自今日中国而视西洋，则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夫古之所谓至治极盛者，曰：家给人足，曰：比户可封，曰：刑措不用。之数者，皆西洋各国之所不能也。且岂仅不能而已，自彼群学之家言之，且恐相背而驰，去之滋远焉。盖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无甚贵，亦无甚贱。假使贫富贵贱过于相悬，则不平之鸣，争心将作，大乱之故，常由此生。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机，殆无往而不用其机。加以电邮、汽舟、铁路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归之一二人掌握而有余。此虽有益于民生之交通，而亦大利于奸雄之垄断。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尚幸其国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所以强豪虽盛，尚无役使作横之风，而贫富之差，则虽欲平之而终无术矣。中国之古语云：“富者越陌连阡，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唾弃粱肉，贫者不厌糟糠”。至于西洋，则其贫者之不厌糟糠，无立锥之地，与中国差相若，而连阡陌，弃粱肉，固未足以尽其富也。夫在中国，言富以亿兆计，可谓雄矣，而在西洋，则以京该梯载计者，不胜俚指焉。此其人非必勤劳贤智胜于人人也，仰机射利，役物自封而已。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且也奢侈过深，人心有发任之患；孳乳甚速，户口有过庶之忧。故深识之士，谓西洋教化不异唐花，语虽微偏，不为未见。至盛极治，固如此哉！

然而此之为患，又非西洋言理财讲群学者之所不知也。继固合数国之贤者，聚数千百人之智虑而图之，而率苦于无其术。盖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于人心风俗之间。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不肖，皆智而无甚愚而后可，不则虽今日取一国之财产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矣。何则？乐于惰者不能使之为勤，乐于奢者不能使之为俭也。是故国之贫富强弱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微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当是之时，虽有英君察相，苟不自其本而图之，则亦仅能补偏救弊，偷为一时之治而已矣，听其自至

，浸假将复其旧而由其常焉。且往往当其补救之时，本弊未去，而他弊丛然以生，偏于此者虽，而偏于彼者闾然更见。甚矣徒政之不足与为治也。往者英国常禁酒矣，而民之酗酒者愈多；常禁重利盘剥矣，而私债之息更重。瑞典禁贫民嫁娶不以时，而所谓天生子者满街。法国反政之后，三为民主，而官吏之威权益横。美国华盛顿立法之精，而苞苴贿赂之风，至今无由尽绝。善夫斯宾塞尔之言曰：“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而吾孔子亦曰：“为邦百年，胜残去杀”；又曰：“虽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程子曰：“有关雎、麟趾之风，而后可以行周礼。”古今哲人，知此盖审。故曰：欲知其合，先察其分。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

然则今有人于此，假令愤中国之积弱积贫，攘臂言曰：胡不使我为治？使我为治，天下事数著可了耳，十年以往，其庶几乎！然则其道将奚由？彼将曰：中国之所以不振者，非法制之罪也，患奉行不力也。祖宗之盛宪具在，吾宁率由之而加实力焉。于是而督责之令行，刺举之政兴。如是而为之十年，吾决知中国之贫与弱，犹自若也。天下大势，犹水之东流，夫已浩浩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所必不胜也。于是又有人，曰：法制者，圣人之刍狗，先王之遽庐也，一陈不可复用，一宿不可复留。宇宙大势，既日趋于混同矣，不自其同于人者而为之，必不可也。方今之计，为求富强而已矣；彼西洋诚富诚强者也，是以今日之政，非西洋莫与师。由是于朝也则建民主，立真相；于野也则通铁轨，开辨功。练通国之陆军，置数十百艘之海旅，此亦近似而差强人意矣。然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十年以往，吾恐其效将不止贫与弱而止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废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办务，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什数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之行之，则淮橘为积，若存若亡，不能实以其效者，则又何也？苏子瞻曰：“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斯宾塞尔曰：“富强不可为也，政不足与治也。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是故苟民力已い，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盖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发生滋大者，必其地之肥饶燥湿寒暑，与其种性最宜者而后可。否则，萎矧而已，再甚则僵槁而已。往者，王介甫之变法

也，法非不良，意非不美也，而其效浸淫至于亡宋，此其故可深长思也。管、商变法而行，介甫之变法而敝，在其时之风俗人心，与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

夫如是，则今日中国之所宜为，大可见矣。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惟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虽然，其事至难言矣。夫今日中国之民，其力、智、德三者，苟通而言之，则经数千年之层递积累，本之乎山川风土之攸殊，导之乎刑政教俗之屡变，陶钧炉锤而成此最后之一境。今日欲以旦暮之为，谓有能淘洗改革，以求合于当前之世变，以自存于仁匡仁襄烦扰之中，此其胜负通室之数，殆可不待再计而知之矣。然而自微积之理而观之，则曲之为变，自有疾徐；自力学之理而明之，则物动有由，皆资外力。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藉，变率至疾，方在此时。智者慎守力权，勿任旁夺，则天下事正于此乎而大可为也。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远之亦不过二百年，近之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而不奋发也耶！

然则鼓民力奈何？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此自功名之士观之，似为甚迂而无当。顾此非不佞一人之私言也，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及为最急。历考中西史传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六十国之间，贫富强弱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周之希腊，汉之罗马，唐之突厥，晚近之峨狄一种，莫不以壮俊长大，耐苦善战，称雄一时。而中土畴昔分争之代，亦皆以得三河六郡为取天下先资。顾今或谓火器盛行，懦夫执靶，其效如壮士惟均，此真无所识知之论也。不知古今器用虽异，而有待于骁猛坚毅之气则同。且自脑学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是以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体气强健者不为功。此其理吾古人知之，故庠序校塾，不忘武事，壶勺之仪，射御之教，凡所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也。而孔孟二子皆有魁桀之姿。彼古之希腊、罗马人亦知之，故其阿克德美之中，莫不有津蒙那知安属焉，而拍拉图乃以骈胁著号。至于近世，则欧罗化国，日鳃鳃然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去岁日本行之，《申报》论其练及妇女，不知所云。嗟夫，此真非以裹脚为美之智之所与也！故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

，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此中国朝野上之近臣大难变者也。然而夷考其实，则其说有不尽然者。今即鸦片一端而论，则官兵士子，禁例原所未用。假令天子观察二品以诸公，所谓至吏，必其不染者而后用之，近臣大吏各察其近属，如是而转相察藩臬，察郡守，察州县，州县察佐贰，学臣之察士，将帅之察兵，亦用是术焉，务使所察者，人数至简，以期必周。如是定相坐之法而实力行之，则官兵士子之染祛。官兵士子之染祛，则天下之民知染其毒者，必不可以为官兵士子也，则自爱而求进者必不吸食。夫如是，则吸者日少，俟其既少，然后著令禁之，旧染渐去，新染不增，三十年之间可使鸦片之害尽绝于天下。至于缠足，本非天下女子之所乐为也，拘于习俗而无敢畔其范围而已。假令一日者，天子下明诏，为民言缠足之害，且曰：继自今，自某年女子而缠足，吾其毋封。则天下之去其疾者，犹热之去燎而寒之去也。夫何难变之与有。夫变俗如是二者，非难行也，不难行而不行者，以为无与国是民生之利病而已。而熟知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羸，胥于此焉阶之厉耶！是鸦片、缠足二事不早为之所，则言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

其开民智奈何？今夫尚学问者，则后事功，而急功名者，则轻学问。二者交失，其实则相资而不可偏废也。顾功名之士多有，而学问之人难求，是则学问贵也。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之财利，其隐赈流溢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亲见而信矣，又莫测其所以然；及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功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柰端；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用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掏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顾彼西洋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中国非不尔云也，独何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或曰：中国之智虑运于虚，西洋之聪明寄于实，此其说不然。自不佞观之，中国虚矣，彼西洋尤虚；西洋实矣，而中国尤实者，不在虚实之间也。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亦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喜善疑而慎信，故其名数诸学，则藉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观物察变之方，而其本事，则筌蹄之于鱼兔而已矣。故赫胥黎曰：“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名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此西洋教民要术也。而回观中国则何如？夫朱子以即物穷理释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读书穷理言之，风斯杜下矣。且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

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且也六七龄童子入学，脑气未坚，即教以穷元极眇之文字，事资强记，何裨灵襟？其中所恃以开浚神明者，不外区区对偶已耳。所以审核物理，辨析是非者，胥无有焉。以是为学，又何怪制科人十九鹮突于人情物理，转不若农工商贾之有时而当也。今之蒿目时事者，每致叹于中国读书人少；自我观之，如是教人，无宁学者少耳。今者物穷则变，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矣。虽然，谓十年以往，中国必收其益，则又未必然之事也。何故？旧制尚存，而荣途未开也。夫如是，士之能于此深求而不佞券厌者，必其无待而兴，即事而乐者也。否则刻棘之业虽苦，市骏之赏终虚，同辈知之则相忌，门外不知则相妄，几何不废然反也！是故欲开民知，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易立选举之法，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

至于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今微论西洋教宗如何，然而七日来复，必有人焉聚其民而耳提面命之，而其所以为教之术，则显之以帝天之严，重之以求生之论。人无论王侯君公，降以至于穷民无告，自教而观之，则皆为天之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平等义明，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劝于为善。今夫“上帝临汝，勿贰尔心”、“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者，大人之事而君子之所难也；而西洋小民，但使信教诚深，则夕朝惕乾，与吾之大人君子无所异。内省不疚，无恶于志，不为威惕，不为利疚，此诚教中常义，而非甚瑰琦绝特之行者也。民之心有所主，而其为教有常，故其效能如此。至于吾民，则姑亦无论学校已废久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檐之子，编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间有孰教之者也。孟子曰：“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夫饱食暖衣之民，无教尚如此。则彼饥寒逼驱，救死不瞻者，当何如乎？后义先利，诈伪奸欺，固其所耳。曩甲午之办海防也，水底碰雷与开花弹子，有以铁滓沙泥代火药者。洋报议论，谓吾民以数金锱铢之利，虽使其国破军杀将，辱地伤师不顾，则中国今日之败衄，他日之危亡，不可谓为不幸矣。此其事足使闻者发指，顾何待言！然诸君亦尝循其本而为求其所以然之故与？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虽有原省，原省此奴虏而已矣；虽有燠咻，燠咻此奴虏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故使形势可恃，国法尚行，则鼻臭靴犁面，胡天胡帝，扬其上于至高，抑其已于至卑，皆力为之；一旦形势既去，法所不行，则独知有利而已矣，共起而挺之，又其所也，复何怪乎！今夫中国之骂詈人也，骂曰畜牲，可谓极矣。而在西人则莫须有之词

也。而试入其国，而骂人曰无信之诳子，或曰无勇之怯夫，则朝言出口而挑斗相死之书已暮下矣。何则？彼固以是为至尊，而较之畜牲万万有加焉，故宁相死而不可以并存也。而我中国，则言信行果仅成小人，君子弗尚也。盖东西二洲，其风尚不同如此。苟求其故，有可言也。

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传果者之多也。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若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而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设，以厘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我，皆非所论者矣。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吾每闻英之人言英，法之人言法，以至各国之人之言其所生之国土，闻其名字，若我曹闻其父母之名，皆肫挚固结，若有无穷之爱也者。此其故何哉？无他，私之以为己有而已矣。

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化，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顾处士曰：“民不能无私也，圣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为公。”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於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此三者，自强之本也，不如是则虽有伊尹、吕尚为之谋，吴起、李牧为之战，亦将寝衰寝灭，必无有强之一日决也。虽然，无亦有其标者焉。然则治标奈何？练兵乎？筹饷乎？开办乎？通铁道乎？兴商务乎？曰：是皆可为。有其本则皆立，无本则终废。自甲午以来，海内樊然并兴者亦已众矣，其效何若？其有益于强之数与否，识时审势之士将能言之，无假鄙人深论者也。虽然，有一事焉，自仆观之，则为标之所最亟而不可稍或辽缓者也。其事维何？曰：必朝廷除旧布新，有一二非常之举措，内有以慰薄海臣民之深望，外有以破敌国侮夺之阴谋，则庶几乎其有豸耳。不然，是琐琐者，虽百举措无益也。善夫吾友新会梁启超之言曰：“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也。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于人。”《传》曰：“无滋他族，实逼处此。”愿天下有心人三复斯言而早为之所焉可耳。

○论世变之亟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

。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构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期一夕之故也哉！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致化之极则。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濬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奢欲无穷，孳乳浸多，镌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颡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销兵焚书，其作用盖亦犹是。降而至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复沉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悬格为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下愚有或可得之庆，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八弦之纲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曝腮断耆，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术，而民力因之以日羸，民智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民命，则圣人计虑之所不及者也。虽然，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明天泽之义，则冠履之分严；崇柔让之教，则嚣凌之氛泯。偏灾虽繁，有补苴之术；萑苻虽夥，有剿绝之方。此纵难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盖自高颡深目之伦，杂处此结衽编发之中，则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

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实，辄言中国为义礼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识之士，欲一国晓然彼此之情实，其议论不得不存是非之公。而浅人怙私，常置其誉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与谁何。忠爱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稽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何云？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

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无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国理道与西法最相似者，曰恕，曰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许。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骧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此之伦，举有以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拙也。

自胜代末造，西族已通。迨及国朝，梯航日广。马嘉尼之请不行，东印度之师继至。道咸以降，持驱夷之论者，亦知其必不可行，群喙稍息，于是不得已而连有廿三口之开。此郭侍郎所谓：“大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自蒙观之，夫岂独不能胜之而已，盖未有不反其祸者也，惟其遏之逾深，故以祸之发也愈烈。不见夫激水乎？其抑之不下，则其激也不高。不见夫火药乎？其塞之也不严，其震也不迅。三十年来，祸患频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机者阶之厉乎？且其祸不止此。究吾党之所为，盖不至于灭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知虑所万不及知，而闻斯之言，未有不指为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焰者也。夫为中国之人民，谓其有自灭同种之为，所论毋乃太过？虽然，待鄙言之。方西人之初来也，持不义害人之物，而与我构难，此不独有识所同疑，即彼都人才，亦至今引为大诟者也。且中国蒙累朝列圣之庥，幅员之广远，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游其宇者，自以谓横目而多之伦，莫我贵也。乃一旦有数万里外之荒服岛夷，鸟言夔面，飘然戾止，勿父关求通，所请不得，遂而突我海疆，虜我官宰，甚而至焚毁宫阙，震惊乘輿。当是之时，所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者，力不足耳。谓有人焉，心见心见，低首下心，讲其事而咨其术，此非病狂无耻之民，不为是也。是故道咸之间，斥洋务之汗，求驱夷之策者，智虽囿于不知，术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谓非忠孝节义者徒，殆不可也。然至于今之时，则大异矣。何以言之？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

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然则印累绶若之徒，其必矫尾厉角，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知。”故其端起于士大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以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观之，仆之前言，过乎否耶？噫！今日倭祸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调集，此何为者？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尚忍深言也哉！《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又曰：“瞻乌靡止。”心摇意郁，聊复云云，知我罪我，听之阅报诸公。

○救亡决论

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主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害曰：锢智慧。今夫生人之计虑智识，其开也，必由粗以入精，由显以至奥，层累阶级，脚踏实地，而后能机虑通达，审辨是非。方其为学也，必无谬悠影响之谈，而后其应事也，始无颠倒支离之患。何则？其所素习者然也。而八股之学大异是。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学也，必先课之以《学》《庸》《语》《孟》，开宗明义，明德新民，讲之既不能通，诵之乃徒强记。如是数年之后，行将执简操觚，学为经义，先生教之以擒挽之死法，弟子资之于剽窃以成章。一文之成，自问不知何语。迨夫观风使至，群然挟免册，裹饼饵，逐队唱名，俯首就案，不违功令，皆足求售，谬种流传，羌无一是。如是而博一衿矣，则其荣可以夸乡里；又如是而领乡荐矣，则其效可以覬民社。至于成贡士，入词林，则其号愈荣，而自视也亦愈大。出宰百里，入主曹司，珥笔登朝，公卿跬步，以为通天地人之谓儒。经朝廷之宾兴，蒙皇上之亲策，是朝廷固命我为儒也。千万旅进，人皆铍羽，我独乘龙，是冥冥中之鬼神，又许我为儒也。夫朝廷鬼神皆以我为儒，吾真为儒，且真为通天地人之儒。从此天下事来，吾以半部《论语》治之足矣，又何疑哉！又何难哉！做秀才时无不能做之题，做宰相时自无不能做之事，此亦其所素习者然也。谬妄糊涂，其曷足怪？

其二害曰：坏心术。揆皇始创为经义之意，其主于愚民与否，吾不敢知。而天下后世所以乐被其愚者，岂不以圣经贤传，无语非祥，八股法行，将以“忠信廉耻”之说渐摩天下，使之胥出一途，而风俗亦将因之以厚乎？而孰知今日

之科举，其事效反于所期，有断非前人所及料者。今姑无论试场大弊，如关节、顶替、倩枪、联号，诸寡廉鲜耻之尤，有力之家，每每为之，而未尝稍以为愧也。请第试言其无弊者，则孔子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故言止于所不知，固学者之大戒也。而今日八股之士，乃真无所不知。夫无所不知，非人之所能也。顾上既如是求之，下自当以是应之。应之奈何？剿说是已。夫取他人之文词，腆然自命为己出，此其人耻心所存，固已寡矣。苟缘是而侥幸，则他日掠美作伪之事愈忍为之，而不自知其为可耻。然此犹其临场然耳。至其用功之日，则人手一编，号曰揣摩风气。即有一二聪颖子弟，明知时尚之日非，然去取所关，苟欲求售，势必俯就而后可。夫所贵于为士，与国家养士之深心，岂不以矫然自守，各具特立不诡随之风，而后他日登朝，乃有不苟得不苟免之概耶！乃今者，当其做秀才之日，务必使之习为剿窃诡随之事，致令羞恶是非之心，旦暮梏亡，所存濯濯。又何怪委贄通籍之后，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否塞晦盲，真若一邱之貉。苟利一身而已矣，遑惜民生国计也哉！且其害不止此。每逢春秋两闱，闱内外所张文告，使不习者观之，未有不欲股弁者。逮亲见其实事，乃不徒大谬不然，抑且变本加厉。此奚翅当士子出身之日，先教以赫赫皇言，实等诸济窃飘风，不关人事，又何怪他日者身为官吏，刑在前而不栗，议在后而不惊。何则？凡此又皆所素习者然也。是故今日科举之事，其害不止于锢智慧，坏心术，其势且使国宪王章渐同粪土，而知其害者，果谁也哉？

其三害曰：滋游手。杨子云有言：“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故知言语文字二事，系生人必具之能。人不知书，其去禽兽也，仅及半耳。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而西国与东洋则所谓民之众，降而至于妇女走卒之伦，原无不识字知书之人类。且四民并重，从未尝以士为独尊，独我华人，始翹然以知书自异耳。至于西洋理财之家，且谓农工商贾皆能开天地自然之利，自养之外，有以养人，独士枵然，开口待哺。故士者，固民之蠹也。唯其蠹民，故其选士也，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其弊也，为乱为贫为弱。而中国则后车十乘，从者百人，孟子已肇厉阶。至于今日之士，则尚志不闻，素餐等诮。十年之间，正恩累举，朝廷既无以相待，士子且无以自存。或朴丛生，人文盛极。若以孙伯符杀丹阳太守坐无所知者例之，则与当涂公卿，皆不容于尧舜之世者也。况夫益之以保举，加之以捐班，决疣溃痈，靡知所届。中国一大豕也，群虱总总，处其荃蹄曲隈，必有一日焉，屠人操刀，具汤沐以相待，至是而始相吊也，固已晚矣。悲夫！

夫数八比之三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今论者将谓八比取士，固未尝诚负于国家，彼自明以来用之矣，其所致之贤哲巨公，指

不胜屈，宋苏轼常论之矣。果循名责实之道行，则八比亦何负于天下？此说固也，然不知利禄之格既悬，则无论操何道以求人，皆有聪明才智之俦入其彀。设国家以饭牛取士，亦将得宁戚、百里大夫；以牧豕取士，亦将得卜式、公孙丞相。假当日见其得人，遂以此为科举，则诸公以为何如？夫科举之士，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彼苏氏之论，取快一时，盖方与温公、介甫立异抵戏，又何可视为笃论耶！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蓄。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舐糠及米，终致危亡而已。然则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比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

难者曰：夫八股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积将千年之弊，流失败坏，一旦外患冯陵，使国家一无可恃。欲战则忧速亡，忍耻求和，则恐寝待浸灭。当是之时，其宜改弦更张，不待言矣。惟是处存亡危急之秋，待学问以成功，将何殊播谷饲蚕，俟获成献功，以救当境饥寒之患。道则是矣，于涂无乃迂乎？今先生论救亡而以西学格致为不可易，夫格致何必西学，固吾道《大学》之始基也，独其效若甚赊，其事若甚琐。朱晦翁《补传》一篇，大为后贤所聚讼。同时陆氏兄弟，已有逐物破道之讥。前明姚江王伯安，儒者之最有功业者也，格窗前一竿竹，七日病生。其说谓“格”字当以孟子格君心之非，及今律格杀勿论诸“格”字为训，谓当格除外物，而后有以见良知之用，本体之明。此尤事功无待格致之明证，而先生谓富强以格致为先务，蒙窃惑之。其说得详闻与？

应之曰：不亦善乎，客问之也。夫中土学术政教，自南渡以降，所以愈无可言者，孰非此陆王之法阶之厉乎！以国朝圣祖之圣，为禹、文以后仅见之人君，亦不过挽之一时，旋复衰歇。盖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夫八股之害，前论言之详矣。而推而论之，则中国宜屏弃弗图者，尚不止此。自有制科来，士之舍于进梯荣，则不知所事学者，不足道矣。超俗之士，厌制艺则治古文词，恶试律则为古今体；鄙摺卷者，则争碑板篆隶之上游；薄讲章者，则标汉学考据之赤帜。于是此追秦汉，彼尚八家，归、方、姚、刘，恽、魏、方、龚，唐祖李、杜，宋祢苏、黄；七子优孟，六家鼓吹。魏碑晋帖，南北派分，东汉刻石，北齐写经。戴、阮、秦、王，直闯许、郑，深衣几幅，明堂两个。钟鼎校铭，琮著考，秦权汉日，穰穰满家。诸如此伦，不可殫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

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其又高者曰：否否，此皆不足为学。学者所以修己治人之方，以佐国家化民成俗而已。于侈陈礼乐，广说性理。周、程、张、朱，关、闽、濂、洛。学案几部，语录百篇。《学通辨》，《晚年定论》。关学刻苦，永嘉经制。深宁、东发，继者顾、黄，《明夷待访》、《日知》著录。褒衣大袖，尧行舜趋。ì ì 声颜，距人千里。灶上驱虏，折笞羌。经营八表，牢笼天地。夫如是，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非果无实也，救死不瞻，宏愿长赊。所托愈高，去实滋远。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哉！故由后而言，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由前而言，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均之无救危亡而已矣。

客谓处存亡危急之秋，务亟图自救之术，此意是也。固知处今而谭，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即富强二言，且在所后，法当先求何道可以救亡。惟是申陆王二氏之说，谓格致无益事功，抑事功不俟格致，则大不可。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己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不齟齬否？又不察也。向壁虚造，顺非而泽，持之似有故，言之若成理。其甚也，如骊山博士说瓜，不问瓜之有无，议论先行蜂起，秦皇坑之，未为过也。盖陆氏于孟子，独取良知不学、万物皆备之言，而忘言性求故、既竭目力之事，唯其自视太高，所以强物就我。后世学者，乐其径易，便于惰窳傲慢之情，遂群然趋之，莫之自反。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故其于己也，则认地大民众为富强，而果富强否，未尝验也；其于人也，则神州而外皆夷狄，其果夷狄否，未尝考也。抵死虚^十，未或稍屈。然而天下事所不可逃者，实而已矣，非虚词饰说所得自欺，又非盛气高言所可持劫也。迨及之而知，履之而艰，而天下之祸，固无救矣。胜代之所以亡，与今之所以弱者，不皆坐此也耶！前车已覆，后轸方适，真可叹也！若夫词章一道，本与经济殊科，不妨放达，故虽极蜃楼海市，恍恍迷离，皆足移情遣意。一及事功，则淫遁^讠皮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于其政者，害于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词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忤慢。又况以利禄声华为准的，苟务悦人，何须理实，于是^忤慢之余，又加之以险躁，此与武侯学以成才之说，奚啻背道而驰。仆前谓科举破坏人才，此又其一者矣。

然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事。物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

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迨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且西士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学测算者，不终身以窥天行也；学化学者，不随在而验物质也；讲植物者，不必耕桑；讲动物者，不必牧畜。其绝大妙用，在有以练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恫疑虚卜，曷，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者，得此道也，此又《大学》所谓“知至而后意诚”矣。且格致之事，以道眼观一切物，物物平等，本无大小、久暂、贵贱、善恶之殊。庄生知之，故曰道在屎溺，每下愈况。王氏窗前格竹，七日病生之事，若与西洋植物家言之，当不知几许轩渠，几人齿冷。且何必西士，即如其言，则《幽诗》之所歌，《禹贡》之所载，何一不足令此子病生。而圣人创物成能之意，明民前用之机，皆将由此熄矣。率天下而祸实学者，岂非王氏之言与？

且客过矣。西学格致，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今设有人于此，自其有生而来，未尝出户，但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而于门以外之人情物理，一无所知。凡舟车之运转流行，道里之险易涩滑，岩墙之必压，坎陷之至凶，摘埴索涂，都忘趋避，甚且不知虎狼之可以食人，鸩毒之可以致死。一旦为事势所逼，置此子于肩摩毂击之场，山巅水涯之际，所不残毁僵仆者，其与几何？知此则知中国，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欲求不亡之必无幸矣。盖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智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且天下唯能者可以傲人之不能，唯知者可以傲人之不知；而中土士大夫，怙私恃气，乃转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与知。彼乘骐驎，我独骑驴；彼驾飞舟，我偏结筏，意若谓彼以富强，吾有仁义。而回顾一国之内，则人怀穿窬之行，而不自知羞；民转沟壑之中，而不自知救。指其行事，诚皆不仁不义之由。以此傲人，羞恶安在！一旦外患相乘，又茫然无以应付，狂悖违反，召败蕲亡。孟子曰：“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夫非今日之谓耶！

且客谓西学为迂途，则所谓速化之术者，又安在耶？得毋非练军实之谓耶？裕财赋之谓耶？制船炮开辨产之谓耶？讲通商务树畜之谓耶？开民智正人心之谓耶？而之数事者，一涉其流，则又非西学格致皆不可。今以层累阶级之不可紊也，其深且远者，吾不得与客详之矣。今姑即其最易明之练兵一端言之可乎？今夫中国，非无兵也，患在无将帅。中国将帅，皆奴才也，患在不学而无术。若夫爱士之仁，报国之勇，虽非自弃流品之外者之所能，然尚可望由于生

质之美而得之。至于阳开阴闭，变动鬼神，所谓为将之略者，则非有事于学者焉必不可。即如行军必先知其地，知地必资图绘，图绘必审测量，如是，则所谓三角、几何、推步诸学，不从事焉不可矣。火器致人，十里而外；为时一分，一机炮可发数百弹，此断非徒袒奋呼、迎头痛击者，所能决死而幸胜也。于是则必讲台垒濠堑之事，其中相地设险，遮扼钩连，又必非不知地不知商功者所得与也。且为将不知天时之大律，则暑寒风雨，将皆足以破军；未闻遵生之要言，则疾疫伤亡，将皆足以损众。二者皆扎营驻地，息息相关者也。乃至不知曲线力学之理，则无以尽炮准来复之用；不知化学涨率之理，则无由审火棉火药之宜；不讲载力、重学，又乌识桥梁营造？不讲光电气水，又何能为伏椿旱雷与通语探敌诸事也哉？抑更有进者，西洋凡为将帅之人，必通知敌国之语言文字，苟非如此，任必不胜。此若与吾党言之，愈将发狂不信者矣。若夫中国统领伎俩，吾亦知之：不知道里而迷惑，则传问驿站之马夫；欲探敌人之去来，则暂雇本地之无赖。尤可哭者，前某军至大同，无船可渡，争传州县办差；近某军扎新河，海啸忽来，淹死兵丁数百。是于行军相地，全所不知。夫用如是之将领，使之率兵向敌，吾国不亡，亦云幸矣！尚何必以和为辱也哉？且夫兵之强弱，顾实事何如耳，又何必如某总兵所称，铜头铁额如蚩尤，驱使虎豹如巨无霸。中国史传之不足信久矣，演义流布，尤为惑世诬民。中国武夫识字，所恃为韬略者，不逾此种。无怪今日营中，多延奇门遁甲之家，冀实事不能，或仰此道制胜。中国人民智慧，蒙蔽陋，至于此极，虽圣人生今，殆亦无能为力也。哀哉！

议者又谓：自海上军兴以来，二十余年，师法西人，不遗余力者，号以北洋为最，而临事乃无所表见如此，然则曷贵师资？此又耳食之徒，不考实事之过也。自明眼人观之，则北洋实无一事焉师行西法。其详不可得言，姑举一端为喻。曩者法越之事，北洋延幕德酋数十人，泊条约既成，无所用之，乃分遣各营，以为教习。彼见吾军事多不可者，时请更张。各统领恶其害己也，群然噪而逐之。上游筹所以慰安此数十人者，于是乎有武备学堂之设。既设之后，虽学生年有出入，尚未闻培成何才，更不闻如何器使，此则北洋练兵练将，不用西法之明征。夫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于呼！其亦可悲也已！然此不具论。论者见今日练兵，非实由西学之必不可耳。至于阜民富国之图，则中国之治财赋者，因于西洋最要之理财一学，从未问津，致一是云为，自亏自损，病民害国，暗不自知。其士大夫亦因于此理不明，故出死力与铁路机器为难，自遏利原，如今日京师李福明一案，尤足令人流涕太息者也。不知是二事者，乃中土真不容缓之图，富强所基，何言有损？果其有损，则东西两洋其贫弱而亡，固已久矣。《淮南子》曰：“栲者堕发

而桎不止者，为堕者少而利者多也。”彼唯有见于近而无见于远，有察于寡而无察于多，肉食者鄙，端推此辈。中国地大民众，谁曰不然，地大在外国乃所以强，在中国正所以弱；民众在外国乃所以富，在中国正所以贫。救之之道，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而造铁道用机器，又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是则一言富国阜民，则先后始终之间，必皆有事于西学，然则其事又曷可须臾缓哉！

约而论之，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锡彭塞《劝学篇》尝言之矣。继今以往，将皆视物理之明昧，为人事之废兴。各国皆知此理，故民不读书，罪其父母。日本年来立格致学校数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国忍此终古，二十年以往，民之愚智，益复相悬，以与逐利争存，必无幸矣。记曰：“学然后知不足。”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夫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唯西人谓修身事帝，必以安生利用为基，故凡遇中土旱干水溢，饥馑流亡，在吾人以为天灾流行，何关人事，而自彼而观，则事事皆我人谋之不臧，甚且谓吾罪之当伐，而吾民之可吊，而我尚傲然不屑也，可不谓大哀哉！嗟嗟！处今日而言救亡，非圣祖复生，莫能克矣。圣祖当本朝全盛之日，贤将相比肩于朝，则垂拱无为，收视穆清，宜莫圣祖若矣！而乃勤苦有用之学，研察外国之事，亘古莫如。其所学之拉体诺，即今之辣丁文，西学文字之祖也。至如天算、兵法、医药、动植诸学，无不讲，亦蔑不精。庙谟所垂，群下莫出其右，南斋侍从之班，以洋人而被侍郎卿衔者，不知凡几，凡此皆以备圣人顾问者也。夫如是，则圣者日圣，其于奠隆基致太平也何难。不独制艺八股之无用，圣祖早已知之，即如从祀文庙一端，汉人所视为绝大政本者，圣祖且以为无关治体，故不许满人得鼎甲，亦不许满人从祀孔子庙庭，其用意可谓远矣。而其所以不废犹行者，知汉人民智之卑，革之不易，特聊顺其欲而已。然则圣祖之精神默运，直至二百年而遥。而有道曾孙，处今日世变方殷，不追祖宗之活精神，而守祖宗之死法制，不知不法祖宗，正所以深法祖宗。致文具空存，邦基隍机，甚或庙社以屋，种类以亡，孝子慈孙，岂愿见此！曩己丑、庚寅之间，祈年殿与太和门，数月连毁。一所以事天，一所以临民，王者之大事也！灾异至此，可为寒心，然安知非祖宗在天灵爽，默示深恫也哉！总之，驱夷之论，既为天下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彼日本非不深恶西洋也，而于西学，则痛心疾首、卧薪尝胆求之。知非此不独无以制人，且将无以存国也。而中国以恶其人，遂以并废其学

，都不问利害是非，此何殊见仇人操刀，遂戒家人勿持寸铁；见仇人积粟，遂禁弟子不复力田。于呼，其仁真甚矣。虽然，吾与客皆过矣。运会所趋，岂斯人所能为力。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则穷变通久之图，天已谆谆然命之矣。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至变于谁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吾与客茫茫大海，飘飘两萍，委心任运可耳，又何必容心于鼠肝虫臂，而为不祥之金也哉！客言下大悟，奋袖低昂而去。

○论八股存亡之关系

抽茧而为丝，绩麻而为缕，至易绝矣，及其织以为布帛，而欲独抽其一缕，则全幅为之坏。一拳之石，盈尺之木，至易举矣及其建而为桥梁屋宇，而欲独去其一石一木，则全工为之倾，无他，彼此相织而定，相倚而固，求仅取其一而不能也。此在庶事且然，况乎国家之大政，行之千祀，天下之士大夫，莫不奉以为归，则天下事之与相织相倚者，固已久矣，乃一旦而去之，欲其无后言无后患，无一出一入反复，势亦甚难。今者皇上发德音，下明诏，改八股为策论，薄海臣民固无不颂朝廷之明圣，即东西诸与国，亦莫不据此为维新伊始，而生其敦悛之心，诚千载一时之盛也。但非常之原，黎民所惧，必有不知朝廷之至计，私忧窃叹，以为教宗宜保，古制宜存，而以复用八股为望者。故为梳节源流，明证积习，以见废八股者，正所以复古保教，庶于维新之政，未尝无一蚊一虻之劳焉。

昔孔子有以见天下之至赜，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端门受命后制百王，其教有微言，有大义，所谓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者也。传微言之学者，有子、子思、孟子；传大义之言者，曾子仲弓荀子。此二派者，孔子之时，便日参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称尧舜，荀子法后王。孟子论孔子，推本于春秋，荀子言孔子，推本于礼。此其大端矣，若其小节，更仆难数。孟子既没，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子弟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壹听非斯，汉人因之，遂有今日。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传士，则其学必为荀子之学无疑。故先秦两汉皆兰陵之学，而非孔子之宗子也。

汉人学经既笃，每行一事，必求合于六艺之文。哀平之间，新都得政，因缘外戚，遂覬非常，然必附会经文，始足以箝盈廷之口。求之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会。爰使制作伪经，随文窜入，力有不足，假借古书。古人削竹为书，漆书其上，今之一卷，古可专车。是所工也多，故传书甚少，其转徙也艰，故受毁甚易，其为费也不资，故白屋之士不能得书者甚众。以此三者，故图书悉萃

于秘府矣。歆既亲典中书，便得意昂扬，纵怀点窜，凡所欲作，悉托于经，出以示人，但谓此石渠之秘籍，非民闲有也，人孰不从而信之？即不见信，又孰从而难之？况有君权，潜为驱督，于鸿都大学，承用其书，奉为大师，视为家法。新之既夷，光武不能废其学，壹犹高祖代秦不能黜荀学也。自是以往，放于有唐，服邹鲁之服，吟诗书之文者，举不能出其范围之外。故自东汉至唐，皆绍休之学，而于孔子无与也。

教宗文例，二教相遇，其始必相争，其后必相化。其相争也，教宗因之而盛。其相化也，教宗因之而衰。自金人入梦，白马东来，始译者《四十二章经》，《遗教经》，始来者，拔摩腾竺法兰耳。更历魏晋至南北朝，隋唐之间，其法大盛。文章如海，魁硕如鲫，宏深浩渺，不可端倪。自贵至贱，自智至愚，莫不身命归依，称扬赞叹。儒术视之，瞠乎后焉。然而其时之儒者，虽无大豪杰，然与缙流相抗行，顾皆能自守古人之章句，斤斤于训诂名物中以终其身，从未有羨释氏之繁昌，欲窃其唾余以张皇己教者。盖六代隋唐间，惟为老庄者，洋自恣。至儒之为儒，释之为释，皆从委曲繁重中来。其依于事物，不便相迁就也。唐之中叶，曹溪应化大畅宗风，直指人心，谓不诵经不持律，见性便可成佛，此其说其便于不学之人，人遂翕然归之。五宗既奥，法周沙界，佛教之传，于焉日广。佛教之力，遂于是日衰。中更五季，戎马侵陵，两汉风流，一时并绝。而惟赵州夹山之伦，尚能吁禅门之焰，为当世之所重。故禅宗之学，当世士大夫，尚多习其说者。宋兴天下初定，士大夫乃稍从事于学问，而耆宿尽矣。乃出私智，浏览诗书，其本时不渐渍于禅学者多，及读儒书，见有与禅相似者，不禁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自以为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而不暇考两汉经师家法若何也。斯时又因唐与西北西南诸国相通既久，波斯犹太之古学，流入中国，其学既不即亡，又不足以自立，遂俱并入于神仙家。诸儒又得而习之，乃兼斯三家，揉为一说，以立教宗。当其初不过其徒尚之，并世贤达，眉山临川之流，均退有后言，不能大行于世也。南宋以来，日以浸盛。新安既出，才力博大，志节清纯，足以举其所学，宋学于是传焉。自宋元之季，以及明初，乃诏非朱子注不读。故自宋迄今，皆紫阳之学，而于孔子之教无与也。

由斯以观，由孔子而有荀子，由荀子而有新师，而有濂洛，其于圣人之道，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之矣。然而天地之运，无往不复，一阴一阳之为道，一文一质之为世。孔子之道，剥极于有明，而国初顾阎钱戴诸儒，已由名物制度，以求东京之学。中叶以后，庄刘龚魏诸儒，又众群经大义，以求西京之学。以是卜之，他日必有更进西京，以求六艺者。椭圆之道，亦殆将返矣。徒以八股未去，挟进士以为重，横塞宇内，蔽障聪明，大道之行，至今为梗。此

西京东京两宋之儒者所不及料也。

○论支那之不可分

今瓜分之大略已定，近邻久欲得河北一带；黄河以南，有德自胶向西而笑；法又欲得岭南滇黔；因是而英本不愿得土地者，亦不得不收长江两岸。是势垂成，而阻力不生，尚何不可之有乎？不知吾所谓不可者，非今不能分也，虑分之无一善法可以处之耳。为支那既不能自存，若任一国独吞之，则倍加强大，患其将并全球，故不得不出于剖分。此深于均势之学者，所虑未尝不是。特惜彼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见其显而未见其隐耳。其地既大，彼此不同，南如腹腴，富饶而柔弱，北如骨干，瘠苦而刚强，今英得大江南北，似最便宜矣，而不知非但英为失计，即德法亦仅看倾刻花耳。先虽瓜分，后必仍归于独吞，欲均势而卒不得均，其并吞全球之患，非但仍在，且实速之。此由于但见今日之支那，未尝远取其三千年来之史事，参合考证之，斯不悟有此隐伏之大患矣。

支那如今疆土之广，古所未有。自东三省两蒙古迄青海，凡在长城外者，虽人种不一，前代总称以北狄，内地则别为中原。三千年来，凡遇战事，只有汉唐二朝偶得逐北出塞十里，然尚有不可尽信，取其近年之纪载以证之，即可见其多虚夸矣。若除此两朝，则中原之被北蹂躏，真更仆难数。盖北狄之勇战，固天性也。今满蒙皆逸居无事也，此乃喇嘛佛法毒之，且亦阅二百余年，而始有然。正如猩猩被酒醉卧，童子亦足缚之，若醒而气力复原，即起噬人如故矣。

然则使强国抚有此众，革除旧习，悉以其政振作之，益以欧之兵法器具，更以可杀克兵居后驱使冲锋，岂有不欲南则南，欲西则西者哉？以他国同此兵法器具，而无此轻生敢死之众，岂得谓能敌乎？抑谓彼素睥睨诸国者，肯坐拥此强兵，守此瘠地，而终不动乎？此吾所谓瓜分支那，实速其并吞全球者也。

或者曰：当前之分法，既不可矣，何不改其兵法，以经易纬，操刀自北向南，依经度直剖之，庶各国均有南北，不患偏矣。曰：此法吾亦思之熟矣，非但各国以其所处之因利乘便，为计有必不能然者。即使能之，竟将支那之高山大川，使数国皆有干涉，无可分明划界，易起争端，而又极难设守，则亦必不可行也。

曰然则奈何？曰：横分直分，无一可者，则惟有反求诸不分矣。曰不分之策孰任之？曰此英日与美所当共任也。夫德法既甘为后烹之走狗矣。若奥与义，又未足语此，英日不待言，即美亦不可以别洲自恃。未有既先并亚，且次并欧，而终不并美，以混一全球者也。

曰何以能使其不分？曰此必三国联合，明揭八字于支那曰：代御外侮，逼改

内政。此八字非但不可有缺，且不可如待土耳其之浮游作辍。其御外侮之法，三国多熟猜矣，惟改内政，恐有未澈底蕴者，则请代举三正三附之最要，曰，首在删朝仪，而定君权附焉。支那之上下相蒙，致如此不堪者，皆朝仪之无理为害，而君权则因无限，反成无权也。次于清官守，而变科举附焉，又次于核财赋，而增常禄附焉。先以此，而余可次第举行。夫然后支那幸赖以存，五洲各国因之而永存。

○中俄交谊论

今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中国联俄非计之善，俄人之结交中国，恐不可恃。”呜呼！此在忧深虑远之士，悼内政之不修，惧外交之不固，因以危言悚论，自相警发，初非有所疾于俄人也。然揆之事势，按之情理，平心而论，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与俄人之亲爱中国，皆出事势之必然，而又为情理之所当然者也。

夫泰西各国通道与吾华也，其贸易之商人，与传道之教士，唐宋以来，后先继至，至明季而始盛。然皆其人民之自为，而非奉有国王之命。其奉国王之命而遣使于中国者，实以俄国为最先。顺治十二年聘使一至，十七年聘使再至。其至也皆赍有国书，携有方物。至于康熙，其交益密，我亦遣使赴俄。如康熙二十七年，则有索额图、佟国纲之行，五十一年则有图理琛之行，是其交际往来之独先于中国也如此。泰西各国之互市于吾华也，康熙中叶荷兰首请，英人继至，以澳门为逆旅，而交易于粤之黄埔，往来于浙之舟山。然道光廿二年以前，各国皆未有约章。其特命大臣会议界约、市约者，亦以俄为最先。康熙二十八年，则有黑龙江之约，雍正五年、乾隆五十七年，则有恰克图之约。至嘉庆朝，又特设库伦办事大臣，掌蒙古与俄贸易之事，疆场之役，一彼一此，商贾往来，不绝于道，其立约互市之独先于诸国也又如此。夫所谓邻国者，必其壤地毗连，人民错处，若车有辅，彼此相依。泰西诸国，若英、若法、若德，其于吾华也，皆远隔重洋，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近虽英人入缅，而云南接英，法人入越，而广西接法，然犹不过一隅之地，讲信修睦，尚易为功。至于俄，西自葱岭、帕米尔，东至黑龙江、吉林二省，绵亘万有余里，国界则经纬之线相厉，民居则鸡犬之声相闻，虽在陌路，有如兄弟。是其土地密迩，异于诸国也又如此。抑又闻之，国与国相交之道，必以信义相将，不谕盟约，即有交涉齟齬，亦复彼此婉商，敦相见，不称干戈，而后乃为和好之实据。然自道咸以来，英、法、美诸国，一则有广东之役，再则有江、浙之役，三则有天津、北京之役，四则有越南、闽海之役，或虜我疆臣，或夺我要隘，或逼我上京，或毁我藩服，虽以日本之同洲同种，犹忍以一朝之忿，反颜相加，以致覆我舟师，割我行省。独俄人自立约以来二百余年，未交一兵，未折一矢，虽于咸

同之间，乘回匪之乱，入据伊犁，然崇厚已宿之诺，卒应曾侯之请，还吾故土，衣裳之会，匕鬯不惊。是其和好久长，异于诸国也又如此。夫交际既久，则情以相引而长；国土交互，则事以相习而狎；兵戎不见，则一切猜忌之心，备虞之事，又以相亲相昵而忘。故吾谓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实出于事势之必然者此也。

然此犹第就往事而言也，试再论近事。乙未之夏，中日一罢战，《马关条约》既成，各国袖手旁观，一词莫赞，此固局外之理宜然，吾非以此为诸国咎也。然俄人约法、德二国，仗义执言，归我辽东数郡之地，日人饮恨在骨，每饭不忘。夫俄人岂不知市惠于中国，则必开罪于日本，而顾毅然行此而不顾者，倘真所谓代人受过者，是耶？非耶？即今海内士论，局外闲评，莫不以俄人索还辽东，谓其自私自利。其言曰：“日人既得辽东，势必极意经营，则俄人南下之谋，不能复遂。俄人之意，以为不如寄之中国，则将来俄之取东三省也，若拉朽摧枯，无烦合力，直不啻为外府之寄耳。”呜呼！为如是言者，其是非情伪，吾且不暇深求。然天下立言之公理，但当就事论事。必欲举未来之事，而为逆诈，亿不信，以自托于识微知几之列，则吾人足之所履，何往非危地，首之所戴，何处无险象，但能居安思危，居夷虑险，则固不必时时以不肖之心度人也。且即如向者之论，谓俄人用心果是如此，则必中国之决不能自强，而后其术可行。然俄亦安能预计中国之决不自强耶？如其果不能自强，则岂惟俄人，若英、若法、若德、若美、若日本，苟提一旅之师，即皆足以致吾之死命。又岂惟东三省？若闽粤、若江浙、若云贵、四川，苟有一方之警，即皆足以启外人之戎心，而独于还我辽东之俄人，窃窃然疑之，不以为德，反以为仇。就事论事，亦可谓不近人情者矣。上年李中堂之使俄也，覲其皇帝，谒其亲王宰相外部，无不以中国之变法自强相勸。俄使吴王答聘来华，礼仪之隆，情文之备，为向来外国使臣所未有。道出天津，以千二百金捐赠俄文馆，为学生膏伙之资，本年湖北告荒，驻津领事书思齐君，率其旅津官商，合捐五百金，以为赈济，其君民上下之间，与我仪文情意，有如胶漆。夫德之大者既如此，惠之小者又如彼，食芥必甘，谁谓荼苦，饮醇而醉，岂云鸩毒。故吾谓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不特事势之必然，而又为情理之当然者此也。

然此犹第就我于俄人而言也，试再论俄人之于我。俄之建国也，西自波罗的海，东至库页岛，横跨二洲，其西土与欧洲诸国，若瑞典、若丹麦、若德、若奥、若土耳其，水络山联，犬牙相错，防御之计，节节不能疏，亦刻刻不能懈。环伺强邻，一举一言，易成媒孽。独吾中国，论安言计，动称圣人，载瞻户庭，不勤远略，故俄自中亚细亚以来，与吾万里连疆，得以经营之暇，积寸累铢，从容布置。建水师于海参崴，而争太平洋之利，筑铁路于悉毕利，而握大

陆之权，实惟有中国之雅重，始足成俄人之壮志。假使图们之江，易以为君士但丁之峡；蒙回之界，易而为德奥之邻，则俄东顾之忧，其能晏然而已乎？此则论其事势，而不能不亲中国者，其故一也。康熙二十八年，中俄黑龙江之界约二：其一则以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河上流，由大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岭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皆属于我，岭北一带之溪河，皆属于俄。一则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中，河之北岸属俄。自康熙以迄道光二百余年，未渝盟约，至咸丰八年而分界之议起，将军弈山与俄使木里斐兵福会勘定约，俄使以防英为辞，屯兵江左，而谓两国界址，自河北比奈岭东至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至海，沿河各岸，一半可属中国，一半可属俄国。朝廷顾念邦交，不愿以疆场之役，轻开边衅。至咸丰十一年，中俄大臣会同定界立约，一如前请，由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河以东，皆为俄土。是役也，俄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坐收数千里之地。东海水师之埠，由此而兴，伯利铁路之工，由此而创，金河林矿产之利，由是而饶。是中国之有德于俄，而俄之受于中国也如此。夫吾尝稽之西史矣，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俄人得波兰之九省，而布、奥分之。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俄人得土耳其之数城，而英、法争之。又皆劳师动众，糜饷旷时，或数世之经营，或频年之血战，幸而后得，犹且得不偿失。其视中国之彬彬礼让，孰德孰怨，俄人虽口不言恩，而心固知感。此又揆之情理，而不能不亲爱中国者，其故二也。

东西悉毕尔铁路者，环球各国所惊心而注目者也，然俄人原勘之基，自赤塔折而东北，经阿穆尔省循黑龙江北岸，跨外兴安岭以至伯利，其间河流间阻，山径崎岖，费既不资，而旷日久持，未能克期蒔事。自中国许其假道，然后由赤塔折而东南，经尼布楚入黑龙江省，经齐齐哈尔入吉林，以达于彼土。费省而功捷，成路既速，收效自先。将来与中国关外之路，轮轨相接，然后发轫欧西，击毂西东，汽车南下，得与英、德、美、日诸国争太平洋之利权。由是言之，今日因中国之通融而得铁道之捷径，将来又必藉中国之赞成，以为铁路之出路，其所得利益，岂浅鲜哉？即就今日造路而论，人工则出之三省之客民，粮食则取之松花之两岸，土地则购之八旗之田庄屯户，一有齟齬，动成冰炭，是不但与吾朝廷有互为维持联络之谊，即下至民间，一尺之土，一亩之粮，一夫一妇之手足，亦复随地随时，有息息相关之理。是俄人之于中国，不特与上交，又当与下交，此又考其事势情理，而不能不亲爱者，其故三也。由是言之，我以是施，人以是报，人以是求，我以是应；中俄交谊之亲之密，宜为朝野之所共见，豪杰之所默许矣。

然而悼时悯物之士，皇皇惴惴，若陟虎尾，履于春冰，抑若今日中国与俄联，明日中国即为俄有。或私居而窃叹，或大声而疾呼，金谓国家外交之策，不

宜如此。呜呼！俄人之处心积虑以待中国，未必果如时论之甚，而时论之不满于联俄，亦岂真与俄人有所仇恨。此其中有消息焉。谋国者盍一深求其故，而亟思所以善其后耶？善其后将奈何？曰，今日之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时利导，其事为可几。及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

然中俄同为君主之治，而一强一弱，一富一贫，悬绝如此，此其故安在哉？吾向者尝读西史矣，俄自唐咸通三年，其主鲁立克起兵波罗的海畔，抚有俄土，至于明季万历，此七百余年中，农桑矿产，制造工艺，水陆武备之事，一切未兴，或虽兴而犹未备未善也。其间一受希腊之创，而国王依国耳被戕；继受蒙古之逼，而王及诸藩臣役贡献于可汗者，四百余年，卒受波兰、瑞典之侵伐虏掠，而丧师失地，几至亡国。盖昔日之俄，艰难险阻，濒于乱亡，幸而后存者屡矣。以吾今日之中国较之，其存亡危急之情形，尚不至如元明间之俄之甚也。自大彼得起于孤孽之中，操心虏患，始以隐忧启圣，多难兴邦，而又得贤师苏格兰人美伊秀阿斯者，为之保傅。方彼得之幼也，其师延法国人累甫卜得者，教以武事为嬉戏。一日彼得读其所授书，泫然泣下曰：“凡兹文事武备，皆胜于我，何我国不早讲求，以至弱如此。”即选童稚五十人，练习武艺，已亦为兵号为戏队，而聘外国之谙习戎者为教师，其后卒以此胜土耳其，名震欧亚。然大彼得求治之心，方兴而未有艾也，慨然曰：“俄俗粗悍，不通文化，非与诸国往还，不足以长见闻易政俗，而其事又非朕亲往不为功。”其时俄之廷臣，相率伏阙上书，谓王宜端拱法宫，徐为化导，远适异域，恐蹈危机，且用外国法，则诸事均不便。此与吾今日中国朝贵之论，亦无以异也。然大彼得行志已决，不为浮论所惑，即寄其国事于累甫卜得等数人，于一千六百九十七年四月命使臣三人，前赴各国，而王即易服杂于随从之中，至荷兰、苏格兰、伦敦各处。学造船于赛戴买，学医于路依格，学格致于征得生，学算学天文于法格胜。又遣新兵三队，一往荷兰，以习制小船；一往意大利，以学造巨舰；一往日耳曼，以演练操兵。其后闻警回国，削平大难，卒践帝位。二十余年之间，益舆地六省，增海口二埠，造战船三百余艘，练陆兵二十万人，铸巨炮一万四千余尊，雄视欧洲，所向无敌。而复广招商贾，盛兴工艺，建海部于都城，设巡捕于郡邑，创格物之院，立印书之局。至其临薨遗命十四事，犹斤斤以富强诏其苗裔。盖俄国之盛兴以有今日也，实自大彼得始。

夫二百数十年以前之俄，其民之粗鄙，国之危弱，大小臣工之拘泥谄陋，犹甚于今日之中国。则吾今日既毅然决然以联俄之政策，又曷不以大彼得之心为

心，大彼得之政为政，屈九重之驾，观列国之风，内兴文治，外修武备，求它人之所以文明，以去吾之粗鄙；求它人之所以强盛，以救吾之危弱；求它人之所以开化，以革吾之拘泥谄陋。果如是也，不特俄人之交可以历久而不渝，即泰东西各国亦将从容揖让，消弭兵戎之祸于无形无声之中，而不至以一国之危机，动全球之杀气。苟犹是以幸得与国偷安旦夕为心也，万一变起风云，事机交迫，人为我谋，必不如其自为谋也之切，尔时虽欲亲我爱我，而其势有所不能，则固不得以交之不终，为他人咎矣。

夫人不自立者无朋，国不自立者无与，此古今天下之公理也。今中国目前自救之策既出于联俄，则将来自强之策，即当法俄以全联俄之谊。然而俄人东海水师之船二十余艘，而我北海之水师何如？俄人黑龙江上下游之炮台兵库军队林立，而我江吉二省之兵防何如？俄人满洲之铁路，定议而后，即陆续兴工，而我关外已造未成之路，且虑完工之经费无出，而自奉达吉之铁路又何如？此第就与吾相交相接之一隅而论列比较之也。若其全国之规模，则更无论矣。其权力相去，大小悬绝，至于如此。虽俄之亲我爱我，不耻下交，吾独不自愧也哉！吾独不自愧也哉！知自愧则知所以自虑矣，知自虑则知所以自谋矣！

○书本报译报后

本报首例登论说，今年自刊《上皇帝书》九篇后，忽忽八九十日未有所言也。盖自去冬德人占略胶州海湾以来，譬如天海无风，一讴不见，忽有巨浪突起其间，则四周水面，皆不能平，此浪未消，彼浪又起，指顾之间，便已云垂水立，虽有智士不能料其终也。德人唐突胶澳，败万国平权大局。俄人、英人、法人接踵而起，斯时天下之事，波委云属，不知其成败之何归；天下之言，螭螭羹沸，不知其是非之何定。微特中国上下，胸无把握。即在欧洲，同一洲也，而此国之论与彼国殊绝；同一国也，而此党之论与彼党殊绝；甚且同一党也，而今日之论，又与昨日之论殊绝。千转万变，不可端倪。虽不必皆出彼中政府之心，而天下事必先起于人心，发乎众议，而后成为国政。故即此时之一话一言，入于有心人之耳，均可以观世变之消息也。本馆当此之时，尽其平时见闻之力，与报纸面积之大，满登西报，以备觐国者之采择，而本馆管蠡之见，遂无暇妄加逆臆矣。又以远近友人惠赐佳制，或言内政，或言外交，针育起废之文，方甄录之不暇，此又本馆之幸也。

今胶州五十年之约，旅顺、大连湾、威海廿五年之约，滇、粤、海南不让与他国之约，大指粗定，虽有金州之请，英人又欲覬觐海陵江，然不过为胶州、威、旅之余波，不足牵动大局矣。中国此时，正如刺船于狂风狂雾之中，一叶扁舟，随波而往，当其在险，心目乱，四维上下，都不可知；及其风雾渐消，烟波渐定，而后能辨其山川城郭，以知己之舟已飘泊于何地也。夫今日之舟

，果何在乎？其与未遭此险以前不同之处，所可见者，则此事之前，防其有一日之忧，而亦可望其转祸而为福；此事之后，则或侥幸有数十年之无事，而但虑其终不足以自存。

何以言之？今地球万国之大势，在英与俄而已。俄起波罗的海滨，由悉毕尔以至东海滨，常欲得一不冻之海口，以便其商战。英自英伦三岛，西得美洲，而东由非洲、印度以遍及东南洋大小各岛，茫茫巨浸，数千万里，凡其要隘，莫不极意经营，其意盖欲常保其海权。故英之与俄，其国势均自西而东，而一由北方之大陆，一由海道。当其初起，天地尚宽，可以各自经营，而彼此不相见；其后则俄由北而南，英由南而北，中间欧脱之地，日以加少，而彼此交涉，遂日以加繁。各以方张不制之气，两雄相遇，虽未必如无教化之国，必相吞噬而后快，但使各人存一自保之心，即无日不有可战之道。其始一遇于黑海、地中海之峡，而俄不能如愿，英人亦从此背负重轭，至今为梗；其继未尝不可相遇于昆仑西北之高原，而其机太逼，一发时不可复止，故各有所惮，而不敢即发。俄人怀抱雄心，为之踌躇，为之四顾；及得我东海滨五千里之地，然后国势养成。而又无如混同江等口岸，一年十二月中不冻者只数月，而俄人以全国之力，上下一心，经营东南悉毕尔之铁路，其意盖有待也。日本见事急，乃欲与中国迫高丽自主，中国不会其意，遂有中日之战。于是初意欲防俄者，乃适足以启俄。烟台换约之举，俄人拊手，谓天下已定。法素联俄，俄、法既联，德亦不能异，同利相趋，无足怪也。惟英人久占中国商务之利权，故必不利于中国之分，而思有以保全黄海之大局，其意遂不得不与俄人相左。日本既怨俄人，自与英合，而地球万国，乃分为俄、德、法一党，英、日一党。两党之盛衰，注于黄海，黄海之钤键，在于旅大；于是乎天下议院之谋，制厂之器，水陆师学堂之训练，数十年财政之积贮，均跃跃然将尝试于我旅顺一隅之地。斯时也，各国政府之心，与各报馆之论，以为终不战者十之四五，以为终不免于战者十之五六。即中国之人，亦恐英、俄之终不两大也。

如其果战，则必有一胜，既有一胜，则国权将有所偏重，而中华之国势，亦将视之以为吉凶。将俄胜耶，则英人在中国之权力日损，而俄人在中国之权力日加，财政、兵政、矿产、铁路之政，将尽归其囊括，而法人、德人则染指于南方；如是，则中国虽有自立之名，而实则为俄保护之国。将英胜耶，则英人行权于中国之轻重，必视俄国丧败之界之轻重为衡，但英人海军无论若何全胜，其必不能以陆兵将俄人驱出于亚洲北方之陆，使其悉毕尔之铁路，永不再造，此固天下所周知，而亦非英人所希望也。则此一胜后，不过暂得、威、大、烟旅之要隘，以张皇其黄海之舟师；商务之益，未必骤加。印度、突厥、埃及各要口，必日戒严，以防俄法之联兵报复。祸患相寻，方兴未艾。彼之胜败未

定，而则支那之安危亦未定。欧人果一旦兵连祸结，不能即已，欧人之祸，即我亚人自立机也。故曰：防其有一日之忧，亦可望其转祸为福者此也。

然而维愈不开化之国，其兴战最易；愈开化之国，其开战愈难。盖战事必有胜败，败则举数十百年所蓄之国威，丧失于数点钟之内；胜者流血糜财，结怨敌人，骄逸士气，计其因战而得之利，未必过其因战而得之害也。所谓兵者凶器，必不得已而用之；苟可不用，固无乐夫佳兵也。今俄得旅顺，其古来遗策，欲得一不冻海口之愿偿矣；德得胶州湾，其欲在远东得一水师屯煤船之愿偿矣；法人得滇、粤、海南，则其欲在亚洲开拓殖民地，与夺英人商利之类亦偿矣，固无所用其战。惟英人若有歉然不足之意者。然但以我等旁观公论言之，英人即得意，亦无终古独擅中国商权之理，兹即得威海以对俄，得扬子江利权以殖商，又得永作中国税司以管财政，其所得亦优矣，岂得谓为向隅哉？故各国之厉兵秣马，几不免于战者，其祸自中国开之；其能终不出于战者，亦未始不自中国赐之也。今者欧人所求于中国之利，其策既无不遂，欧人所谋，自相制驭之术，其权亦无不平，则欧人之于亚东，若无意外之变，似不致于黄海成一大战场矣。从此以后，欧人在中国各从其权力所能及之地，握其财权、兵权、矿产之权、铁路之权、邮政之权，积渐扩充，保其利益。在彼则以为业已瓜分，而中国民智未开，自古以来，均以论正朔，易服色，然后为鼎革，从未经此实去名存之事，今见正朔未改，衣冠未易，举人进士之正途，布在朝列，吏、户、刑、工之则例，盈乎簿书、耳目之表，与昔无殊，则以是为依然一统。而且欧人之移殖于中土者，其来也其渐。试观英人布置六十年，而有此一香港，布置五十年，而有此一上海，其他埠市尚远逊此。然则胶州星星之火，待其大燃，为日尚远，况内地战？中国今日，方当汹汹要约之时，故尚觉有其事。再历数年，则见中国旧事依然未改，外洋人物，亦未充斥中原，必以为外人所索者在商利，所驻者在海口，而与国本固无妨也。年复一年，忍与终古，于是为印度、美洲矣。大凡人有因循之性者，每自造一解，以私慰藉。中人之以此自解，盖无疑也。故曰：或侥幸有其数十年之无事，而恐其终不足以自存者此也。

虽然，此犹据其常而论耳。若夫宗西迁，天下震动，节费加捐，内乱将起，则天下之变，不知所终，而以上所云，皆成虚语矣。

○辟韩

往者吾读韩子《原道》之篇，未尝不恨其于道于治浅也。其言曰：“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瞻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

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

”如古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如韩子之言，则彼圣人者，其身与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后可，必皆有羽毛、鳞介而后可，必皆有爪牙而后可。使圣人与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则未及其生，未及成长，其被虫蛇、禽兽、寒饥、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乌能为之礼乐刑政，以为他人防备患害也哉？老之道，其胜于孔子与否，抑无所异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自然，则虽孔子无以易。韩子一概辞而辟之，则不思之过耳。而韩子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嗟乎！君民相资之事，固如是焉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则桀、纣、秦政之治，初何以异于尧、舜、三王？且使民与禽兽杂居，寒至而不知衣，饥至而不知食，凡所谓宫室、器用、医药、葬埋之事，举皆待教而后知为之，则人之类，其灭久矣，彼圣人者，又乌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

且韩子故不云：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其有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强梗，备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乎？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而韩子不尔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老之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而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窃尝闻“道之大原出于天”矣。今韩子务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为之令，而使天下无数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则诛，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于呼！其亦幸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且韩子亦知君臣之伦之出于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织矣，工矣贾矣，又使吾自卫其性命财产焉，则废吾事。何若使子独专之于所以为卫者，而吾分其所得于耕织之贾者，以食子给子之为利广而事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

。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而民之有待于卫者，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有其欺夺强梗患害也者，化未进而民未尽善也。是故君也者，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与天下之善而对待也。今使用仁义道德之说，而天下如韩子所谓“以为己，则顺而祥以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且平。”夫如是之民，则将莫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矣，尚何有于相为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我以生，出令令我，责所出而诛我，时而抚我为后，时而虐我为仇也哉？故曰：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彼佛之弃君臣是也，其所以弃君臣非也。而韩子将以为，是固与天壤相弊者也，又乌足以为知道者乎！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国且不能，而况中国乎！今夫西洋者，一国之大公事，民之相与自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为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荦荦尤大者，则明刑、治兵两大事而已。何则？是二者，民之所仰于其国之最急者也。昔汉高入关，约法三章耳，而秦民大服。知民所求于上者，保其性命财产，不过如是而已。更骛其余，所谓“代大匠斫木，未有不伤指”者也。

是故使今日而中国有圣人兴，彼将曰：“吾之以藐藐之身托于亿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乃今将早夜以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其无相欺、相夺相患害也，吾将悉听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吾又乌得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于能自治也，吾将悉复而与之矣。唯一国之日进富强，余一人与吾子孙尚亦有利焉，吾易贵私天下哉！”诚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进，六十年而中有不克与欧洲方富而比强者，正吾莠言乱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诸邦之进于今治者，要不外数百年、数十年间耳。况夫彼为其难，吾为其易也。嗟乎！有此无不有之国，无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论，忌讳虚十，至于贫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过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国，当知富强之甚难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国，又当知富强之易易也，我不可自馁，道在去其害富害强，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语有之曰：“曲士不可与语道者，束于教也。”苟求自强，则古人之书且有不可泥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如彼韩子，徒见秦以来之为君。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嗟乎！夫谁知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也哉？此庄周所以有去箠之说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

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

○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

西人之论物理者曰：凡物成形之后，若无别物加之，则此物永不变异。然天下之物，点点密移，前后相续，无闻变易者，则以有阻力与离心力也。阻力者，如此物有欲行之方向，而有他力阻之使不行，或阻力四面俱生，亦可使本物受其极大之逼迫，而更其面目。离心力者，由万物极微合来，内具向心力，若失其互相吸引之性，而每点各相推移，则可使本物失其形性，而化为乌有。此二力均能致物，而离心力尤甚。因物过阻力时，若无离心力，则物不过失其本形，而别成新形；设再加之以离心力，则此物遂灭而别无他物矣。尝持此说以论群学，则其验尤不爽。譬如有一家于此，本非富贵之裔，上无奥援，外无凭藉，内无恒产，欲有所图，其力辄若有物以限制之。其限制之者，即群中之阻力也。然若其家人父子兄弟，齐心耦意，沉毅有为，既不躁动，亦不馁败，将见如此久之，而阻力渐次变小，终至于无。家业之兴，其始若或限之者，其究莫之能御，此阻力终为向心力所胜也。若其家父子兄弟，互相猜忌，借助外援，自相鱼肉，以取一时之快意，则其一家所成之离心力，外侮之来未迫，而内讧之势已不可支矣。即使家本富贵，亦不能久，况其为贫贱乎！故曰：离心力尤可畏于阻力也。

今者中国幅员百里，人民数百兆，天下之人，举皇皇然若有不终日之势。问其何故，则必以为欧洲各强国之阻力也。从大至小，无论何事，考其情状，无不见屈于西人。谓为阻力，诚阻力也。然试思此阻力之何以行于吾土，而吾竟无抵力哉？则知吾中国有离心力之故也。夫离心力者，非权臣内奸，外藩跋扈，士民朋党，大盗移国之谓也。盖此数者，虽可使玉步迁移，神州板荡，势浪所及，或数十百年而后已，然其先必有数十人或数百人，同一心志，生死不渝，而后能成滔天之祸，其后则杀人既多，祸机渐弭，亦终有小康之一日，必不至无声无臭，全种沦胥。故仅可谓为阻力，而非离心力也。然则离心力之情状何如？其情状之可见者，朝野安，除外佞之外，晏然无事，野无盗贼，即偶有，亦旋擒搜荡平之。士林无横议，布帛菽粟之谈，远近若一，即有佻达，亦其小小。朝士彬彬，从容文貌，威仪繁缛，逾于古初。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遽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而二万里之地，四百兆之人，遂如云物之从风，夕阳之西下，熟视不见其变迁，逾时即泯其踪迹

，其为惨栗，无以复逾。究其本原，其细已甚。

尝谓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当吾声光电化动植之学之初发端时，不过一二人以其余闲相讨论耳。或蓄一炉一釜，凡得金石，举加热以察其变化；或揉猫皮，擦琥珀，于风筝，以玩其相吸；或以三角玻璃映日以观其采色；或见水化汽时，鼓动其汽之盖，而数其每时之动；其尤可笑者，或蓄众微虫而玩之，或与禽兽同卧起以覘之。其始一童子之劳，锲而不舍，积渐扩充，遂以贯天人之奥，究造化之原焉。以若所为，若行之中国，必群目之曰呆子。天下之善政，自民权议院之大，以至洒扫卧起之细，当其初，均一二人托诸空言，以为天理人心，必当如此，不避利害，不畏艰难，言之不已；其言渐著，从者渐多，而世事遂不能不随空言而变。以若所为，若移之中国，又必群议之曰病狂。其菲薄揶揄，不堪视听，或微诃婉讽，或目笑不言，始事者本未有心得之真，观群情如此，必自疑其所学之非，而因之弃去。故不必有刀铲之威，放流之祸，仅用呆狂二字，已足沮丧天下古今人林之进境矣。人材既无进境，则教宗政术，自然守旧不变，以古为宗。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更仆难终，不能具论。综其大要，不过曰，政教既敝，则人心亦敝而已。人心之敝也，浸至合群之理，不复可言，不肖之心，流为种智，即化人之善政，而我以不肖之心行之，既有邪因，必成恶果，守旧之见，因之益坚。

当斯时也，游于其野，见号为士者，习帖括，工摺卷，以应试为生命。当其应试，偶不如志，哗然称罢考。已而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皆不应试，而我一人独应之，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俱应试如故。行于其市，实业之学不明，商情日棘，亦尝奋然曰齐行。乃又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如彼，而我阴如此，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行之不齐如故。及观乎其朝，则今日之卿大夫，即士子帖括之所换，市贾金钱之所买者也。当其少年，本无根蒂，一行作吏，习气益深，陈力就列，所治之事，彼此不相知，各凭私见，以为独断。若国之内政，无往非伪，以伪应伪，无从证其是非，但见事事合例而已。及猝有外交之事，则本无例之可援，万不能以己之伪，应他人之真，遂不得不互相推诿，互相蒙蔽，直至其事已临不能再缓之限，乃以一二志气颓唐，本无学问，而又互相猜忌之人，凭其影响之见闻，决以须臾之意见。其体愈要，则其见闻之来历，转展愈多，故其影响亦愈甚，而差谬愈远焉。此局一成，局中即有明哲人，亦必随俗迁流，无能为役。盖明知一立异同，则其身不能一日安，于事毫无所补，不如故回翔以待之也，而此待遂千古矣。今日中西人士论中国弊政者，均沾沾以学校、官制、兵法为辞，其责中国者，何其肤廓之甚哉！

夫中国之不可救者，不在大端，而在细事，不在显见，而在隐微。故有可见

之弊，有不可见之弊，有可思及之弊，并有不可思及之弊。蒙等生长乡间，见闻狭隘，三途六道，千诡万变，无由得知，仅就平日所闻于朋友者，事已若此。此病中于古初，发于今日，积之既久，疗之实难。无以名之，名之曰离心力而已。夫中国实情，其或有不止于此者乎？或有不若此之甚者乎？非所知也。

○论中国分党

《论语》称“君子不党”，已以党义为非。屈原赋始用“党人”为指斥之辞。而东汉之季，乃有党祸。自是以后，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东林，几代代有之，而与国家存亡相终始。近数十年，与欧美相通，乃知西人亦有类乎党者，如英之保党、守党，法之民党、王党，日之宪政党、自由党之类，不可悉数。此等之党，与中国昔时之所谓党者不同，不过译人偶以“党”称之耳。中国之所谓党者，其始由于意气之私，其继成为报复之势，其终则君子败而小人胜，而国亦随亡。其党也，均以事势成之，不必与学识成之也，故终有一败而不能并存。西人之党，则各有所学，即各有所见；既各有所见，则无事之时，足以相安，乃有所藉手，则不能不各行其意而有所争于其间，其所执者两是，则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此中西各党之不同也。由前之说，则有今昔之殊；由后之说，则有中外之别，均不足以例今日。最后则知高丽有守旧、维新两党，此为支那言守旧维新之始。然其时支那之人，旧者太多，新者太少，无从分党。自甲午以后，国势大异。言变法者稍稍多见，先发端于各报馆，继乃昌言于朝，而王大臣又每以为不然，于是彼此之见，积不相能，而士大夫乃渐有分党之势矣。西人见此，遂遽以为支那人本有三党：守旧党主联俄，意在保现存之局面；中立党主联日，意在保国以变法；维新党主联英，意以作乱为自振之机。此言也，出于西人之口，骤闻之颇似别白极真者，然深思之，甚为不然。意此不过西人以其国家之情形，臆度支那之情形耳。而支那之实情，实不若是也。试条辨之。

西人所谓维新党者，盖即指孙文等而言。西人之许可孙文，别无深意，因谋叛之罪，彼律甚轻，孙文之为其教中人，尝□□欲行其教于中国，以此之故，西人许之，非实见其人之□□也。而孙之为人，□□□□，□□□□，粤人能言之者甚多。□□□□，□□□□，□□□□，盖已无疑。即英人前在伦敦报馆之辩论，不过自保其国权，与孙文无涉焉。如此，则彼所谓之维新党，不能成其党也。

西人所谓中立党者，即支那现所称之维新党，大约即指主变法诸人而言。支那此党之人，与守旧党者，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且此党之中，实能见西法所以然之故，而无所为而为者，不过数人；其余则分数类：其一以谈新法为一极时势之妆，与扁眼镜、纸烟卷、窄袖之衣、钢丝之车等，以此随声附和

，不出于心，此为一类；其一见西人之船坚炮利，纵横恣睢，莫可奈何，以为此之所以强也，不若从而效之，此为一类；其一则极守旧之人，夙负盛名，为天下所归往，及见西法，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也，乃举声光化电之粗迹，兵商工艺之末流，毛举糠比，附会经训，张唇植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翕然宗之，郑声乱雅，乡愿乱德，维新之种，将为所绝，此又为一类。之斯三者，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如此，则彼之所谓中立党，不能成党也。

若夫至不称其名者，莫如守旧党。既称守旧，则必有旧之可守。所谓旧者，支那立国数千年，今虽不及欧美之盛，然亦非生番黑人也，盖亦必有道矣。真能守之，当有可观。乃今日守旧之人，问以七略九流之家法，不能知也；课以三千年之朝章国政，不能举也；责以子臣弟友纲常名教之职，不能践也。且旧学之至大至要者，莫如五伦，此旧党所援以攻新党者。今观旧党，有父母之丧，则苦块所鬻蹙，朋友所慰藉，其所言者，不曰某科不能考，即曰某缺不能补而已，无他言焉。此无足怪，盖其所患者，惟此三年中不能应试，不能做官，为实祸耳。至其饮酒、食肉、御内，以至一切征歌、选色，与夫名姝、骏马之游，与无丧者等。人人如是，恬不为怪。此父子之伦何在？通籍以后，罔上营私，惟恐不及。补某缺，则较量其肥瘠，无言及地方之利弊者也；除一官，则较量其迟速，无言及责任之易胜否也。总其生平，则国家所求者富贵。彼于入塾之时，父兄所期，师友所教，即已如此。故国家之事与士夫之心，终古不相遇，甚者无不与律令相反焉。如此，则君臣之伦何在？至于夫妇，仅可谓之曰男女，而不能谓之曰夫妇。其始也，拈阄探筹以得之，无学问性情之素也；其既也，爱则饰之以花鸟，怨则践之以牛马，法则防之以盗贼，礼则责之以圣贤。夫花鸟、牛马、盗贼、圣贤而能以一身兼之者，盖无有矣。如此，则溃败决裂，不可穷诘之事，往往如是。观《大清律例》中，死刑由于男女者，几及十之六七焉。如此，则夫妇之伦何在？其他兄弟鬩墙，朋友相卖，此更常事，不足深责。夫伦纪者，旧学之根原，而守旧党乃弁髦若此，然则此真生番黑人也，所守何旧哉！彼之所守者，不过流俗之习气，为己之私心焉耳！彼见上之人作此论者多，故从而附和之，内可便其不学之私，外可忝居正人之目，何所惮而不为？若此之人，但能谓之趋时，而不谓之守旧，谤以守旧，不亦冤乎？如此，则彼所谓之守旧党，不能成党也。

嗟乎！木老而枯，人老而病，支那之教化，盖已老矣！千年以来，日见凌夷，代不及代。观其风气，随波逐流，不复能有树立意。将欲如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东林，而亦不可得焉，岂能与东西诸国之各党比哉？

○论华人之可用

今之策时局者，鳃鳃以乏才为虑。夫虑之诚是也，然所谓才者无一定之准的，非必有体国经野之模，战胜攻取之勇，始得谓之才也，即片长薄技，各食己力，其致功也勤，其为谋也忠，亦无不可谓之才。今使语人曰：中国人之职业勤，莫不讶然异。又使语人曰：中国人之谋事忠，莫不哑然笑。不知无容异，无容笑也。诚以浅近琐屑之事证之。通商互市之区，凡所谓洋关洋行领事馆等，主之者洋人，而华人之司事于其间者，或理帐目，或操笔札，等而下之又有奔走使令之役，每所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责有专属，无推诿也，时有定晷，无虚旷也。非礼拜不得治私，非要事不得请假。凡夫朋友之酬酢，亲戚之往来，即有疏略，在彼可以自解，在人亦可相谅，则谓之不勤于作事不得也。洋人在中国，非传教经商，即办理交涉事宜，究其要诀，在熟识人情，习知华事。顾欲识人情知华事，非通语言，识文字不可。而洋人在中国，能通我之语言者，百不得十焉，能识我之文字者，百不得一焉。然往往见微知著，凡华人之俗尚好恶，与夫一切情伪，无不洞若观火，岂真有先觉之贤哉？亦得之为彼司事之华人为多也。夫华人得其薪贍，既与之勤恳办事，又复出其余力，导之以几微曲折之故，俾之阅历愈深，世故愈熟，无丝毫之隔膜，欲谓不忠于为谋不得也。

或者曰：子之言过矣。由前之说，以食毛践土之俦，不思效用于国家，而甘为洋人服役，虽勤何足取，由后之说，以中国之人道中国之弊，无异不肖子弟，将家庭暧昧之事，播告邻里乡党，忍心害理，莫此为甚，而子顾许之以忠，不亦悖乎？噫！为是说者，抑亦勿思甚矣。天下立言之理，但当就事而责人之道，亦当不为己甚。中国人之为洋人办事者，类不过能操洋语，善探主意，固非读书明理者比。必与大义绳之，殊觉不恕。况食其禄者忠其主，桀之狗吠尧，尧非不仁，吠非其主。对镜参观，彼之竭尽心力，冀图酬报，亦为天理所当然，人情所必然也。

曰，华人为洋人办事，既如是之勤且忠，而为中国办事，往往不然。且即以为洋人办事之华人，授之中国之事，亦若有迁地勿良之慨，则又何说？曰：此非任事者之过，乃用者之咎也。洋人用人，功过必分，赏罚必明，设有僨事，立遭屏斥。其谨慎小心，始终无怠者，不特优加薪水，或以他事托辞，则为之先往，或当新旧交替，则为之敦托。不幸而积劳病故，有抚恤之典，有捐助之款，俾其父母妻子，藉以养瞻，藉以成立。此虽外洋之公例固然，然而仁至义尽，实足感动人心，无怪人之乐为之用也。中国则不然，其用人也，率顾一己之私情，不问人之能否。偷惰者未必见责，操劳者未必获奖。夫人情不甚相远，既无利害于其间，何苦独为其难。久之锐气渐销，颓丧成习，而于所当为之事，废弛败坏，遂至不可收拾。由是言之，其所以致此之弊，亦较然著明矣

抑又闻之，西人之言曰：华人中经营贸易之事，独为擅长，至开垦耕种，能耐劳苦，尤非他国所及。华人愈多，市埠愈甚。呜呼！洋人借重中国人也如此。中国乃不能鼓励人材，如货之弃地而不惜，致使灰心短气，糊其口于四方者实繁有徒。是不惟楚材不为晋用，且晋材反为楚用也。可胜慨哉！可胜慨哉！

○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

新明执事：承赠寄所刊《丛报》三期，首尾循诵，风生潮长，为亚洲二十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而辞意恳恻，于祖国若孝子事亲，不忘几谏，尤征游学以来进德之猛。曙曦东望，延何穷！三编所载，皆极有关系文字，而鄙诚所尤爱者，则第一期之《新史学》，第二期之《论保教》，第三期之《论中国学术变迁》。凡此皆非囿习拘虚者所能道其单词片义者也。大报尝谓学理邃赜，宜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诚哉其为流畅锐达也。编中屡举畴昔鄙言，又介绍新著，于拙译《原富》之前二编，许其精善。凡此已悉出于非望矣。至乃谓于中学西学，皆第一流人物，则不徒增受者之惭颜，亦将羞神州当世贤豪，而大为执事知言之诟。仆于西学，特为于众人不为之时，而以是窃一日之长耳。属者圣上广厉学宫，欲采中西之学术于一炉而冶之，则十年以往，才贤辈出，而置不佞于前鱼之列可知也。抑且无俟远，即执事同社诸贤，亲朋挥手而来，其艺能之愈富者何限。据现在以逆将来，是戈戈者之不足以云，又可决也。若夫仆中学之浅深，尤为朋友所共见，非为谦也。道不两隆，有所弃者而后有取。加以晚学无师，于圣经贤传，所谓宫室之富，百官之美，皆未得其门而入之。其所劳苦而仅得者徒文辞耳，而又不知所以变化。此所以闻执事结习之议评，不徒不以为忤，而转以之欣欣也。

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中国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曰：“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且执事既知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矣，而其论中国学术也，又谓战国隋唐为达于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矣，则宜用之文体，舍二代其又谁属焉？且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晚近世之文章，以与其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至于律令体制，直谓之无几微之异可也。若夫翻译之文体，其在中国，则诚有异于古所云者矣，佛氏之书是已。然必先为之律令名义，而后可以喻人。设今之译人，未为律令名义，闯然循西文之法而为之，而为之读其书者乃悉解乎？殆不然矣。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

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观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夫著译之业，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第其为之也，功候有深浅，境地有等差，不可混而一之也。慕藏山不朽之名誉，所不必也。苟然为之，言纒意纤，使其文之行于时，若蜉蝣且暮之已化。此报馆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讳也。故曰：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同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

台教所见要之两事：其本书对照表，友人嘉兴张氏既任其劳；若叙述派别源流，此在本学又为专科，功巨绪纷，非别为一书不能晰也。今之所为，仅及斯密氏之本传，又为译例言数十条，发其旨趣。是编卒業，及一岁矣。所以迟迟未出者，缘译稿散在友人，遭乱抵滞，而既集校勘，又需时日。幸今以次就绪，四五月间，当以问世。其自任更译最后一书，此诚钦钦刻未去抱，第先为友人约译《穆勒名学》，势当先了此书，乃克徐及。不佞生于震旦当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目击同种阽危，剥新换故，若巨蛇之蜕付，而未由一藉手。其所以报答四恩，对扬三世，以自了国民之天责者，区区在此。密勿勒劬，死而后已，惟爱我者静以俟之可耳。旅居珍重，惟照察不宣。严复顿首。

再者计学之名，乃从 *E c o n o m i c s* 字祖义着想，犹名学之名从 *L o g o s* 字祖义着想。此科最新之作，多称 *E c o n o m i c s* 而删 *P o l i t i c a r* 字面。又见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正名定义之事，非亲诏其学通彻首尾者，其甘苦必未由共知，乍见其名，未有不指为不通者也。计学之理，如日用饮食，不可暂离，而其成专科之学，则当二百年而已。故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无庸讳也。谓中国开化数千年，于人生必需之学，古籍当有专名，则吾恐无专名者不止计学。名理最重最常用之字，若因果、如 *R i g h t s*，如 *O b l i g a t i o n*，问古籍中何字足与吻合乎？学者试执笔译数十卷书，而后识正名定义惬意贵当之不易也。即如执事今易平准之名，然平准决不足以当此学。盖平准者，乃西京一令，因以名官职，敛贱崇贵，犹均输常平诸政制。计学之书，所论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故吾重思之，以为此学名义苟欲通俗，则莫若径用理财，若患义界不清，必求雅驯，而用之处处无格者，则仆计学之名，似尚有一日之长，要之后来人，当自知所去取耳。

○论沪上创兴女学堂

中国四百兆人，妇女居其半；妇女不识字者，又居十之八九。即偶有一二知书者，亦不过以其余力，粗解词章。物以罕而见珍，遂以通人自命。初不知所

谓学问者，即人所以异于禽兽之处。名既为人，即当学问，不以男女而异也。区区识数字，何足奇乎？自学问之道不修，男子作八股，工摺卷，于兵、农、礼、乐之事，丝毫不相涉。士夫如此，农商可知；男子如此，妇人可知。妇人既无学问，致历来妇人毕生之事，不过敷粉缠足，坐食待毙而已。一家数口，恃男子以为养，女子无由与任。通流既极，男子亦不能自养，而又仰给于他人。转展无穷，相煦以沫，盖皆分利之人也。故无论男子女人，当其冠笄之岁，尚有雄心，中年以往，精神志量，逐渐消磨于衣食之中。夫壮年之人，意气扩充，正宜胜于少年者，而反不及之，则其故可知矣。国弱民贫，实阶于是。即常此千古，亦复不难。

自中日议和之后，忧世之人，竞言学校，近更于沪上创兴女学堂。此后有志之女，若能努力，何患不能比迹于西人。一家无坐食之人，则家累轻；家累轻，而后人有余力以事其事。或者可以挽回颓俗，转弱为强乎？虽然人之学问，非仅读书，尤宜阅世。盖读书者，阅古人之世，阅世者，即读今人之书，事本相需，不可废一。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自《烈女传》、《女诫》以来，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为男子者，以此为自强之胜算。不知妇人既不齿于人，积渐遂不以人自待。其愚者犷悍无知，无复人理；其明者亦徒手饱食，禁锢终身，而男子乃大受其累矣。泰西妇女皆能远涉重洋，自去自来，故能与男子平权。我国则苦于政教之不明，虽有天资，无能为役。盖妇人之不见天日者久矣。今日既兴女学，效法泰西，然犹不使之增广见闻，则有学堂与无学堂等。不见村学究之日事尹吾，而一无所用乎？读书而不阅世，直如此耳。今倘有人，独排众议，自立一会，发明妇人应出门之故，庶几风气渐开矣。

若谓既无限制，难保无越礼之事。则且无论西人，即以中国论之，大家妇女，其防闲密矣，岂绝无越礼之事乎？小家妇女，其防闲又疏矣，岂尽人皆越礼乎？则此言不足辨也。故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而妇女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妁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虽然，此事难言之矣。翻《大清律例》而观之，所引成案，祸之原于男女而起者，几及大半。而穷凶极丑，非复人情，亦较他事为独多。今日之县案，亦每如此。上海会审公堂之琐案，每日见于《申报》者，更无论矣。西人之纪各国娼妓之数者，以中国为至多，乃过于法国。盖法国女闾虽盛，然皆在大都会之地，非若中国穷乡僻壤，凡有人迹之地，几无不有之也。合此二者观之，则中国教化之坏，百口无以自白也。

夫中国之礼俗，固以严男女之防为一大事者也。六经之中，淳夸教诲，百家

诸子，罔不如一，乃何为而至于斯乎？则其故即由于辨之太严而已。天下之事，大约隔之愈远，愈不可即，则愈以其事为可乐；若日日见之，则以为常情，而不以措意。今者读《士礼》、《小戴记》言礼诸文，谓中国三代时，男女之辨不严，不可得也。又读《春秋》内外传，《国风》之诗，谓中国三代时，男女之防不乱，亦不可得也。然则礼亦何益于事乎？说者又谓《士礼》、《小戴记》为纪其盛时，而《左》、《国》、《风》、《诗》则言其衰时，不可执其末流，以病其本源之非也。然若果如此，则严定范围，即可持世，礼法既立，应无衰时，何为而有始乱之人乎？故以名学之理言之，则此义不能立也。此义不立，则防之愈严，启乱愈多之义立矣。然而此义，不过证古说之非，而仍不能救今世之俗。今我国律法，其严十倍于欧人。其无事也，防之若此其周；其既事也，刑之若此其酷，而犹冒白刃以试之。设一旦宽其杀戮，则愚俗之倾颓，将更不知伊于胡底矣。此万万不能行者也。

又如泰西之俗，男女自行择配，亦为事之最善者。中国守旧之人闻之，必以为怪。然可设一事以喻之。譬如有人或造一屋、置一衣，使成本稍大，亦自为而省度无后可，设无别故，无他人代决之，绝不关白本人者也。小事尚然，岂有伉俪之大，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而发端之始，乃探筹拈阄之法行之乎？此理必不可通者。然若以我国今日之俗即行之，则流弊亦不可胜言，何也？尝谓中国之妇人，固无自主之权者也。而中国妇人之为娼者，则未尝无自主之权。无论其平日所为也，即以择配一事观之，彼固明明自行择配矣。乃其愚者每为客所诳，而黠者则又能诳客。情讹相攻，机械百出，倏去倏来，终返故辙。使天下之妇人尽若此，则此世界不能一日居矣。是故妇女之出门晋接，与自行择配二事，实为天理之所宜，而又为将来必至之俗。而以今日之俗论之，则皆无能行之理。

然则此俗又何以行乎？仍不外向所言，读书阅世二者而已。大家妇人非不知书，而所以不能与男子等者不阅世也。娼家之女，日事宴游，而行事又若此其狼藉者，不读书也。二者兼全，则知天下之变，观古今之通，有美俗而无流弊矣。虽然，男女平权之说，创自西人，而自今日观之，则此说之行，不知何日。我国暨突厥、印度、波斯诸国之妇女其烦冤纤抑不待言矣。即欧洲之妇女，惟无妾一事，实胜泰东，其余则仍与男子不平等也。上不为百里玺天德，中不为议员，下不为军士，不过起居饮食，威仪进止之间，易子均优待之耳。盖同一不平等之待法，不开化之国，则欺凌弱者，而开化之国，则保护弱者也。嗟呼！雌雄牝牡之不齐，人及非人，莫不若此，其由来远矣！岂一朝一夕之力所能改哉！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第一章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

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劳苦者，人人之所恶也。然则诎不人人欲其所恶，而恶其所欲欤？将其所恶者，固不能不欲，而其所欲者，终非可欲之物欤？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此皆所以维持一人之生活者也。然一人之生，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而止耳，而吾人欲生之心，必以是为不足。于是于数十百年之生活外，更进而图永远之生活：时则有牝牡之欲，家室之累；进而育子女矣，则有保抱扶持饮食教诲之责，婚嫁之务。百年之间，早作而夕思，穷老而不知所终。问有出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百年之后，观吾人之成绩，其有逾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又人人知侵害自己及种姓之生活者之非一端也，于是相集而成一群，相约束而立一国，择其贤且智者以为之君，为之立法律以治之，建学校以教之，为之警察以防内奸，为之陆海军以御外患，使人人各遂其生活之欲而不相侵害。凡此皆欲生之心之所为也。夫人之于生活也，欲之如此其切也，用力如此其勤也，设计如此其周且至也，——固亦有其真可欲者存欤？吾人之忧患劳苦，固亦有所以偿之者欤？则吾人不得不就生活之本质，熟思而审考之也。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吾人生活之性质，既如斯矣，故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就其实而言之，则知识者，固生于此欲，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常人之知识，止知我与物之关系。易言以明之，止知物之与我相关系者，而于此物中，又不过知其与我相关系之部分而已。及人知渐进，于是始知欲知此物与我之关系，不可不研究此物与彼物之关系。知愈大者，其研究逾远焉。自是而生各种之科学。如欲知空间之

一部之与我相关系者，不可不知空间全体之关系，于是几何学兴焉。（按西洋几何学G e o m e t r y之本义，系量地之意，可知古代视为应用之科学，而不视为纯粹之科学也。）欲知力之一部之与我相关系者，不可不知力之全体关系，于是力学兴焉。吾人既知一物之全体之关系，又知此物与彼物之全体之关系，而立一法则焉，以应用之；于是物之现于吾前者，其与我之关系及其与他物之关系，粲然陈于目前而无所遁；夫然后吾人得以利用此物，有其利而无其害，以使吾人生活之欲，增进于无穷；此科学之功效也。故科学上之成功，虽若层楼杰观，高严巨丽，然其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与政治上之系统，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以异。然则吾人理论与实际之二方面，皆此生活之欲之结果也。

由是观之，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有兹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犹积阴弥月，而旭日杲杲也；犹覆舟大海之中，浮沉上下而飘著于故乡之海岸也；犹阵云惨淡，而插翅之天使，赍平和之福音而来者也。犹鱼之脱于罾网，鸟之自樊笼出，而游于山林江海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夫自然界之物，无不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纵非直接，亦必间接相关系者也。苟吾人而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岂独自然界而已；人类之言语动作，悲欢啼笑，孰非美之对象乎！然此物既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而吾人欲强离其关系而观之，自非天才，岂易及此。于是天才者出，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中者复现之于美术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与己无关系，而超然于利害之外。是故观物无方，因人而变。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逮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

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观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

去，而知力得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普通之美，皆属前种。至于地狱变相之图、决斗垂死之像、庐江小吏之诗、雁门尚书之曲，其人固氓庶之所共怜，其遇虽戾夫为之流涕，讵有子颓乐祸之心，宁无尼父反袂之戚，而吾人观之，不厌千复——格代之诗曰：

“What in life doth only
grieve us. That in art we gladly
see.” “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于美术中则吾人乐而观之。”

此之谓也。此即所谓“壮美之情”，而其快乐存于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则固与优美无以异也。

至美术中之与二者相反者，名之曰“眩惑”。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若美术中而有眩惑之原质乎！则又使吾人自纯粹知识出，而复归于生活之欲。如X妆密饵，《招魂》《七发》之所陈。玉体横陈，周仇英之所绘。《西厢记》之《酬柬》，《牡丹亭》之《惊梦》，伶元之传飞燕，杨慎之贗《秘辛》。徒讽一而劝百，欲止沸而益薪；所以子云有“靡靡”之诮，法秀有“绮语”之诃。虽则梦幻泡影，可作如是观，而拔舌地狱，专为斯人设者矣。故眩惑之于美，如甘之于辛，火之于水，不相并立者也。吾人欲以眩惑之快乐，医人世之苦痛，是犹欲航断港而至海，入幽谷而求明，岂徒无益，而又增之。则岂不以其不能使人忘生活之欲，及此欲与物之关系，而反鼓舞之也哉？眩惑之与优美及壮美相反对，其故实存于此。

今既述人生与美术之概略如左，吾人且持此标准，以观我国之美术。而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

△第二章 红楼梦之精神 哀伽尔之诗曰：

“Ye wise men, highly, deeply
learned, Who think it out and
know, How, when and where do all things
pair? Why do they kiss and love? Ye men
of lofty wisdom, say What happened to
me then, Search out and tell me
where, how, when, And why it happened
thus.”

（译文：）

嗟汝哲人，靡所不知，靡所不学，既深且跻。粲粲生物，罔不匹俦，各啮厥

唇，而相厥攸愿。匪汝哲人，孰知其故？自何时始，来自何处？嗟汝哲人，渊渊其知。相彼百昌，奚而熙熙？愿言哲人，诏余其故。自何时始，来自何处？

哀伽尔之问题，人人所有之问题，而人人未解决之大问题也。人有恒言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人七日不食则死，一日不再食则饥。若男女之欲，则于一人之生活上，宁有害无利者也，而吾人之欲之也如此，何哉？吾人自少壮以后，其过半之光阴，过半之事业，所计划所勤勤者为何事？汉之成、衰，曷为而丧其生？殷辛、周幽，曷为而亡其国？励精如唐玄宗、英武，如后唐庄宗，曷为而不善其终？且人生苟为数十年之生活计，则其维持此生活，亦易易耳，曷为而其忧劳之度，倍蓰而未有已？记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苟能解此问题，则于人生之知识，思过半矣。而蚩蚩者乃日用而不知，岂不可哀也欤！其自哲学上解此问题者，则二千年间仅有叔本华之“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耳。诗歌、小说之描写此事者，通古今东西，殆不能悉数，然能解决之者鲜矣。《红楼梦》一书，非徒提出此问题，又解决之者也。彼于开卷即下男女之爱之神话的解释。其叙此书之主人公贾宝玉之来历曰：

却说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艾，日夜悲哀。（第一回）

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夫顽钝者既不幸而为此石矣，又幸而不见用，则何不游于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以自适其适，而必欲入此忧患劳苦之世界，不可谓非此石之大误也。由此一念之误，而遂造出十九年之历史，与百二十回之事实，与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何与？又于第一百十七回中，述宝玉与和尚之谈论曰：

“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来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那里来的？”宝玉一时对答不来。那和尚笑道：“你的来路还不知，便来问我。”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那僧笑道：“早该还我了。”

所谓自己的底里未知者，未知其生活乃自己之一念之误，而此念之所自造也。及一闻和尚之言，始知此不幸之生活，由自己之所欲，而其拒绝之也，亦不得由自己，是以有还玉之言。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故携入

红尘者，非彼二人之所为，顽石自己而已。引登彼岸者，亦非二人之力，顽石自己而已。此岂独宝玉一人然哉？人类之堕落与解脱，亦视其意志而已。而此生活之意志，其于永远之生活，比个人之生活为尤切。易言以明之，则男女之欲，尤强于饮食之欲。何则？前者无尽的，后者有限的也。前者形而上的，后者形而下的也。又如上章所说生活之于苦痛，二者一而非二，而苦痛之度，与主张生活之欲之度为比例。是故前者之苦痛，尤倍蓰于后者之苦痛。而《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

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而求入于无生之域。当其终也，恒干虽存，固已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矣。若生活之欲如故，但不满足于现在之生活，而求主张之于异日，则死于此者，固不得不复生于彼，而苦海之流，又将与生活之欲而无穷。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而柳湘莲之入道，有似潘又安。芳官之出家，略同于金钏。故苟有生活之欲存乎，则虽出世而无与于解脱。苟无此欲，则自杀亦未始非解脱之一者也。如鸳鸯之死，彼固有不得已之境遇在，不然，则惜春、紫鹃之事，固亦其所优为者也。

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唯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观之，则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脱由于苦痛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然于解脱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犹时时起而与之相抗，而生种种之幻影。所谓恶魔者，不过此等幻影之人物化而已矣。故通常之解脱，存于自己之苦痛，彼之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满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不得其满足，如此循环，而陷于失望之境遇，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彼全变其气质，而超出乎苦乐之外，举昔之所执著者，一旦而舍之。彼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彼以疲于生活之欲故，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复起而为之幻影。此通常之人解脱之状态也。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秘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亦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

宝玉者也。

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夫欧洲近世之文学中，所以推格代之《法斯德》为第一者，以其描写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切故也。若《红楼梦》之写宝玉，又岂有以异于彼乎？彼于缠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脱之种子，故听《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读《去篋》之篇，而作焚化散麈之想。——所以未能者，则以黛玉尚在耳。至黛玉死而其志渐决，然尚屡失于宝钗，几败于五儿，屡厥屡振，而终获最后之胜利。读者观自九十八回以至百二十回之事实，其解脱之行程，精进之历史，明了精切何如哉！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望济也为尤切，作者一一掇拾而发挥之。我辈之读此书者，宜如何表满足感谢之意哉！而吾人于作者之姓名，尚有未确实之知识，岂徒吾侪寡学之差，亦足以见二百余年来，吾人之祖先对此宇宙之大著述，如何冷淡遇之也。谁使此大著述之作者不敢自署其名？——此可知此书之精神，大背于吾国人之性质，及吾人之沉溺于生活之欲，而乏美术之知识，有如此也。然则予之为此论，亦自知有罪也矣。

△第三章 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

如上章之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饜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西厢记》之以《惊梦》终也，未成之作也。此书若成，吾乌知其不为《续西厢》之浅陋也。有《水浒传》矣，曷为而又有《荡寇志》？有《桃花扇》矣，曷为而又有《南桃花扇》？有《红楼梦》矣，彼《红楼复梦》、《补红楼梦》、《续红楼梦》者，曷为而作也？又曷为而有反对红楼梦之《儿女英雄传》？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縲继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之精神

，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红楼复梦》等，正代表吾国人乐天之精神者也。

《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其大宗旨如上章之所述，读者既知之矣。除主人公不计外，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以视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等，若藐姑射神人，乎不可及矣。夫此数人者，曷尝无生活之欲，曷尝无苦痛？而书中既不及写其生活之欲，则其苦痛自不得而写之。足以见二者如骖之靳，而永远的正义，无往不逞其权力也。又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红楼梦》则不然，赵姨、凤姊之死，非鬼神之罚，彼良心自己之苦痛也。若李纨之受封，彼于《红楼梦》十四曲中，固已明说之曰：

〔晚韶华〕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韶华去之何迅，再休题绣帐鸳衾。只这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第五回）

此足以知其非诗歌的正义，而既有世界人生以上，无非永远的正义之所统辖也。故曰《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

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而怨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怨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语（第八十一回），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

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由此之故，此书中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质殆绝焉。作者于开卷即申明之曰：

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欲写出自己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此又上节所言之证）

兹举其最壮美者之一例，即宝玉与黛玉最后之相见一节曰：

那黛玉听着傻大姐说宝玉娶宝钗的话，此时心里竟是油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自己转身，要回潇湘馆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两只脚却像踏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将下来。走了半天，还没到沁芳桥畔，脚下愈加软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痴痴，信着脚从那边绕过来，更添了两箭地路。这时刚到沁芳桥畔，却又不知不觉的顺着堤往回里走起来。紫鹃取了绢子来，却不见黛玉。正在那里看时，只见黛玉颜色雪白，身子恍恍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只得赶过来轻轻的问道：“姑娘怎么又回去？是要往那里去？”黛玉也只模糊听见，随口答道：“我问问宝玉去。”紫鹃只得搀他进去。那黛玉却又奇怪了，这时不似先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鹃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坐，只瞧着嘻嘻的呆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瞧着宝玉笑。两个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无推让，只管对着脸呆笑起来。忽然听着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袭人、紫鹃两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用言语来岔。两个却又不答言，仍旧呆笑起来。……紫鹃搀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来，瞧着宝玉，只管笑，只管点头儿。紫鹃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罢。”黛玉道：“可不是，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儿了。”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第九十六回）

如此之文，此书中随处有之，其动吾人之感情何如，凡稍有审美的嗜好者，无人不经验之也。

《红楼梦》之为悲剧也如此。昔雅里大德勒于《诗论》中，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故其目的，伦理学上之目的也。叔本华置诗歌于美术之顶点，又置悲剧于诗歌之顶点，而于悲剧之中，又特重第三种，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故。故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与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

合。由是《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也。

△第四章 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

自上章观之，《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其美学上之价值，即存乎此。然使无伦理学上之价值以继之，则其于美术上之价值，尚未可知也。今使为宝玉者，于黛玉既死之后，或感愤而自杀，或放废以终其身，则虽谓此书一无价值可也。何则？欲达解脱之域者，固不可不尝人世之忧患，然所贵乎忧患者，以其为解脱之手段故，非重忧患自身之价值也。今使人日日居忧患，言忧患，而无希求解脱之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其所领之境界，除阴云蔽天，沮洳弥望外，固无所获焉。黄仲则《绮怀诗》曰：

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又其卒章曰：

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

其一例也。《红楼梦》则不然。其精神之存于解脱，如前二章所说，兹固不俟喋喋也。

然则解脱者，果足为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否乎？自通常之道德观之，夫人知其不可也。夫宝玉者，固世俗所谓绝父子、弃人伦、不忠不孝之罪人也。然自太虚中有今日之世界，自世界中有今日之人类，乃不得不有普通之道德，以为人类之法则。顺之者安，逆之者危；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于今日之人类中，吾固不能不认普通之道德之价值也。然所以有世界人生者，果有合理的根据欤？抑出于盲目的动作，而别无意义存乎其间欤？使世界人生之存在，而有合理的根据，则人生中所有普通之道德，谓之绝对的道德可也。然吾人从各方面观之，则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由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冥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若第二章所引《红楼梦》第一回之神话的解释，亦于无意识中暗示此理，较之《创世记》所述人类犯罪之历史，尤为有味者也！夫人之有生，既为鼻祖之误谬矣，则夫吾人之同胞，凡为此鼻祖之子孙者，苟有一人焉，未入解脱之域，则鼻祖之罪，终无时而赎，而一时之误谬，反复至数千万年而未有已也！则夫绝弃人伦如宝玉其人者，自普通之道德言之，固无所辞其不忠不孝之罪。若开天眼而观之，则彼固可谓干父之蛊者也。知祖父之误谬，而不忍反复之以重其罪，顾得谓之不孝哉！然则宝玉“一子出家，七祖升天”之说，诚有见乎所谓孝者在此不在彼，非徒自辩护而已！

然则，举世界之人类，而尽入于解脱之域，则所谓宇宙者，不诚无物也欤？然有无之说，盖难言之矣。夫以人生之无常，而知识之不可恃，安知吾人之所谓有，非所谓真有者乎？则自其反而言之，又安知吾人之所谓无，非所谓真无者乎？即真无矣，而使吾人自空乏与满足、希望与恐怖之中，出而获永远息

肩之所，不犹愈于世之所谓有者乎？然则吾人之畏无也，与小儿之畏暗黑何以异？自己解脱者观之，安知解脱之后，山川之美，日月之华，不有过于今日之世界者乎？读“飞鸟各投林”之曲，所谓“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者，有欤无欤，吾人且勿问，但立乎今日之人生而观之，彼诚有味乎其言之也。

难者又曰：人苟无生，则宇宙间最可宝贵之美术，不亦废欤？曰：美术之价值，对现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非有绝对的价值也。其材料取诸人生，其理想亦视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趋于其反对之方面。如此之美术，唯于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始有价值。耳今设有人焉，自无始以来，无生死，无苦乐，无人世之挂碍，而唯有永远之知识，则吾人所宝为无上之美术，自彼视之，不过蛩鸣蝉噪而已。何则？美术上之理想，固彼之所自有，而其材料，又彼之所未尝经验故也。又设有人焉，备尝人世之苦痛，而已入于解脱之域，则美术之于彼也，亦无价值。何则？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彼既无生活之欲矣，而复进之以美术，是犹馈壮夫以药石，多见其不知量而已矣。然而超今日之世界人生以外者，于美术之存亡，固自可不必问也。

夫然，故世界之大宗教，如印度之婆罗门教及佛教，希伯来之基督教，皆以解脱为唯一之宗旨。哲学家说，如古代希腊之拍拉图，近世德意志之叔本华，其最高之理想，亦存于解脱。殊如叔本华之说，由其深邃之《知识论》、伟大之《形而上学》出，一扫宗教之神话的面具，而易以名学之论法，其真挚之感情，与巧妙之文字，又足以济之，故其说精密确实，非如古代之宗教及哲学说，徒属想像而已。然事不厌其求详，姑以生平所疑者商榷焉。夫由叔氏之哲学说，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一也。故充叔氏拒绝意志之说，非一切人类及万物，各拒绝其生活之意志，则一人之意志，亦不可得而拒绝。何则？生活之意志之存于我者，不过其一最小部分，而其大部分之存于一切人类及万物者，皆与我之意志同。而此物我之差别，仅由于吾人知力之形式，故离此知力之形式，而反其根本而观之，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意志，皆我之意志也。然则拒绝吾一人之意志，而姝姝自悦曰解脱，是何异决蹄岑之水，而注之沟壑，而曰天下皆得平土而居之者哉！佛之言曰：“若不尽度众生，誓不成佛。”其言犹若有能之而不欲之意。然自吾人观之，此岂徒能之而不欲哉！将毋欲之而不能也。故如叔本华之言一人之解脱，而未言世界之解脱，实与其意志同一之说，不能两立者也。叔氏于无意识中亦触此疑问，故于其《意志及观念之世界》之第四编之末，力护其说曰：

人之意志，于男女之欲，其发现也为最著。故完全之贞操，乃拒绝意志即解脱之第一步也。夫自然中之法则，固是最确实者。使人人而行此格言，则人类之灭绝，自可立而待。至人类以降之动物，其解脱与堕落，亦当视人类以为准

。吠陀之经典曰：“一切众生之待圣人，如饥儿之待慈父母也。”基督教中亦有此思想。珊列休斯于其“人持一切物归于上帝”之小诗中曰：“嗟汝万物灵，有生皆爱汝。总总环汝旁，如儿索母乳。携之适天国，惟汝力是怙。”德意志之神秘学者马斯太哀克赫德亦云：“《约翰福音》云：余之离世界也，将引万物而与我俱。基督岂欺我哉！夫善人，固将持万物而归之于上帝，即其所从出之本者也。今夫一切生物，皆为人而造，又各自相为用。牛羊之于水草，鱼之于水，鸟之于空气，野兽之于林莽皆是也。一切生物皆上帝所造，以供善人之用，而善人携之以归上帝。”彼意盖谓人之所以有用动物之权利者，实以能救济之故也。

于佛教之经典中，亦说明此真理，方佛之尚为菩提萨垂也，自王宫逸出而入深林时，彼策其马而歌曰：“汝久疲于生死兮，今将息此任载。负余躬以遐举兮，继今日而无再。苟彼岸其余达兮，余将徘徊以汝待！”（《佛国记》此之谓也。（英译《意志及观念之世界》第一册第四百九十二页）

然叔氏之说，徒引据经典，非有理论的根据也。试问释迦示寂以后，基督尸十字架以来，人类及万物之欲生奚若？其痛苦又奚若？吾知其不异于昔也。然则所谓持万物而归之上帝者，其尚有所待欤？抑徒沾沾自喜之说，而不能见诸实者欤？果如后说，则释迦、基督自身之解脱与否，亦尚在不可知之数也。往者作一律曰：

“生平颇忆挈卢敖，东过蓬莱浴海涛。何处云中闻犬吠，至今湖畔尚乌号。人间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终古众生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嚣。”

何则？小宇宙之解脱，视大宇宙之解脱以为准故也。赫尔德曼人类涅之说，所以起而补叔氏之缺点者以此。要之，解脱之足以为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与否，实存于解脱之可能与否。若夫普通之论难，则固如楚楚蜉蝣，不足以撼十围之大树也！今使解脱之事，终不可能，然一切伦理学上之理想，果皆可能也欤？今夫与此无生主义相反者，生生主义也。夫世界有限，而生人无穷，以无穷之人，生有限之世界，必有不得遂其生者矣！世界之内，有一人不得遂其生者，固生生主义之理想之所不许也。故由生生主义之理想，则欲使世界生活之量达于极大限，则人人生活之度，不得不达于极小限。盖度与量二者，实为一精密之反比例，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者之梦想而已。夫以极大之生活量，而居于极小之生活度，则生活之意志之拒绝也奚若？此生生主义与无生主义相同之点也！苟无此理想，则世界之内，弱之肉，强之食，一任诸天然之法则耳，奚以伦理为哉！然世人日言生生主义，而此理想之达于何时，则尚在不可知之数。要之理想者，可近而不可即，亦终古不过一理想而已矣。人知无生主义之理想之不可能，而自忘其主义之理想之何若，此则大

不可解脱者也。

夫如是，则《红楼梦》之以解脱为理想者，果可非薄也欤？夫以人生忧患之如彼，而劳苦之如此，苟有血气者，未有不渴慕救济者也——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为美术。独《红楼梦》者，同时与吾人以二者之救济。人而自绝于救济则已耳，不然，则对此宇宙之大著述，宜如何企踵而欢迎之也！

△第五章 余论

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譬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

综观评此书者之说，约有二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第一说中，大抵以贾宝玉为即纳兰性德。其说要非无所本。案性德《饮水诗集·别意》六首之三曰：

“独拥余香冷不胜，残更数尽思腾腾！今宵便有随风梦，知在红楼第几层？又《饮水》词中“闲中好”一阕云：

“别绪如丝睡不成，那堪孤枕梦边城！因听紫塞三更雨，却忆红楼半夜灯。”又“减字木兰花”一阕咏新月云：“莫教星替，守取圆终必遂。此夜红楼，天上人间一样愁。”

红楼之字凡三见，而云梦红楼者一。又其亡妇忌日，作金缕曲一阕，其首三句云：“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

葬花二字，始出于此。然则《饮水集》与《红楼梦》之间，稍有文字之关系，世人以宝玉为即纳兰侍卫者，殆由于此。然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若夫作者之姓名。（遍考各书，未见曹雪芹何名），与作书之时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

至谓《红楼梦》一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说本于此书第一回“竟不如我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一语。信此说，则唐旦之天国戏剧，可谓无独有偶者矣。然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

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且此问题，实与美术之渊源之问题相关系。如谓美术上之事，非局中人不能道，则其渊源必全存于经验而后可。夫美术之源，出于先天，抑由于经验，此西洋美学上至大之问题也。叔本华之论此问题也，最为透辟。兹援其说，以结此论。（其言此论本为绘画及雕刻发，然可通之于诗歌小说。）曰：

人类之美之产于自然中者，必由下文解释之，即意志于其客观化之最高级人类中，由自己之力与种种之情况，而打胜下级自然力之抵抗，以占领其物质。且意志之发现于高等之阶级也，其形式必复杂。即以一树言之，乃无数之细胞，合而成一系统者也。其阶级愈高，人类之身体，乃最复杂之系统也，各部分各有一特别之生活。其对全体也，则为隶属，其互相对也，则为同僚，互相调和，以为其全体之说明，不能增也，不能减也。能如此者，则谓之美。此自然中不得多见者也。顾美之于自然中如此，于美术中则何如？或有以艺术家模仿自然者，然彼苟无美之预想存于经验之前，则安从取自自然中完全之物而模仿之，又以之与不完全者相区别哉？且自然亦安得时时生一人焉，于其各部分皆完全无缺哉！或又谓艺术家必先于人之肢体中，观美丽之各部分，而由之以构成美丽之全体。——此又大愚不灵之说也。即令如此，彼又何自知美丽之在此部分，而非彼部分哉？故美之知识，断非自经验的得之，即非后天的而常为先天的，即不然，亦必其一部分常为先天的也。吾人于观人类之美后，始认其美。但在真正之艺术家，其认识之也，极其明速之度，而其表出之也，胜乎自然之为。此由吾人之自身即意志，而于此所判断及发见者，乃意志于最高级之完全之客观化也。唯如是，吾人斯得有美之预想。而在真正之天才，于美之预想外，更伴以非常之巧力。彼于特别之物中，认全体之理念，遂解自然之嗫嚅之言语而代言之，即以自然所百计而不能产出之美，现之绘画及雕刻中，而若语自然曰：“此即汝之所欲言而不得者也。”苟有判断之能力者，必将应之曰：“是。”唯如是，故希腊之天才，能发见人类之美之形式，而永为万世雕刻家之模范。唯如是，故吾人对自然于特别之境遇中所偶然成功者，而得认其美。此美之预想，乃自先天中所知者，即理想的也，比其现于美术也，则为实际的。

何则？此与后天中所与之自然物相合故也。如此，艺术家先天中有美之预想，而批评家于后天中认识之，此由艺术家及批评家，乃自然之自身之一部，而意志于此客观化者也。哀姆攀独克尔曰：“同者唯同者知之。”故唯自然能知自然，唯自然能言自然，则艺术家有自然之美之预想，固自不足怪也。芝诺芬述苏格拉底之言曰：“希腊人之发见人类之美之理想也，由于经验。即集合种种美丽之部分，而于此发见一膝，于彼发见一臂。”此大谬之说也。不幸而此

说蔓延于诗歌中。即以狭斯丕尔言之：谓其戏曲中所描写之种种人物，乃其一生之经验中所观察者，而极其全力以模写之者也。然诗人由人性之预想，而作戏曲小说，与美术家之由美之预想，而作绘画及雕刻无以异。唯两者于其创造之途中，必须有经验以为之补助。夫然，故其先天中所已知者，得唤起而入于明晰之意识，而后表出之事，乃可得而能也。（叔氏《意志及观念之世界》第一册第二百八十五页至二百八十九页）

由此观之，则谓《红楼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则雕刻与绘画家之写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其是与非，不待知者而决矣。读者苟玩前数章之说，而知《红楼梦》之精神，与其美学、伦理学上之价值，则此种议论，自可不生。

苟知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而我国人之所聚讼者，乃不在此而在彼，此足以见吾国人之对此书之兴味之所在，自在彼而不在此也。故为破其惑如此。

○文学小言（一）

昔司马迁推本汉武时学术之盛，以为利禄之途使然。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何则？科学之事业，皆直接或间接以厚生利用为旨，故未有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相刺谬者也。至一新世界观，与一新人生观出，则往往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不能相容。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非真正之哲学。此欧洲中世哲学之以辩护宗教为务者，所以蒙极大之耻辱，而叔本华所以痛斥德意志大学之哲学者也。文学亦然。乍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

（二）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变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

（三）

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宾也。故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乍的文学同。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至文学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为名者，而真正文学乃复托于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逮此体

流行之后，则又为虚口矣。故模仿之文学，是文绣的文学与乍的文学之记号也。

（四）

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情感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过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

（五）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又《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未有未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六）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七）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助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八）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颀颀颀颀”，“见见黄鸟，载好其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

（九）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靡所骋。”以《离骚》远游数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独以十七字尽之，岂不诡哉！然以讥屈子之文胜，则亦非知言者也。

(十)

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亲见屈子之境遇与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与自己之言无异。贾谊、刘向其遇略与屈子同，而才则逊矣。王叔师以下，但袭其貌而无其情以济之，此后人之所以不复为楚人之词者也。

(十一)

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刘贾之视屈子乎？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十二）

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惟东坡乎？山谷可谓能言其言矣，未可谓能感所感也。遗山以下亦然。若国朝之新城，岂徒言一人之言已哉！所谓“莺偷百鸟声”者也。

(十三)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兴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其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皆诗不如词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除稼轩一人外）观此足以知文学盛衰之故矣。

(十四)

上之所论，皆就抒情的文学言之。（《离骚》诗词皆是。）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

(十五)

抒情之诗，不待专门之诗人而后能之也。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诗家之数之所不可更仆数，而叙事文学家殆不能及百分之一也。

(十六)

《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然其叙关壮缪之释曹操，则非大文学家不办。《水浒传》之写鲁智深，《桃花扇》之写柳敬亭、苏昆生，彼其所为固毫无意义，然以其不顾一己之利害，故犹使吾人生无限之兴味，发无限之尊敬。况于观壮缪之矫矫之者乎！若此者，岂真如汗德所云，实践理性为宇宙人生之根本欤？抑与现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较，而益使吾人兴无涯之感也？则选择戏曲小说之题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

(十七)

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今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

○屈子文学之精神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居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之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前者热情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冉，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异》。）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观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蓑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之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于是哉！故此等谓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则可，不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质也。然则诗歌的文学所以独出于北方之学派中者，又何故乎？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此定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留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故古代之诗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而对人生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于客观界之自然，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对古代之诗，前之定义，苦其广而不苦其隘也。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而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作，皆当日之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恃其

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Hamour）之人生观。《小雅》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畀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于北方学派中，而无与于南方学派者也。

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蟋蟀、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像，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像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像之产物也。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像，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所以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像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像，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像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像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本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当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禹、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时夕降兮”之巫咸，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则有若夏口、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尸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

，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被疏者一，被放者再，而终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种之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使南方之学者处此，则贾谊（《吊屈原文》）、扬雄（《反离骚》）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学所负于北方学派者。

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像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使想像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要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像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儂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观后世之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然哉，岂独一屈子然哉！

○自序一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已过三十。志学以来，十有余年，体素羸弱，而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然此十年间，进步之迹，有可言焉。夫怀旧之感，恒笃于暮年；进取之方，不容于反顾。余年甫壮，而学未成，冀一篲以为山，行百里而未半。然举前十年之进步，以为后此十年、二十年进步之券，非敢自喜，抑亦自策励之一道也。

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篋，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之，亦不能专力于是矣。二十二岁，正月始至上海，主《时务报》馆任书记校讎之役。二月，而上虞罗君等私主之东文学社成，请于馆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后三小时往学焉，汪君许之。然馆事颇剧，无自习之暇，故半年中之进步，不如同学诸子远甚。夏六月，又以病足归里，数月而念念而复至沪，则《时务报》馆已闭。罗君乃使治社之庶务，而免其学资。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人、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半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次年，社中兼授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其时担任数学者即藤田君。君

以文学者而授数学，亦未尝不自笑也。顾君勤于教授。其时所用藤泽博士之算术、代数两教科书，问题殆以万计。同学三四人者，无一问题不解，君亦无一不校阅也。又一年而值庚子之变，学社解散。盖余之学于东文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时方毕第三读本，乃购第四、第五读本，归里自习之。日尽一二课，必以能解为度，不解者且置之。而北乱稍定，罗君乃助以资，使游学于日本。亦以从藤田君之劝，拟专修理学，故抵日本后，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

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口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幸而已得读日文，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学概论》《哲学史》，次年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恃处而已。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未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此外如洛克、休蒙之书，亦时涉猎及之。近数年来为学之大略如此。

顾此五六年间，亦非能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则二三时，多或三四时。其所用以读书者，日多不逾四时，少不过二时，过此以往，则精神涣散，非与友朋谈论，则涉猎杂书。惟此二三时间之读书，则非有大故，不稍间断而已。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孱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当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故书十年间之进步，非徒以为责他日进步之券，亦将以励今之人，使不自馁也。若夫余之哲学上及文学上之撰述，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此则汪氏中所谓“斯由天致，非由人力，虽情符曩哲，未足多矜者”，固不暇为世告焉。

○自序二前篇既述数年间为学之事，兹复就为学之结果述之。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尊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

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言在知识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性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之系统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

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因词之功成而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于是也。然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此又后人之通病。故他日能为之与否，所不敢知。至为之而能成功与否，愈不敢知矣。

虽然以余今日研究之日浅而修养之力乏，而遽绝望于哲学及文学，毋乃太早计乎？苟积毕生之力，安知于哲学上有所得，而于文学上不能有成功之一日乎？即今一无成功，而得于局促之生活中以思索玩赏为消遣之法，以自遁于声色货利之域，其益固已多矣。《诗》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此吾辈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若夫深湛之思，创造之力，苟一旦集于余躬，则俟诸天之所为欤，则俟诸天之所为欤！

○论教育之宗旨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

，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之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知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如佛教之一派，及希腊罗马之斯多噶派，抑压人之感情，而使其能力专发达于意志之方面。又如近世斯宾塞尔之专重知育，虽非不切中一时之利弊，皆非完全之教育也。完全之教育，不可不备此三者。今试言其大略。

一、知育 人苟欲为完全之人物，不可无内界及外界之知识。而知识之程度之广狭，应时地不同。古代之知识至近代，而觉其不足。闭关自守时之知识，至万国交通时，而觉其不足。故居今之世者，不可无今世之知识。知识又分为理论与实际二种。溯其发达之次序，则实际之知识，常先于理论之知识。然理论之知识发达后，又为实际之知识之根本也。一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皆所谓理论之知识。至应用物理、化学于农工学，应用生理学于医学，应用数学于测绘等，谓之实际之知识。理论之知识，乃人人天性上所要求者。实际之知识，则所以供社会之要求，而维持一生之生活。故知识之教育，实必不可缺者也。

二、道德 然有知识而无道德，则无以得一生之福祉，而保社会之安宁，未得为完全之人物也。夫人之生也为动作也，非为知识也。古今中外之哲人无不以道德为重于知识者，故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盖人人至高之要求，在于福祉，而道德与福祉，实有不可离之关系。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爱敬人者反是。如影之随形，响之随声，其效不可得而诬也。书云：惠迪吉，从逆凶。希腊古贤所唱福德合一论，固无古今中外之公理也。而道德之本原，又由内界出而非外铄我者，口皇而发挥之，此又教育之任也。

三、美育 德育与智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于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孔子言志独与曾点，又谓兴于诗，成于乐。希腊古代之以音乐为普通学之一科，及近世希痕林、敬尔列尔等之重美育学，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元剧之文章

元杂剧之为一代之绝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赏之，至有以关汉卿比司马子长（韩文靖邦奇）者。三百年来，学者文人，大抵屏元剧不观。其见

元剧者，无不加以倾倒。如焦里堂《易余录》之说，可谓具眼矣。焦氏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余谓律诗与诗，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若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其曲者也。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

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

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元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元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当日未尝重视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然如武汉臣之《老生儿》，关汉卿之《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之传奇有优无劣也。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兹举数例以证之。

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关汉卿《谢天香》第三折：

（正宫端正好）我往常在风尘，为歌妓；不过多见了几个筵席，回家来仍作个自由鬼。今日倒落在无底磨，牢笼内。马致远《任风子》第二折：

（正宫端正好）添酒力，晚风凉。助杀气，春云暮。尚兀自脚趄趄、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单则俺杀生的无缘度。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

又如《窦娥冤》第二折：

（斗虾蟆）空悲戚，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感着这般病疾，值着这般时势。可是风寒暑湿，或是饥饱劳役，各人证候自知。人命关天关地，别人怎生

替得。寿数非干一世，相守三朝五夕，说甚一家一计。又无羊酒缎匹，又无花红财礼。把手为活过目，撒手如同休弃。不是窦娥忤逆，生怕旁人议论。不如听咱劝你，认个自家悔气。割舍的一具棺材，停置几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门里，送入他家坟地。这不是你从小儿年纪指脚的夫妻，我其实不关亲，无半点凄怆泪。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痴。便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元初所谓当行家，大率如此。至中叶以后，已罕觐矣。其写男女离别之情者，如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三折：

（醉春风）空服遍面眩药不能痊，知他这音赞病何日起。要好时直等的见他时，也只为这症候因他上得，得。一会家缥缈呵，忘了魂灵。一会家精细呵，使着躯壳。一会家混沌呵，不知天地。

（迎仙客）日长也愁更长，红稀也信尤稀，春归也奄然人未归。我则道相别也数十年，我则道相隔着数万里。为数归期，则那竹院里刻遍琅翠。

此种词如弹丸脱手，后人无能为役。唯南曲中《拜月》，《琵琶》，差能近之。至写景之工者，则马致远之《汉宫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对着这迥野凄凉：草色已添黄；兔起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糒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づ；泣寒づ，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尚书云）陛下回銮罢，娘娘去远了也。（驾唱）

（鸳鸯煞）我煞大臣行，说一个推辞谎，又则怕笔尖儿那火编修讲。不见那花朵儿精神，怎趁那草地里风光。唱道，伫立多时，徘徊半晌。猛听的塞雁南翔，呀呀的声嘹亮。却原来满目牛羊，是兀那载离恨的毡车，半坡里响。

以上数曲，真所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剧，虽浅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

古代文学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兹举其例：

如《西厢记》第四剧第四折：

（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刺刺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

（得胜令）惊觉我的是颤颤巍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周梦蝴蝶；絮叨叨促织

儿无休歇；韵悠悠砧声儿不断绝。痛煞煞伤别，急煎煎好梦儿应难舍；冷清的咨嗟，娇滴滴玉人几何处也。

此犹仅用三字也。其用四字者，如马致远《黄粱梦》第四折：

（叨叨令）我这里稳丕丕土坑上迷风乡没腾的坐；那婆婆将粗刺刺陈米喜收希和的播。那蹇驴儿柳阴下舒着足乞留恶滥的卧；那汉子去脖项上婆婆没索的摸。你则早醒来了也么哥，你则早醒来了也么哥。可正是窗前弹指时光过。

其更奇绝者，则如郑光祖《倩女离魂》第四折：

（古水仙子）全不想这姻亲是旧盟，则待教袄庙火刮刮匝匝烈焰生。将水面上鸳鸯忒楞楞分开交颈，疏刺刺沙雕鞍撒了锁呈。厮琅琅汤偷香处喝号提铃，支楞楞争弦断了不续碧玉箏。吉丁丁精砖上摔破菱花镜，扑通通东井底坠银瓶。

又无名氏《货郎旦剧》第三折，则所用叠字，其数更多。

（货郎儿六转）我则见黯黯惨惨天涯云布，万万点点潇湘夜雨。正值着窄窄狭狭沟沟塹塹路崎岖，黑黑黯黯彤云布，赤留赤律潇潇洒洒断断续续，出出律律忽忽鲁鲁阴云开处，霍霍闪闪电光星注。正值着飏飏摔摔风，淋淋淅淅雨。高高下下凹凹答答一水模糊，扑扑簌簌湿湿淅淅疏林人物，却便似一幅惨惨昏昏萧湘水墨图。

由是观之，则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远在宋金二代，不过至元而大成。其写景抒情述事之美，所负于此者，实不少也。

元曲分三种。杂剧之外，尚有小令套数。小令，只用一曲，与宋词略同。套数则合一宫调中诸曲为一套，与杂剧之一折略同。但杂剧以代言为事，则套数则以自叙为事。此其所以异也。元人小令套数之佳，亦不让于其杂剧。兹各录其最佳者一篇，以示其例略可以见元人之能事也。

小令《天净沙》（无名氏。此词……不知何据。）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套数《秋思》（马致远，见远刊《中原音韵》《乐府新声》。）

（双调夜行船）百岁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来，今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乔木查）秦宫汉阙，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渔樵无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庆宣和）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晋耶？（落梅风）天教富，不待奢，无多时好天良夜。看钱奴硬将心似铁，空辜负锦堂风月。（风入松）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晚来清镜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莫笑鸠巢计拙，葫芦提一就装呆。（拨不断）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东缺，竹

篱茅舍。〔离亭煞〕蛩吟罢，一枕才宁贴；鸡鸣后，万事无休歇。算名利何年是彻？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那些。和露滴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嘱付与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天净沙小令，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马东篱《秋思》一套，周德清评之以为万中无一。明王元美等，亦推为套数中第一。诚定论也。此二体虽与元杂剧无涉。可知元人之于曲，天实纵之，非后世所能望其项背也。

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

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白仁甫、马东篱，高华雄浑，情深文明；郑德辉清丽芊绵自成馨逸；均不失为第一流。其余曲家，均在四家范围内。唯宫大用瘦硬通神，独树一帜。

以唐诗喻之：则汉卿似白乐天，仁甫似刘梦得，东篱似李义山，德辉似温飞卿，而大用则似韩昌黎。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苏东坡，东篱似欧阳永叔，德辉似秦少游，大用似张子野。虽地位不必同，而品格则略相似也。

明宁献王《曲品》，跻马致远于第一。而抑汉卿于第十。盖元中叶以后，曲家多祖马郑，而祧汉卿，故宁王之评如是。其实非笃论也。

元剧自文章上言之，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又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况，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又典中多用俗语，故宋金元三朝遗语所存甚多。辑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为一专书。此又言语学上之事，而非此书之所有事也。

☆章绛○谢本师

余十六七始治经术。稍长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学，未尝问文辞诗赋。先生为人，岂弟不好声色。而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顷之，以事游台湾。台湾则既隶日本，归复谒先生。先生遽曰：闻而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盖先生与人交，辞气陵厉，未有如此甚者。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而以唇舌卫捍之，将以尝仕□□，食其廩禄耶？昔戴君与全绍衣，并讦□□，先生亦授职为□编修，非有土子民之吏不为谋主与全、戴同，何恩于□，而恳恳蔽遮其恶。如先生之棣通故训，不改全、戴所操，以海承学，虽杨雄、孔颖达何以加焉。

○俞先生传

俞先生讳樾，字荫甫，浙江德清人也。道光三十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既授编修，提督河南学政，革职。既免官，年三十八始读高邮王氏书。自是说经依王氏律令。五岁成《群经平议》，以邳《述闻》。又规《杂志》作《诸子平议》。最后作《古书疑义举例》。治群经不如《述闻》，诋诸子，乃与《杂志》抗衡。及为《古书疑义举例》，《察角思理，疏乡比昔，牙角财见，乡由为科条，五寸之渠，极巧以A 4，尽天下之方。视《经传释词》，益恢郭矣。

先是浙江治朴学者，本之金鹗沈涛，其他多凌杂汉宋。邵懿辰起，益夸严。先生教于诂经精舍，学者卿方始屯固不陵节。同县戴望以丈人事。先生尝受学长洲陈奂，后依宋翔凤引《公羊》考之《论语》。先生亦次何邵公《论语义》一卷。始先生废，初见翔凤，翔凤言《说文》始一终亥，即归藏经。先生不省。然治《春秋》颇右公羊氏，盖得之翔凤云。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说经好改字，末年自救为《经说》十六卷，多与前异。绎读《左氏》昭公十七年传，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证以《论衡·变动篇》云：淋然之气。见宋卫陈郑灾说曰：不然者，林然之误，借林为。先生曰：虽立旬善不可以训。其审谛如此。治小学不摭商周彝器，曰：欧阳修作《集古录》，金石始萌芽，榘略可采，其后多巫史诬豫为之。韩非所谓：番吾之迹，华山之棋，可以辨形体识通者，至秦汉碑铭则止。

雅性不好声色，既丧母妻，终身不肴食，衣不过大布，进饥不过茗菜。遇人岂弟，卧起有节气，深深火董，形无苛介，老而神志不衰，然不能忘名位。既博览典籍，下至稗官歌谣，以笔札泛爱人。其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

所著书，自《群经平议》《经说》而下，有《易穹通变化论》，《周易互体征》，《卦气直日考》，《卦气续考书说》，《生霸死霸考》，《九族考》，《时说》，《荀子诗说》，《诗名物证古》，《读韩诗外传》，《士昏礼》，《对席图》，《礼记郑读考》，《礼记异文笺》，《郑康成驳正三礼考》，《玉佩考》，《左传古本分年考》，《春秋岁星考》，《七十二候考》，《论语郑义考》，《何劭公论语义》，《续论语》，《骈枝儿苦》，《录读汉碑》。自《诸子平议》而下，有《读书余录》，《读山海经》，《读吴越春秋》，《读越绝书》，《孟子高氏学》，《读文子》，《读公孙龙子》，《读冠子》，《读盐铁论》，《读潜夫论》，《读论衡》，《读中论》，《读抱朴子》，《读文中子》，《读楚辞》，如别录，其他笔语甚众，然非其至也。年八十六，光绪三十三年卒。

赞曰：浙江朴学，晚至则四明金华之术之昌，自先生宾附者，有黄以周孙诒让，是先汉师说，已陵夷矣。浙犹彀张不弛，愈缮不逮。一世新学蠕生灭，我

圣文粲而不蝉，非一隅之忧也。

○瑞安孙先生伤辞

炳麟始交平阳宋恕，平子。平子者，与瑞安孙先生为姻，因是通于先生。当是时，吴越间学者，有先师德清俞君，及定海黄以周元同，与先生三，皆治朴学，承休宁戴氏之术，为白衣宗。先生名最隐，言故训审慎过二师。著《周礼正义》，《墨子闲诂》，《古籀拾遗》，《经移》，《札移》如目录，而平子疏通知远学，兼内外治释典，喜《宝积经》。炳麟少治经，交平子，始知佛藏。平子麻衣垢面，五六月著绵鞋。疾趣世之士如仇讎，外恭谨恂恂如鄙人，夸者多举平子为笑，平子无愠色。及与人言学术，刚梭四注，谈者皆披靡。炳麟以先生学术问平子，平子勿深喜，然不能非。间也会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诋古文为刘歆伪书。炳麟素治《左氏春秋》，闻先生治《周官》，皆刘氏学，驳《伪经考》数十事未就，请于先生。先生曰：是当哗世三数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安用辩难，其以自熏劳也。顷之康有为败，其学亦绝。然轻者多摭三统三世为名高，往往喜讖纬诬典籍成事，外与进化之说相应，不自知回。始疑六艺卒班固范晔所录，亦以为罔。先生节族愈咳，不与世推移。炳麟著《书》未就，以其草稿问于先生，方自拟仲长统。先生曰：淮南鸿烈之嗣也，何有于仲长氏？然炳麟始终未尝见先生颜色，欲道海抵温州，履先生门下，时文网密不可。平子以白先生，先生笑，且曰：吾虽无长德，中正之官，取决于胆，犹胜诸荐绅懦畏事者，自有馆舍可止宿也。

其后倾侧扰攘陞之中，播迁江海间，久不得先生音问。平子亦荒忽不可得踪迹。问浙中诸少年，曰：先生亦几及祸焉。怀保善类自若，学者介以为重。平子虽周谨，顾内摯深，与人言辄云皇帝圣明。今且用满洲文署其诗。炳麟素知平子性奇傀而畏祸，以此自盖，非有媚胡及用世意。谈意微中，亦ΦΦ见锋刃。世无知平子者，遂令朱张阳狂，示亲昵于裔夷，冀脱祸难。虽少戇，要之世人负平子深矣。其言内典，始治《宝积经》，最后乃一意治《瑜伽》。炳麟自被系，专修无著世亲之说。比出狱，世无应者，闻平子治《瑜伽》，窃自喜，以为梵方之学，知微者莫如平子，视天台华严诸家深远。

稽古之事，世无逾先生。《墨经》废千载，本隐之显足以自名其家。推迹古籀，眇合六书，不为穿凿庄述，祖龚自珍，不足当牧圉。然文士多病先生破碎。抑求是者，固无章采，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宜与文士不相容受。世虽得运等百辈，徒华辞破道，于朴学无补益。定海黄君既前卒，属先师又不幸。姬汉典柯，不绝如线，赖先生任持之。函雅故通古今，冠带之民千四百州县，独有一介，而新学又不与先生次比，独倡无异，与古先民之遗文，其将坠地。今先生得上寿，庶有达者，继其遗绪，令民志无携贰，中夏犹可兴也。

昨岁炳麟次《新方言》三百七十事，上之先生，以为乐操士风，民不忘本，质之子云雅让，而不惑，百世以俟知言之选。而无锄吾，庶几国学可兴，种姓可复。先生视《新方言》以为精审，赐之《周礼正义》，且具疏古文奇字以告。八月发书，比今岁五月始达江户，将以旬月抽读《正义》，且以书报，先生遂捐馆会。焉知旬日所以诏炳麟者，今遂为末命也。

乃者先生不以炳麟寡昧，有所啻敕，自兹其绝。先生被炳麟书，自言作《名原》七篇，今亦不可得受读。国亡典刑，炳麟丧其师资，且闻平子亦蛰处不与世耦，生死未可知。内之颉籀儒墨之文，外之玄续义净之术，凑于一身，世道交丧，求良友且不得一二。学术既亡，华实薨剥，而中国亦将殄绝矣。呜呼哀哉！辞曰：

四维丧，国灭亡；颓栋梁，民安乡。生不遭尧与舜让，汤汤大海不可望，灵尚安留吟青黄。

○孙诒让传

孙诒让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也。父衣言太仆卿，性骨鲠，治永嘉之学。而诒让好六艺古文，父讽之曰：孺子徒自苦。经师如戴圣马融，不阻群盗为奸劫，则贱善人，宁治史志，足以经世致远。诒让曰：以人废言不可。且先汉诸黎献，夙义爵然，经训以之，徒举一二人僻邪者，史官如沈约许敬宗可尽师耶？父乃授《周官经》。其后为《正义》自此始。年二十，中式丁卯科乡试，授例得主事，从父官于江宁。是时德清戴望、海宁唐仁寿，仪征刘寿曾皆治朴学，诒让与游，学益进。以为典莫备于六官，故疏《周礼》；行莫贤于墨翟，故次《墨子闲诂》，文莫正于宗彝，故作《古籀拾遗》。其他有《名原古籀余论》，《契文举例》，《九旗古义》，《述周书斟补》，《尚书骈枝》，《大戴礼记补》，《六历甄微广韵》，《姓氏刊误》，《经移述林》，又发舒官礼为《周礼政要》，述方志为《永嘉郡记》。初贾公彦《周礼疏》，多隐略世儒，各往往傅以今文师说而拘牵。复郑义者，皆仇王肃，又糅杂齐鲁间学。诒让一切依古文弹正。郊社禘则从郑庙制，昏期则从王益，宣突于春少贛伸师之学，发正郑贾凡百余事，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墨子》书多古字古言，《经上、下》尤难读，《备城门》以下诸篇，非审曲勿能治。南海邹特夫比次重差，旁要诸术，转相发明，文义犹诘诎不驯。诒让集众说，下以己意，神旨回明，文可讽诵。自墨学废二千岁，儒术孤行，至是较著。

诒让行亦大类墨氏。家居任恤，所至兴学，与长吏耆柱，虽众怨弗恤也。自段玉裁明《说文》，其后小学益密。然说解犹有难理者。又经典相承，诸文字少半缺略，材者欲以金石款识补苴。程瑶田阮元钱坫往往考奇字，征阙文，不审形声，无以下笔。龚自珍治金文，益缪体滋多于是矣。诒让初辨彝器情伪

，摈北宋人所假名者，审其刻画，不跌毫厘，即部居形声，不可知辄置之，即可知然后传之六书。所定文字，皆隐括就绳墨古文由是大明。其《名原》未显于世。《札移》者方物王念孙《读书杂志》，每下一义，妥耳耳宁极，淖入湊理。书少于《诸子平议》，校讎之勤，倍《诸子平议》。诒让学术盖龙有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钩深穷高过之。晚年尝主温州师范学校，充浙江教育会长。清廷征主礼学馆不起。年六十一，光绪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风卒。

赞曰：叔世士大夫，狃于外学，才得魄莫，视朴学若土梗。诒让治六艺，旁理墨氏，其精专足以摩才致姬汉，三百年绝等双矣。遭时不淑，用晦而明，若日将莫，则五色柳谷愈章。而学不能传弟子，勉为乡里起横舍，顾以裂余见称于世。悲夫！

○文学论略

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之文，而言其采色之焕发，则谓之文多。《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文多馘也，有或 有文多彰也。或谓文章当作文多彰，此说未是。要之命其形质，则谓之文；状其华美，则谓之文多。凡文多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文多。是故研论文学，当以文字为主，不当以文多彰为主。今举诸家之说，商订如下：

《论衡·超奇篇》云：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又曰：州郡有忧，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又曰：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又曰：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前纪，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城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思，极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据此所说，文之与笔，本未分途。而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自是以上，仍有鸿儒。鸿儒之文，若司马子长刘子政所著，则为历史。陆董阳城杨四子所著，则为论子经说。君山所著，则为诸子。是历史经说诸子三者，彼方目以最上之文，非如后人摈此于文学之外，而沾沾焉惟以华辞为文，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惟能说一经者，则不在此列。盖学官弟子，聚徒讲述，须以发策决科，其所撰著，无异于后世之帖括

，是故屏之不与也。

自晋以后，始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无韵者文也，有韵者笔也。然《雕龙》所论列者，艺文之属，一切并包。是则文笔分科，只存时论，固未尝以此为限界也。昭明太子之序《文选》也，其于历史，则云事异篇章；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为贵。此为哀次总集，自成一家，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也。若以文笔区分，则《文选》所登无韵者亦自不少。若以文之为道，贵在文多彰，则未知贾生《过秦》，比于周秦诸子，其质其文多，竟何所判？且《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有贾谊五十八篇，《过秦》亦在其列。此亦诸子，何以独堪登录？有韵文中，既登汉祖大风之作，即古诗十九首，亦皆入选，而汉晋乐府，反在所遗。是其于韵文也，亦不以节奏低昂为主，惟取文采斐然，足耀观览，又失韵文之本矣。是故昭明之说，本无可以成立者也。

近世阮伯元氏，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必以骈俪为主，而又牵引文笔之分，以成其说。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则骈散诸体，皆是笔而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既以《文言》为文，则序卦说卦，又将何说？且文辞之用，各有所当。彖象诸篇，属于占繇之体，则不得不为韵语；系辞文言，属于述赞之体，则不得不为俪辞；序卦说卦，或属目录，或属笺疏，则不得不为散录。必以俪辞为文，何以十翼不能一致？岂波澜既尽，有所谢短乎？或举《论语》辞达一言，以为文之与辞，划然异职。然则文言称文，系辞称辞，体格未殊，而称号有异，此又何也？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数万，兼彼经传，总称为文。犹曰今文家之曲说。太史自序，亦云论次其文，此固以史为文也。又曰：“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此非骈偶之文，而未尝不谓之文也。屈宋唐景之作，既是韵文，亦多骈语。而《汉书·王褒传》已有《楚辞》之目，王逸仍之，名曰楚辞，不曰楚文。则有韵与骈偶者，亦未尝不谓之辞也。《汉书·贾谊传》云：以属文称于郡中。其文云何？若云赋也，则《惜誓》登于《楚辞》，文辞不别矣。若云奏记条议，则又彼之所谓辞也。《司马相如传》云：景帝不好辞赋。《法言·吾子篇》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此可见韵文骈体，皆可称辞，无文辞之别也。且文辞之称，若从其本以为分析，则辞为口说，文为文字。古者简帛重烦，多取记臆，故或用韵文，或用骈语，为其音节谐熟，易于口记，不烦记载也。战国纵横之士，抵掌摇唇，亦多叠句。是则骈偶之体，适可称职。而史官方策，如《春秋》《史记》《汉书》之属，乃当称为文耳。由是言之，文辞之分，矛盾自陷，可谓大惑者矣。盖自梁李韩柳独孤皇

甫吕李来张之辈，竟为散体，而自美其名曰古文辞，将使骈俪诸家，不登文苑。此固持论偏颇，不为典要。今者务反其说，亦适成论甘忌辛之见。此亡是公之所笑也。

或言学说文辞所以异者，学说在开人之思想，文辞在动人之感情。虽亦互有出入，而大致不能逾此。此亦一偏之见也。何以定之？文之为名，包举一切著于竹帛者而言之。故有成句读之文，有不成句读之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就成句读者言之，谓之文辞，就无韵文之部分言，则有六科，而杂文小说，居其二焉。凡不成句读者，表谱之体，旁行邪上，件系支分。会计之簿录，算术之演草，地图之列名，此皆有身而无句身。若此类者，无以动人之思想，亦无以发人之感情，此不得谓之文辞，而未尝不得谓之文也。其成句读者，复有有韵无韵之别。无韵文中，当有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六科。就吾所说，则有韵无韵，皆可谓之文辞。特其体裁有异，故所以断其工拙者，各有不同。就彼所说，则除学说而外，一切有韵无韵之文，皆得称为文辞，而一以激发感情为主，则其误亦已甚矣。无韵文中，专尚激发感情者，惟杂文小说耳。历史之中，目录学案，则于思想有关，而于感情无涉。其他叙事之文，固有足动感情者。然本非以是为主。盖叙事者，在得其事之真相耳。其事有足动感情与不动感情之异，故其文亦有足动感情与不动感情之异。若强事而就辞，则所谓削足适履者也。至于姓氏之书，列入史科，此则无关思想，亦无关于感情者也。公牍之中，诏诰奏议，亦有能动感情者，然考绩升调之诏，支销举劾之书，则于感情固无所预。其取动感情者，惟为特别事端，非其标准在此也。诉讼之词状，录供之爰书，当官之履历，经商之引帖，此足动感情乎？抑不足动感情乎？典章之中，思想感情，皆无所预。若评论典章，与寻求其原理者，此则诸子之法家，当在学说，非彼所谓文辞矣。然则无韵之文，除学说外，有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五科，而三科皆不以能动感情为主。惟杂文小说，则以是为标准耳。有韵之文，诚以能动感情为主矣。然则蓍龟彖象之文，体皆韵语。命曰占繇，《周易》而外，见于《左氏》者多。乃如杨子之《太玄》，焦贛之《易林》，东方朔之《灵棋》，其文古雅有余，而于感情实无所动。其他诗赋箴铭哀诔词曲之属，固以宣情达意为归，抑扬宛转，是其职也。虽然，儒家之赋，意存谏戒，若荀卿《成相》一篇，固无能动感情之用。毛公传诗，独标兴体。所谓兴者，即能动感情之谓。则知比赋二式，宜不以此为限。传称登高能赋，谓之德音。然则，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若相如之《子虚》，杨雄之《羽猎甘泉》，左思之《三都》，郭璞木华之《江海》，奥博翔实，极赋家之能事矣，其于感情，动耶否耶？其专赋一物者，若荀卿之《蚕赋》《箴赋》，王延寿之《王孙赋》，祢衡之《鹦鹉赋》，侔色揣称，曲尽形相，读者感情亦未动也

。今之言诗，与古稍异。故诗赋分为二事。汉世郊祀房中之歌，沈博绝丽，而庄敬之情，览者曾不为动。盖其感人之处，固在被之管弦，非局于词句也。若夫柏梁联句，语皆有韵，后世遵之，自为一体。今试乡由绎其辞，惟是夫子自道。而上林令诗，则以“桃李橘柏枇梨杷”七字堆积成言，无异《急就篇》中文句。若以柏梁诗为不善，则固诗人所尊奉也。若以柏梁诗为善，则无可动人之间的感情也。然则谓文辞之妙，惟在能动感情者，在韵文已不能限，而况无韵之文乎？彼专以杂文小说之能事，概一切文辞者，是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或云壮美，或云优美，学究点文之法，村妇评曲之辞，庸陋鄙俚，无足挂齿。而以是为论文之轨，不亦过乎？吾今为一语曰：一切文辞，体裁各异。以激发感情为要者，箴铭哀诔诗赋词曲杂文小说之类是也；以浚发思想为要者，学说是也；以确尽事状为要者，历史是也；以比类知原为要者，典章是也；以便俗致用为要者，公牒是也；以本隐之显为要者，占繇是也。其体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而异，其为文辞则一也。

如上诸说，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辩。最后一说，以学说与文辞对立，其规摹虽稍宽博，而其失也在惟以文多彰为文，而不以文字为文。故学说之不文多者，则悍然摈之于文辞之外。惟《论衡》所说，略成条理。先举奏记为质，则不遗公牒矣，次举叙事经说诸子为言，则不遗历史与学说矣。有韵为文人所共晓，故略而不论。杂文汉时未备，故亦不著。不言小说，或其意存鄙夷，不列典章，由其文有省略。此则不能无失者也。虽然，王氏所说，虽较诸家为胜，亦但知有句读文，而不知无句读文，此则不明文学之原矣。

吾今当为众说，古者书籍得名，由其所用之竹木而起。此可见语言文学，功用各殊。是文学之所以称文学也。且如经之得称，谓其常也，传之得称，谓其转也，论之得称，谓其伦也。此皆后儒训说，未必睹其本真。欲知称经称传称论之由，则经者编丝缀属之谓也。是故六经而外，复有纬书，义亦同此。如佛经称素怛缆。素怛缆者，直译为线，译意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不得不用线联贯。此以竹简成书，亦不得不编丝缀属。其必举此为号者，异于百名以下，专用版牒者耳。盖经本官书，故吴语有挟经乘x之说。字既繁多，故用策而不用版也。传者专之假借也。《论语》传不习乎，鲁作专不习乎，是其明证。

《说文》训专为六寸簿。簿则手版，古谓之笏，书思对命，以备忽忘，故引伸为书籍记事之称。书籍名簿，亦名为专。专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郑康成《论语》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则知专之简策，当更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论者古只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箫亦编竹为之。是故龠字，从仑引伸，则乐音之有秩序者，亦称为仑，于论鼓钟是也。言说之有秩序者，亦称为仑，坐而论道是

也。推寻本义，实是仑字。《论语》为师弟开答，而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故曰仑语。要之经者，绳线贯联之称，传者簿书记事之称，论者比竹成册之称，各从其质以为之名。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也。虽古之言肄业者，亦谓肄版而已。《释器》云：大版谓之业。所习之书，各有篇第，而习者移书其文于版，故云肄业。《管子·宙合篇》云：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此证之，则肄业之为肄版明矣。据此诸证，或简或牍，皆从其质为名，此所以别文字于言语也。其所以必为之别者，何也？文字初兴，本以代言为职，而其功用，有胜于言者。盖言语之用仅可成线，喻如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故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言语司之。及夫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可以成面，故表谱图画之术兴焉。凡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文字司之。及夫立体建形，向背同现，文字之用，又有不周，于是委之仪象。仪象之用，可以成体，故铸铜雕木之术兴焉。凡望高测深，不可图表者，仪象司之。然则，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之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文之代言者，必有兴会神味，文之不代言者，则不必有兴会神味。不代言者，文字所擅场也。故论文学者，不得以感情为主。今先说文学各科如下：

△无句读文图书表谱簿录 簿录与表谱殊者以不皆旁行缀系故算草

○有韵文赋颂 无韵之颂即入符命类述序类中哀诔 祭文附此

箴铭 无韵之铭即入款识类中占繇 如周易易林太玄灵棋之属古今体诗
词典

△有句读文○无韵文

学说 诸子 疏证（凡随文解义及著书考古者皆属此）平议（如史通文心雕龙及一切文评史评之属）

历史 纪传（尚书帝典之类皆属此）编年 纪事本末 国别史（如国语之属）地志 姓氏书 行状 别传 杂事（报章中纪事亦属此）款识（如鼎彝碑志之属）目录（书目之无说者别人簿录科）学案

公牍 诏诰（尚书康诰酒诰之类亦属此）奏议（尚书谏训之类亦属此）文移 批判 告示（一切教令皆属此）诉状 录供 履历 契约（如条约地契引贴之属其私立者即入书札类中）

典章 书志（如正史各志及通典通考之属）官礼（如周礼六典会典之属）律例 公法 仪法（如仪礼江都集礼书仪之属其经学家专门说礼者即入疏证类中）

杂文 符命（如封禅告天剧秦典引之属不皆有韵）论说（连珠之类亦属此）对策 杂记 述序 书札（私订契约不关公牍者亦属此）小说

如右所说，分无句读文、有句读文为二列，其下分十六科，即图书、表谱、簿录、算草、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词曲、学说、历史、公牒、典章、杂文、小说，是也。其中学说，历史、公牒、典章、杂文，又当区为各类。以此分析，则经典亦当散入各科。如《周易》者占繇科也。如《诗》者赋颂科也。如《尚书》者，历史科之纪传类，纪事本末类，公牒之诏诰类，奏议类，告示类也。如《周礼》者，典章科之官礼类也。如《仪礼》者，典章科之仪注类也。如《礼记》者，典章科之仪注类，书志类，学说科之诸子类，疏证类，历史科之纪传类也。《春秋》者，历史科之编年类。《世本》则表谱科。《国语》则历史科之国别史类。二传则学说科之疏证类也。《论语》《孝经》者，学说科之诸子类也。《尔雅》《说文》者，学说科之疏证类也。至于正史，一书之中，分科各异。如纪传则历史科之纪传类也。书志，则典章科之书志类也。年表人表，则表谱科也。若百官公卿表，则又典章科之官礼类也。宰相世系表，则又历史科之姓氏书类也。于书志中有艺文经籍等志，则又历史科之目录类也。文人所作总集别集之属，大抵多在杂文科中。而碑志则历史科之款识类，传状则历史科之行状类，别传类也。若翰苑集，则公牒科之奏议类也。若《顺宗实录》，则历史科之纪传类也。凡自成一家之书，名为诸子。然《别录七略》兵书方技数术，皆为独立，不入诸子略中。晋荀勖簿录中经分为四部，而兵书数术，遂与诸子合符。梁阮孝绪作七录，子兵为一，而技术复在其外。《隋经籍志》，始以兵家，天文家，历数家，五行家，医方家，尽入诸子。自今以后，科学渐兴，则诸子所包，其数将不可计。儒家道家，同为哲学，墨家阴阳家，同为宗教，似亦不须分立矣。此与历史公牒典章小说诸科，皆相涉入，惟于杂文则远耳。其次或自成一家，或依附旧藉，而皆以实事求是为归者，则通名为疏证。上自经说，下至近世之札记，此皆疏证类也。其最古者，若《尚书》，有《大誓》，故《管子》有《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韩非》有《解老》《喻老》，此亦疏证类也。而近人别集，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阮元辈，其间杂文甚少，而关于考证者多，是亦疏证类也。此类与历史公牒典章杂文小说诸科，则皆相涉入者也。其有商度文史，自成一家者，名曰平议。若荀勖之《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之《文章志》，传亮之《续文章志》，《隋书》皆列入史部簿录篇中，皆为近似。而后人则于别集总集而外，又立一文史类，搜集此种，录入其中，则名实相去远矣。今之史评，若《史通》是也，今之文评，若《文心雕龙》是也。其关于款识者，若《金石要例》是也，其关于古今体诗者，若《诗品》是也，其通评文史者，若《文史通义》是也。此则与无句读文，有句读文，皆相涉入者也。

既知文有无句读有句读之分，而后文学之归趣可得言矣。无句读者，纯得文

称，文字之不共性也。有句读者，文而兼得辞称，文字语言之共性也。论文学者，虽多就共性言，而必以不共性为其素质。故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善，而学说科之疏证类，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此于无句读文，最为邻近。魏晋以后，珍说丛兴，文渐离质，作史者能为纪传，而不能为表谱书志。今观陈寿之《三国志》，范曄之《后汉书》，姚思廉之《梁书》《陈书》，令狐德之《周书》，李百药之《北齐书》，李延寿之《南史》《北史》，惟存纪传而表志绝焉。江淹所以叹作史之难，莫难于作志也。中唐以后，三传束阁，降及北宋，论锋横起，好为浮荡恣肆之辞，不惟其实，故疏证之学渐疏。刘刘奉世洪适洪迈娄机吴曾王应麟之徒，虽能考证丛残，持之有故，言之不能成理。属文者便于荒陋，反以疏证为支离，此文辞所以日趋浮伪也。是故作史不能成书志，属文不能兼疏证，则文字之不共性自是亡矣。虽然，既已谓之文辞，则书志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繁碎；疏证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冗杂。故书志之要，必在训辞翔雅。若《汉志》《隋志》《通典》之文，则得矣。宋元明《志》，《通考》《续通考》辈，非其任也。疏证之要，必在条列分明，若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金榜黄以周之文，则得矣，余萧客王昶洪亮吉辈，非其任也。以典章科之书志，学说科之疏证，施之于一切文辞，除小说外，凡叙事者，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若云，血流标杵。或云，积戈甲与熊耳山齐。其文虽工，而为门面规改错矣。凡议论者，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若云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或云足历王庭，垂饵虎口。其文虽工，而为雕刻曼辞矣。乃若叠韵双声，连字连义，用为形容者，惟于韵文为宜，无韵之文，亦非所适。所以者何？韵文以声调节奏为本，故形容不患其多。如顾宁人《日知录》云：

诗用叠字最难。《卫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施，鲋发发。蒹揭揭，庶姜孽孽。连用六叠字，可谓复而不厌，喷而不乱矣。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用六叠字，亦极自然。下此无人可继。屈原《九章·悲回风》：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茫茫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透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泛其前后兮，伴张弛之信期。连用六叠字。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抐抐兮，鹜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叠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茷茷兮，右苍龙之跃跃。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京之锵锵兮，后辘乘之从从。戴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后人辞赋，亦罕能及之者。

此则韵文贵在形容之证也。无韵之文，便与此异。前世作者，用之符命，是为合格。其他诸篇，倘见则可，过多则不适矣。相如子云，湛深于古文奇字，《移檄》《解嘲》之属，用此亦多。后人当师其奇字，不当师其形容语也。

乃如举地称官，皆从时制，虽当异族秉政，而亦无可诡更。所谓名从主人也。近世为文例者，只以此为金石刻画之程式。其实杂文亦尔，特历史公牒诸科，需此尤切尔。夫解文者，以典章学说之法，施之历史公牒，复以施之杂文，此所以安置妥帖也。不解文者，以小说之法，施之杂文，复以施之历史公牒，此所以骨皮不安也。或曰：子前言一切文辞，体裁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而异，今乃欲以书志疏证之法，施之于一切文辞，不自相刺谬耶？答曰：前者所说，以工拙言也，今者所说，以雅俗言也。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轨则之不知，虽有才调而无足贵。是故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也。雅有消极积极之分。消极之雅，清而无物，欧曾方姚之文是也。积极之雅，闳而能肆，杨班张韩之文是也。虽然，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故方姚之才虽駑，犹足以傲今人也。吾观日本之论文者，多以兴会神味为主，曾不论其雅俗。或其取法泰西，上追希腊，以美之一字，横梗结噎于胸中，故其说若是耶？彼论欧洲之文，则自可尔，而复持此以论汉文。吾汉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以相矜式，则未知汉文之所以为汉文也。日本人所读汉籍，仅《中庸》以后之书耳，魏晋盛唐之遗文，已多废阁。至于周秦两汉，则称道者绝少，虽或略观大意，训诂文义，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学耳。夫中唐文人，惟韩柳皇甫独孤吕李诸公为胜。自宋以后，文学日衰，以至今日。彼方取其最衰之文，比较综合，以为文章之极致，是乌足以为法乎？或曰：子之持论，似明世七子所言，专以唐为封域，而蔑视宋后诸公，宁非一偏之论耶？答曰：七子之弊，不在宗唐而祧宋也，亦不在效法秦汉也，在其不解文义，而以吞剥为能；不辨雅俗，而以工拙为准。吾则不然，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此所以异于明之七子也。或曰：子谓不辨雅俗，则工拙可以不论。前者已云，以便俗致用为要者，公牒是也。彼公牒者，复何雅之足言乎？答曰：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公牒既以便俗，则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斯为雅矣。《汉书·艺文志》曰：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是则古之公牒，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牒，以用今语为雅。或用军门观察守令丞，以代本名，斯所谓屈奇之称号也。或言水落石出，剜肉补疮，以代本义，斯所谓表象之言词也。其余批判之文，多用四六。昔在宋世，已有龙筋凤髓之书，近世宰官，相率崇效，以文掩事，猥渎万端，此弊不除，此公牒所以不雅也。公牒之文，与所谓高文典册者，其积极之雅不同，其消极之雅则一。要在质直而已。安有所谓便俗致用者，即无雅之可言乎？非独公牒然也，小说之文，与他文稍异矣，然亦有其雅者。《史记·滑稽传》，《汉书·东方朔传》，此皆小说所本。而汉艺文志之称小说，则云街谈巷语，道

听途说者所造，是所谓询于刍蕘者也。故如邯郸淳之《笑林》，刘义真之《世说》，皆当时实事也。其有意构造者，则如《汉志》所载小说诸家，多兼黄老，而其后亦兼神鬼。若《搜神记》《幽明录》者，非小说之正宗矣。然犹以诡怪恢奇相尚，虽云致远恐泥，而无淫污流漫之文，是在小说，犹不失为雅也。自明以来，文人夸毗，惟怀婚姻，自诩风流，廉耻道丧，于是有《秘辛杂事》、《飞燕外传》诸作。浸淫至今，而其流不可遏矣。复古复始，故亦有其雅者。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奇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为雅者。若以古艳相矜，以明媚自喜，则无不沦入恶道。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雅也。公牖小说，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若不知世有无句读文，则必不知文之贵者，在乎书志疏证。若不知书志疏政之法，可施于一切文辞，则必以因物骋辞，情灵无拥，为文辞之根极，宕而失原，惟知工拙，不知雅俗，此文辞所以日弊也。

日本武岛氏《修辞学》云：凡备体制者，皆得称文章，然凡称文章者，不必皆备体制。无味之谈论，干枯之记事，非不自成一体。其实文字之胪列，记号之集合耳，未可云备体制之文章也。此说不然。图画有图画之体制，非善准望审明暗者勿能为。表谱有表谱之体制，非知统系明纲目者勿能为。簿录有簿录之体制，非识品性审去取者勿能为。算草之体制非知符号通章数者勿能为。此皆各有其学，故亦各有其体。乃至单篇札记，无不皆然。其意既尽，而文独不尽，则当刊落盈辞，无取虚存间架。若夫前有虚冒，后有结尾，起伏照应，惟恐不周，此自苏轼吕祖谦辈，教人策锋之法。以此谓之体制，吾未见其为体制也。善夫章氏《文史通义》之言曰：塾师之讲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拟于房室，则有所谓间架结构；拟于身体，则有所谓眉目筋节；拟于绘画，则有所谓点睛添毫；拟于形家，则有所谓来龙结穴。此为初学示法，无庸责也。惟时文结习，深锢肺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则如用象棋枰，布围棋子，必不合矣。日本人未习时文，乃其所言亦有类是。则以眼界所及，多属宋文，而苏轼吕祖谦辈，实为时文之祖，故所言亦适相符合。不知文有有句读无句读之分。就有句读文中，亦尚有近于无句读文者。而必执一体制，以概凡百之体制。悲夫！井鱼不可与语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与语冰者，笃于时也。

○诸子学略说

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自

宋以后，理学肇兴，明世推崇朱氏，过于素王，阳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犹云朱子晚年定论。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轲亦在其列。或云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诟詈嘲弄，无所假借。《韩非子·显学篇》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为真。孔墨不可复生，谁使定世之学乎？”此可见当时学者，惟以师说为宗，小有异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狭隘，喜宽容，恶门户，矜旷观也。盖观调和独立之殊，而知古今学者，远不相及。佛家有言：何等名为所熏；若法平等，无所违逆，能容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势力强盛，无所容纳，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坚密，能受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无为法，依他坚密，故非所熏。此可见古学之独立者，由其持论强盛，义证坚密，故不受外熏也。或曰：党同门而妒道真者，刘子骏之所恶，以此相责，得无失言。答曰：此说经与诸子之异也。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其是非且勿论也。欲考索者，则不得不博览传记。而汉世太常诸生，唯守一家之说。不知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故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党同妒真，则客观之学，必不能就。此刘子骏所以移书匡正也。若诸子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载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书不观也。虽异己者，亦必睹其籍，知其义趣，惟往复辩论，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诸子，必以周秦为主。

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宦学事师。学字本或作御。所谓宦者，谓为其宦寺也；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故事师者以洒扫进退为职，而后车从者，才比于执鞭拊马之徒。观春秋时，世卿皆称夫子。夫子者犹今言老爷耳。孔子为鲁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犹是主仆相对之称也。《说文》云：仕学也。仕何以得训为学？所谓宦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尔。是故非仕无学，非学无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秦丞相李斯议曰：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亦犹行古之道也。惟其学在王官，官宿其业，传之子孙，故谓之畴人子弟。畴者类也。汉律年二十三，传之畴

官，各从其父学，此之谓也。其后有儒家墨家诸称。《荀子·大略篇》云：此家言邪学。所以恶儒者，当时学术相传，在其子弟，而犹称为家者，亦仍古者畴官世业之名耳。《史记》称老聃为柱下史。《庄子》称老聃为征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阴阳家者，其所掌为文史星历之事，则《左氏》所载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虽无征验，而大抵出于王官。是故汉《艺文志》论之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官。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惟其各为一官，守法奉职，故彼此不必相通。《庄子·天下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也。亦有兼学二术者，如儒家多兼纵横，法家多兼名。此表里一体，互为经纬者也。若告子之兼学儒墨，则见讥于孟氏。而墨子亦谓告子为仁。譬犹以为长，隐以为广。其弟子请墨子弃之。进退失据，两无所容，此可为调和者之戒矣。

今略论各家如左：

一论儒家。《周礼》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称久矣。司徒之官，专主教化，所谓三物化民。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艺之谓。是故孔子博学多能，而教人以忠恕。虽然，有商订历史之孔子，则删定六经是也，有从事教育之孔子，则《论语》、《孝经》是也。由前之道，其流为经师，由后之道，其流为儒家。《汉书》以周秦汉初诸经学家，录入《儒林传》中，以《论语》、《孝经》诸书，录入《六艺略》中。此由汉世专重经术。而儒家之荀卿，又为左氏、梁、毛诗之祖，此所以不别经儒也。若在周秦，则固有别。且如儒家巨子，李克宁越孟子荀卿鲁仲连辈，皆为当世显人，而《儒林传》所述传经之士，大都载籍无闻，莫详行事。盖儒生以致用为功，经师以求是为职。虽今文古文，所持有异，而在周秦之际，通经致用之说未兴，惟欲保残守缺，以贻子孙，顾于世事无与。故荀卿讥之曰：鄙夫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裨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此云腐儒，即指当世之经师也。由今论之，则犹愈于汉世经师言取青紫如拾芥。较之战国儒家，亦为少愈，以其淡于荣利云尔。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而世卿既难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是故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观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

，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是则大儒之用，无过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孔子之讥丈人，谓之不仕无义。孟子荀卿皆讥陈仲。一则以为无亲戚君臣上下，一则以为盗名不如盗货。而荀子复述太公诛华士事，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是儒家之湛心荣利，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心力学，约处穷身，心求得讎，而后意歉。故曰：沽之哉，沽之哉！不沽则吾道穷矣。《艺文志》说儒家云：辟者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不知哗众取宠，非始辟儒，即孔子固已如是。庄周述盗跖之言曰：鲁国巧伪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此犹曰道家诋毁之言也。而微生亩与孔子同时，已讥其佞，则儒者之真可见矣。孔子干七十二君，已开游说之端。其后儒家率多兼纵横者。其自为说曰，无可无不可。又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荀子曰：君子时绌则绌，时伸而伸也。然则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如《墨子·非儒下》篇，讥孔子曰：

孔丘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甚十日。子路为烹豚，孔丘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丘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丘曰：来，吾语汝。曩与汝为苟生，今与汝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羸饱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其诈伪既如此。及其对微生亩也，则又以疾固自文。此犹叔孙通对鲁两生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也。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彼以乡愿为贼而讥之。夫一乡皆称愿人，此犹没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则一国皆称愿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俗谚有云：书中自有千钟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贯于征辟科举学校之世，而无乎不遍者也。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论议止于函胡之地。彼耶稣教天主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堵塞人之思想。而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此程朱陆王诸家，所以有权而无实也。虽然，孔氏之功则有矣。变祲几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绝千古。二千年来，此事已属过去，独其热中竞进在耳。

次论道家。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之先导。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等语，未知何指？道士依傍其说

，推为教祖，实于老子无与。亦以怵于利害，胆为之怯，故事事以卑弱自持。所云无为权首，将受其咎，人皆取先，己独取后者，实以表其胆怯之征。盖前世伊尹太公之属，皆为辅佐，不为帝王。学老氏之术者，周时有范蠡，汉初有张良，其位置亦相类，皆惕然于权首之戒者也。孔子受学老聃，故儒家所希，只在王佐，可谓不背其师说矣。老子非特不敢为帝王，亦不敢为教主。故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大抵为教主者，无不强梁。如释迦以勇猛无畏为宗，尊曰大雄，亦曰调御。而耶稣穆罕默德辈或称帝子，或言天使，遇事奋迅，有愍不畏死之风。此皆强梁之最也。老子胆怯，自知不堪此任，故云：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如是而已。然天下惟胆怯者，权术亦多。盖力不能取，而以智取，此事势之必然也。老子云道法自然。太史论老庄诸子，以为归于自然。自然者，道家之第一义谛。由其博览史事，而知生存竞争自然进化，故一切以放任为主。虽然，亦知放任之不可久也。群龙无首，必有以提倡之，又不敢以权首自居。是故去力任智，以诈取人，使彼乐于从我。故曰：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老氏学术，尽于此矣。虽然，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藉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陵驾其上者乎！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庄子晚出，其气独高，不惮抨弹前哲。愤奔走游说之风，故作《让王》以正之，恶智力取攻之事，故作《去箠》以绝之。其术似与老子相同，其说乃与老子绝异。故《天下篇》历叙诸家，已与关尹、老聃裂分为二。其褒之以至极，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说，为己所取法也。其裂分为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或谓子夏传田子方，田子方传庄氏。是故庄子之学，本出儒家，其说非是。庄子所述，如庚桑楚徐无鬼则阳之徒多矣，岂独一田子方耶？以其推重子方，遂谓其学所出必在于是，则徐无鬼亦庄子之师耶？南郭子綦之说，为庄子所亟称，彼亦庄子师耶？

次论墨家。墨家者，古宗教家，与孔老绝殊者也。儒家公孟，言无鬼神。道家老子，言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是故儒道皆无宗教。儒家后有董仲舒，明求雨禳灾之术，似为宗教。道家则由方士妄托，为近世之道教，皆非其本旨也

。惟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故有《明鬼》三篇，而论道必归于天志。此乃所谓宗教矣。兼爱尚同之说，为孟子所非，非乐节葬之义，为荀卿所驳。其实墨之异儒者，并不止此。盖非命之说，为墨家所独胜。儒家道家，皆言有命。其善于持论者，神怪妖诬之事，一切可以摧陷廓清，惟命则不能破。如《论衡》有《命禄》、《气寿》、《幸遇》、《命义》等篇是也。其《命义篇》举儒墨对辩之言曰：

墨家之论，以为人死无命，儒家之议，以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见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言无命者，闻历阳之都，一宿沉而为湖。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春秋之时，败绩之事，死者数万，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如必有命，何其秦齐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众，一历阳之都，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当溺死，故相聚于历阳，命当压死，故相积于长平。犹高祖初起，相工入丰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贵而有相也。卓蹠时见，往往皆然。而历阳之都，男女俱没，长平之坑，老少并陷，万数之中，必有长命未当死之人，遭时衰微，兵革并起，不得终其寿。人命有长短，时有盛衰，衰则疾病，被灾蒙祸之验也。宋卫陈郑，同日并灾，四国之人，必有禄盛未当衰之人，然而俱灾，国祸临之也。故国命胜人命，寿命胜禄命。

凡言禄命，而能成理者，以此为胜。虽然，命者孰为之乎？命字之本，固谓天命。儒者既斥鬼神，则天命亦无可立。若谓自然之数，数由谁设？更不得其征矣。然墨子之非命，亦仅持之有故，未能言之成理也。特以有命之说，使其偷惰，故欲绝其端耳。《其非命》下篇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能其颊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王公大臣，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矣。”是故非命者不必求其原理，特谓于事有害而已。夫儒家不信鬼神，而言有命，墨家尊信鬼神，而言无命，此似自相刺繆者。不知墨子之非命，正以成立宗教。彼之尊天右鬼者，谓其能福善祸淫耳。若言有命，则天鬼为无权矣。卒之盗跖寿终，伯夷饿夭。墨子之说，其不应者甚多，此其宗教所以不能传久也。又凡建立宗教者，必以音乐庄严之具，感触人心，使之不厌，而墨子贵俭非乐，故其教不能逾二百岁。虽然，墨子之学，诚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则非孔老所敢窥视也。

次论阴阳家。阴阳家亦属宗教，而与墨子有殊观。《墨子·贵义篇》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人不得北，北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

？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以戊巳杀黄龙于中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盖墨家言宗教，以善恶为祸福之标准。阴阳家言宗教、以趋避为祸福之标准，此其所以异也。或疑《七略》以阴阳家录入诸子，而数术自为一略，二者何以相异？答曰：以今论之，实无所异，但其理有浅深耳。盖数术诸家，皆繁碎占验之辞，而阴阳家则自有理论。如《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子》十二篇，观《史记·孟荀列传》所述邹衍之说，穷高极深，非专术家之事矣。南公三十六篇，即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者，是为豫言之图讖，亦与常占有异。如扬雄之《太玄》，司马光之《潜虚》，邵雍之《皇极经世》，黄道周之《三易洞玑》，皆应在阴阳家，而不应在儒家六艺家。此与蓍龟形法之属，高下固殊绝矣。

次论纵横家。纵横家之得名，因于纵人横人。以六国抗秦为纵，以秦制六国为横。其名实不通于异时异处。《汉志》所录，汉有《蒯子》五篇，《邹阳》七篇。蒯劝韩信以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邹阳仕梁，值吴楚昌狂之世。其书入于纵横家，亦其所也。其他秦零陵《令信》一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待诏金马聊苍》一篇，身仕王朝，复何纵横之有？然则，纵横者游说之异名，非独外交颞对之事也。儒家者流，热中趋利，故未有不兼纵横者。如《墨子·非儒下》篇，记孔子事，足以明之。

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溪。晏子曰：不可。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数见而不问其道。孔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焉。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

《越绝书内传·陈成恒篇》，亦记此事云：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是则田常弑君，实孔子为之主谋。沐浴请讨之事，明知哀公不听，特借此以自文。此为诈谗之尤矣。便辞利口，覆邦乱家，非孔子子贡为之倡耶？庄子《去篋》云：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举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窃钩者死，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此即切齿腐心于孔子之事也。自尔以来，儒家不兼纵横，则不能取富贵。余观《汉志》儒家所列，有《鲁仲连子》十四篇，《平原老》七篇，《陆贾》二十三篇，《刘敬》三篇，《终军》八篇，《吾丘寿王》六篇，《庄助》四篇。此外则有酈生，汉初谒者，称为大儒，而其人皆善纵横之术。其关于外交者，则鲁仲连说辛垣衍，酈生说田横，陆贾终军严助谕南越是也。其关于内事者，则刘敬请都关中是也。吾丘寿王在武帝前，智略辐凑，传中不言其事。寿王既与主父偃徐乐

庄助同传，其行事宜相似。而平原老朱建者，则为辟阳侯审食其事，游说嬖人，其所为愈卑鄙矣。纵横之术，不用于国家，则用于私人，而持书求荐者，又其末流。曹丘通谒于季布，楼护传食于五侯。降及唐世，韩愈以儒者得名，亦数数腾言当道，求为援手。乃知儒与纵横，相为表里，犹手足之相支，毛革之相附也。宋儒稍能自重。降及晚明，何心隐辈，又以此术自豪。及□□而称理学者，无不习捭阖，知避就矣。孔子称达者，察言观色，虑以下人。闻者，色取行违，居之不疑。由今观之，则闻者与纵横稍远，而达者与纵横最近。达固无以愈于闻也。程朱末流，惟是闻者，陆王末流，惟是达者。至于今日，所谓名臣大儒，则闻达兼之矣。若夫纵人横人之事，则秦皇一统而后，业已灭绝。故《隋书·经籍志》中，惟存《鬼谷》三卷，而梁元帝所著《补阙子》，与湘东、《鸿烈》二书，不知其何所指也。

次论法家。法家者，略有二种，其一为术，其一为法。《韩非子·定法篇》曰：“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然为术者，则与道家相近，为法者，则与道家相反。《庄子·天下篇》说慎到之术曰：“樵柏完断，与物宛转，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此老子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也。此为术者与道家相近也。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太史公《酷吏列传》，亦引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之说。而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此为法者与道家相反也。亦有兼任术法者，则管子、韩非是也。《汉志》管子列于道家，其《心术》、《白心》、《内业》诸篇，皆其术也，《任法》、《法禁》、《重令》诸篇，皆其法也。韩非亦然，《解老》、《喻老》，本为道家学说，少尝学于荀卿。荀卿隆《礼》、《仪》而杀《诗书》，经《礼》三百，固周之大法也。韩非合此二家，以成一家之说，亦与管子相类。后此者，惟诸葛亮专任法律，与商君为同类。故先主遗诏，令其子读《商君书》，知其君臣相合也。其后周之苏绰，唐之宋，庶几承其风烈。然凡法家必与儒家纵横家反对，惟荀卿以儒家大师，而法家韩李为其弟子，则以荀卿本意，在杀诗书，固与他儒有别。韩非以法家而作《说难》，由其急于存韩，故不得不兼纵横耳。其余则与儒家从纵横，未有不反唇相稽者。商君《外内篇》曰：奚为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此兼拒儒与纵横之说也。《靳令篇》曰：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此专拒儒家之说也。韩非《诡使篇》曰：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婴上而不得见，巧言利群，行奸轨以幸偷世者。《六反篇》曰：游居

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曲语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此拒纵横家之说也。《五蠹篇》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显学篇》曰：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此拒儒家之说也。《五蠹篇》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此拒一切学者之说也。至汉公孙弘董仲舒辈，本是经师，其时经师与儒已无分别。弘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仲舒为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以应廷尉张汤之问。儒家法家，于此稍合。自是以后，则法家专与纵横家为敌。严助伍被，皆纵横家，汉武欲薄其罪，张汤争而诛之。主文偃亦纵横家，汉武欲勿诛，公孙弘争而诛之。而边通学短长之术，亦卒潜杀张汤。诸葛治蜀，赏信必罚。彭李严，皆纵横之魁桀，故诛而严流。其于儒者，则稍稍优容之。盖时拙则拙，能俯首帖耳于法家之下也。然儒家法家纵横家，皆以仕宦荣利为心。惟法家执守稍严，临事有效。儒家于招选茂异之世，则习为纵横，于综核名实之世，则匈比于法律。纵横是其本真，法律非所素学。由是儒者自耻无用，则援引法家以为己有。南宋以后，尊诸葛为圣贤，亦可闵已。然至今日，则儒法纵横，殆将合而为一也。

次论名家。名家之说，关于礼制者，则所谓：“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也。关于人事百物者，则所谓：“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也。《庄子·天下篇》云：春秋以道名分，非特褒贬损益而已。《梁传》曰：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西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六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石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说曰：陨石，记闻也。闻其真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六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徐而察之，则退飞。是关于散名者也。凡正名者，亦非一家之术。儒道墨法，必兼是学。然后能立能破。故儒有荀子《正名》，墨有《经说上、下》，皆名家之真谛，散在馀子者也。若惠施公孙龙辈，专以名家著闻，而苟为牟爪析者多，其术反同诡辩。故先举儒家荀子正名之说，以征名号。其说曰：

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则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

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又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而又别，至于无别然后止。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

按此说同异何缘？曰缘天官。中土书籍少言缘者，故当征之佛书。大凡一念所起，必有四缘。一曰因缘，识种是也。二曰所缘缘，尘境是也。三曰增上缘，助伴是也。四曰等无间缘，前念是也。缘者是攀附义。此云缘天官者，五官缘境，彼境是所缘缘，心缘五官见分。五官见分，是增上缘。故曰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五官非心不能感境，故同时有五，俱意识为五官，作增上缘。心非五官，不能征知，故复藉五官见分，为心作增上缘。五官感觉，惟是现量，故曰五官簿之而不知。心能知觉，兼有非量，比量初知觉时，犹未安立名言，故曰心征之而无说。征而无说，人谓其不知，于是名字生焉。大抵起心分位，必更五级。其一曰作意，此能警心令起。二曰触，此能令根境识三，和合为一。三曰受，此能领纳顺违，俱非境相。四曰想，此能取境分齐。五曰思，此能取境本因，作意与触。今称动向，受者今称感觉，想者今称知觉，思者今称考察。初起名字，惟由想成，所谓口呼意呼者也。继起名字，多由思成，所谓考呼者也。凡诸别名，起于取像，故由想位口呼而成。凡诸共名，起于概念，故由思位考呼而成。同状异所，如两马同状，而所据方分各异。异状同所，如壮老异状，而所据方分是同。不能以同状异所者，谓为一物，亦不能以异状同所者，谓为二物。然佛家说六种言论，有云：众法聚集言论者，谓于色香味触等事。和合差别，建立宅舍瓶衣车乘军林树等种种言论。有云：非常言论者，或由加行，谓于金段等起诸加行，造环钏等异庄严具。金段言舍，环钏言生。或由转变，谓饮食等于转变时，饮食言舍，便秘言生。然则同状异所者，物虽异而名可同，聚集万人，则谓之师矣。异状同所者，物虽同而名可异，如卵变为鸡，则谓之鸡矣。荀子未言及此，亦其鉴有未周也。次举《墨经》以解因明。其说曰：

故所得而后成也。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无然。若见之成见也，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荀子惟能制名，不及因名之术，要待墨子而后明之。何谓因明？谓以此因明彼宗旨。佛家因明之法，宗因喻三分为三支。于喻之中，又有同喻异喻。同喻异喻之上，各有合离之言词，名曰喻体。即此喻语，名曰喻依。如云声是无常，（宗）所作性故。（因）凡所作者，皆是无常，同喻如瓶。凡非无常者，皆

非所作，异喻如太空。（喻）墨子之“故”，即彼之“因”。必得此因，而后成宗。故曰：“故所得而后成也。”小故大故，皆简因喻过误之言，云何小故，谓以此大为小之“因”。盖凡“因”较宗之“后陈”，其量必减。如以所作成无常。而无常之中，有多分非所作者。若海市电光，无常起灭，岂必皆是所作。然凡所作者，则无一不是无常。是故无常量宽，所作量狭。今此同喻合词，若云，凡无常者，皆是所作，则有“倒合”之过。故曰：“有之不必然。”谓有无常者，不必皆是所作也。然于异喻离词若云，凡非无常者，皆非所作，则为无过。故曰：“无之必不然。”谓无无常者，必不是所作也。以体喻宽量，以端喻狭量，故云：“体也若有端”云何。大故谓以此大为彼大之因。如云声是无常，不遍性故不遍之。与无常了不相关，其量亦无宽狭。既不相关，必不能以不遍之因，成无常之宗。故曰：“有之必无然。”二者同量，若见与见，若尺之前端后端。故曰：“若见之成见也。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近人或谓印度三支，即是欧洲三段。所云宗者，当彼断按；所云因者，当彼小前提；所云同喻之喻体者，当彼大前提。特其排列逆顺，彼此相反，则由自悟、悟他之不同耳。然欧洲无异喻，而印度有异喻者，则以防其倒合。倒合则有减量换位之失。是故示以离法，而此弊为之消弭。村上专精，据此以为因明法式，长于欧洲。乃《墨子》于“小故”一条，已能出此，是亦难能可贵矣。若鸡三足狗非犬之类，诡辩繁辞，今姑勿论。

次论杂家。杂家者，兼儒墨，合名法。见王治之无不贯，此本出于议官。彼此异论，非以调和为能事也。《吕氏春秋》、《淮南内篇》，由数人集合而成，言各异指，固无所害。及以一人为之，则漫羨无所归心，此《汉志》所以讥为荡者也。《韩非子·显学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俭侈，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谬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韩非说虽如是，然欲一国议论，如合符节，此固必不可得者。学术进行，亦藉互相驳难，又不必遍废也。至以一人之言，而矛盾自陷，俯仰异趋，则学术自此衰矣。东汉以来，此风最盛。章氏《文史通义》谓近人著作，无专门可归者，率以儒家杂家为蛇龙之菹

，信不诬也。

次论农家。农家诸书，世无传者。汜胜之书，时见他书征引，与贾思勰之《齐民要术》，王桢之《农书》，义趣不异。若农家止于如此，则不妨归之方技，与医经经方同列。然观志所述云：“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则许行所谓神农之言，犹有存者。《韩非·显学篇》云：“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是即近世均地主义，斯所以自成一家欤？

次论小说家。周秦西汉之小说，似与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臣寿周纪》七篇，《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与近世杂史相类。比于《西京杂记》《四朝闻见录》等，盖差胜矣。贾谊尝引青史，必非谬悠之说可知。如《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宋子》十八篇，《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则其言又兼黄老。《庄子·天下篇》举宋车开尹文之术，列为一家。荀卿亦与宋子相难。今尹文入名家，而宋子只入小说，此又不可解者。以意揣之，宋子上说下教，强聒不舍（见《庄子·天下篇》），盖有意于社会道德者。所列黄老诸家，宜亦同此。街谈巷议，所以有益于民俗也。《笑林》以后，此指渐衰，非刍蕘之议矣。

上来所述，诸子凡得十家，而《汉志》称九流者，彼云九家可观。盖小说特为附录而已。就此十家论之，儒道本同源而异流，与杂家纵横家合为一类，墨家阴阳家为一类，农家小说家为一类，法家名家各自独立，特有其相通者。

○新方言自序

白杨子云纂《方言》，近世杭程二家，皆广其文，撮录字书，勿能为疏通证明，又不丽于今语。钱晓征盖志乎轩之官守者也，知古今方音不相远。及其作《恒言录》，沾沾独取史传为征，无由知声音文字之本柢。仁和翟灏为《通俗编》，虽略及训诂，亦多本唐宋以后传记杂书，于古训藐然无所附丽，俄而撮其一二，又不理析也。

夫考方言者，在求其难通之语，笔札常文所不能悉，因以察其声音条贯，上稽《尔雅》《方言》《说文》诸书，敷衍如析符之复合，斯为贵尔。乃若儒先常语，如不中用不了了诸文，虽无古籍，其文义自可直解，抑安用博引为？然自戴、段、王、郝以降，小学声均，炳焉复保氏之旧。其以说解典策，讵桀然理解。独于今世方言，丘盖如也。戴君作《转语》二十章，其自述曰：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界限。是故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五方之言，及小儿学语未清者，其展转讹溷，必各如其位。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余以为犹阙一卷书。创为是篇，用补其阙。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善哉！非耳顺者孰能与于斯乎！《

转语》书轶不传，后昆莫能继其志。名守既慢，大共以小学之用，辄于道古而止，微与，不知其术。虽家人簟席之间，造次谈论，且弗能自证其故。

方今国闻日陵夷，士大夫厌古学弗讲，独言语犹不违其雅素，殊言绝代之语，尚有存者。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余少窥杨许之学，好尚论古文，于方言未遑暇也。中更忧患，悲文献之衰微，诸夏昆族之不宁壹，略才留殊语，征之古音，稍稍得其角思理。盖有诵读占毕之声，既用唐韵，而俗语犹不违古音者。有通语既用今音，而一乡一州，犹不违唐韵者。有数字同从一声，唐韵已来，一字转变，余字则犹在本部，而俗语或从之俱变者。陌纷错，不可究理。方举其言，而不能征其何字，曷足怪乎？若夫矜之为光棍也，耿之为耳卦也，亚腰之为呼腰也，和门之为欢门也，其语至常，其本字亦非僻隐不可知者。不晓音韵变转之友纪，而循其唇吻所宣以检字书，则弗能得。斯戴君《转语》之所以贵，后生不可待也。及吾未入丘墓之时，为之理解，犹愈于放失已。会议征刘申叔亦好小学，为札记三十余条。因此辑余说及申叔所诊发者，无虑三百七十事，为《新方言》一篇。恨见闻不周浹，其有异语，俟他日补次之。读吾书者，虽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当知今之殊言，不违姬汉，既陟升于皇之赫戏，而以临瞻故国，其恻怆可知也。

○梵文典序

佛典自东汉初有译录。至晋宋渐彰，犹多皮傅。流真支谛，术语稍密。及唐玄奘义净诸师，所述始严栗，合其本书。盖定文若斯之难也。宋初施护惟净，亦转译大乘经论，无虑数十。宋子京与二师时代相接，顾疑《方等》《般若》诸部，并由此方伪造，其源出于老庄，何其妄也！虽然，译述之不善，诚足使人疑殆。当汉世安世高支娄迦讖等，已译《华严》宝积《般若》之篇。其人既出安息月氏，于梵汉语言则两闕。汉朝儒先，经传术虽通明，独短哲学。斯笔受者亦拙。名身尚疏，何有于持论？故于全部特抽数卷译之，而其文近于《论语》《孝经》。及魏晋间，士大夫喜老庄，言谈始利。老庄于释典，其术语诚弗能密切，然略相近。则僧肇道安诸师，又往往傅以清言。然观童受所译《智度》《中》《百》十二门《华严》《成实》诸论，其本文固弗取道家，反覆征诂，能如其意。特疏家或以老庄相传，故前有成玄英之疑，后有宋子京之惑。

然则论次梵文，盖其要哉。夫求大义者，虑弗能离训诂。内典之有《翻译名义》，犹儒书之有《说文》《尔雅》也。唐人悉说昙者多至百余家，今皆晦蚀不可见，始湛然著辅行传，已多支离。及宋世法云选《翻译名义》集，讹舛尚多。余每恨奘公不为斯录，而令疏粗者皮傅为之也。

广州曼殊比丘既忧之，乃述《梵文典》八卷。余既睹其谛且密也，私谓内典所论四无碍解，故非一涂。于言音展转训释，总持自在，斯名词无碍解，则音义释文是也。于能铨总持自在，斯名法无碍解，则文法句度是也。往者震旦所释，多局于文身名身，而句身无专书。欲知梵语，则不可不寻文法。曼殊比丘于此，既发露头角，余愿其彀而充之也。抑大乘经论，以般若、瑜伽二宗为上，其于外道六师，非直相攻，盖摄取者多矣。六师虽偏执，其深细远在拍拉图亚里斯多德上。惟独逸诸哲，庶几游于其藩。不窥六师之书，不知大乘所以阔远。吾土所译，独僧法有金七十论，世师有十句义耳。前者诸师，有忧波尼沙陀，后此商羯罗，有吠檀多哲学，皆阙不传。大乘孤行，无外道与之相校，则辩论废而义渐微。曼殊比丘既知梵语，他日益进而译诸师之说，与大乘相辅，余又愿其彀而充之也。佛灭度后二千三百八十三年，震旦优婆塞章绛序。

○民报纪念祝词

我汉族昆弟，所作《民报》，已载至今，适盈一岁。以皇祖轩辕之灵，洋溢八表，方行无阂。自兹以后，惟不懈益厉，为民斗杓，以起征胡之铙吹，流大汉之天声。白日有灭，星球有尽，种族神灵，远大无极。敢昭告于尔丕显皇祖，轩辕烈祖，金天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汉新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大平之明王圣帝，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彻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首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家给人寿，四裔来享。呜呼！发扬蹈厉之音作，而民兴起，我先皇亦永有依归。

○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书

夫建官命氏，帝者所以类族，因不失亲，天室由其无远。故玄黄于野者，战之疑也，异物来止卒者，去之占也。维我黄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载，虽穷发异族，或时干纪，而孝慈干蛊，未坠厥宗。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顾望皋渚，云物如故，惟兹元首，不知谁氏。

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梦，非我族类，而忧其不祀。觉寤思之，毁我室者，宁待欧美。自顷邦人诸友，然自谋，作书告哀，持之有故。有言立宪君主者矣，有言市府分治者矣，有言专制警保者矣，有言法治持护者矣。岂不以 谟定命，国有与立，抑其第次，无乃陵躐。衡阳王而农有言：民之初生，统建维君，义以自制其伦，仁以自爱其类，强干善辅，所以凝黄中之壹[B12A]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

悲夫！言固可以若是。故知一于化者，亦无往而不化也。贞夫观者，非贞则无以观也。目曼殊八部，不当数郡之众；雕弓服矢，未若飞丸之烈，而蓟燕大同，鞠为茂草，江都、番禺，屠割几尽。端冕沦为辮发，坐论易以长跪。茸兹

犬羊，安宅是处，哀我汉民，宜台宜隶。鞭捶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捍御晰族，不其忸乎！夫力不制，则役我者众矣。莫之与，则伤者至矣。岂无骏雄愤发其所，而视听素移，民无同德，怙狂胡豢，相随倒戈。故会朝清明者鲜睹，而乘马班如者多有也。

吾属子遗，越在东海，念大木之所生长，胆大冲之所气师，然不恬，永怀畴昔。盖望神丛乔木者，则兴怀土之情，睹狐裘台笠者，亦隆思古之痛。于是无所发舒，则《春秋》恩王父之义息矣。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是用昭告于穆，类聚同气，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凡百君子，同兹恫。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别生类以箴大同，察种源以简蒙古。齐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风以扇游尘。庶几陆沉之痛，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然则休戚之藪，悲欣之府，其在是矣！庄生云：旧国旧都，望之然。虽燕陵草木之缙入之者十九，犹之然，况见见闻闻者邪？嗟乎！我生以来，华鬓未艾，上念阳九之运，去兹已远，复逾数稔，逝者日往，焚巢余痛，谁能抚摩？每念及此，弥以腐心流涕者也！君子！

○讨满洲檄

天运丁未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某月某日，中华国民军政府檄曰：昔我皇祖黄帝轩辕氏，与炎皇同出于少典之裔，实建国于兹土。上法乾坤，乃作冠带弧矢之利，以威不庭，南翦蚩尤，北逐荤粥，封国万区，九有九截。少昊、高阳继之，至于唐虞，分北三苗，海隅苍生，莫不循化。夏商之世，王威不远，亦能保我子孙黎民，不失旧服。自周公兼夷狄，定九宇，四海之内，提封万里，旅獒肃慎，无敢不若。

衰周板荡，始有赤狄白狄九州陆浑之戎，交广诸夏，夷言被发，渎乱华俗，部落聚居，胜兵稀疏，亦财比于癣疥。秦始皇帝奄有海内，乃命上将，驱而致之河湟之外，始筑长城以阻匈奴。中夏清明，秦功为大皇。汉肇兴，则有平城之役。孝武赫然，锐意北伐，终绝大漠，勒石纪功于狼居胥之山，三世载德，威悼旁达。日逐呼韩邪单于，南向奔命，愿为臣妾。迄于新都季汉之世，胡胙世衰，边庭少事。晋道陵夷，授权降虏，刘元海、石勒之徒，凭藉晋威，乘时僭盗，则我中华之疆土，自是幅裂。五胡麇聚，甲覆乙起，江左建国，不出荆扬。然犹西殛姚泓，东诛慕容。徒以燕冀未靖，又资拓跋。崔浩魏收，腾其奸言，明朔方之族，出于黄帝，奸人王通，夏以《元经》张虏，乃云黎民怀戎，三才不舍。由是言之，非虏之能盗我中华，顾华人之耽于媚虏也。天诱其衷，唐室受命，西戎突厥咸服其辜。以中原之地，久陷索虏，任用将帅，胡汉杂

糅，卒有安史之变。延及朱梁，沙陀内寇，石晋刘汉，世载其凶。宋承百王之末，疆域削迫，燕云诸州，沦于契丹。金源继逆，播迁南服。遂启蒙古，宰割赤县，则我中华始{北一}墟为亡国。以民志未携，能贵其种，韩宋天完，扶义伐罪，卒统一于朱氏，衣冠礼乐，咸复其初。虽疆域之广，不逮汉家，挾伐所及，远逾宋氏。辨章种族，严于有唐，九边分卫，[C118]候相属。卫虜不能肆其毒，蒙古不能播其氛。边防之严，趣重西北。

蕞尔东胡，曾不介意。乃使建虜雉兔，窜伏于其间，荐食沈阳，侵及关内，盗窃神器，流毒于中华者二百六十三年。逆胡爱新觉罗氏者，女真遗丑，蘖芽东垂，蒙鱼为皮，使犬逐鹿。自以朱果之祥，发于神鸟，诱惑诸夷，肆其蚕食。昔在明室万历之初，跳梁作贼，父子就诛，凶嗣奴儿哈赤，长恶不悛，世济其逆。我中华念其瞽愚，不忍尽戮，因夷治夷，疆以戎索，有龙虎将军之命。奴酋背诞忘德，恣其虐饕，职贡无时，东珠不入，盗我边部，旁及叶赫尼堪外兰诸部，将率群丑，黄衣称帝。其子皇太极因袭便利，入据全辽。我中华亦有流寇之难，讨伐不时，将帅亟易，遂得使虜穷凶极恶，肆其驰突，外劫朝鲜，内围京邑，稔恶盈贯，亦陨其命。属以流寇犯阙，思宗上宾，多尔袞福临父子，假称义师，盗有中夏。自弘光初元，讫于延平郑氏之亡，四十有一岁，冠带遗民，悉为虜有。以至于今，传嗣九叶，凶德相仍。

今将数虜之罪，我中华国民其悉心以听。昔拓跋氏，窃号于洛代北群胡，犹不敢陵轹汉族，虜以要害之地，建立驻防，编户齐民，岁供甲米，是有主奴之分。其罪一也。既据燕都，征固本京饷以实故土，屯积辽东，不入经费。又熔金巨亿，贮之先陵，穿地臧资，行同盗贼。故使财帛不流，汉民日匮，无小无大，转于沟壑，其罪二也。谎言仁政，永不加赋，乃悉以州县耗羨，以为己有，而令州县，恣取平余，其余厘金夫马杂税之属，岁有增加。外窃仁声，内为饕餐，其罪三也。自流寇肆虐，遗黎凋丧，东南一隅，犹自完具，虜下江南，遂悉残破。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东有广州之屠。复有大同故将，仗义反正，城陷之役，丁壮悉诛，妇女毁郭。汉民无罪，尽为鲸鲵，其罪四也。台湾郑氏，舟师入讨，惧海滨居民之为乡导，悉数内迁，特申海禁。其后海外侨民，为荷兰所戮者三万余人。自以开衅中华，上书谢罪，大酋弘历悉置不问，且云寇盗之徒，任尔殄灭。自是白人，始快其意。遂令南洋侨民，死亡无日，其罪五也。昔胡元入寇，赵氏犹有瀛国之封，宗室完具，不失其所。满洲戕虐弘光朱氏，旧宗剿灭殆尽，延恩赐爵，只以欺世，其罪六也。胡元虽虐，未有文字之狱，自知貉子干纪，罪在不赦，夷夏之念，非可绝。满洲玄烨以后，诛求日深，反唇腹诽，皆肆市朝。庄廷年龙、戴名世、吕留良、查嗣庭、陆生楠、汪景祺、齐周华、王锡侯、胡

中藻等，皆以议论自盗，或托讽刺于诗歌字书之间，虏遂处以极刑，诛及种嗣，展转相牵，断头千数，其罪七也。前世史书之毁，多由载笔直臣，书其虐政，若在旧朝，一无所问。虏以人心思汉，宜所遏绝，焚毁旧籍八千余通，自明季诸臣奏议文集而外，上及宋末之书，靡不烧灭，欲令民心忘旧，习为降虏，其罪八也。世奴之制，普天所无。虏既以厮役待其臣下，汉人有罪，亦发八旗为奴。仆区之法，有逃必戮。诸有隐匿，断斩无赦。背逆人道，苛暴齐民，其罪九也。法律既成，即当遵守，军容国容，互不相入。虏既多设条例，务为纠葛，督抚在外，一切以便宜从事，近世乃有就地正法之制。寻常私罪，多不覆按，府电朝下，囚人夕诛。好恶因于郡县，生杀成于墨吏，刑部不知，按察不问。遂令刑章枉桡，呼天无所，其罪十也。警察之设，本以禁暴诘奸。虏既利其虚名，因以自煽威虐。狙伺所及，后盗贼而先士人，淫威所播，舍奸宄而取良奥。朝市骚烦，道路侧目，其罪十一也。犬羊之性，父子无别，多尔袞以盗嫂为美谈，玄烨以淫妹为法制。其他报，史不绝书。汉士在朝，习其淫慝，人为雄狐，家有鹿。使中夏清严之俗，扫地无余，其罪十二也。官常之败，恒由贿赂。前世臧吏，多于朝堂杖杀，子姓流窜，不齿齐民。虏有封豕之德，卖官鬻爵，著在令典，简任视事，率由苞苴。在昔大酋弘历，常善任用贪墨，因亦籍没其家，以实府臧。盗风既长，互相什保，以官为贾，以法为市。子姓亲属，因缘为奸，幕僚外嬖，交伍于道。官邪之成，为古今所未有，罪十三也。毡笠绛英以为帽，端罩箭衣以为服，索头垂尾以为，鞅矧璎珞以为饰。往时以蓄发死者遍于天下，至今受其维繫，使我衣冠礼乐，夷为牛马，其罪十四也。

夫以黄帝遗胄，秉性淑灵，齐州天府，世食旧德。而逆胡一入，奄然荡覆。又其腥闻虐政，著在耳目，凡有血气，宜不与戴日月而共四海。故自僭盗以来，朱一贵起于台湾，林清起于山东，王三槐起于四川，洪秀全起于广西，张乐行起于河南，其他义师不可悉数。岂实迫于饥寒，抑自有帝王之志！诚以豺狼之族不可不除，腥膻之气不可不涤，故肝脑涂地而不悔也。今者民气发扬，黎献参会，虏亦岌岌不皇自保，乃以立宪致官之会，诱我汉民，阳示仁义，包藏祸心，专任胡人，死相撑拒。我国民伯叔兄弟，亦既烛其奸慝，弗为惑乱。以胡寇孔棘之故，惟奋起逐北，摧其巢穴，以为中华种族请命。幕府总摄维纲，辑和宗族，惧草泽之骏雄，良材鲜学，则自以为王侯同类相残，授虏以柄，或有兵威既盛，虏不能制，思寻明祖之迹，与比邻诸雄，互相角夺。不念祖宗同气之好，日寻干戈，使元元涂炭，帝制既成，惟任独断，不可以保世滋大。又惧新学诸彦，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兴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成他日之社会革命。为是与内外民献，四万万人，契骨为誓曰

：自盟以后，当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渝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

呜呼！我中华民国，伯叔兄弟，诸姑姊妹，谁无父母，谁非同气，以东吴群兽，盗我息壤，我先帝先王亦既丧其血食，在帝左右，旁皇无依，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亦既降为台隶，与牛驹同受之毒，有不寝苦枕块，挟弓而斗者，当何以为黄帝之子孙？惟革命之不可以已，而不可以有二也，故有共和之政，均土之法，以维持于无极。事虽未形，规摹则不可以不闳远。惟我国民，恺悌多智，以此告勉，庶几百姓与能。迩来军中之事，复有约束，曰毋作妖言，毋仇外人，毋排他教。昔南方诸会党，与燕齐义和团之属，以此三事，自致不竟，惟太平洪王之兴，则又定一尊于天主，烧夷神社，震惊孔庙，遂令士民怨恚，为虏前驱。惟是二者，皆不可以崇效。

我国民之智者，则既知引以为戒，其壮士寡昧不学，宜以此善道之，使知宗教殊涂，初无邪正，黄白异族，互为商旅。苟无大害于我军事者，一切当兼包并容。有违节制，悉以军律治罪。又我汉族，仕官于满洲者，既实同种，岂遽忘其祖父。徒以热中利禄，受彼迫胁。人亦有言，满堂饮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则举坐为之不乐。幕府张皇，六师神武不杀，虽蝼蛄蚂蚁，犹不妄戮，况我同种，而当迫害。尔念缙绅，及尔介胄，既汗伪命，如彼赤子，陷于深谷。尔虽湛溺，尔心肺肾肠犹在。尔亦念往者，胡人入关，陵暴尔祖尔父，斫头屠肠于绝饕之野，尔室毁破，尔庙摧夷，尔墓掘穿，尔先妣与诸母诸姑亦有污辱。我政府肃将天讨，为民理冤，以为有人心者，宜于此变。若能舍逆取顺，翻然改图，有束身归命，及以一城一垒迎降者，任官如故。若自忘其本，为虏效忠，以逆我大兵之颜行，一遭俘虏，或得赦宥，至于再三，杀无赦。其为间谍者，亦杀无赦。

又尔满洲胡人，涵濡卵育于我中华之区宇且三百年，尺布粒米，何非资于我大国。尔自伏念食土之毛，不怀报德，反为寇仇，而与我大兵旅拒，以尔四体，膏我萧斧。尔抚尔膺，尔谁怨！若自知不直，愿归部落。以为我中华保塞。建州一卫，本尔旧区，其自返于吉林黑龙江之域。若愿留中国者，悉归农牧，一切与齐民等视。惟我政府，箫勺群慝，淳化虫蛾，有回面内向者，怀柔以礼，革其旧染。选举租赋，必不使尔有倚轻重。尔若忘我汉德，尔乃盗边，尔名马大珠不入，尔恶不悛，尔胡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蹠足土，与外胡响应。幕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遏绝尔种族。幕府则建筑尔尸，以为京观。如律令，布告天下，讫于蒙古回部青海西藏之域。

○熊成基哀辞

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余杭章炳麟谨以玄酒香，奠烈士熊君之灵。呜呼哀

哉！君实徐伯孙之死友，而与炳麟干枝相维者也。伯孙诛恩铭于安庆，阴结军队，期于会朝，城门昼闭，援师阻遏，大义挫顿，遗之于君。逾年援桴鼓而兴，夜鏖重，内外障隔，卒不能成尺寸功。军人光复之心自此起。君既挫衄，隐名奔窜，转侧日本关东之间，止宿吉林，丽于凶横。伪清宣统二年，正命吉林巴尔虎门外。群隶以是要赏者二十三人。逾年武昌兴，独夫避位，大物以更。又逾年，炳麟至自京师，菱含长春，目治简书，所寝之室，则君拘累时故处也。夫一兴一废，国家代有。君之倡议，以暴君在上，民失职，非欲仁事刃一人明矣。使君无死，将率义夫，以奖大顺，虽有黎黄二公鼎足而三可也。天禄不长，噬于豺虎。芳烈所播，不二十月而大义举于江汉，终复旧物。君之神灵，其可以妥。

独念谗人高张，久未梟除，其所以贼君者，不以临时对垒，顾诬为刺客，以媚贵宠，而又饫以珍膳，卞炎以甘言，禁锢告变之人，以自解说，使死者无怨声，而亲藩得以快意，斯可谓宗社党之造端也。昔浙江巡抚张曾扬在官无愆，杀一秋瑾，而士民敌忾。后徙他官，所在见距。清廷虽爱曾扬，犹不能遣。今是凶人，贪以败官，又造矫诬，以摧义士，其罪视曾扬且什百。民国改建，而犹晏居东表，专镇一圻，斯实国家之耻。昭告君之神灵，凡今日与奠者。自奠之后，而不能本君革除之志，以锄贪邪，而敢有回旋容阅，以为凶人地者，有如松华江。呜呼哀哉！尚飨。

○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

民国五年八月某日，某某等谨以香量币，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呜呼哀哉！自袁氏得位，冯恃淮泗，宗贼余丑，以乱天常，始虽假号，其有僭逆之心久矣。群伦侧目，未敢正言。独诸先觉之士，扶义发难，冀得折其牙角。武力不当，咸死锋刃，既而屏营伏窜，毙于虞侯者先后盖四五万人。元凶建号，西南始义，胜兵用命，狂狡沮，犹有淫威余烈，制人死命。天夺其丑，而后假定一时。追念诸君伏节死义之初，岂遽知有今日事哉！

某等以为武昌之师，以夷异族，云南之师，以荡帝制，事虽暂济，而皆不可谓有成功。则何也？异族帝制之势，非一人能成之，其友党盘结于京师者，不可胜计。京师未拔，正阳之未摧，虽仆一姓毙一人，余孽犹鸟兽屯聚其间。故用力如转山，而收效如毫毛。遽以是为成功者，是夸诞自诬之论也。人情愈息，卞元此小康，未暇计后日隐患。某等虽长虑却顾，不敢自逸，无若众论之云何？自南京政府解散，提挈版籍，而致诸大酋，终有癸丑之变。祸患绵延，首尾四岁，以诒诸君子忧么，岂小人俞息之咎，某等亦与有罪焉。

今者兵未逾江，元凶自陨，于彼所丧一人耳，罪魁叛将，与其尝受伪命之吏，根柢相连，不可锄治。彼讼言帝制者乱人也。阴佐帝制，而阳称疾不视事者

又乱人也。以其野心与帝制异议，而欲保介袁氏贵业，以桡大法，而为罪人托命之主者，复乱人也。三乱不除，则袁氏未死，国会犹朝露，元首若赘旒。然而二三躁竞之士，饕窃天功，以为己力，欲弭兵以修文政，他日复诒后生之忧，其罪将弥甚于某等也。乃者国人不知，祸乱之几，某等不能正告，而诸君子死难于前，讫于今兹，涉历稍深矣。荡前事之败，而知后来之覆，某等无所逃其责。终以庸众卜曷息，莠言相扇，忧危之论，不足以儆愚子。而更以好事方命为消，是使诸君子徒死于前，而异日才俊之士，又将累累与诸君子相枕为积尸也。

呜呼！死者则已矣，其有知邪？且无知邪？其灵爽犹足以振起顽懦。生者当知之。知袁氏未死也，知死者之望犹缺也，知死者之不欲徒以生命贸人一夕之娱戏也，以是备豫不虞，训于师而教之无忘戒守，祸其可以少已。不然，虽日享月祀，荐之馨香，树之表旗，丰碑高垄以安之，写金刻石以像之，坛堂祠庙以奉之，诚不足以妥诸君子之灵。而所以为负滋大，不及再稔，故丧未除，新丧又见告矣。斯亦非诸君子之所遗长恨长盼而不已者邪！呜呼哀哉！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长素足下：读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洒洒万言。呜呼！长素！何乐而为是耶？热中于复辟以后之赐环，先为是齟齬不了之语，以耸东胡群兽之听，冀万一可以解免，非致书商人，致书于满人也。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使贱儒元恶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自谓教主，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以佞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蛊惑者，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吾。可无一言以是正之乎？

谨案长素大旨，不论种族异同，惟计情伪得失以立说。虽然，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长素亦知种族之不可破，于是依违迁就，以成其说。援引匈奴列传，以为上系淳维，出自禹后。夫满洲种族，是曰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种，固与匈奴殊类。虽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邪？智果自别为辅氏，管氏变族为阴家，名号不同，谱牒自异。况于戕虐祖国，职为寇讎，而犹傅以兄弟急难之义，示以周亲肺腑之恩，巨缪极戾，莫此为甚。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藉言天然，则衿海藻，享祧爰佳，六洲之氓，五色之种，谁非出于一本，而何必为是聒聒者邪？

长素又曰：氏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致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骆越闽广，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不知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

，而非陵制汉人也。五胡代北，始尝宰制中华。逮乎隋唐统一，汉族自主，则亦著土傅籍，同为编氓，未尝自别一族，以与汉人相抗，是则同于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而使彼受吾统治，故一切可无异视。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瓔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适使汉人为满种也。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混淆满汉以同薰莠于一器哉！时方据乱，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说也？

长素二说，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复援引《春秋》，谓其始外吴楚，终则等视。不悟荆扬二域，《禹贡》既列于九州，国土种类，素非异实，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远方隔阂，沦为要荒，而文化语言，无大殊绝，世本谱系，犹在史官，一旦自通于上国，则自复其故名，岂满洲之可与共论者乎？

至谓衣服辫发汉人已化而同之，虽复改于宋明之服，反觉不安。抑不知此辫发胡服者，将强迫以成之邪？将安之若性也？禹入裸国，被发文身，墨子入楚，锦衣吹笙，非乐而为此也。强迫既久，习与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闻洪杨之世，人皆蓄发，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师，摧陷洪氏，复从髡剃。是时朋侪相对，但觉纤首锐颠，形状噩异。然则蓄发之久，则以蓄发为安，辫发之久，则以辫发为安。向使满洲制服，涅齿以黛，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垩，恢诡殊形，有若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不问其是非然否，而惟问其所安，则所谓祖宗成法，不可轻变者，长素亦何以驳之乎？野蛮人有自去其板齿，而反讥有齿者为犬类，长素之说得无近于是邪？

种种缪戾，由其高官厚禄之性，素已养成，由是引犬羊为同种，奉尾为鸿宝。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其言曰：扬州十日之事，与白起坑赵，项羽亢秦无异。岂不曰秦赵之裔未有报白项之裔者，则满洲亦当同例也。岂知秦赵白项本非殊种，一旦战胜，而击亢之者，出于白项二人之指麾，非出于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满洲者，固人人欲尽汉种而屠戮之，其非为豫酋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赵之仇白项，不过仇其一人，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图籍，操政柄者，岂犹是白项之胤胄乎？三后之姓，降为舆台，宗支荒忽，莫可究结，虽欲报复，乌从而报复之？至于满洲则不必问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氏，而政府自在也。此则枕戈事刃之事，秦赵已不能施于白项，而汉族犹可施满洲，章章明矣。明知其可报复，犹复饰为暗聋，甘与同

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此也！

长素又曰：所谓奴隶者，若波兰之属于俄，印度之属于英，南洋之属于荷，吕宋之属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税，绝无政权，是则不能不愤求自立耳。若国朝之制，满汉平等，汉人有才者，匹夫可以宰相，自同治年来，沈李翁孙迭相柄政，曾左及李，倚为外相，恭醇二邸，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荣禄庆邸外，何一非汉人为政。若夫政治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然且举明世廷杖镇盗，大户加税开矿之酷政而尽除之，圣祖立一条鞭法，纳丁于地，永复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他日移变，吾四万万人民必有政权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谓奴隶者，岂徒以形式言邪？曾左诸将，倚卑虽重，位在藩镇，蕞尔弹丸，未参内政；且福康安一破台湾，而遂有贝子郡王之赏，曾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满洲，爵不过通侯，位不过虚名之内阁。曾氏在日，犹必谄事官文，始得保全首领。较其轻重，计其利害，岂可同日而道？近世军机首领，必在宗藩。夫大君无为，而百度自治，为首领者，亦以众员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孙之有事，乃适见此为奴隶，而彼为主人也。阶位虽高，犹之阉官仆竖而赐爵仪同者。彼固仰承风旨云尔，曷能独行其意也哉？一条鞭法，名为永不加赋，而耗羨平余，犹在正供之外，徭役既免，民无恶声，而舟车工匠，遇事未尝获免。彼既以南米供给驻防，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藉美名以媚悦之。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已居尧舜汤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其酷有甚于加税开矿者。观唐甄之《潜书》与袁枚之《致黄廷桂书》，则可知矣。庄生有云：狙公赋芋，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此正满洲行政之实相也。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虞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禁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

夫长素所以不认奴隶，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终日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者。尔欲言立宪，不得不以皇帝为圣明，举其诏旨有云，一夫失职，自以为罪者，而谓亟亟欲开议院，使国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视天位如敝屣，然后可以言皇帝复辟，而宪政必无不行之虑。则吾向者为正仇满论既驳之矣。盖自乙未以后，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

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执，而排沮太后之权力。载卜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直非堕坏，长素所谓拿破仑第三，新为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擒议员百数，及知名士千数，尽置于狱者，又将见诸今日。何也？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也。

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辄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如奥之抚匈牙利，土之御东罗马也。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耕禄：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汉人耶？藉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昵近之地，群相讎讒，朋疑众难，杂沓而至，自非雄杰独断，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弗能胜是也。共欢四子，于尧皆葭莩姻娅也，靖言庸回，而尧亦不得不任用之。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邪？其雄杰独断，果有以侔于俄之大彼得者邪？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有不敢撤。彼圣主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长素徒以诏旨美谈，视为实事，以此诳耀天下，独不读刘知几载文之篇乎？谓魏晋以后诏敕，皆责成群下，藻饰既工，事无不可。故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虚实矣。

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邪？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府，而统治于一皇，为双立君主制而后可。使东三省尚在，而满洲大得长以兼统汉人，吾民犹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满洲故土既攘夺于俄人，失地当诛，并不认为满洲君主，而何双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于囹圄，而奉之为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犹贵久要不妄，安有君臣之际，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难，中道变弃，乃反戈倒攻者。诚如是，则载卜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

，而可以不革者哉！虽然，如右所言，大抵关于种类，而于情伪得失，未暇论也，则将复陈斯旨，为吾汉族筹之可乎？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阔普通武之请立宪，天下尽笑其愚，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之所宪，非然大地万国所谓宪也。

长素虽与载_卞久处，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犹桎一体而他体不知其痛也。载_卞亟言立宪，而长素信其必能立宪。然则，今有一人执长素而告之曰：我当酿四大海水以为酒，长素亦信其必能酿四大海以为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长素之皇帝圣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诿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辨。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君人者善恶自专，其威大矣，虽以父母之抑制，佞人之谗嫉，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毒不韦而蹈覆之。今载_卞何以不能也？幽废之时，犹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途，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后分地以处。其孱弱少用如此，是仁柔寡断之主，汉献唐昭之侔耳。太史公曰：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无实权，不得以成败论之，而皇帝则不得不以成败论之。何者？有实权而不能用，则不得窃皇帝之虚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与天下共忧，督抚之不能制，而欲其使万姓守法，庸有几乎？

事既无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验，已众著于天下矣，长素则为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为他日必能立宪之征。呜呼！王莽渐台之语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今之载_卞何幸有长素以代为王莽也。必若图禄有征，符命可信，则吾亦尝略读纬书矣。纬书尚毓，中庸一篇，固为赞圣之颂。往时魏源宋翔凤辈皆尝附之。三统三世，谓可以前知未来，虽长素亦或笃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天命者，满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载者，载_卞为满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则建夷之运，终于光绪，奴儿哈赤之祚，尽于二百八十八年。语虽无稽，其彰明较著，不犹愈于长素之谈天命者乎？

要之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

命犹易，立宪犹难。何者？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则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均之难也，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矣。虽然，载上一人之才略，则天下信其最绌矣，而谓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而长素徒以阿坤鸦度，一蹶不振相校。今天下四万万人之才性，长素岂尝为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检察差第之乎？藉曰此魁梧绝特之彦，非中国今日而能有。尧舜固中国人矣，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者乎？

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虽然，以此讥长素，则为反唇相稽，校轸无已。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非曰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圣，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梟雄以合众和给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而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时，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而卖。今日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文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犹胜，可豫言也。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长素以为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运械，或请外国练军，或与外国立约，或向外国乞师，卒之堂堂大国，谁肯与乱党结盟，可取则取之耳。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党通情于大将军，欲为代平内乱。大将军之从之与否，此固非覆幕党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则从之为

多数，而不从为少数。幸而不从，是亦覆幕尝所不料也。而当其歃血举义之时，固未尝以其必从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复，略有萌芽，而长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气乎？呜呼！生二十世纪难，知种界难，新学发见难，直人心奋厉时难。前世圣哲，或不遇时。今我国民，幸睹精色，哀哀汉种，系此刹那，谁无父母，谁无心肝，何其天阨之不遗余力，幸同种之为奴隶，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运械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数省，外稍负海，而内有险阻之形势，可以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尝无其地也。略得数道，为之建立政府，百度维新，庶政具举，彼外人者，亦视势利所趋耳。未成则欲取之，小成则未有不认为与国者，而何必沾沾多虑为乎？

世有谈革命者，知大事之难举，而言割据自立，此固局于一隅。所谓井底之蛙，不知东海者。而长素以印度成事戒之。虽然，吾固不主割据，犹有辩护割据之说在，则以割据，犹贤于立宪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卧尔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势。卒为英人蚕食。此长素每引为成鉴者。然使莫卧尔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蚕食邪？当莫卧尔一统时，印度已归于异种矣。为蒙古所有，与为英人所有，二者何异。使非各省分立，则前者为蒙古时代，后者为英吉利时代，而印度本种，并无此数十年之国权。夫终古不能得国权，与暂得国权而后失之，其利害相越，岂不远哉！语曰：不自由无宁死。然则暂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犹所愿也。况绵延至于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状比之中国，则固有绝异者。长素论印度亡国书，谓其文学工艺，远过中国，历举书籍见闻以为证。不知热带之地，不忧冻饿，故人多慵惰，物易坏烂，故薄于所有观念。是故婆罗释迦之教，必见于印度，而不见于异地。惟其无所有观念，而视万物为无常，不可执著。故此社会学家遁者也。夫薄于所有观念，则国土之得丧，种族之盛衰，固未尝概然于胸中。当释迦出世时，印度诸国，所证明势无可已为波斯属州。今观内典，徒举比邻诸王，而未见波斯皇帝，若并不知己国之属于波斯者。厥有愤发其所能自树立者，独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举，亦其出于偶尔，而非出于本怀。志既不坚，是故迁延数世，国以沦丧。夫欲自强其国种者，不恃文学工艺，而惟视所有之精神。中国之地势，人情少流散而多执著，其贤于印度远矣。自甲申沦陷以至今日，愤愤于腥膻贱种者，何地蔑有。其志坚于印度，其成事亦必胜于印度，此宁待蓍蔡而知乎！

若夫今之汉人，判涣无群，人自为私，独甚于汉唐宋明之季，是则然矣，抑谁致之，而谁迫之耶？吾以为今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讼言于畴人。然其轻视鞑鞑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陈名夏、钱谦益辈以北面降虏，贵至阁部，而未尝建白一

言，有所补助，如魏征之于太宗，范质之于艺祖者。彼固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若曰为之驰驱效用，而有所补助于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学诸儒，如熊赐履、魏象枢、陆陇其、朱轼辈，时有献替，而其所因革，未有关于至计者。虽曾、胡、左、李之所为，亦曰建殊勋博高爵耳。功成而后，于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尝有所筹画焉。是并拥护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则弹劾权贵，出则搏击豪强，为难能可贵矣。次即束身自好，优游卒岁，以自处于朝隐。而下之贪墨无艺，怯懦忘耻者，所在皆是。三者虽殊科，要其大者，不知会计之盈绌，小者不知断狱之多寡，苟得廩禄，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术矣。无他，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为心者，固二百年而不变更也。明之末世，五遭倾覆，一命之士，文学之儒，无不建义旗以抗仇敌者，下至贩夫乞子，儿童走卒，执志不屈，而仰药事刃以死者，不可胜计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则愿为外国之顺民，官则愿为外国之总办，食其俸禄，资其保护，尽顺天城之中，无不牵羊把茅，甘为贰臣者。若其不事异性，躬自引决，绅之士，殆无一人焉。无他，亦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为满洲之主则听之，其为欧美之主则听之，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变更也。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浴，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

夫以种族异同，明白如此，情伪得失，彰较如彼，而长素犹偷言立宪，而力排革命者，宁智不足识逮邪？吾观长素二十年中变易多矣。始孙文倡义于广州，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几，瞑瞞于富贵利禄，而欲与素志调和，于是戊戌柄政，始有变法之议，事败亡命作衣带诏，立保皇会以结人心。然庚子汉口之役，犹以借遵皇权，密约唐才常等，卒为张之洞所发。当是时素志尚在未尽澌灭也。唐氏既亡，保皇会亦渐溃散，长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则又瞑瞞于富贵利禄。而今之得此，非若畴昔之易。于是宣布是书，其志岂果在保皇立宪耶？亦使满人闻之，而曰长素固忠贞不贰，竭力致死，以保我满洲者，而向之所传，借遵皇权，保中国不保大清诸语，是皆人之所以诬长素者，而非长素故有是言也。荣禄既死，那拉亦耄，载卞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威权，藉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覬觐矣。长素固云：穷达一节，不变塞焉，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抑吾有为长素忧者，向日革命之议，哗传于人间，至今未艾，陈千秋虽死

，孙文、林奎尚在，唐才常虽死，张之洞尚在，保国会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会诸公尚在，其足以证明长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举。虽满人之愚蒙，亦未必遽为长素欺也。呜呼哀哉！南海圣人，多方善疗，而梧鼠之技，不过于五，亦有时而穷矣。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沦陷，岂直二缶钟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为之辨也。

若长素能跃然只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以长素魁叠耆硕之誉，闻于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转移，不失为素王玄圣。后王有作，宣昭国光，则长素之像，屹立于星雾，长素之书，尊藏于石室，长素之迹，葆覆于金塔，长素之器，配崇于铜柱，抑亦可以蔚荐矣。藉曰死权之念，过于殉名，少安无躁，以待新皇。虽长素已槁项黄酋咸，卓茂尊荣，许靖之优养，犹可无操左契而获之。以视名实俱丧，为天下笑者何如哉！书此敬问起居，不具。章炳麟白。

☆孙文○民报发刊词

近时杂志之作者亦夥矣。夸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填索涂不获，则反复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税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

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

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沉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

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覘之。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

呜呼，满洲入寇中国二百余年，与我民族界限分明，未少淆也。近者同化问题，日益发生。此真我民族祸福所关，不容默尔。故先述民族同化之公例。

（凡文字必严著述之辨。著者自发其思，成一家言。故有所征引，必详所出。述者本诸旧闻，连缀成辞。大概分译述讲述二种。未尝自居己作。故所征引可略所出，亦以难于毛举也。于此不辨，而崇剿说，则是以士君子而为盗贼之行。故附识于此。）次论满族之果能与吾同化否，以告我民族。

民族云者，人种学上之用语也。其定义甚繁。今举所信者曰：民族者，同气类之继续的人类团体也。兹析其义于左：

（一）同气类之人类团体也。兹所云气类，其条件有六：一、同血系（此最要件。然因移住婚姻，略减其例）；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自然之地域）；四、同习惯；五、同宗教（近世宗教信仰自由，略减其例）；六、同精神体质。此六者，皆民族之要素也。

（二）继续的人类团体也。民族之结合，必非偶然。其历史上有相沿之共通关系，因而成不可破之共同团体。故能为永久的结合。偶然之聚散非民族也。

国民云者，法学上之用语也。自事实论以言，则国民者，构成国家之分子也。盖国家者，团体也。而国民为其团体之单位。故曰：国家之构成分子。自法理论言，则国民者，有国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个人的方面观之，则独立自由，无所服从。自其对于国家的方面观之，则以一部对于全部而有权利义务。此国民之真谛也。此惟立宪国之国民惟然。专制国则其国民奴隶而已。以其无国法上之人格也。

准是，则民族者，自族类的方面言。国民者，自政治的方面言。二者非同物也。而有一共通之问题焉。则同一之民族，果必为同一之国民否，同一之国民，果必为同一之民族否是也。

解决此问题有二大例：

（一）以一民族为一国民。凡民族必被同一之感蒙，具同一之知觉，既相亲

比以谋生活矣。其生活之最大者，为政治上之生活。故富于政治能力之民族，莫不守形造民族的国家之主义。此之主义，名民族主义。盖民族的国家其特质有二：一曰平等。自有人类，即有战争。战胜民族对于战败民族，牛马畜之，不齿人类。古之希腊所征服者，悉以为奴隶，是其例也。若一民族，则所比肩者，皆兄弟也。是为天然之平等。二曰自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战胜民族对于战败民族，必束缚压抑之，不聊其生，而死其心，其以求必逞。若一民族，则艰难缔造，同瘁心力。故自由之分配必均。以是之故，民族主义为人性所固有。即或民族中更变乱，为强所弱，四分五裂，不能自存。而民族主义淬而愈厉，困苦百折，卒达其目的而后已。举例以言，罗马帝国瓦解后，民族主义代世界主义而兴。英吉利之亨利八世及大僧正威尔些之事业，法兰西之路易十一世之事业，大僧正里些流之事业，及亨利四世之事业，皆贯彻此主义者也。十九世纪之初，日尔曼民族分属联邦，无统一之观念。遭法兰西蹂躏，憬然思变，实行民族主义。卒合二十五联邦而成德意志帝国。意大利民族自帝国破灭后，邦分离析，受轭制于奥地利。惟能实行民族主义，卒合十一邦而成意大利帝国。此其荦荦大者也。其他诸国受此思潮，理想丕变。此主义遂磅礴全欧。其结果也，进步而为民族帝国主义。

(二) 民族不同同为国民，其类至繁。先大别为二种：

(甲) 以不同一之民族，不加以变化而为同一之国民者。其中复有二小别：(一) 诸民族之语言习惯，各仍其旧。惟求政治上之一统。如瑞西是。此必诸民族势力同等，然后可行。否则一有跳梁，全体立散矣。(二) 征服民族对于被征服民族，既以威力抑勒之，使不得脱国权之范围，又予以劣等生活，俾不得与己族伍。如古者埃及之于犹太，今者俄之于芬兰、波兰是也。然使被征服民族而有能力，必能奋而独立，以张民族主义。如比利时之离荷兰，希腊之离土耳其是。

(乙) 合不同一之民族使同化为一民族，以为一国民者。今欲问此为民族之善现象乎？抑恶现象乎？社会学者尝言：凡民族必严种界，使常清而不杂者，其种将日弱而驯致于不足自存。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而种界因之日泯。希腊邑社之制，即以严种界而衰微。罗马肇立，亦以严种界而几沦亡。其显例也。是故民族之同化也，极迁变翕辟之一致。而其所由之轨有可寻者。归纳得同化公例凡四：

第一例 以势力同等之诸民族，融化而成一新民族。第二例 多数征服者，吸收少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

第三例 少数征服者，以非常势力，吸收多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第四例 少数征服者，为多数被征服者所同化。

以上四例，通于今古。至于同化之方法，不外使生共通之关系，政治社会的生活之共通，或由于诱引，或由于强迫，皆足纳之于同化之域者也。上之所述，皆政治学者所标之公例也。以下将涉于鄙论：

吾今为一言以告我民族曰：凡关于民族上之研究，第一宜求诸公例。公例者，演绎归纳以获原理之标准，以告往知来者也。为变虽繁，必由其轨者也。第二宜知我民族在公例上之位置。呜呼，吾言及此，而不能不有憾于严几道也！夫几道，明哲之士也。其所译《社会通论》有云：宗法社会，始以羸族为厉禁。若今日之社会，则以广土众民为鹄，而种界则视为无足致严。此其言诚当也。然几道案语，言外之意，则有至可诧者。观其言曰：“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故其言治也，亦以种不以国。（中略）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

（中略）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吾强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矣。”几道此言，遂若民族主义为不必重，而满为不必排者。此可云信公例矣。而未云能审我民族公例上之位置也。以上同化四公例言之。其第一例重势力同等。是故彼之合同，平等之合同也，自由之合同也。盎格鲁撒逊民族，峨特民族，条特列民族，群居美洲，以共同生活之。既久，遂成为亚美利加民族。是其例也。盖其合同也，诸民族实皆居主人之地位以相交互，故能相安而无尤。其他三例，则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关系也。此其合同，非出于双方之自由意思甚明。夫两者相持，势力优者，权必独伸。而政治上之势力，军事上之势力，其最者也。是二势力，必握于征服者之手。由是挟其雷霆万钧之力，所当必碎。被征服者乃不得不戢戢然归化之。是其一立于征服者之地位，一立于被征服者之地位，厘然分明也。更端言之，则一立于主人之地位，一立于奴隶之地位也。夫民谁其堪！奴隶者！果其能力萎弱，则不聊其生而渐归于尽。而非然者，则将百折不挠，以求遂民族主义之目的。而方其未遂也，叩心饮泣，然而为人奴。而彼之征服者，狎之既久，则食其毛践其土，薰其文化，乐以忘其故。自形式观之，固同化矣。自精神观之，则不共天日之仇讎，而强相安于衽席之上也。于是而指摘被征服者曰：汝其与之同化！汝胡不安？汝胡不安？呜呼，而真欲其长处于被征服者之地位而已。呜呼，是曰知公例而不知公例上之位置！

今欲知吾民族于同化公例上之位置，则请言自黄帝以来以至有明之末，民族变化之历史。然欲语其详，有专史在。今述其概略而已。

黄帝时代与苗族竞。九黎之君曰蚩尤，苗族之至强者也。黄帝破而灭之。迁其类之善者于邹屠之乡。其不善者，以木械之，命之曰民。己之族则曰百姓。三代以来，百姓与民之别泯矣。是为彼折而同化于我。

观夫春秋，有荆越山戎诸戎，北狄、长狄鲜虞诸族。或滑诸夏以主齐盟。然

至于秦，则凡此名词，仅留于历史上而已。是亦折而同化于我。

汉初患匈奴。逮乎孝武以兵攘之，命张骞通西域，命唐蒙通西南夷，其卒，闽粤滇黔皆折而同化于我。

降乎典午，吾族不武，五胡乱华。前赵则匈奴也；成则巴氏也；后赵则羯也；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皆鲜卑也；前秦后凉，皆氐也；后秦，羌也；北凉大夏亦匈奴也。以次夷灭，天下中分南北。北朝始于拓跋氏。其后高氏宇文氏，复中分。自晋至隋，我民族之陵迟极矣！诸虏得志，多效汉俗，几如第四例所云少数征服者，为多数被征服者所同化。然刘裕创之于前，隋文帝获之于后。诸族中更屠杀，其子遗者悉折而同化于我。我民族虽暂屈于被征服者之地位，而终复居征服者之地位。

唐初，突厥肆虐，太宗灭之。其后回纥、吐蕃虽屡为梗，无大患也。五季，沙陀、契丹相继猖獗。至于有宋，我民族复宁焉。宋末，厄于女真，亡于蒙古。元胡之辱我民族也尤酷。谓契丹为汉人，谓我民族为南人，阶级至卑。此大垢也！有明奋兴，北虏穷遁，归其巢穴，未同化于我。而我民族光复故物，复居于征服者之地位。

是则，四千年来，我民族实如第二例所云，多数民族吸收少数民族而使之同化。我民族初本单纯，后乃繁杂。然实以吾族处主人之位，殊方异类，悉被卵翼。相安既久，遂同化为一而成四万万之大民族。

呜呼！今竟何如？自明亡以来，我民族已失第二例之位置。而至于今，则将降而列第三例之位置。

满洲与我民族不同。此我民族所咸知者也。即彼满人，亦不然自附。观其《开国方略》云：“长白山（在吉林乌拉城东南）之东，有布库哩山，山下有池曰布勒湖里，相传有天女三，浴于池。有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取而吞之，遂有身。生一男。及长，命以爱新觉罗为姓，名曰布库哩雍顺”云云。是则，满族与我真风马牛之不相及。无他之问题可以发生。彼其长白山下宁古塔边，长林丰草，禽兽所居，孳乳蕃庶，乃奋其牙角，奔蹕噬咋。先取金辽部落，继兼有元裔之蒙古，又继兼有朝鲜，又继兼有明之关外。金辽语言相同之国也。蒙古语言居处不同，而衣冠骑射同之国也。朝鲜及明，则语言衣冠皆不同。故用兵次第亦因之为先后。（语本魏源《圣武记》。）然金之与彼，实同族类。《开国方略》曾尝言之。天女之说，其神话耳。彼其东胡贱族（西方谓之通古斯种），方以类聚，故所合至易。辽及蒙古，视之有间矣。至于朝鲜，则尤疏远。然彼未尝涎之。特以近在肘腋，劫以威力，使勿生变耳。天命以来，所处心积虑以图之者，厥惟中国。终乃乘明之亡，疾驱入关，遂盗九鼎。自是以后，与我民族相接益密。夫以满族与我民族相比较。以云土地，彼所据者长白山

麓之片壤，而我则神州。以云人口，彼所拥者蕞尔之毳裘，而我神明之胄。以云文化，彼所享者鹿豕之生活，而我则四千年之文教。相去天壤，不待言也。彼既荐食不仰给于我，且无以为生。使其绝对的不同化于我，必不足以营卫明矣。使其绝对的同化于我，则一二世后将如螟蛉失其故形，而别有所天，是自歼其族也。彼中梟酋，处此问题，苦心焦虑，匪伊朝夕。卒乃得其所以自保而制人者。为术有二：一曰，勿为我民族所同化；二曰，欲使我民族与之同化。如是，则彼族可以长处主人之位，以宰制万类。其计弥工，其心弥毒。顺康雍乾以来，妙用此术，未尝少变。今钩考历史，刺取其真证实据，类列于左，以供参考。

（一）欲不为我民族所同化。夫两民族相遇，其性格相近而优劣之差少者，其同化作用速。其性格相异而优劣之差少者，其同化作用迟。其优劣之差远者，其同化作用速。此通例也（语本日本小野冢博士《政治学》）满族与我文野相殊，不能以道里计。盖适合乎第三例者。当同化进行时，滔滔然莫之能御，势将举其言语文字居处饮食而一同于我。此固当日之所不能免者也。彼大酋思障其流，首严通婚之禁。（多尔袞入关，下令满汉得通婚姻，其后撤回此令，通婚者罪不赦。见蒋良骥《东华录》）夫满之与我不同血族，复绝婚姻。故二百年来，精神体质，未尝少淆。彼族所恃以自存者在此。不然，以五百万之民族，与四万万之民族相片半合，在我民族，固蒙其恶质，而不及百年，彼族将无一存者，可决言也。彼既自间其族系，乃复保守其所固有者，以自别于我。利用其所擅长者，以凌制我。其手段可别为二种：

（甲）保守其习惯 习惯为民族之一要素。习惯存，则民族之精神存。其显然表见者，常有以自异于他民族。满人而知保此，其计之巧者也。虽然，若语满人之习惯，必将有狂笑绝气者。微特吾人不知所云，即彼族亦赧言之。举其一二例。生而以石压首作圆扁形。彼悬诸太庙之太祖太宗，图形于紫光阁之世臣，皆作此状。即最夸能保守满洲旧族之弘历，亦言之若有余羞者也。此其习惯之一。崇奉堂子，凡有战役，必先祭之。其神何名，无知之者。其祭献之礼绝诡秘。或曰：其大酋自裸以为牺牲。然无信据也。此其习惯之二。自作文字，先以蒙古字合满语，联缀成句。寻复以十二字头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因加圈点以分析之。其拙劣仙野，不足以载道甚明（如译壬戌为黑狗之类）。此其习惯之三。夫其习惯之不足言如此。而彼兢兢然保持之者，非以为美也。以之自别于我民族，而使其族人毋忘固有之观念也。此其心事，彼固明言之。王先谦《东华录》内载：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谕阅《太宗实录》，内载崇德元读《金世祖本纪》，谕众云：熙宗合喇及完颜亮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惟恐子孙仍效汉俗，豫为禁约。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

。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肃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正为万世子孙计也。云云。（以上太宗语，乾隆引之。）我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守，循而弗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较猎，时以学习国语，练习骑射，操练技勇，谆切训诲。此欲率由旧章，以传奕祀，永绵福祚。呜呼！此语情见乎辞矣！其为万世子孙计，真不可谓不周矣。彼既累世相传，坚守此旨。故于满洲旧俗，虽至微细，必监督之。乾隆八年，叹满洲旧俗日即废弛。责宗室子弟，食肉不能自割，行走不佩箭袋，有失旧俗。十五年六月癸未，谕：前因宗室等及满洲部院大臣，俱各偷安坐轿，竟不骑马，曾降谕禁止。此欲令伊等勤习武艺，不至有失满洲旧规。今闻有坐车者，与坐轿何异！嗣后只准王等与满洲一品大臣坐轿。其余概令骑马，二十年五月谕：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近日薰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者，尤属恶习。不知其所学者，未造汉人之堂奥，反为汉人所窃笑。此等习气，不可不痛加惩戒！嗣后八旗，总以清语骑射为务。即翰林等，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辈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其谨小慎微，思患豫防，至于如此！然其中尚有宜注意之点。彼一则曰：“学习国语”；再则曰“以清语骑射为务”。夫以满洲人操满洲语，此真天然之事，何待强迫督率之为。则以彼虏自入关以来，悉操北京语，久已忘其固有之语言故也。彼知语言文字为民族之要素，故汲汲欲保守之。且令翰林院必考试满洲文。然丑劣寡用，微特汉人吐弃之，即满人亦不以为意。特为威力所怵，聊事率循而已。至骑射，则关系重要。后将论之。其他习惯，亦多关于强悍之俗。彼之主张保守，非无故也。夫北魏孝文帝自恋虏俗，刻意模范汉人风化，迁都洛阳，粉饰汉制。其结果，胡虏悉同化于我民族。迨乎隋唐，畛畦悉泯。无他，忘故我之观念，而与他族相混于无形也。满洲人保守其习惯也，是欲永保其固有之民族，以翹乎我民族之上，不可忽也。

（乙）发皇其所长 满俗无所长，其所长惟骑射。彼之得志，皆由狂噬死咋而来。故日谋宝有而精进之。观上所述诸论可证也。而彼惟利用所长，故得钤制我民族，使无生气。因之于吾历史上留万年之大纪念曰：满洲自人寇以来，凡兵权悉操于彼族，而我民族无与焉。呜呼，吾不能不叹满人设计之工也！夫以兵权悉操于彼族之手，则生杀屠醢，一惟其命。故以少数之民族，制多数民族而有余。彼于一方，则利我民族之文弱，务求柔其骨而{卅尔}其神者。既以科举愚之矣，又开博学鸿词科，求天下图书，储之四库，使儒臣从事校勘，使之益近于文柔。至于武事，则不复齿之。乾隆之于汉臣，口吻尤刻。于陈宏谋之转粮不力也，则曰：彼系汉人，不必责以有勇智。于陈世倌之言兵事也，则曰：彼汉文臣，乃敢言兵事，其志可嘉（皆见《东华录》）！其侮弄如此

。于一方面，则重满人之兵权。凡国家之军政组织，全部属之。其用意所在，固至易明。盖两民族相遇，一尚文柔，一尚强武，比其格格不相入，而必不能同化，无待言者。而强者摧柔，又其必然之理。故彼族首重此。以为如是，则不独有以自异于我民族，且足以凌制驯伏我民族而有余也。故其兵制，则重驻防，重禁旅，而不重绿营。魏源《圣武记》有云：八旗有禁旅，有驻防。禁旅八旗，满洲兵八万，并蒙古汉军共十万。其人则皆东海扈伦诸部落。无在黑龙江北，宁古塔东者。其汉军亦无远在山海关以内者。若夫驻防之兵，则即八旗佐领中之余丁，佐领外之新附，随时编籍，人无定额，散处辽河东西诸城。无事射猎耕屯，有事驰驱甲冑。故天命十一年攻宁远时，兵已十三万。崇德中，远蹂燕蓟，随近摧宁锦，旁挾朝鲜、蒙古，用兵常十余万。而入关以后，以之内卫京师，外馭九服四夷。观此，其兵制可略见矣。是以入关以来，凡有战役，皆以防任之。彼其心，不第不望绿营之强也，实且利绿营之弱。即间有一二征伐，资绿营之力者，然终不以为正师也。惟康熙禁旅驻三藩之役，有小例外。盖其时为满族与我民族交战。彼满人者，既深忌我，复深畏我。惧其悉趋于三藩，而并力以敌己也。故谋有以离间而利用之。为手谕以诏绿营诸将曰：从古汉人叛乱，只用汉兵剿平，岂有满兵助战！于是，一时赵良栋、施琅、李之芳、傅宏烈诸民贼，争刈同种以媚异族，而三藩遂戡。此其间出于政策也。至于典兵之臣，则几满族所专有。其初皆以亲王为统帅。睿礼郑豫肃勤等是也。康熙时，尚仍此制。三藩之役，则安康简等也。西北用兵，亦屡以皇子将之。至雍正以后，始不尽然。汉人之司军柄者，惟年羹尧、岳钟琪二人。然年旋被戮，岳亦谤书盈筐。以其手繫曾静，以兴大狱，始幸而苟全。其他如康熙准噶尔之役，则费扬古也；雍正西南夷之役，则鄂尔泰也；乾隆准部之役，则班第、永常、兆惠等也；回疆之役，则兆惠等也；大金川之役，则傅恒也；小金川之役，则阿桂也；缅甸之役，则傅恒也；廓尔喀之役，则福康安也；嘉庆川湖陕之役，则额勒登保、德楞泰也。此莘莘之大役，皆以满人掌兵。而汉人则不欲其与闻军事，即为偏裨，亦欲限制之。雍正六年，满珠等奏：京营武弁等员参将以下，不宜用汉人为之。得旨：“朕汉满一体，从无歧视。（中略）满洲人数本少。今止将中外紧要之缺补用已足。若参将以下之员弁，悉将满洲人补用，则人数不敷，势必员缺。”（见蒋氏《东华录》）夫于“满汉一体”之下，忽著此语，一何可笑！至此亦可云情见乎辞矣。总之，专制国之政府，有非常之兵力为第一要义。使为异族政府，则更所急。察满洲军事的组织，乃欲以一民族为一军队，营卫京师，而驻防各省，长驾远馭，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计。至于其不予我民族以兵权，则战胜民族对于战败民族所应有之手段。英之于印度，法之于安南，亦犹是也。彼之不愿与我民族同化者在

此。彼之遂能不与我民族同化者，亦在此。

（二）欲迫我民族为所同化 彼之不欲为我民族所同化，既如上述。然不同民族而同为国民，虑我民族之不安其生而将有变也。则求所以同化我者。其目的在使我民族铲除民族思想，而为驯服之奴隶。彼又虑欲达此目的，非用威迫之手段不可。故不以柔道行之，而惟以蛮力行之。其手段可分二种：

（甲）关于物质上者 其最重要者，莫如剃发易服一事。而剃发尤切肤之痛也。夫民族之表见于外者，为特有之徽识。图腾社会（此从严译《社会通论》。日本译为征章社会），视此最重。至于今世，亦莫能废。民族之徽识，常与民族之精神相维系。望之而民族观念油然而生。彼满族之效我民族之所为欤，是使人灭绝满洲民族之观念也。使其强我民族悉效彼之所为欤，是使人灭绝我民族之观念也。故彼旁皇久之，卒厉行此政策。蒋氏《东华录》顺治五年谕礼部：“向来剃发之制，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此事朕筹之至熟。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内，尽行剃完。若巧避惜发，藉词争辩，决不宽贷！该地方官若有为此事渎上奏章，欲将朕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呜呼，此一纸剃发令，彼实掬其野心以示天下者也。悍然曰“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之人！”质直自白，无遁辞焉。犹复饰言明制。彼宁不知此非有明一代之制，而我民族相沿之制耶？不过欲我民族变形鹿豕，丧尽种族观念，戢戢然归化之而已。然我民族一息尚存，此心不死。自剃发令宣告后，吴楚江浙接踵起义。伏尸百亿，流血万里，以殉其节。遗臣逸老，争祝发为僧，或著道士服。而王夫之氏且窜身獠峒，终其身不复出。此犹曰忠节之士也。一般国民，屈于毒焰，不得自由。然风气所成，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说。女子之不易服，犹曰非其所严禁。至于殡殓死者以本族之衣冠，使不至于不瞑而有以见先人于地下，其节弥苦，其情尤惨矣！此犹曰普通之人心也。污贱如陈同夏，犹知昌言于朝，谓蓄发整衣冠，然后天下太平。毒戾如吴三桂，犹知以剃发易服为耻，号召天下以谋一洗之。此辈狗彘不若，而赞同舆论犹若此。此犹曰为时尚迹也。洪杨崛起，兵力所及，汉宫威仪，一复其旧。东南群省，翕然应之，几覆满祚。呜呼，怨气所聚，郁而必泄。自今以往，我知彼族终无幸存之理也。彼虽处心积虑以谋同化我，其安能，其安能！

（乙）关于精神上者 我民族有自尊之性质。自以神明之胄，不当与夷狄齿。故对于他民族，无平等之观念。至于用夏变夷，尤非所堪。此种思想，为满人所大不利彼以犬羊贱种入据九鼎。假使我民族日怀猾夏之痛，死灰必燃，终为彼患。盖社会心理，常为事实之母。果其民族精神，团结不解。则虽怵于威力，为形式上的服从。一旦爆发，若溃江河，决非彼等所能御也。彼故日谋所

以使我民族死心尽气者。日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饰之以淫辞，行之以威力。庄廷年龙之狱，戴南山之狱，查嗣庭之狱，陆生楠之狱，曾静吕留良之狱，钱名世之狱，胡忠藻之狱，皆一二私人痛心种沦，时发微叹，遂被踪迹，而及于难。直接使一二人受其痛苦，而间接使我民族箝口结舌，胥相忘于公义。由是视异类若兄弟，戴仇讎为父母，剥丧廉耻，世为人奴。呜呼，贱胡操术若是工耶？今举当时诏书，其心事之最明白显露者如下：雍正七年九月癸未谕有云：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又云：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殊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文之，非以其为夷狄而外之也。其所根据者，为以君臣之大义，破种族之思想。以为既成君臣，不当复问种族也。而当时有排满思想者，亦实不免以政治上之革命，与种族上之革命，混而同观。故彼所持之说，转若铿然有声。至今日，则知以一王室仆一王室，谓之易姓。以一国家踏一国家，谓之亡国。以一种族，克另一种族，谓之灭种。满洲者，对于明朝则为易姓，而对于中国，对于我民族，则实为亡国灭种之寇讎。誓当枕戈泣血，以求一洗。而奚君臣之与有？噫！五洲之族类繁矣！苟其不问种姓，惟强是从。前则生番野獠，黑蛮红夷，皆将可谓吾君，而奚止汝满奴者！彼其利用儒术，摭拾一二尊君亲上之语，欲以摧陷廓清华夷之大防，以蕲我民族死心归化，罔敢有越志。故虽一字之微，亦所不忽。观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谕：“朕览本朝刊写书籍，凡遇夷狄胡虏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而避之。不知此固悖理犯义不敬之甚。此后临文作字，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见《东华录》雍正八年）夫{尔}然民族，屡遭淫威，防触忌讳，百方避之。彼以为此之避我，乃远我也。使不我远而反我亲，然后相安，驯致相忘。故其监谤之法，细微至此。呜呼，斧所及，不止形体，而深入于心术，不其酷哉！贼智相传，其子弘历，乃复跨灶。取我四千年历史而点窜之。凡夷夏之闲，悉被扫抹。夫历史为民族精神所寄。我民族于此，有深自表见者。司马光之作《通鉴》也，晋亡之后，继以宋齐梁陈，未尝使索虏篡统也。王世贞之作《纲鉴》也，宋帝飘零口海，犹不著其失位。明祖义师一起，即以纪元。所以恶元之篡我也。凡此皆民族精义所存。彼纂《御批通鉴辑览》，概删改之。且龈龈致辨焉。凡此皆谬托学术，以行其鬼蜮之技，狐蛊之智，欲我民族帖然归化，自安顺民而已。然民族大义，中更磨砢，益发光莹。今日吾民族思想，更进一步，不复如前者之自尊而卑人。而知以保种竞存

为无上义。自今以往，我知彼族终无幸存之理也。彼虽处心积虑以谋同化我，其安能，其安能！

准是以言，彼之不欲同化于我也若此，而强我民族使归化于彼而卒无效也又若彼。是以三百年满汉之界，昭然分明。他日我民族崛起奋飞，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芟荆所余，仅存遗孽。以公理论，固宜以人类视之。而以政策论，则狼性难驯，野心叵测，宜使受特别之法律。若国籍法之于外人之归化者可也。如此，则彼有能力，自当同化于我。否则，与美洲之红夷同归于尽而已。如此，则使我民族自被征服者之地位，一跃而立于征服者之地位。复民族同化公例上第二例之位置。

然则，吾前言我民族之在今日，将降而列第三例之位置者何也？则以满人自咸同以来，其状况已大异畴昔。故以云保有习惯，则贱胡忘本，已自失其故吾。迄今日关内满人，能为满洲语言文字者，已无多人可知矣。以云专擅武事，则八旗窳朽，自嘉庆川湖陕之役，已情见势绌。道光鸦片烟之役，林则徐守两广，边防屹然。其僨者，皆满洲渠帅也。英法联军之役，僧格林沁率满蒙精骑以为洋枪队之的，其军遂歼，而《天津条约》以成。洪杨之役，赛尚阿辈工于溃败，官文则直曾胡之傀儡耳。人才既衰，军制尤腐坏不可方物。胡林翼疏论兵事，谓凡与贼遇，宜使兵勇临前敌，而吉林精骑尾其后。如胜，可使逐利。即败，亦不至多所损失（见《胡文忠遗集》）。其轻侮若此！是故湘淮诸军，势力弥满天下。而捻回诸役，皆以汉人专征。逮乎今日，各省练兵，以防家贼，不复恃禁旅驻防。虽近者练兵处侧重满人，已有显象。要之，其不能回复已失之势力，可决也。是其昔之所汲汲自保，不欲同化于我者，已无复存。而庚子之役，俄军藉口占奉天。以彼曹失其首邱，益有孤立之惧。屈意交欢于我，下满汉通婚之诏，以冀同化。凡此皆与嘉道以前，成一反比例者也。虽然，使若是，则少数征服者同化于多数被征服者。同化公例之第四者耳。何至如第三例所云耶？即应之曰：满酋之在今日，又别有新术在。

大抵民族不同而同为国民者，其所争者莫大于政治上之势力。政治上之势力优，则其民族之势力亦独优。满洲自入关以来，一切程度恶劣于我万倍，而能久荣者，以独占政治上势力故也。今者，欲巩固其民族，仍不外乎巩固其政治上之势力。由是而有立宪之说。

夫立宪，一般志士所鼓吹者也，一般国民所希望者也。使吾状其丑恶，则必有怫然不欲闻者。吾今先想像一至美尽善之宪法，而语其效果曰：此之宪法，于民族上之运动有二效果，一曰使满汉平等。曩者虽同为国民，而权利义务各不平等。今则自由之分配已均。二曰使满汉和睦。曩者阴实相仇，恐莫能释。今则同栖息于一国法之上，可以耦俱无猜。如是，当亦一般志士一般国民所

喜出望外，而心满意足者也。虽然，吾敢下一断语曰：从此满族遂永立于征服者之地位，我民族遂永立于被征服者之地位。而同化之第三例，乃为我民族特设之位置也！请不复语深远，为设浅近喻以明之。今有大盗入主人家，据其室庐，繫其人口，而尽夺其所有。既乃自居户主，释所繫俘，稍予恩赐，使同德壹衷，以奉事己。如是，则故主人者遂欣然愿事之乎？抑引为不共天日之仇讎乎？我民族之愿奉满洲政府以立宪也，胡不思此况乎？宪法者，国民之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盖宪法之本旨在伸张国民之权利，以监督政府之行为。彼政府乌有立法以自缚者！即在立宪君主国，其宪法或由政府所规定。然实际仍受国民之指挥。今国民已有指挥政府之权力乎？而敢然言立宪乎？况今之政府，异族之政府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彼惧其族之孤，而虞吾之逼。乃为是以牢笼我，乃遽信之乎？希腊之受制于土耳其也。知求独立而已，不知求土耳其政府之立宪也。比利时之受制于荷兰也，知求独立而已，不知求荷兰政府之立宪也。匈牙利之受制于奥大利也，知求独立而已，而奥大利卒与之立宪，为双立君主国。匈虽绌于力，暂屈从之。然至于今日，犹谋反动。盖民族不同，而因征服之关系，同为国民者，征服者则恒居于优势之地位，而牵制被征服者，俾不得脱其羁绊。而被征服者即甚无耻，亦未有乞丐其沾溉者。非势所不能为，亦义所不当为也。则知满洲政府之立宪说，乃使我民族诚心归化之一妙用，而勿堕其术中。

深观乎国民之所欢迎立宪说者，其原因甚繁。而其最大者，则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皆幼稚而交相错也。夫国民主义，从政治上观念而发生。民族主义，从种族上之观念而发生。二者固相密接，而决非同物。设如今之政府为同族之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对之只有唯一之国民主义，踏厥政体，而目的达矣。然今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乃国民梦不之觉，日言排满。一闻满政府欲立宪，则輶然喜。是以政治思想克灭种族思想也。岂知其究竟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偿，而徒以种族，供人鱼肉耶？呜呼，种此祸者谁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之妖言惑众也！

康有为之《辩革命书》，一生抱负，在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以为政权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而种族之别，则尤无须乎尔。此其巨谬极戾，余杭章君炳麟已辞而辟之。公理显然，无待赘矣。然康之所说，其根据全在雍正关于曾静、吕留良之狱所著之《大义觉迷录》。不为揭而出之，恐天下犹有不知其心，而误信其言者。兹刺取《大义觉迷录》中康氏书抄袭之语，比较互列于下。《大义觉迷录》有云：“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

，曾何损于圣德乎？”康氏原书亦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入主中国，古今称之。”又云：“所谓满汉，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此其抄袭者一。《大义觉迷录》有云：“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康氏原书有云：“孔子春秋之义，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其抄袭者二。（康氏平日治《春秋》主《公羊》，斥《左传》为伪传。今为辩护满洲计，则并引其语矣。）《大义觉迷录》有云：“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豸严狃，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夷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自我朝入主中土，并蒙古极边诸部，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之分论乎？”康氏原著亦云：“中国昔从晋时，氐羌鲜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孙遍布中土，多以千亿。又大江南五溪蛮及骆越闽广皆中夏之人，与诸蛮相杂，今无可辨。”又云：“国朝之开满洲、蒙古、回疆、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以逾汉唐而轶宋明。”其抄袭三。呜呼，彼其心岂不以为此我世宗宪皇帝之圣著，为小臣者所宜称述弗衰者耶？尤其甚者！彼雍正仅云：“我朝既为中外臣民之主，不当以华夷而有殊视。”而已未尝自认与吾同种族也。康氏原书乃引《史记》，称匈奴为禹后。遂倡言曰：“满洲种族出于夏禹。”呜呼，非有脑病，谁为斯言！夫匈奴即与我同所自出。然民族要素，非第血系而已。无社会的共同生活，即不能自附同族。至于满洲，则更为匈奴不同族类。匈奴为北狄，而彼为东胡。彼之《蒙古源流》已详言之。大抵华人蒙古人满洲人皆无不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今康有为竟以无端之牵合，而造出满洲种族出于夏禹一语。非有脑病，谁能为此言！至于称颂满政府圣德，谓为“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此虽在满洲人犹将愧骇流汗，掩耳走避，而彼公然笔之于书，以告天下！呜呼，彼真人妖！愿我民族共铲除之，毋为戾气所染！

梁启超更不足道矣！彼其著《中国魂》也，中有句云：“张之洞非汉人也，吾恨之若仇雠也！今上非满人耶？吾尊之若帝天也。”其头脑可想！本此思想，以为伯伦知理之学说（见壬寅《新民丛报》三十八三十九号），于民族主义极力排斥。其第一疑问谓：“汉人果已有新立国之资格否？”夫梁氏之意，岂不以我民族历史上未尝有民权之习惯，故必无实行之能力乎？其所译伯氏波氏最得意之辞，即在此也。然历史者，进步的也，改良的也。国民于一方保历史之旧习惯，于一方受世界之新思潮，两相冲突，必相调和。故其进也以渐而不以骤。乌有专恃历史以为国基者！至于所云：“爱国志士之所志，果以排满为究竟之目的耶？抑以立国为究竟目的？毋亦曰目的在彼，直借此为过渡之

一手段云耳。”噫，此真我所谓种族思想与政治思想混而为一者也。则请语之曰：以排满为达民族主义之目的，以立国为达国民主义之目的。此两目的，誓以死达，无所谓以此为目的，而以彼为手段也。其第二问曰：“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则请语之曰：以其为满人而排之，由民族主义故；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由国民主义故。两者俱达者也。夫使为国民者，对于政府但有政治观念而无种族观念，而有异种侵入，略施仁政，便可戴以为君，此真贱种之所为也！满洲未入关以前，与我国不同种。其不同，犹今日之邻国也。乘乱入寇二百余年，使我民族忘心事仇，犹不以为非。则联军入京，比户皆树顺民旗，亦将推为达时势之君子乎？其第三问曰：“必离满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则请语之曰：若云同化，必以我民族居于主人之位而吸收之。若明以前之于他族可也。不辨地位而但云并包兼容，则必非我民族所当出也。彼之言曰：“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此其言有类梦呓。夫国内他族同化于我久矣，尚何本部属部之与有？今当执民族主义以对满洲。满洲既夷，蒙古随而倾服。以同化力吸收之，至易易也。若如梁氏所云：“谓满人已化成于汉民俗”，而不悟满之对我，其阴谋诡计为何如，容可谓之知言乎？故吾之排满也，非“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也。劝我民族知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处也。梁氏而无以难也，则请塞尔口，无取乎取民族主义而诋毁之也！尤可笑者，不敢言民族主义，乃至不敢言共和。鼠目寸光，一读波伦哈克之《国家论》，即颤声长号曰：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噫！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梁氏其有此景象乎？请语之曰：子毋怒！子欲知国法学，宜先知家数。日本有贺长雄氏，言英国宪法学者，采求王权割让之事实，法国宪法学者讲究国家新造之理论，德国宪法学者用力于成文宪法之解释，皆非偶然，诚通论也。故德国学者什九排斥共和政体。而美国学者巴尔斯且斥曰：欧洲公法学者无知国家与政府之别者。梁氏见之，又当震惊如何！学不知家数，而但震于一二人之私说以自惊自怪，徒自苦耳！

呜呼，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呜呼，吾愿我民族自审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处！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革命之决心

吾党之士，关于革命之决心，为文以论之者屡矣。顾吾以为既欲以此为吾人之决心，则其不可以不近，而所守者不可以不约也。因约言于左。

革命之决心之所由起，其则于吾人恻隐之心乎？孟子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韩愈有言：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若是者何哉？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呜呼！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此矣。恻隐之心，至纯洁也。无所为而为之者也，此之谓仁。为恻隐之心所迫，虽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此之谓勇。仁与勇，尽人所同具也。至于乍见之而后动心，介于其侧则后往而全之者，非谓耳目所不及，即可恣然置之也。以无所感，故无所动耳。是以能充其恻隐之心者，耳目所不及，而思虑及之焉。思虑之所及，举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一一系诸其心，若耳闻而目睹。是则其怵惕恻隐之心无时而不存。而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而救之之志，亦无时而不存。皇皇而忧之，昧昧而思之，焦然无一息之安。其持危扶颠，盖出于情之不容已。以不如是不足以释其忧思也。然虽如是，其遂足以释其忧思乎？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其数无穷，则吾躬之忧患亦与为无穷。君子敢于以渺然之身，任天下之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要皆为此恻隐之心所迫而使之然耳。

吾人之决心于革命，孰非由恻隐之心所发者。人必不忍其同类之死亡屈辱。而历史之所纪，父老之所传，亡国之惨，在人耳目。此追既往而生恻隐者也。人心醉而未由醒之，浊而未由清之，目击蚩蚩之民，辛苦憔悴，为人践踏，乃无异于牛马草芥。顾身受者不能自脱，坐视者莫知所救。此抚现在而生恻隐者也。由既往而至现在，其每况愈下，已如此矣。由现在而推将来，其将如水之益深火之益烈欤？抑穷则变，变则通，剥极而复欤？此思将来而生恻隐者也。德之不建，民之无援，使人陷于沉忧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郁积以成革命之决心。是故其决心至单纯也，至坚凝也。心之所向，无坚不摧。有一日之闲暇，则旁皇如无所归。有顷刻之逸乐，则而不安其居。所藉以祛忧烦而致宁静者，惟劳身焦思以力行其所志而已。此无他，恻隐之心能使人宅于忧患，而于安乐去之若将浼者也。

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夫能此者，无他道焉。充实其恻隐之心而已。苟其心悬悬于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则身处富贵，适使其不宁之心为之滋甚。至于贫贱，则天下之所同也。天下之人，既不自拔于贫贱。吾一人又何择焉。若夫威武能屈天下之懦者，而不能屈天下之仁者

。盖仁者必有勇，于情所不能忍者，必不愬然也。欲行其心之所安，虽万死而不辞。是故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为之。至刚毅之节操，惟至宽裕之度量者能由之。由恻隐之心而生之勇气，能使威武为之屈。诘有屈于威武者乎？是故能保其恻隐之心者，则贞固之节，入水火而不渝，必不于生死去就之际，有所迟回以玷其生平也。虽然，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屈于威武者，惟小人之所为耳。卓犖之士，克自振拔，常不为其所羈。吾今乃于富贵贫贱威武之外，更得一事焉，厥为名誉。无贤无愚，咸耽于是。虽以仲尼，犹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则几等于口头禅矣。夫名者，实之宾。名非有累于人也。然而于本原之地，而有好名之念，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之无所不至，以名之不己属，因而灰败者有之矣。甚则，因而变节者，亦有之矣。尤甚者，以争名之故，君子之相忤，甚于小人之相残。坏植败群，于今为烈。名之为累有若是也！然求其本，亦由于未扩充其恻隐之心而已。诚使恻隐之心而能扩充，则好名之念未有不为之克灭者。余小子不敏，尝服膺于王阳明之言。每读其《答聂文蔚书》，未尝不为之叹息也。夫聂子之言曰：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其信道之笃，已可谓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矣。而阳明之意，则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不信。盖以生民之困苦荼毒，莫非疾痛之切于吾身。所以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以祈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谦而已矣。夫如是，其所以天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初非有所执拗而为之。良由疾痛迫切，虽欲己之而自有所不容己。此所以为至诚也。使人能以此心为心，则求自谦之不暇，而好名之念，无自而生矣。天下信之，喜其志之得行，而已无与也。天下非之，终必祈其志之得行，于己亦无与也。悠悠之毁誉，宁有所轻重于毫末耶？

夫富贵贫贱可以移人之情者也。威武虽不能移人之情，而以力服人，能使人不得不从者也。至于名誉，其得之之乐，有甚于富贵。失之之苦，有甚于贫贱。而其具有能左右人心志之力，则又过于威武。前三者为常人所不能免，后者则高材之士亦或不能免。然使一旦能扩充其恻隐之心者，则此四者不拨而自去，而其心乃纯一而不杂矣。夫纯洁者必有勇，所谓无欲则刚也。恻隐之心迫于内，则仁以为己任，虽杀身而不辞。斯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也。义理之勇，其可见者有二：

一曰不畏死 人情莫不乐生而畏死。以生之有可恋也。若夫为恻隐之心所迫，则接于目，充于耳者，皆颠连无告者之忧伤憔悴之色，与其呻吟之声。既不忍于旁观，又不能拯之出于水火。吾何为生于此世乎？则弥觉生之可厌，而未

见其可恋也。夫以生为可厌，则其不畏死无难矣。然人情莫不恋其所亲。吾人于此，岂独无所感乎？顾天下人之爱其亲，孰不吾若。吾不忍舍吾亲，而父母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者，盈天下皆是也。吾其能一一使之不舍其亲乎？吾于家庭之际，至难言也。然而天下之人，其遭际之难同于我，或什百千万于我者，则又何限。吾其能以自私乎？思此而爱亲之心进而合于爱同胞之心，死志决矣。自以力之微，无以致其爱于同胞，又无以致其爱于其亲也，以一死绝其爱焉。而于其将死，固未忘同胞，又未忘其亲也。于此知爱亲之心，与爱同胞之心，实为一物而无间于公私，而纯然恻隐之心是也。

二曰不惮烦 志于革命者，以死为究竟，斯固然矣。然一死未足以塞责。故未死者之责任，不可以不尽也。常人乐生而恶死。哲人反之，则恶生而乐死。其所以恶生而乐死者，以惮烦故耳。世之昏浊甚矣！阳明有言：“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而行其自私之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而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亦无怪纷纷藉藉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人情之险若此！孤洁之士，愤世嫉俗，不能一朝居。往往绝人逃世，同其身于死灰槁木。其甚者，或因而自杀。其次，则险譎之士，操老子之术，以柔制刚，以静制动，颠倒一世之人，而巧于自全。又其次，则为乡愿，同流合污，阉然而媚于世。夫老氏之徒与乡愿，皆习知人之情伪，以巧于不败之地。其为自私自利，无足论。至于绝人逃世者，迹则高矣。然推其用心，由于惮烦。是亦自私自利也。而自私自利之见所由生，在于未充其恻隐之心而已。使能充其恻隐之心者，则必不为一己计，而为众人计。目击天下之纷纷藉藉，祸乱相寻，人所避之惟恐不及者，挺然以一身当其际，而无所却。即令所接者无所往而非倾险之人，所处者无所往而非阴郁之境，而其至诚恻怛之意，初不由之而少间。忧患虽深，不改其度，事变之来，不失其守。阳明所谓言语正到快意时，截然能忍默，意气正到发扬时，翕然能收敛，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廓然能消化，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盖观于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知其所守之固。此所以能应万变而不穷也。

是故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烬煨。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熬煎之苦至矣。斯

亦成饭之要素也。呜呼！革命党人将以身为薪乎？抑以身为釜乎？亦各就性其之所近者，以各尽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则饭也。待革命以苏其困之四万万人，譬则啼饥而待哺者也。革命党人以身为薪，或以薪为釜，合而炊饭。俟饭之熟，请四万万人共飧之。

○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

自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昌明以来，绅之士，荷箠之夫，稍知爱国者，咸以革命为不可一日缓。此国民心理之进步，而国家盛强之动机也。然尚有鼓其讪皮说，诋毁革命者。其立说皆诡弱而不足以自存。其稍足以淆人听闻者，不外二说。其谓今日之政府已进于文明也。然凡稍知民族与政治之关系者，皆知主权苟尚在彼族之手，则政治决无由进步。故此说决无成立之理由。其二则谓革命可以召瓜分。而谓各国方眈眈于我，一有内乱，必立干涉。而国随之亡。为此言者，自托老成持重，而以逆臆之危辞，恫喝国民，沮其方新之气。于是别有怀抱者，乐于便托此说以自文饰。即真有爱国之诚者，亦荧于听闻而摇惑失志，其流毒所播，不可谓细也。今欲外审各国对于中国之方针，内度国民之实力，口极论，阐明革命与瓜分，决无因果关系。且正因革命，然后可以杜瓜分之祸。愿爱国者相与研究此问题，而悦然于解决之方法也。本论分两大段。前段论瓜分说之沿革，后段论革命与瓜分之无关系。

○第一瓜分说之沿革

瓜分之原因，由于中国之不能自立也。中国不能自立，何以为瓜分之原因？以中国不能自立，则世界之平和不可保也。各国争欲均势力于中国。势力相冲突，常足以激成世界之大战争。于是有一国谓势力之不均如此，不如分割之，俾各得其所。于是倡瓜分主义。又有一国谓势力既不平均，若言瓜分，则滋忧也。于是倡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主义。甲午以后，庚子以前，瓜分说极炽之时代也。庚子以后，至于今日，开放门户保全领土说确定之时代也。一言以蔽之，中国未至于瓜分者，列国势力平均主义之结果也。（庚子以前，因势力不均而至于言瓜分。庚子以后，因势力不均而至于言开放、保全，始终均势问题也。）而解决之法，后与前异。以上举其概要，以下逐项释明之。

（一）中国不能自立之原因。自立者何？能自以内部之力，完全独立之谓也。故自立与孤立有别。持锁国主义，孤立无邻，谓之自弃可耳。决不能自立于今日国际团体之内也。而自西力东侵以来，吾国陷于旋涡之地位。既无复孤立之余地，又不能自立。国力颓丧，瓜分在人，保全在人。岌岌然不可终日。国民所已知者也。而其所以致此者，实惟满洲人秉政之故。盖我国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无过。而厉行锁国主义，鼓舞排外思想，见靡外侮，驯致于危亡，犹复调唆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使势力平均主义，亦将不能维持者，实惟

满洲政府独任其咎。盖自满洲篡位以后，禁绝中国人与外国人交通。以通商为厉禁，放逐传教师于国外，戮人民之私奉外国教者。人民有迁徙于他国者，处以死刑。其与外人交接也，觐见之礼，以三跪九叩首为一大问题。初以献俘之礼待之，后以藩属之礼待之。此康熙以来之政策也。道光之际，有鸦片之役。咸丰之际，有联军之役。光绪之际，有甲午之役。中更丧乱，贱外之心变而为畏外仇外。于是奖励和拳，宗室王大臣为其首领。揭扶清灭洋之帜，以招八国之兵。迨乎北京失守，狼狈西遁。此后又一变而为媚外。然交欢于甲，失欢于乙。朝三暮四，外交之丑劣，至此为极。综满洲政府之对外政策，不出二端。前者为倨慢无礼，后者为反复无耻。以至有今日。然则，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洲人之秉政，可决言者也。闻者疑吾言乎？试取外国人之言论以证明之。

古芬氏著《最近之支那》，第四章《支那之外交》有云：

（一六四四年满洲人征服支那而建清朝，专从事鼓吹国人之排外思想。今日欧美人恒言支那人之排外思想，为其同有之性质。不知鼓吹激动之思想者，实满洲人也。盖满洲人欲以少数之民族制御大国，永使驯伏其下。因而遮断外国之交通，杜绝外来之势力。其结果，遂致使支那人有强烈之排外感情。勃克曰：满朝势力之确立，全由于锁国政策。然其衰落，亦恐坐是也。可谓名言矣。）

以上古芬氏之言也。亦可谓旁观者清矣。更观庚子之役，联军既破北京，各国会议善后处分。德国首议处罚元凶。美国答之曰：

（此役暴徒之首魁，即政府诸宗室元老也。故宜先改造清国政府，后乃议处罚之。）

此言诚洞悉当日事变之真相者。去年日清谈判之际，日本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于东邦协会演说有云：

（支那之政府，专以苟且姑息为治。惟企革命之不起，欲割地事人以保社稷。谓外交上柔能制刚，利用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而无信义。故日英同盟虽实行支那之保全开放，列国之机会均等主义，然战国派之外交，可惹起内部之变动。）

此其言满洲政府之心事，可谓洞若观火矣。上所引证，皆非出于我国人之口，乃出于外国人之口者也。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外国人尚能知能言之，乃我国人而反昧乎？

（二）各国对于中国之政策。满洲政府实足以召瓜分，既如上所述。然各国之由瓜分主义，一变而为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主义者，非满洲政府使之然也。一由于各国间维持势力平均，二由于知我国民之情，实虑瓜分之难行也。盖欧亚

交通以来，道光时有鸦片之役，咸丰时有联军之役。其战争之目的，欲击破锁国主义，得以自由贸易而已。非有瓜分之观念存于其间。迨乎甲午一役以后，情见势绌，而各国之殖势力于中国者，至不平均。所得丰者思保持之，所得歉者思挠夺之。于是德国首倡瓜分之议。于一八九七年，以海贼之暴举，占夺胶州湾。于是俄藉口以租借旅顺口大连湾，英租借威海卫，法租借广州湾。此外人屡有不割让地之设定，瓜分之论，极炽于是时矣。然终以势力不平均之故，瓜分适于滋扰。于是美国首提议门户开放主义。英日固同此主义者。于是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〇年，英德俄法日伊六国皆表同意。宣言对于中国保全领土开放门户为主旨。此为各国对清政策之根本也。未几而有庚子之变。自有庚子之役，列国益维持前此之政策，而知瓜分之难行。无识者以为庚子之役乃瓜分之机会也。然须知北京已破，帝后远遁，而各国会乃汲汲于善后处分及媾和条约者，何也？此有二原因在。其一由于各国之政见有相违也。日英美志于保全，俄德法志于侵略。联军统帅华德西欲进兵太原，英军帅加士里不奉令。谓有政府之命令，不许进兵。华德西无如何也。各国齟齬若此。俄啖知之，乃扬言曰：俄国出兵之目的，欲扫荡拳匪，救援北京而已。今宜讲善后策，维持清政府，缓处罚元凶。盖于一方博宽厚之名以市恩于满洲政府，一方萃兵于满洲，以为占领之计。遂由是而生日俄战争之结果。此由平均势力之使然也。其二则各国，于此一役，知民气之不可侮。盖拳匪之愚妄虽可笑咤，然所以激而至此者，仇外之感情使然也。今北京虽残，东南诸省犹无恙。使行瓜分，非亿万之兵力，长久之岁月，不足以集事。故有所惮而不敢发也。且因是之故，外人知暴烈的手段，予吾民以难堪，适以激动其排外之热。自是以后，由劫夺主义，一变而为吸收主义矣。以此二原因，故俄国首倡退兵，各国无梗议。旋归和好。尔后俄包藏祸心，并兼满洲，终酿日俄之战。迩来瓜分之说已如烟消云散，不复有称道之者矣。

然则，为今日之中国计，正宜利用此均势之机会，以奋然自立。勿谓门户开放领土保全，可以苟全也。受人之保护，不得谓之自立。不能自立者，不能生存。然中国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人秉政。故非扑满不能弭瓜分之祸。何也？各国虽取均势主义，然今日之满洲政府，其外交政策，在煽动列强之嫉妒心，而利用其冲突。于是各国中有狡者，以诈欺恫喝之手段投之，无所往而不得志。一国有所获独丰者，则均势之政策不可维持。终必出于分割而后已。盖满洲政府既谩藏海盜，又反复无常。其究极必破坏均势政策，而使各国不得不出于瓜分。分而不均，则各国相战。分而吾国民起与为敌，则各国与吾国相战。世界无宁日矣。惟吾国之不利，抑亦各国之不利也。故中国今日宜亟谋其地位之安全，而行正当之外交政策，然后足以自立。抑亦中国之自立，而有关于世

界之平和也。然则，第二革命决不致召瓜分之祸。

世之诋毁革命者，动辄曰革命军起，外人干涉瓜分随之。此言几于耳熟能详矣。然问革命故足以惹起瓜分，大概不出二说。第一说谓：但使革命军起，则外人必干涉也。第二说谓：革命军有取干涉之道也。而此二说之中所主张之原因，又各不一。吾今搜罗列举之，一一加以辨驳，使其说无复立锥之余地，庶几真理乃显也。兹分论如下：

（一）谓革命军起，即被干涉者。为此说者，以为不问革命之目的行动如何，但使内变一生，即为干涉之媒介也。夫国有内乱，外国可以干涉与否，本为国际法上一大问题。今亦无须于法理上多着议论。惟须知外国所以干涉者，固必有其原因。而革命军所以被干涉者，亦必有其原因。究其原因之为何，最切要之问题也。而世所举干涉之原因综计之，不外七说：

（甲）谓革命军足以妨害各国之政策。为此说者，其必不知各国对于中国之政策者也。今日各国对于中国之政策，即上所举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主义也。革命军起，于此主义，果有何妨害。此反对者所不能致一辞者也。（如谓革命军苟以排外为目的，则于门户开放政策有妨。此则非独立原因，乃附随原因耳。何也？苟革命军无排外之目的，则此原因不发生也。故曰：附随原因。于下论之。此专论主原因也。）如谓各国之抱此政策，乃其貌托而非本心。则须知各国之抱此政策者，非有所爱于中国，乃均势问题使之然也。英美日固认此政策为有利者。其怀抱野心者，莫如俄，而方新败谋休养。法汲汲于言平和。德之心事最为阴险，其地位亦最足为人患。然各国隣伺，不敢独轻于发难也。故开放门户，保全领土政策，乃为各国所同认。然则，革命军之起，倘如义和拳之高揭扶清灭洋之帜，则为自取干涉，使各国虽欲不干涉而不能。若夫革命之目的，单纯在于国内问题者，而谓义师一起，即于各国之政策有妨，此则稍知各国之大势者，皆能斥其妄也。

（乙）谓各国藉口于内乱而行瓜分。此说所谓小儿之见也。今分二段释明之。第一，各国苟欲瓜分，不必有所藉口。凡欲亡人国者，质直坦白宣言于众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而已。非有所赧而求有以藉口也。且今日各国之不言瓜分者，非患无以藉口。一由维持势力平均，二由于知中国民族之大，未可遽言并吞也。第二各国即欲有所藉口，亦不必藉口于内乱。今日满洲政府之政治，可以藉口者多矣。随时随地，何不足以藉口。必坐待有内乱起，然后有以藉口乎？举实例言之。台湾之割，朝鲜之割，缅甸之割，安南之割，曾以内乱为藉口乎？胶州湾之失，旅顺口、大连湾之失，威海卫之失，广州湾之失，曾以内乱为藉口乎？至于庚子之役，则尤非藉口。彼拳匪之宗旨为扶清灭洋，非与满洲政府为敌，乃与外国为敌也。则外国与之为敌，何怪其然。且各国苟欲瓜

分，则联军入北京时诚机会矣。彼时不为，而欲于他日求有以藉口乎？故各国之不瓜分，有所惮而不敢为也，非因无内乱以为藉口也。

（丙）谓使革命军成功，则各国前此由满洲政府所得之权利，将尽失之。故各国必维持满洲政府，而与革命军不两立。为此言者，由于不知国际法之过也。于国际法，凡国家间由于条约而生之权利义务，条约之效力未消灭，则权利义务，依然继续。旧政府虽倾覆，新政府固当继承之。何也？条约以国家之名义缔结之，非以私人缔结之故也。故为此言者，自不知国际法之原则。不然，则欲以欺不知国际法之人也。（至于谓满洲政府外交丑劣，与各国结种种不平等之条约，宜筹撤改者，则固新政府之责任。然非政府新旧嬗代而失条约之效。故此两事，不可混为一。）

（丁）谓使革命军成功，则中国将渐盛强，非如满洲政府可以为傀儡。故各国为外交上之阴谋计，宁扶助满洲政府而锄除革命军。为此说者，必卑鄙狡黠之小人，未尝知外交之政策者也：大抵外国政策，贵于熟知各国之情实，定各国不可不由之准则，使己国蒙其利，而又非各国所嫉，乃为善于外交者。若夫操纵捭阖之伎俩，期于簸弄颠倒，以搏目前之小利，则未有不自戕者。俄罗斯喜用之，卒受巨创。盖各国林立，必不容一国独专其利。利之所萃，即害之所萃也。彼满洲政府诚甘为人之傀儡者。然傀儡只一，而欲利用此傀儡者有七八焉。一国乘间利用之而独享其利，此六七国者，旁皇嫉妒而不能堪。非求利益均沾，则相与攘夺耳。今日之中国，为各国所注目，而为之政府者，乃供人傀儡。得者骄盈，失者怨望。战争之祸，所以不息也。使中国人奋起而扑去此傀儡，卓自树立，行正当之外交，则不必求他人之保全，尤非供他人之傀儡。东亚问题解决，均势问题亦解决。故中国之独立，有关于世界之和平。各国息其覬覦，全球得以安燕。较之利用傀儡以生战祸者，其相去何如！而谓人不知所取舍耶？

（戊）谓革命军起，虽非以排外为目的，然经年转战，商务受其影响。各国为保其商务计，必发兵平乱。为此言者，似甚远虑，而实蒙稚可笑。其智识殆如小儿观剧，谓出兵之事至易易也。不知在古昔专制之国，其君主穷兵黩武，且有因苜蓿天马之故，而苦战连年者。洎乎世进文明，战祸愈烈，战事愈少。且在立宪政体之下，虽有好大喜功者，亦不能妄于兴戎。盖战事至危。所牺牲者，国民之生命也。所耗损者，国民之财产也。故非关于国家大计，非兵力不足以维持者，不轻言动众。试观英杜之战，其原因之伏，非伊朝夕。金矿主久怀兼并之志，一九〇五年英将露迷臣率兵驻杜，受金矿主之音旨也。杜人尽俘之。全英舆论沸腾，犹未出于战。后以争占籍问题，始决裂。杜人口止二十余万，而英人占籍者已十余万。故杜决议拒绝。英遂示威。杜立下哀的美敦书

。战祸乃作。初年英败绩，益愤。前后发兵四十万，死伤六七万，耗帑五十万万。至今英人以为得不偿失。故今岁选举，主战党势力失坠。由是观之，战事岂得已耶？商务固足重。然以此单纯之原因，而遽出于战，毋乃易言乎？据最近统计表，英人在中国者五千六百人，美人三千五百人，德人一千六百人，法人一千二百人（半为教士），日本人五千二百人，葡人一千九百人。为此等人营业之故，而动各国之兵，彼政府议会何轻举妄动若此也！是故革命军兴，各国派兵保护彼商民，意中事也。然此基于国际法上之自卫权。（例如南昌教案起，法遣兵舰保护是也。国人不知，以为示威运动。由不知国际法上之自卫权故也。）不可为非。至于谓各国因保护商务之故，而联万国之众以来干涉，而实行瓜分，则真如小儿观剧而叹战事之易也。

（己）谓革命军崛起，必倚一国以为援。革命军之势盛，则此国之势亦盛。各国惧破均势之局，乃不得不出而干涉，遂至于瓜分。为此说者，较前诸说稍坚，而亦有其证据。以谓希腊之独立，求助于英。意大利之独立，求助于法。民党必连与国，然后可以胜利也。然此视敌之何如耳。希腊之敌为土耳其，意大利之敌为奥地利，其政府之威力，十倍于独立军，故非有奥援，不足自立。若中国则异是。使民族主义国民主义而普遍于我民族的国民之心理，则与革命军为敌者，只满洲人及其死党而已。灭此朝食，无所于疑也。至于各国之同情，固革命军所希望者。然所希望者，消极的赞成而已。起事之际，欲其承认为交战团体，成功之际，欲其承认为独立国。然欲得其承认，虽由于外交，实专恃乎实力。已有为交战团体之实，然后彼从而承认之。已有为独立国之实，然后彼从而承认之。所求于彼者不奢，故其后患不生也。要之，此说之前提，谓革命军必倚一国以为援。使革命军纯任自力，而不求助于人，则此说不能成立也。

（庚）谓革命军起，政府之力既不能平，则必求助于外国。外国出兵助之平乱，因以受莫大之报酬。为此说者，以为贱胡无赖，苟求保其残喘，必出于借兵平乱之政策也。夫虏之为此谋，容或意料所及。然使其借兵于一国耶？则虏先犯各国之忌。各国虑破均势之局，将纷起而责问。是徒自困也。使其借兵于各国耶？则各国之兵，非虏之奴隶，非虏之雇佣，无故为之致死耶？如谓虏以利啖之，彼将为利所动。不知各国苟欲攫利，其道甚繁，奚必出于助兵平乱耶？（有以英遣兵助攻太平天国事为证者，然此事别有原因，于后论之。）试以最近事证之。英兵之初入九龙也，乡民鼓噪逐之。英兵退回香港。电总理衙门檄两广总督，饬何长清剿平。英兵安坐而待也。广西游勇尝攻窜入安南，一在马头山，一在高平牧马。法兵安坐，檄苏元春平乱而已。虏借外兵耶？毋亦外人以虏为傀儡耳。谓外国利于报酬而不惮动天下之兵，亦见之未审而已。

以上七说，皆谓革命起，必被干涉者，所以为口实者也。其言之者非一人，其流行也非一日。吾今乃聚而歼之。抑吾之所言，非侥幸于外人之不干涉也，以本无被干涉之原因也。其所言非以意假定也，外审各国均势之大局，内察国民之实情而后立言也。夫各国之均势，前屡言之矣。至于国民之意力，今将言之。大抵国内而至于革命，必民族主义极炽之时也。人人怀亡国之痛，抱种沦之戚，卧薪尝胆，沉舟破釜，以求一洗。其革命之目的物，至单纯也。而对于外国及外国人，守国际法上之规则，此在我国民已毫无被干涉之原因矣。而为外国者，设因欲保商务，欲得报酬之故（上举原因之二种），连万国之众以来干涉（此为假定其干涉之言），斯时为我国民者将如何？其必痛心疾首，人人致死无所于疑也！则试约略计各国之兵数。庚子一役，为战地者，仅北京一隅耳。而联军之数，前后十万。今若言干涉，言瓜分。即以广东一隅而论，新安近英，香山近葡，彼非有兵万人，不能驻守。即减其数，亦当五千。以七十二县计，当三十余万。即减其数为二十万，至少十万。而其他沿江沿海诸省，当何如？至于西北诸省，则又何如？计非数百万不能集事。而我国民数四万万，其起义也，在国内革命，而无端来外人之干涉。满奴不己，将为洋奴。自非肝脑涂地，谁能忍此者！我国亡种灭之时，即亦各国民穷财尽之时也。而问各国干涉之原因，则曰：因欲得报酬，欲保傀儡之故。虽至愚者，亦有所疑而不信矣。且世勿谓我国民其弱，而各国之兵力至强也！练兵不能征服国民军，历史所明示矣。普佛之战，佛练兵尽矣。甘必大起国民军，屡败普军，为毛奇所不及料，不敢出河南一步。古巴之革命也，金密士以数十人渡海一呼，壮士云集，前后以四五万人与西班牙兵二十万人鏖战连年，而美西战事起，古巴遂独立。菲律宾之革命也，壮士十人，以杆枪六七枝，劫西班牙兵五百人营，夺其枪五百。扑战累岁。西兵驻防于菲者凡二万人，无如何。卒赔款二百万。其后西政府失信，战事再兴。美西之例，美提督载阿圭拿度再入菲律宾，与美合兵。阿圭拿度以兵数千人，俘西班牙兵数万，卒立政府。其后美复失信菲人，以所获于西兵之枪万余，择其可用者六七千以与美。精兵七万，战数年，始定。使凭藉丰裕，则美非菲敌也。英杜之战，杜与阿连治合兵三四万人，英兵四十万，前后三年乃罢兵。如上所述，以国民军与练兵角，皆以十当一。况中国人数，非菲杜比。凭藉宏厚，相去千万，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也。外乘各国之均势，内恃国民之意力，既无被干涉之原因，即使事出意外，亦非无备者也。内储实力，外审世变，夫然后动，沛然谁能御之。

如上所述，谓革命军起，即被干涉者，当关其口矣。在革命军未尝无被干涉之豫备。然内有国民之实力，外乘各国之均势，决无被干涉之原因也。然则

，谓革命可以召瓜分者，其言已摧破而无存立之余地也。

（二）谓革命有自取干涉之道者。此说与前说不同。前说谓凡革命军起，必遭干涉。此说则谓革命军起，本不致遭干涉。惟因革命军有自取干涉之道，使外人不得不干涉。故其所言非独立原因，乃附随原因也。使革命军而无自取干涉之道，则必不致于被干涉明矣。而其所指为自取干涉之道者，谓革命家固以排满为目的，又兼有排外之目的。故革命之际，或蔑人国权，或侮人宗教，或加危险于外国人之生命财产，于是乃召外人之干涉。为此言者，若以施之义和拳，则诚验矣。义和拳，以扶清灭洋为目的，于是杀公使，毁教堂，戕人生命，掠人财产，以致联军入京。以排外为原因，以干涉为结果，固其所也。吾人所主张之革命，则反乎是。革命之目的，排满也，非排外也。建国以后，其对于外国及外国人，于国际法上，以国家平等为原则，于国际私法上，以内外人同等为原则。尽文明之义务，享文明之权利。此各国之通例也。而革命进行之际，自审交战团体在国际法上之地位，循战时法规惯例以行，我不自侮，其孰能侮之！谓革命军有自取干涉之道者，其太过虑也。抑犹有宜深论者。今日内地之暴动，往往不免含排外的性质，此不能为讳者也。然此等暴动，可谓之自然的暴动，乃历史上酝酿而成者也。吾国历史上以暴君专制之结果，揭竿斩木之事，未尝一日熄。第开明专制之时，政府威力方张，民间隐忍苟活，即有骚动，旋被平靖。故其表面有宁谧之象。洎乎衰朝末季，纪纲废堕，豪杰之士，乘间抵隙，接踵而起。峰屯蔓延，弥满天下。此历代之末，同一之现象也。即以清朝而论，内乱未尝中辍。康熙时则有三藩之役，台湾之役（其初定台湾之役，不得谓之内乱。其再定台湾之役，则属于内乱），武昌兵变之役。乾隆时有台湾之役，临清之役。嘉庆时有川湖陕之役，畿辅之役，川陕乡兵之役。道光时则有海盗之役。咸丰同治时，则有太平天国之役，捻之役。光绪时则有义和拳之役。内乱继作，未尝少休。凡此皆自然的暴动也。洎乎近日，感外界之激刺，与生计之困难，其势尤不可一日居。此为历史上自然酿成，无待乎鼓吹者。此等自然的暴动，无益于国家，固亦吾人所深虑者也。以中国今日，决不可不革命也如此，而自然的暴动之不绝也又如彼，故今日之急务，在就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道在普及民族主义，国民主义，以唤醒国民之责任，使知负担文明之权利义务，为吾人之天职。于是定共同之目的，为秩序之革命，然后救国之目的，乃可以终达。夫既由自然的暴动，而为秩序的革命矣，则滔滔然向于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以进行，而毫不参以排外的性质明也。然则，吾人之主目的，固非在避外人之干涉，而自无自取干涉之理也。

综上所述而论者而括之，则革命决不致召瓜分之祸，明白无疑矣。然尚有引证一二事实，以为辨者。今复疏解之如下。问者曰：法兰西大革命之际，各国不尝

共同干涉耶？幸而法能战联军而退之。否则，法之为法，未可知也。今中国之革命，能独免于干涉乎？应之曰：法兰西大革命，而各国群起干涉者，以欲抵抗民主之思潮故也。盖法之革命，实播民权自由之主义于全欧。各国君主，思压抑之，故集矢于法，其共同干涉，实抱此目的也。尔后之神圣同盟，亦本斯旨。故比利时之独立，亦被遏制。卒令建君主立宪政体而后已。由其时各国以扑灭民主思想为目的故也。若今日，则情势与昔大殊。中国革专制而为立宪（指民主立宪），与各国无密切之利害关系，不能以法之前事为例也。问者又曰：太平天国之被干涉者何也？应之曰：太平天国有自取干涉之道也。洪秀全之破南京也，英即遣全权大臣波丁渣来，欲缔结条约。此为承认其独立良机也。惜洪氏不知国际法，犹存自大之余习，命其觐见，行跪叩礼。波氏不肯，遂拒绝不见。只见杨秀清，失望而归。其后洪军至上海，犹立两不相犯之约。及曾军破安庆，自长江而下，遂围南京。左军破浙，李军发上海，洪氏大事已去，英始祖清助攻洪氏。故干涉之原因，由洪氏有自取之咎。使洪氏能知国际法，早与结纳，不至若此也。且其时英人初欲殖势力于东方，故谋助兵平乱，冀藉此以增拓势力。至于今日，则情势迥异。承认独立，与藉兵平乱二者，皆遥难于昔日矣。问者又曰：今者外人相惊以中国人排外。遇有小警，辄调兵舰。如南昌教案，法调兵舰矣。广东因铁路事，官民交讷，各国亦调兵舰矣。凡此岂非干涉之小现象乎？应之曰：此非干涉，乃防卫也。国际自卫权，本分二种。一为干涉，一为对于直接之危害而用防卫之手段。若内地有警，各国派兵舰防护，可谓之防卫之准备行为，与干涉不同也。盖国家于领域之内，不能自保，而使外国人蒙其损害，则对之可以匡正。匡正之法，国际之通则有三。过去之赔偿与将来之保障是也。然使蒙急遽之危害，依此通则，有缓不及事之虞，则可以用防卫之手段，用强于他国领域内。此国际法所承认者也。然则，使内地有变而危险及于外国人之生命财产，则外国派兵保护捍御灾难，不得谓之非理。然此与干涉固不同也。至于屯泊兵舰以备不虞，则只可谓之防卫之准备行为，尤不必以干涉相惊恐。乃内地之人既鲜知国际法而诋毁革命者又借此以号于众曰：此瓜分之渐也，干涉之征也。其心固狡，其计亦拙矣。外国领事既察吾民之隐情，于是遇有小故，辄征调兵舰以相恫喝。即如近日拒约之会，美领事日以调兵相胁。而实则美国之大总统，以至国中名流，多不以苛约为然。方且借华人拒约之坚，有辞以对议会，且提议当禁欧工以示平等矣。要之，若云干涉，非得各国政府之同意，联军并进不可。而革命军无被干涉之原因，既如上所述。至于防卫，则以保全其人民之生命财产为目的。征调兵舰，一领事所优为，非出于其政府之意。革命军但当守国际法而行，尤不必谈虎变色若此也。况吾人之革命，以排满为目的，而非以排外为目的。在己固可自

信，而外人亦未尝不渐共喻。最近英国《国民报》（于政府最有势力之报）倡论曰：

支那人排满之感情与排外之感情，大有分别。其政府必尽力导排满之感情，变为排外之感情。此最宜防者也。

旁观之言，明白如此。使革命起而循乎国际法，则更予人以确证。此事固在我而不在人也。

故吾敢断然曰：革命者，可以杜瓜分之祸，而决非可以致瓜分者也。

☆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

法人孟德斯鸠法政之不如英善也，为《万法精理》一书，演三权分立之理，而归宿于共和。美利坚采之以立国。故近世言政治比较者，自非有国，拘流桎之见存，则莫不曰共和善，共和善。中国沉沦奴伏于异种之下者二百数十年。迩来民族主义日昌。苟革彼膻秽残恶旧政府之命，而求乎最美最宜之政体，亦宜莫共和若。何也。朱明为汉驱元，一家天下，满洲从而攘之。以民族之公，而行其私。君主专制，政敝而不能久存也。而况虎视鹰瞬，环于四邻者，其为优胜，百倍满蒙，奈何为之敝耶？且以一大民族形成国家，其间至平等耳。而欲以一人擅神圣不犯之号，以一姓专家统治之权，以势以情，殆皆不顺。然则，言中国变革而盛诵夫君主立宪之美者，为彼少数异种方握政权者计，而非为我汉族光复于将来者计也。顾其间反对共和之说者，要以就程度立言者为最坚。貌为持重，善于附会，而怠乎方张锐进之人心，其最不可不辨也。持程度之见者，曰：国之治化，其进在群。群之为道，其进以渐。躐等而求之，则反蹶而仆。或且失其最初之位置。法兰西之革命，流血至多，而卒不若英国民权之固。由程度之不逮也。中国经二十余朝之独夫民贼，闭塞其聪明，箝制其言论，灵根尽去，锢疾久成。是虽块然七尺之躯乎，而其能力之弱，则与未成年者相差无几。遽欲与他人之成年者，同享自由之福，其可得乎？其不可得乎？此殆为当今切要之问题也。

欲解决此问题，当有三前提：第一，能力果绝对不可回复乎？抑尚可以回复乎？第二，回复之时期，能以最短之期限回恢之乎？抑必须长久之岁月乎？第三，回复之后，即能复有完全之权利乎？吾侪以为此问题至易解决也。第一前提，吾侪直断其可以回复，而不待费辞也。天下事惟无者不易使之有，有者断难使之消灭。如水然，无水源斯已也。苟有源流，虽如何防遏之，压塞之，以至伏行于地中，至数千年之久。一旦有决之者，则滔滔然出之矣。无目者不能使之有明。本明而蔽之，去其蔽，斯明矣。无耳者不能使之聪。本聪而塞之，拔其塞，斯聪矣。吾民之聪与明，天所赋与也。于民族中不见其多逊。且当鸿蒙初起，文明未开之际，吾民族已能崭然见头角。能力之伟大，不亦可想。

特被压制于历来之暴君污吏，稍稍失其本来。然其潜势力固在也。此亦如水之伏行地中也。遽从外观之，而即下断语曰：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以自由。外人为是言，民贼为是言，浸假而号称志士，以大政治家大文豪自负者，亦相率为是言。一夫唱之，百夫和之，并为一谈，牢不可破。一若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马，为奴为隶者。何其厚诬吾民族也！吾民族有四千余年之历史，有各民族不及之特质，姑不论。即以目近而言，民族主义提倡以来，起而应之者，如风之起，如水之涌，不可遏抑。是岂绝对无能力者所能之耶？地方自治，西人所艳称者也。而吾民族处野蛮政府之下，其自治团体之组织，有可惊者。朝廷既无市町村制之颁，而国民亦不克读政法之学。徒师心创造，已能默合如是。使再加以政治思想，国家思想，其能岂可限制耶？盛京、吉林之间，有韩姓其人者，于其地有完全之自治权，举日俄清不能干涉之，其实际无异一小独立国。而韩亦一乡氓也，未尝读书识字，其部下亦不闻受有文明教育者，而竟能为文明国民所不能为，谓非天然之美质，曷克臻是！己身不肖斯已也，勿辱蔑祖先，勿抹杀一切，而故作悲观之语，以阻我国民之志气也。吾侪之所以敢于断言国民能力，必可回复者，此也。

第二前提，吾侪以为可以至短之期限回复之也。观之于教育未成年者与成年者，得以知之矣。天机之发育未达，则必历若干岁而始能言，历若干岁而始有知识，历若干岁而始能行动。盖有天然之步骤，有非人力所能为者。若夫年限已至，因人为而迷其良知者，则固可以特别之速成法教之。近来采速成教法者，缩短十余年之学程而为二三年之学课。其程度亦略相等。曾谓已经开化之国民，其进步之速度与未曾开化者同其濡滞乎？南山可移，吾腕可断，此言吾决不信也！质而言之，吾民族之进步，实具长足之进步也。西人未脱于榛莽丕之时，吾族之文明，实达于极点。特因四傍皆蛮夷，无相竞争之族，侈然自大，流于安逸，渐致腐败。幸与欧美接触，其沉睡亦稍醒悟矣。醒悟之后，发奋自雄，五年小成，七年大成，孰能限制之！不观之日本乎？四十年之前，与我也。以四十年之经营，一跃而为宇内一等强国。矧以土地人民十倍之者，不能驾轶之耶？夫创始者难为功，因就者易为力。以欧美积数百年始克致之者，日本以四十年追及之。日本以四十年致之者，我辈独不能以同比例求之乎？故合中西为一炉，而共锤之，其收效必有出于意料之外者。譬如肴然。使必待求种蒔之，则诚非立谈之间可以得之也。若珍羞已罗列于几案之前，惟待吾之取择烹调，则何不可以咄嗟立办。世人有倡言中国之教育难于普及，民主制度终不行于中国者，盍不取此譬而三思之也？吾侪谓中国国民之能力可以至短之期限回复之者此也。

第三前提，吾侪以为中国国民可享完全之权利也。语有之，不能尽义务者

，不能享权利。吾国民之能尽义务，置之各国，未见其不如也。而今若于国事甚冷淡者，则政府不得其人，而民不知国家为何物也。苟一日者皆明国家原理，知公权之可宝，而义务之不可尽，群以义务要求公权，悬崖坠石，不底所止不已。倘非达于共和，国民之意欲难厌。霸者弥缝掩饰之策，决其不能奏效也。今人争称条顿民族与大和民族，条顿民族以能殖民闻，大和民族以武勇闻。而吾民族实兼有此二长也。外人之殖民也，政府为之后援。吾民族之殖民于海外也，政府不特不鼓励之。教育之强迫，内政之整饬，秩序之维持，孰能实行，孰不能实行，当不待智者而辨也。使中国而致共和也，当兴立兴，当革立革，雷厉风行，毫无假借，岂若今政府之泄泄乎？吾侪求总体之自由者也，非求个人之自由者也。以个人之自由解共和，毫厘而千里也。共和者亦为多数人计，而不得限制少数人之自由。且当利未见害未形之时，自非一般人所能分晓。于是公举程度较高于一般人者为之代表，以兴利于未见，除害于未形。当其始也，似若甚拂众人之欲者。及其既也，乃皆众人之所欲兴欲除者也。政府之制治同，而其所以制治者异也。不问政府之内容，而一概排斥之，是不得谓为真爱自由者也。惟欲求总体之自由，故不能无对于个人之干涉。然而望之现政府不可也。现政府之所为，无一不为个人专制强横专制者。其干涉也非以为总体之自由，而但以为私人之自利。今以政府为不可少，干涉为不可无也。彼乃变易面目，阴济其私，是无异教猱升木，助桀为虐也。

现政府之不足与有为也，殆已成铁据。其一由于历史。中国未有于一朝之内，自能扫其积敝者也。必有代之者起，于以除旧布新，然后积秽尽去，民困克苏。不革命而能行改革，乌头可白，马角可生，此事断无有也。第二由于种族。今之政府非汉族之政府，而异族之政府也。利害既相反，则其所操之方针，不得不互异。吾方日日望其融和，彼乃日日深其猜忌。外示以亲善而牢笼欺诈，毒计愈深。党狱之起，未央之诛，指顾间之事。诸君不信，请读康雍乾三朝之史，观光绪戊戌庚子之事，可以知往而则来矣。传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又曰：戎狄豺狼，不可亲也。诸君欲认贼为父，窃恐徒足以取辱而无秋毫之补也。日本之奏维新之功也，由于尊王倾幕。而吾之王室既亡于二百余年之前，现之政府则正德川氏之类也。幕不倾，则日本不能有今日。满不去，则中国不能以复兴。此吾侪之所以不欲如日本之君王立宪，而必主张民主立宪者，实中国之势宜尔也。中国舍改为民主之外，其亦更有良策以自立乎？谅诸君亦无以对也。无已，则惟有苟且偷安，任满政府专售于人耳。是非吾侪之所欲闻也。吾侪既认定此主义，以为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宁举吾侪尽牺牲之，此目的不可不达。呜呼，吾欲彼志行薄弱者，姑缄其口

，拭目以俟吾人之效果也！而何有程度之足云哉！何有程度之足云哉！

☆阙名○革命之原因革命！革命！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何为而革命？吾先叫绝曰：

不平哉！不平哉！中国最不平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旅之贼满洲人而为君，以貽羞我始祖黄帝于地下。而我方且求富希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酣嬉浓浸于其下，而恬然不知自耻，不知自悟也！哀哉！我同胞无主性。哀哉！我同胞无国性。哀哉！我同胞五种性，无自立之性。

近世革新家，常号于众曰：中国不急急改革，则将蹈印度后尘，波兰后尘，埃及后尘。而于印度波兰之活剧，将再演于神州。著者曰：噫是何言欤？是何言欤？何厚颜盲目而为是言欤？何忽染风病而为是言欤？不知吾之为波兰、印度、埃及于满洲人之胯下者，行已三百年来矣，而犹曰将为也。何故？请为我同胞一解之。将谓吾已为波兰印度于贼满人，贼满人又为波兰、印度于英法俄美等国乎？苟于是也，则吾宁为此直接亡国之民，而不愿为此间接亡国之民。何彼英法等国之能亡吾国也，实其文明程度之高出于吾也。吾不解吾同胞，何既不愿为文明之奴隶，而偏爱为此野蛮奴隶之奴隶乎？呜呼！明崇祯皇帝殉国，任贼碎戮朕尸，毋伤我百姓之一日，满洲人率八旗精锐之兵，入山海关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汉人种亡国之纪念日也。

世界之大，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愚顽人服从聪明人之理。使贼满人而多数也，则仅五百万人，尚不及一州县之众。使贼满人而聪明也，则有目不识丁之亲王大臣，唱京调二簧之将军都统。三百年中，虽或有一二稍知政体之人乎？则皆为吾教化之所陶。

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有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今试游于华盛顿、巴黎、伦敦之市，执途人而问之曰：汝国中执政者为同胞欤？抑异种欤？必答曰：同胞，同胞，岂有异种，执吾国政权之理。又问之曰：汝国人有参预行政权者否？必答曰：国者积人而成者也，吾亦国人之分子，故国事为己事，吾应得而参预焉。乃转诘我同胞，何一一与之大相反对也耶！今就贼满人待我同胞之政策，一为同胞揭破之：

满洲人之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而其官于朝者，则以一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汉满缺额观之，自大学士尚书侍郎，汉满二缺平列。外如内阁衙门，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

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其每季缙绅录中，则于职官总目下，仅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示天下以隐衷者矣。是六部满缺司员，几视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也。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以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杂其中。（理藩之事，惟满人能为之，咄咄怪事！）其余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銮仪卫诸衙门，缺额未暇细数，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汉视满，不啻霄壤云泥之别焉。故常有满汉人同官同年同署，汉人积滞数十载，而不得迁转，满人则俄而侍郎，俄而尚书，俄而大学士者。纵曰满洲王气所钟，如汉之沛，明之濠，然未有绵延数百年，定为成例，竟以王者一隅，抹煞天下之人材，至于斯极者也！向使嘉道咸同以来，其手奏中兴之绩者，非自汉人之手，则各省督抚道府实缺，其不为满人攫尽也几希矣！又使非军兴以来，杂以保举军功捐纳，以争各部满司员之权利，则汉人几绝迹于仕途矣。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亦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于登天，开坊难乎超海。不过设法虚糜之，以戢其异心。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官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士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白头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大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兼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呜呼！我汉人最不平之事，孰有过于此者哉？虽然同种待异种，是亦天演之公例也。

然此仅就官职一端而言也，乃至于各行省中，择其人物之骈罗，土产之丰阜，山川之险要者，命将军都统治之，而汉人不得居其职。又令八旗子弟，驻防各省，另为内城以处之，若江宁，若成都，若西安，若福州，若杭州，若镇江等处，虽阅年二百有奇，而满自为满，汉自为汉，不相错杂。盖显然有贱族不得等伦于贵族之心。且试绎其驻防二字之义，犹有大可惊骇者。得毋时时恐汉人之叛我，而羁束之如盗贼乎？不然何为而防？又何为而驻也？又何为驻而防之也？

满人中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伦，残杀同胞数百万，挈东南半壁奉之满洲，亦不过封侯而止。又试读其所渭历朝圣训，遇稍著贤声之一二满大臣，奖藉逾恒，真有一德一心之契。而汉人中虽贤于杨名时、李绂、汤斌等之驯静奴隶，亦常招谴责挫辱，不可向迩。其余抑扬高下，播弄我汉人之处，尤难枚举。

我同胞不见夫彼所谓八旗子弟宗室人员红带子黄带子贝子贝勒者乎？甫经成

人，即有自然之禄俸。不必别营生计，以贍其身家，不必读书向导，以充其识力。由少爷而老爷，而大老爷，而大人，而中堂，红顶花翎，贯摇头上，尚书侍郎，殆若天职。反汉人而观之，夫亦可思矣。中国人群向分为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曰士子，曰读书人。吾见夫欧美人无人不读书，即无人不为士子。中国人乃特而别之曰士子，曰读书人。故吾今亦特言士子，特言读书人。

中国士子者，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何也？民之愚不学而己，士之愚则学非所学而益愚。而贼满人又多方困之辱之泊之{马中}之，且从而摧贼之，待其垂老气尽，奄然躯壳，而后指挥鞭策焉。困之者何？困之以八股试帖楷摺，俾之穷年，不复暇于经世之学者也。辱之者何？辱之以童试乡试会试殿试（殿试时无坐位，待人如牛马），俾之行同乞丐，不复知人间尚有羞耻之事也！泊之者何？泊之以科名利禄，俾之患得患失，不复有仗义敢死之风。{马中}之者何？{马中}之以庠序卧碑，俾之柔静愚鲁，不敢有议政著书之举。摧贼之者何？摧贼之以危权势力，俾之畏首畏尾，不敢为乡曲豪举游侠之雄。株连之狱，开创于顺治。（朱国治巡抚江苏，以加钱粮株连诸生百余人。）文字之祸，滥觞于乾隆。（十全老人以一字之微，诛天下，群臣震恐。）以故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刃儒林，而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咤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之不若。《佩文韵府》也，《渊鉴类函》也，《康熙字典》也，此文人学士所视为拱壁连城之大类书也。而知康熙之时代，我汉人犹有仇视满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以成此之书，借是消磨我汉人革命复仇之锐志焉。（康熙开千叟宴数次，命群臣饮酒赋诗，均为笼络人起见。）噫！吁嘻！吾言至此，吾不禁投笔废书而叹曰：“朔方健儿好身手，天下英雄入彀中。”吾不禁五身投地，顿首稽颡，恭维拜服满洲人压制汉人，笼络汉人，驱策汉人，抹煞汉人之好手段！好手段！

中国士人又有所谓一种岸然道貌，根器特异，别树一帜，以号于众者，曰汉学，曰宋学，曰词章，曰名士。汉学者流，寻章摘句，笺注训诂，为六经之奴婢，而不敢出其范围。宋学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录》等书，高谈太极无极性根之理，以求身死名立，一啖其东西两庑之特豚。词章者流，立其桐城阳湖之门户流派，大唱其嫣红姹紫之排腔滥调，以粉饰其太平。名士者流，则用其“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声音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之大本领，钻营奔竞，无所不至。此四种人，日演其种种之活剧，奔走不遑。而满洲人又恐其顿起异心也，乃特设博学鸿词一科，以一网打尽焉。至近世又有所谓通达时务者，拾腐败报纸之一二语，袭皮毛西政之二三事，求附骥尾于经济特科中，以进为满洲人之奴隶。欲

求不得，又有所谓激昂慷慨之士，日日言民为主义，言破坏目的。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也，然奈痛哭流涕何？悲夫！悲夫！吾揭吾同胞腐败之现象，至于而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吾敢曰：半自为之，半满洲人造之。呜呼！呜呼！刀加吾头，枪指吾胸，吾敢曰：半自为之，半满洲人造之。

某之言，可以尽吾国士人之丑态者，曰：“覆试而几案不具，待国士如囚徒。赐宴而尘饭涂羹，视文人如犬马。簪花之袍，仅存腰幅；棘围之膳，卵作鸭烹。一入官场，即成儿戏。是其于土也，名我恩荣，而实羞辱者，其法不行也。由是士也，髫龄入学，皓首穷经，夸命运祖宗风水之灵，饶房师主司知音之幸，百折不磨，而得一第。其时大都在强仕之年矣。而自顾馀生吃着，犹不沾天位天禄毫末忽厘之施，于此而不鱼肉乡愚，威福梓里，或恤含冤而不包词讼，或顾廉耻而不打抽丰，其何能赡养室家，撑持门户哉！”痛哉斯言，善哉斯言！为中国士人之透物镜，为中国士人之活动大写真。（即影戏。）然吾以为生今之日，处今之时，此等丑态，当绝于天壤矣。既而又闻人群之言曰：某某入学矣，某某中举矣，某某报捐矣，发财做官之一片喊声，犹是噤噤然于社会之上。如是如是上海之滥野鸡，如是如是北京之滑兔子，如是如是中国的腐败士人。嗟夫！吾非好为此尖酸刻薄之言，以骂尽我同胞也，实吾国士人荼毒社会之罪，有不能为之恕者。春秋责备贤者，我同胞盍醒诸！

今试游于穷乡原野之间，则见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锄垆畔，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为农者乎？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而彼满洲人者，复派设官吏，多方以刻剥之。以某官括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招信票，若摊赔款，其犹著者也。是故一纳赋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之鬻妻典子而后已。而犹美其名曰薄赋，曰轻税，曰皇仁。吾不解薄赋之谓何？轻税之谓何？若皇仁之谓，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者也。嘻！一国之农为奴隶于贼满人下，而不敢动，是非贼满人压制汉人之奸手段乎？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贼满人压制汉人之好手段。不见乎？古巴诱贩之猪仔，海外被虐之华工，是又非吾同胞之所谓工者乎？初则见拒于美，继又见拒于檀香山、新金山等处，饥寒交逼，葬身无所。以堂堂中国之民，竟欲以比茸发重唇之族，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至此极哉！然吾闻之，外国工人有干涉国政，倡言自由之说，以设立民主为宗旨者。有合全国工人，立一大会，定法律以保护工业者。有立会演说，开报馆倡社会之说者。今一一转询中国有之乎？无有也。又不见乎？杀一教士，而割地偿款，骂一外人，而动劳上谕慰问者乎？至我同胞，置身海外，受外人不忍施之禽兽者之奇辱，而彼满洲政府乃一若盲于目，而聋于耳，漠然无所动于其心。夫头同是圆也，足同是方也，而一则尊贵如彼，一则卑

贱如此。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虐待我。

抑吾又闻之，各国之富商大贾，皆得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及一旦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则又莫不取之于商。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诱之以虚衔封典之利。公其词则曰派，美其名则曰劝，实则剥吾同胞之肤，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养家奴之费，修颐和园之用而已。吾见夫同胞之不与计较也自若。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剥吾肤，吸吾髓。

以言夫中国之兵，则又有不可忍言者矣！每月三金之粮饷，加以九钱六之折扣，与以朽腐之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驱而用之使战，其不聚歼其兵，而馈饷于敌者，夫将焉往？及其死绥也，则又委而去之，视为罪所应尔。旌恤之典，尽属虚文，妻子哀望，莫之或问。即或幸而不死，则遣以归农，拊伤创，生计乏纪，流落数千里外，沦为乞丐，欲归不得，而杀游勇之令，又特严酷。似此残酷之事，从未闻有施之于八旗驻防者。嗟夫！嗟夫！吾民何辜，受此惨毒！始也欲杀之，终也欲杀之。上薄苍天，下澈黄泉，不杀不尽，不尽不快，不快不止。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残杀我汉人。

文明国中，有一人横死者，必登新闻数次，甚至数十次不止。司法官审问案件，即得有实凭实据，非犯罪人亲供，不能定罪。于审问时，无用刑审问理。何也？重生命也。吾见夫吾同胞，每岁中死于贼满人，借刀杀人，滥酷刑法之下者，不知凡几。贼满人之用苛刑于中国，言之可丑可痛。天下积怨，内外咨嗟，华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租界必略会审，如御虎狼。乃犹或援引故事虚文，而顿忘眼前实事。不知今无灭族，何以移亲及疏？今无肉刑，何以立毙杖下？今无拷讯，何以苦打成招？今无滥苛，何以百毒备至？至若监牢之刻，狱吏之惨，犹非笔墨所能形容，即比以九幽十八狱，恐亦有过之无不及者。而贼满人方行其农忙停讼，热审减刑之假仁假义以自饰。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贼满人之屠戮我。若夫官吏之贪酷，又非今世界文字语言所得而写拟言论者也，悲夫！

乾隆之圆明园，已成灰烬，不可凭藉。而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一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乎？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于颐和园何如？而我同胞无一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

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凡有丝毫利益于汉人者，莫不曰无钱无钱。乃无端而谒陵修陵，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

，无端而庆万寿，则有钱若干。同胞乎，盍思之！

“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所谓煌煌上谕之言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劫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咄咄怪事，我同胞看者！我同胞听者！

吾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录》，吾未尽，吾几不知其涕之所自出也。吾为言以告我同胞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岂非当日贼满人残戮汉人一州一县之代表哉！夫二书之所纪，不过略举一二耳。而当日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则贼满人铁骑所至，其屠杀掳掠，必有十倍于二地无可疑者。有一有名之扬州、嘉定，有千百无名之扬州、嘉定。吾忆之，吾恻恻于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为吾同胞告也。

《扬州十日记》有云：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载籍，不过八日，共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

吾又为言以告我同胞曰：贼满人入关之时，被贼满人屠杀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乎？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甥舅乎？被贼满人奸淫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扬州十日记》云：卒常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读此言，可知当日奸淫的至极。）记曰：“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此三尺童子所知之义也。故子不能为父兄报仇，以托诸其子，子以托诸孙，孙又以托诸玄来祢乃。是高曾祖之仇，即吾今父兄之仇也。父兄之仇不报，而犹厚颜以事仇人，日日言孝弟，吾不知孝弟之果何在也？高曾祖有灵，必当不瞑目于九原。

中国之有孔子，无人不尊崇为大圣人者也。曲阜孔子庙，又人人知为礼乐之邦，教化之地，拜拟不置，如耶稣之耶路撒冷者也。乃贼人割胶州于德，而听德人毁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遗教之地，生民未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孔子之乡，使神州四万万众无复教化，而等伦于野蛮，是谁之罪欤？夫耶稣教新旧相争，犹不惜流血数百万人，我中国人何？

一般服从之奴隶，有上尊号崇谥法，尊谥为圣祖仁皇帝，高祖纯皇帝者，固在黑暗时代，所号为令主贤君者也。及观南巡录所载，实则淫掠无赖，鸟兽洪水，泛滥中国。（乾隆欲食黄角蜂，由张家口递至扬州，三日而至，于此可见其奢侈。）嗟夫！竭数省之民力，以供觉罗玄晔（即康熙），觉罗弘历（即乾隆），一民贼之行止，方之隋炀、明武为比例差，吾不知其相去几何！吾尝读《隋炀艳史》，吾安得其人再著一康熙乾隆南游史，揭其禽兽之行，暴著天下

乎？某氏以法王路易十四比乾隆，吾又不禁拍手叫绝，喜得其酷肖也。

主人之转卖其奴也，犹且问其奴之愿否。今慨然以我之土地与人，并不一问及之，而私相授受，我同胞亦绝不与之计之较之，反从而听任之。若台湾，若香港，若大连湾，若旅顺，若胶州，若广州湾，于未割让之先，于既割让之后，从未闻有一纸公文，布告天下者。我同胞其自认为奴乎？吾不得而知之。此满洲人大忠臣刚毅，所以有“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之言也。

牧人之畜牛马也，牛马何以受治于人，必曰人为万物之灵耳。今以我同胞，日受治于贼满人鞭之下，而不自知是牛马之受治于牧人也。我同胞虽欲不自认为牛马，其如彼之实以牛马畜之何。何以言之？彼于各州府县，苟有催租劝捐之事，必有“受朝廷数百年豢养深恩，力图报效”之文，煌煌然榜之通衢，此识字者之所知也。夫曰豢养，即畜牧之谓也。吾同胞自食其力，彼满州人乃劫吾之财，攘吾之土，以食吾之力者，不自认为贼，而顾以牛马畜吾同胞乎？抑自居乎，抑不自居乎？

满洲人又有言曰：“二百年食毛践土，深仁厚泽，浹髓沦肌。”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贼满人所得而固有也。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此不待辩而自知。彼贼满人之为此言也，其反言欤？抑实谓欤？尚请吾同胞一自道之。贼满人入关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践吾同胞之土，吾同胞之深仁厚泽，沦其髓，浹其肌，此固满洲人所粉骨碎身吮痛舐痔，犹不足以报我豢养深恩于万一者也。乃此言也，不出诸我同胞之口，而反出诸于满洲人之口，丧心病狂，至于此极耶！

山海关外之一片地，曰满洲，曰黑龙江，曰吉林，曰盛京，是非贼满人，所谓发祥之地，游牧之乡，固贼满人所当竭力保守者乎？今乃再拜稽首，以之奉献于俄罗斯。有人焉，己不自保，而犹望其能保人焉，其可得乎？有人焉，不爱惜己物，而犹望其能爱惜人物焉，其又可得乎？拖辮发，着胡服，踽踽而行于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 i g t a i l（猪尾）S n u s o（译言野蛮）者，何为哉？又踽踽而行于东京之市，莫不曰A 5（译意拖尾奴才）者何为哉？嗟夫！汉官威仪，扫地已尽，唐制衣冠，荡然无存。吾抚吾衣之衣，所顶之发，吾恻痛于心！吾见迎春时之春官衣饰。吾恻恻于心！吾见出殡时之孝子衣饰，吾见官吏出行时，荷刀之红绿衣，喝道之皂隶，吾恻痛于心。辮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花翎乎！红顶乎！朝珠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我同胞自认！贼满人入关，所下剃发之令，其略曰：

向来剃发之制，不急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筹之熟矣。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

剃发，争辩决不轻贷。

呜呼！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率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同胞，同胞，吾愿我同胞，日日一读之！

娼妓之于人也，人尽可以夫，谓其为缠头计也。至我之为贼满人之顺民，贼满人之臣妾，则从未见益我以多金者。即有一二入其禄利诱导之中，登至尚书总督之位者，要皆以同胞括蚀同胞，而贼满人仍一毛不拔自若也。呜呼！我同胞何娼妓之不若！

吾同胞今日之所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者，非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鞑，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乎？其土则秽壤，其人则臃种，其心则兽心，其俗则龌俗，其文字不与我同，其语言不与我同，其衣服不与我同。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乘我中国流寇之乱，盘踞上国，驱策汉人二百余年，坐食其禄。故祸至则汉人受之，福至则满人享之。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攻汉，山尸海血，所保者满人。甲午战争之起也，以汉攻倭，偿款二百兆，割地一行省，所保者满人。拳民之乱也，以汉攻洋，血流津京，所保者满人。故今日强也，亦满人强耳，于我汉人无与焉。故今日富也，亦满人富耳，于我汉人无与焉。同胞，同胞，其甚毋引以为己类己。贼满人刚毅之言曰：“汉人强，满人亡。”彼族之明此理久矣。愿我同胞，当蹈其言，毋食其言。

以言夫满洲人之对待吾者，固如此。以言夫我同胞之受害也，又如彼。同胞，同胞，知所感乎！知所择乎！夫犬羊啮骨，犹嫌鲠喉，我同胞之受此种种不平之感，殆有若铜驼石马者焉。然则贼满人之奴隶我者，尚不止此。吾心之所欲言者，而口不能达之，口之所能言者，而笔又不能宣之。吾今发一大誓以告人曰：有举满人对待我同胞之问题，以难于吾者，吾能杂搜博引，细说详辨，揭其隐衷微意，以著于天下。吾愿我身化为恒河沙数，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中发一一音，以演说贼满人驱策我，屠杀我，奸淫我，笼络我，虐待我之惨状于我同胞前。吾愿我身化为无量恒河沙数名优巨伶，以演出贼满人驱策我，屠杀我，奸淫我，笼络我之活剧，于我同胞前。

且夫我中国固具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无视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者也。有二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万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二帝三王之政治，而又地处温带，人性聪明，物产丰饶，江河源富，举地球各国所无者，我中国独擅之。倘使不受奴尔哈齐皇太极福临诸盗贼之蹂躏，而脱离满洲人之羁缚，吾恐英吉利也，俄罗斯也，德意志也，法兰西也，今日之张牙舞爪，以蚕食瓜分于我者，亦将屏气敛息，以惮我之威权，怵我之势力。吾恐印度也，波兰也，埃及也，土耳其也，亡之灭之者，不在英俄诸国，而在我国

，亦题中应有之目耳。今乃不出于此，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使不得等伦于印度之红巾（租界用印度人为巡捕），非洲之黑奴，吁可惨也！嘻可悲也！夫亦大可丑也！夫亦大可耻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满洲人之亡我乎？抑我之自亡乎？语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昨日之中国，譬犹昨日死，今日之中国，譬犹今日生。过此以往，其光复中国乎？其为数重奴隶乎？天下事，不兴则亡，不进则退，不自立，则自杀。徘徊中立，万无能存于世界之理。愿我同胞速择焉！我同胞处今之世，生今日之日，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迫，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乎！然吾闻达人有言曰：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如是如是，则贼满人为我同胞之公敌，为我同胞之公仇。二百五十余时之奴隶犹能脱，数十年之奴隶勿沦己。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主义，作十所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逐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奸淫我之贼满人，以恢复我文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噫吁嘻！我中国其革命！我中国其革命！法人三次，美洲七年。是故中国革命亦革命，不革命亦革命。吾愿日日执鞭，以从我同胞革命，吾祝我同胞革命！

“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卒中原豪杰，还我山河。”我同胞，其有是志也夫！

○论复仇主义

顷者金山各新闻，载有自英属域多利之转来电，言去岁广东党人举事，该出首害事之人，得赏金千圆。不数日即为党人刺杀，割去两耳，肢体糜烂，所得之千金尚存之而未用，所保之生命即去矣而莫留。害人自害，杀人自杀。死而有知，应亦自悔生前之下愚，而莫能补救也。然而天下最痛快最得意之事，亦无过于此彼会党人而能演此大活剧，又何其壮耶！

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称之。礼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盖复仇者，天下之公理，古今之通义也。夫今日党人之运动，汲汲然以谋自强者，为外人之侵权夺利，由我国而对于人国，仇当复也。个人之自由不伸，于是振国民之精神，绞国民之脑髓，皇皇然争之，前仆后起，杀头流血而不顾以个人而对于政府仇当复也。优胜劣败，而始于竞争，恶莠害苗，而锄其非种。我国与他国之交涉如是，个人与政府之交涉如是。然则我所实存之主义，有反对我者，有陷害我者，其报复又当奚若耶！且不宁唯是而已。彼外人之刑律，固有自卫杀人，虽杀勿论之说矣。况乎此等出首害事之人，媚官场之一走狗耳，其于人格，固已久缺，而不得谓之人。杀一物而

天下安者，物物皆安焉，而宁得谓之非耶！夫会党之进步，党人之所企祝者也。人以横逆来，吾以顺受往，则非会员裹足，而为党人者，寒心运动之襄，肋之以发挥其主义，以光大其目的，又何为也哉！然则不能复仇者，非会党也。碧血无光，痛长宏之已死；白虹贯日，祝荆卿之复生。盖自有此举，而彼之因以为利者，当知所警矣！我尊复仇，我爱复仇，我信仰复仇。

庚子之岁，伪政府用神权以攘外人，又大捕党人。刘学询奔走于粤，先以别案电报总办，经某党人愤之，于粤之沙基，发两枪以击伤，刘伤重而不死。然而昔日之凶焰甚张者，至是而沉埋隐匿不敢复现人形，作人语矣。则复仇之功也。

汉阳事起，有富有山堂大领袖朱楚香者，湘人也，避难至粤。武员杨某浑号大霸道者，购线获之卒就戮。过数日，杨过粤城华宁里，遇四人手枪而环之。杨遂死，肢体解焉。而粤之领党捕党人诸奸恶皆为寒心，则复仇之功也。

泰西有古神像，左手持衡，右手执剑，彼其意盖以卫此权者，势力而已。然则今日不讲复仇之义，彼所谓权力者安在耶！瞰积深之井，窥豫让之桥，抚剑光芒，雄心犹在。

凡我国之党人，凡我党之有心人，盍亦自勉而自省之。不然者，受大辱以生，毋宁死，且何党之足云。

○汉奸辨

中国汉初，始防边患。北鄙诸胡，日渐交逼。或与之和亲，或与之构兵。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创焉。汉人为汉奸者有之，外人称汉人为汉奸者，亦有人之。积自二千年来，传至今日，汉奸名号，未有定评。故往往有视爱同类为汉奸者，泾渭不分，殊甚痛叹！

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教单于进兵之管敢，劝石勒灭晋之张托，以父事契丹之石敬瑭，率犬羊残同类之赵延寿，为元灭宋之张宏范，扶清灭明之吴三桂、耿继茂、尚可喜，助满洲歼灭太平王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今日之死汉奸也。如谄媚那拉氏枉杀中国义士之张之洞，为满清阻止游学生进步之蔡钧，助满清官吏搜括中国货财孝敬满洲月抽各行之巨商劣绅等，今之生汉奸也。

至满洲人之所谓汉奸者，乃汉族中之伟人硕士，即为爱同类故，甘心戎首，虽牺牲其身而不顾，如汉武帝时誓杀匈奴之霍去病、卫青辈，宋朝之岳飞，近代之太平王洪秀全，烈士唐才常、林述唐等，乃如之人，诚汉奸中之卓卓者矣。惜乎不及今日满人之所谓满忠者，既遮且多，既廷且硕耳。然烈士唐林等，其脑想则敬天爱人，自由平等，其倡议则革命独立，种种布置无一非为倾覆暴虐政府起见。一可当百，而后起者犹复无量。呜呼！岂非上帝终不欲中国

三千余万方里锦绣山河为犬羊盗据，然后于二十世纪初叶，生出正色汉奸，如恒河沙数，使异族之民贼，料不及料，防不胜防，如项羽之闻楚歌四面哉！吾敢决之曰：二年之内，胡虏朝廷必亡于汉奸之手！敬告汉人，慎毋为害己之汉奸，当为爱己之汉奸。更愿今日之为汉奸者，各尽其才智力量，勇往向前，剿灭丑类，恢复三千余万方里之山河，更新四百兆人之魂胆，立新中国于环球之上，汉奸之名不将流芳于万世乎？不将传扬于地球乎？今日汉奸，尚其勉之不以异族人之目我为汉奸，遂畏汉奸之名而为之讳也。